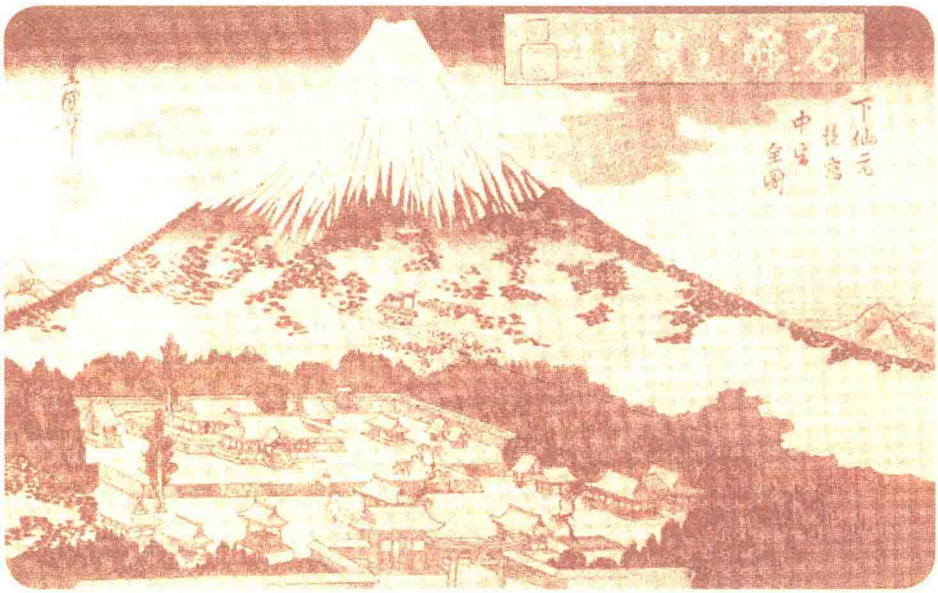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五輯

外紀

十五



第十五册目錄（總第135册）

岡千仞 撰

觀光紀遊

明治十九年（一八八六）石鼓亭藏版

據明治十九年（一八八六）

石鼓亭藏版影印

觀光紀游

丙戌七月題　海南藤啓

自序

余好遊弱冠游學江戶徘徊八州之野後游覽京攝西至播備北及雲伯維新以後移家東京亦時游信甲攀富岳觀出日浴海航北海道望肅愼靺鞨於雲海冥沒之間喟然以謂天下之壯觀矣一日手莊子至河伯海若之問答嗒然自失曰余爲天下之壯觀者又何異河伯見百川注河忻然自喜以爲天下之美盡在己而不知有鵬翼一搏八萬里失笑其後乎蓋我邦僻在東洋疆域偏小以南北不過四五十里以東西不出七八百里試展五洲地圖比較我邦英俄諸大國又何異燕雀於鴻鵠鷦鷯於鵬鯤乎方今歐人積巧思開機器濺水火行船舶天樞而赤道熱帶地極而氷海夜國乾端坤倪無不可航度顧中土與我同文國周孔我道之所祖隋唐我朝之所宗經藝文史我之所以咀其英而嚌其葩九流百家我之所以間其津而斟其流歷代沿革我之所以擧其詳而論其要鴻儒名家我之所以誦其書而窮其旨而不一游其域而可乎歲在甲申五月航上海游杭蘇聞法虜構難歸上海是秋游北京窮居庸八達諸勝南經保定出於天津歸上海次春游廣東不幸感瘴毒就治香港療養十旬至四月東還紀道路所由耳目所觸往復諸友所答問案日月揭梗槩艸十一卷曰觀光紀游今論事者發言輒曰歐米世觀是書者皆將恠余游不於倫敦及巴勒斯而於北京及廣東也莊子不言乎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則功分定矣夫東西二洋之相反出於天地之自然者而論事者或不知二洋相反出於天地之自然輙將懈其所有而强其所無去其所長而就其所短此亦不得功分之所定者然則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者而後將有所取於余書也

明治十九丙戌一月於東京芝山禪房病寓撰之仙臺岡千仞

例言

一是書命以觀光役以其游涉數省小分爲六篇別標地名以便撿閲。

一是游於中土政体風俗每有所得手札登錄將類次日錄中既而嬰病東還。至夏愈劇荏苒踰歲翻手札滿篋一失茫如夢中。乃撮最要者數條終篇。

一是游重野成齋安達清風楢蓥下名士設餞宴還東雙橋樓會者百名皆有送篇。乃取送序冠紀游似不失體。

一余不解中語叙尋常寒暄皆倩毛穎子而馬童舟卒皆不解文字。故地名村名多闕不錄其一二登錄者間涉誤謬亦不可知。

一是書間記中土失政弊俗人或譏其過甚顧余異域人直記所耳目非有意爲誹謗。他日流入中土安知不有心者或取爲藥石之語乎。

明治十九年七月　岡千仞誌

觀光紀游

目次

航滬日記

丙戌之夏　鐵橋已書

序

遊之有益於學也久矣。歷覽通邑大都。跋涉名山大川。道路間關。俯仰感慨之所繫。發渫於翰墨。以窮其變化。得名於當世。而流芳於千歲者。古來騷人韻士之所恒也。況復大丈夫生不遇當時。則當凌勵宇宙。睥睨人世。飄然輕舉乎塵埃之表。何必區區乎匏繫一方之爲。鹿門岡君夙入昌平黌。精窮經史。退而修國史。譯歐西各史。頗有良史之名。餘暇足跡遍于天下。今玆甲申之夏。將遊淸國。余謂善哉游也。君自上海入天津。觀燕京。踰長城。徘徊韓魏齊魯之間。登泰山。訪齊魯。觀孔孟之遺蹟。歷殷周故墟。出江淮之間。弔漢楚興亡。曹劉勝敗之迹。恒華之巍峩于天外。滄溟之浩渺于地限。與夫鯤鵬之出沒。蛟龍之變幻。凡足以悚耳目。壯志氣。以發底蘊者。悉皆收攬之。乃知於著作之旨。大有所發揮也。蘇欒城稱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名山大川。與燕趙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有奇氣。嗚呼。君之游。豈其徒爾者乎哉。

明治甲申五月　　信濃　淺田惟常再拜

序

漢土東洋之舊邦。而上古群聖輩出。宜其山川疆域之大。文物聲教之美。擧宇內萬國。莫能與之雄也。物久則化。數窮則變。印度希臘。往古文明國。而今皆不能保其舊。烏知今之漢土果不若漢唐宋明之盛乎。往昔我朝取於隋唐爲法。今也取於米於英於佛於獨。而漢土則邈若不聞。顧漢土豈無可取者乎。我友岡君振衣有所感於此。將一游漢土。問其俗。夫大國不易量也。不特臺閣公卿悉得其人。江湖布韋之士。亦必有雄偉秀傑負異才而不遇者。振衣是游。浮江漢以見禹功。瞻九嶷而慕舜德。過殷周之墟。問三代之遺俗。觀於鄒魯禮義之鄉。以尋孔孟之遺蹤。登長城眺大漠。撫秦漢之雄圖。望天津之海城。想英佛之遠略。歷覽關陝河洛之境。覽古今成敗得失之所由。振衣其有所喟然而歎慨然而與爲。夫漢土爲邦大且舊。故事偉蹟。不可勝紀。况以振衣之富於學。豐於才。又所與交者。皆一世之賢豪。則必能叙其所聞見。以傳播乎四方。而聳動彼我之士大夫。不亦偉乎。蓋非天下之壯觀。無以發天下之奇文。非天下之奇文。無以濟天下之大用。壯乎振衣。余安可無欣然執筆以華其行耶。

明治甲申五月　　豐後　元田直拜序

觀光紀游卷一

宮城縣　岡千仞振衣　撰著
　　　　姪　濯萬里　校訂

航滬日記

上海爲古滬瀆。吳郡志松江東寫海曰滬瀆。亦謂滬海是也。今多單稱曰滬。道光廿二年始許歐人納租居市。西連長江。貫蘇杭。東南控閩越。萬艦旁午。百貨輻輳。爲東洋各埠第一。是游擬航香港見王紫詮（韜）而後歷游四方。會紫詮書告移居滬上。乃航上海。使館隨員楊君惺悟（守敬）任滿西還。乃件發。姪濯從焉。

明治十七年甲申五月廿九日。（光緒十年五月五日）晨裝促發。芝口停車塲。辭送客南摩（綱紀）。野口之（布）。高橋（毅）。古山（貞）。横尾（東作）。堀江（復）。及從游諸子。瀛車至横濵。楊君設祖席關帝祠。會送客重野（安繹）。岩谷（修）。日下部（東作）。濵村（大澥）。小牧（昌業）。鈴木（大亮）。華客陳理

事（允頤）以下二十二人。張靜廬（沆）贈其父瀕亭先生文集。且曰。家君督業保定府蓮池書院。游北京日。盍枉途一游。先生爲桐城派耆宿。乃請作書通名姓。別諸子。見家眷及徒弟。詣三菱會館。楊君先在。二橋元長。妝小輪船。秋月（胤永）。河野（通之）。田邊（太一）。須田（要）。姪易直。楊君男道承。送至三菱艦。艦長永野讓作延見艦樓。饗洋酒。時方夕陽。帆檣林立。樓閣鱗次。富岳巍然於天半。特决人意。須臾突烟砉湯。號笛瀏鳴。諸子別去。不覺黯然。艦冉冉而動。繫泊諸艦。一齊拍手。蓋表祝意也。是游三菱社長岩崎君（彌太郎）。賜乘劵。余一窮措大。何意逢好奇如斯人也。

三十日（六日）。艦號東京。長五十餘丈。中設食堂。案卓帷幔。斕瓅眩目。食膳坐作。肅有定則。左右客室。設盥漱器具。極爲淨潔。下室乘客二百餘名。男女雜沓。馮耕三（璧）。王惕齋（仁乾）。亦同乘。耕三傳高木氏製筆法。每歲東航。販筆墨。今春建蒙恬碑滬隄。楊君撰銘。曾鞏下普壽書。設祭碑下。馮氏名藉藝圃。二人曰。中土風俗。

無異日東。唯不若日東事事淨潔。余曰。我國近學洋風。競事外觀。漸失本色。就寢一睡。濯曰。已逾紀海。出覩沿海一帶。蜒戶漁村。歷歷指點。余曾聞艦上望那智瀑布。問之。日已過。

三十一日（七日）。晨起。已泊在神戸港。與楊君乘小輪船。詣中土公署。館占高壇。標黃龍旗。黎理事（汝謙）出迎。舍人楊錦廷導抵泉亭一浴。錦廷背文體館曰。余往年從荷蘭人館普廣寺。見數卒文身。學其所爲。黎君饗華饌。饌畢。與楊君乘瀛車赴大坂。訪山田榮藏。楊君有古書癖。歷訪心齋橋書肆。得宋版尚書。大悅。投五十元購取。歸神戸。已日暮。過黎君。惕齋耕三在理事。賦送長篇。余和答。飲至三更。辭出。錦廷送至海岸。舟燈如星。灝氣冷然。

六月一日（八日）。雞鳴展輪。起見淡島已在背後。是間總稱播州洋。右揖藝備。左撫豫讚。群島碁敷。恬波熨平。歐人過此。嗟賞不已。曰山海秀麗。宇內無雙。楊君曰。

長江一帶。多類此間。唯樹木斬伐。山多童禿。不似此地蒼鬱可愛。猶記余游姬路日。與龜山羽田田島塘諸友。泛舟海濱。割鱸爲鱠。轟飲三日。屈指廿年。不知諸友存沒。爲之愴然。

二日（九日）。防長諸山。蜿蜒起伏。忽見粉壁千家。擁山脚。此爲赤間關。休輪下乘客。山陽南海二道。至此而盡。其西遠峯際天。爲豐筑諸山。海峽漸隘。波濤山起。艙室動搖。殆不勝坐。轉出大洋。駛走餉時。不復見陸地。此爲玄海洋。時見兩肥山髻。轉針東指。進入峽間。沿岸峯巒秀出。一洗人目。申牌達長崎港。丸山子堅（敬）小舟出迎。曰待三日。子堅官鹿兒島。百里出迎。友誼可感。與楊君上岸。詣中土公署。見余理事（瓗）。璧間書幅。楊君廿年前所書贈。約明日午餐。是夜子堅招歌妓張宴。盡醉而寢。

三日（十日）。與子堅觀臺灣西南二役戰死碑。大石巍然。重野成齋撰文。岩谷一

六書字極爲巨觀。過小曾根乾堂。叙闊。赴余君之期。楊君及西岡宣軒(逾明)先在。攀華饌。命車出觀。攀坂路登一酒樓。樓占邱巔。老松蟠屈。綠陰滿地。倚欄瞬望。港內全勝。瞭如縮寫圖。一峯秀出。曰玉女。宣軒更指一峯曰。是爲眉山。大海中分玉女峯。蛾眉翠黛爲誰容。此句妙處。在湊合山名。人皆知有玉女峯。而不知有眉山。進洋饌。宣軒有送詩。忽聞本艦號砲。倉皇辭別。子堅送至艦上。新月在波。燈火人語。凉色可掬。已出港口。唯見候燈熒然照海。我游自此域外。如何不黯然。

四日(十一日)　初發橫濱。乘客二百餘名。至神戶。十減五六。至赤馬關。十減七八。至此并中外諸客。二三十名。艦室閒寂。與楊君圍碁。余極低手。楊君亦不入格。坡公所謂勝固欣然。敗亦可笑者。楊君金石學優爲一家。東游以後。就好事家。搜索隋唐古書。考證同異。大有所得。曰余宦貴國四年。無涓滴補國。唯爲黎公罔

羅古書。刻古逸叢書二十六種。購得隋唐逸書百餘筐。此外參考古書。撰日本訪書錄二十卷。此皆宋元諸儒所未夢見。故雖囊橐索然。不少愧。余示松崎慊堂纂刻書目。楊君悅甚。曰訪書材料。不可少此書。艦人曰。正北見一黛如雲。朝鮮南邏高山。

五日(十二日)　怒波山揚。微覺眩暈。徙移艦上。始復。至午後。海水溷濁。揚子江東洋第一大河。末流能濁海水若千里。其爲巨浸可知。見一島蜿蜒亘十數里。問其名無知者。茅坤籌海篇圖。長江注海處。有永子山。恐此島。艦已進江口。四望無際。不知其行江中。遙見旗幟林立。此爲吳淞砲臺。至此始望兩岸。一水自東南而注。爲黃浦江。自此至上海。半日程。以潮涸碇泊。小輪船來迎楊君。要同載。余以日晡。期明日上岸。

六日(十三日)　溯黃浦江。一名申江。相傳春申君鑿此。利漕運。其稱黃若申。皆取于春申君也。至吳淞。萬家簇擁。砲臺盛土砂。屹然壁立。魏默深曰。吳淞砲臺皆置江門之外洋面之衝。樹鵠以招敵。使敵得以活砲攻呆堞。而我反以呆砲擊活船。故敵百發百中。而我十發九虛。若移之港內岸隘之處。則我得以活砲擊活船。以今所見。砲臺自洋面斜折亘江上。豈以魏源有是論。增築歟。自是江廣四五百步。而大小滊艦。旁午上下。無少礙碍。午牌至上海。岸設浮板出入艦上。潮盛昂起爲梯。潮退平接爲橋。岸田吟香出迎。共至廣業洋行。廣業洋行。販北地海產。三井洋行。販高島石炭。大倉洋行。轉鬻雜貨者。爲我邦大肆。鶴田姓(幸吉)延舍樓上。午飯。伴二官姓(景輔)詣公署。品川領事(忠道)不在。見吳(碩)松延(玹)二書記。訪王紫詮。曰得書以後。日夜以待曾根(俊虎)品川二氏。從松村少將(淳藏)來過。余與坐客倪耘劬(鴻)就別。筆話。已而酒出。與諸賓酌。忽覺眩暈。吐兩次。盞連白舟走。神氣未復也。飲半辭歸。就寢即復。

七日(十四日)　朝陰。耘劬來訪。余曩閱其著桐陰清話。故一見神契。出山塘聽雨圖卷。徵余題。和問上海名流。曰胡公壽。揚佩甫。葛隱耕。袁翔甫。錢昕伯。萬劍盟。吳鞠潭。黃式權。而王君紫詮爲第一流。平野文夫來訪。文夫少游余門。卒海軍學科。爲少尉。乘扶桑艦。客此。楊君來要觀劇場。乃伴吟香文夫及濱往觀。場廣容千人。四架樓欄。中央設舞臺。煤燈燦爛。鼓板喧闐。演岳飛包拯兩輅故事。及男女相悅雜戲。余不解華語。楊君自傍筆示大要。稍了一斑。夜半場散。

八日(十五日)　晴。出觀市街。分爲三界。曰法租界。英租界。米租界。每界三國置警署。邏卒巡街。警察沿岸大路。各國公署。輪船公司。歐米銀行。會議堂。海關稅務署。架樓三四層。宏麗無比。街柱接二鐵線。一爲電信線。一爲電燈線。瓦斯燈自來水道。皆鐵爲之。馬車洋製。人車東製。有一輪車。載二人。自後推之。大道五條。稱馬路。中土市街。不容馬車。唯租界康衢四通。可行馬車。故有此稱。市街間大路。

概皆中土商店。隆棟曲欄。丹碧煥發。百貨標榜。爛然炫目。人馬絡繹。晝夜喧鬨。王夢薇紀上海殷賑曰。連街車馬。達旦笙歌。海水爲沸。眞盡其狀者。過書肆掃葉山房。挿架萬卷。一半熟書。偶閱生書。皆坊間陋本。有錢子琴所評外史。余曾見子琴筆話。不成語。吟香曰。外史評成其師齊學裘之手。子琴三年前死。其妻無可食。雇來乞憐。又曰。中人漸用心東洋大勢。東瀛詩撰朝鮮志畧安南國志等書盛售。過樂善堂晚餐。吟香曰。紫詮數說頭痛。如不勝坐者。恐憊毒。

九日 十六日 張經甫 煥綸 葛子源 士濬 范蠡泉 本禮 姚子讓 文枏 來訪。談及洋烟流毒中土。余曰。聞紫詮亦近喫洋烟。子源曰。洋烟盛行。或由憤世之士。借烟排一切無聊。非特誤庸愚小民。聰明士人。亦往往嬰其毒。午後。文夫導觀扶桑艦。大砲四門。重十五噸。彈力達二三里之外。破裂丸大如斗。設機器注砲門。上層列砲八門稍小。一砲連丸八丸。此屬英人創巧者。檣上設將座。四圍皆鐵。繫電線傳號令。

側設電燈。曰能照三里。下層爲蒸氣器械。設二鐵柱。運轉機輪。一進一退。不復勞轉舵。四圍鐵板。吃水處鐵厚踰尺。號令用旗幟。約束用符號。極爲嚴肅。中法構難以後。各國發軍艦。巡視中土各埠。軍艦碇泊埠內。并我扶桑天城二艦。凡八隻。見松村少將。曰法使方在天津。議安南事。和戰未決。將駛天城艦。往觀長江各埠。留飮酒飯。將辭出。曰盡觀樂隊奏曲。既而樂隊整列四人。擊大小鼓。八人吹喇叭。其聲悲壯。少將游學英國十年。專修海軍學科。我邦軍艦三十隻。皆少將所督。

十日 十七日 徐允臨林曾來。楊誠之王維圻及其弟維勤維藩來見。皆姚子梁學友。誠之曰。今日接電信。急裝赴天津。子梁語余曰。楊君好論五洲形勢。可與談。此席匆卒。一見爲憾。午後與二宮姓。訪品川領事。領事在任十年。買地郭外。竹籬茅舍。蕭然野趣。會不在。請茶一啜。歸路入夜。經英米二界。自江西路沿岸右折。度第二橋。此爲蘇州江。瓦斯電氣二燈。爛然如晝。經吉祥街歸館。

十一日 十八日 與耘劬訪楊君。觀古逸叢書。楊君要余同游蘇杭。耘劬亦曰。蘇杭不獨富山水。實爲人文淵藪。余病無舌人。愓齋在坐。曰僕將取歸路蘇杭。不復煩舌人。愓齋久住日東。普東語。乃訂期日。與吟香訪曾根氏。方病。過本願寺。見僧孝純。坐有丸子姓。自福州經安徽浙江二省至此。曰武夷舊跡。今猶有朱子學舍。爲道士居。夜與二宮平野二姓。散步市街。一樓標洋烟二字。待喫烟客。入觀。室央設轉丸塲。丸斗大。觀者簇擁。左右爲烟室。床上陳烟具。管長尺餘。兩人對臥。盆點小玻燈。拈烟膏管孔。且燎且噓。其昏然如眠。陶然如醉。恍然如死。皆入佳境者。二姓曰。烟店大者。室垂繡帷。如王侯閨閤。然按洋烟之行。自雍正年間。其風日熾。勢不能禁。至道光。林則徐設嚴禁。開邊釁。一敗塗地。遂解烟禁。猶禁在官人員。應試士子。及營兵喫烟。而衆視爲文具。如無禁令。往年英國開國

會。議禁洋烟販運。時郭崇燾爲公使在英國。上書曰。阿片之害不除。勢必將至舉中國之人。皆失其生理。槁項黃馘。氣息綿綴。無異殘廢人。今英國知其毒爲烈。害與中國受毒之深。相與設公會。謀禁止阿片販賣。臣聞之大慙。請以三年爲期。設法禁止。朝議不決。至今日未敢答英國。噫。

十二日 十九日 從文夫觀城內。自小東門而入市。鄽雜沓。街衢狹隘。穢氣鬱攸。惡臭撲鼻。得城隍廟。門畫人物。廟列塑像。香火爇灼。廟背東園。廣數十畝。池水環流。一樓曰湖心亭。石橋盤曲。曰九曲橋。池上列肆。鬻書畫筆墨古器物。稍有雅致。雖不栽一卉木。無些幽趣。取別路。出新北門。晚與濯赴紫詮之邀。劉子箕袁翔甫。姚賦秋。倪耘劬。錢昕伯來會。翔甫實隨園先生孫。問小倉山房。曰已火。問隨園三十種。曰大版已亡。隨園一代泰斗。名藉海外。而未三世。子孫飄零。淪著散逸。此爲可嘆。紫詮有詩。與坐賓和答。

十三日（二十日） 我邦風化皆源于中土。故中土風俗與我出入。今此舉一二。凡中人始相見。先問姓名。次問鄉貫。次問父母兄弟具在。次眷族多少。次年庚幾何。逢人問食否。蓋問安否之義。作柬牘累番。先書紅箋。有喪者名刺用白紙。經時月貼白紙。食具服類見一異品。必問價幾何。賓至必進茶。賓下輕飲。待將起而一啜。主見之爲送賓之處。尤重婚葬。互夸資賄之侈。葬儀之盛。往往破產。

十四日（二十一日） 文夫來話曰。我邦軍艦大砲操練航海測量。不雇一外人。中土軍艦機關運轉。一屬外人。一旦有事。各國中立。外人不敢致力。凡百機關。不可得而運轉。凡軍艦有軍禮。吉凶節時。互通使問。符號約規。各國一律。扶桑艦之入吳淞口。發砲廿一。祝皇帝之壽。而砲臺不應發。遣人問故。不見一將校。見道臺問是事。直曰。歐米軍艦無行是禮者。蓋中土不講軍禮。故各國亦外之也。中人開口輒曰。夷狄殊類。不知禮義。自外人而觀之。爲孰知禮義。其致今日之事。實有故也。

十五日（廿二日） 耘劬伴一客至。曰杜冰農（西[illegible]）。出示擘窠大字十數葉。字極奇異。曰。仿北魏碑板。蓋康熙乾隆二朝。專學董其昌。朝野歙然。唯董法之師。至今漸厲陳腐。爭爲古怪。此亦可以見世變也。張經甫遣价來迎。經甫受蒙養無法。設書院。待來學者。生徒百餘名。彬彬嚮學。學舍新築樓上。舍生徒。樓下爲講堂。嚴立學規。奉之以躬行。葛姚范三氏來會。歷問東土風俗政體及海外大勢。已而延別室。供點心。二宮姓及濯追踵。環座擁卓。各手一枝筆。暢談終日。雨至。經甫命轎送還。辭之不可。

十六日（廿三日） 平野武田（秀雄）二姓導觀米國軍艦。一將校出接。見余名刺。曰。聞日東學士來游上海。先生之謂乎。蓋記申報所載日東文豪某攜著書千卷爲中土山水之游語也。其用心外事可知。導觀艦內。歷示大小砲蒸氣機關用法。更至法艦。陳大砲十五門。瑩然如新發硎。陳野訂安南條約。不聽我言。則有戰耳。二姓熟英歐學。後進翹出成器。駛大艦。粧巨砲。與歐米比肩。實大爲家國慶也。詣公署見吳松延二氏。

十七日（二十四日） 抵龍門書院。葛姚二氏出迎。書時買爲書院。以待四方士子。有泉石之勝。竹堂壁錄朱子白鹿洞揭辭。其設科一以經史。融齋（熙載）著書六種。敏齋創書院。聘致融齋督。贈家著數種。是夜在埠邦人張宴咸和館餞。醵頓爲在鄉之念。

十八日（廿五日） 見惺悟惕齋。商議游事。惕齋導

（原稿闕）

輪兔香至。曰家伯芝僧在家以待。伴至求志書院。中土州縣皆有書院。大官巨姓所以捐貲建設。芝僧出見。饗酒。曰方草桐城縣志。贈刻本三卷。市街隘陋不潔。唯所陳貨物皆精良。見一朱匣。板厚四五寸。竪六尺餘。横二尺餘。兩頭刻獸。問之始知其爲凶器。中土厚葬爲弊可知也。

十九日（廿六日） 朝雨。公署給經蘇抗至寧波護照一通。條揭公埠以外不得買物。恪守國法等十三件。鶴田姓請余跋李中堂書。乃書曰。有爲之士。不留心末藝。今見伯相書。不似今能書人。筆膂仿唐。此伯相所以爲伯相也歟。或曰。世多伯相書多出門客手。

廿日（廿七日） 晨起。抵公署。見安藤領事。過紫詮。吟香告別。松延氏來訪。曰昨有公命召還。吟香來。出酒別酌。曰本願寺僧無適寓杭彌勒寺。杭有西湖名勝。盡謀此僧爲小留消夏之計。作書介無適。遣濯候楊氏。曰今夜乘船以待。二宮平野

島田次彥三姓助理行李。此游藉故送迎。到處如歸。不復知爲殊域遠客。夜熱如蒸。

觀光紀游卷一終

蘇杭日記

明治丙戌清明後三日
相陽半漁原東陽

序

日本鹿門岡君今之豪俠士也少有用世之志好讀經世書上下千古意氣激昂時爲天下畫奇計纚纚千言值幕府歸政國內騷擾君在奥羽爭藩主之主盟約節行益著撤朝下而夕行慷慨就道絕無難色卒排群議有所建立而竟不得行其志天也平生尤留心史事摭拾前後事實成一家言曾築野史亭於鹿門山下閉門授徒曉以大義及門多幹材後移居東京以書史自娛余於己卯春作東瀛之游始見君於蓮池酒亭辱投縞紵往來無間浮舟濹水連輿晃山抵掌劇談輒及五洲大勢君以一書生睥睨當世眇視朝貴其志可謂大矣余獨惜其不能見用於世也然君鬱勃壯氣不以是少衰平生不欲羈靮於一島域意將南極粵嶠北抵燕郊瞻皇居之壯麗攬都邑之崇閎盡交其賢豪長者此約已五年而今日始得一踐君知余已回吳中改道滬瀆冀得先見顏色交友之誠如君者蓋亦罕矣君既已買舟游蘇杭徘徊稽山鏡水之間訪朱舜水之後裔與之留連往復繼僦西湖僧刹安頓槧書將爲消夏之計會法虜跋扈風鶴頻驚滬上友人以書促之匆匆遄返以不遍搜吳越諸名勝爲此游憾事今將往游京師京師爲戰國燕趙之地不知有慷慨悲歌之士混迹屠估走販者否余老年多病日事閉關習靜百步之外嗒然若喪不能從君一游慨然書此以送冀君必有所遇也

光緒十年甲申秋八月七日　天南遯叟王韜拜手

序

甲申五月鹿門岡先生將遊清國余在鶴島貽書約餞先生環浦先期余搭輪船金龍號至環浦環浦西海大港巨商列肆翠樓淩雲漢人歐客之居出沒于林樾陵埠之間山水之觀風月之勝蓋與楊州西湖略相類既而先生至余邀津上一樓舉杯屬曰壯哉遊也本邦維新以來外交日闢縉紳官冕往往觀風於殊域然而其以文學遊清國者自先生而始焉先生少時游昌平黌會幕府末造慨然倡大義以挽回衰運自誓與松本奎堂松林飯山諸人深相結將有大所爲奎堂飯山皆僵國事先生悒鬱不樂著書排悶王政革新先生擢爲大學助教時余爲生員旦夕過從後七八年又見先生於東京會清國遣公使何子峩副使張魯生於我國王紫詮亦來游余幸列諸名士之末與清客游詩酒徵逐談論激昂慨然無所間以適天下之樂既而紫詮西歸余亦官游薩摩子峩魯生諸人任滿而歸余在西海索居無聊追懷往時恍如夢寐今又餞先生此遊於萬里極浦之上感慨果爲如何先生行矣先生此行山則望終南太華之秀且高水則觀黃河長江之大洞庭彭蠡之廣與其朝士大夫游從上下其議論則將見清國傳先生文名又猶昔時李白王維諸人於晁衡吉備諸人也

明治十七歲次甲申五月　　信濃　丸山鐵子堅

觀光紀游卷二

蘇杭日記卷上

宮城縣　岡千仞振衣　撰著
姪　濯萬里　校訂

是游本擬首抵福州見何子峩而後游四方會揚君惺悟將游蘇杭曰子盍先蘇杭而後福州余曰從名士爲勝地之游百年難復得者同舟溯吳淞江探吳中諸勝小留蘇州出杭州度錢塘江歷訪蘭亭禹陵天童諸舊蹟歸杭州借寺小寓聞雞籠之變匆皇歸棹無幾有福州之變造船局罹兵火子峩僅保一命事固有不可知者矣

六月廿一日（五月廿八日）　過蔡同德藥舖促惕齋同發二宮高平一與島田今村（縣太）四姓送至岸上是爲吳淞江俗稱蘇州江揚君已在舟長三丈餘設案卓椅子置臥牀二所窓嵌玻璃扁曰皷浪長風極爲雅潔船老叩鉦拜天火紙丸爆然有聲蓋表告天之意也黃浦大江大艦巨舶所繫泊而吳淞支流船隻候潮往來兩岸皆市街矗立高廈列設電燈瓦斯燈製絲自來水諸機器所一橋額曰新閘橋中流疊石爲橋基三所頗爲奇巧過之原野空濶天宇四垂不見一山帆走半日潮落小泊散步岸上有周太僕祠雍正年間人興水利有恩政祠于此涼風徐起蘆葦颯然始聞蛙聲

廿二日（廿九日）　晨起泊在璜渡鎭地宜綿與藍藍摘葉五次至寒露而止有一異鳥似鷹而小啼類人語土人以此鳥多鳴爲綿稔之兆轉出大江曰四江口支流西疏曰白鶴江石橋額曰曽勝橋官船妝砲稅往來賈船曰抽釐局一舍標巡電房三字曰官新設電綫道兵巡邏舟子曰近有繫牛綫柱者爲邏兵所撿賄百金得免順風張帆駛走極快已而雷起驟雨傾盆鎖船窓暗如夜間泊陸家浜臥聞雨聲客懷悽然

廿三日（三十日）　午晴遥望一塔聳山巓是爲崑山得一閘橋城壁屹然此爲崑山縣鳴鉦而進凡舟至閘熱處鳴鉦防他舟衝突上岸觀縣城蔓草荒烟滿目蕭然楊君曰粵匪之亂兵火蕩然無一完邑觀石牌立荆棘中高二丈許棟梁爲三層刻人物花鳥此稱名牌又坊牌登第高科及節孝旌表皆得立五代史李自倫傳載旌表式曰聽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閥閱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冒以瓦桶染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是也過一壁門曰爲新陽縣有聖廟四周垣墻棟甍巍然而榛棘滿地閒如殿宇里許得一市街衛署南向門畫獰鬼左右欄路題龍門二大字門內列朱牌題進士出身父子同科等字是爲縣廳市人覩余異服前後群擁使人不勝歸舟午餐自此江流渺漫田高水面四五尺岸設水車男女耦立蹈車滾滾轉旋直灌田畝范石湖所詠龍骨車是也此車極便灌漑而我邦所未見抵奚亭兩岸皆市街石閘翼然東西相對過之泱然爲湖水此間村落溝渠縱横運搬耕具飯餉皆用小艇穿溝與閘路一般得一市曰婁門遥見女牆綿亘蜿蜒此爲蘇州城相傳伍子胥所城周回四十二里城門水門各八吳都賦通門二八是也就壁而南萬舸輻輳中流僅餘通舟餘地仰見石橋穹隆直接城門是爲閶門闠熱特甚

廿四日（閏五月一日）　移泊胥門此爲城東門子胥抉目懸東門是也與楊君上岸觀閶門樓櫓魏峩市廛宏麗萬貨琳瑯爛然眩目唯街衢太隘丐徒尾客穢臭衝鼻大爲可厭過一店午飯肩轎訪李梅生（嵓裔）凡訪人坐轎爲禮門者捧名刺揖入堂上梅生出接余出黎蒓齋（庶昌）書筆陳來故延別室暢話問草游記否且曰游記不易草竹添井井著棧雲峽雨記中人呼爲東洋鬼余曰僕幸免此目但僕非有衛玠之美市人擁觀殆爲渠所看殺梅生大笑梅生年貌六十曽任

監司。爲當代名流。告老治庭園。名曰遂園。泉石布置。幽邃之致。瀟洒之趣。余行天下所未目。訪兪蔭甫先生。（樾）先生長考據。富學殖。文章著述。爲一世之泰斗。嘗撰東瀛詩選。故於我邦撰著。無所不涉。問日東大家。楊君舉狩屋腋齋爲第一。曰森養竹。傳其學。爲方今名家。夫學豈考據之謂乎。若曰考據。腋齋爲第一可也。至舉養竹。阿所好亦甚矣。蘇州繁華大都。而粵匪亂後。開熱市場。鞠爲茂草。壞牆廢礎。滿目蕭然。其復舊觀。十中三四耳。

廿五日（三日）擬買舟一游虎邱。以雨止。惺悟雜陳在東所獲古寫經。把玩不置。曰此猶晉時筆法。宋元以下無此眞致。我邦南都諸寺及安藝嚴島社。我鄉中尊寺古寫經。皆紺地金泥。筆畫端正。惜不使惺悟一見。陳松泉（昌壽）來過。楊君舊知。在此知書局。午後從惕齋過蔡氏藥鋪。宏廈深沉。此間猶頓。中土街路局束。僅通轎。十蓋由稠密。萬戸限以城壁。不似我邦市井在城壁之外也。粵匪之亂。委

爲荊棘。改設城市之制。此時爲然。夜聞人家擊鑼吹笙。婦女號泣。問之哭死也。

廿六日（四日）惕齋導觀盛氏留園。出閶門南行二三里。得一第宅。四匝垣牆。是爲留園。園廣四五百畝。樓臺重疊。亭榭迤邐。標深遠。以太湖石飾幽邃。以花卉池沼取韻致。以諸名流扁額題聯。甃文瓦爲逕。嵌石帖爲壁。畜孔雀翡翠文禽以雕籠。余前見李君蓮園。愕然。至是啞然自失。中土大國。奇偉壯麗。何所不在焉。觀蔭甫碑曰。園劉氏所闢。粵匪之兵火。此園獨免。及歸盛氏。以劉留音同。改稱。飯閶門外一店。見大官之過。輿馬僕從。鳴鉦翻旆。前後簇擁。猶我幕府時列侯屆輴。與惕齋訪沈廉訪（仲復）楊醒甫（引傳）汪上舍（瘦吟）秦膺雨（雲）。皆不在。晚與楊君赴陳松泉之邀。會者爲陸雲孫（懋宗）汪少符（兆曾）文小坡（焯）。楊君每談日東一事。滿坐鬨然。余不解華語。獨坐其旁。因以爲我俗席地而坐。食無案卓。寢無臥床。服無衣裳之別。婦人涅齒帶廣。蔽腰圍等。皆爲外人所訝者。而中人辮髮垂地。嗜毒

烟。甚貪色。婦女約足。人家不設厠。街巷不容車馬。皆不免陋者。未可以內笑外。以彼非此。抑我與中土同文鄰域。而猶異其風俗如此。况歐米遼遠。人異種類。宗教文字。氷炭相反者乎。而今五洲往來。互訂友誼。此眞宇內一大變。

廿七日（五日）膺雨來談。贈其著二種。赴梅生之招。延至奧室。迴廊迤邐。庭院深沈。文房器具。古香可掬。出示寶軸數種。皆人間有數者。已而酒出。鳳炙鶴羹。極海山之珍。中土富貴家。自奉矜貴。實爲可驚。歸途過顧艮庵（文彬）門。陳肅清道臺。翰林布政等朱牌。皆在官時所用。導觀其所闢怡園。曲房垂阿。間以奇卉異草。澄池盧潭。交以古木怪石。石大者二三丈。巉寶四墜。突怒偃蹇。無斧削之痕。彩籠飼孔雀丹鶴金雞諸異禽。未知洛陽名園。有此壯麗否。乾隆帝南幸三次。嘗曰。身爲天子。不及蘇杭十萬富翁快樂自由。余歷觀留園遂園怡園三名園。始徵是言。

廿八日（六日）與楊君觀滄浪亭。與紫陽書院相對。門扁曰五百名賢祠。有僧寺曰大雲庵。池水滉然。環大湖石。作假山。穿洞而上下。大廈二字所揭聯額。皆名人筆蹟。其右有名賢祠。刻季札伍員以下五百人肖像。各附四言贊。有三層樓。臨觀府城。蘇舜欽遷謫築是亭。後人相傳至今日。餘風入人者深矣。赴畢保釐之饗。子嘉澍出接。坐客數名。皆文士。問此間勝地。曰范文正墓。距此半日程。今猶有義田宅。寒山寺在城西。亂後荒涼。無足觀。歸途過艮庵。出示東坡謝裴松雪臨王帖。宋畫羅漢像。宋人寫經。宋刻九成宮銘。末附元明大家跋語。艮庵刻之園壁。曰怡園法帖。贈一本。艮庵七十三。容貌如五六十歲人。官歷貴顯。今老林下。爲惺悟舊知。

廿九日（七日）膺雨與其友潘麟生（鍾瑞）來訪。麟生贈庚申噩夢記。紀粵匪陷蘇時事。家屬遁亂。一讀慘鼻。粵匪陷十六省三百州六百城。亂亘十五年。保金陵十二

年殺害無辜以百萬數曾文正募義勇大舉遣其弟國荃復金陵李中堂自上
海長驅復蘇州左元帥入杭州復兩浙福建二省中土有今日實由此二三公
之力云蔭甫先生來報余一躬措大而先生名位德望冠絕一世而先生不敢
鄙棄枉問答禮此亦可少吐氣矣言及爲學之方先生曰文章一道固無中東
之分然而論文講學須先認淸門逕不用意于此則工夫亦又誤了纂選貴國
詩雖未足以盡貴國之長頗足以除貴國之短從此問軌途必無大疵病經學
須上法漢唐至詩文則不必拘泥然而多讀古書則抒叙性靈摹寫景物氣味
自別皆閱歷這裏甘苦之語晚間散步閶門外橋側見丐徒僵死及刑人頸身
方板二三尺許踞路左乞錢食菓恬無羞色
三十日八日 朝雨訪蔭甫先生辭別且請反棹日受教門下先生憂法事問何所
歸着余曰小人好談當世所呈法米二誌尊攘紀事是也後悟此事有命且天

下之事非一書生所能了斷然絕念于此以溫舊業爲事先生析然曰書史爲
遺老之具極是人生樂事與惕齋及濮往觀獅子林爲倪雲林舊蹟園疊積大
湖石粧點景致縈爲窟室竦爲峰巒屈曲通逕可以登降石大者二三丈如蝦
蟇如鷹隼如偃佛如夜叉虎踞猊蹲極布置之妙門扁曰眞趣碑亭刻康熙帝
留題詩而粵匪亂後亭榭樓閣破壞不理名流勝蹟漸歸荒凉爲可深惜歸途
觀圓妙觀架樓三層隆起攀天佛像大二丈許錢塘大商胡雪巖所再建茶肆
酒亭左右環列呑劍攀竿舞猴諸雜戲無一不有士女齊集極爲閙熱雨起疾
步而還街路甃石石面鋸紋防滑澤或密塡瓦礫爲凸狀故雖雨不病泥濘唯
病路太狹兩楊君以官有程期期明晨發此反棹燈下話別曰余漂泊四方而
交遍貴紳子不求當世而名流賓待兩人身世何爾相似此行連月共寢食忘
形爾汝使人杳然爲對盧舟之念子終是游溯長江過余黃州寓盤桓一月共

話平生心事而後一帆渡海余曰夜懸榻以待又爲余作書紹介轂下名人夜
半移乘他船離緒凄然
七月一日九日 朝陰辰牌解纜回覩城壁掩映水烟模糊之中頗爲佳觀過吳門
覓渡二橋群峯蜿蜒天末拖翠爲吳中諸山觀軍營列樓櫓戎士數百出門外
練兵前爲槍隊後銃隊旌旗翻飄旗卒居兵卒半猶我甲越軍制自是江流瀰
漫石橋截水心亘二三里扁曰寶帶橋此間橋梁甃石成門以通行舟我邦所
謂眼鏡橋者而寶帶橋穿門五十餘爲最鉅工遙望七層塔爲吳江縣暮泊松
陵鎭上岸觀一叢祠神像供具無異我邦唯聯額爛然爲異耳隣舟有貴官吹
毒烟妖臭紛然終夜不絕
二日十日 平明舟人喧嘩曰揚帆發舟起揭蓬戶曉烟始歛四望寥廓見旭日出
蘆葦之間唐詩欸乃一聲山水綠者正午抵平望石橋隆起三四丈上橋騁望

市人齊集皆呼東洋人自是湖沼淼漫一橋曰長虹一聚落爲王江涇此爲江
浙二省分界往往見牌榜巍立蔓草之中惕齋曰王江涇本爲此間名邑余少
時從洋人來此買綿絲粵匪亂後流亡畧盡自此至嘉善兵禍尤慘良田沃土
盡皆汚萊官新移四方浮戶從事開墾云日晡泊嘉興觀杉青園有帆影落帆
二亭爲宋代勝蹟名人題詠壁無餘地堂安李白像曰園主酒戶故祀靑蓮間
陸贄曹彬祠曰陸祠亂後未復曹祠在南門外已復舊觀與惕齋酌一店月色
如畫
三日十一日 見三大塔曰龍王廟旁一祠壁書報國盡忠四大字知其爲武穆祠
一橋題曰東坡三過題詩處坡集有三過本覺寺文長老詩是也問本覺寺曰
廢已久一橋跨空曰拱宸橋有僧立橋下唱經乞錢此橋或僧徒募緣所建抵
石門縣傳爲勾踐築石門防吳兵處就壁左折泊東門下見輪船繫二大艦載

大官駛走江浙二省自上海而蘇州自蘇州西經太湖而出長江東經杭州而至寧波河流四達若浮輪船以資商旅通漕運天賦形勝一變爲陸海也必矣聞政府亦有此議而恐失業細民滋擾生事不行姑息亦甚

四日（十二日）見一石橋隆起半天維舟登橋東南得二山大爲臨平小爲半山自上海至此崑山虎邱不過一培塿唯此二山隆起稍强人意過龍光橋題聯曰前程九里古棠鄰此處一名落瓜堰所在橋柱皆題聯句而此聯湊合地名極爲妙構午牌至塘西兩岸皆市街二石闕屹立挾市街爲郭門狀自此以南稱武林又虎林以音近有此二稱過臨平鎭水光如鏡萬象倒影菱荷叢生鷺鷗群集翛然有眞趣宋人詩好詠臨平風景今始知其妙盡暮泊一漁村曰謝村杭州距此猶二十里餘

五日（十三日）晨起日升江心水霧朧明蜑戸漁屋三五相接使人恍然爲在夢境

之念行數里望見岸上粉壁萬瓦鱗次此爲杭州西郭惕齋拉其友穆文淸而至曰已戒轎于坐轎入武林門余以爲杭州南宋所都莊麗萬戸盛傾一方已入城頹垣廢礎滿目蕭條曰粵匪之亂通城屋舍十僅存二三耳舁卒且馳且叫猶我邦輿夫吚啞相和然至珠寶街訪顧雲臺（名澐）雲臺前年游日東買求書籍來此開書肆滿架圖册一半東書酒飯投望仙橋逆旅僧無適來訪曰上海諸友書報先生來游待已久共登寶石山在城西北有阮文達祠文達爲浙江總督故祠爲峻宇雕廊金碧交輝比我大藩祠廟更盛山上有放懷景江見滄茫江映山紫雲諸亭面錢塘江背西湖烟霏掩映爲城中勝地休一店喫茶無適曰衲在此三年接邦人井上陳政及先生二人而已陳政今從何子峩在福州

六日（十四日）無適來談杭俗曰武林門有普濟堂慈善家醵金所設收養六十以上無妻孥者千人五人一房每餐一飯一味如寺院齋堂設葷肉有定日剃頭湯浴醫藥皆有專管者庭設佛堂陳法器進堂修行唯其所欲立冬給綿襖立夏給蒲席團扇千人數闕則抽籤補收爲法至密此外有育嬰堂淸節堂育嬰堂乳貧民棄兒淸節堂收養寡婦守節貧不自給者此等類歐俗午下雷起暴雨無適輟而歸

七日（十五日）雲臺邀余及惕齋泛舟西湖余與濯出湧金門至三雅亭雲臺與沈明哉及惕齋艤舟以待舟徐大史（琪）新造待蔭甫先生者題楣曰浮俞曰說文俞字有舟義覺涉奇癖湖周六七十里峰巒重疊樓閣參差舟行湖心恍然爲在畫中之念一島樹色鬱著曰湖心亭彭雪琴（玉麐）就而開退省園尤爲美麗不及往觀其南爲三潭印月上岸行石橋四面皆荷花有關帝廟迎翠軒凝香閣扁額柱聯悉皆名人書路窮有亭望湖上諸山雷山突起山腹寶塔曰黃妃塔

吳越王妃黃氏所建尤爲巨觀石燈三基鼎立湖心每中元僧徒行放生會式尤爲盛事云回棹抵北岸飮兩宜樓取東坡雨奇晴好句觀劉（典）蔣（益澧）二氏祠二氏以巡撫爲左元帥平浙亂戰死勅祀于此詣鳳林寺會大官設齋貴賓滿院僧導示君子泉石刻樂天詩過小曲園徐潟（梅）一諸氏關此園以待蔭甫先生者緣崖構堂曲折而上扁曰小蓬萊碧霞軒堆湖石作假山居然深山自樓上而望湖光拖藍山色浮翠極爲佳矚蔭甫一代耆宿及門諸子開園庭以待師弟之契足厲薄俗者右折行林徑有蘇小小墓以石爲屋石柱六基柱頭刻湖山此地曾埋玉花月其人可鑄金桃花流水杳然去油壁香車不再逢千歲芳名留古跡六朝韻事著西冷花鬢柳眼渾無賴落絮游絲亦有情六句出湖上有康熙帝行宮帝奉太后南巡駐蹕於此宮有四照亭竹凉處綠雲徑瞰碧樓月貯泉領要閣玉蘭館御碑亭不得入觀其東爲文瀾閣乾隆帝勅建天下三

閣藏四庫全書副本文瀾閣其一役寫手一千人云閣左右有大乙分青二殿。廷疊湖石紲假山極爲宏麗回舟觀岳武穆廟前殿碑刻康熙帝詩堂刻武穆奏疏眞蹟塑像大二丈許左右列五子雲雷震霖霆像扁額書偉烈純忠中州正氣報國忠貞唯天可鑒等大字一代精忠起河岳千秋生氣鎭湖山一聯尤爲快絶兩古碑刻武穆肖像元明代物漫濾殆不辨右折詣武穆墓域門側大石刻盡忠報國四字字大丈許墓疊磚圜形壘其表所謂土饅頭者正面題宋岳鄂王墓旁一墳附葬子雲者門柱刻臣忠子孝萬古英名赫々並乾坤不朽妻節女貞一門芳譽明々同日月爭光一聯左右有秦檜王氏万俟卨張俊反接銅像其二倒地上衆就而溺臭氣撲鼻門内老樹幹枝南向所謂無樹指北者余嘗求武穆其人於古忠臣唯有諸葛孔明而孔明遭遇始終唯我楠廷尉大節與日月爭光而其決死由左右擁蔽國事日非與武穆寃死皆萬古不平

者而百年之下香火之盛愈久而愈熾殆東西爭烈者出祠門有朱子廟頗宏壯旁爲書院棹抵平湖亭其背湖水彎入爲沼沚稱裏湖行堤上芰荷滿池游魚潑剌士人放生處禁釣漁攀一埠得放鶴亭爲和靖舊跡石刻康熙帝臨董太史舞鶴賦其下有林汝霖祠汝霖和靖後以典史拒粵匪殉節稍上有和靖墓祠園皆梅樹取別徑有樂天東坡祠堂牆壁四周不及入觀棹至三雅亭下已暮西湖之爲勝地天下所艷稱而余以閒散書生萬里一游眞知湖山勝緣不淺矣惕齋發邪熱轎歸

八日　十六日　雨意與穆文清及惕齋無適遇望月樓喫茶壁揭内海吉堂畫鯉無適曰吉堂越前人學四條畫尤妙畫鯉鯉魚俗人所悅游此閒畫大行藥千金東歸坐見朱硯臣揚桂峯二人以書畫名桂峯曰明時倭寇蹂躪東南海濵此間今猶以倭人爲兇惡稱濵海有一民種曰土皮操賤役不齒人間傳爲倭寇遺種或曰前明統一不齒蒙古人餘種遺族流落東南爲此類重内輕外何國不然我邦賤族有穢多傳爲韓人裔亦同日話唯斯人始見東客舉和寇爲談殆多言舉典者雨大至衆皆轎歸

九日　十七日　無適伴陳笠庵光緒而至笠庵紉齋三子傳父書法共過鄭海曙藥舖豪戸後園養鹿六七十頭供採鹿茸曰鹿茸出遼東爲貴品日本鹿茸稍小帶鹹味爲下品出示張蒼水煌言眞蹟詩稿鄭大木成功奉魯王蒼水奉唐王二人戮力倡義兵勢大振後大木據臺灣蒼水獨力不支就禽詩稿有獄中詩爲禽時作章魯泉馮則成聞余名來見共游海潮寺入門池水彎環垂柳扶疏不見一點塵殿堂亂後所新修安世尊塑像大二丈許左右立像皆丈餘殿背壁造淘湧波濤諸佛簇立魚頭上頗奇異見主僧普照普照本秀才粵匪亂後誓與是寺苦行募緣跣行雪中足指半墮遂能建立大伽藍杭爲大城而半委荆棘何

無一守令以復舊誓天如此僧者乎歸途乘月徘徊市街毎過烟店臭氣衝鼻曰杭一城業烟不下千餘戸

十日　十八日　沈明哉來過贈寡過錄戒淫錄等善書數十種皆陰隲家托神佛勸作善者明哉立誓斷肉不畜妻孥專以慈善率衆非佛而持戒非道而守道雅俗信其爲人亦是奇士海曙來訪余示所懷熊膽海曙一見曰此狗熊爲劣品熊膽有人熊猩猩熊狗熊三種人熊苦味透筋骨試擦腦門苦味達舌端擦掌心苦味達掌背毎觔五十金爲難多獲晩間章馮二姓來話曰編琉球志余因問源爲朝王琉球島津氏略琉球二事不能答豈二人故托言編著以試余答如何乎

十一日　十九日　惕齋熱變爲瘧招醫服藥訪笠庵大廈突兀中央搆演劇臺四廻廊廡容數百人間何堂曰藥商會館中土大都客商會集處多有此等設坐見

學生陳嘯雲攜訪仁敬齋其妻徐氏善畫夫妻款接供點心炎威如烘相伴出湧金門即西湖水光浸天凉風滿袖休三雅園游人觀余與三人筆話聚觀牆堵歸途過笠庵晚飯曰先人梓畫譜鏤刻精密藝林爭傳貴邦人翻刻刷數千本折價販上海本版不復行先人苦辛事業一朝爲東洋黠賈所剰眞人間不平的事

十二日（二十日）與惕齋觀慈谿會館堂宇新修館人說創館經畫頗艱余問何用曰省試時慈谿生員館此三年一試而有是巨設考試奔波一世可知也笠庵來過共詣彌勒寺訪無適竹樹蕭疏頗有幽致携觀一商家花園卉木瓏璁樓臺輪奐幽邃不及留園怡園而偉麗過之問園主曰應敏齋爲江南布政使時築園奉其母今退老金華過一亭小酌余曰觀察布政任地方疾苦超任此職者必散萬金開花園滬園怡園留園無園不然中土大官固如斯乎笠庵默然

十三日（廿一日）余本擬至杭小住爲消夏之計暑氣猶淺惕齋曰先探紹興會稽諸勝歸途謀此事未爲晚乃雇舟雲壽笠庵雖惕齋病瘧余以爲慈溪僅三日程不若速就歸路養病鄉里辭諸子轎出東郭度錢塘江渺漫無際江本名浙江浙全省以此川分稱東西至西興市背一水曰西江船隻櫛比雇一舟製日章旗以標觀者皆指曰東洋人岸上累々墳墓其制或甃瓦或起塚或石屋葢碑或墓前標石牌或暴棺不掩要皆從家貧富者我邦先輩就書上而論墳墓之制土墁頭馬鬣封類想像爲說眞耳食者中土覆土作塚異我邦穿土爲壙且墓地田間隴上唯風水之間與我邦付墳墓僧寺大異僧不關葬事唯喪家請僧修冥福而已夜過蕭山縣燈火星點人語如沸

十四日（廿二日）此間屬山陰縣水程一路遠樹迤邐烟水淡蕩昔人所謂行山陰道上終日應接不暇者經一湖水架石橋橫截水心銘曰自太平至寶帶橋凡

二百八十一門不特美觀實爲偉功自柯橋右折抵柯山上岸觀七星巖奇石兀立七八丈巔刻眉目爲佛頭背刻雲松二字字丈餘有寺曰石佛寺佛殿負高埠拾級而登就巖石刻丈六佛像塗以金粉透出堂背巨巖屹立十丈始知堂宇亦鑱巖石而建也蹊田間數百步見飛巖突出半天巖下有佛殿設壇位香火薰灼而殿宇皆爲飛巖所蔽其下深潭湛碧樵磯曰雖無雷電飛空去恐有蛟龍入座來狀得尤妙右傍一亭題曰鑑湖第一巖拾級攀巖頂有亭望江上烟帆往來尤爲佳矚按鑑湖是閒總稱未知賀季眞所請鑑湖爲何地訪邑醫沈瘦生（梅華）強留約歸時再訪此間日人所未至村人群觀童兒或有泣走者歸舟午餐至紹興就城壁右折山水愈幽人家臨流雞犬怡然水極澄徹纖鱗喚嘸一一可數行數里兩山隘東至婁公埠蘭亭舊蹟距此二十里雇山轎轎約二竹竿中間垂二繩一繩約小板受臀一繩約小木受兩跗兩夫舁而走至爲簡易得村曰合與有小流架獨木橋扁門曰古蘭亭一池題鵝池二大字一堂雕鏤煥然聯額名人筆蹟其傍八角亭建大碑二丈許刻康熙帝臨蘭亭大字背刻乾隆帝七律石質玲瓏如鑑御碑皆用此石大理石類旁一舍池水環流安右軍神位三面皆山竹樹蓊蔚所謂崇山峻嶺茂林修竹者而山水無足賞園半廢爲桑田取來路歸舟已初皷點燈而飯飛蟲群集蓋雨兆滅燈而寐

十五日（廿三日）晨起舟已泊在禹陵下三面皆峻峯所謂會稽出者陵戶掌門鑰投錢入觀有碑斜斗字曰衡山崩時獲瘞土中禹碑是也拾石級中門碑刻康熙乾隆歷朝祭文有御碑亭刻乾隆帝五古長篇廟粤匪亂後所新修宏廈暈飛葺以黃瓦正面安塑像大丈餘左右立像各五大字題楝上曰天成地平曰成功永頼楹聯二曰江淮河漢思明德精一危微見道心績奠九州垂万世統承二帝首三王左廡安四嗣王四輔六卿神主右廡安嗣王十一世四岳九牧

神主。蝙蝠千百巢棲梁桷。穢臭衝鼻。廟左一阜有窆石亭。石質瑩然。微含紅色。挺出七八尺。諸名流細字題名。彫刻極精。碑刻阮文敏（元）記。出門右折。有兩大碑。一刻大禹陵三大字。一刻禹穴二大字。禹穴在蜀。以禹陵當之誤矣。放翁詩已呼禹穴。其來也久。過祝官小休。曰姒姓。世奉祭祀。爵八品。村有姒姓三十餘家。天氣頓變。黑雲如墨。倉皇歸舟。須臾雷鳴。大雨傾盆。上漏下濕。殆無所避。午下天晴。遙望女牆。爲紹興南郭。過陶堰。訪陶竹書（動壽）姪杏南。在日東使館。與惕齋相知。歎留酒飯。婢能解日語。曰前年從某官在東京。未牌解纜。湖水澄徹。岸上人家市街。橋梁樹木。皆倒影水中。柳子厚韜涵大虛。澹灩里閭二句。眞能括盡此景。日暮泊蟶浦壩。壩堤尤大者。壩外濁流排空。爲曹娥江。此間大江。是夜月明。壩上回望紹興城。極爲佳矚。

十六日（廿四日）朝陰。蟶浦壩隆起二三丈。村丁驅水牛十餘頭。挽舟峨舶。徐徐上

壩。乘勢轉下。俄然浮波上。極快。水牛肥大力兼。數牛出沒水中。性甚畏暑。所謂吳牛喘月是也。行四五里。至春沛壩。水牛挽舟如前。轉入一溝。左右田壥久旱。急水岸。岸水車驅牛運轉。法以片板塞牛目。一人在旁鞭策。日夕轆轤不休。稻花盛開。間見垂楊者。一市曰馬家堰。堰壩小者。僱村丁挽舟踰堰。群舟爭先。哄然喧譁。惕齋呼市胥。示護照。衆不敢爭。暮至橫河壩。岸設巨柱。柱貫梶。群丁推梶盤旋。舟冉冉轉下。而乘客安坐舟中。不少驚。自此地勢平曠。江流漸濶。此爲姚江。日已暮。一酌就寢。夜半舟人群呼。遽然眠覺。問之。下壩也。大波洶湧。舟已在壩下。此爲閘門壩。此間兩岸皆山。地勢高低。故所在設壩通舟。壩又呼閘。放翁入蜀記。一日出三閘。是也。江月初昇。風露寥闊。右望城堞。此爲餘姚。餘姚有新古二城。此爲古城。

十七日（廿五日）抵餘姚。訪朱歧夫。（朗然）歧夫二十三世祖。曰啓明。實爲朱舜水兄。二子伯嶠（基湖）樹聲（暐亢）出接。示家譜。附舜水小傳。余記舜水嘗說鄰接王文成廟。問之果然。仍往拜文成廟。廟在龍泉山半腹。康熙帝扁曰命世眞才。配祀錢德洪徐愛二人。徐愛三十三而卒。文成哭爲天亡我矣。龍泉山王荊公讀書處。所謂天下蒼生望雷雨。不知龍在此中蟠是也。其麓有朱氏奉先樓。安始祖以下族人神牌。肅穆之容。猶我王侯香火場中。士大族皆有家廟。歲時會族人奠祭。猶是禮義之俗。過朱荷田（銘）。舜水族孫。伯嶠曰家嚴在病牀。貴客遠來。不敢不見。延堂上一見。年已六十許。談皆慨家國者。聞李中堂出于羅惇衍門下。惇衍師事歧夫先人久香（蘭）先生。故中堂過此。執弟子禮。伯嶠兄弟置酒光祿堂。堂久香先生待客之處。樓上望四明會稽諸山。爲絕佳。樹聲論時事不已。既而曰從光祿君歷游十三省。未曾接一有心人。不意今見海外名士。論及此等事也。余勸東游。曰父老不可遠離。終養之日。必果是志。更酌別。至見贈久香先生著書

三種。入夜發舟。兄弟送至舟。意極懇切。

十八日（廿六日）蘆葦瀰岸。時見村落。是爲慈溪北郊。小溝左折。直至王君門前。珠垣（景星）再培（中廸）並卿（景成）致和（中仁）硯雲（仁厚）出接。皆惕齋族兄弟。王氏慈溪大族。分宗以來。族人同居三世。廣廈連宇。畫爲十數區。分竈同産。男女婢僕六七十名。吾與惕齋同發橫濱。瀛海萬里。食息寢處。無日不相與。遂訪其家。舉族歡迎。如親兄弟。此亦文字因緣。非偶然者。硯雲舉人。有才學。筆談至晡。

十九日（廿七日）觀王氏家廟。壁書先中書君家訓十二條。族人登科第者。皆書聯額揭壁。族約尤嚴。曰降入非流者。不得與祭。非流謂竊盜犯刑操倂優僕役剃刀昇丁諸賤業類。庭設舞臺。每春秋奠祭。演雜劇。會族人觀之。赴王表堂（熙）之招。表堂裘園（本詒）子。饗酒飯。過並卿。方喫片烟。要至王君家再酌。並卿嘗爲福建霞浦縣令。有學問。

觀光紀游卷二終

觀光紀遊卷三

蘇杭日記卷下

宮城縣　岡千仞振衣　撰著
姪　濯萬里　校訂

七月廿日（閏五月廿八日）此間士大夫屋宅四周垣壁高二三丈重門嚴鎖填石若磚爲中霤設大甕四五以貯雨水曰煎茶非雨水不發香味堂設坑牀案卓椅子揭名人書畫文房器具爛然照座屋內分六七區族人各占一區耕耘作業皆任隸僕富貴者多就都會開商店遺族人及若隸屬監督不躬親子弟至八九歲必延師學舉業閨閤尤極美麗臥床丹雘帷帳四垂價自四五十元至百元其所以自奉極爲矜貴已無衣食之憂偃然自足漸流驕奢而子弟知讀書有才氣者專耗精神於八股之學及其累試不第漏不平於酒色頹然自放不役心世事猖狂爲達放誕爲豪妄庸爲賢迂疏爲高或至溺洋烟蕩資產賣子女

縮性命不自悔爲余來此累月略得中土之病源附記于此晚間散步近村村童見余異服前後擁遮牽衣打肩惕齋大怒疾聲叱去

廿一日（廿九日）僱轎赴縣城訪王竹孫（錫璋）出示詩稿余書其後曰全然出於高青邱者竹孫微笑供酒飯共訪馮夢香（一梅）爲曲園氏高足示東瀛詩紀曰於老師撰詩中久知先生之名共出觀慈湖途觀城隍廟大雨暴至乃辭二子出郭有一禪刹七層塔聳林表左右田隴皆墳墓慈溪小縣而四周城壁睥睨綿亘數里我邦據形勝構城壁而民庶皆家于城壁之外以中土例之此第宅大者途訪鄭海曆不在休一野店雨晴四明山色如洗

廿二日（六月一日）朝雨赴王仁和之邀仁和兄學侯（仁爵）以善書游我國現同黎園客于新瀉族人會集表卿日曾制軍（國荃）赴上海接法使論安南之事和戰決此一舉今日之事不戰則無以樹國威唯我朝尚文而不尚武其主綏撫固非畏彼不忍殘害無辜生靈以傷天地之和氣也余曰宋一代賂契丹以立其國此事非無例唯非盛德之事而已衆論和戰利害滿坐囂然顧彼以大艦大砲劫中土開埠口二十所此不特中土古來所無實爲五州之變局而士人瞶焉如無見漠焉如無聞猶以綏撫爲辭柄以姑息爲得策上下蒙蔽偷安旦夕余不知此事何所歸着飲至夜

廿三日（二日）夢香竹孫來訪硯雲致和設饗夢香盛稱多紀氏醫書余曰敝邦西洋醫學盛開無復手多紀氏書者故販原板上海書肆無用陳餘之芻狗也曰多紀氏書發仲景氏微旨他年日人必悔此事曰敝邦醫術大開譯書續出十年之後中人爭購敝邦譯書亦不可知夢香默然余因以爲合信氏醫書刻于寧波寧波距此咫尺而夢香滿口稱多紀氏無一語及合信氏者何故也竹孫留宿硯雲有詩余和答竹孫爲余作大字及山水小幅

廿四日（三日）栗莊（義寬）設饗中土饗客八人一案陳果實肉脯或六種或八種終飲不撤人具一盞無獻酬之煩肴饌多皆膏炒喫了更進至十數種若二十種最後進杏仁粥八寶飯飯畢溫巾熱湯拭面擦手踞床喫茶更設烟具別室二人對臥且喫且話此爲常法余痛駁烟毒縮人命耗國力苟有人心者所不忍爲硯雲不悅曰洋烟行于中土一般爲俗雖聖人再生不可復救此雖非由衷之言亦可以知其成弊害一至此極魏源嘗論烟害曰耗中土之精英歲千万計此漏不塞雖萬物爲金陰陽爲炭不能供尾閭之壑又曰日本水戰火攻不如中土止以陸戰之悍守岸之嚴刑罰之斷號命之專能禁邪教斷烟害使彼不得輕犯謂我水戰火攻不如洋人猶可謂守岸禁邪不如日本可乎不可乎號令之不行海外猶可今并不行於海內販烟吸烟之莠民可乎不可乎此實沈痛之言而中人不猛省于此何也竹孫示念珠以名香煉成者曰路上汚穢惡

臭。使人不勝。故手香珠薰鼻端。中土街巷湫隘。塵穢全集。悪臭不可勝。香珠亦不可少者。雨至。竹孫轎歸。

廿五日 四日 硯雲見余數擧洋事。痛論烟毒。遂曰。李中堂開招商機器二局。經費百万。蠧國財。耗國力。無一所成。大失民心。余曰。洋人製機器。駛舟車。資紡織。盡力農桑。固國本。凡百工業。其日致富饒。趨強盛。雄視宇內。實機器之由。而今中堂開二局。用力於此。將収彼長爲我用。此眞盡力國本者。硯雲憤然曰。機器豈聖人之所言乎。此徒率國人去質實。趨機巧爾。余曰。唐虞璇璣玉衡。周公指南車。孔明木牛流馬。無一非機器。聖人製耒耜墾田畝。製機杼織布帛。製鋸斧營宮室。其開物成務。無一不由機器。今也洋人講工藝。開機器。殆集中土聖人所製作而大成者。堯舜與人爲善。而子擯爲去質實趨機巧。何也。硯雲變色曰。英法豺狠。豈可以人理論乎。余曰。中土以豺狠待彼。彼故以豺狠報中土。中土若以堯舜心事待彼。彼豈有不以誠接中土之理乎。林文忠不能諭愚民止喫烟。卒然以兵戈逼英人。畧奪烟膏。逞一時之憤。堯舜內修文教。外奮武衛。豈爲此粗暴無名之擧乎。論累數十紙。言頗切至。硯雲竟不服。硯雲有奇氣。文筆縱横。實爲難得之才。而言及外事。頑然執迷。一至此。極殆不可解者。是事不止硯雲爲獨然。

廿六日 五日 珠垣年六十。爲族老。談及卜筮。余曰。小人平生不信卜筮。珠垣變色曰。子不知周易爲聖人書乎。曰。小人經學疎漏。易一經。少時僅學句讀而已。珠垣因論卜筮事。曰。蓍爲靈草。唯文王孔子墓生。是草周時有定制。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子此游拜曲阜聖廟。宜請蓍草實之。余曰。諸夫聖人作易。發明天地之理。後說易者。徒說象數。惑卜筮。殆類巫祝之所爲。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實有故也。將明發游天童山。惕齋與姪靜庵爲導。

廿七日 六日 已牌解纜。惕齋靜庵及濯與焉。舟編竹爲篷。黝其表。丹其裏。舷頭繪魚頭兩眼。爛然。舟子妙于使帆。舟上竅孔受檣。約兩繩。帆幅或左或右。唯風所向。兩岸蘆葦。凉風颯然。遠望慈溪塔。爲行畫中之念。左折入支流。連日無雨。田田急水。兩岸水車。轣轆相和。至小西壩。水涸。舟子盪舟不前。村丁羣至。戮力始動。轉出大江。此爲甬江。挽百丈溯流。明月在天。露氣淒然。江上無蚊。羮鮮一酌。就寢。夜半至教場壩。懸流激射。澎湃雷轟。夢爲航大海。坐怒濤。忽而船身倒起。俄然驚覺。舟轉在壩下。

廿八日 七日 曉達小白河。天童山距此二十八里。峻坂斗絕。嶺上一塔。曰鎭蟒。僧心鏡呪毒蛇之處。有亭扁曰揖讓。此間每一二里。路央構屋。以待行旅。稱曰凉亭。得一村落。見地碓。平地塡石。石面鑿軌道。盈難麥。驅牛轉石輪。法同醫家藥研。放翁詩地碓舂赤米。是也。溪山漸邃。愈行愈邃。既至寺門。扁曰第一義。萬竹蓋立。仰不見天。林盡得池。池上列石燈。大丈餘。度一橋。殿堂南向。楣額題字。金碧煥然。堂央安釋尊像。左右四像。大皆丈餘。其背有韋駄天像。戎裝手劍。狀極獰獰。群詣士女。跪拜致禱。香火不絕。烟殿背左右廻廊。拾級而登。有二大廈。一爲講堂。設圓座四五十位。一爲僧寮。廊左有御碑亭。刻順治帝五律。碑陰曰。經有不拜君父之語。蓋君父之恩至大至重。非拜跪末節之所能報也。回護頗圓。廊右有待賓會食二堂。二僧出揖。一曰寄禪。一曰書蕉。曰。貴國僧大谷玄松來此問法。今春東還。示送歸詩。余請筆問雜事。二僧知余爲文士。設酒飯欵待。且曰。天童人間淨土。盡留宿少寬。余以舟待辭。寄禪曰。猶有玲瓏巖可探。衲且導。破笠草鞋。杖而出。峻坂嶮絕。奇峯峭峙。有一巖窟。曰了塵禪師入定處。余賦示一律。寄禪與諸僧傳觀。贈其著嚼梅集及天童山志。意頗懇欵。天童山我邦名衲之所問禪。諸僧殷勤。覺緣不淺矣。乘轎下山。至小白河。已晡。便風張帆。夜抵

寧波鴋齋與靜庵及濯上岸觀市街余以疲甚臥蓬窓繙閱喃梅集其詩旨禪而進詩眞得妙解者悵匆卒倡和未及與之訂文字緣

廿九日八日平明掄一燭出甬江峨舸大艑水面爲陸一望知其爲大埠與靜菴觀市街抵城隍廟神像端冕左右四像其一戎裝手劍其一衣冠手冊威稜如生廟前設演劇臺兩廡廻樓爲待觀客之處壁鎸鑑戒之語男女咩詣肩與肩摩比我淺草大悲堂更爲鬧熱唯丐徒賤隸踞地賭博大覺殺風景轉觀天峯塔積甎築成矗立七層每層兩梯攀至第六層下臨惴々不覺目眩東南見群島蜿蜒海上爲補陀洛山閩島有巨刹本邦僧所開更轉入城壁此爲鄞縣觀城隍廟雕鏤精緻比前更煥粤匪之亂英法以此地及上海爲互市場置護兵故皆免兵火過吳氏商鄽出酒飯有一趙姓者曰嘗游長崎筆談良久出江上鐵索繫巨船爲橋梁船出水面丈餘狀如巨桶橋上車馬旁午人行如織南岸

爲外人租界繫泊輪船架棧運物猶上海洋館僅々十數戸曰至六七月外人四集買茶絲申牌解纜快風滿帆直至小西壩潮落至暮發舟江月近人涼氣如水小酌一睡舟已在王君門外

三十日九日楊翰林泰亨爲是間耆宿此日聞其爲先妣小祥祭日齎賻往吊入門樂與中雜哭聲堂上設影位列陳四方賻贈及衣物壁貼輓詩皆用黃白縎絹就位一拜延至一深室供茶室設神位列輓詩賻物如前導至別莊翰林與子楸孫家璜德孫家駿出見喪服累然曰辱異邦大賓臨吊實爲賤宗之榮推稱余尊攘紀事不已曰光明磊落在中土亦難得余悚然導詣本第堂設二大案雜陳海錯余與諸賓揖讓就座樂人在次室擊鼓鳴鉦演哀曲變畢至別莊與翰林筆話一客談蘭亭故事余示過蘭亭詩翰林和韻酒再出肴止蔬菜曰不忍御肉竹製椅子頗佳潔余問其所產翰林曰請供船中之用顧左右持贈此間推

翰林亞命曲園而余卒然一見受此盛禮自反赧然辭出潮落黃昏發舟

三十一日十日舟赴縣城遙望一閣曰酌議亭明趙文華會諸將議平倭寇之方畧處寧波近海多古壘壁皆防倭寇者明中葉以後東南瀕海無不歲被倭寇天下騷然而我邦史不一字及之豈中土兇惡無賴借名我邦耶將史籍諱而不傳耶訪馮駉月可繼爲此間猗頓曰明亡時余族祖濟京第奉魯王命赴日本獻御賓泮光杯請援兵歸則母氏北走妻葉氏縊死與王烈愍再舉爲滿將王舛所執支解軍門鄉人得一臂葬馬功橋今猶與烈愍同祠此舜水成功一輩人觀慈谿湖三面皆山一逕截湖心中央架橋橋上有亭扁曰師古南岸有慈湖書院楊龜山講學處過竹孫告別酒飯書四律見贈將辭出曰余家多口游幕爲活近日將赴錦州維副都統恩之招此會難再請出送叙別錦州屬吉林省距山海關百餘里云相携上舟夕陽在岸凉風颯然夜與竹孫鴋齋赴王靄卿

仁言之邀靄卿琴仙兄琴仙客游我邦

八月一日十一日擬待夜潮辭發濯與靜庵治行竹孫爲余作壽畫數紙硯雲賦贈五律四首有五方異其俗安得互相強句蓋指前論洋烟機器意見不合也方今風氣一變萬國交通此五洲一大變局而拘儒迂生輙引經史主張陋見不知宇內大勢所以至此此殆巢幕之燕不知及堂之火者余私謂非一洗烟毒與六經毒中土之事不可下手六經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苟信不可信者流毒無所不至黃公度在東悅余好論洋事嘗曰形而上孔孟之論至矣形而下歐米之學蔑矣論當今之事者不可無此見解也硯雲設別宴靄卿幼蔡石鈞仁和會餞船人告潮滿乃辭鴋齋使靜庵導此游鴋齋爲東道地主舉族歡待淹稽旬餘實爲厚誼唯恨硯雲病足不得同天童寧波之游也衆送至岸上皆黯然月色如畫風度蘆葦蟲聲滿地殆有秋意

十二日 晨柢餘姚。芟夫力病出見。余問此間故事。曰門前長流卽姚江。姚舜姓。舜水先生號亦取義于此。自此東南四十里有歷山。舜所耕。虞山今爲縣。禹封丹朱處。土人虞姓甚多。酒出伯蟠兄弟及姻人王葆堂。欵接芟夫筆示曰。東漢許叔重愼說文解十五卷。經十六年始成書。宋徐鉉奉詔校定。其弟鍇有傳註。特病刻本不精。字多訛舛。前輩皆謂藝苑實笈。成一家言者二三十氏。瑾瑜互見。不如二徐爲最古。先君光祿公平日訓子弟曰。讀書不可不知字。知字必從許書。而始今世所通行楷非眞書。非恭楷。非八分。非大小篆。許書則有籒文古文大篆奇字諸體。許氏成是書。將經訓議而一天下書體。体格源流音訓與同形義假借通用虛實四者。許書源流不可不講。余受家學。稍有論著。不知子嘗講是書否。余答曰。小人喙古書。未嘗講許書。私謂三代設小學教六藝。書爲其一。爾雅急就章說文實三代小學所授童蒙。而其法不傳。老儒宿學兀兀終生。不得其要。三代聖王之治。不可再見。此其一也。芟夫不答。豈不平余以說文爲童蒙書耶。再飲入夜解纜。至閘門壩。水涸。曰舟大不可前。乃同棹。

十三日 晨敵朱氏伯蟠爲余雇小船二隻。一隻載行李。一隻與靜菴及瀧共乘。舟隘僅容兩膝。舟子踞船首。伸兩脚盪櫓二枝。極快。名曰劃舟。官報郵書皆用此舟。江廣漸隘。經閘門橫河二壩。此間有壩有堰有閘。皆所以準高下。均水平。舟至此。羣衆挽轉。放翁詩曰人語正譁過古埭。註云。每挽船聲喧甚。然則埭亦壩類。午熱甚。繫舟樹陰。炊飯上岸。見刈稻田側懸竹席。刈稻盈杷則就竹席亂打。粒粒欘脫。不甚勞力。此吾邦所未見。踰一壩。至崧鎭小泊。晚飯。岸上市街男女攤觀。使人不勝。移繫前岸。乘月而進。水涸。舟子泥行。力推轉入別瀆。始前。

十四日 泊在春浦壩。淤泥龜裂。僅通涓流。驅牛挽舟出。曹娥汀長江無際。更踰蟶浦壩。平湖如鐵。岸上人家竹樹倒影水中。湛然如鏡。使人不厭頻煩往復。

一瀆。右折入紹興南門。城壁二重。呀然如行洞中。紹興句踐所都。人家四五萬。一方都會。訪陸有章交仲聲。壽延入別室。酒飯。就樓上閑室而小睡。尾瓦烘日。毒熱如蒸。陳翰齋文瀚來見仲聲。友人曰。紹興以酒著。醸戶前推陳趙袁杜四姓。繼起者徐李胡田四姓。一姓所利不下百万金。久經年歲者稱陳酒。尤爲世所稱。夜乘月步市街。至大善寺。七層塔高聳雲霄。傳爲宋代所建。市人見余異服。簇擁。有投瓜皮瓦石者。猶我邦三十年前歐人始來江戸時。

十五日 有章爲朱氏幹藥舖商務。鄰榜官燕洋參麗參數大字。官燕謂燕窠。產暹羅印度諸方。官置局榷之。人參產朝鮮曰麗產。產日東曰洋參。洋參雲州爲第一。日光會津爲下等。有章導觀望海亭。出東門。城壁厚三四丈。瓦甓建築。門架三層樓。一山突起。坂塡大石。直至絕頂。頂上有亭。就而望。市街村落田疇湖沼。歷歷指掌。西北遙琴爲會稽四明諸山。東南極目無際。直接海灘。望海名不虛也。翰齋邀飲一樓。熱不可勝。一酌而散。三庠生來見。余問曰。通天地人三才謂儒。四子六經說天地人。果無一謬處乎。三生請教。余曰。春秋書日蝕爲日食。說者曰日爲蝦蟇所食。此三歲童子所不信。眞不可一唉乎。因舉洋說。三生愕然。晚飯上舟。舷板繪花鳥。臥床椅子机案皆備。出西郭有石橋。曰迎恩。來時自此右折。探蘭亭。轉出清田湖。月色如畫。水天空明。時見水中有物躍出。就而視之。水牛十數頭出沒也。舷頭坐賞。不覺夜深。

十六日 泊在柯山。訪沈瘦生。歡迎曰。貴邦仿歐風改服制信否。余曰。敝邦服制仿隋唐。及武門握權。以冠裳不便戎馬。新制衣袴爲武士服。自非宗廟朝廷大事。常衣此服。僕所服是也。而是服長袖博帶。不便編銃隊。故維新兵與列藩不約而歐服。朝令一仿歐風改服制。實有故也。弟山澤人。衣服唯意所適。故用故服。談及法事。余曰。不戰則中土國威不振。戰則百萬糜爛。聞李中堂主和。左

會諸公主戰。未知和戰何決。瘦生頗有不樂之色。以天雨辭歸。一价驍至強留。余辭以急前程。至柯橋午飯。一帶石橋長亘十餘里。首曰上馬村。尾曰下馬村。實爲巨工。抵錢淸。兩岸市街頗爲繁庶。轉出上河。渺漫如湖。一石橋曰皆元。長百餘丈。累石爲柱。得二十門。此間河道縱橫。與來時所經不同。

七日 十七日 抵蕭山縣。一江穿城。兩岸市街。人行如織。至西興上岸。肩轎度錢塘江。一船乘客四五十名。渡舟官置。不要錢。上岸爲杭州東郭城樓。二層曰錢塘門。至珠寶巷。訪顧雲蕘。示申報曰。法使在上海。詰責中土援安南。要求二百萬磅。曾元帥不可。安南累捷。法兵死傷千數。語多矜伐。余知其不實。又曰。張經甫率同志演洋槍。日夜訓練。經甫醇儒而講兵。余愈知其爲急。邀擢彌勒寺。件無適。至曰已借仙林寺一閑室以待焉。寺宋代大刹。放翁入蜀記記仙林寺僧閑館設湯飮是也。亂後纔餘子房。掃殿背一室安頓行李。茗爐香案。頗覺蕭散。

八日 十八日 徐嗣元來見。曰與內海吉堂僧心泉熟。知心泉本願寺僧。三年前游此。曲園先生賞其西湖詩。錄于詩選中。余問法事。曰接上海一信。福州怒法虜之無狀。已開戰端。未知勝敗如何。余曰恐訛傳。兩國方發大臣論事。由無擅交兵之理。若果信。則曲在中土。曰開戰在兩三日間。因論法虜無狀。言頗憤懣。靜菴來別。贈金謝勞。

九日 十九日 晨聞爆竹四起。曰祝觀音誕辰。有二市人。設大釜佛前。滚油煮勳植雜物。曰練觀音秘方膏。留無適午飯。曰中土士人奔競科第。爲第一。州縣學官試書院生員曰院試。登第曰秀才。若庠生。庠生詣省就試曰省試。若鄕試。登第曰擧人。若孝廉。擧人會京都就試曰會試。登第曰進士。出身天子親試進士。優等曰狀元探花榜眼。省試考官。朝廷命正副二人。爲正者二三品官。爲副者六七品官。必須進士出身者。會試特簡大總裁三四員。大學士三四品官。始與此選。別有監生。明時所創。專由捐納。三年一試。試場劃室容膝。禁出外七日。試四書五經詩賦策道小楷。會試者一萬人。登第者不過百人。耗有用精神於無用八股。黃口入學。白首無成。廖燕論是事。爲愚黔首之術。未爲無謂也。

十日 廿日 過彌勒寺。坐有一僧。名普晉。贈余陰符素書。無適曰。此人立誓刻佛經。麻衣草鞋。日行市上。打鉦募緣。不以雨雪廢一日。今已刻若干卷。郭少泉京僖來訪。曾在我邦爲福澤氏所延。授中語。

十一日 廿一日 王夢薇廷鼎來訪。爲曲園高弟。曰聞老師屢說高著。不禁渴仰。來見情意極懇。設酒留談。曰中土人物。大抵浮華少實。僕歷游六七省。足跡涉數萬里。而所心折。止曲園師一人。問法事。曰通觀二十四史。其與夷狄戰。尤爲無策。又評馮夢香曰。經學考據。冠同門諸子。唯爲人拘泥。且以權榷子母爲事。論其品不及孫漁笙。余數聞硯雲說漁笙。問此人何如。曰漁笙中烟毒病。目且盲爲廢人。此皆懷才不遇。抑鬱無聊之所致。談移刻。曰余賣藥爲活。病客在門。不可游談。辭去。此人直據其所見。不少修飾。極爲快人。唯非我邦學歐米。曰聖人之道。自有致富强之法。貴國不求于此而求於彼。殆下喬木而入幽谷者。嗚呼。陸有輪車。海有輪船。網設電線。聯絡全世界之聲息。宇內之變。至此而極矣。而猶墨守六經。不知富强爲何事。一旦法虜滋擾。茫然不知所措手。皆爲此論所誤者。

十二日 廿二日 過少泉。方理行裝。曰去遊金華。少泉涉書畫。爲人書牌榜糊口四方。過鎭海門。層樓屹立。其左一埠有子胥廟。香火不斷。訪朱硯臣。示先世響帖。曰余家餘姚朱氏。爲浙東名族。余曰果然。朱舜水同宗。因說舜水東遁傳宋學之事。硯臣大悅。出示家譜。譜後附舜水小傳。傳有島中納言侍女十二人不近句。此紀源中納言賜侍女十二人。舜水不敢近者。中人不知中納言爲官名。故

有此誤。共過葉肆吳山當前老樹鬱蒼坐有李姓曰果舉不捷來此業商余曰。此爲實學不見子貢貨殖爲七十二弟子所推乎滿坐一笑

十三日 廿三日 雨無適來示申報曰十五日法軍艦五隻衛臺灣陷雞籠砲臺發使上海告曰我兵已拔雞籠和戰唯貴國所爲余每逢士人說法事多笑爲過慮臺灣東洋要地一旦歸彼手東洋多事始于此也至夜無適來示上海書信曰公署有命云邦人在內地者速歸上海避危難公署已有此命余不可獨優游此地乃擬同無適反棹上海雇舟

十四日 廿四日 晨過夢薇告行恐其驚人聽直曰得上海報一大官要余與赴北京夢薇曰僕在此未盡地主之責盍緩旬日爲西湖之遊余辭大官告期不可緩一日曰僕雖識面日淺通覽高著備悉子胸腹特切傾慕請自今天涯地角書信往復以訂文字神交余不覺爲天涯知已之感濯理行事無適示申報曰

中土鑄大砲購輪船開招商機器二局縻幾千百萬金而雞籠之戰砲聲一發萬兵驚逃不如省此萬億兆銀錢千百人心力不鑄一砲不練一兵任彼蹂躪我土地占據我郭域擄奪我利源憑淩我赤子之爲愈也此語外人讀之猶且憤懣況隸其土籍食其土毛者乎抑英人畧取彈丸黑子一香港猶能綱東洋貿易大利台灣大島一朝屬法手據中日之上流制控御之權此東洋局面一變者昔年臺灣之變余就諸書抄其地沿革登載此曰台灣距福州省城五百四十里距彭湖島二百里四面皆海東西亘五百里南北二千八九百里山脉起雞籠盡沙馬碕亘一千里山東山西原野接海土性肥沃一歲三熟隋大業中虎賁陳稜一至彭湖島東望大洋而返宋史云彭湖以東有毘舍那國是也明嘉靖中海賊林道乾占據爲琉球人所逐天啓中日本逐琉球人畧其地後荷蘭獻貢物求彭湖不允乃啗重幣日本人據是地開互市場遂逐日人我邦

史傳不載此事恐當時所稱倭寇類明末鄭氏始畧此地鄭氏名芝龍漳州人始附日本以台灣爲根據之地多造舟楫橫行洋海勢威頗張後附清朝歷平劇盜會閩大旱乃發大船從饑民數萬給人三金一牛墾闢草萊漸成都邑及芝龍去荷蘭構城郭民戶數萬散居四方各就本業荷蘭法稅市舶不稅田畝閩人聞之移住如歸荷蘭專與日本呂宋占城暹羅諸國往來貿易百貨輻湊鴻濛一變風氣大開芝龍在日本日娶婦生一子曰成功字大木有英才順治年間奉福王倡義百敗不撓將復台灣爲根據之地以軍艦數百隻往攻荷蘭普拒相持半歲成功約之曰復先人故土則足矣子女玉帛任汝帶去具大舶載歸本國凡二千餘人鄭氏相傳三世三十有八年力屈遂降清國始爲康熙二十二年置諸羅台灣鳳山三縣後增彰化恒春淡水新竹宜蘭五縣設巡臺御史總轄水陸兵八千人後增兵額爲一萬四千東北沿海生番所巢窟其地

莽蒼人口蕃衍至二百五十萬而生熟蕃種二十分居其一產鹽鹿茸牛皮紅檀腦香花布椰子白糖開埠以來石炭及茶大爲西人所稱

十五日 廿五日 晨訪笠菴仁敬齋在坐二人探天竺飛來靈隱三勝二人以雨後泥濘辭余曰盍雇轎轎夫要價無厭乃與二人出湧金門至三雅亭天陰湖色黯淡飛來峯岩洞玲瓏峰巒蒼潤天竺靈隱二巨刹占山腹勝地宛然仙山樓閣前遊湖心反棹不及往探竟爲百年憾事亭上呼酒此遊不可再爲倒騎下廬山之念更過敬齋敬齋滿人隸八旗閩粵匪仇視滿人滿種無男女屠殺無遺杭陷日八旗三千人放火焚死慘亦甚矣相攜觀府學重門三層亂後蕩然纔遺文昌閣高官廟而已入學舍見沈爐雲烹茶供點心過顧雲蠡告別

十六日 廿六日 丁松生立誠來訪夢薇故人談及法事言頗危激曰東南釐金僅給防海民稅僅給國用財政不立何以處大變中土人構虛文好大言無一堅忍

人余蠢在滬聞一洋人言曰中土自今大平三十年天下大亂較西晉末世更甚至六十年始息台灣歸日東朝鮮歸俄國新疆四分五裂爲有力者所并又曰中國始冊劉永福爲安南國王必無今日之事此言特爲瞶瞶中人病在不得外情申牌辭仙林寺過彌勒寺促無適同發行原野中四五里密石平壙粵匪亂前此間皆爲四達通區邁見突兀廣廈爲貢院垣壁高聳爲兵營營卒在門外操土工觀余異妝爭相笑罵其無規律可知度一水出大東門一江遶郭爲內河度橋左折有抽釐署撿商船徵稅松生所謂東南籌金偪桁防海者其法豪富人歲納金額設此局撿商船貨物稅百分一粵匪之亂軍需無所仰故權設此法以濟一時官知其困公私而財計不足因循至今日江程所在設立俗呼爲卡局酉牌登舟舟小傴僂出入極爲局束夜泊半山

十七日 廿七日 雨時至兩岸皆桑田樹長六七尺至採葉時併條伐去稱曰拳桑

支條叢生類拳有指也我邦自根伐去此間自幹伐去此爲異耳中土貿易絲茶爲第一觀洋人貿易表上海輸絲四倍我橫濵其盛可知唯繰絲不用器械歐米織近擯斥不買價位頓折中商坐是失產杭胡雪巖爲三豪商一以是破產大官無不受累中人不取機器其弊一至此至塘西踰一壩與外河合遙望臨平諸山出沒雲烟之中暮抵石門縣泊舟西門下粵匪之亂兩浙被禍尤甚石門本爲大縣而居民四散唯見七層塔巍立於荊蕀之中爾

十八日 廿八日 此間江程皆來時所經正午至嘉興府江流岐爲二派右派經松江府注上海左派達蘇州右折過太平橋東蘆葦分畫水面如田陌間之曰菱田船窓覩蓼薇所餞紫臨子安徽人江順詒所著曲陳時病讜言正議不少忌諱中土固不乏愛世之士也唯曰阿片已不可禁不若許民種罌粟以防外至此殆月攘一雞者後聞之山西四川諸省皆種罌粟年增一年噫雷雨時至涼

氣颯然暮泊陽廟

十九日 廿九日 觀輪船挽二大船駛走旗旆著官名中人皆知輪船之便而不盛開航路濟民用者恐水手舵工立失生路起爲流賊也余謂兩江亂後良田荒廢若率水手舵工失生路者從事開墾就產實業則一舉兩得者若兇民起爲流賊命督撫討平耳糜糧養兵固備兇民作亂而已入一大湖曰朱家蕩蕩諸渺漫類湖者又有稱瀝稱浜者諸流會合之謂石橋設眼五呼曰放生橋望見女牆隱見江上是爲青浦縣松江府距此三十里天色俄變雷雨傾盆而舟子率百丈駛走岸上如不知暴雨者舟子趫捷能耐艱苦唯有少間對臥蓬底吹毒烟如毒烟以外不知人間有樂事者

廿日 三十日 一橋曰千秋有兵營上海距此六七里故設嚴兵備外人營壘扼江塗土爲壁舟人曰土壁不屋故每雨改塗江流漸隘曲折而過望見瓦屋參差

烟突聳空是爲上海瀾溜移乘小舟觀機器突起三四丈曰激水機器洋館各戶仰是水稱曰自來水上海機器激水電燈我邦所亡至大橋上岸載行李車輪車抵廣業洋行二宵姓至曰三日前曾元帥發此歸南京專修兵備法人陷雞籠中兵火炭礦而遁法人失望以兵寡退保軍艦是游自上海至寧波往復四五千里一資舟楫不勞寸步天下豈多有此陸海形勝之地乎唯中人不講富強之實政格致之實學居今世而行古道騖虛文而忽實理其爲彼所輕侮抑有故也廣業洋行樓面大江左右馬路輪蹄絡繹不分晝夜花氈玻瓈椅案臥榻具極精良頓爲入別境之念

觀光紀游卷三終

滬上日記

為雲外人
鹿門雅契

序

我友岡君天爵將游漢土人或曰殊域之游分寸以上皆待黃白故游者多待官資今天爵以韋布儒生不仰官資獨力舉此游天爵何以自給余笑曰余交天爵四十年世知天爵無余若焉此非所患於天爵也天爵在若賣學資無所出蓬首垢面傭書自給一日贊友赴覲病無以資旅費天爵慨然貸金救之其篤於友誼如斯天爵有大節不可以非義干之奧羽連盟抗王師天爵仗義死爭遂爲當路所仇下獄殆死大義所在不可以死生禍福奪其節如斯天爵以能文名天下其所作質實雄健運以胸臆行以法度佳處往往逼古人所著米法二史尊攘紀事諸體行於天下其有文章著述之才如斯天下或有篤於道義如天爵者而兼文章如天爵者余未見其人天下或有能文章如天爵者而兼道義如天爵者余未見其人天爵躬此兩者以游天下不問域內外固無不

可游也抑天爵此游我有爲漢土慶者夫漢土大國也而中世以後政綱漸弛士大夫不知域外大勢一變非尋常思想所能及墨守舊學說唐虞三代以禮樂文物大邦自居語及域外則曰夷狄禽獸嗟乎亦誤矣天爵此游與彼土士大夫周旋使彼知九州之表六經之外固不乏人物則彼必有所瞿然以反惕然以警如此則天爵此游所關固不爲鮮少也

明治甲申五月　阿波　高鋭一謹序

序

我邦之通漢土。漢魏以來。至隋唐最盛。其見書史。吉備眞備安陪仲麿諸人。辭藻彬彬。與彼土人士倡和歌詠。至今使人欽羨。爲藝苑美談矣。中世以降。喪亂相繼。兩國互絕交通。間有至者。不過緇徒商儈之流。無一足言矣。今也國家與海外列國訂盟。互差公使以駐國都。冠蓋來往。相尋於途。學士大夫亦以審外情爲先務。爭講西學。其航至歐米者。不知幾千百人。而漢土實與我爲比隣同文之邦。而未聞有學士大夫一遊其地者。我鹿門岡先生。將往遊其土。一詢其俗。親與彼學士大夫上下其議論。先生以能文名當世。剛知其觸感慨者。托之詠歌。其動耳目者。著之文章。鬱然爲大著。我邦學士大夫以審外情爲先務者。得傳觀其書。悉其山川風俗制度。自先生此游而始。爲抑先生懷有爲之才。經世之略。而不用於當世。衆皆爲先生冤之。剛獨謂使先生俯仰俗間。奔走形勢之途。則何能得脫然放浪域外萬里之地。以極耳目之觀。如此游之壯乎。夫物固不兩得。安知非先生之不用於當世者。天之所以盛先生之文乎。剛少辱先生之知。故於其行。敘此言以贈。

明治星次甲申五月　南總　高橋剛謹撰

觀光紀游卷四

宮城縣　岡千仞振衣撰著
姪　濯萬里校訂

滬上日記

余在杭州。聞雞籠之變。倉皇反棹。王夢薇書至。曰法虜何爲。錯愕如斯。獨不爲湖山之所咲乎。余書答曰。上海爲東洋最大埠。而余舘大古馬頭第一樓。日與王紫詮張經甫岸吟香諸人會飲。醉則睨歐米軍艦。毅然如城者。議論五洲大勢。拔劍起舞。自忘爲狂。假令湖山笑余錯愕。亦不害爲快游。不知夢薇爲如何。將待中法事決。而北游。小留月餘。日草滬上日記。

八月廿一日（七月一日）二宮姓來。共訪張經甫。庭陳火槍器仗數件。曰法虜無狀。國事危急。不可一日懈我備。因約同志諸子。編隊伍。定條規。巡視城市。以防匪類乘間竊發。姚子讓葛士源來會。皆忼慨論法事。余問勝算所在。經甫曰。凡兵經百戰。始能精練。今也朝議堅操戰論。法虜已闚覦臺灣。兩國互不相降。則我義憤鬱積。如劉永福者。陸續輩起。陷十八省於必死之地。要全勝於年月之後。則必可得其要領也。余嘉其論有欄柄。舉所見爲說。三子大悅。酒後延樓上。架上有姚子梁琉球志。經甫序卷首。痛擯我縣琉球之爲無名。余曰。往時英法二國。隔一海峽。百戰爭雌雄。淬勵鋭鋒。世以其戰亘百年。曰百年之役。二國之强。雄視歐土。實由是戰也。我東洋各國。各鎖四疆。其與隔海鄰國接鋒。有蒙古寇我邦。我邦伐朝鮮二役而已。其兵威不振。速歐米之侮。實有故也。而中土一旦以我邦縣琉球之故。大舉問罪。則我邦雖弱小。獨立東海二千年。勢不得不一戰。一戰而敗。則再戰。再戰而敗。則三戰。不以千敗百挫少屈其鋭鋒。決雌雄於百戰之後。如英法百年之役。則中日大艦巨砲。猛將健卒。視大海如平地。於是兩國解怨講和。協心戮力。西其鋒。則歐米各國。無一足懼者。此可以雪東洋積年之辱也。僕林下人。不知縣琉球之何故。唯一目東洋威武震歐土。則足矣。衆皆大笑。

廿二日（二日）雨。詣公署。安藤領事病。辭見太田書記。納護照公文。吟香來過。余曰。目下中土。非一掃烟毒與六經毒。則不可爲也。六經豈有毒乎。唯中人拘泥末義。墨守陳言。不復知西人研究實學。發明實理。非爛熟六經所能悉。孟子不言乎。盡信書不如無書。六經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若不信其可信者。而信其不可信者。則六經之流毒。何異老莊之毒晋宋乎。吟香擊案。爲名言。夜暴風。

廿三日（三日）雨。平野姓來曰。法人開兵端以來。各國軍艦在中土者。會議編艦隊。護各埠。各國軍艦。以英艦衆且整。推主約束。又曰。電信報法公使徹國旗去北京。法軍在中土者八千。中土多事。始于此也。晚過吟香小酌。忽接片紙日報。曰今午法軍艦在福州者。砲擊砲臺及造船局。中兵奔潰。死傷無算。

廿四日（四日）日報備載戰事。曰福州所繫泊法虜軍艦。本日發使告曰。期明日八點鐘開戰。使退。俄然發砲。火造船局。殪七軍艦。長門金牌砲臺。閩安馬尾軍營。無一完壁。提督張佩綸失措。先遁。中十機器局四所。天津金陵製硝藥大小砲。上海福州製輪船軍艦。左元帥之督閩浙。聘法人日格爾。投巨萬。創是局。刻五年造軍艦十五隻。頗爲巨構。而今付一炬。眞可歎惜者。

廿五日（五日）王紫詮來訪。余以一掃烟毒與六經毒。振起中土元氣爲說。紫詮笑曰。更有一毒。并貪毒爲三毒。中土大小政事。成於賄賂。余嘗草言戰言和二篇。痛論和戰得失。如聽者如充耳。何中土六省皆面海。不可一一備軍艦築砲臺。今日之事。有待彼上岸。而制勝野戰耳。既而松村少將來過。見紫詮筆話曰。

彼安知兵中人輒曰法人長水戰而短陸戰法國三面皆陸陸軍精海軍數等中人輒曰彼懸軍萬里我以逸待勞殊不知滊艦出沒無形一戰得要領則馳出洋外中土防備有一隙可乘則艨艟蔽海吶喊轟天坐使中兵取困斃方今兵餉機器求精精中愈出愈精故各國設海陸兵學校專科講兵尙且取敗中土未有此設其講火槍亦不過習熟步武進退此未戰而勝敗之算已判者未知紫詮言戰言和果論及此等事否余曾讀魏源聖武紀其論水戰曰水戰莫急操舟舟戰莫要火器練水師宜備水器水器莫烈火器火器莫精且習西洋人火器製於內地不如購之洋外此數言見極透矣而今開四所機器局謂我已有彼長技悍然起與之交鋒此未爲得焉

廿六日 六日 抵田代客棧見三河靜修靜修閱書肆漢口寶日東書籍勸余游曰漢口與河南朱仙江西景德廣東佛山稱四大鎭而此地爲最盛長江可以溯四川雲南貴州漢水可以達河南陝西甘肅四通水路滙集九省人口六十萬實爲中土最要區風俗豪奢人氣慓悍曾左諸公平粵匪多用是間兵子獨不知洞庭岳陽黃鶴鸚鵡諸勝蹟乎余游意勃然乃約終北京廣東二游則一帆溯長江因付著書數部令爲名士先容士源維藩來過曰昨日福州砲臺擊破法艦二隻余曰鼓舞衆憤振作士氣不以少挫屈不以少勝驕要全勝於百戰之後如經甫所論則必可得其當也後聞之訛傳唯勅諭載起事或僞奏捷欺誣罔亦甚

廿七日 七日 與紫詮耘舫觀丹桂園劇場方演死諸葛走生仲達跳身旋轉刀光燦閃使人不可端睨余笑曰練熟至此兵始可用紫詮曰天地一大劇場唯冷眼看過爲瞭人達士耳次演寡婦訓子嫖漢挑婺婦畧同我邦雜劇唯服飾華麗珠玉爛燦我邦所不及夜文夫與堀井常三沼崎甚三二姓來話文夫掌會計曰

自發東京已費二萬金余常論我邦海島急于海軍而國計有限不如併陸軍爲海軍蓋已軍於海無不可軍於陸之理也

廿八日 八日 曾根俊虎來曰明日乘天城艦觀福州戰迹因托木村信卿所囑書柬寄何子峩信卿坐爲子峩製日本地圖下獄寃白日子峩已西歸故囑余致意子峩何意此戰子峩嘗管造船局當戰發狼狽奔竄爲物論之所外人間禍福何常之有爲之慨然

廿九日 九日 姚子讓范鑫泉朱莘田來過論中法曲直余曰以强敵强而後曲直爲老壯若以弱敵强雖直亦老趙宋於蒙古朱明於國朝以弱敵强故不競而已俄國重武皇子皇孫亦皆入營學兵學成爲隊長而後將校積功累勞始授將帥今中土募無賴惡少不敢齒人者爲兵以是敵歐兵此雖直亦老者二子又不言後與二宮姓步公園園爲洋人游步而設者大江當前坡陀遊邐花卉斕斑爲勝游之地門置警卒以中人垢汚大損園觀禁入觀是夜洋人奏樂樂中驟雨傾盆滿場狂奔衣袂淋漓馳車疾歸

三十日 十日 張經甫與其徒孫燕秋梅鎭藩梅間義來過余論帖括之無用科擧之無益不如彷歐米與大小學校以講有用之學經甫曰余屢爲當路論此等事諸言如醉余確執戰論固非有一勝算庶幾是輩經一番挫折翻然易轍從事於此耳與諸客過大倉洋行吟香亦來會二宮赤羽定教二姓優待饗華饌定教曩赴濠太利亞街奇會曰此地英國所殖民盛開牧場尋開金礦遠近會至呼曰新金山配桑港金山分爲四州英遣特權官辨分管四州競力開拓一州設鐵道一萬尺一州更設二萬尺駸駸乎日趨殷盛鬱爲文明大都此會州人大悅我邦貨物開場日握日人手祝曰他日獨立首發專使訂隣交其不甘英羈可知也土番鼻梁穿兩孔插草花爲飾見外人殺之食肉

三十一日十一日 約經甫觀扶桑艦。余從二宮姓及濯皆扶桑艦。因平野姓見松村少將。少將方至自長江。展横巻地圖及英人測量圖。談金陵鎮江漢口各埠地理風俗。頗詳悉。午後經甫率子源聞鷞而至。少將遣哨船迎。田邊生爲舌人。說示大砲電燈蒸氣諸機器。經甫每事詳聞。新製諸砲。又能諳砲名。其平生用心外事可知。中土士人耗精科擧。不復遑及他書。經甫獨用心外事。唯生長滬上。未嘗一乘軍艦。經甫猶然。況其他乎。

九月一日十二日 與吟香訪王紫詮袁翔甫。皆不在。抵郭外一舍。群工糚製銅版諸書。書多四書五經註解。曰銅版縮小。擧生私攜入試塲。中土未有銅版。此間所販銅版。皆出于大坂書肆。出示銅版地球圖。木村信卿所新撰。極爲鮮明。信卿刻苦此圖。地名一用漢字譯。每埠記航路距離。此別出手眼者。

二日十三日 淵耕三來訪。曰神戸別後。航度朝鮮。五日前西還。問朝鮮近事。曰是國民貧俗陋。無足語者。買鶴載歸中土富貴家飼鶴。可以爲奇貨。夜赴耕三之邀。愓齋亦在。曰法虜滋擾以來。深慮子異服觸衆忌。馳蕭勸去杭。又難余北游擬取途內地。曰此間忌外人。盍取捷海程。言至懇々。小妓演歌曲。余問曲名。曰出關曲。詠伍子胥遁楚者。余咲曰。果然蘇妓。上海尤重蘇妓。一客胡姓。徽州胡開文族人。在此開墨莊。

三日十四日 紀伊鈴木梅仙。囑余其所製墨數笏。求中人品評。因訪胡氏。示墨嘆定。胡氏出觀乾隆御墨。李中堂用墨。要價極貴。更取大小二墨曰。此與梅仙製墨品位略同。問價。曰四百文。梅仙蕩盡家産。講究製墨之法。而最良精墨。與胡氏四百文墨同品位。此亦不中一噱者。過吟香談是事。曰梅仙病墨無光澤。至和海草自誇得妙。余數駁其妄。梅仙怒不復通。余藏古名墨二笏。有栖川親王遣侍臣購取。一笏價二十金。梅間勇祁楚材張愓銘來訪。愓銘經甫十三人爲

余淨寫文稿。小楷爲試業。一故業科擧者。無不能小楷。

四日十五日 爲先妣忌辰。請僧無適誦經。設淨饌。招愓齋及二宮平野二姓。是日扶桑艦饗在滬邦人。余以忌日不會。晩間與二宮姓及濯散步。望見扶桑艦燈火星羅。棹小舟往觀。會賓六七十名。艦卒創意。以凡百器具模造人物故事花卉蟲魚狀。意匠極巧。張帷幔設戲臺。衆代份糚就塲演雜戲。艦卒遠航苦無事。故時擧此等戲。因思往年俄國使節布恬廷抵長崎。饗筒井川路諸官。演戲以觀。當時衆訝軍艦無演戲之理。何知此等事爲軍艦常事。

五日十六日 尾崎行雄本多孫四來訪。皆新聞社員。聞中法之警。來觀者。曰我邦福州變後。海陸練兵。不避三伏。發軍艦各港。爲局外中立之備。而此間晏然。却不似我之騷擾。余曰安祿山之亂。嚴太宰府之戍。狡爲思遑。蓄有其徒。如之何可無所備。

六日十七日 與關口姓訪經甫。經甫示時事芻言及上左曾二公論時事書。議論剴切。唯其論外事。猜疑大過。中人論事多不得外情。不獨經甫然。共過子源不在。觀也是園。宋人舊趾。有園池之勝。啜茶雅談。雲氣忽惡。恐雨至。辭歸。比出城。果大雨。二宮姓來話曰。李中堂請帑藏四百萬金。率四方富商。開招商局。通各埠輪船。將以收外商壟斷之利。擧行不幾。弊竇百出。遂得五百萬金。賣之米商旗昌號。各埠海關税局。擢外人督税務。曰若用中人董之。則姦濫隨生。不勝其弊。此等事與我舊幕末年開長崎傳習所。横須賀造船局。糜財巨萬。耗無其功。一般。

七日十八日 抵公署。見安藤領事。領事游學法國。涉外情。曰東洋各邦每與洋人生事。必賠償了局。今中土不肯賠償。可以少吐氣者。余略涉歐學。會此大變。眞百年不再者。唯中人承大平之餘。百度弛廢。未知此事何所歸着。勸余北游。余

本擬待法事平定而後北發而平定不可期乃決北游
八日（十九日）訪紫詮小酌曰余欲再遊貴邦不復爲前回狂態得買書資則足矣
余笑曰先生果能不復爲故態乎紫詮大咲紫詮不屑繩墨局束以古曠達士
自處李中堂曰紫詮狂士也名士也六字眞悉紫詮爲人訪吟香有一客見余
序瀾曰薩商岩村氏間來故曰上海以法事殷物價下落余將就米商購木材
上海仰木材米國猶我國仰鐵英國中日豈乏鐵與木材乎而仰之隔海殊域
無他由以人力與以器械之異而已過本願寺見無適出飯共訪關口姓夜話
九日（廿日）見奥書記（清輔）曰奉命視察各國商況與吟香午酌就床臥談會經甫率
范姚梅三氏來訪吟香名藉此間四人大悅再酌吟香間左相有何勝算經甫
曰左公老將福州多愚舊部下此一事大足恃夜伊東少佐（祐吉）來曰福州砲臺
誤擊英艦傷士官一名水夫四名英觀法事方急不復論是事

十日（廿一日）王夢薇書至評余刧灰在吟二集曰造詣極深唯有間不洽律處竟
是東國通病老師曲園亦屢言此事若與中土作者游從時月便自知其三昧
余見蔭甫先生請反棹日小留門下受教先生忻然不敢拒惜匆卒歸棹不遂
是志也夢薇善書畫贈畫附潤筆例此錄曰壽序碑文堂記六元斷體倍之傳
序銘跋別議隷書扁聯兩元屛碣畫屛三元扇面半元同郡石渠老人鑒定嘗
觀陳笠庵潤筆例亦畧同一便面半元文字活計亦豐而夢薇藹然恐囑者不
多乎
十一日（廿二日）定教邀飲奥書記松野（直之）福原（英太）鈴木（忠視）岡（正康）峰（貫一）吟香及余與
焉酒半小眩偃臥別室始復我邦人貿易海外上海爲最盛而三井廣業大倉
三氏以外推吟香氏樂善堂吟香廿年前游上海寧波熟中土事情其開樂善
堂販漢洋藥方及東刻書籍開別店漢口福州其業日盛方今歐米諸國盛通

商道曰致富強安得能逮商事如我吟香氏而通商各埠網海外大利如歐米
人之所爲乎
十二日（廿三日）熱甚讀救時揭言初余覩紫隧子引經甫條陳書請一見經甫曰
此張香濤任兩廣總督時草意見所進與今稍異持論其培材經武裕用治民
諸篇適切時弊大爲有見唯其策外事大旨猶我三十年前儒先論海防未爲
得其要其言與今異持論或指之歟此游見士人亦多語及外事茫如霧中唯
經甫慨然用心時事眞難得之士館人供西瓜色白一嚼頓覺其冷肌骨
十三日（廿四日）余充三百元蘇杭游資中途反棹猶贏百餘元乃囑吟香購取宋
金元明諸史以下五十餘種是日粧爲兩匣托輪船東致余老矣且眼不明多
購書不必讀唯三世書香不可不培殖待從游子弟不可無書籍余常語諸姪
曰余無望當世將得千金重修鹿門精舍擁萬卷擬萬戸侯他日能遂斯願乎

否中土書院皆大官豪富捐資營築以聘名師教子弟者我邦無此等事唯天
使余有壽七十此願不難達也
十四日（廿五日）昨來下瀉上廁五六次稍疲過樂善堂晚飯余語中土城市隘陋
吟香曰吾思中土上古㳘賊橫行寇害不止故聖王之治首築城壁以護人民
人民已虞寇害爭家壁內勢不得不隘陋余曰車並九軌見于左氏四墉百雉
見于毛詩周時豈同今時隘陋乎吟香微笑曰子亦醉六經毒者不覺噴飯
十五日（廿六日）奥書記設饗宴會者九人衆論陳所以盛貿易各有所見吟香曰
東貨來此不過石炭藥品海帶乾魚數品皆天產物算人工勞力所贏幾何不
如盛開百般器械以製作品充貿易之爲大益余以爲盛開百般器械製造物
品者歐米諸國之事非得其術則不可爲方今急務在盡力國本盛開天產物
以充貿易也飲入夜忽見四坐明如白晝衆皆曰扶桑艦試電燈披戸出觀林

立帆檣鱗次市街瞭如白晝而光影青晶與電光一般電燈供暗夜照敵營正砲準之用役電光爲斥候奪造化之秘至此而極矣

十六日（廿七日）訪士源不在過子讓見其叔則夫及毛南坪（文彬）徐古春（圖成）古春老醫好交文士俱出西門雇車就城湟而馳四望塍田過招商局見耘耡夜平野武田二姓來過曰法事方急外商以商賈不行開會議請各國居間調停又曰中土不宜告開戰故法艦入香港買薪炭糧食繕軍艦不異平時余曰公法不行東洋假令中土宜告開戰不得禁局外各國賣兵器且局外各國固持中立法中土亦將買兵器何國

十七日（廿八日）聞梶山少佐北航往見請同航曰余先發告公署掃舘舍以待乃約與與書記繼發杉田（定一）秋山（誓三）二姓來見秋山爲藤田一郎義子曰家翁憂中法開釁命兒赴北京見醇親王贈金表微志余曰善此亦忠類子輩來此又曾見中土士人乎曰未乃使濯伴二姓詣正蒙書院見張經甫

十八日（廿九日）聞曾根氏歸自福州往見問戰事曰法將孤拔將六艦進戰次將利士卑將五艦在後策應事出匆卒萬砲電發中兵不遑一發砲死傷千百二將奏全捷徐々率諸艦出海口戰後二旬海面死尸無一撿收者洋人見之曰殆無國政也問何子峩曰造船局兵火蕩然見子峩於一舍顏無人色其棄局而遁有官金三十萬爲潰兵所攫去其漫無紀律槩是類

十九日（八月一日）松村少將來過曰米人已刊福州戰記據其言云法艦不絕突烟凡三日而中艦不敢爲備凡海軍與敵艦對將校每十五分時間運器械不令敵乘間中艦懈備如斯宜其取大敗法艦新創大砲每一秒時發四百彈勢如百雷並發故烈戰僅十五分時間能碎七軍艦三砲臺一造船局勝敗速決如此實古今史乘之所未曾載記先戰諭中人及各國人在埠者曰不抗者不敢

害戰畢發哨船報捷各國諸艦諸艦皆遣將賀捷孤拔引見作圖指示戰畧泰然如常放水雷火尤爲危險將校任是事者皆分必死米艦見五兵士傷水雷火船遣水夫救出氣未絕其人曰隊將傷在下室義不可獨免隊將亦曰寧死不離此船將士之重義如此

二十日（二日）經甫問奕來過携詣本願寺見孝順無適吟香及秋山杉田松本關口諸人來會暢談半日過滬報館見蔡紫黼（爾康）中土法不得刊日報唯滬報申報洋人雇中土學士所編故不得禁止二報日刊三萬紙可知播布之盛唯議論無一定旨義且閱記雞籠福州二變道聽塗說訛謬極多足見探訪之粗紫黼姚子梁故人滬報鉛槧出是人手

廿一日（三日）微陰雨意余來上海日投陳理事（養源）書求見邵道臺（友濂）不報經甫屢言道臺是日從經甫往謁入轅門下轎侍者通刺筱村禮帽出迎儀容甚肅延就別席饗點心洋酒請作書紹介辇下名士曰諸問沈梅史官何地曰梅史爲僕僚友今官陝州音書不絕余約梅史是游乃囑邀致一書一酌辭出禮節至殷更過經甫余曰僕本擬見邵公陳所見供採擇又恐交淺而言深重犯左右默而退盍姑退左右使僕終其說經甫曰諾余曰法寇日深目下岌岌如坐漏船入深淵不知李中堂公策將何出曰中堂任重寄廿年糜國財不知幾百萬而富強之功茫乎捕風如吾兄所見朝廷特以其平粵匪功大不敢加鈇鉞而已其所任用皆奔競小人輕佻俗吏人心日離國事日非今日之事皆此人之所爲余曰此豈中堂公一人之罪乎中土承平二百年文恬武熙人事苟安中堂公欲振刷弛廢奮起頹綱興富強之治而滔滔皆是何處得人材任大事乎僕尤所服於中堂公一聞朝鮮亂徒火弊邦使館授旨一二腹心直發軍艦擒大院君坐使日韓二國寂然無事此所謂疾雷不及掩耳霹靂手段者非中堂

公則誰思及此等策乎顧法人以中土爲無能爲若使中堂公決大策以霹靂手段出彼意料之表則可以得要契也傳曰國有大事則大臣越彊而謀今也國事方急中堂公盍奉醇邸若恭邸使於法國見大統領詰責中土何所負法國而出賠償法國何所怨中土而冠雞籠福州就條理之所在而究曲直之所歸則可不解兵而顧局也曰曾侯在法國廷爭此事窮言極論無所不至而彼侮慢愈甚無復爲於此也曰此輩紈袴直爲法人所玩弄中土有大事委樽俎大任一二紈袴此所以愈至不可爲也曰曾侯謹敏達洋學明外情大爲可取曰僕外人不知曾侯爲人如何唯曾氏論爭曲直法廷不省此僕之所以策中堂公奉醇邸若恭邸使于法國以霹靂手段出彼意料之表也曰子策非不妙唯醇邸今上生父不肯賠償實出此人恭邸矜貴專對非其人豈任大事乎曰奉醇邸若恭邸特借親王名號而已親王尊降皇帝一等可與彼抗禮無讓若

夫折衝樽俎以辨彼此曲直中堂公之任且法人服我言知所悔則固善矣若不服我言則姑請休戰直赴普英二國說法人乘中土承大亂初收上下困弊之餘無故構難悍然逞虎狼之欲不特爲中國之巨患抑又非英普之長策法爲普深讐英亦不悅法人得志東洋彼固思立功於中國以勢壓法人況中土命親王陳國情請其居間爲謀豈有坐視彼無故搆難魚肉中土之慘乎若彼不肯所言則直航米國見大統領虛心問策所出則米國強大殆敵全歐觀中土審窮命親王大臣萬里問策不敢輕答必開國會問策國內紳董蓋米致強大無他以新築七千里鐵道盛開桑港通東洋之貿易也故彼待中日二國特爲懇至策投事變爲英普之所不爲所以厚交中土也必矣此三者一得要契則不傷一卒而中法歸好也若夫鑿斯池築斯城與民致死不去此忠臣義士百策共盡進退維谷而後所爲若是三者不一得其要契此天事人事一至此

極者於是率天下之義士鳴法虜之罪委成敗於天大義之所在致死無貳出今日之所爲未爲晩矣抑僕所畏有大焉者粤匪雖亂賊要之中國人彼與此亡所謂楚人失之晉人得之者無所得失也今也凜乎坐漏船偷一日之安無出一偉策濟目下之急則分裂爲五胡之割據統一爲蒙古之臣虜唐虞三代禮樂制度文武周孔文物典章蕩然掃地代六經以新舊約書代五教以十戒代聖廟以禮拜堂驅億萬直道之民行洗禮拜十字架猶今之印度奉英安南奉法此豈食其土之毛者所忍爲乎僕在日東目擊歐米事與以來治亂興廢之故畧知東洋所以致今日之難已以疎狂爲當路所外常思一遊中土見一有心之人反覆討論以求中土爲西人所凌轢之故今夏始航此會法人開是變竊以爲凡事皆有機會唯一二見幾之士乘擾亂之機投風雲之會奏康濟之功如敝邦承積弊之餘一掃立國三千年之陋習建明治中興之基也然則

法人開是變天實降一大幸運於中土也蓋中土承平日久國初良法美意一變爲徒文徒法凡百敝害無所不至此殆天使有爲豪傑之士得一出施其力也抑中土大病在在上大臣曚於域外大勢知中土爲禮樂文物之大邦而不知域外禮樂文物之大邦如中土隣並相望今中堂公奉醇恭二親王一周游域外目擊彼之致強盛皆出講格致之實學開工藝勵政治盛教化之餘文明之治政法之懿風俗之美人材之良非中土之所能及則其奮然勃然師帥百僚淬勵群司謀所以轉禍爲福翻危爲安果爲如何歐米各國亦嘉中土重隣誼恤國難不敢私議國家大事特發親王大臣虛心降已諮詢同盟各國假令其所請或不相諧亦將感其信輸其誠爲中土策善後之計也此亦千歲不再來之機亦惟在中堂公爲二百年宗社三千億蒼生一出決大計靖大難而已經甫默然久之曰僕爲此事寢不安食不甘惛焉如有所失今聞先生言始知

國事猶可有爲。僕且思之。余曰。先生既嘉僕所策。盡以此坐所筆示邵道臺。謀所以實施。曰敬諾。余策是事有日。將得其人而盡其底蘊。不敢告人。今經甫一聞諒余心所在。中土固不乏有心之人也。酒飯更深歸寓。

廿二日。四日聞吉田書記次郎來自北京。往見。曰嘗見於富田氏鐵助。余已忘之。問法事。曰天津條約法文云即日徹兵。中譯謬以即日爲卽一字。竟致今日之滋擾。法人明知誤譯之故。要求賠償八百萬磅。則過甚。又曰天津條約已成。逮劉永福已亡。乃刑妻孥。及約敗。超拜永福提督。委一方兵權。永福粵匪餘黨。與其徒遁安南。勢日豪橫。法人之劫安南。國人不服。戴永福。鳴法人之罪。戰亘二年。遂至累及中土。永福以一流賊能抗法兵。法兵亦無如之何。名義之所在。人心之所歸。蓋有不可力爭者也歟。梶山少佐來。別杉田秋山二姓。從少佐北發。杉田囑余詩稿。請經甫題言。獄中詩。居半日。與同志唱自由說。下獄三次。至夜暴風雨。

廿三日。五日與吟香赤羽田邊松本豐島平野姪濯赴經甫之邀。狂風暴雨。坐轎抵館。如坐舟。經甫與子讓問樊禮帽迎門。案陳筆硯。瓶挿花卉。徒弟六七交出筆話。既而酒出。海錯山珍。爲西航以後盛會。日晡會散。吟香以雨甚宿余館。余交吟香日淺。唯壯時游學同其年時。四方舊故。一半同學。對床笑談。不覺天明。曰余三十年前從伯奔氏來此。實欲就學賊而成大事。今則老矣。爾時此間所交文士。唯存張魯生一人而已。

廿四日。五日三菱郵艦入埠。曰十五日東京大風雨。十七日長崎大風雨。昨在洋上逢大風雨。休輪終日。乘客昏眩。無一起步者。後聞本月九日香港大風雨。凡歐法大風雨。必電信通知各埠。爲之虞。大風有隧。果然。赴蔡氏藥舖餞惕齋東航。筑前人松藤姓次郎來見。曰創社販蠷貝中土。歲輸六十萬斤。每百斤直十二元。蠷貝俗曰揚卷。西海所在產之。

廿五日。六日邵道臺贈洋炬乾肉等四件。館人曰中土贈物。却其半。投金价人爲俗。余曰此東土所無作壽謝之。渡邊書記與三來見。余問北京何狀。曰法人生事。當路洶洶。唯閭閻不異平日。擬明日北發。詣公署見安藤領事以下。夜二宮平野二姓來助濯理裝。館人出李中堂書。求余言。乃書其後曰中堂書不合法。豈英雄不屑書歟。其人不滿。

廿六日。七日經甫與姚葛梅三氏來餞。出酒。經甫有送序。稱余奉醇恭二邸使於法國。策曰惜中土人材汚下。無行此大策者。因問邵公爲如何。曰子盡作書論是事。白余曰。則大爲失體。中土以言語爲諱。雖經甫不免紫詮來別。贈文錄外篇。曰余平生所見。盡此一書。觀經甫送序。至奉醇恭二邸一段。稱妙。酒間草序以贈。曰鹿門義俠士也。余蹭蹬半生。晚得紫詮經甫二人。爲海外知己。可

以少自慰矣。曾根岸田關口豐島赤羽有吉虎者葛西長四世古朴介森常太僧孝順無適一也來餞。夜招耘劬酌。有送詩。

觀光紀游卷四終

燕京日記

南摩綱紀題

序

余東遊交天下士。獲直於友者蓋鮮矣。因疑人情惡直。直固無惡於人也。國無直臣則喪其祚。士無直友則喪其德。實直不暇而奚惡焉。歲甲申日域岡君鹿門來遊。介姚君書識余。口不相習。以筆語焉。每見輒盡十數紙。君好詼嬉。與所到。獨狗傑藐土木軒冕蔑如也。終日相對無聲。息維謖謖紙筆聲與呵呵狂笑聲相間。不止。若意有不慊。則筆間便颯颯挾風霜。君之來也。値法禍與。君切憂唇齒之義。語及時事。慷慨激發。酒酣耳熱。勃勃不可遏抑。間吐驚人語。侍立者掩耳閉目卻走不敢聞。而余怡然不爲忤。且歆聽焉。人或尤余。余曰。岡君直友也。岡君寧維直其道於友。且將直其道於天下也。岡君以文䫫余。余蘸之潤之。余不自爲僭。君亦怡然不爲忤。且歆聽焉。岡君寧維直其道於友。且樂其友直其道於已也。人或曰。岡君則然。爾子何不直其道於東邦乎。余曰。岡君遊中土。

親目其狀。慨乎言之。余於東俗雖亦有聞。未目其實而妄言之。非瞶聽即盲說爾。且子將使余以口舌爲報復乎。則岡君固深愛我邦者。岡君一日請屛左右。謦余曰。寇深矣。策安出。余願聞君曰。請於　朝發重使。假特權命若李曾二公者。輔親藩以行。直詣法廷。明是非曲直。法必聽許。而親藩習外邦事。歸且有大裨益。余曰。是誠良圖。已然余方以狂直觸時流之忌。動手觸擧足陷羅。故屛居教授。期與同志講是義。以竢諸異日而已。若使貿貿焉持君策語人。其不爲獻璞而刖足者幾何。方言是時。君頰赤髯張。意色渥摯。燭盡硯跋。刺刺不肯休。及聞余言。爽然若有微慍者。君今將遊京師。余媿不能直君言於　朝。於君行也。文君之言以爲序。京師輦轂英豪輻輳。公卿咫尺天威。必有能直君之言於　朝者。苟遇其人。盍以余文示之。

大淸光緒十年甲申仲秋之月　上海　張煥倫拜手謹序

序

鹿門先生將游漢土。辭下諸名士壯其行。張祖廷讌上水閣。華賓楊惺吾姚志梁黄吟梅以下會者八十餘名。一馬亦陪席末。有起而言者曰。往年竹添漸卿游漢土。入燕京。歴燕趙之郊。登秦長城。望塞外莽蒼曠野連天。出函谷關。經蜀棧道。拜劉先主諸葛武侯祠。一帆下巫峽。過灔澦瞿塘。觀彭蠡洞庭之湖。躋岳陽黄鶴樓之壯觀。而出上海。著棧雲峽雨記。紀此游。李中堂及俞蔭甫先生序之。中外傳播名籍一時。朝廷擢任外務省。攝朝鮮公使。旄節扈從。輿馬駐劄韓京。士林榮之。今先生以文章氣節自任。所著尊攘紀事米法二史。文辭簡核。議論適切。盛行天下。每一題至。手立草千百言。鏘然鏗然。皆爲金石之音。觀者歎服。以是技游中土。中土士大夫待先生。有加漸卿。而無不及也。他日東歸。拜高爵列膴仕。徘徊廟堂之上。如於漸卿今日也必矣。先生惕然不敢當曰。僕奥羽鄙人也。往年奥羽抗六師。僕在其藩。已不能畫一策以靖其亂。又不能棄一命止其逆。今也聖主體與群賢聚進。盛節偉業。意氣如雲。僕亦曾讀書。畧知廉恥。縱令薄技有可録。爲二三巨公所拔擢。復何顔汚朝官塞賢路。恬然自安乎。僕此游一目中土文物之盛。宮闕之宏。江河之大。嵩華之崇。以少遣遲暮之感而已。子期僕以漸卿之榮達。非特僕所不勝。抑亦僕之所敢不爲。敢辭。嗚呼先生豈以區區利禄爲心者乎。一馬侍側聞先生言。私慨世淺視先生。遂序以送。

明治甲申五月　　會津　齋藤一馬拜序

觀光紀游卷五

燕京日記卷上

宮城縣　岡千仞振衣　撰著
姪　濯萬里　校訂

古人曰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余兀兀至老所讀不下二三萬卷此游北窮幽燕南及粵南此亦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者而頭白道路無一所爲獨不愧公孫弘笑人柰寔乎卷成會得韓地電警慨然投筆滬上廣業樓燈下于時甲申十二月十三日

九月廿七日 八月九日 同奥書記峯小宦 信介 二姓及姪濯乘輪船武昌號發上海峯與氏屬員小室日報社員二宮關口田邊豐島光元及僧孝順無適送至輪船船劃三室奥峯二氏占上室余與小室及濯占中室同乘者百餘名皆中客中客鱗聚貫皆占中室蓋不欲伍歐人也正午開輪出吳淞江口砲臺亘十數里面海一方雖頻變後所增築不見一軍艦曰移繫長江口以備法虜濁浪排空四望森漫已而夕陽沈海冥色遠至唯見候臺燈火燦然照海

廿八日 十日 天日晴妍海波熨平諸客皆曰秋間多暴風平穩如斯眞希遇者甲板上仰臥竹榻讀莪園文鈔其論海外大勢剴切確當大快人心余視紫翁溺毒烟輒稱病苦以爲非復前快人何意腹中有如斯議論也唯翁涉彼大體未究彼學術故間有論不透者如論我邦爲徒學歐米皮毛則是也我邦免至今日無他以學得彼皮毛也若夫神髓豈一朝所學得乎

廿九日 十一日 西北望連山層起皆山東沿岸諸山或曰泰山入芝罘港小船上岸抵公署見東領事 次郎 上野書記 專一 延樓上酒飯公署新築一棟洋製日朝議擬新開航路自釜山仁川經牛莊天津抵芝罘再歷韓地東還以盛三國貿易芝罘一名烟臺與登州相隣每春夏往往現烟霞樓臺故有此稱東坡有登州觀海市詩爲世所稱也久矣本一漁落鑓山脚開市場遠近移住人口三萬餘物產繭絲麥稈豆餅麥稈供製帽豆餅供糞田出入輪船歲踰六七百海關稅三十萬洋元云

三十日 十二日 出觀市場塡海構屋街路四達歐米公館屹然負丘埠一臺聳起山上曰望見輪船指港口則表旗使人爲備貿易埠口皆有此設山背大石突起二三丈著地處僅一二尺岌岌乎危石面刻造化奇觀四大字傍一石刻劉九標康熙年間所題七律過一鄽台順號寧波豪商葉王二氏所設寧波爲互市場最舊故各埠商賈多寧波人云東領事饗洋餐英人堅禰爾與焉談及索耳氏動物變生論曰往年在澳太利亞親見土蕃生長於群猴中毛髮蒙茸變爲眞猴亞弗利加那答臘多有動物學士養二小猴與童孩群處飲食言語一如群童所爲後授學術技藝知覺舉動無一異人唯面貌稍異耳此二事可以證索耳氏說不妄

十月一日 十三日 氣候頓冷始着袷衣致邵筱村書見方道臺 汝翼 權借人家設衙署極爲隘陋余將出兗州拜闕里聖廟問道路所由佑民曰兗曹沂觀察以爲子游道地路寓嚮館人雇馬車日日來馬卒多應官募爲兵一車非給七十錠則無應者一錠直洋金一元四十錢余隨姪濯別屋舌人須車三輛此非老措大所能給乃止午後伴白井姓 新太 出觀城隍廟村優演劇士女堵牆余與濯立觀滿場注目盖邦人來此一般洋服此間人始見東服也郭北門題曰雲錦門側兵營題曰有備無患群兵箕踞門外吹烟食果相顧笑談有兵如斯未爲有備也就壁而右陵埠繚繞一竿標十字爲耶穌堂一園爲洋人墓域攀一坂有道觀占顚增扁曰玉皇亭臨觀全港洋艘錯落市街縱橫群峯擁其背地勢甚似我長崎道士出接供茶米問秦碑曰今不可知題詩書示不解乞錢投一

元右折下山入市街。里巷斜歪，道路畝仄。是地開埠始爲都邑，而街匯漫無制度。牧守不用心此等事歟。家屋皆積石塗堊，洋館以外不見一架樓者。

二日（十四日）一華客因東領事求見，曰吳緯堂（王源）。自言絶志仕進，專修實學。問其所業，曰出入洋館，掌往復文案。前年從米人航朝鮮，草條約書。因問米韓二國事，不甚明瞭。佑民來訪東君，設茶菓洋酒款待。余曰法虜猖獗，小人爲中土寒心，不知此事何所歸着。佑民沈吟久之，既而曰今日有公事，卒然辭去。豈嫌與外人談時事害國體乎，要不解事體者。

三日（十五日）東君饗羊肉月餅。曰今日中秋，方道臺所餽，稱曰節敬。中土公私應酬事，盡文有節敬、贄敬、修敬、炭敬、別敬、賻敬、謝敬、壽敬、祝敬、氷敬、使敬、賻敬。敬餽物表敬意之謂。余笑曰何敬多類。東君曰節敬極爲厚意，唯每贈遺投金使人，使敬是也。真不知敬爲何義者。入夜忽聞鉦鼓齊起，吶喊四發，余驚爲練水軍。曰俗中秋群船放爆爆，有大小無異大小砲，轟然至夜半。

四日（十六日）方佑民爲余作紹介天津道臺書，以寄館人，請給金。其使問何故，曰使敬無謂，亦甚將發，祇以待。既而表旗東上野二氏出送岸上。船號重慶，不類洋製，恐成於福州造船局者。出港口，轉針北駛，怒濤如屋，不勝惧惱，一吐就寢。自上海至芝罘洋海曰黑海，我九州西北洋稱玄海，玄海黑海異稱同義，必有所由也。自芝罘至天津洋海曰渤海，我邦昔史渤海使聘往來不絶書。按日本史，渤海本靺鞨，延袤二千里，其土極寒，不宜水田。有大祚榮者受唐爵命，爲渤海郡王，始去靺鞨號，專稱渤海，今不知何地。晩餐薄粥，船動愈甚。

五日（十七日）海水皆濁，知其近白河口。小泊待潮滿，機車鉤取艙室包米，移載他船。自此河口故減積貨，以輕船腳。遙望旗幟林立，此爲大古砲臺。其東一帶沙汀曰北塘。英法之再舉，自此上岸，出砲臺之背，前後夾攻，中兵不戰而潰云。方與土工增修砲臺。白河比黃浦江更隘，而輪船來往略無礙碍。岸上漁村塗泥爲室，穿竇出入，殆陶復陶穴，未有居者。日晡潮落碇泊，問地名曰新莊。

六日（十八日）平明開輪，江流屈曲，望見傑厦崇宇映朝暉，是爲天津。輪船接岸，架棧出入，猶上海然。鄭書記（永昌）、佐佐木（司太郎）、松原（岩二郎）二姓來迎，抵公館見原領事。酒飯就一間室安頓。行李佐佐木姓導觀租界，康莊四達，左右植卉木，各國公衙高揚國旗，互競宏麗，而洋鄽僅僅十數戶，他皆招商局貨舍。行里許，沿江西折，望城壁屹然。道路狹隘，人馬旁午，舍車而步，至帶河門，市店雜沓，穢臭衝鼻。覺頗精溶溶。出門沿壁右轉，並戶皆業攻玉，中土重珠玉，玉工極夥。見一書肆，書多爛熟本。轉出河岸，望見有物堆積如陵阜，亘二三里，問之始知爲食鹽，露積沙上，不蔽雨雪，直隸及新疆中部皆仰此鹽云。發方佑民書，求見盛道臺（宣懷）。

七日（十九日）朱舜江（然溢）來，曰盛杏蓀期明日在衙侍臨。舜江，李中堂客，管東洋事務。曰十四年前東游，購得族祖朱舜水著書。余知其爲餘姚朱氏，問知拔夫否。驚曰何緣知我堂兄。乃告曩過餘姚見拔夫，與伯輝樹聲訂交。舜江稱奇遇。夜與原領事酌，坐客花岡姓（圖）曰，前年過鐵門關，抵承德府，康熙乾隆二朝避暑處，有離宮，同治帝避英法之難於此。長城以北家屋隘陋，面陽穿土，隔蒲伏出入，野皆青草，不見一樹木。至冬燎馬糞取煖。土人不知字，問人名地名，輒曰問諸先生。先生謂官吏也。見余書字，聚觀爲異。不知日本何國，出圖指示，猶尙不解。愚魯概是類。唯身材偉大，鬚髯虬張，馳驅原野，格殺猛獸，噉肉寢皮，膽氣之雄，筋骨之強，大異中土人。

八日（二十日）伴佐佐木姓出觀大艦俄艦，巍然如城。路上堆積物貨，役卒蟻集，皆南貨輸直隸及北疆者。見茶匣山積，曰俄人購取北輸者。岸繫三軍艦，一隻俄艦，二隻英艦。日軍艦至氷迈，艦上覆屋爲萬間廣廈，架梯出入，無異在陸。舟度

前岸皆農家家屋至陋塡土成瓦狀曝之天日積爲四壁高丈五六尺葺以茅茨貧寠者束麥稈爲屋表面塗泥僅蔽風雨北土乏木材故家屋專用土瓦以大小麥及白菜爲常食白菜我邦稱山東菜者尤適土性隴上設桔槔汲河水灌畝如水田葉莖沃若尤爲佳味見一積瓦爲塚狀者塚上有兩池深二丈餘設機器汲河水注上池疏至下池潴然清泉更設機器轉注大甕爲飲水此地飮炊皆用河流點礬除昏濁相戒不飲冷水蓋虞礬毒也上海亦然

九日廿一日　坐轎從鄭書記訪盛道臺舁夫四名一卒騎而導窄巷旁午卒揮鞭叱咤始通轎子入轅門卒入通刺一禮帽者出揖舜江在曰道臺公方理官事少間杏蓀出見肅禮就坐問游何地答嘗游杭蘇曰蘇州爲余鄉見何人余答不見他人物唯窩留園之盛曰園實爲僕家園余書示留題詩杏蓀曰今日相見殆非偶然既而曰法虜猖邊國事日急日東與中土爲唇齒先生有策請見

教余不妄對曰鄙人在國常慨中土輒受外侮將一游見有心人痛切論是事唯以萬里游資十一窮措大所能辨經營累年始舉此游會法人生事私心竊謂振起百年衰替轉禍爲福實在今日唯鄙人未見高貴諸公時見一二士人榮淡淡漠漠不以家國爲念故不敢妄談大事今閣下一見不陋鄙人披心腹問及國事鄙人不敢不一陳所見杏蓀改容余因舉一二所聞杏蓀慨然且曰今有公事明日設饌請臨乃歸寓命濯寫取滬上日記與經甫論奉醇恭二王出使于歐米列國段又取經甫時事芻言每條論駁其迂謬及其所未論到痛論中人不達外情不覺夜深

十日廿二日　正午抵道臺衙者杏蓀曰待久設饌豐渼禮待殷勤曰法虜無狀神人所怒若貴國協力中土勦絕之一擊之下不爲難矣余曰此鄙人廿年前論尊攘之義時之見已陳在昨所呈陋著紀事弊邦孤島小國訂交歐米以來惴惴焉唯不免之懼豈可無故協力中土結怨法國乎顧中土兵端已開勢日凜凜如坐漏船涉深淵不知中堂公策將何出曰中土偃兵二百年何料衰替一至今日余曰盛衰循環廿二代無代不然顧康熙乾隆四征不廷統一新疆振威宇內爲二百年前之事太平之久文恬武熙弊竇百出致其有今日固不足怪焉因陳我邦幕府衰替之極致今日之中興盛氏曰僕耗精神於科舉無用之學後管開設電綫雜事不暇講究外事方今時勢一變不知此後沿革何所歸著余曰自今日而上諸亞洪水以前世界自今日而下諸亞洪水以後世界爲今日之謀宜着眼于此策所以變禍爲福轉危爲安杏蓀稍有悟色是日約舜江四點鐘往謁李中堂鄭氏促曰期已逼乃懷出經甫問答及所評芻言曰余胸臆間蘊悉具此二冊子杏蓀一閱大悅曰此自星宿海上而論起者余曰小人往謁中堂公公問及時事宜直書所見以答不然則一揖而退閣下若嘉

鄙人嘗請取所筆話故紙及二冊子達相公台覽曰謹諾乃辭出至總督衙門垣牆崢嶸屹如城壁入門舜江迎延一室一洋人踵至舜江曰普人中堂公所聘致侍者導入中堂揖延齋寮左右萬卷問竹添井井爲何狀余筆答曰此人小人一再面今不知何狀觀余襲故服目爲古貌古心語滯諸議余曰敝邦列官途不得不歐服小人處士故襲故服邦俗固如斯古一字小人所不悅說曰足下已不悅古一字然則知時務乎曰小人敢謂知時務乎唯時中聖人之道孟子稱夫子爲聖之時者小人私以爲不知時則不可與談學又不可與論時事中堂默然普人促見再三中堂曰他時歸自北京卜間日再晤余曰小人歸途將出齊魯之郊拜曲阜廟再晤不可復期一揖退夜出草與盛氏書備論坐上問答所未悉殆千言命濯明晨往見道臺命手交

十一日廿三日　杏蓀報明日往見面答午後赴朱氏之邀二客曰徐幼巖（慶銓）陸悼

夫。（[illegible]則）惇夫年少有文才。筆話如流。余幼誦水戶諸儒緒言。水戶文學出于朱舜水。而此游過餘姚。見敍夫父子。今又與舜江傾蓋如故。眞奇遇者。入夜歸寓。原領事與福島大尉（安正）別酌。乃賦一詩送大尉。

十二日（廿四日）杏蓀來過。曰中堂公深感子志。唯中土承百弊之後。皇族諸王徒自尊貴。且廟議確持拒絕。無可下手。嗚呼。使中土果用余策。則天下之事。未爲難濟也。顧天時未會。人事未至也歟。因擧蒙叟七竅說戲杏蓀曰。東帝西帝會于中央帝。（兩帝感中央帝之有禮。爲之鑿開七竅。七日而渾沌死。）中土盡借東西帝之力。鑿渾沌七竅。杏蓀大笑。原領事曰。道臺聞子不官。謀余留子此地。子何以得之道臺。余笑曰。渠悅余迂疏耳。擬明曉北發。濯與佐佐木姓理行李。余與領事一酌就寢。

十三日（廿五日）雞鳴發館。傍城堞度紅橋二次。一路高低。車輪翹兀。郭門猶閉。起門卒。良久始開。路出白河上。寒風劈面。天明至楊村。每戶揭旗。書奉旨團練四字。粵匪之亂。八旗不爲用。曾文正募義勇。奏廓正之功。今也法事方急。故倣此例。所在募義勇云。憩一客店。四匝土屋。中設廣塲。繫馬車十數輪。每室二間。累土爲床。下設坑爐。爇石炭取煖。破席敗案。老僕鶉衣。供點心蕭索特甚。自此原田彌茫。播種雜穀。此間白壤。每霖雨。道路蹂躪。已而泥乾。凸凹欹仄。不可行車。乃取捷田上。田主以其害播種。鑿溝阻車。每逢一溝。迂回邪行。車不施彈力。每過高低處。左枝右梧。不爲龜之縮頸。則爲鯉之點額。因謂北京百貨。皆須天津。猶我東京於橫濱。若取石芝罘碎爲礫塊。修九軌大路。車施彈力。御以洋法。則晨發津口。暮達京城。其利人民。便行旅。果爲何如。聞方議通瀛車天津大古間。余謂白河已通輪船。修此間馬車道。最爲急務。午下。勁風暴起。氣候頓變。寒威砭肌。日暮。抵河西務。旅店陋矮。一桌一肉。枵腹果然。被洋氈而寢。風勢愈猛。屋動有聲。恍爲泊風濤中之念。是行扈僕曰胡五。凡百拮据。能體人意。喜長頸得其人。

十四日（廿六日）雞鳴上程。寒威凜冽。襲洋氈四重。猶冷。馬夫安坐轅端。揮鞭叱馬。縱田畦踰丘隴。如不知沍寒爲何物。時窺車外。茫茫原野。不見一村落。此間樹皆楡柳。野生者。不見他木。抵張家灣。午飯。自此村家隱見。時見大路通各村。颺塵暴起。土昏霾。仰不見天日。馬卒迷路。迂行數里。始得大路。人馬絡繹。不似前路。此爲赴通州官道。自天津溯白河抵通州。爲三日水程。此爲官道。入永宁門。此爲北京外郭。道路陷入爲塹狀。道上巨第岌然。猶陵阜然。坂路街巷四達。貼聯句門扉。或曰忠孝克家。或曰勤儉興業。轉出大路。路上塡石。石多毀壞。觸輪生火。車上動搖。如舟行怒濤之中。城壁屹然。仰見三層重閣。巍然于半天之上。此爲崇文門。街上堆土如隄。馬車行隄上。左右市鄽。牌榜丹艧。爛燦眩燿。抵四牌門。右折。抵六條衚衕公署。已昏黑。見梶原少佐。出酒。吳書記（啓太）傳榎本公使（武揚）旨。舍門側一室。安頓行李。

十五日（廿七日）公使晨見。日館內止此一陋室。余謝厚意。伊達姓（[illegible]）來見。導訪張大常（祖蔭）不在。致盛道臺書而還。公使饗午飯。談及函館之戰。曰奧兵無爲。御之不得其人也。如星（恂太）二關（源二）二姓。皆可任方面者。余告熱海貞治病歿。黯然久之曰。共誓死生者。今皆泉下。又曰法國陸兵七十萬。今在中土者。多亞弗利加屬地兵。未足見彼伎倆。中土八旗。稱百萬。今皆不爲用。其足使者。李左諸老將所募義勇兵而已。余不知是亂所底止。余曰然則中土爲彼所臣虜。猶印度阿弗利加於英法乎。曰中土文明夙闢。世出英傑。萬非印度阿弗利加比。且法人亦知此事不可爲。萬無至此之理。余曰中土今日猶我邦廿年前。唯我邦國小亂亦小。中土國大。故亂亦大。曰然。中人自負衣冠文物。不復講自治自強之道。

此亦何異慢藏招盜冶容誨淫乎。

十六日（廿八日）雇馬車出訪諸名士。北京出必馬車。猶地方坐轎。大道四達。規模宏壯。而道路毀圮凹凸為壑狀。聞康熙帝始開京城。城門凡八。八旗各守一門。非有祿爵者。不得舍於城內。此法陵夷。閭閻小民擅構市廛。人戶稠密。道路營繕不以時。每雨潦流路泥。車馬駱駝自凹處往來。一變為壑狀云。出宣武門左折。訪沈麗琴姚子梁舊友。訊蔡詞蕃。不在。留紫蕃書而去。訪徐花農（琪）。曲園高弟。為翰林編修。致夢薇書。延見。筆翰如流。頃刻間累十數紙。訪顧聘耆。其人不文。筆不成語。歸寓。公使招邀。坐有四客。皆衙門大臣。有一鄧姓人（承修）。問知楊惺悟否。余示惺悟紹介袁李二氏書。書中稱鐵香者。鄧氏也。執手稱奇遇。一客問公使瀛車利害。舌人處間反覆問答。顧余問說。余筆答曰。歐米諸國講利。無所不至。使瀛車有害而無利。則彼固不為之。其人默然。衙門大臣。總海外交際事務。

而矇然此等事。我邦維新以前。滔滔皆是。此亦不足怪焉。鄧氏臨去。期余明日來訪。余在天津木蓀蘭。余游留園。稱奇舜江。聞余見朱叔夫大驚。今又偶然見鄧氏。有此奇遇。此亦文章有神交。有道者惺悟曰。鐵香為御史。彈劾不避權貴。雖李中堂亦側目。稱曰鐵御史。衙門持和議者。皆罷。鐵香新自御史轉外務。

十七日（廿九日）晨訪同文館。訪丁韙良。余往年撰米利堅志。囑柳原公使請丁氏序。丁氏記是事。出接。問余見天道溯源否。余曰。天道溯源。天路指南二書。弊邦翻刻。信洋教者皆誦之。曰耶蘇亞細亞人。何謂洋教。余咲曰。亞細亞此間譯曰東洋。洋教豈獨謂西洋教乎。丁氏忻然。丁氏米國牧師。涉各科學術。最精法律學。為中土所延。開同文館。譯洋書。授歐書。實琍瑪竇以後所亡。問年。庚曰五十八歲。住中土廿五年。訪馮申之（芳緝）席瀚伯（淦）。不在。訪鄧鐵香。歡迎出酒。曰法虜猾邊。若貴國重唇齒之義。戮力中國。則彼四受大敵。兇鋒可挫也。余曰。此僕廿年前所見。中國滄桑之變。始知有無貿易為萬國之道義。如醉夢始覺。嚴冰融春和而漸盡。自反不復知爾時何心。因陳歐米各國之大勢。及我邦鎖國一變為開國。致今日中興之明治。鄧氏變色曰。法虜無狀。不可不大懲。余博引經史。駁其為謬見。且曰。中土士大夫不解春秋重朝聘會同之義。鄧氏說鍔沈吟愈苦。曰。中土衰替。非一戰以奮起士氣。則不可為今日之事。不特禦外侮。又可以除內憂。余更轉其說曰。鑿斯池。築斯城。效死不去。此固國君死社稷之常經。今也法既已開。昭十八省於必死之地。大義所在。百折不撓。以練精銳於彈丸雨注之下。一得彼要領。辨曲直。仗名義。以講和。則堂堂之旗。正正之陣。固可為東洋各國吐氣也。鐵香顏始和。氣始降。此日經席論和戰得失。不及他事。因以為我邦米國要請以來。四方奮起。如長藩。遂遇殺長井雅樂。以一其國論。背城借一。每戰敗衄。始悟失計。一變國是。況中土大國。夷視萬國。三千年於今。其至此

固宜也。唯大業一開。百城披靡。萬生糜爛。果能練精銳。一得彼要領。如鐵香子所見否。記以徵他日。

十八日（三十日）中島書記（雄）迎余其舍。明窓淨机。左右圖書。適甚。徐大史來報余示和韻詩。大史改一二字。極適切。酒間發韻二首。每句註本事。余歷觀彭雪琴俞曲園諸人。每句付註。此亦創體。余曰。昨見鄧鐵香論和戰得失。大史沈思曰。鄧君當其局。如僕奉素其位之聖訓。不敢妄是非。余因謂。學者所講何事。語孟二書。半論家國者。強寇在疆。禍逼眉睫。而語及國事。曰素位而行。距學之本旨愈遠矣。麗琴瀚伯來報出酒。秋山生來告。本日衙門大臣召見傳醇邸官。賜酒殽。乃與時雨往賀杉田小諸二氏。在同酌。

十九日（九月一日）訪李恋伯（慈銘）。問我邦沿革。我邦學者。無不涉中土沿革。而中土學士。矇然我邦沿革。譬猶用兵。我瞭敵情。敵瞭我情。非中土之得者。過隆福寺。大

厦兀然扁曰天王殿。酒肆茶館演劇雜戲。無一不有。與我淺草觀音一般。而瀟洒不若闊熱倍之。觀一骨董店。文房器具飾以金銀珠玉。一栽勝花高尺餘。鏤玉爲花卉。宛然如天成者。

廿日。訪蔡輔臣世佐不在。過恣伯曰。將期重陽與鄧袁秋爽諸子。張宴城外。請臨與峰姪及濯。過南郭買皮裘。皮裘貂狐猞猁猻金銀豹海龍水獺黑猫銀鼠爲尤貴。買羊皮二張。狐皮四張。擬明發探長城諸勝。遣胡五雇馬車。濯粧行李。夜見公使曰。昨見閻大臣敬銘。談及子事。余問大臣何人。曰。子前日所與論鐵道是。人兼軍機大臣鄧氏剛毅。是人忠實。皆醇邸羽翼。與李中堂互持意見。每事黨爭。特不接兵而已。劉銘傳極快人。中堂平粵匪。銘傳力居多。其赴臺灣。非中堂意。中堂以事責讓。銘傳正色曰。閣下建大勳。極今日之榮。誰人之力。中堂養兵四萬。其實五萬。操練一用歐法。遣腹心將之。一朝有事。中堂以外。無可爲者。

觀光紀游　燕京日記卷上　十一

廿一日
姪游此
明代巨
體文鏞
實爲鉅
儀篡奪
雨蹊田
廢屋蒂
歷代離
講和。出
後許和

（原稿闕）

向。旗兵監守。投錢村民導觀。右折踰廢湟。自毀垣隙處而入。巨木森立。荆棘叢生。得宮門。老嫗守門。與錢開鑰。邃室洞房。彫梁畫棟。一半傾圮。前有池沼。芙蕖駢植。迴廊四周。妙遠靜嘉。僅存三軒。皆占水一方。疊大湖石築假山。實道嶮岈。蔭以嘉卉美木。一碑題曰披雲徑。其側八角亭。四望群巒。極幽邃之妙。而草棘理沒。爲狐狸之所游。出門右折。抵宮闕趾。四圍垣壁。廣亘二三百畝。層樓複閣。突兀層起。全以大理石築成。故木材雖委灰燼。堂構巍然。殿側有瑠璃塔。八面鑄佛像。高聳霄漢。晶瑩耀日。下層剥缺。皆受砲丸之所。王者隆棟崇甍。窮極天下之力。豈特夸得意天下。實所以示莊麗於萬邦者。而焦土之餘。雨淋日曝。風索雲黯。廢爲鼯鼠之徑。虺蛇之窟。可勝咨嗟乎。抑雍正帝營此宮以來。歷代至尊所御。一日爲醜虜所蹂躪。宗社玷辱。臣子不忍者。而委之榛蕪。不敢撤去者。臣子懈其職乎。盍將現存其迹。爲勵人心鼓義憤之資也。踰兩塹。至南門。棟宇崇閎。丹碧剝落。纔存舊觀。前有池水。白石架橋。欄楯刻獸。刻鏤精緻。自此取舊路。蹊田隴。抵萬壽山。負丘陵面昆明池。兵火後餘一塔一佛殿。皆以碧瓦疊築。四面陶佛像千百軀。稱曰瑠璃殿。瑠璃塔稍下。有殿趾。碧瓦堆積。甃巨石爲壁。高六七丈。壁面如削。緣石梯而下。池水渺漫如湖。磴道整齊。佛殿廢趾。累累相接。出小門。敗屋四五宇。闃不見人。老樹奇石。矗峙庭上。門牆依然。繁華事非。按萬壽山萬曆年間。勅大監濾保所建殿閣。摸普陀清凉峨眉三山。以奉三大士。至國朝增修。夫燕京金元以後。四世所都。物力之豐盛。寺觀之壯麗。土木之窮奢。何所不至。而一待外人。不以其道。守兵奔竄。九門不守。金樓玉殿。付咸陽之一炬。物盛必衰。天數自然。撫銅駝於荆棘。閱浩劫於滄桑。不覺使人悄然氣索。行大路二里。投青龍橋逆旅。余曾觀此役。英一舌官日紀此撮錄。其取圓明宮日。恭親王已出巴氏獄。通書信。謀講和。英以法兵未至。依倚答之。後數日。法全

觀光紀游　卷五　燕京日記序　十二

軍一萬至。於是法兵自左英兵自右。一七人倉皇馳至。曰滿遣兵掠我家財。忿甚。問圓明宮道其人曰僕且導進半里見一村閭。貌貧狀曰賊在此言畢遁去。窺營內。不見一兵。乃正砲門一發。一老翁啓閭門出見代村人請命問法兵曰未至。至宮外人家稠密處。與法軍合。不見一衛兵。要村人導至走馬將墻垣頹毀。自此而入。一老閹官頭戴赤纓帽。伏跪其前。問之則留守圓明宮者。曰皇帝十五日前從貴嬪十三人北遁。昨日太子得急報。留閹官三十名。倉皇北遁。法兵直開宮門亂進。閹官力拒。殺二人。餘被傷奔竄。進入御殿。閹官曰此爲皇帝聽政處。殿壁塗金銀。檐張鐵網。飼禽鳥。地敷平滑大理石。正面設御位。彫雙龍。工作精妙。設階三層。中段爲諸臣進拜處。左右堆列珍品奇器。所據閹官曰。每朝儀日。皇帝御正面服黃衣繡大小龍者。冠粧黃金寶石。垂金鎖眞珠。群臣與閹官正服列班兩側。中庭班衛兵樂隊。有進謁者。侍臣呼名。樂官奏樂。其人垂

頭地板。磬折前進。脫頭幅奉花翎。見皇帝領頭頓額地上。九拜肅起。不敢仰視。既而皇帝發玉音。勅聖令。拜跪領旨而退。宮後有石山臨大地。架一橋通磧路。一宮置黃金轎輿。數箇隔房。飾佛像。有前殿內殿。極華麗。玉案飾珍品奇貨。內殿設二重席。玉坐垂紅色帷。天井懸玻璃枝燈。左右置自鳴鐘及偶像。傍戶雕鏤花鳥。此爲便殿。行複道攀螺梯。有二樓室。列華麗書架。窓牖皆用一枝玻璃板。此爲皇帝研學室。其右有二燕室。垂珠簾。奧室爲寢所。壁穿室寮。床蓋綿褥。垂繡帳。奇器珍玩。皆人間所不有。爛然眩目。如入美術舘。皇后宮在其左。凡二室。貴嬪閨閣。連宇相接。與皇帝燕室全異結構。其旁一房貯蓄絹布貨實良煙精茶糖菓乾味諸禁味。殿後有池苑。大亘十餘里。磧路迤邐。老樹苛古。池沼上構涼亭。麋鹿群集。見人仰頭角跪。其前望見島上一閣。宛然仙閣。一斜逕以八工疊石。嵓洞穴四通。極奇巧絕勝。佳景凡中土庭園可愛賞者。無一不有。余嘗

觀中土密畫各種風景。心竊謂出畫工之虛想。今於此地始觀畫圖。末及也。噫嚙舉二百餘年之結構。付之一朝之灰燼。盡十數代之蓄藏。供之外人之攫獲。仰觀銅龍。俯瞰玉壘。依然祖宗雄圖。物之成敗有數。而存勸金石而壽山河。殆不可復恃焉。

廿二日。西行二三里。至玉泉山。一名靜明園。相傳金章宗避暑地。元明二代爲游幸之地。門兵四五名。觀客求錢。此爲八旗兵。旗兵猶我邦列藩輕卒類。門左堆大石爲假山。老松屈蟠。蒙以藤蘿。左折過洞門。池沼灣環。架以石梁。沿池而行。有亭。清泉自淵底噴出。旋滾爲渦。石刻乾隆帝趵突泉三大字。攀一坂。有塔。白石築成。曰小白山塔。四面刻人物花鳥。北折出山背。望見宮殿崢嶸。曰玉宸。碧瓦疊成。巍然於頹垣廢牆之中。御碑刻乾隆帝撰文。左折有池。池上廢殿。望山下琉璃塔與山上兩塔。並立爲鼎足狀。而蔓草蕪沒。使人低徊想盛時。攀

坂至頂上。七階層塔。高聳雲霄。天末見樓閣突出於雲烟之中。此爲京城八門。締下得觀音窟。四周純石刻觀音像一千軀。頗爲精工。下坂出池上休門。舍老兵進茶。出園左折。雨潦之餘。道路變爲溪澗。沙磧沒車轍。至普覺寺。爲唐代古刹。殿安臥佛。大二丈許。有乾隆帝御碑。曰寺本名兜率。後改照孝。又洪慶。今稱十方普覺寺。貞觀年間以栴檀木刻二臥佛。今亡其一。庭前老松偃蓋。清陰滿地。門碧瓦所築。巍然猶陶成然。蹊田隴至碧雲寺。傳爲耶律楚材舊宅。西南負山。淸溪環流。過石橋。拾級百餘。寺門岌然。輿馬充塞。曰恭邸王妃行香。乃避一室。胡五炊飲而進。雛僧導觀諸佛殿。其一安塑佛五百軀。大六七尺。塗以金箔。面貌奇偉。其一爲藏經閣。累石建築。屋上列五塔。純然白石。四面鏤人物花鳥。一堂列觀音小塑像萬餘軀。僧取贈一軀。豈嘉余萬里訪佛蹟歟。西山諸寺。推碧雲爲第一。幽邃似我黃檗山。而綺麗百倍。投宿猶早。議所游。曰三山庵。距此

不遠。亦可觀。取路山背。經一峻坂。下車而步。落葉滿徑。愈進愈幽。晚至山三庵。又稱四平臺。三剎在山腹。一剎在山麓。皆占平處。故有四平臺之稱。僧悅遠客。掃淨室以館。坐陳洋器。曰每夏米國公使夫妻來此避暑。西山諸寺。創建于明代。明一代奄豎用事。富擬王侯。而此輩無識。佞佛爲風。爭施金帛。與佛寺。飾塔剎。西山一變爲佛地。康熙乾隆二朝游幸。立碑書聯額。漸爲文人所艷稱。夜暴風墜葉撲戶。鄉思淒然。

廿三日（五日）晨觀翠微庵。四平臺之一。四望皆山。望見三禪剎。隱見于樹木蓊鬱之中。中土多童山。唯西山鬱蒼。琳宮瑤閣。各占勝地。喬木參天。真宜消夏者。取舊逕。踰峻坂。時見臺立如塔者。問之。曰八旗兵候臺。自出京郊。時聞演砲之聲。皆八旗練火槍者。午下風起。塵土坌揚。天日昏翳。一村曰西北旺。憩陋店。飢甚喫麪包。北地不産米。麪包爲常食。自此田野潤然。村落斷續。時見潤屋。此間農家墾田。皆馬耕。馬後施車。車施如鋤犁者。每一蹄躍。草根攏土。立剷無遺。畧如歐法。唯人在車傍鞭馬爲異。南方不見馬耕。傴僂手鋤。如我邦。所爲。暮投羊坊村。累土爲床。炕爐燃石炭。溫徹床上。北土非此。不能消沍寒。游胡鮮者。亦說炕爐。知爲北地俗。

廿四日（六日）雞唱早發。霜氣凜冽。道路暗黑。唯聞御夫叱馬之聲。平明至南口村。投一店。焚薪取暖。胡五炊飯。晨餐。居庸關距此猶四十里。乃與二生騎驢。胡五馬而先。過閭門。人家四五十戶。爲小村落。涉一澗。流深及驢腹。兩峯雙峙。峭壁嶄巖。直立刺天。崖上小平處。時見人家兩三相接。坂路愈險。婦女左右抱兒騎驢。登降安然。猶行坦途。慣習令然也。又見大官坐轎。馱兩馬。此曰馱馬轎。官塞外者。皆乘此轎。京城中亦時見此轎。居庸關城壁三重。兩嶺對峙。一帶壘壁跨深澗。亘層嶺。直接雲霄。此爲秦時長城。淮南子曰。天下有九塞。居庸關其一。是

也。人家五六十戶。聚爲市街。不置一兵。自此莽蒼山野。不見人家。此日風日溫和。而見澗水薄冰。知氣候頓異。牧人驅羊數百頭而過。蠢蠢瀰漫澗谷。自遠而望。猶一簇白雲。所謂牛羊被野者。見一人驅駱駝數十頭而過。一人據駝背。面色紅黑。服飾奇異。腰下橫劍。問之。曰蒙古人。駱駝大殆倍牛馬。性極馴良。蹄類猫。行巖石間。不少蹉跌。行十里許。仰見疊壁屹然。橫亘嶺上。此爲八達嶺。下驢登門樓。樓高四五丈。厚二丈許。堅瓦牢築。不用寸木。每四十步架樓。左右睥睨。中間可騎馳。樓下見大砲橫草間。鏽腐不中用。新疆入版圖。無須防禦。故不復置戍兵耶。樓上瞻望。峯巒層起。勁風來自朔陲。凜然如鐵。按趙築長城在秦前。漢以後累代增築。長城居庸八達。不知果爲蒙恬所築。橫斷山谷。連亘一千五百里者否。或曰蒙恬所築距此猶六七百里。就歸途。大石旁午。驢馬蹶石欲墜者數。此間兩峰聳束。每雨潦澗流爲瀑。道路隨修隨毀。勢不得修繕。唯時見路石隱然印車轍。古時通車。亦不可知。日已暝。衝暗度險。有一丁提燈來迎。逆旅僕也。衆大悅。寒甚。煮羊肉一酌。賀此游北窮居庸八達。就枕。聞駝鈴丁東。頓爲塞外之念。

廿五日（七日）曉發。行溪澗中。車觸石角。坐轎特艱。出大路。兩側屹立。仰見田隴。猶甬道然。亭午至昌平州。寥寥村落。唯大路四達。不似他所。雇驢往觀明陵。二石門屹立。中門有碑。刻乾隆帝長篇。左右臚列石人石獸數十軀。大丈餘。連山圍其西北。稱天壽山。爲陵十三。負山構寢園。極得山陵地勢。稍上至廟門。此爲永樂帝長陵。丹牆四圍。葺以黃瓦。門右一碑。刻順治帝宣諭。二殿築壇三級。鑲白石爲欄楯。後殿安神牌。題曰大明成祖皇帝。柱材三四圍。不知何樹。洋人曰。此爲巖栗木。緬甸所産。木質堅勁。易施斧鋸。能防水腐。造巨船尤尚此樹。當時建築。擇材重洋之外。殆秦政期千萬世之意。陵前累甓爲丘。高四丈許。正面穿竅

道稍昂。中分爲左右二竅。更設兩階。登丘上。丘上築方埠方二丈許。中建一碑。刻成祖文皇帝五字。石微含紅色。光澤瑩然。其背堆土爲凸字狀。樹木陰森。四周石柵。不許入蹤。此爲陵墓。穆穆之容。深得山陵之體。想見其英武蓋一代。低徊淚下。驢歸午飯。出城。平疇無際。時見農夫爺土。就而見之。收落花生實也。出河上。石橋穹隆。此爲沙河。投橋西村店。店主悅余爲東人。曰日本協力中土。大克洋虜。豈謬記安南劉永福爲日本乎。鄙野人讕讕多此類。

廿六日（八日）曉發。寒甚。大道坦夷。叱馬疾驅。天明至新河。此爲京城北郭。出一平原。見旗兵方鍊火槍。或白黃或紅綠。以衣妝分各隊。旗色亦然。布陣畫一。畧無變化。旗卒居戰士半。與我甲越兵法無大異。聞愛親覺羅氏統一天下。并吞新疆。實由是兵。及洋兵一開。亦無如之何也。轉出大路。入安定門。架樓三層。八城門之一。自此左右市肆。高標榜牌。金銀鏤刻。丹碧爛然。而泥汚不除。塵埃十丈。

疾驅抵公館。余以約恙伯重陽同游。往訪。曰日來病在蓐。上致言而出。訪鄧鐵香。袁爽秋。皆不在。恙伯官戶部。晚年登第。學殖德望。爲時流所推。惜會病。無由暢談。

廿七日（九日）訪蔡徐二氏。不在。丁隨良來訪。贈中外聞見錄。此書始刊時。一見與今所贈少異。乃知加取舍爲完本。聞同文館人才。曰席瀚。但其一。有一駱姓者。善天文學。同文館題名錄。登載館士名姓。明日取贈。馮申（芳緝）來訪。贈先人林一先生（桂芬）顯志堂集。林一爲林文忠（則徐）所器。遇粵匪亂起。逋上海。書指陳勦絕方畧。曾文正一見。還今李中堂。自上海進軍。復蘇州。江蘇全平。此人天文輿地算術水利農田。皆有定說。爲近代大家。馬塲（練兵）日高（總監）二姓來自上海。聞其談中法戰事。

廿八日（十日）輔臣來訪。余聞其好談外事語及譯書。且曰。余費平生精神於無用經史。追悔無及。輔臣不悅無用經史語。余曰。方今所急。不在于萬卷經史。而在於究格致之學。講富强之實。如經史。畧涉大旨。詩文足達己意可以已也。反覆累紙。頗始和。夜中島氏邀馬塲日高二姓。炙鰕魚。下酒。日高談其在桑港。觀防火機器。曰桑港廈屋六七層。火起下層。在上層者無可逃避。故港尹釀萬金。製防火機器。雲梯以轆轤機運貫。防丁直攀層樓。拚獲家什物件。在樓者。從雲梯而下。其熟眠者。防丁突入喚醒。中外聞見錄。曰桑港防火機器。至備至捷。爲各國所稱是也。

廿九日（十一日）觀文文山祠堂。與府學隣接。曰此地文山就死之地。柴市是也。設內外二門。祠壇安塑像。衣冠端笏。儼然如生。傍碑刻肖像。題曰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蓋明代物。牖扉大書正氣歌。又有朝鮮人祭文。揭楣梁。遺風振四夷。可知也。壁嵌斷碑二。而就而視之。李北海雲麾將軍斷片。帝京景物畧記李公隣

築古墨齋。得雲麾將軍碑。爲柱礎者。六面砌之壁間。知爲古墨齋遺物矣。是日公使迎家眷。歸自天津。曰盛道台稱子不止。余曰彼不涉洋事。余贈所譯法米二史。故驚爲奇異而已。余因畢中土澆季。非一掃烟毒與六經毒。則固有元氣。不可得而振起。爲說公使。曰余北遊日。聞子銳意倡勤王說。以爲醉六經者。何意其瞭域外大勢。飲入夜。

觀光紀游卷五終

觀光紀游卷六

燕京日記卷下

宮城縣　岡千仞振衣　撰著
姪　濯萬里　校訂

十月三十日十二日　馮申芷來訪。問我邦取士之法。余曰。弊邦封建爲治。士世其祿。有事則兵。無事則官。維新以後。廢此制。仿歐米。與各科學校。司法省取法學成業者。海陸軍省取海陸兵學成業者。農商務省取農商學科成業者。問有舉其所知者。因論中土科舉之弊。申芷曰。時文試帖。唯浮華之趨。以是率天下。無復講實學者。先人集中屢論是事。隋唐以後。科舉爲取士一定法。廖柴舟論明成祖定科舉法。爲秦政焚書愚黔生同一手段。雖涉詭激。或是一理。袁爽秋來訪。談及翰林連署彈劾張佩綸之事。余曰。兵專門事業。非倉卒嘗試可能。彼以善八股取巍第。入翰林。又弄筆舌論時事。遂握兵權。當方面。兵豈可以筆墨口

舌爲乎。其一旦變起。先衆遁去。固其當然。魏源曰。方今急務。在綜覈名實。綜覈名實。在舍楷書帖括胥史例案。專講朝章國故。余以爲朝章國故與帖括例案相距幾何。今日綜覈名實。唯有仿歐米。與各科學術而已。

三十一日十三日　訪徐大史。爲余序刧灰餘艸序。示稿本文以駢體。辭藻瑋麗。余謝得佳序。覩日邊倡和草堂話舊二帖。日邊倡和。大史登第時。錄同人倡和詩者。草堂話舊。登第歸鄉時。與曲園雪槎諸巨公倡和者。徵余續和。余借二帖歸。過寶祐寺。見伊達橫田三郎二姓。二姓借寺招師。修舌學。隣交方開。尤急舌學。唯此輩不講經史詩文。唯舌之學。余之所不知。訪張魯生桂斯不在。是日甚雨。道路卑汚處。水潦瀅然如湖沼。康衢莽蒼。大廈欹圮。一如喪亂蕩資之餘。輦轂之下。萬方所矜式。而今如斯。地方道路。蕪沒不修。亦其宜也。歸寓已晉。公使來話曰。余一見天津鹽丘。知其製鹽方法。若用俄國冬時除冰凝結鹽分之法。則省工力爲一大國益。前日見李中堂。說是事。中堂大悅。不知果用余言否。因說俄國製鹽之方極詳。公使講格致實學。屢游歐土。言言有物。愈覺我輩用力空文。迂疏可笑。

十一月一日十四日　與馬場日高二姓。觀大成殿。入外門。古碑林立。元明以來。每朝試。立石記登科人名姓鄉貫。以是率天下。其奔波一世可知。中門安石鼓。凡十個。高二尺。廣徑尺強。其一窪然凹中。曰在民間時。鑿爲碓。宋時置石鼓保和殿。嵌金字陰。金人輦至燕。剔取其金。元虞集始移國學。鼓文剝漫。可讀者僅三百二十五字云。一碑勒諸家考證說。二大碑刻韓文公石鼓長篇。張翥所書。波磔全用東坡法。大成殿葺以黃瓦。隆宇傑閣。極天下之莊麗。墻內御碑各二行。覆以八角亭。蓋康熙以後。每有四夷戰功。必立碑紀功閥。以告先聖。四夷戰功。何關夫子之事。康熙明主。有此謬舉。何也。左右松栢。傳爲元許衡所手植。廟初

設像。嘉靖中用張孚敬議。以木主代像。題曰先聖先師。夫子神位。左右列四配十哲木主。背設孔鄭程朱以下神位。肅穆森嚴。不覺起敬。其西爲國子監。所謂左廟右學者。是日學官會集。不得入觀。轉入城門。自此禁垣。觀大液池。池成璧狀。芙蕖叢生。花時可想。架大石橋。瀾楯皆大理石。石柱刻猊巧緻。玉蝀金鰲兩牌榜。東西對立。彫刻藻繪。金碧爛目。池上宮殿巍峨。葺以黃碧五瓦。元綺思香扆涵虛迎薰諸殿。禁密之地。北京塵土冥濛。園池風光。稍暢心目者。唯有此地而已。路人異余被服。前後簇擁。丐徒襤褸躡後乞錢。使人不勝。乃上車。傍城湟右折。仰望一高樓倚山頂。爲萬歲山。崇禎帝殉國處。相傳明成祖營北京。慮四郊無樹木。一旦有事。窮薪炭。運石炭築此山。而炭山依然。崇禎縊死此。亦在德而不在險者。

二日十五日　公使邀飲。余弱冠時。游昌平黌。實爲嘉永壬子。公使是年十五歲入

費顧三十年前之事當時舊故僅存一二爲之慨然談及俄人蠶食滿州沿海
公使在俄悉是事曰西伯里亞西北偏隅僅屬俄爲流罪囚之地罪囚無爲食
深入獵獸貪獲無厭遂沿黑龍江究其東注海口始知其地接中土朝鮮絕塞
曠漠可爲屬地文化年間發使我邦及寇我蝦夷其狡焉東畧實始于此時布
恬廷奉使命我邦更遣比羅牟羅巡撿滿州沿海上下黑龍江三次遂得北塞
要領發正疆之議以逼中土俄置使館北京始于順治十八年實爲中土舊交
阿片亂後中土憂英法擾東南就俄使請大小礮及兵士達礮術者俄使歸國
得允以大小礮及兵士二十名而發途聞中人邀擊英法使艦大驚以其販兵
器犯公法途舍大小礮來北京論邀擊使艦之無名中土新勝方驕不敢省明
年英法大擧北侵北京失守皇帝北遁英法固無意畧地俄使乃見恭親王說
賠償講和親王畏怖俄使迎親王其館見英法二將議賠償定條約始了亂

局俄使既有再造之功因申前請中土勢不可拒且不知滿州沿海爲東北要
地遂允其請黑龍江兩岸至朝鮮北疆長歸俄手按一統志曰盛京東北瀕海
有赫哲費雅喀庫倫鄂倫春緯奇楞庫野恰喀拉諸部沿海島民歲進貂皮設
姓長鄉長以統鄂倫春設佐領供調進皆隸寧古塔黑龍江將軍地雖極邊其
民內屬故不列外蕃魏源論是事曰既不列外蕃則東三省邊域皆版圖內地
而此數部疆域四至戶口多寡一字不及今人動稱國初聲教遠使犬使鹿之
地而其地何方其民何種茫如絕域國初剏平東北邊陬歸滿州諸部今不知
何地以本朝人談本朝學故猶如斯何論遠古何論荒外然則滿州沿海已無
記載一旦爲俄所畧不足爲異而其所稱使犬使鹿之地安知非指我唐太平
三日 十六日 微陰是日天長節與館僚見公使上賀入正堂拜聖容是日公館設
盛饗饗衙門大臣及各國公使午下賓散與館僚及遊學生陪宴席坐隅飾朝

日黑龍兩旗兩章交加以表永好之意扁揭五州一家四海兄弟八大字以菊
花塡字繡庭列盆卉各種毬燈數百公使與夫人酌客余客瀛海萬里之外而
今與館僚慶天長佳節此游榮多矣不覺露醉入夜
四日 十七日 陰晨出訪袁爽秋沈子培曾植不在途見屠者縛豚百餘尾剌喉下取
鮮血叫號聲聞里外血糊紙籠能耐濕云訪朱容生一新請余示近作余曰方草
日記不暇稿詩求觀日記余曰日記日錄所見聞余域外人與中人異所見此
間不可輒示人曰唯異所見此僕所以强請余以其言切諾之容生浙江人朱
文公裔現爲翰林編修赴輔宸之招花農在輔宸論外事不措曰水戰彼長技
學取彼長技則可以報彼余曰己學取彼長又以其所學報彼此反噬其師也
豈人情乎輔宸默然進葡萄漿余稱爲異味花農賦五排二十八韻每句註葡
萄典故引書涉三四十種該博可驚徐朱蔡皆翰林腹中萬卷任筆直書科擧

雖有僥倖要非無才者所爲也日已下舂恐城門閉疾驅而還
五日 十八日 丁韙良來訪盛稱尊攘紀事曰余在中土熟聞貴國沿革今讀高著
歷歷指掌使人忘倦余曰爾時歐學未開僕輩畧涉域外事情實由先生譯書
弊邦歐學日開譯書續出唯其人不文故旨義不明唯先生諸著譯義穩妥行
文明鬯可以知門下富能文之士也曰席瀚伯其一人問其他曰有一路姓者
邃天學題名錄備載請取贈洋人在中土譯西籍者慕維廉緯治文合士信艾
懸爾以下十數名而丁氏爲第一今此擧刊行書目曰萬國公法格物入門化
學指南法國律例星軺指掌公法便覽英文擧隅富國策俄國史畧各國史畧
化學闡原格物測算公法會通算學課藝全體通考中古公法
六日 十九日 容生來訪余示日記大悅子培輔宸花農亦來會設飲暢談終日華
下四方名士所輻輳而四子以翰林名流不陋余一見傾蓋許以海外知己此

亦不負萬里一來者。鄧鐵香氣慨嶄然。大爲快人。東請再見。不答。彼位貴官高。難屢引外客歟。將彼固執戰論。不悅余反覆論無策也歟。余時持杏蓀書訪張蔭桓。再次不見。乃與書曰。僕域外人。得見閣下與否。無所輕重於僕。唯他日見杏蓀談再訪閣下不容。杏蓀亦將怪閣下待外人無狀。不類在大官者。余初來上海。求見邵道臺不得。惕齋書曰。邵公二與書。養源論引見先生可否。忌外人中土風習。與我邦維新前。忌歐米人一般。丁君贈同文館題名錄西學考畧。同文館同治元年所開。授英法普俄四國之學。課期八年。首年。認字寫字解辭句。講淺書。二年練習文法譯遞文義。三年講各國地理各國史畧。繙譯選編。四年講數理書代數。繙譯公文。五年講格致窮理幾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六年講微分積分航海測量。七年講化學天文萬國公法。八年講地理金石富國策。年齒長者。籍譯書講諸學科。課期五年。

七日。二十日　伴佐野瑎儀。觀瑠璃廠骨董店。日已午下。以馬車費時間。步行。余履邦屐。道路屬目。抵榜牌門。路岐十字。四榜對立。高三四丈。丹碧雕鏤。爛射日光。榜牌製作不一。晋時華表。或此類。右折。路凹爲谷狀。馬牛皆從凹處而行。時見井桁突出如埠。及暗竇大石露出路側。損壞亦甚。至東安門。禁垣兩圍。此爲外圍。纍甓爲垣。厚五六尺。外邊毀損敗瓦。狼籍路央。深泥。側垣而行。丐徒赤踝。或貧老。或懷幼。或火線香。躋客投錢取火吹烟。我邦維新以前。無所無丐徒。唯未至陸續如斯。抵正陽門。架樓三層。此爲京城內郭門。城壁大石建築。屹然參天。壁厚七八丈。穿爲洞道。路石虧缺。車轍擊觸。閃然生火。中央隙地。四周石壁。我邦所謂舛形者。壁鑿四門。二門常鎖。出西門左折。有石橋。大理石爲欄楯。中爲車道。左右步道。城內有大小二道。區畫端整如碁局。唯歷年不繕。故毀壞至此。按曾侯日記曰。道光以後。勦平粵逆捻匪。國帑匱亡。皇上雖其重勞民力。一切路程。任其隳圮。不忍興役苦民。以至今日。按粵匪亂後。英法入京。賠償巨萬。尋興招商機器造船各局。購大小軍艦火器。已耗巨費於此。勢不得不減常額於彼。垣壁欹側。道路破壞。橋梁隳圮。宮闕廢頹。細民賭博竊盜。孤寡流亡乞食。凡百惡弊。皆源于喪亂廢貲。公私困弊之餘者。特怪士大夫貪婪無行。居之不疑。尺寸以上。財賄之算。所謂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者歟。右折道隘泥深。傍垣而行。得一康衢。此爲瑠璃廠。國初製黃碧瓦之地。碧瓦瑠璃色。故有此稱。比屋皆骨董店。屋內設四五室。陳列書畫幅。晋唐法帖。宋元版古書籍。古泉布。凍石印材。凡百文房玩器。金銀珠玉。璀璨眩目。見一雞血石重匣珍襲。問價一百元。問何所用。曰多賄權貴。瑎儀以頻年來此。購收書畫。每戶爭迎。歷視四五家。展觀數百軸。如松雪馬徵宋董玄宰書幅。玉軸錦裝。槩皆贋鼎。宋明諸眞蹟。無求不在。非精鑒識者。幾何不爲黠賈所欺乎。已暮。疾步入城門。一車陷泥不動。後

車十數輛。皆爲其所阻。街衢闐咽。不可行。取他路。凸凹惡泥。履屐衝暗。幸免泥中。

八日。廿一日　雨。陰。家書報安達清風病歿。清風與重野野口兩氏。張宴遥陀餞余是游。何意哭之在今日也。是游接舊故凶報五次。曰古賀欽堂。成島柳北。加藤櫻老。櫻井純造。眞老杜所謂日覺死生忙者。徐大史饋酒殽。留駱亮甫酌。亮甫時雨所師待。年六十餘。痛駁科擧之弊。曰人才日降。風俗日偸。皆科擧之學爲之也。余以爲科擧不可俄改。若交格致算數諸術取士。則稍知所向也。是夜公使會館。稱賀男倚方之生日。歓散已二更。

九日。廿二日　南發期逼。與時雨至馮申芷。申芷官衙門。涉外事。大爲可談。訪容生。子培來會。酒出。余日日記畧書所見。果無大誤乎。容生曰大槩善。余尤惜中土無行子大策者。請奉醇恭二邸。使于法國也。又曰琉球一事。余與經甫。余曰此

非經甫一人之論。中土之輿論也。僕所論日東之國論。非僕一人之言。容生笑曰。所謂士各爲其國者。二人贈長篇。容生詠我邦文學沿革。詳密可驚。至李悉伯門者曰。方在病蓐。致言而出。一人追踵致書曰。不幸在病。不得設餞宴。罄鄙懷。爲百年憾事。悉伯晩歲登科。爲當時耆宿。訪席瀚伯。不在。此人涉洋學。惜止一面。會訪袁徐蔡三氏。皆不在。途見一貴人從騎兵。儀從旁午。充路。問之曰。親王某也。輦下禁嚴。唯親王從卒徒。聞皇帝幸外。所經道路。止往來。閉市鄽。禁人家擧烟。極爲嚴肅。我幕府法。將軍外出。禁往來爨炊。傳爲出於田沼氏壅蔽將軍之計。此法亦仿中土乎。夜見公使。曰法人要求權管台灣炭壙關稅。撤安南兵。由天津前約。曰中土首肯此四事。則撤兵。勅李中堂參此議。辭曰。臣督直隸軍務。強寇在疆。不可一日怠防禦。若法虜所請。在朝諸僚熟議取決。聖旨非臣所與。乃會諸大臣議可否。衆相目不言。有旨令退陳意見封上。已而諸僚封奏。皆主戰論。如出一口。乃却其請。實本月六日之事。廷臣用事者。皆醇王黨。與中堂水火不容。

十日（二十三日）徐大史來別。贈石鼓搨本及乾隆帝賜高祖文穆公（本）詩墨本數件。余謝曰。東還日築一書齋。命曰石鼓亭。以永記大惠。大史嘉余無所挾文詩贈答。情露于辭。余和見贈詩曰。晁卿去後一千歲久矣。無斯文字因緣紀實也。申芷來告周府尹（家楣）在衙署以待。乃與時雨往訪。意謂貴人見邀。必有所待。及見情神不接。卒然問知何（如璋）張（斯桂）二人乎。余曰。小人在國。實約二氏是游。臨發二投書何氏。無一答字。來此三訪張氏。不見。沈（文熒）黃（遵憲）二人交誼尤親。期僕來游極殷。發書告游。亦不答。中土貴禮。禮重交際。而僕來此訪人數十名。槩答不在。禮久已不行於中土歟。弊邦人接中人備有禮。中人見弊邦人。猶恐浼。小國交大國。固宜如斯。大國待小國。似未爲得矣。府尹默然。時雨自旁促歸。余見府尹嘗甚。謝曰。小人始見長者。無意吐此狂言。唯長者問及何張二氏。不敢不直答。府尹稱余紀事雜著爲作家。顧侍者取晉畧忠義錄等書五種曰。聊酬遠訪厚意。余伸謝辭去。中土人槩皆浮夸無信義。今將發此。不可無此一快意之言。訪丁魯生。不在。夜見公使曰。張魯生來待子至暮。余告今見周府尹云云。公使曰。魯生來京候補。五年於今。賄醇邸已三千金。彼老耄將何爲。

十一日（廿四日）平明袁爽秋來訪曰。余三訪止一見。聞今發。冒曉來餞。余深感厚誼。倚裝筆話。衆促發。乃謝出。梶山中島鄭（永邦）吳（敬太）山吉（盛義）牧（亨）諸氏來別。雇車二輛。瀧與瀨川姓乘其一。每車二馬一在轅外。出正陽門。行城壁下。壁面爲三角形。爲殺敵丸彈力者。小田切姓（堅大）騎驢而送。城樓高聳。爲順治門。左折。坡陀起伏。出西郭門。遙見遠巒如黛。此爲西盤諸山。直達居庸關者。村落斷續。四壁用瓦若土。低且陋。路駝魚貫而過。皆馱石炭者。北京以石炭代薪。或和土炭末爲團。火勢極弱。不聞臭氣。我邦凡百。取法于中土。唯壁用瓦石。石炭代薪。此二事創於歐米航度以後。意隋唐時中土亦無此事歟。城壁截然聳于路左。此爲盧溝城。石橋長二百丈。前後塡石修道。石缺嚙軌。欹側不可坐。橋西有乾隆帝碑。蓋六角石屋。極爲宏構。盧溝一名渾河。唐詩無端更度桑乾水是也。盧溝曉月居庸疊翠玉泉垂虹太液秋風瓊島春陰薊門飛雨西山積雪金臺夕照。稱燕京八勝。名士多題詠。至長新店投逆旅。蕭然寒村。

十二日（廿五日）鷄鳴發程。霜威凜然。手足皆龜。至良鄉縣。天始明。傍城壁左折。一河曰瑠璃河。石橋穹隆。塡石修路。如盧溝橋。下船隻簇集。貨物山積。駱駝驢馬。群集馱物。有一車。控馬六七頭。御卒自旁揮鞭。控御唯意所欲。頗爲絕技。橋南爲市街。街央凹爲溝狀。深泥尺餘。馬行溝中。泥沒兩輪。車上惴惴。唯墜之恐。無雨猶然。雨潦爲如何。經狹河。先鋒坡。胡良諸村。至永濟橋。橋長二百丈。下無涓

滴。大碑刻萬曆帝文。曰每雨潦漲溢成海。故架石橋以濟。五里至涿州。唐時范陽安史根據之地。今爲寥落小村。漁陽距此六七里。旋風暴起。塵土冥濛。車上致甦側臥。忽記徐大史語涿州路旁有張益德祠。問村名。曰忠義村。乃下車觀祠。占隆埠四匝垣壁。老樹森立。皆數百年物。時已昏黑。點燈入廟。塑像丈餘。左右配像四軀。架丈六鐵槍。曰益德所用。夜行十餘里。投松林店。濯及瀨川姓後而至。曰馬蹶覆車。幸得無傷。中土旅行極難。道路凸凹。驛舍隘陋。寢食器六一切携帶。已投旅店。僕吹火炊飯。不具湯沐。不設被褥。冬景短晷。雞鳴曉發。戴星夜行。僅行八九十里。與我邦晏發早投。倦則休茶店。疲則雇馬車。天淵。

十三日廿七日雞鳴不飯而發。夜暗泥深。時聞人語喧豗。曰馬陷淖而顚。胡五馳救。車上欹側。爲臨淵谷之念。平明至高碑店。霜色滿野。土凍如鐵。至定興縣。民戸寂寥。行原上陂塘隱見。曰北河店。飢甚。投野店戒飯。三少女彈蛇皮琴求錢。

琴製無異我邦三絃。音調亦相類。唯我邦精其製。密其調而已。自是道路毀壞。多蹊田間。風勁塵起。天日黯淡。往來行旅。或馬車。或騎驢。賤者身負臥具。絡繹不斷。此路爲北京保定官道。比天津道稍整。路左一碑。刻曰楊椒山先生墓道。以過暮不往。自固城度一小河。投安肅。逆旅在昔燕趙交界之地。

十四日廿八日蹊田隴。出野塘上。枯柳茅茨。錯落有畫致。問村名。曰荆塘埔。北地無雜樹。唯見野生榆柳。蓊漫不用心樹木栽培之方歟。西南望雙峰高聳。曰馬耳山。經漕河店徐河橋。抵保定府。爲直隷省城。城壁崢嶸。民口繁庶。不似京城之宏壯。而不見衰殺光景。李中堂爲直隷總督。白河冰合。則去天津寓此云。投逆旅。遣濯及瀨川姓。詣蓮池書院。請謁濂亭張先生。裕釗又發子封書丁汀鷺。濯歸傳濂亭言曰。兒沆書屢報臨訪。乃往謁。請受教門下。謙虛不當。汀鷺紹基來會。談至日晡。濂亭年六十二。文宗桐城。與曾文正李中堂周旋。爲當代耆宿。

十五日廿九日濂亭先生來訪。余問作文法。曰姚姬傳古文類纂。曾文正經史百家雜鈔。古今文法盡此二書。姚撰精嚴。曾撰宏博。已有此二書。古文正範。不必他求。熟駢體則文字富贍。李申耆兆洛駢體文鈔爲佳撰。晚間從濯及瀨川姓。訪汀鷺。黃巡撫子壽督蓮池書院。開局編畿輔通志。汀鷺爲編修員。余問通志仿何書。曰一仿阮文達廣東通志。刻期十年。爲書二百卷餘。今已鳩工。命刻蓮池書院爲元明舊蹟。賈輔之藥萬卷樓。赫景山就而開園池。入國朝爲書院。康熙乾隆二朝臨幸。有御製碑。古木森鬱。苔石老蒼。亭臺池沼。重疊隱見。極幽邃之致。惜池水乾涸。不留涓滴矣。辭歸。已暮。千百群鴉滿園。噪然殆聚蚊爲雷者。

十六日十三日汀鷺來訪。曰日東衣冠舊國。何以歐服。余曰。編火槍隊。無便歐服。皇上親政。四征不廷。列藩銃隊。皆用歐服。當時呼曰戎服。改服議起。異論滿廷。皇上斷然改制。實趙武胡服騎射遺意。汀鷺默然。中人以衣冠文物自負。特不

知今所服滿服。今所奉滿制。衣冠文物亡已久矣。汀鷺曰。余少時殫心舉業。後始知金石考據爲學問之本。自漢迄元。金石遺文。百方搜索。取備考證。大覺有得。考據說文金石地理。此四學雖異門分戸。其實一貫。離之則兩傷。國朝諸賢。尤服閻若璩錢竹汀二家。著述萬卷。不一襲先賢。皆有物之言。余常謂清一代競說金石。斷碣敗甎。所得幾何。閻錢萬卷。一半無用之言。況瓿餘唾者乎。因舉歐事。規切學弊。少有悟色。曰。在壯年輩。不可不力。問東人亦喫洋烟否。余曰。洋烟國禁。國人亦不知洋烟爲何物。汀鷺有怪色。中土儒流不解事。往往如斯。

十七日十月一日與濯及瀨川姓。抵書院。辭別濂亭先生。余問當世泰斗名家。曰老夫無意仕進。不慕時名。故所知最少。金陵有老友汪梅村。士鐸年八十。品學俱優君子人也。而韜晦寡交。比老夫更甚。武昌有柯遜庵逢時周伯晉錫朗爲張香濤門生。後來俊秀。弊門生査翼甫燕緒官編修局。可與談者。吳禮園寶驗亦佳士。他日至

武昌必一訪爲余作書紹介張香濤又序余文稿大旨曰方今宇內萬國角立
爭雄而日域與中土比壤地同文字眞輔車相依者又異夷視域外尊大自居
者之言過別汀鷺有送詩又贈輞川圖搨本曰供船中展觀夜張會叔(洽)賈伯
鴻(裕儒)孟蒂臣(譽榮)齊禊亭(令辰)趙樹南(錫椿)張化臣(以南)十數名來見會叔瀛亭先生第
二子他書院生員樹南耳聾把筆不措已而衆起請益余曰瀛亭先生師也長
者也僕不可妄發狂言失敬左右諸君年少僕有一事切欲問諸君諸君能有
所教乎衆皆請誨余曰凡士人讀書學問將有爲于當世也今也法虜猖獗福
州一敗臺灣僅保中土危急日甚一日諸君何策以濟目下之急有一人曰法
虜無狀中土大擧征討剿絕之一擊之下不使片甲隻輪西還不必須先生之
憂悶余書答其後曰此何異張學士(佩綸)滔滔萬言而砲聲一發狼狽失措棄兵
而遁兵豈口舌筆冊之謂乎非僕之所願聞也其人怫然拂衣而去他皆默然

觀光紀游　卷六　燕京日記卷下　十一

皆曰此問非僕所能當敢請大教余曰諸君業科擧腹中萬卷筆下千言堂堂
天下之士也而今際國家大變不能畫一策出一奇以濟天下之急此無須於
讀書學問也方今宇內大勢一變不可一日忽外事諸君盍以講八股之餘力
旁讀譯書以講究彼所以日致富强橫行宇內策所以一變千年之陋習迂見
此爲聖賢之心術此爲有用之學術因指斥科擧爲誤天下之本衆或否或然
議論紛然遂不得其要領而散
十八日(二日)晨飯將發禊亭來見曰昨辱大教終夜不寐書敢質所見懷出一紙
曰僕嘗一見天文算術諸譯書私以爲此學不可不一日講之同學皆笑之方
急科擧遂不終其說唯瀛亭先生不拒諸生讀譯書僕已從事帖括不能用全
力於此爲平生慊事今得先生教頓發愚曚余進之曰三代以禮樂射御書數
六藝課八歲童蒙以達其才登其俊秀國學授之格致之學以成其實器教之

正誠之方以成其實德待其行成德立而後任爲大夫責以家國之大用三代
之學豈有如今世學者懈百事從事於訓詁帖括乎今也歐米各國設大中小
三學六歲入小學授算數書畫歷史天文地理大畧成童入中學自淺近而深
遠自大綱而細目秩然有序一期成立待其終中學教科始入大學講究專門
一科之學以其所學施之家國事業凡百工藝彼駸駸日進高明遂至踰九萬
里波濤大艦大砲威壓東洋各國以富强稱雄五洲要皆自格致誠正而及治
國平天下者而中人不知彼强盛源于此徒謂彼一切權詐術兵威恫喝萬國
此未爲知彼矣我邦先輩鹽谷宕陰先生著六藝論曰三代聖人之學亡于中
土而存於歐米是也禊亭大悅曰爾後書信受教門下此人孝廉能懷大疑大
爲可嘉出南宛門城壁截然有石橋高架其下船隻輻輳江流不甚大一合潞
河始爲巨瀆北流注天津者午下解纜閘門屹立蓋旱時截流貯水以通舟楫

觀光紀游　卷六　燕京日記卷下　十二

者左右田隴麥針已寸餘北地高
祠宇翻紅旗知其爲屯軍處對岸
朝鮮徽號聞保定拘大院君無乃
山晚間風起寒威砭肌時起撤篷
十九日(三日)經大淸湖汪洋如海湖
風寒威凜然毯縮篷底遙見長堤
備暴漲堤決歟至趙北口溝渠縱
機械有大斗自水底撈淤泥猶有
二知不止一艦至暮北風愈勁船
二十日(四日)帆走數里抵天津至此
相向見銃隊鍊行伍白刃號令一

（原稿闕）

為取歐米兵制。宜先建海陸兵營。延洋人。講一切韜畧。若徒學彼進退步武。雄視國內。或有之。未可與歐米接鋒。有二杠橋約巨船。架板車馬喧闐。往來雜沓。停舟待其解繫而過。至紫竹林。傑廈崇閣。大艑巨舶。氣象濶大。大覺改觀。余自發天津。北窮居庸關。南至保定府。往復踰七八百里。一路所經。原野洞開。土性肥沃。而小民概皆粗笨愚魯。無一知文字者。所在村落。亦不多見潤屋。唯男女盡力耕作。儉陋樸素。各守其分。不知外慕。與南方游惰唯末之趨者。大異其俗。館公署。與原領事鄭書記林花坂二姓酌。

廿一日 五日 聞耘劬舍礦務局。往見。曰午發赴北京。約來春再晤上海而別。與瀧及佐佐木姓舟達前岸。有砲臺趾。高七八丈。前有二空湟。英法入侵。大古不守。戍兵不及一戰。望風奔竄。遂為廢墟。墟上望二烟突。一在城背。為火器製造局。役工千五百名。一在海上。製彈丸。理敗銃。役工百餘名。午後訪朱舜江。請介謁

中堂李公。純甫代舜江筆話。中土無貨幣。賣買一用碎銀。分量稱謂。或呼錠。或呼兩。或呼幾分幾毛。極為煩碎。有大小二錢。呼吊。呼文。呼貫。小民乘外人無知。專為欺罔。大為可憎。北京有紙抄銀莊所發行片帋。書符號。殆如兒戲。互市各埠行洋銀。旁近內地。亦皆行洋銀。

廿二日 六日 舜江來。曰中堂公公務鞅掌。無暇延見。余曰。已不得進謁。請見門下能文之士。舜江諾而去。沈子封來。見子培弟。禮接頗恭。問及時事。余以自強自治為說。且曰。我邦小國。固不可以例中土。唯享今日之小康。實由大開歐學。事無大小。斟酌彼制。以一洗千年之陋弊也。顧中土承二百年太平。弊竇百出。與弊邦幕府末世一般。譬猶篤疾人。非溫補寬劑所能治。斷然大承氣湯之症也。子封反覆論難。大悅余說。余曰。僕將謁中堂公。陳一二所見。公以不暇辭。子若然余言。盍請間達。僕此言。子封瞿然曰。僕游幕僅兩月。未緣陳此等大論。曰高

馬場仁禮之三姓。自山海關而至。曰過東陵。觀覺羅氏歷代山陵。上首陽山。觀夷齊廟。經盤谷。探李愿之舊迹。義聞極多。又曰。灤河口防兵通謀兇徒。劫奪商旅。人民苦之。以盜為防兵。將防何盜。

廿三日 七日 見徐公使於領事廳。曰先人不悅歐學。其與英法訂盟。遂病免。後有所見。使不肖兄弟講歐學。六經所說。往往符歐說。唯病學者不知變通以適時用而已。中人說及此者。至寥寥。山吉佐野二姓至自北京。山吉曰。余贈刀徐花農。賦日本刀長篇見贈。曰。眼三夜。彼以翰林與一書生應答。深悅同文之契也。而使館僚官多皆白俗。宜彼此猜疑。事多枘鑿也。瀨川仁禮二姓北歸。囑與徐袁二氏書。

廿四日 八日 與館僚展觀瑞巖所購歸書畫數百軸。其可觀者。不過呂藍田謝時臣沈南蘋等十數軸。有十六羅漢橫卷。淡淡描寫。姿態橫生。極為妙筆。惜無落

款。問其價。自五六十元至十四五元。雞血石極為上品。價八十元。古硯古印古錢。無甚足珍者。瑞巖本僧徒。師事長崎鐵翁。故雖無學問。其論書畫。頗為博涉。余於書畫骨董。畧得其趣。而家藏文房。無一足把玩者。蓋余所欲有大焉者也。是游徐翰林贈石鼓墨本。余謝曰。東歸日。築一書室。榻搨石鼓揭本。命曰石鼓亭。聚一二珍玩。以娛餘生。不知果能遂是願否。見周道臺馥於領事廳。請余來過。乃期明後日。李中堂喪母。此人議止官僚賻金。以故忤中堂云。

廿五日 九日 寒甚。盛杏蓀來訪。問鄧鐵香何所論。余答其固執戰論。曰衙門大官。無一人言和者。子以為如何。余曰。黎斯池渠斯城。有致死而不去之民。而後可為也。中土士民。果皆致死而不去乎。杏蓀不答。直曰。赴朱姓之婚會。他日受教。中土重婚葬二儀。原領事曰。朱姓名官家。婚粧三千金。匱有強寇而奪婚嫁之豪。此亦甚矣。舜江書來。曰中堂公期明日延見閣下。

廿六日十日 携廷濯抵道臺衙署見周氏問及琉球曰子意爲如何余曰僕林下人未審此事顚末私以爲中土戎事方殷不若付之不問之爲愈時方午下恐使中堂期明日再訪辭出從舜江抵總督署中堂出迎堂設長案列椅子無數中堂坐正面余與濯坐案右中堂問往拜曲阜廟否余答內地人心洶洶不便外人旅行稱余尋擴紀事曰叙事有法議論雄偉以子才自甘儁散無乃與今政府異論乎余曰維新事業成於西南藩士小人東北人故當路諸人外小人小人亦不屑依附當路人且此事有命小人非敢自立異閒要路可指名者誰余舉故岩倉大臣大久保參議曰今日要路未見兩公之比閒伊藤參議爲人余曰是人二十年前有所疑於攘夷之說投英艦執賤役游海外所見果不凡語及時事余曰方今中外皆屬望相公切望乘是機建大策運大勢轉禍爲福變危爲安曰我邦攘夷論盛與亦猶貴國廿年前老夫意以爲非經五年則

不可有爲老夫叨蒙大用任大責重欲請閒自便而不可得切羨足下総念當世漫游城外以養其壯志願舜江口問濯曰爾游資幾何濯實答曰極爲快游已點燈舜江促出乃一揖而退榎本公使曰中堂閱歷變故且明外情中土除是人未見有爲之人唯門客專事奉承外人亦多呈諛言以愚之我恐其侈然滿假漸不充與望余曰果如斯則老將知耄及之者歟姑記待五年之後已歸佐野山吉二姓告明日乘輪船豐順號南發且曰流澌日多得一北風則河口冰結不可航度卽決同乘作書與舜江曰中土無人不口自强蓋自强之本在自治聖人說自治之本曰格致曰正誠僕游中土未見一人講格致之學又未見一人持正誠之教蓋或有之僕未見其人也其怨自治如斯欲求自强之功茫乎不可得也中堂公若問僕退有何說請以是言復之又東周道臺告明日北發周氏贈筆墨數件

廿七日十一日 早起詣杏蓀猶寐告今發急遽出見曰僕新解繁職子林下人宜直陳所見無所嫌忌或曰貴國協謀法虜將乘機畧取臺灣余知其設問嘗試曰中人猜疑至爲此言何暸見事譬中土堂奥也日本門戸也堂奥門戸相須爲一家日東立國於中土廡下二千年所謂輔車相依者豈有乘此危急狡焉規利之心乎今也安南歸法朝鮮惴惴僅免亡滅中土同文隣國稍有氣力者有一日東而已中土將有爲其可與謀事者有一日東而已琉球末界微事豈可拘小嫌失大好乎曰貴邦果能協力中土法虜易與耳曰法國與我同盟豈可以中土故買怨乎戰爲危事盡求全策於戰外曰國論一決不可復動曰見幾而作歸臥留園方在此時曰僕與中堂義實師弟國事方急義不可去此乃辭出乃辭公館與佐野山吉二姓乘豐順號風威凜然河流混氷澌晚至大古兩岸砲臺比來時壘壁加壯出海口碇泊

廿八日十二日 海上村落塗土爲屋瑞巖曰北土多風少雨雪故民家多土屋因愚余自發上海逢雨僅兩次不似蘇杭游數逢雨午下潮滿開輪波浪漸大動搖特甚見一破船蘸搨於激浪之中桅檣依然船上不見一人有一客金搏雲者見余手卷筆話余問其鄉曰廣東越南兵事孔亟聊効班定遠之爲爾中人好大言雖古猶然

廿九日十三日 怒浪掀翻側臥艙室玻窓望見大濤起伏忽覺眩暈不欲食終日喫梨實三顆而已中客皆吹洋烟避眩暈之苦臭氣紛然不可勝搏雲有詩和韻還悶夜至煙臺山吉姓上岸連日寒風至此稍溫知天度漸南氣候隨異

三十日十四日 搏雲談及日事語漸犯人余曰中土士人未嘗目域外故見聞狹隘特不類大國人搏雲曰遠游無益余曰夫子道主禮樂而夫子不游周師老聃則不知禮不游齊聞韶則不知樂顏曾七十子不遊夫子之門則不得與聞

大道。子何謂遠游無益。坐人大笑。夜與瑞巖小酌。瑞巖談鐵翁遺事。曰翁平生不爲人作摸本。有來學者。輒曰余書不足學。宜學古名書。不甚讀書。余自十六歲侍翁。記翁詩七言一首耳。淡泊貨利。所得潤儀盡舉施人。不毫存計較之心。

十二月一日（十五日）波浪稍穩。神氣稍復。食粥。午下見海水昏濁。知其近上海。轉針西指。望一島。日漸暝。忽見島上候燈爛然照海。轉瞬間已轉在背面。初更至吳淞口。兩岸新壙大石。餘江心二十五丈間爲船舶通路。此前時所無。其急於防備可知也。潮落繋泊。岸上砲臺篝燈爛然如星。

二日（十六日）瑞巖敲室呼起。起視則艦已泊在大古馬頭。落月半規。水面黯淡。假寐待曉。高平姓（與市）來迎。抵廣業館。鶴田二宮諸子來問。與書記亦在。曰五日前自香港過台灣來。此間中法戰事。曰中兵距雞籠三四里。牢築長壘。與法兵相持。淡水未全歸法。法人封港口。軍艦以外不得進口。訪吟香。曰明日東發。坐見

山本仲齡曰。方謀與學校。以待邦人游學者。

觀光紀游卷六終

滬上再記

弟大瀞題

序

岡君天爵以文章爲性命者。其文以唐宋八家爲準繩。不屑誇詼博閎綺靡。矩度森嚴。如韓柳。議論縱橫。如歐蘇。而後已。文名日隆。其鄉雖僻在東奥。所交遍于海内。衆皆以當代名家許之。皇室中興。辟爲大學教官。天爵素不嫺俯仰當世。屢仕輒躓。余亦拙作官。賴筆墨以爲活。每相見置酒論藝文。欣然酣暢。不復知富貴利達爲何事。天爵已不得志。性固好游。乃橐筆出游信越諸州。弔英雄興亡之迹。又航函館。抵札幌。探窮北諸勝。入熊羆之徑。探黿鼉之窟。以泄鬱勃之懷於歌詠。述作愈富。而其意不自足。曰余將航海泛洞庭。登黃鶴樓。上泰山覩日出。過鄒魯之鄉。謁宣聖之廟。遂入北京。以觀文物之盛。嗟乎何其志之大而氣之壯也。顧以天爵之才。縱觀名山大川。以養其志氣。接奇偉鴻博之士。上下其議論。其所造詣。果爲如何。余唯恐天爵學益富而身益窮。名益盛而運益屯而已。然而天爵非以區々窮亨爲欣戚者。余聞蘇州有俞曲園。邃於經而雄於文。保定有張濂亭。傳桐城文法。爲當時耆宿。天爵就而詢之。則其於唐宋八家所未悉者。則必別有所得焉。

明治甲申五月

對馬　龜谷行拜藁

序

鹿門岡先生東瀛英奇之士也足迹遍其國所交皆當代名流中年遭亂離不得伸厥志棄野史亭其鄉鹿門山下日事丹鉛其於古今治亂人物賢奸條分縷折口伐筆誅以寓褒譏之意磊落奇偉之氣爲不朽之事業光緒甲申秋携其所著若干種爲中土之游余在天津晤先生於姚江朱氏之寓以筆墨代喉舌咀剜盡千百紙尤致意文章其論唐宋以下大家巨匠得失分寸頗精頗當蓋先生既不得伸厥志此游將北吊燕趙之遺蹟訪輦下諸名流西溯長江南窮閩越考山川風俗交賢豪長者以激其志氣以博其聞見余拙文辭隘游涉唯誦先生之文覺胸掉舌噤而已抑余有因先生之游而所感焉夫子晚筆削春秋曰垂之空言不若托二百四十二年之實夫子周游七十二國求二百四十二年治亂興亡之故故無言不實可以懲亂賊可以師法萬世也司馬子長

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之豪俊交游故其書罔羅羲黃以下浩瀚汪洋爲萬世之大觀此殆皆得於游者今先生眼窮萬卷其言優爲一家而以其生于島域聞見狹隘自不爲足擧中土此游此亦以古聖賢之所爲爲志者余曩見先生席上賦呈白頭爲壯游聲譽隆隆起句嗟乎先生豈以區區聲譽爲事者乎淺之乎曩之視先生也乃書此言以送先生之東還

光緒十年九月　　嘉興　陸純甫拜序

觀光紀游卷七

宮城縣　岡千仞振衣　撰著
姪　濯萬里　校訂

滬上再記

余初航度上海。留旬日。歸自杭州。留月餘日。今歸自燕京。小留迎歲。上海已多日。人桀。晉經甫諸友。晨夕過從。杜甫草堂曰。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隣舍喜我歸。沽酒攜胡盧。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墟。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殆詠余實況者。唯余三住此地。未見一在官者來訪此余之所以不能無慨慕春申君於二千年上也。草滬上再記。

十二月三日（十月十六日）晨赴三菱輪船。送奥書記及吟香東還。過公署。見安藤領事。曰法廷開國會議。決徵八百九十萬金。充中土軍餉。中土多事。始于此。過本願寺。見僧孝純無適及田邊姓。夜垂井姓（藤三）來見。曰曩赴福州。觀戰迹。殘壘敗艦。滿目慘然。左元帥駐軍昌平縣。候法人舉動。縣距福州五六百里云。

四日（十七日）訪張經甫。設酒。問北京見何人。論何事。及何所聞見。余一々筆陳。大悅曰。余不出戶庭。坐得四方之異聞。因論二三巨公人物。其所見亦畧如余意。姚子讓亦來會。日晡辭歸。出羽人成田直衞來見。曰僕在鄉里。業牧畜。今夏農商務省開牧畜會議。因來東京。聞中法事急。來觀。因問會議如何。曰與會者不盈百名。槩皆東北人。西南諸國畜牧未開可知也。衆推青森廣澤安任爲議長。余嘗記廣澤氏牧草堂。曰安任亂後絕念當世。講牧畜。謂民生不可一日少之之實業。爲我黨偉人。果信矣。

五日（十八日）與葉新儂（峻頤）訪蜀詩人李芋仙（士棻）。年踰耳順。病足踞床上。見客出示朱竹坨書。梅庚畫。宋刻停化帖。零本。曰漂泊賣文。猶有此四寶。未爲全窮。梅庚畫爲王漁洋者。停化零本。有錢大昕跋。皆難得之寶。余贈山房雜著。芋仙一讀。東旋集。頓致禮容。曰殆失名士。贈新刊卧游集。此人壯時科名顯達。曾過一大官。待久不出。怫然罵其無禮。遂得狂名。詩有奇氣。如其爲人。夜光本武雄。僧孝純來話。武雄吟香姪。是日寒甚。曰五日前天津河口氷合。

六日（十九日）雪。意黯淡。余嘗謂英法匹也。英之略印度。法人不慊。其以巨市要安南。將乘機爲英之所爲也。法蓄此謀。幾十年。其有今日之事。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而中土以藩屬義。逼彼又煽動土人。謀興復。皆爲彼所致者。申報登法人流丕慕義勇入安南始末。足以推彼情。此撮錄曰。流丕幼有大志。聞英人開鑿紅海。謂可以自試。又游埃及。不得志。慨然曰。宇內萬國。無大於漢土者。可以一游。乃航上海。是時英法訂約。開長江各埠。從英人好公抵漢口。觀其地。占上流。商旅簇集。人口繁盛。遂留講語言文學。中土兵賦物產。官制職方。學藝民俗。畧領其一斑。因謂東遊歐人。皆未窮內地。此未可共語中土大觀也。會法國遣一使臣。撿雲南兩廣交界。爲土蕃所扼。不果其志而歸。流丕惋惜。以謂滇南晉部河注安南。爲紅河。此河若通舟楫。可水程往來滇南。乃發漢口。歷荊楚黔廣。至滇會土苗作亂。總督馬公大舉勦討。糧食不給。流丕陳策曰。請赴安南。請糧以濟。馬公曰。土苗性野。殺人如戲。性命不可慮乎。流丕强請効力。馬公嘉之。遣兵護送。滇南交界。屯兵嚴守。流丕已帶護兵。守兵不敢支吾。至安南界。辭護兵。從一僕行。重山復嶺之中。星發星宿。飲食棲止。人所不勝。而流丕依然。往數日。見一江瀠洄萬山之中。出原野南流。問之果晉部河注紅河者。厚價雇舟。達南關。見土官爲馬總督請糧。不可。已窮南關。雇堅牢一舟。測量水陸。跋涉險峻。還滇南復命。且曰。安南土疆所在沃土。且富礦物。若能開闢。資民食。則安南百世之利。馬公大悅。乃請赴安南。盡力於此。馬公作書薦安南國王。厚贐以遣。流丕往還

兩夫大得地方要領至東京說國王不可乃留草滇南圖說備載道路險隘金
礦物產及山川原野都邑民口半歲歸法獻方物圖說建策曰與東洋通商無
若畧安南自滇入安南一帶紅河經東京入海兩岸沃土多產礦物眞爲天府
若開一要地通滇越商旅則可以輻輳四方開無限之利源安南僻陋主昏國
弱大兵一指拉朽振枯誰敢抗之此時法普戰始罷創夷滿國衆不敢省流丕
奮曰畧蕞爾安南不必仰官力與其友米津購求一輪船募義勇九十人裝飾
兵仗儼然勁旅已至直溯紅河四索支流一支注河內顛爲大河東京漕運一
資此河自此達海約三十里乃駛入河內國人大驚謀集兵掩襲流丕偵知先
期進攻國人不知兵大炮一發羣兵奔竄乃上岸布營書榜安民付軍事米津
溯紅河至滇訪馬公謝前恩馬公敬待將請朝授職流丕不可歸河內還米津
見西貢駐劄諸官陳事狀且說曰國王荒淫民心離畔若借一臂力則舉東京

獻法廷易如探物囊底諸官爲然戍將阿尼亞以兵一百來援已而國王發兵
七千來討法兵二隊万砲齊發如猛虎驅羣羊一戰陷河內會阿尼亞中丸而
死代將某剛愎自用屢與流丕爭事國王使使請成某倖功許其和流丕固爭
不可漸積嫌隙某構流丕駐劄官官然之逐流丕流丕憤懣歸法國上陳某怯
懦失機誤大事且訴法官索償費用申報所載止此顧流丕非以一再挫折變
其大志者法廷亦無沈滯是人之理安知非安南今日之事皆流丕輩在內所
畫策乎聞中土遣駐英公使曾紀澤詰法且陳安南爲藩屬地法廷直曰安南
國事全然不與中土相關紀澤無如之何法人愈發軍艦恫喝百方遂要國王
誓曰政令賦稅文武官免一統於法廷倘欲奮螳臂則剪滅宗祀無有遺種此
全然襲英人鄙三印度之故智者安南自安僻陋忽防備啓法人逞虐之心固
無足爲怪且中土爭藩屬之義未爲得矣蓋中土大國啟四隣小國恐其并吞
爭先朝貢請藩屬虛名自謀保全聞國初四方列朝會者安南呂宋暹邏以下
二十餘國今也時勢一變雖以百戰所併新疆猶且朘削何有於藩屬諸地前
年紫詮東遊說此事歎息

七日　二十日　芋仙攜客三人來訪余示燕劇覽古廿律芋仙激賞不已曰方今詩
人西有芋仙東有鹿門余笑曰先生莫戲言芋仙正色曰斯老平生未曾以人
爲戲案上有丁辛老屋集指曰此幸而傳者鹿門詩寧可比此輩己而曰斯會
雖得相攜至茶肆閬苑樓三層占英界中央樓上樓下來客充溢邂逅王硯雲
日四日前來此芋仙與紫詮不在乃赴華總館呼盃已蕪紫詮書來曰已戒酒
殺衆豐圓乃赴劃室十數玻燈漆案瀟洒可人紫翁從一童曰余老無嗣近養
昕伯一男爲傳遺書之計昕伯翁女壻凡酒肆陳洋烟器具飲闌興旺就喫洋
烟洋烟盛行酒亭茶館皆無不具曰喫烟守度不必爲害其人往往保六七十

壽又曰喫烟過度爲癮可畏唯不受他病此皆順爲之辭者夜半飲散

八日　廿一日　硯雲來過問竹孫曰前月赴錦州乃書和韻舊作囑寄經甫子讓來
飲經甫抽架書得四述奇西學考畧大悅借歸經甫近修洋書刻苦至廢眠曰
日來病眩恐耗精過度之所致余曰修洋書非中年人之所勝不如以修洋書
之力博涉譯書曰稍覺有悟處學有悟處大樂中土通好西洋各國尤舊輪船
火器一皆資彼其民敏慧尤長貿易而士大夫睽然不用心外事余在北京歷
搜書肆購得斌椿西使以後游海外諸名人日記筆錄十數部張德彝四述奇
尤爲詳備是人以善洋學從郭崇燾駐劄英俄二國其書各國教法學術器械
工藝風俗人情飲食饗宴瑣末儀節登錄無遺時交議論猶諷中土泥守舊習
徒尚浮華者然此抄一則曰英國風習人守誠實無涉虛文有官守職役者必
終其事而不惰守其法而不偸持是非甚確辨利害甚明辭受取與必以其情

不爲殷勤不敢爲謙讓與人約言必蹈鄙妄言違約者等隳節敗名者一切以誠實爲本可謂嚴以處己矣中土有識者固已有此言槩兼初使泰西紀亦時有創論其在英國携家眷赴人饗中俗婦女自非姻戚不出見以是爲御史所彈褫官廢黜鄉人不齒泥古亦甚此事經甫所說

九日（廿二日） 雨意傅雲與一客郭筱珊（鈞）來別曰今夜舟發南京余問汪梅村先生筱珊曰先生爲我父執今語文章大家者皆曰南俞北張先生學殖之富撰著之富覺出俞張之右年踰八十勤學不倦實爲當代偉人余將終粤南之遊而后歷採長江諸勝因約二人至南京之日紹謁梅村先生夜田邊鬱島二生來談二人奉官命游學於此田邊敏慧鬱島醇篤庶幾他年成器

十日（廿三日） 是日約李王二老飲於聚豐園往訪芊仙在蓐曰病發乃訂他日成田直衛來別留酌直衛曰牧馬阿剌比亞種爲第一阿剌比亞種電走絕塵而

却輸中土種馳驟耐久此間往往充合格馬余因語燕京爲古冀北群馬騰驤踰險峻耐艱策其性勝東種萬萬直衛大然之因謂中土氣候風土與我畧同動植百物適我土者不比爲馬然農工器具藝術亦必有足以補我短者惜從事勸農者唯一心歐米爲鴻鵠不復着眼中土也

十一日（廿四日） 問燮陽銘來見余問近有何文問燮曰方草戰國四公子論余問論旨如何二人盛駁四公子事義俠亂天下余曰四公子安可輕若使今世有一人禮賢下士如四公子安有臺灣與福州之事二人又論洋人奢侈傲慢余曰余所謂禮賢下士言中土大官禮待歐米賢士有學術技藝者學取其長也若彼傲慢中人自取而已若使中土大官以禮讓待彼彼亦應以禮讓接中人何傲慢之憂且彼秉貿易利權富擬王侯不似東洋士人汲汲斗升僅給衣食其自奉豪貴彼風俗固如此二人默然問燮妙齡能文爲正蒙諸子所推

十二日（廿五日） 經甫來談曰逃奇考畧二書大闢愚矇方命書肆寫取因論時事曰振衰俗在倣歐米建大小學舍使子弟脩孝悌旁講格致有用之學蓋經甫已慨變法廢創立書院故今觀考畧詳載歐米學制感于斯也余曰然方今急務在與州郡鄉校講格致實學與建海陸兵學校講火器航海諸學抑亦末也絕大急務在一變國是廢科舉改革文武制度洗刷千年陋習振起天下之元氣矣因出所示殷杏蓀論駁翁言稿本示之經甫一見曰一如我所欲言夜赤羽定教來話定教從事貿易得此間事情曰商無他道在一信字苟得人信片紙署萬金二字彼此兌換無不通行此間歐米大商皆然不信大國之言而信子路之一言信之不可已如斯也歟

十三日（廿六日） 經甫數稱張香濤（洞之）爲人示其著書目答問輶軒語香濤主試出東時爲生員示學藝之要應試之方者中土人論爲學之方猶科舉以外無學

問者爲師者以之率弟子爲父兄者以之責子弟蓋國制自非科舉不能立身成名勢不得不然者固無怪香濤是著也案答問揭徵說操徵法徵表水師操練行軍測繪防海新論等諸書爲兵書之不可不見者此皆譯書無用於科舉者香濤急於武備故揭此等書目用心當世者唯格物入門地理全誌瀛環志畧萬國公法等書當方今急於洋務之時不可不一日講之而香濤不一言道及未爲知時務也一也來曰無適明日發杭州乃作夢薇答書命濯往托

十四日（廿七日） 大內姓（義瑛）來曰外間爭傳本月七日我兵戍韓者與中兵戰於王城未得其要余意不自安叩樂善堂光本姓曰是日韓官以郵信局落成宴各國公使會暴徒刺宰臣國王以事急請竹添公使以兵護城既而中兵與暴徒進攻王城公使以力不敵告王徹兵退濟物浦使館兵營皆罹火余以爲中法搆兵申之以韓土東洋多事一至此意愈不安會李鐘珏齎示與亞策五篇謂

方今策不如付琉球於日本與之協力以當歐米乃論五策所未盡附其後且曰僕聞韓地之變通胥不寀竊以爲琉球末界微事今也中土受强敵今復生事韓地非特弊邦之失抑亦非中土之計也中土將與富强之治與歐米角逐於瀛海之外而安南如彼朝鮮僅免危亡四隣同文國稍有氣力者有一弊邦而已弊邦於中土隋唐以來傳文學通貿易一千年於此其爲唇齒輔車之勢固不待知者而知也若中土積區々之微嫌目弊邦爲有異圖責以匪夷之語則東洋之多事源於此傳不言乎鋌而趨險不可不戒焉鍾玨經甫熟友。

十五日 廿八日 訪紫詮芋仙與衆客在坐指一年少曰此爲曾文正嫡孫名廣鈞字重伯年十八今日借王君青齋以設宴蒙遠客來顧大爲有光余以其爲名冑一揖把筆通名姓答辭粲然會者錢昕伯何桂笙黃夢畹朱昂青桂笙夢畹申報館員已而酒出珍羞雜陳芋仙語及文正則稱老門生問之曰朝試時文正爲考官辱擢高科夢畹論韓事不已曰日人幸中土多故生事端其謀可知余曰弊邦立國於中土廡下無一人不聞法事而切齒中人聽推揣摩輙謂弊邦有兇圖榎本公使爲貴國苦心每有一異問報衙門諸大臣李中堂公或知之。

十六日 廿九日 山吉姓至自烟台曰罘罘以北已氷海週日問輪船一到耳問韓事曰韓人分新舊二黨新黨悅日說舊黨悅中說曩我邦還償金若干國內歡呼新黨大得其勢中人不悅煽動群不逞輩是事中兵無紀律爲韓人所厭今又助亂黨愈失韓人之望英美諸公使亦同我兵避亂濟物浦中日曲直各國公使明知之余以爲日人曲中中人曲日自是人情唯事出匆卒非出二國政府之意不必害中日交際。

十七日 十一月一日 聞東領事在逆旅往訪曰觸風土疾坐起頗艱客是地者往往罹此病酒閒談烟台事曰北地至冬海氷西洋風船軍艦繫泊烟台天津待春水夫入市飲酒賭博摶闘輙就領事署請裁判此輩不知義理不解文字無可解論可畎者極多歐米人好雇日本水夫曰日人强悍不畏風波不顧性命大爲可取。

十八日 二日 訪安藤領事敲韓事曰有電報一次而已未得其詳抵本願寺某某在坐方論韓事見余問說余曰中日國于東洋自歐米而視之何異一家今也中土受大敵凜乎其危若夫韓事暴徒所爲在我無乘人危之理中土亦無助暴徒滋事端之理他日彼此發使明審事情則釋然歸無事衆皆稱善。

十九日 三日 訪昕伯桂笙於申報館館占五達通區與洋館並列昕伯桂笙出接示余昨日日報直叙余在紫詮坐所問答爲一篇時事策者此篇一朝傳播中外無不說余名姓言之不可不愼如斯唯余不吐貿心之言觀者亦莫爲異二一人稱余詩名籍籍余曰高適五十學詩爲唐一代詩人僕自今學詩假令唆若中土巨匠後又不失爲日東一作家所謂進取不足退守有餘者二人大笑是遊目擊中法戰事今又接韓土警當烽火旁午舉國洶洶之時放浪山水笑傲風月時以文詩遣遲暮之感積鬱之懷而中土士大夫亦諒余疎狂愛余迂拙以筆代舌歡然笑謔傳余言論錄余唾餘盃酒徵逐相視莫逆此亦異事此亦快事。

廿日 四日 重伯招飲於聚豐園芋仙紫詮昕伯桂笙以下會焉重伯要余溯長江至湘鄉見郭侍郎嵩燾余曰閣下文正公之嫡孫曾元帥公之宗姪不鄙棄小人得陪盛游此生之榮況郭侍郎僕之所欽盛名得從閣下執謁何幸加之乃訂時日約同發過領事館吳書記請護照公文。

廿一日 五日 與二宮田邉豐島三姓搭鑾經甫子源子讓荔泉問鑾經甫說遞奇

不已曰惜作者無學問見識蓋慊此書不爲中土占地步也余曰人各有所見中人記西學無出斯書之右者弊邦岩倉大久保木戸三大臣歷使於歐米各國草日記其紀風土國體參觀史傳其紀工藝學術質問各科學士修爲若干卷曰歐米廻覽記今取述奇與此書照觀歐米萬里瞭如掌紋此二書實爲東洋人說歐事之嚆矢述奇卷題落花無聲人淡如菊八字爲次不知何旨經甫亦異之或作者有所托意歟飲入夜

廿二日（六日）從經甫轎至衙署見邵道臺侍者延入正堂道臺禮帽領繫念珠粧飾偉麗而意如不在客文有餘而質不足中土大官皆然一揖而出禮帽念朱爲中土章服禮帽飾珠玉一品二品紅珠三品四品藍珠五品六品水晶七品八品金九品銀念珠五品以上始得佩服二服本拉馬教徒禮服蒙古重拉馬教教正位于國王之上康熙帝征服蒙古乃獻拉馬教正之尊號服事之遂取

爲一代典章云過經甫午飯豐溜重伯所議行事三訪不在心許之往見紫詮曰重伯紈袴或悔前約余怫然曰彼名家子弟不知約諾爲何事乎紫詮曰此非所論於一年少也乃止中人輕浮其言不足恃往往如斯有客求見出迎則寺田望南余問來故曰貧道業津筏不可不思所以普濟望南辭官爲僧故有此戲命酌稱奇遇問韓地之變曰至神戸始耳此事未得其詳

廿三日（七日）與望南柢紫詮望南歸自歐州見紫詮於香港紫詮東遊實由望南謀成齋鐵雲以下揖致之也紫詮驚喜曰方理俗冗後刻期於聚豐園觀市街暮赴約紫詮與昕伯馬逸農（鉞）朱昂青許友琴（樹桐）席子肩（祺裕）歡迎友琴書肆濟源華稍解東語子肩瀚伯弟陳設豐盛望南觀諸人就床喫洋烟訝甚曰洋烟果不可遏乎紫詮曰遏之極易問之笑曰喫者殺之莫赦又曰洋烟何害人固有以酒色致病至死者以酒食之樂有甚於生者也若死於煙毒何異死於酒色此言雖戲有一理

廿四日（八日）島剛毅來訪曰新接電報井上參議拜全權大使從高島樺山二少將奉使韓地望南曰朝旨在平和故命外務卿外務卿職在保隣交又曰我邦置兵護在韓邦人也國王之急雖閉戸猶可也且井井子果重王命以兵入護此亦感意氣者仗義奮鬭以二百精兵敵千百環攻之中兵有死而無退以揚我武於域外雖敗猶榮者今觀中兵羣進付國王亂兵狼狽遁去貽笑海外殆辱及使職者

廿五日（九日）寒風作望南歷訪樂善堂本願寺曾根島大倉諸氏是日耶蘇誕辰大小洋艦悉掛紅白旗街衢間時聞爆竹之聲曰此中民歸外教者中俗祭祀用爆竹以中俗祭耶蘇未知享否經甫嘗告赴松江試經甫實爲傑出偉才而猶注名顧生談及此事唉曰眞爲無謂科舉學極不容易余在北京觀順天府

試題第一場四書三題詩題五言八韻限押字第二場五經五題第三場策題五道第一經書第二歷史第三說文第四古今循吏第五海陸[illegible]述此條說文策題類推其他曰問說文序云九千三百九十一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校今說文均有羨溢或云後人取字林增入經疏藝文類聚北堂書抄太平御覽所引說文多出今本之外或爲逸字取而益之不更多歟說文連篆文爲句廣韻以來已昧斯旨見於何部試舉其辭讀例有三璦讀若柔玽讀若宜釋其音也竄讀竄三苗之竄杭讀如告言不正曰杭釋其義也雀讀與爵同眣讀與跌同通其字也如斯類試言其畧說解多書闕字或以爲取論語闕如之義或以爲大徐校正所注其說孰長漢魏六朝爲說文幾家說文撰於何時成于何時并許氏官階除授能舉諸家以考證否鼎臣新附淺俗重複其小學之疏歟或亦有不得已者歟學者通經必先識字我朝訓詁之學各有專家考訂之餘盡言

心得。答此等閒非事。修說文。優爲一家者。不能下筆。宜其黃口入學。白首無成也。抑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一字。諳記無遺。何補於身心家國。先輩多論科舉誤天下。實有故也。

廿六日 十日 紫翁來訪。會芋仙件易實甫夢畹新儂而至。余之北游。紘劬曰。湖北易實甫。名家子弟。雖年少有異才。入京之日。幸莫相失。今相見於此。眞爲奇遇。乃與望南。命洋車。携諸賓。出飲于聚豐園。重伯亦來。頓爲盛會。余和望南途上詩。紫翁實甫重伯新儂屬和。是日約望南遊徐家滙。不及行。徐家滙開市以前。已爲耶蘇教徒所窟宅。有觀象臺。法人所築。風雨針測量諸具皆備。

廿七日 十一日 島剛毅來。酌曰。少時曾見先生於住吉陳營。余時從二鄕人。觀營兵演劍。屈指二十三年前事。因話與松本松林二子同寓浪華之事。慨然久之。夜赴咸和館忘年會。館邦人借爲會集所者。頗爲宏敞。安藤領事以下會者五

十餘名。轟飲極歡。我邦俗歲末宴友朋。曰忘年會。淸嘉錄。歲末會飲曰撥散會。中土亦有此事。

廿八日 十二日 微雨寒陰。井上要助諸岡賴之來訪。曰昨至自西貢。西貢屬法。船隻出入。商旅群集。如不知有兵事者。法廷議決新發兵一萬二千。曰一萬定安南。二千攻中土。東鄕大佐來爲天城艦長。曰此間嗷嗷。此不解事者。法字內强國。一舉陷雞籠。再舉動福州。非不武。而屯諸艦臺灣。苦無策。況我邦國力有限。豈可以韓地小故。怒中土。買大禍乎。井上參議以外務卿任使命。朝旨固無意於戰也。

廿九日 十三 雲陰。雪意。至暮而雨。與望南翺四述奇談歐事。述奇曰。俄人奉老天主教。老天主教又稱古教。又以其始自東方。爲東教。尊國帝爲教皇。一切教規異他教。神甫大鬚。著大領濶袖袍。甚肖中土黃冠人服。以余所聞。羅馬古時東西分立。稱帝歐土。諸州皆奉西羅馬教。規互有損益。而希臘僻在東隅。依然守東羅馬舊規。其稱老天主教古教東教。以是也。俄祖彼得。帝入希臘。奉其所傳舊規。世爲國教。張氏博西學。不說及於此。何也。又曰。洋俗婦人約腰。下與中土纏足一般。望南云。歐俗愛細腰。傳爲出於羅馬。設撤纏足。亦歐俗歐俗賤大足。男女自幼緊纏足。令不得大。唯日耳曼不爲。法人近以其違天性。發令禁之。

三十日 十四 聞三菱郵船入埠。往領事館。覓日報一見。曰本月四日。韓相閔泳翊會外國公使慶遞信局落成。會火。泳翊出觀。爲刺客所傷。泳翊后族專用事。嘗聘歐米。盛唱進取說。後使中土。翻然唱守舊說。進取黨憎其反覆。爲誤國。結黨刺之。韓王恐。急黜守舊黨。訛言四起。人心洶洶。至夜。國王書請竹添公使。以兵守城。公使以護兵二百入衞。明日火起。王移景佐宮。既而守舊黨以中兵突進。砲擊城門。公使且戰且退。亂兵四發火。我兵營使館。乃率在韓邦人。退保濟物浦。邦人逢害三十餘名。朴泳孝金玉均爲進取黨魁。變服從公使共遁。進取黨援日人。守舊黨援中人。二黨軋轢。激成是變。我邦自米國逼請開鎖。分黨爲勤王爲助幕。爲鹿兒島馬關之攘夷。紛紛擾擾。前後二十年。始奏維新鄽淸之功。韓土此事。殆類我界町門之變。韓土多事。一年甚一年。時勢不得不然者。

卅一日 十五 與望南要紫翁新儂登酒店。夜酌。此夜除夕。分旅館寒燈。獨不眠。爲韻。各賦一首。余問紫翁曰。先生詩自與阮亭異宗派。似少混張船山。翁曰。老夫不甚悅船山。平生刻苦學杜。唯病學問猶疎。造詣不深而已。余又問曰。近購五家評杜詩。以供諷玩。此書如何。曰讀杜詩。不如白本。凡詩文選本。不如白本。各人評撰。各有所偏執。皆閱歷之語。

明治乙酉十八年一月一日 十六日 晨見館人賀正。與望南詣公署。在滬邦人正

服檥至門外成市見安藤領事吳書記上賀正堂安　皇上御影三拜祝壽歴
訪諸友賀正三井氏坐見二英人一曰弗拉幾一曰克耳皆爲三井氏操汽艦
機術者聞余爲儒生改容致敬余觴二人曰虔壽英國皇帝萬歲二人一嚼酬
余曰在日域三十年日域之恩大於英國之恩以所以盡於英國盡於日域庶
幾不負日域之恩此亦感國士之遇者

二日 十七日 與望南觀城內自新北門而入門外丐徒襤褸百結兀者跛者劓者
盲者聾且啞者惡疾者尾人後乞錢閭巷隘窄臭氣撲鼻時見僵尸望南愕然
余曰未足爲異入一肆男女箕踞喫茶觀余異妝嗷嗷聒耳望南變色余曰未
入室內男女橫臥喫洋烟顔無人色爲行僵尸間之思一人燃炭大釜煎物惡
臭滿室望南問何物曰製烟膏也望南色然曰此勝毋里盡回車轉出池心亭
亭樹傾圮池水溷濁乞兒蹤後穢臭紛然望南失望疾步而歸曰今日始觀動

物博覽場不覺失笑中人以衣冠文物自負觀其文辭則郁乎如天仙觀其容
儀則嶂乎如神人此士大夫千百居一二者若夫閭閻小民眼無一丁鄙猥醜
穢卑汚賤陋自海外人而觀之與蠢狉野蠻相距一間望南游學歐土其一見
稱爲動物博覽場亦宜也

三日 十八日 與望南詣正蒙書院惕銘導至龍門書院一覽講堂學舍轉觀也是
園垣壁崢嶸堂階秩序廻以池沼蔭以卉木望以樓閣接以橋梁沉沉富貴之
相與門外隘陋夐然別天地蓋中土士大夫與閭閻小民貴賤懸隔不止雲壤
此一事可推也上海當申浦江之衝爲形勝之地而城中溝渠淤塞僅通消水
婦女就而洗穢器擔夫在旁汲飲水紫詮瀛壖雜誌論此事曰縣若浚城中廢
溝通大江漕運則不特省荷擔之勞穢氣四通無毒熱生疫癘之患而官其土
者槩不用心此等事豪戶巨商徒自封殖不復思與公益開民利此亦一代之

弊習

四日 十九日 吳書記來話曰邦人寓此者婦女踰其半皆立閭賣顰笑者公署嫌
其穢行設法防之而此輩染因緣外人非三尺所能防云望南設洋餐招饗坐
有一生與語者問之曰大田實大河原人聞此地開東洋學館三日前來此東
洋學館山本仲齡與日報社諸子爲邦人在滬者與此學授華洋語學其所以
爲號則可未知其實如何

五日 廿日 余游汗漫紫翁曰閩粤暖地宜冬游者乃決究閩粤諸勝而後舉長江
之遊期明後日起程整理行李遣擢怡和號買輪船符滬上輪船公司凡九怡
和公司輪船十二隻大古公司十一隻禪臣公司八隻馬立公司二隻三菱公
司五隻老大公司七隻旗昌公司二十隻大英公司十八隻法國公司十五隻
公司猶我邦會社凡輪船九十二隻以九十二隻艘艦四輪內外物貨綽然有

餘此上海殷賑所以冠東洋各埠也

六日 廿一日 荔泉子源惕銘來錢荔泉論韓事不已余曰方今五洲電信輪船大
小火槍盛開萬里比隣無復內外之別欲如在昔國保其疆各樂其無事而不
可得其至此天也唯中土法事方殷無棄豺狼而問狐兎之理下邦亦固不爲
乘人危之不義且此變非出兩國政府之意他日中日發使覈實事情則渙然
冰釋一歸無事也荔泉曰以僕所見執拗强相見于中原必由是役也余曰此
余所謂欲國保其疆各樂其無事而不可得者余幸無官守於國是游盤桓
於閩粤之間數月以觀兩國之決雌雄不亦快乎一座大笑夜與望南赴紫詮
之祖筵有送詩

七日 廿二日 樂善堂饗朝飯此間雖有三井廣業二洋行皆因官資者獨吟香氏
占五都市鬻書籍々藥其業日盛顧上海與我隣接當東西二洋貿易之衝此

范蠡之所以起歎於齊而業居貨者職此一義此吟香氏所以創業於此唯其爲陶朱與否有命在吟香亦將如之何牟田熊五原與芳賀守助野口實治四姓來見皆東洋學館生徒初皷發寓望南二宮島田光本田邊豐島高平今村諸子送至輪船舍上室瓊室瑤宇居然王侯之居是夜霜晴星斗闌干天水濶然望南送詩曰貫斗光鋩霜照劍映波燈火夜登舟能寫實景者

觀光紀游卷七終

粵南日記

左繇正

序

鹿門先生少出其東奥之鄉。游東都。入茗賓交海內知名之士。後游寓京攝之間。徘徊西南諸州。求俊偉卓犖之士友之。年三十無所合。歸鄉。已而奥羽爭亂。先生執正不屈。爲賊黨所仇。瀕死者數次。及亂定。應徵來東都。歴官大學史館。一旦引疾休官。時出漫游。自關東八州。以至甲信諸國。無所不游。遂航北海道。窮島言夷面之境。慨然曰。我游未足爲壯。我將一游漢土。窮彼所謂赤縣神州者矣。蓋先生論著等身。如法米二國志。尊攘紀事。海內傳播。人人以先睹爲快。而今有此游。其志可知也。夫漢土土地人民之衆。且大能文之士。蔚然爲林。其暮來我邦者。廣東何璞山。黃公度。香港王紫詮。皆與先生交深。先生此游。以諸子爲東道主。因以結四方名士。皷棹江河。立馬泰華。觀南北二京。考政教風俗之汚隆。過燕趙之郊。吳楚墟。觀古英雄所成敗興亡。奮然勃然。鬱於中而發於外者。爲瑯琊之文。炳煥之章。彼土人士。亦將瞷然愕然。避其鋒且不暇。蓋孔子登泰山小天下。先生眼中。固已無四百州也。先生發有日。諸名士壯其志。張宴於濹上水閣。資深亦陪席末。資深年少。將何言。乃叙所欽於先生。爲一篇以贈。

明治十七年五月　　出雲　內村資深拜撰

序

東洋各國疆土之大。莫若漢土。我國亞之。朝鮮安南。一隅自守。國小不振。未足爲東洋輕重。若夫印度緬甸暹羅。或甘爲英屬。或受佛制。固無所論也。然則其國於東洋。能抗歐人者。獨有我國與漢土也已。然而漢土與我國合則可以抗歐土。離則我國與漢土無以自立。夫歐人務事遠略。如俄要我取唐太島。逼漢土略黑龍江沿海地。其凴凌東洋。駸駸乎不可禦也。今日之計。我國與漢土宜相依如輔車。相救如唇齒。無事則共謀富强。有事則互整師旅。以同其休戚。如此則彼狡焉無厭。亦不能逞其志也。而漢土未悉東洋大勢之所在。觀我縣琉球。則曰此蔑大邦也。觀我問朝鮮之罪。則曰朝鮮我所屬也。互積猜忌。漸如不相容者。此歐人之所利。而東洋之不利。莫大焉。我鹿門岡先生夙慨皇威陵夷。與四方志士論尊攘大義。戊辰之亂。與羽連盟抗王師。先生侃侃仗義。死爭獲罪。其藩殆死。維新以後。移居東京。以文章著作風動一世。今玆五月。將航漢土。其志固不在區區文字也。先生此游。南航香港。覘英佛之跳梁。北至幽燕。目俄虜之蠶食。過上海福州諸港。覘彼所以待我東洋者。必有悲憤鬱積不能自禁者。於是與彼士大夫互論東洋今日之計。在於樹犄角之勢。以防彼凴凌。不可以小嫌失大計。則猜者渙然。疑者釋然。忍小忿。去私怨。以畫東洋百代之利。則亦可也。源之所以望先生此游。固如斯也。聞香港有王紫詮者。曾游歐洲。著書論五洲之大勢。先生過而問之。則必不河漢源之所論也。是爲序。

皇明治星在甲申五月　　門人　濵田源謹序

觀光紀游卷八

粵南日記卷上

宮城縣　岡千仞振衣　撰著
姪　濯萬里　校訂

是游北窮燕薊中至江浙南極粵南而不及長江諸勝者非特二豎爲祟也蓋長江非獨洞庭岳陽赤壁楊州稱爲絕勝金陵明祖之所都鎭江漢江歐米艦船所輻輳實爲中土極盛之地此非倦游病餘之所能窮覼余雖病且老志氣猶壯將東歸養銳更裝囊橐以償是游之缺他日能果是志否

一月八日（十一月廿三日）晨起望海水天渺漫不復知上海何方輪艦長二百六十二尺廣六分居其一號曰高陞比三菱諸艦稍粗上室三英客及余叔姪下室中客廿二名下層堆積大小砲甲板上載羊百頭牛六頭皆輸廣東者

九日（廿四日）風恬波穩天氣和煦臥床藉洋氈二葉覺過溫天度漸南故致此異夜見候燈三所曰丈山曰牛山皆福州海口曰龜山全州海口

十日（廿五日）風順張帆三箇廣盈丈所謂垂天之翼一搏八萬里者觀劉東峰操艦務者能爲東語曰往年以商事游神戶大阪艦室四圍白堊日光反射漸覺眼痛擁被盡日至夜微熱

十一日（廿六日）轉針西駛望見一點青螺須臾進入峽間峰巒層起風波恬然如行湖沼中進十數里闢爲大灣西北曰仰船赤柱東南曰登籠灣十萬人家簇擁山麓此爲香港是游不從舌人東峰爲余雇艇子上岸峻阪斗絕壘土修路路心隆起兩側陷凹以除雨水出山腹大路右折抵公署見町田領事（實一）坐有四客來自英國曰法國新發大兵錫蘭新嘉坡無處不泊法艦中土自是而多事余將航廣東乃從領事訪薛讓谷（瑶谷）逆旅託請護照讓谷曰請待僕了官務同舟赴廣東出示官符一通曰交取高陞艦所載大小砲安南兵餉一待廣東其急可知也

十二日（廿七日）晨見讓谷約行期問知楊星垣（樞）否曰此人少時從僕而學前月從徐公使赴貴國余知星垣於東京使館聞其在廣東大喜得地主惜參差不相及午後從田邊（貞雅）書記出觀市街香港全埠山阪人多坐轎轎（編藤爲籃狀）織竹爲蓋衣以油幕受兩臂以欄欲右則欹右欲左則欹左大有雅致街衢四達屋皆三四層瓦石建築無以木者以邦屐不便坂路入一店買屨韈以服右折出大路洋館突兀街畫十字入一肆堂央設大案列各種歐酒別案山堆殽核客皆立飲每盃點氷塊蓋歐俗就而一飲取微醺大路平坡環柵左爲練兵場右爲投毬場其北爲兵營架樓三層卉木幽邃結構宏麗猶王侯莊園然兵丁紅服徘徊路上意象閑雅洋人樂爲兵中人募游手爲兵頭會箕斂犬馬遇

之此亦不戰而勝敗已判者沿岸列砲臺平射海面宛然虎負嵎之勢望見層樓倚山爲海軍病院一艦架層樓爲陸軍病院病於陸者於海病於海者於陸治病亦自性偏處而克將去歟英開此地僅僅四十二年各國置衙署派官吏以形勝控御東洋各國余常論此事爲宇內大變局夜與町田君酌曰自中法構兵本港宜布局外中立給法艦糧食石炭東發者令得至臺灣西發者令得至西貢皆有程度唯前日法艦入港繕破艦此犯中立法者又曰同盟構兵必宜布局外中立今中法開釁而同盟國無一宜中立者豈公法未行東洋諸國歟

十三日（廿八日）諫山姓（麓吉）示其鉛筆畫男女像神采如生是人善歐畫爲外人所重以一枝鉛筆漫游域外此吾曹所不可企及與町田領事訪王觀察（藻章）逆旅日因張亦樵（煥斗）欽大名亦樵經甫弟方宦廣東夜熱聞蚊聲余見冰凘發天津

在上海出必羊裘寢必重皮而今聞蚊聲南北異候有如此者

十四日(廿九日)廖樞仙(錫恩)何子倫(定求)其族慧仙(香梯)來訪樞仙曾為神戶理事子倫子僕弟曰福州之變僅保性命午後王觀察來訪為余東謙谷令善視日晡發公館領事與菅川姓送至輪艦謙谷先在艦號保安長十四五丈艦上三室一待上客一待中客下層待下客廣東距此九十英里滊船晨昏兩發乘客二三百名領事為余屬僕高和稍解東語曰曾為英人庖丁客橫濱黃昏展輪萬街燈火直自海上達層巔晶爍如萬點星夜半至龍穴戍兵嚴守休輪候曉此間稱零丁洋文天祥零丁洋上歎零丁者問皇恐灘曰今不知何地

十五日(三十日)平明起視岸上峯巒紫翠如洗已在珠江海口砲臺環列旌旗林立丁卒蟻集增築砲臺是為虎門前繫軍艦一卒棹小艇來蓋江中設水雷機彈故導艦避危險也時見浮標設水雷處進到黃浦二流合注左流列椿阻行

舟岸列砲臺極為險要曰臘德江流狹隘排列木椿橫斷水面中間開一道僅通行舟各處砲臺各占要地其下繫小軍艦載大砲數門余以閒散書生傲游戎馬之間而不得如仲連談笑釋難此為可愧忽望萬瓦擁江為廣東府已至千百船隻水面成陸小艇叢集爭運乘客行李其人多婦女跣足垢衣面色漆黑猶崑奴然此猶尉佗推髻之遺風乎廣瀨姓(二郎)來迎在此修舌學者艇至北岸投逆旅鴻安號屋內區別數室板木支柱樸而潤唯檻前廻石欄臨瞰碧流珠江全觀收在目睫是為快事謙谷來見申戒館人意至殷勤夜頓寒館人曰旬日前猶用蚊幮不日必復余求爐火曰此地無坑爐盛火風爐以進因記東坡在儋耳戲稱六無云冬無炭夏無寒泉暖地無寒具固其當也

十六日(十二月一日)張亦槎來見曰家兄戒為先生相館舍因謀王觀察借越秀山下一閒室待觀察歸移寓亦槎管機器局曰廣東製作局三所一製野戰水雷地雷火箭一造火輪船舶一製焇藥方製輪船及水雷火箭局務苦劇又曰往年東游見大坂造幣局生野銀山諸機器激賞我邦盛開機器余曰二所未足稱橫須賀造船局全地甃石堅牢無比歐人亦稱東洋第一亦槎曰福州造船局未多相下夜草上彭元帥張總督書附著書各種囑亦槎致之

十七日(二日)陰晨間大砲連發響震屋宇曰凡將帥往來軍艦發砲為例軍艦僅載大砲二三門東南沿海多海賊大艦不便捕賊故多製小軍艦以備北洋艦隊李中堂在天津督之南洋艦隊曾元帥在江寧督之兩廣設小軍艦七十隻以備稱曰水師彭少保在廣東督之沿海六省三師分總軍務云訪廣瀨姓其寓與鴻安號隔大江相對中間大小船隻千百充溢間有合數十船為一泛宅市街縱橫與陸無異每家貯妓翠幄錦帳宛然迷樓鼓板絲肉喧無晝夜嫖客蕩子魂飛肉走其連船隻為屋宅豈恐其淫蕩傷風俗耶飯廣瀨氏度前岸觀

歐米租界俗呼沙面又沙基又鬼基各國投三十六萬金填珠江所築四環溝水架二橋以鐵為門不得中人無故出入洋館二十六戶崇宇傑閣邊庭園栽花卉老苔滿地闃如老禪閣巨木數圍皆移自遠僻者轉海移致真為神功更過廣瀨氏小酌曰隣樓館歐米人三名其一普人曾在上海為邏卒及法事急聘致編洋槍隊此人非涉韜鈐學僅善步武號令耳中人尤信普人

十八日(三日)微陰出觀市街四達衢路皆填花崗石石甃網紋以防滑澤架樓三層瓦甓牢築几如洋構唯道路狹隘仰不見天日如行洞道然人行雜遝負者擔者車載者轎坐者轂擊肩摩殆無可規避其殷賑繁華上海香港以外所未目過薛謙谷謝日來厚意一書生出接筆話移刻歸舍二客來見一徐次舟(廣陛)一文希道(程式)曰見貴著於亦槎氏不禁佩服余曰域外人疎遠聊因所著為通名姓之資耳二人曰貴國學歐米以三千年禮義之邦一旦棄其舊不可痛惜

乎余曰弊邦國是在取萬國之長而補其短試言一端弊邦改服制弟野人野服新奮唯其所欲弟不欲趨時故用舊服此服長袖緩帶坐作不便且立國尙武此服第一不可手火槍故斷乎癈舊服一仿歐米曰歐米戎事精練工藝巧妙唯倫理綱常東洋自有萬古不可易者不可一日棄我而取彼余曰倫理綱常聖人之所以繼天立極我東洋各國之卓出萬國實在于此也此外東西互有長短平心覈考東洋短所十中七八西洋短所十中一二此弊邦之所以取彼長而補我短也問我邦神道古典及西教行否余一一書實以答既而二人大息曰祖宗闢國日千里威武行於海內外而上下恬熙不見兵革二百年于今一旦海警致是猖獗不可長息乎談至日晡館人曰二人皆孝廉以才學聞

十九日（四日）清和謙谷還人來邀至則從客陳木公（喬森）劉問芻（學詢）在舟曰借劉君水莊爲半日之清游木公年五十餘髮已皤然曰余不入省城十年以彭元帥之招來此小留天運有否泰五州人才大畧可知今與子邂逅於萬里之外握手爲此游不亦奇乎余奇其言問故曰余游半天下畧知當世人物而頭白無成漸覺人事無味遠遁南海今子是游將何所得余曰小人前日游北京其所耳目大異讀書史所講究私以爲從來論者皆不達中土大勢木公問故余因論北地氣候高寒人民貧陋物產鮮少地性犖确衣食百物皆仰東南數千里外之地非帝王置都府之地木公舉燕北地勢爲禹域中樞爲說余曰古人所論大抵如先生言三代漢唐時或然方今世界一變萬國交通試見英於龍動法於巴黎米於華盛頓皆開首府於全國最便利最輻湊之地故四方萬國爭出其塗殷殷轟轟勢力百倍日加繁盛帝王都府據形勝之勢待內外萬國固宜如斯也今也北京以地勢則北鄙以形勝則散地以氣候則高寒以人戶則寥落以道程則遼遠決非帝王奠鼎之地泥古而不通今拘常而不知變不可

與論當世之事木公怫然至累千百言余於此事確有成見豈彼筆舌所能奪乎唯彼言新疆括蒙古甘肅伊黎諸地不得不以燕京爲中樞此或一理而不能拒俄并黑龍江兩岸千百里此亦在德而不在險者也歟劉氏猶年少禮接頗恭離郭三四里轉入小溝曰半塘蜑戶漁家錯落有致繫舟門前上岸三大廈占池一面土木新成垣壁楝楹屏障器具皆極富貴之相木公曰廣東富海陸之衝亭臺園池互競輪奐如此園不足算問園名問芻曰姑因舊名曰護紅園余賦一律謙谷和二首酒出芬芳滿案調味極佳曰廣東不特語言稱謂覺異北方食味亦大異賓主交歡不覺入夜主人送至一船玻窗珠幔中陳書畫古香可掬此爲書畫舫以易畫齋者余戲曰在蘇州日觀畫舫載妓爲曾見天仙之想輪此船幾籌衆皆大笑小舟來迎出大江移乘別船歸館已夜半

廿日（五日）前夜枕上忽記惺悟語曰陳木公當世陳元龍子游廣東宜記此言唯此人在雷州遠離省城恐不得相見乃遣濯往告此事木公大悅曰廿年至交昨見令叔握手投契今聞此言文字因緣殆非偶然者余極大人士極衆而在天津見朱澫然爲嵗夫表弟來此見謙谷爲楊今見木公則惺悟至友苟交得其道則四海皆兄弟文章有神交有杜狂誕之語也午後希道次舟來訪共過李若農（文田）不在入一室以韓事語漸犯人余曰此事不足爲異若使天不開火槍輪艦電信諸西二洋國鎖其疆民安其業各樂百年無事徵之二三十年前可知人破此天荒此豪雙所謂鑿破渾沌七竅者試見機器未開以前歐九萬里之波濤大艦巨礮嚇東洋各國以充其欲壑如今日乎而今此器資此用朝鮮蕞爾小國勢不能自立自今而後此等變日暮接知希道默然已而若農出見此人翰林侍講以親老家居爲此間大

晉曰明午設蔬饌以待余謝厚意辭歸夜未半雞鳴三次驚爲異事後驗之每然館人曰雞所船畜故有此異乎

廿一日（六日）赴李學士之招徐文二子先在揖入別室饗具雜陳曰僕久客當下不好南味特設北饌自起注盃盞酌賓之禮學士文辭縱橫終欲不輟筆所問東土風俗所談中土藝文無一語及當世盞彼貴顯故特規避也陪客三人遺名姓歸途詣按察衙署訪沈蓉閣（名鏡溪）門卒疑訝余出夢薇書求見觀者群擁此地東人不遊遊者歐服其以邦服從前所無集觀傾市不足爲異一人出付蓉閣名刺曰方理官事請訂他日夜木公來話曰昨見彭元帥語及貴著激賞不已間日設筵請臨蓋渠讀尊撰紀事有感目下之事也談捏悟失意頗有不悅之色命酒曰今夜期一友辭去

廿二日（七日）從謙谷詣布政署見龔少文（易圖）舁夫馳走狹巷如眼不見人者至城門兵丁誰何出示護照更行入內城市街稍寛見邏兵列洋槍衛衙門門者導入廳堂閎壯廊廡紆廻至一堂少頃少文出見儀容簡易卒然問曰法事日急中日二邦輔車相依豈可如秦越人不肥瘠相關乎余曰僕野人不知廟堂上事顧弊邦新與歐米諸國通交譬猶鄭侍辭命立於晉楚強國之間國情可以推知逼問余所見余曰方今五洲大局一變英法富強爭事遠畧而中土墨守千年舊俗域外萬國一切擯斥爲夷狄禽獸此勢不可無變通者今日之事安知非所以轉禍爲福易危爲安乎僕十年前曾譯米法英三史私謂法於安南猶英於印度英已并印度而法不敢并安南者慮其受中土冊封也今也彼漸詳中土虛實故悍然劫迫以逞其素謀而已今也不幸而其言中當呈法史以請大政此外紀米國要講以來所耳目曰尊撰紀事曩獻彭張二公若賜覽觀於考東洋大勢或有所少補余問府城人口曰戶數踰三十萬人口不可知余

曰五洲人口中土爲第一而中土人口廣東爲第一然則此地人口之衆殆冠五洲者曰一半游手無業國多幸民其國不幸徒足慚愧將辭去贈其著烏石山房詩存過內外二城門外城亘二三十里壁高二丈五尺廣一丈五尺穿門十六內城尉佗所築實爲唐以後大府

廿三日（八日）驟暖出訪謙谷木公皆不在出江岸稅關前積貨路上隆然如山役卒見余異服蟻集殆不可行右轉則歐米租界溝上架橋橋上葺茅陳列火槍兵丁紅衣或蹲踞或偃臥或雜戲兵無紀律一至如此高和曰今春暴徒與法人紛爭火其館是後常置護兵道側一舍飄旌旗此爲本營廢屋數宇委荒蕪日暴民所火屋舟過廣瀨姓出示廣東語學書法人所撰在京日見北京語學書英人所撰字句文意畧可繹至廣東語學書一般生字無音義可求聞他省人至此語言不通或筆話或英語僅通事情官吏操官話而民庶不解官話吏民相接猶異邦人然不便亦甚一酌入夜李學士贈乾肉果實數件

廿四日（九日）雨來此連日霧雨天色空濛猶我梅雨候廣瀨姓來訪留酌曰澳門久屬葡萄牙香港開港以來物力日絀乃準本國法開賭博場徵稅博徒雲集頓致殷賑廣東法警日急軍需不給乃仿澳門開賭場二所以稅金資軍之瞻博無賴游民之所以蠹家國而公然設場徵稅可乎抑葡萄牙昔時強國而爭亂接踵僅得不亡豈非以自治無法多是類之故乎而仿之抑又甚矣

廿五日（十日）冒雨過大舟亦樓希道在供點心共赴王觀察之招見一山突起爲越秀山山有五層樓大悲閣爲城中勝地希道曰不雨則一臨極萬里之目至則觀察弟某出接就一室與三人筆話余問中土街衢偪仄古來如此否希道曰唐宋以後城市之制敗壞遂致今日余曰在昔英京街巷狹窄風氣鬱塞惡疾盛行人民死亡畧盡遂一變城市之制今龍動是也曰城中多瘟疫實如所

論此不可不一變者唯如朝野慣習爲常何希道有俊才好論時事反覆究論言言剴切唯涉外事茫在五里霧中余正辭直答彼愈激余直曰大學一書修己治人之道悉矣而論其修己則曰格致曰誠正論其治人則曰新民曰作新民曰日日新說新字不一而足而中人不講格致之學唯舊之守余不知何謂希道不復言蓋中人死執經書若懸空論事則紛然駁擊退引經書一二語折之不敢妄爭納諫自牖之義不可不知是日寒甚頓覺惡寒如瘧將辭歸亦權四觀察設盛饌請少忍已而觀察出見延別室案陳果蔬十數種每進一殽苦勸下箸未盡一半既已果然余恐負厚意强食終饗已極醉飽不復覺惡寒以爲前覺頗栗者偶然陪客四人不記姓名初更辭歸二城門皆閉僕告狀始開畀夫燎篝火而行猶我夜行原野

廿六日 十一日 陰過木公與一客春畋同寓木公族人座陳礦石百餘種曰新屆

英人開礦山濱總局於此又曰往年見日人入戸弘光知是人否余曰一名順叔是否曰然曰余知是人於王君遁窟讕言中讕言傳順叔曰日本多買軍艦爲征朝鮮之備此無稽之語韓人見是書大懷疑懼曰韓之隙實源於此書不知是人游此時果吐是言否春畋笑不言余曰邦人不知是人恐其爲人不足煩王君大手筆春畋首肯晚間惡寒命酒烈甚高和曰此黑米所釀余曰世豈有黑米乎曰此間有黑米尤適釀酒按秬鬯一卣秬黑黍高和漫以黑黍爲黑米乎

廿七日 十二日 雨次舟書來論時事曰貴邦若惑遠交近攻之說是兼昧并弱之畧則蒙叟所謂黃雀捕蟬不復知螳螂戲其後者豈謀之得者乎蓋中土方困法虜會有韓警疑我邦通謀法人揣摩影迹遂爲是言余答書痛駁曰中土士人喙於域外之大勢管窺蠡測肆逞臆說內自猜疑并所以示大度於瀛海之外若使中土先禁洋烟國內無一人溺洋烟者而後告彼洋烟爲毒禁其商販則彼固將奉遵中土之旨若使中土先闢烏拉惹滄備大艦大砲以待俄則俄固不蠶食黑龍沿海中土方今急務在大仿歐米謀富强之術建海外萬國不可得而軼之大基本矣七年之病三年之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余特惜中土有可爲之勢而不爲不遑爲父母邦辨此等無稽之言也初余來此亦權勸移館而不復一言張瀛亭徐花農與書彭張二大官爲余先容而二人不答安知非次舟此說盛播此間目余爲蘇張一輩說客乎真可一笑者晚來惡寒異常小酌早寢

廿八日 十三日 町田領事書來曰井上大使與韓國訂約五事曰國王書謝暴徒無狀賠償十萬金修所火使館兵營戮害磯林大尉者顧朝鮮弱小且諒我無他一再辯論固可以領彼要契也唯此變中兵實敵我兵虐我民未知處此事

以何法也廣瀨姓來話曰廣東因水利爲都邑小民營業船上者一爲橫水渡船凡三百隻船長十五六尺載七八人各守渡所不得他轉曰沙艇載客往來各所凡千七百隻曰紫洞艇又花艇艇長五六丈供富豪宴游及嫖客載妓不知數曰闘頭躉曰底艙凡百餘隻紫洞之屬曰屯鋪艇凡三十隻游船之小者曰巡船大者載兵百名小者五十名凡五十餘隻曰救生船救溺水人者載水丁七八人凡二十餘隻曰孖舲艇載各地旅客往來凡三十餘隻曰渡船長七八丈載旅客積貨物其往佛山曰佛山渡往三水曰三水渡往潮洲曰潮洲渡凡千隻曰轉鹽船搬鹽至府城者曰頭召猛又黑艚自府城至廣西地者曰鹽船凡二百隻皆家于船上婦女操舟無異男子稱爲蜑家風俗言語爲一種族衆不敢齒總六千三百餘隻算以每船五口得三萬五千人口此地盛傾東南北一事可知也至晚發熱如昨服幾那鹽就寢腰下冷終宵不溫

廿九日十四日。陰。余求書誌紀風土者。廣瀨姓寄羊城抄古六卷。曰搜索書肆。僅得此書。乃東希道借紀廣東風土書。寄致廣東通志。余以謂所借。作書答謝。希道答書曰。分家藏書。贈呈左右。余深感厚義。通誌一百三十卷。阮文敏爲廣東巡撫時。開局所撰。設郡縣職官選擧封建輿地山川關隘海防建置經政前事畧藝文金石古蹟官績謫居列傳雜錄十八門。地誌大成者。諸省倣此書體。各編通誌。如直隸湖南二省。現開通志局。余是游。齎法蘭西志米利堅志。尊攘紀事各五十部。紀事補遺。藏名山房雜著各一百部。以充贈遺。而諸人多贈珍籍。得書一百四十三種。而浩瀚大著爲通志第一。

三十日十五日。按通志。珠江。漢時牂牁江。又稱鬱河。合東江西江北江。而南流。東江古龍川。源于江西省。西江源于夜郎。收滇黔交桂諸水。五千里。至三水縣。分爲二派。其一經廣洲西南。合珠江。北江古湞水。源于南雄府。合湟經諸流。而南流。合珠江。珠江合此三大江。爲巨浸。遶廣東省城南郭而東流。中流見大石。排出如海上浮珠。有此稱。中土除江河。無此大河。按中土稱某河某川。皆徑流二三省。渺漫如海者。如我邦墨陀川天龍川。謂之溪澗若溝渠可也。未足稱河若川。

三十一日十六日。陰。寒。下痢數四。始覺微勞。意特不快。是日李學士招宴。從濯登轎。往會于王仲魯子展家。次舟希道希道兄箸門謝光綺先在。李學士知醫。見余顏大驚。診曰。伏熱甚重。不可忽易。爲撰藥方。試服。余以頭重不勝坐。留濯辭歸。遣高和買藥煎服。濯夜歸曰。學士反覆問我邦設學制度施教方法。蓋渠亦漸知科擧不足爲學耶。

二月一日十七日。陰。余自覺不快。寒熱不時。始類瘧。至是舌苔帶黑。頻渴欲熱湯。就蓐盡日。蓋廣東卑濕。霧雨不時。寒溫屢變。既不慣風土。食味烹煎。無一適

東人者。瓦壁玻窗。結構疏濶。寒風如鑽。架板爲床。支屛爲室。臥起眠食。無一適意。隣室旅客。多吃毒烟。惡臭衝鼻。樓下千百船舶。鳴鉦放爆。日夕喧噪。入夜花艇皷板。海沸。往往不眠。此爲致病之源。觀察饗筵。飮饌過度。滯食不化。此爲傷胃之因。藥用學士法。

二日十八日。微陰。遣濯次舟謀延醫。曰。姚蕉石爲此間國手。乃持次舟書往請。午後。蕉石來視。診脈視舌。問寒熱痢瀉。曰。腸胃滯食。爲客邪所乘。法銀翹散治之。書與方劑。取之藥肆。服飮兩次。爇火煎兩碗爲一碗。無異我邦漢醫。唯診察不按胸腹。用藥多量。及藥種精良爲異。下瀉數次。愈覺疲勞。

三日十九日。陰雨。次舟問病。余微覺煩悶。意不在客。濯代筆話。午後。蕉石來視。曰。熱稍散。唯滯食未清。當改處法。此地風氣大異。故致此病。然無關緊要。不日復常。至夜下痢六次。食間有不化者。愈覺煩悶。

四日二十日。蕉石來診。曰。神色比昨清楚。脈亦調和。濯恐其損腸胃。問食間不化之故。曰。此由滯物未清。不關腸胃之故。濯買筆墨數件歸。示銀屑銀塊。曰。此衡秤分毫。兌換洋貨者。余在香港。見洋貨輪角刓缺。及穿竅如蓮房。皆截去供兌折者。按我邦有金銀貨。創於豐臣氏。大小判。德川氏額判。其來也新矣。我鄉奧羽民間。今猶算銀貨以一切二切。皆由往時截斷金銀以行。

五日廿一日。廣瀨姓來問。與濯小酌。余就蓐。強談慰鬱。廣瀨姓曰。此間忌外人。如蚘蛇。如僕物色中之一人。福洲之變。府官下令省民。曰外人僞言親伏。匿民間者。一一驅逐。害戮毒殺。亦不問。蓋歐米牧師。布教民間者。皆服中俗。操中語。聞是令。大懼遁澳門云。

觀光紀游卷八終

觀光紀游卷九

粵南日記卷中

宮城縣　岡千仞振衣　撰著
姪　濯萬里　校訂

二月六日十二月廿二日蕉石來視。曰脉已和。病已退。余告將航香港養病。公署曰。香港氣候淸和。必不藥而癒。余自就床。病勢日加。彼每來視。唯以甘言悅人。庸醫淺術。不可托性命。乃決航香港。請洋醫之治。是日山吉姓來。曰至香港。聞先生大患。即日命航。余深感厚意。山吉姓米澤藩門族。父祖戰死於奧羽之亂。與亞會諸子給資。游學于北京。法事日急。陳志榎本公使。歷探中土各埠。滬上別後。溯長江。徧觀漢口鎭江諸埠。五日前發上海。至此。歷話游中所見聞。大慰索寞。

七日廿三日余至此旬餘。彭張二氏。無一答字。乃命濯往干。濯歸復曰。彭宮保衙署。在越秀山下。兵士充溢。或負劍矛。或手銃砲。一人出接。曰。昨少保公赴南石頭兵營。距此八九里。子欲進謁。宜赴南石頭。唯公事任戎事。巡視各營。今轉別營。亦不可知。公已一見令叔公書。以戎事方殷。未致報書。乃陳家叔日來病起。明發就治香港。命姪濯親告此事。出至總督衙門。劍銃森立。滿邸皆兵。一人出接。乃通刺請謁。曰家叔日者呈書幷所撰。請進謁。待命有日。日來感露。將赴香港就醫治。使姪濯請起居。其人入啓。忽而砲聲雷發。屋瓦皆震。曰總督公與將佐。觀新募兵之調練。已而一人出答曰。總督公戎務繁忙。不暇延見。忽聞門外鐃鑼喧譟。滿署雜沓。曰巡撫來議軍事。匆皇辭去。出左門。巡撫自右門而入。兵士騎而從。劍戟火槍。左右擁衛。威風凜然。余因謂廣東海陸咽喉。與安南接疆。且虎門咫尺。不可一日忽兵備。唯敵在千百里之外。而日夜騷擾如斯。所謂勞逸易所者。抑香濤氏學問文章。爲翰林則有餘。而一旦手旗鼓。與法虜接鋒。決雌雄於砲丸雨注之中。能免爲張佩綸否。此日頭頻下瀉。體力愈憊。

八日廿四日雨而冷。蕉石來診。曰舌苔漸薄。而下瀉依然。豈由病重而藥輕乎。而五十以上人。不可輕投劇藥。法宜圭和中。蓋悔施治之誤也。惻惻悪寒。意緒不佳。擁被而臥。廣東東南諸水之所合注。不特民殷物阜冠他省。其民忍勞役。務作業。捷擧動。尤敏商事。被服淨潔。家屋華美。亦不類他省。民間多解英語。婦女亦間爲英語。此皆其地隣香港。日交外人。耳濡目染。不覺至此也。後見小牧昌業語此事。昌業曰。余在廣東接官吏數人。多皆優柔。蓋士人拘泥六經。過抑天性。漸陷迂腐。而不自知。賤民任天性。勤勞百事。通知物情。不覺日進高明。唯其懇外人甚北人。不知何故。余曰。賤民無學。故至此。或溺讀書。或溺賭博。其亡羊一也。昌業大咲。

九日廿五日濃霧。還濯告別韓露仁王石珊及文徐薛陳諸子。一商來賣端硯。買稍佳者八面。端硯良者難得。余囑次舟物色良硯。此日四室客充。有一善東語者。曰嘗游神戶。廣東香港上海。與我往來貿易之地。往往見善東語者。在寧波時。亦聞道路爲東語者。

十日廿六日擬明日發。此蕉石來視。遺洋銀八元及雜著。以謝蕉石賜先人遺著及漢碑搨本。蕉石宦游廣東。不得意。以醫糊口。中土讀書人多解醫術。其業刀圭者。多皆困頓擧場。坎壈仕途者。非我邦以醫爲世業。類墨守軒岐。爭排歐醫。若農診余脉。知爲大患。戒曰。若托治歐醫。萬無生理。猶我邦三十年前爭排歐醫時。希道來別。曰自今書信往來。永訂文字之交。又曰。法人某自柬埔寨探南掌緬甸入中土。歷滇蜀數省。草游記。繙譯方成。奇事百出。極爲珍籍。惜未刻。此間所見士人。唯希道才氣俊發。議論慷慨。尤用心家國之事。必爲他日偉器。

十一日廿七日將發。天方雨陰。濯與山吉姓畏增病。改擬明發。廣東大府。人有氣概。且喜文士。極爲可游之地。唯戎馬倥偬。閫外萬緒。加之韓事暴發。到處嫌疑。

余游非其時也。廣瀨姓來別。與濯山吉姓酌。競談鄉事。余臥蓐傍聽。大慰病懷。游子悲故鄉。眞出天性者。

十二日 廿八日 已牌爲濯及山吉姓所扶。乘輪艦。買上室。就蓐。流笛瀏鳴。兩岸渺然。背顧萬家。不復見隻瓦。濯告至虎門。乃把縮遠鏡遠望。兩岸嵡束爲門形。前二島並列大砲二十六門。左右增築土功未成。虎門與澳門蝉門。稱爲三隘。爲全粵蔽障。自洋人竊澳門。屢經爭戰。地勢極險。省城懲福州之敗。盡全力於此。前有虎門。後有黃浦。中間四五里。營壘無數。去秋松村少將繋扶桑艦香港。裝來觀虎門盛築砲臺。曰自今過十日。雖以百鍊法兵。無可復乘。余嘗策彼入雞籠。在畧炭礦。入福州。在毀造船塲。彼意謂中土無炭礦與造船塲。則可以逞我欲。若使中土稍有屈色。彼固將調訂以了戰局。此地防備。恐歸無用。余逍遙兵間。無一戒心。以是也。暮抵香港。遣山吉姓公署町田領事。曰已戒逆旅。乃投押把街一店。主人廣瀨姓。長吉 長崎人。在此開旅店。田邊書記來問。頭重不勝坐。食粥就床。

十三日 廿九日 從田邊書記。轄抵英醫哈亞底東診脉。擦胸腹。測熱度。玻瓶盛溺水。熱視曰不佳。投藥分析曰猶可治。此因過食傷腸胃。爲邪氣所乘也。病發曰施良治。不必至此。宜靜臥服藥。歸寓掃一室安臥。下瀉頻煩。島村千雄來問。且曰接法兵陷安南諒山電報。未得其詳。福州封港口。不通外艦。上海亦下令封吳淞口。各國領事發論拒之。不行。

十四日 三十日 哈亞氏來診。漬巾熱湯。溫小腹。代飯以牛乳。服洋酒兩次。藥餌數件。一視懷錶。程度極嚴。曰自非余所許。分味滴水不得入口。此日中曆除夕。港法禁爆竹。唯除夕爲之。已暮百雷並發。萬瓦振動。如千軍四襲。自昏至旦不絕。爆響豪富家一夕所消燒藥三四百金云。中土風俗不可解者。墓域一風水說之決。信仙佛巫祝。所在淫祠。香火薰灼。人知片烟爲毒。嗜好不已。婚嫁喪祭節時放爆。皆由士大夫見理不明。信道不篤也。

十五日 正月一日 哈亞氏來診曰舌黑少減。此日元旦。男女賀正者著新衣來往。少女紅絲辮髮。垂背至地。戸外帖紅紙。大字書蓬萊呈壽。色松竹繞祥烟等聯句。中俗尙紅色。市肆扁榜。祠廟聯額。名刺書牋。皆紅紙。聞歐人以紅色兒童所悅。稱爲幼稚色。方今萬國風氣一變。知見日進。而中人墨守千年故轍。不知日新開化爲何物。此亦不免爲幼稚者。一人蒙獅面。二人鳴鉦鼓。入人家。歌呼跳舞。此我邦稱爲大神樂者。知此事來自中俗也。至夜放爆如昨。病苦煩悶。通宵不寐。

十六日 二日 一客川村由義來投。見余致敬曰。嘗相見於本願寺。問自奚。曰前月從法人赴安南海防。海防風土卑濕。天氣炎熇。非東人所勝。辭歸。問戰事。曰十

一日法兵襲諒山。中兵敗走安南疆內。無復一中兵。按法人窺安南也久矣。蓋歐人發牧師宣布宗教。皆在三百年前。西班牙畧呂宋。荷蘭據臺灣。葡萄牙入澳門。其志固不止宣布宗教也。後三國漸失勢力。英法嗣興。千七百八十七年 乾隆五十二年 安南大亂。法人出兵援國王。漸得勢力。千八百六十年 咸豐十年 遂逼安南割邊和嘉定定祥三州。英人傾國力開香港。其意在置嚴兵。耀國威。爲歐人通東洋之門戸。香港歸英。東洋一大變。今擧安南屬法。此剝床以膚者。在我如秦越肥瘠不相關而可乎。至夜下瀉。臭氣甚惡。

十七日 三日 下瀉不已。勞憊特甚。哈亞氏一見驚曰。病勢如此。非調和所能主。惡改方。劑綿擦藥膏貼腹下。每二三時改貼。町田領事來視。覩余肉脫聲嗄。驚甚。余戲曰。僕爲斯文擧斯游。今死斯游。猶死斯文者。領事曰。子畏死乎。余掉頭曰。使余畏死。始不擧斯游。領事笑爲屈強。夜聞巨砲連發。響震窓戸。曰夜來三法

艦投港。凡軍艦投港。放砲十三發。砲臺應發亦如數。法事起以來。各國發軍艦。巡視中土各埠。去秋以來軍艦來投。不知幾十隻。

十八日（四日）日報載法兵取諒山事。曰本月四日。法軍乘大雨。襲東順。拔三砲臺。中兵退保諒山。糧仗器械委積成山。十三日進攻諒山。峻嶺峭壁。鳥道崎嶇。進兵極艱。已至。烈戰破前軍。中兵死者千數。防禦甚力。遂退保廣西。法將校死者五人。中兵固非法敵。然而戰亘二歲。法兵戰死千數。加之風土不佳。疾疫繼起。僵者接踵。得不償失者。唯是土一歸法。百世之利。故法人不爲病也。夜諫山（吉麗）羽山（吉城）二姓來問。羽山姓在此幹廣業洋行商務者。

十九日（五日）來此以來。無日不陰。此日始晴。哈亞氏來診。曰舌色大善。余終日病悶。心神殆亂。哈亞氏慰曰。是病不速効。唯不懈服治。必瘉。宜靜臥安神。心莫爲過慮。此日先人二十三回忌辰。顧余奉遺體。不愼霧露。罹斯篤疾。爲不孝也大

矣。緬想鄕里族人來集。弟兄奉奠之狀。不覺淚下。

二十日（六日）出雲人野波姓來投。曰來自澳大利亞。問澳事不確直。曰余事遠游。歐米諸國。皆曾一游。而氣候風土適人身無勝澳者。日人在是地百餘名。婦女僅五名。他日再航。將多携婦女。後問之二木姓（友尾）。曰英人來神戸。屬漁夫百餘名。採曾爾斯底島眞珠。恐是事。曾爾斯底島澳州南出小島。所產眞珠頗大。

二十一日（七日）雨窓岑寂。閱日報遣病。閱此抄三事。曰某月日皇太后萬壽節。普國公使巴蘭士請隨班上賀。衙門以無例拒之。此日衙門例宴各國公使。巴氏不平。病辭。中土公使李鳳苞任滿。普后賜謁。贈花瓶。瓶描宮苑宮室人物。描寫逼眞。實爲至寶。代任公使許景澄入謁。普后談及中土學術。極博。景澄僅答一二耳。此二事中西待遣使冰炭相反者。北京禁廷外客。樸本公使羨余往來翰林諸子。曰余前後在北京若干年。出門無所往。出城無所遊。何異文文山以沮洳場爲安樂國。此亦不平的事。日報又記曾紀澤在英。起感於宇內大局一變。曰中人識見拘迂。習古不遷。當強敵壓疆。國事累卵之秋。猶執迂腐之見。放言大論。鄙西法爲不足取。薄西人爲不足交。坐井窺天。衛鼠嚇鳳。安得一人傑懷經世撥亂之大略者。而奏廓淸之功乎。此言得矣。

廿二日（八日）陰雨。町田領事來問。領事在中土尤久。其所談喔喔可聽。曰中土互市場凡十九。香港澳門以屬外國不算。上海海關稅三百萬洋元。漢江福州廣東四港踰百萬元。九江寧波厦門汕頭不下七八十萬元。而埠頭玻瓈鎮杜。廣厦成丘。滊船風舶。海面成陸。其主貿易權利者。無一非綠眼人。而我邦與中土。對海立國。近者二晝夜而達。遠者不踰旬日。而商估往來。寥寥絕迹。自綠眼人而觀之。何異寶山徒手乎。東洋各國。安南朝鮮不足論。其能獨立維持國勢者。唯有中土及我邦而已。蓋我千年風化。皆出於中土。不特同文。教人情嗜好亦

如合符節。今也萬國講友誼。宜首親中土。自近及遠。自親及疏。以維持東洋大勢。爲急務。若夫鷹揚虎視。以逞其遠略。自是綠眼人之事。非特我邦國力所不勝。抑亦勢所不能爲。而邦人或以台灣琉球朝鮮之變。懷嫌忌。以最近親隣國。爲與我異趨舍者。謬亦甚矣。此言獲我心矣。

廿三日（九日）山吉姓至自澳門。曰澳門爲半島地。港口狹隘。爲門狀。過之瀰茫三方。面江恬然不波。城砦迤邐亘山頂。人家寺刹。圍繞山麓。遠望如畫。屋皆洋構。層樓重疊。街衢淨潔。人口中人六萬三千。葡人四五千人。西人以其地氣候溫和。美山水。來此養痾。園亭闊熱場一變爲游息園。有製絲修船諸工場。按葡人開澳門。在明正德年間。當時洋禁方嚴。而商人牟利。爲葡人運瓦甓木料。建築家屋。歐人爭歸。漸爲埠頭。嘉靖末。海賊橫行。圍廣東。葡人發大艦。攻之有功。於是始課二萬金爲互市場。乃與東印度荷蘭二商會。互通聲息。貿易日盛。國朝

恐其為後害。遂下令禁絕。州縣畏其生事。不敢問詰。或利其實貨。公禁默許。日益彼猖。至道光年間。葡人逼官吏。撤稅關。設關畫疆。公有其地。中土政令不復及。其地猶版圖外然。

廿四日 十日 余在薄旬餘。病鬱苦悶。心神惝怳。昏然困睡。至此病勢稍減。勞憊特甚。哈亞氏曰。元氣漸復。不要日視。後三日來視。蓋渠每一來。要謝金五元。故嫌日至傷廉也。服牛肉液精練肉一斤。為一瓶。涓滴者頗高價。香港南負峻山。山頂常陰。每至正午。日行山背。多霧雨。一二月多雨陰。如我梅雨候。哈亞氏以此間風氣不適病者。勸余游澳門。

廿五日 十一日 日來喧傳法兵追擊中艦於斯波島。申滬循環三報互有異同。我郵報似得其要。此錄曰。南洋艦隊以台灣日危。發開濟、南琛、南瑞、馭遠、澄與五艦往援。已發吳淞口。法艦七隻要之大洋。五艦不抗。增瀛力四走。法艦諜知馭

遠、澄與二艦。竄伏斯波島。踵至不敢近。艦將狐拔乘哨船。測距離。乘夜發水雷船四隻。是夜除夕。中兵放爆盃飲。忽見四隻來近。亂發大砲。不得間而退。明曉乘濃霧。混漁船而進。直達艦側。艦兵驚愕。爭發火槍。須臾水雷暴發。烈火海沸。二艦中沉沒。澄與艦將丁軍門遊學英國。究海軍術。馭遠艦將金膚勛。粵匪有功。皆死之。法艦諜知三艦在錢塘江口。進蹴鎮海砲臺。發砲防戰。地勢險要。一艦受三彈。殆覆。錢塘三艦聞急來援。海陸並攻。法兵不敵。繫敗艦引退。

廿六日 十二日 次舟寄端硯一面。曰偏索市肆。無一可者。家藏一硯。線羅紋翡翠白玉釘皆具。硯品最上者。為海外知己割愛。余在廣東。搜索佳硯不得。常為憾事。得此硯大悅。硯大四五寸。厚三寸。端溪在肇慶府東三十里。距廣東三日水程。至斧柯山。自江湄山行三四里。為硯巖。巖下有泉。大旱不涸。有水旱二坑。水坑石質細而潤。旱坑粗而燥。水坑凡十二。有正東西三洞。所老坑。產良硯。世

重端硯。始于唐。至宋拱璧爭珍。石色紫如豬肝。密理堅緻。潞水潑墨。呵之即澤。試研墨如摩玉而無聲。為上品。不可多得。

廿七日 十三日 轉臥室。玻窓面陽。掃床安臥。稍覺讀書有味。曰交搜索地誌紀此間風土者。不得。此因館人所談。舉其槩曰。中土各港皆置海關。稅出入物貨。唯香港無此設。故內外商旅。不遠萬里。蜀產藥種。而下長江。帆大海。來此販賣。亦唯利其不徵稅也。然而其聚斂方法。詳密無所不至。計地徵租。量屋納錢。是曰圍餉。街燈井泉道路橋梁。凡百修築。課之戶口。酒亭茶店烟館妓院。案月徵課。艇子輿夫負販傭丁。四季給牌片徵課。懈納者放逐。嚴法峻令。一如束濕薪。而綱條分明。出入程度。皆有定則。吏胥不得私半錢。至為嚴明。夜九點鐘禁人行。百街寂然。一點鐘糞夫入人家。除糞穢。洗汚器。六點鐘車卒振鐸街上。收人家塵芥。穢密萬戶不留一塵。此類皆折衷歐制。適宜立法者。余未游歐米。唯一見

香港上海。可以了其一斑也。

廿八日 十四日 哈亞氏來診曰。大善。服雞肉汁。和麪包牛乳。煮為薄粥。以代飯。置竹床榻上。偃臥其上。大覺愉快。島村、羽山二姓來話曰。俄法私約腹背攻中土。有俄艦樹法旗入香港者。其情可知。普亦潛約返賊。西易台灣半島。余以謂彼熟知中土虛實。其懷覬覦也久矣。唯俄普大國。豈屑乘人故附法後。肆狼吞乎。恐此間揣摩之言。俄朶頤北邊。猶法窺南疆。咸豐八年。逼中土割黑龍江岸。自額爾古訥河至海。十年割黑龍江以南烏蘇里河東面日本海地方。伊犁兵結連年。同治七年。論屈償九百萬盧布。割特吉斯兩岸屬俄。此亦六國賄秦之勢。

三月一日 十五日 晴。何子倫、廖鳳書來問。鳳書年少在米國九年。普洋語。嘗川姓在座。英語談話。應答如響。此間因洋人營生理者。皆能洋語。中人洋語。不足為

異。一客安田姓來投曰。隨英人游印度。印度地性腴沃。播種無定期。一人在前插秧。一人在後穫禾。如無季節之異。

二日　十六　川村姓曰。日本小銀行於上海。而不行於香港。圓銀行於香港。而不行於上海。安南並行各國銀貨。而日本小銀居其半。小銀有日本字。故婦女亦皆知日本。氣候極惡。余在西貢二月。無日不病。西貢溯海口三十五英里。人口一萬五千。分爲三市區。一土人。一中人。一歐人。土質適米穀綿甘蔗藍烟草。歲輸米八百六十三萬二千担。自四月至十月爲濕季。風常西南。多霧雨。颶風數起。自十一月至三月爲燥季。風常東北。井泉皆涸。輙病旱。颶雨則惡泥沒踝。晴則烈日烘頭。不慣風土者。必病。

三日　十七　哈亞氏來診。見面色大悅。許湯沐鑷鬢。川村姓示一書。詳記法人入安南始末曰。一千七百八十七年。法帝路易十六世。與安南王阮嘉隆。訂隣交條約。會西山黨作亂。王遁暹羅。國內大亂。法牧師亞土蘭奉太子景叡。赴法國。請援。法發軍艦。蕩平亂黨。迎王入安南。乃許其廣布洋教。此爲千八百二年。王已復位。不悅外人。虐待教徒。拒通商。法人大舉問罪。此爲千八百四十七年。後國人害法及西班牙教徒。二國連艦畧西貢。乃納償金。割邊和嘉定定祥三州。行成。此爲千八百五十九年。是後國內多事。亂民四起。千八百六十三年。請法人權管三州旁近地。亂定。請復土。不聽。尋永隆諸州亂民害法人。安南不能討。法發兵平亂民。大敷政教。下交趾悉歸法版圖。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割平順州。安南十四州。至此僅領七州。東南沃土皆屬法。不吊於天。一至此。可無邦國盡瘁之歎乎。

四日　十八　晴。始試浴。全身肉脫。僅存皮骨。攬鏡照觀。爲對生面人之思。呼鑷工剪髮。氣分大快。香港當東西之衝。風舶瀛船之出入。歲踰三萬隻。其盛踰上海。瀛艦煤燈。凡百工作。皆仰石炭。終歲所消炭石。凡二十五六萬噸。而其十萬噸。我三池之石炭。此地石炭本仰英國澳洲。航路遼遠。得不償失。使我三池盛行。則不復見英澳炭。唯雞籠在台灣南岸。航海比我減三分二。炭質雖不及三池。以其投爐。忽發猛火。大爲外人所重。若設新器械。與三池競。爲彼所壟斷。亦不可知。本港有三製糖局。月消石炭四千噸。大古糖局已用三池粉炭。

五日　十九　和煦。試步室中。腰下綿弱。扶濯肩而立。少頃。昡暈。田邊書記來問曰。去月廿七日。伊藤參議爲全權大使。奉旨與西鄉參議仁禮野津二少將。使北京。論韓事。余在上海。屢論是事。曰事涉域外。彼此情實。互相齟齬。故致此變。若大臣奉使命。通兩國之情。則歡然歸無事。果如我所見。則兩國之慶。

六日　二十　好晴。始起倚案。出叢書消遣。王觀察來問。論及學術。余曰。孔孟所論。大中至正。唯後學孔孟者。紛紛擾擾。竟至今日。蓋大學論學問。曰格致。曰誠正。誠正尊德性之謂。格致道問學之語。三代之學。不出此二者。今觀歐俗。修德性以上。屬宗教。上自王侯。下至士庶。誓救主守十誡。此異我孔孟所論。高尙難責於中人以下之謂。格致以下爲學問。天地萬物。就實際而講實理。政刑兵農工商。凡百技藝。分爲專門一科。就實地而講實業。大異我涉獵萬卷。誇該博。浮華詩文。博聲名。倖富貴。無以補日用者。彼日赴旺盛。我日就衰細。皆由彼此爲學異其方矣。余固非是歐學而非漢學。私以爲三代聖人。率天下以誠正格致之學。固不外于此。觀察默然。余曾謂歐俗男女五歲入小學。講習語言文字圖畫算數體操。人生普通學科。至成童。愚魯若窮貧者。就農商職工諸業。謀食。其穎脫者。入中學。天文地理動物植物。凡百物理所在。無所不講。窮而後入各科專門學校。就實地而講實事。其所以爲學。無一非所以開物成務。以贊天地之化育。學成而後。以其所學。就其業。受其職。不論文武百官。大而農商。小而紡織。切

而財利。巧而器械各科技術。皆無不出於學。嗟呼不亦備乎。雖然此事三代已設大小學。教八歲童子以禮樂射御書數。三代所以成人才固如此也。井上陳政論是事曰。歐人凡百學源出於漢土三代。而歐人既知其端。覃思研精。精益求精。長愈取長。遂至今日。謂之女媧斷鼇補天可也。經所謂天工人其代之者。是言得焉。

七日 廿一 哈亞氏來診曰。從今每晴日。逍遙山水之間。呼吸新鮮空氣。大補攝養。此日晴妍。爲濯所扶。乘轎攀坂路。出山腰大路。列樹一帶。行路迤邐。下瞰全港。船舶陸續。街衢縱横。環港四山。烟雲縹渺。紫翠映發。左顧右眄。精神豁然。頓忘篤疾在身。卸轎樹下。試步兩三舉足。乃覺呼吸促逼。此間卉木一半我邦所無。竹皆叢生。間見帶黃色如我金明竹。時方春和。不見一樹著花爲異。濯以日昃促歸。寓樓設梯三層。濯自後推腰。始得終級。

八日 廿二 天陰。山吉姓探獲州北海二港而歸曰。二埠僻地。輪船往反月僅二次。北海見洋館三四戶。如瓊州漁落稍大者。互市場有名而無實。唯北海港灣瀾大。爲形勝之地。他日一變爲大埠。亦不可知。來此始聞法人封北海港口。殆爲免虎口之念。此日試浴。浴了澄澈。香水大覺爽快。

九日 廿三 子倫來話曰。劉銘傳名將。大得士心。妙用兵法。虜憚之。退守雞籠一隅。不敢進兵。法虜新封北海港口。不許中艦出入。蓋彼驕擾各港。不過張虛勢。使中人費力奔命之計。唯北海一港。不得不出於實。何者安南糧食器械。一切取給廣東。而皆自北海就旱程。封是港所以塞安南資源也。自北海至安南十日旱程。夜晉川姓來曰。西字日報載法人一變戰略。一軍自安南。一軍自北海。在蹂躪兩廣。耀威東南地方也。後聞法艦泊北海三日而去。中人畏怖。錯爲封港。不敢近。西字報亦揣摩臆說耳。法事與後訛言四起。日刊諸報。譸張誇大。竦動人聽。一犬吠實。萬犬傳虛。往往是類。

十日 廿四 二客來投。曰自澳洲米爾梵。二十八晝夜達此。一人曰二木友尾筑前人。能談澳事。曰全澳地大二十倍我日本。英人流罪人殖民。種盛開牧畜。四方移住。蠢狉蠻土一變爲文明大都。邦人在此營商者六戶。秋山氏所創雜貨店。稍成端緒。此地雨雪稀少。氣候穩和。常如四五月候。土性肥沃。唯以其地宜羊毛事業牧畜。一切米麥布帛仰給印度。中民營食此土四十萬戶。英置守長治之。米爾梵斯督尼爲殷賑都府。豪農大商皆家郊外。四郊聚落。皆設滊道。男女滊車來往。至夜每戶深鎖關。如無人。月初買乘車錄券。半折其價。中人多福建廣東賤民。惡衣菲食。百般賤汚無所不爲。服業三四年。人帶千金歸其國。英人鄙之。來航者先納五十洋元而後上岸。不然則逐還。東南一島曰瑣希尼。普人樹國旗。畧爲已地。英以其地當印度往來之衝。拒之。普民不服曰。地果屬英。

宜爲之備。已無人民。又無兵備。此無主島而已。開無主島何關英府。法人亦據瑣加志土尼亞島。與英府論爭。歐米電線滊艦。馳逐萬里。狼吞虎噬。事事遠略。不知百年之後。五洲大勢爲何狀。

觀光紀游卷九終

觀光紀游卷十

粵南日記卷下

宮城縣　岡千仞振衣　撰著
姪　濯萬里　校訂

三月十一日（廿五日）菅川姓示一書。紀法人畧臺灣狀。此撮錄曰。雞籠港北面大海。三面險崖。可避西南風。每北風毀損船。船有石炭礦。採掘一由機器。中土造船機器諸局皆資此炭。法軍艦五隻。兵一千二百一隊自東南峽谷上岸。出其不意。奮鬬拔第一堡。次日進攻第二堡。中兵苦戰至日暮。棄堡而走。二堡已陷。勢如破竹。淡水兩岸盡歸法手。中兵死傷四五百。中將孫開華平粵匪有功。法人入淡水。開華親督諸隊防戰。會新募土兵自丘隴間衝敵背。爲犄角之勢。法兵引退。淡水爲互市場。人口二萬。洋人設商會。開四洋館。港口水淺。潮涸沙露。碇泊不便。法將觀淡水雞籠皆非繫軍艦之地。將畧澎湖。爲根據之地。率軍艦

四隻攻澎湖瑪宮港。中兵二千五百分守五所。乃進砲擊南岬。中兵力盡遁走。法人畧全港。標國旗。泊軍艦十隻。巡邏洋海。一英艦載中兵五百赴台灣。法艦追躡。捕至本港。艦致艦長兵卒於西貢。兵卒二十五名投海而死。法兵所向全勝。未嘗取一敗。而中土決志防戰。每經一敗。四募義勇兵。衆日加。譬猶痿痺病夫。以針灸衝動。活潑元氣。法人亦無如之何。此亦可以爲佳兵不戢者之戒也。

十二日（廿六日）雨陰。轎抵哈亞氏。一診曰。病根全除。唯元氣未復。不可懈攝養。陰寒如今日。忌出戶外。許啜雞羹。服藥以後。日服牛乳四合。不口一味。是日一啜雞羹。爲嘗大牢之思。田邊書記來訪。曰。得一友書。稱中法構難爲快事。不知快何義。余曰。中法五洲大國。而中土傾國力。決曲直於百戰之後。此一大活劇。旁觀喝采。或是一理。唯韓地一事。我國威屈伸關焉。中土不諒我所論。則百萬黎爛。此不快尤大者。病夫非有所職。而每念至此。悒鬱覺病苦愈重。

十三日（廿七日）晴妍。坐轎觀市獄。囚百餘。魚貫肩七笨。邏卒手銃而左右。進退步武。一如練兵。歐米治獄法度善良。四述奇紀香港牢獄曰。獄舍架樓四層。鐵柵石牆。囚徒六百名。白衫印記號。重囚住上層。一人一房。戶扉常鎖。輕囚下層。西人三人一房。麪包一塊。牛肉一斤。加非一碗。寢則鐵榻氈被木枕。中人五人一房。飯一盂。鹹魚四尾。茶一碗。寢則木榻。百具極整潔。久繫者每三五年加肉食。視漏操工勞動筋骨。活潑氣血。以防其積鬱致病。輕囚每早梳麻編氈。皆有定度。飯後出園。移石礎長尺餘厚廣各六寸。擡鐵丸重二十斤。重囚操土工。已終役課。就房讀書。至暮群入一院。雁行緩步半時間。就房而睡。其禁錮數日者。房設一鐵軸。手運一萬四千轉。有表記之。不如數者減食。女獄人各一房。有浴堂。日一浴。有禮拜堂。每日曜。環立聽牧師訓誡。有病院。醫師診治。尤慎洒掃洗滌。精潔。以松香塗地。不留一點穢惡之氣。狹道四通。魚貫出入。絕不紊次。刑具有

鎖有鐐。以械手足。有縲𦄅而無板梏。其變詐反復。不可懲戒者。額刺黑圈。放逐島外。設法亦周。往年佐和東野歷視歐米各國獄舍而還。曰。如香港末爲備矣。

十四日（廿八日）陰而冷。黑雲四塞。室暗如夜。既而大雨傾盆。食頃頓晴。此地港背峻嶺屏遮。雲烟吞吐。日夕蓊鬱。往往有此異。聞黑田顧問（清隆）從小牧奥兩書記航度。館公署。遣濯往候。伊藤西鄉兩大臣奉重命使北京。而顧問與一二官僚飄然游覽。問其故。曰。日來鬱病。請旬月之暇。舉域外之游。

十五日（廿九日）好晴。乘轎逍遙山腹。一望山海。紫翠萬狀。特覺兩間清氣。不藥而健人。半里許右轉。出海濱市場。鬧熱埃塵。蒸勃臭氣衝鼻。此哈亞氏所謂昏濁氣者。非病夫所宜。驅轎馳歸。晚間小牧奥二氏來訪。曰。將發此歷探廣東澳門西貢海防新嘉坡。顧安南爲東洋門戶。而今歸法手。局面一變。可無顧問是游乎。余與奥君同寓滬上。共航北游。今又見於此。眞奇緣。

十六日三十日寒如嚴冬。擁被終日。此地寒暖。計日間差違。或踰廿度。其不適健康可知也。櫻泉來話。櫻泉往年游學中土。其論弊風。極爲的切。曰所貴於中土。士大夫重名教。尙禮讓。志趣高雅。氣象溫和。農工力食者。忍勞苦。安菲素。汲汲營生。孜孜治產。非我邦所能及也。而士人講經藝。耗百年有限之力於白首無得之擧業。及其一博科第致身顯貴。耽財肥身家。喜得憂失。廉恥蕩然。不復知家國之爲何物。而名儒大家。負泰斗盛名者。曰夜穿鑿經疏。講究謬異。金石說文二學。宋明以前之所無。顧炎武錢大昕諸家。以考證爲學以來。競出新意。務壓宋明。紛亂拉雜。其爲無用。百倍宋儒。其少有才氣者。以詩文書畫爲釣名譽博貨賄之具。玩物喪志。無補身心。風雲月露。不益當世。此亦與晉時老莊相距幾何。吏胥奴顏婢膝。奉迎爲風。望門拜塵。欺已賣人。自爲得計。商賈工匠。眼無一丁。粧貌衒價。濫造粗製。騙取人財。此猶可以人理論者。其最下者。狗盜鼠竊。不知刑憲爲何物。立門乞憐。不知穢汚爲何事。其人輕躁擾雜。喧呼笑罵。此皆由風俗頹廢。教化不行者。嗚呼政教掃地。一至此極。而侮蔑外人。主張頑見。傲然以禮義大邦自居。歐米人之以未開國目之。抑亦有故也。

十七日二月一日中土風俗。自有南北之異。北土原野。行旅一用騾驢。南方沮洳。一資舟楫。北土小民服役田畝。旁業牧畜。存淳樸勤儉之古風。南方小民。多營生舟楫。婦女操勞役。不異男子。中人在米國及南洋各埠者。不知幾十萬。而廣東人居其半。禮重婚葬。競爲無益。不顧失產。男女之別極嚴。良家婦女。閉居深室。姻戚以外。雖至交人。不得見其面。出門乘轎下帷。以避道路窺見。其徘徊街上者。非小民婦女。則良家婢妾。婦女貴足小。生至五六歲。緊束足。附痛苦流血。而猶不顧。其最小者大僅三四寸。每步行。爲人所掖。北土不盡然。八旗婦女禁纏足。穢陋不潔。直隸爲第一。此俗漸南漸薄。至廣東。語言風俗。漸脫頑陋習氣。

十八日二日中俗無謂者甚多。此擧名稱一事。始生。父母命之曰幼名。入學。師長命之曰書名。就鄕試以後。交友間所稱曰試名。游庠舍。同舍所稱曰庠名。爲貢士。友朋間所稱曰榜名。朝試報捷所稱曰甲名。有職仕以後所稱曰印名。幼名書名。得人人呼之。長後所命。非君父師長。則不得呼之。其冠而娶。父兄伯叔命字。朋友應酬。昆季族行間之所用。而不得署之名刺柬牘。字及別字號及別號。得自他稱之。而不得自稱及署名刺。此風亦漸紊亂。友朋相呼。或有不以字而以名者。署柬牘名刺。亦有不以名而以字若號者。又有以號若別號爲一字別字者。漫無一定稱謂。不若我邦公私文書。以一實名行之。極爲簡易。

十九日三日夜來盜汗淋漓。大覺疲勞。聲音亦嗄。知觸時候。櫻泉來話。曰日報載李中堂請醇親王至天津。或曰議韓事。又曰巴亞克氏赴天津。豈以此人諳日東事情。中堂請之乎。全權大使奉旨要契。不過撤中日護兵。韓士自遣憲兵護外人。罰害日人者等數件。皆適中日情理者。必不害兩國之和。

二十日四日閱日報。曰朝鮮東南二百里。有貴彌島。地形如鷄卵。高山突出六七千尺。西人呼爲惡崙。土人稱漢羅山。禾穀百果。無不適。尤適牧畜。牛馬日致蕃滋。土人業織草帽。俄英皆欲略是島。爲東洋水師本營。屬目日久。東洋諸國。氣候溫和。土性肥沃。而忽武備。安卑陋。此羊質而虎皮者。安南朝鮮爲中日門戶。門戶已毀。不得不累及堂奧者。噫。

廿一日五日連夜盜汗。氣力頓減。請哈亞氏來診。頗有難色。曰日來氣候無常。致此再劇。凡病治之初發則易。至二發三發則不可救藥。余聞此言。瞿然。是游擬返上海。擧長江之游。哈亞氏曰。病勢如斯。獨虞性命乎。日東風氣適人體。宜待稍復。直航東歸。從事於湯藥。町田田邊諸子。亦屢言是事。乃決東歸。作書報是事家族及上海諸友。

廿二日（六日）小牧與兩書記從黑田顧問赴廣東遣濯送至輪船歸日途過何子倫問顧問公來故余直曰公多病故游中土散幽鬱而已曰顧問公勳高位貴豈無故舉域外之游乎余曰子疑於大臣之游乎歐米貴紳來游我邦者冠蓋相接英普王子亦曾一游貴國大臣亦盍以春秋暇日東游以驚域外之觀子倫不復言伊藤西鄉兩大臣銜使命在北京而顧問公與二三僚佐舉此游宜其速中人之疑訝也是日心神不快至夜盜汗

廿三日（七日）晨起全身疲勞如行十數里胸下否塞不欲飲食哈亞氏來診禁牛乳藥餌以外入口如前曰凡病以少快爲無憂大誤自今飲食起居嚴持醫戒經六七月氣力全復眠食無異始爲眞治余不甚畏病至是惕焉午下雷鳴大雨冷侵肌膚意緒頓惡數日前重綿猶冷昨來單衣更熱今又有此異哈亞氏所謂氣候無常者其致再劇以此也

廿四日（八日）有一女至自安南海防曰前月從一法人航度是地人家竹柱蘆屋隘陋特甚法人新開大路營築廣屋街衢四達始可居住問近事曰法人要土人四十以下爲兵隊日夜訓練新置病院傷創者陸續就治新墓累累極爲慘憺

廿五日（九日）午晴心神稍快坐轎出觀山腰有一徑就上徑巖根石隙涓泉湧出男女爭汲蓋全港飲水仰自來水層樓高廈壁設支管設螺塞接取而千百僑寓者不遍及皆汲泉自給小民婦女童孩爭業擔水香港自來水異上海香港山峻溪澗無數接以鐵管行地中分注百街如上海江流溷濁井水亦然於是江底設大水盤地中設清水窖中通鐵管管中實以清沙地上設機器激上窖水十丈而後四設暗管徧布各租界各街有鐵柱柱頭設龍嘴捩螺旋水乃噴吐創設此機器用十一萬六千磅云行半里許得一絕景處停轎踞石山中洋

館占丘埠廻鐵欄庭列盆栽花卉極深邃幽逸之致下瞰帆檣林立萬家櫛比灣內全勝可一目而窮焉二里許至公園南背就一澗而降爲濯所扶觀園內奇葩異木槩皆歐種無一知名者力步十數武脚疲息促殆不勝步就轎

廿六日（十日）雨終日北村姓（虎吉）來話浪華藥舖在此轉販藥種曰人參樟腦牡丹皮吳茱萸黃連芍藥中人仰東種甘草大黃連翹麻黃龍腦犀角甘松蒼朮東土仰中種洋劑固勝漢藥唯千年慣習不能俄變四五年來漢藥生價今春麻疹盛行漢藥頓貴得利三倍事固有不可知者僕將行開東洋藥舖以弘販路

廿七日（十日）哈亞氏來診教和麪包牛乳作粥日間一食午後坐轎觀海岸大路老樹夾街鬱如庭園此日日曜歐人男女陸續其可異者婦女豔粧四丁卒舁轎其夫從步跟隨猶奴婢接其主惴惴焉恐失其意蓋歐俗專嬌男子凌虐婦女之弊遂致此風殆矯曲過直者

廿八日（十二日）北村姓論中土無貨幣大失國體此事有不可槩論者蓋中土三代貨幣有如刀斧者或方或圜皆銅其行銅錢始于王莽五銖半錢歷代不改至明始納銀徵租碎銀秤量如今所爲元製紙幣稱曰鈔咸豐年間亦曾行紙幣無幾而廢及外國貿易盛行新仿洋銀鑄銀貨國人不便或鎔解或濫造弊端百出終廢通國所行限碎銀銅錢金雖重價不過爲富者重寶銀莊發行銀券錢票其所行不過旁近府縣其行碎銀秤量不一僞詐四出故各港貿易一用洋銀內地亦漸行洋銀中土立國尤舊世出明賢而古來無一人鑄貨幣使貿易者蓋中人敏於射利捷于逐末蠶絲牛毛無微不至若一鑄貨幣則贋造濫製非復刑律所能禁人人猜疑非剖析撿實則不敢行然則秤量碎銀斷割以行皆所以防濫造胠猜疑也米人維頁氏論此事曰中土國大人衆不以無貨幣病商賈者蓋由政府無禁貨幣濫造之權乃與政府無造純正貨幣取信

人民之德義也。此言得焉。

二十九日（十三日）　雨陰。意色稍佳。哈亞氏來診。大悅曰、無足以憂。自今無須日視。

余是游製一冊。有所聞見必手記。是日枕頭閱手記。記中土取士方。此撮錄。曰、中土取士四途。曰考試。卽科舉。曰廕敘。因父祖之廕授官者。曰武功。立軍功出身者。曰捐納。納金授官。官等準金多寡。粵匪之亂。國計無所出。權開此一途。考試者四途中所榮。專事貼括八股。而所學非所行。所行非所學。優者不必舉。舉者不必優。此爲中土百代之弊者。官有實缺候補。實缺得居其官行其職。候補空銜待補者。每官有一缺。候補者數十員。或有十年不得補者。又有委員。長官大僚。擇其人委官事者。槩用候補人。守牧用幕友。奏牘文移訴訟錢穀。各委一科。甚者有身無其官。陰握知府知縣之權者。百度廢弛。綱紀紊亂。一切名器。有名無實。事無大小。皆成賄賂。尤忌變更舊制。間有一二奮發事更張者。群謗沸騰。彈劾交至。非辭官而去。有得罪而貶而已。故上下務爲苟容。徼速奇禍。庸庸多幸福。甚似我封建末也。噫。

卅日（十四日）　櫻泉來話廣東之游。曰、登越秀山。一貴官以張總督旨來。要導觀五層樓。余理事（琛）張宴海幢寺。寺五大刹之一。園庭淨潔。殿堂莊麗。爲是遊勝事。余理事談屢及子寧。余見理事於長崎。忽爾一年。而一病無由握手。爲之慨然。

三十一日（十五日）　晴妍。坐轎行山腰大路。洋館駢列。一館庭院深沈。卉木雜植。爲英國官廳。周以鐵柵。巖兵守門。聞知官某前游日本。好說日事。悅顧問來游。設盛饌。右折度二澗。遙望頂上候臺。高標國旗。凡港法瀛艦有指本港者。電信通知。日時候兵見一艦指港口。表旗臺上。港人望旗號。知爲某艦。開市埠頭皆有此設。一路隨山曲折。兩側行樹。道坦如砥。有焇藥庫。結構異様。砲兵警守。轎上四顧。全港瞭如展圖。淒風颯至。雲色頓惡。恐雨至。飛轎下坂。出海上則晴朗。

四月一日（十六日）　紫翁文錄有香港畧一篇。記市街猥雜。形容逼眞。曰、全港市街。隨山高下。層江如塔。中民所居。小若蝸舍。密若蜂房。一屋簇集七八家。小亦二三家。男女老穉。眠食盥浴。咸於蝸室之中。若露之巢螞蟻之贅穴。非復人類所勝。一椽房賃一月十金。全地球中無此寸地寸金之地。紫翁言此未實。一日十金。我東京亦有此房賃。峰姓來話曰、接中兵復諒山電報。如聞法庭唱戰者罷。國論一變。法人蔑如中土兵。連年歲漸生厭心。而中土愈敗愈奮。法人亦無如之何。今日事甚類三世拿破崙用兵墨斯哥。愈勝愈不可爲者。無他。用兵無名。衆論不一。國力不給。此亦可爲佳兵者戒也。

二日（十七日）　中土通商西洋各國。明一代所無。康熙二十八年。始許俄國。乾隆五十六年。許英國。道光二十二年。阿片之亂。割香港。開廣東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港。二十六年。許法國。二十七年。許瑞典那威。咸豐八年。開天津牛莊芝罘台灣汕頭瓊州漢口九江鎭江江寧。許米俄二國。準英法。十一年。許獨乙。同治二年。許荷蘭丁抹。三年。許西班牙。四年。許白耳義。五年。許以太利。八年。許墺地利匈牙利。十年。許日本。十三年。許白露。葡萄牙。巴西。光緒三年。開宜昌蕪湖溫州北海。重慶市塲凡二十。加澳門香港二十二。香港扼東西二洋航路。上海漢口占長江咽喉。貿易之盛。推此三港。曰貨輸中土。薄鐵板銅漆器藥種石炭海產物。海產爲尤盛。海產爲海參乾鳥賊伊多艮具魚肚養鰭乾鰕海帶。而海帶尤盛。海帶行於四川陝西湖南河南。稱曰雜貨行。與廣福產物並行。其輸漢口十一萬七千二百九十六担。値二十二萬四千九百十七洋元。海帶易腐敗。其自我邦至上海。已消二旬。轉輸漢口。搭載中船。溯三峽達重慶四川。江海船程亘八九千里。經二三月始達。業此事者。宜用心于防腐敗之方。上海尙海帶。香港尙乾鮑乾鳥賊。香港歲消乾鳥賊百二十萬斤。乾鮑三十萬斤。以我環海之贏。

供中土大陸之縮。彼此兩便者。

三日 十八日 晴。薄暑用單衣。哈亞氏來診曰。可以保航路之無事。乃還濯公署。告東發。小牧町田田邊諸子。午後坐轎出觀山。壓右折得一橋。橋下築石蓄潮水。設三鐵管。分疏各街。所謂自來水者。石工蟻集。破巖穿石。丁丁相和。香港全山。皆花崗石。製作諸工場。皆用花崗石。石已天設。故工作大省費用。香港不產一物。唯花崗石採掘不盡。爲天造至寶云。石片碎和墐泥。修道路。百年不毁。下一坂。烟突高聳。爲織炭場。四接暗管。疏煤瀛。分照百街。自是海岸帆檣櫛比。比海面爲陸。

四日 十九日 聞何子倫赴廣東。還濯往別。町田領事曰。何子峩福州敗後來此。與二三巨商開錢莊。錢莊又曰銀莊。業發錢票換銀貨。非積萬金者不能。中土大官多積萬金。故巨商開錢莊。得大官金爲資本。俗目大官爲商賈金庫。

五日 二十日 贈哈亞氏六十洋元。謝其勞。哈亞氏每一診。要謝金五元。以余寒素儒生。例外待之。是日始喫麪包雞羹。晚間蒸熱。夜半忽冷。

六日 廿一日 黑田顧問與小牧與二書記以下。赴新嘉坡。爲濯所扶。赴公館上謁。櫻泉病在床。日夜來加熱百二度。哈亞氏來診曰。不足爲憂。是地風土不佳。離此必瘉。濯送至輪艦。顧問贈若干金曰。聊充藥餌之用。余深感厚意。

七日 廿二日 香港東西十一英里。南北七八里。峻嶺聳峙。最高處二千尺。人口十六萬四百七千九百七十人。爲英人千七百二十人。爲異方八十五萬七百人。爲中人。歲入百二十萬九千五百十七弗。土木營繕。吏胥俸給。一切諸費。仰于此。二萬磅充兵備。英開此地。本意在張商權耀軍威。故不吝投巨萬。此島一歸英手。東西交際日盛。一日非特利英一國也。

八日 廿三日 哈亞氏來別曰。病本由飮食。其有今日。非藥餌之効。職由不妄飮食。

若發下瀉。一切却食味。日服牛乳。則不藥而復。濯出買物件。

九日 廿四日 轎詣公館。見町田田邊菅川諸子。贈物辭別。訪哈亞氏。贈漆器。大悅曰。閩人愛東器。爲喜如何。此亦歐人重婦之俗。余在香港踰十旬。每姸日坐轎。歷探勝地。唯北郊未周探。乃沿海岸右折。市街盡。架一石橋。溝上有製糖場。香港有製糖絅索製玻璨釀酒造船諸機器。而製糖絅索機器爲最大。南背爲競馬埒。四周木柵亘二三里。其前爲歐人墓域。墓石或像十字。或累圓石。其制不一。中央鑿池。噴水丈餘。花卉爛燦。不點一塵。猶庭園然。此亦死在巖根骨亦淸者。香港一大市場。至此周覽無遺。唯病羸不能下轎寸步。僅記一斑耳。夜濯整行李。北村姓來助。

十日 廿五日 澳門葡萄人維太耳氏。隔室同寓。略通日語。無日不交言。手贈撮影小照曰。永莫相忘。其妻日婦囑余寄其弟學資。且曰。妾所以客此者。將使小弟

畢其志也。此亦可奇者。午下發寓。田邊菅川北村三氏。送至本艦。爲諸子所拔。攀艦階就艙室。哈亞氏亦至。共見艦醫。囑治方。艦號底卑蘭。爲英國郵便船。宏莊瑋麗。非中日諸艦比。上艙客三十五人。婦人居半。橫瀨姓以下三名寓下艙。午下展輪。顧望間駛出大洋。萬里無際。至夜室熱如蒸。

十一日 廿六日 濃霧不辨咫尺。時鳴滊笛。防他船衝突。此行。衆皆慮重疾。至此稍覺輕快。哈亞氏教余逍遙山水曰。轉換空氣。大補治病。是方稱曰空氣浴云。入夜波濤洶涌。全艦動搖。稍覺瞑眩。而洋婦整儀。無少惰容。風琴大丈許。一婦歌。一婦彈。音吐淸亮。悠揚自適。顧此輩商估婦女。固非搢紳貴流。而文雅如斯。彼目東洋諸國。爲未開國。亦一理。

十二日 廿七日 快晴。風順帆飽。快走如箭。洋人男女倚椅子看書。兒女十二三歲。亦皆手卷。擧止詳雅。無少迫切之態。與東洋男女雜坐下室。困頓苦悶。顚如死

者天地雲泥是游見名人巨公不甚知其可畏唯見洋人男女逍遙於怒濤狂浪之中不少變其擧止不覺慙赧然此居移氣養移體者未足爲不及

十三日（廿八日）天陰頓覺冷氣知天度漸北已而北風暴起狂濤山起艦身掀翻每室閉戸闃無人聲此日爲是游第一激浪而病體不覺少異覺天幸不淺

十四日（廿九日）稍寒衆曰見西肥諸山乃攀甲板望見一面層巒出沒於雲烟之中船脚稍緩入岬口粉壁擁海萬檣林立玉女蛾眉諸峰宛然舊觀遣濯報小曾根乾堂一价來勞意頗懇橫瀨姓携牛乳二瓶來別曰港泊軍艦八隻牛乳一空夜半發輪

十五日（三十日）微陰度玄海洋轉入岬間洲嘴巖角時見二三漁落洋人指點岸上櫻花拍掌喝采蓋日域櫻花歐米人所艷稱此輩自香港携家眷爲觀櫻之游也見一姓種瀨千里日肥前撿出一島曰松島滿島石炭質不減高島炭量

日採五百噸可以保後百年岸深可以容艦與二三有志經畫採取之方略成端緒使用器械不復借外人手彼徒長理論至實際施用覓劣於諳熟礦事者石炭輸出要貨今撿出一礦大可慶者夜半休輪待天明曰此間島嶼錯落霧雨夜暗恐衝突損艦

十六日（三月一日）天陰黯淡海光如鏡洲渚點綴烟雲糢糊爲行畫圖中之想左顧萬瓦鱗次爲鞆津右望樓櫓隱見爲高松城自此播州洋淡島當前海甓爲一條江流明石舞妓一谷諸勝地後先送迎一帶出海中爲和田岬萬家簇出爲神戸進港下碇艦與棧橋不接出入至便洋人一半上岸艦室頓寂遣濯發電報余寓浪華時屢游此間而開市以後截山塡海義館宏麗地勢一變欲求昔時所聽不可復得

十七日（二日）順風張帆駛走如箭阿紀諸山左右映帶一岬埠上架樓爲燈臺其下岩石屹立激浪來觸攪爲雪花極爲奇觀出之則大洋洋人出圖指點就而觀之沿海測量圖自長崎至橫濱里程距離江海淺深錙銖不差推測之精可驚

十八日（三日）群巒層起爲駿河伊豆諸山富岳突出特快人意午下望見伊豆諸岬移從甲板大島已在背後轉入岬間艦脚漸緩浦賀橫須賀皆一再舊游地頓爲馬頭米囊之念申牌達橫濱家兄高橋氏與河野用邊諸氏小舟來迎上岸從游諸子二十餘名出迎曰來候三日小休一亭乘汽車入都古山鈴木橫尾諸友來迎到家已暮是游溯吳江覽江浙諸勝自燕京究居庸關八達嶺自香港入廣東爲日三百五十日所經殆八九千里足以少報蓬桑夙志唯觸嶺南癘毒一病奄奄僅免一死豈名山有靈不悅余妄弄三寸不律漏泄中土千年靈秘耶

齋藤拙堂 撰

海外異傳

嘉永三年（一八五〇）惜陰書屋刻本

據嘉永三年（一八五〇）

惜陰書屋刻本影印

嘉永庚戌新鐫

海外異傳

全

惜陰書屋藏梓

異傳

海外異傳

鶴江侯題字

二

惜陰書屋藏版

海外異傳

韓江侯題字 三

惜陰書屋藏版

讀海外異傳

盛世無由試錯盤。遠懷利器去求餮。峩冠重見同舟客。非復當時袴下韓。螫毒横流蠢爾蠻。片帆歊㠌入台灣。一身是膽胷吞賊。帍穴從容獲子還。物光慘淡北風朣。胡騎如雲壓海堧。大厦傾来孤木在。南壝丈

得卅餘年。姣氛旦夕暗邊陲。豈是高堂酣醉時。史筆凜然吐生氣。揭将三傳警恬嬉。閑人多事擔閑憂。却向世間要汗牛。安識箇中寓深慨。勝他防海萬言籌。

嘉永庚戌中元

李門祐相撰

海外異傳

津藩齋藤正謙著

鐵研子曰我大日本之爲邦實劍開基俗尚信義將勇而士强爲四方所畏服自倭武東伐神功西征吕降以至比羅夫立功肅愼田村丸震威蝦夷源鎭西開祚流虬源判官傳名東韃平相州殲蒙古十萬衆豐太閤屠鯷域破明師並赫赫在人耳目不待稱述也若夫近世山田長正之覇身毒濱田彌兵之脅紅毛鄭大木之王臺灣亦我皇國之餘烈而

世或不詳其事蹟豈不惜哉作海外異傳

暹羅國在南天竺隋志稱爲赤土暹與羅斛本爲二國當元之時合爲一周廻萬里物豐人繁號爲善國而我山田長正覇於此云長正字仁左衛門或曰伊勢祠官之隸或曰尾張人自稱織田右府之孫少而礌落有大志不事商販作業好譚兵雄傑自喜流落寓於駿府元和初天下始定士之求仕者皆于侯伯長正弗屑曰此間無立功名處唯游海外或可以展吾志耳時下海無禁府有經商二人曰瀧曰太田將航海貿易臺灣艤舟於大坂長正請附乘之二人弗許長正乃先到大坂求二人之舟入而匿焉既而二人至揚帆而發長正乃從艙間出申前請二人大驚不能如之何許之既到臺灣商事畢將俱還長正曰某在鄉國殆不能自存姑欲留此土覓喫飯處二人方患長正之狂心私喜委而去之方此之時支那姦民稱日本甲螺誘我

邦邊民占據臺地長正通覽地方蕞爾一嶋且已有主不可有爲也又附蠻船西游暹羅會邦內變亂四隣交侵而六昆最强暹羅國主出師禦之長正見其行軍無紀律私言其必敗既而果然人或傳其語聞於國主國主奇之召見長正詢方畧長正指畫陳策鑿鑿可用國主大喜擢長正爲上將軍往禦六昆時本邦人流寓暹羅者衆長正糾合數百人雜以土兵亡慮萬餘人皆爲日本裝聲言日本援兵大至六昆軍沮

因縱兵奮擊大破之六昆王憤甚傾國來冦兵數十萬長正曰敵衆强盛難與爭鋒唯以謀撓之破之易易耳乃分軍爲三一伏山陰一艤海濱長正親率其一出於海陸之間進挑戰兵既交佯敗走六昆兵追之將及號砲俄發海陸二軍吶喊齊進火鎗亂發長正覘機及之衷敵軍前後擊之大破六昆兵殺數萬人遂追北長驅入其都擒六昆王以歸威震遠近四隣爭送款於暹羅於是國主大賞長正妻以其女封六昆

及匹皮詔之地號曰唵普艮唵普艮蓋諸侯王之謂也久之國主年既高頗倦勤使長正攝行國事於是唵普艮之名噪於印度諸國而本邦地隔遠未聞知也數歲瀧太田復囬易海外行到暹羅既入其界逆勞之使沓至相迎入館少焉有吏來戒王召見二人二人初不知其故心頗疑懼且從吏入見王冠服在交椅上金珠粲目儀衛甚盛二人俯伏膝行不敢仰視及退就館飲食供御如待貴客者意益不安既夜復有吏傳呼至曰王來二人驚出迎王便服入坐笑拍二人之肩曰故人無恙二人愕眙仰視乃長正也長正自備說其發跡之由二人叩頭謝曰鄙人愚矇嘗相從於塵埃中無禮獲罪多矣不意大王能自致於寥廓之上也長正曰予之有今日實由二子之賜抑人有德於我可不報哉既罷厚賜遣之本邦商旅聞之多游暹羅長正皆善遇之長正雖富貴而常懷桑梓不置每臨戰遥禱於駿府淺間之神軍輒勝至是命工摹

繪當時戰鬭之狀爲扁附商舶獻於淺間廟以報賽焉又屢牒執政納方物於大府不失恭順之意頃之國主殂世子代立長正退就封先是國主之妃與其近臣姦亂謀除國主畏長正而不發及長正去遂弒之長正聞之則謀興兵討之二姦大懼募人潛徃毒之長正死時寛永十年也長正無子有一女名阿因勇武有父風親將其衆欲復父讎屢敗暹羅之兵通國震恐盡發屬國之兵來戰衆寡不敵阿因遂敗亡其下

逃歸於本邦。長正之弟某在江戶。聞長正獲志。欲往從之。適有人傳長正死。乃止。先是。紅毛夷酋紿日本甲螺。奪臺灣據之。剽掠我商舶。當時有濱田某。脅紅毛夷酋而報之。

臺灣在支那東南海中。古無聞焉。明天啟初。海徵人顏振泉。聚衆據之。招我邦邊民。入其黨。因自稱日本甲螺。甲螺猶謂頭目。我日本謂頭目爲加志艮。音近甲螺。故遂訛稱耳。先是。泉州人鄭芝龍少流落。往來我邦。因入振泉之黨。及振泉死。衆推芝龍爲甲螺。雄視海上。後受明將之撫。去移閩中。我邊民代之爲甲螺。而紅毛夷來借地。約歲輸鹿皮三萬。既而築城郭據之。役使土人如奴隸。不復輸幣。且我商船往印度者。過其近海。爲被殺掠。甲螺不能如之何。適本邦商人濱田某至。衆交訴之。圖報復。某許之。某字彌兵衛。長崎人也。勇而有謀。弟某字小左衛門。子某字新藏。並有膽畧。力筭數人。乃與甲螺之黨二十人。還請之大府。大府允之。檄長崎代官末

次平藏。備船募卒。附之於彌兵。彌兵盡裝其從兵數百。爲農丁。被蓑笠。持鍬钁。行到臺灣海口。請於守吏曰。日本之氓。聞臺地土廣人寡。中多萊蕪。欲移住以開墾之。守吏以告甲必丹。弗信。以哨船圍之數重。不遽許上陸。使人來言曰。汝之來。決非好意。不然。何從人之衆也。彌兵曰。唉公何疑人之甚耶。假使日本欲畧海外之國。當遣猛將精兵來。日本素不乏其人。奚使我儕小民之爲。守吏檢舟中。僅有數十副防身刀。其他唯有耕耨之具而已。還備告甲必丹。甲必丹意稍解。乃許衆登陸。彌兵等得入城謁見甲必丹。請受廛爲氓。弗許。請還本邦。亦弗許。留數月。屢入請之。甲必丹依違不答。彌兵謂衆曰。甲必丹不許我去留。其意不可測也。大丈夫入不測之地。當死中求活耳。衆憤然欲死之。一日昧爽。彌兵父子兄弟三人入城。衆從之。留於門外。三人挺身排闥而進。甲必丹猶寢在牀。驚起叱曰。汝等入人閨閤。何無禮也。彌兵咆哮奮前。擒甲必

丹於袱懷出匕首擬其喉曰汝有死罪尚何咎人之無禮耶左右欲叉之小左新藏拔刀遮立瞋目叱之左右披靡不敢逼甲必丹惶急乞饒命甚哀彌兵曰汝欲生何不停城上放礮甲必丹曰謹奉命曰汝嚮所掠之貨倍數還之甲必丹曰唯命之從從兵聞變走入闘於庭其後入者爲礮被傷彌兵乃左手扼甲必丹之臂右手執匕首俱起小左新藏擁其前後而出夷卒不敢動甲必丹傳命停放礮令其卒艤蠻船一隻及

日本船二隻裝貨山積彌兵入而檢之乃欲拉甲必丹俱去甲必丹曰島民皆仰某指揮某去則倀倀乎無所歸焉某有一兒年十二歲願代某從去公幸垂愛憐使某全父子之情非敢所望也彌兵許之乃質其子及頭目數人歸報於鎮臺鎮臺稟大府厚賞之於是彌兵之名震一時肥後侯聘而祿之時寬永五年也後三十餘年鄭成功攘紅毛復臺地

鄭成功初名森字大木明平國公芝龍之子也母田川氏我肥前國平戸士人之女初芝龍流落來客于平戸稱老一官娶田川氏寬永元年（明天啟四年）生成功於島中島中萬火齊明芝龍心異之成功生七歲從父歸明後又迎母共居安平十五年（明崇禎十一年）成功年十五補弟子員試高等風儀整秀倜儻有大志讀書穎敏不治章句有術士覩之驚曰此奇男子骨相非凡命世之才也及隆武帝立一見偉之撫其背曰惜無一女配卿卿當盡忠吾家賜姓朱改今名拜御營

中軍都督賜尚方劍儀同駙馬自是中外稱國姓爺而不名尋封忠孝伯恩寵日隆成功感激思報效而芝龍稍專權懷異志與清人通聲問成功患之一日見隆武愁悶而坐泣奏曰陛下鬱鬱不樂得無以臣父故耶臣受厚恩義無反顧請以死扞陛下矣清兵入福州芝龍退屯安海爲清將所誘欲降附諸將不從成功痛哭而諫芝龍不聽單騎往降清兵至安海大肆淫掠成功母亦被汚母歎曰何面目復見人耶登城

樓自投河水。清兵吐舌曰。婦女尚能爾。倭人勇決不負所聞也。成功痛恨。剖其母腹出腸滌穢重納之。以歛清將。挾芝龍而北。作書招成功。成功不至。芝龍曰。兒不至。北朝其疲於奔命乎。福州既失。隆武爲清兵所執死。成功雖遇主列爵。未嘗豫兵事。意氣容貌猶儒生也。既遭國難。諫父不從。且痛母死非命。慷慨激烈。謀起義兵。詣孔廟。焚所著儒服。拜辭而去。所善壯士願從者九十餘人。乘二巨艦。行收兵南澳。得數千人。

既而遙聞唐王即位。改元永曆。奉正朔。自南澳歸。軍聲頗震。乃畧漳泉潮惠諸州。守將多降。軍律肅然。兵士無淫畧。至孺子婦女。與軍行爭道。清主屢諭芝龍。作書招撫。誘以高爵。成功不從。清主乃累命滿漢諸將來攻。輙擊敗之。於是東南諸州連年騷擾。師出無利。清主患之。親下勅招諭。成功亦不報。益修器械舟楫。北上自閩及浙。欲復南京。以桑梓之誼。屢乞兵於我。我不詳其事情。終不報。然成功兵勢甚盛。分所部爲七十二鎮。以厦門爲根本之地。改爲思明州。蓋意不忘明室也。立儲賢儲材二館。察言賓客二司。設印局軍器諸局。令六官分理庶政。擇賢任之。諸宗室頗給贍之。諸縉紳避亂至者。禮待之。凡有所僭宜封拜。乃朝服北向。遙拜帝座。疏而焚之。其所施爲。鼓動一世。於是永曆遣使晉成功爵爲延平郡王。命圖恢復。自成功起兵。至是十三年。實萬治元年也。（明永曆十二年。清順治十五年。）成功謂其將甘輝曰。今奉勅何得遷延。將速取金陵。以定

南都。輝亦贊成之。乃議大舉。部署諸將。戈船八十隻。揚帆北上。陷浙江諸州縣。二年。（明永曆十三年。清順治十六年。）七月。進攻陷鎮江。遂攻金陵。破郛。清兵退守本城。成功破聚寶通濟二門。逼正陽門。城且夕將陷。江南大震。清主命內大臣達素等發精兵二十萬。俄至。成功兵疲不能敵。且前鋒余新狃勝輕敵。敗死。師遂敗績。萬禮甘輝等皆死之。成功乘流出海。還厦門。三年。（明永曆十四年。清順治十七年。）五月。達素等率滿漢大兵。分道來侵。成功擊殲之。

達素僅以身免還福州自殺竟成功之世清兵不敢來窺焉寬文元年明永曆十五年清順治十八年成功自金陵喪敗地蹙軍孤永曆蒙塵南裔聲問不通存亡難詳然猶奉正朔將還地謀恢復適有紅毛通事南安人也與臺灣甲必丹歸一有隙走廈門謂成功曰公何不取臺灣公家之故土也臺地沃野千里爲四省要害横絶大海實覇王之區紅毛蠢爾醜虜因中國騷亂竊占據之破而取之易易耳成功大喜三月親率兵三千

二百人揚帆至鹿耳門門水淺沙膠海舶至此必易舟而入故險易守此時水適漲丈餘成功得便戰艦銜尾而進紅夷大驚以爲自天而下成功引兵登陸攻赤嵌城城亂石疊高數丈厚丈餘用火煅之化爲石灰以砲擊城城堅不受砲城中紅夷千餘人驅臺民數千入而同守且徵援兵於咬𠺕吧咬𠺕吧將領謀擣廈門之虛則臺灣之圍自解矣乃率兵攻廈門廈門留守洪旭迎擊走之城久之不拔臺民或告成功

曰城外高山有水流于城濠貫城而過城中無井泉所飲唯此一水若塞其水源三日而告變矣從之紅毛勢窮以巨艦十餘隻決戰成功兵自艦上銃窻入奪其五隻餘盡焚燬之殺夷兵六百人火及城柀歸一退保一堡成功使告之曰臺地吾先人所開創吾復故土則足矣珍寶諸物任爾載去非吾所需也於是歸一降送之還國成功就居其城改臺灣爲安平鎭尋又改東寧赤嵌城爲承天府總曰東都設府曰天興

萬年土酋皆受約束既而聞清遷界令下嘆曰沿海數萬里盡委而棄之英雄無用兵之地然收拾餘燼息兵休農以俟時至猶未晚也於是制法律興學校計丁庸養老幼臺人大安二年明永曆十六年清康熙元年正月清主福臨殂子玄曄立改元康熙使吳三桂攻永曆於緬緬酋內叛執永曆致於軍前三桂絞而殺之明亡成功憤惋得疾五月卒于東寧年三十九子經嗣清兵數來侵輒擊卻之清將屢贈書招之終弗從出兵攻

畧閩廣諸州。天和元年。清康熙二十年。正月。經卒于東寧。經爲人仁孝。頗得士民之心。在位凡十九年。猶奉明正朔。佩招討大將軍印。子克塽嗣。仍稱永曆三十五年。猶幼。政出多門。鄭氏之業衰。清將偵知之。乃圖大舉。三年。清康熙二十二年。三月。清兵到澎湖。臺將迎戰。殺傷過當。清益發兵。分道來侵。舳艫千里。克塽終不能抗。告降。清主受而優待之。封漢軍公。自成功始起義。迄此凡三十八年。而明之正朔。始盡於天壤間矣。清主嘗謂其臣曰。成功明室遺臣。而非吾亂臣賊子也。康熙三十九年。特詔令成功及子經喪歸葬于南安焉。

鐵研子曰。長正單身立勳於絶域。自致侯王。割地受封。亦可謂曠世之雄矣。鄭大木慷慨唱義。招額日於虞淵。以孤兵當勃興之敵。百折不撓。有我楠中將之風。及其子孫。奉正朔於一隅數十年。亦與楠氏相類矣。蓋孕我東方之精。故歟。濱田特曹判之流耳。今余厠之於唵普良國姓爺之間。或以爲不倫。然挺身入不測之地。鉗制强虜。以雪國恥。有足多者焉。事之大小不必論也。嗚呼近歲洋夷陸梁。縱横於印度支那之間。莫之能遏焉。使人慨然思斯三人。今叢其遺事。而立之傳。余豈徒然哉。

海外異傳畢

海外異傳跋

一日余會西岳藤堂侯於　朝。話次及外給使中山文節所輯南木志。侯曰。知歆慕楠氏。其人不凡。是雖一時之言。其卓識可想而已。嘗讀其臣齋藤有終所

著阿漕海上試船銃記。曰思始祖高山君有功于關山之役。子孫相承。掌天下舟艦之政。迄至今侯。振廢起墜。紹述始祖之偉烈。而得有終之文。使人益有所興起憤發也。有終之文。余每喜

讀之。以爲有慷慨激烈之氣。文節與余同好。每得其文。必以示余。頃者得其所著海外異傳。敘山田某及濱田兄弟之逸事。鄭大木之義烈。簡約明晳。而生氣勃勃。殆有古良史之風。嗚呼到

書。非獨風動一藩。足以鼓作天下英傑之士。文節將刊以公于世。余大喜。語之友人李門伊東君。君君亦爲題五絶句寵之云。抑雖以有終之才之學。非遇有爲之君。則一介儒臣而已耳。今也

得至君。而得大伸其才。真希世之遇矣。而文節之慕賢樂善。可謂不負侯之一言矣。嘉永庚戌二月。節山板倉勝明識。

柏亭協壽書

海外異傳　安中侯跋　三　蒔絵書屋藏版

齋藤德藏著

嘉永三庚戌年七月

發行書林

大坂心齋橋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喜兵衛

日本橋通弐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中村敬宇 著

西稗雜纂

明治九年（一八七六）東京府同人社刻本

據明治九年（一八七六）

東京府同人社刻本影印

明治七年三月刊行

中邨敬宇先生著

西稗雜纂

同人社　木平讓梓

西稗雜纂叙

余與敬宇氏交二十餘年矣君曾居丹波谷茆廬數間竹籬鷄桀炊烟出屋余時往訪之太孺人親饋茶果令君款接一日君喟然歎曰吾多欲故業無所成余愕曰君性澹泊莫有聲色狗馬之娯何謂多欲君曰否吾於書甚貪多岐亡羊不能專修是吾病也余笑曰是佳病乃余輩所不能及也後數載君陞儒官遂航西洋既歸著立志編余在鄉里讀之知其進於西學也迨東上重握手一堂道舊故以相歡時談及海外事得聞其所未聞已而自由之理共和政治等書相繼上梓每一篇出海內傳誦然皆係國字翻譯其以漢文譯者獨有西稗雜纂頃告刻成使余序之葢操觚家能漢文則不解洋書其解洋書者不能漢

文君兼二長見諸此篇行文簡雅意味深長非尋常譯家所夢見嗚呼二十年前余之爲不可及者至是果徵矣而君猶歉然若有不足焉者曰譯書極難吾不可以不勤聘洋人數名開家塾於江戸河側余又時過焉則內外數舍生徒塡咽中間搆講堂礴壁玻瓈牕掩映河水其後房則剞劂氏彫刷其著書日夜不能給而君兀坐一室左右洋冊漢典眼鏡凭烏皮妻女供使令其寒素勤業之狀與昔日丹波谷居無異余於是乎益知君之不可及也世之讀君著書者謂敬宇氏之學至乎此矣而敬宇氏豈肯止於此乎哉

明治七年甲戌四月　成齋重野繹撰

西稗襍纂一集序

暇時隨手抽讀柴頭洋書有會心者輙把筆以漢文錄之歲餘成一巻名曰西稗雜纂刻以示同好其懶於把筆不及錄出者甚多雲煙杳漫計無復之耳抑此編一集而止乎或二集三集陸續梓行乎均不得而知也

明治七年甲戌四月　敬宇中邨正直題

二梅老人瀨之書

西稗雜纂第一集目録

西稗雜纂第一集

室中顯露

如劉士德路修士者、如者姓 德者名 羅馬官長也、其屋四面呈露、近鄰人可明見其中、嘗有一人、謂之曰、公居甚不便、若畀我以五荅連上、荅連上 金貨名一價 約一千 百貫 則能改之、使人不得明見、德曰、汝能改予居使更開豁玲瓏、無一房之屛隱者、闔都人得見我在家所爲、則我應賞汝以十荅連上矣、

論者曰、我輩須自念、日常隱微人所不見之處、必有上帝之目常視者、何異于四方顯露者乎、

讒言知德

倍根曰、善人君子之德、可得而知者、莫踰於誣讒焉、蓋德行最修者、誣讒最大、不見果實之纍々者乎、最美善者、鳥必先啄之、

天禁閑暇

細々里王地窩尾修士、嘗有人請曰、若有閑暇、願得謁見王、使對曰、天戒我常不令有閑暇、

人剛於鐵

弗列德力征服鄰邦、老於戎馬之際、嘗抵小村、見一寺塔上有晷表、大壞敗、蓋風雨雪霜、侵蝕太半、又久不經修理、弗列德力暫注視、似有思者、因指問人曰、彼自棄置不理、至今經幾年乎、對曰、二十五年矣、弗列德力曰、然則可知人之身體剛於錬鐵三倍矣、蓋我今年七十五、其平

生暴露於外、冐風雨、飽雪霜者、豈不可比於夫晷表乎、

加篤見汝

加篤性嚴肅而有德行、羅馬人畏之、每相戒曰、宜愼汝行、豈不有加篤見汝者乎、論者曰、嘗加篤時、羅馬風俗敗壞、然尚知憚於賢人、以自戒于惡、況生乎今世化行之日、豈可不知有上帝常監者、而恐懼修省乎、

恐懼心除

一奴司飲饌之事其主人不信神道奴晨夕聞其謗罵之言漸化之一日乘間盜主家物既事覺主人呵責之且勸改惡行奴曰我常聞君之說矣人唯有今生無有來生死後善不受賞而惡不被罰我是以盜君之物主人曰雖然不有王法刑罰之可畏者乎答曰我昔深懼死後之報是以不敢作惡然自聞君之議論恐懼之大者除去矣如今世之刑暫時之苦奚足懼乎

勿譏聾者

費律布顯理每以背後議人長短爲戒因作是言曰汝勿譏聾者蓋謂人不在面前者我雖譏之不能聞且不能伸理猶譏聾者然嘗有一人向費譏他人事方纔發口費俄止之曰我輩有規法決不道他人過惡

止謗之道

葡萄哈弗醫學大家也其名既高毀者益衆葡氏嘗曰凡毀謗之言猶星火之散飛者我不吹之使熾則自然滅熄若彼造無根之言以毀我而我力辯解之則與吹火使熾者何以異乎故息謗之道止有一焉我唯當行善終始不怠而常禱上帝曰願神啓發謗我者之心使其自能去惡免罪

刻期詳密

墨蘭古敦者路惕友也與人刻期必預定某日某時某分蓋不欲虛費光陰故詳密如此

角觝有感

馬色同王費律布于大衆玩戲之時與人角力被投於地費律布起則見其身跡印于沙上嘆曰嗚呼生時志氣高聳欲并吞天下者死則土之承我身者如此其小乎

生死不關

蘇人信上帝者、病篤將死、其友問之曰、子自以爲不痊乎、蘇人答曰、然吾將死矣、雖然死生之變、不與我相關也、蓋余若在此世乎、固已上帝借我矣、余若辭此世乎、亦必上帝借我矣

死不欺心

英國審司案因十二人陪坐聽訟、衆議協同、審司依允、方候奏准、謂之陪審聽訟、嘗鞫大辟囚、有一人獨諒其無罪、欲救脫之、百方辨觧、衆遂

不聽、一人曰、我與其欺自已之心、而殺無辜之人、寧不食而死于此座矣、爭之二十四時、因乃得脫、

偏盲裝鏡

有瞽一目者、懸眼鏡裝似有目者、對衆曰、我不帶無用之物、有一人答曰、然則曷不撤去眼鏡之一乎、

因夢修德

薩索尼公顯理、性行凶惡、嘗夜夢見天使顯於前、顏色如怒謂已曰、汝雖罪惡貫盈、而全能之上帝不忍遽行誅戮、特使我儆汝、因示一軸上有二字、曰六後、公大懼、夢覺戰慄不已、自以爲死期在六日後、痛自悔責、齋戒以俟、六日已過、公以爲六週七日應死、益復改心向善、期過無事、公以爲然則六月之後乎、愈益懋德、六月又過、公曰、此必六年之後也、進修愈勵、至六年之末、公被選爲日耳曼皇帝、

顯理紀元九百三十六年、被選爲帝、（朱雀天皇承平六年、）即位後、善和邦國、設良法、創立日耳曼合邦之基礎、

歷山寛量

歷山王嘗鞫一海賊、呵曰、汝何騷擾海上、致使行客不寧乎、賊直答曰、汝何騷擾天下、無遠弗屆乎、余止以一船、行險徼利、故被喚爲海賊、汝

則率大軍殘害四方之國故被尊爲皇帝可見盜賊與皇帝事同而名異耳歷山王聞之不覺心動遂宥其罪

評果如此言則皇帝與盜賊有大小之分無邪正之別耶吾甚惑焉

黑奴改行

希伯來一商役使三黑奴皆無狀屢醉於酒肆又盜主家物既三黑奴悉皆改行商怪問其故

中一人答曰眞神在上矣故不敢作惡商曰汝嘗飲酒盜物之時亦不有眞神在上者乎黑奴曰我輩頃往禮拜堂聽教師說法曰人間萬事神無不見無不知我輩是以懼不敢復踐前過

才能之義

有捷於應機者或問之曰才能之義如何答曰汝若有才能乎當不問人汝若不有才能乎其義決不能知也

祈禱妙驗

好士娶休斯之女一日好士家誤失火適大雨暴下火旋滅熄既得一牘自婦翁寄來者其牘尾書祈禱文曰願天降甘露於汝家婦翁書此時始非爲現在而禱亦非取必於字義然適心一禱瞬息應驗夫婦由是大相驚感論者曰善人之爲人祈禱其利益豈可勝道哉是故父母妻子朋友應當互相祈禱焉

評一綫之鐵能引電氣使千萬里之遠瞬息通音信感應之妙物猶如此況人以精誠之心有禱於純靈之上帝其應驗捷於形響亦何容毫髮之疑乎

嫉妬似蝎

有嫉妬之心者若爲富貴福澤之人所圍繞則猶蝎之四面以火被圍臭氣從身發出自嘆至死

詩各有才

彌爾敦者、英國詞宗也、所著パラダイスロスト失樂園詞曲之名冠絶古今、有人謂學士潤孫曰、彌氏長篇大作、工妙無比、至于小詩、則平凡耳、潤孫曰、天降彌氏、與之以卓犖英奇之才、欲使其就山巖而斲成絶大之像、豈欲使其雕鏤小石乎、

英王逸事

一千七百八十四年天明四年乾隆四十九年英王若爾日第三、冬日冐寒、獨歩於野、遇二童子、長者八歳不知其王也、拱手請曰、我等久不得食、餒甚、幸憐之、言畢、潸然而泣、王問其故、童子答曰、我母三日前死、尚未能葬、我父臥病在藁席、殆將不可救、而我輩無財可得食、又無火可煖室、王大愍之、使其導至家、果見其母僵尸不藏、而其父氣息奄々、將絶、王不覺涙下、盡以所攜之錢與之、亟歸于宮、予以衣糧煤炭百爾需用之物、由

缺

缺

諸賢持券責我之期不遠矣然總算借銀其數甚多勢必不能償完回思生平徒事華侈糜費耗財深可羞慙因謹有所請願諸賢寛我以二年之期我欲賣大屋美車遣去婢僕務行節儉歸商人本色如此則迨期必不負約矣債主聞之感其朴實不飾僉言曰奚必二年爲限聽從君便可也屆期商悉償還舊債其後復致殷富

富人改心

一富人唯知利已絕不愛人又不知上帝爲何物一日獨倘佯步於野外偶過一陋舍乃以牖獲食者家極貧家口又多忽聞有聲頗大連續不息富人訝之捱近聽之則傭人偕其妻子祝頌上帝也曰其慈悲廣大使吾輩有衣有食所需恒足感謝莫罄云云富人驚歎獨言曰彼勞碌辛苦食粗糲衣藍縷尚知感上帝之恩惠而我則美食好衣所欲無不獲安穩度日曾不屈一膝以謝造化主之恩豈可不深愧於心乎富人由是改心向善遂爲虔誠之士

良心自供

淮因者大盜也一夜入倫敦賣麻商家殺夫妻奪貨物值二千五百赤金恐其被知覺挈妻子直航于彌利堅費爾治尼亞有貧人聲名不好以疑被捕不能自伸理遂當縊刑淮因在彌利堅安穩度日家亦漸富如此者二十年適欲省

故鄕至倫敦一日詣市買盤碟持之而出其物頗重艱難行步偶捕吏趨至一人逃走吏連呼曰捕彼捕彼淮因見之良心警發乃止且嘆曰我亦罪人也問其故答曰二十年前某街殺人者我也當時受刑者無罪之民也吏率至官司據律治罪

評二十年之久數千里之遠始希冀脫免終自首服罪良心之醒悟耶亦上天之降罰也

夫天道之報應有立刻而見者有數年之後而見者亦有遠而不可見者要之分毫不爽銖兩無差如本條之事尚是近而可見者耳人苟能因其近者而推其遠者因其可見者而推不可見者則欲不恐懼而修省得乎

待者不快

英王維廉第四日召一宰臣至宮王使待於別房多時既而引見謂宰臣曰我聞汝常使人久待然後相見故我今使汝久待以知待者之心汝其以爲快乎

康健有術

學士葡爾哈弗曰人欲身體康健則莫若心氣和平情欲節適欲平心氣節情欲則莫若晨早默想虔禱如此則怒不待懲而自息慾不待窒而自消矣

雅量謝過

華聖頓少時將一營兵次亞力山大偶與沛業論事不合語犯之沛怒以杖擊華倒地營兵聞之譟至欲圖報復華切請軍衆息怒回營華以爲曲在我不可不謝次日遣人言于沛曰欲於酒舍相見沛意是必搦我與戰也至則案上陳酒鎗不見兵器華起座從容言曰人孰無過能改之爲貴僕思昨日得罪於足下足下亦業已報我若足下以既報者爲足乎則僕手在此願握手復爲朋友矣沛遂輸心爲石交

牛董不娶

牛董者英國理學大家也終身不娶婦論者曰牛董少時耽學致思除睡眠外勉彊不息中年事務紛繁交遊浩多蓋不暇思伉儷也

倍根無子

倍根無子臨歿言曰我名當存於英國及諸邦倍根曰格物學當以試驗爲基礎西國理學家

仰倍根如山斗稱爲試驗理學之父

颶風不懼

英國一船嘗遇颶風將覆船中人皆恐懼失色一童子獨否風息後衆怪問其故童子笑曰吾父帶水人也論者曰人生之有危難猶舟行之有颶風而吾父在天者猶帶水人必導我於安穩之地矣故斯世之狂波駭濤蓋有不足懼者

虎方涕泣

勃爾對者法國文士也嘗在卜于但（府名）普魯社一夜作文描寫賢王之面貌與虐王反影對照旣成與益酣神益王遂細寫人民受害於虐王之情狀極其慘凄普王弗列德力視之感惻涕下勃呌曰視哉視哉虎方涕泣

光陰有餘

設湼嘉曰吾人恒歎光陰短促不知善用之則常足而有餘大率人多虚度光陰或多費之於無用之事或費之於過惡之事故人生之長短當以功程揆之不當以日月度之

皇帝丐子

羅馬帝馬格斯彌良嘗外出有丐子懇求賙施帝曰我與汝同是一父之子也與之微物丐子曰皇帝之所賜而一何少也帝曰少固當若汝之兄弟（謂國中人）皆與汝以許多物則汝之富應踰於我矣

嫠婦鉅商

英國一大邑嘗有嫠婦住焉其名曰白帝患重痾二十年身不離床褥且又久聾齡一百零五同邑有備氏者富商也券紙之有其名者人爭賣買傳遞不脛而走千里其船帆如織滄海爲白其施濟多被於貧民使嚴冬積雪頓浴春風備氏事務皆集如坐重圍中時脫身叩嫠婦戸視其爲何如狀且以歡言慰撫其心一日備氏

偕其友訪白帝、將入其草舍、先問曰、汝氣息尚存乎、答曰、然、賴上帝之恩、幸保殘喘、備曰、白帝於汝意云何、上帝存汝命於斯世、如此其久、如此其貧、如此其病、如此其聾也、或者將使汝享天上之福、亦如此其夥乎、備作是言、似帶詼諧、實發自深衷、白帝聞之、蹶然起對曰、噫君豈未曉乎、抑教會中有二大事因緣、君與我存命於斯世矣、其一爲教會務祈禱也、其一爲教

會務行善也、今　上帝使我生而祈禱、使君生而行善、故若無有我之長生而祈禱者乎、君之行善亦不多矣、備與其友、且驚且感、不能發一言、蓋以其智識高深、心地明淨、超尋常之外也、旣而肅容對曰、然白帝汝之祈禱、其有益於教會、誠非我施濟之所及也、自是以後、備氏及其友深悟貧病痛苦之中、祈禱之不可暫廢也、

水夫義氣

一日大風暴起英國海口、一舟覆沈、二船出救、沈舟有水夫三人、其一既溺、二人方泅、投繩及甲、甲不受、大呌曰、請先救乙、乙彼危不容瞬、我尚有間、乙被牽入船、繩再投於甲、甲此時將沈、僅得免焉、

畫工友誼

一畫工描其友肖像、其友右頰有汚點、因寫半面圖、獨露其左、世之結交者、不當如此耶、

康健之福

學士潤孫曰、康健之福、大於財寶、何則財寶者可由康健而得、康健者不可以財寶而求也、典普爾曰、富人欲身體康健、止有一法、曰、當效貧人節減食色、勞動身體、

賢者欲和

亞利斯赤不斯、意斯赤涅斯、嘗爭事成隙、一日亞詣意曰、請復與結驩、爲朋友、意曰、然我亦當

傾心相交。亞又曰、我年長於子、故先起意、欲和意。答曰、然。子之賢、我誠不及、蓋我始起争、子始勸和。

亞者希臘屬邦西列涅人也。從瑣克剌底而學焉。然其說與瑣氏異。亞曰、追想過去、臆擬未來、究屬無用。又曰、心要常靜、願欲要適中。紀元前四百三十四年生。我孝昭天皇五十二年、周威烈王二年。

望留箱底

黑西窩德者、希臘古詩人也。嘗作一詩。其詩意以爲人世之禍患、包住在一大箱内。バンドラ所假造之女名。開蓋則禍患盡飛去、而望獨留於箱底。

多得一子

墺士地利一武官、俸給薄少、不能養家室。詣日耳漫帝約瑟哀求恩恤、因曰、臣有子十人、帝欲知其實否、微行至其武官家、則見有子十一人。帝問何由多得一子。武官對曰、此貧家孤兒、臣憐其零丁無依、故收養之耳。帝即賜衆子以弗洛林銀子名各一百。

一字惱心

一家女子、朝夕鬪紙牌以爲玩耍。其伴侶皆衣服鮮麗、互競華侈。一日外歸、其婢女方讀經典。女子憑婢肩、窺其書、且謂曰、汝有何所樂而久讀此書乎。是夜女子悲歎涕泣、不能睡。婢問其

故、不答。及再問、女子曰、嗚呼、是一字惱吾心矣。我窺汝書時、偶見ヱテルニテイ永生之義一字。我若改心向善、以入于ヱテルニテイ之路、則人間何福以換之。由是女子正心端躬、棄令世之樂、冀來生之福。

褻瀆顯罰

墨蘭古敦路暢之友所記文曰、有一夥朋黨、褻瀆聖事、嘗設劇場、演救主死于十字架之事。扮救主

者盛血於囊藏在衣中扮步卒者把槍欲刺其囊誤洞其身至死自架落於地扮作婦人涕泣者被壓死扮救主者之弟怒殺扮步卒者法司以殺人之罪縊殺其弟且盡暴其尸於市遍使衆知所警懼焉

光陰諸譬

光陰猶債主寛立期限湊合賬目然至後決無可寛免又如現在活字決不可逼於過去未來（蓋言光陰之用特在於現在耳）○光陰善用之則使精神康壯精强猶身體歇息則氣力旋生○光陰猶感恩之友善用之則所以報之者後必不爽

眞成產業

英國法官有稱キユレイト者（譯曰牧師）屬於ビシヨツプ（譯曰大長）教管轄嘗有一教大長問於一牧師曰汝產業値幾金乎對曰眞成產業或在天上或在冥獄與君無以異（其意蓋曰今生產業非我眞有之物故不當以今生之虛價而定來世之眞價也）

我安賜爾

瓦得路之戰一步兵被創將死同儕擔之置樹下步兵請同儕曰願開吾所負之袋出袖珍經典爲我讀數行同儕曰予欲我讀何等文句乎答曰約翰第十四節可也同儕乃讀其文曰我遺汝以安郎以我之安賜爾我所賜非如世所賜爾心勿憂勿懼步兵聽畢曰福哉如此而死也我今享上帝之安矣喜色盎然氣息遂絕

靈魂妙有

人之靈魂何其妙有也能于造化之間通行無礙能考思建築之事能考思鳥獸蟲魚之功用奇麗能考思草木之性德能馳觀于重洋大海能講明太陽運行之程度能推算太陰行星之度能立時限（干支之類）以數世代能豫知日月之蝕能記憶既往之事歷歷在臆能察知死後之事

遠於他世界、能洞視心中至隱至微之地、能察識上天之載、知有眞一無形之神、蓋人之靈魂如此、其妙有也、則豈可忽而不省乎、豈可不急講保全拯救之道乎、

西稗雜纂第一集終

同人社藏版

書肆

大阪心齋橋南久宝寺町　伊丹屋善兵衛
東京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同　横山町三丁目　和泉屋金右衛門
同　本石町二丁目角　梳屋喜兵衛
同　大傳馬町三丁目　袋屋龜次郎
同　馬喰町三丁目　島村利助
同　小石川大門町　雁金屋清吉

西稗雜纂二集叙

一題四字德行言語謂之擬李瀚蒙求耶真理與妙趣大人有不易極者矣詔之做臨川王世説類撰清虚之妄譚表鬼神之聖德矣然則彰善豈乃棄西一教上帝物語經而誘導度人之妙亦使讀者窺其端倪焉抑亦敬宇氏以三十年之功研究漢籍西六年之力以讀洋書推勘到底貫穿馳騁遂致著述自由法大編以達一家之鴻業詔之之勝代偉丈夫亦不誣矣則稗雜之溢然盈卷三集四集之續出固衆之所望云

明治九年丙子端月書於愛古堂中

磐溪老人大槻崇

西稗雜纂第二集目録

西稗雜纂第二集

不強人心

波蘭王士提反在位時、有人謂王曰、今國民所信教法不一、請下令使與殿下同、王意大不可之、因諭曰、我是人之王也、非人心之王也、夫人各中心有所信、乃命于　上帝矣、而可強乎、

言語眞實

學士潤孫平生與人言、是々非々、未嘗渉兩端、一夫人問曰、學士奈何不預貴人讌席乎、潤孫曰、不知也、抑余決不道模稜之言、而貴人大抵不喜聞眞實之談、余之不見招、或是之由、

歷山號泣

歷山王東略地、至安日河、見漫汗際天、席地而號泣、左右問其故、王曰、我所可征服之土地、既盡矣、無復可取、是以泣耳、

愛狗燒書

牛董性度温和、遇意外之事、不動聲色、一日牛董出書室、歸則見其所愛之狗、蹴倒火燭、案上堆紙、悉成灰塵、蓋積年所刻苦測算者也、牛董既老、知不可復再、痛惜不措、然不加一毆打、特睨狗曰、汝作害于人、而汝不自知乎、嗚呼、

失明著書

彌爾敦者、英國之李太白也、中年喪明、其後猶在仕途、任職務、再娶婦、嗜學不減少年、又多著詩篇、如失樂園詩、復得樂園詩、皆失明後作也、

快樂痛苦

瑣格剌的、久在囹圄、臨被殺、監吏脫其鐵械、將送于刑場、瑣坐於門人中、以手摩擦脚上所受之械痕、覺痛苦退而快樂生、因語曰、快樂與痛苦、爲輪番繼至之物、此二者、不能獨有、亦不能獨無、

身死名立

意八美農大者、地白之名將也、敵人以劍刺意創深、殆死、意不使拔其劍、以待勝負決、既士卒走告曰、我軍克矣、意喜形于色曰、今日非余命盡之日也、乃始生之日也、意八美農大身死而、名立、豈不榮乎、使拔其劍而斃、

闕氏訥默

闕埡孫、詩文冠一時、自言賦性訥默、胸中所欲言不能發於口、故發於文辭、少時在學校八年、

古今有名之書、無不瀏覽、與人交言語、不過一百次、每次所言不過兩三句、

愛好眞實

那不爾斯王亞爾豐錯曰、人主所宜愛好者、眞實也、必使一言一語、皆足可信憑、如人民之立盟誓、然後可、論者曰、豈唯人君、凡人當務眞實、必至盟約之事、廢不復用、然後可、

寬容異教

英王若爾日第四始即位、教徒不從國教者、使委員朝賀、王接見禮畢、委員上表曰、先王在世之日、寬貸臣等、使與從國教者、均蒙保護、受福祉、今陛下嗣寶祚、請師先王之意、臣等不堪至願、王讀表畢、委員拜辭曰、臣等褻瀆聖覽、敢謝不敏、王曰、何為謝乎、予深嘉納汝言、當務傚先老所為、予誓不問教法異同、以攪汝安也、

賣箏者言

拔克斯敦地名有老翁、賣箏一日、惰傲少年、不持錢、求售一箏曰、待他日償之、老翁曰、子若欲借錢、宜借之於子之腹背、彼不敢催討矣、若借于我、則我必當日々催討也、此言也、倍根大賞之、

患難痛苦

人在斯世、患難痛苦、其來如矢、顯貴側陋、均皆不免、尋常之人、遇之憂愁憤懣、措身無地、惟善人則使之轉為光榮之用、故視禍如福、以苦為

樂。

患難痛苦非身體之福也。聖用之則爲靈魂之福。特墨士留斯曰、人之不幸莫大于未嘗知患難痛苦之事。

當患難將至之時、決勿豫先憂愁。蓋人世患難、遠望之、猶巉巖崎嶬粗惡不毛、及近之見其上有沃壤、散布各處、亦有活水流出者。

楊名時曰、草木不經嚴冬則生意不固、人不經憂患則德慧不成、亦格言也。

速徃之法

邉西威業客舘、有旅客騎者宿焉。時安息日之前夕也。舘人問曰、君欲明朝早發就道乎。客對曰、否。舘人問其故。客曰、我旅程甚長、而我心甚亟。雖然我有所驗知焉。安息日憇息則通算七日、馬行每速、不然則反遲矣。

種樹養花

安知兒禮每日七時或八時間勉學、其餘以種樹爲樂。羅克禮課餘養花、埀加兒的淸早深思力學、午後或與朋友談話、或灌園花、以怡其情性。（安者譯若悉法士龍者謂亞兒日尼士、埀者法國理學家）

觀瞻落日

安德留哥列滿未死前一日、欲觀落日、命侍者擡床出外。哥靜觀徐瞻、喜樂無涯。至紅輪全沈、乃曰、向來我見太陽之半顯半隱耳。自今以往、我當見其光明無邉常顯不隱也。

變更獄制

厚亞德爲白德福（英國郡名）知縣。先是縣獄卑濕汚穢、冬寒凍、夏欝蒸、因人受病死者甚多。厚變更獄制、使高爽淸潔、夏快凉、冬溫暖。建言于議院、請闔國囹圄盡倣其制。事得允。厚旣改英國獄制、又思歷施之于天下。旅遊于以太利・法蘭西・日耳曼・俄羅斯・突厥、具察各國囹圄情形、請于

國主使變更其制、及除慘酷之刑、厚聲名洋溢、所至言皆見聽、寛政二年（西曆一千七百九十年）没于遡爾孫、（南俄羅斯之地）俄人送喪者三千人、

一言投機

一夫人喪其夫悲傷殊甚、昏々在睡椅、不治家務、以白涅西爾造之執其手曰、上帝赦夫人矣、夫人猶未赦 上帝乎、夫人聞之憂思頓解、起立視事、故曰、一言投機、爲益甚多、

望喩鐵錨

望之於靈魂、猶鐵錨之於船艦乎、黑夜泊于未經過之海港、搖盪于洪波駭濤之上、而船不移者、有錨以繫之也、人世之患難災阨、駢至沓集、而吾心不憂者、有望以繫之也、

望之諸譬

望者、災害窘迫之時、一服淸涼散也、使人鬱憂頓解、心神爽快、望者、一面嫵媚鏡也、示人以後來美景、使其起慕好之心、望者、甘露之自天降者也、爲人慰撫憂苦、滌除煩懣、望者、快活之朋友也、使人忘此世之暫禍、慕來生之永福、望之一字、因虜得之、則爲自由、病者得之、則爲健安、敗者得之、則爲凱勝、丐者得之、則爲財貨、

裝作男子

夫人翻筲者、力査翻筲之妻也、力査翻筲英王査爾斯時、爲内閣錄事、又嘗爲國使、往士班夫

人翻筲自爲傳、遺其子、今摘錄一則、

一千六百四十九年（慶安二年）春、予從夫君、乘和蘭估船、將至馬拉格（士班地名）過海峽時、見突厥兵船、揚帆而來、船中有多人、我等懼、以爲或爲其所捕拿、蓋我船多裝載貨物、兵器不備、止有銃六十耳、然加比丹決意欲戰、自飮火酒、至醉、水兵二百人亦皆飮酒、整淨艙板、以候事起、夫君戒予使退入于船房、夫君則在艙上、執銃帶劍、加

比丹鎖閉船房使余不得出余忐忑不降扣戸求啓太急小厠開戸余㴱淚被面懇求借水兵衣帽小厠齎至予畀之以一銀錢急著其衣帽裝作男子竊出艙板上立夫君傍此時憤怒氣咸恐懼心消將助夫君戰既二船相接互通言語突厥船轉帆而過我船行無恙時夫君顧予曰慈善之　上帝愛我儕使危變安後夫君每憶起予裝作男子時事未嘗不啞然失笑也

末日期至

一千七百八十年第五月十九日干涅底格美國合邦中之一天色晦冥異常人家多點燭禽鳥不鳴鷄隱于塒人民以爲末日審判之期至矣立法院亦同此説盡輟院務軍機房欲效之副將埕便保曰我不知審判之日至否也雖然若實至則我輩治職之狀庶乎被察矣不至則無可躭延之理請速點燭視事

霍氏嗜思

霍畢士嗜思想之事甚於讀書嘗謂人曰使我讀書如世人之多乎我亦應如世人之愚

霍氏博聞强記讀破萬卷然其言如此足爲學而不思者之針砭

闕氏和静

闕埕孫學邃德粹嘗久臥病衆醫束手百藥無效一日自知死期迫召一親家少年少年至問

曰君今特召僕豈欲有所訓戒乎闕握其手曰請觀確信　上帝者臨命終何等和靜言畢息便絶

匿於心中

一夫人匿其夫於一處公然自認曰我藏匿之矣蓋其夫得黨禍將抵法者也事聞於英王被逮于王前王曰汝第告所匿之處我當赦汝夫人曰我藏吾夫於心中矣非捜索我之心中吾

夫不可得也論者曰此與古詩所謂予以爾言藏之於心同一意彼忠信於　上帝此忠信於其夫

善人禍難

善人之遭禍難窘逐猶薔薇花之被揉碎薔薇水之被動盪揉碎愈多則馨馥益多動盪愈多則芳烈益多

致富不祥

維爾孫愛人好施所得廩祿盡與之於孤兒寡婦之[illegible]依者豈所謂貧人之父者耶泛愛善人君子不由其黨類而偏視之豈所謂眞正教徒者耶或語之曰某氏遺下大産而歿維曰噫彼子也行惡致富不祥孰甚焉

童子善答

六歲童有才名夙彰者牧師手一柑問之曰上帝在何處耶童答曰君能以　上帝不在之處告余乎余畀君以雙柑矣

明暗無異

四歲童夜行婢提燈隨之忽然風吹火滅道路漆黑童謂婢曰汝勿怕造化大主照護吾輩明處暗處晝間夜間均無以異

樓板美麗

四歲童星夜忽仰天言曰天上之居何其燦爛美麗也其父母問其故答曰樓板之釘美麗如此可推其他也

醞籍如昔

咜林登既破拿波崙于尾得路將進于巴理軍中有言者曰法京華麗若以抄掠之物建紀功碑則必成京觀矣咜林登曰英軍紀功之碑豈可以抄掠之物爲哉將入于巴理咜林登令於軍中曰昔英兵入巴理待法人極醞籍今約我軍衆當醞藉如昔

堂々之旗

希臘王比拉斯與羅馬搆兵、比拉斯之醫者、陰贈書於羅馬大將浤伯利修士、言欲毒比拉斯之意、欲以獲賞、浤送其書於比拉斯、謂之曰、王今後愼所以擇朋友乎、比大感敵將之雅量、悉還羅馬俘囚、法亦還希臘俘囚、與其數相當、餘不敢受、曰、我所以發露姦人於王者、非愛王之身也、蓋羅馬欲以堂々正々之旗勝敵、不欲以陰謀姦計勝敵、

大事因縁

某國有王、惡西教、嘗杖一人將死、謂之曰、汝常言教祖爲一大事因縁出現於世、然汝今見戮死矣、教祖於汝成何等大事乎、其人曰、教祖誠爲我成大事矣、汝以慘毒之心殺我、我則反欲救汝之罪、如此大事、豈非得于教祖者乎、

因病得福

學師德氏善病、嘗曰、我之常罹病苦者、予之大福也、蓋我少時性甚烈燥、志貪功名、若不有病苦之導我于善者、則我豈得捨虛榮求眞福委一心以事上帝乎、

作禮相戲

拔爾樓嘗逢勞爾德（爵名）洛格士達于路、洛作禮戲曰、僕拜足下至于韃矣、拔亦作禮戲曰、僕拜足下至于地矣、洛曰、僕拜足下至于地之中心矣、拔曰、僕拜足下至于安知卜垤斯、（脚底相對者、蓋曰自地心達于地背也）矣、洛曰、僕拜足下至于地獄之最下處矣、拔旋其踵示洛曰、僕與足下別于此處矣、（拔氏上帝道學士也、洛氏詩人也）

汝者爲誰

比同爲根的會長、一日說浤甫上講席讀經文曰、汝者爲誰、（經中文）一句讀畢、旋暫停息、欲使大衆屬意此句、時有一人方進堂來、其衣服似是

武官聞此、提起一句、誤以爲問、已因直答曰、我是步軍第十六隊官也、今日携妻孥來此會堂、欲與近鄰牧師及紳士、相識熟也、事出不意、大衆驚怪、比同亦談機頓挫、嗣此講說、僅能艱難完結而已、

惡作假托

拿波崙即帝位、羣臣製帝姓譜、欲托其始於高貲之族、帝曰、毋庸也、宜以門的諾之戰、爲紀歳月之始、

門的諾者、撒爾地尼亞之邑也、一千七百九十六年寛政八年八月十一日、拿波崙破澳士太利兵於此、乃戰功之始也、

眞正英雄、其心磊落光明、惡作假托、豐太閤嘗曰、我是尾張愛智郡中村邑農夫之子也、漢文帝賜趙佗書曰、我高帝側室之子也、狄靑不欲托其族於梁公、皆同此意、

大罪始小

有一人、坐破屋刼物之罪、被刑于加賴爾、謂導師曰、我作惡之業、始于吾母睡時、盜其襯袋中小銅錢之一矣、論者曰、我徧告世間年少人、愼勿犯豪髮之罪、當將犯之時、魔鬼將曰、此小罪耳、犯之何妨、然愼勿被其引誘、葢盜一錢之罪、與弔縊之刑、相去一間耳、

童子弄態

闞薄曰、我識某家童子、丰姿秀美、見者稱譽、嘗有一士、過其家、與主人劇談、略不顧眄、童子欲其視己、頻弄姿態、竟無一效、遂立士人前言曰、我美如此、君何不著眼乎、

小童捐錢

英國厄塞有小村、曰哥不訶爾、其貧學院、于一千八百三十四年八月五日、總會捐銀、有一小童至、可七歳、出一囊、求納之、主事人受之、査其

數則二百八十七法成也、法成者小銅錢之名、二百八十七法成約値邦金一兩也大奇之問小童曰子何由得此錢乎小童曰我爲母至他人家通使命母常畀以錢我謹貯之所以致有此也、

國主不賢

羅馬帝宅阿德修士曰我以爲　上帝之子爲榮貴以爲教會之僚爲榮貴不以爲一國之主爲榮貴、

服馴悍馬

歷山王爲童子時有千里馬而騠齧人莫敢騎王始乘之卽大加鞭打後馴服如意

急於善行

羅馬帝泰答士其志急於行善每夜省視日間所爲或無一善則懊悔曰嗟我失一日矣

不圖報怨

穆尼古俄國首相也有人誣告其罪女帝以利沙伯命使殺之及臨斧椹被宥一等流於止百里居二十五年及帝比達第三時命召還復舊職告者大懼遮其歸路跪伏道上哀求赦罪穆曰去也使我心似汝乎或當圖報怨然我心與汝異毋庸恐懼、

約期嚴密

英王若爾日第三嘗召倫敦鉅商斯氏至於尹族爾城約以某日朝八點鐘相見斯氏後期半

時至王不見曰明朝八點鐘再來斯氏次日又後期王又不見第三日迨期至王使延入甫見輒問曰子平生睡幾時間乎答曰僕起居有法睡八時間以爲常王曰過多過多男子睡六時婦人睡七時足矣八時睡者癡呆漢子耳

英王亞弗勒分晝夜二十四時爲三八時學習八時飲食應酬遊息八時睡眠此良法也

今世保身家者流亦以八時間睡眠爲絶好

之定度、

寶玉之府

一少年患脚疾將死其友訪之少年謂之曰請啓衣視余痛處友如其言少年乃曰此痛處實吾寶玉之府也嗚乎使余不溺於紛華不沈於昏迷而藐視肉躰之欲者斯疾也夫使眇々之靈塊與無形之 神膠漆無間永生有望者斯疾也夫今余將脫形骸而進於 天父之家幸哉余之受痛苦也、

養育孤兒

英大將摩爾兵不利自士班旋師一軍官飢憊行獨後偶見路傍一叢樹林陰翳往就憩息至則一婦人伸手足踣於地傍有小兒索乳而泣軍官欲救活之婦人纔出聲曰 上帝福汝猶曰謝汝厚意 軍官往溪邊以帽盛水來灑婦人面及手、然卒不效氣遂絕軍官襁負其小兒就道辛苦覓食養給達于末頟、海港之名 自是乘船還于英國僱一婦人使乳其兒軍官語人曰茲孤也實天之所以命我保護也故後來茲孤之禍福命運我皆當與之共焉

德有三品

有交際之德有修身之德有法敎之德何謂交際之德曰有禮儀曰誠實曰仁愛曰善接客曰與人分憂曰寬大曰溫柔曰友誼厚何謂修身

之德曰公正曰儉約曰剛毅曰敬愼曰忍耐曰知足何謂法敎之德曰信曰望曰愛曰溫和曰謙遜曰悔過曰不厚自奉曰矜恤曰虔潔曰熱心弘道、

贏得時辰

每朝六點鐘起者比八點鐘起者則積四十年贏得二萬九千有餘時辰卽三年一百二十六日六時辰也此數與每日八箇時辰積至十年

者大約相同人苟有志於修養心性講究學術豈不可嬴得二三時辰以充其用乎

貿易善惡

某所貧學院一師問於童生曰貿易之最善者莫大於貿眞理經中所載有貿易之最惡者汝等能記之乎一童曰以掃黐其長子業於雅各易得餅及荳羹此貿易之最惡者也一童曰猶太賣其師易得銀三十塊此貿易之最惡者也

一童曰主曰利盡天下而失靈魂者何益之有然則以天下易靈魂者貿易之最惡者也論者曰誠哉是言乎

牧師驕亢

路陽弘新教時有一君牧師其意驕亢嘗曰上帝道革新之事今世實不可無特路陽卑賤之徒而敢爲之是爲不可恕耳

春景可樂　譯關埕孫文一篇

偶撿朋友簡牘得二年前一友在嗹國寄來者大旨曰陽春節至風景荒涼和風不扇好鳥不歌流水之弄姿態者無有也花木之賁丘園者無有也唯聞寒風凜烈海水怒號之聲耳回思故國春景不啻如在天堂足下知吾心樂否也今讀此書柬因思倘使余隨意擇居乎則欲于士班度冬于以太利送春于英國踰夏于法蘭西過秋要之春景之美而可樂者莫英國若也

何者以其與夏景相混也雨露時降郊野靑蒼禽鳥和鳴牛羊游牧其他供耳目者無一不可喜彌爾敦有樂春篇其詞曰

百花與衆葉粲々黃金色好雨時一灑淸風滌煩鬱遠近景如活大哉造化德使人愁思消滿腔生歡樂

益詩文嘆人世之易逝嗟樂事之難久如此者使愁思之人讀之益難爲情故余著文論風景

之可樂者由于造物者之恩、夫智者觀宇宙萬物、無不可樂、味而旨之、如享盛饌、雖庸衆之人、苟非沈没于欝憂幽闇之中、則對景生情、未嘗無樂意也、且夫講格致之學者、驗知萬物之體質、因以悟造化之巧妙、試擧目而視天色青、樹色青、草色青、何獨擇青乎、蓋青色光影相合者而不傷人目、又恐人之厭于青色也、使紅葩紫瓣、點綴其間、以開陽春之歡場、此一端也、而造

物者之仁、豈不可寬乎、是故、善觀風景者、由是增長識見、崇殖善心、蓋惟如此、而樂始可全也、

西稗雜纂第二集終

明治九年三月出版

著述出版人　東京小石川江戸川町十七番地　中村正直

發兌書肆　東京本町三丁目廿番地　清水卯三郎

細川潤次郎 著

新國紀行

明治十六年（一八八三）東京府刻本

據明治十六年（一八八三）
東京府刻本影印

明治癸未春鐫

新國紀行

吾園藏版

新國紀行卷上

土左　細川潤次郎　著

我明治四年辛未（即洋曆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値亞美利加國（以下書美國者皆此）山夫蘭西斯哥市人創開大會將倡海外諸國比賽技巧有彼地代辨談氏某踵我横濱請于官輸送物產並派吏員往臨其會咸稱是舉於兩國貿易事甚有便益美國駐我京公使亦賛其說　朝議允之乃諭商人以聚雜貨致彼國矣時余官民部權少丞掌勸農工等事適我官長以余堪臨其會擬名上　太政官於是准其請　命余臨會且順觀美國

東部農事博覧會也五月三日出都下濱徯美國郵船（名亞美利加者）来到焉

六日早起零雨濛濛不翅浥塵而日昨郵船至以是日開行飯後諸同行者皆過余客舎喫別酒適雨晴余家内人暨都下親朋盈坐更盡一杯而出一同送来至船惜別日將午有辮髮船僕打銅鑼示船行諸送客及閑雜人等聞之蟻散去余既與来人別遁立舷頭目送漸遠見去舟中以白布巾高擧招颭時以罩于一人頭上蓋伴内人者爲之余則擎帽舞之以應至瞻望弗及而入江淹所謂黯然銷魂者唯別而

已矣下午開船行過浦賀口外抹房山而東也風恬浪静直放太平洋矣

七日夜來苦暈船呻吟客室中我船前行遥見汽船東來近視之乃美國郵船（名眠枕者）也凡郵船相逢下杉板傳遞近事接託書信因閲新報得知其船即伊藤氏以下十四人所搭駕者此日正午測算我船所在値北緯三十三度五十三分東經一百三十五度十五分十三秒船行一百六十里（凡計路程用英國里法下皆同）

八日正午北緯三十四度五十八分東經一百四十度四十八分十三秒船行二百一十里

九日正午北緯三十四度五十八分東經一百四十六度五十三分十五秒船行二百一十里

十日正午北緯三十五度零七分東經一百五十一度零五分四十一秒船行二百一十里自船放洋每日四顧渺漫天空之色與水雲相映而時有海鳥作群飛翔此外一無所見搭客苦無事因猜是日船行多遠路程以賭鷹洋有三日三捷者余異而問其何人客曰是英國人嘗學操航爲船長者也可知有實驗者必有過人處

十一日正午北緯三十五度十二分二十五秒東經一百五十五度二十分十五秒船行二百十二里余連日苦暈加以床榻蝸窄油臉纖氣撲鼻而盤碟匕著皆帶酪羶食不下咽體疲如不勝衣此日海濤漸穩船中外科醫來診視與藥丸三顆開膈頓覺爽然晩飯盡羹湯一碟稍有起色

十二日正午北緯三十五度三十分三十一秒東經一百五十九度十四分船行二百里

十三日正午北緯三十五度三十分三十秒東經一百六十三度二十八分二十五秒船行二百零七里

十四日正午北緯三十五度三十五分二十八秒東經一百六十七度三十五分二十五秒船行二百零三里連夜月色頗佳然海氣逼人冷透衣襟立艙板上不可久也

十五日正午北緯三十五度五十三分四十一秒東經一百七十一度四十六分三十秒船行二百零六里此日値日曜搭客有講經師行頌禱式前此禮拜日船長亦行此式余並偃臥不及瞻之彼於風波揺蕩中不廢拜跪之禮信神之篤可嘉也

十六日正午北緯三十六度零四分零三秒東經一百七十六度十三分三十秒船行二百一十六里

十七日。正午。北緯三十六度十二分二十四秒。東經一百七十九度二十二分二十秒。船行二百一十四里。此日値洋曆第七月四日。爲美國自立之日。搭客及船人係其籍者。皆臨晩餐飮酒極歡。鼓洋琴彈胡琴舞蹈竟夕。

十七日。正午。北緯三十六度十二分三十秒。西經一百七十四度四十五分。船行二百二十一里。凡人西行不息。一周地球則失一日。東行却多一日。航海家以値經度一百八十度處爲分界。東行過之則別置一日。故有兩十七日。不然與中外通曆所載日不合

也。

十八日。正午。北緯三十五度二十分。西經一百六十九度五十六分四十五秒。船行二百二十三里。聞日內又有來船。應與相逢。會船不太搖。出行硯作家書。

十九日。正午。北緯三十六度二十四分五十二秒。西經一百六十五度三十五分三十秒。船行二百十五里。

二十日。正午。北緯三十六度二十八分三十一秒。西經一百六十一度零十分。船行二百十四里。

二十一日。與郵船名玆那者相逢。託寄家書。且接彼新報。中載朝鮮近事云。美國兵船攻擊高麗。取礮臺及港津數處。獲彼大礮及旗章。又載我國民漂海遭難事云。郵船在太平洋面。見一船漂迷而無柁又無桅。知其遭風暴也。急下杉板而救之。波高不得近。有日本人五名。自蓬窓中跳出泅就杉板得活。通船本十六人。以今年春間由兵庫往橫濱。在路被風漂洋。糧盡。僅食枯魚。餒而斃者十一人。此五人得救後。又死一人。得生歸者四名。亦不幸中之幸耳。是日。正午。北緯三十六度四十六分。西經一百五十六度四十六分。船行二百一十三里。

二十二日。正午。北緯三十六度四十六分。西經一百五十三度四十一分。船行一百九十七里。

二十三日。正午。北緯三十六度五十三分三十八秒。西經一百四十九度零八分。船行一百七十一里。

二十四日。正午。北緯三十七度。西經一百四十五度四十三分四十秒。船行一百六十三里。自始放洋。長風常從南東。或由正東。尚無大差。是日風打船頭。行不痛快。

二十五日。正午。北緯三十七度。西經一百四十一度四十六分十五秒。船行一百八十九里。

二十六日。正午。北緯三十七度零七分五十四秒。西經一百三十七度二十一分三十秒。船行二百一十一里。

二十七日。正午。北緯三十七度十四分二十四秒。西經一百三十二度三十六分四十五秒。船行二百二十七里。距山夫口二百四十餘里。至此船上人皆有喜色。以次日午後可進山夫口也。已而風暴天陰。船身左右動盪。室中玻璃酒瓶盃盞傾倒萬狀。前此所未曾睹焉。

二十八日。正午。北緯三十七度二十七分零五秒。西

經一百二十七度二十五分五十秒。船行二百四十一里。見一小島於船首。舟人云。將入山夫口矣。漸近望之。則山童而丹。光樓聳於其巔。別有一峰。空洞玲瓏。蓋純石所成。海潮激岸。白鷗群飛。已而船隻漸多。海標始現。海門左右之山。迤邐連亘。而右則陡絕如削。崖路作之字。其下危礁亂立。稱海豹岩。洋客遊眺之所也。過海堡前。入金門而右。船入灣泊之處。小汽船曳之而進。直與岸接。以梯而下。有土人權攝我領事職者。貎魯古斯氏来見。同上馬車。馳入克蘭土公館。寓于一百三十五號房。

二十九日。爲日曜安息期。俗不敢有所營。出步街上。聞此間二十年前絕無煙火。洋曆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嘉理福兒尼亞始出金。〻礦既旺。遷移逐利者日衆。又試農作。土地衍沃。其利亦不減金礦。居人愈多。内外商船雲集此港。而山夫蘭西斯哥遂爲太平洋東岸一大聚落。百貨山積。靡物不有。往来之人。肩摩轂擊。戶〻皆磚石築造。即大小不同。而新舊亦皆相若。是蓋新開地方景象。別處經久都邑之所無也。街上布鐵軌。便行大車。或以木爲軌。鐵軌木軌外。率甃以木片或用石。又有全不甃者。凡車過街。逢十字路。必停瞬時。以俟坐客去来。其一車可載三十人許。每

位收錢十先土。而不論其所往遠近。有乘小車者。乘馬者。亦由此路。而步行者。必從街左右稍高處。過其下。見地上鑲玻瓈板。又用鐵槅或木架。引光。蓋地平下又有住房。可緣梯而下。街市中央有市廳。處爲最殷繁。而距之寖遠。則寖爲寥落。歸寓。則岩山三隅二氏来訪。二人皆屬我省僚員。自今春来此。採訪農事者。

三十日。下午。談氏来訪。同余往觀俄〻古蘭土學校。街路沿小海上。乘汽船。達前岸。則又有汽車站。乃上

汽車鐵路跨海上豎木架材作橋上布鐵軌其法極簡閃眼即至乃入學校觀教育諸圖諸具及上代獸骨之類而返此夕談氏要余過街中一書院書院係工業公會所建此次賽會之舉乃由此會首倡會名默加匿古因士的洲多入院則有諸員歡迎握手勞余且引余遍閲書院其壁面皆作廚內五車書室中烷燈照耀如晝男婦數輩憑椅借覧余亦抽閲數種無非珍異書籍若箇中肄業者其得裨益豈淺鮮哉

六月朔下午談氏來邀余過街中酒肆觀釀三鞭酒其家三層合下土窖爲四層各層分課執事每歲葡

萄既熟搾取其汁盛大桶泡釀注入玻璃壜中緊塞其口倒安架上見液質重濁者下澱輒開口逆之去如此者數回液不復濁乃爲成熟之期言釀三鞭酒此其大略之方法也

二日同談氏及工業公會首長哈列提斯氏赴俄〻古蘭土學校觀開場會此學校爲邦内最大者與前此往觀者不同近日美國政府捨沿河官地以助學田學校所在距俄〻古蘭土街尚遠是日會場乃設於俄〻古蘭土街側一大廠上張花旗結花葉爲門入之則男婦雜遝皷吹喧闐多爲軍裝者盖郷勇之類須臾樂止則學生及教員互有講説又授卒業者證票且行選舉學官法事畢客散而余輩則與同行二人更入別室而食〻間互爲祝語間以諧謔衆方哄然拍節而余輩則殊不了〻也夜始返寓

三日土人某導余等觀修船處在含多爾斯岬距寓舘五里一條鐵路通于海灣淺處而余等則上馬車行遠近岡陵滿目皆赭盖萬草枯槁而林樹之葉被塵土只人家菜圃綠余頗怪之土人云此間夏日無雨冬天得雨則艸勃然茁林樹皆綠如此則與我國冬夏所見全相反天地之大無所不有抑亦爲格致

之學者所宜講求也已而到船澳〻寛廣貯水可納國中至大之船代閘以船〻首尾挺出處恰與左右石岸陷凹之處相合令不洩水〻入船而船膠去水則船浮而他移遥見一船駛來視之則余輩前所搭汽船名亞美利加者也船進入澳則代閘之船復來水入而船膠岸上有板屋煙筒噴黒煙機器始動有吸水機自引澳中水去頃刻而竭矣又有木造修船槽可以修理船之較小者其左右峭立前後洞開中空泛在水面用時則放水入而體半沈及小船進而塞槽底再吸水去槽乾載船而浮船底光露即可加

修。昔者我咸臨船来此修繕。亦用此法云。歸路過鐵工場。閲機器値馬力二百五十。是不及我長崎及横須賀所設。無足縷述也。

四日。與談氏往觀博覧會處。就舊構而更拓之。工未告竣。故覺不太壯麗。言其積有十二萬方尺。英尺下同夜燃炁燈一千五百管。計經費共四萬餘元。其宏敞可知。

五日。先是託貎魯古斯氏求通美國政事文學者。便於諏訪此間諸事。是日貎氏遣馬爾坤氏来爲伴。馬氏本英國人。来此國。居勃斯敦有年。近移此地。未有

一定之業。故每日来訪余。際晩。叫有火。距寓不遠。急往火所一觀。見撲火人用噴水機共四具。依法開轉。其引水之筒。與街側鐵筒接。而鐵筒又與有源之水通。機關動處。瞬息水至。澎奔湧騰。勢如掛泉。長噴不息。水鋒所衝。玻窓板壁。皆被激破。邏卒引縄爲界。禁人攔入。惟撲火人夫。隨處奔救。隣壁之家。却坦然不動一物。盖恃防火有具。以爲決不延燒。且所有房屋百貨。平素由擔保會計價。每年納其幾十一。源々生息。果遇災燼。則償本價。所以隣舍。絶無驚動之狀。街衢所架電線。如蛛絲網。一有火警。四處閃傳。以便貼近有噴機處得報。一面出車赴救。一面電催隣街。急發噴機。繼救。火熄則他區皆不動。不熄則始来噴救。屋制既堅。火燭惟愼。可以機措不用。即或一家有失。不至燎原。以視東京救火。不如此國萬々矣。

六日。日曜。午飯罷。觀博物園。々距寓館里許。馬車屬園者數輛。日過街上。隔五分時。而往来不息。游覧之盛可知也。園中高下。結縷艸如織。列植雜樹。間以花草。點綴多致。始入一室。左右前後。陳禽獸蟲魚各種。不違指數。皆去肉存皮毛。玻璃假造眼珠。望之如眞。出室而左。入玻障房中。多養暖帶地移来諸植物。房

外雜花爭妍。異香撲鼻。如我國山茶。亦在其中。又入一室。多懸名畫。倶油描絹幅。就高處搆大堂。々中設都盧諸戯。々罷。數人着冰鞋而行。其人股脚不太勞。而縱横周旋無留礙。若游魚。若飛鳬。又罷。卓上陳大小鐸十餘。十餘人繞卓而立。一人振鐸。作一聲而止。安鐸如故。又一人如此。他人又皆如此。十餘人皆遍。終而復始。々々如無順序。而緩急疾徐。高下清濁。悉中音節。無相奪倫。諸戯之中。此爲最妙。從高處下而左。有獸圈。見虎豹熊羆駱駝驢騾更格盧等諸獸。他室又有各種礦石。各種貨幣。雖游覧之所。亦可以裨教

育游人或作鞦韆之戲。或泛舟池中。弄棹使帆。抑亦調和體力之方也。此園屬烏土究爾土氏。稱曰烏土究爾土嘎爾店。外國作逍遙園。多公同者。而此獨不然。收看錢爲已利。想利固鉅矣。而所費亦不少也。

七日。觀馬爾結多街織氈處。此間作此業者。只此一家。稱巴西非古烏練米爾。廠分上下。上下各分數房。每房套具機器。得火力旋轉。響動喧闐。不聞人語。羊毛始剪者。垢汙殊甚。石礆和湯洗而淨之。搾而乾之。又去其卷結粗大者。皆用機器爲之。氈既淨。乃染成各色。有染房。將磚石甃成大井。〻深四十尺。貯各種

染料。煮熟而出之。及其既乾。乃加紡績之工。其法將氈趕平。夾入滾軸間。軸上植鐵針如蝟毛。嚙摩其氈。以令整齊。氈既稍勻。而又去其粗。於是再趕淨氈。合爲一條。以入他軸之間。兩軸豎立。左右相摩。猶人手指捻出。而有他軸接氈頭纏之。又轉入他軸之間而細之。細之又細之。又捻之成靭而纏之。以爲經若緯。乃始可織。織〻之之法。以機撥梭。令左右又撥簆。令拍而密。已成段匹。又入他軸之間。把搔數過。軟綿如撫初生之獸。而氈之過長者。則又以機剪之。令光滑。又以機壓而平之。而毛布始成。其供卧蓐者。則又以機

緣而飾之。又有製莫大小諸件。剪而縫之之處。及修繕機車諸具之處。工人言。作此工場。起初所費三十萬元。機器馬力可一百七十。而役工凡三百人。

八日。出覓租房。因公舘在四衢之衝。訪客如織。於讀書理會。頗不便。欲移寓幽靜處故也。此夕晤結布倫某。是國之東部人。嘗爲農務局長官。熟悉農事。聞近日我本國開拓長官黑田氏。慕其名。招之往經紀北海道事。乃自華盛頓来此。待郵船發也。余以職在農事。故樂聞其談農耳。

九日。再就結布倫氏聆教。

十日。閱書竟日。

十一日。同結布倫氏。過俄〻古蘭土。其友博士加爾某夫妻具車来迎。共駕到某氏園。見百年艸方花。云此艸產于温帶諸處。百年而花。〻則枯。以爲常。故有此名。而此處經十三年乃花。新聞紙載此事曰。植學家或以爲由此間氣候地質之異者。卽如是。又到一園。〻中多植佳樹細艸。如氈樹蔭設床榻。供人憩息。多大理石彫像。亭榭綴其間。位置清雅。池水回環。遠岫與之掩映。天然勝地也。而亦多用人工矣。應是富人別業。竟過加氏。喫麵包酒菓小食。入觀傍近學校

又馳車到一園々々多花艸蓋爲花戸最後到一園々多菓樹此二園皆出售園中物産爲生活園之外爲圃一老人携籃摘覆盆子圃之外爲牧苑圍以蘺笆散牧牛豚或寢或訛吐綏雞方將雛求食眞是一幅洋畫中田園景色也

十二日同結布倫氏出購農器就禮結兒氏及哈密兒敦氏商會揀其制尤良者遂得犁鎌鐃鎚播種器剉芻器等將載郵船以送致我省也下午移寓揭空列街第二百二十七號居停主人爲伽兒利伽氏地較僻而房室雅潔雖爲小寓殊覺適意

十三日作公信下午訪談氏遂留飯焉飯後氏同其妻兒邀余過米松街瞻禮堂有講師某近日從東部來今夕始上講堂々中男婦塡咽講師立堂中高處搖頭擺手極口說人世之不恆久宜早爲之備聞者憮然有涙承睫者此間習俗功利相競狡譎成風而教法之力能約束之以遷於善嗚呼死生禍福之說動人也大矣

十四日早起往農器鋪搬出前日所購諸件轉過郵船局收水脚處及抽税司交付郵船寄回本國美國之例貨物進口抽税有差出口則不抽税然又必須具單一々註明既有農器鋪手記更要我領事手記否則不許出口余未諳其例又不假土人手而躬親爲之殊不耐煩盡日踉蹌無暇回寓午飯飢甚乃就街頭小店喫點心自笑新到之人不免有如此之周折也

十五日結布倫氏搭郵船行矣余送至船上握別而返又閲書竟日得醫前日之勞入夜月色如畫不忍卽寐閒步十字街頭有當街架瞭遠鏡者勸人窺月中收看錢兒童群集其傍盖游嬉中亦可以資星學也

十六日過博覽會晤哈列提斯氏

十七日哈列提斯氏邀余等過其家々在華盛頓街憑高岡下瞰裏海是日會大霧混沌不得騁望殊爲可惜晚飯後其妻氏及親串中婦人在座弄洋琴然余非周郎不知其錯也

十八日過書肆盤古刺弗多氏選擇有益書籍購數部而回寓

十九日就口科勃兒氏塡齒缺處客歲五月夜騎而歸馬蹶而墜傷面折齒至橫濱就醫々以器刮缺處痛不可忍乃罷至此訪高手試其術不覺痛始得竣

事。

二十日。月曜。出訪同来諸人。轉過談氏問安。是日與同人觀博覽會。既而忽覺身上發熱。聞同人中多有此患。醫投方。用幾厄丸。即往藥鋪買之。歸而服之。就寢。同来之人。無過僅僅數人。而違和者半。豈非氣候之變所致。回想前赴哈列提斯氏席。有霧。值此盛夏陰寒砭肌。恰如我國二三月間夜晚料峭之氣。止着平日之服。無由加袍。此時傷風而未覺之也。

二十一日。覺快。訪岩山氏。坐有一客。言及人工造石料事。曰。製石廠去不遠。乃同往其處一觀。此際多產極細淨砂。搏砂入範。納諸一種藥液之中。出之。移入鐵桶中煮之。令涼且乾。而石乃成。有噴水機。細巽如雨。洗淨石面。石質愈潔。盖銜㨾淨砂。由石炭銜鹽之力凝結爲塊者。此石係蘭素米氏創造。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得賞牌。質堅耐久。與天然石無別。而天然石之粗者。却不若。其色與形。俱可隨意而得。供藥造之外。又造磚砥及濾過器諸物。其價比天然石稍廉。故善售云。是日又過書肆某氏。見其印書機器數架。由火力旋轉小圓軸。過墨汁。黏活字面。大軸過紙上。則紙面皆印。有機翻出。頃刻可得千紙。又有石版印刷

處。畫師剞劂氏俱在。其便捷真不可思議也。

二十二日。就照相處。求撮影像。此間人相見互通名刺。又動請像。無像則殆損游道故也。是日係博覽會開場。哈列提斯氏嘗送門票招予。予有微恙不赴。適勃維氏見過。勃氏自少時酷嗜採輯礦石。近地山谷無所不到。伸長其路而計之。殆五萬里。一日入某處山。沿壑登峻嶺。忽見嶺上一鉅石崩裂而下。無路可避。急翻身躱匿一大石罅。而未及縮手。時崩石已墜。過此石頭。適爲截去一臂。今在俄俄古蘭土學堂。專講地質學。出示一塊白金。重可八錢。曰。得諸此州某山中。盖此州所出第三等物云。又言郁失密智山中大樹事。曰。其大者徑三十餘尺。高殆五百尺。曾斫倒一樹。樹樹老而中空。可騎而過。講植學者。皆往觀之云。余前寓克蘭土公舘。得見樹皮厚可二尺者。即此。初不知其爲樹皮。而以爲一塊木版。盖地球上最大樹也。

二十三日。過博覽會。自各種機器車馬諸具。至衣服飲食照影蠟絹等畫。無不翻新鬪巧。非吾筆楮所能悉描也。轉至花園。規模雖不甚大。風景清絕。草木蒨秀。渾非尋常。各種綺花馥郁襲人。有葡萄藤高丈許。

覃蔓如虬其子如瓔曰扦插後僅經五月余旣講農事見此奚得不録之

二十四日過羅滿氏書肆閲其群籍此間書肆最著者爲盤古剌弗多氏而羅滿氏次之又過慕士其氏印書房比前所觀者更大主人示余一大冊内貼各國古今印本各一二紙見其舊者愈拙而新者愈巧嗚呼國之汙隆於此可知一斑印書之於文學所關至重而國之皇華非文學不能致之世之有責於教育者未宜以和凝板本之法爲足也

二十五日同馬爾坤氏過收税司晤見諸員且閲各

様書式又過書信舘〻分數局有接發外國書信局有傳遞國中書信局有管此一州書信局有止一街書信局此數局又各劃爲數小部令易於分認以防錯悞又有專遞新聞紙處有專管賣送信錢票處有專管貨票處其接婦人書信處用婦人主其事遞於國中則用皮囊鎖口傳送國外則用布囊臨發括封納於木函鎖件更嚴遞信之期隨地遠近不同遠則踈近則數而街上書信每日五遞其法創自英國遍傳各國而此國最備蓋古人用雁魚犬鴿者所不夢見而驛騎傳遞之法亦無用也又過便涅爹氏便氏主養兵卒創傷爲廢者及給恤寡婦孤兒事又兼點撿戸籍方輯此州戸口田宅畜産工藝及其價值等事爲表談其法太詳臨去贈其所著書一部此夕有愛買社會集先是社長贈書招余乃赴其筵愛買者常春藤也蓋取諸合同相愛纏綿不離之意以爲社名會集之處稱巴西非古即太平洋堂之義也正堂廣容數百人楣上飾以緑葉間以剪綵之花壁間懸掛數面大玻瓈鏡炕燈映之光采四射士人士女凡四百人炫服来會男人則不過黑衣一襲而婦女子衣服色各不同制又非一光怪陸離雪膚花貌愈覺

明瑩已而樂作男女相揖而舞離合聚散參伍錯綜如亂而不亂畧如練兵之式一曲已終而一曲又始或一男一女相抱而旋轉自看棚上望之裙帶繚繞如飛花如廻雪有烊〻者束紙如藥杵狀兩頭握而裂之有聲如火藥爆發故曰烊〻展其摺疊便成各様紙帽得者戴之以舞是爲撒尾之曲〻罷而衆散夜旣半矣

二十六日土人某氏邀余及同人遊海豹巖即前入海口時所眺危礁處也輕車快駛不數時到其處左右之山蜿蜒起伏草木短小間有沙邱望之如雪平

岡上散牧牛馬設板屏防其奔逸右望金門灣燈標望樓屹立於煙波縹緲之中越一阜而下則太平洋横其前一碧萬頃上與天際數鉅巖突立波間如刷白粉海鳥飛翻其上巖之白者蓋為其矢岸上有一亭與巖相對稱古列弗好斯譯言灣口亭乃憑榻以望見海豹數十驪態巖頭或臥或動或吠或下水中或上巖来非嘗見人不懼却似與游人相看兩不厭者聞此國有捕之取油為生者獨此處申禁不許銃殺故爾々命亭主具午餐饌中有雀炙味極佳飯罷歩屋後上一阜有野花數種皆平生所未睹摘之夾

于掌中冊將以資植學也上車而返取路於左邊濱海沙平山嘴參差蘆葦高如竹極為幽僻路又左折入岡阜間見農家種菜々沃美以風車汲引溪間之水高可四十尺水上車頭之桶過筧而墜於崖縱横灌漑蓋此間方夏沙土乾燥非有此種機巧焉能致如此之美漢陰文人之不設機引非通論也

二十七日又與同人過馬爾坤氏同游於梭斯理多島先是馬氏慫慂余等賞其佳景故有此舉島隔裏海々程不盈五里有小汽船載客往来馬氏引余等與船長相見通殷勤因付渡錢船長固辭不受曰聊表待外賓之意也其交道之盛如此及開船一路眺望的列克刺弗等諸峰過亞兒加刺斯島前島有礮臺似未全成者又過英日爾島々有戍營其左則梭斯理多島々中諸峰高聳雲表岡阜蜿蜒相連不絶海水廻環作碧琉璃色附近之山多丹崖不見叢林積莽而梭斯理多島之樹蒼翠如織真別境也上岸而歩入林樹間樓臺之外又有涼亭涼榻之設以待游人如其牧圃及花園則蓋為近邑人別業又有方移居構屋者聞此地屬某公會而有欲買者則割地與之是日男婦来游者數十人山夫蘭西斯哥市肆

喧闐風景不足觀而俄々古蘭土多亭臺池沼之勝然氣象宏豁乏幽邃曲折之致只此地峰巒層疊古木陰翳其下波淨沙白洵佳景也下午第三時渡船發即歸

二十八日收税官米兒列兒氏要余等游于馬爾島島距山夫蘭西斯哥三十里許設有船局第九時上海々安大船々係收税局所管往来游奕譏察海上姦商者是日米氏廣招所識士女張樂游嬉略如愛買社所為而船中之室不免局促是以舞踏不能如意既而到島上岸遍觀船局中各處又見二隻鐵船皆

南北部戰鬪之際所用。嘗受敵船所發大礮彈丸。惟見鐵版有微曆耳。裝載大礮四門。口徑二十寸。英尺射出彈量四百六十斤。英量礮身太重。不可以人力動。故照準之際。左右上下。皆用汽機力。此船既大。且裝以鐵。喫水頗深。而戰鬪之間。又須縱横馳騁。故用汽機之力甚多。又別有一種汽機。抽出船中之氣。則船外之氣隨而入。蓋鐵板包裹。無之則難於得清氣也。觀未畢。報船將發。卽上船而歸。夜訪米野氏。氏英國人。嘗為我開成學校所延雇。教授生徒。期既滿。又爲我高知藩所招。教授子弟。今省其親而取路於此方。在

克蘭土公舘中。因得家書。知家眷在本藩者皆平安。殊慰遠懷。

二十九日。早起。訪米野氏。値氏備車將發程。余乃同坐以話別。買渡船越裏海。復上汽車。送至伯列山敦。而別。伯列山敦距山夫蘭西斯哥四十里許。距俄〻古蘭土三十七里。路上所見。大抵平原。多種玉蜀黍。至此漸入山谷之間。山童且赭。而綠樹點綴其間。傍谷之地多樹林。又有人家。雞犬相聞。牛羊散布遠近。竟不覺蕭寂。土地之沃可知。抑亦有鐵路之便而然也。小憩閒。汽車自東來。乃搭坐。下午逐山夫蘭西斯哥。過書信舘。又得鄉友書。知上月十八日攝海有颶風。香港亦有之。按掌中日錄。船路無它異。而家人則應枉費憂慮。然十九日發來家書頃到。則釋然矣。夜過博覽會。哈密兒敦氏導余。示其所陳設磨穀等諸器。

七月朔。書肆送余所購諸書至。貎魯古斯氏亦寄送嘉理福兒尼亞農事新聞紙。每七日一次印行者。及紐育農事新聞紙二種。乃添座右課讀。

二日。貎魯古斯氏又送致馬些去撕士農學歲報書。又過書肆。購採礦製鋼測地量土染布造鹼等諸書。

轉過博覽會。有伏卵機器。燈火傳温。自管中遍於器内。温過一百餘度。則筩中水硍昇出。其力能令器上一瓣自展開。以納外氣。令不太熱。可代母雞之嫗。是爲器中最要部。器之上面。有内替箱。箱中劃為數十眼。每眼受卵。余前閲一書。知有此術。今見此器。倍覺其術之不甚難也。

三日。過造幣局。局中又分爲數局。其出納秤量簿記等諸局。則專掌事關經濟者。而其鎔化磨平鑿圓烙印試驗等。則專是造幣本分事業。其試金銀品色之法極嚴。局員爲余說其法頗詳。然俄聞之。不能了了。

金銀之質既純加以銅十分一爲幣造金貨値二十元者一日得十萬元若造一元銀則不過一萬五千元金銀貨既成送之秤量之所細心秤量其於定量有絲毫之異則再鎔化而改鑄其完好者納諸木函封送之華盛頓府凡合衆國所需貨幣三分之二皆出于此而官吏管此事者僅不過五人役工不過百餘人非汽機之力安能致此近日金銀貨需用倍多非一局之所能辦而此局規模既定不可拓而大之因搆新局於米松街更爲宏壯

四日過貯菓舖〻中時菓堆積如山而革菓桃子尤

多揀選佳者去皮割之爲二而投之水中再入諸鐵筩加以糖水掩筩以鐵葉再以鉛錫合劑釬合盖面穿一小孔浸熱湯中令湯不入孔候其熟出之筩中氣自小孔出一人以錐頭釘孔洩氣一人急施釬藥少選又釘氣又洩又施釬藥由此方法力排除筩中氣殆盡而其菓乃經久不敗可以運諸遠方又糖熬菓汁入鐵筩西人稱爲謝模甘酸適口香色俱佳作此等事專在中房上房則專造鐵筩或截鐵葉而捲之或造圓盖及圓底或釬合之下房則專醃藏菜菓和以鹽茶裝瓶發售隣房則又專造火腿火腿即家猪腿肉鹽漬而出之懸之屋内其下熾火〻氣薰徹久之乃成

五日〻曜無事乃與土人某氏游於佘訥日距山太蘭西斯哥可六十里街衢修整爲州中第三而地以農事著第八時上車路上光景略如曩至伯列山欺日所見而此間山色較美土地衍沃畜産尤多然穫麥略了加以土燥艸枯滿目荒涼不覺方今爲盛夏也疾駛二時許至佘訥日下車入欵日禮公舘少憩乃過邑衙〻以磚石造近日方成結搆峥嶸入門上其堂自屋頂遠望四方邑居林莽蒼茫無際邑衙中有審廳〻中有訟廷中央高處設座爲讞吏之席其

前則書辨之席其下設榻椅十餘環而嚮之爲訟者犯人法師若證者之席而巡卒之席在其後其右則庶民陪聽之席凡審訟鞫獄聽人来看故有此設訟廷之左則廳中官吏便坐之席併貯諸文書其後則書房多貯律例之書以供臨時考索訟庭之右則貯諸案巻之所凡遺分財産典當房地等件皆留案巻於此爲證又有數房俱是綜核邑民財産處訟庭之後則爲福堂亦以磚石造四壁而盖之用木板嵌玻璃引日光以鐵板爲戸入之則又有磚室劃爲數間

即犯人所居鐵門封鎖既嚴設窓戶二以通室中氣又有鐵筩由地底入各房以透外氣凡犯人屎尿由筩中送出別有房舍獄吏携家眷居之福堂之戶繫犬守之此其大略也旋至山太古剌是處亦以農事著入某氏果園園廣一十二萬方尺門内之路紮葡萄架枝蔓纒繞葉葉層疊遮蔽日光車過其下小房涼亭皆綴以花草芳香襲人桃杏李梅草葉覆盆之屬不計其數圃中亦有葡萄不紮架蔓生如瓜就園丁聞其養法數件而出道過農園農園者農社之所會放牧牛馬歲時出其肥壯者相角勝者取賞給

爲此間之俗云返公館晩飯而歸

六日下午過街西農園此園略如前日在山太古剌之所見者而較小是日値其農事博覧會期近邑人麕集其所陳設不過家畜及家禽而場中有圓形馬路爲賽馬之戲養駿馬者聯鑣環馳爭先角勝看棚上觀者如堵樂工奏樂嘹喨徹雲爲此戲者駕一種輕車一人踞車上伸兩脚踏衡執轡與鞭疾馳如飛比尋常賽馬少傾跌之虞是爲與我横濱環馬場上所爲異耳

七日與馬爾坤氏過街上磁器鋪購二三種磁器之精巧者多法國所製磁坏平滑泑藥之色鮮美所畫人物花卉翎毛宛然如生令人把玩不息一器之價動値數百金馬氏嘗曰日本所産磁器漆器銅器紬緞之屬質非不美工非不精第其畫多不合時好運到此間殊不易售是爲缺陷今變畫法則售多而利倍矣余覺其亶然故選其可爲式樣者而購之將齎歸示諸工人也先是過印書房愛其簡捷欲傳此法而恨端詳之未遍也是日又過一印書房觀其方鑄活字機關轉捩鉛片之下墜者如雨皆活字也又過一房觀電機製活字又觀鉛錫鎔合劑溶鑄注範成

版更過一房觀婦人就黄楊木片刻細工之畫最後過一房觀石版刻畫瀏覧之際固未能卽傳其法而耳聞目見所得亦不爲少

八日下午過鐵工場

九日過書肆購花鳥雜畫俱刻上石版而印出點刷各色顔料約十數回以成者土人稱爲格羅謨索價頗廉然俄觀之與蠟絹畫無異将齎歸贈人冀於進改我國畫法或有小補夕過博覧會逢貎魯古斯氏将往觀都盧之戲乃與倶見本國男婦小兒十數輩作此技少婦緣繩小兒踏竿或一人碎紙片開扇揚

之化作千百蝴蝶。或就一小匣中。出燈傘之屬數十。或設高梯。横架白刃。赤脚蹋之上下。或仰臥以兩足承大桶。旋轉如飛。又翻弄在空中。而再承之。令洋客嘖嘖歎賞。余在本國時。往往過其門而未嘗入場。今也觀之於五千里外。奇矣。

十日。與馬爾坤氏。過工藝學校別局。約以明日再來。觀其正局。又過邑長公司。得邑政書一部而歸。

十一日。馬爾坤氏來。偕往觀工藝學校正局。亦有鐵路。惟不能直達其處。中途下車。離學校猶三里餘。徒步而行。山谷荒僻。忽見高岡上一大廈。巍然聳雲表。

即乃學校。箇中教童子以工藝。故有此稱。其實一種善堂。寓濟貧懲惡之意者。凡街村中有惡少頑童不知悛者。巡卒撿之。收入此中。率從八歲至二十歲。分別數房。敎化其習氣。有教師三人。共掌教授小學科。別有師匠數人。教縫衣造履植活字製皮箱等事。分徒授業。若有病者。送入上層之室醫治。室尤高燥風清氣暢。又有婦人。專監幼童。製補衣服。方今童子之在校者。可二百人。如其經費。皆由邑廳支出。而邑廳則取諸民。與貧院病院之屬。其揆一也。夫人之稟質固不能齊。而於幼時不善撫教之。且不習藝事。無由以得衣食之資。則其不相率為惡者幾希。至果為惡。則良民亦被其害。故出稅錢。設此等善堂。化惡少為善人。良民亦被其利。其意洵美。然董理其事者。非精勤不倦實心行之。恐亦難收實效耳。歸路不由鐵路。是日天熱路燥。浮塵如霾。取巾拭汗。則見泥汚。而地僻無由僦馬車。委頓殊甚。

十二日。往俄俄古蘭土。買菓苗及穀菜籽粒。汽車直至頴羅土威。一停。於是下車。種樹家含多氏。豫知予來。駕車來迎。接到其家。家在吉林葉哥。初吾省置開墾勸業二局。專勸農工事。以我國菓木穀菜或乏良

種。議購此間物。余前謀諸結布倫氏。氏稱含氏樹藝極博。是以特來揀選數種。將郵寄吾省耳。含氏又邀余過比土門多。距俄俄古蘭土三里。地據岡阜。高而少樹。遠則望海。近則望湖。此間亦稱勝地。有公館。又有富人別業。俱係新近所設。其下老樹蔽虧。有一泓礦泉。清而微臭。旁有玻璃掬水器一個。云服之令人健。偶見矮樹紅葉肥美。折一枝而玩之。含氏曰。毋。此毒擲也。觸則生創。可不慎哉。乃棄去。掬泉洗手方覺無虞。噫。一藥一毒。咫尺于此。憶昔啞泉旁有解毒之艸。此正相反。多識於草木之名。亦大學問也。就公館

而飯。上車。沿湖而馳。湖曰瑪律多。上有垂柳毿毿然。中有人家。隱顯其間。亦畫景也。過含氏。氏示異種小麥曰。試下一粒。則倍蓰至七十四莖之多。莖數十穗。其粒大於常種。來自華盛頓。蓋小麥中之絕品。余嘗聞人言。曾見下一粒成九十莖。穗三十六粒。許是一顆籽粒成三千二百四十粒。想亦此類耳。須臾辭出。由鐵路歸。

十三日。馬爾坤氏將一婦來見。云善畫。先是余欲雇一人。作博覧會中所睹諸器物圖。以寄回本國。若雇男人爲之。恐工銀將不貲。而婦則鍼黹餘事。索價無

幾。故以代之。

十四日。郵船期以十七日發。作公信及家書。裝所購書籍於皮箱。將一併寄致吾省也。是夜偕居停主人婦子看戲去。初聞樂奏。烛燈漸明。優人登場。其正旦。則真婦。姿色秀徹。音吐清亮。固天然也。有男扮所不及。所演之劇。大意不甚解。惟點綴山川宮室景致。率以畫圖逼真。又用機關。倏忽轉換。境界常新。如其日出月明。則用烛力。時亮時暗。半暗半明。漆天黑地。變幻尤奇。如海濱之景。則波浪動盪。觸石有聲。忽一隻汽船來過其前。船面機器活動。船尾水激純白。日光雲影。漾映水面。如瀑布。則溪谷硿砑。一條飛泉自半空瀉下。穿亂石間。噴薄如雪。既而地稍平。乃作漫流而去。有聲且動。真活水也。又作房屋被火之狀。警鐘一聲。人聲始鬧。隔窓標見火星。爆聲如破竹。煙燄蓬勃。不可嚮近。瞬間延燒板壁中。處處忽穿。穿處皆火紅。含煙。板壁焚燼而倒。見火既遍室中。於是煙焦火黑。火焰煙白。外有婦人兒女相攜逃出。繼而救火夫至。水龍噴水而熄。如見真火。令人驚心動魄。

十五日。至我領事署。囑貎魯古斯氏。幫辦東行事務。如買鐵路票。以真金換紙幣。作銀鋪交引。是也。是日

值我中元節。本國舊從佛教。以是日修盂蘭盆會。祭先。凡人家有新喪。翌年中元祭之。曰初盆。親戚朋友來弔爲禮。余以去年秋八月丁艱。今行役外國。不得躬親致祭。爲憾。日昨過俄々古蘭土途上。見清國人在田圃地。燎紫化紙。謂爲亡父兄修冥福。此節追遠之風。我心之所同然。而外教之所無也。

十六日。哈列提斯氏來寓。邀余晚飯。同載至家。共其妻氏同食。食罷。偕往博覧會。適哈氏有事不能同去。令妻氏伴余行。入場。則令余把臂而過稠人中。蓋代其夫助余。禮也。而又我國之所絕無也。

十七日。郵船名明本者開往我國。送本國人回國者。及相識往我國者。至船而別。途上觀土人就海水淺處打大椿。架橫材。鋪厚板。添長埠頭。打椿之法。用平底船斜豎兩木。人緣梯立其上。以機綁大鐵鎚。其下有軸。々繫麻繩。用汽力運之。以卷舒其繩。則鎚上下搗打。椿設承鎚鐵箍。不致其頭折裂。每鎚數下。視柱止實落地以取平。始可免其濘陷也。

十八日。過習商賈學校。其教之也。分室數區。首習算術諸科。堂中設接客處。凡如坐賈之接商旅。行鋪之運百貨。立約買賣。以及諸種擔保會規。滙兌金銀行

情等事。無所不具。生徒各就其處學習。即與實地將無同也。回路偶過一鋪。觀製木器處。有一大盤。言是蒐聚沿太平洋海岸所產各邑木材。鋸為薄片膠黏之者。視其上光油分木理。精粗悉現。我湯本木曾等產。亦有類此者。惟擦蠟以助光澤。未知上光油法。可惜也。

新國紀行卷上終

新國紀行卷下

土左　細川潤次郎　著

十九日。開發房租諸賬。將有東部之行。諸友來寓話別。更深始散。

二十日。早起。第八時登途。諸友來送。至俄々古蘭土。而分手。與白井佐羽二氏。同上滊車。輪輾鐵軌。響如轟雷。駛行迅速。有如飛電。即深山絕壑中。坦道相通。轉瞬之間。既爲別境。近觀如流。遠望如旋。眞令人應接不暇。比之太平洋中水天一色。殊可樂也。正午停車。飯于剌斯碌布。前此數十分時。車中主事。大呼於

衆曰。某站午飯。至則有賣食者。鳴鈴請客。於是下車。帽而就食。烏啄虎咽。忙酬其值。一齊上車。予見其盤碟如客數。不多不少。怪而問之。乃知於發車時。由電報有幾百位也。車過茄布火倫。其地在萬山中。昔西班人。稱此一帶山脈。爲西夜剌澄八答。譯曰雪山。亘嘉理福兒泥亞全州。西枕太平洋。而此間峯巒層疊。林樹茂密。車行懸崖之上。其下深谷萬丈。不見其底。又稍上而望下。則一抹蒼煙。恍疑身上九天。車後別備一座。露天無壁。便於坐客眺覽山水。稱玩景車。每晴日。有客人交來憑欄。晚又飯于阿兒答。日間所經路多險峻。過此一站。則稍就平。天漸昏黑。無所見。主事來爲客擡高席。下板作床。下帷以便安寢。余以不慣。通宵難寐。時擧頭隔玻窗。仰望星斗離々。忽見天邊微紅。疑是月將出也。少焉愈亮。不見月出。却低々露炎頭。乃知是野火也。

二十一日。早站飯于汗婆兒多。午飯于八都兒馬溫。天晚飯于葉爾哥。此日只見平地茫漠。如流沙。遠山起伏。如波浪。無甚可誌。惟下車時。見郵亭傍坐土蛮數人。余與之言以英語。皆能解答。聞伊等爲熟蛮。而其生蛮。隔在數百里之外云。已而又行。一路白沙寒

艸。滿目荒涼。別無可觀者。然如巴利沙迭之地。山巒絕奇。又有一山特出雲表。戴雪如銀。是爲魯卑山。有礦廠。每月出銀可四十萬元。

二十二日。車沿大鹽湖而行。湖大如海。水鹹無魚。聞湖上有大鹽湖街。々衢脩整。人家稠密。多富者。蓋由採礦之利。有某寺頗壯麗。其教許一人娶數妻。前有教會長雄克氏。與其徒一百四十三人。自紐育逃而至於此。相地建寺。人口歲增。現有一萬四千。然不奉其教者。未嘗知有此地。及鐵路通。往來車客。始聞其奇。有迂路往觀之者。然距此地頗遠。不易往云。車至

俄々古店。與前來車換客車便各田本處是日早飯于俄々古店午飯于窪列約質晚飯于貌列撲。

二十三日拂曉至貌蘭古比兒地多平岡過此則又坦平一路無草木多白骨想是野獸之斃者遠望野獸數十作羣聞車轟轟即奔竄去此間又多野牛地之僻可知矣早站飯于剌々米前至沙滿見石狀太奇石上更戴石而矮樹點綴之其石紋理橫裂如牛屎車入雪屋中雪屋者架木蓋板可以遮雪因地勢既高寒冬天大雪埋路車不得行故不惜鉅費爲之又有用石造者是在磯蹊山中爲鐵路最高處聞其

新國紀行　三　吾園藏版

絶巓高於海面八千二百四十二尺而余穩坐車中不覺其爲山也前日始望魯卑山時問人曰何時過磯蹊山荅者曰當在後日平明及期余早起四望以爲當前有一大山高於魯卑者而平沙如海全不見一點螺角也乃又問人曰磯蹊山何在曰即此始知其山至大漸起而漸伏是以然也午飯于西煙溼晚飯于西葱溼此夕見電光明滅于雲間微雨又來風動禾黍蟲聲唧々自始發山夫蘭一路天熱土又乾燥至此纔得新雨乃覺秋涼氣候之變抑亦地勢使然也歟

二十四日早站飯于克蘭土愛蘭土地始沃平如砥午飯于佛利門多至俄馬哈而下車眺臨密瑣利河河水分流砂礫成堆河上左右林莽如薺甞架鐵橋未及成而爲潦水所敗廼用瀛船濟人前岸有車待客々上即發車製甚美座間較大可伸肱展足車尾拉賣食車坐客隨時就食呼酒呼羹各從所欲先是停車而飯衆客雜沓不啻餓狗爭肉何遑咀嚼今日明窓淨几飲啖裕如始辨五味無不稱旣醉飽者況俄馬哈以東到處沃壤多莊稼又多人家即一流眄間亦足以悦目也

新國紀行　四　吾園藏版

二十五日曉抵虎兒靈敦渡米斯失比河彼黍離々樹木章々多牧囿果園午飯于綿多打至知加各換車而發知加各一府在美士顔湖上素稱殷繁之區惟鐵路上看去焉能見其全豹也

二十六日早站飯于阿兒鹿士渡俄海俄河午飯于比店坡晩飯于來恩寺地勢多高低曲折又有隧道鐵路工費最鉅而築造之法最良從知加各至紐育有兩條鐵路分屬兩社各爭先達於紐育是以此間車行極快是日土曜多有自知加各往紐育消次日曜日者在車中爭來問我國事同行中惟余一人鮮

英語逐一應酬。不耐其煩。至深夜未得寐。
二十七日。早起。遠見人居漸稠。田園大闢。知其為紐
育街近地。捨車渡哈地孫河。至步羅士威街。頗為熱
鬧。寓先多尼哥剌斯公館。有樓數層。每層房室甚多。
而飯堂常在下層。上下勞客。以此別搆一小房。中具
升降之機。客人欲下就食。入房閉戶。則機動而房自
然下。開戶而出。即飯堂之側也。上時亦如之。午飯後。
僦車過先多剌爾巴爾古。為此地公同園。花木亭館
之勝甲于全國。而其工最大者。為貯水處。鑿一大池
水挹藍靛清鑑毛髮。其水來自格魯敦河。引以鐵管。

街中亦同引其水。為貯水處。二水無所不通。有無數
小鐵管。分入各家。似此一大都會。自數百萬人飲食
澣濯。以至救火之用。皆資此焉。小憩于茄西亭。觀獸
圈。中養各種獸。無所不有。而最奇者。放獅虎豺狼狐
狸犬羊之屬。同居一圈。而不相害。可見馴之有術。氣
質可變。禽獸猶然。況於人乎。
二十八日。早飯後。過步羅古列因街。路臨河上。有瀛
船客車至此。乃載而渡。客不下車。乃過古靈敦。及嘉
納兒諸街。々衢雅潔。其左右駢植雜樹。々枝交加。車
從綠陰中過。無復紅塵之侵人也。歸寓再出。過亞美

利幹因士的洲多書房。是為此地公會。猶山夫蘭有
默加匿古因士的洲多者。見會員來。牟氏看模造諸
菓品。而返。又過先多剌爾公館。偕加兒知斯、古剌士
爾二氏。去觀亞美利幹因士的洲多所倡設博覽會。
與會員諸氏相見。余在山夫蘭日。因哈列提斯氏致
書於此會。々員為先容。故得諸人歡迎。款接至厚。有
一老人把予手臂。遍歷諸場中。指示甚悉。場上多列
機器之屬。奇變百出。不見一件自外國來者。此國工
藝之盛可知也。終邀入其公司。供酒菓。酒間多有為
我國祝頌者。余起謝而出。

二十九日。往銀鋪。投滙金。又過俄爾街。訪中嶋氏。是
夜偕加兒知斯氏。觀劇。名為劇。而實是一班女優。箇
箇妙齡。明眸皓齒。其登場也。短裙窄袖。錦繡粲爛。露
乃腕腿。或裸體而腰邊止遮輕羅。隨風飄揚。殆不勝
掩。予睨而不視。覺顏有泚。蓋着絹莫大小。不知者不
能辨。忽聞臺下樂作。女則一人。或二人。或數人。遍場
飛舞。緩急疾徐。與樂相應。旁燃瓦斯燈。密者如連珠。疎
者如斗牛。時又旋轉閃過麗人蓮步之下。而歪大字。
栩々然舞。遡望之。疑是天仙飛昇入廣寒也。
三十日。加兒知斯氏及古剌士爾氏。要余過外的普

練農事博覽會。外的普練。距紐育街二十餘里。爲開國大將軍華盛頓與英兵鏖戰處。地在平岡上。張幄爲場。々中陳諸菓諸菜百花百穀。又養家禽家畜。靡物不有。遠近之人競來觀之。而場苦不甚廣。幾於袖成帷汗成雨。農會長協基沙馬氏本日耳曼人。移寓此地既久。專以植鈴薯爲業。悉集其異種而試之。能辨其佳惡。彼都人士目爲鈴薯大君。大君之稱由我德川氏與美國訂約時假用之也。今藉以爲協氏綽号。意謂鈴薯將軍耳。余曾閲農事新聞紙。稔知其名。此日場中所陳鈴薯可二百五十種。協氏爲余指示

其尤佳者七種。加氏則熟於畜產事。亦爲余指示其佳者。已而協氏出一令曰。在場小兒若有身材肥大形容端麗。合賞格者與賞牌。得賞牌者並得銀一百五十元。衆推加氏。令選合格小兒。因曰。加氏既熟於畜產事。選合格小兒。莫如此人者。加氏曰。余略知畜產。焉能知人。衆曰。人亦是一個動物。既知畜產則知人矣。加氏不得辭。乃選拔三人。授賞牌。三人父母懸牌於小兒衣襟。誇示衆人。意氣揚々。協氏邀余入幄亭喫點心。乃別去。

八月朔。加氏導余往步利斯氏籽粒舖。擇穀菜花菓數種籽粒可傳於本國者買之。再過亞美利幹因士的洲多博覽會。前者入夜過此。許多機器一時看不明白。此日之來正欲得而遍閲之也。

二日。佐羽氏家以織布帛爲業。正擬用機器省人力。會見此會所陳列者。思欲購寄故鄉應用。乃就其舖定約買之。又過亞百爾敦氏書肆。買書籍。

三日日曜。過中島氏寓。聞華頂宮親王在步羅古列因街。往候者再。會親王外出。未得謁。乃過普羅斯別古多巴爾古。此亦公同名園。綠樹成林。青草如氊。水自地中噴射沖空而下。如玉柱。如珠簾。又有亭榭池

沼之屬。而修葺之工。猶未全竣。與先多剌爾巴爾古並以勝聞。然如以人工論。則此不如彼。至富於天然之趣。則彼不如此。未易俄軒輊也。

四日。早起。發紐育。上瀛車。經奴擡設諸邑。過費拉迭兒費呀。予前從知加各來時過之。値深夜暗黑。無所見。今而始得見其地勢大略。然鐵路不貫市街中央。不能詳繁盛之狀。又過巴魯知莫兒。亦爲一大市街。海水灣環。桅檣林立。夕入華盛頓。下車入公館。曰夜必多好斯。此地則美國大政之所自出。官署壯麗。道路廣濶。然地少商工。街上又不多見車馬。而寓公館

之客亦寥々也。
五日。訪森辨務使於我公使署。遇其將出。同載共行。過外國事務公司。晤其次官某々。令斯威爾氏導余遍閱其諸局。々務有全不與外國事者。蓋別有如我太政官者近擬改築而未成。暫於是處辨其事云。
六日。冒雨過印書局。觀植字印書裝本諸事。有手民數百人。又過議事堂。々高聳雲表。望之如城闕。規模宏敞。結搆堅牢。入之則房室曲折。階梯高下。令人欲迷。固不止議事。及陪聽數處。其巍煥甲全洲。各國所謂議事堂者。或不及焉。故土人常艶說之。而外國人

來此。亦以一見爲快。堂之幅員結搆。詳於地誌諸書。可不贅也。再過博物局。土人稱曰斯密遜因斯的洲多。凡動植金石之屬。可資博物者皆備。嘉惠後人寔多。此局本由英人斯密遜氏所建。初斯密遜氏富而無子。臨死悉捐家資以供此費。如氏者可謂善用其財哉。
七日。過大統領官居。土人稱曰外多好斯。譯言白屋。時大統領克蘭士氏偕其家眷出游。數月未歸。守者延入院內。爲余到處啟鑰。堂搆雅潔。園庭幽邃。儼存素朴之意。長國者所居。宜如此。又過議事堂側一花園。曰公克列書那爾嘎爾店。園丁灌溉甚勤。花木妍秀。芳香襲人。
八日。過書信館。驛部長居之。全國驛部吏員皆承其命。凡書信遞發。而受之者不在其處。則以送回此館。拆封撿視。內有錢物。區分藏之。留心訪求其人。得知其處。仍加封套。由官遞交。待四年而無主。錢物皆充公云。又過內國事務公司。其中有榮卹功勳之局。查准攬賣之局。戶籍局。地理局。土蠻事務等局。而攬賣局所關尤大。凡人有巧思。別創新奇之器。先告諸此局。則許專其利。數年間他人不得模倣。局員撿其器

物。樣式合格者准行之。不合者不准行。其合格者與不合格者。各分室陳設。供人縱觀。此事歐洲各國皆行之。而美國之制最備。工藝之精。蓋非偶然也。
九日。過會計事務公司。以石造之。諸公司中最爲堅牢。其長官勃士威爾氏。延余於其室相見。勃氏方南北鬪爭之際。助令大統領克蘭士氏。專理財政事。平後國計益絀。乃不得已多發國租銀票。借用民財。以濟燃眉。從此稍增租額。以漸償之。遂復國力。而民力亦不致于凋弊者。氏之功也。値氏有事將出。命僚屬以導余觀看諸局。賴得指示。甚悉其造楮幣之法。汉

精又密彫刻印刷自爲別局製紙製墨各有專工書畫筆畫細如毛髮俄視之不可辨用顯微鏡照之乃一一明晰其工緻已自不可擬而書畫之外又有二種細花其花之繚繞而錯疊者刻用機器而器之用全賴人力人力不常同則機器之用不得常同故花亦不得常同其花之氤氳而糢糊者印出後細察之恍似輕雲漠霧却是微塵小點攢聚而成如人贗造此幣縱不易辨即攙二種花樣較之真贗立明云次過農務局此局前曾在內國事務公司下爲一課及結布倫氏爲長官建議分爲別局乃移今處局不甚

廣專掌輯農事歲報書別有農學士數名准通國中有人於農事起疑義皆得隨時質問又有貯種籽處如有人欲試種輒以給之此夕過繞治吞溫訪蘭馬氏蘭氏爲我公使署書辦善畫索其二頁又過觀象臺不及入而返夜同森辨務使乘瀛車發華盛頓

十日拂曉車到紐育此日々曜再候華頂宮親王又不遇乃又過普羅斯別古多巴爾古又觀園左墓山墓山之美固不及園然岡阜迤邐池水清泚草樹蒼翠而碑石錯峙於其間多以花紋石造之掃溉幽徑不留纖塵士女來展墓者絡繹不絕孰謂外人全無追遠風哉田路順候親王始得謁話半晌而辭出

十一日早起上瀛車發紐育夕抵勃斯敦寓於公館館曰巴加好斯遇土人亞多俄士氏此人坦懷好客凡我國人來此多賴其力氏是以熟悉於我國事情又略解我國語叙寒暄畢邀余觀劇場優皆黑人其戲略與我國之優諢相似跳躍叫呼渾是戲謔非扮故事者比前此所觀別是外班

十二日微雨亞氏同余觀州衙州衙之內見不多人門外又可設雀羅轉過孔門孔門爲此地公花園似巴爾古而小見群雀啁啾飲啄自在見人不驚狃如

馴鴿比尋常之雀較大凡雀啄蟲豸之害穀菓蔬菜者未爲無功而至群啄禾稼又大害於農事要功罪不相償故土人見麻雀則捕殺之惟此種雀無害而有功昔年致自歐邏巴漸得孳息因設令禁殺云又過公同書院書院藏書之富甲於此國最後又過名畫院聚古今名畫懸掛壁間人物山水恍如真物亦非他處所觀之比

十三日與亞氏過查列斯吞溫是爲建國之際美英鬪戰之處近建石塔標之塔高數百尺塔心架梯如螺殼旋而上至塔頂自窻中窺外無一物礙目海則

桅檣陸則煙筒矗立如林。塔下則街衢縱橫如棋枰。亞氏爲余指點某地某處甚悉。蓋勃斯敦街依山爲居。本不甚大。後以人口日稠。歷年塡海爲陸。其在海山間者。殆皆新地。而街市中水流環繞者。塡之未竣處也。下塔過獄舍。余嘗聞此處獄制最備。懇守吏求觀。吏導余輩。觀其工作。司々分爲木工鐵工履工等諸部。各有小吏并師匠監其事。時正午。見囚徒就食。各從其司出。挨次整列。徐步而前。步法不亂。猶極鍊之兵。其各隊共集中庭。又挨次而前。至食監前。食監給食。受而退。各分路返而入室。室々皆石造。因悉入。則

吏鎖其門以食。食畢。又各就其業。如初。余就獄監乞得其歲報書數部。返寓館而飯。又上瀛車。過牙馬伊加普練農學校。新築煥然。只未全成。見其學士和瓚列氏。此校爲堅步利治大學校支司。歸途過其左近墓山。老樹森々。如別境。眞妥靈之地也。旋過亞氏山莊。與其母氏妻子相見。留晩飯。是夜宿其家。余在街市。作寓。終夜車聲不絕。隱々如雷。況公館中。又履轂不息。常苦聒耳。惟此夕地幽僻無雜客。萬籟俱寂。酣睡達旦。蚤起推窓。木葉簌々有聲。但覺清氣淪肌耳。

十四日。過氷吉列土。及維廉氏工場。觀造瀛車。按美國鐵路伸而長之。可得六萬餘里。瀛車之用日廣。不可無此等工場也。

十五日。早起。過堅步利治大學校。以時方考覈生徒。定其科第。尚未開學。只有法學一科。法學士蒞場設題。發問。生徒環聽間。舐鉛筆錄之。學校之傍。有一老樹。設垣護之。建碑勒文。譯言。開國之初。大將軍華盛頓。始令其兵於此樹之下。嗚呼。是亦一甘棠也哉。返寓。又訪舊友副練知氏。不遇。此人前數年服賈於我長崎。與余相知。適氏往紐育。而不相値也。乃過市廳。市廳與寓館斜相對。向係新近所築。劃爲數十房。各

有專掌。市人來此辨公事者。踵相屬也。不比州衙肅靜事簡。蓋州衙司一州之事。市廳司一市之事。雖州衙之權力大於市廳。而市廳之事務却多於州衙也。此夕發勃斯敦。取路於列步兒波耳。瀛車迅駛二十里抵海岸。搭瀛船。々號普羅分斯。于尋常艙板上。別蓋艙板。其間軒敞。可容數百人。鋪氍毹。陳椅凳。如公館中。盛飾之。筵燈影與玻鏡相照射。光耀如晝。人稱此間渡船中巨擘。燈前見船客士女。概多體面人。中有亞多俄土氏。見余在。即來握手。日間約同過紐育。氏先余早來在此。時告晩飯已具。請入別室而就席。

供蠣肉味極美飯罷乃見士女成一對々爲舞踏之戲綺羅翩躚蘭液芬馥至更深始止余與亞氏出步舷側大月當頭風露清冷天水澄明殆非人境平生船中無此適也船路徑奴頗兒多維岸暫停聞此地斗出海中夏日甚凉爲近土人避暑之地每年七八月間居人加至二萬之多屆冬令則不過八千今此船知避暑人將返紐育故駐船於此待其搭載而去天曉抵紐育港灣曲折嶋嶼紛錯自海入河一水帶煙萬檣舍蟻往來小船如風飄葉可知此地繁盛其由水利之便者不少矣

十六日與森辨務使及亞多俄士氏同飯于寓館席間有和克氏言嘗住我橫濱數年用意於植學聞余講農事告以阿兒拔尼地有農事博覽會余決意行乃約同往觀之

十七日値日曜同亞氏游于先多剌爾巴爾古此夕與森辨務使別

十八日將發紐育算還諸賬夕晚出寓同和克氏徑上流船溯哈地遜河余聞此間渡船甚美且兩岸風景頗佳此行船則美矣惜已入夜只見岸上燦燈之影迷於樓角而已與和氏竟夕閒談

十九日曉抵阿兒拔尼捨船而上入公館々曰迭剌繁好斯時加兒知斯氏早先來寓于此盖爲此間博覽會副長早起赴會場余則下午同和氏過之會員乃給余等以花牌許縱觀場中不收看錢會場在郊外平原之上不別設廠只張帆布遮日光凡阿兒拔尼一州中各邑所産動植諸品無所不有而尤多者爲農器會員某爲余指示甚悉觀未畢雨大至乃返此夕加氏延余過其農會所建書院講養蜂採蜜事衆員各以其所見相質一老人云業此已十八年其述成説滔々至數千言不止此國農事之盛亦可概見已

二十日再過博覽會加兒知斯氏爲余説畜産佳惡尤詳且示余以自家所牧諸畜又過百花場和克氏又爲余細説植物事是日見步利斯氏亦在此氏紐育種籽舖即余前此買籽粒者過百穀場又見協基沙馬氏即鈴薯大君氏亦來賽鈴薯看其著摽無非前在外的普練所見者盖如外的普練地則一邑之會此則一州之會事體大小固自不同所以陳設諸品亦隨加多不遑一々點撿而余既濡滯兩日多承會員指物細示可以無憾乃與和加諸氏別下午第

五時上瀛車發阿兒扱屋經山谷之間過羅遮斯多爾聞此地衍沃名多菓苑惜無暇駐觀焉

二十一日早晨車抵納牙既列前路早望一水如練長橋如虹亦有人家是爲吊橋站客曰大瀑近矣右邊一帶大川乃瀑之下流也因車行甚疾遥望飛瀑處渾如大霧只露上半面方凝睇間抵納牙既列站下車入公館々名因他奈書那兒和店兒早飯畢命輕車往觀瀑且買瀑記與瀑圖預備臨出展圖召御者指示瀑記曰須依記列目次而行車不然恐有脱漏且不便記臆也先自扱斯（譯言洗浴）島始自街過橋入

嶋々踞急流之中其平坦處小屋數間崧柳下垂入水又有霜楓照映有綿紙局入而觀之乃用水力轉捩機關一日得紙一百二十束每束四百八十張則一日得五千七百六十張悉供紐育某新聞紙需用云又過一橋得島曰哦士（譯言山羊）比前島較大且高入嶋而右林開見前崖々属加拿大係英國所轄前崖之下則火爾斯牧（譯言馬鞋）瀑嶋之下名亞美利加瀑而瀑之水勢撼林谷雲霧混茫從此不通馬車步過一小橋得嶋曰屢耶（譯言月明）嶋踞亞美利加瀑頭四顧皆石瀨水勢洶奔而來一瀉而下上下滾鬪激而又騰

騰者之高殆及瀉者之頭人立嶋上臨之時被飛沫濺濕其衣帽矣仍由原路回停車處沿瀑而左又下車行爲晳哩西施妵斯（譯言姉妹）三島三島相連共在急流之中架橋通路達于谷喇賓塔凡此三座島與塔皆擴馬鞋瀑頭而如塔則宛在水中央也至塔下緣塔心螺旋梯而上及頂層遥望上流前面大湖渺漫無涯左右林菁抹碧漸遠漸淡而被氷煙滅沒者半近觀氷流狂奔湍洄洶湧萬狀不減洋海風瀾蓋數十里之間乱石爲底地勢傾斜而然此下両崖愈蹙石壁陡絶乃爲馬鞋亞美利加両瀑動盪而墜合而

命之曰納牙既列瀑而馬鞋瀑聲勢比亞美利加瀑更壯塔以石造基礎堅牢可無虞也然觀水勢衝激湍漰作觳不覺目眩心悸恐爲摧潰塔根而去凡大湖之水至山羊島分而爲二其一經山羊島一面與合衆國相對此爲亞美利加瀑即前在月明島所觀其一經山羊島一面與加拿大相對而下此爲馬鞋瀑後在三姉妹島及此塔所觀者也此塔之所在並見両瀑爲觀瀑最佳處故好事者築石塔以粧點其景致惜亞美利加瀑不與塔處正面相對然非瀑之負塔實塔之不得其詩也又沿原路繞山羊島而返

經街路過吊橋站沿納牙既列河而下三里觀盤渦之勝至則門口有一小亭供人游息内進則有一大屋以石砌者經危崖間石徑而下又有一小亭憑欄下瞰水流之狀奇不可言大湖之水爲瀑而下滙爲深淵其水猶平至吊橋下逢乱石斜下雙崖東之奔注激射湍悍洑瀠至此則山當水之衝水未即直下嚙其涯寛廣如大池其深不測而轉湍廻瀾如往如復故有盤渦之名有枯朽之木從上流漂來者皆集於此相觸而離々而復合狀如轉燈之魚周旋盤桓經數日不流去盤渦之水俄見之如無去路徐察之

河折而右好事者據崖設梯以便探討余乃越山角而下則又構有一小亭坐而憩両崖壁立雜樹横生時値寒露秋色正濃重陰之中早見霜葉紅黄相間一種藤蔓纒掛枯樹葉如渥丹掩映水面盤渦之勝賞之不盡乃返溯盤渦之上有一派急流亦爲奇觀沿崖架木造塔中設吊房供人上下以省跋涉之勞客坐房中一人轉機放下至安定處開戶而出緣梯而下有一大盤石横出水中上構一小亭可以觀瀾奔流急下激亂石而跳躍者數尺飛沫四射恍疑玉龍之相鬪而鱗甲散飛又察吊房之機々用水力築

石爲堤引上流水爲渠々流至閘横激車輪其軸之端設鋸齒圈捩轉第二軸々頭設曲腕曲腕纒鐵鍊左右舒卷以吊小房上下渠口有閘設扇々繋銅線人要開機則自上引線扇乃展水突出機乃動矣此間斷崖險峻不可以路故又別架木塔中設螺旋梯以廣方便然終不如吊房之捷也又往吊橋觀其制以大鐵索四條横亘河上經両崖二石柱上深入地中是爲其經以小鐵索爲緯上下左右旋繞撩拽如蛛打絲網又用鐵桿支撐螺釘固定鋪厚板以爲路々分上下両層上通滊車下則人馬互用爲合衆國

與加拿大之要路土人稱爲舊橋以與新橋别也初從下流望之見人過橋如駕虚空走一條線不覺爲之膽寒而今躬親經此車中談笑不異衽席不知其下乃飢蛟饞鱷之所窟宅焉也過橋入加拿大部沿河而上左見一小瀑倒下是屬合衆國失其名今始見之又得一吊橋即新橋也加拿大之地率平衍多人家枕大湖而稱几巖處又在大瀑之上是爲加拿大部觀瀑之最佳處地以純石成瀑水所衝經歳磨穿崖石上出下入有如一長几故名乃在巖上而顧盻馬鞋瀑在其下山羊諸島在其前亞美利加瀑又

在諸島之左對岸人家粉壁磚牆隱顯於綠樹陰中更左則新橋小瀑及納牙既列之河向背變幻無不到處是畫與合衆國所觀相較彼幽邃而此開豁彼婉曲多姿態而此豪爽多氣勢固無所伯仲於其間也几巖之傍有博物館入之而憩館人教予更衣觀瀑乃蒙油帽着油衣麻繩代帶方始下崖與導者捫石角而下耳摩石壁既近瀑下水氣迷濛終古無晴日愈近則瀑水注入耳目勢如疾風殆不可息導者令余擡頭看瀑乃偷眼一瞧忽見亞美利加瀑前有虹掛彩亦水氣映日所成無足怪也回至博物館更

衣縱觀所陳諸物且登樓而憩憑欄眺下當眼諸景與几巖上所望相同而眼界更豁既而返寓此夕就寢夜將半窗前月白孤雲間飛大瀑之聲或遠或近耿耿不能寐余在紐育日嘗聞此地月夜觀瀑之勝曰當天氣晴朗之夜月盈而中瀑前可見彩虹夫水氣之映日成虹則常而映月成虹則奇矣是以極欲趁此期來奈臨發紐育值日曜日滊車停矣又路經阿兒拔尼觀博覽會來遲三日已過下弦而失之可惜哉

二十二日又僦車而出補吾日來游蹤之所未遍從寓館後抵亞美利加瀑上停車是處爲往加拿大渡口名布羅斯別古多哈爾利時旭日始旦朝霧未散坐望瀑上諸島及加拿大諸處尚在髣髴中下車沿坡而行俯瞰斷岸距脚下數十步則水氣混茫不能辨其孰爲霧孰爲水也臨崖有亭々中設斜面機以供游客升降其機亦用水力旋轉一老人守之客來踞凳則使機上下凡瀑不宜下瞰必仰望而後得其大觀機之設不可無焉余告諸老人乃開機而下躡蹀于渡口鋪板々生水苔滑澾甚跌而仆第幸得不墜水匍匐往將抵全瀑之下不耐飛沫濺衣而退既

而一小舟從前岸來一人以双手徐盪雙撓乃渡舟也余想河勢險惡雖滊船亦當難於截流橫渡而一人以葉大之舟濟人豈不惴乎然今見之殊不覺危蓋瀑之下則決不可近而離瀑稍遠則爲急流亦不可行舟而此間恰當瀑水已墜而又出々而未流之處舟順波勢回旋以撓撥水令前固不爲危又不太勞不特操舟之巧也岸頭有游客僦渡舟觀瀑者余意又興然思適間幾乎墜水垂堂之戒不可不省乃不敢爲此而由斜面機上崖馳車過新橋新橋制與舊橋制略同惟吊一層路工力亦大省人馬過之橋

搖動如乗船。其下紺碧漾溢。聞怯夫與弱女。則無有能過者云。抵加拿大部。再觀馬鞋瀑。沿湖更行數里。回首望諸島嶼立於急流中。島上有人家。島角有橋。想其勝必不下山羊諸島。以地主吝開。挑源口。故名不甚著聞。一名靈遞島。一名羅克島。一名西渡兒島下車觀路左燃泉。燃泉者。火井之類。土人塡板桶為井々中置筩々上安蓋。挿入鐵管。點火則焔亦帶青。高數尺。去筩觀泉。々湧有聲。點火亦燃。只不久自熄汲而飲之。味少腥臭。蓋其水成於硫鐵及鎂。而其火則帶硫水元之氣也。歸路過蘭迭思練。即美國於一

千八百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與英國人戰處。設高臺以表遺蹟。臺上又架遠鏡。便瞭望。然霧猶未全晴。難以望遠。乃返。於是納牙既列之勝。游覽殆盡。而其所謂風洞者。則未之觀。蓋亦此間之稱奇絶處。而前日過其側。導者不言。致有脱漏。詰導者。導者曰。不言者。慮公等更衣之煩也。余不為阻。遂再過月明島。將入風洞。土人設門守之。又有一亭。即更衣之所。悉脱舊衣。換一套淨衣。披戴油衣油帽。以韇為靴。用麻繩結束。如時儀錢囊。別裝入一凾。封鎻監守。而派導者跟隨下洞。以助攀援。洞在月明島之底。入洞。石崖阧

絶頗類几巖。而其下有二鉅巖對峙。縁巖角下。視其罅間。似一鉅巖裂開。成此一條路者。而大湖之水。經山羊島與月明島之間。而墜者。正當其上。瀑勢已為弧形而下。衝裂開處。激而返向。又觸內面裂開處。將迸而上。未及出洞。而又為瀑水所壓。一闔一闢。宛若老虎跳澗之勢。常為風以吹沫。々之飛散者。如猛雨大雹帶疾風來。所以有風洞之名也。游者縁螺旋梯而下。抵崖腹。又攀石而下。繞鉅巖下。路絶則水上鋪長板。設欄以代橋梁。時余少有寒疾。怯冷。至此更衣。上下峻崖。過風洞下。滿身水滴淋漓。而汗透毛衫。嗚

呼觀瀑亦太勞矣。下午返寓。飯畢。促同人上瀛車。又過舊橋。入加拿大部。倚車窓。回望瀑布。猶戀々也。晚飯于倫敦。夜越休倫湖

二十三日。曉睡未寤。忽為黒人搖醒。云車軸將折。乃急入別車。右美士顔湖而駛。上午始抵知加各。寓于公館。々曰沙漫好斯。樓房亦具有升降機。其大可知。飯後上街。欲買有睡房車路票。不知賣票處何在。問人不知。問之巡卒。指示一處。往則非矣。遂歷問數家而後得。是處却與寓館斜對。蓋鐵路縱橫間錯。約有三十餘條。賣票處亦稱之。故致周折如此。知加各之

盛又可知也是夕車不行次日々曜亦無好車定以
月曜日午前十時四十分發程
二十四日向夕間步街上風温而烈殊覺不爽返寓
飯畢就睡々夢間聞警鐘甚急而起時夜方半窺玻
窓外只見火光而不知火所何在也乃就西南頭一
窓探外始見烈焰蓬々似隔里許起微啟玻窓風沙
眯眼急掩之欲下樓物色其緩急至房門口覓鞋則
無矣公館常規館僕瞷客欲就睡時収日間所穿鞋
去刷拭上墨明早還來故鞋不在原處跣出房門又
不見一人行動左右客室皆鎖而無聲咳似鼾睡者

因思此等大屋蓋造既堅牢又家引湖水不減沛澤
況内外備有防火諸具即火起隣壁應高枕無憂矣
乃掩房門再就牀席然警鐘愈急究竟不安于心又
起開房門出則雙鞋早在聞樓下有人哄閙轂急敲
同行二房喚醒結束衣履見西南窓戸隙射透數條
火光如金身佛急向玻窓拖開半扇掀推一片戸葉
望外只見火勢比前愈近分開為數道風捲火星繚
亂空中如密雪急霰直向窓前吹來墜於隣屋上者
左滾右旋正不知有幾寸厚也後聞是夜火起上風
延燒至此三里餘云此時驚危無措飛下樓梯伺探

館人動止早為避走之計而未動既而火延至審廳
廳與寓館對門其屋用石蓋圓頂火自窓入衆云審
廳逝矣余乃知寓館亦不免将走而避之有三箇皮
箱俱是必需物件不可不携回至三層樓上開睡房
拉出一箱拖下螺旋梯令一人看守餘二箱較大而
重不任獨力搬動用毛布大手巾繫於箱之兩側扣
手余撐其前一人推後至梯頭見上下人多恐失手
溜下以傷人於是余與一人将巾頭紮扣一手拽住
其箱一手勾着梯欄送一層下一層汗流如雨比及
二箱俱下火将迫矣乃将大箱前撐後推搬出寓外

一人留後押着二箱余與一人搬至街角即留其人
看箱余獨返搬小箱交付街角一人再返與後一人
併力搬一大箱於是三人各挽一箱避火行過數十
弓地臨河有橋此時難人携老帶幼填咽而渡余等
未便曳箱而行力小箱重進退維谷乃雇路人扛之
初無應者余手持緑背票示之約每箱給一元始有
應者擡箱過橋々側有一酒店憩于其前時風力益
勁火光益烈囬首望寓館處樓窓已見噴炎有磚牆
為風焰所皷而倒者又聞一轂如雷轟礮擊者疑是
人家或貯火藥而炸發土人曰石室爆裂聲也知加

各般賑之區。遇此回祿。半屬焦土。良可慨也。且諸客館。盡皆焚燼。無所投宿。即欲出市區外。覓一村店。而余輩因皮箱爲累。步履不前。即欲覓雇車輛。奈此夜。苟有馬車之人。爭先馳赴火所。載避難客。以趁奇贏。眼見馬車御尾而過。奔競如狂。且多飲酒而醉。呼之不譍。々亦不顧。籲吁至數十輛。而纔得一車。俯就乃載余等及箱。轉西馳行。未里餘而停車。索七元。辭客卸箱鞭馬東去。余素不知其爲何地。去向。見有一小酒店。入而憩。座間多醉客。或放歌。或狂呼。或相爭鬪。余輩雖欲一瞌。而不得也。時出觀火。々延至湖上。而

天既明矣。

二十五日。余本擬以今日登途西下。知發車處亦在市心。未悉其驛館之果得免災與否。詢諸土人。由便路搭瀛車。土人云。何不往西街第十六號。則或有之。常例車過其處。必停歇數分時。余聞之喜。乃欲往焉又苦于無小車。就近可借。託店主人覓雇街上車馬絡繹東行。皆奔火所。亦留不駐。有田舍兒驅車賣湩。呼之。約以倍給湩價。乃卸湩於店頭。以載余輩及箱。馳向西街第十六號。西街乃昨夜發火處。所過街路。餘炎未熄。欲迂道往。一望皆然。勉從一條馬路而過。

風扇餘燼。吹起塵灰。煙焰撲面。頭額欲爛。馬不敢前。御者痛鞭疾驅。截過火路。出彼一方。則避災者方搬家具。列街左右。老弱婦女。踉蹌奔走。眼眶悉腫。盖風沙入目。摸擦以致之也。車抵西街十六號。促予等下。乃轉回馳去。余等立風沙中。問人何時車來。皆曰不知。自十時至下午二時。盼車不來。或曰。加納爾街有停車站。可往一問。余等欲往。而又無小車也。立馬路呼數十輛。而後得一車。馳一里半許。抵加納爾街。問有車否。曰無。乃投站傍一店。々中無穢賤人所寓。又多醉客。交來相嬲。頗苦應酬。偶欲頮面。不得盆水。乞

一椀水。聊濡手巾以拭面。去塵土。主人曰。本處分水局亦罹災。況噴救需水急。故無由分送。發起尋有井處。汲一桶來。以濟眼前之渴。非敢惜也。又曰。燻氣局亦燼。全市無燈。夫水涸燻燼。而全市渴闇。苦也不苦。可見物之甚便者。一失。更不便于原無時也。余輩已憊且前夜來未眠。乃上樓就床席。不意四壁皆蛛網。床上有蟲螫人。風來屋兀々搖。終難交睫。忽聞瀛車鳴鐘。起而趨出。至驛館前。問車發否。曰有一車即發者。將往彪兒靈敦。地在西歸路上。至彼自有別車西下。余喜。急返寓取皮箱。見樓下坐鬧客數人。余乃揚言

曰若爲運之給厚賞衆爭先上樓搬皮箱蜂擁而出去余等急與金於店主人及搬皮箱者跳上車帽爲風吹去不遑去取幸同行有兩帽乃借而用之行數十里天將暮車中望知加各猶見黑煙滚々想火未滅而風亦未減也夜半抵彪兒靈敦換車而進始得有睡房車入黑甜鄉矣

二十六日抵密瓚利河上下車呼渡逾時已過彼岸適無滊車乃投公館々曰哥尋好斯夜得新聞紙讀之其所記無非知加各之火者

二十七日上午得車乃發晚飯于副利門多

二十八日早飯于西慈湼俄覺寒威砭肌骨一月前過此天方炎熱野花盛開今則滿目荒艸疑是別境忽見地上發白班々如霜視之始知是雪須臾四望皎然茫無涯際午飯于西煙湼至夕霏雪愈甚車不得行

二十九日雪止車仍不行車上火工皆下車去手持鐵鍫刮軌上雪車始徐行阻則又刮余嘗聞此間冬天雪深今新得雪乃爾抑何故也土人云至隆冬間車前別套鐵具頭尖如犂以去雪稱雪犂今年雪來較早未及上犂偶遇此患耳下午一時方抵羅林士崇朝雪深行遲未喫早飯飢甚急往驛館覓食下車踐雪因驟積而酥鬆陷没雙腿深及腰上不能移步伸手排雪而進如厲而涉飯罷回車々檐皆垂冰柱長數寸晴日輝映如水精簾

九月朔拂曉抵俄々古店早飯後換車而進晚飯于葉爾哥

二日早飯于多魯溪晚飯于斯篤古屯夜半到山夫蘭西斯哥入克蘭土公館作久客歸家之想是夕貎魯古斯氏由電線預知余歸期徧告此間諸友諸友同集公館以待久而未至不耐而散獨貎氏留後在接余問安略叙游狀乃睡

三日諸友咸至就詢東游情景余云東游中事無一不樂惟知加各之火爲自生以來奇苦矣貎氏曰縱令大國帝王悉其國帑恐不得觀此等大火而君親目之亦幸矣衆爲之哄然夕過權量舖閲諸種權量其小者可以測錙銖而大者可以測鐵路之車有測信書者有測藥物菓實之類者各異其制而皆靈便極矣

四日市人將選官吏行丢票之儀往而觀之其法分一市爲數區每區各擇一處爲丢票場々有三徑凡

區中人書其意中人名於票分徑而入納票於櫃唱己名擧手而出當場者錄其名於簿以次日筭票多少其最多者中選

五日往俄々古蘭土訪含氏

六日加爾氏邀余觀阿兒拔刺土煎糖局地在迭格咨屬阿喇米大郡糖以甜菜製而此地宜甜菜每葉古爾地畝得甜菜根一十六噸葉古爾地值七千二百方尺一噸值一百十六斤一日銷甜菜根五十噸此間所産甜菜僅可支五月許其餘七箇月間煎黑糖作爲白糖其初購備器具之費約八萬元可一歲

而其所得償其所費云利豈不鉅哉製糖之法淨洗甜菜根而納於器々隨機動剉而又榨而滓與液分煎其液而成糖其色雪白管局人與余甜菜籽粒一包且出其精製之糖示余糖霜結晶瑩々有光如指環中所嵌金剛石前年送某處博覽會得第一級賞牌問種菜之法曰地不宜濕須黑壤帶沙每一尺四寸穿一穴深一寸每穴下籽粒三顆鋤耰莫懈及苗茁擇其壯長者一根留之而盡去其弟勿摘葉々黃則爲菜根既熟之徵根熟則拔其一二須先以器驗液中糖質多少菜根雖肥大若糖質無多則利鮮矣

七日不出

八日加爾氏將以明日入三古雲莫獄舍爲各把演講因邀余觀三古雲莫之地隔裏海搭瀛船而往岸上除獄舍之外只有一間人家々無雜客窓外連山環繞煙波瀲灧是夜在此過一宿亦足樂也

九日飯後出寓往觀獄舍只見磚牆高聳上平而濶可通人行又設望樓有看守人常在其中時々出樓荷銃步牆上如有囚人越獄者許擊殺之云至門通刺守者開門揖入隨開隨鎖上至講堂重々如此時一講經師當場演講罪囚九百餘人坐凳默聽即尋

常人士女願聞亦聽之講畢博士上場講大氣之說且用測驗器具示其成分異性歸重於造物主之妙用略如理學書中所説而其深切著明則迥勝讀書講畢諸囚或看書或鼓琴或唱曲余辭出講堂外觀工役諸局是日々曜皆停工作日夕返寓

十日又訪含氏入其菓園見買果苗回省種植含氏果木無所不有萬一有缺可就隣近種樹家覔補也凡余應需之果諸種悉備惟因此間雨候未至不宜動根約訂俟後郵船寄送前來事畢返寓此夕閱新聞紙有格略嗟郡華兒西氏拍賣財物一事曰牛一

千二百頭馬一百匹地一十六萬八千方尺聞其牲口悉爲良種而賣價極廉余乃擬買數頭回國與談氏約屆日同往觀之

十一日雇船往沙古剌綿多見海中有一島孤峰直立崖壁削丹絶無草木曰是滿山皆錳土人釀金開廠採礦用船漕運費省而利鉅上午抵沙古剌綿多上岸憩於街中飯店午飯後上滊車比到知哥日既晡矣乃投公館公館中無浴室乃就隣人業湢浴者洗塵汚是家套有尋常浴室之外又有魯西亞浴都兒格浴等設此等浴法數見于西人醫書想對症用

之未必不效

十二日早起同談氏出寓往華兒西氏家便路觀某氏水輪磨麵處聞近邑所需麵皆率取給於此至於磨篩裝囊皆用機關而碾以重磨篩以密絹麵末飛揚滿室氤氳人吸之久有害於肺云故見其從事者皆以布覆口鼻此州小麥素稱良美而磨碾之法精益求精以指試拈擦之酥滑肌紋其細可知眞嘉品也出磨房上車往入華氏拍賣處距寓近半日程半途有大川爲沙古剌綿多上流有一種渡船用小舟十一隻大舟一隻如有客貨裝載大舟其渡在河流彎曲處鐵索一條從沙嘴向下流橫貫小舟之艙以與大舟連舟之舳艫繫麻繩々又與鐵索連舷側施薄長板片用機轉捩激流爲勢舟發此岸用篙一撥離岸又動機々動而吊起船首之板則船尾之板下河水激船尾之板令舟向前岸而進小舟十一隻皆向前須臾達前岸自前岸返其法反之有一人動機絶不費力又不須篙師惟舟往返之間須人暫待々不久而客至動機而舟亦至此法之妙在視地勢與水勢而善用之耳沿河穿林箐中而過平沙荒遠四顧寥闃無家屋又不見一人日將午始認一家即華

氏々有此地方三十里畜産稱之氏死而無子遺言悉以付其妻々旋又死亦遺言鬻家産以分骨肉所以有拍賣之事也而此日不見人來怪問之則曰當以明日拍賣始知余輩錯記期日乃乞觀牧苑而野牛生馬見人奔逸不得端詳談氏欲借宿一夜余定以日内西歸束裝事多不便久留乃決意回日暮失路々迂而遠夜深投宿知哥公館

十三日朝發知哥午飯于沙古剌綿多上滊車抵斯篤古屯忽見一滊車停中路而不前始聞因沙訥古雲鐵路毀壞致西來一車翻墜車中人爲被重傷土

人亦羣集驛館傍。爭求新報。車停逾時。見前車動。進抵某站。又停逾時。見一馬車。載被重傷者。方入公館。自布包創。爲之愴然。我車纔進抵沙訥古雲橋。於是下車步堤下。見瀛車十餘。在堤上右仄左傾。而其二室則倒落堤下。輪軸皆離。前所見被重傷者。盖坐此二室者也。噫。鐵軌不如法。而守者又懈。致有此失。鐵路社員之懲有不可逭者。上堤則有一瀛車。爲由電報。急來接應者。乃坐而轉北。至山夫蘭西斯哥。夜方半矣。

十四日。辦西歸雜務。又買綿羊八隻。將以傳于本國。

綿羊良種稱墨利訥者。每隻價不下一百元。而其種不純者。僅可三四元。然驟見之。未覺有異。甚矣純雜之難辨也。

十五日。辦西歸雜務。

十六日。仝上。

十七日。仝上。

十八日。兼加爾氏同余觀于州大學校。土地規劃略定。而學寮未及經始矣。又過化盲啞院。初入盲者之室。見其按凸字書。學勾股法。又見一盲女講地理學。大盤上排碎板。每片彫成各國地形。每地形上。又刻劃各州界線。及山川大勢。問盲女某國何在。女則一摸摘。乃一片示人。百十不爽。次過啞者之室。有一男子。年可十六。教師爲手勢示之曰。諸君自日本來者。汝諳地理書。盍錄日本略誌。與諸君看。啞乃握堊條向漆板上疾書。手不停揮。須臾乃成章節。斐然日本事也。有一聾子。年二十餘。從背後大聲疾呼。聵無所聞。對面與語。彼則察其唇齒頰舌之動。能知其說。某事。乃低聲應答之。可聽而辨。不復勞手勢。教師爲英語曰。諸君自日本來者。曰是君子國也。余問幾歲聾來。曰甫十三歲失聰。夫凸字之書。象形之板。能令盲

者學問。手勢之談。能令啞者答言。已足稱奇。而窮敎育之力。更令聾者不假手勢而談。是更奇矣。轉過加氏處。告別而返。夜饗諸友於公館。

十九日。即彼十一月一日。早晨與諸友別。一行上船。船則仍復名亞美利加者。船長以下多相識者。握手賀平安。下午拔錨。

二十日。正午。北緯三十六度二十一分。西經一百二十六度零七分。船行二百零五里。

二十一日。正午。北緯三十四度四十四分。西經一百二十九度五十六分。船行二百十二里。

二十二日。正午。北緯三十三度零四分。西経一百三十三度五十分。船行二百十八里。

二十三日。正午。北緯三十一度五十三分。西経一百三十八度零三分。船行二百二十五里。

二十四日。正午。北緯三十一度十五分。西経一百四十二度二十七分。船行二百二十七里。

二十五日。正午。北緯三十度三十三分。西経一百四十六度三十八分。船行二百十九里。

二十六日。正午。北緯三十度。西経一百五十度五十分。船行二百二十一里。

二十七日。正午。北緯二十九度五十九分。西経一百五十五度十五分。船行二百三十里。

二十八日。正午。北緯二十九度五十五分。西経一百五十九度二十二分。船行二百十四里。

二十九日。正午。北緯二十九度五十分。西経一百六十三度二十一分。船行二百零七里。自始出山夫口至此北緯度數逐日漸減蓋冬間海上險惡來時之路不可復由故避之而南也在三十度内外之地則氣候温暖輙見火雲全是九夏之天然風挾驟雨而來作輟無常波浪洶湧雖大船亦掀翻不定同國人從前未苦于海疾者亦皆嘔黄汆之委頓可知也

三十日。正午。北緯二十九度五十七分。西経一百六十七度十一分。船行二百里。

十月朔正午。北緯二十九度五十八分。西経一百七十一度三十九分。船行三十二里。

二日。正午。北緯三十度零一分。西経一百七十五度四十八分。船行二百十六里。

三日。正午。北緯二十九度五十五分。西経一百七十九度四十八分。船行二百零八里。是日過値西経一百八十度處故失一日也。

五日。正午。北緯三十度零六分。東経一百七十五度四十七分。船行二百三十里。

六日。正午。北緯三十度零五分。東経一百七十一度二十八分。船行二百二十四里。

七日。正午。北緯三十度零五分。東経一百六十七度船行二百三十二里。

八日。正午。北緯三十度零五分。東経一百六十二度五十九分。船行二百零九里。

九日。正午。北緯三十度。東経一百五十八度二十七分。船行二百三十六里。

十日。正午。北緯二十九度五十八分。東經一百五十四度十七分。船行二百十六里。

十一日。正午。北緯二十九度五十一分。東經一百五十一度四十一分。船行一百三十五里。

十二日。正午。北緯三十一度零六分。東經一百四十七度四十九分。船行二百十四里。

十三日。正午。北緯三十二度二十二分。東經一百四十三度五十九分。船行二百零九里。

十四日。正午。北緯三十四度五十四分。東經一百三十九度四十五分。船行二百六十里。是日風勢順而

勁。帆汽並用。故船行里程殊多。雖來時亦所無焉。從此距橫濱三十八里。船過房州之南。針路取北。始覺氣候驟寒。芙蓉峰忽露面於天際。雪色皎然。繼而伊相諸山漸現。蒼翠浮動。覺如羣仙抗手迎余歸者也。立到橫濱。捲掌中日録而上岸。

新國紀行卷下終

明治十六年一月十六日版權免許

東京府士族

著述兼出版人　從四位細川潤次郎

神田區駿河臺北

甲賀町壹番地

齋藤竹堂（馨）著

蕃史

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東京竹中邦香刻本

據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

東京竹中邦香刻本影印

蕃史凡例

一 外蕃之事、散見諸書、未有統載者、無以考其沿革之大勢也、余恒病之、渉獵西史、隨見隨録、逐年使人可以窺一斑、

一 西史全書、無傳于我、故其世統之詳、不可得聞也、今姑分為三統、曰太古、曰新世界、曰革命、自革命以來、至今日、紀元未變、則宜止于此、未知西人之說為如何、

一 自我執筆、宜揭我年號、以記之、唯彼太古皆有

紀年、而我神世杳邈、無可推其年曆、起筆甚難、故今彼紀年、而我年可考者、注諸其下、

一 宇内帝國、必皆有年、則不可獨以歐羅巴紀之、然歐羅巴之外、皆與我隔絕、無由推考、且所謂帝國者、我及漢土、固勿論已、其他以暹馬為最古、而莫卧兒都兒格、皆在其後、故姑揭歐羅巴年號、而附書其餘、

一 歐羅巴帝國、相承至黄祁、為正統、擡頭圈出表之、教祖雖非有國之主、以紀年所起、故同圈、都爾格路亞、皆係歐羅巴支統、若莫卧兒國體自別、今皆圈出、不須擡頭、其他僞譖稱帝、旋就敗滅、不圈、

一 帝書殂、王侯書卒、待外蕃之道宜爾、

一 西洋襲稱古人名者居多、蓋以世數分之、今無世數者混合如一、皆原文闕略、無所考也、

一 諸書紀事、有彼此抵牾者、蓋譯文傳寫、遂致謬誤如此、今學讀洋文、以正之、未暇也、

嘉永辛亥孟春　　范洋子　識

齋藤子德略傳

先生名馨、字子德、齋藤氏、號竹堂、陸前遠田郡涌谷村人、仕於故仙臺藩臣伊達安藝、天保年間學於昌平黌舍、爲舍長、嘉永五年罹病死、年僅三十八、所著阿片始末・蕃史・藩祖實錄・讀史贅議等、不遑枚擧、一時碩學咸推之、如此篇、方幕府鎖港、未接西人、洋文又未開之時、考索其事情、旁稽曲證、既能得之概略、其精苦可想矣、今雖既後於時、而特表出之、以告諸後世、

竹中邦香　識

蕃史上

太古

亞當天地剖判始有男女曰亞當曰厄襪居於波羅第私號曰厄典時風氣融和人無疾病有四河所謂安日河知幾里斯河印度河歐法臘得河是也皆多魚河上多樹可憩息又多粱穀可食鳥獸同群亦不害人亞當志漸驕不循天教地氣迺變五穀不生鳥獸害人於是乎男耕稼女乳育衣食之業始出

論曰亞人之說云天地不能自成必有生之者謂之造物主天地既成然後生亞當厄襪戒使勿食菓二人不從遂受無疆之罰造物主憫之誓自生人間代贖其罪後三千餘年教祖生於如德亞就磔死卽是也白石氏駁之曰未有天地安復有造物主造物主果生天地不知誰爲造物主亞當之犯天戒亦曰食果而已其罪乃閱三千餘年而未盡滅犯何微罪何重且戒之者造物主也苟憫之卽赦之可也何必自代贖之是其說之譸張荒誕雖三尺之童子且知其無足據信者也其論至矣余則謂彼之初有此說不必如是之妄也儒者之不曰乎未有天地先有其理君臣未始有也而先有所以爲君臣之理矣父子未始有也先有所以爲父子之理矣因理而循之謂之教彼所謂造物主者毋乃謂此理耶後人遂以爲造物主者儼然別自有人而立於天地之初於是乎或遺君父而奉造物主將陷不孝不忠之域而不顧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其亦至于此歟西洋唱究理而其所究止於氣數之末故至其說道理則遂出童子之所斥笑而不自悟也

加印亞當子也亞當多子長曰加印次曰巴亞百爾加印繼立大莚政化始有城邑人皆眉壽至保數百歲貯金銀銅鐵加印之後分爲四世以四金配之也器械百物於是乎成矣自亞當一千六百五十年是爲太古世界至裔孫食爾的伊德有洪

水之變

新世界

諾厄羅墨吉斯子也聖能如神豫知有洪水造一大匣狀如船四周堅緻可容數人名曰阿爾孤天果大雨連四旬不已全地皆水白浪如山諾厄與家屬携器財書籍藏匣中隨波蕩漾至亞爾墨泥亞國答路斯山而止天適霽出匣登山採菓實食之遂焚香供葡萄酒祭天於是草木禽獸又太蕃殖是為第二世界又曰新世界洪水為害凡百五十餘

日實在一千六百五十七年（當皇國鸕鷀草葺不合尊漢土帝嚳八年）諾厄有三子長曰雅別多次曰設摸三曰暹摸皆有聖德各為西洋諸國之祖

罷鼻落爾亞太祖泥摸路多諾厄孫也初暹摸以洪水年生於挈泥斯一千六百八十二年開拓阿斯西里亞諸地王之至泥摸路多威德益張臣服西洋諸部遂稱帝於罷鼻落爾亞是為西洋大君之始在位六十三年　泥奴斯以泥摸路多為太子繼立數年殂后瑟彌辣未斯繼立與印度黑人諸

國戰大克拓土數十里築城於罷鼻爾名巴必鸞城周廻九十六里美石成墻經三丈二尺高十餘丈間設二百五十餘臺皆高二十餘丈導知幾里斯歐法臘得二河為湟可容巨艦城樓上有苑囿山水號為世界七奇之一

論曰所謂世界七奇者巴必鸞城居其首焉其他則銅像廟墓之壯宏侈麗而駭觀聽者也其隨工皆費巨萬人力而竣膏塗血之所成也國不可無城然又曷用此巍々者焉況銅人之巨

塋冢之奇異不免為無用玩好之設可見其人情之溺於奇技淫巧者其來既尚矣若秦始皇之長城萬里則其大駕七奇之上而其捍衛內地萬世有依者亦與彼不同是可謂之絶奇矣今七奇者奇而近於兒戯者也

一千九百四十九年瑣奪馬國風日敝皆溺男色天雨火人物蕩燼賢人落得獨得免　二千四百四十年如德亞人美瑟入阨日多施教化國人忌而害之美瑟避難至西紅海水涸既渡及追騎至

輙海水大漲一時皆溺美瑟又至亞臘比亞甘露適降人以為天感所致美瑟制禮儀作經史傳為後世標准　二千九百八十年如德亞王撒剌滿欲賑國用大制海舶捆載貨物發西紅海至印度阿比爾國互市得利巨萬凡航海以百兒西亞為嚆矢而記載不詳爾來互市之盛莫若撒剌滿至於宮殿樓閣皆飾以金玉經費三十萬富冠西洋　三千七十三年帝撒兒達那拔略斯淫荒怠政國大亂別都亦羅發疆宇分裂遂為罷鼻落爾黙

丁十二國帝乃自憤欲恢復之征如德亞入國都夜有天神揮劍下擊帝軍死者十八萬六千餘人自此國勢益弛　三千八十年如德亞屬國的乙魯斯女主竿突有才略航地中海攻奪甘的亞遂至利未亞都厄素獻貨國酋請假地如牛皮乃製皮挾長數里奪地築城以為根據更併近旁又航亞大臘海倍通商諸方以富其國　三千百九十年邏謨略私殺弟列密略私始拓疆土號邏馬初二子猶幼父母遺難弃之於地百里河二子浮而

九十下恐脱餘年二字

不沈有牧羊者収而養之長有英才遂成邏馬基業邏謨又欲與近境結婚莫之許陽為祭事誘致撒罷念人拘其女而逐其男撒罷念王怒來攻邏謨破之併為撒罷王後漸驕侈為部下所殺　三千二百二十五年奴瑪盆比利烏私為邏馬王有仁德民庶懷之改革制度　三千二百六十九年邏馬王圖爾略私起兵入亞臘比亞斬其三將初亞爾法念降邏馬無幾復叛圖爾擊破之徙其人於邏馬　三千四百六年邏馬亂設爾彪私主為

土人所殺答爾圭鈕斯立暴虐國民皆叛　三千四百三十年邏馬世子設古斯徒私逼於古爾羅低奴私妻魯解列低亞而姦之魯解列自以為恥伏劍而死其族弗律俞圖私拔其劍揮血誓曰吾必逐邏馬王矣於是廢王古爾羅弗律俞二人共和為政　帝那綱涅低為百兒西亞所殺自泥摸路多王十一世閲一千六百九十
百兒西亞太祖瑟伊略私出自如德亞阿伊爾都波亞多兒初諾厄子設摸生瑟略古瑟略古生那波

爾那波爾生泥羅古卽波亞多兒之父也其後散在諸州逐王百兒西亞舊屬默丁至加募別伊瑟私娶禮祭亞王女生瑟伊略私天資英傑善用兵平禮祭亞亂降小亞細亞奪默丁與罷鼻落儞戰數年連克略地至圭印得私河淺深不測欲渡無舟瑟伊略私驅白馬納之河而尾之乃得濟環攻巴必鸞城閱數日有内應者啓門邀兵遂擒殺罷鼻落儞帝代爲西洋第二大君益務征略滅帝曷爾伯祈瑟伊里亞如德亞諸國瑟伊里亞舊臣怨

之潛兵來襲百兒西亞大潰帝殂於軍中在位十八年　加募別伊瑟私以瑟伊略私子繼立無道與阨入多王阿摩西私有隙興兵伐之陷國都孟斐斯城阿摩西私既死乃發冢鞭其屍焚以爲灰併擒殺太子遂奪其國初泥摸路多次子阿由圭拂土私受封於亞臘比亞遂征近旁諸國創阨入多王業土地豐饒物産極繁稱一名國至此而亡帝益進兵攻利未亞諸國至沙阿羅沙海恠風揚沙不可行兵多渴死乃歸帝日驕虐生埋王侯十

四人或驅獸食人又自射人于樹上遂爲人所弑狀甚恠異世稱爲天誅在位七年無子勳舊至戚亦皆殺戮無度嘗欲殺弟私墨爾得斯亡去不知所在及帝殂始至人以爲眞立之淫暴更甚略先后以爲妾后熟視知其非眞告諸大臣襲殺之答里烏斯瑟伊略私太祖之女壻也國人會議立之有賢才闔國悦服嘗興八十餘萬兵大征歐羅巴諸州皆降之既老傳位於太子瑟爾瑟私　三千六百二十年（當孝安天皇六十五年）帝烏斯卧土漏奴斯

爲阨勒祭亞所殺自太祖十世閲二百十餘年而亡

阨勒祭亞太祖歷山王起於馬則多泥亞始祖嫣刺奴斯始闢其地世襲至非利彪斯以三千百九十四年生歷山以賢人亞利斯多爲之傅輔導備至年十八征亞的阨念先登陷敵士衆繼之大捷所獲財寶盡散與將士或嘲其無庫藏歷山曰苟能得士心是吾一大府耳年二十彪斯卒歷山繼立與陁蘭亞普剌奇翁入爾馬泥亞諸國戰破之百

兒西亞帝滿奴斯見其强大欲制之使步卒十餘萬騎士萬餘來攻歷山拒戰兵甚寡皆危之歷山親冒矢石進曰吾與將士同死耳不欲獨生存也聞者感激死鬪遂得勝斬二萬餘級列印尹盤白伊利噎及骨列伊細亞來降初邏馬羅甸諸國交兵數年歷山和解之於是滿奴斯大舉來攻歷山拒之答琭斯山敵恃衆不備我襲其不意大破之殺獲十二萬人滿奴僅以身免進入別都獲寶器無算既入小亞細亞併嘉略亞葛八多西亞耶多

里亞馬西亞厄弗俗諸國略地中海破西利牙滅的乙魯斯降弗厄祭亞於是如德亞及諸僧官來貢地方廓大以歐法臘得河與百兒西亞爲界滿奴斯愈憤之遂招集韃靼是的亞諸道兵得步卒八千餘萬騎士二千餘萬來戰於歐法臘得河我潛兵出其後襲衝中堅斬首九萬餘級遺尸山積我將花兒瑪泥阿追北而進擒刺滿奴斯斃之次年攻百兒西亞國都圖國皆服即皇帝位又東征拔撒里亞大張射獵獲獅子虎豹無萬數南轉向

利未亞平阨入多大築城壘壯麗冠世所謂歷山德兒城是也進至黑人國又轉征印度至安日河泛大艦數萬航海經百兒西亞海入巴必轡稱爲千古壯觀帝洪業既成傲然自大喜怒不時屢誅戮將士嘗在百兒設府大醉從婦言縱火焚城蕩然焦土醒初悔既歸巴必轡猶有遠征志適被酒死弟亞里的私立

論曰吾嘗怪雄才大略之士西駕於東前軼於後而若歷山則其尤者也東之英雄若秦皇漢

武皆務遠略而且不能奄有亞細亞一州西洋諸主皆能一統歐羅巴而往往及其外至歷山則殆且并吞歐羅利未亞細三洲雖後時英傑若路亞之伯多祿佛蘭西之那波列翁亦不能望其餘塵者何也曰彼之地曠而俗頑若翔禽走獸相逐於千里之野若有英雄生其間如鸇搏爵虎驅兕彷徨四顧而莫之能抗視者是歷山諸王之所以展肘於當時而無敢制者也使其出於漢土諸侯割據之地與路佛器械精巧

之日、則其功殺矣、由是觀之、歷山諸主之至于此、益亦幸耳、然吾觀歷山之任賢才、收士心、與將卒同存亡、而不避、則其本領自正、與列翁諸氏之、以權譎機變相雄者不等、乃知其業之成者亦宜矣、非幸也、

三千九百二年、當崇神天皇五十一年、帝某爲邏馬所殺、自歷山閱八十餘年而亡、

邏馬太祖儒略烏私加優沙兒、其先出自雅別多子叱默兒、叱默兒子亞私藝那斯始拓疆土、子亞勒

滿稱王、改國號曰亞勒瑪泥亞、其後有邏謨略私、與弟列密略私戰克之、奄有其境、號邏馬、蓋取其名也、子孫相繼閱二百四十年、王室衰廢、降爲共和國、至儒略英武能戰、降入爾馬泥亞瓦利亞、是班牙、遂亡厄勒祭亞、全有西洋、號曰加優沙兒、猶曰皇帝、在位五年殂、諸臣共和、內亂尋起、八年殺帝圖斯立、以其時當革命、號爲第一世帝、凡罷鼻落爾亞、百兒西亞、厄勒祭亞至邏馬、世稱曰西洋四大君、

革命

敎祖、以三千九百四十七年、當垂仁天皇三十年、生於如德亞、以其次年爲革命元年、諸國皆奉正朔、不復更建元、初如德亞有女、曰撒多私馬利牙、年十六、天神夢告曰、授御以聖子、遂無父而產焉、是夜亞臘比亞多兒蘇沙拔三國酋、仰見星象、知有聖人嶽降、物色之、至如德亞、見王、問之、曰、吾不知也、予苟得之則必報矣、三酋遂得見敎祖母子、天又戒勿使如德亞知之、如德亞怒其不報、翌年舉國中二歲

兒殺之、閱七年王遽卒、敎祖甫十二、說法於阨兒撒列摸、聽徒五千人、如德王瑟伊撒兒、又疾其惑人心、收捕磔殺之、經三日復蘇、見母、且說法四十日、遂白日昇天、年三十三、母亦從之、弟子七十二人、入室者十二人、離散諸方、各以其所得敎化人、

十四年帝殺帝圖斯殂、義子低珀利卣斯立、是爲二世帝、遷都加布利亞、

三世帝加利岐卣斯復都邏馬、以下、帝系紀年不詳、今姑闕之、

四世帝加撈師斯三世、姪、性暗劣、食毒菌殂、

五世帝涅羅四世、養子、

按西史諸書、十四世帝法特里牙奴斯、能保守疆域、撫恤人民、及殂遺二賢臣、以爲賢謀臣、其紹述謨甚之多、先世無能及之者、故終帝之世、國又安從、世稱之法特里牙奴斯時代、以景仰其德、顧與本書異、

性嗜殺、爲國人所弑、六世帝噶爾把、在位六月遭弑、七世帝賀踄兵敗自殺、八世帝霏的爾魯斯戰敗、投鎻珀河而殂、九世帝歇斯巴辂斯盡心政務、國稍治、十世帝低圖斯九世子、大殺敎徒、遭弑、十一世帝陀嵋低亞辂斯十世弟、亦弑、十二世帝涅弗滑、十三世帝答臘于奴斯、仁頗英明、大拓土宇、十四世帝法特里牙奴斯、弱、諸部多叛、十五世帝麻多奴斯、在位二十三年、十六世帝麻爾倔斯、在位十九年、十七世帝哥毋摸如斯、在位十三年、十八世帝伯爾低納沽斯、在位三月弑、邦内大亂、此時諸臣貪財、至賣帝位、十九世帝弟如斯、出貲得位、亦弑、二十世帝設歇魯斯、在位十八年憂死、二十一世帝加剌加爾剌二十世子、弑、二十二世帝麻爾利奴斯弑、二十三世帝歇里欲臈把里多孌童遭弑、二十四世帝阿歷山陀爾、二十五世帝麻孫噽毋斯弑、二十六世帝苐閉奴斯弑、二十七世帝峨爾茅牙奴斯、爲罷里苐斯所弑、二

十八世帝罷里苐斯簒位、五年伏誅、二十九世帝特師斯東伐韃天、隳大澤殂、三十世帝噶爾魯斯弑、三十一世帝阨密利亞奴斯三十世子、殺、三十二世帝夫滑勤利亞奴斯三十一世子、代百爾西亞敗死、三十三世帝噶爾禮奴斯弑、三十四世帝加楙師斯、在位二年、三十五世帝穀勒利亞奴斯、誅平諸部、擒扼日多女主、在位五年弑、三十六世帝答吉都斯、代韃天、殂於軍、三十七世帝哺羅苐斯在位七年弑、三十八世帝孫魯斯代百爾西亞、暴雷震殂、三十九世帝茅和孫勒鎻亞、在位十八年、爲大臣所廢、邦内大亂、六帝並立、四十世帝公斯瑠低斯、在位三年、三百三年、三十四年、當應神天皇四十一世帝公斯瑠低摸、英略絶倫、起兵恢復舊業、築城答剌西亞、曰公斯瑠低諾波爾、稱東都、改答剌西亞、曰邏馬泥亞、又新邏馬、以舊邏馬稱西都、帝好學尚人材、母氏掀那、又有賢名、后私涅爾必那、美而才、生太子契利斯蘇西早卒、繼妣波烏稱俱、生三男一女、太

子延接名士、賢聲大著。繼妣喜其壯美、欲私之。太子不聽。繼妣恐事露、譖之帝。帝逐之伊斯多利亞。遂賜死。母氏疑寃、廉察左右、得事情、以告帝。大悔恨、即殺繼妣。次子公斯瑠斯治厄勒祭亞及亞細亞。三子公斯瑠低治瓦利亞、是班牙、及入爾馬泥亞。少子公斯瑠摸、治意太里亞、阨入多諸國。三百三十七年、當仁德天皇二十五年、帝公斯瑠低奴摸殂。初帝有癩疾。醫皆欲殺衆兒、浴其血。帝不忍爲也。天神告曰、見敎師勿私的兒、請之則愈矣。帝親往請之。師以聖水灌頂、即愈。聖水蓋敎祖磔時血也。敎祖弟子伯德祿私、亦爲邏馬主所殺、而授業相傳者數世、往往不免國誅。三十四世至斯奏、是奇効。帝始大感悟、自避其居奉之、執畚役營寺。爾後西洋諸州、無不從其敎者。

論曰、政敎一也。使人信而誠從、使其懼而不能不從、謂之政。々與敎岐、則非政也、亦非敎也。堯舜命敎於契、而命政於皐陶、欲其相助而致人民於斯道也。豈若枘鑿之不相容哉。吾於是有

怪于西洋之敎焉。敎祖既忤國王之意、就磔刑。爾後門人相承、不免國誅三十餘世。是其敎之與政相害久矣。奴摸一旦悦聖水灌頂之奇効、赦祖宗數世未赦之誅、推刑餘罪人于萬乘南面之上、自避帝都而奉之。何其惑也。自此而後、僧徒與天子比肩而立、國遂有二主矣。天子傳虛位、而受僧徒之冊封。天子欲有焉、而仰僧徒之使令。天下人心寧叛天子、而不敢叛僧徒。自革命以來、千有餘年、邏馬黄祁持正統名義。而衰廢瑣尾、不絶如蠡紐。不可謂非政敎相岐之罪。而啓之者奴摸也。奴摸長兵略、始定三百餘歲未定之亂、功亦大矣。然其致千有餘年帝業不振之罪、安足以相掩也。後世英主、斷然掃蕩妖敎、而施日用彝倫之敎、使與政相維持、則國體振矣。四大君之業再興。

三百三十九年、當仁德天皇二十七年、公斯瑠摸與瑠低斯爭立、結兵。瑠低斯敗死。瑠摸即位。三百四十八年、當仁德天皇三十六年、邏馬大臣瑪倶念知烏斯弑帝自

立公斯瑙斯率東方諸兵討之、連戰皆捷、擒知烏斯磔殺之、告罪四方、遂卽帝位、　三百五十四年、(當仁德天皇四十二年、)帝瑙斯暴戾、國人皆叛、遂弑之、立先帝之姪利阨私奴斯、帝英明、禁西洋教、後征百兒西亞、殂于軍、　三百七十五年、(當仁德天皇六十五年、)帝法愣氏儞亞砮斯、復西洋教、

(東帝西帝)三百九十四年、(當仁德天皇八十三年、)邏馬四十七世帝殂、遺命封長子亞爾喝師斯於東都、曰東帝、封次子福那魯斯於西都、曰西帝、自此邏馬分爲二國、

四百二十年、(當允恭天皇九年、)入爾馬爾亞人拂郎哥斯逐瓦利亞王法剌蒙鐸斯、以奪其地、改號佛蘭西、初竭爾答王其地、後瓦利摸代有之、更號加利亞、三千五百十四年、是的亞王瑪爾哥未魯斯、與妃甘勅剌來主此地、併涅埵兒蘭土、沙瑣泥亞諸地、世稱尼胡麻件、言其能拓土宇也、爾後至蒙鐸斯二十五世乃亡、拂郎哥斯嘗拓拂郎蔻泥亞、從列應河略低利爾、至此奄有佛蘭西、子孫繼立、儼爲王國、　四百七十六年、(當雄略天皇二十年、)西帝羅莫魯

斯爲其將阿杜亞設爾所滅、西都至此十一世、閲八十二年而亡、　五百年、(當武烈天皇二年、)諸國大亂、沙瑣泥亞人英吉爾摸、取物斯法略魯別告地、爲王、亞兒皮翁地大亂、諸部相爭、英吉爾模發兵平之、就王其地、因號英吉利、後分爲英吉利亞、思可齊亞二國、是時翁能王遏利剌襲意太里亞、捕其土人、移於亞度里亞海、其人漸自經營、遂成一强國、卽勿搦祭亞是也、　六百年、(當推古天皇八年、)撒爾瑪西亞窊爾琶里泥斯挾左道、動惑人民、遂奪入爾馬

儞亞博厄美亞諸國、稱帝、又造異像、搆巨殿、眩瞀愚氓、邏馬帝不能制之、　六百三十二年、(當舒明天皇六年、)馬哈默死於亞臘比亞、初哈默生於亞臘比亞、默加家世護加巴神、爲邑名族、哈默欲建一家法門、既學佛教、又窺西洋諸教、混集成己說、著書數十部、默加主斥其妖妄、將戮之、哈默逃於洞窟、至把奴多列布、歸嚮漸衆、乃屬其徒曰、爲吾徒、宜征伐不從教者、遂拔默加、併亞臘比亞全州及止里一部、不從者脫刄逼之、平素淫逸自縱、而禁人邪

淫曰、已則天縱之聖、無不可也、其所說專以自修清潔齋素奉祀爲主、而其業、自施貧始、爲又曰生天堂者、日夜歡樂、美姝薦枕席、或與佳果芳饌、其怪誕不經、多此類、然其教蔓延、至與西洋教相比、

論曰、天下有四大教、曰儒也、佛也、西洋也、回回也、儒固勿論已、西洋有天堂地獄之說、是亦恰佛之糟粕耳、至回教則曰、天堂歡樂、極衽席情欲、其鄙俚猥褻、可謂道降于尿溺矣、且其不從教者、白刃逼之、遂至奪亞臘比亞一部、則意不

在教而在奪國也、是與斗米風角諸賊之唱妖術而事寇攘者何擇焉、獨怪都爾格崇信其教、舉國奉其紀元、而國勢强大、獨與西洋諸國相抗而不屈、何哉、蓋其暴戾剛愎之教、與政俗相得而有助也、亦可謂不龜手之藥、得封於都爾格矣、

七百年、（當文武天皇四年、）波羅泥亞人加臘哥斯有英略、開拓土宇、築城於勿乙吉設爾河上、稱加臘哥斯島、永爲波羅泥亞都府、　七百二十六年、（當聖武天皇神龜三年、）佛蘭西王加列爾瑪爾的兒、與利未亞戰於韜爾斯、殺三十七萬人、　七百五十四年、（當孝謙天皇天平勝寶六年、）嚕亞始祖羅里幾起於諸波羅得有二弟、仲曰西那撲那主白海數洲、季曰多魯伊阿兒主普羅斯哥島、皆俊傑也、胥共同志、降傍近諸酋、大闢國土、初雅別多第八子魯肅斯拓此地、爾後久歷年所、土疆割裂、沿革不一、故以羅里幾爲祖、羅里幾卒、伊吾兒幼襲位、國族阿列俱輔佐之、

八百年、（當桓武天皇延曆二十年、）佛蘭西王加列兒起兵征

討諸國僞主、攻沙瑣泥亞、擒其酋、毀淫祠一萬餘、更置古聖賢祠廟、遂受敎皇命、爲邏馬西帝、建都於黃祁、命曰勿能、是爲拂郎察氏、初阿杜亞設爾據西都、更曰意太利亞、改爵曰王、八傳五十餘年、爲亞爾排拏斯所滅、亞爾排亦稱意太利亞、三十一傳二百五十年、爲加列兒所滅、復爲帝國、　八百六十三年、（當清和天皇貞觀五年、）加列兒孫帝邏德律古一世其子弟德律吉始都於拂里斯蘭土、受侯爵、統轄和蘭諸州、在位三十七年卒、初和蘭有葛天

者、入爾馬儞亞人、往來海上、捕魚爲業、遂主此地、始屬是班牙、後屬邏馬、併有沿革諸地、號拔答非亞、既併亞旣利烏斯奄蒲鄧有之、其後酋長相代至此也、　九百十八年、（當醍醐天皇延喜十八年、）西帝渾喇斯殂、利孤斯王纂的律吉入繼國統、改爵稱王、是爲利孤利氏、　九百三十七年、（當朱雀天皇承平七年、）黄祁王屋多、受教皇命、復稱帝、　九百五十一年、（當村上天皇天曆五年、）喀亞稱女主阿爾加、曰伊馬古波利斯、謂其德光明猶日照四方也、初伊吾兒與厄勒祭亞的

（叔持同年四字、恐叔持一年誤、）

里宇利雅摸戰死、妃阿爾加襲位、興兵復讐、軍令嚴肅、士卒皆精强、宇利雅摸大恐、奉金帛請和、不聽、愈進兵、宇利雅摸質送兵二十人以謝、女主斬之、更責償罪、又送五十人、亦斬之、叔持同年、後爲供糧食者、買鴿於數邑、乃繫鴿以火毬、放之、鴿奮飛、火卽發、鼓兵乘之、殺獲頗衆、遂許和而罷、國人稱其功、遂有此號、　九百八十一年、（當圓融天皇天元四年、）西帝屋多三世立、甫三歲、母后稱制、　九百九十六年、（當一條天皇長德二年、）帝屋多三世、始親政、大仰教徒、

　一千年、（當一條天皇長保二年、）喀亞主阿魯多密兒、受厄勒察亞教、自號把西里烏私、先是女主卒、子私窪低攻奪厄勒察亞諸邑、孤里私遣人刺之、漆頭爲飲器、刻銘辱之、子阨魯立、猜忌兄弟、擠墮仲於河橋、季出走、其臣弑阨魯、迎季立之、阿魯多是也、阿魯多奢靡淫荒、侍妾有數百人、然其威力能畏服隣邦、而喀亞崇信法教者、亦自是始矣、先是英吉利多狼害、於是王命獲勒斯候代歲貢以獻狼三百頭、狼害乃息、　一千九年、（當一條天皇寛弘六年、）是班牙

屬將波爾卧尼酋汾利孤斯、性驍勇、攻巴爾巴里亞、奪地數里、是班牙王亞兒豐肅斯第四世、大賞其功、以女德列西亞妻之、與封土、以爲侯、（或云此在一千九十三年、併錄存疑、）　一千二十四年、（當一條天皇萬壽元年、）西帝纂的律吉二世殂、渾剌師斯二世、自佛蘭西入繼國統、是爲渾剌鐸氏、　一千二十六年、（當後一條天皇萬壽三年、）弟那瑪儞加王、加儞都斯、勇武善戰、國勢大振、出兵四略、併有雪際亞諾爾勿入亞、英吉利、諾爾滿弟亞諸國、王先出自諾厄、始祖名蕩、又太泥烏斯

始拓其地、號曰太尼亞國、子孫皆崇邪神好戰爭、至厄律吉大治國政、弟法剌兒土好學、敎化國人、於是制度文物斐然可觀、及加儞都斯將卒、遺言使長子王弟那瑪儞加、次子王英吉利、少子王諾爾勿入亞、

一千五十六年、當後冷泉天皇天喜四年、西帝鶱的律吉與教皇戰于加洛斯、大敗、徒跣乞哀三晝夜、會援軍大至、始得和親、

一千五十八年、當後冷泉天皇康平元年、普剌安的連酋長起兵入東都、

一千百三十七年、當崇德天皇保延三年、西帝囉答蠡烏斯殂、渾剌

鐸氏三世、自圖亞鶱入繼國統、始制軍艦、是爲圖亞鶱氏、

一千百三十九年、當崇德天皇保延五年、是班牙亞兒豐肅斯四世子、襲稱亞兒豐肅斯、最勇傑、遂破巴里亞五部、奪其地、更進併蒲萄牙、稱王、立制度、子孫襲之、是爲蒲萄牙亞兒豐肅斯一世王、

一千百六十一年、當二條天皇應保元年、西帝夫勒的律吉爲教皇所廢、

一千百七十八年、當高倉天皇治承二年、東帝喻萬喻烏爾殂、太子庵吉私烏斯十歲立、大臣庵多魯吉斯有簒奪志、讒陷老成、遂自執政柄、

一千百八十年、當高倉天皇治承四年、庵多魯吉斯、執母后制里那加、誣罪溺之海、遂縊少主、投尸於海、少主在位二年、魯吉斯自僭稱帝、國人不服、爭亂從生、泥設普佛里、古西亞二國、擧兵討之、魯吉斯擊破之、擒殺其主、帝族有伊佐肅斯、加列兒臥羅多庶孫也、以其有才故、魯吉斯欲殺之、肅斯避海濱、久之見諸國愈亂、遂倡義兵、取際波里斯據之、傳檄鳴魯吉斯弑逆之罪、魯吉斯大怒、捕其兄弟在東都者悉戮之、乃發兵與戰、先是諸道義兵蜂起、西

齊里亞王、亦大擧、快復邏馬、遂相會、祭天祈之、天神告曰、九月十四日凶賊伏誅、諸軍奮躍、迎肅斯爲主、城中訛言日興、人心大動、魯吉斯斬訛言者鎭之、不能制、九月十二日肅斯兵入城、々兵歡呼迎降、縛魯吉斯送之、肅斯大撫人心、十四日斬魯吉斯於街衢、見者快之、於是教皇告之大廟、使肅斯卽東帝位、

一千二百三十九年、當四條天皇延應元年、禮勿泥亞起兵、入𡃤亞國都、𡃤亞主熱阿爾肅斯死之、先是𡃤亞數世間、兄弟叔姪內相爭嚙、韃靼

禮勿泥亞乘之、東西侵伐、國勢削弱極矣、一千二百四十二年、（當後嵯峨天皇寛元二年）路亞主阿歷山德兒、出兵收禮勿泥亞侵地、於是主陞王爵、一千二百八十年（當後宇多天皇弘安三年）和蘭有洪水、人衆溺死、兵亂尋起、閲歳不定、一千二百八十二年（當後宇多天皇弘安五年）那波里西齊里亞二國人、作亂盡殺佛蘭西官吏在其國者、初千二百年間、諾兒滿弟氏爲二國主、子孫相繼、至微爾撿三世卒、唯有一女、嫁黄祁帝、故遺命傳國於黄祁、敎皇不欲黄人居傍近、

更命佛蘭西王子加列兒取之、黄祁出兵來攻敗衂、二國遂屬佛蘭西、而國政過暴、民怨日積、於是又叛而歸是班牙、是歳英吉利王粤需亞爾度一世擊獲勒斯併之、土民不服、王設計送妃居之、妃已妊、乃產於獲斯、爲太子封邑、一千二百九十二年（當伏見天皇正應五年）都爾格阿多滿起、初都爾格祖百翁波加、住地中海、擁衆自固、乘亂掠奪近邑、遂併加臘瑪泥亞數郡、王之子孫相繼、練武儲財、數十年、併那多里亞、故國號稱都爾格、其孫阿多魯

洋外通覽二下有十五二字、

瓦歷兒生阿多滿、天資雄豪、遂取加臘瑪泥亞、築城於乙哥尼卬、稱阿多滿泥設波兒的、一千三百年（當後伏見天皇正安二年）阿多滿出兵、奪塞拔斯答國、黄祁遣將代之、不克而返、又命諸侯三伐之、皆無利、都爾格進取北高海諸國、及小韃靼海島、一千三百九年（當花園天皇延慶元年）西帝鴉爾歇兒多遭弑、鶱的律吉七世、自魯殲蒲爾屈入繼國統、是爲魯殲蒲屈氏、一千三百十一年（當花園天皇延慶三年）西帝鶱約律吉七世遭弑、以後空位三十餘年、一千三

百二十年（當後醍醐天皇元亨元年）邏馬僧官拔爾獨兒度、發明火技、是爲火砲之原始、一千三百二年（當後醍醐天皇正中二年）阿多滿殂、在位二十八年、子阿兒加念斯立、國勢愈張、併奪利亞未亞、魯亞諸地、凡八十六國、一千三百四十六年（當後村上天皇正平元年）佛蘭西人經亞太臘海、至爲匿何國、建置商館、以通互市、初邏馬帝烏普孤斯、命學士撰諸國地志、後百年、學士普利奴斯、著天文地理人物風土諸志、又五十年、阨入多學士普多羅白斯、著天文志及萬國圖

說、爲西洋測地之鼻祖。爾後推天度、辨鍼路、日以明晰。至此航海愈廣。一千三百六十年、（當後村上天皇正平十五年、）都爾格王鵶密剌多、始居歐羅巴地。一千三百七十四年、（當長慶天皇文中三年、）路亞主的默多里烏私、爲西韃靼所掩擊、去國都莫私哥窪、別搆城寨防之、中流矢卒。次子拔止里烏私嗣。一千三百七十八年、（當後龜山天皇天授四年、）拔止里烏私用心軍國事務、國勢復興。及卒有遺服子、諸臣疑其非王之子、遂立其弟熱阿爾藝。一千三百八十六年、（當後龜山天皇元中六年、）都爾格王把牙設多併馬則多泥亞、挽雅諸國。一千三百九十九年、（當後小松天皇應永六年、）葡萄牙人瓦瑪、製大舶、經喜望峰、至印度通市。蓋撒剌滿之後、西洋通印度者、是爲始。越六年、至爲匿何海中聖多默島營城、據之以爲經略東南之根基。莫臥兒、一千四百年、（當後小松天皇應永七年、）莫臥兒帝答墨兒郎、起兵攻印度。帝撒馬兒罕人、元太祖裔也。性最驍傑、所進無敵。於是印度王舉兵五十萬、馬十五萬、象二百、每象架大銃十門、兵二十人、出拒之。遂

敗績、爲所擒。五印度皆爲其所有。諸臣上帝號。遂破都爾格、威名震歐羅巴。一千四百二年、（當後小松天皇應永九年、）都爾格攻東都。東帝大潰、諸侯疲於奔命、無能防者。一千四百四年、（當後小松天皇應永十一年、）莫臥兒帝答墨兒蘭殂。子某立、國勢大衰、爲隣國所侵、唯有北印度一部。一千四百二十年、（當稱光天皇應永廿七年、）葡萄牙人鐸若安杭爾撒爾別斯及低利斯太諾巴亞斯、始航西洋海、拓波爾贊托瑪垤斯二島。二島在本國西七八十里。地最肥沃、產葡萄酒、絕美。置守令治之。後三四年、是班牙人又拓福島。福島在島之南、壤最沃、產金銀、葡萄酒、白砂糖諸種。爾後航西壯者、必來購舟中所給之物、富冠諸島。故號福島。一千四百二十九年、（當花園天皇永享元年、）英吉利攻佛蘭西。有女子阿爾勒倫斯救之、力鬬爲英人擒獲、卽遭焚殺。佛人憫其致死於國事、刻像於羅乙列河橋上。一千四百三十四年、（當後花園天皇永享六年、）西帝鵶珀爾多併有挽雅、是爲華蒲斯富爾屈氏。一千四百四十年、（當後花園天皇永享十二年、）葡萄牙、

人通商于米利幹之白峯及亞爾烏泥亞、一千四百四十四年、當後花園天皇文安四年都爾格王、擒殺撓雅王及其兵三萬、初撓雅王約和而叛、都爾格攻之、不利、大怒祈天曰、吾必罰洋教之僞誓矣、遂有此舉、一千四百四十七年、當後花園天皇文安四年葡萄牙人又至爲匿何之綠峯及獅山、置商館、又建僧院、國王以下皆從其敎、遂略皮沙孤斯諸島、築城治之、都爾格一千四百五十三年、當後花園天皇享德二年都爾格王馬哈黙二世、攻陷邏馬東都、初王圍都、久而不拔、

欲棄去、一夜城上有光隕地、占者曰、邏馬天命盡矣、王乃鼓兵而進、下令曰、爲將者先登必賜大郡、下卒則聽掠奪從意者、三日城遂陷、東帝爲亂兵所害、閲七十六世一千五十八年而亡、於是都爾格據有東都、遂自稱帝、凡所滅帝國三、王國十二、帝國東帝及的勒比斯阨日多是也、其疆界亘歐邏巴、而所奉馬哈黙敎、不與洋教相容、故儼然獨立、不與諸國會盟、闔國必以哈黙逃難於黙加爲元年、不復用西洋紀元、一千四百七十年、當後土御門天皇文明二年、是班牙王汾利塢卒無子、其妹嘗嫁於曷刺甕王伯爾低喃德、故屬地於南德、是歲略亞王若望湼私、攻取諸波羅得、復其奪於里都亞泥亞也、湼私爲拔止里烏私二世子、初熱阿爾蘩有二子、從者皆欲立之、裝作賈人狀、車藏戎器、入宮而發、二世避難於寺觀、賊捕之、刳其眼、將迎立三子、在廷諸臣會議防之、遂擁立湼私、湼私專心國務、不肯事遠略、遠聲色、脩隣好、國人懷服、一千四百七十七年、當後土御門天皇文明九年和蘭主加列兒斯

多烏的、與彿蘭西戰敗走、死于羅德林堡、其女嫁於黄祁公子瑪吉悉米利安、生子皮利皮烏斯、故舉和蘭十七州、爲黄祁管轄、一千四百八十四年、當後土御門天皇文明十六年葡萄牙王若望湼斯二世、命甲比丹工加奴斯至利未亞二鄂、地在黒地比亞海涯、東連亞昆心域、南至馬弇莫太比、曁爲匿何、分爲大六部、土人愚騃、不知鬼神爲何物、地太饒、産金銀五穀大象牙、工加闢草萊、營府城於路暗太聖實路、以置守令僧官、又遣僧往王都聖沙爾

鄂恐鄂誤

花杜爾誘之、　一千四百八十六年、當後土御門天皇文明十八年、黄祁米利安卽帝位、命非利皮烏斯王波爾臥泥亞皮烏斯、娶是班牙王歇爾弟喃鐸女、生二子、長加列兒、次歇爾弟喃多、加列兒繼是班牙王後、爲米利安嗣帝、黄祁是爲加列兒五世、在位三十年殂、弟歇爾弟喃多襲帝位、使子非里皮烏斯王是班牙、兼治和蘭、旣而是班牙所置官吏挾私不公、國人不從、爭戰從起、　一千四百九十八年、當後土御門天皇明應七年、莫臥兒帝法百兒併中西北三印度、

都亞瓦剌中興祖業、或云、法百兒中興在一千五百九十五年、　一千五百六年、當後柏原天皇永正三年、是班牙船將閣龍始拓米利幹、閣龍意太里亞熱弩亞人、幼以航海爲志、近隣海路、無不諳歷者、嘗自奮曰、天地之大、何以疆域限、今東方旣開拓無餘、所未噺者西方耳、欲大航西海鑿混沌、患資料之不給、請於本土政府、不報、至英吉利、亦不用、至是班牙王、妃伊佐別爾羅善其策、與一萬六千金給之、解纜於波羅私港、西航者三十四日、天水淼茫無復見寸壤、舟人恚、曰、

至三日不得國土、必投汝于海、閣龍命屬吏上檣極覽、忽見人烟、呼報之、衆羅拜、果得一島、是爲聖撒爾把德兒、又南進得波伊低島、後往來其間者數年、遂得米利幹全州、　一千五百十年、當後柏原天皇永正七年、葡萄牙人抵臥亞、建商館、與島人相貿遷、遂據之、是爲西洋據印度之始、先是葡萄牙人巴斯倔加麻、航亞細亞南洋、作圖說以獻、王按圖檢視、知忽魯謨斯爲諸島襟喉之地、遣使結好、不聽、至是命水軍都督亞爾蘋的兒倔發大艦十二隻伐

之、一戰大克、使人謂曰、我求互市耳、若能和則收兵而退、亦不聽、聯艨爲浮橋、遏絶港口、又以火輪火筏禦之、葡萄牙船大且堅、一時叢發、浮橋粉齏、王大怕、乞降、獻歳幣爲屬國、又欲取滿剌加、致厚貺、置榷場於都、遣敎僧誘導國人、大施恩惠、闔國悦服、遽擧兵襲都城、王恇駭不知所爲、率妃嬪世子、逃入山中死、竟取其國、　一千五百十一年、當後栢原天皇永正八年、葡萄牙亞米利屈氏慕閣龍功業、亦航海、抵米利幹南部、得爾剌比爾馬墾拓頗廣、後人

稱全州、爲米利斡實取其名也、　一千五百十二年、當後柏原天皇永正九年、都爾格帝把多設二世、遭廢、阨日多乘釁而叛、帝子霏莫立親征阨日多取之、

蕃史下

茫洋子 著

[口+路]亞一千五百十四年、當後栢原天皇永正十一年、[口+路]亞主拔止里烏私三世與黃祁帝瑪吉悉米利安結成兄弟、誓子孫萬世勿相違、因受帝爵、環海異聞云、拔四柳私娶黃祁女、故受帝號及黃祁傳家雙鷲旗號、坤輿圖識一說云、[口+路]亞稱帝、始於伯多祿、未知孰是、一千五百二十九年、當後奈良天皇享祿二年、都爾格擧兵侵黃祁、先是都爾格所管轄、涉亞細亞・歐羅巴・利未亞、併有那多利亞・亞爾墨泥亞・帝昌爾・伯都亞利牙・亞臘比亞諸地、幅員宏廓、人物雄偉、善騎鎗、勢不可敵、於是黃祁帝不能防戰、都爾格拔勿能城焚燬而旋、黃祁帝又入城、經營十餘歲、始復其初、帝亦英毅、百折不撓、故能保舊業而不失焉、一千五百三十年、當後奈良天皇享祿三年、莫卧兒帝把霏爾殂、子霏麻卣爾立、併東印度、一千五百三十二年、當後奈良天皇天文元年、是班牙王非里皮烏斯二世奪北米利幹、孛露祖鴝斯哥烏有英略、愛士懷民、兵勢震遠近、

略有二百二十餘國、遂闢王業、經百餘年、至亞答拔里拔、燕安日久、奢靡成風、恬然無外虞、又崇尚邪神、以人爲牲、是班牙知其肥壤、遣使請互市、拔里拔不許、遂斬使者絕之、是班牙王大怒、命卑沙祿駕軍艦二百隻、裝大碩三千、小銃四萬、分爲三隊、進侵其境、砲聲震地、城寨皆破、卑沙祿長驅入國都、擒拔里拔而幽之、國人請宥其死、卑沙祿曰、積金充幽室則許之、因如其言、室長二丈二尺、高稱之、卑沙祿收金、又使積金如初、於是赦拔里拔送諸加西臘、分其地爲孛露・折多寮爾・加私三大部、置令守之、

論曰、事有出于正、而其衰廢委靡、不能自振者、誠可悲也、孛露立國於米利幹、百餘年、國富物饒、尚何所不足、而求互市於遠西之是班牙乎、及其來請也、嚴然斬使以絕之、其義正名順宜、其闔國振起、以收全勝於日後也、今乃不然、是班牙艦一至、城寨皆破、如行無人之地、國王遭擒、僅免其死、百年之王業、忽然烏有、何其前後

相反之至于此也是與近日滿清之事可以相提而論也滿清初禁鴉片而絶英夷其英斷宜墜虜胆一旦搆兵敗衂相尋遂以割地賂幣了其局則始於脫兎而處女其終與孛露何異焉無他皆自狃於太平無虞而不知外虜之情狀以爲鮮介之徒奚能爲我一舉手可以制取也其氣盈志傲無復懼事好謀之念以至亡國喪身吾惜其不爲處女于初而察虜情洞事機必勝一定之策立然後振脫兎之勇于終也我北

條時宗亦斬元使與孛露相類唯時宗籌策已定斬使以誘之於其中與彼悍然斬使不知所以收之者有間矣苟處事變者宜思時宗一定之策何如耳勿徒斬使而陷於孛露之覆轍也尋又發兵奪智里而土豪割據不能悉服又東征巴剌歪北取新瓦韓那達其富一時無比而又欲併略印度諸地先是葡萄牙王既取恩摸爾斯據卧亞滿剌加遂爭印度與之有隙教皇和解之曰米利幹閣龍之所拓宜屬是班牙東印度瓦瑪所

通商宜屬葡萄牙葡萄牙不可航東洋是班牙不可航西洋分東西鴻溝而罷　一千五百三十三年（當後奈良天皇天文二年）嚕亞主拔止里烏斯三世卒子若望涅私立性殘暴役人用鐵策若不如意輒擊之甚者或擠聾於水或感人於皮囊投犬嚙之以爲戲威武所暨降西韃至百兒西亞然其媚鬼神殊甚每拜祭輒額觸地至見青腫子伊望性恭肅能得人心主忌之鐵策擊首絶倒乃死主始悔贈若干萬金於寺觀以脩冥福既而暴戾如初患惡瘡

而卒次子的阿德爾斯立　一千五百五十二年（當後奈良天皇天文二十一年）莫卧兒帝法孤把爾併厄設喇的國　一千五百五十八年（當正親町天皇永祿元年）佛蘭西取葛唻斯佛人怒曰我得使英人退去則三月坐獄不食亦足矣於是遂取之（初英吉利據葛唻斯）英吉利女主瑪利安深悔曰吾死割吾胸必有葛唻斯三字銘骨矣　一千五百六十四年（當正親町天皇永祿七年）是班牙王曰天地無東西苟西行不止必出于東矣遂發舶五艘過墨瓦蘭峽而西進果出東印度海王大

悅交市于呂宋、且請地如牛皮、欺取數十里、呂宋不能制、　一千五百六十六年、(當正親町天皇永祿九年)都爾格圍悉傑黙撲城、將瓦剌弗泥格剌斯私利儞死之、都爾格愛其勇、厚葬之、緘綴裹首、遺諸親族、　一千五百七十年、(當正親町天皇元龜元年)葡萄牙人始來我日本、　一千五百七十一年、(當正親町天皇元龜二年)勿搦祭亞、與都爾格戰於鳩爾索剌里海上、斬首三萬餘級　一千五百七十二年、(當正親町天皇元龜三年)是班牙遂襲呂宋國都、取之、以爲根據、南併馬里亞搦、東及

蘇呂門、凡一千二百餘島、皆以皮利氏所始通、故號非利皮印、設是歲和蘭徵爾協兒撲攻奪是班牙屬城、初協兒撲爲佛蘭西屬地阿郎月主、英略超群、起兵援和蘭、首長與是班牙戰、酋長推之爲和蘭主、　一千五百七十九年、(當正親町天皇天正七年)和蘭酋長會議建國法、相誓與是班牙戰、　一千五百八十年、(當正親町天皇天正八年)葡萄牙王卒、無子、初先主之女爲是班牙王妃、於是是班牙併治葡萄牙、　一千五百八十一年、(當正親町天皇天正九年)和蘭協兒撲數是

利斯篤國史記作巴里果得奴

班牙王罪惡、布告四方、是班牙王怒、募協兒撲、以二萬五千金、　一千五百八十三年、(當正親町天皇天正十一年)是班牙又拓新疆、於墨是可西北、名新墨是可、　一千五百八十四年、(當正親町天皇天正十二年)是班牙使入剌兒塗銃殺和蘭協兒撲、是歲英吉利治牒律告吸從拓北米利西陲之地、植人種、號新英利、英吉利女主耶利撮別多最英傑、發海舶、併米爾入尼亞、又取新思可齊亞、開拓土疆、　一千五百八十五年、(當正親町天皇天正十三年)英吉利援和蘭與是班牙

戰、不利、　一千五百八十七年、(當後陽成天皇天正十五年)和蘭王徵爾協兒撲二世、勢大振、屢敗是班牙、謀通支那印度、　一千五百八十八年、(當後陽成天皇天正十六年)都爾格帝馬哈黙四世伐喀亞、又入黄祁、勿能、　一千五百九十二年、(當後陽成天皇文祿元年)喀亞執政波利斯鳩殺其君的阿德爾斯、自立、初皇帝的黙多利烏斯幼慧能察知波利斯姦計、曰我得志則必斬之、波利斯恐、使殺之、或曰母氏代以他兒、遣皇帝託人逃去、於是波利斯嚴刑罰、以陷不從已者、又

恐人心不附、歲適飢、大發倉廩賑救窮民、一千五百九十五年、當後陽成天皇文祿四年馬邏可王烏剌伊亞薛私併有近隣、子孫相繼、兵威愈張、自稱西大君、西人遂有誤爲帝國者、一千五百九十六年、當後陽成天皇慶長元年是班牙航喀亞北海、始獲尖山島及新增白臘諸地、一千五百九十八年、當後陽成天皇慶長三年和蘭船將格爾涅利私襲板淡、逐葡萄牙圖交易、英吉利欲奪其利、誘板淡與和蘭絕、和蘭請瓜哇王闢市場、置堡護之、英人又與板淡瓜哇來攻和

蘭總督揚嬡的爾發艦數艘迎擊破之、惡瓜哇王無信、進拔其城修而據之、名拔太比亞、一千六百年、當後陽成天皇慶長五年和蘭王與是班牙戰破之、是班牙大擧圍和蘭屬城三年、城陷、協兒模又發兵拔其三城、是歲英吉利奪聖意勒納島、逐葡萄牙守令、佛蘭西教匪作亂、據羅舍勒與英吉利、和蘭交結自固、佛軍攻之不克、築堤塞港、以絕外援、曠日圍之、城中糧盡、食馬牛、嚙皮革、餓死一萬三千人、一千六百三年當後陽成天皇慶長八年英吉利女主耶利

撒白多卒無嗣、思可齊亞雅谷貌六世爲六族、故入繼之、遂併思可齊亞、英吉利二國、稱大貌利太泥亞、鑄文示二國爲一之意、而國人有未全心服者、一千六百五年、當後陽成天皇慶長十年波羅泥亞送的默多利烏斯納之喀亞、波利斯發大軍防戰、一日、死傷頗多、勒私滿與多利烏斯相應、遣人毒殺波利斯、多利烏斯入國都、捕遺孤戮之、其將入見、旋風驟至、按隊不前、庭上伏火忽發、宮殿皆焚、蓋波利斯役術士所設也、一千六百七年、當後陽成天皇慶長

十二年波利斯妹夫蘇私京殺多利烏斯自立、初多利烏斯奸惡不公、又淫波利斯女亞幾西泥亞、或微行城外、弋獵自樂、置內豎三百人、皆異邦人、令服紅絨衣、以別國人、闔國大失望、蘇私京獨諂媚取容悅、適哈薩克納一少年、曰先主的阿德爾私子也、多利烏斯邀擊殺之、乃娶女於波羅泥亞、蘇私京會諸貴戚曰、今主非眞的默多利烏斯也、實亡籍一術士耳、盍乘婚儀紛擾襲殺之、皆同其議、至期而發、近侍皆醉臥、無能鬭者、主穿壁去、追得

之於屋上刺殺之蘇私京卽位或云僞主實已逃去死者其臣代之訛言沸騰人心恟恟蘇私京發多利烏斯之墓厚禮改葬之示其實死於前年卽爲波利斯所殺者也又贈書於波羅泥亞請捐前怨以脩和　一千六百九年當後陽成天皇慶長十四年　和蘭以與是班牙搆兵閲歲民苦塗炭故議十二年息兵會盟而退　一千六百十年當後陽成天皇慶長十五年　㗂亞又有稱的黙多利烏斯招集士衆入國都莫私固窪後巡視土宇途爲人所殺㗂亞大亂波羅泥

亞雪際亞多割取之蘇私京避禍於寺觀波羅泥亞遂立其子王之而前僞主多利烏斯遺腹亦襲稱父名據有一隅全國分裂爲三部波羅泥亞以與本土異教故尤相攻伐不已波羅人乃縦火乘之國都十八萬戸忽成焦土　一千六百十二年當後陽成天皇慶長十七年　㗂亞諸臣請奉先主支屬於邏馬得密加亞兒索得路斯立之卽的阿得兒之從母兄也帝既立正疆界修都邑厚聘於邏馬大得人心　一千六百十三年當後水尾天皇慶長十八年　㗂亞帝通

好於和蘭英吉利以與雪際亞有隙故修好自固也於是波邏泥亞與雪際亞和圖入冦　一千六百十五年當後水尾天皇元和元年　雪際亞冦㗂亞㗂亞防戰不利　一千六百十六年當後水尾天皇元和二年　波邏泥亞説㗂亞使與雪際亞和於是約十五年休兵而止㗂亞帝承衰廢之餘修國政以固其本屬國撒莫泥典在氷海上多産金帝召鑛工於沙瑣尼亞使往鑿之獲金銀若干又遣教僧風化其土人是歳和蘭航海得南米利海路最爲便捷　一千六百

十七年當後水尾天皇元和三年　和蘭甲比丹設卑德兒孫雲互市于瓜哇併安貝那逐葡萄牙守令　一千六百十九年當後水尾天皇元和五年　葡萄牙守令誘瓜哇人謀恢復和蘭設奇計破之　一千六百二十一年當後水尾天皇元和七年　和蘭取台灣築七城　一千六百二十二年當後水尾天皇元和八年　英吉利水師微爾協兒撲拔賓孤拓新英吉利北陸之地　一千六百二十三年當後水尾天皇元和九年　和蘭攻南米利伯西兒逐葡萄牙奪其數部和蘭紀畧以此爲一千六百三十年未知孰是　一千六百二十

四年、（當後水尾天皇寛永元年、）英吉利與百爾西亞通謀、襲恩謨爾斯、逐葡萄牙、初恩模祖當千八十年間、拓地稱王、屢朝貢于明、後爲葡萄牙所破、爲之隸屬、至此遂亡、　一千六百二十五年、（當後水尾天皇寛永二年、）普靈斯、攻取和蘭部中未服從者、又併瓜哇近島、是歳都爾格帝馬哈默四世爲大臣所廢、弟阿多滿三世立、　一千六百三十二年、（當明正天皇寛永九年、）和蘭襲是班牙兵艦破之、是歳波羅泥亞屢侵喎亞、西韃亦乘釁攻擊、喎亞敗績、　一千六百三十三年、（當明正天皇寛永十年、）教師說喎亞帝曰、國君以仁愛爲要、未聞威克愛而克全其終者也、近日僭僞當國者皆可鑒矣、帝欲以干戈服波羅泥亞、不若以德懷之也、帝善之、翌歳遂與之和、至擧內外克務、以相議、德澤大及亞細亞諸州、哈薩克嘗屢寇、至此斂迹、不窺西韃、都爾格皆望而畏之、

論曰、才足以服一時、而不足以服百世、必也德乎、閱千百世、而民不能忘名也、余閱西史、何英才不乏其人、而稱有德者寥々無聞也、獨喎亞密加亞兒、庶幾乎有德矣、初以喎亞王族而流離于暹馬、動心忍性、頗通民情、故其立而爲君也、正疆界、收人心、富國强兵、威服隣邦、及聞教師之言、輙放牛歸馬、修文德、以披心腹於遠人、遂致其頫首蒲伏而歸嚮焉、有雍容舞干羽之治、及死之日、百姓如喪考妣、其仁德之浹洽于人心者、如是其厚、延及伯多祿之宏廓國勢、喎亞威名遍寰宇、其本實密加亞兒啓之也、不然、伯多祿之雄略、服一時則有餘、安足求國祚於後世哉、西人專務功利、而疎於道德、故嘖々艷稱於伯多祿、而無毫及於密加亞兒、余因表而出之、

一千六百四十年、（當明正天皇寛永十七年、）和蘭奪滿刺加、逐蒲萄牙、是歳葡萄牙屬地、勃刺窂沙王自立、稱蒲萄牙王亞兒豐肅斯四世、先是蒲萄牙、爲是班牙所轄、至此復之、王有賢名、國勢大振、　一千六百四十一年、（當明正天皇寛永十八年、）英吉利王加列兒一世、與政官不相善、意而蘭太人、窺釁圖自立、欲殺英人

在國者、英人覺之、與大戰、死者二十萬、意而遂降、

一千六百四十三年、當明正天皇寬永二十年和蘭人始至豪斯達剌里、所謂新和蘭是也、　一千六百四十五年、當後光明天皇正保二年、喀亞帝殂、百姓無不哀慕者、以德服之、西洋振古未有如此也、子密加伊祿微私立、猶幼、母氏垂簾輔之、數日母子卒、三大臣執政、務聚斂、置鹽居、新製度量、以摧其利、所收數千金、刑獄又倍贖法、民皆窮困、不能自達、見帝出行、衆要于途訴之、三臣畏禍走、衆錄籍其家、勢甚橫越

曰帝名魁首、免冠問其情、對曰、下民固知可汗慈仁、獨所欲甘心者、三有司而已、因細述其奸狀、帝始大悟、捕三臣棄市、出庫金悉散與之、下民歡喜抃於野、　一千六百五十年、當後光明天皇慶安三年、和蘭取利未亞喜望峰、就築堅城、西船過焉者必納課金、

一千六百五十二年、當後光明天皇承應元年、和蘭與英吉利大戰於海上、蘭將吐龍布、羅逸德兒皆善戰、英船披靡散去、　一千六百五十三年、當後光明天皇承應二年、波羅泥亞王卒、弟繼立、先主初與喀亞和、約送歲

幣若干、後主漸怠不修貢、且進侵其境、喀亞帝置不與校、務自修邊戍、既而雪際亞又侵喀亞、於是帝出征之、閱七日、二國知不可敵、請和乃止、哈薩克舶兵又到北高海、上岸侵攻、司縣出降、哈薩克勢愈張、帝率兵防之、大有利、哈薩克送司縣及親弟、謝罪請和、事亦平、先是波羅泥亞養亡賴子、稱的默多利烏斯、將視間納之、至和成、轉送於雪際亞、雪際亞致於喀亞、戮之、前後稱多利烏斯者五人、民心屢驚、自此無復僞稱者、　一千六百五十

四年、當後光明天皇承應三年、和蘭與英吉利和、英發兵艦取北米利牙賣和島、逐是班牙守兵、又併加羅利那、移置本土人種、葡萄牙建商館於利未亞安卧剌、謀貿易、購致土人於北米利穿鑛造糖、　一千六百五十五年、當後西天皇明暦二年、和蘭主始遣使通商於清、　一千六百五十六年、當後西天皇明暦二年、和蘭人攻齊狼、逐葡萄牙奪之、後和蘭亦爲英吉利所奪、是時雪際亞攻孛漏生、和蘭將援之、　一千六百五十八年、當後西天皇萬治元年、莫臥兒帝豪撈甑設晡弑父

設利莫厄班厄爾簒位、併南印度、於是五印度皆歸莫臥兒、是歲和蘭與雪際亞隊船戰郤之、後二年和乃成、一千六百六十一年、當後西天皇寬文元年、和蘭取哥蘭、而其台灣、亦爲明遺臣鄭成功所奪、一千六百六十二年、當後西天皇寬文二年、和蘭取各止、奪麻韓襪爾屬地、一千六百六十四年、當後西天皇寬文四年、和蘭與佛蘭西和、英吉利怒擧兵來攻、初僧官蒙斯的兒請和蘭地、不與、亦怒擧兵、作英吉利聲援、一千六百六十五年、當後西天皇寬文五年、蘭將滑色股兒、拒英吉利、不克、死之、英吉利海軍精練、諸鄰畏焉、於是鑄文示四方、有我轄四海語、一千六百六十六年、當靈元天皇寬文六年、和蘭總督羅逸德兒、與英吉利戰、四日遂破之、斬獲五六千、自和蘭立國已來、未有此大捷也、蒙斯的兒亦請和而罷、一千六百六十七年、當靈元天皇寬文七年、羅逸德兒又與英吉利戰於爹謨河、英吉利施鐵鎖遮之、羅逸德兒截鎖通船、縱横侵掠、英吉利遂乞和、是歲葡萄牙襲安臥韓、擒國酋、遂奪其土、大與銀礦、都爾格又

擧兵四十萬伐烏孤羅伊熱、取波羅泥亞、烏爾滿又伐西韃、進向嚕亞、交戰閱年、互有勝敗、一千六百六十八年、當靈元天皇寬文八年、和蘭拓疆於南米利北界須里那模、置大城以鎮之、稱西府、以瓜哇爲東府、是時和蘭廣招賢才、講航海術、威力震四方、葡萄是班、内亂尋起、遠略漸衰、往々失地于和蘭英吉利、

論曰、西洋以交易爲急務、舟舶望海而度、萬里之外、通有代無、珍奇百物、莫不貿遷、故絶海殊域、視猶外府、括取其財、以富我國、於平日、苟適機則乘而奪之、於有釁之際、以拓其疆界、是互市其名、而陰賊其實者、彼徒平常之秘計也、而是班牙葡萄牙爲之最、其國僻在西陬、而無懾伏四隣之威、徒擅長技于舟楫之末、恫喝究海島夷、以自雄長、遂致豐富冠一時、然彼伎止于此而已、非有深根固蒂之道也、故一顧而爲和蘭英吉利所奪、莫之能制、所謂自我得之、自我失之、雖不足深恨、而亦非計之善者也、若嚕亞、

則異乎此、蓋有自立之道、不必待貿遷以生活也、而舟楫實供試海練兵之用、故不汲々于交市、而交市之利自從之、國體巍然於百世而弗衰、今彼二國專以交市立國、苟不一日交市、則無以自立、唯奔走是務、而國本既空、況其交貿所得珍玩奇器、不得不生奢靡侈麗之弊習、所謂豐富者無幾、而窮困者又至、於是乎愈極力於海外交市、而駸々日陷於衰弱、和蘭今日之勢亦是也、英吉利獨稱雄於其間、而未見衰端、

然蹟武遠略、若米利諸島、既有旋叛之者、安知其異日不踏是班、葡萄之前軌耶、

一千六百七十年、當靈元天皇寬文十年、佛蘭西英吉利兵攻和蘭、雪際亞亦從之、和蘭恐請和、不聽、一千六百七十二年、當靈元天皇寬文十二年、佛蘭西、英吉利拔和蘭諸城、既而和蘭擊走英佛於海上、勢復振、一千六百七十四年、當靈元天皇延寶二年、和蘭與英吉利及蒙斯的爾約連和、一千六百七十五年、當靈元天皇延寶三年、喀亞帝殂、子亞歷設微私立、即出征都爾格、轉攻波羅泥亞、降之、波羅泥亞尋前約、修歲幣、又與西韃及都爾格戰、皆捷、納和而止、乃議賞典、報諸士勳勞、又命都府人家屋墻悉用瓦堅緻如砌、

一千六百八十年、當靈元天皇延寶八年、喀亞帝亞歷設、亦曰亞力細斯殂、遺命立季弟伯多祿、甫十歲、皇娣蘇比亞攝政、一千六百八十三年、當靈元天皇天和二年、都爾格大舉入黄祁、陷匆能城、一千六百八十五年、當靈元天皇貞享二年、都爾格攻喀亞、伯多祿防却之、賞與金帛於土民、於是波羅泥亞獻地乞和、是

歲莫臥兒滅卧爾工達、豨沙普兒二國、併爲郡縣、初二國及陴私那瓦爾互相交結、屢與莫臥兒戰、莫臥兒不得志、千六百五十年、潛兵襲二國、奪其城邑、陴私那瓦爾阻遠、不能援二國、降於莫臥兒、又恐陴私那無信、胥與滅之、分取其地、於是莫臥兒乘弊大擧滅之、一千六百八十六年、當靈元天皇貞享三年、和蘭微爾列摸三世、併爲英吉利王、初列摸娶英吉利約布格女、故及其卒、遂襲位、一千六百八十八年、當東山天皇元祿元年、英吉利微爾列摸與黄

祁、和蘭攻佛蘭西、兵結不解、是歲嚕亞帝幽蘇比亞、廢仲兄伊彎、初蘇比亞擅權、以帝纘統非次、故立伊彎為帝、於是國有二主矣、伯多祿乃收姊使兄避位、始自領全州、一日觀庫、得英吉利船一隻、有所感、遂大備海軍、先是亞歷設名和蘭船匠造一艦、名曰靈鷲、航到亞斯答臘罕、為哈薩克所燬舟中人皆死、蘭人一名得脫歸、乃舉用、以大脩舟楫、又招列福耳多於百兒西亞、贊成治務、一新舊俗、　一千六百九十年、（當東山天皇元祿三年）嚕亞築城壘

於止白里、與清國通聘、定封境、欲觀風諸國、作使者、裝從雪際亞至和蘭、混身匠徒、習造艦事、既歸、造軍艦數隻、交市於諸方、英吉利王要帝邀之、帝又至英吉利、寓造船局、因自言曰、吾不王嚕亞則英國船將耳、其他潛心學術、雖一藝之微、無不研究、（魯西亞本紀、以帝歷遊諸國、為在一千七百十八年、不知孰是）遂經勿能至意太里亞、聞本土有叛者、輒返、即盡誅之、又疑蘇比亞所使、為縊殺其黨百三十人、磔諸寺前、即蘇比亞所幽也、帝妃不好色、屢辭當御、帝亦疑叛黨、廢

為庶人、是歲英吉利與佛蘭西和、　一千六百九十六年、（當東山天皇元祿八年、）莫臥兒帝發兵代亞齊、不能拔其城、帝發憤下令曰、能殺亞齊王者、封以侯爵、於是部下士、裝身役夫、入亞齊、窺間七年、遂不得志、　一千六百九十八年、（當東山天皇元祿十一年、）嚕亞與都爾格、西韃戰、皆克之、遂與都爾格和、　一千七百年、（當東山天皇元祿十三年、）嚕亞帝開鑿宇阿兒同河二水、以通漕運、閱三歲功始就、　一千七百二年、（當東山天皇元祿十五年、）嚕亞與雪際亞和、雪際亞乃還其侵地、是歲

英吉利微爾列撲卒、　一千七百三年、（當東山天皇元祿十六年、）嚕亞築都城於英吉利海港、號伯德兒私勃兒孤、與舊都相距百八十里、乃開捷路、以便往來、是歲是班牙王加列兒二世卒、（和蘭紀略作千七百年、）無子、女弟為黃祁帝后、有二子、土人欲請一子以為嗣、初加列兒臨卒、召群下、託金匱曰、致諸教皇、而啟之、則國定矣、因從之、其言曰、宜迎立佛蘭西羅德勿乙吉十四世王孫、皆大駭、然不得已、遂從遺命、是為非利皮烏斯五世、黃祁帝恚曰、有親姪、何以他

人子爲、舉兵伐之、教皇喩解之、不聽、遂納少子加列兒三世、帝親帥水軍四萬送之、中政官九員及和蘭、英吉利、皆來援、大艦凡百八十隻、至巴爾德峽、皮烏斯將兵三萬、防於境上、佛蘭西王併葡萄牙兵救之、黄祁兵進陷加太龍西、莫而亞、花冷西亞、以莫而西亞府、爲加列兒三世牙城、從是東西兵興、歐羅巴諸道大亂、　一千七百四年、（當東山天皇寶永元年、）　喀亞帝興造寺觀、定僧官階秩、又建學校、招博士於佛蘭西、以講典籍、先是屢與雪際亞戰、至此大捷、拔其府城、是時蘇納列私部酋、叛於波羅泥亞、自稱王、雪際亞援之、波羅泥亞大亂、黄祁、和蘭、又打破佛蘭西於訶不斯的土、　一千七百五年、（當東山天皇寶永二年、）　黄祁帝儸阿波兒鐸斯一世殂、喀亞與雪際亞戰、　一千七百六年、（當東山天皇寶永三年、）　葡萄牙王卒、波羅泥亞、雪際亞講和收兵、和蘭又伐佛蘭西破之、　一千七百七年、（當東山天皇寶永四年、）　英吉利女王建學校、刻經典、大施教化、　一千七百八年、（當東山天皇寶永五年、）　黄祁、和蘭、伐佛蘭西、拔其數城、

一千七百九年、（當東山天皇寶永六年、）　和蘭與佛蘭西戰、斬首一萬餘級、雪際亞、波羅泥亞、至哈薩克、欲共攻喀亞、説曰、事成則贈喀亞王尊號、哈薩克悦從之、於是喀亞與三國戰、大破之、斬獲無算、僵屍蔽野、乘勝而進、遂陷哈薩克、併爲郡縣、波羅泥亞奔於佛蘭西、雪際亞奔於都爾格境上、僅得免、初帝與雪際亞戰、屢敗、然英氣不屈、輒曰、彼必與捷路于我矣、至是果大捷、弟那瑪儞加、乘釁伐雪際亞、連戰不已、　一千七百十年、（當中御門天皇寶永七年、）　喀亞又破雪際亞、斬首一萬餘級、取禮勿厄亞、意斯蘭土、和蘭又與斯把儞亞戰、斬首五千餘級、又攻佛蘭西、斬首三千、生虜四千、降其獨胡亞、乙別都、湟蒙斯、仙多摩四城、和蘭兵死者亦一萬千人、是歳摸德那歇爾多夫、以金若干、買彌卽獨剌一州於黄祁、以爲己有、　一千七百十一年、（當中御門天皇正德元年、）　和蘭、英吉利與佛蘭西戰、又破是班牙、雪際亞求援都爾格、攻喀亞、是時伯多祿征四方、后加太里那督兵、相拒于普留砙河上、都留格鼓士衆突擊、后指

揮合機戰甚力、都爾格相持三日、約和而去、帝新製服章賜后、以賞其殊功也、輿地誌略曰、伯多祿與杜泥格、會戰於河上、以其有舊於撰爾太皮甫、欲因糧於其地、而甫不能給、欲連戰、都爾格不應、進退維谷、妃氏贈賂於都爾格總督以得免、與此有異同、　一千七百十二年、當中御門天皇正德二年、黃祁、和蘭、英吉利、與佛蘭西、是班牙戰、殺傷相當、那瑪偭加、又伐雪際亞、陷其斯打埵城、自黃祁先帝起兵死亡十八萬人、諸國分裂、戰爭相踵、赤地萬里、人民如在塗炭、其禍亘古所未有也、於是敎皇曉諭和之、和蘭英吉利亦贊成其議、　一千七百十三年、當中御門天皇正德三年、黃祁、是班牙、和成、各歸侵地、加列兒三世爲黃祁嗣、號加列兒帝六世、娶佛蘭西女爲后、自兵興至此凡十有一年、事始平、黃祁猶持正統名號、四方仰之、先是佛蘭西攻奪齊西里亞、監前代之亂、不肯自取、於是割與之沙勿牙歇爾多夫、是歲喀亞帝破雪際亞、取肥郎的亞、太泥亞、孛漏生皆通聘修好、　一千七百十四年、當中御門天皇正德四年、雪際亞王始歸其國、欲復舊業、一千七百十五年、當中御門天皇正德二年、雪際亞王伐弟那

洋外通覽、雪際亞下有王字

瑪爾加、敗於波墨泥撈、　一千七百十六年、當中御門天皇正德六年、都爾格出兵三萬、攻哥兒休島、島以堅城著、勿搦祭亞羅勒達諾、黃祁、抹察私、來救、走都爾格、土人乃刻二人像、以表奇功、　一千七百十七年、當中御門天皇享保二年、伯多祿入波羅泥亞、定其亂、國人大悅、　一千七百十八年、當中御門天皇享保三年、莫臥兒帝馬哈默西合孤立、帝仁弱、諸部皆叛、百兒西亞奪西北二印度、初太祖命、造寶林珠柱十二、其費三萬萬、至此始成、而爲百兒西亞所奪去、是歲雪際亞、西伐諾爾勿入亞、中砲死、魯西亞本紀、作千七百十七年、迎其妹歇生葛設爾侯妃爲王、英吉利又與是班牙戰於齊西里亞海上、奪法里斯搦祭那、　一千七百十九年、當中御門天皇享保四年、禮勿尼亞降於喀亞、於是喀亞勢大振、蘇門答剌因事怨英吉利、焚殺其在島者、英人走舸僅逃於拔太比亞、　一千七百二十年、當中御門天皇享保五年、伯多祿巡視北高海上、測其里程、改製地圖、是歲葡萄牙人取修撰拔亞地在瓜哇南、稱小瓜哇、　一千七百二十二年、當中御門天皇享保七年、

伯多祿伐百兒西亞、降之、既歸、鞫官吏姦狀、盡處刑、　一千七百二十三年、當中御門天皇享保八年、伯多祿觀雪際亞、至弟那瑪爾加、而還、又出視鑄銃場、駕船渡河、風波大至、船將覆、帝躍入水、手救二十餘名、因得寒疾、　一千七百二十四年、當中御門天皇享保九年、伯多祿殂、帝在位勵精圖治、減貢稅、省鹵簿、以安民爲務、或開金鑛、賑國用、或泛船湖上、習水戰、又建學校、講天文曆術、初止白里至淸國、道路險難、閱六歲甫達、帝鑿水道、得使徑可以四月抵北京、其

他事業可傳者甚衆、臨殂遺命、立妃加太里那爲帝、　一千七百二十七年、當中御門天皇享保十二年、咯亞加太里那殂、子伯德爾的德烏阨立、加太里那初修葛多列伊幾敎侍僧爲婢、土豪油熕奪而嬖之、又轉奪于咯亞將校棉西布、事聞伯多祿、名爲妃寵幸日渥、妃美色有機智、迎合帝意、後與政官蒙斯姦、帝斬蒙斯、錮妃、妃納賂棉西布、乞解釋、棉西布爲請之、帝怒始釋、及襲位務自修飾、遵伯多祿遺規、後侈心漸生、淫蕩無撿束、頗致民怨云、是歲甲

比丹白倫孤、始至聖老楞祖、島在亞細亞、北米利二州海峽、相距僅六十里、間有小嶼無數、不容大舶、名白倫孤峽、　一千七百二十八年、當中御門天皇享保十三年、弟那瑪爾加王發舟師、拓地於臥兒狼德、物産頗富、以地甚冱寒、故往者多凍死、肥郎的亞伊般湼斯汾紂私、獻禦寒術、王用之有功、　一千七百三十年、當中御門天皇享保十五年、咯亞帝德烏阨殂、從弟盎那立、頒新令十九條於屬國、　一千七百三十二年、當中御門天皇享保十七年、咯亞與百兒西亞、結兵數年、

於是始平、乃建學校、招集諸名士、講明之、凡分十餘局、曰兵學、曰馬術、曰兵術、曰舞樂、曰文學、曰職號、曰度量、曰築城、曰天文、曰地理、曰算術、曰刑律、曰紀文、曰咯亞語、曰羅甸語、曰佛蘭西語、曰邏馬語、是時波羅泥亞王亞烏吾辛、國復亂、蘇納列私嘗僭稱波羅王、出在佛蘭西、乞其援而入焉、黃祁咯亞二帝、爲波羅泥亞拒之、兵結不解、黃祁女婿羅德林日亞、蘇底賢、勸和之、與羅德林日亞於蘇納列私、以屬佛蘭西、而自避於都斯西亞、　一千

七百三十三年、當中御門天皇享保十八年、是班牙王子動加爾魯斯、攻取齊西里亞、先是沙勿牙氏、有齊西里亞、爲是班牙所奪、沙勿牙請黄祁、易齊西里亞、以撒爾地泥、黄祁乃與英吉利、逐是班牙取之、至是始得恢復舊地、　一千七百三十四年、當中御門天皇享保十九年、都爾格誘達歇私當諸酋、使叛於嚕亞、嚕亞打而平之、　一千七百三十五年、當中御門天皇享保二十年、英吉利返侵地法里斯、搦祭邪於是班牙、　一千七百三十七年、當櫻町天皇元文二年、嚕亞伐格斯禄布降之、取羊萬頭、　一千七百三十八年、當櫻町天皇元文三年、英吉利攻意西蘭土、取之、地在臥兒狼德、西是時西韃築城於布列古兒、作歷嚕亞計、嚕亞攻陷之、西韃敗走、　一千七百三十九年、當櫻町天皇元文四年、西韃侵略嚕亞、嚕亞發水軍破之、初嚕亞拙水戰、伯多祿習練之、故今有此捷、是歲又與雪際亞盟、邏馬、都爾格、波羅泥亞、英吉利、佛蘭西、皆通使修好、女主聰明、能駕馭豪傑、十年成功、卓然有如此者、一千七百四十年、當櫻町天皇元文五年、黄祁帝加列兒

六世殂、其女瑪利亞的勒失亞、翁加里亞王、及沙瓆尼亞、彼邪連蒲郎甸勃爾孤諸主各爭立、相攻、佛蘭西發兵、立彼邪連、稱加列兒七世、和蘭乃援翁加里亞王、干戈大起、是歲嚕亞盎那殂、甥伊彎的德爾得立、雪際亞乘喪侵之、既而德爾得亦病殂、阨利沙百得百德羅得立、卽伯多祿之女也、　一千七百四十一年、當櫻町天皇寛保元年、嚕亞白倫孤、又拓一島於東沙葛東海、置守令、收近島諸税、遂蠶食亞細亞米利幹海上諸島、皆屬白倫孤島、　一千七百四十二年、當櫻町天皇寛保二年、嚕亞帝征雪際亞降之、　一千七百四十四年、當櫻町天皇延享元年、佛蘭西攻拔黄祁和蘭數城、挽雅王出兵救之、佛蘭西棄城去、　一千七百四十五年、當櫻町天皇延享二年、黄祁帝加列兒七世殂、佛郎察自羅答利鍵入繼國統、是爲羅答利鍵氏、佛蘭西與挽雅戰大破之、　一千七百四十七年、當桃園天皇延享四年、佛蘭西襲拂剌安德冷取之、和蘭諸酋立維爾列謨四世爲王、與挽雅攻佛蘭西、不克、請和乃平、　一千七百五十一年、

當桃園天皇寶曆元年、英吉利發水軍、侵莫臥兒沿海諸地、一千七百五十四年、當桃園天皇寶曆四年、路亞與都爾格議和定疆界、自杜搦布爾河、至白爾達河、設柵置關、誓不得妄往來、　一千七百五十九年、當桃園天皇寶曆九年、　百兒西亞王西合孤那弟兒擧兵侵莫臥兒、莫臥兒大敗、割地獻貨以請和、自是莫臥兒國日衰弱、滿剌甸主薛覇厄乘間入抄掠之、

論曰、外寇與内賊相待以亡其國者、古今東西往往有之、明季韃虜外侵、而流賊興于國、萬曆

不死于虜、而死于賊、莫臥兒亦然、和蘭英吉利侵攻其外、而滿剌甸自蕭墻起、吾未知莫臥兒之政俗、與明氏如何也、明氏東林之禍、君子一網打盡、而小人蔓延朝廷、國計究于上、而重租厚税遍於野、國之精力盡矣、雖無外寇、而吾知其亡也、莫臥兒意者亦與此相類、國是日棄、民怨從興、而諸蕃之舟舶幢幢來窺海陸者、又如南倭北虜之陸梁猖獗、而彼既疲於奔命矣、於是薛覇厄乘閒而起、兵鋒之銳、不啻百、李自成、則彼不亡而將何待乎、故余論當日之勢、以爲、外寇之患不在外寇、而在内賊、不在内賊、而在朝政矣、是不獨明氏爲然也、又不獨莫臥兒爲然也、

一千七百六十二年、當桃園天皇寶曆十二年、路亞帝伯多祿三世、以管内不治、故避位、女王加答利那二世立、是歲英吉利奪呂宋諸島、無幾與是班牙和、復返其地、　一千七百六十五年、當後櫻町天皇明和二年、黄祁帝欲設夫二世立、務招百工、大致富庶、　一千七百

六十七年、當後櫻町天皇明和四年、英吉利大擧與莫臥兒戰、取撈葛剌二部、又併葛爾祈太麻吶喇斯、網買於是英吉利威力强盛、諸州皆畏之、　一千七百七十二年、當後桃園天皇安永元年、莫臥兒帝西合孤鵶爾康爲滿剌甸所破、出奔撈葛剌、是時英吉利已有東南印度、遂執帝、取其眼睛、　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當後桃園天皇安永四年、米利幹共和州盟主話聖東屢破英吉利、初英吉利移刑人於其地、閲歲繁殖、俊傑從生、英吉利虐使暴斂、土人怨望、遂推話聖東爲盟主、

不復從英國使令、一千七百八十年、當光格天皇安永九年、和蘭擧兵作米利幹聲援、英吉利怒還攻和蘭、一千七百八十一年、當光格天皇天明元年、和蘭與英吉利戰、遂走之、英人襲和蘭所轄印度諸島、奪其商舶、一千七百八十四年、當光格天皇天明四年、和蘭諸將叛於王、乞援於佛蘭西、攻之、昆爾滿王亞魯摸勿剌亞、併呑阿及琶牛、亞剌干、葛際馬爾多、及暹羅一部、聲威震遠邇、唯拙用火砲、不得逞技於西洋人、一千七百八十七年、當光格天皇天明七年、英吉利徙罪因八千四人於豪斯多辢里、以繁殖人民、一千七百九十三年、當光格天皇寛政五年、佛蘭西王邏德勿乙吉十七世、政刑不平、爲亂民所弑、其妃死之、遂爲共和國、一千七百九十六年、當光格天皇寛政八年、那波列翁起於佛蘭西、與黄郍戰、大破之、列翁姓勃那把爾的、以千七百六十八年、生於哥爾西加島、時佛蘭西攻取島後、列翁有恢復志、自稱生於千七百六十九年、係佛國版圖、欲以得人心焉、其機詐已如此、嘗入佛國學校、講習兵法、長入共和黨、

累有戰功、既連坐于人、褫其隊將、遂求仕於都爾格、亦不得志、適佛蘭西王族、與共和黨有事、乃擢爲經略軍務、功名日著、而其平素以歷山、加僾沙兒諸豪傑自期、其志未嘗不在于謀天下也、是歲莫臥兒帝、又爲滿剌甸所擒、國益亂、滿剌甸善騎槍、兵鋒甚鋭、嘗與英吉利構兵數年、毎戰輒勝、遂奪其管地數部、見者驚駭、稱爲亞細亞最强國、英人自憤、再大擧來攻滿剌甸、乃與宿仇伯的兒亞利連和防之、英又懼、遂講和議、一千七百九十七年、當光格天皇寛政九年、那波列翁與黄郍和、割與其所略勿搦祭亞、邏馬亦割其湼埡爾蘭甸答之、一千七百九十八年、當光格天皇寛政十年、那波列翁擧兵、取哥爾西加、及馬爾太島、將伐英吉利戍兵於阨入多、英兵整隊待之、列翁乘風雨、直入阨入多進戰、又破都爾格、聞英吉利攻佛蘭西、急引兵還、一千七百九十九年、當光格天皇寛政十一年、英吉利、又取馬爾太島、一千八百年、當光格天皇寛政十二年、滿剌甸遂奪莫臥兒都城、英吉利奪其海岸、於是和蘭佛蘭西、蒲

葡牙、尋來侵、莫臥兒自法百兒中興、閲二百五年、遂亡、時那波列翁伐意太里亞、黄祁帝併諸國兵、救意太里亞、隔亞兒洪得橋、伏銃手數萬、待列翁踰橋、一時伏發砲丸雨注、列翁揚鞭大呼、先衆而進、群下繼之、得奇捷、

論曰、兵戎之道、火砲出、而百器廢矣、砲聲震爆城壁粉虀、何況於人乎、何況於弓矢乎、滿清之取敗於英夷、亦是物已、宜乎近時談兵者、皆以火砲、爲第一急務、而汲々乎講之也、然則火砲既講矣、劍槍之利、弓馬之用、皆廢之可乎、曰、胡爲其然也、用兵之道、固非一端、我有火技而彼無之、則我勝必矣、若其不然、我用火技、彼亦用之、彼我之勝、未可必也、故有技出于其外而始勝、西洋内相攻戰、火技相角、是終無勝敗也、今見那波列翁之與意太里亞戰、自立於萬砲雨注之間而不避、執旗鼓馬而進、刀槍急接、衝堅破之、則其悍鬪取勝、固在火砲之外矣、與我戰國間驍士所爲者、稍相肖、是知用兵之道、不可

按萬國史記、一千八百一年、嚕亞帝波羅爲光徒所弑殺、子亞歷山德嗣立、

獨限於火砲也、雖然兵貴制氣、制氣之道、在自養而莫餒、彼有震天之長技、我拱手無物、將安嚮邇、雖有驍夫、亦顧走而避之耳、故我火技足與彼相敵、然後三軍之氣有頼、以奮悍前不恐投機制變、列翁橋上之捷、亦可庶幾矣、然則拘于舊制、而不講火砲、固不知兵者也、技止于火砲、而慮不及其外、亦豈知兵者哉、

於是黄祁割地以請和、是歳諳聖東死於北米利幹、聖東祖父英吉利人、避亂徙於米利幹、聖東生聰敏尤通韜略、及共和議起、推爲盟主、屢破英吉利、後解職而退、衆胥謀再推戴之、奉其政令、武備森嚴、闔州大治、猶有議其所爲者、聖東脫然歸隱自韜晦、以壽終于家、亦曠世偉人也、　一千八百一年、當光格天皇享和元年、　齊西里亞、和蘭、英吉利、都爾格、葡萄牙、皆講和於佛蘭西、　一千八百二年、當光格天皇享和二年、　嚕亞帝協得魯宇伊知殂、子亞歷山德兒立、是時那波列翁聲勢炎炎、殆併呑歐羅巴諸國、胥議防之、而英吉利不敢戮力、特奪佛蘭西所侵是班牙、和蘭諸地、以爲己有、或海上賊害、與國舟

舶、又憤路亞主和議、欲侵其同盟諸侯、窺弟那瑪爾加無備、發船二隻、襲其府、弟那王子將放大砲、英吉利遽設計曰、我船有貴國人、將如之何、王子猶豫、英舶即逃去、

論曰、優柔不斷非仁也、姑息之愛而已耳、婦人之仁而已耳、漢高見其父爲俎上之肉、而不之顧曰、餽我一杯羹、雖殘忍類不孝、而遂出父于俎上、宋襄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而顧至喪敗、可見其果決足制變而仁義之名果無益于事也、今弟那瑪爾加之於英吉利、火砲既

注、一發粉碎、殆爲囊中物、聞國人在舟中、遲疑顧望、乃逸之、傳笑四方、唯姑息之念、不能自決、遂失事宜、至于此、夫洞事機者、父且不顧、而何有于存亡無干涉之國人、彼不敢假仁義以爲名、而所以喪敗者、亦一宋襄也、英人狡黠多智、自以此爲得計、其舟中多載諸州人、至於是邦也、必有是邦人、苟有事則因以爲用、皆此術也、今我鎖國、不通外蕃、或有託護送漂人而來請者、我遂不敢以其故變祖宗之成法、是其事之能決、而不蹈姑息之弊、雖有變之日、必不至如弟那之受欺、而傳笑四方也、

路亞帝惡其不義、與書絕之、命英人在路亞者、限六月歸國、又使其民算所貿易于英人償還之、諸國皆感其有義、　一千八百三年、當光格天皇享和三年、南米利小是班牙勢稍强、不從西洋羈束、其酋自僭稱帝、後爲土人所殺、　一千八百四年、當光格天皇文化元年、黄祁帝拂郎察二世立、是時黄祁諸酋、往々叛降於佛蘭西、疆土大蹙、唯有窩窩所德禮幾一府

佛蘭西遂推那波列翁爲帝、教皇又饋金冠、以冊立之、北米利土眠悟土豪的私沙伊搦斯契利私多波、與英吉利約爲獨立國、初是班牙管土眠悟後割與之於那波列翁、總兵當沙印度屢叛列翁怒、遣將征之、焚蕩城府、土人逃山中、每風雨來襲、或乘夜發砲、佛將防備甚苦、乃許和而竄印度土人、恐禍及己、推契利私多波、大舉來攻、佛將不能防、憤懣病死、衆推部下一將繼之、英吉利發艦數隻、絕糧道、佛兵窮窘皆降、於是二豪與英人定議、

自脫羈管、沙伊搦僭稱第一世帝、爲政苛酷、爲部下所弑、契利私代立、　一千八百五年、（當光格天皇文化二年、）那波列翁舉兵入黃祁府、嚕亞波羅泥亞援黃祁、與之戰、死傷十餘萬、勿能遂陷、黃祁帝奔於波羅泥亞、實貸器械、爲佛蘭西所奪、和蘭主奔於英吉利、弟那瑪爾加都城亦陷、　一千八百六年、（當光格天皇文化三年、）那波列翁封弟若設普於那波里、齊西里亞羅乙勿吉於和蘭、又與孛漏生和、於是黃祁主、勢屈、自去帝號、孛漏生叛於盟、列翁擊破之、尋

走沙鎻尼亞、又破嚕亞兵、　一千八百七年、（當光格天皇文化四年、）那波列翁又打破嚕亞、於是嚕亞孛漏生、皆請和、盟於知爾失多、是歲英吉利侮都爾格、海堡不備、縱舟港內、擾亂民家、都爾格砲臺彈發、一丸不中、任其所爲、而莫之能制、爾後政官相議、修堡寨、鑄火礮、皆傚歐羅巴爲之、　一千八百八年、（當光格天皇文化五年、）是班牙王、父子有隙、那波列翁乘釁伐之、擒是班牙王別爾低喃多、擊於獄、封弟若諾普爲是班牙王、封義弟美由利剌多於齊西里亞、

那波里、又打破英吉利兵於是班牙、更進走蒲萄牙於北米利伯西兒、　一千八百九年、（當光格天皇文化六年、）黃祁主起兵伐佛蘭西、不克、遂獻勿能貢金帛以謝罪、　一千八百十一年、（當光格天皇文化八年、）那波列翁入蒲萄牙、焚其城府、火不滅者二十二日、歷世宗廟及寶器皆灰、又攻嚕亞、說都爾格百兒西兒、乞援兵、自將十數萬入波兒齊亞、波兒齊亞王奔於嚕亞、黃祁主旁觀不能援、嚕亞將校別天吉生、若戰拒之、死亡大半、列翁進入莫私哥窪亞、歷山

德兒、自燒城府而走、佛兵乏食、時冬月饑寒兼至、相枕籍而死、不能自陣、乃收兵去、生者不過數千、比至波羅泥亞、爲雪際亞王所襲、大敗、於是波羅泥亞沙瑣尼亞、又倒戈攻之、列翁僅免歸、　一千八百十三年、（當光格天皇文化十年、）歐羅巴諸國皆奉黃祁主、謀恢復、大與那波列翁戰、又爲所破、是時羅乙勿吉王和蘭土人不服、叛者四起、遂奔佛蘭西、初和蘭世子微爾列摸五世、逃難在英吉利、於是與英吉利孛漏生雪際亞協議起兵、入佛蘭西、孛漏

生敗退、和蘭世子、奮勇激鬭、砲丸傷肩而不顧、遂擊走列翁、列翁棄車騎、走百二十里、入把里斯、於是諸侯會於黄祁、贈書於列翁、勸降不肯、一千八百十四年、當光格天皇文化十三年、正月那波列翁棄把里斯、逃於海、將謀再擧、英吉利兵艦捕致之、五月逼奪列翁位、放諸厄爾襪島、出列爾低喃多於獄、以爲是班牙王、立羅德勿乙吉十八世、爲佛蘭西王、黄祁帝始入勿能、以和蘭世子戰功第一、故割于黄祁、佛蘭西數地、且授三爵、是爲和蘭微爾列撲

第一世王、是時英吉利女主卒、立黄祁少子爲嗣、先是葡萄牙王父子、逃於伯西兒、英吉利迎立之、然後偃武修文、相告曰、自是以後、苟發大砲者、同盟伐而粉虀之、諸侯會議於勿能者數月、既而雪際亞太子、起兵入諾勿慈亞、初諾爾國爲弟那瑪爾加所管、雪際太子伐弟那破之、既和、適黄祁有勿能會、諸侯嘉雪際亞會盟、割與諾爾國、弟那王不得已從之、將士不欲屬雪際亞、擁弟那太子、據其地、於是雪際太子、打破之、弟那致地乞和、一

千八百十五年、當光格天皇文化十二年、那波列翁再擧兵、至佛蘭西、颺言曰我當再入府、建五彩旗章、得二十五年之富貴、與士人共之、諸軍來會、殆十萬、佛蘭西主棄府走、諸侯在勿能聞之大驚、列翁姊婿那波里王、引兵侵邏馬、敗死、列翁侵和蘭、與孛漏生諸將戰、破之、和蘭世子、招集敗卒、背打列翁、大得捷、列翁夜遁、孛漏生追之、月明如晝、列翁脱帽遺劍走、遂不能自保、府留子而去、將航海、爲英吉利所擒、諸侯胥議、放之聖意勒納島、一千八百十

六年、當光格天皇文化十三年、英吉利至琉球、乞互市、不聽、一千八百十八年、當仁孝天皇文政元年、閣龍比亞與是班牙戰敗、部內有勃利波爾、智略超絶、踰暗得山、襲敵不意、山甚險、糧食水草皆絶、兵士飢渴、死十七八、衆皆欲還、勃利曰、還亦非易也、渴死途上、孰若赴敵致死、乃殺馬取血、割肉與衆食之、鼓奮而進、遂達是班牙軍、大戰數次、以得克、衆推爲總督、遂定共和政令、設學校、教術藝、又建塔、以祭戰死者、尋奪是班牙所管諸地、愈施政化、人種日繁、勃利

憂其遊手尚衆、而農氓未殖、命僧徒還俗就農業、凡二十四萬餘、女尼十六萬、田畝大闢、及其卒、國人厚葬之、建碑勒其功績、祠事甚虔、　一千八百十九年、（當仁孝天皇文政二年）智里國土兵大起、與是班牙鎮將戰、是班牙不能克、遂許爲共和國、　一千八百二十年、（當仁孝天皇文政三年）金加西臘與是班牙絶、爲共和國、　一千八百二十一年、（當仁孝天皇文政四年）那波列翁卒於竟勒納島、　一千八百二十七年、（當仁孝天皇文政十年）土眠悟主契利私多波政刑日虐、國中不

服、遂逼放之、推南部總督勿察翁子波英兒爲太政官、　一千八百三十年、（當仁孝天皇天保元年）百爾義土豪列阿波兒度起兵叛和蘭、波兒度娶佛蘭西女故佛人來援、和蘭王協兒撲自將征之、頗得捷、然以其有大援、不能恢復之、　一千八百三十六年、（當仁孝天皇天保六年）佛蘭西王羅德勿乙吉十八世卒、其弟加列兒十世立、國中訛言、某年必有災異、民心恟恟、大臣相議、歸葬那波列翁、　一千八百三十七年、（當仁孝天皇天保七年）際若私共和州與英吉利戰失

利、有一浮屠、諭衆曰、我能致雲雨火、可以殲敵、衆推爲都督、出攻英吉利、會天日黝昧、電光迸射、皆以僧言爲信、相持曠日、城中砲發、有地雷火衝地四起、僧死之、同死七百餘人、諸府皆爲英人所奪、　一千八百四十年、（當仁孝天皇天保十一年）佛蘭西王改葬那波列翁、以皇帝禮、親率群臣、以終盛儀、民心大安、

論曰、天下惡乎定、曰定乎一、此言也、觀諸各國一隅、則驗矣、觀諸五洲萬國、則不驗矣、豈其風

土殊異者、不可强合、而欲强合之、亦有所不可歟、然又見四大君及那波列翁諸主之業、殆已一統西洋、而或有推及亞細利未者矣、是班、葡萄及和蘭英吉利之於米利豪斯、亦有奪而據之、移人種而闢之者矣、以此睹之、凡在宇宙間者、皆可以合之、而不可以風土之殊異限之也、方今西洋所有、殆過宇宙之半、如是而駸駸不已、他日併吞囊括、而驗鄒孟之言於宇内、者果在彼乎、雖然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亦鄒孟之言

也彼以陰謀狡計殺戮戰鬭之力而僅快其功故旋成旋敗四大君之血食久絶而列翁身終於竄死米利豪斯亦皆叛亂相尋不從西洋號令是安得一統宇内哉獨　吾邦剖判以降皇統一姓君臣守其位不敢踰越尺寸仁義忠孝習以爲風而君子之稱夙著于海外是以土宇幅員不甚廣而彼且推之以爲帝國而不敢侮之然則國體之正且强者莫我若焉爲我計者宜積德累仁不自墜其國體而待之彼必有

横斂暴取驅民於我者矣然後我乘其機徐起而謀之五洲之大漸次一統豈無其時哉是可以期之於萬世而驗鄒孟之言也夫此論也雖近于河漢而自然之理固不可謂無也亦在我彊爲善而已矣書之卷末以告後人

蕃史下終

明治十三年九月十四日版權免許
同　十五年十月　出版
東京府士族
編輯兼出版人　竹中邦香
日本橋區兜町四番地

藤澤南岳 著

日本紬史外編

明治九年（一八七六）大阪岡田茂兵衛刻本

據明治九年（一八七六）
大阪岡田茂兵衛刻本影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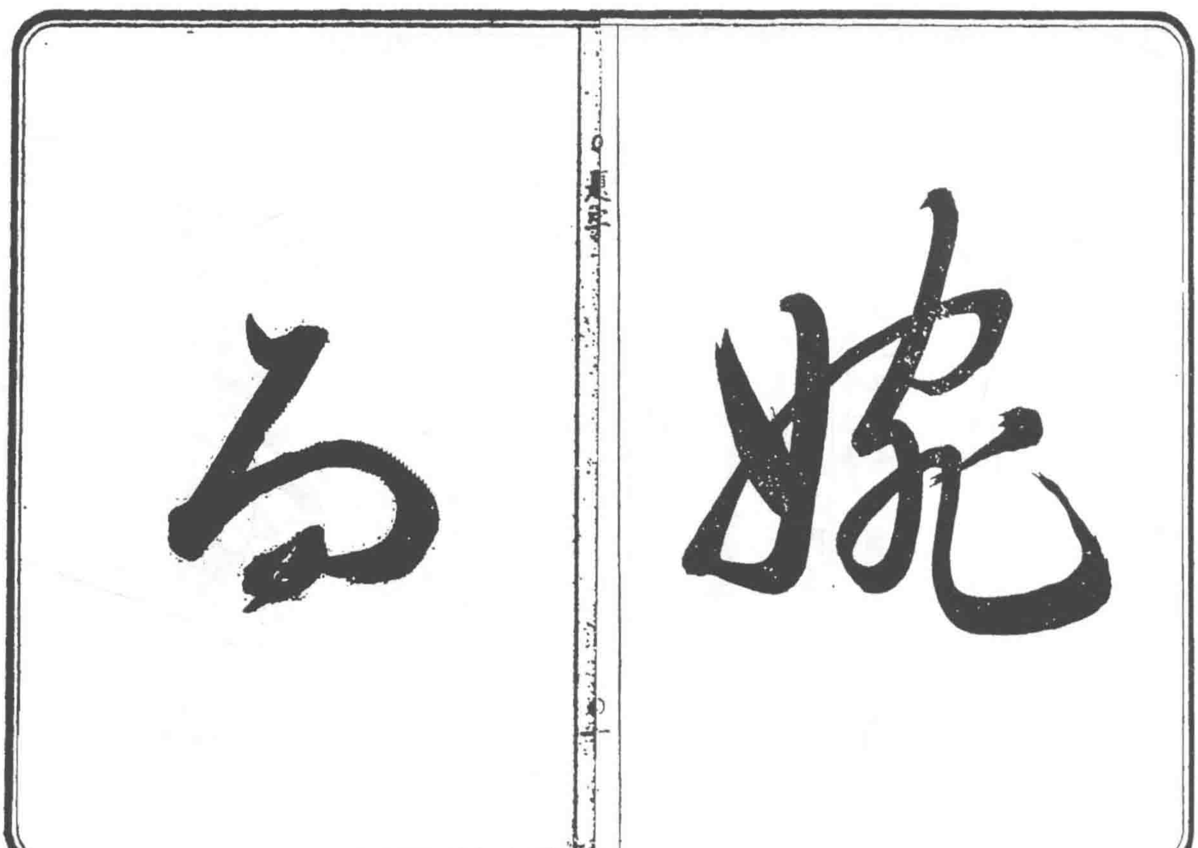
藤澤南岳著

日本袖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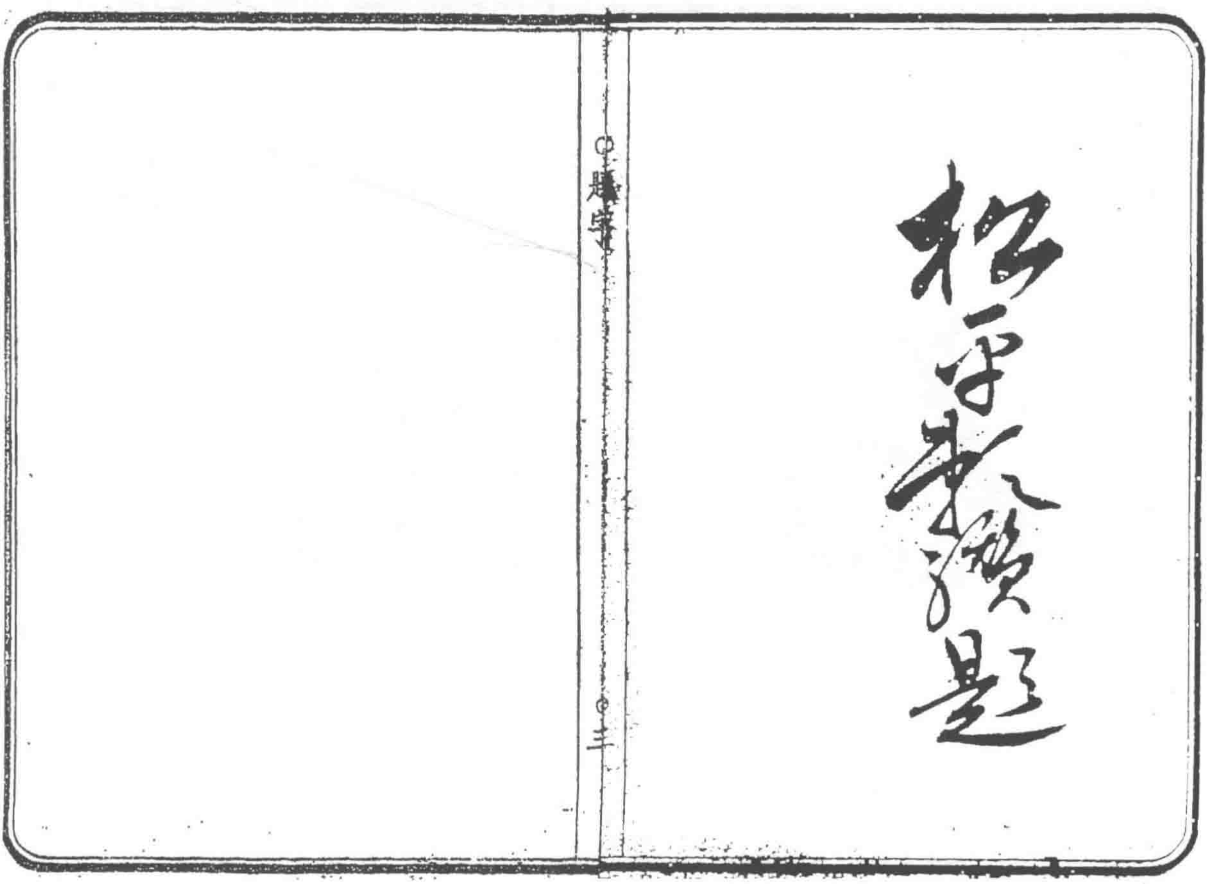
全三冊

明治九年六月出版

岡田藏版







日本袖史外編卷之一

東讃　藤澤　南嶽　著

神武天皇

己巳九年、周惠王二十五年、西洲紀元前六百五十有二年、冬、周主姬閬殂、傳周在飢海西、屬亞細亞洲、今清國也、其上世文物之美、可得而紀者、自唐虞始、唐堯有聖德、制道創教、以維持人心、堯老讓虞舜、虞舜克熙堯載、治典以成、次而興者、夏禹殷湯、共傳世若干、殷紂暴虐、周王姬發討而代之、都于鎬京、其十世孫宮涅昏亂無經、犬戎入寇、宮涅走死、其子平王宜臼遷居于洛、是爲東周、閬實宜臼六世孫也、至是殂、謚惠王、時周室失政、諸侯相侵、齊侯小白・晉侯重耳、遞起稱霸、

壬寅四十二年、周襄王十三年、西洲前六百十九年、秋、周主鄭殂、傳謚襄王、

戊申四十八年、周頃六年、西洲前六百十三年、夏、周主壬臣殂、傳謚頃王、

甲寅五十四年、周匡六年、西洲前六百有七年、冬、周主班殂、傳謚匡王、

乙亥七十五年、周定二十一年、西洲前五百八十六年、冬、周主瑜殂、傳謚定王、

丙子七十六年、周簡元年、西洲前五百八十七年、猶太亾、傳巴庇倫取之也、猶太古名迦南、屬歐羅巴洲、在洲之東隅、今土耳格之地、在周西數萬里、其有國之故、不可得詳、至羅破暗、始稱猶太、繼而王者數世、皆能撫民、巴庇倫國于其東北、亦土耳格之地、民衆國強、故猶太常貢服之、是時巴庇倫王侈汰無禮、猶太絶之不貢、倫王討取之、猶太有但耶利者、博識篤學、以聰明聞、倫王得而寵之、後爲相三世、但耶利死而倫衰矣、

綏靖天皇

己丑十年、周簡十四年、西洲前五百七十二年、秋、周主夷殂、傳謚簡王、

甲午十五年、周靈五年、西洲前五百六十七年、波人逐其主、傳波斯在巴庇倫東、印度西、屬亞細亞洲、今猶存矣、立國最早云、至是居

魯士逐主自立、修政練兵、聲威大振、

安寧天皇

癸丑元年、周靈二十四年、西洲前五百四十八年、波人取里的亞、傳里波之別部也、富厚甲於諸部、里酋聞居魯士逆、欲討之、其臣諫不聽、居魯士禦之于國境、波軍用駝、里軍乘馬、馬聞駝長鳴喑鳴、輒走、波軍乘之、一鼓獲里酋、縛置薪上、將燔之、酋慟哭悔不用賢臣之言、居魯士問得其實、惻然釋之、秋毫無犯、民大悅、

丙辰四年、周靈二十七年、西洲前五百四十五年、冬、周主泄心殂、傳謚靈

王、

甲子十二年、周景八年、西洲前五百三十七年、波人取巴庇倫、傳波斯疆域於是乎大、東接印度、西至地中海、卓立于西洲、巴庇倫王嘗築都城、周百八十里、爲門一百、其遺址猶在云、都址在今美索不達迷亞境內、

乙丑十三年、周景九年、西洲前五百三十六年、羅人弑其主、傳羅馬南瀕地中海、東與波斯隣、屬歐羅巴洲、今意太利亞之地、創國幾與我邦同時、羅主羅慕路者、定法教民、相土宜、制等位、治化大張、至是達爾癸紐始弑其主自立、國人不服、叛者四起、

丙子二十四年、周景二十年、西洲前五百二十五年、波人取埃及、傳埃及或作麥西、屬阿弗利加洲、今存矣、北瀕地中海、東臨紅海、東北一隅、與波斯接、地本沙磧、有尼羅河、北注于海、夾岸之土、爲良田、戶口因繁、制度隨成、故爲波人所窺、初居魯士驕悍自用、伐末撒其不克、意沮、以卒、子岡庇

西斯嗣、醜武類父、出兵四代、終及埃及、

己卯二十七年、周景二十三年、西洲前五百二十二年、波人弑其主、傳波王既克埃及、又南攻以剔阿比、不利、亦怏怏成病、喜怒無常、殺戮無數、國人怨焉、大流士乘隙弑而代之、分其州爲二十、置牧課租、

辛巳二十九年、周景二十五年、西洲前五百二十年、夏、周主貴殂、傳謚景王、

懿德天皇

壬辰二年、周敬十一年、西洲前五百九年、羅人逐其主、傳羅王淫虐、國人逐之、遂不置君主、議選賢士二人、使之執政、稱爲公修爾、共和政治、實始于此、

乙巳十五年、周敬二十四年、西洲前四百九十六年、固人與羅戰于勒其列湖、傳羅馬廢王托身于固路首部酋坡先拿、以圖恢復、於是乎有此役也、固兵敗、廢王二子一婿皆死、王亦尋死、

丁未十七年、周敬二十六年、西洲前四百九十四年、波人伐希、傳希臘在波

斯之南、屬歐羅巴洲、今爲再造之國、猶用舊称、蒙昧之初、不得詳攷、而西洲之有文字、實自希臘始、故稱爲名國、

辛亥二十一年、周敬三十年、西洲前四百九十年、波人與希戰于馬拉、波人敗績、傳大流士以舟師伐希臘、希臘諸邦合從禦之、破波人于馬拉、獲戰艦七、大流士憤懣以死、子澤耳震立、謀報之、苦戰者再、而志終不伸、後爲叛人所殺、此役也、希之雅典將米力泰底、功冠于諸軍云、

辛酉三十一年、周敬四十年、西洲前四百八十年、波人與希戰、波人敗績、傳波將麻脫牛死之、麻脫牛虓勇無倫、波人所賴以爲强也、波威自是頓挫、

壬戌三十二年、周敬四十一年、西洲前四百七十九年、周仲尼卒、

乙丑空位一年、周敬四十四年、西洲前四百七十六年、秋周主丐殂、傳謚敬王、

孝昭天皇

壬申七年、周元七年、西洲前四百六十九年、冬周主仁殂、傳謚元王、希人敗波人于歐里麥同河、

壬辰二十七年、周貞定二十年、西洲前四百四十九年、希人與波和、傳波人屢敗故懼而和、

庚子三十五年、周貞定二十八年、西洲前四百四十一年、春周主介殂、傳謚貞定王、子叔帶弑兄去疾自立、立三月、弟嵬又弑叔帶而立、

庚戌四十五年、周考十年、西洲前四百三十一年、希臘諸候與雅典戰、傳希之敗波也、雅典邦人功居多、於是負功稍擅列侯、惡之、遂伐敗之、後敗降絕祀、

乙卯五十年、周考十五年、西洲前四百二十六年、周主嵬殂、傳謚考王、

丁巳五十二年、周威烈二年、西洲前四百二十四年、波人弑其主、

己卯七十四年、周威烈二十四年、西洲前四百二年、周主午殂、傳謚威烈王、周室益微、諸侯力政、號戰國、

辛巳七十六年、周安二年、西洲前四百年、希人殺索克拉的、傳索克拉的雕工之子也、憂國奔走、盡力于民事、審院誣殺之、

孝安天皇

乙巳十七年、周安二十六年、西洲前三百七十六年、周主驕殂、傳謚安王、

壬子二十四年、周烈七年、西洲前三百六十九年、周主喜殂、傳謚烈王、

戊寅五十年、周顯二十六年、西洲前三百四十三年、羅人與參戰、傳參尼的與羅隣、嘗伐其隣巴尼、巴尼降羅、以乞師、羅人發兵伐參、數戰之後、終降之、

癸未五十四年、周顯三十一年、西洲前三百三十八年、希人與馬人戰、傳馬斯多尼在希臘之北、屬歐羅巴洲、今希臘之地、國王非立、希英邁卓犖、善用兵、與希戰于薛羅尼、敗之、遂服希臘、自稱將軍、尋將伐波斯、爲衞士所剌殺、

丁亥五十九年、周顯三十五年、西洲前三百三十四年、馬王伐波取小亞細亞、買訥西里猶太諸地、傳馬王亞歷山德非立布子也、才兼文武、英略踰父、幼見其父征服四方、乃泣曰、何使我無用武之地、年二十而嗣位、威望日盛、是歲率兵三萬五千、伐波斯勝之、繼其父志也、

戊子六十年、周顯三十六年、西洲前三百三十三年、馬王敗波于意斯撒府、傳獲波斯王母及王族、

己丑六十一年、周顯三十七年、西洲前三百三十二年、馬王取推羅、傳推羅在地中海東岸、人稠土富、馬王攻擊七月而後克之、初王之敗波斯也、將直襲推羅、獻玉帛請和、不聽、請者數、而求愈甚、推羅終決戰云、城陷之日、屠殺八千人、又進屠加撒、遂取埃及、

庚寅六十二年、周顯三十八年、西洲前三百三十一年、馬王滅波斯、傳波斯請割地以和者、亦數矣、王不聽、臨戰馬人恐波軍衆盛、請夜襲之、王笑曰、汝等欲余盜勝乎、堅臥不起、

明而後戰、波斯大敗、波王爲叛將所殺、波斯終歸馬之版圖、

癸巳六十五年、周顯四十一年、西洲前三百二十八年、馬王稱帝、傳功成而驕侈、行多暴虐、嘗手刃諫者古利多、而悔、慟哭自恨、然暴行猶仍舊矣、

戊戌七十年、周顯四十六年、西洲前三百二十三年、馬主殂于軍、傳主國印度、得疾、歸至巴庇倫而殂、年三十二、國分爲三十三部、諸將自主所部、後合爲四國、一曰馬基頓、閣散

得主之、二曰苔拉西里西、馬枚主之、三曰埃及、獨列米主之、四曰西里亞、塞僴固主之、

庚子七十二年、周顯四十八年、西洲前三百二十一年、周主扁殂、傳謚顯王、

丙子七十八年、周靚慎六年、西洲前三百十五年、周主定殂、傳謚靚慎、

孝靈天皇

癸未十三年、周赧三十七年、西洲前二百七十八年、耶人與羅人戰、傳耶昇路在地中海東岸、東接馬基頓、王名比爾路、以勇武聞、時苔連的地名人得罪于羅而怕、乞援于耶王、王乃起兵與羅戰于利黎河、以象助鬪、羅兵敗、然耶知力竟不敵、移國避之、

辛丑三十一年、周赧五十五年、西洲前二百六十年、羅人敗加人、傳加爾達額在地中海南岸埃及之西、屬亞弗利加洲、今的黎波里突尼斯之地、善商賈、富强不讓埃及、羅人窺之久矣、兌劉者伐敗之、蓋加人長於操舟、勝則進侵、失利則揚帆颺去、兌劉乃以策鉤取鬪艦、故得大勝、

乙巳三十五年、周赧五十九年、西洲前二百五十六年、秦滅周、

庚戌七十年、秦始皇二十六年、西洲前二百二十一年、秦王稱帝、

癸未七十三年、秦始皇二十九年、西洲前二百十八年、加人伐羅、傳加人阿迷利加善戰、漸收地中海諸島、與羅對峙爲敵、其子漢尼巴聰敏絕群、年二十五拜爲大帥、嘗問兵法於其父、父戲之曰、爾能誓滅羅馬、則授秘耳、漢尼巴即一志于羅、大舉入羅、連戰皆勝、遂留軍于羅馬、

孝元天皇

辛卯五年、秦始皇三十七年、西洲前二百有十年、冬、秦主政殂、

甲午八年、秦二世三年、西洲前二百有七年、秋、秦趙高弑其主胡亥、

乙未九年、漢王邦元年、西洲前二百有六年、秦滅、秦主嬰降于漢、

己亥十三年、漢高五年、西洲前二百有二年、春、漢劉邦稱帝、

庚子十四年、漢高六年、西洲前二百有一年、羅人敗加師、傳漢尼巴在羅十有餘年、迫其都城、羅將哈彪堅壁老之、別將西比揚潛師襲加之都城、漢尼巴聞之還救、遇伏而潰、又與西比揚遇、以殘兵奮鬭、兵殲、漢尼巴脫身奔西里亞、

丙午二十年、漢高十二年、西洲前百九十五年、夏、漢主邦殂、傳謚高帝、

辛亥二十五年、漢惠五年、西洲前百九十年、西王與羅成、傳王名安的約哥閔、漢尼巴乞救之切、起兵伐羅、羅迎擊敗之、追到其都、西王納土以成、漢尼巴自殺、羅王既得服西直入里基頓、攻而降之、

癸丑二十七年、漢惠七年、西洲前百八十八年、秋、漢主盈殂、傳謚惠帝、

丁巳三十一年、漢呂后四年、西洲前百八十四年、羅人取加、傳加爾達額巳屬羅馬、而地中海之南、猶有二强國、曰奔多、曰入占爾達、皆恃險不屈、

辛酉三十五年、漢呂后八年、西洲前百八十年、秋、漢呂太后殂、

開化天皇

甲申元年、漢文後七年、西洲前百五十七年、夏、漢主恒殂、傳謚文帝

戊戌十五年、漢景後元年、西洲前百四十三年、羅取奔多、傳羅將奔彪克之、

庚子十七年、漢景後三年、西洲前百四十一年、春、漢主啓殂、傳謚景帝、

乙亥五十二年、漢武元封五年、西洲前百有六年、羅取入占爾達、傳羅將馬黎約克之、於是地中海南諸部、悉歸羅馬、

崇神天皇

甲午十一年、漢武後元二年、西洲前八十七年、春、漢主徹殂、傳謚武帝、

丁未二十四年、漢昭元平元年、西洲前七十四年、夏、漢主弗陵殂、傳謚昭帝、

丁巳三十四年、漢宣元康二年、西洲前六十四年、羅取里的亞、

壬申四十九年、漢宣黃龍元年、西洲前四十九年、冬、漢主詢殂、傳謚宣

帝、

癸酉五十年、(漢元初元元年、西洲前四十八年、)羅取埃及、

丁丑五十四年、(漢初元五年、西洲前四十四年、)羅取英、(傳)羅馬猛將雲興、疆域日廣、擧歐之一洲入其版圖、洲之西北有三嶋峙立于大西洋海東、而雙者南曰英倫、北曰蘇格蘭、西而單者曰阿爾蘭、(皆今之英吉利、)距陸舟行半日、於是羅將愷撒航而入之、

戊子六十五年、(漢元竟寧元年、西洲前三十三年、)夏漢主奭殂、(傳)諡元帝、

辛卯六十八年、(漢成建治三年、西洲前三十年、)羅人唯大屋稱帝、(傳)羅不置君數百年、國威大振、將綳縹愷撒等皆有大功、遂成隙相轢、愷撒乃逐綳縹、單當大柄、亦尋爲妬者所狙刺而死、其甥唯大屋猶擁威柄、於是復變國体、即帝位、號與古士都帝、罷戰銷兵、寛以撫民、優待功臣、一時稱爲明主、

垂仁天皇

甲寅二十三年、(漢哀建平二年、西洲前七年、)春漢主驁殂、(傳)諡成帝、

庚申二十九年、(漢哀元壽二年、西洲紀元前一年、)夏漢主欣殂、(傳)諡哀帝、羅教祖耶蘇生、(傳)其母年始十六、無夫而娠、娠十有三月而生、英智夙成、強毅自修、終創一宗門、死而教益弘、西人多奉其教、遂推爲法王、以生之明年、爲紀元第一年、

乙丑三十四年、(漢平元始五年、西洲紀元五年、)冬漢王莽弑其主衎、(傳)諡平帝、

戊辰三十七年、(漢孺子嬰初始元年、西洲八年、)漢王莽簒立、廢其主嬰、(傳)國號新、

己巳三十八年、(新莽二年、西洲九年、)羅人敗獨、(傳)獨逸在羅馬之北、(俗歐羅巴洲今用舊稱)五民雜處、分數十小部、時未盡服羅、羅故伐之、

甲戌四十三年、(新莽七年、西洲十四年、)羅主與古士都殂、

乙酉五十四年、(漢光武建武元年、西洲二十五年、)夏漢劉秀稱帝、

壬辰六十一年、(漢建武八年、西洲三十二年、)羅主璣耶撫、(傳)耶蘇唱

聚門徒日盛、羅主目其害于治、捕而磔殺之、耶蘇猶曰以一身代万姓之死也、

丁酉 六十六年、漢建武十三年、西洲三十七年、羅主提庇留殂、傳纘緒守成、綱紀大張、稱郅隆之世、

辛丑 七十年、漢建武十七年、西洲四十一年、羅主俄里牛剌殂、傳葷老丢斯嗣、昏惰不能政、

甲寅 八十三年、漢建武三十年、西洲五十四年、羅主爲其婦所弒、傳羅有寡婦美、兵主逼而生子、婦毒主而立其子、

丁巳 八十六年、漢光武中元二年、西洲五十七年、春、漢主秀殂、傳謚光武帝、

戊辰 九十七年、漢明永平十一年、西洲六十八年、羅人弒其主禰路、傳禰路寡婦所生也、既即大位、乃弒母又殺其妃、放恣無紀、至是賀留婆弒之自立、明年亦爲其臣所殺、

庚午 九十九年、漢永平十三年、西洲七十年、羅取耶路撒冷、傳耶猶太地也、耶蘇生焉、故祠堂存、奉其教者必來謁、又或卻取禍云、

景行天皇

乙亥 五年、漢明永平十八年、西洲七十五年、秋、漢主莊殂、傳謚明帝

辛巳 十一年、漢章建初五年、西洲八十一年、羅人弒其主智仲斯、傳智仲斯賢明善政、而其弟弒之而立、立十餘年而殂、

戊子 十八年、漢章章和二年、西洲八十八年、春、漢主炟殂、傳謚章帝

乙巳 三十五年、漢和元興元年、西洲百五年、冬、漢主肇殂、傳謚和帝

国史略系明年非、

丙午 三十六年、漢殤延平元年、西洲百六年、秋、漢主隆殂、傳謚殤帝

丁巳 四十七年、漢安元初四年、西洲百十七年、羅主大喇壤殂、傳資性寛和、大有仁聲、

乙丑 五十五年、漢安延光四年、西洲百二十五年、春、漢主祜殂、傳謚安帝

成務天皇

甲申 十四年、漢順建康元年、西洲百四十四年、秋、漢主保殂、傳謚順帝

国史略系明年非、

乙酉 十五年、漢沖永嘉元年、西洲百四十五年、春、漢主炳殂、傳謚沖帝

丙戌十六年、漢質本初元年、西洲百四十六年、夏、漢梁冀弑其主纘、傳謚質帝、

辛丑三十一年、漢桓延熹四年、西洲百六十一年、羅主安敦殂、傳安敦博物好古、明於治体、修律度、振綱紀、號爲中興、無羽書之警者數十年、自是而後内訌外叛、簒弑相尋、羅政衰矣、

丁未三十七年、漢桓永康元年、西洲百六十七年、冬、漢主志殂、傳謚桓帝、

辛卯五十九年、漢靈中平六年、西洲百八十九年、夏、漢主宏殂、傳謚靈帝、

仲哀天皇

辛卯十一年、漢獻建安十六年、西洲二百十一年、羅主塞弗拉斯殂于英、傳先是百宜紐尼熱據羅東土稱帝、亞拼納斯統師在英、亦據比利敦稱帝、主皆討戮之、然邊境未安、是以主親巡視、得病殂于英之約克、

丁酉十七年、漢建安二十二年、西洲二百十七年、羅人弑其主加拉迦辣、

庚子二十年、漢建安二十五年、西洲二百二十年、漢曹丕簒立、廢其主協、傳國號魏、

辛丑二十一年、漢昭烈章武元年、西洲二百二十一年、蜀漢劉備稱帝、

癸卯二十三年、漢後主建興元年、西洲二百二十三年、夏、漢主備殂、傳謚昭烈帝、

己酉二十九年、漢建興七年、西洲二百二十九年、吳孫權稱帝、

庚戌三十年、漢建興八年、西洲二百三十年、波人阿達色爾士稱王、傳波斯復興、威稜漸盛、

癸未六十三年、漢後主炎興元年、西洲二百六十三年、魏取漢、漢亡、

乙酉六十五年、晉武泰始元年、西洲二百六十五年、冬、魏司馬炎簒立廢其主奐、傳漢之末年、域内三分、炎尋伐滅吳、廼復爲一、

戊子六十八年、晉泰始四年、西洲二百六十八年、羅人敗戕特、傳戕特居羅東北、爲北狄匈奴所攻、乃降于羅、羅處之北境、态其遊牧生聚、年久日漸强盛、復與羅爲敵、

應神天皇

甲辰十五年、晉武太康五年、西洲二百八十四年、羅人伐波、

庚戌二十一年、晉惠永熙元年、西洲二百九十年、夏、晉主炎殂、傳諡武帝、

壬子二十三年、晉惠元康二年、西洲二百九十二年、羅分爲二、傳政治愈衰、東西紛爭、

癸亥三十四年、晉惠太安二年、西洲三百三年、羅主戮教徒、傳時志典劣安爲帝、末喜失末安副之、惡西教甚矣、壞寺焚書、驅除教徒、殆盡死者不可勝筭、至有就烙刑者、蓋自

耶蘇就戮、西教禁嚴、唯時主好尚所在、時有寬宥、然凡七値鋤戮、六十四年九十五年百六十七年百七十七年二百二年二百四十九年二百五十八年彼得保羅皆死于刑、而是歲所戮最猛虐云、

丙寅三十七年、晉惠光熙元年、西洲三百六年、冬、晉人弑其主衷、傳諡惠帝、

辛未空位一年、晉懷永嘉五年、西洲三百十一年、晉賊劉聰執其主熾、傳後諡懷帝、

仁德天皇

丙子四年、晉愍建興四年、西洲三百十六年、冬、晉賊劉聰弑其主業、傳諡愍帝、

戊寅六年、晉元太興元年、西洲三百十八年、春、晉司馬睿稱帝、傳都江南、委北土于賊、不能討之、賊勢猖獗、蒼生殄瘁、

壬午十年、晉元永昌元年、西洲三百二十二年、冬、晉主睿殂、傳諡元帝、

甲申十二年、晉明太寧二年、西洲三百二十四年、羅西主克東主、傳羅國擾亂、六王角爭、合而爲二、較爭更甚、會栽特入寇西主、剛士但丁擊退之、遂轉軍圍東主于比散注、若攻

克之、獲東主、復羅全土、

乙酉十三年、晉太寧三年、西洲三百二十五年、秋、晉主紹殂、傳諡明帝、

丁酉二十五年、晉成咸康三年、西洲三百三十七年、羅主剛士但丁殂、傳主善用兵、翕服一邦、其功偉矣、然制兵嚴、定稅苛、多爲後世害、君子不取也、據西洋易知錄殂年六十有四、初主之圍東主也、嘆賞其地形、後創一都城于其地、壯麗殆似舊羅、城名曰剛士但知腦布爾、

壬寅三十年、晉咸康八年、西洲三百四十二年、夏、晉主衍殂、傳諡成帝、

甲辰三十二年、晉康建元二年、西洲三百四十四年、秋、晉主嶽殂、傳謚康帝、

辛酉四十九年、晉穆升平五年、西洲三百六十一年、夏、晉主聃殂、傳謚穆帝、

癸亥五十一年、晉哀興寧元年、西洲三百六十三年、羅人與波戰、傳羅主中矢殂、

甲子五十二年、晉興寧二年、西洲三百六十四年、羅分爲二、傳自剛士但丁殂、三子分立、一合一離、不常其制、至是瓦連斯

據東都、瓦連的尼安據西都、竟分爲二、

乙丑五十三年、晉興寧三年、西洲三百六十五年、春、晉主丕殂、傳謚哀帝、

丁卯五十五年、晉帝奕太和二年、西洲三百六十七年、羅人伐英、傳英有叛者故伐之、

辛未五十九年、晉簡文咸安元年、西洲三百七十一年、冬、晉桓溫廢其主奕、

壬申六十年、晉咸安二年、西洲三百七十二年、秋、晉主昱殂、傳謚簡文帝、

戊寅六十六年、晉孝武太元三年、西洲三百七十八年、峩特敗羅人、

丙申八十四年、晉太元二十一年、西洲三百九十六年、秋、晉人弑其主昌明、傳謚孝武帝、

履仲天皇

壬寅三年、晉安元興元年、西洲四百有二年、晉桓玄逐其主德宗、

癸卯四年、晉元興二年、西洲四百有三年、西羅敗峩特、傳峩特屢侵西羅、至是爲西羅將士知利果所敗、

反正天皇

戊申三年、晉安義熙四年、西洲四百有八年、獨人侵羅、

庚戌五年、晉義熙六年、西洲四百有十年、英與獨逼、傳羅人鎭英者稍稍引去、英有議恢復者、而民心未一、於是乞獨逸兵以自捍、

允恭天皇

戊午七年、晉義熙十四年、西洲四百十八年、冬、晉劉裕弑其主德宗、傳謚安帝、

庚申九年、宋武永初元年、西洲四百二十年、夏、晉劉裕簒立、弑其主德文、傳國號宋、羅人去英、傳羅威衰矣、不能鎭海外、故棄之也、

壬戌十一年、宋永初三年、西洲四百二十二年、夏、宋主裕殂、傳謚武帝、子義符嗣、其臣發而弑之、迎義隆立之、

己卯二十八年、宋文元嘉十六年、西洲四百卅九年、汪人取加、傳汪德羅屬亞弗利加洲亦今的黎波里之地、伐加爾達額取之、始建國制、

癸巳四十二年、宋元嘉三十年、西洲四百五十三年、春、宋元劭弑其主義隆、傳謚文帝、

安康天皇

甲午元年、宋孝武孝建元年、西洲四百五十四年、

雄畧天皇

甲辰八年、宋孝武大明八年、西洲四百六十四年、夏、宋主駿殂、傳謚孝武帝、子子業立、其下弑之、

戊申十四年、宋明泰始四年、西洲四百六十八年、我特取西班牙、傳西班牙、羅之西境也、屬歐羅巴洲今現存矣土地肥饒、山川秀發、羊

馬騾驢諸畜、良於他邦、我特率兵入攻、羅馬守臣不能抗、棄而逃、我特據之、

壬子十六年、宋明泰豫元年、西洲四百七十二年、夏、宋主彧殂、傳謚明帝、

乙卯十九年、宋蒼梧王元徽三年、西洲四百七十五年、西羅亾、傳我特圍都城、羅主出降、西羅分立十有四主而亾、我既得之自稱伊太利云、

丁巳二十一年、宋順昇明元年、西洲四百七十七年、夏、宋蕭道成弑其主昱、傳稱蒼梧王、

己未二十三年、齊高建元元年、西洲四百七十九年、夏、宋蕭道成簒立、弑其主凖、傳國號齊、

清寧天皇

辛酉二年、齊建元三年、西洲四百八十一年、法始建國、傳法在羅之北境、西接西班牙、東與伊太利隣、屬歐羅巴洲今現存矣酋長哥羅味有雄畧、攘比狄、闢境土、改號曰法郎西、后奠都于巴勒、

壬戌三年、齊建元四年、西洲四百八十二年、春、齊主蕭道成殂、傳謚高

帝、

顯宗天皇

丁卯三年、（齊武永明五年、西洲四百八十七年、）羅以帖阿他力爲公修爾、傳何以書、美他力也、他力殺人也、雄才偉畧、能成羅主之志、是以美之、

仁賢天皇

癸酉六年、（齊永明十一年、西洲四百九十三年、）秋、齊主賾殂、傳謚武帝、（國史畧系明年、非、）羅人取伊、傳帖阿他力伐伊、伊王阿道

塞敗死、羅主封他力于伊太利、以爲王、政治理、田野闢、而伊人任文官、羅人掌武職、國人安堵、如不易主矣、

甲戌七年、（齊明建武元年、西洲四百九十四年、）冬、齊蕭鸞弑其主昭業、立昭文、又廢之自立、

武烈天皇

己卯元年、（齊明永元二年、西洲四百九十九年、）秋、齊主鸞殂、傳謚明帝、法與伊平、

辛巳三年、（齊和中興元年、西洲五百有一年、）春、齊人廢其主寶卷、

壬午四年、（梁武天監元年、西洲五百有二年、）夏、齊蕭衍簒立、弑其主寶融、傳國號梁、波人侵羅、

繼體天皇

丁亥元年、（梁天監六年、西洲五百有七年、）法人敗西哥、

戊子二年、（梁天監七年、西洲五百有八年、）法與伊戰于亞勒斯、傳法人敗、乃又和、（史氏曰、和未十年而戰、敗乃又和、義與廉恥安在哉、苟無信、則盟無益耳、後之墨守一紙誓書、以爲無他者、殆哉、）

辛卯五年、（梁天監十年、西洲五百十一年、）法王哥羅味殂、傳國裂爲四、曰施爾特珀爾、曰智爾利、曰哥羅爹爾、曰哥羅獨叅、而猶總稱爲法、

丙午二十年、（梁武普通七年、西洲五百二十六年、）伊王卒、傳王在位三十三年、國務大舉、及卒復大亂、

壬子空位一年、（梁武中大通四年、西洲五百三十二年、）羅與波戰

癸丑空位二年、（梁中大通五年、西洲五百三十三年、）羅人取汪、傳羅將別里撒流、壯勇善戰、伐汪降之、

安閑天皇

甲寅元年、梁中大通六年、西洲五百三十四年、

宣化天皇

丙辰元年、梁武大同二年、西洲五百三十六年、羅人入伊、〔傳〕羅主使別里撒流征伊、破拿波里、取西都、伊人収散兵來圍羅、羅人普禦攻者挫衂退保辣鼈南城、羅之在圍城也、教公悉弁流士謀啓敵事覺被逐、

欽明天皇

辛酉二年、梁大同七年、西洲五百四十一年、羅人敗波、〔傳〕此役也別里撒流又有功、而讒謗從發、遂以是廢、

癸亥四年、梁大同九年、西洲五百四十三年、伊人復西都、

己巳十年、梁武大清三年、西洲五百四十九年、梁侯景弑其主衍、〔傳〕謚武帝、國史畧系明年非、羅人取伊、

辛未十二年、梁簡文大寶二年、西洲五百五十一年、梁侯景弑其主綱、〔傳〕謚簡文帝、

甲戌十五年、梁元兼聖三年、西洲五百五十四年、冬、西魏入梁、梁主繹降、

乙亥十六年、梁敬紹泰元年、西洲五百五十五年、春、梁蕭方智稱帝、

丁丑十八年、陳武永定元年、西洲五百五十七年、冬、梁陳覇先簒立、廢其主方智、〔傳〕國號陳、

己卯二十年、陳永定三年、西洲五百五十九年、夏、陳主覇先殂、〔傳〕謚武帝、

乙酉二十六年、陳文天嘉六年、西洲五百六十五年、羅主如地尼安殂、〔傳〕主英敏温厚、羅政再振、殂年八十有三、

丙戌二十七年、陳文天康元年、西洲五百六十六年、夏、陳主蒨殂、〔傳〕謚文帝、

戊子二十九年、陳臨海王光大二年、西洲五百六十八年、冬、陳陳頊廢其主伯宗、〔傳〕明年春、頊自立稱帝、

庚寅三十一年、陳宣大建二年、西洲五百七十年、伊荷士流斯死、〔傳〕年一百歲、嘗爲伊王他力書記、所着栽特史、用字學等行于世、

敏達天皇

壬寅十一年、陳大建十四年、西洲五百八十二年、春、陳主頊殂、〔傳〕謚宣帝、

用明天皇

丙午元年、陳後主至德四年、西洲五百八十六年、

崇峻天皇

己酉二年、隋文開皇九年、西洲五百八十九年、春、隋滅陳、傳自晉委北土、據以稱帝者十餘、魏齊周隋其大者也、至是南北復合爲一、

推古天皇

庚申八年、隋開皇二十年、西洲六百年、羅妖賊作亂、傳賊布爾邉尼斯唱异教創宗門、誑人民、羅主不能制焉、

甲子十二年、隋文仁壽四年、西洲六百有四年、秋、隋楊廣弑其主堅、傳諡文帝、

戊寅二十六年、唐高武德元年、西洲六百十八年、春、隋人弑其主廣、傳諡煬帝、擁少主者二、而隋亾、夏、隋李淵稱帝、傳國號唐、

辛巳二十九年、唐武德四年、西洲六百二十一年、土始建國、傳土耳格據旧希臘之地羅馬東境、以是歲定制建稱、所奉教法與歐諸州異宗、故獨以此年爲紀元第一年、

丙戌三十四年、唐武德九年、西洲六百二十六年、夏、唐主淵老、傳廟號高祖、

舒明天皇

壬辰四年、唐太貞觀六年、西洲六百三十二年、阿人摩哈默死、傳阿剌伯東界波斯、西抵紅海、南瀕印度海、北接土之東境、屬亞細亞洲今存矣土分六部、皆役屬於波斯、摩哈默以我欽明帝辛卯、生於麥加、大部之一業行商、來往西州、贅富商之

寡婦、據有其資財、後欲別建宗門、以自崇、入山誦讀數年、遂成其志、此爲回教祖、

丙申八年、唐貞觀十年、西洲六百三十六年、阿取耶路撒冷、傳自是歸阿凡四百餘年、

辛丑十三年、唐貞觀十五年、西洲六百四十一年、羅人弑其主、傳繼母毒之也、

皇極天皇

壬寅元年、唐貞觀十六年、西洲六百四十二年、

孝德天皇

己酉大化五年、唐貞觀二十三年、西洲六百四十九年、夏、唐主世民殂、傳廟號太宗、

齊明天皇

乙卯元年、唐高宗永徽六年、西洲六百五十五年、

天智天皇

戊辰元年、唐高宗總章元年、西洲六百六十八年、羅人弒其主公士但丁、

弘文天皇

壬申元年、唐高宗咸亨三年、西洲六百七十二年、

天武天皇

癸未白鳳十二年、唐高宗弘道元年、西洲六百八十三年、冬、唐主治殂、傳廟号高宗、子哲嗣、母武氏廢之稱制、

持統天皇

癸巳四年、唐中宗嗣聖十年、西洲六百九十三年、羅人逐其主、傳羅人里伪周廢其主、傷而逐之、

乙未六年、唐嗣聖十二年、西洲六百九十五年、羅人逐其主、傳里伪周自立三歳、國人又廢之、傷而逐之、

文武天皇

甲辰慶雲元年、唐嗣聖三十一年、西洲七百有四年、羅人斯底尼安第二復位、傳尼安第二里伪周所逐也、屈辱數年、遂起兵攻都城、克而復位、

元明天皇

乙巳二年、唐中宗神龍元年、西洲七百有五年、冬、唐武曌殂、傳號則天、

庚戌和銅三年、唐睿宗景雲元年、西洲七百有十年、夏、唐后韋氏弒其主

哲、傳廟號中宗、

壬子五年、唐玄宗先天元年、西洲七百十二年、秋、唐主旦老、傳廟號睿宗、

元正天皇

乙卯靈龜元年、唐玄宗開元三年、西洲七百十五年、

聖武天皇

壬申天平四年、唐開元二十年、西洲七百三十二年、法人與阿人戰于國郊、敗之、

丁亥十九年、唐玄天寶六年、西洲七百四十七年、羅主取薩、傳薩尼索在

羅西、勢稍盛、羅主憤曰就衰頹爲其所壓、自將伐之、
擒薩王、

孝謙天皇

甲午六年、唐天寶十三年、西洲七百五十四年、法人敗倫巴多、傳倫巴多王亞斯多爾副侵伊、創立拉威那國、又逼教王、割羅付巳教王、乃乞援于法、法人爲伐敗之、

丙申八歲、唐肅至德元年、西洲七百五十六年、夏、唐主隆基老、傳廟號玄宗、摩爾建國、傳押達爾拉曼者據西班牙建國、稱

哥爾瓦主、

淳仁天皇

壬寅六年、唐肅寶應元年、西洲七百六十二年、夏、唐主亨殂、傳廟號肅宗、

稱德天皇

丁未神護景雲元年、唐代太曆二年、西洲七百六十七年、土人侵小亞細亞、

光仁天皇

甲寅寶龜五年、唐太曆九年、西洲七百七十四年、法人取倫、傳倫巴多造國二百零六年而滅、

己未十年、唐太曆十四年、西洲七百七十九年、夏、唐主豫殂、傳廟號代宗、

桓武天皇

乙丑延曆四年、唐德貞元元年、西洲七百八十五年、法王畧四隣、傳王名查爾曼雄畧邁群、於是畧獨逸諸部、兼羅馬、開館招士、規模大盛、

丁卯六年、唐貞元三年、西洲七百八十七年、嗹人入英、傳獨逸之北突出于海中者爲嗹、北東西皆面海、而西與英遙相對

峙、沿海細民以漁得糧、因漸刼掠爲盜、諸國患之、

戊辰七年、唐貞元四年、西洲七百八十八年、羅人弑其主、傳羅主暴虐囚其母伊連、伊連謀弑主自立稱帝、尋亦爲邦人所廢、

乙酉二十四年、唐順永貞元年、西洲八百有五年、春、唐主适殂、傳廟號德宗、子順宗誦嗣、八月而老、子純立、

平城天皇

丙戌大同元年、唐憲元和元年、西洲八百有六年、

嵯峨天皇

甲午 弘仁五年、唐元和九年、西洲八百十四年、法主查理曼殂、傳主漸吞諸邦、遂稱帝、及殂、諸子弱矣、不能統一邦疆、復分爲數邦

戊戌 九年、唐元和十三年、西洲八百十八年、獨讃拿爾作亂、傳法王路易捕而戮之、極其慘毒、後悔之、謂其后嘗譖拿爾、遂廢其后、

庚子 十二年、唐元和十五年、西洲八百二十年、春、唐陳弘志弑其主、絶

傳廟號憲宗

淳和天皇

甲辰 天長元年、唐穆長慶四年、西洲八百二十四年、春、唐主恒殂、傳廟號穆宗、

丙午 三年、唐敬寶曆二年、西洲八百二十六年、冬、唐劉克明弑其主、湛傳廟號敬宗、

仁明天皇

丙辰 承和三年、唐文開成元年、西洲八百三十六年、英王厄伯德卒、傳初獨人之來鎭也、國分爲七、攻擊不虛日、及厄伯德出、始統一之、且破嗹人來侵者、兵威大振、

庚申 七年、唐開成五年、西洲八百四十年、春、唐主昻殂、傳廟號文宗

辛酉 八年、唐武會昌元年、西洲八百四十一年、獨王魯達爾稱帝、

丙寅 十三年、唐會昌六年、西洲八百四十六年、春、唐主炎殂、傳廟號武宗、

文德天皇

辛未 仁壽元年、唐宣大中五年、西洲八百五十一年、嗹人侵英、傳溺于河、

直突倫敦、據熱德島、倫敦今英都、臨達迷塞河、要勝之地也、

清和天皇

己卯 貞觀元年、唐大中十三年、西洲八百五十四年、秋、唐主忱殂、傳廟號宣宗、國史畧系三年非

癸巳 十五年、唐懿咸通十四年、西洲八百七十三年、秋、唐主漼殂、傳廟號懿宗、

陽成天皇

丁酉元慶元年、唐僖乾符四年、西洲八百七十七年、

光孝天皇

丁未仁和三年、唐僖光啓三年、西洲八百八十七年、獨王遜位、傳聞國人謀亂也、懼乃先遜位避難、

宇多天皇

戊申四年、唐僖文德元年、西洲八百八十八年、春、唐主儇殂、傳廟號僖宗、

醍醐天皇

辛酉延喜元年、唐昭天復元年、西洲九百有一年、英王亞腓烈卒、傳厄

伯德五世孫也、其始即位、嗹冦方熾、苦戰五十餘、遂能屈之、興學練兵、海軍鬪艦之類、皆成于王手云、

甲子四年、唐昭天祐元年、西洲九百有四年、秋、唐朱全忠弑其主曄、傳廟號昭宗、

丁卯七年、唐天祐四年、西洲九百有七年、春、唐朱全忠簒立、弑其主祚、傳國號梁、

辛未十一年、梁太祖乾化元年、西洲九百十一年、獨主遜位、傳內外叛亂主不能制之、遂遜以死、自始祖査理曼至是十世、亂裔絕焉、

壬申十二年、梁乾化二年、西洲九百十二年、梁朱友珪弑其主全忠、傳自立、八月、爲其弟友貞所殺、

丙子十六年、梁後主貞明二年、西洲九百十六年、契丹阿保機稱帝、傳契丹在梁北、至是漸盛、屬亞細亞洲、今清国之地、

癸未延長元年、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西洲九百二十三年、後唐主李存勗滅梁、

丙戌四年、後唐明宗天成元年、西洲九百二十六年、後唐郭從謙弑其主存

勗、契丹阿保機殂、傳謚昇天帝、

朱雀天皇

癸巳承平三年、後唐明宗長興四年、西洲九百三十三年、冬、後唐主亶殂、傳廟號明宗、

甲午四年、後唐廢帝清泰元年、西洲九百三十四年、後唐從珂廢其主從厚、

丙申六年、後晉高祖天福元年、西洲九百三十六年、後晉主石敬塘滅後唐、獨王顯理卒、傳內挫強族、外禦勍敵、築邉寨、制騎兵、興貿易、齊風俗、顯理實有大造于獨邦也、顯理初

爲薩克侯、由選即王位、故稱顯理一系、爲薩克朝、

庚子天慶三年、後晉天福五年、西洲九百四十年、英王亞梯斯丹卒、傳王性剛虓、或譏其黷武、然其治國、法制井井、民大安焉、

壬寅五年、後晉天福七年、西洲九百四十二年、後晉主敬塘殂、國史畧系明年非

丙午九年、後晉出帝開運三年、西洲九百四十六年、英弑其主以德門、傳王之初年、安拉非來侵、既而安拉非死、王乃取其土、虐用其民、民怨叛而弑之、

村上天皇

丁未天曆元年、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西洲九百四十七年、契丹滅晉、傳入都汴京、定制稱遼、晉劉知遠稱帝、傳國號漢、遼主德光殂、傳德光不能有晉、將北歸、死於殺胡林、謚嗣聖帝、

戊申二年、後漢高祖乾祐元年、西洲九百四十八年、漢主暠殂、傳即知遠也

庚戌四年、後漢隱帝乾祐三年、西洲九百五十年、漢郭威簒立、弑其主兼祐、傳國號周、遼察割弑其主兀欲、傳德光長子述律、討賊而自立、謚兀欲曰孝和帝、

辛亥五年、後周太祖廣順元年、西洲九百五十一年、獨王取伊、傳伊太利女王不能制叛者、乞援于獨、獨王自將往援、見伊王美之、要而滄遂以爲妻、於是伊土歸獨、

甲寅八年、後周世宗顯德元年、西洲九百五十四年、周主威殂、

乙卯九年、後周顯德二年、西洲九百五十五年、英王以德勒卒、傳王多病、而所任相特基答及斯丹二人協力同國、國以無事、

己未天德三年、後周顯德六年、西洲九百五十九年、夏周主榮殂、傳廟號

世宗、

庚申四年、宋太祖建隆元年、西洲九百六十年、春周趙匡胤簒立、廢其主宗訓、傳國號宋、瑞始建國、傳瑞北負氷海、東接俄羅斯、西瀕大洋、南與嗹國隔海相呼應、山邃地瘠、民艱於食、屬歐羅巴洲、在西北極、今存矣、古屬獨邦、至是厄里哥者招撫民人、肇造都邑、國制始成、

辛酉應和元年、宋建隆二年、西洲九百六十一年、獨王阿多稱帝、

冷泉天皇

己巳安和二年、宋太祖開寶二年、西洲九百六十九年、遼人弑其主述律、傳謚安帝、述律嗜肉好獵、忍殺戮、或手刃人、人不能堪、遂及禍矣、

圓融天皇

癸酉天延元年、宋開寶六年、西洲九百七十三年、獨主阿多殂、

乙亥三年、宋開寶八年、西洲九百七十五年、英王以特加卒、

丙子貞元元年、宋太宗太平興国元年、西洲九百七十六年、冬、宋主匡胤殂、傳廟號太祖、

戊寅天元元年、宋太平興国三年、西洲九百七十八年、英人弑其主義德瓦第二、傳英王弱矣、繼母弑之、而立其子、

壬午五年、宋太平興国七年、西洲九百八十二年、遼主賢殂、傳謚孝成帝、

花山天皇

乙酉寛和元年、宋太宗雍熙二年、西洲九百八十五年、

一條天皇

丁亥永延元年、宋雍熙四年、西洲九百八十七年、法人彪迦別篡立、傳法國暴君代興、政体麻亂、彪迦別稍立大紀、庶民安之、

丁酉長德三年、宋太宗至道三年、西洲九百九十七年、春、宋主炅殂、傳廟號太宗、

三條天皇

丙辰長和五年、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西洲一千十六年、嗹人取英、傳嗹英兵結十有餘歲、遂破倫敦、逐英主以惕勒、嗹既并英、分爲四部、曰味塞、嗹王駕特奴自入居之、曰東英、曰墨爾別、曰諾東北蘭、分派大臣鎮之、

後一條天皇

壬戌治安二年、宋眞宗乾興元年、西洲千二十二年、春、宋主恒殂、傳廟號眞宗、

甲子萬壽元年、宋仁宗天聖二年、西洲千二十四年、獨主顯理第二殂、傳主亦英武、誅叛鋤梗、人民威服、故崇祀以爲列聖、

辛未長元四年、宋天聖九年、西洲千三十一年、遼主隆緒殂、傳謚孝宣帝、

乙亥八年、宋仁宗景祐二年、西洲千三十五年、嗹王駕特奴卒、

後朱雀天皇

戊寅長曆二年、宋仁宗寶元元年、西洲千三十八年、夏趙元昊稱帝、

辛巳長久二年、宋仁宗建曆元年、西洲千四十一年、嗹王駕侍奴第二卒、傳嗣絕、衆推義德瓦第三爲王、實以惕勒之子也、嗹人稍稍逃去、

癸未四年、宋建曆三年、西洲千四十三年、土人伐波斯、波斯降、

後冷泉天皇

乙未天喜三年、宋仁宗至和二年、西洲千五十五年、遼主宗真殂、傳謚孝

章帝、

癸卯康平六年、宋仁宗嘉祐八年、西洲千六十三年、春、宋主禎殂、傳廟號仁宗、

乙巳治曆元年、宋英宗治平二年、西洲千六十五年、土人取耶路撒冷、

丙午二年、宋治平三年、西洲千六十六年、英王義德瓦第三卒、傳卒之九月、諾曼侯率兵至、嗣主不能抗、兵敗走死、維廉遂立、稱王、尋定田產律、民便之、

丁未三年、宋治平四年、西洲千六十七年、春、宋主曙殂、傳廟號英宗、

後三條天皇

己酉延久元年、宋神宗熙寧二年、西洲千六十九年、

白河天皇

丙辰承保三年、宋神宗熙寧九年、西洲千七十六年、獨人廢其主、傳獨主與教公隙、遂爲所廢、尋復位、

乙丑應德二年、宋神宗元豐八年、西洲千八十五年、春、宋主頊殂、傳廟號神宗、

堀河天皇

甲戌嘉保元年、宋哲宗紹聖元年、西洲千九十四年、葡始建國、傳葡萄牙、西班牙之西土也、西南共面于大洋、西王嘗封其臣英黎給于此土、妻以其女、其子曰亞豐蘇英黎給、伐回部有功、是歲國人推以爲主、別爲一國、實葡國之鼻祖也、

丙子永長元年、宋紹聖三年、西洲千九十六年、伊人法人伐土、傳自耶路撒冷爲土有、謂耶蘇廟者、皆爲所虐、教徒怒之、誅伊法二邦人將伐取之、至是兵始起、兵其衆五十萬、

皆以磔架十字爲徽号、故呼爲十字軍、
己卯康和元年、(宋哲宗元符二年、西洲千九十九年、)伊人法人取耶路撒冷、【傳】(德)留教公王之、
庚辰二年、(宋元符三年、西洲千一百年、)春、宋主昫殂、【傳】廟號哲宗、
英人弑其主維廉第二、【傳】王性多欲、饕餮無厭、犯罪者往往納賄免死、政壞人離、遂爲其臣所射殺、
辛巳三年、(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西洲千百有一年、)遼主洪基殂、【傳】末年佞佛、日度僧三千、一歲飯僧三十六萬、遼之亡實階于

此云、謚孝文帝、

鳥羽天皇

乙未永久三年、(宋徽宗政和五年、西洲千百十五年、)金完顏旻稱帝、【傳】金在遼東北、(屬亞細亞洲、今清国之地、)
癸卯保安四年、(宋徽宗宣和五年、西洲千百廿三年、)金主旻殂、【傳】謚武元帝、

崇德天皇

乙巳天治二年、(宋宣和七年、西洲千百二十五年、)金人滅遼、【傳】遼延禧兼祖洪基之後、稱天祚、此歲爲金人所獲、遼耶律大石稱帝、【傳】國號西遼、
丙午大治元年、(宋欽宗靖康元年、西洲千百二十六年、)宋主佶老、冬、金人入宋、以宋主桓及其父佶歸、
丁未二年、(宋高宗建炎元年、西洲千百二十七年、)夏、宋康王搆稱帝、
乙卯保延元年、(宋高宗紹興五年、西洲千百三十五年、)英王顯理卒、【傳】王之立也、散財以取將士之心、撫民以固邦國之基、然嚴于法、人謂之獅王、金主晟殂、【傳】謚文烈帝、

丙辰二年、(宋紹興六年、西洲千百三十六年、)西遼主大石殂、

近衛天皇

丁卯久安三年、(宋紹興十七年、西洲千百四十七年、)獨人法人伐土、不克、【傳】是爲十字第二役、先是土攻取伊涅佐城、故有此役、二國兵敗而退、
戊辰四年、(宋紹興十八年、西洲千百四十八年、)英羅伯與其主士提反戰、【傳】顯理之卒、士提反以其甥立、而羅伯欲立顯理之女、交戰十年、遂擒士提反、下獄、既而羅伯亦爲敵所

獲、乃交返其獲而解兵、

己巳五年、宋紹興十九年、西洲千百四十九年、金人弑其主亶、傳諡武靈帝、

甲戌久壽元年、宋紹興二十四年、西洲千百五十四年、西遼主夷列殂、傳子幼、夷列妹普速完稱制、既而通其夫之弟、弑其夫、夫之父斡里剌射殺之、立夷列子直魯古、

後白河天皇

丙子保元元年、宋紹興二十六年、西洲千百五十六年、

二條天皇

辛巳應保元年、宋紹興三十一年、西洲千百六十一年、金弑其主亮、

癸未長寛元年、宋孝宗隆興元年、西洲千百六十三年、夏宋主搆老、傳廟號高宗、

六條天皇

丙戌仁安元年、宋孝宗乾道八年、西洲千百六十六年、

高倉天皇

壬辰承安二年、宋乾道八年、西洲千百七十二年、

安德天皇

辛丑養和元年、宋孝宗淳熙八年、西洲千百八十一年、

日本袖史外編卷一終

日本袖史外編卷之二

讚州　藤澤　南嶽　著

後鳥羽天皇

丙午文治二年、宋孝宗淳熙十三年、西洲千百八十六年、英王奴理第二卒、傳王盡心撫民、設買阿爾衛門、管理民事、官由民選、大盍于理云、長子力查嗣、

丁未三年、宋淳熙十四年、西洲千百八十七年、土人取耶、傳土既入耶、乃悉火耶蘇寺院、歐洲諸邦大怒、建盟謀伐土、明年遂發兵、是為十字第三役、

己酉五年、宋淳熙十六年、西洲千百八十九年、春、宋主昚老、傳廟号孝宗、

金主雍殂、傳謚仁孝帝、

庚戌建久元年、宋光宗紹熙元年、西洲千百九十年、英人法人伐土、傳三役之起、獨主弗勒特力提軍先進、得病歿于途、將士猶進、圍阿苦連二年、不拔、於是英法援之、城輙陷、

壬子三年、宋紹熙三年、西洲千百九十二年、土與英法平、傳英法逼耶而未克、英邦内訌、土冦蜂起、故英王引兵先退、於是平和議成矣、而英王途為墺土利人所捕、在獄二年、英人償之、始得到國、

癸卯四年、宋紹熙四年、西洲千百九十三年、土王薩剌珍卒、傳英法之來伐也、其王嘗中暑熱、王聞之、使人聘且問其病、人服其量、

甲寅五年、宋紹熙五年、西洲千百九十四年、秋、宋主淳老、傳廟号光宗、

乙卯六年、宋寧宗慶元元年、西洲千百九十五年、獨主伐土、傳獨主顯利第六窃圖取土、而惡無名、乃又驅教徒、以十字為名、是為第四役、

丁巳八年、宋慶元三年、西洲千百九十七年、獨主顯利第六殂、傳主既克悉西利、土耳其地名、將直侵都城、會疾殂、

土御門天皇

己未正治元年、宋慶元五年、西洲千百九十九年、英王力查卒于軍、傳或云、弟約翰弑之也、初約翰謀奪國、不克、被逐、王怒法人助約翰、故伐之、傷而死、王喜武善劍、及即位、張

武立威、人大稱之、而竟死于兵、

辛酉 建仁元年、宋寧宗嘉泰元年、西洲千二百一年、乃蠻取西遼、傳遼主直古魯出獵、乃蠻王襲執之、遼絕不祀、

壬戌 二年、宋嘉泰二年、西洲千二百二年、法人伐土取剛士但丁、傳是爲十字第五役、法人以舟師直衝剛士但丁、士人棄城走、乃與羅之教公謀、以與巴土宇院者、立爲東帝、

丙寅 建永元年、宋寧宗開禧二年、西洲千二百六年、蒙古奇握溫鐵木眞稱帝、傳蒙古部在金國之北、屬亞細亞洲、今淸國之地、至鐵木眞大興、

戊辰 承元二年、宋寧宗嘉定元年、西洲千二百八年、金主璟殂、傳謚英孝帝、

順德天皇

癸酉 建保元年、宋嘉定六年、西洲千二百十三年、金人弑其主永濟、傳降封衛王、謚紹、

乙亥 三年、宋嘉定八年、西洲千二百十五年、金遷都于汴、傳避鐵木眞也、

丙子 四年、宋嘉定九年、西洲千二百十六年、英王約翰卒、傳在位暴虐、國人叱罵至今云、其與法王戰、與羅教公校、與巴侖士鬪、此其最失人心者也、

己卯 承久元年、宋嘉定十二年、西洲千二百十九年、獨主入耶、傳獨主弗勒特力第二、爲羅教公所嗾、起兵入耶、兼稱耶王、是爲十字第六役、

辛巳 三年、宋嘉定十四年、西洲千二百二十一年、蒙古滅囬囬、屬亞細亞洲、即今清國囬部之地、

後堀河天皇

癸未 貞應二年、宋嘉定十六年、西洲千二百廿三年、金主珣殂、傳謚聖孝帝、

甲申 元仁元年、宋嘉定十七年、西洲千二百廿四年、秋宋主擴殂、傳廟号寧宗、

乙酉 嘉祿元年、宋理宗寶慶元年、西洲千二百二十五年、法取羅舌、傳羅舌英地之在法者、法收爲其有、

丁亥 安貞元年、宋寶慶三年、西洲千二百二十七年、蒙古滅夏、 蒙古主

鐵木真殂、傳廟号太祖、

四條天皇

甲午文曆元年、宋理宗端平元年、西洲千二百三十四年、金亾、

辛丑仁治二年、宋理宗淳祐元年、西洲千二百四十一年、蒙古窩闊台殂、傳廟号太宗、

後嵯峨天皇

癸卯寛元元年、宋淳祐三年、西洲千二百四十三年、

後深草天皇

戊申寳治二年、宋淳祐八年、西洲千二百四十八年、蒙古貴由殂、傳廟号定宗、

庚戌建長二年、宋淳祐十年、西洲千二百五十年、法王伐土、傳土復取耶、故伐之、是爲十字第七役、土設伏迎戰、法師敗、王被獲、納土與金、自贖而歸、

甲寅六年、宋理宗寳祐二年、西洲千二百五十四年、獨主根拉德殂、傳群雄鬮逐、争亂四起、邦不置主二十年、稱爲大空位、

己未正元元年、宋理宗開慶元年、西洲千二百五十九年、蒙古主蒙哥殂、傳廟号憲宗、

亀山天皇

甲子文永元年、宋理宗景定五年、西洲千二百六十四年、英人幽其主、傳英人將置議院、乃擇二十四名、任以議職、王權漸衰、西門者尤擅恣、與王抗諍、謂王不任職、廢而幽之、冬宋主昀殂、傳廟号理宗、國史畧系明年非、

乙丑二年、宋度宗咸淳元年、西洲千二百六十五年、英王子討反人斬之、傳西門既廢王、事必取決于已、而以其發于卑賤、人多

惡之、王子義德瓦起義兵討之、從者如雲、捕西門戮之、支觧以狗、王得反正、

庚午七年、宋咸淳六年、西洲千二百七十年、法王路易卒、

壬申九年、宋咸淳八年、西洲千二百七十二年、英王顯理第三卒、傳反正未幾、國人復反、再幽王及義德瓦、開院置議員、政事一歸于院、曰、上不得虐下、下不壅于上、民由得自主也、

癸酉十年、宋咸淳九年、西洲千二百七十三年、獨主羅德福立、傳羅德福

爲隣邦瑞士貴族獨人迎以爲主、於是亂擾小熄、

甲戌十一年、宋咸淳十年、西洲千二百七十四年、秋宋主禥殂、傳廟号度宗、

後宇多天皇

丙子建治二年、宋恭宗德祐二年、西洲千二百七十六年、元入宋、以宋主㬎歸、傳元即蒙古也、

戊寅弘安元年、宋端宗景炎三年、西洲千二百七十八年、夏宋主昰殂、傳廟号瑜宗、

己卯二年、宋帝昺祥興二年、西洲千二百七十九年、春元滅宋、

壬午五年、元世祖至元十九年、西洲千二百八十二年、英取威尔士、傳威尔士英之北土也、叛服無常、有久非者納欵、又悔而叛、王乃親討之、久非竄逃、威尔士於是乎定矣、

乙酉九年、元至元二十二年、西洲千二百八十六年、羅撰地誌、傳是爲歐弗地誌之始、

伏見天皇

辛卯正應四年、元至元二十八年、西洲千二百九十一年、土取阿苦連、

甲午永仁二年、元至元三十一年、西洲千二百九十四年、春元主忽必烈殂、傳廟号世祖、

丙申四年、元成宗元貞二年、西洲千二百九十六年、蘇逐英人、傳以成自主之權也、

後伏見天皇

庚子正安二年、元成宗大德四年、西洲千三百年、俄奠都于墨斯科、傳俄羅斯在土耳其東北、屬歐羅巴洲、今存矣、古稱薩爾馬西亞、役屬于甸奴、吾貞觀中、有祿利哥者、招族造國、後有

十二子分立、遂互攻擊、曰以衰乱、元鐵木眞伐滅阿羅思阿速欽察三部、於是爲蒙古別部、尋來元、威稍弛、漸復其土宇云、

後二條天皇

壬寅乾元元年、元大德六年、西洲千三百二年、威尼斯人制羅經、傳威人弗拉斐日痾約者始制之、

丁未德治二年、元大德十一年、西洲千三百七年、春元主鐵木耳殂、傳廟号成宗、　英王義德瓦卒、傳王頻年征戰民力罄

矣、然政法雄偉、頗有可觀焉、　瑞士建國、傳瑞士在獨之南伊之北、東西約五六百里、南北約三四百里、山疊峰聳、氷雪常積、然水清山奇、風色幽雅、人民良淳、稱爲樂土、始屬羅馬、次屬法、後爲獨國所轄、是時獨主苛斂酷刑、以失人心、瑞士乃逐守吏、割據稱制、獨人不能制御、遂別爲一國、初分爲三部、又分爲十三部、各擇官理事、共和之俗成矣、

花園天皇

辛亥應長元年、元武宗至大四年、西洲千三百十一年、春、元主海山殂、傳廟号武宗、

甲寅正和三年、元仁宗延祐元年、西洲千三百十四年、蘓人敗英、傳蘓王普魯斯以兵三萬奮鬭、敗英十萬衆、世稱板諾克本之捷、　法王非立第四卒、傳王之在位、抑制教公、使之奉國憲、大得体制云、

後醍醐天皇

庚申元應二年、元延祐七年、西洲千三百二十年、春、元主愛育黎拔力八達殂、傳廟号仁宗、

癸亥元亨三年、元英宗至治三年、西洲千三百二十三年、秋、元鐵失弑其主碩德八剌、及其相拜住、傳廟号英宗、

丁卯嘉暦二年、元泰定四年、西洲千三百二十七年、英人廢其主義德瓦第二、傳王娶法王女、女性淫、頗有醜行、而王不能問、嬖戲盖甚、政理大弛、民皆怨、故致此變、

戊辰三年、元明宗致和元年、西洲千三百二十八年、秋、元主也孫鐵木兒殂、傳不立廟、奉謚、止稱泰定帝、　法王査爾斯第四卒、

傳無子、非立第六以從弟入嗣、

己巳元德元年、元致和二年、西洲千三百二十九年、秋、元圖帖睦爾弑其主和世㻋、傳廟号明宗、

壬申元弘二年、元文宗至順三年、西洲千三百三十二年、秋、元主圖帖睦爾殂、傳廟号文宗、從子懿璘質班嗣、尋殂、号寧宗、　英侵蘓、傳蘓王普魯斯卒、子大非第二尚幼、蘓人巴略者謀簒立、英王助之、擊走大非、立巴略而去、

戊寅延元三年、元順帝至元四年、西洲千三百三十八年、英人伐法、傳非立

之立也、英王不悅、蓋以其爲法出、欲往王于法也、及得志于蘇、自謂兵鋒銳利、莫能攖之、遂自稱法王、南事于法、攻擊數年、勝敗不常云、

後村上天皇

辛巳興國三年、元順帝至正元年、西洲千三百四十一年、羅人廢其主、傳約翰第五弱矣、大臣于達哥西諾廢而自立、

丙戌正平元年、元至正六年、西洲千三百四十六年、法與英戰于格利西、法師敗績、傳英王伐法數年、而未得志、乃大舉深入、

直薄巴黎斯、法王以勁兵遶出其後、要之于歸路、英人果班軍、逢于格利西、是日雷雨大至、衆寡不可窺也、乃奮擊法人、日加申、天忽霽朗、而法人方敗、列侯大臣多死于亂戟下、王之出其兵十萬、其八也、從者僅五人、於是據城乞和、英王亦聞蘓人窺其虛、和而歸、

乙未十年、元至正十五年、西洲千三百五十五年、英伐法、傳暫和數年、又有違言、英黑王子伐法、大掠而去、蓋先是三年、非立卒、嗣子約翰暗弱、故及之、

丙申十一年、元至正十六年、西洲千三百五十六年、英入法、傳黑王子復大敗法兵于波爾多、獲法王及太子、然恐俘獲釀亂索賄而釋之、特以約翰歸、下之于獄、

辛丑十六年、元至正二十一年、西洲千三百六十一年、土奠都于亞得利安、傳土威不競久矣、疆域稍蹙、阿多曼者出、而國勢漸盛、是歲始奠其都、

丁未二十二年、元至正二十七年、西洲千三百六十七年、元亡、

戊申二十三年、明太祖洪武元年、西洲千三百六十八年、明朱元璋稱帝、

長慶天皇

庚戌建德元年、明洪武三年、西洲千三百七十年、

後龜山天皇

甲寅文中三年、明洪武七年、西洲千三百七十四年、俄與韃戰、傳俄王中流矢以死、韃靼在俄之東、屬亞細亞洲、今清國之地、蒙古之別種也、自是漸盛、

丁巳天授三年、明洪武十年、西洲千三百七十七年、英王義德瓦第三卒、

【傳】王英偉雄傑、性長武事、征𤇈服法、威蓋一世、子黑王子亦勇壯、而先王歿、人皆惜之、長孫力查第二嗣、

辛酉弘和元年、明洪武十四年、西洲千三百八十一年、英人作亂、【傳】力查之立、年僅十一、法𤇈乃首背約、來侵、內民乘之起兵、教士包爾爲之謀主、以逼都城、王問叛人之所請、悉可之、叛人乃退、而稍以策戮唱首者、事始定矣、

後小松天皇

戊寅應永五年、明洪武三十一年、西洲千三百九十八年、夏明主元璋殂、【傳】謚高帝、

己卯六年、明建文元年、西洲千三百九十九年、英顯理第四簒立、幽其主力查、【傳】力查漸擅恣、改革舊典、民心疑貳、且其所委政柄維爾薄爾德錫連等、皆非其人、故顯理逼而簒之、

庚辰七年、明建文二年、西洲千四百年、莫取印度、【傳】莫卧爾、蒙古之別種也、初元主鐵木眞取回回、旁征印度諸部、後以宗室分王西土、莫亦其一也、至是莫王帖木兒者、威服四鄰、疆土日斥、莫印度共屬亞細亞洲、

壬午九年、明建文四年、西洲千四百有二年、夏明燕王棣簒立、遂其主允炆、【傳】謚惠帝、　土人與莫戰于謌俄利、【傳】土兵敗績、王爲所擒、土人立索利曼爲主、

甲申十一年、明永樂二年、西洲千四百有四年、莫王帖木兒卒、

稱光天皇

癸巳應永二十年、明永樂十一年、西洲千四百十三年、英王顯理第四卒、【傳】王自知逆取難以服人、故前王弊政、竭力革除、然後漸懈惰、權之歸于巴力門如故、

乙未二十二年、明永樂十三年、西洲千四百十五年、英人與法戰于亞人可法、師敗績、【傳】英前王之歿、遺言曰、使國家恬於無事、非吾志也、故英人復用兵于法、法方𢏡亂、權奸相嫉、於是不能軍也、

庚子二十七年、明永樂十八年、西洲千四百二十年、葡繼亞島、【傳】亞索利亞、大西洋諸島也、航海之術、葡爲諸邦之嚆矢、故南海諸島多爲其所據、　英人入法、【傳】英再伐法、欲一

役了事、直突巴黎斯、法王降、納女爲妃、約英王子孫世有法國、王乃置留後、而班師、

壬寅二十九年、明永樂二十年、西洲千四百二十二年、英王顯理第五卒、傳法有謀復國者、英王復伐平之、會法王病、且入巴黎斯、代之、亦得疾卒、慕維蘭氏曰、自古戰陳之事、咸恃膽勇、至王乃以巧詐取勝、風斯下矣、法王查爾斯第六卒、傳於是英王顯理第六將入代、法有處女若安者、嘯收餘兵、奮擊英軍、終復邦土、

甲辰三十一年、明永樂二十二年、西洲千四百二十四年、西人拓加那黎耶島、傳島在亞嶋之南、屬亞弗利加洲、又呼福島、諸貨殖焉、西人之富實基于此、冬、明主棣殂、傳謚文帝、

乙巳三十二年、明洪熙元年、西洲千四百二十五年、夏、明主高熾殂、傳謚昭帝、

後花園天皇

乙卯永享七年、明宣德十年、西洲千四百三十五年、春、明主瞻基殂、傳謚章帝、

甲子文安元年、明正統九年、西洲千四百四十九年、土人敗匈、傳匈牙利在土之北、屬歐羅巴洲、今與地利亞、於吾長德年間立國、稱雄一時、而北困于波蘭、南苦于土耳其、漸已頹衰、

己巳寶德元年、明正統十四年、西洲千四百四十九年、瓦剌入明、以明主祁鎮歸、國史略系明年、非、

癸酉享德二年、明景泰四年、西洲千四百五十三年、羅亡、傳土人取之也、土兵入東都、羅主不抗、出犇入木馬祢亞、

乙亥康正元年、明景泰六年、西洲千四百五十五年、英人幽其主顯理第六、傳英有狠弗立者、天資又淑、才德並着、王以事殺之、又受制于悍后、是以民心離矣、欲推力査爲主、力査義德瓦第三之後、會王有疾、巴力門乃使力査攝政、王瘳而權猶在力査、於是各樹黨與、互擯擠排、遂致用兵、叔擊王師敗、而王被幽廢、

丁丑長祿元年、明天順元年、西洲千四百五十六年、春、明人廢其主祁鈺、傳先是虜送祁鎮于明、故迎而立之、

庚辰寬正元年、明天順四年、西洲千四百六十年、英亂、傳自顯理第六

幽廢後、后拖其子以戰者數年、北人實輔之、遂獲乃查支解之、力查子義德瓦第四舉兵入倫敦、廢王自立、后出奔蘇、

甲申五年、（明天順八年、西洲千四百六十四年、）春、明主祁鎮殂、傳謚睿帝、

後土御門天皇

庚寅文明二年、（明成化六年、西洲千四百七十年、）俄取諾波羅得、英人弑其故主顯理第六、

己亥十一年、（明成化十五年、西洲千四百七十九年、）西建國、傳西班牙起

什集散國体未一、是歲諸部始合爲一、是爲西班牙再造之始、女王名依撒伯爾、聰敏不凡、衆咸畏而服之、

癸卯十五年、（明成化十九年、西洲千四百八十三年、）英王義德瓦第四卒、傳子幼、叔父幽之而立、拒諫戮忠良、立三年而爲顯理第七所殺

丁未長享元年、（明成化二十三年、西洲四百八十七年、）秋、明主見深殂、傳謚純帝、

甲寅明應三年、（明弘治七年、西洲千四百九十四年、）西人閣龍如美、傳吾延元之際、歐有哥白尼者、好談天、精推步、居常自謂地形必應如球也、然未得其徵、嘗觀月食、拍掌曰、暗處則是地影爾、閣龍伊邦熱弩亞漁家之子、志氣俊邁、不屑生產、聞哥白尼之說而服之、竊有周觀地球之志、然貧無行資、告人則皆誕之、聞西班牙女王有識、乃自投以請、固請而後聽之、給以大舩一小舩二、豎資糧、閣龍大喜、帆而行、二旬餘無所見、舟人皆惱

閣龍且慰且諭、直進不得、既而見人烟、舟中人皆愕然、達岸驅逐土蕃、徙國人據之、美之洲始與歐通、（亞米利加有南北二洲、閣龍所到、蓋其南洲也已、）

乙卯四年、（明弘治八年、西洲千四百九十五年、）葡人取孟買、傳孟買在印度西界、（在亞細亞洲、）地產棉花胡椒椰子珊瑚、葡得之開港置埔、

己未八年、（明弘治十二年、西洲千四百九十九年、）葡人入伯、傳伯西兒在南美洲、北接可侖比亞、西接秘魯、南接玻利非亞、葡

來見其地荒闊、稍移刑餘充之、獨侵瑞士、傳瑞舊屬獨、近歲不復修貢、於是伐之、瑞之聯邦、協謀禦戰、六合六勝、獨終不得志矣、

庚申九年、明弘治十三年、西洲千五百年、獨分國爲六部、傳獨主馬西密憐、憂其國勢漸微、革制圖治、民心稍安、

後柏原天皇

辛酉文亀元年、明弘治十四年、西洲千五百有一年、西人拓北美、傳自後西法二國共拓北地、命其地曰新西班牙、曰新法郎

西、

乙丑永正二年、明弘治十八年、西洲千五百有五年、夏明主祐樘殂、傳謚敬帝、

庚午七年、明正德五年、西洲千五百有十年、英王顯理第七卒、傳王之在位、叛者四起、王以策誅之、遂成富强之基、而人或議其貪暴云、

壬申九年、明正德七年、西洲千五百十二年、法敗威尼斯于拉威那、

丙子十三年、明正德十一年、西洲千五百十六年、西王非立卒、

己卯十六年、明正德十四年、西洲千五百十九年、西人閣龍死、傳客嘗謂龍曰、卿新得一邦、直僥倖而已、何足重稱、答曰、然哉、不知子能竪卵于案上乎否、客曰、不能、龍乃取卵、刀劓其尖、竪之于案、客曰、如此則易易耳、余何不能焉、龍曰、成事皆如此、在注意何如耳、其剛毅可以見也、死年六十一、後四年、墨雅蘭者、始一周地球、人益服其見矣、

辛巳大永元年、明正德十六年、西洲千五百二十一年、春明主厚照殂、傳

謚毅帝、

癸未三年、明嘉靖二年、西洲千五百二十三年、瑞人瓦撒稱王、傳瑞隷嗹者久矣、瓦撒圖恢復、遂立爲王、威惠兼施、國民安服、

甲申四年、明嘉靖三年、西洲千五百二十四年、嗹人逐其主基斯丁、傳王不德、政令不行、内外叛訌、民遂逐之、

乙酉五年、明嘉靖四年、西洲千五百二十五年、獨主與法王戰于巴比亞、獲法王以歸、傳明年乞和而歸、獨取伯閔、傳伯閔獨之北鄰也、即今墺之不威迷亞、獨得之境土益廣、獨主名查

理第五、賢有譽望、及此捷、声威大著、

後奈良天皇

丁亥大永七年、明嘉靖六年、西洲千五百二十七年、獨人侵土、

辛卯享祿四年、明嘉靖十年、西洲千五百三十一年、獨禁新教、傳新教徒盛、禁而益熾、且激兵變、乃弛其禁、

丁酉天文六年、明嘉靖十六年、西洲千五百三十七年、西取馬與類加諸島、

戊戌七年、明嘉靖十七年、西洲千五百三十八年、獨主與法王會于拿斯、

傳議和也、

甲辰十三年、明嘉靖二十三年、西洲千五百四十四年、法與獨戰于西利索歟、傳獨師敗、乃又會于克列皮、以和、　瑞伐嗹、

丁未十六年、明嘉靖二十六年、西洲千五百四十七年、英王顯理第八卒、傳羅教行于民久矣、而護法者縱恣、行與其教爭、王盡革之、奪教公之權、嘗有不奉遵巴力門之言者、王乃曰、法官與余一体、人安得蔑之乎、其志于治、可謂至也、然取西王女、兼其侍女、而寵之、妃憂懼成病、而侍女亦尋失寵以死、凡後宮妃嬪寵弛而廢者三、手刃刺之者三、故人多議之、　法王法蘭西斯第一卒、傳子顯理第二嗣、遷擧其父所黜望馬倫西爲相、人皆異之、

癸丑二十二年、明嘉靖三十二年、西洲千五百五十三年、英王義德瓦第六卒、傳王善政治、所建置皆範于世、蓋小校以教學、貧院以育窮民、病院以療沈痾、其裨益非淺尠云、王姊馬利嗣、時有然格來者、讀教書善事、父諸大臣瓦

威之徒、推奉爲君、馬利聞人心不服然格來、乃招集兵士、逐然格來代之、

癸丑二十二年、明嘉靖三十二年、西洲千五百五十三年、英人謀反、不克、傳馬利欲納獨主子非立爲夫、非立少於馬利九歲、故衆議不可、諫章堆案、不聽、衆乃謀逐馬利、事覺誅死者四百人、

甲寅二十三年、明嘉靖三十三年、西洲千五百五十四年、西人侵蘭、傳阿蘭東與獨接、南連比利時、北西臨大洋、地勢低卑、夷坦

無山、海潮所射、劃爲洲渚、然水利至便、土地肥沃、且長於舟楫、海市之利、總歸于此土、古時諸酋分立、或歸法轄、或奉獨命、至是西人又略斯蘭德亞、漸侵全邦、遂使其子非立第一兼王蘭地、

丙辰弘治二年、明嘉靖三十五年、西洲千五百五十六年、獨主甲利遜位、傳 教徒聚訟、外寇雨集、王厭苦之、逃入山寺爲僧、以終、西蘭比及海外諸島與其子非立、獨邦則與其弟伯爾南、

正親町天皇

戊午永祿元年、明嘉靖三十七年、西洲千五百五十八年、英女王馬利卒、傳 非立來爲夫、數年而弃去、猶時來往誘惑、圖利、與兵伐法、與戰而敗、至失其地、馬利慚憤成病以死、

己未二年、明嘉靖三十八年、西洲千五百五十九年、法王顯理第二卒、

甲子七年、明嘉靖四十三年、西洲千五百六十四年、土伐馬爾達、敗績、獨主伯爾南殂、

丙寅九年、明嘉靖四十五年、西洲千五百六十六年、冬、明主厚熜殂、傳諡肅帝、

壬申元龜元年、明隆慶六年、西洲千五百七十二年、夏、明主載垕殂、傳諡莊帝、　西人取呂宋、傳 呂宋在薩之西南洋中、水程凡七十二更、南北凡二百餘里、土坦田腴、東據遂山、西人欺其王、借地于浦頭、猝以巨熕刼之、奪以爲其有、

甲戌天正二年、明万曆二年、西洲千五百七十四年、土取突尼斯、

乙亥三年、明万曆三年、西洲千五百七十五年、土主色林第二殂、

己卯七年、明万曆七年、西洲千五百七十九年、蘭與西戰、傳 西政苛虐、蘭人乃謀自立、有阿蘭治者、智勇拔群、遂逐西吏、爲脫覊之計、

庚辰八年、明万曆八年、西洲千五百八十年、西人取葡、傳 葡王邉理卒、西王非立以其伯父、舉兵入葡、以匡輔爲名、遂并有之、

後陽成天皇

丁亥天正十五年、明万曆十五年、西洲千五百八十七年、蘭人敗西師、

戊子十六年、明万暦十六年、西洲千五百八十八年、英人大敗西于亞馬太、

己丑十七年、明万暦十七年、西洲千五百八十九年、法人弑其主顯利第三、

壬辰文祿元年、明万暦二十年、西洲千五百九十二年、俄人弑其主涅明流士【傳】波利斯弑之也、

乙未四年、明万暦二十三年、西洲千五百九十五年、馬邏可建國、【傳】馬邏可在阿爾及耳之西、在西北隅今存 屬亞弗利加洲、北則地中海、西則大西洋、南則撒哈拉大漠、中有大山、曰亞德拉斯、擴畫國中、田是以狹小、而腴膏宜穀果、舊屬阿剌伯、兼阿之漸微、并吞四隣、猛來亞斯者雄豪邁邁、遂獨立爲國、

戊戌慶長三年、明万暦二十六年、西洲千五百九十八年、蘭人取爪哇、【傳】爪哇在呂宋西南、與蘇門答臘隔海爲門、爲西船東來要路、蘭人乃建府設市鎮、以巨帥、遂爲南洋第一都會、三寶瓏、竭力石、士里莫、皆其埔頭之大者也、西王非立第二卒、【傳】非立第三嗣、乃修和于法、

癸卯八年、明万暦三十一年、西洲千六百有三年、英女王以利沙伯卒、【傳】迎蘓王若述斯第六立之、然威儀草野、言語晦澁、邦人失望、 土主亞慕辣第三殂【傳】自土之取羅國、子紅海地中海之間者、多獻幣納土、阿亦降屬、幅員之大、殆比羅馬之舊、而用兵也暴、斂民也慘、括財也苛、簒弑亦相仍、後宮常五六百人、先生王子者、輙立爲后、固回教主擅恣無比、盖西洲之昏暴無政者、亦莫土之若云、

乙巳十年、明万暦三十三年、西洲千六百有五年、俄天逑土利主討賊而立【傳】波利斯簒立數年、始伏誅、而天逑土利主亦尋遇弑、

己酉十四年、明万暦三十七年、西洲千六百有九年、法人弑其主顯利第四、

庚戌十五年、明万暦三十八年、西洲千六百有十年、瑞人俄世咨稱王、【傳】瓦撒卒也、世子嗟滸爲邦人所囚以死、世咨既立、攻

擊四隣、且崇回教、援同伐異、威風大行、

後水尾天皇

壬子慶長十七年、（明万曆四十年、西洲千六百十二年、）蘭取馬路古、〔傳〕亦西南洋諸島也、

甲寅十九年、（明万曆四十二年、西洲千六百十四年、）瑞人侵俄、

丙辰元和二年、（明万曆四十四年、清天命元年、西洲千六百十六年、）華韃靼愛新覺羅奴兒哈赤稱帝、〔傳〕奴兒哈赤發基之地、舊名赫圖阿拉、西去明都二百七十里、東距寧古塔千二百里、

己未五年、（明万曆四十七年、清天命四年、西洲千六百十九年、）獨禁新教、〔傳〕獨王法地難多信羅教、厚矣、而忌新教、罰禁甚嚴、竟盡驅放之于境外、

庚申六年、（明泰昌元年、清天命五年、西洲千六百二十年、）秋、明主翊鈞殂、〔傳〕謚顯帝、子常洛立、閱月而殂、謚貞帝、

辛酉七年、（明天啟元年、清天命六年、西洲千六百二十一年、）蘭取臺灣、〔傳〕臺灣在呂宋之北、東北距我邦、水程七十更、北有雞籠山、與明之福州對峙、南有河沙磯、形似彎弓、物產富饒、不復他需也、

癸亥九年、（明天啟三年、清天命八年、西洲千六百二十三年、）蘭闢伯西兒、〔傳〕所闢在北隅耳、

乙丑寬永二年、（明天啟五年、清天命十年、西洲千六百二十五年、）英王若迷斯卒、〔傳〕王性不淑、故多敝政、子査爾斯嗣、亦不能更、凡英王即位、例必服紫、査爾斯衣白、將行禮、大臣咸諫曰、白力査第二顯理第六用白、不克終、宜鑑也、不聽、國人乃稱爲白王、

嗹王伐獨、〔傳〕新教徒逃在獨境外

者、推嗹王爲盟主、嗹王爲伐獨、

丙寅三年、（明天啟六年、清天命十一年、西洲千六百二十六年、）秋、韃主奴兒哈赤殂、〔傳〕爲太祖高皇帝、奴兒哈赤每征討、必與諸貝勒適野、而謀畫地而議、令簡傳者速兵、故事無失舉、遂剏大業、

丁卯四年、（明天啟七年、清天聰元年、西洲千六百二十七年、）秋、明主由校殂、〔傳〕謚悊帝、

獨人伐嗹、〔傳〕獨將瓦連斯大貝率兵十万入嗹、嗹王不能抗、逃入海、

己巳六年、明崇禎二年、清天聰三年、西洲千六百二十九年、普敗獨于波羅的、傳普魯士、獨之別部也、屬歐羅巴洲、今爲大國、時稍爲自立之計、會連國大敗、城之未降僅一二耳、普乃救之、獨大敗、兵士死者一萬二千、精兵殲矣、於是乞和而退、歸其侵地、

明正天皇

壬申寛永九年、明崇禎五年、清天聰六年、西洲千六百三十二年、瑞人與獨戰于理越斯、傳瑞王崇西教、故助之伐獨、中銃死、其將

奮戰、獨兵終敗、

甲戌十一年、明崇禎七年、清天聰八年、西洲千六百三十四年、獨殺其將瓦連斯太員、傳用讒也、

乙亥十二年、明崇禎八年、清天聰九年、西洲千六百三十五年、法人與西戰、傳法使行人請戰期、西即應之、蓋歐洲交兵、例先告絶請戰期、不屑襲擊也、自此役後無復用此例者云、

丙子十三年、明崇禎九年、清崇德元年、西洲千六百三十六年、韃靼改國号稱清、

丁丑十四年、明崇禎十年、清崇德二年、西洲千六百三十七年、英人作乱、傳蘇壹丁不之人唱乱、殆靡全邦、蓋欲排棄新教、且得自主也、王聽其請、

庚辰十七年、明崇禎十三年、清崇德五年、西洲千六百四十年、英閉議院、傳議院擅權、王威日輕、加之細民嘯聚、上下成黨、而民黨之衆倍于王黨、王大怒之、首閉議院、

壬午十九年、明崇禎十五年、清崇德七年、西洲千六百四十二年、葡再建國、傳葡及西班牙、獨立爲國、英人爲協護之、

後光明天皇

甲申正保元年、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西洲千六百四十四年、春、明賊李自成陷都城、明主由檢死之、傳謚愍帝、秋、清主皇太極殂、傳謚太宗文皇帝、冬、清遷都于燕、傳稱北京、

蘭人拓澳、傳澳在亞細亞東南洋中、周凡万餘里、西人嘗一至于此、然土地荒穢、茫無人迹、夜則燐火閃閃耳、故名火地、不能有所經略、蘭人至、始建埔設市、故又呼新阿蘭、

戊子慶安元年、明永曆二年清順治五年、西洲千六百四十八年、法人作亂、傳以奪政府之權、洗舊染之汙爲名、獨乱下傳教徒角爭者三十年、始就招撫、世呼爲三十年之役、

己丑二年、明永曆三年清順治六年、西洲千六百四十九年、英人弑其主查爾斯、傳叛人要王于堂上、環而責之、王抗論良久、有唱弑者、衆齊声呼曰、可矣、遂具罪狀、斬之于市、蓋王民二黨攻擊數年、雷塞斯德之役、王師潰、王奔投蘇軍、蘇人賣與叛人、叛人幽之五年、而遇弑、

辛卯四年、明永曆五年清順治八年、西洲千六百五十一年、英人取澳、傳蘭人墾拓益廣、英人遂而奪之、英伐蘇、傳蘇有謀擁立王族、復王權者、英將格朗究討平之、

壬辰承應元年、明永曆六年清順治九年、西洲千六百五十二年、蘭取英船、傳英人襲蘭于東布爾峽、故蘭亦要擊英將于海中、燬其商船三十、兵船十有一、

癸巳二年、明永曆七年清順治十年、西洲千六百五十三年、英格朗究稱國議總督、傳格朗究將爲大柄、而議院權猶如故也、乃以兵敺逐議員、自稱國議總督、蘭與英平、傳蘭與英相持于海上久矣、英將不勒格以生兵來戰、蘭將乃德朗戰死、兵潰、蘭人氣索、降服乞和、

後西天皇

乙未明曆元年、明永曆九年清順治十二年、西洲千六百五十五年、法人西人會于非耳山、傳平也、昔法王不求西王位、許西王女嫁法王家、

丙申二年、明永曆十年清順治十三年、西洲千六百五十六年、蘭人取齊狼、傳齊狼周廻千餘里、山川靈秀、印度洋中之大島也、

戊戌萬治元年、明永曆十二年清順治十五年、西洲千六百五十八年、莫取南北印度、傳莫威益盛、惟海港諸島多爲歐人所有、戰鬪不已、互有勝敗、

庚子三年、明永曆十四年清順治十七年、西洲千六百六十年、緬人執明主由榔、明亡、傳自愍帝殉社稷、福王由崧唐王聿鍵永明王由榔相繼稱明、保正朔于流離之中、至是終亡、

蘭人瑞人嗹人會于阿里哈、英人查爾斯第二稱

王、【傳】格朗宅勝外寇、廣土疆、而國人未服、議論如烘、
戊戌歲病熱以死、其子嗣職、國人愈不遵命、遂迎查
再斯立之、

辛丑寬文元年、清順治十八年、西洲千六百六十一年、春、清主福臨殂、【傳】
謚世祖章皇帝、清之大典、至主而具、封域之大、卓乎
今古、西接回部、北隣俄羅斯、東南二面、以海爲界、頒
置省府、民治以張、京官則多法于古、內閣學士、政本
系焉、六部屬之、而刑部與都察大理、目爲三法司、以

詳國是、吏士選擇、皆管于吏部、又置宗人府、以管王
族、考察之制、三載考績、內曰京察、外曰大計、以昭勸
懲、曰守、曰政、曰才、曰年、是謂之四格、所以勸明也、曰
貪、曰酷、曰罷軟、曰不謹、曰老、曰疾、曰浮躁、曰才力不
及、謂之八法、所以黜幽也、闕吏之法、可謂具矣、刑猶
存八議、兵則置八旗、紅白青藍、各有正鑲、亦得其宜矣、明朱
成功入臺灣、【傳】成功欲復明祚、不克、乃逐蘭人入臺
灣、置府、定制、恤窮慈幼、臺人安之、

靈元天皇

癸卯寬文三年、清康熙二年、西洲千六百六十三年、法人作海渠、【傳】法國
大河二十二、水利足矣、又導地中海、達大西洋、海人
大便之、

乙巳五年、清康熙四年、西洲千六百六十五年、英伐蘭、【傳】去歲蘭與法和、
英人怒、於是遣王弟塞斯攻蘭、大敗之、獲艦十九、卒
七千、

丁未七年、清康熙二年、西洲千六百六十七年、蘭伐英、【傳】蘭將泥路伊蘭

留伐英、以報乙巳之役也、連勝深入、礮声震都城、英
人懼乞成、　葡人取諳可羅、【傳】諳可羅之地、山多產
銀、起役開礦、葡人之富、實基于此、

戊申八年、清康熙七年、西洲千六百六十八年、蘭取歪阿那、【傳】歪阿那在
巴西北境、屬南亞美利加洲、東隅名加夜那、法人所闢、西隅
名特默拉拉、英人所闢、蘭所取其中央、名蘇利南、產
白糖加非、貿易頗盛、号西府、

壬子十二年、清康熙十一年、西洲千六百七十二年、法人英人獨人伐蘭、

敗績、傳蘭聞諸邦來伐、先發間使間離之、而以精兵邀之于海、擭英將天聿土、

癸丑延寶元年、（清康熙十二年、西洲千六百七十三年、）波蘭敗土人、傳波蘭在俄之西南、（屬歐羅巴洲、今分割爲三、而舊稱存于俄、）南與土隣、土人乃以衆臨之、波羅拒戰敗之、土兵死者四萬、

乙卯三年、（清康熙十四年、西洲千六百七十五年、）俄主加拿烈殂、法人與獨戰、傳獨人善戰、法將丢烈斯中丸死、法乃追擊獨船在英海者、英人不與焉、

丙辰四年、（清康熙十五年、西洲千六百七十六年、）俄伐土、蘭人始制雷火熕、

丁巳五年、（清康熙十六年、西洲千六百七十七年、）法人取蘭、

庚申八年、（清康熙十九年、西洲千六百八十年、）俄王亞勒宇斯殂、傳俄伯德祿嗣、女兄狡猾、窃圖逐伯德祿、事露、伯德祿避之于寺、衆人不服女兄、幽之、而迎伯德祿立之、

癸亥天和三年、（清康熙二十二年、西洲千六百八十三年、）清伐臺灣取之、傳成功以據臺之明年卒、子經孫克塽嗣立、猶奉明正

朔、至是爲清將施琅所滅、匈人侵墺、傳匈牙利叛墺、厥土耳其侵墺之首府、府人一萬一千、防戰六十日、府殆不支、乞救于波蘭、波蘭精兵一萬、進敗匈土三十万衆、

乙丑貞享二年、（清康熙二十四年、西洲千六百八十五年、）英王查爾斯第二卒、傳弟若迷斯第二嗣、其即位也、令曰、政教必率舊章、宰輔必用舊人、不可有所改、民乃大悅、而事多獨斷、議員鉗口、於是人或譏之、前王子亞謨爾蕃謀等欲依譏者、以奪位、擧兵入寇、不克而死、

東山天皇

戊辰元祿元年、（清康熙二十七年、西洲千六百八十八年、）英人逐其主若迷斯第二、傳王之克亞蕃二叛人、治其黨虐矣、民益懼焉、維廉第三者在蘭、寛和善遇人、民心遂歸之、於是有以兵迎之者、王欲拒之、微兵無復應者、乃犇于法、乞法師以歸、以謀恢復、不克、獨人英人蘭人嗹人瑞人會于奧貝斯弗克、傳法威特熾、且虐新教徒、故

謀之也、

庚午三年（清康熙二十九年、西洲千六百九十年）法人敗英、【傳】法軍鋭利、戰無不勝、選將帥長兵略者、貴之、故人皆爭雄、雄將林立、冠于一時、

甲戌七年（清康熙三十三年、西洲千六百九十四年）波斯復故土、【傳】先是波斯衰弱、爲阿富汗所削奪、至達馬斯者、有志于恢復、漸復故土、

丙子九年（清康熙三十五年、西洲千六百九十六年）莫伐亞齊、【傳】亞齊一名

蘓門答臘、在瓜哇之西（屬亞細亞洲）一島、長約二千餘里、亞齊其西端部名、而或蒙之于一島、島產五金、其利多矣、亦爲蘭人所據、莫欲伐取之、不克、　波蘭王瓦美士卒、【傳】以小抗大、國勢漸振、而卒國遂分裂、

丁丑十年（清康熙三十六年、西洲千六百九十七年）英人西人蘭人法人會于力斯維、【傳】成也、

己卯十二年（清康熙三十八年、西洲千六百九十九年）瑞人侵波蘭、【傳】俄世吞之殞、王女嗣位、厭武溺文、終流于弱、遂位于外戚加爾祿斯、遊羅馬不返、加爾祿斯乃即眞、年方十八、血氣剛鋭、嗜戰討、故侵波蘭、

庚辰十三年（清康熙三十九年、西洲千七百年）嗹人伐俄、　墺始建國、【傳】墺地利亞在獨之東境（屬歐羅巴洲今存）常服屬獨邦、至是創建一國、不復稱獨部、

辛巳十四年（清康熙四十年、西洲千七百有一年）普人菲哩特稱王、【傳】雄邁有大志、屢挫大敵、蠶食四隣、遂爲邦人所推、

壬午十五年（清康熙四十一年、西洲千七百有二年）英王維廉第三卒、【傳】

王之始即位、與妻共政、其卒也、以妻之妹爲嗣、人咲其厚于外家、　英人蘭人敗法于非俄、　俄與瑞成、【傳】瑞歸其侵地、

癸未十六年（清康熙四十二年、西洲千七百有三年）俄遷都于彼得羅堡、【傳】彼得羅堡枕于波羅的海、扼水陸之要、俄王相地遷都、國勢於是隆矣、　獨人與法人戰、

甲申寶永元年（清康熙四十三年、西洲千七百有四年）英人墺人與法戰于武林、法師敗績、【傳】法圖英、英故先之也、英將馬爾

伯羅大敗法師、獲其將大拉意、　英取日巴拉大、傳日稱屬西班牙、爲地中海鎖鑰、英於是置礮墩設營壘、人不得覬之、

丙戌　三年、清康熙四十五年、西洲千七百有六年、　英人敗法于拉迷里斯、傳馬爾伯羅連戰連勝、法人大阻、

己丑　六年、清康熙四十八年、西洲千七百有九年、　俄敗嗹、　英人敗法于窩德那、傳此役也、法將米拉斯支敗善戰、故英人亦多死焉、

中御門天皇

庚寅　寶永七年、清康熙四十九年、西洲千七百有十年、　墺王查理第六卒、傳無子、傳位于女、女聰敏逸倫、善政治、長撫軍、威嚴益張、四隣不敢侵軼、　俄敗瑞、

壬辰　正德二年、清康熙五十一年、西洲千七百十二年、　獨與法平、

癸巳　三年、清康熙五十二年、西洲千七百十三年、　英與法平、傳英將馬爾伯羅壯武善戰、與法角爭十有餘年、戰則必勝、法威頓挫、而王聽讒、將殺之、伯羅出犇、而和議成矣、　嗹與西平、　歐洲諸王議和、傳各邦使公使會于裕土列其、

甲午　四年、清康熙五十三年、西洲千七百十四年、　英女王阿安卒、

乙未　五年、清康熙五十四年、西洲千七百十五年、　法王路易第十四卒、　英人謀逆伏誅、傳蘇人作亂、謀廢立、貴戚應之者多、事覺悉捕下之于獄、誅斬無遺、

丙申　享德元年、清康熙五十五年、西洲千七百十六年、　英人敗土、

戊戌　三年、清康熙五十七年、西洲千七百十八年、　波斯伐莫、　英人與西

戰、傳西人敗走、乃糾起艦者、與英人和、

庚子　五年、清康熙五十九年、西洲千七百二十年、　俄與嗹平、傳先是嗹入俄國、俄都俄人苦之、遂議罷兵、　蘭人制寒暑鍼、

辛丑　六年、清康熙六十年、西洲千七百廿一年、　俄王伯德祿稱帝、　清朱一貴取臺灣、傳臺灣知府王珍稅斂苛虐、奸民黃殿李勇等、以一貴姓朱、推以爲王、七日而全臺咸服、稱中興王、

壬寅　七年、清康熙六十一年、西洲千七百二十二年、　清主玄燁殂、傳諡聖祖

仁皇帝、

癸卯八年、清雍正元年、西洲千七百二十三年、波斯與俄平、傳俄數侵波斯、波抗戰不屈、遂和、

乙巳十年、清雍正三年、西洲千七百二十五年、俄主伯德祿殂、傳主聰明嚴敏、夙有大志、以俄之不能操舟、微服入蘭、學習其術、國勢由是而隆矣、其發政也、首制舟師、奠都城、興貿易、開學校、以滌陋習、爲王未世而全盛之形成矣、列福耳多波斯人也、賢明有偉略、主遣使聘之、一見

相許、推心輔翼、俄邦全盛之功、列福之力居其半云、

丙午十一年、清雍正四年、西洲千七百二十六年、西取哥而西加諸島、傳島在地中海、海中諸島多歸西轄、

丁未十二年、清雍正五年、西洲千七百二十七年、英王若日爾卒、傳王西巡至遏斯那不得、病卒、

己酉十四年、清雍正七年、西洲千七百二十九年、英人法人西人會于世布伊利、傳議和也、

乙卯二十年、清雍正十三年、西洲千七百三十五年、秋清主胤禛殂、傳謚

世宗憲皇帝、

日本袖史外編卷之二終

日本袖史外編卷之三

讚州　藤澤　南嶽　著

櫻町天皇

丙辰元文元年、清乾隆元年、西洲千七百三十六年、英取意西蘭、傳在嗹邦海中、產鷲白熊、俄敗土、

己未四年、清乾隆四年、西洲千七百三十九年、英人與西戰于北美、傳歐人闢美者、日多月盛、各割據一隅、西人所據爲墨爲

福爲危爲得、法人所據爲加爲祿爲紐、而緬馬干牛瑪特費叟諾若諸邦、英人所據也、英來最遲、而闢據最大、威稜烜赫、是以西法皆不慴然、疆場多支、乃定禁要無相侵軼、是歲、西見英人觸禁、輒奪其舩、英主怒、發舟師攻之、掠西人舩財不貲、

辛酉寬保元年、清乾隆六年、西洲千七百四十一年、獨人作亂、傳各部酋長擁兵角爭、俄闢監札加、傳監在北美西北隅、與俄隔海對峙、自是終屬俄之版圖、

壬戌二年、清乾隆七年、西洲千七百四十二年、俄伐瑞、傳瑞敗乞和、

癸亥三年、清乾隆八年、西洲千七百四十三年、英王帥師與法人戰于馬印河、法人敗績、傳世呼爲德丁安之役、

甲子延享元年、清乾隆九年、西洲千七百四十四年、法侵蘭、法敗英人墺人于方的納、

乙丑二年、清乾隆十年、西洲千七百四十五年、英賊侵倫敦、傳有查爾斯義德者、亦王族也、以兵二千與王戰、敗之、而薄倫敦、無應者、知事不成、北奔、王追擊甚急、終出犇法、

獨主甲利第七殂、普墺薩波同盟于德、傳薩即薩克索、獨邦之一諸侯也、

丙寅三年、清乾隆十一年、西洲千七百四十六年、英人作亂、傳蘇人叛王、敗王師者再、將迫倫敦、王乃伐殲之于客羅丁、初首輔厄爾波未死也、謂王曰、王若好戰、結怨于四隣、則必有助先朝之遺孽、以謀其利者、至是驗矣、

桃園天皇

丁卯延享四年、清乾隆十二年、西洲千七百四十七年、法敗英人墺人于

拉布爾傳尋亦爲英人所敗、
戊辰寬延元年、清乾隆十三年、西洲千七百四十八年、法人英人俄人墺人西人蘭人薩人會于愛拉沙伯、法地傳訂息戰也、蓋英國叛亂相踵、國殆不支、法俄亦厭兵、於是乎有此會也、然各邦人在印度北美者、鬪爭如故、
乙亥寶曆五年、清乾隆二十年、西洲千七百五十五年、歐洲各邦公使會于維也納、
丁丑七年、清乾隆二十二年、西洲千七百五十七年、普師敗墺師于賴堅堡

傳普獨立恣擅、勢焰遠輝、歐洲各邦嫉之甚、將合從以斃之、普王非立第二銳敏不凢、抗拒當之、破墺者再、而威焰益熾、
庚辰十年、清乾隆二十五年、西洲千七百六十年、波斯伐莫、英取亞加拉傳亞在印度諸部之中央、亞王孱弱、四隣更侵、請救于英、英爲逐敵、而政遂歸于英、王食俸以養其家族而已、　英王若爾日第二卒、
辛巳十一年、清乾隆二十六年、西洲千七百六十一年、波斯伐莫、傳莫人敗走、國威頓減、滿剌甸乘隙而興矣、滿國于莫西、其酋薛覇尼天資豁達、有大度、時莫之衰、征服四隣、斥其疆土、遂北界溫都斯坦、東畔榜葛剌、立府名比拿、人烟頗繁、
壬午十二年、清乾隆二十七年、西洲千七百六十二年、俄后弑其主彼得第三、傳自立稱加多隣第三、

後櫻町天皇

乙酉明和二年、清乾隆三十年、西洲千七百六十五年、印度叛英、英人伐

平之、傳中印度十三部、終爲英屬、　英作印證法、傳民商賈貿易、田產典質、必用國券、無券者不得訟諍于官也、時英邦治典略定、職制則兩議院以掌大政、上曰勞爾德士、世爵任之、下曰高門士、擇民之負他邦屬地之人、不得與選也、有事則必取國是于此、王不得擅决也、又置數衙門、以治庶務、曰加比納、總理庶務、曰德勒如力、總理度支、以斯折格主出納兼治訟獄、德勒的主商賈、瓦爾主戰征、勒文紐主稅餉、亞

密拉的主闘艦、盜惡勒主詔令、京斯板使主盜賊爭闘、高門伯理斯主戸婚田産、賦税則土田關塞戸産信局瀛車印票皆有税也、又或税于商、或債于民、盡視國事緩急爲輕重、無有定額、所謂量出爲入者、與亞洲諸邦異制也、

丙戌三年、清乾隆三十一年、西洲千七百六十六年、英與莫戰、

己丑六年、清乾隆三十四年、西洲千七百六十九年、法取哥而西加、傳西人奪之者四十餘年、至是復之、

後桃園天皇

辛卯明和八年、清乾隆三十六年、西洲千七百七十一年、西取智里、傳智里在玻利非亞之西南、屬南亞美利加洲、山多五金、西人覬覦久矣、遂成其志、

壬辰安永元年、清乾隆三十七年、西洲千七百七十二年、莫王出奔孟加拉、傳末路比破之、王不能支、自脫而入孟、

癸巳二年、清乾隆三十八年、西洲千七百七十三年、英取東西印度、俄普墺伐波蘭、傳三邦乘波之衰、伐奪其邦域四分之一、三分之、各有其一、

甲午三年、清乾隆三十九年、西洲千七百七十四年、法王路易第十五卒、傳路易王天資暗弱、委任非人、國維漸鈌、政治日非、子路易十六嗣、年方弱冠、而有憂國之志、稍補敝政、

乙未四年、清乾隆四十年、西洲千七百七十五年、北美聯邦推華盛頓爲元帥、傳英人在美厚税重斂、以自利、民不耐苦、於是馬賽等十有三邦聯盟戮力、爭逐英吏、而未得元帥、乃議推頓爲帥、頓嘗爲英人武職、功多不調、頓乃謝

病去、閉門不出、至是衆望歸頓、頓即起移國中、告滌苛鋤煩、脫于英管、百姓響應、英鎮將來討、攻戰甚苦、美軍屢敗、頓獨志氣不撓、意思閑暇、時或與士卒談說古今義烈之事、以激勵之、人賴以安、後乘風雪襲英軍、大敗之、遂自成國、建國号曰合衆、乃下令曰、自今之後自主自立耳、莫有服于英命、於是乎主權定矣、

乙亥八年、清乾隆四十四年、西洲千七百七十九年、波王加林坎卒、

光格天皇

庚子安永九年、清乾隆四十五年、西洲千七百八十年、法復議院、傳法閉議院、殆百有五十年矣、時欲有所更革、故開院求言、而王乏果決、議論擾擾、人心不一、國勢愈危、

壬寅天明二年、清乾隆四十七年、西洲千七百八十二年、英敗法師、傳英敗法之舟師者再、法人大沮、

癸卯三年、清乾隆四十八年、西洲千七百八十三年、英人與米平、傳米利堅合衆國既擁自主之權、抗然不屈、百挫益奮、千敗彌

堅、而法人潛助之資用、由是以給英人、僉議曰、此非殲之則不止耳、今舉全國之衆以臨、則殲之亦易然、征賦之繁、餉運之費、得必不償失、不如講和以息民也、於是遣使議和、米人不肯曰、此在許我自立耳、否則有戰而已矣、法人爲講之、許其自立矣、頃乃定邦制、制、主共和、不置君主、統領正副各一員、以衆望所在任之、職四年一任、任滿退替、又置文書院長、掌議大政、論可否、有司庫、掌稅務、有水陸軍管、掌兵務、褒巧官督工藝、驛遞官督驛傳、表法官解諭國法、聯邦之制、於是乎成矣、然邦競雄、人猜材、爭擾之風未全消也、頃大憂之、會聯邦代理論說懇到、三年而后稍稍止、遂益培政府之權、而護人民之自由、聯邦之制、於是乎美矣、　英人法人米人西人蘭人同盟于巴黎斯、傳成和也、　法人製輕氣球、

乙巳五年、清乾隆五十年、西洲千七百八十五年、英人製蒸氣機、

戊申八年、清乾隆五十三年、西洲千七百八十八年、俄與瑞典戰、　清林文

爽叛據臺灣、傳尋伏誅、

己酉九年、清乾隆五十四年、西洲千七百八十九年、俄敗土、傳土割地乞和、　法人廢其主路易第十六、傳王方與米睦、暴斂以助之、國內虛耗、民不堪命、於是議者多主張民權之說、欲退王族、廢僧徒、壞品流、於流涅爾耳僧爲之首唱、遂廢王幽之、

辛亥寬政二年、清乾隆五十六年、西洲千七百九十一年、米華盛頓再爲大統領、傳頓在職四年、將退避、衆人强留之、故復任、

獨主及普王會于薩索尼、傳獨主娶法王妹、故謀法
事也、
壬子四年、（清乾隆五十七年、西洲千七百九十二年、）獨主留波爾廼、傳子法
朗士斯嗣、政尚寬弘、民人悅服、而圖征法者如故、
瑞典弑其主、　法人侵蘭、傳蘭方亂、不能防之、割地
以和、其地之在外洲者、多爲英人掠、
癸丑五年、（清乾隆五十八年、西洲千七百九十三年、）法人弑其主路易第十
六、傳幽之五年、遂弑之、弑之也、責其過失、叱罵無狀、

且及其后其女、乃廢君主之制、立領事官三人、攝行
政務、　英與法戰、傳法乃收英商貨物及法人所負
債於英以入官、　英伐嗹、傳嗹敗乞和、　俄普伐波
蘭、傳又割奪其地、
甲寅六年、（清乾隆五十九年、西洲千七百九十四年、）英人敗法、　英取哥而
西加、傳封爲王國、
乙卯七年、（清乾隆六十年、西洲千七百九十五年、）蘭王奔于英、傳法人逼
蘭、蘭不能支、王逃、而地歸于法、　夏清主弘曆老、傳

明年正月、殂、謚高宗純皇帝、　俄普墺滅波蘭、傳三
割遂盡其地、　米人以亞登士爲大統領、
丙辰八年、（清嘉慶元年、西洲千七百九十六年、）波斯復興、傳自加林坎王
歿、國亂相踵、至是發底阿里沙者立、而國威稍復、
清以澳門與葡、傳置海防同知衙門、以治民、有事則
兩邦協議以理之、　清賊徐添德作亂達州、傳添德
達州人、世業農、亦假燒香求福爲名、所謂白蓮敎者
也、嘯聚万人、自稱大元帥、東鄉王三槐冷添祿巴州

羅其清等繼起、相合爲盜、　法人與墺戰、
丁巳九年、（清嘉慶二年、西洲千七百九十七年、）清賊流入川陝、　英敗法
西于三紛森、　墺與法平、傳墺法相拒久、墺兵屢敗、
良將多死、法將拿破侖以兵逼維也納、墺王懼而乞
和、
戊午十年、（清嘉慶三年、西洲千七百九十八年、）法取瑞、傳收入其版圖、改
爲十九小部、　法與英戰于印度、敗績、　法取埃及、
傳法人議取英、議者僉難之、拿破侖建策曰、欲伐輸

者先洗其拔、英都實未可圖、暫且解其戎體、衆從之、乃伐埃取之、埃地時爲土之屬、而英船所賴以東西也、故取之、

已未十一年、清嘉慶四年、西洲千七百九十九年、英敗法于亞克勒、傳自法人顛覆國制、各邦爭倣之、英獨屹然抗立、且擬討法、法人怖之、法改國制、傳拿破侖自爲領事、一等官、乃布新令、公修爾三人十年一替、元老院公修爾選拔之、仲董院民票取之、此制也名爲共和、而大權實歸公修爾、米華盛頓卒、傳頓既解職、邑居蕭散、陶然終身、臨歿人問所欲言、曰大亂既定、人安其業、無復遺憾、則又何言、卒之日、舉邦哀悼、如喪考妣云、

庚申十二年、清嘉慶五年、西洲千八百年、法與墺戰于馬連、我墺師敗績、滿取莫、傳莫都亞加拉帖木兒所奠、至是二百五十年、而其業湮矣、米奠府于婆多麥河、傳地在瑪費二邦之際、芟荒榛、開大府、議堂官省、規模壯麗、命曰華盛頓府、記其功也、

辛酉享和元年、清嘉慶六年、西洲千八百有一年、英敗嗹、傳俄瑞嗹同盟拒英、英將海德巴爾格以戰艦入波羅的海、進敗嗹人于其都下、已而俄王歿、三邦乞和、英人許之、英敗法于埃及、俄弑其主波羅、傳主庸劣無識、嬖幸用事、俄人廢而弑之、米人以選費爾遜爲大統領、法人敗獨、

壬戌二年、清嘉慶七年、西洲千八百有二年、英人法人蘭人西人會于亞面斯、英地、傳法拿破侖欲覇西邦、故會議殆成而壞、四國紛爭、清賊徐添德伏誅、傳田朝貴桂涵獲之、添德之亂、劉之協爲之唱首、而最先就戮、在楚者齊王氏樊人傑、在陝者馮得士等、後二年而始平、

癸亥三年、清嘉慶八年、西洲千八百有三年、獨建聯邦之制、

甲子文化元年、清嘉慶九年、西洲千八百有四年、法拿破侖稱帝、傳公修爾十年一替之制定矣、而侖不欲之、乃曰民苟願不替、則不必替也、令民投票告欲替與否、願不替者果多、既而又令民投票告欲侖之即帝位與否、願稱

帝者果多、乃曰、從民望也、遂稱帝、大封宗室、君主之制具矣、　法人西人與英人戰于攺的士海、【傳】英水軍提督納爾森中銃死、而法人死喪至衆、英遂得握權于海上矣、

乙丑二年、清嘉慶十年、西洲千八百有五年、法主與俄主、墺主戰于澳士亜立、俄墺敗績、【傳】法主親以兵入維也納、俄主救之、法主先伐敗之、墺主乞和、

丙寅三年、清嘉慶十一年、西洲千八百有六年、英人敗法于伊太利、　法人與普戰于舌拿、普軍敗績、【傳】普割地乞和、　法主取獨、【傳】獨邦列國三十有六、稱王者四、皆不奉獨主之命、獨主故自遜降、稱侯者數年、法主乘隙伐之、列國皆降、

丁卯四年、清嘉慶十二年、西洲千八百有七年、米人作火輪船、　嗹與英戰、【傳】英未約戰、先奪嗹船在海者、嗹怒伐之、且問嗹人有債于英者、收其貨不予英、　葡遷于巴西、【傳】初法主欲困英人、禁各邦與英通商、而葡獨不聽令、法主乃遣兵攻葡、葡王以家奔于巴西、（屬南亜美利加洲、即伯西児也）　土人廢其主色林、【傳】色林不能保民、民怨以反、　法人與俄戰于弗利蘭、【傳】俄兵敗走、俄主乞和、會法主于涅綿河、以結成法、主執俄主手曰、棄舊圖新、寡人之願也、願竟莫渝、爲今中分歐土、各主一方、同心協議、以經營天下、天下孰能抗吾二人者乎、俄主領之、

戊辰五年、清嘉慶十三年、西洲千八百有八年、法主取西、【傳】西王父子有隙、主以會招之、至則數其罪、執之、封其弟爲王、西民怒法之無狀、乞兵于英、謀恢復、於是英將宇脣流利率兵一万、伐法、法將丟能敗走、世稱半島之役、　土人廢其主慕士達哈、【傳】太歳所推以爲王也、民心不服、故又廢之、　英與法戰于哥倫那、法師敗績、【傳】法敗、英將牟爾亦死、乃收軍而去、　拉巴拉他建國、【傳】拉在智利之東、乘西邦亂、逐守吏以自立、　米人以馬地遜爲大統領、【傳】甲子之歳、爾遜任滿、民乞重任、故

重任至此也時副統領亞倫亦任滿憤衆人獨留爾遜而不留已遊四方結豪杰窃有所謀爾遜聞之捕而下獄亞倫素邃于律有膽略而舉動卒易故敗

己巳六年、清嘉慶十四年西洲千八百有九年、瑞廢其主額斯達傳自加爾祿斯發來王威掃地至是國人遂逐王王逃入英加爾祿斯第二攝位聘法人伯爾拿多的爲大將晉略俊邁乃委以政柄修武備　英人與法戰于達拉非拉法師敗績傳法伐英英將宅林登防戰一日夜

法師大敗

庚午七年、清嘉慶十五年西洲千八百有十年、哥倫比亞叛于西傳哥在南美北瑞乃閣龍始到之地也亦乘西邦之亂遂守東國自立西人討之不克墨西哥亦叛而又爲西人所敗　英取瓜達鹿島傳島在西印度爲法人所轄制自是歸英

辛未八年、清嘉慶十六年西洲千八百十一年、嗹人侵英傳嗹軍四千取安合島英將王倫以兵百五十伐而復之　英取瓜哇傳蘭首闍之次歸法至是入英版籍

壬申九年、清嘉慶十七年西洲千八百十二年、米人與英戰于加拿太米人敗績傳米英既和而英人猶或要米船于海奪其貨財釁隙日深米人遂令國人伐加拿太屬北美洲英人所管將哈爾估惰不堪事見敵即走諸邦義徒奮怒進攻然衆寡不敵或走或降建邦義徒推哈爾遜爲將始得支之　法主伐俄與俄戰于墨斯哥法主敗績傳歐之大邦十有六其未歸于法轄者惟英與俄耳法勢威於是乎隆矣而法主拿破侖眈眈虎視欲悉并

之而英未可窺俄和已成故未敢發也俄主亦窃備之此歲遣使于英土二邦將連盟以斃法法主得報先發期撲滅俄邦途發獨墺普兵直衝俄舊都俄兵善禦苦戰而僅勝之渡尼緜河入墨斯哥土人火府街而逃輕兵時挑戰法主營于燒土之中而時方冬兵寒風裂肌積雪埋野野無所掠法人大困蓋法主欲據墨府養士氣待春而北至是計皆舛矣乃知不

可支。遣使見和、不報、而狙擊益急、法兵蹴躉困苦、不能抗、遂潰、到河、命以中軍先濟、欲全之、即焼橋絶後、後軍到者、皆不得渡、俄人悉驅逐之、斬戮不釋、一條赤路、畫于銀界者、千有餘里、敗軍之慘、世未曾有如此也、普與亦乘之起兵、四聚于法、　普復故土、【傳】普民不悅法政、啡哩特威廉第三者、乘法主之敗、奮戰敗法、法人鎮普者、棄地而走、啡哩乃按故土、招撫邦民、遂稱王、爲西土顯國、其都百爾林、周廻三十六里、

居民二十二萬、有孤習文講武諸院、具矣、王宮之制、特極壯美、儼稱西洲大都會、皆啡哩之功云、

癸酉十年、（清嘉慶十八年、西洲千八百十三年、）法主敗俄與普兵于德停、【傳】法主收軍而南、聯邦乘之、攻德停、法主自救之、大敗之、聯邦氣阻、　米人復米世斡、【傳】米將邊爾理擊英人于以利以湖、敗之、獲其戰艦、報捷于哈爾遜、遜乃共長驅入加拿太、英人不能防、去歲之敗、米世斡亦爲敵有、至是復之、　法主與俄主、墺主、普主、戰于禮弗州、法主敗績、【傳】聯邦怖法兵猶強、將議和、會英人亦伐法、法主漸退、乃又進迫之、法主奮怒連戰三日、意氣頗猛、而兵大敗、主親挺督戰、然大衆潰散、無所著手、則以麾下還入國、

甲戌十一年、（清嘉慶十九年、西洲千八百十四年、）俄主以聯邦諸軍入法、放法主拿破侖于海島、【傳】聯邦之師坌入、法主戰屢敗、乃避位、聯邦入巴黎斯、擁立路易第十八、放侖于地中海噎爾巴島、　英人入華盛頓府、【傳】米人在加

拿太、與英相持、米人屢挫、乃推弗倫爲將、往救之、米軍大振、而英將盧須以輕兵間行、直襲華盛頓府、府官狼狽走避、英乃火政事堂、四出鹵掠、盧須單行巡視、米人狙擊獲之、既而兩邦厭兵、發使交和、　俄主普王嗹王及英人墺人法人西人葡人瑞人會于維也納、【傳】議更制也、

乙亥十二年、（清嘉慶二十年、西洲千八百十五年、）歐洲列邦復建國、【傳】聯邦會維也納者六月、而議始決、凡法主所侵奪、悉復

其故土、法拿破侖復入于巴黎斯、傳法之新主爲政不平、人多思侖、或以書招之、侖方在島中、蕭索無聊、其數十年之久、經營于銃刀百危之間、而後得者、一旦而爲人所褫、悔恨不啻也、會得招書、蹶起出島、邦人爭迎復其位、法主與英人戰于窩德祿、法師敗績、傳聯邦之會未散也、聞法人迎故主議再攻之、輙各發兵、侖親拒普師、普師不支、英將宦林登走援之、與法主戰于窩德祿、法師敗績、二邦師踵入巴黎

斯、侖復避位、將走于米、英艦要海、不果、遂降英、英人放之于三厄里那島、英人俄人墺人普人會于巴黎斯、傳定以阿尼邦也、以阿尼諸島在地中海、數島合成一邦、而英人爲之紀綱、其列于諸邦、英人請之也、瑞士定聯邦之制、

丙子十三年、清嘉慶二十一年、西洲千八百十六年、英人敗亞爾及烈、傳英將郁斯莫敗之、

仁孝天皇

丁丑文化十四年、清嘉慶二十二年、西洲千八百十七年、米人以瞞羅爲大統領、傳時英人西人奉福邦人仙納類西起兵、勢頗張、討平之、

戊寅文政元年、清嘉慶二十三年、西洲千八百十八年、瑞王加爾祿斯第三卒、

己卯二年、清嘉慶二十四年、西洲千八百十九年、西故王加爾烈第四卒于羅、

庚辰三年、清嘉慶二十五年、西洲千八百二十年、那人作亂、傳墺俄普議

將討之、英人不聽、曰、是非他邦人可圖、蓋前歲之會約、不關外邦事務也、英王若爾日第二卒、傳在位六十年、年八十又二、王無他技、而量材度力任使得宜、則其所長、故善撫民人、破勁敵、斥疆場、大得人君之體矣、清主永琰殂、傳諡仁宗睿皇帝、

辛巳四年、清道光元年、西洲千八百二十一年、米取弗利多、傳亦西人所轄也、

壬午五年、清道光二年、西洲千八百二十二年、俄人墺人普人法人會于

非羅那、【傳】謀西班牙也、法遂出師征西、廢其國法、此會也、英人又不會、曰、西國內變、何關我邦安危乎、則安得徒問之、拿破侖死于海島、【傳】命哥而西加島人、天資桀驁、詐譎欺世、起身于隊將、終踐大位、其雄略可知耳、死年五十一歲、有九月、後二十年、法王乞其柩于英、以皇帝禮歸葬焉、墨人伊多毗特稱帝、【傳】毗特乘墨人厭西政、起而唱亂、民人蟻附、既而怒其不逞、廢之、別建自立之制、

甲申七年、（清道光四年、西洲千八百二十四年、）英伐亞山的、【傳】亞山的在埃及西南、（屬亞弗利加洲西上、）英將馬加的尾攻之、兵敗、爲州人所殺、危地馬拉建國、【傳】在墨西哥之東南、（屬北亞美利加洲在極南隅、）地狹而土腴、穀果蕃、五金出、民皆安富、初與墨歸西轄、及墨畔西、亦畔、服于墨、至是自立、不復奉墨命、分爲五部、擇吏理事、乙酉八年、（清道光五年、西洲千八百二十五年、）氷人以亞登士爲大統領、【傳】亞登士二世大統領亞登士之子、故人稱小亞登士、玻利非亞建國、【傳】在秘魯之東南、（屬南亞美利加洲、）亦自立成國、丙戌九年、（清道光六年、西洲千八百二十六年、）英攻緬、【傳】緬在印度之東南、（屬亞細亞洲、）英人伐之、恐而和、西境折入英、葡王約翰第六卒、【傳】葡兼王巴西、至是以葡與其女伺那馬利、以巴與其族伺伯多祿、土人伐俄、【傳】俄拒敗之、追擊直圍土之都城、國殆亡、英法三邦爲講和、兵乃罷、米遮費爾遜亞登士第一死、【傳】二人助頓而起、盡力國事、至是同日而死、邦人悼惜之、

丁亥十年、（清道光七年、西洲千八百二十七年、）希臘再造國、【傳】希臘服土久矣、而苦土人凌虐、謀復國者數年、英法俄寄助之、三師乃與土戰于地中海那法林苛、大敗之、希臘由得自立、都雅典、然自是土弱俄強、終生厲階、鄰邦人皆悔之、戊子十一年、（清道光八年、西洲千八百二十八年、）葡伺米加勒簒立、【傳】伺米加勒女王之叔父也、以其兄命攝政、遂逐女王而

立、

己丑十二年、清道光九年、西洲千八百二十九年、法人廢其主查理、傳嗣位九年、不善于民、民廢之、土人與俄戰、敗績、得撒建國、傳得屬墨久矣、亦逐守吏自立、墨人伐之不克、米人以查克遜爲大統領、

庚寅天保元年、清道光十年、西洲千八百三十年、英王若爾日第四卒、傳王初即位也、與妃加羅林惡、遂逐之、妃憂死、故人不義王、法王甲利出犇于英、傳新聞紙大行、王惡

之、欲强禁之、國人乃反、王敗出犇、人呼爲第五月之變、從弟路易非立嗣、西人作亂、傳民政黨盛、王命不行、墺將埒氏立、率兵往鎮、不能鎮之、班軍而去、比始建國、傳蘭既并比利時、管之、而國勢不振、比乃謀自立、俄英墺普法皆許之、後州人推留波爾多爲王、五國公使會于倫敦、以定之、

辛卯二年、清道光十一年、西洲千八百三十一年、希人殺其酋加保志士里亞、傳加英邁不群、忠憤遺身、遂復其國、而爲賊所殺、人皆惜之、明年迎巴威里公族阿多第一爲君、始稱王國、

壬辰三年、清道光十二年、西洲千八百三十二年、波蘭叛俄、傳遺臣謀復國也、俄討平之、俄主乃建俄波合邦之制、惟波部官常重發政行令、經俄官監定、而後行之、每部置議士以議國事、

癸巳四年、清道光十三年、西洲千八百三十三年、西王匪他難多第七卒、傳王妻攝政、

甲午五年、清道光十四年、西洲千八百三十四年、葡人逐其主伺米加勒、傳伺伯多祿助女王入里斯本、逐簒主伺米加勒、既而伺伯多祿卒、女王親政、英放奴隷、傳議院獻策、盡廢諸屬奴隷、政府賜金二千万磅、奴隷免者七十七万二百八十人、

丁酉八年、清道光十七年、西洲千八百三十七年、英王維廉第四卒、傳王年七十三、嗣王即王之從女、十八而代立、然性行淑均、用法不忒、故人服之、其始立也、加那他謀亂、尋伐

平之、明年、民聑者謀亂、又誅之、米人以范標倫爲大統領、【傳】自米國始建、重任大職者三人、查克遜其一也、臨辭職、謂范曰、重任之弊甚矣、身踐而審之、宜禁之、

己亥十年、（清道光十九年、西洲千八百三十九年、）英取亞丁、【傳】亞丁在亞剌伯、英伐取之、

土與埃平、【傳】先是土王使阿里督埃及、阿里據埃及以叛、土王征之、陸師敗走、水師降敵、而土王又卒、英法等議而和之、埃及於是得自立也、

庚子十一年、（清道光二十年、西洲千八百四十年、）清人與英戰、清人敗績、【傳】鴉片烟草、害民甚矣、而奸商以圖利、英人亦因奸商以圖利、輸烟頗多、清主以林則徐總督廣東、管烟事、則徐嚴令禁之、取英船烟函數千火之、英人怒、以鬪艦入上海、清軍敗績、水軍提督陳化成死之、

英女王納獨人爲婿、【傳】獨部長亞爾北爾的也、國人悅之、

辛丑十二年、（清道光二十一年、西洲千八百四十一年、）英取廈門、【傳】廈門在清南海中、清人以爲南門鎖鑰、英既獲之、威風益盛、進援上海寧波、清人不能禦、

米人以哈爾遜爲大統領、尋卒、乃以戎殆列代之、

壬寅十三年、（清道光二十二年、西洲千八百四十二年、）清人與英人平、【傳】英人益進、軍鋒特鋭、清乃乞和、贈金二千百万、以償軍費、且許開港互市、港凡五處、粤之廣東、閩之廈門、福州、浙之寧波、蘓之上海、而香港一島、全歸英管、

英取阿富汗、【傳】阿介印度波斯之間、俗與波斯同、

癸卯十四年、（清道光二十三年、西洲千八百四十三年、）希人作亂、【傳】希臘民逼王、罷宰相、設議局、王權漸微、

甲辰弘化元年、（清道光二十四年、西洲千八百四十四年、）法人侵丹及爾、【傳】丹及爾在亞弗洲、法侵之、又與莫爾戰、

德邦列米盟、【傳】米之始建、同盟之邦十有三、曰緬、曰紐、曰洛曰干、曰牛、曰烏、曰邊、曰特、曰馬、曰勿、曰北喀、曰南喀、曰若、而米請與盟者、亦增漸多、花邦建邦典邦呵邦緑

邦音邦密邦皆以次加盟、是歲德邦者最後來結盟云、

乙巳二年、清道光二十五年、西洲千八百四十五年、信地叐英、傳 信地在印度西部、屬亞細亞洲 屬英久矣、叐而未幾又為英將所破、

英與塞哥戰、傳 塞哥北印度大國也、英烈戰者三而遂克之、 瑞士人作亂、傳 奉舊教者、舉七州作亂尋討平之、 米人以簸年志多能致志溥為大統領、

丙午三年、清道光二十六年、西洲千八百四十六年、英人伐清、傳 英人之在諸港者貪婪驕傲、有財者必竊之、有色者必淫之、港人不能忍、於是嘯聚火其館、逃歸者訴之于英王、王乃發兵伐清、而英師為林則徐陳陞黄等所敗、尋議和解兵、 米人伐墨、傳 討疆場事也、

孝明天皇

丁未弘化四年、清道光二十七年、西洲千八百四十七年、米人入墨、傳 米將迭納長驅入墨、墨人敗走、割地乞和、米人收兵、以迭納有功、推為大統領、

戊申嘉永元年、清道光二十八年、西洲千八百四十八年、法人廢其主、傳 法王失政、民心携貳、叛黨益熾、遂逼王府、王出奔于英、法人又立共和之制、置五首領掌治務、 瑞士定議士制、傳 各邦置議員以決大事、取英邦制也、 嗹與獨戰、傳 連戰二十餘日、獨人敗、 米與墨平、傳 和成也、

己酉二年、清道光二十九年、西洲千八百四十九年、西民與墺戰于能波來、敗績、傳 民政黨盛、國殆不支、得墺人入援、政府威漸復、 米人以斐謨為大統領、

庚戌三年、清道光三十年、西洲千八百五十年、米拓鑛山、傳 米有薩來弗蘭斯、生金多、於是鑛利大興、 清賊洪秀全作亂、傳 亦以教會為名者也、 清主寔寧殂、傳 謚宣宗成皇帝、

辛亥四年、清咸豐元年、西洲千八百五十一年、米敗英人、傳 英將櫻㵐寸侵米之屬島、島人伐獲之、

壬子五年、清咸豐二年、西洲千八百五十二年、清賊陷江寧府、又陷武昌

城、【傳】巡撫常大淳等死之、賊尋自湖南入江南、禍流數省、法王路易拿破侖稱帝、英究林登死、【傳】法主拿破侖威蓋一世、折其鋭挫其志、以致其喪位者、究之力而已、故英名亦震一世、賊弑西女王伊佐伯拉第二、

癸丑六年、（清咸豐三年、西洲千八百五十三年、）清賊陷南京、【傳】先是秀全自稱太平天德王、以其裨將楊秀清爲東王、蕭朝貴西王、馮雲山南王、韋昌鎮北王、胡依光豫王、宋日剛燕王、石達開翼王、羅大剛懿王、及得據金陵形勝之地、勢頗猖獗、時雲山朝貴既死、而鎮尤擅威、俄人侵土、【傳】俄欲取土、移令土邦、使奉希教者宗己、土之民人歸之者一百四十五万、俄撫而恵之、遂并其地有之、土王怒伐俄、敗之、俄水軍伐取土之鬪艦、米人以璧爾斯爲大統領、

甲寅安政元年、（清咸豐四年、西洲千八百五十四年、）俄伐土、【傳】俄所爲不義、英法不與、俄入土、攻西里斯的、未克、英法發兵截

其後、又進取波麥什、（俄地）法將西爾諾、英將拉拓蘭、以土師攻哥力米亞、又戰于應格曼、俄兵屢敗、英法會于倫敦、英人墺人法人會于維也納、【傳】皆謀俄也、

乙卯二年、（清咸豐五年、西洲千八百五十五年、）土人敗俄、【傳】土將阿馬巴沙善用兵、伐俄軍于歐巴多利、敗之、英人墺人法人會于維也納、【傳】謀息民也、俄主尼哥拉斯殂、【傳】子亞力山大第二立、繼父志用兵不已、而屢爲英人所破、清僧格林沁敗賊于連鎮、【傳】秀全之起、清主命林則徐張必祿等討之、皆衆望所歸、而皆死于途、賊聞之奮躍、勢氣大張、遂不可支也、乃命恵親王及郡王僧格林心進勦、林心善戰、所到奏功、及此捷、河北肅清矣、

丙辰三年、（清咸豐六年、西洲千八百五十六年、）英俄土法墺普薩同盟于巴黎斯、【傳】俄人服也、歸其所侵多惱河北之地于土、清與英戰于廣東、清師敗績、【傳】清人襲撃英人雇

清船者、英質之于領事官、官不省、又質之于廣東總督、答亦不了、英乃以礟攻省城、英艦之在港者、散攻虎門等地、一省殆燼、清主乃遣使與英會天津以和、

丁巳四年、清咸豐七年、西洲千八百五十七年、英與波斯和、傳 客歲英波有違言、英侵波取灝海諸島、波斯乞和、於是事平、

孟加拉人作亂、傳 孟人叛英、英至有稱帝者、英人征之、九月而始拔之、 米人以布堪南為大統領、傳 布邊邦人也、常憂國勢陵遲、銀行不流通、及登大職、盡心更張諸弊漸医、

己未六年、清咸豐九年、西洲千八百五十九年、西人與墺戰敗之、傳 西之撒丁王欲挫墺、潜與法結、假法力以破墺、墺割地乞和、於是邦內請屬者日多、明年、又收南部、遂與列國班、即國王位、 法主與墺主會于非弗朗加、傳 謀和也、墺割倫巴多以與法、法受之以與撒丁、

庚申萬延元年、清咸豐十年、西洲千八百六十年、米人作亂、傳 初米買黑奴于亞弗洲、以拓山野、人或非之、國是未決、至是遂議廢之、南部諸州多不服之、以兵拒令、 英師法師伐清、入北京、傳 英清和成、英使入清、清人數擊之于江中、使人僅免、時法使亦同罹禍、於是乎有此舉也、英法兵二萬入天津、五戰五勝、遂進燒北京、清主出奔、其弟恭親王乞和、贈金八百万、以資軍費、且更開五港、英法乃收兵而去、 希人廢其主阿多、傳 阿多在位、紀綱大壞、人心乖離、乃廢之、迎嗹邦公子若耳治立之、而國勢未定、人心未一云、

辛酉文久元年、清咸豐十一年、西洲千八百六十一年、南米敗北米于孛倫、傳 南米同盟十有三邦、推舌布爾遜泥美斯為大統領、以利知門為政府、南北分裂、 秋、清主奕佇殂、傳 謚文宗顯皇帝、 普主弗勒得力維廉卒、 葡主侗伯多祿第五卒、

壬戌二年、清同治元年、西洲千八百六十二年、墺主伐伊、傳 伊太利人以兵驅墺人在其境者、墺主聞之怒、起兵伐之、法人援伊、 北米伐南米、傳 北兵直入圍利知門、南將加利

巴治被獲、又戰于薄爾倫、北人敗績、
癸亥三年、（清同治二年、西洲千八百六十三年、）嗹主弗勒得力卒、〔傳〕子布斯丁嗣、
甲子元治元年、（清同治三年、西洲千八百六十四年、）北米伐南米、〔傳〕是歲春、南人大舉伐華盛頓府、以報前歲之役、北人乃又伐報之、　嗹與獨戰、〔傳〕嗹敗、割地以和、　清克南京、秀全焚死、〔傳〕自餘逆魁以次斬滅、自洪楊唱亂于廣西、入兩湖三江、及直隷山東、逆焰殆徧于清域、一熄

一舉、經十有餘年之久、僅就撲滅、淋心　及李鴻章楊岳斌等功居多云、秀全等以教會爲名、自稱天父第二子、故記号多用天字、暦則有閏日而無閏月、一歲之日、必三百六十有六、偶月爲三十日、隻月爲三十一日、以新人耳目、民多惑之、始仁宗下諭有言曰、釋道二教、太吉亦勸人爲善、戒人爲惡、輔翼王化、無大差謬、是以聖帝明王姑存此類、至白蓮會之起、騙錢惑衆、假燒香治病爲名、竊仙經佛籙之語、衣服與齊

民無異、所聚之人、皆失業無賴之徒、所以必流爲盜賊、是又僧道之不若矣、然天下之大、無所不有、苟能安靜奉法、則燒香治病、原有惻怛之仁心、在朝政所不禁、若藉此聚衆、弄兵漸成叛逆、則王法之所不容也、而民猶不悟、故蔓延至于此、　墺人嗹人普人會于維也納、〔傳〕尋盟也、
乙丑慶應元年、（清同治四年、西洲千八百六十五年、）北米與南米平、〔傳〕抗爭數歲、互有勝敗、至是復其舊、　盜殺米大統領命

伍爾、〔傳〕兩米既一矣、或窃惡之、遣刺客殺命、舌庇遜代爲大統領、
丙寅二年、（清同治五年、西洲千八百六十六年、）普敗墺于薩士瓦、〔傳〕廣地數十里、墺竟不能撫獨邦、　西人取威内薩、〔傳〕威墺之屬地也、時墺普戰、既故西人得收漁人之利、　法人伐韓、〔傳〕法人在韓者、或以西教喩民人、韓王以其亂俗、燒天主堂、戮教師、會法水師提督在浦口者、聞之怒、朗士者督兵伐韓、僅韓人善防、朗士以中軍奪

戰、不利、收軍而去、

日本袖史外編卷之三終

稱呼譯抄

卷之一

猶太(デュデア)　巴庇倫(バビロン)　迦南(カナン)　羅破暗(レホボアン)　但耶利(ダニエル)

波斯(ヘルシヤ)　印度(インデヤ)　居魯士(キロイス)　里的亞(リシヤ)　羅馬(ローマ)

羅慕路(ロムリユス)　達爾奎紐(タルキユイニユス)　埃及(エジプテ)　尼羅河(ニール)　末撒其(マツサギード)

岡庇西斯(カムビセス)　以剔阿比(イデアビ)　大流士(ダリユス)　公修爾(コンシユル)　勒其列湖(レギレ)

固路首(クリユシユーム)　坡先拏(ポルセンナ)　希臘(キリシヤ)　馬拉(マラトン)　澤耳震(セルセス)

雅典(アデネ)　米力泰(ミルチアデス)　麻脫牛(マルドニユース)　歐里麥同(エウリメドン)　索克拉的(ソクラデス)

参尼的(サムニート)　干巴尼(カンパニー)　馬斯多尼(マセドニヤ)　非立布(ヒリツプ)　薛羅尼(セロニヤ)

小亞細亞(アジヤ)　買諾(ミノル)　西里(シリヽ) 又作西里亞　亞歷山德(アレキサンドル)　意斯撒府(イスソフ)

推羅(タイル)　加撒(ガーザル)　古利多(コリタ)　馬基頓(マキトン) 即馬斯多尼

閣散得(カウサンデル)　荅拉西里(タラシート)　里西馬枚(リシマユース)　獨列米(トレミー)　塞備固(セリユーコス)

耶昇路(エビルス)　比爾路(ビルリユス)　荅連的(タレンテ)　利黎河(リリス)　加爾達額(カルダゴ)

兌劉(トイリコス)　阿迷利加(アミリカ)　漢尼巴(ハンニバル)　哈彪(ハビユース)　西比楊(スシピヲ)

安的納哥(アンチチユス)　奔多(ボンデス)　入占爾達(チユギユルダ)　奔彪(ポンペーユス)　馬黎約(マリユス)

英倫(エンゲランド)　蘇格蘭(スコツトランド)　阿爾蘭(イルランド) 又作愛爾蘭　愷撒(ガーザル)

唯大屋(オクダニヨ)　綳標(ポンペユス)　奥古士都(アウギユステユス)　耶蘇(ヤソ)　獨逸(ドイツ) 又曰耳曼(ゼルマン)

提庇留(チベリユス)　俄里年剌(ガリギユラ)　華老舌斯(セロウナース)　祢路(ネロ)　賀爾婆(カルバ)

耶路撒冷(ゼリロサレン)　智仲斯(チナユウス)　大喇壤(ダラヤニユス)　安敦(アンドニユス)　塞弗拉斯(セベリユス)

亘疊粗尼熱(ベセンニユースニセル)　亞拜納斯(アルバイナス)　比利敦(ヒリトンユス)　約克(ヨルク)　加拉迦辣(カラカラ)

阿達邑爾士(アタクセルセス)　戢特(ゴツト)　彼得(ビーデル) 僧名　保羅(ポフラ) 同　剛士但丁(コンスタンチン)

比散注(ビサンチユム)　瓦連斯(ワレンス)　瓦連的安(ワレンチアン)　汪德羅(ワンダル)　西班牙(イスパニヤ)

伊太利(イダリー)　法郎西(フランス)　哥羅味(コローイス)　巴勒(ハレイス) 又巴黎斯　帖阿他力(テヲドリツク)

阿道塞(ヲダウセル)　亞勒斯(アレス)　施爾特珀爾(シルチヘルト)　智爾利(チルリ)　哥羅多爾(コラテル)

哥羅獨养(コロドミル)　別里撒流(ベリサリユース)　拿波里(ナバリ)　辣龍(ラベナン)　悉弁流士(シルヘリユース)

如地尼安(デユスチニアンユス)　荷士流斯(カシヲドリユス)　布爾邊辰斯(フルベンニユス)　土耳格(トルコ)　摩哈默(マホメツト)

阿剌伯(アラビヤ)　麥加(メツカ)　公士但丁(コンスタンチン)　里伆周(リテンナユース)　入斯底如安(チユスチニアン)

薩索尼(サクシーネ)　倫巴多(ロンバルト)　亞斯多爾副(アストルフ)　拉威那(ラウエンナ)　摩爾(モール)

押達爾拉曼(アブデルラマン)　哥爾瓦(コルトバ)　查理曼(シヤルレマン)　嗹(デネマルク)　伊連(イレン)

謨拏爾(ヘルナール)　路易(ロイス)　厄伯德(イグベルト)　魯達留(ロダリユス)　倫敦(ロンドン)

爇德島(ネツト)　達迷塞河(テイムス)　亞腓烈(アルフレツト)　顯理(ヘンリー)　薩克(サツク)

亞梯斯丹(アテルスタン)　以德門(イトモンド)　安拉非(アラツフ)　以德勒(エドレート)　特基荅(トツキター)

敦斯丹(チユンスタン)　瑞國(スウデン)　阿多(ヲツト)　以特加(エドカル)　義德瓦(イドハルト)

彪迦別(ヒユウゴカペツト)　以揚勒(エテルレード)　味塞(ウエセキス)　駕特奴(カニユツト)　墨爾别(メルシヤ)

諾東北蘭(ノルトンベラン)　諾曼(ノルマン)　維廉(ウイルレン)　葡萄牙(ホルトガル)　英黎給(ヘンドリツキ)

亞豐蘇英黎給(アルホンシユスヘントリツキ)　伊涅佐(イデツサ)　羅伯(ロベルト)　士提反(ステハニユス)

愛爾蘭(アイルランド)

卷二

奴理(ヌリ)　阿爾(アル)　力査(リカルド)　弗勒特力(フレデリツキ)　阿若連(アグレ)

墺土利(オーストリヤ)　薩喇珍(サラチン)　顯利(ヘンリ)　悉西利(シシリ)　約翰(ヨハン)

巴士宇院(ハドウイン)　巴倫士(バロンス)　回回(マホメタン)　羅舌(ロセルレ)　西門(シモン)

羅德福(ラドルフ)　威爾士(ワルレス)　久非(クビ)　墨斯科(モスコウ)　俄羅斯(オロス)

薩爾馬亞(サルマニヤ)　祿利哥(ロリツキ)　阿羅思(ヲロス)　阿速(アツ)　欽察(キンサ)

威尼斯(ウエニス)　弗拉斐日痾約(フラヒヲヂオヨ)　瑞士(スイツル)　普魯斯(フリユス)

板諾克本(ノクヘン)　查爾斯(ガーレル)　大非(ダビツド)　巴畧(ハリオル)　干達哥西諾(カンダコシノス)

格利西(クリシ)　巴黎斯(パリス)　黑王子(コンオジ)　波爾多(ボルドア)　亞得利安(アドリアーン)

阿多曼(ヲツトマン)　包爾(ボール)　維爾(ウエル)　薄爾(ボール)　德錫連(トリシアーン)

莫臥兒(モール)　帖木兒(タメルラン)　諳俄利(アンゴリ)　索利曼(ソリマン)　巴力門(バリメンド)

亞人可(アジコウル)　亞索利亞(アソリア)　加那黎耶(カナリヤ)　匈牙利(ホンガリ)　波蘭(ポーラン)

土耳其(トルコ)土耳格同　木馬禰亞(モマネヤ)　狠弗立(ヒユンソレー)　諾波羅得(ノベロド)

依撒伯爾(イサベル)　閣龍(コロンビユス)　哥白尼(コツペルニユス)　熱拏亞(ゼノア)　孟買(ボンバイ)

伯西兒(ブラジル)　哥侖比亞(コロンビヤ)　秘魯(ペイリユー)　玻利非亞(ボリビヤ)　馬西密僯(マキシミヤン)

墨瓦蘭(マゲルランド)　瓦撒(ハツサ)　基斯丁(キリスチヤン)　巴比亞(ハビヤ)　伯閔(ボヘーメン)

查理(カーレル)　馬與頻加(マヨルガ)　拿斯(ナイス)　西利索勒(シスリソレ)　克列皮(クレヲピ)

法蘭西斯(フランシス)　墓厄倫西(マロンス)　馬利(メリ)　然格來(ジアイ)　瓦威(ワルウイク)

非立(ヒリツピユス)　阿蘭(ヲラン)　比利時(ヘルギー)　斯蘭德亞(セーランド)　甲利(カルレス)

伯爾南(ベルナン)　馬爾達(マルダ)　呂宋(ルスン)　突尼斯(チユニス)　邑林(セイリン)

阿蘭治(ヲランヂ)　邊理(ヘンリ)　亞馬太(アルマダ)　涅明流士(ネメルス)　波利斯(ホリス)

馬遜可(マロコ)　阿爾及耳(アルヂール)　撒哈拉(サアラ)　亞德拉斯(アダラス)　猛來亞斯(モンクアス)

瓜哇(ヂヤワ)　蘇門答臘(スモダラ)　三寶瓏(サンマラン)　竭力石(ギリツセ)　士里莫(スラパーア)

以利沙伯(イリサベ)　若迷斯(ヂヤミース)　亞慕辣(マミユラ)　天迷利主(テメドリス)　俄世苔(キユスト)

馬路古(マロゴ)　法地難多(フエルヂナント)　瓦速斯太貪(ワルレンスタイン)　波的羅(バルチツリ)　普魯士(フロス)

理越斯(リユツセン)　壹丁不(ユチンビルグ)地名　澳(オスタラリヤ)　雷撒斯德(レイセストル)　格朗罷(コロムウエル)

東布爾(トフル)　萬德朗(ハントロムブ)　不勒格(テレリツキ)　非耳(ピレーン)　齊猥(ゼイロン)

塞斯　泥路伊蘭留　歪阿那　加夜那　特黙拉拉
燕利南　天聿土　加拿烈　壬烈斯　亞勒宇斯
伯德祿　亞該爾　莽謨　奥具斯弗克
達馬斯　亞齊　瓦永士　力斯維　加爾祿斯
墺地利亞　菲哩特　非俄　彼得羅堡　波羅的海
武林　馬爾伯羅　大拉德　日巴拉大　拉迷里斯
窩德那　米拉斯　裕士列具　阿安　列福耳多
哥而西加　皓且爾　遏斯那不　世布伊利

卷三

意西蘭　墨西哥　福　危　得
加　祿　紐　緬　馬
干　牛　瑪　特　費
叟　諾　若　藍札加　馬印河
德停　德丁安　方的納　査爾斯義悳瓦
薩克索　客羅丁　瓦爾波　拉希爾　愛拉沙伯
維也納　瀬堅堡　亞加拉　滿剌甸　薛覇厄

温都斯坦　榜葛剌　加拉　比拿　加多隣
勞尓德士　高門士　加比納　德勒加力　以斯折格
德勒的　瓦爾　勒文紐　蓋瑟勒　京斯敕使
高門伯理斯　智利　孟加拉　末路比　華盛頓
加林坎　於流涅爾　耳倫　留波爾　法爾士斯
亞登士　發庭阿里沙　三紛森　拿破侖
亞克勒　婆易參河　海德巴爾格　遮蘭孫
亞面斯　改的士海　納爾森　澳士亞立　丐拿

弗利蘭　涅綿河　宇曆流利　壬能　慕士達哈
哥倫那　牟爾　拉巴拉他　馬地遜　亞倫
額斯達　伯爾拿多的　達拉非拉　宅林登
亞達虎島　王倫　加拿太　哈爾　建
哈爾遜　墨斯哥　非哩特威廉　百爾林
弗倫　米世幹　邊爾理　以利以湖　禮弗州
喧爾巴　盧須　窩德祿　三尼里那島
以阿尼　亞爾及烈　郁斯莫　瞞羅　仙納類西

加爾祿斯(カルロイス)　加爾烈(カルレ)　弗利多(フロリダ)　非羅那(ウイロナ)　伊多毗特(イデユルニデ)

亞山的(アセンテ)　馬加的尼(マカデニ)　侗那馬利(ドンナマリ)　侗伯多祿(ドンペドロ)　那法林病(ナバリノ)

侗米加勒(トンミカール)　得撒(テキサス)　查克遜(セキソン)　加羅林(カロリナ)　路易非立(ルイスブリツプ)

埒氐立(ラデツキ)　留波尔多(レヲポレト)　加保志士里亞(ガボシストリヤ)　巴威里(ハハリヤ)

阿多(ヲツト)　匪他難多(ヘルダナント)　加那他(カナダ)　聃(ダン)　范標倫(フアンデロン)

亞丁(アデン)　阿里(ヲリ)　亞爾北爾的(アルボルテ)　戎殆列(チヨンタイレル　ロードアイレンド)

阿富汗(アフカニスタン)　丹及爾(タンキール)　莫爾(モール)　德(テキサス)即得　洛

鳥(ニウゼヒイ)　邊(ペンシルウユニー)　勿(ノイルキニア)　北喀(ノヲルドカロリナ)　南喀(ソイドカロリナ)

花(ヘルモイド)　典(テンネツセイ)　呵(オハ)　音(インデアナ)　密(ミスシビ)

信地(ジント)　塞哥(セイクス)　鎹牟志多能玖志薄(セームシトノクスボルク)　迭納(テイロル)

能波米(ノバラ)　斐謨(ヒルモール)　薩來弗蘭斯(サンフランシスマコ)　樓敝寸(ローベズ)

伊佐伯拉(イサベラ)　壁尔斯(ピース)　西里斯的(シリストリア)　波參什(ハメツトシ)　亞尔諾(アルノー)

拉格蘭(ラコランド)　哥力米亞(コレキミア)　應格曼(インゴルマン)　阿馬巴沙(オマーサ)　歐巴多沙(ヲハダサ)

尼哥拉斯(ニゴラス)　亞力山大(アレキサンデリア)　多惱河(トーナフ)　布堪南(ブカナン)　撒丁(サツチン)

非弗郎加(ヒフロカ)　舌布爾遜(セツフルソン)　泥条斯(ダイウミス)　利知門(リチモン)一　加利巴治(カリハチ)

弗勒得力維廉(フリテリツキウイハレン)　薄尓倫(ハルロン)　希斯丁(キリスチアン)　命伍爾(リンゴルン)

薩士瓦(サドワ)　威內薩(ウイルナサ)　明士(ピース)

稱呼譯抄　終

跋

余聞修日本袖史。或並敘海外諸邦。與之以便童蒙。乃在外事之示哭乎我者。掉我

史棄冒。而來為乃作。於是此生嬌以副正編也。而稱先從異書肆。名田氏請先梓之。余曰。一不可。譬之無臂之指

毋寧之棹。焉可以單行乎曰。臂之與舟。天下固不之其物。豈病指而毋指之棹正無棹之。盍且推予之嬌以副他人

之史。余咨焉。少頃曰。然。遂授而授之。雖然指竟我指而棹。竟彼棹也。不知果乎。適他人使用乎否。

明治丙子仲春章岳孫
河恒書于浪花僑居

日本袖史跋

四十一

明治八年十月十五日出版版權御免許

著者　香川縣士族　藤澤南岳
大坂府下第一大區十六小區
淡路町壹丁目四十一番地寄留

出版人　大阪府平民　岡田茂兵衛
府下第一大區廿三小區博労町
四丁目四十六番地

重野安繹 著

萬國史綱目

明治三十五年（一九〇二）東京勸學會鉛排本

據明治三十五年（一九〇二）

東京勸學會鉛排本影印

成齋重野先生著

萬國史綱目

岸吟香題

明治壬寅初夏
東京勸學會刻

萬國史綱目序

天地剖判、日月始明、萬國斯立、狉獉改羣、蓋幾千萬年矣、世有治亂興廢、人有賢愚邪正、政治文學巧藝技術、日趨旺盛、而國各有史焉、莫不晰其本末、而

明其隆替也、然其爲書、浩瀚涯涘、深遠如山、不知學者何以究之、且史不患不詳、而患不公、不病不簡、而病不實、蓋尊内卑外、夸張自大、自古而然、作史者不其難乎、此書統括萬國、而攬其要、

通覽千載而約其旨、取舍適宜、詳略有法、公而無私、實而不華、綱舉目張、一讀瞭然、全世界之事、盡於此矣、若欲知其詳、則從流究源、自卑登高、所謂山海之浩深、亦因可以窺也、此爲序、

明治三十五年四月　副島種臣撰

金井之恭書

凡例

一此書起于埃及建國、訖于普法戰爭、泰西諸國、埃及最古、近世戰爭、普法最大、故託終始於此、

一此書年曆殆五千年、五洲邦土縱橫數萬里、其間疆域形勢盛衰興廢、紛紜錯綜、難于驟括、今據邦文所譯泰西史策、湊合成編、亦唯約略領其本末而已、

一年經事緯、大書以提綱、分注以備目、紫陽綱目例爲然、此書綱目皆大書、但目低一字、

一凡分目有追原其始者、有遂言其終者、有事非一時、而牽連相及者、若其異說可以資考者、或更須詮釋者、則用小字分註、

一紀元年號、以我邦爲綱、分注漢土年號及西曆、以便彼此對照、但無事則不備歲年、

一此書專詳歐美各國事蹟、若我邦及漢土朝鮮、各有史籍、無煩紀述、故止舉其歷代及大事、餘從簡省、

一各國稱帝稱王、帝書崩、王書殂、皆隨其事實而書之、非敢加褒貶於其間、若越南、漢史常以封王書、然其在本國、自稱帝號、大越史記既有明文、今從之、羅馬法王用皇字、以別於法蘭西王、

一各國地名人名、譯音無定字、言人人殊、蓋泰西有兩字合音、三字合音、而漢土無此種字、故以漢字書西語、不脗合者頗多、今概從徐繼畬瀛環志略、及近人翻譯諸書、地名施複線、人名施單線、

一地名人名左旁施邦文者、便邦人覽閱、

一各國語音本不相同、此書所據譯本、如英法德義、原語各異、故有或不免混淆者、今一從譯本、不問其孰爲正音也、

一書中距離、用我邦里數、漢土一里、約我邦一里之七分一强、清里以我一里除之、得一四六零七、

英美一哩、約我邦一里之二分一半弱、（英哩以我一里除之得四零九七七、）

一此書自我神武帝紀元前二千餘年前、（支那三皇之時、西暦紀元前三千餘年、）至建久二年辛亥、（紀元千八百五十一年、宋光宗紹熙二年、西暦千百九十一年、）四卷爲上編、自建久三年壬子、（紀元千八百五十二年、宋光宗紹熙三年、西暦千百九十二年、）至明治四年辛未、（紀元二千五百三十一年、清同治十年、西暦千八百七十一年、）四卷爲下編、

萬國史綱目上編

目次

萬國史綱目卷之一

日本　重野安繹　著

我神武帝紀元前二千餘年、（支那三皇之時、西曆紀元前三千餘年、）埃及建國、

埃及在亞弗利加洲之東北境、北臨地中海、東臨紅海、東北一隅與亞細亞洲接、西南連沙漠、長闊各二百四十餘里、（○里數從我國制、詳見凡例）分爲上中下三土、上中兩土臨紅海、山嶺對峙、綿亙如夾巷、下土臨地中海、坦濶膏腴、支河潆絡、爲嘉壤、中有大水貫流、曰尼羅河、有二源、出於洲中大湖及亞比西尼亞山中、經山嶽湖沼、犀象鰐蛇所棲息、至平野、二水相會爲大河、北流入埃及、岐數支注地中海、長凡一千餘里、此河至夏秋交、氷雪融解漲溢、培養兩岸、皆爲良田、近河之地狹、凡四里、廣不過八里、至當達始平濶、河水不至之處、盡係荒沙、年之豐歉、視水爲度、地少陰雨、沙漠炎熇、有綿斯者、或云系出於諾亞、來建國於此、都門非斯、門非斯在中土、沿尼羅河西岸、綿斯始教民以稼穡、設官職、造文字、講武備、修法度、隣近諸部、翼戴之、時歐羅巴草昧未開、埃及獨顯、西土之文物、皆其所創也、其民族蓋徙自亞細亞者、國王之下、階級有四、僧侶爲上、次武士、次商工、次農牧、宗教以崇拜太陽爲主、又有他神、習俗人死、以香油敷其屍、使永不朽、最巧築造、至第四朝、哈布羅門哈羅諸王時、（在西曆前二千七八百年、）築先王陵墓、磊巨石爲尖塔、狀如金字、故即名金字塔、

前一千七百四十年、（高辛氏末世、西曆前二千四百年、）德巴斯人治埃及、

埃及分裂、德巴斯部最强、（德巴斯在上埃及、）遂統一全國、王亞美內摩窩西爾達時、國勢大張、畧尼羅河上游地、至亞美內摩第三、（在我紀元前一千五百四十年、夏禹時、西曆前二千二百年、）鑿美黎湖、修尼羅河、又造螺旋堂、有十二殿、三百餘室、建金字塔、亦最多、大者基濶百二十餘步、頂銳高凡四百八十尺、堆疊而成、四面正方、以花剛石砌成、石上鐫刻古篆文、蝌斗離奇、體勢瑰異、前後所造數十基、門非斯近地、今猶巋然獨存、

前一千六百九十七年、（西曆前二千三百五十六年、）唐堯卽帝位、

號陶唐氏、都平陽、作曆象、以授民時、

前一千五百九十五年、（西曆前二千二百六十六年、）虞舜卽帝位、

號有虞氏、都蒲坂、

前一千五百四十五年、（西曆前二千二百零五年、）夏大禹卽帝位、

國號夏、都安邑、

前一千四百四十年、（寒浞簒夏時、西曆前二千一百年、）牧酋取埃及、

亞細亞西隅有遊牧民、其酋來侵埃及、遂取之、使土人領上埃及、

前一千三百四十年、（夏后芒時、西曆前二千年、）巴比倫建國、

阿付臘底斯、底格里士兩大河、發源於亞爾美尼高原、東南流合入波斯灣、兩河間、上曰美索不達迷亞、下曰巴比倫、其地古有阿加獨、西迷爾二族、我紀元前一千八百四十年、（高辛氏時、西曆前二千五百年、）之際、巴比倫人北侵略之、後屬東隣挨蘭國、至是建爲王國、首府又曰巴比倫、在阿付臘底斯河西、文用楔字、（楔字、謂繪畫漸變成文者、）

猶太建國、

希伯來族、又曰以色列族、居美索不達迷亞、有亞伯拉罕者、爲酋長、率其全族、徙地中海東濱、業遊牧、亞伯拉罕娶撒拉、生以撒、嗣其地、曰猶太、又巴勒斯坦、又迦南、（低地之義、）北接叙里亞、東南連阿剌伯、西臨地中海、北有腓尼西亞、南有非利士、西南大澤、曰死海、其水鹹惡、

腓尼西亞建國、

腓尼西亞、亦稱迦南、在黎巴嫩山西、臨地中海、多良港、而其地狹隘、南北六十七里許、東西二里或六里、國王之下、有元老、每參顧問、上古以捕魚爲業、後製船舶、卒興貿易之業、國民夙巧工藝、熟於礦冶、建築、組織之技、玻璃及紫彩、皆其所創造、又始製聲音文字、行商結隊、廣事交通、南自大馬士革東

至阿付臘底斯河邊、往來貿易、巴比倫之趨開明、與有力焉、宗敎又崇拜太陽、

馬太及波斯大夏建國、

巴比倫之東、雪山山脈之西、裏海之南、印度洋之北一帶之地、稱伊蘭高原、其西北境曰馬太、南境曰波斯、東北境曰大夏（又曰波克德里）、其間又有數小部、共阿里亞民族也、宗敎崇自然力、有日月火風等各種神、

印度建國、

喜馬拉山脈之南、有廣土突入南海、形如箕舌、曰印度（漢書謂之身毒、又稱天竺）、有二大流夾之入海、東曰安額河（佛書所謂恒河也）、西曰信度河、中間數百里、悉屬高原、西北有沙磧、餘多沃壤、氣候逈殊、迤北則凉燠咸宜、迤南則炎熇殊甚、土宜五穀棉花、産寶玉瑪瑙藥材香木、林叢蓊翳、禽獸蕃衍、信度之域、曰本若、阿里亞族侵入居之、爲數部落、民槪業農牧、以金鐵造軍器、又飾宮室、製金貨以營商業、宗敎率同伊蘭、（按傳云、印度上古有日種月種二族爭鬪事、然近傳奇、今不取、）

前一千二百四十年、（夏后厪時、西曆前一千九百年、）巴比倫人始建亞西里亞國、

巴比倫人有徙北方者、創尼尼微府、稱亞西里亞王國、屢與本國爭、然猶不免羈屬、四方仍稱巴比倫亞西里亞、南接巴比倫、西隣美索不達迷亞、東連馬太、北帶亞爾美尼山脈、尼尼微府在底格里士河西、巴比倫亞西里亞、共齊密士族、宗敎崇敬天體、以太陽爲主神、又有軍神、愛生女神等、民族長曆數、勤農業、又精組織彫刻之技、海陸通印度及中央亞細亞、以懋遷有無、（按一說云、上古有尼郡者、與其妃西迷拉美斯、建亞西里亞國、征服四隣、尼尼微城、巴比倫城、皆其所造、西迷拉美斯、又大興印度、駁皆係希臘人所作傳奇、今不取）

前一千一百六年、（西曆前一千七百六十五年、）商湯王即位、

國號商、都亳、改歲曰祀、

前一千四十年、（商沃丁二十一年、西曆前一千六百七十年、）德巴斯人復埃及、

先是（西曆前一千八百年間、）德巴斯人擧兵抗牧王、至是其酋亞摩斯、遂逐牧王、復埃及、自爲其王、國勢頗隆、至王突德摩斯第三、遷都德巴斯（西曆一千六百六十二年即位、）

前八百九十五年、（商仲丁八年、西曆前一千五百五十六年、）灑哥落建雅典國、

希臘國、又曰伯辣斯、歐羅巴南境半島也、東臨多島海、西臨以阿尼海、港灣繚環、洲嶼星列、國中山巒廻隔、自爲區分、群峰競秀、名勝甲於西土、分爲四部、其最南一大嶼、曰伯羅奔尼撒、中央曰中部希臘、北有二部、東曰德沙利、西曰耶皐路、其北境伯辣斯日族住之、後阿里亞族來居焉、沿海則腓尼西亞國移民闢之、初迦南人有義納孤者、來其南境亞裁斯、始敎土人以構屋耕田、至此灑哥落又從埃及灑的斯、率其邑人來亞的加、立國曰雅典、始與技業、立法制、敎禮儀、造文字、織羊毛爲衣、釀葡萄爲酒、取橄欖爲油、鑄金鍛鐵、作刀刃耒耜、歐羅巴之開淳悶、通文學、實自希臘始、尋腓尼西亞人加達慕、建德巴府、埃及人大腦士、至亞裁斯、呂底亞人伯羅布、至伯羅奔尼撒、

前八百九十年、（商外壬元年、西曆一千五百五十年、）猶太約色弗、率族徙埃及、

猶太酋以撒生耶哥伯、又稱以色列、繼父祖業、治猶太、然四方皆爲異敎徒、往々不安、耶哥伯生十二子、第七子曰約色弗、承業、乃率全族、徙埃及坷山、居尼羅河口百路修地、

腓尼西亞建西頓府、

腓尼西亞爲商賈之國、貿遷有無、居積財貨、以此致富、益治舟楫、移民於各地、專力拓殖、自居伯羅、羅得、克勒達、希達拉及希臘沿海諸島、以至馬里他島、撒丁島、亞非利加北岸、建城邑、立市廛、墾田野、輿廟宇、四方無業之民、群往歸之、隷屬本國、聽其政令、地中海利權、歸其掌握、於是建西頓、爲其首府、

前八百七十四年、（商河亶甲元年、西曆前一千五百二十四年、）埃及王亞美奴非斯第三立、

亞美奴非斯有雄畧、屢出師外征、攻略四隣、南至依西阿比、東北至阿剌伯、叙里亞、美索不達迷亞、莫不服從、又盛營土木、建宮殿於德巴斯、侈麗無比、在位六十五年、一時之盛、號爲中興、

前七百二十八年、商盤庚二十四年、西曆前一千三百八十八年、埃及王拉美塞第二立、

埃及王亞美奴非斯之後、西索第一立、爲第十九朝、殂、拉美塞第二立、號曰西索的黎斯、大興土木、營神廟於數處、又欲鑿運河、以通尼羅河於紅海、然叙里亞離叛、失其地、按拉美塞王、雖治致泰平、然西史或稱王欲統一萬國、率大兵遠征、功名顯著、建大石柱勒功、並係傳會亞米奴非斯王等事、蓋誇大其事以假據者、今不取、

前六百六十二年、商武丁三年、西曆前一千三百二十八年、埃及王拉美塞殂、墨尼不太立、

前六百六十年、商武丁五年、西曆前一千三百二十年、摩西率以色列族去埃及、

時希伯來族在埃及者、漸繁衍、且異宗教、墨尼不太忌之、虐使如奴隸、尋圖除之、以色列族有至人曰摩西、生而神異、學識過人、乃率仝族去埃及、其族敬日月、拜偶像、而摩西從亞伯拉罕教、獨崇上帝、到西奈、阿剌伯西北、稱上帝授以十誡、化導族人、摩西在西奈曠野四十餘年而卒、嘗著五書、曰希伯來經典、按摩西率族、史多恠誕、今不取、

前六百四十年、商武丁二十五年、西曆前一千三百年、亞西里亞國自立、

亞西里亞王曰智格羅斯亞達、始脫巴比倫羈縻、自立、

前六百九年、商武丁五十六年、西曆前一千二百六十九年、埃及王拉美塞第三立、

時有諸族來寇者、王擊却之、又征腓尼西亞叙里亞、然自是紀綱漸弛、依西阿比諸部離叛、

前五百九十七年、商祖甲二年、西曆前一千二百五十七年、雅典王德修修國政、

德修、薔灑哥落之裔也、亞的加民舊分爲四等、曰貴紳、曰武士、曰諸匠、曰牧人、貴紳多專恣剝民、農工貧乏、國寖弱、德修革之、爲地主、農民、工人三等、汰官司、裁署舍、抑損權豪、加惠農民、以阿尼族仰爲祖宗、又有勇士黑爾古列、鐸利亞族以爲祖宗、

前五百九十年、商祖甲九年、西曆前一千二百五十年、約書亞入迦南、復建猶太國、

摩西之徒約書亞、承摩西後、在西奈逐水草、而至約爾檀河東、遂伐迦南、取之、分十二族、各占其地、族長統之、建爲猶太國、不別立國王、置高僧職、承上帝意、直行之、摩西兄亞倫家世襲之、然雖以以色列舊族再還此地、未能全服土人、十二族相鬩爭、且四隣異教之徒、交乘之、乃奉神意、置士師、使入相出將、士師有功績足紀者、其田耶弗大參孫等最有名、

前五百六十五年、商廩辛元年、西曆前一千二百二十五年、德巴內亂、

德巴王耶日剝加達慕之曾孫也、弑其父、妻其母、王死、二子伊的痾克勒、波里尼史兄弟爭位、波里尼史率其黨六將攻德巴、伊的痾克勒與之戰、皆死、伯父克勒恩爲王、後十年、波里尼史黨耶卑古內陷德巴、奉波里尼史子的爾參特勒爲王、

前五百三十三年、商太丁二年、西曆前一千一百九十三年、斯巴爾達陷多來、

多來在小亞細亞黑勒斯奔之濱、先是其王布利亞莫次子巴利、掠斯巴爾達王墨尼勞妃希利那而去、希臘諸國以爲大辱、糾合諸軍、以墨尼勞兄米西奈王亞伽綿農爲將、攻多來、至是幾殆十年、用奇計陷之、殺王及其諸子、得希利那而還、按希臘古史、若德修、黑爾古列、及德巴之戰、征亞非臘的、討多來、傳奇敷衍、潤色太過、似多失其實、今舉其大略、

前四百六十二年、西曆前一千一百二十二年、周武王即位、

國號周、都鎬、改祀曰年、大封諸侯、

前四百六十一年、周武王二年、西曆前一千一百二十一年、周封箕子於朝鮮、

前四百四十四年、周成王十二年、西曆前一千一百零四年、希臘種族遷移、

希臘族有亞加亞、以阿尼、鐸利亞、埃阿利四種、亞加亞族占伯羅奔尼撒半島、以阿尼族在其北部沿海、及亞的加、埃阿利族在中央及北部希臘、鐸利亞族在阿林皮山中、而爲數小國、各有元老十餘人輔王、開民會於市場、王爲之長、雖有都府、非有政權、人民概住丘陵、各治其家、多使奴隸、貨幣用牛、後德沙利族在耶卑路者、踰賓度山東徙、其土人則南侵白阿西亞、白阿西亞人或服、或散、鐸利亞族亦爲德沙利所逐、徙居埃他山傍、至是黑爾古列

系亞利斯得摩等率兵征服伯羅奔尼撒東南地亞加亞族、乃轉半島北部、以阿尼族在其地者徙與亞的加合、於是鐸利亞族爲米西奈拉哥尼亞亞我斯非里西亞昔西恩哥林多麥加羅諸國、又中部希臘有鐸利斯埃阿利族爲亞爾加的亞依利斯亞加亞白阿西亞佛西亞東西羅哥黎埃土利亞加爾拿尼及德沙利諸國、以阿尼族占亞的加及愛卑亞島、而耶卑路爲壹黎里人所領、

前四百四十年、（周成王十六年、西曆前一千一百年、）腓尼西亞建士羅府、

腓尼西亞人益務貿易、遙航遠洋、闢達盧西（在西班牙）之加的斯、過日巴拉爾大海峽、達亞弗利加西岸及錫島、（即今英國）波羅的海沿岸、當時所貿易品料、東洋黃金寶玉、亞剌伯乳香、埃及麻布、亞弗利加象牙獸皮、希臘陶器、依羅巴鐵、西班牙銀、不列顛錫、北海琥珀等爲多、至是建士羅府代西頓、

前四百三十一年、（周成王二十五年、西曆前一千零九十一年、）埃及王西蒙特斯建新朝、

西蒙特斯遷都於達尼斯、在尼羅河下流洲上、於是政權移下埃及、

前四百零八年、（周康王十一年、西曆前一千零六十八年、）斯巴爾達侵雅典、王哥德落戰死、始置統領、麥屯任之、

當是時、鐸利亞族徙伯羅奔尼撒、壓服亞加亞族、建斯巴爾達爲府、在拉哥尼亞州、又稱拉塞的蒙、推阿利斯得摩子歐里德那伯羅刻黎爲首、以共和爲政、階級有三、首爲貴紳、執政權、即鐸利亞族占拉哥尼亞沃壤者、次爲平民、即轉徙種族及亞加亞族服從者、負課稅就兵役、不得參政權、次爲奴隸、即捕虜爲貴紳所役、至是鐸利亞族最盛、來侵雅典、其勢甚猛、王哥德落知不能克、以身殉之、以紓國家之難、雅典乃置阿爾干、（統領官）終身在職、以哥德落王系麥屯任之、

前三百九十五年、（周康王二十四年、西曆前一千零五十五年、）猶太王掃羅立、

初猶太國置士師、統政治、及措母耳爲士師、德量過人、盡力施教、然國民欲別立國王甚切、乃一變國體、迎掃羅立爲王、

前三百六十五年、（周康王二十八年、西曆前一千零二十五年、）猶太王掃羅自殺、太闢代立、

掃羅好勇、連征服異族、然與措母耳不諧、於是措母耳密迎猶太族太闢爲王、太闢依非利士、假其力、擊掃羅、破之、掃羅自殺、太闢定都希伯倫、君猶太族、尋逐埃及人、取耶路撒冷、徙之、修文武政、其威力南自紅海東北端、東及阿付臘底斯河、北陷大馬士革、非利士偏居一隅、又建王宮神龕、與宗教文學、猶太以是時爲極盛、

前三百四十年、（周穆王二年、西曆前一千年、）大夏人瑣羅斯的始唱新教、

當是時、大夏國亦盛、有至人曰瑣羅斯的、始唱新教、其教旨謂萬事有正神、曰和爾摩、有邪神、曰亞利慢、爲之主宰、互爲爭鬬、人之死生禍福、皆其所爲、故人當以祈正神、修善行爲要、又日月星及大地爲和爾摩所生、以殖果穀、明火者、照闇黑、威惡魔之利器、清水者、脫垢穢淨塵心之要具、皆當尤加敬

虔、以一變舊教、大夏馬太波斯等皆奉之、所著有阿白斯多經典、

印度分爲數國、

阿里亞族既入印度、漸進至安額河畔、又南沿海岸、遂及錫蘭島、分爲數小王國、征服土人、賤視之、如惡鬼、號曰羅刹、於是分尊卑有四種階級、第一僧侶、曰婆羅門、第二武士、曰刹帝利、第三平民、曰毘舍、第四賤民、曰首陀、首陀即土人、不得禮神、宗教又變爲婆羅門教、以爲神亦具人體、居天上、別有境域、其著者曰梵天、帝釋、祭儀極嚴、而其所教言世界唯幻影耳、人在其間、不可不鮮脫死生流轉之境、韋陀經典、以梵語編之、僧侶口誦相傳、後至文學漸開、猶尊口授、其他曆數醫學、亦多所闡發、

前三百三十三年、（周穆王九年、西曆前九百九十三年、）猶太王撒門立、

撒門太闢之孫也、受禪即位、時腓尼西亞王希蘭有賢名、與撒門交厚、相謀擴張貿易、從紅海航達印度洋、希蘭又建市於小島、曰新士羅、築隄以接陸

地撒門則役士羅人建上帝神堂於耶路撒冷、營王宮極侈麗、又設置軍隊、建太特母耳市於叙里亞沙漠、功業頗有可觀、然晚年容異教、許拜偶像、流驕淫、政多壓抑、至廢族長、遂成內亂之端、

前三百零一年、（周穆王四十一年、西曆前九百六十一年、）埃及侵猶太、

埃及王西薩立、爲第二十二朝、是年侵猶太、入耶路撒冷、多所虜掠、

前二百九十三年、（周穆王四十九年、西曆前九百五十三年、）猶太分爲以色列國、

及猶太王撒門殂、子羅破暗嗣位、各族長勸除苛政、不聽、北部十族離叛、奉耶羅破暗爲王、國號以色列、建首府於撒馬里亞、羅破暗率猶太及便雅悶二族、猶治耶路撒冷、稱猶太王、於是干戈相尋、爭鬪不絕、

前二百五十七年、（周懿王十八年、西曆前九百十七年、）依都巴爾簒腓尼西亞王位、

依都巴爾爲阿斯太特神（掌戰爭）宮高僧、至是殺希蘭王裔、自立爲腓尼西亞王、

前二百四十年、（周孝王十年、西曆前九百年、）希臘人拓地於小亞細亞、

小亞細亞在亞細亞洲極西、爲半島、北臨黑海、隔黑勒斯奔海峽、對歐羅巴、西瀕多島海、南沿地中海、東接亞爾美尼亞、其地南北峻嚴嵯峨、叢林遍嶺、東南高原深谷、多爲游牧之所、中多腴壤、產穀麥五金蠶絲酒蜜香藥之屬、爲數小部、北有奔多巴弗拉裴尼庇稚尼、南有基利家希西底亞呂家、中央有伽帕多家弗呂家、西有美西亞呂底亞加里亞、宗教同齊密土族、崇拜太陽、而呂底亞最著、首府曰撒狄、法母斯河貫流之、初希臘國鐸利亞族等、驅逐土人、土人東遷居海島及呂底亞海濱、既而諸種族亦移民拓地、至是埃阿利及亞加亞族、領呂底亞北、美西亞沿岸列斯保島、以阿尼族自加拉的群島至小亞細亞屬島比阿西、撒母斯、又建十二市於呂底亞沿岸、美列市最爲重要、遂及西拉幾亞、馬基頓、鐸利亞族占加里亞海濱、及其群島、據羅得島、漸斥逐腓尼西亞人、遂又拓亞弗利加北岸、至義大利南部、西治里島。西班牙海濱、而諸族各設政府於其地、施共和政、脣齒相依、互相親密、以當外族、於是海上之權概歸希臘、

前二百二十三年、（周夷王十二年、西曆前八百八十三年、）亞西里亞王亞斯爾拿西巴耳立、

亞斯爾拿西巴耳出兵四隣、征馬太波斯爲附庸、又屢侵腓尼西亞、

前一百九十年、（周厲王二十九年、西曆前八百五十年、）腓尼西亞建加爾達額市於亞弗利加、

先是腓尼西亞王依都巴爾殂、傳位至其孫、其孫臨死遺命少子不格摩里溫及其女約律撒（○或訛謂直歸）使伯父僧西巴爾拔耳輔之、不格摩里溫已長、殺西巴爾拔耳、亂又起、遂約律撒且亞西里亞人屢來侵、於是舊族等奉約律撒去士羅、到亞弗利加北岸、擇地建加爾達額市、推兩統領元老各二人共和爲政、其地北出接突尼斯岬、西有烏地加港灣交錯、爲最要地、於是士羅衰微、不復能觀舊時盛況、

前一百八十三年、（周厲王三十六年、西曆前八百四十三年、）以色列國人依里撒等滅王族、立歐爲王○

猶太王妃亞大利擅權害王族、

初以色列王亞哈以其妃約沙法爲士羅人、奉腓尼西亞異教、崇拜偶像、其教竟延及國中、於是神教徒依里約、依里撒等不服、推將軍歐爲王、殺王妃、夷滅亞哈王族、嚴禁異教、先是猶太王阿沙法欲與以色列和、爲太子約藍迎亞哈王女亞大利爲夫人、即約沙法所生也、後約藍立、以前年卒、於是王妃亞大利擅權、欲絕太闢系統、盡害諸孫、布異教於耶路撒冷、

前一百七十七年、（周共和五年、西曆前八百三十七年、）約雅達殺猶太王妃、立王烏亞西、

烏亞西約藍之孫也、亞大利之殺諸孫、烏亞西獨免、被養於神廟、至是高僧約雅達廢亞大利、殺之、迎烏亞西立、爲猶太王、即廢異教、

前一百六十年、（周宣王八年、西曆前八百二十年、）斯巴爾達人利古爾厄定共和憲法、

利古爾厄王族也、爲人方正、爲少主哈利拉呵攝政、斯巴爾達國民有三級、至是利古爾厄因之新立憲法、其法國有二王、一爲歐里德那系、一爲伯羅

刻黎系二王、選任監督官五人、謂之以訶利、以糾諸官違法者、雖國王必按律罰之、設元老議會及民會、元老選年六十以上有賢才者二十八員隷二王、草議案、判大罪、民會擧貴紳年三十以上者、裁決議案、元老待民會議決以施行之、憂貧富不均、制均田法、貴紳均任財産、軍旅二事、其家邑世襲之、不許沽賣、耕耘一委於奴隷、貨幣用鐵錢、金銀則國家特有之、男兒至七歲受公共教育、至成人、起臥兵營、專習武事、二十歲任守衛、又有編奴隷爲守衛者、時貴紳凡四千五百人、後至九千、平民有三萬人云、

前一百十六年、周宣王五年、西曆前七百七十六年、希臘始行阿林皮四年大祭、

初希臘宗教謂、混沌溟涬、天地剖判、化生巨神及陰陽二神、生天神及其諸弟海神、統御宇內、地獄神治下界、謂之阿林皮諸神、又有牧神、野神、水神等、而天神等十二神、爲在阿林皮山上、阿林皮在依利斯部、鐸利亞族之在鐸利斯也、奉特爾斐市亞何路神社、○即十二神之一結旁近諸市崇敬之、後及希臘全國、稱曰同盟聯邦、特爾斐神宣國民信其威德而不疑、遂及政事、必奉之勿違、強邦爲其盟主、祭天神於阿林皮、至是定每四年行大祭、以紀曆年、祭日演競走、競馬、跳躍、角牴等百戲、以賞勝者、國人歡洽、雖平生仇怨、置而不問、併天神尼米亞祭、亞何路神比斯祭、○頗塞頓神伊西美祭、稱希臘四大祭、

前九十三年、周平王十八年、西曆前七百五十三年、羅慕路始建羅馬府、

義大利國、東距亞得亞海、西南斜入地中海、爲半島、亞卑尼山脈綿亘如脊、低伯河發東北山中、南流入于海、間有野谷、若斷若續、氣候迥異、北方嚴冷、中央炎酷、南則近於海、較爲溫和、田土肥沃、穀麥昌茂、花木馨芳、風景淸淑、西土羨爲福地、義大利本爲半島南部稱、漸通全國、分爲上義、中義、下義三部、上義有利格里、賀利亞、威尼斯、賀利亞又分二部、中義有耶多利拉、畫甲、巴尼三部、臨內海、翁不里、彼西南、撒比、參紐四部、臨亞得亞海、下義又號大希臘、東有亞布利、加拉不利二部、西有盧加尼、不路適二部、不路適之西有

西治里島、田極豐腴、多出穀果、其南有馬里他島、地多磐石、居民積土爲田以耕、其西北有撒丁、哥耳塞牙二大島、土壤廣莫、林莽間雜、民俗悍獷、披羊皮、挾利刄、隨在游牧、低伯河南岸、有阿里亞族、分爲羅甸、痾西干二族、羅甸族占西南平野、痾西干族居東南山地、又分至於南方甲巴尼、盧加尼、乃其土人東遷竄於亞布利、加拉不利、而希臘人拓不路適半島、及西治里島海岸、腓尼西亞人又拓西治里島西岸、羅慕路羅甸族人亞巴隆牙王子也、勇武有才、圖增殖民人、建館於低伯河南巴拉的丘上、救濟貧困、名曰羅馬、其地隔河有耶多拉族、共通有無、遂爲要市、羅慕路乃創元老會議、以百人爲定員、然以國中乏女、掠奪撒巴尹族婦女、又奪其王女爲妃、撒巴尹族來戰、既而相和、羅慕路與撒巴尹王直斯答周共治羅馬、及答周殂、羅慕路獨王之、後王伐耶多拉族、威以斐垤那、宗教槪同希臘、按羅馬特史云、希臘後多來王子耶尼亞擊祖族拉拉畫爲拉蒙王拉知耶塔、遂殺立爲王、國號羅甸、王子亞士加牛、遷居亞巴隆牙、歷數世至努米多王、其弟亞慕流篡立、以兄女勒亞叙爾弃爲巫、士逸祈巫不許嫁人、以圖絕努米多嗣、既而勒亞與軍神瑪爾斯婚、有孕、學生二子、長曰羅慕路、次曰列慕士、亞慕流圖之、投二子於低伯河、有牝狼來乳、牧人好士多路見而收之、取歸育之、二子既長、屢遊牧、一日有賊、虜列慕士、會遇其祖努米多、因其由、殺亞慕流、使努米多復位、兄弟築城於巴拉的舍、爭以名命其地、羅慕路遂殺列慕士、因已名呼其地爲羅馬、然是屬傳奇寓言、未足深信、姑存之、

前九十二年、周平王十九年、西曆前七百五十二年、雅典定阿爾干任期爲十年、

先是阿爾干哥德落系任之、不稱王號、而其實不異王、國人以爲不便、至是增阿爾干爲九人、定任期爲十年、其首班四人、哥德落系任之、餘地主家充之、

前八十五年、周平王二十六年、西曆前七百四十五年、亞西里亞王滴臘比利第二立、

王服屬巴比倫、併伊蘭西部、亞爾美尼亞及叙里亞、叙里亞在地中海東岸、東北距阿付臘底斯河、南跨阿剌伯、西南與腓尼西亞、以色列、猶太接、黎巴嫩山在其北境、又使腓尼西亞、以色列、猶太等朝貢、

前八十年、周平王三十一年、西曆前七百四十年、斯巴爾達伐米西奈、

米西奈接斯巴爾達西、鐸利亞族之入米西奈、土人倔强不服、既而鐸利亞

族失勢、依斯巴爾達、於是斯巴爾達發兵攻之、米西奈王亞利斯特摩守伊都墨堡、禦之不能克、遂降之、斯巴爾達納其一部、使其民輸貢賦、

前七十年、周平王四十一年、西曆前七百三十年、依西阿比人取埃及、依西阿比將撒巴哥率兵侵埃及、遂取之、

前六十四年、周平王四十七年、西曆前七百二十四年、亞西里亞王破以色列、擒其王、以色列國歐家絕、國力漸衰、納貢於亞西里亞、至王何西亞舉兵圖脫羈絆、亞西里亞王撒馬拿薩第四擊擒之、遂定腓尼西亞叛亂、

前六十二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西曆前七百二十二年、亞西里亞王撒艮立、併以色列、馬太撒艮爲新朝始祖、有雄才、攻陷撒馬里亞府、虜名族國人、移之於本國及馬太、以色列國亡、撒艮雄心未已、馳驅戎馬、定亞爾美尼、巴比倫、馬太之亂、遂併馬太、使阿剌伯、埃及、居伯羅等奉玉帛朝貢、亞西里亞大興、

前五十五年、周桓王五年、西曆前七百十五年、羅馬王努馬本比流立、努馬本比流、撒巴尹族也、羅慕路殂、按史云、羅慕路一日閱兵出城、風雨晦冥、失其所在、議官詡衆曰、王乘雷電昇天、奉號基甯努斯、祀之、蓋爲議官所弒云、空位一年、衆薦立之、王性溫厚、愛育黎元、初設律令、定祀典、建神廟、創社寺、境內大治、

前四十八年、周桓王十二年、西曆前七百零八年、斯巴爾達定以訶利任期爲一年、建答連的市於義大利加拉不利州、斯巴爾達以訶利威權太盛、脅制國王、於是選自貴族、定任期爲一年、時斯巴爾達人移義大利者、建答連的市於加拉不利州、

前四十五年、周桓王十五年、西曆前七百零五年、亞西里亞王先拿基立、至王時武威稍衰、猶太王希西家與埃及合、拒朝貢、且嚴禁拜偶像、王大怒、遣兵圍耶路撒冷、軍中疾疫、無功而還、敘里亞亦離叛、

前二十九年、周莊王八年、西曆前六百八十九年、呂底亞王日熱斯篡立、呂底亞王統稱參獨尼士系、言出自日神裔、至王干道列、嬖臣日熱斯擅權、

與王妃謀、弑王篡立、初尚受亞西里亞羈縻、後漸隆盛、大拓疆域、自美西亞至黑勒斯奔海峽、

前二十五年、周莊王十二年、西曆前六百八十五年、齊侯小白桓公立、小白舉管仲爲相、

前二十二年、周莊王十五年、西曆前六百八十三年、雅典改阿爾干任期、每歲選定、雅典阿爾干任期已長、漸有流弊、於是定爲一年、專選於地主家任之、其首班職如大統領、總攬國政、又管理諸族家長、次爲司祭、以高僧任之、掌監督神典、赦免大辟、次爲將軍、指揮軍陣、管理兵事、又斷外人訟、末班六人爲判官、裁決民訴、

前一十三年、周惠王四年、西曆前六百七十三年、羅馬王都路荷斯地留立、王、努馬本比流子也、爲人豪邁、與亞巴隆牙戰、亞巴請各擇勇士格鬪、以決雌雄、出古利宙兄弟三人、羅馬亦以何拉周兄弟三人當之、六人健鬪、古利宙兄弟殺何拉周二弟、何拉周佯走誘之、遂殺古利宙兄弟三人、亞巴降、亞巴總督墨都士不非周嫉威、以斐埵那人擊羅馬、約爲內應、王擊破之、捕墨都士、支解之、乃毀亞巴隆牙府、移其民於羅馬、

前一十二年、周惠王五年、西曆前六百七十二年、亞西里亞王以撒哈頓滅埃及、及以撒哈頓立、平巴比倫之亂、復征服敘里亞、腓尼西亞、居伯羅、猶太、阿剌伯、至是侵埃及、擊破其王撒巴哥子底拉哥、遂依西阿比人而取之、分爲二十縣、以埃及人爲太守治之、亞細亞西部及阿弗利加東北、全隸版圖、其人習天文、善測星度、西土推步之學由此起、又巧築造、多營巨室廣厦、材皆用石甎、鑿運河於阿付臘底斯、底格里斯兩河、以時蓄洩、防漲溢、有灌溉運輸之利、紀綱內張、威武外耀、工藝之精、商業之隆、以此時爲盛、

前九年、周惠王八年、西曆前六百六十九年、亞莪斯人敗斯巴爾達人、斯巴爾達人侵亞莪斯、王非頓迎擊破之、

前八年周惠王九年、西曆前六百六十八年、亞西里亞王以撒哈拔立、
王定叙里亞北阿剌伯基利家之亂又巴比倫太守叛討平之略挨蘭國使
呂底亞國朝貢、
前七年周惠王十年、西曆前六百六十七年、我日本國神武帝發日向國東征、
我日本國天祖大日孁尊治高天原是爲天照大神弟素盞嗚尊自出雲到
新羅復還居出雲至大已貴尊大神之孫瓊瓊杵尊平定下土大已貴尊從
之其孫曰鸕鷀草葺不合尊神武帝諱彥火火出見尊其第四子也生而明
達意確如也在日向國高千穗宮西州久被王化而東國未服從長髓彥奉
饒速日命據大和國其他諸酋各自分疆用相陵轢帝謂其地足以恢弘大
業光宅天下乃親帥舟師東征、
前二年周惠王十五年、西曆前六百六十二年、帝平定大和國奠都橿原、
帝率師入大和國平定諸酋攻破長髓彥誅之饒速日命降奠都橿原大營

宮殿、
神武帝元年辛酉、紀元一年、周惠王十七年、西曆前六百六十年、帝即位於大和國橿原宮、
正月朔帝即位於橿原宮號曰神日本磐余彥尊定功行賞置國造縣主作
神時於鳥見山以祭皇祖天神、
八年戊辰、紀元八年、周惠王二十四年、西曆前六百五十三年、埃及人參美底孤叛亞西里亞自立爲王、
參美底孤爲灑的斯太守密與呂底亞王日藝斯結又藉希臘叙里亞腓尼
西亞諸國力叛亞西里亞自立爲埃及王建都於灑的斯灑的斯在下埃及
尼羅河洲近地中海外人來往貿易大開參美底孤屯兵於要處護之設通
事官以便交通及置希臘人工場於拿克拉的武人猜怨往々逃走依西阿
比、按埃及人異說云、時有十二王、各雄長一方、依西阿比人自塞拔治、委政於十二王、參美底孤爲其一、統馭十一王、統領全國、是埃及人諱爲依西阿比人所征服、從作是說也、且螺旋殿、亦以爲參美底孤所造、其殿之遺跡在于五百年前、又據會耳、今不取、
二十年庚辰、紀元二十年、周襄王十年、西曆前六百四十一年、羅馬王安固瑪爾周立、
王努馬王之孫也都路殂衆推王立之王才兼文武討羅句諸邦克之移其
民於亞峴的郭爲布勒卑平民、又修堡砦創囚獄架橋梁於低伯河開阿士底
港於河口、
二十一年辛巳、紀元二十一年、周襄王十二年、西曆前六百四十年、斯巴爾達取米西奈、
斯巴爾達再攻米西奈米西奈將亞利斯迷尼驍勇守英拉城十一年至是
斯巴爾達將智爾泰疴作歌鼓舞士氣遂拔之米西奈人多奔義大利餘編
爲奴隸、
二十六年丙戌、紀元二十六年、周襄王十七年、西曆前六百三十五年、晉侯重耳文公立、
二十八年戊子、紀元二十八年、周襄王十九年、西曆前六百三十三年、馬太王法拉屋的及亞西里亞戰敗死子
創盍拿勒立、
初馬太酋狄紹塞不服亞西里亞建耶巴達拿府漸有離叛之色及子法拉
屋的代立遂叛自立稱王隸屬波斯征服大夏進擊亞西里亞軍敗死之子

創盍拿勒嗣立波斯雖屬馬太亞把依迷尼亦自立稱王、
二十九年己丑、紀元二十九年、周襄王二十年、西曆前六百三十二年、北邊夷族侵亞西里亞、
自馬太叛亞西里亞四疆多虞有西翅的金麥耳二族在多惱河亞速海間
行國也以劫掠爲業獷狉暴戾久爲鄰患金麥耳爲西翅的所攻南走入呂
底亞奪撒狄城據之略小亞細亞西翅的又侵馬太轉西至猶太南窺埃及
其勢猖獗橫行國中亞西里亞王不能平乃與馬太和假馬太呂底亞之力
僅得攘之、
三十二年壬辰、紀元三十二年、周襄王二十三年、西曆前六百二十九年、哥林多王百利安得立、
方雅典之廢王而立長官也諸小國紛々效之哥林多亦擧貴族爲政有居
布塞羅者圖更革之至子百利安得遂立爲王王更張海軍拓地於各州又
●與隣邦相親、
三十六年丙申、紀元三十六年、周襄王二十七年、西曆前六百二十五年、巴比倫叛亞西里亞、

亞西里亞王以撒哈拔殂、子撒拉固立、自爲西翅的族所侵、國威頓衰、其所置巴比倫太守拏保卜拉撒叛、與馬太王削盍拏勒結、屢與亞西里亞王戰、互有勝敗、

三十七年丁酉、（紀元三十七年、周襄王二十八年、西曆前六百二十四年、）雅典阿爾干達拉固定法律、

達拉固以才學稱、衆公擧修刑書、達拉固性嚴刻、用法峻急、不少貸、時人號爲血書、

三十九年己亥、（紀元三十九年、周襄王三十年、西曆前六百二十二年、）猶太復國敎、

猶太王希西家殂、子馬拏西立、再崇異敎、拜偶像、及約西亞立、爲西翅的族所攻略、國內疲弊、至是高僧耶利米盡力經營、闡發國典、復以天神敎爲國敎、

四十五年乙巳、（紀元四十五年、周頃王三年、西曆前六百十六年、）羅馬王達爾癸紐布利斯恪立、

達爾癸紐耶多利人也、（按一說以達爾癸紐爲哥林多人）與其婦達那基兒移羅馬、安固王聞其賢、召使輔導諸子、及安固殂、國人推選爲王、王建神廟於加比多利努陂上、設地溝以疏瀦水、置跑馬埒以競車馬、又增元老議員爲三百人、倍騎士數、尋及撒比羅甸耶多利諸種戰、皆克之、

五十年辛亥、（紀元五十一年、周匡王三年、西曆前六百十年、）馬太王及呂底亞王和、

馬太王削盍拏勒侵呂底亞、呂底亞王亞里遏的擊却之、遂講和、約以巴爾西江爲二國界、以呂底亞王女妻馬太王太子亞士智芮、隣好甚密、於是亞里遏的征希西底亞巴弗拉栽尼加里亞、略希臘所領西美爾拏哥羅翰諸市、脅美列使會盟、金寶充牣、盛興土木、宮殿華麗、富厚甲於諸隣、當時陵墓今猶存於撒狄北方云、

五十二年壬子、（紀元五十二年、周匡王四年、西曆前六百零九年、）埃及取叙里亞、

埃及王尼古參美底孤之子也、擊破猶太王約西亞於馬基特、取叙里亞併之、王有遠略、承拉美塞王遺圖、欲通運河於尼羅河紅海間、鑿之而未能遂、又遣腓尼西亞人航巡亞弗利加、

五十五年乙卯、（紀元五十五年、周定王元年、西曆前六百零六年、）馬太巴比倫攻亞西里亞、滅之、拏保卜拉撒建巴比倫國稱王、

馬太王削盍拏勒及巴比倫王拏保卜拉撒圍尼尼微城、二年遂陷之、亞西里王亞撒拉固積珍寶、縱火王宮、自焚而殂、亞西里亞國亡、拏保卜拉撒併巴比倫及美索不達迷亞北部、稱巴比倫王、削盍拏勒領底格里斯河東岸及亞爾美尼、轉兵略伊蘭東部、大擴版圖、東至烏滸水、稱亞細亞强國、

五十六年丙辰、（紀元五十六年、周定王二年、西曆前六百零五年、）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立、取叙里亞、

巴比倫王拏保卜拉撒殂、子尼布甲尼撒立、敗埃及王尼古於阿付臘底斯河畔西爾色修、取叙里亞、征服猶太、

六十一年辛酉、（紀元六十一年、周定王七年、西曆前六百年、）加爾達額拓地於近隣、

自希臘人秉地中海利權、腓尼西亞人漸不振、於是加爾達額糾合族人、以

抗希臘、而自必卜東至列弗的、略亞弗利加北岸、與基勒尼人戰、基勒尼希臘人所拓也、後講和、以列弗的東爲界、

六十七年丁卯、（紀元六十七年、周定王十三年、西曆前五百九十四年、）雅典梭倫爲大統領、更定法制、

雅典行達拉固法十數年、國人側足、怨恫之聲日起、有基倫者、恃其舅墨格利斯王之援、擧兵反、阿爾干米格哥黎擊平之、至是衆擧梭倫爲大統領、梭倫者望族之英、德望素著、更定法制、改鑄貨幣、删達拉固苛法、酌情罪歸平允、以資財多寡分齊民爲四等、阿爾干九員、自一等民選之、改議院法、置議員四百人、自一等至三等、大小法律、先使之議定、年滿三十者任之、民會則通四等選之、年滿二十者任之、從其所議決、以發號令、擧官吏、編騎步兵、設艦隊、又齊民均任之、建法院、選嘗任阿爾干者爲審官、以定刑賞、區畫精詳、輿論翕然、加惠黎民、招徠商旅、遠方之民歸之如市、百工技業日精、操奇贏、多素封、農夫積倉箱、日益饒裕、雅典遂爲大都會、時稱曰素封政治、時希臘

人材蔚起、校倫及雅典之欽拉、哥林多之白里弇徧、密里多之推里司、米地利之必得古斯、巴羅達之企倫等、文采風流、卓越古今、有七賢之目、

七十五年乙亥、（紀元七十五年、周定王二十一年、西曆前五百八十六年、）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滅猶太、腓尼西亞大營巴比倫府、

猶太爲巴比倫藩屬、及王耶雅金立、欲與埃及結、以絕朝貢、巴比倫王怒起大兵伐之、陷耶路撒冷、毀都市、焚神廟、屠戮民人、脅其富豪、遷之於巴比倫、猶太國亡、腓尼西亞亦屬巴比倫、獨士羅府不屈、巴比倫王乃移兵攻之、遂降之、初巴比倫府在阿付臘底斯河西岸、王擴張規摸、以至東岸、大興土木、用大甎築二層方郭、宮殿廟宇、宏壯華麗、樓閣縹緲、夾持大江、塔尖參差、聳立蒼穹、市街廣濶、園林芳蒨、積凡百四十餘方里、稱爲宇內大觀之一、又築城壁、自阿付臘底斯河、以達底格里斯河、架橋梁、通水槽、構造之雄、亙古無比云、

綏靖帝元年庚辰、（紀元八十年、周簡王五年、西曆前五百八十一年、）帝即位於大和國葛城高丘宮、

帝諱神渟名川耳尊、神武帝第五子也、容貌魁偉、志尙沈毅、最長武事、神武帝崩、即位、都葛城高丘宮、

四年癸未、（紀元八十三年、周簡王八年、西曆前五百七十八年、）羅馬王塞爾彪都爾倡立、

塞爾彪哥尼古倫人也、爲達爾癸紐王妃達那基児所養、及安固王諸子遣刺客弒達爾癸紐王、妃鎖宮門、搜賊徒、傳王遺命、立塞爾彪爲嗣王、築羅馬府外郭、包七丘、環石壁、爲羅甸盟主、初羅馬有三級、貴紳曰巴的黎支、平民曰布勒卑、次爲奴隸、各結隣保、有隣保會議、選定國王於元老議員、使王得總執大權、任免官吏、但更法起軍、必諮之於隣保會議、又市民處死刑者、得訴國王、請寬典、有元老會議、爲國王顧問、至王合貴族平民等級、以有土多寡定制度、設戶籍、編軍團、令從租稅兵役之事、騎兵舊有六隊、更增十二隊、以富豪充之、步兵倂工冶奏樂豫備、共有百九十三隊、自十七歲至六十歲、皆服兵役、共屬國王直轄、

十二年辛卯、（紀元九十一年、周靈王二年、西曆前五百七十年、）埃及王亞馬支立、

尼古王之孫亞布蠹王、勇敢好兵、助猶太與巴比倫戰、屢失和、多損軍士、軍士怨怒、弒之、亞馬支出自卑族、即王位、結交於希臘、尤密屝其兵、略居伯羅島、又修灑的斯宮殿、極其華美、廣開貿易、頓致富饒、

十九年戊戌、（紀元九十八年、周靈王九年、西曆前五百六十三年、）呂底亞王架路索立、

架路索、亞里遏的王子也、亞里遏的迫米列市、使會盟、王再尋之、又征服希臘所拓沿海諸市、與希臘通往來、漸繁、校倫亦來撒狄、多所訓誡、

二十二年辛丑、（紀元百一年、周靈王十二年、西曆前五百六十年、）庇士多辣安爲雅典王、尋被逐、

時雅典貴紳恃富強、而貧民得權者志氣驕盈、漸成黨爭、一曰平原黨、貴族與之、推里克羅格爲長、一曰海岸黨、商賈與之、米格哥黎爲長、一曰山岳黨、貧民與之、庇士多辣安爲長、二黨務排斥貴紳、校倫護之、不能得去、至呂底亞依架路索、以明年卒於居伯羅島、年八十餘、庇士多辣安膽勇、喜功名、散財收人望、遂自立爲王、貴族多去走外國、其一部有赴答拉西者、及山岳黨得志、平原海岸二黨又合攻之、明年遂逐庇士多辣安、

二十四年癸卯、（紀元百三年、周靈王十四年、西曆前五百五十八年、）居魯士廢馬太王亞士智芮、自立爲波斯國王、馬太國亡、

居魯士、波斯人也、英武過人、汎愛得衆、時馬太王亞士智芮暴虐、國人側目、居魯士因廢之、代立、稱波斯王、仍都耶巴達拿、修法度、詰戎兵、統轄伊蘭亞爾美尼亞伽怕多家、納亞士智芮女爲妃、置亞士智芮於宮中、接之以禮、（按承傳有以居魯士爲亞士智芮女所生、且亞士智芮感奇夢、棄諸野等語、蓋馬太人愧爲他族所制、捏造此說者、今不取、）

三十二年辛亥、（紀元一百十一年、周靈王二十二年、西曆前五百五十年、）斯巴爾達覇於希臘、

斯巴爾達除亞義斯亞加亞二部外、盡倂伯羅奔尼撒全州、爲各部盟主、其俗儉嗇、其人壯武、兵制尤爲盡善、國勢益強、

三十三年壬子（紀元一百十二年、周靈王二十三年、西曆前五百四十九年）　波斯王討擒呂底亞王、呂底亞國亡、

居魯士之廢馬太王也、呂底亞王架路索以其姻親、起兵伐波斯、居魯士禦之境上、陳兵大戰、架路索趦趄將退、居魯士乘勢攻之、呂底亞軍大潰、追北至撒狄、陷之、擒架路索、呂底亞國亡、居魯士待架路索以友禮、撫其臣民、秋毫無犯、民大悅、舉國皆降、又併其沿海希臘地、（按傳云、居魯士將燒架路索於火刑、架路索臨之、追懷梭侖之教、有悔色、居魯士怪問其故、釋之、架路索常信特爾斐神、故有此事、是希臘人爲宣揚國人之知識、發揮神德之靈妙、捏造此說、波斯人崇敬明火、不敢近汚穢、詎行火刑之理、今不取、）

安寧帝元年癸丑（紀元一百十三年、周靈王二十四年、西曆前五百四十八年）　帝即位、

帝諱磯城津彥玉手看尊、綏靖帝太子也、綏靖帝崩、帝即位、明年遷都於河內國片鹽浮穴宮、

六年戊午（紀元一百十八年、周景王二年、西曆前五百四十三年）　印度人瞿曇卒、

瞿曇又稱悉達、印度劫比羅伐窣堵城釋迦族王子也、印度人多黑面青唇、以白布裹頭、地本雕題、種類貴人、額塗日光花卉、或以粉點面如星、庶人額上刺紋、胷臂務烙卦畫形、皆雕題遺俗也、男裸上體、耳掛環、下著圍裙、女加上衣、穿耳鼻、掛金銀環、臂脛俱帶釧鐲、後世諸佛菩薩羅漢繪塑之像、及僧服袈裟合掌膜拜、仍其古俗、人習技巧、金漆雕鏤皆精絕、其俗外尚柔和、內懷私意、似頑惰、實黠勇、自以爲是、故雖有婆羅門教、猶不免暴虐苛酷之習、瞿曇深厭之、有矯正之志、少出王宮、入山林、練修數歲、一旦豁然有所覺悟、別立教門、巡行諸方、以化導爲事、謂之佛陀、其教旨以慈悲忍辱爲主、廢苛酷之制、破種姓之等、使人練心修行、脫死生輪迴之苦、界入寂滅無爲之妙境、以臻道德之圓滿、謂之涅槃、以爲苦行及祭神、非解脫之要道、佛教之興、風靡人心、婆羅門教爲之衰、後其教之廣布、自前後印度、西藏、支那、以及朝鮮、日本、信徒上四億人云、瞿曇卒後、其徒弟比丘五百人相會、編纂經典、曰第一次三藏結集、至後有稍唱異說者、比丘七百人再定訂之、曰第二次結集、當是時小部族割據四方、而摩揭陀國漸盛、在王舍城、其王頻毘沙羅保護佛教、至子阿闍世、築華氏城、遷之、征服隣國、拓地於西北、（佛滅之歲、衆論紛紛、相差至二千餘年、未知確實、今姑從原本爲是說、）

八年庚申（紀元一百二十年、周景王四年、西曆前五百四十一年）　庇士多辣妥再爲雅典王、

庇士多辣妥在外五年、歸雅典、然未得志、復被逐、漂泊他國十一年、以是歲歸、再爲王、掌握政權、內依梭倫憲法、務得人心、造軍艦、勵文學技藝及商業、修飾宮廟、復舊觀、外略昔西恩以特羅島爲附庸、與近旁諸部結隣好、然貴族多去國他徙者、

十一年癸亥（紀元一百二十三年、周景王七年、西曆前五百三十八年）　波斯滅巴比倫、

波斯王居魯士兼波斯諸部、方以取亂侮亡爲事、巴比倫恬不爲備、居魯士大舉來伐、圍巴比倫城二年、灌阿付臘底斯河、陷之、擒其王拿保尼斯及其太子伯沙撒、巴比倫國亡、腓尼西亞、叙里亞皆屬波斯、腓尼西亞西頓市復盛、別建的里波利市、

十二年甲子（紀元一百二十四年、周景王八年、西曆前五百三十七年）　波斯王釋猶太民歸國、

巴比倫之滅猶太、脅遷其民數千人、虐使之、殆七十年、猶太人恨之、次骨、每食必祝其速亡、居魯士既與猶太族日備嗇紮、待王師、居魯士陷巴比倫、乃釋其族、悉送還巴勒斯坦、猶太人大喜、

加爾達額略海島、

加爾達額與希臘爭海權、降南西班牙、撒丁島、略哥耳塞牙、

十五年丁卯（紀元一百二十七年、周景王十一年、西曆前五百三十四年）　羅馬王達爾癸虐蘇比爾伯立、

達爾癸虐、達爾癸紐之二子也、本名盧首士、爲塞爾虎壻、塞爾虎務攬民心、而貴紳不便之、盧首士性狠惡、與其妻謀弑塞爾虎、而自立、驕傲暴虐、抑壓羅句會盟、用詐謀奪略近隣、與同族構難、國人號曰蘇比爾伯、驕暴之義也、

二十年壬申（紀元一百三十二年、周景王十六年、西曆前五百二十九年）　波斯王居魯士殂、子岡庇斯立、

居魯士晚年事遠略、征東方諸族、九年于茲、殂於陣、岡庇斯嗣立、（按居魯士之殂、或云、使未…）

謂其國爲其女主多美利所篡殺或云伐特爾必克戰三日死居魯士之事若其生時異說頗多未知孰是

二十二年甲戌 紀元一百三十四年周景王十八年西曆前五百二十七年 雅典王義比亞立

義比亞庇士多辣妥子也庇士多辣妥殂代立性溫和能修其政大有人望

二十四年丙子 紀元一百三十七年周景王二十年西曆前五百二十五年 波斯滅埃及

波斯王岡庇斯亦好遠略討埃及與其王寥美底孤第三戰於百路修敗擒之陷門非斯府埃及國亡

二十七年己卯 紀元一百三十九年周景王二十三年西曆前五百二十二年 波斯王岡庇斯殂於敘里亞

岡庇斯既取埃及將征依西阿比阻沙漠輜重不屬半途班師至門非斯觀府民盛飾神牛巡城歡呼謂喜我兵不利屠神牛以食士卒尋服基勒尼又欲航海伐加爾達額初腓尼西亞雖屬波斯猶許其王自治常起海軍從波斯征戰至是又命其出師以加爾達額爲腓尼西亞祖先所拓不忍攻之固辭岡庇斯乃止岡庇斯在埃及暴慢無道虐使國人國人大怨還至敘里亞聞國亂大怒將歸征之蹶起跨鞍劍脫負創暴殂

二十八年庚辰 紀元一百四十年周景王二十四年西曆前五百二十一年 波斯人戔麻達僭立諸族誅之立大流士爲王稱波斯帝國

岡庇斯之弟士墨底受封於東北爲牧伯岡庇斯心忌之陰殺之深祕不洩馬太僧有戔麻達者乘國人思亂利王在外詐稱士墨底僭立爲王及岡庇斯殂波斯望族七人謀誅之選於族中立大流士大流士希斯大士匹子也雄武有權略即位之初巴比倫叛大流士伐之城固不拔圍之閱二十月波將瑣比路佯降巴比倫納波斯兵陷之又馬太等亂皆討平之於是波斯版圖東至信度河西濱地中海北俯裏海及黑海南併埃及臨亞剌伯灣疆土之大前古所無

三十三年乙酉 紀元一百四十五年周敬王四年西曆前五百十六年 猶太再建神廟

猶太人歸復立故國首建神廟於耶路撒冷維持古敎至是廟成

三十六年戊子 紀元一百四十八年周敬王七年西曆前五百十三年 波斯王征西翅的族

西翅的族嘗逐金麥耳族領其地往來於大拿以斯○今多兩河伊斯的爾○今多兩河間逐水草遷徙不知耕作以游牧爲業食馬肉飲馬乳乘馬駕車慓悍最長騎射無所統屬常事爭鬭大流士欲略西方率兵七十萬過海峽入歐洲渡伊斯的爾河侵西翅的境進達羅河○今窩瓦河以乏粮米不得志而還答拉西國給爾孫州太守米力泰底謀要擊之米列州太守希爾周嘗爲大流士所救欲報其德阻之是役惟取伊斯的爾河南答拉西馬基頓地又派兵略基勒尼

懿德帝元年辛卯 紀元一百五十一年周敬王十年西曆前五百十年 帝即位

帝諱大倭彥耟友尊安寧帝第二子也安寧帝崩即位明年遷都於大和國輕曲峽宮

雅典王義比亞走波斯

義比亞弟義巴爾孤掠取市人黑爾摩受妹黑爾摩受憤恚欲復民主政與其友亞利斯日敦殺義巴爾孤其家人殺黑爾摩受捕亞利斯日敦送諸義比亞義比亞殺亞利斯日敦及黑爾摩受妹遂深疾市人人心稍離海岸黨首米格哥黎子哥黎底尼在外聞之與斯巴爾達將克勒阿麥尼通假其兵攻逐義比亞義比亞走至波斯依大流士

羅馬廢其王達爾癸虐蘇比爾伯

蘇比爾伯暴政日加國民離心其太子節士多亦諂黠淫虐同族達爾癸紐哥拉知那妻律勒思有德貌節士多汚辱之律勒思慙憤伏劍而死於是蘇比爾伯甥不慮多聚衆示律勒思尸激之圍宮廢王併王族逐之王出奔耶多利

二年壬辰 紀元一百五十二年周敬王十一年西曆前五百九年 雅典哥黎底尼立共和政

哥黎底尼逐義比亞效梭倫憲法定共和政廢四等古俗混貴族細民設十

部新制以絕黨爭民會舊爲四百員增爲五百員每一部擧五十人又選一人爲部長更會期爲每歲十回他擧阿爾干選議員課租稅概仍舊法又行貝彈法民會不服大官所爲則群聚記其名於貝以彈劾人衆滿六千則逐諸外十年中此法者無損名譽無失財産凡有名人爲衆所妬忌者多中此法於是民權漸張

羅馬置公修爾（執政官）亦立共和政

羅馬始置公修爾官以貴族二人充之處理國務立共和政以不盧多及哥拉知那任之哥拉知那尋免以威勒留泊普里哥拉代之革隣保制設公民會議選於軍團中有選擧公修爾可否法案之權分都市爲四區每四年（後爲五年）檢戸籍以募軍團而隣保會議之權漸殺元老議員舊選於貴族中使平民亦得與之然多以富豪騎士補之公民所議定元老裁可之國家若有緩急元老擧公修爾中一人爲總裁以當之其權準王公在任不得過六月又置理財官二員監督國庫時貴紳少年有不喜共和者謀冋復王政事露不盧多二子與焉不盧多盡捕誅之盧首士在耶多利煽威以達爾癸尼擊羅馬不盧多與亞倫士達爾癸虐戰於亞爾西林畔敗死亞倫士盧首士子也羅馬人聞不盧多死哀悼如喪父母羅克勒周代爲公修爾無何卒何拉周代之

三年癸巳（紀元一百五十三年周敬王十二年西曆前五百八年）耶多利伐羅馬

盧首士又說耶多利古路首王坡仙拿伐羅馬至低伯河何拉周撤河橋禦之不利退入城坡仙拿圍之城中食竭勇士模秀謀刺坡仙拿被虜坡仙拿熾炭火責之模秀從容出隻手於烈火上手焦爛神色不變坡仙拿惜其勇不殺羅馬割地請和聽之耶多利人進入羅甸羅甸遣其將亞利士特摩率希臘援兵逆擊大敗之逐耶多利人於低伯河西羅馬亦得撤和議復勢力

雅典貴紳逐哥黎底尼尋復之

雅典貴紳亦不喜新政阿爾干伊撒格羅嗾之誘斯巴爾達兵屬克勒阿麥尼者逐哥黎底尼市民素服哥黎底尼乃大起脅克勒阿麥尼約以斯巴爾達軍棄兵械退本國又使貴紳擧事者交付市民而刑之招哥黎底尼復爲阿爾干

五年乙未（紀元一百五十五年周敬王十四年西曆前五百六年）雅典略斯多爾達

斯巴爾達以克勒阿麥尼及特馬辣妥二王爲總督率伯羅奔尼撒同盟軍將討雅典雅典聞之又起兵逆擊兩督不和哥林多兵先退雅典軍乃進破同盟軍略憂卑亞收其民四千戸財賑之於亞的加窮民

十一年辛丑（紀元一百六十一年周敬王二十年西曆前五百年）小亞細亞希臘人叛波斯

先是波斯王大流士遷都於蘇撒以耶巴達拿爲避暑宮新建離宮於百泄波里朝典宮制儼然改觀雕刻花文繪以金碧宏麗無比園林池沼尤極幽妙國王尊嚴民視之如對神祇又修築官道砥平髮直設郵驛自蘇撒達于

撒狄分全國爲二十州各置太守將軍其公廨亦比美王宮改鑄貨幣制定稅法法律宗教各仍地方習俗鑿運河於埃及自尼羅河至紅海埃及王數世所經度至是始成初米列希爾周救大流士王受賞既而懷異圖大流士悟召之陽寵之命其壻阿利斯達哥剌代往希爾周恨之遣人勸阿利斯達說以阿尼族叛以阿尼人素勇悍自居魯士時受波斯羈絆常思脫之欣然從之遂叛

十三年癸卯（紀元一百六十三年周敬王二十二年西曆前四百九十八年）以阿尼人陷撒狄

雅典及憂卑亞人發兵援以阿尼族圍撒狄陷之焚其都市

十五年乙巳（紀元一百六十五年周敬王二十四年西曆前四百九十六年）羅馬破羅甸

羅馬雖人民稍得權利而貴族尙專橫平民不能得均一往往不平至如小民傭夫從軍徭役之苦苛稅嚴律之慘殆失生産於是貴族與平民相軋轢平民皆曰不爾逋欠不能從軍物情恟恟元老議員諭之約待敵去蠲之總

裁卜士繆率軍與羅甸戰於勒其列湖畔大敗之盧首士走甲巴尼尋死

十七年丁未 紀元一百六十七年周敬王二十六年西曆前四百九十四年 羅馬置民長及警官

羅馬貴族猶虐待小民不已平民黨大憤聖山在距羅馬二里許地素豐饒相率將營新市於此別開一邑於是貴族黨亦有所顧慮盡蠲逋欠放奴婢還於平民新置民長警官各二人後增爲五人民長有保護民利停止政令之權警官輔之掌巡視街衢警戒災害平民又設公會自議決其分內事

波斯大敗以阿尼族

波斯起陸軍征以阿尼族破之遣腓尼西尼海軍與雅典等艦隊戰於米列近海又大破之雅典憂卑亞退去以阿尼族力屈復降王乃命徙米列人於底格里斯河口誅希爾周等

十八年戊申 紀元一百六十八年周敬王二十七年西曆前四百九十三年 波斯伐希臘無功還雅典築卑勒烏斯港

波斯王大流士敗以阿尼族又欲征服希臘遣其將麻脫牛統海陸軍討之進入歐洲陸軍略答拉西降馬基頓答拉西種族襲擊破之波斯軍逃還水師占答斯島至亞突斯岬遭颶風船艦多摧壞麻脫牛置戍兵於答拉西沿岸班師時雅典亞利斯知特地米多其利二人執政共俊傑有名地米多其利謀振作海軍議會可之乃築軍港於卑勒烏斯新造三桅艦三百隻一變制度雅典海軍自是振興

二十年庚戌 紀元一百七十年周敬王二十九年西曆前四百九十一年 波斯遣使希臘希臘殺之

波斯恃其强大欲威嚇希臘諸邦遣使勸降加拉的益義拿諸島及希臘諸邦從之獨雅典及斯巴爾達不肯殺其使斯巴爾達王克勒阿麥尼迫益義拿人使送質於雅典

羅馬逐哥利痾拉那

羅馬黨爭未已貴紳不喜置民長欲托事廢之時歲饑馬爾修哥利痾拉那與政府謀止糶穀以困平民使平民自廢民長以請糶穀平民公會怒之議逐哥利痾拉那哥利痾拉那奔窩爾西在拉甸嗾之擊羅馬羅馬窘窮遣其母妻說之母妻苦諫哥利痾拉那不得已收軍還

二十一年辛亥 紀元一百七十一年周敬王三十年西曆前四百九十年 波斯復伐希臘希臘擊敗之

波斯王大流士復遣其將大提士及甥亞答希爾俔率騎兵一萬步兵十萬駕三桅艦三百隻航於多島海伐希臘取拿克斯島毁其市上憂卑亞島圍耶列多里城陷之略其市民送之於蘇撒用亡王義比亞計上亞的加東岸進陣於馬拉敦雅典兵僅九千卜勒瑪耳保爲總督亞利斯知特地米多其利等將之米力泰底亦自給爾孫來會構砦要路以禦之請援於斯巴爾達斯巴爾達猶豫未出會布拉的兵一千來援九月十二日米力泰底率寡兵擊波斯軍於馬拉敦波斯大軍蔽野米力泰底張左右翼叱咤悪戰呼聲撼天地波斯軍敗績爭船而遁還小亞細亞波斯水師將達亞的加岬襲雅典

城見其有備乃去義比亞歸到連那島而卒

二十五年乙卯 紀元一百七十五年周敬王三十四年西曆前四百八十六年 雅典米力泰底死於獄

米力泰底既奏大功國人妬其功者宣言曰彼得志必逞虐威是歲伐巴路斯島波斯軍被創敗還仇人爭起彈劾之坐贖罪家貧不能償下獄遂死

羅馬殺斯布留甲周

始甲周爲公修爾使羅甸與羅馬同盟及三擧爲公修爾定田地法欲割公田頒貧民及羅甸人其餘儲國庫以資賃貸而貴族及平民富豪者大怒割國土與羅甸人待其任滿處之死刑

二十六年丙辰 紀元一百七十六年周敬王三十五年西曆前四百八十五年 波斯王大流士殂子澤耳士立

二十八年戊午 紀元一百七十八年周敬王三十七年西曆前四百八十三年 雅典逐亞利斯知特

亞利斯知特與地米多其利性行各殊政略多不相容於是依貝彈法逐亞利斯知特地米多其利獨執政權

三十一年辛酉 紀元一百八十一年周敬王四十年西曆前四百八十年 波斯三伐希臘拔雅典府希臘人敗其海軍於撒拉米灣波斯王引還

波斯王澤耳士欲繼父志必取希臘大發國內兵親統師次撒狄義比亞子百以王多拉都斯巴爾達廢王特馬辣安爲嚮導役水兵及答拉西降卒鑿運河於亞突斯岬以避風潮又命腓尼西亞埃及工人架浮梁於黑勒斯奔海峽長二千丈建倉庫數十於小亞細亞及答拉西海岸以峙糧草是歲春王發撒狄取途美西亞至海峽渡軍七日夜不絕進至答拉西馬基頓兵凡九十萬其水師三桅艦凡二千五百隻別搭載器械船凡三千隻過亞突斯運河會之希臘大震德沙利白何西亞等諸部望風納欵於是伯羅奔尼撒各部會哥林多推斯巴爾達爲盟主合縱以禦之七月斯巴爾達王留尼達士率兵六千扼德爾摩比勒拒守德爾摩比勒負山臨海纔通一路險隘無比波斯軍大擧來攻不能拔會希臘軍有叛者告波斯軍以間道波斯軍乘

夜出其軍後留尼達士腹背受敵知不能克盡散國兵獨與麾下兵一千突波斯陣決死戰殺傷無算力竭死之後詩人施摩尼廸立碑頌其義烈時波斯水師提督亞貝麥尼率戰艦攻憂卑亞島北角亞的密修岬斯巴爾達提督歐利比亞特率戰艦二百八十隻與之戰雌雄未決聞德爾摩比勒之敗退入撒拉米灣伯羅奔尼撒軍築砦守地峽波斯王澤耳士長驅入希臘降羅哥黎鐸里西攻略特爾斐的士比亞布拉的等府逼雅典雅典孤立無援地米多其利棄都城移老弱於撒拉米益義拿等避寇壯者盡搭戰艦與斯巴爾達艦隊合澤耳士王入雅典焚其都市廟宇樓閣悉爲灰燼當是時希臘軍艦有五桅艦七隻三桅艦三百七十八隻歐利比亞特督之波斯戰艦一千二百隻蔽海而至衆恟懼九月二十日地米多其利設計遣一奴爲叛者告澤耳士曰希臘人旦夕將走不急擊則失之澤耳士悅命戰艦入撒拉米灣希臘人既無活路併力圍擊其船狹小運轉莫不如意會暴風起波濤震蕩波斯戰艦飄揚相攙破壞沈沒希臘軍乘勢突進大破之波斯失其艦凡二百餘隻希臘僅四十隻耳亞利斯知特會在益義拿島聞國難倍道歸來又擊破波斯軍澤耳士王乃使其將麻脫牛率兵二十五萬駐戍德沙利退達黑勒斯奔途次糧食匱乏疾疫流行所失將卒頗多地米多其利謀尾擊之衆不從唯圍安多路西島而止雅典人卽歸故都復營市府

加爾達額寇西治里被敗

加爾達額將哈密加爾率軍入寇希臘屬部西治里島叙拉古王希羅等逆擊於非米拉殲之加爾達額出償金若干講和

三十二年壬戌 紀元一百八十二年周敬王四十一年西曆前四百七十九年 魯人孔丘卒

孔丘字仲尼魯昌平鄉陬邑人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 我綏靖帝三十一年 有聖德周游四方返魯序書删詩作春秋晩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以詩書禮樂敎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卒年七十三

波斯四伐希臘敗績希臘來伐小亞細亞

波斯將麻脫牛在德沙利因馬基頓王欲與雅典和雅典不聽會有波軍送澤耳王還者麻脫牛併其力乃與白阿西亞德沙利羅哥黎不西斯結北希同盟進入雅典壞其都府雅典兵寡不能拒再退保撒拉米伯羅奔尼撒聞之斯巴爾達將保撒尼率雅典布拉的西比亞兵凡十萬來援麻脫牛退白阿西亞守亞蘇波嶮而保撒尼逡巡不進獨使雅典兵當之九月麻脫牛來攻布拉的保撒尼不得已禦戰雅典兵殊死戰大破之麻脫牛敗死波軍大潰時希臘水師斯巴爾達王列疴比達督之率雅典水軍將克麥的保艦隊警多島海攻小亞波斯水師提督瑪爾頓得疑小亞希人有二心欲拒之於撒母斯島衆不聽退據美略爾市築壘守之希軍上陸攻之乘勝拔壘焚艦波軍大敗蓋與布拉的之役同日云於是自撒母斯列斯保希阿諸島至小亞沿海諸港皆入希臘同盟伯羅奔尼撒兵引還獨雅典與以阿尼兵占

答拉西海峽扼之

雅典重建都府

波斯之來寇也希臘聯邦同心協力屢破大敵至是爭取波斯遺財頗有違言雅典城扼海口操形勝且聚商舶擅利權斯巴爾達素忌之及雅典人欲復建都府而斯巴爾達阻撓之地米多其利不顧之壯土木廣街市築堅壁環之以嚴防備更修卑勒烏斯爲要港

三十三年癸亥 紀元一百八十三年周敬王四十二年西曆前四百七十八年 雅典亞利斯知特革政

斯巴爾達將保撒尼既逐波斯軍統伯羅奔尼撒雅典小亞以阿尼艦隊威權日隆然性驕傲多所劫掠人心日乖雅典都督亞利斯知特與米力泰底子西門恭謙自抑大得與望斯巴爾達以詗利 執政官 召還保撒尼亞利斯知特執政權乃使國內四等之民皆得與政權自雅典城新建日益强盛希臘同盟之權自斯巴爾斯移於雅典別起海盟以特羅島亞何路神廟爲中心聯邦皆納貢餉雅典管理之

孝昭帝元年丙寅 紀元一百八十六年周元王元年西曆前四百七十五年 帝即位

帝諱觀松彥香殖稻尊懿德帝子也懿德帝崩即位遷都於大和國掖上池心宮

六年辛未 紀元一百九十一年周元王六年西曆前四百七十年 雅典逐地米多其利

地米多其利與貴紳黨首西門不相好各有其黨至是地米多其利爲西門黨所逐奔亞我斯

九年甲戌 紀元一百九十四年周貞定王二年西曆前四百六十七年 雅典亞利斯知特斯巴西達保撒尼並卒

亞利斯知特卒西門獨執政權頗有重望保撒尼在斯巴爾達謀反以詗利等將捕禁錮之保撒尼奔雅典雅典不納卒餓死會地米多其利在亞我斯以詗利疑其黨保撒尼地米多其利奔波斯

十一年丙子 紀元一百九十六年周貞定王四年西曆前四百六十五年 波斯王澤耳士爲其下所弑亞答澤耳士第一立

澤耳士王及其太子爲親衛隊將亞沓伴所弑亞答澤耳士第一代立澤耳士次子也稱倫地廝那誅亞沓伴

雅典破波斯軍於歐里麥頓

西門執政略答拉西地討昔加拉島賊定拿克斯答斯諸島叛是歲擊波斯海陸二軍於小亞南岸歐里麥頓破之遂取答拉西給爾孫半島逐波斯人移雅典民於其地

十二年丁丑 紀元一百九十七年周貞定王五年西曆前四百六十四年 斯巴爾達地震叛奴作亂

斯巴爾達地大震壓死萬餘人拉哥尼亞及爾西奈奴隷作亂斯巴爾達疲弊遣軍伐米西亞而乞援雅典西門聽之

十四年己卯 紀元一百九十九年周貞定王七年西曆前四百六十二年 埃及叛波斯

埃及人奉伊拿羅士擧兵叛波斯雅典援之遣水帥與波斯戰於居伯羅島

埃及太守米格必士擊叛徒平之時波斯漸不振各州屢有叛亂乃作備兵以鎮之波斯之衰蓋兆於此

十五年庚辰 紀元二百年周貞定王八年西曆前四百六十一年 雅典與斯巴爾達構釁雅典比哩吉執政

雅典從斯巴爾達請送援軍而斯巴爾達懷疑又拒之雅典人慚憤與亞我斯結以抗斯巴爾達而責西門擧平民黨首比哩吉代之比哩吉克參的波子也有賢名善辭令比哩吉發金賑窮民增議官判事兵士俸又革梭倫法創法院權唯使司法律當是時雅典威力益盛比哩吉孜孜專力民治自卑勒烏斯港築長壁達都城以嚴防備益振海軍建亞塞那神廟於雅典府築以大理石彫刻極巧妙聯邦貢租嘗納於特羅島神廟者皆移納此於是聯邦如附庸答拉西以阿尼及群島皆以雅典爲首府其所輸歲貢山積閭閻富庶又奬文學勵技藝使男子皆就學修文典音樂練筋骨史學哲學等名家彬彬輩出戯曲新起名篇往往傳世悲喜諸劇觀者莫不感與

十六年辛巳（紀元二百零一年周貞定王九年西曆前四百六十年）地米多其利卒

地米多其利在蘇撒依波斯王亞答澤耳士王予奉邑於小亞以圖希臘至是卒

十七年壬午（紀元二百零二年周貞定王十年西曆前四百五十九年）雅典逐西門

民黨得志依貝彈法逐西門

十八年癸未（紀元二百零三年周貞定王十一年西曆前四百五十八年）羅馬以沈申拿都爲總裁

先是羅馬屢與近隣耶多利撒巴尹耶克亞諸族戰耶多利人滅哈昆族至是羅馬兵守亞基實山爲耶克亞人所圍沈申拿都率兵赴援解重圍救之

雅典援墨格拉與伯羅奔尼撒軍戰

墨格拉爲哥林多益義拿厄多利諸部所迫乞援於雅典雅典爲發兵與伯羅奔尼撒軍戰於亞哉斯被敗其水師與聯合軍戰破之遂圍益義拿

十九年甲申（紀元二百零四年周貞定王十二年西曆前四百五十七年）雅典及斯巴爾達戰

萬國史綱目　卷之一　三十三　勸學會

不西斯人攻鐸里亞斯巴爾達與白阿西亞合以其攝政尼哥麥特爲將進入中希以援鐸里亞不西斯人撤其軍還雅典驟起絕斯巴爾達軍歸路尼哥麥特退入白阿西亞與雅典軍戰於答拿格拉克之約和而還

二十年乙酉（紀元二百零五年周貞定王十三年西曆前四百五十六年）雅典伐白阿西亞

雅典再起師伐白阿西亞破其德巴兵不西斯東羅哥黎部與雅典同盟雅典革諸市貴紳政爲民主政益義拿降納軍艦輸貢租雅典又掠拉哥尼海岸移其米西奈人於雅典

二十五年庚寅（紀元二百十年周貞定王十八年西曆前四百五十一年）羅馬置十法官

羅馬兩黨軋轢愈盛而民黨漸張民長屋勒魯議置市尹使公會選之的連暢議設委員革法典貴黨爭排之既而謀調停增民長五人爲十人頒丘陵於窮民許營家居約更編法典遣人於雅典訪問梭倫憲法於是廢公修爾及民長警官更置十法官改撰法典銘之十銅盤置於市

雅典與斯巴爾達約罷兵五年西門復伐波斯

比哩吉與西門和召還之西門乃謀與斯巴爾達約罷兵五年復起水師自率戰艦二百隻伐波斯攻居伯羅島而病歿於陣

二十六年辛卯（紀元二百十一年周貞定王十九年西曆前四百五十年）羅馬定十二銅盤法

置十法官期貴族平民共任之而貴族獨當之於是改選爲擧平民三員爲法官更增新法二案雖貴族亦不得不據新法亦刻之銅盤謂之十二銅盤法

二十七年壬辰（紀元二百十二年周貞定王二十年西曆前四百四十九年）雅典水師破波斯軍

西門既歿其艦隊未退攻居伯羅島與波斯所遣腓尼西亞基利家水軍及陸兵戰大克之

羅馬廢十法官復置公修爾及民長官

十法官既制定法典當辭其職而猶未退避貴黨一派瓦勒流及何拉周等

萬國史綱目　卷之一　三十四　勸學會

迫元老議會勸其解任不果法官仍專任威權以亞彪革老丢士爲首亞彪掠前民長某女勿吉尼於途其父追蹤刺殺勿吉尼大呼求復讐民黨見其漸擅恣侵法不服於是大憤起兵據聖山瓦勒流等調停盡罷法官處流亞彪及其黨阿彪斯自裁於獄因復置公修爾及民長以理國事

二十八年癸巳（紀元二百十三年周貞定王二十一年西曆前四百四十八年）羅馬新發法令

瓦勒流何拉周二人爲公修爾議定法令其一公會決議與公民會議同其効其二復寛典法其三民長威嚴不可犯警官亦準之及增理財官二員爲四人二人掌管國庫二人保管軍費臨戰督軍奮爲公會所選擧使貴紳亦得與之然貴紳權力漸減後（前四百二十一年）許平民任民長民長列元老會議

二十九年甲午（紀元二百十四年周貞定王二十二年西曆前四百四十七年）白阿西亞等諸部革政

雅典人漸生侈心蔑視諸邦諸邦皆厭之自服白阿西亞諸市逐貴紳施民主政黨派紛起互爭雄長雅典遣軍援民黨貴紳被逐者還擊雅典軍破之

復貴紳政於是羅哥黎不西斯墨格拉諸邦亦復貴紳政脫雅典羈絆

三十年乙未（紀元二百十五年周貞定王二十三年西曆前四百四十六年）憂卑亞島叛雅典擊定之

憂卑亞島人叛雅典斯巴爾達將援之其王布列斯亞克拿率兵向雅典比哩吉啗王左右以利尼之直遣一軍於憂卑亞定之

三十一年丙申（紀元二百十六年周貞定王二十四年西曆前四百四十五年）雅典與斯巴爾達及波斯和

雅典與斯巴爾達構釁多年互有勝敗於是講和約三十年間弭兵伯羅奔尼撒聯邦及雅典聯邦各相自立雅典又遣使於蘇撒與波斯和約互相交通不交干戈撤雅典兵在居伯羅島者且不援埃及叛徒波斯亦許小亞以阿尼族自立且不出隻艦於多島海自是以阿尼人免波斯抑壓希臘模效亞細亞文化文學工藝商業等皆增進雅典尤受其利而斯巴爾達依然不改舊態

羅馬民長加那爾秀發法令

先是貴族不得與平民通婚加那爾秀欲貴族與民黨釋憾新發法令許其互相婚嫁使生子屬父系又議以平民任公修爾貴族不聽

三十二年丁酉（紀元二百十七年周貞定王二十五年西曆前四百四十四年）羅馬廢公修爾置軍務長官

加那爾秀盡力調和議廢公修爾新置軍務長官六人權同公修爾平民亦得任之又置司戶長官二人以貴族任之使每五年點檢戶籍兼監都人禮法振肅風紀督其租稅土木

四十五年庚戌（紀元二百三十年周考王十年西曆前四百三十一年）雅典與伯羅奔尼撒構兵

雅典日極隆盛伯羅奔尼撒常嫉之會各西拉島人（在希臘西海）與哥林多人爭共拓地共乞援於雅典雅典助各西拉遣軍艦擊哥林多兵破之哥林多怒與墨格拉益義拿結訴雅典之罪於斯巴爾達斯巴爾達公會爲雅典渝盟令伯羅奔尼撒聯邦起兵墨格拉白阿西亞東羅哥黎不西斯等與之布拉的各西拉德沙利亞加爾拿諸部與雅典雅典有兵一萬九千三桅艦三百隻

德巴兵先攻布拉的布拉的擊走之斯巴爾達王亞爾比達摩率聯合軍四萬侵亞的加雅典民盡入郭中據長壁以拒之而比哩吉自率雅典水師掠伯羅奔尼撒沿海略益義拿侵墨格拉

四十七年壬子（紀元二百三十二年周考王十二年西曆前四百二十九年）雅典大疫比哩吉卒

雅典與伯羅奔尼撒兵結不解雅典水師常得其利時會大疫死者相枕籍比哩吉亦染疾卒比哩吉未嘗任阿爾干以將軍總理國政兼監督財務其功業赫赫四方頌之平民黨首克勒恩起自皮工代爲將軍

四十八年癸丑（紀元二百三十三年周考王十三年西曆前四百二十八年）斯巴爾達兵圍布拉的

斯巴爾達兵進圍布拉的時小亞海列斯保島美智列市叛雅典獨米智底市不應

四十九年甲寅（紀元二百三十四年周考王十四年西曆前四百二十七年）雅典定美智列斯巴爾達陷布拉的

雅典水師攻列斯保島下美智列市克勒恩議處其民於斬行刑之日唯誅

貴紳黨壞其城市米智底市外地盡與亞的加民斯巴爾達兵陷布拉的虜其拒守者二百二十五人斬之

五十年乙卯（紀元二百三十五年周考王十五年西曆前四百二十六年）雅典兵破依比爾士兵

伯羅奔尼撒兵援依比爾士雅典將特摩得尼率兵擊亞加爾拿破之

五十一年丙辰（紀元二百三十六年周威烈王元年西曆前四百二十五年）雅典兵入米西奈

雅典水師將至西治里特摩得尼率之上米西奈據比羅廢墟伯羅奔尼撒將伯拉西達在士布克的里島爲所包圍進退無途斯巴爾達遣使於雅典請和克勒恩不聽自與特摩得尼合襲士布克的里島拔之虜二百九十餘人送之雅典爲質

五十二年丁巳（紀元二百三十七年周威烈王二年西曆前四百二十四年）波斯王大流士第二立

亞答澤耳士王殂子澤耳士第二立未五旬其弟素克侍諸弑之尋其弟阿布士殺之自立是爲大流士第二稱訥答斯性昏惰后巴利撒知擅權國政

大亂、

斯巴爾達兵略答拉西、

雅典兵取希達拉島、又自比羅擾拉哥尼亞、別遣將亞基庇底攻白阿西亞、爲白阿西亞人所敗、亞基庇底名族子、年少有俊才、不能自檢束、師事名賢索克拉的、索克拉的常誡其輕率、亞基謂立功成名、惟在戰鬪、至是索克拉的赴援、亞基庇底僅以身免、既而斯巴爾達將伯拉西達進入馬基頓、答拉西、謀略雅典地、取安不波里據之、雅典聯邦多叛應之、雅典遣克勒恩於答拉西、講和不聽、

五十四年己未、（紀元二百三十九年、周威烈王四年、西曆前四百二十二年、）雅典克勒恩戰死、

克勒恩攻安不波里、爲伯拉西達所破死之、伯拉西達亦被創死、

五十五年庚申、（紀元二百四十年、周威烈王五年、西曆前四百二十一年、）雅典與伯羅奔尼撒和、

克勒恩死、貴紳黨首尼施亞代爲將軍、與伯羅奔尼撒聯邦議和、斯巴爾達

聽之、約互返侵地、換捕虜、罷兵五十年、

五十八年癸亥、（紀元二百四十三年、周威烈王八年、西曆前四百十八年、）和議破、斯巴爾達敗雅典軍、

雅典與斯巴爾達和、亞基庇底不喜、說伯羅奔尼撒諸邦、削斯巴爾達勢力、亞哉斯哥林多諸邦應之、叛斯巴爾達、雅典援之、和議破、斯巴爾達與雅典聯合軍戰於曼知尼（在亞爾加的亞州）、大破之、於是斯巴爾達霸業復成、

六十一年丙寅、（紀元二百四十六年、周威烈王十一年、西曆前四百十五年、）雅典伐叙拉古、

叙拉古自擊退加爾達額後、王希羅弟斐羅有雅量、能治民、平和日久、爲西治里島中富邦、列恩知市嫉之、遣辯士葛爾基亞說雅典伐叙拉古、叙拉古人白爾摩克勒得諭諸市和解之、既而列恩知人與耶吉士答市復共訴塞利努及叙拉古於雅典、尼施亞拒之、亞基庇底固爭請伐、衆從之、發三桅艦百三十餘隻、兵三萬六千、使亞基庇底、尼施亞、剌麻波將之、擊取拿克蘇加答那諸邑、先是亞基庇底破毀神廟、雅典議其罪、召還、到亞哉斯、聞所議罪當棄市、籍沒財產、大憤、轉途至斯波爾達、誓報雅典、

六十二年丁卯、（紀元二百四十七年、周威烈王十二年、西曆前四百十四年、）雅典軍圍叙拉古、

雅典軍入叙拉古、圍其城、剌麻波戰死、

六十三年戊辰、（紀元二百四十八年、周威烈王十三年、西曆前四百十三年、）斯巴爾達軍敗雅典軍於叙拉古、雅典置豫議官、

雅典軍攻叙拉古不利、時疾疫大行、糧草缺乏、軍大困憊、會特摩得尼率七十餘艦兵五千來援、謀全軍還、尼施亞不聽、而亞基庇底在斯巴爾達、說使發兵援叙拉古、九月、破雅典軍於拉叙古港中、殲之、擒尼施亞、特摩得尼等斬之、市投捕虜七十人於石窟、多庾死、當是時、雅典窘窮、奴隷逃走、國庫匱空、貴紳黨復得志、新置豫議官十人理財、嚴兵以圖恢復、而亞基庇底勸斯巴爾達王抄掠亞的加、煽雅典聯邦離叛、又使小亞地屬希臘者附波斯、約小亞太守智撒布耳尼供軍費、

六十四年己巳、（紀元二百四十九年、周威烈王十四年、西曆前四百十二年、）雅典水師敗伯羅奔尼撒水師於米列、

雅典水師巡警小亞沿岸、遭伯羅奔尼撒水師於米列、擊破之、將略米列、爲叙拉古水師所阻不果、雅典增軍艦百隻、泊撒母斯島、時亞基庇底爲斯巴爾達所疎、奔依小亞太守智撒布耳尼、智撒布耳尼信任之、又通雅典貴紳黨、

六十五年庚午、（紀元二百五十年、周威烈王十五年、西曆前四百十一年、）雅典革政、

雅典貴紳黨新建政府、置議員四百人、以貴紳任之、民會限以五千公民、兵士外悉廢廩給、脅壓民黨、臨以嚴刑、與斯巴爾達約和、而撒母斯水師不從之、別推亞基庇底爲帥、與小亞太守結、反抗新政、尋雅典民黨又起、斥貴紳黨、廢新政、復舊制、再開五百人會議、使公民盡參與政權、斯巴爾達渝小亞之約、與希西底亞太守弗耳拿拔士結、

六十六年辛未、紀元二百五十一年、周威烈王十六年、西曆前四百十年、亞基庇底大破伯羅奔尼撒水師、

亞基庇底與伯羅奔尼撒水師提督閔達路戰於亞比脫、在小亞、破之、又戰於基知哥、同上、復大破之、閔達路敗死、亞基庇底統轄給爾孫半島屬雅典、

六十七年壬申、紀元二百五十二年、周威烈王十七年、西曆前四百零九年、亞基庇底取比參修、屬答拉西、使將君士但丁、

斯巴爾達將克勒亞波有驍名、固守比參修城、亞基庇底圍之、遂陷之、

六十八年癸酉、紀元二百五十三年、周威烈王十八年、西曆前四百零八年、亞基庇底爲雅典統領、

雅典人固器亞基庇底及其屢建功、大悅、召還、推爲統領、再率水師赴小亞、

六十九年甲戌、紀元二百五十四年、周威烈王十九年、西曆前四百零七年、斯巴爾達軍敗雅典軍、亞基庇底褫職、

時斯巴爾達以利參特爲總督、波斯以大流王第二之二子居魯士爲小亞太守、居魯士素與斯巴爾達好、相結乘亞基庇底不在、擊其副將安提阿克於耶弗索灣、安提阿克懈警、大爲所敗、雅典人歸罪亞基庇底、褫其職、亞基庇底奔給爾孫州、尋卒、

七十年乙亥、紀元二百五十五年、周威烈王二十年、西曆前四百零六年、雅典水師敗斯巴爾達水師、尋遭風覆沒、

斯巴爾達水師圍雅典水師於美知列港、雅典乃起全軍救之、九月、擊斯巴爾達軍於列斯保島、邀破之、既而颶風大作、船艦覆沒者過半、將士溺死者衆、雅典咎其將帥、處之死刑、

七十一年丙子、紀元二百五十六年、周威烈王二十一年、西曆前四百零五年、波斯王亞答澤耳士第二立、

王大流士第二之長子也、大流士第二殂、嗣立、稱倨蒙、

利參特滅雅典水師、

雅典水師既單弱、斯巴爾達復以利參特任水師提督、八月、率伯羅奔尼撒艦隊擊之於耶古波大摩、雅典水師狼狽奔潰、利參特乘勢敗殲之、雅典水師提督古農僅以數隻遁、利參特收小亞沿岸及島嶼屬雅典者、進迫卑勒烏斯港、斯巴爾達亞義斯。保撒尼亞兩王亦率陸軍圍雅典、

叙拉古王日疴尼周立、

加爾達額屢侵叙拉古、王擊却之、

七十二年丁丑、紀元二百五十七年、周威烈王二十二年、西曆前四百零四年、雅典降斯巴爾達、

斯巴爾達軍水陸圍雅典、雅典力竭、遂降、斯巴爾達人大肆劫掠、要盟曰、毀卑勒烏斯長壁、備兵艦不得過十二隻、餘皆收之、乃悉改國法、廢民主政、選貴紳三十人爲統領、委政權、置鎭臺於雅典府、三十人恃斯巴爾達力、肆虐政、雅典人苦之、號曰三十虐官、卒至互爭威權、相共殺戮、斯巴爾達再爲盟主、而漸奢侈、國力不能如舊、

七十三年戊寅、紀元二百五十八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曆前四百零三年、周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沓辣西浡路定雅典、

三十虐官殘酷日甚、有沓辣西浡路者、被逐在外、深惡其所爲、糾黨起兵、占據卑勒烏斯港、斯巴爾達王保撒亞尼贊之、和協公民、逐殺三十虐官、復民政、大赦、

七十五年庚辰、紀元二百六十年、周安王元年、西曆前四百零一年、波斯王弟居魯士反、王擊誅之、

波斯王弟居魯士在小亞謀叛、以希臘援軍一萬餘進迫巴比倫、王逆擊之於古那撒、居魯士與王單騎挑戰被殺、希臘將色諾分率殘兵一萬、取路於答拉西還、世謂之一萬退軍、

七十七年壬午、紀元二百六十二年、周安王三年、西曆前三百九十九年、雅典殺索克拉的、

索克拉的雅典彫工子也、有賢行、時有詭辯派、濫弄口舌、索克惡之、唱德即知之說、以警醒世道人心、色諾分。布拉多等皆師之、而多娼嫉者、誣其不敬國神、誘惑子弟、訴之、下獄毒殺、時年七十、後哲學者宗之、

斯巴爾達伐波斯、

波斯又以智撒布耳尼爲小亞太守、討希臘諸市屬居魯士者、斯巴爾達聞之、遣亞揭西勞等率軍援諸市、進入小亞、破波斯軍、波斯責智撒布耳尼、誅

之、

八十年乙酉、紀元二百六十五年、周安王六年、西曆前三百九十六年、羅馬陷威以、

威以隔低伯河與羅馬接壤、戶口亦匹、常相仇視、羅馬遣將弗流加美路攻之、倔強弗拔、圍之十年、遂陷之、羅馬既置軍長、而憂國人不樂兵役、議定祿制、給兵士俸、兵制粗定、隣國聞之始懼、加美路與民長不善、民長劾其私斂貨、逐之、

八十一年丙戌、紀元二百六十六年、周安王七年、西曆前三百九十五年、德巴等與雅典合破斯巴爾達軍、

斯巴爾達所置小亞大守巴爾摩士泰不協衆望、波斯散金離間諸國、於是德巴、哥林多、亞莪斯與雅典結抗斯巴爾達、斯巴爾達將利參特伐德巴、戰於白阿西亞、敗死、

八十二年丁亥、紀元二百六十七年、周安王八年、西曆前三百九十四年、雅典及波斯水師破斯巴爾達水師、

雅典水師提督古農率艦隊、與波斯艦隊共擊斯巴爾達水師於古偏多、逐巴爾摩士泰、侵拉哥尼亞海濱、多所抄掠、斯巴爾達召還亞揭西勞、亞揭經答拉西、馬基頓、德沙利至白阿西亞、與德巴諸軍戰破之、得達斯巴爾達、古農借金於波斯、再築卑勒烏斯長壁、與斯巴爾達兵結不解、

孝安帝元年己丑、紀元二百六十九年、周安王十年、西曆前三百九十二年、帝卽位、

帝諱日本足彥國押人尊、孝昭帝第二子也、孝昭帝崩、卽位、明年遷都於大和國室秋津島、

三年辛卯、紀元二百七十一年、周安王十二年、西曆前三百九十年、繫盧人侵羅馬、

繫盧族爲塞爾達種、居上義大利、强悍兇暴、起兵入耶多利、攻古路首、古路首乞援於羅馬、羅馬出兵救之、繫盧兵轉侵羅馬、羅馬拒之於亞黎河、亞黎河者低伯之支流也、大敗棄城走、繫盧酋不連訥入羅馬府、抄掠連日、縱火焚之、羅馬兵退保加比多倫、繫盧乘夜攻之、星光爛然、鵝群亂鳴、滿留督兵死守、繫盧圍之七月、羅馬請和、償軍費、不連訥乃引兵而還、羅馬人議遷府威以、時加美路召還爲將、在城中、以爲不可、再營舊都、

六年甲午、紀元二百七十四年、周安王十五年、西曆前三百八十七年、斯巴爾達與波斯和、

斯巴爾達遣其水師提督安答西達於蘇撒講和、小亞府市盡歸波斯、希臘諸邦皆約獨立、而希臘國勢頓衰、

十四年壬寅、紀元二百八十二年、周安王二十三年、西曆前三百七十九年、德巴與斯巴爾達戰、

雅典既復、德巴亦成一大都、德巴有兩黨、一爲共和黨、一爲貴族黨、互相角爭、會斯巴爾達將非比達率兵過白阿西亞、貴族黨賴之、非比達據加特美亞、抗民黨、民黨避難雅典、至是推百路丕達爲帥、百路丕達勇敢有氣、與其友越巴美納達襲復德巴、攻非比達、斯巴爾達王克勒恩布路多及亞揭西勞來援、不利、棄加特美亞引還、

十五年癸卯、紀元二百八十三年、周安王二十四年、西曆前三百七十八年、雅典復定海盟、

斯巴爾達覬卑勒烏斯港、雅典遂助德巴、復與加拉的及小亞群島結海盟、以當斯巴爾達、水師屢敗之、既而與之和、聯邦亦應之、而德巴獨不肯聽、

二十二年庚戌、紀元二百九十年、周烈王五年、西曆前三百七十一年、德巴破斯巴爾達軍、

斯巴爾達王克勒恩布路多率雅典及與國軍大擧侵德巴、越巴美納達、德巴名族、忠勇有才幹、國人皆服之、嘗創陣法、號斜陣、於是將中軍督戰、百路丕達別提精兵、會之、號神威軍、與斯巴爾達軍戰於流克多拉、大破之、斯巴爾達軍潰走、德巴威名大顯、

二十三年辛亥、紀元二百九十一年、周烈王六年、西曆前三百七十年、德巴侵伯羅奔尼撒、

亞爾加的叛斯巴爾達、德巴援之、越巴美納達、百路丕達二將率兵入伯羅奔尼撒大城麥加羅波里、移四十邑民守之、進擊拉哥尼、復米西奈爲獨立邦、會雅典人援斯波爾達、乃引兵而還、明年復來擊、昔西恩叛斯巴爾達、助德巴、尋三擊之、與哥林多、非西里亞盟、

二十六年甲寅、紀元二百九十四年、周顯王二年、西曆前三百六十七年、羅馬更定法律、廢軍務總督、復置公修

爾

羅馬貴紳猶弄威權平民黨爭訟未息里士紐及塞士達建議三條一曰寬減貧民負債二曰裁制私有公田三曰廢軍務長官復置公修爾二人其一人必選平民紳黨抗爭不決至是始可之明年舉塞士達始爲公修爾擢任平民始於是然貴紳更置司法官執其權至數十年後平民有爲提督者有爲司戶者有爲僧官者得參元老會議威權與貴族無異紳民一律相待又革兵制廢從財產以課兵賦之制更編軍列以應戰時尋戰勝所得公田漸多賦之平民以圖拓殖於是數百年來爭鬨始息人心協和國力日益旺盛

叙拉古王日痾尼周第二立

二十九年丁巳 紀元二百九十七年周顯王五年西曆前三百六十四年 德巴敗非勒亞

德巴既覇於希臘會德沙利圖獨立屢與非勒亞交兵德巴每援之於是百路丕達自將征非勒亞克之而身亦陣歿

三十一年己未 紀元二百九十九年周顯王七年西曆前三百六十二年 德巴敗斯巴爾達

越巴美納達率兵入伯羅奔尼撒與其聯合軍及雅典兵戰於曼知尼大破之越巴美亦被數創而死是役兩軍死傷甚多希臘諸邦相議講和唯斯巴爾達不肯米西奈獨立故和不成而德巴自是不復振

埃及叛波斯

先是埃及人民屢起兵叛波斯終不得志至是又叛斯巴爾達王亞揭西勞親率兵赴援之其海軍則雅典人巴布流督之尋亞揭西勞卒於歸途

三十四年壬戌 紀元三百零二年周顯王十年西曆前三百五十九年 波斯王阿克斯立

阿克斯侃蒙子也嘗爲希爾加尼州太守侃蒙殂卽位號阿荅澤耳士第三暴戾殘虐多殺異父兄弟大失衆心

馬基頓王腓立立馬基頓大興

馬基頓國在希臘北初甚微弱屬希臘得與阿林皮祭文物專倣之腓立亞閔達王子也嘗質於德巴三年學兵法於越巴美納達至是兄馬基頓王卒腓立卽位年二十三雄武有權略銳意軍備自創陣法號曰哈鑾斯 方陣 訓練兵卒攻隣邦北痾尼壹黎里破之有包括希臘之志都伯拉

三十六年甲子 紀元三百零四年周顯王十二年西曆前三百五十七年 馬基頓取安非波里

腓立經略荅拉西沿海地取安非波里賺比多那頗底地與阿林荅合奪荅拉西礦山以抗雅典時海盟諸市亦叛雅典雅典擊之不利

叙拉古直恩逐王日痾尼周第二

三十八年丙寅 紀元三百零六年周顯王十四年西曆前三百五十五年 神聖軍起

初佛西亞人占領特爾斐神地各邦議會責之課罰金佛西亞人不服舉兵侵特爾斐神廟掠其貨財雅典斯巴爾達黨之而德巴羅哥黎德沙利等執公議擊佛西亞謂之神聖軍既而德沙利請援於馬基頓腓立率軍來援以雅典兵扼德爾摩比黎險不得入

四十五年癸酉 紀元三百十三年周顯王二十年西曆前三百四十六年 馬基頓取阿林荅

馬基頓威力漸張雅典有特摩士的侃獨察異日爲禍雄辯鼓舞諸邦不肯屈下世稱其說曰非立皮克士及阿林荅叛馬基頓通雅典特摩士的侃又說雅典使發援軍未至腓立討阿林荅陷之取哈耳基地半島毀諸邑以其民爲奴隸

四十七年乙亥 紀元三百十五年周顯王二十三年西曆前三百四十六年 雅典與馬基頓和

雅典議遣特摩士的侃等與馬基頓和腓立乘之踰德爾摩比黎入佛西亞破之毀其諸市使輸租於特爾斐神廟尋加希臘同盟助亞哉斯米西奈抗斯巴爾達

四十九年丁丑 紀元三百十七年周顯王二十五年西曆前三百四十四年 哥林多取叙拉古

先是叙拉古王日痾尼周第二得歸國至是哥林多遣其將的摩良來伐王拒戰敗績的摩良擒之檻送於哥林多施民主政於叙拉古

五十年戊辰（紀元三百十八年、周顯王二十六年、西曆前三百四十三年、）羅馬與參尼的戰、

先是羅馬四與嘠盧人戰克之、與羅甸諸市盟、使服從、征南部耶多利取之、與加爾達額結通商條約、威力駸駸日强、漸圖南征、參尼的種在羅馬東南參紐山中、勇悍好戰、攻西地思奴、破之、侵掠甲巴尼平野、二國乞援羅馬、羅馬發兵擊參尼的、大將巴勒流哥爾多破之敖路山、特修摸士又破之撒智哥拉、既而羅甸事起、兩軍講和、羅馬取甲補亞、參尼的取的亞努、（共在甲巴尼州、）

五十三年辛巳、（紀元三百二十一年、周顯王二十九年、西曆前三百四十年、）雅典伐馬基頓、

腓立既征服耶卑路德沙利、又進至黑勒斯奔海岸、拓地建腓立波里、以逼答拉西雅典屬地、特摩士的侶又說諸邦、使抗馬基頓、於是麥加拉哥林多憂卑亞亞加亞亞加爾拿尼等合縱、推雅典爲盟主、發兵擊馬基頓、

五十五年癸未、（紀元三百二十三年、周顯王三十一年、西曆前三百三十八年、）羅馬併羅甸、

初羅甸諸府、求與羅馬諸府同權利、欲其國人任公修爾一員、元老議員半

數、甲巴尼人亦應之、羅馬遣其將滿留埵迦多率兵擊之、戰於威蘇維、羅馬軍法禁挺身格鬪、犯者處死、滿留少子犯禁奮進、斬敵將、滿留戮之、以正軍法、特修摸士冒敵陣破之、戰死、世傳爲雙美、尋滿留與羅甸甲巴尼軍、戰於坦利花嗽、大敗之、羅甸屈服、羅馬乃解其同盟、毀諸府、使其民爲羅馬市民、或分其土地、與羅馬貧民、又移羅馬民於其地、爲公民、他市亦使隸羅馬、服軍役、於是拉晝一州全屬羅馬、

馬基頓破雅典諸軍、

腓立欲制馭列國、散金以收人心、又陰嗾之、使生怨隙、各州義會陷其術中、責羅哥黎人侵特爾斐神地、委討伐之任於腓立、腓立即進兵、一擧陷羅哥黎扼自阿西亞要路、希臘各州望風恐怖、獨特摩士的侶使雅典起水陸二軍、說德巴等連和以禦之、八月腓立擊雅典聯合諸軍於薛羅尼、戰正酣、腓立太子亞歷山德別率一軍、橫擊德巴神威軍、殲之、諸軍潰走、腓立惡德巴尤甚、奪其白阿西亞、置戍兵於加特米亞城、與雅典會盟、更進入伯羅奔尼撒、割斯巴爾達地與之米西奈亞我斯亞爾加的亞諸邦、廢各邦會議、召列國會於哥林多、自爲盟主、議代波斯、稱征波希臘大將軍、使列國出兵徂征、

波斯王阿克斯被弑、子亞塞斯立、

時埃及叛、嬖臣覇哥斯埃及人也、勸阿克斯伐埃及、取其珍寶而還、又平腓尼西亞之亂、見阿克斯失衆心、進鴆弑之、及其諸子、立季子亞塞斯、親攝國政、

五十七年乙酉、（紀元三百二十五年、周顯王三十三年、西曆前三百三十六年、）亞塞斯被弑、哥猶曼那立、

亞塞斯謀誅覇哥斯、事泄、迫王自殺、立大流士訥答斯曾孫哥獨曼那爲王、稱大流士第三、哥獨曼那捕覇哥斯毒殺之、

馬基頓王腓立被殺、子亞歷山德嗣立、

腓立衞兵包撒尼有怨於王、將發征波之師、置酒大會、包撒尼得間殺之、太

子亞歷山德嗣立、年二十、亞歷山德幼師名儒亞立斯得、常慕古豪將亞基列之爲人、才兼文武、英略過人、慨然有統一宇內之志、脅希臘人推己爲盟主、征波總督、北渡多惱河、征諸種族、定其國境、

五十八年丙戌、（紀元三百二十六年、周顯王三十四年、西曆前三百三十五年、）希臘叛、亞歷山德擊平之、

德巴雅典等乘亞歷山王北征叛王、直還擊德巴破之、毀諸市、以其民爲奴隸、惟存加特米亞城、雅典聞風降、

五十九年丁亥、（紀元三百二十七年、周顯王三十五年、西曆前三百三十四年、）馬基頓王亞歷山德征波斯、

亞歷山王將伐波斯、大徵諸邦兵、命大臣安提巴的留守、親率步騎三萬五千而發、其將百爾寔各古利多加拉的路獨列米安提莪那等從之、渡黑勒奔斯海峽、至多來祭亞基列之墓、五月波斯王哥獨曼那使其將綿農率兵數十萬來拒之於賀拉尼古河、歷山王躍馬亂河、諸軍繼進、直突波斯軍、大破之、乘勝進過小亞、使沿海諸市島嶼嘗屬希臘者皆自立、降加里亞呂家

旁非里亞、轉途過庇稚尼弗呂家伽怕多家抵基利家答索斯、遘得疾、服名醫腓立藥即痊、

六十年戊子、紀元三百二十八年、周顯王三十六年、西曆前三百三十三年、亞歷山大破波斯王於伊斯撒、

亞歷山王進至敘里亞、波斯王哥獨曼那親率兵六十萬、濟阿付臘底斯河出馬基頓軍背後、亞歷山王諜知之、十一月、回兵返基利家、逆擊之於伊斯撒府、縱方陣衝敵軍、勢如風雨、殺傷太酷、波斯軍奔潰、死者十萬餘、哥獨曼那棄軍而走、還蘇撒、亞歷山王擄其母及妃女、厚待之、

六十一年己丑、紀元三百二十九年、周顯王三十七年、西曆前三百三十二年、亞歷山王取埃及、

亞歷山王圖滅波斯水師、過敘里亞、至腓尼西亞新士羅府、堅守不降、王怒環攻七月、築大土塘邃之、城遂陷、王斬戮數千人、奴其人、毀其市、至巴勒斯坦、攻迦薩拔之、進入埃及、過百爾修達門非斯、埃及人久苦波斯之虐、歡呼迎之、王略定全土、不用寸兵、遂經利米亞沙漠、謁入必的安門神廟、還抵尼羅河口、新建港市、名曰亞歷山德黎亞、規模廣大、位置重要、為地中海埔頭、以代士羅、後富庶繁華、今猶為良港、

六十二年庚寅、紀元三百三十年、周顯王三十八年、西曆前三百三十一年、亞歷山王陷蘇撒、

亞歷山王還經巴勒斯坦、敘里亞、略大馬士革府、渡阿付臘底斯河、過美索不達迷亞、又渡底格里士河、十月、波斯王哥獨曼那發大兵、號百萬、亞歷山王兵僅四萬七千、大戰於亞拉伯、波斯軍又敗、哥獨曼那棄都城北奔、亞歷山王所向披靡、如行無人境、入巴比倫、尋陷蘇撒、東行略百泄波里、波斯王宮、羅兵燹、

六十三年辛卯、紀元三百三十一年、周顯王三十九年、西曆前三百三十年、波斯國亡、

春、亞歷山王追哥獨曼那、北至馬太耶、巴達拿、哥獨曼那奔至巴爾的、其太守別索叛、殺之、波斯國自居魯士創業、至是二百六年而亡、別索逃至拔克德里、僭稱王、亞歷山王聞之、轉兵東行、

斯馬爾達叛、馬基頓擊平之、

安提巴的留守馬基頓、善理國事、使王無內顧之虞、斯巴爾達王亞藝士第三起兵叛、安提巴的率軍入伯羅奔尼撒、戰於麥加羅波里、大破之、亞藝士及其麾下五千人皆死之、

六十四年壬辰、紀元三百三十二年、周顯王四十年、西曆前三百二十九年、亞歷山王入拔克德里、

春、亞歷山王入拔克德里、別索逃渡烏滸水、王追之、有捕獻者、命磔殺之、獲哥獨曼那屍、送百泄波里厚葬之、王北至藥殺水、居索格日亞首府瑪羅干陀、今撒麻里干、討西翅的族、又納拔克德里侯女羅婆那為妃、淹留其地、怒其將古利多強諫、殺之、

六十七年乙未、紀元三百三十五年、周顯王四十三年、西曆前三百二十六年、亞歷山王征印度、

亞歷山王欲益恢弘疆土、進至信度河邊、討其蠻民、渡河達本若、入印度、是時印度各國爭雄相凌、國力罷弊、皆納款降附、獨波路王出拒、擊擒之、尋復其位、厚遇之、

六十八年丙申、紀元三百三十六年、周顯王四十四年、西曆前三百二十五年、亞歷山王班師至蘇撒、

亞歷山王將益深入印度、衆軍皆疲、不欲東、於是作祭壇十二、高與城樓齊、以傳功業於不朽、乃分軍為二、水陸並返、克拉的羅先率一軍返、法爾斯水師提督呢爾固率海軍、航印度洋、向波斯灣、王親率大軍、絕北羅吉沙漠、人馬羅疾斃者無算、遂達法爾斯、尋還蘇撒、

六十九年丁酉、紀元三百三十七年、周顯王四十四年、西曆前三百二十四年、亞歷山王革波斯政、

王夙有大志、欲使亞細亞風俗與希臘混化、建馬基頓波斯大帝國、其在拔克德里、既嫻亞細亞風習禮俗、又設亞歷山德府於數處、使希臘人守之、至是自納哥獨曼那長女及阿答澤耳士幼妹為妃、使其將士娶波斯婦女、以波斯士卒編軍伍、采其儀式、使敬己如神、又建七十餘府、修道路、通貿易、使民俗日趨開明、人人得保自由、宗教亦從一變、然將士苦久役、往往有離叛

者、七月、馬基頓兵作亂、王擊之底格里士河邊、平之、乃厚賜老卒、使克勒的路送還之於馬基頓、命安提巴的別募壯兵補之、

七十年戊戌、紀元三百三十八年、周顯王四十六年、西曆前三百二十三年、亞歷山王殂於巴比倫、

王檢阿付臘底斯河、至巴比倫、將以爲帝都、六月、病熱、及大漸、諸將遶床歔欷、王擧首謂之曰、予死之後、國中大亂、言畢而殂、年三十三、以香油塗屍、作大石棺、還葬於埃及之亞歷山德黎亞、王以勇武壓倒一世、志業未遂而殂、其事雖未無可議、而功德之及於後、亦大矣、王既殂、惟有異母弟、既而羅䆃那生子、又稱亞歷山德、皆幼弱不堪負荷、於是百爾寔恪管東部、安提巴的及克拉的路管西部、共攝國政、分諸將鎭各州、獨列米於埃及、安提莪那於大弗呂家、旁非里亞、敘里亞、歐美伲於巴弗拉莪尼、伽怕多家、里西馬孤於答拉西、皆爲太守、

萬國史綱目卷之一終

萬國史綱目卷之二

日本　重野安繹　著

七十一年己亥、紀元三百卌十九年、周顯王四十七年、西曆前三百二十二年、雅典叛馬基頓、擊平之、

亞歷山王殂、雅典遂特摩士的伲等、既而希臘諸邦推雅典爲盟主、招特摩士的伲等、以列埼士的爲將、攻馬基頓、安提巴的與克拉的路、拒於拉米亞、擊破之、諸邦復降、乃置鎮臺於雅典、廢民主政、以不基恩及提馬底爲太守、特摩士的伲遁至亞莪斯、仰藥而死、

七十二年庚子、紀元三百四十年、周顯王四十八年、西曆前三百二十一年、馬基頓內亂、

克拉的路、卒百爾寔格尙腓立王女、有威權、欲自立爲王、諸將不聽、因起兵、將擊獨列米於埃及、途爲其下所殺、安提巴的獨執政權、以塞流古爲巴比倫太守、

參尼的人破羅馬軍、

羅馬與參尼的構釁、發兵踰亞卑尼奴山、入參尼的、公修爾播士繆督戰敗績、參尼的將奔就圍諸嶮受山、播士繆計窮、出騎士六百爲質、請和、參尼的取盧塞利等、

七十四年壬寅、紀元三百四十二年、周愼靚王二年、西曆前三百十九年、馬基頓安提巴的卒、

安提巴的卒、子甲散得與老將波利百孫爭攝政、時諸將亦爭權、不相下、安提莪那與甲散得結、與歐美伲戰於小亞、擒殺之、取其地、

羅馬破參尼的軍、

播士繆之敗、羅馬人以爲大辱、元老議會渝盟、再舉、公修爾巴比留哥爾素擊破參尼的、戍兵降之、復盧塞利、奪其質、後屢有勝敗、羅馬軍糾合諸市、遂破參尼的族、逐之於參紐州外、取其侵地、自羅馬至甲巴尼通道路、

七十六年甲辰、紀元三百四十四年、周愼靚王四年、西曆前三百十七年、雅典復叛、又平之、

雅典乘馬基頓內亂、民黨復起、殺不基恩、尋其徒特米多留破民黨、執政權、受命於馬基頓、

八十一年己酉、紀元三百四十六年、周赧王三年、西曆前三百十一年、塞流古紀元、

塞流古居巴比倫、都塞流家、國號西里亞、以是年稱元年、建安提阿耶狄撒。勞日西諸邑、

八十三年辛亥、紀元三百五十一年、周赧王五年、西曆前三百十年、叙拉古伐加爾達額、

叙拉古王亞伽多克勒立、加爾達額屢入寇、於是亞伽多克勒率兵入加爾達額、畧其一部、既而和成、以西治里西部與加爾達額、

八十六年甲寅、紀元三百五十四年、周赧王八年、西曆前三百零七年、狄麥多流取雅典、

狄麥多流、波利阿泄的安提莪那子也、自小亞來入雅典、執其政柄、許希臘復自立、權大得人心、然性驕奢、使雅典終成淫佚之風、

八十七年乙卯、紀元三百五十五年、周赧王九年、西曆前三百零六年、馬基頓諸將稱王、

安提莪那兼併小亞及子狄麥多流、自立稱王、獨列米據埃及、里西馬孤據

答拉西、塞流古據巴比倫、甲散得取馬基頓、皆稱王、先是甲散得殺亞歷山王一族、略盡、若腓立王妃最被慘禍、

九十二年庚申、紀元三百六十年、周赧王十四年、西曆前三百零一年、甲散得等滅安提莪那、

安提莪那威名日盛、諸將忌之、會狄麥多流攻圍羅得島、於是甲散得。里西馬孤。獨列米。塞流古合兵八萬餘、擊安提莪那、戰於弗呂家之伊布索、大破之、安提莪那陣歿、狄麥多流遁走、塞流古、里西馬孤分其地有之、

九十六年甲子、紀元三百六十四年、周赧王十八年、西曆前二百九十七年、馬基頓王甲散得殂、狄麥多流取馬基頓、

甲散得取馬基頓、兼管希臘、至是殂、二子爭位、狄麥多流竄遁入海島、乘虛侵馬基頓、逐二子取之、又執馬基頓。希臘二國政、

孝靈帝元年辛未、紀元三百七十一年、周赧王二十五年、西曆前二百九十年、帝即位、

帝諱大日本根子彥太瓊、尊孝安帝子也、孝安帝崩、即位、遷都大和國黑田、

盧戸宮、

參尼的降羅馬、

參尼的族復起、與耶多利。翁不利。亞不利人連、屢寇羅馬、羅馬巴比留哥爾素始用水師、與陸軍夾擊其黨於甲巴尼破之、尋入參紐陷其首府保威亞努參尼的力屈請和、後又反側不常、與盧加尼人合舉兵、羅馬用計間盧加尼參尼的遣其將耶格拿周率軍入翁不利、耶多利人應之、羅馬公修爾哈派馬士摩及特修模士將兵六萬、至翁不利、大戰於仙地燉、特修模士奮戰死於亂兵中、參尼的軍大敗、翁不利降、耶多利請和、而參尼的猶倔强、至是公修爾古留田達多大敗之、參尼的遂降、羅馬拓地於亞布利、撒巴尹人亦受其約束、

三年癸酉、紀元三百七十三年、周赧王二十七年、西曆前二百八十八年、耶卑路取馬基頓、

馬基頓王狄麥多流驕傲貪婪、耶卑路王比爾路勇武有大略、常慕亞歷山王之爲人、欲建偉功、乃擊狄麥多流逐之、併馬基頓、執希臘政權、

五年乙亥、紀元三百七十五年、周赧王二十九年、西曆前二百八十六年、羅馬荷典秀革法制、

羅馬貧民欲滅逋欠與債主不諧、又蜂起謀他徙、時荷典秀爲總裁、議革法制、公會決議用之公民、於是國民威權始得平等、

六年丙子、紀元三百七十六年、周赧王三十年、西曆前二百八十五年、埃及王獨列米殂、子獨列米第二立、

獨列米有雄略、威名顯著、得索的爾又剌基之稱、索的爾救濟之義、以其嘗援羅得人也、剌基創立者之嗣之義也、王以亞歷山德黎亞爲首府、造白石大望臺、日阿尼修講天文、始定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爲一年、以是歲紀元、王殂、子獨列米第二立、納其妹爲妃、稱非拉得爾費、愛妹之義也、王用心文藝、建博物館於亞歷山德黎亞、設書庫於其中、藏七十萬卷、又有模修書院、備諸般學術、分局教授、命猶太學士七十二人、以希臘語譯希伯來神書、世謂之七十譯官聖經、

羅馬破義大利諸部、

希臘屬地都黎府爲盧加尼。不路遒人所侵、乞援羅馬、盧加尼等與耶多利。翁不利。及北義磐盧族結、以當羅馬、大破之、羅馬大怒、襲擊磐盧人於塞那屠之、驅逐翁不利州外、移羅馬民於其地、又破盧加尼人於都黎、置鎭臺於各處、

十年庚辰、紀元三百八十年、周赧王三十四年、西曆前二百八十一年、西里亞王塞流古殂、子安的阿孤索的爾立、

塞流古之時、疆土最大、東及信度河、西至地中海、南臨印度洋、北接裏海、亞歷山王所經略、大抵有之、縱橫數百千里、儼然爲望國、遷都安提阿、至是殂、年七十九、子安提阿孤索的爾嗣立、

百爾駕摩王國建、

百爾駕摩在小亞美西亞、初屬安提莪斯、莪斯沒後、答拉西取之、及答拉西王里西馬孤殂自立爲王國、

耶卑路救答連的、

答連的在下義加拉不利州、爲希臘屬地、久與羅馬交、約禁羅馬兵艦過其海角、當羅馬之征翁不利、水師泊於答連的港、其地游俠煽動土人、奪其五艦殺水兵、遂進略都黎、羅馬遣使詰之、求贖金、答連的頭領菲祿尼的嘲侮使者、羅馬怒起兵侵答連的、答連的人知力不敵、乞援於耶卑路王比爾路、遣其將美倫率兵三千先發、

十一年辛巳、紀元三百八十一年、周赧王三十五年、西曆前二百八十年、耶卑路王與羅馬戰、

耶卑路王比爾路親率兵二萬五千、戰象二十、航海至下義南地、驅民從軍、與羅馬軍遇於利黎河、羅馬軍盡力拒戰、比爾路布方陣驅戰象大破之、於是希臘諸市及不路遒。盧加尼。參尼的諸種皆合於比爾路、比爾路稱羅馬人勇敢、欲與之和、遣辨士施尼亞說行成、衆議官欲從之、曷虎革老丟士年老且盲、謂衆曰、吾悲盲久矣、今則願聾、不欲聞此怯懦之言也、以堂堂羅馬威

名豈屈膝於小邦乎、言畢徑去、衆愧之、議遂不諧、比爾路進入甲巴尼、羅馬同盟諸邦禦之、乃退返下義、會羅馬有祀事、遣發利修求交還俘虜、比爾路許之、

小亞諸邦分立、

答拉西屬地小亞分爲庇稚尼。伽辣聯邦、伽怡多家。奔多。亞爾美尼聯邦、羅得聯邦、伽辣元粤盧種族也、是歲侵入馬基頓。希臘、渡黑勒斯奔海峽、略弗呂家、遂居其地、羅得聯邦、希臘諸市地在小亞西南濱者、相合推羅得市爲盟主、

十二年壬午、紀元三百八十二年、周赧王三十六年、西暦前二百七十九年、耶卑路王又與羅馬戰、遂援叙拉古、

耶卑路王比爾路率諸軍又入亞布利、羅馬聯合軍來逆於亞斯古侖府、兩軍共七萬餘、奮戰兩日、比爾路大破羅馬軍、然損傷頗多、叙拉古自亞伽多克勒王殂、內亂起、加爾達額乘之復來寇叙拉古、乃乞援於比爾路、比爾路

聽之、駐戍兵於答連的、轉救之、

十三年癸未、紀元三百八十三年、周赧王三十七年、西暦前二百七十八年、羅馬。加爾達額與耶卑路王戰於叙拉古、

比爾路之赴叙拉古、羅馬與加爾達額合、遣兵於叙拉古、擊耶卑路軍、互有勝敗、

十四年甲申、紀元三百八十四年、周赧王三十八年、西暦前二百七十七年、安提我那額拿大爲馬基頓王、

安提我那額拿大。狄麥多流子也、從父流離、備嘗艱難、至是乘比爾路遠征、起兵取馬基頓爲王、

十六年丙戌、紀元三百八十六年、周赧王四十年、西暦前二百七十五年、羅馬破耶卑路軍、

羅馬進兵徇下義諸州、答連的人告急比爾路、再入下義、驅戰象向參紐羅馬將古留田達多邀諸卑尼弁坦、吶喊而進、擲炬火於敵陣、象驚反走、耶卑路軍大敗、比爾路知其無利、置其將美倫於答連的、引軍還耶卑路、

十九年己丑、紀元三百八十九年、周赧王四十三年、西暦前二百七十二年、耶卑路王比爾路殂、答連的降羅馬、

比爾路王之在下義、行多苛酷、諸市漸離心、至是殂於亞我斯、耶卑路。德沙利。中部希臘。伯羅奔尼撒諸邦、復屬馬基頓、美倫聞訃、委答連的城於羅馬、全軍還、羅馬收答連的兵器船艦、毀其城砦、參尼的。盧加尼。不路逍諸種亦皆降羅馬、

二十五年乙未、紀元三百九十五年、周赧王四十九年、西暦前二百六十六年、羅馬定義大利、

羅馬又下加拉不利、於是爾比古亞諾兩河以南中下義大利地盡屬羅馬、羅馬定爲管區。屬地。盟邦三種、管區。人民雖有公權、不得爲羅馬官吏、屬地。謂降服諸邦、割其地與羅馬公民者、共置太守、掌其法律、盟邦。雖得自主、規定條約、及有事必援羅馬、當是時羅馬府民有二十九萬二千餘人云、

二十七年丁酉、紀元三百九十七年、周赧王五十一年、西暦前二百六十四年、羅馬與加爾達額戰、

初叙拉古王亞伽多克勒傭甲巴尼人爲兵、及王殂、散遣之、不敢歸、略西治

里島墨西拿、據之、叙拉古王希羅第二發兵征之、甲巴尼人乞援於羅馬及加爾達額、羅馬元老議曰、甲巴尼傭兵、爲不逞之徒、援之損羅馬國威、遲疑未決、加爾達額兵先至、據墨西拿、羅馬公民欲應甲巴尼、發水陸兵擊墨西拿、逐加爾達額戍兵、加爾達額怒、大起兵與叙拉古合、圍墨西拿、羅馬公修爾高得士率軍救之、解其圍、將攻叙拉古、阻事而還、於是卑尼第一役起、卑尼者、加爾達額種族之稱也、

庇稚尼王尼古米底第一立、

庇稚尼嚮叛答拉西、至是尼古米底第一立爲王、其都曰尼古米底、

二十八年戊戌、紀元三百九十八年、周赧王五十二年、西暦前二百六十三年、羅馬破加爾達額、

羅馬公修爾瓦勒流瑪克修大破加爾達額及叙拉古軍、進西治里島南岸、叙拉古王希羅與加爾達額絕、合於羅馬軍、

二十九年己亥、紀元三百九十九年、周赧王五十三年、西暦前二百六十二年、羅馬復破加爾達額

羅馬軍進圍亞格利干、在西治里南岸、加爾達額遣將漢那救之、羅馬軍逆擊破之、遂陷亞格利干、羅馬人初不慣水戰、加爾達額船遇颶坐礁、獲之、乃模造船艦一百隻、六旬竣功、自是彌銳意水軍、

三十年庚子、紀元四百年、周赧王五十四年、西曆前二百六十一年、西里亞王安的阿孤第一索的爾殂、子安的阿孤第二的阿立、

三十一年辛丑、紀元四百零一年、周赧王五十五年、西曆前二百六十年、羅馬大破加爾達額水軍、

羅馬始發兵艦十七隻、擊加爾達額、爲其所圍、失船艦及將卒、羅馬將壬黎約別率水軍、與加爾達額水師戰於密勒海、密勒在墨拿西之西、壬黎約創意造飛橋、端設鐵鉤、鉤敵艦、兵士跳入接戰、大破之、羅馬人偉其功、建碑勒之、後屢交戰、加爾達額將哈美利迦守西治里島西端、

三十五年乙巳、紀元四百零五年、周赧王五十九年、西曆前二百五十六年、秦攻周、赧王入秦、盡献其地、尋崩、

羅馬伐加爾達額、

羅馬元老議攻亞弗利加、遣公修爾列革路等爲提督、率兵艦三百三十隻、擊加爾達額水師三百五十隻於西治里南岸、破之、進達亞弗利加、上加爾達額東岸、列革路率兵一萬五千、連陷諸邑、進薄都城、加爾達額請和、不聽、

三十六年丙午、紀元四百零六年、東周惠公元年、西曆前二百五十五年、加爾達額大破羅馬軍、

會加爾達額新式軍隊成、斯巴爾達又遣其將瓚知巴率精兵來援、列革路狃勝輕敵、與戰敗績、爲其所虜、羅馬軍奔潰、退保克耳伯、加爾達額軍圍之、急、羅馬聞之、發水師破加爾達額水師於海角、解克耳伯之圍、救敗兵還、途遭颶風、失其兵艦過半、加爾達額遣其將亞斯多路把追之、至利里捕安、在西治里西端、○按傳云、加爾達額放列革路爲使者、勸和、列革路勸羅馬人決意爲戰、加爾達額人怒、虐殺之、蓋出於後世假托、故不取、

四十年庚戌、紀元四百十年、東周惠公五年、西曆前二百五十一年、亞臘的爲昔西恩王、

先是希臘爲馬基頓所脅制、諸邦會於哥林多、盟約、謂亞加壓聯邦、又有厄多里聯邦、及斯巴爾達、以抗馬基頓、至是亞臘的逐昔西恩王、自代、亞加壓推爲盟主、

羅馬取巴諾摩、在西治里北岸、

公修爾壘的拉率陸軍、與亞斯多路把戰於巴諾摩、大破之、獲戰象百頭、取巴諾摩、進圍利里捕安、

四十一年辛亥、紀元四百十一年、東周惠公六年、西曆前二百五十年、波斯獨立、

波斯屬西里亞國、至是獨立、其疆域西距阿付臘底斯河、東至信度河、

四十二年壬子、紀元四百十二年、秦莊襄王元年、西曆前二百四十九年、秦滅東周、

四十四年甲寅、紀元四百十四年、秦莊襄王三年、西曆前二百四十七年、埃及王獨列米第二非拉得爾費殂、子獨列米第三立、

獨列米第三亦稱賢明、伐西里西克之多、獲金寶銅像、下加里亞、呂底亞、基利家、居伯羅諸邦、

四十五年乙卯、紀元四百十五年、秦始皇元年、西曆前二百四十六年、西里亞王安的阿孤第二的阿殂、子塞

流古第二立、

四十八年戊午、紀元四百十八年、秦始皇四年、西曆前二百四十三年、昔西恩王逐馬基頓守兵、

馬基頓常置鎭臺於哥林多、控制希臘、昔西恩王亞臘的逐之、使哥林多合亞加壓聯邦、自是亞臘的勢力日旺、糾合諸邦、覇於伯羅奔尼撒、

五十年庚申、紀元四百二十年、秦始皇六年、西曆前二百四十一年、羅馬破加爾達額、遂聽和、

加爾達額將哈美利迦有勇略、固守西治里島西岸六年、屢與羅馬戰、又縱船艦、掠義大利沿岸、出沒不可端倪、有電將軍之稱、羅馬船艦屢遭颶風碎壞、又爲敵所掠奪、殆盡、於是富民相醵、新編水師、公修爾路大周率兵艦二百隻、赴西治里、加爾達額水師提督漢那率四百艦、共戰於耶客的群島、路大周大破之、加爾達額力屈請和、乃約加爾達額兵悉去西治里、償兵費三千二百答連、多西治里島屬羅馬、惟叙拉古爲盟邦、

斯巴爾達王亞治士被弑、

斯巴爾達政衰、士民偷惰、失往時剛直之風、亞治士年少勵精、欲復利古爾厄舊憲、國人不悅新法、捕王及其母弑之、

百爾駕摩王遏答羅第一立、

初歐美伲據巴弗拉莪尼伽怕多家、爲安提莪那所滅、百爾駕摩與併其地、遏答羅第一立爲王、繼歐美伲後、

五十二年壬戌　紀元四百二十二年、秦始皇八年、西曆前二百三十九年、　馬基頓王安提莪那額拿大殂、子狄麥多流第二立、

五十三年癸亥　紀元四百二十三年、秦始皇九年、西曆前二百三十八年、　羅馬併撒丁哥耳塞牙二島、

撒丁哥耳塞牙二大島、在羅馬西海、撒丁屬加爾達額、加爾達額戰後叛亂相踵、將軍哈美利迦擊定之、羅馬乘間迫使割撒丁哥耳塞牙、屬耶多利亦略之、共爲羅馬州郡、

五十五年乙丑　紀元四百二十五年、秦始皇十一年、西曆前二百三十六年、　哈美利迦略西班牙、

西班牙在歐羅巴洲西南、東北與嶨盧接壤、東南距地中海、北距大西洋、古名意卑里亞、五方人雜處、多塞爾達種、饒銀礦、初腓尼西亞人拓之、後希臘人亦來開府市、至是加爾達額將軍哈美利迦率兵經略其東南、開府曰新加爾達額、以償義大利所失、

六十二年壬申　紀元四百三十二年、秦始皇十八年、西曆前二百二十九年、　馬基頓王狄麥多流第二殂、子安提莪那獨孫立、

六十三年癸酉　紀元四百三十三年、秦始皇十九年、西曆前二百二十八年、　羅馬伐壹黎里、

哈美利迦卒、義子亞斯多路把繼其遺志、代統西班牙軍、略地至伊伯路河、羅馬人忌其强盛、與希臘屬地在西班牙者合、要加爾達額、約曰加爾達額人更不得侵諸市、又不得過伊伯路河拓地、會壹黎里族强暴、踰海數寇羅馬、略希臘羅馬、發兵艦二百隻、驅海寇、迫壹黎里女王晁達、約使返希臘諸邑、禁海上劫掠、輸租羅馬、希臘人德之、許羅馬人與大祭莅競技、於是亞得亞海權歸羅馬、且希臘文化侵涵駸駸趨開明、

六十五年乙亥　紀元四百三十五年、秦始皇二十一年、西曆前二百二十六年、　西里亞王塞流古第二殂、塞流古第三立、

六十六年丙子　紀元四百三十六年、秦始皇二十二年、西曆前二百二十五年、　羅馬征嶨盧、

嶨盧蠻族蔓延保河左右平野、剽悍倔强、叛服無常、率亞爾伯山外同種衆七萬餘、侵耶多利、將進入羅馬、羅馬編三軍、援耶多利、大敗之、斬殺無算、殪其一將、虜一萬人、羅馬將列革路亦死之、羅馬軍進入嶨盧地、

六十九年己卯　紀元四百三十九年、秦始皇二十五年、西曆前二百二十二年、　西里亞王塞流古第三殂、安的阿孤第三立、

羅馬征服嶨盧、

羅馬軍進渡保河、與嶨盧族大戰於迦拉西底丢母、斬其酋、遂取麥底阿農、嶨盧屈服、乃定亞爾伯山南、拓地移民、開道路、建府市、

七十年庚辰　紀元四百四十年、秦始皇二十六年、西曆前二百二十一年、　秦始皇稱皇帝、

秦王既幷六國、初歸統一、更號曰皇帝、分地置三十六郡、都咸陽、

昔西恩王破斯巴爾達、

先是斯巴爾達王格略墨尼第三立、繼亞治士志、稍革弊法、行民主政、略亞莪斯曼知尼、與亞加厘聯邦戰、屢破之、於是昔西恩王亞臘的招馬基頓王安提莪那獨孫主哥林多會盟、以擊斯巴爾達、大破之、格略墨尼遁走埃及、

加爾達額以漢尼巴爲總督、

西班牙總督亞斯多路把爲刺客所害、加爾達額擧漢尼巴代之、漢尼巴哈美利迦子也、幼敏慧、從父於行間、父戲之曰、爾能矢志滅羅馬乎、當授爾、漢尼巴即設誓於軍神甲必得爾之前、父悉以韜略授之、既長、膽略過人、將士服其智勇、是時年二十八、

埃及王獨列米第三殂、獨列米第四不勒巴特立、

七十一年辛巳 紀元四百四十一年秦始皇二十七年西暦前二百二十年 馬基頓王安提我那獨孫殂腓立第五立

馬基頓軍侵伯羅奔尼撒

斯巴爾達王格路墨尼在埃及殂馬基頓軍進入斯巴爾達迫使入亞加歷同盟既而馬基頓軍與厄多里聯邦戰斯巴爾達援厄多里抗亞加歷於是伯爾奔尼撒擾亂尤甚

七十二年壬午 紀元四百四十二年秦始皇二十八年西暦前二百十九年 漢尼巴取沙艮坦

漢尼巴發兵攻希臘屬邑沙艮坦市民堅守圍之八閱月遂陷其城毀其市羅馬聞之大怒遣使於加爾達額欲獲漢尼巴甘心加爾達額不聽皐尼第二役起

七十三年癸未 紀元四百四十三年秦始皇二十九年西暦前二百十八年 漢尼巴侵義大利

羅馬大發海軍分爲二公修爾仙布路紐倫克率一軍向亞弗利加西比阿

率一軍向西班牙漢尼巴留其弟哈士多爾把守西班牙自率精兵六萬戰象三十七頭渡伊伯路河踰比利牛山入塞盧地西比阿會在末西利將扼之羅尼河漢尼巴既渡西比阿乃遣其弟古紐士西比阿督軍至西班牙自退守北義漢尼巴泝羅尼河擊破土蠻諸族踰亞爾伯山途過懸崖峻坂困苦艱難失士卒甚多及達義大利閱其衆僅二萬六千人象若干十一月與西比阿戰於低西那河畔大破之西比阿幾被獲少子哥爾尼流西比阿年十七救之得免會仙布路紐自西治里還與西比阿合十二月拒漢尼巴於土勒比河漢尼巴乘雨雪奮戰羅馬軍又大敗漢尼巴縱俘虜撫降民示以恩信務使歸己

七十四年甲申 紀元四百四十四年秦始皇三十年西暦前二百十七年 漢尼巴破羅馬軍於濕落西綿湖邊

漢尼巴威勢日張塞盧族望風叛羅馬漢尼巴用其人編一軍兵凡六千羅馬亦新募二軍塞耳威流督一軍向翁不利弗拉美紐督一軍向耶多利漢尼巴踰亞皐尼山渡亞諸河行沼澤中三日夜爲瘴霧所侵眇一目始達彼路西出羅馬軍不意弗美拉紐倍程追躡遇於濕落西綿湖邊與戰大敗失兵卒殆三萬羅馬大震舉哈彪馬西摩爲大總督漢尼巴欲先取義大利全土然後拔羅馬轉兵過翁不利抵亞得亞海濱始與本國通經參紐達亞布利之亞爾比府馬西摩老成縝密通兵法躡敵所向常不相離不復敢戰屢出輕兵扼諸險隘以困敵軍漢尼巴復踰亞皐尼山出甲巴尼之甲補亞馬西摩誘之使出斷其歸路漢尼巴集牛二千頭束炬於角乘夜點火牛狂奔突羅馬陣羅馬人驚擾漢尼巴衝圍脫去還亞布利羅馬人以馬西摩爲迂緩推騎將美士周別領一軍襲漢尼巴又被敗馬西摩救之得免

七十五年乙酉 紀元四百四十五年秦始皇三十一年西暦前二百十六年 漢尼巴復大破羅馬軍

羅馬舉耶密留法路帖連周發祿二人爲總督代馬西摩率兵八萬六千及盟邦援軍擊漢尼巴發祿無將帥才輕進與漢尼巴戰於亞布利之干那大

敗死者七萬餘法路死之發祿僅以身免別軍征塞盧者亦大敗於是甲補亞參尼的盧加尼不路適及下義羅馬盟邦皆離叛歸漢尼巴馬基頓王腓立第五叙拉古王希羅尼摩亦遣使與漢尼巴結羅馬元老議募老幼奴隸充軍修斂甲礪古劍以供用舉馬爾塞羅爲都督漢尼巴屯軍於甲補亞

西比阿破加爾達額軍於西班牙

西比阿復與弟西比阿督軍至西班牙當加爾達額軍以絕援路是歲進至伊伯路河與哈士多爾把戰連破之

七十六年丙戌 紀元四百四十六年秦始皇三十二年西暦前二百十五年 羅馬軍破漢尼巴

羅馬路彪馬西摩仙布路紐格拉克弗兩將任公修爾以馬爾塞羅副之加爾達額人猶遣兵四千援漢尼巴後猜疑不肯出援漢尼巴兵仗不備糧食告匱馬爾塞羅智勇超群衆爭爲之用擊漢尼巴於甲巴尼之諾剌大破之漢尼巴退保亞布利漢尼巴自爲將至此始取敗衂乃乞援於馬基頓王腓

立第五優柔約襲義大利而不果

孝元帝元年丁亥（紀元四百四十七年、秦始皇三十三年、西曆前二百十四年）帝即位

帝諱大日本根子彥國牽尊、孝靈帝長子也、孝靈帝崩、即位、遷都大和國輕境原宮、

秦築長城

秦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

馬爾塞羅伐叙拉古

漢尼巴遣人說叙拉古叛羅馬、馬爾塞羅轉至西治里島、攻叙拉古、加爾達額遣兵援叙拉古、馬爾塞羅擊殲之、

三年己丑（紀元四百四十九年、秦始皇三十五年、西曆前二百十二年）羅馬軍陷叙拉古

馬爾塞羅圍叙拉古、城中有亞基麥迪者、精理學、有巧思、創意設投石機、數窘敵軍、羅馬軍畏之、不能拔、至是有內應者、馬爾塞羅乘夜入城、城遂陷、死者過半、亞基麥迪亦被殺、

漢尼巴取答連的

漢尼巴自海陸合攻、取答連多市、羅馬將仙布路紐格拉克弗進盧加尼、陷伏而死、羅馬軍圍甲補亞、漢尼巴還救解圍、又破羅馬軍於盧加尼亞布利、還答連多、羅馬軍復圍甲補亞、

四年庚寅（紀元四百五十年、秦始皇三十六年、西曆前二百十一年）漢尼巴攻羅馬府

漢尼巴聞甲補亞復被圍、赴援、爲羅馬軍所逆擊、乃懸軍長驅、直薄羅馬府、羅馬震懾、聞漢尼巴之名、至止兒啼、然羅馬亦堅守、不能拔、抄掠近邑、歸、下義甲補亞力屈降羅馬、羅馬以其民爲奴隸、戮首魁五十三人、毀其市、於是義大利諸邦從漢尼巴者、復叛屬羅馬、

加爾達額破羅馬軍於西班牙

西比阿兄弟在西班牙略地、至百的河邊、努米尼國在加爾達額之西、爲東西二部、西比阿使西努米尼王思哈斯控加爾達額、時東努米尼王子馬西呢撒自立稱王、加爾達額與之結、遣兵於西班牙擊西比阿、西比阿兄弟與戰敗死、羅馬軍退保伊伯路河、

羅馬伐馬基頓

羅馬怒馬基頓王腓立第五助漢尼巴、將伐之、與希臘諸邦結、壹黎里答拉西諸酋及百爾駕摩王遏答羅、皆與羅馬發兵伐馬基頓、屢破之、

五年辛卯（紀元四百五十一年、秦始皇三十七年、西曆前二百十年）秦始皇崩、少子胡亥襲位

羅馬擧哥爾尼流西比阿爲副公修爾

哥爾尼流西比阿、長西比阿少子也、將略過人、羅馬擧爲副公修爾、遣征西班牙、時年二十五、

羅馬取西治里

羅馬將馬爾塞羅陷叙拉古、進擊亞格里千、取之、遂定西治里全島、

六年壬辰（紀元四百五十二年、秦二世元年、西曆前二百零九年）秦亂、陳勝劉邦項梁等起兵

羅馬取答連的

羅馬元帥哈彪馬西摩引兵攻答連多、拔之、漢尼巴奔麥他奔都、

哥爾尼流西比阿取新加爾達額

西比阿率師入西班牙、渡伊伯路河、攻新加爾達額府、取之、

七年癸巳（紀元四百五十三年、秦二世二年、西曆前二百零八年）馬爾塞羅戰死

馬爾塞羅還自西治里、擊漢尼巴於亞布利、戰於威西亞、敗績死之、當是時義大利戰爭亙十年、羅馬及盟邦困弊尤甚、

西比阿與哈士多路把戰

西比阿乘勝南下、與哈士多路把戰於倍局拉、勝敗未決、會漢尼巴遣使促哈士多路把來援、哈士多路把乃棄西班牙、踰比利牛山、赴義大利、

八年甲午、（紀元四百五十四年、秦二世三年、西曆前二百零七年、）羅馬軍破哈士多路把斬之、

哈士多路把踰亞爾伯山、招畧盧族、率之入義大利、漢尼巴取路盧加尼將進會之、羅馬分二軍、公修爾李浮督一軍當哈士多路把、聶祿督一軍當漢尼巴、聶祿與漢尼巴戰於盧加尼、漢尼巴突陣至亞布利、聶祿留一隊躡漢尼巴、自率精兵七千北進、與李浮合、掩擊哈士多路把於寨那、（在翁不利州、）大破之、斬哈士多路把、送其首於漢尼巴、漢尼巴愀然拊膺曰、加爾達額運命盡矣、乃退陣於布律遞、爲持久計、

九年乙未、（紀元四百五十五年、漢高帝元年、西曆前二百零六年、）秦亡、項羽稱西楚覇王、劉邦爲漢王、

西比阿定西班牙、

西比阿進略駕的、逐加爾達額人、定西班牙全土、與東努米底王馬西眤撒陰約同盟尋歸、

十年丙申、（紀元四百五十六年、漢高帝二年、西曆前二百零五年、）埃及王獨列米第四殂、獨列米第五耶皮哈尼立、

羅馬以西比阿爲公修爾、

哥爾尼流西比阿以功任公修爾、將征加爾達額、至西治里、嚴軍備、會漢尼巴季弟麻戎率西班牙敗兵、至利格里煽土蠻蜂起、羅馬遣軍擊之、

十一年丁酉、（紀元四百五十七年、漢高帝三年、西曆前二百零七年、）西比阿伐加爾達額、

西比阿率大軍航海、達亞弗利加、東努米底王馬西眤撒爲加爾達額人及西努米底王思哈斯所逐、走與西比阿合、

十二年戊戌、（紀元四百五十八年、漢高帝四年、西曆前二百零三年、）西比阿破加爾達額軍、

西比阿與馬西眤撒合兵、夜襲加爾達額將巴斯多爾把（與漢尼巴弟別爲一人、）及思哈斯軍、大破之、焚其陣營、直薄加爾達額、追思哈斯擒之、加爾達額窮迫、召還漢尼巴、及麻戎、漢尼巴撤兵回援、麻戎卒於船中、

十三年己亥、（紀元四百五十九年、漢高帝五年、西曆前二百零二年、）漢劉邦滅項羽、即帝位、是爲高帝、

西比阿破漢尼巴於薩馬、

漢尼巴既還、欲與西比阿和、請相見、先立陣頭、說盛衰之理、以其身所備嘗爲證、西比阿度其必勝、曰、擧衆投降、則當釋兵去、漢尼巴不肯、詰朝兩軍交進、遇於薩馬之野、漢尼巴躬先士卒奮鬪、衆寡不敵、遂大敗、潰圍而走、

十四年庚子、（紀元四百六十年、漢高帝六年、西曆前二百零一年、）西比阿克加爾達額、

加爾達額人大懼、請和、西比阿聽之、盟曰、西班牙及地中海島嶼屬加爾達額者仍舊、以西努米底付馬西眤撒、償軍費五十年間、每歲輸二千答連多、存兵艦十隻、以備海賊、餘盡付羅馬、爾後非經羅馬允准、不得與他國構兵、於是阜尼第二役畢、西比阿伴思哈斯凱旋、羅馬人美其功、稱亞弗利加將軍、義大利地屬漢尼巴者、悉降、乃拓殖之、以甲補亞爲公邑、

十五年辛丑、（紀元四百六十一年、漢高帝七年、西曆前二百年、）匈奴侵漢、

匈奴初曰獯鬻、在漢北邊塞外、爲秦蒙恬所破、北徙十餘年、及秦滅、復稍南渡河、時東胡彊、而月氏盛、冒頓殺父頭曼、爲單于、遂滅東胡、走月氏、南幷樓煩白羊等、悉復收蒙恬所奪地、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威服諸國、是歲漢高帝擊韓王信、信走匈奴、匈奴發兵侵漢、圍帝於白登七日、用陳平計、得突圍出、後結和親約、

羅馬伐馬基頓、

薩馬之役、馬基頓王腓立第五遣傭兵助加爾達額、羅馬惡之、會埃及太衰、百爾駕摩王遏答羅及羅得雅典諸市患腓立與西里亞王安提阿孤第三合擅威、埃及乞援羅馬、羅馬乃發軍、陸兵入壹黎里、水師薄愛卑亞、擊腓立於雅典城外、破之、腓立棄希臘去、

十八年甲辰、（紀元四百六十四年、漢高帝十年、西曆前百九十七年、）百爾駕摩王遏答羅殂、子歐美伲第二立、

遏答羅用心文事、建書庫、廣智識、時伽辣族入寇、擊却之、

羅馬軍大破馬基頓王、

羅馬公修爾金克多弗拉美牛率軍伐馬基頓、馬基頓勢猶强、乃避之间略耶皐路佛西亞、白阿西亞、進入德沙利、與腓立王戰於西諾色巴勒、大破之、腓立王遂請和、乃約使腓立棄希臘覇權、其地止馬基頓本部、期十年償軍費一千答連多、限以兵數五千、軍艦五隻、與他國搆兵、必受羅馬允准、弗拉美牛以希臘聯邦爲獨立國、削斯巴爾達王那比士勢力、而許其自立、以控制聯邦、

二十年丙午、(紀元四百六十六年、漢高帝十二年、西曆前百九十五年、)漢高帝崩、太子盈即位、是爲惠帝、

漢尼巴奔西里亞、

漢尼亞在加爾達額、助民主黨、改政弊、漸復國力、羅馬人懼、逼加爾達額、要求之、漢尼巴聞之、奔士羅、尋至西里亞、依安提阿孤王、

羅馬定西班牙、

先是分西班牙爲二州、拓殖之、然猶紛擾不止、乃遣公修爾加朶率軍鎭定之、

二十一年丁未、(紀元四百六十七年、漢惠帝元年、西曆前百九十四年、)衛滿取朝鮮、

自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世々相襲、至四十一代孫箕準、會秦大亂、燕齊之民多亡入朝鮮、漢封盧綰爲燕王、綰與準約以浿水(鴨綠江也)爲界、綰亡、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東渡浿水、入請居西界爲藩屛、準信之、拜博士、與百里之地、守西鄙、滿黨漸衆、乃紿準曰、漢兵十道來擊、請入宿衛、遂襲準、準戰不利、率左右南奔入於海、衛滿自稱朝鮮王、都王儉、(今韓國平安道平壤、)

二十二年戊申、(紀元四百六十八年、漢惠帝二年、西曆前百九十三年、)箕準入馬韓爲王、

朝鮮之南、有馬韓、辰韓、弁韓、謂之三韓、馬韓北接朝鮮、南隔海對日本、西臨海、凡五十餘國、(今韓國全羅忠淸京畿三道之地、)辰韓在馬韓東北、接濊貊、東臨海、凡十二國、(今慶尙道之地、)弁韓在馬韓東辰韓南、又隔海對日本、凡十二國、(今慶尙道南部、)初稱辰國、馬韓最大、其種推爲辰王、箕準爲衛滿所敗、率餘衆千餘人、航海至馬韓、金馬郡居之、自立稱韓王、

二十三年己酉、(紀元四百六十九年、漢惠帝三年、西曆前百九十二年、)西里亞王侵希臘、

初希臘厄多里黨抗馬基頓王腓立、既而亞加壓黨亦與之、倚羅馬爲重、斯巴爾達王耶比士暴虐、亞加壓帥斐羅比綿使刺客殺之、斯巴爾達入亞加壓黨、自西諾色巴勒役後、羅馬常制壓希臘、厄多里黨不平之、潛啗西里亞王安提阿孤第三以甘言、請其援、王欲從之、漢尼巴諫止之、王不聽、率兵入憂皐亞、而亞加壓黨及馬基頓王腓立、百爾駕摩王歐美伲等、皆助羅馬、

二十四年庚戌、(紀元四百七十年、漢惠帝四年、西曆前百九十一年、)羅馬破西里亞王、

西里亞王安提阿孤進據德爾摩比黎險、羅馬公修爾伽拉伯略至德沙利、加朶率別軍襲厄多里軍、破之、進衝西里亞軍、西里亞大敗奔潰、安提阿孤乘船遁還、

二十五年辛亥、(紀元四百七十一年、漢惠帝五年、西曆前百九十年、)西比阿擊西里亞、破之、

羅得亦與羅馬、漢尼巴率西里亞水師擊之、羅馬將哥爾尼流西比阿率大軍、陸路經馬基頓、答拉西、渡黑勒斯奔海峽、入小亞西里亞、王安提阿孤拒之於厰克尼西、西比阿擊大破之、西里亞失步騎五萬四千、

二十六年壬子、(紀元四百七十二年、漢惠帝六年、西曆前百八十九年、)西里亞請和羅馬、

安提阿孤大懼、請和、羅馬聽之、約西里亞屬地在歐羅巴及小亞道羅山(在基利家西北、)以西者、割與羅馬、期十二年、償軍費一萬五千答連多、存兵艦十隻、餘併戰象、盡付羅馬、宣戰一從羅馬命、且送致客將漢尼巴於羅馬、而羅馬不有小亞地、與之百爾駕摩及羅得、但戍希臘諸市、以備伽辣、漢尼巴聞之、奔庇稚尼、希臘厄多里黨盡服羅馬、

二十七年癸丑、(紀元四百七十三年、漢惠帝七年、西曆前百八十三年、)漢尼巴、西比阿並卒、

漢尼巴依庇稚尼王布律思亞、布律思亞與羅馬通、會羅馬使來、漢尼巴知爲其所欺、仰藥而死、年六十五、哥爾尼流西比阿功最大、宣索爾加朶誣小

亞之役、有其私劾之、及其弟路修西比阿、共被逐、在其別墅、至是卒、

斐羅比綿伐米西奈、敗死、

米西奈州背亞加壓聯盟、亞加壓黨帥斐羅比綿擊之、敗績、被擒殺、

三十四年庚申、（紀元四百八十年、漢呂后七年、西曆前百八十一年、）埃及王獨列米第五耶皮哈尼殂、

三十五年辛酉、（紀元四百八十一年、漢呂后八年、西曆前百八十年、）漢呂后崩、代王劉恒卽位、是爲文帝、

羅馬定就職限年法、

羅馬民長威爾留議定就職限年法、若警官年三十七以上、法官年四十以上、公修爾年四十三以上、等他服軍役十年、仍奮羅馬皐尼第一役以來、經費洪繁、國庫不能支辨、每賴顯官供給之、資產者不得就職、若元老議官、多歸富豪、獨占宣索爾加朶慨浸淫希臘文化、漸流浮奢、常務復古樸之風、

三十六年壬戌、（紀元四百八十二年、漢文帝元年、西曆前百七十九年、）馬基頓王腓立第五殂、子百爾修立、

四十四年庚午、（紀元四百九十年、漢文帝九年、西曆前百七十一年、）馬基頓與羅馬戰、

馬基頓王腓立恨爲羅馬所蹙、常志復讎、不果而殂、百爾修繼父志、窺羅馬、其弟狄麥多流與羅馬好、百爾修怒殺之、銳意軍備、百爾駕摩王歐米侃密告之羅馬、羅馬發兵擊之、將校不得其人、御軍殘酷、亞加壓耶皐路諸盟邦皆叛、屢爲百爾修所敗、

四十七年癸酉、（紀元四百九十三年、漢文帝十二年、西曆前百六十八年、）羅馬滅馬基頓、

羅馬擧耶美流保羅爲總督、保羅干那之役所戰歿法路子也、號令嚴肅、一變軍紀、九月進入馬基頓、大破其軍於彼突那、首虜三萬一千、擒王百爾修、保羅凱旋、百爾修囚服步從、終死於幽囚、馬基頓亡、羅馬分爲四州、禁相婚嫁移住、是役所獲不貲、稅餉充足、下令蠲公民地租、壹黎里耶皐路皆以黨馬基頓擊降之、分壹黎里爲三州、毀耶皐路市府七十處、以其民十五萬爲奴隸、

四十八年甲戌、（紀元四百九十四年、漢文帝十三年、西曆前百六十七年、）羅馬滅亞加壓黨、

馬基頓之役、亞加壓離叛、羅民責之、執其豪族一千人、送之羅馬、幽囚十六年、名士波利比阿亦與焉、百爾駕摩羅得、固與羅馬、是役中立不援、亦責之、削羅得大陸屬地、時西里亞與埃及私交兵、安提阿孤入亞歷山德黎亞、羅馬遣使命退去、其辭氣甚傲、

開化帝元年甲申、（紀元五百零四年、漢文帝後七年、西曆前百五十八年、）帝卽位、

帝諱稚日本根子彦太日日尊、孝元帝第二子也、孝元帝崩、卽位、明年遷都大和國春日率川宮、

漢文帝崩、太子啓立、是爲景帝、

五年戊子、（紀元五百零八年、漢景帝四年、西曆前百五十三年、）羅馬定以一月一日任公修爾、

羅馬改制、始以每年一月一日選任公修爾、先是總裁職自廢、軍國重事皆以公修爾任之、

九年壬辰、（紀元五百十二年、漢景帝中元年、西曆前百四十九年、）羅馬伐加爾達額、

加爾達額人勵精修政、商業巨旺、殆復昔日之盛、羅馬人嫉之、努米底王馬西呢撒爲羅馬與黨、屢出兵侵加爾達額、加爾達額乞援羅馬、與努米底戰、羅馬人以爲負約、加朶亦勸起兵、於是遣二軍至烏地加、加爾達額人懼、納軍艦兵戈乞降、羅馬更命避都城、加爾達額不堪命、決意敵羅馬、擧男女老幼、皆竭力軍備、新造兵艦、以擊羅馬軍、破之、

十一年甲午、（紀元五百十四年、漢景帝中三年、西曆前百四十七年、）羅馬以西比阿耶美利那爲總督、

羅馬以西比阿耶美利那爲總督、耶美利那保羅子、哥爾尼流西比阿義子也、率兵自海陸攻加爾達額、圍之、

十二年乙未、（紀元五百十五年、漢景帝中四年、西曆前百四十六年、）羅馬滅加爾達額、

耶美利那遂陷加爾達額、縱兵焚掠六日、火不絕者十七日、加爾達額城周二十餘里、人口七十萬、其伏劍投火死者、不可勝數、生存者盡收爲奴隸、加爾達額亡、羅馬更稱亞弗利加州、編爲郡縣、遷首府於烏地加、其餘地與努

米底國、耶美利那凱旋振旅入羅馬府、府民歡呼迎之、稱曰小亞弗利加將軍、以比西比阿、

馬基頓全屬羅馬、

馬基頓人安特里哥稱百爾修遺子、擧兵叛、羅馬將墨的路擊平之、馬基頓全爲羅馬州郡、置太守治之、

羅馬滅哥林多、

哥林多爲希臘海門鎻鑰、富饒甲於諸邦、亞加歷黨據之、以抗羅馬、公修爾蒙繆往擊敗之、陷哥林多城毁之、移其奇玩珍寶於羅馬、收其民爲奴隸、割其地、一以與昔西恩、一以爲羅馬公邑、亞加壓黨滅、於是希臘諸邦盡隸馬基頓太守、輸租羅馬、當是時、羅馬疆土大擴、以西治里、撒丁、及哥耳塞牙、西班牙二州、爲直隸四大州、貴紳司法官在羅馬監督之、尋置副法官、任州郡太守、而副法官每取靜穩易御者、以獷悍難治者委之副公修爾、故後世州郡太守、屬副法官副公修爾二類、

十五年戊戌、(紀元五百十八年、漢景帝後元年、西曆前百四十三年、) 羅馬伐西班牙、

西斑牙常不服羅馬、威黎渴據盧西達尼亞、(今葡萄牙地) 屢擊羅馬軍破之、會爲左右所殺、而斗羅河上流地又有反者、努滿底城當其衝、羅馬軍屢攻之不能拔、於是復起西比阿耶美利那爲大將、赴西班牙、

十八年辛丑、(紀元五百二十一年、漢武帝建元元年、西曆前百四十年、) 漢景帝崩、太子徹立、是爲武帝、始紀年號、

二十一年甲辰、(紀元五百二十四年、漢武帝建元四年、西曆前百三十七年、) 南越王趙佗殂、

二十五年戊申、(紀元五百二十八年、漢武帝元光二年、西曆前百三十三年、) 羅馬定西班牙、

西比阿耶美利那整肅軍紀、圍努滿底十五月、遂陷之、毁其市、叛民皆降、奉羅馬正朔、唯北部山民有未服者、

百爾駕摩降羅馬、

百爾駕摩王遏答羅第三殂、其國民積衰之餘、不能保其疆土、擧土地財寶、悉歸羅馬、尋更稱亞細亞州、

提白流咖拉古唱頒田法、被殺、

羅馬威權復落貴紳之手、元老投票爲貨賄所左右、州郡太守貪屬邑租稅、恣極豪奢、盛起土木、互競華美、役使奴隸尤虐、且貴紳田產偏多、小民窮窶、貧富懸隔日甚、提白流咖拉古、哥爾尼流西比阿之外孫也、夙有當世之志、慨然以矯正弊政爲任、及爲民長、議曰、平均民力、在釐革田制、宜頒貴紳之田於貧民、都人不得有五百埃格爾(畝數也)以上之田、其所返收爲公田、限三十埃格爾、爲農家世襲財產、頒付貧民及盟邦、任其耕作、擧舅遏彪革老乏士、弟加兪咖拉古委之、及百爾駕摩降、其處置例當元老議之、提白流詢之民會、曰百爾駕摩財貨、宜頒與新地主、供其耕具之用、於是貴紳黨惡其不利於己、爭起謗議、襲提白流於民會、撲殺之、併其黨三百人殺之、

二十六年己酉、(紀元五百二十九年、漢武帝元光三年、西曆前百三十二年、) 西治里叛、羅馬擊平之、

先是西治里島奴隸苦羅馬虐使、會西里亞人歐努士來、自稱安提阿孤王、島民推之爲將、以叛、至是羅馬軍擊破之、擒歐努士、併其黨誅之、

二十九年壬子、(紀元五百三十二年、漢武帝元光六年、西曆前百二十九年、) 羅馬西比阿耶美利那卒、

耶美利那與提白流爲姻族、而貴紳黨巨魁也、常阻格提白流法、至是暴卒、蓋爲刺客所殺云、年五十六、

三十三年丙辰、(紀元五百三十六年、漢武帝元朔四年、西曆前百二十五年、) 羅馬伐磐盧、

羅馬公修爾布爾威斯不拉古、爲民黨、欲使義大利盟邦、得羅馬公民權、元老忌之、命援末西利人、伐磐盧族、更命移民於沿海諸邑、以便義西交通、尋占領巴里亞利諸島、以磐盧拿盆年西爲州郡、

三十四年丁巳、(紀元五百三十七年、漢武帝元朔五年、西曆前百二十四年、) 漢破匈奴、

先是匈奴數侵漢邊、至是武帝遣衛青率諸將、出朔方擊匈奴、破之、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武帝拜衛青爲大將軍、

三十五年戊午、(紀元五百三十八年、漢武帝元朔六年、西曆前百二十三年、)羅馬加俞咖拉古再革法制、

提白流被殺、弟加俞咖拉古爲撒丁太守、居島二年、歸羅馬、被選爲民長、繼兄遺志、欲行頒田法、先建兵役輕減。禾穀廉賣法、以收人望、定陪審制度、削減元老權力、建州郡法、禁元老隨意補任市尹、及設拓殖法、以爲頒田之漸、欲與羅甸人以公民權、與義大利盟邦以私民權、貴紳黨及公民多不便其說者、

三十七年庚申、(紀元五百四十年、漢武帝元狩二年、西曆前百二十一年、)羅馬殺加俞咖拉古、

元老院及貴紳黨推阿比繆爲公修爾、以擊民黨、加俞等亦率兵拒戰、加俞及布爾威斯等敗死、殺其黨三千人、貴紳復得志、盡廢加俞等所更、

四十五年戊辰、(紀元五百四十八年、漢武帝元鼎四年、西曆前百十三年、)深不爾迢頓二族侵羅馬、

深不爾(今丁抹地方、)迢頓(今德意志地方、)二族在羅馬北方、共日耳曼種、綠眼黃髮、身材長大、勇悍麤獷、侵入踰阿爾伯山、羅馬公修爾郭爾薄拒戰大敗、二族轉西渡來因河去、

四十七年庚午、(紀元五百五十年、漢武帝元鼎六年、西曆前百十一年、)漢滅南越、

漢伐南越、平之、以其地爲九郡、尋平南夷、置五郡、

羅馬伐努米底、

努米底王馬西昵撒殂、子未基布撒嗣、有二子、長曰押黑巴、次曰奚布撒、又養其甥爲子、曰入古爾達、未基布撒臨殂遺命、使分統努米底、既而三王不和、入古爾達殺奚布撒、逐押黑巴、押黑巴奔羅馬乞救、入古爾達恐羅馬討己、遣使厚賂元老、告以與押黑巴二分努米底、尋復襲押黑巴於其首府西爾多陷之、殺押黑巴及市人無算、義大利人亦被害、事聞、民長綿繆議伐入古爾達、是歲入古爾達請和、而諸顯官多受賂遺、召入古爾達鞫之、入古爾達來、又厚賂諸官、不承訊鞫而還、潛遣刺客、殺馬西昵撒孫馬西瓦、事露、綿繆固執前議、決伐入古爾達、

四十八年辛未、(紀元五百五十一年、漢武帝元封元年、西曆前百十年、)入古爾達破羅馬軍、

羅馬遣將亞毘牛、率兵伐努米底、軍屢不利、入古爾達窺亞毘牛無備、掩襲大破之、捕虜甚多、尋議和、羅馬不聽、

四十九年壬申、(紀元五百五十二年、漢武帝元封二年、西曆前百零九年、)羅馬軍破入古爾達、

羅馬擧墨的拉任征討總督、伐努米底、與入古爾達連戰破之、分軍爲二、親領一軍、使副將馬黎約領一軍、馬黎約亞布利州亞爾比努人也、家素寒族、父爲傭人、少有英才、膽畧過人、頗得衆心、

五十年癸酉、(紀元五百五十三年、漢武帝元封三年、西曆前百零八年、)漢滅朝鮮、

初衞滿得朝鮮、侵降其旁小邑、方數千里、至孫右渠、殺漢使、武帝發兵伐之、朝鮮人殺王右渠來降、以其地爲四郡、是歲又破樓蘭車師、

五十二年乙亥、(紀元五百五十五年、漢武帝元封五年、西曆前百零六年、)羅馬滅努米底、

馬黎約任公修爾、代墨的拉統軍、連破入古爾達、入古爾達窮迫、奔依其舅

毛里達尼王勃孤斯、合兵拒戰、馬黎約又擊破之、潛嗾勃孤斯擒入古爾達、械送羅馬、入古爾達終餓死獄中、分努米底與勃孤斯及馬西昵撒孫豪得、

五十四年丁丑、(紀元五百五十七年、漢武帝太初元年、西曆前百零四年、)漢造太初曆、

漢造太初曆、用夏正、以正月爲歲首、

五十七年庚辰、(紀元五百六十年、漢武帝太初四年、西曆前百零一年、)羅馬逐深不爾族、

先是深不爾族頗極猖獗、屢破羅馬軍、蹂躪嗇盧地、羅馬人劾將帥不得其人、復擧馬黎約爲公修爾、率軍伐之、時深不爾族踰比利牛山、侵西班牙、馬黎約結營於羅尼河畔、息兵養銳以待、既而深不爾爲西班牙人所破、還至嗇盧、與迢頓諸族共侵上義、馬黎約逆擊於亞該色士的、大破之、斬首虜數十萬、擒迢頓酋長、深不爾轉踰亞爾伯山、進入北義、圍羅馬將加都路於亞的西河畔、馬黎約還救、戰於黑羅那平原、深不爾大敗遠遁、不復窺義境、初羅馬法、貧民不出軍稅、亦不許入隊伍、是役馬黎約廢之、召募貧民入兵籍、

爲給食俸、於是貧民樂就兵役、感戴將帥、體如君臣、而富民稍厭戰爭、圖脫兵籍、兵民始分、

五十九年壬午、（紀元五百六十二年、漢武帝天漢二年、西曆前九十九年、）馬黎約走亞細亞、

馬黎約六任公修爾、威權日加、事多專制、壘的拉見時事日非、棄官去、而民黨貴黨交咎馬黎約、至是羅馬召還壘的拉、馬黎約恐禍迫己、走至亞細亞、

崇神帝元年甲申、（紀元五百六十四年、漢武帝天漢四年、西曆前九十七年、）帝即位、

帝諱御間城入彥五十瓊殖尊、開化帝第二子也、開化帝崩、即位、還都大和國磯城瑞籬宮、

七年庚寅、（紀元五百七十年、漢武帝征和二年、西曆前九十一年、）羅馬連合部亂起、

義大利諸邦民、皆欲得民權、如羅馬都人、羅馬不許、利休爲民長、繼咖拉古兄弟志、議法三章、曰裁判法、復元老陪審權、曰田地法、事關頒田、曰分權法、與義大利諸邦以公權、其一二條、議會允之、至三條、衆庶惡之、使刺客殺利

休、諸邦民知其志不遂、盡叛羅馬、叅尼的盧加尼、瑪爾斯爲之首唱、新創共和政治、號義大利國、置首府於孔非紐、（在撒比尼州）選議員五百人、公修爾二人、審官十二人、統治之、唯羅甸、耶多路翁、不利助羅馬、

八年辛卯、（紀元五百七十一年、漢武帝征和三年、西曆前九十年、）羅馬與連合部戰、

初馬黎約爲民黨首領、蘇拉爲貴黨首領、互相爭鬩、及內亂作、馬黎約自亞細亞還、與蘇拉和、謀定亂、馬黎約北擊瑪爾斯破之、而南方甲巴尼、叅紐盧加尼諸州甚强、蘇拉擊之、屢敗、耶多路翁、不利、諸邦亦離叛、乃議定分權法、許諸邦民權同都人、

十年癸巳、（紀元五百七十三年、漢武帝後元元年、西曆前八十八年、）遣將軍於四道、

帝以遠荒之人、未霑王化、遣大彥命於北陸、武渟川別於東海、彥五十狹芹彥於西道、丹波道主於丹波、命爲將軍、有不受敎者、擧兵伐之、明年皆平戎東歸、

羅馬亂平、

逮合部既得公權、勢漸衰弱、羅馬軍擊破之、亂始平、蘇拉鎭下義、

奔多王覓的里達提略小亞細亞、

奔多國在小亞細亞黑海東岸、及王覓的里達提第六、强武好戰、擴彊土、包括黑海南西岸、建破斯泊蘭國、恃天險不肯賓服、羅馬征服巴弗拉莪尼伽怕多家、遏庇稚尼、庇稚尼王尼古米底、羅馬公修爾亞基流所扶翼也、是歲覓的里達提擊破尼古米底、殺亞基流、乘勝臨多島海、傳令捕在小亞義大利人、無男女少長、皆殺之、凡八萬人、

羅馬蘇拉逐馬黎約、

羅馬以蘇拉爲公修爾、往征覓的里達提、既發、馬黎約黨民長西勒比修編義大利新民及解奴、爲三十五隊、解蘇拉將印、擧馬黎約代之、蘇拉聞之大怒、自諸剌（在甲巴尼州）返襲羅馬市、逐西勒比修、併其徒十一人殺之、馬黎約戰於

街上敗、遁歷民達爾尼藪澤間、奔亞弗利加、蘇拉以門閥任執政、廢共和之制、復貴紳政體、痛抑民會、使非得元老允許、不能議決一事、

十一年甲午、（紀元五百七十四年、漢武帝後元二年、西曆前八十七年、）馬黎約還羅馬、

羅馬以屋大維及新拿爲公修爾、以蘇拉爲副公修爾、率兵伐覓的里達提、新拿民黨也、乘蘇拉不在、欲復西勒比修諸法、貴黨不肯、戰於羅馬市、元老議斥新拿、新拿奔甲巴尼、煽動其州軍、會馬黎約與其黨塞多留、郭爾薄等還自亞弗利加、相率入羅馬、攻蘇拉黨、盡屠之、沒收貴產、縱兵抄掠全市、

蘇拉征希臘、

奔多王覓的里達提遣其將亞泄牢、率海陸二軍進入希臘、希臘諸邦望風降附、雅典爲最、蘇拉督兵三萬、上耶卑路、經白阿西亞、圍雅典、

十二年乙未、（紀元五百七十五年、漢昭帝始元元年、西曆前八十六年、）詔始校人民戶口、課男女調役、

漢武帝崩、太子弗陵立、是爲昭帝、

羅馬馬黎約卒、

馬黎約與新拿並爲公修爾、罷蘇拉官、馬黎約七爲公修爾、至是卒、年七十餘、不拉古代之、民黨擧爲總督、伐奔多、

蘇拉陷雅典、

三月蘇拉陷雅典、又與亞泄牢戰、大破之、定希臘、

十四年丁酉、（紀元五百七十七年、漢昭帝始元三年、西曆前八十四年、）蘇拉與覓的里達提和、

蘇拉率小亞及西里亞水師、渡黑勒斯奔海峽、入亞細亞、覓的里達提大懼、命亞泄牢請和、蘇拉聽之、約悉返奔多侵地、復庇稚尼伽怕多家王國、付軍艦八十隻於蘇拉、償軍費三千答連多、初羅馬公修爾不拉古率民黨兵來小亞、尋遭暗殺、及蘇拉至、欲盡殺之、諸軍投降、乃釋之、駐其兵戍小亞、使慕勒那督之、還義大利、

十五年戊戌、（紀元五百七十八年、漢昭帝始元四年、西曆前八十三年、）蘇拉入義大利、

先是新拿擊蘇拉、將發、軍中有反者、殺之、後郭爾薄、塞多留、小馬黎約（馬黎約之子也）爲民黨魁、而是歲羅馬擧西阿比及椰巴納爲公修爾、蘇拉率兵四萬、上不倫地、修格紐、綳標率部下兵來會、綳標年二十三、蘇拉攬義大利民心、進擊椰巴納、破之、與西比阿和、其軍皆歸蘇拉、蘇拉駐甲巴尼息兵、覓的里達提復叛羅馬、

覓的里達提既和、而猶在伽怕多家、羅馬戍將慕勒那怒、進擊之、爲覓的里達提所敗、退歸、蘇拉聞之、詰責覓的里達提、使守約收兵、

十六年己亥、（紀元五百七十九年、漢昭帝始元五年、西曆前八十二年、）蘇拉爲羅馬總裁、

蘇拉擊小馬黎約、破之、直入羅馬、將擊郭爾薄於耶多利、聞參尼的軍援馬黎約、十一月逆擊、大破之、俘虜三千人、馬黎約自殺、尋遣安紐及不拉古（並賁不拉古之子也）征馬黎約殘黨在西班牙者、綳標征西治里及亞弗利加、蘇拉知綳標有英略、待之甚厚、綳標終爲之用、既而自爲總裁、期以終身在職、整理國政、

專用嚴刑、設放逐令、斥逐人士凡四千七百人、沒收其財、與其奴隸以公權、內亂以後、元老議員大減其數、使公會選三百人補之、必擧嘗任理財官者、公會每年選理財官二十人、廢司戶長官每五年檢元老名簿、停咖拉古所定騎士陪審、復歸元老議會、得制定法律、選任官吏、但僧侶別自選定、民長建議、必經元老允許、而濫爲召集、課以罰金、又民長不能任別官、增置法廷、加法官八員、專任貴紳、

二十年癸卯、（紀元五百八十三年、漢昭帝元鳳三年、西曆前七十八年、）羅馬蘇拉卒、

先是蘇拉擧壘的拉爲公修爾、共勵精圖治、政稍和平、尋蘇拉辭職、是歲卒、年六十一、羅馬以列比鐸及加都路爲公修爾、

二十一年甲辰、（紀元五百八十四年、漢昭帝元鳳四年、西曆前七十七年、）列比鐸起兵、敗、

列比鐸與馬黎約黨不盧多謀覆蘇拉業、起兵自耶多利向羅馬、加都路逆擊破之、列比鐸奔撒丁、尋卒、其將別伯那率別軍遁至西班牙、依塞多留、不盧多降於綳標、處死、

二十四年丁未、（紀元五百八十四年、漢昭帝元平元年、西曆前七十四年、）漢昭帝崩、大將軍霍光迎昌邑王賀立、尋廢之、立武帝曾孫病已、是爲宣帝、

覓的里達提第三役起、

奔多王覓的里達提與其婿亞爾美尼王智格拉尼有隙、智格拉尼取伽帕多家西里亞庇稚尼王尼古米底第三、亦爲覓的里女婿、及其殂、遺命獻國於羅馬、羅馬以爲州郡、於是覓的里達提復叛、攻取庇稚尼、羅馬乃發軍、使公修爾盧古錄督之、進入奔多、別使格達率水師航黑勤斯奔、覓的里達提逆戰、破格達、圍基西固島、盧古錄急往救之、

二十六年己酉、（紀元五百八十九年、漢宣帝本始二年、西曆前七十二年、）塞多留被殺、

初塞多留受封西班牙、亦馬黎約黨也、及蘇拉得勢、爲其將所逐、流離於西班牙、亞弗利加間、既而歸盧西達尼亞、塞多留素有文武才、經畧近旁、建西

班牙國、羅馬遣將軍墨的拉及緬標等擊之、數年不利、塞多留又與奔多王覓的里達提通、欲夾攻羅馬、於是墨的拉懸金購其首、別伯那遂使刺客殺塞多留、緬標又擊別伯那誅之、西班牙復爲羅馬屬邦、

盧古錄取奔多、

盧古錄救格達、大破覓的里達提軍、覓的里達提退去、盧古錄追渡巴黎河、入奔多、覓的里達提奔亞爾美尼、依智格拉尼、

二十七年庚戌、紀元五百九十年、漢宣帝本始三年、西曆前七十一年、羅馬武夫亂起、平之、

答拉西人士巴大孤爲羅馬武官、嘯聚武夫作亂、奴隷應之、衆凡七萬人、據西治里、勢頗猖獗、屢掠羅馬地、破其軍、羅馬大震、乃擢甲拉蘇爲大將征之、甲拉蘇擊敗士巴大孤於西利細河畔斬之、會緬標還自西班牙、殲其餘衆、

二十八年辛亥、紀元五百九十一年、漢宣帝本始四年、西曆前七十年、羅馬緬標甲拉蘇爲公修爾、

緬標首除蘇拉苛政、復民長權、更陪審法、選貴紳騎士及民會任之、大得民心、

三十一年甲寅、紀元五百九十四年、漢宣帝地節三年、西曆前六十七年、緬標平海賊、

羅馬自滅加爾達額、海備大弛、海賊橫行地中海、以克勒達島及基利家爲根據、奪船舶、掠貨物、大爲民患、商旅絶迹、羅馬遣諸將擊之、僅定克勒達等、而海賊出沒不測、猶極剽悍、至是民會委緬標以征討之任、給租稅不問出納、緬標至地中海、探賊巢窟、三閱月盡掃蕩之、獲賊船千三百隻、屠一萬人、虜二萬餘人、

三十二年乙卯、紀元五百九十五年、漢宣帝地節四年、西曆前六十六年、緬標征亞細亞、

先是盧古錄陷諸海港、略小亞爾美尼、連破覓的里達提、智格拉尼軍、追之、將逼亞爾美尼王都、會有反者、盧古錄義弟哥羅丟爲其魁、盧古錄退陣美索不達迷亞、覓的里達提進入奔多、敗羅馬將多里亞留於都拉、時羅馬多劾盧古錄者、召還之、盧古錄不得已棄米索不達迷亞、亞爾美尼、渡巴黎河、整軍引還、覓的里達遂復奔多、將侵伽帕多家、庇稚尼、於是羅馬民長瑪尼流施祿等建議、擧緬標委以征討大權、緬標率軍入亞細亞、會盧古錄於格拉斯、而兩雄不和、緬標更進至小亞爾美尼、夜襲覓的里達提於里固河邊、大破之、覓的里走、與波斯王合侵亞爾美尼、緬標鬪之、旋軍向亞爾美尼、王智格拉尼降、乃許其有舊彊、削侵地西里亞、腓尼西亞等、課償金六千答連多、

三十五年戊午、紀元五百九十八年、漢宣帝元康三年、西曆前六十三年、緬標定亞細亞諸州、

緬標北擊高加索山蠻、轉途過奔多、趨西里亞定之、覓的里達提遁在黑海西岸破斯泊蘭、圖陸路襲義大利、其子哈拿色謀反、覓的里遂自殺、緬標聞之、至奔多、會於哈拿色、許其有破斯泊蘭國、亞細亞大定、緬標乃新建州郡、曰奔多、倂庇稚尼、巴弗拉莪尼等、曰西里亞、自伊斯撒灣至大馬士革、曰基利家、倂旁弗里亞、伊撒利、又抵巴勒斯坦、略耶路撒冷、以希爾加納任大僧正、兼管政務、輸貢租於羅馬、

三十六年己未、紀元五百九十九年、漢宣帝元康四年、西曆前六十二年、施祿平加的利尼之亂、

羅馬甲拉蘇及入略愷撒爲民黨魁、愷撒豪邁、有大志、幼喪父、其母恩勒理敎之有法、期以大成、弱冠以古英雄自期、娶新拿女、爲蘇拉所惡、出奔、及蘇拉死還、散金結納、大得人心、別有一派曰富人黨、加的利尼爲之魁、加的利尼舊爲蘇拉黨、民黨恐緬標建大功還、與貴紳黨結、乃與富人黨合謀、先緬標未歸、革新政體、及選公修爾、愷撒等推加的利尼及安多尼、安多尼亦蘇拉黨也、然至選、定安多尼及施祿、得之、施祿以雄辯鳴、不與黨派、又嘗知安多尼貧困、以馬基頓富饒讓其太守、以救之、故安多尼助施祿、元老亦賴施祿擁護社稷、而加的利尼不平、使其黨曼流在耶多利潛聚兵謀反、約其黨縱火羅馬市應之、屢伺施祿欲殺之、施祿知之、每警戒得免、當元老會議、施祿痛劾加的利尼、且訐其陰謀、加的利尼知事不成、走投曼流、迦多彈劾之、元老議捕其黨、愷撒請宥之、不省、誅之、遣安多尼伐加的利尼、是歲擊破之

於比西多利斬加的利尼及其徒三千人、
三十八年辛酉、紀元六百零一年漢宣帝神爵二年西曆前六十年、羅馬綳標、愷撒、甲拉蘇三雄執政、
愷撒固多逋債、甲拉蘇濟之得償、尋以法官兼西班牙太守、屢立武功、及還
羅馬爲都督、民益敬之、愷撒竊冀爲公修爾、綳標定亞細亞、旋義大利至不
倫地修港、散其軍入羅馬、市人歡迎、擧凱旋式亙二日、綳標請頒征服地於
將士、且布新令於亞細亞、元老不聽、綳標怒、遂絶貴黨與愷撒甲拉蘇深相
結托、共謀抗元老、世稱曰三雄政治、
三十九年壬戌、紀元六百零二年漢宣帝神爵三年西曆前五十九年、愷撒爲公修爾
愷撒議允綳標所請、元老不聽、愷撒付之民會議決之、且以其妹配綳標、其
交愈親、尋民會任愷撒於高盧總督、期在職五年、綳標甲拉蘇留羅馬執政、
四十年癸亥、紀元六百零三年漢宣帝神爵四年西曆前五十八年、羅馬逐施祿及迦多、
民長哥羅丟希三雄旨、逐施祿及迦多、奪施祿財宅、

四十一年甲子、紀元六百零四年漢宣帝五鳳元年西曆前五十七年、朴赫居世建徐羅伐國、
初秦漢朝鮮遺民居辰韓地、分爲六村、曰閼川揚山突山高墟觜山珍支茂
山大樹金山加利明活山高耶高墟、村長蘇伐公養一兒、名朴赫居世、稍長
岐嶷、六村人推爲君、稱居西干、國王也、國號徐羅伐、後更新羅、後併弁韓、
羅馬召還施祿迦多、
哥羅丟爲富人黨巨魁、威力漸張、綳標欲制之、用議員米羅言、召還施祿及
迦多、貴黨助哥羅丟、使其部卒執兵横行市街、動與米羅從兵爭、又欲再撿
愷撒所定頒田法、
四十三年丙寅、紀元六百零六年漢宣帝五鳳三年西曆前五十五年、綳標甲拉蘇爲羅馬公修爾、
於是愷撒等會其黨二百餘人、愈鞏盟約、綳標甲拉蘇以兵力任公修爾、且
綳標爲西班牙太守、甲拉蘇爲西里亞太守、期在任五年、其所募軍隊給以
國費、貴黨拱手不能抗議、

愷撒征高盧諸族、始航不列顚、
愷撒爲高盧總督、征服近旁諸蠻、日耳曼爲蠻民所住、分數小部、服獸皮、事
劫奪、迢頓烏西白的忝古的利等其種族也、愷撒擊破日耳曼酋亞利威士
多、滅涅爾朏族、是歲又驅逐烏西白的忝古的利於來因河外、遂率二隊航
海、入不列顚、羅馬人至英國是爲始、不列顚在歐洲北海中島國也、與大陸
隔一海峽、不過二十五里、其人亦爲高盧族、名塞爾達種、尋有丟度尼種、經
久滋蔓、各分部落、父老集議、推一人主會、名曰議會、拜衆神、日月水火蛇蟒
櫟樹寄生皆以爲神、恒居林莽中、據坐說法、聽訟斷獄、其俗猜忌、築墩掘溝
以自固、東南頻海、多行賈、漆身爲文、或以刀刺膚刻畫、中土及西北服獸皮、
畜牧田獵爲業、
四十四年丁卯、紀元六百零八年漢宣帝五鳳四年西曆前五十四年、愷撒再擊不列顚降之、
愷撒再率五軍入不列顚、塞爾達種酋長拒戰、襲羅馬陣、愷撒不顧、渡達迷
塞河、直衝其首府、不列顚乞降、乃納貢而還、

四十五年戊辰、紀元六百零八年漢宣帝甘露元年西曆前五十三年、甲拉蘇伐巴爾的族敗死、
甲拉蘇公修爾任畢、赴西里亞、渡阿付臘底斯河、至美索不達迷亞、擊巴爾
的族、大敗、尋爲巴爾的人所殺、
四十六年己巳、紀元六百零九年漢宣帝甘露二年西曆前五十二年、綳標爲羅馬總裁、
哥羅丟從卒與米羅從卒鬪、哥羅丟負創、米羅殺之、尋亂民起、都鄙恂恂、元
老擧綳標獨任公修爾、付總裁威權、議米羅罪、施祿救之、陪審法官不聽、處
放逐刑、
四十九年壬申、紀元六百十二年漢宣帝黃龍元年西曆前四十六年、愷撒擧兵入羅馬、
綳標爲宿將、建功最早、在內擅權、漸驕恣、其妻愷撒妹卒、納貴黨墨的斯西
比阿女爲繼室、擧西比阿爲公修爾、自延西班牙任期五年、而愷撒負英略
學術過人、平高盧、建爲大部、勳業尤著、兩人積不相能、綳標欲殺愷撒權、命

議官傳令解總督之任、愷撒請率兵征巴爾的、又不許、令散遣從兵、若不聽命擬以國讎、且命公修爾備之、民黨安多尼加西約等逭投愷撒、於是愷撒決然起兵、至路比孔河、河在義大利、與盧界、舊制、彌外將帥率兵濟河、不待元老命者、目爲反逆、愷撒臨河躑躅、如有所思、忽躍馬入水、揮劍大呼曰、骰子已投矣、衆從之、疾驅薄羅馬、全市震駭、綳標倉皇聚兵不及、率公修爾元老等、走甲補亞、遂至不倫地修港、愷撒進拔孔非紐園、不倫地修、綳標等奔地拉久、在豈駁里州、愷撒還羅馬、務慰撫人民、處貴黨亦頗寬、尋使別將不盧多園末西利降之、自至西班牙、征綳標殘黨、平之、羅馬推愷撒爲總裁、在職十一日辭之、自爲公修爾、又遣將克利阿定西治里、至亞弗利加、拔烏地加、努米底王俞拔黨綳標、拒戰、克利阿敗死、

五十年癸酉、紀元六百十三年、漢元帝初元元年、西曆前四十八年、漢宣帝崩、太子奭立、是爲元帝、

愷撒破綳標、綳標奔埃及、被殺、

愷撒自將擊綳標、率軍至耶卑路、船舶多爲綳標艦隊所獲、逡巡不得進、尋其將瑪各安多尼所遣第二軍至、乃率全軍圍綳標於地拉久、屢破之、既而綳標使迦多施祿守地拉久、自督軍突愷撒軍、大破之、追至德沙利、愷撒軍二萬二千、綳標軍倍之、八月九日、大戰於法爾薩里、綳標先鋒皆以羅馬都入編制顏皙白、愷撒先鋒皆爲驁悍粗暴之徒、兩軍相近、綳標兵趑趄、愷撒乘勢大破之、降者二萬餘、綳標航走埃及、將上陸、埃及王獨列米使人殺之、愷撒率兵四千追之、至亞歷山德黎亞、埃及人示綳標首、愷撒睨而不視曰、以斯蓋世之雄、亦至於此乎、歔欷久之、厚葬之、爲營殿堂、羅馬推愷撒、復爲總裁、兼五年間公修爾、終身議官、

五十一年甲戌、紀元六百十四年、漢元帝初元二年、西曆前四十七年、愷撒立埃及女王姑婁巴多拉、

愷撒在亞歷山德黎亞時、埃及王獨列米與其姊姑婁巴拉多爭立、王甫十歲、埃及人擁之、與羅馬戍兵合圍愷撒於王宮、愷撒奮戰突圍、得免、即令燒埃及軍艦、其火延及書庫、所藏珍書祕錄蕩盡無一存者、愷撒率援軍擊埃及軍於尼羅河邊、破之、王走溺水殂、愷撒乃立姑婁巴多拉爲王、置戍兵於亞歷山德黎亞、

愷撒定亞細亞、

時覓的里達提子哈拿色叛、略奔多、小亞爾美亞、伽怕多家、勢頗張、愷撒自埃及征之、擊破之於都拉、哈拿色走還破斯泊蘭、尋卒、愷撒每致書羅馬、唯書歇尼希底非支三語、謂我來會而勝也、大修亞細亞政務、還羅馬、釋施祿罪、優遇之、

五十二年乙亥、紀元六百十五年、漢元帝初元三年、西曆前四十六年、愷撒征亞弗利加、

綳標子塞士多與其黨墨的拉西比阿迦多、拉比耶尼及努米底王俞拔據亞弗利加、愷撒督軍伐之、戰於答不斯、大破之、西比阿自殺、迦多走至烏地加、亦自殺、拉比耶尼與塞士多奔西班牙、愷撒割努米底半、稱亞弗利加、爲

州郡、半與毛里達尼王勃孤斯、凱旋羅馬、大賚軍士、賀戰捷、具食案二萬二千脚、以饗都人、羅馬延愷撒總裁任期、爲十年、

愷撒作入略安曆、

愷撒命曆家蘇西該尼改定曆法、用太陽曆、平年爲三百六十五日六時、每四年加一日、爲閏年、是歲增六十七日、謂之入略安曆、

五十三年丙子、紀元六百十六年、漢元帝初元四年、西曆前四十五年、愷撒征西班牙、

塞士多及其兄格紐士等在西班牙、愷撒伐之、戰於格爾都巴、敗績、又戰於其南、自臨陣頭苦戰、大破之、斬拉比耶尼、格紐士等、屠三萬餘人、塞士多獨遁、

五十四年丁丑、紀元六百十七年、漢元帝初元五年、西曆前四十四年、愷撒爲羅馬終身總裁、

愷撒歸羅馬、元老等議奉尊號終身任總裁、行皇帝事、愷撒統文武全權、顯要官職皆帶之、以元老院爲諮詢府、自執最高法權、又與西班牙、與盧人以

公民權、拓地四方、移羅馬貧民、釐革州郡政事、振興學術、建修祠廟、其功績赫々多可觀者、

羅馬叛黨殺愷撒

愷撒雄心未已、欲征巴爾的族、綏東邊、方修軍備、時加西約、不盧多、狄申士、不盧多都路留、申別等元老、嫉愷撒、陰圖除之、加西約等皆嘗受恩於愷撒者、三月十五日開元老會議、愷撒臨之、有人告其謀者、不聽、入堂、堂中列羅馬歷世豪傑像、中有綳標像、以大理石作之、愷撒進至其前、踞榻、叛黨來聚請事、申別先進攫其袍、甲士加抽劍自後斫之、愷撒怒叱曰、奴輩亡狀、叛黨齊進擊之、愷撒奮鬭、身被二十餘創、不盧多急進斬之、愷撒呪曰、汝亦然乎、遂斃綳標像前、年五十六、愷撒器具將相、闢地數千里、開文化於歐洲、創王業於羅馬、功績超越前古、又自幼從事學問、兼有良史之才、其所親撰戰鬪紀事及地誌紀行等、簡而詳、稱古今卓筆、而死非其罪、輿論惜之、

瑪各安多尼爲羅馬公修爾

羅馬叛黨既殺愷撒、以爲得復自主之權、安多尼聞愷撒死、不堪憤惋、過市街、說其功業、以激動民心、都人大咎叛黨、將盡殺之、於是元老議、特赦叛黨、遣不盧多於馬基頓、加西約於西里亞、狄申士於塞盧西亞爾比拿、各爲太守、擧安多尼及特拉伯勒爲公修爾、安多尼稱愷撒遺志、自握大權、遣兵奪馬基頓自領之、奪西里亞與特拉伯勒、遣不盧多於克勒達島、加西約於居勒拿、伊加愷撒甥屋大維、年十八、有機智、聞愷撒死、至羅馬、爲愷撒嗣、元老與之結、托屋大維、寬大得衆心、收愷撒宿將爲己用、安多尼兵亦有歸之者、

五十五年戊寅（紀元六百十八年、漢元帝永光元年、西曆前四十三年、）安多尼伐狄申士、

安多尼又欲得塞盧西亞爾比拿、元老不聽、乃使民會許之、將逐狄申士、狄申士率兵圍之模知那、（在上義）施祿在羅馬、說衆使公修爾非爾周及漢薩爲將、屋大維副之、援狄申士、敗安多尼、而非爾周、漢薩幷死之、元老論安多尼罪、爲國讐、屋大維獨爲總督、陽稱討安多尼、而密與之通、以觀望形勢、狄申士迫擊安多尼於塞盧多蘭斯亞爾比拿、既而部下離叛、爲安多尼所殺、

瑪各安多尼、屋大維、列比鐸、三雄執政、

屋大維執兵權、自爲公修爾、會安多尼及塞盧拿盆年西太守列比鐸於保諾尼、相與盟約、將滅共和黨、三分羅馬、世稱曰後三雄政治、迫議官收其政權、廢叛黨特赦令、發放逐令、捕殺愷撒者罪之、逐議員百三十人、騎士二千餘、沒其產、施祿亦遭害、

五十六年己卯（紀元六百十九年、漢元帝永光二年、西曆前四十二年、）安多尼、屋大維、破不盧多、加西約、

不盧多、加西約據馬基頓及西里亞、連合擁衆、抗拒羅馬、安多尼、屋大維航希臘、伐之、戰於答拉西之非立比、安多尼督右軍、當加西約、破之、屋大維督左軍、當不盧多、被敗、而加西約聞不盧多亦敗、自殺、不盧多獨當二軍、二旬遂敗死、安多尼赴亞細亞、西里亞諸州、課以苛稅、召埃及女王姑婁巴多拉、有姿色、通焉、件至埃及、

五十八年辛巳（紀元六百二十一年、漢元帝永光四年、西曆前四十年、）三雄分羅馬、

屋大維在義大利、頒老兵以公田、安多尼弟爾修爭之、不聽、安多尼至不倫地、修內亂、將再起、和成、中分羅馬、安多尼取其東、屋大維取其西、而列比鐸取亞弗利加、

六十一年甲申（紀元六百二十四年、漢元帝建昭二年、西曆前三十七年、）高朱蒙建高句麗國、

高句麗即古朝鮮地也、其北有國曰扶餘、扶餘王金蛙子、儀表奇偉、甫七歲自作弓矢、射之發莫不中、扶餘俗稱善射、謂朱蒙、因名之、兄弟忌其材、將殺之、朱蒙恐禍、走東南、至卒本扶餘、（今韓國平安道成川府、）定都於沸流水上、國號高句麗、以高爲氏、營城郭宮室、攘靺鞨、併北沃沮、

六十二年乙酉（紀元六百二十五年、漢元帝建昭三年、西曆前三十六年、）屋大維滅塞士多、

塞士多、逭自西班牙、至西治里、據之、整水師、振威於海上、屋大維遣其將布

撒牛亞基立把伐之戰於密勒破之塞士多奔亞細亞爲人所殺列比鋅乘機欲併西治里屋大維怒逐之盡奪其地

六十五年戊子（紀元六百二十八年漢元帝竟寧元年西曆前三十三年）任那朝貢

任那本名意富加羅後賜名任那蓋古弁韓地也（今韓國慶尙道西南之地）始遣蘇那曷叱知朝貢且奏曰臣國與新羅國爭三巴汶地民不聊生請將軍來治以屬貴邦帝遣鹽垂津彥鎭之

六十六年己丑（紀元六百二十九年漢成帝建始元年西曆前三十二年）漢元帝崩太子驁立是爲成帝

六十七年庚寅（紀元六百三十年漢成帝建始二年西曆前三十一年）屋大維伐安多尼

安多尼征巴爾的族克之至埃及伐亞爾美尼降其王頒其地於姑婁巴多拉諸子居女王宮縱淫虐其妻屋大菲屋大維妹也逐之於是民會議伐安多尼時安多尼伴姑婁巴多拉遊希臘屋大維自率陸軍上耶卑路使亞基立把督軍艦二百五十隻當埃及水師九月二日戰於亞古留（在希臘西北）海角

姑婁巴多拉先遁安多尼追踵歸埃及其軍皆降

六十八年辛卯（紀元六百三十一年漢成帝建始三年西曆前三十年）安多尼及埃及女王姑婁巴多拉自殺埃及亡

屋大維率軍至西里亞進伐埃及姑婁巴多拉匿寺院使人傳言曰女王既死安多尼聞之自殺姑婁巴多拉又欲以容色媚屋大維知其將械送羅馬亦自殺埃及亡爲羅馬州郡

垂仁帝元年壬辰（紀元六百三十二年漢成帝建始四年西曆前二十九年）帝即位

帝諱活目入彥五十狹茅尊崇神帝第三子也崇神帝崩即位明年遷都大和國纏向珠城宮

三年甲午（紀元六百三十四年漢成帝河平二年西曆前二十七年）屋大維即羅馬帝位

愷撒屋大維既平諸亂辭總裁自爲無期公修爾握大權承愷撒遺志建獨裁政治至是即帝位元老上尊號曰奧古士都自是愷撒之號世爲羅馬君主尊稱置公修爾民長司戶議官等如故帝總轄之皆擁空名耳親任亞基立把墨色納二人參與機密墨色納深通諸學亞基立把長於兵戎置親衛軍二萬人以備不虞又定鎭衛兵制爲三十隊以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隊防禦國疆置海軍五萬人備兵艦於米西農（在西治里島）拉威那（在上義東岸）二港以戍地中海分羅馬爲十四縣分義大利爲十一縣通道路設郵便又更定州郡爲帝邑元老邑其亞弗利加亞細亞亞加壓壹黎里馬基頓西治里克勒達庇稚尼撒丁西班牙倍底加屬元老邑西班牙答拉哥年西盧西達尼亞㬎盧四州日耳曼二州西里亞基利家居伯羅埃及屬帝邑後所征服皆爲帝邑

十年辛丑（紀元六百四十一年漢成帝鴻嘉元年西曆前二十年）羅馬帝巡亞細亞

屋大維帝親巡視亞細亞至西里亞波斯王弗拉亞的遣使返昔日破甲拉蘇所獲羅馬軍章印度王泊羅亦遣使通交亞爾美尼王智格拉尼因帝義子提庇留復其國

十一年壬寅（紀元六百四十二年漢成帝鴻嘉二年西曆前十九年）高句麗東明聖王高朱蒙殂子類利立是爲瑠璃明王

類利降鮮卑滅濊貊屢侵漢邊境

十二年癸卯（紀元六百四十三年漢成帝鴻嘉三年西曆前十八年）扶餘溫祚建百濟國

百濟古馬韓地也初高朱蒙至卒本扶餘妻其王女生二子長曰沸流次曰溫祚朱蒙立在北扶餘所生子類利爲太子二子恐不相容南行沸流居彌鄒忽（今韓國京畿道仁川府地）溫祚居河南慰禮城（今忠淸道稷山郡）馬韓王割東北百里地與之沸流卒其臣民皆歸溫祚慰禮益盛乃建國號百濟以系出扶餘稱扶餘氏

十五年丙午（紀元六百四十六年漢成帝永始二年西曆前十五年）羅馬拓北境

勒底文特支諸力加在義大利北境多腦河南屋大維帝征服其種族爲州郡先是多腦下流莫西亞亦爲州郡

十八年己酉（紀元六百四十九年漢成帝元延元年西曆前十二年）羅馬太子脫婁蘇及提庇留北征

屋大維帝以其太子脫婁蘇爲大將、伐日耳曼、脫婁蘇渡來因河、屢入日耳曼達易北河、歸途薨、提庇留取邦諾尼、（在胥力加東、壘婁凰北、）代脫婁蘇領衆伐日耳曼、取來因河東一部及多腦河邊、共置營戍鎭之、

二十二年癸丑、（紀元六百五十三年、漢成帝綏和元年、西曆前八年、）羅馬帝改正曆法、

紀元前四十二年、羅馬誤爲閏年、爾後每三年置一閏、經三十餘年、差三日、屋大維帝覺其誤、改定之、不置閏日凡十二年、

二十四年乙卯、（紀元六百五十五年、漢哀帝建平元年、西曆前六年、）漢成帝崩、太子欣立、是爲哀帝、

二十五年丙辰、（紀元六百五十六年、漢哀帝建平二年、西曆前五年、）百濟遷都漢山、

百濟屢爲樂浪靺鞨等所侵、築城柵以拒之、侵掠未已、乃遷都漢山、（今韓國京畿道廣州、）在漢水之南、移慰禮民戶實之、遂併馬韓、

三十年辛酉、（紀元六百六十一年、漢平帝元始元年、西曆紀元、）漢哀帝崩、王莽立中山王箕子、是爲平帝、

耶穌基督生、

基督生於猶太國伯利恒、一貧工之子也、其生實在四年前云、

三十二年癸亥、（紀元六百六十三年、漢平帝元始三年、西曆三年、）高勾麗遷都國內尉那巖城、（今韓國平安道義州、）

三十三年甲子、（紀元六百六十四年、漢平帝元始四年、西曆四年、）新羅王朴赫居世殂、子南解次次雄立、

三十五年丙寅、（紀元六百六十六年、王莽居攝元年、西曆六年、）漢平帝崩、王莽稱假皇帝、

三十七年戊辰、（紀元六百六十八年、王莽初始元年、西曆八年、）王莽簒漢稱帝、國號新、

三十八年己巳、（紀元六百六十九年、王莽始建國元年、西曆九年、）日耳曼族破羅馬軍、

初羅馬提庇留入日耳曼北部、破其種族於易北河下流、置太守管來因。易北兩河間、至是太守瓦路峻刑失民心、酋長赫爾曼乘民憤怨、擊瓦路軍於多德堡山林、大破之、瓦路自殺、全軍殲焉、羅馬以來因河爲界、固守之、

四十三年甲戌、（紀元六百七十四年、王莽天鳳元年、西曆十四年、）羅馬帝屋大維崩、養子提庇留立、

屋大維帝寬大愛衆、厚待功臣、以亞基立把爲義子、亞基立把亦竭力輔弼、當是時、羅馬版圖數千里、地兼三土、（亞細亞。歐羅巴。阿弗利加、）東至阿付臘底斯河、西至大西洋、南至亞弗利加沙漠、北至北洋、管內居民約一億二千萬、都邑大者六十、羅馬。亞歷山德黎亞。安提阿三都最稱殷盛、羅馬人熟達圖畫彫刻建築諸術、每用寶石建營宮殿廟宇、置麗像、飾以圖畫、道路敷巨石、架橋梁、縱橫開通水道、工業堅牢、至今遺構尙存、每克敵國、以其所得寶貨、增飾都府、偶像石碑及諸珍異器物、無一不備、禮拜堂偉麗者四百所、市街觀場工作壯大者不可勝數、士高處觀場、以白彩石造之、西爾古馬思摩觀場、容客二十五萬人、功臣顯官盛營邸宅、互競豪奢、又學士文人輩出、歌頌太平、爲羅馬極隆平之世、帝巡至諾剌、崩、年七十六、帝初納二后、皆先歿、無子、養亞基立把諸子、納其母利非爲妃、後以淫行被謫、利非凡三醮、提庇留其前夫子也、帝又養爲子、至是繼帝位、提庇留帝亦英邁果毅、然爲人猜忌、首廢民會、奪其選議官之權、待共和黨以嚴律、

四十七年戊寅、（紀元六百七十八年、王莽天鳳五年、西曆十八年、）高勾麗瑠璃明王高類利殂、子無恤立、是爲太武神王、

無恤類利三子也、與扶餘戰、殺其王、取蓋馬勾茶、樂浪、大拓疆域、

四十八年己卯、（紀元六百七十九年、王莽天鳳六年、西曆十九年、）羅馬將日耳曼固卒於安提阿、

羅馬將軍脫婁蘇愷撒日耳曼固、三伐日耳曼、弔瓦路敗衂之墟、泝耶摩西河、破赫爾曼、有大功、提庇留帝嫉之、召還、遣亞細亞、日耳曼固立亞爾美尼王、以伽帕多家爲州郡、後與西里亞太守比索有隙、卒於安提阿、葢遭毒殺云、

五十一年壬午、（紀元六百八十二年、王莽地皇三年、西曆二十二年、）漢劉演與弟秀起兵、

五十二年癸未、（紀元六百八十三年、漢淮陽王更始元年、西曆二十三年、）漢劉玄卽帝位、

羅馬西雅那擅權、

西雅那。屋大維帝嬖臣也、爲親衛都督、提庇留帝幸甲布勒島、以爲留守、西雅那陰謀簒奪、酖太子脫婁蘇、逐日耳曼固寡婦亞克力比拿、自擅政權、

五十三年甲申、(紀元六百八十四年、漢淮陽王更始二年、西曆二十四年、)新羅王南解殂、子儒理尼師今立、
儒理巡國內、賑窮民、定官制、改六部名、賜姓、隣國來歸者多、尼師今猶王也、
後世世稱之、
五十四年乙酉、(紀元六百八十五年、漢光武帝建武元年、西曆二十五年、)漢劉秀卽帝位、都洛陽、是爲光武帝、
五十七年戊子、(紀元六百八十八年、漢光武帝建武四年、西曆二十八年、)百濟王扶餘溫祚殂、子多婁立、
六十年辛卯、(紀元六百九十一年、漢光武帝建武七年、西曆三十一年、)羅馬誅西雅那、
西雅那橫暴日甚、提庇留帝誅之、併殺其黨議員數十人、以蓊魯爲親衛都
督、
耶穌基督始傳道、
初羅馬併希臘、以其神談混宗教、至振威東方、版圖內有數教、東方宗教亦
入羅馬、及帝政立、謀帝位之尊嚴、與領土之統一、欲混和古來宗教、以定國
教、人民頗不喜之、時猶太常受他國羈縻、人民往往離散、然猶奉舊教、信救
世主出、以隆國運、但其禮式動流虛飾、於是基督新唱一教、其說曰、上帝爲
造人祖、人所當寅畏、所當敬愛、上帝之聖神、感化人心、變易氣質、使惡者咸
歸於善、信耶穌者、日新其德、自修厥躬、日新不已、然後升天、丕享福祉、若夫
旁門左道、曲學異端、信釋老、拜偶像、豈能免於罪哉、人有身體、有靈魂、身可
滅而魂不可滅、生死既終、人品既定、被鞫於上帝、賞其善、罰其惡、其旨專重
精神、務排虛禮、耶穌卽譯言救世主也、
六十二年癸巳、(紀元六百九十三年、漢光武帝建武九年、西曆三十三年、)猶太殺基督、
基督歷遊巴勒斯坦諸邑三年、普教衆生、猶太人深惡其教、以爲妖言惑衆、
訴之太守奔丢彼拉多、彼拉多怒、四月、釘基督於十字架而磔之、其徒言曰、
上帝托聖子於處女瑪利亞、誕生爲人、命名耶穌、仁義完備、臨死捐軀、以贖
世人之罪、三日之後復甦、四十日間屢見使徒中、令其巡普天之下、宣播福
音、白日升天、於是其徒無不競競、遵命傳道四方、是曰耶穌使徒、羅馬人歸

其教者稍衆、其徒聖彼得始爲教王、
六十六年丁酉、(紀元六百六十七年、漢光武帝建武十三年、西曆三十七年、)羅馬帝提庇留被弑、加侖立、
提庇留帝病酒昏睡、不辨人事、群臣皆以爲既崩、議儲君卽位之禮、帝病間
起坐、親衛都督蓊魯恐其觸怒、乃刺弑之、迎加侖立之、加侖日耳曼固少子
也、兵士呼之曰、駕里古喇、小靴童之義也、
七十年辛丑、(紀元七百零一年、漢光武帝建武十七年、西曆四十一年、)羅馬帝加侖被弑、革老丢斯立、
加侖狂暴殘虐、以神祇自居、濫興甲兵、擾累邊境、來因沿岸衆心不服、親衛
都督加勒亞弑之、相議奉革老丢斯卽位、革老丢斯日耳曼固少弟也、
七十一年壬寅、(紀元七百零二年、漢光武帝建武十八年、西曆四十二年、)金首露建駕洛國、
駕洛亦弁韓之地也、(今韓國慶尙道西南、)在新羅西南、初有九干、各統其衆、聚居山野、金
首露登龜峯、望見至其地、建國號駕洛、又伽耶、後更金官、(今慶尙道金海府、)又有五人
爲五伽耶酋長、曰阿羅伽耶、(今咸安郡、)古寧伽耶、(今咸昌、)星山伽耶、(今星州、)大伽耶、(今高靈郡部任郡、)
小伽耶、(今固城郡、)首露築城郭、營宮室、時侵新羅南鄙、
七十三年甲辰、(紀元七百零四年、漢光武帝建武二十年、西曆四十四年、)高勾麗太武神王高無恤殂、解邑朱立、
是爲閔中王、
無恤時、漢遣兵復取樂浪、以薩水(今韓國平安道淸川江)爲界、
七十七年戊申、(紀元七百零八年、漢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西曆四十八年、)匈奴分爲南北、
當是時、匈奴衰弱、北徙數千里、幕南地空、蒲奴單于與日逐王比有隙、八部
大人立比爲呼韓邪單于、遣使於漢、奉藩稱臣、匈奴分爲南北、
高勾麗閔中王高解邑朱殂、無恤子解憂立、是爲慕本王、
八十二年癸丑、(紀元七百十三年、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九年、西曆五十三年、)高勾麗慕本王高解憂被弑、類利孫
宮立、是爲太祖王、
解憂暴戾不仁、不恤國事、動輒殺人、有諫者輒射之、其臣北魯恐禍及己、弑
之、太子翊不肖、國人迎類利孫宮立之、宮幼岐嶷、及長有武略、擧賢良、矜鰥

寡又略東沃沮等屢與濊貊鮮卑等侵漢攻玄菟遼東其勢頗張

八十三年甲寅（紀元七百十四年、漢光武帝建武三十年、西曆五十四年）羅馬帝革老丟斯被弑尼羅立

革老丟斯帝爲人寛優容衆減刑罰薄税斂稍致安寧遣將伯羅丟斯及非斯巴先伐不列顚克德林都城收其南部將斯加布拉建倫敦以爲首府又併毛里達尼答拉西等皆爲州郡燦化石創於此時云然柔懦不能御下受制其后及嬖臣后麥撒利拿淫縦帝終殺之納日耳曼固女亞基力比那爲后亞基力比那亦凶悍勸帝廢先后子比利敦固養前夫子尼羅爲太子配以比利敦固妹屋大非既而帝悔之后遂進毒弑之立尼羅即帝位

八十七年戊午（紀元七百十八年、漢明帝永平元年、西曆五十八年）漢光武帝崩太子莊立是爲明帝

新羅王朴儒理殂昔脱解立

初朴南解以長女妻昔脱解南解病篤謂儒理及脱解曰吾死朴昔二氏當以年長嗣位及殂儒理讓脱解脱解固辭終立儒理儒理臨終謂群臣曰脱解身聯國戚位居輔弼屢著功名吾二子才皆不及且有先君命當嗣位遂殂脱解即位脱解更國號曰雞林又稱新羅斯盧等

九十二年癸亥（紀元七百二十三年、漢明帝永平六年、西曆六十三年）羅馬征亞爾美尼

先是不列顚內亂起羅馬遣其將瑞都虐保利那鎭之波斯及亞爾美尼亦叛遣將哥爾不勒伐之進陷亞爾美尼首府王智利達的降

九十三年甲子（紀元七百二十四年、漢明帝永平七年、西曆六十四年）羅馬市火羅馬帝殺耶穌教徒

尼羅帝即位之初擧親衛都督蒲爾路及師傅塞納加諸賢爲輔國人屬望既而怒太后謀立比利敦固殺之迫太后自殺納撒比那爲后廢屋大非后又殺之蒲爾路尋卒尼羅暴虐日甚或驅馬於市街或雜倡優歌舞至是欲改造都府傳已名於不朽縱火府下火九日不絶畫閣朱樓概爲焦土都人怨望乃欲掩衆口歸罪於猶太人及耶穌教徒捜捕虐殺之教徒保羅傳教周遊希臘來羅馬遭害彼得亦罹禍尼羅再營都府其規模比舊更大若帝宮連亙包數丘云

九十四年乙丑（紀元七百二十五年、漢明帝永平八年、西曆六十五年）漢始傳佛教

初漢武帝討匈奴獲休屠王金人張騫使大夏始聞有浮屠教哀帝時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至是明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遣使之天竺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始傳其道

九十七年戊辰（紀元七百二十八年、漢明帝永平十一年、西曆六十八年）羅馬亂尼羅帝自殺駕拔立

粤盧亂起西班牙亦應之擁其太守駕拔爲帝逼羅馬駕拔年七十三時尼羅帝遊希臘歸聞亂蒼皇不知所措自殺愷撒系統卒絶

九十八年己巳（紀元七百二十九年、漢明帝永平十二年、西曆六十九年）駕拔被殺屋多立又自殺威的流立崩於亂軍中非士巴山立

駕拔帝年老多欲兵士惡之屋多尼羅帝嬖人也親衛軍擁立爲帝殺駕拔人心不服來因鎭兵推其將威的流爲帝直入羅馬屋多自殺時非士巴山率兵在亞歷山德黎亞西里亞太守摸基亞尼推之爲帝非士巴山合其兵及西里亞兵至巴勒斯坦平猶太之亂轉定多腦下流入羅馬威的流崩於亂軍中非士巴山乃肅軍紀理財政紀綱大張衆庶樂業是爲弗拉維斯系

九十九年庚午（紀元七百三十年、漢明帝永平十三年、西曆七十年）羅馬燒耶路撒冷

先是猶太叛非士巴山征之及內亂作委軍於太子第度自赴羅馬第度率大軍圍耶路撒冷六閲月陷之燬神殿夷城壁大肆屠戮猶太人散亡殆盡及還建凱旋門於羅馬市上

景行帝元年辛未（紀元七百三十一年、漢明帝永平十四年、西曆七十一年）帝即位

帝諱大足彦忍代別尊垂仁帝第三子也垂仁帝崩即位遷都大和國纒向日代宮

羅馬平粤盧之亂

巴達卧（今荷蘭）族擁酋長西希利作亂聲言助非士巴山帝擊威的流帝以誘

羅馬鎭兵日耳曼族亦應之、連破羅馬軍、進入磐盧、磐盧響應、西希利欲建磐盧帝國、會非士巴山帝定羅馬、遣其將伯智流伐之、伯智流乘巴達臥磐盧日耳曼諸族不和、縱反間擊平之、

六年丙子、（紀元七百三十六年、漢章帝建初元年、西曆七十六年、）漢明帝崩、太子炟立、是爲章帝、

七年丁丑、（紀元七百三十七年、漢章帝建初二年、西曆七十七年、）百濟多婁王殂、子己婁立、

九年己卯、（紀元七百三十九年、漢章帝建初四年、西曆七十九年、）羅馬帝非士巴山崩、子第度立、

第度寬仁英邁、有父之風、爲衆所欽仰、

維蘇威山噴火、

維蘇威山（在義大利）噴火、火燦迸流、飛灰埋黑九賴尼、恒邦貝二市、後千餘年、土人發掘城堞、人物景象依然、尋羅馬大火、及癘疫死者萬餘人、第度帝大施恩惠、救民艱苦、國人莫不感戴、

十年庚辰、（紀元七百四十年、漢章帝建初五年、西曆八十年、）新羅王昔脫解殂、朴儒理二子婆娑立、

脫解時、百濟屢侵之、及婆娑立、勵精圖治、鍊兵繕城、勸民農桑、闢田野、凶年饑歲、賑窮恤老、專務恭儉、期致殷富、是以加耶百濟諸國親附、

十一年辛巳、（紀元七百四十一年、漢章帝建初六年、西曆八十一年、）羅馬帝第度崩、弟脫米山立、

脫米山性刻薄、煩刑苛斂、深惡耶穌教、戮辱教徒、極其慘毒、

十三年癸未、（紀元七百四十三年、漢章帝建初八年、西曆八十三年、）筑紫熊襲反、帝親征平之、

十四年甲申、（紀元七百四十四年、漢章帝元和元年、西曆八十四年、）羅馬伐不列顚及給多、

羅馬以亞及哥拉任不列顚太守、亞及哥拉有文武才、築砦於佛的格來的、以恩威服其民、不列顚人習羅馬語言文字、風俗日美、討諸叛徒、至蘇格蘭、蘇格蘭在不列顚之北、別爲一族、脫米山帝闇於兵事、而喜武功、親將兵伐給多、給多日耳曼種也、不戰而還、帝築長城於來因多腦上流間、始起工事、後二十餘年成、

十九年己丑、（紀元七百四十九年、漢和帝永元元年、西曆九十六年、）漢章帝崩、太子肇立、是爲和帝、

二十六年丙申、（紀元七百五十六年、漢和帝永元八年、西曆九十六年、）羅馬帝脫米山被弒、尼爾華立、

脫米山帝伐達西種族（在多腦河北、今羅馬尼、）不利、請和輸租、帝爲其下所弒、后多米西陽爲不知、免禍、衆擁議官尼爾華爲帝、尼爾華年六十四、性溫厚、爲政和平、廢放逐令、輕租稅、定養育法、國中寧安、是爲尼爾華系、

二十八年戊戌、（紀元七百五十八年、漢和帝永元十年、西曆九十八年、）筑紫熊襲復反、遣皇子日本武尊擊平之、

羅馬帝尼爾華崩、養子大喇壞立、

尼爾華養大喇壞爲子、及崩、卽位、大喇壞西班牙人、爲日耳曼太守、非義大利人登帝位、是爲始、大喇壞爲人寬裕仁慈、首創義塾、書院、養老院、育嬰堂等、復民會、焚尼羅所造金堂、鑄銀錢、敎養國人、尊禮名士、民庶稱之曰善王、

三十二年壬寅、（紀元七百六十二年、漢和帝永元十四年、西曆百零二年、）羅馬征達西、

大喇壞帝勇武、愧脫米山帝爲達西所敗、請和輸租、起兵親征、渡多腦河、陷

其首府達西、割地請和、聽之、

三十五年乙巳、（紀元七百六十五年、漢和帝元興元年、西曆百零五年、）羅馬取亞剌伯、

亞剌伯在巴勒斯坦之南、東連波斯灣、西枕紅海、爲土夷散部、其地西南濱海一帶、有腴壤、中央皆沙漠、產名馬、及加非、香料、沒藥之類、羅馬西里亞太守略其地、爲亞剌伯州、

三十六年丙午、（紀元七百六十六年、漢殤帝延平元年、西曆百零六年、）漢和帝崩、太子隆立、是爲殤帝、尋崩、

三十七年丁未、（紀元七百六十七年、漢安帝永初元年、西曆百零七年、）漢迎淸河王子祜立之、是爲安帝、

羅馬滅達西、

達西復叛、大喇壞帝又親征、架石橋於多腦河、濟之、擊達西軍、大破之、其兵皆降、達西王自殺、以其地爲州、建碑於羅馬、紀功、高一百十尺、又演武戲、武夫來會者一萬人、羅馬人移達西拓地者頗多、羅馬尼之名起於此云、

四十二年壬子、（紀元七百七十二年、漢安帝永初六年、西曆百十二年、）新羅王朴婆娑殂、子祗摩立、

四十三年癸丑、（紀元七百七十三年、漢安帝永初七年、西曆百十三年、）日本武尊平東夷尋薨、

先是東夷反、帝使皇子日本武尊征之、是歲平之、歸至伊勢國薨、皇子名小碓尊、容貌魁偉、氣宇雄傑、世稱日本武尊、

四十六年丙辰、（紀元七百七十六年、漢安帝元初三年、西曆百十六年、）羅馬帝征波斯、歸途崩、

太喇壤帝親征巴爾的族、逐波斯王甥於亞爾美尼、取之、併美索不達迷亞、亞西里亞、巴比倫為州郡、略底格里士河邊地、乘船下河、至波斯灣、封波斯王為藩王、慨然嘆不能繼亞歷山王遺躅、班師至基利家而崩、年六十五、

四十七年丁巳、（紀元七百七十七年、漢安帝元初四年、西曆百十七年、）羅馬帝哈的練立、

哈的練以大喇壤帝親族立、為人溫和、學問博洽、欲固守國疆、以保安寧、首棄亞爾美尼、美索不達迷亞、亞西里亞諸州、為自主國、以阿付臘底斯河為羅馬東界、與元老謀、釐革律令、沙汰法官、逐耶穌教徒、後寬之、內治周密、開昇平之基、

五十一年辛酉、（紀元七百八十一年、漢安帝建光元年、西曆百二十一年、）羅馬帝巡視諸州、

哈的練帝欲巡視州郡、問民疾苦、是歲始遊覽本國各州、遂至寨盧日耳曼諸州、後連年巡視、歷不列顚、西班牙、亞弗利加、亞細亞、至雅典、又巡東境、至西里亞、猶太、埃及諸州、帝好土木、建宮觀廟宇於羅馬及雅典、極其壯麗、築長城於不列顚、自索爾外港、至戴偭河、以備蘇格諸種、

五十六年丙寅、（紀元七百八十六年、漢順帝永建元年、西曆百二十六年、）漢安帝崩、子保立、是為順帝、

五十八年戊辰、（紀元七百八十八年、漢順帝永建三年、西曆百二十八年、）遷都近江國志賀高穴穗宮、

百濟己婁王殂、子蓋婁王立、

成務帝元年辛未、（紀元七百九十一年、漢順帝永建六年、西曆百三十一年、）帝即位、

帝諱稚足彥尊、景行帝第四子也、景行帝崩、即位、居志賀高穴穗宮、

四年甲戌、（紀元七百九十四年、漢順帝陽嘉三年、西曆百三十四年、）新羅王朴祇摩殂、朴逸聖立、

逸聖、儒理長子也、用心政治、建政事堂於金城、修堤防、闢田野、禁民間用金銀珠玉、務行先王遺法、

五年乙亥、（紀元七百九十五年、漢順帝陽嘉四年、西曆百三十五年、）猶太反、羅馬擊平之、

猶太人反、殺希臘及羅馬人在其地者、帝大舉問罪、取耶路撒冷、毀之、移羅馬民實其地、逐猶太人、後再築耶路撒冷城、

八年戊寅、（紀元七百九十八年、漢順帝永和三年、西曆百三十八年、）羅馬帝哈的練崩、安敦彪斯立、

哈的練帝崩、年六十二、國人稱為神父、彪斯帝立、博物好古、明於治體、修身清愼、臨下慈惠、盡心政事、夙夜弗懈、國中寧安、民不覩干戈、隣國君臣皆服其德、

十五年乙酉、（紀元八百零五年、漢沖帝永嘉元年、西曆百四十五年、）漢順帝崩、太子炳立、是為沖帝、尋崩、

十六年丙戌、（紀元八百零六年、漢質帝本初元年、西曆百四十六年、）漢迎渤海王鴻子纘立、是為質帝、尋梁冀弒之、

高勾麗太祖王高宮傳位於弟遂成、是為次大王、

宮在位九十四年、老耄、深信遂成、擅威權、至是讓位、遂成年七十六、後宮殂、年百十九、

十七年丁亥、（紀元八百零七年、漢桓帝建和元年、西曆百四十七年、）漢迎蠡吾侯志立之、是為桓帝、

二十四年甲午、（紀元八百十四年、漢桓帝永興二年、西曆百五十四年、）新羅王朴逸聖殂、長子阿達羅立、

三十一年辛丑、（紀元八百二十一年、漢桓帝延熹四年、西曆百六十一年、）羅馬帝安敦彪斯崩、馬古奧勒流立、

彪斯帝崩、年七十六、馬古奧勒流、彪斯義子也、聰明潤達、最嗜學問、私淑西多亞哲學、師事鴻儒弗倫多、

三十五年乙巳、（紀元八百二十五年、漢桓帝延熹八年、西曆百六十五年、）高勾麗次大王高遂成被弒、弟伯固立、是為新大王、

遂成兇逆、殺其右輔高福章及太祖王子莫勒、民不堪命、其臣明臨答夫弒之、左輔菸支留等議、迎弟伯固立之、年七十七、伯固即位、改左右輔為國相、以答夫任之、

羅馬討波斯

●奥勒流帝即位擧義弟路修威魯執政遣威魯征波斯威魯蕩佚無行至安提阿淹留耽酒色兵事一委副將而幸得勝取美索不達迷亞一部復爲州郡

三十六年丙午（紀元八百二十六年漢桓帝延熹九年西曆百六十六年）百濟蓋婁王殂子肖古王立

羅馬始通漢

漢稱羅馬曰大秦又犂軒初漢和帝時西域都護班超遣椽甘英使大秦條支（即亞剌伯）窮西海及安息（即波斯）西界臨大海還不果渡西國稱漢曰震旦以產絹得名羅馬屢欲通漢波斯貪交市之利百方阻遏至是奥勒流帝遣使取途於南洋自日南徼外得達獻象牙犀角瑇瑁西國始得通漢

三十八年戊申（紀元八百二十八年漢靈帝建寧元年西曆百六十八年）漢桓帝崩迎解瀆亭侯宏立之是爲靈帝

四十九年己未（紀元八百三十九年漢靈帝光和二年西曆百七十九年）高勾麗新大王高伯固殂二子男武立是爲故國川王

國相明臨答夫亦卒年百十三男武英明聘處士乙巴素爲國相委以政事賞其擧者晏留又因田獵察民疾苦定賑貸法

五十年庚申（紀元八百四十年漢靈帝光和三年西曆百八十年）羅馬奥勒流帝與馬哥曼種戰尋崩太子高摩答立

馬哥曼日耳曼種族也屢侵羅馬邊疆奥勒流帝征之互有勝敗遂與之和又與哥多種戰大破之於西里亞凱旋國人贊帝威德建騎像於羅馬帝未●及靖多腦河邊崩於維因年六十太子高摩答立羅馬浸衰

五十四年甲子（紀元八百四十四年漢靈帝中平元年西曆百八十四年）漢黃巾賊起

新羅王朴阿達羅殂昔伐林立

昔伐林脫解孫也朴阿達羅殂國人立爲尼師今聰明能知人邪正巡州郡察風俗世謂之聖

六十年庚午（紀元八百五十年漢獻帝初平元年西曆百九十年）漢靈帝崩子辯立董卓廢之立陳留王協是爲獻帝關東州郡起兵以討卓

萬國史綱目卷之二終

萬國史綱目卷之三

日本　重野安繹著

仲哀帝元年壬申、（紀元八百五十二年、漢獻帝初平三年、西曆百九十二年、）帝即位、

帝諱足仲彥尊、日本武尊第二子也、成務帝立爲太子、崩、即位、

羅馬帝高摩答被弑、

高摩答帝昏愚、即位與日耳曼種族講和、隣敵侮之、委政親衛都督、在羅馬事淫蕩、民心不服、親衛軍弑之、

二年癸酉、（紀元八百五十三年、漢獻帝初平四年、西曆百九十三年、）熊襲反、帝親征、至穴門、居豐浦宮、

羅馬巴底納士稱帝、被弑、地丟入里安代之、又被弑、西布的繆塞弗拉斯爲帝、

親衛軍推其將巴底納士、亂兵殺之、議官地丟入里安家素富、與金親衛軍、卒登帝位、壹黎里鎮兵又擁其將塞弗拉斯爲帝、入羅馬、入里安爲議事官所殺、時百宣紐尼熱亦稱帝於西里亞、明年、塞弗拉斯擊誅之、

五年丙子、（紀元八百五十六年、漢獻帝建安元年、西曆百九十六年、）曹操遷漢帝於許、

新羅王昔伐林殂、孫奈解立、

六年丁丑、（紀元八百五十七年、漢獻帝建安二年、西曆百九十七年、）高句麗故國川王高男武殂、弟延優立、是爲山上王、

當男武殂、后于氏祕不發喪、勸王弟發岐嗣位、發岐不從、又擁延優立之、發岐請師於漢遼東太守公孫度、討延優、不克、死之、延優又立于氏爲后、

羅馬帝伐不列顚、

哥羅丟亞拜納斯稱帝於不列顚及高盧、塞弗拉斯帝親征破之、亞拜納斯自殺、

九年庚辰、（紀元八百六十年、漢獻帝建安五年、西曆二百年、）帝崩、皇后率師伐新羅、降之、高句麗百濟亦降、

・先是、帝進幸筑紫香椎宮、病崩、皇后氣長足姬尊及大臣武內宿禰謀、祕喪、擊平熊襲、率師航海、直抵新羅、王懼請降、遂入其都、封重寶府庫、收圖籍文書、以所杖矛樹之新羅王門、以爲後世之證、新羅王獻金銀彩色綾羅縑絹等八十船、從是新羅調貢以八十船爲制、高句麗百濟聞新羅降、亦來降、永稱西藩、調貢無闕、因置內屯官家、

神功皇后元年辛巳、（紀元八百六十一年、漢獻帝建安六年、西曆二百零一年、）皇后攝政、

皇太子譽田別尊猶幼、皇后攝政、

五年乙酉、（紀元八百六十五年、漢獻帝建安十年、西曆二百零五年、）新羅朝貢、自是三韓入貢不絕、

九年己丑、（紀元八百六十九年、漢獻帝建安十四年、西曆二百零九年、）羅馬帝破迦勒底人、

塞弗拉斯帝伐美索不達迷亞、降之、又率其二子加拉迦辣及基達至不列顚、征迦勒底種、破之、修哈的練帝所築長城、

十一年辛卯、（紀元八百七十一年、漢獻帝建安十六年、西曆二百十一年、）羅馬帝塞弗拉斯崩、太子加拉迦辣立、

塞弗拉斯帝更親衛軍制、修法典、至是崩於不列顚、太子加拉迦辣立、以義弟基達爲執政、

十二年壬辰、（紀元八百七十二年、漢獻帝建安十七年、西曆二百十二年、）羅馬帝殺基達、

加拉迦辣帝兇暴、與基達相惡、捕基達及其黨數千人、盡殺之、羅馬州郡人民盡得公權、以增租稅、是以人民大窘、

十四年甲午、（紀元八百七十四年、漢獻帝建安十九年、西曆二百十四年、）漢劉備取益州、

百濟肖古王殂、子仇首王立、

十七年丁酉、（紀元八百七十七年、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西曆二百十七年、）馬克利那弑羅馬帝加拉迦辣、自立、

加拉迦辣帝破亞利曼及栽特、共日耳曼種族也、又征波斯、在美索不達迷亞、親衛軍將馬克利那弑帝、篡立、請和於波斯、

十八年戊戌、（紀元八百七十八年、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西曆二百十八年、）駕巴羅逐馬克利那、自爲羅馬帝、

駕巴羅、西里亞之耶麥撒僧也、年十四、兵士稱加拉迦辣帝遺子、擁立、逐馬克利那、駕巴羅委政於太后、自事淫佚、

二十年庚子、（紀元八百八十年、魏文帝黃初元年、西曆二百二十年、）漢帝禪位於曹丕、是爲魏文帝、

二十一年辛丑、紀元八百八十一年、魏文帝黃初二年、西曆二百二十一年、 漢劉備即帝位於成都、是爲昭烈帝、

二十二年壬寅、紀元八百八十二年、魏文帝黃初三年、西曆二百二十二年、 羅馬帝駕巴羅被弑、從弟塞弗拉斯

亞力山大立、

駕巴羅帝以從弟塞弗拉斯爲太子、尋軍士弑駕巴羅帝、塞弗拉斯代立、塞

弗拉斯英明、圖治、太后瑪米亞等輔之、

二十三年癸卯、紀元八百八十三年、魏文帝黃初四年、西曆二百二十三年、 漢昭烈帝崩、太子禪立、是爲後主、

二十六年丙午、紀元八百八十六年、魏文帝黃初七年、西曆二百二十六年、 亞爾達吉興新波斯國、

先是波斯國勢不振、亞爾達吉爲酋長、起兵滅波斯、自立爲王、稱亞答澤耳

士第一、號新波斯國、

二十七年丁未、紀元八百八十七年、魏明帝太和元年、西曆二百二十七年、 魏文帝崩、太子叡立、是爲明帝、

高勾麗山上王高延優殂、子高憂位居立、是爲東川王、

二十九年己酉、紀元八百八十九年、魏明帝太和三年、西曆二百二十九年、 吳孫權即帝位於建業、是爲大帝、

三十年庚戌、紀元八百九十年、魏明帝太和四年、西曆二百三十年、 新羅王昔奈解殂、伐林孫助賁立、

助賁破甘文、今韓國慶尙道開寧郡、 骨伐、在今慶尙道永川郡、 以爲郡縣、

三十四年甲寅、紀元八百九十四年、魏明帝青龍二年、西曆二百三十四年、 百濟仇首王殂、蓋婁次子古爾王立、

古爾王耽田獵、然定官職服色制度、

三十五年乙卯、紀元八百九十五年、魏明帝青龍三年、西曆二百三十五年、 羅馬帝塞弗拉斯被弑、馬西密那立、

塞弗拉斯征波斯、互有勝敗、尋北征抵來因河、軍士作亂弑之、馬西密那答

拉西人、軀幹長大、膂力剛强、衆擁立之、

三十七年丁巳、紀元八百九十七年、魏明帝景初元年、西曆二百三十七年、 羅馬立曷爾壞第一爲帝、尋與努米

尼戰敗死、

馬西密那代塞弗拉斯、征來因河畔有功、轉至多腦河下流亞弗利加軍士

擁立議官曷爾壞第一爲帝、元老議廢馬西密那、馬西密那尋爲部下所殺、

曷爾壞第一年八十、以子曷爾壞第二攝政、會努米尼叛、來擊、父子共敗死、

三十八年戊午、紀元八百九十八年、魏明帝景初二年、西曆二百三十八年、 羅馬曷爾壞第三立、

曷爾壞第三、曷爾壞第一孫也、親衛軍擁立之、

四十年庚申、紀元九百年、魏齊王正始元年、西曆二百四十年、 魏明帝崩、太子芳立、

波斯王亞爾達吉殂、子颯卜爾立、

四十二年壬戌、紀元九百零二年、魏齊王正始三年、西曆二百四十二年、 羅馬破波斯、

波斯王颯卜爾率兵侵羅馬屬州、曷爾壞帝逆擊破之、

四十四年甲子、紀元九百零四年、魏齊王正始五年、西曆二百四十四年、 羅馬帝曷爾壞第三被弑、腓立亞刺伯

立、

親衛軍將腓立亞刺伯弑曷爾壞帝自立、

四十七年丁卯、紀元九百零七年、魏齊王正始八年、西曆二百四十七年、 新羅王昔助賁殂、弟沾解立、高勾麗遷

都平壤、

沾解擊沙梁伐、今韓國慶尙道尙州、 滅之、初高勾麗數侵魏疆、魏幽州刺史毋丘儉討

之、屠丸都、高勾麗王逃竄奔買溝、北沃沮之地、 儉追之至肅愼南界、刻石紀功而

還、於是王築城平壤、遷都之、

四十八年戊辰、紀元九百零八年、魏齊王正始九年、西曆二百四十八年、 高勾麗東川王高憂位居殂、子然弗立、

是爲中川王、

憂位居之殂、國人懷德哀傷、近臣自殺殉之者甚多、

羅馬擧建國千年祭、

四十九年己巳、紀元九百零九年、魏齊王嘉平元年、西曆二百四十九年、 討新羅破之、

前年百濟新羅共朝貢、新羅劫百濟使、易其貢物而獻之、帝責之、以荒田別。

鹿我別。爲將軍、率百濟人等、討新羅破之、遂定比自㶱等七國、以其地賜百

濟、

羅馬帝腓立亞刺伯被弑、特西約立、

莫西亞邦諸尼諸鎭兵叛、亞刺伯帝命特西約討之、將士擁特西約爲帝、返

襲亞剌伯弑之、

五十一年辛未、紀元九百十一年、魏齊王芳嘉平三年、西曆二百五十一年、 莪特人侵答拉西、羅馬帝特西約拒之敗死、駕爾魯立、

特西約惡耶穌敎徒虐殺之、尋莪特族侵入答拉西、特西約帝親將擊破之、追至多腦河戰不利、崩於陣、將士擁駕爾魯爲帝、

五十二年壬申、紀元九百十二年、魏齊王芳嘉平四年、西曆二百五十二年、 吳帝孫權崩、太子亮立、

五十三年癸酉、紀元九百十三年、魏齊王芳嘉平五年、西曆二百五十三年、 羅馬依密利亞奴廢帝駕爾魯自立、尋瓦勒利墵又廢依密利亞奴自立、

駕爾魯帝以特西約太子荷爾寫那攝政、時疫癘流行、荷爾寫那亦罹病卒、既而莪特人侵莫西亞邦、諾尼帝遣依密利亞奴討之、依密利亞奴叛廢駕爾魯帝自立、四閱月、日耳曼都督瓦勒利墵起兵討依密利亞奴廢之、又自立爲帝、

五十四年甲戌、紀元九百十四年、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西曆二百五十四年、 魏司馬師廢帝爲齊王、立文帝孫髦爲景帝、

五十八年戊寅、紀元九百十八年、魏高貴鄉公甘露三年、西曆二百五十八年、 吳孫綝廢帝、立大帝子瑯邪王休、是爲景帝、

六十年庚辰、紀元九百二十年、魏元帝景元元年、西曆二百六十年、 魏司馬昭弑帝、是爲高貴鄉公、立武帝孫常道鄉公奐、是爲元帝、

羅馬帝瓦勒利墵伐波斯被擒、子駕利那立、

瓦勒利墵帝以太子駕利那攝政、謀勦日耳曼諸種、時日耳曼種族曼延、來寇諸處、法郎哥種於西班牙、亞利曼種於上義大利、莪特種於巴爾干半島及小亞、爲尤甚、會波斯王颯卜爾侵西里亞、帝年七十、親將戰於以特撒、敗績被擒、波斯械送之於其都、變報到羅馬、駕利那嗣立、

六十一年辛巳、紀元九百二十一年、魏元帝景元二年、西曆二百六十一年、 新羅王昔沾解殂、金味鄒立、

沾解殂、無子、國人立助賁壻金味鄒、金閼智之裔也、味鄒親問政刑得失、賑恤貧窮、愛憐百姓、臣僚請修其宮室、以勞民不從、大養國力、

六十三年癸未、紀元九百二十三年、魏元帝景元四年、西曆二百六十三年、 魏師入成都、漢亡、

六十四年甲申、紀元九百二十四年、魏元帝咸熙元年、西曆二百六十四年、 吳帝孫休崩、烏程侯皓立、

六十五年乙酉、紀元九百二十五年、晉武帝泰始元年、西曆二百六十五年、 魏帝禪位於司馬炎、是爲晉武帝、

六十八年戊子、紀元九百二十八年、晉武帝泰始四年、西曆二百六十八年、 羅馬帝駕利那被弑、革老丟斯第二立、

駕利那帝之時、羅馬大亂、僭僞者紛起、至有三十主、特多利斯據臯盧、阿特那據西里亞、最强大、阿特那討波斯、取美索不達迷亞、其勢愈張、尋遭害、夫人色椰庇代立、以巴美辣爲首府、帝擊簒賊、有叛者弑之、將士擁將軍革老丟斯第二爲帝、

應神帝元年庚寅、紀元九百三十年、晉武帝泰始六年、西曆二百七十年、 帝即位、

帝諱譽田別尊、仲哀帝第四子也、仲哀帝崩、帝幼冲、皇太后攝政、於是崩、帝即位、遷都大和國輕島明宮、

高勾麗中川王高然弗殂、二子藥盧立、是爲西川王、

羅馬帝革老丟斯第二崩、奧哩良立、

革老丟斯帝屢擊亞利曼種及莪特種、大捷、

六年乙未、紀元九百三十五年、晉武帝咸寧元年、西曆二百七十五年、 羅馬帝奧哩良被弑、打基達立、

奧哩良帝尙儉素、整法度、與莪特種和、棄達西與之、以多腦河爲界、亞利曼種侵義大利、帝擊逐之、築墻壁繞都府、又討國中僭僞、破色椰庇於安提阿、及以特撒、遂圍巴美辣陷之、擒色椰庇、復西里亞及埃及、轉攻臯盧、一戰破之、特多利斯降、功業赫著、時人稱爲帝國中興、至是征波斯、途爲其下所弑、將士擁議官打基達爲帝、時年七十五、

七年丙申、紀元九百三十六年、晉武帝咸寧二年、西曆二百七十六年、 羅馬帝布打基達被弑、羅吓立、

打基達帝破亞蘭莪特種於小亞、六閱月、爲部下所弑、

十一年庚子（紀元九百四十年、晉武帝太康元年、西暦二百八十年）晉伐吳滅之、
十三年壬寅（紀元九百四十二年、晉武帝太康三年、西暦二百八十二年）羅馬帝布羅呿被弑、加魯立、
布羅呿帝破法郎哥亞利曼種於來因河、不爾艮汪德羅我特種於多腦河、再修來因多腦河間長城、至邦諾尼役兵士修道路濬河渠、兵士不平、遂弑之、立親衛將加魯爲帝、
十四年癸卯（紀元九百四十三年、晉武帝太康四年、西暦二百八十三年）羅馬帝加魯崩、
加魯帝破撒馬種於多腦河下流、當時蠻族漸移入羅馬、亞利曼種等與邊境殖民混居、帝征波斯、克之、途爲雷火震死、
十五年甲辰（紀元九百四十四年、晉武帝太康五年、西暦二百八十四年）羅馬帝戴克里先立、
加魯帝崩、將班師、將士推將軍戴克里先爲帝、
新羅王金味鄒殂、昔助賁長子儒禮立、
十六年乙巳（紀元九百四十五年、晉武帝太康六年、西暦二百八十五年）百濟使王仁來朝、

初百濟王使阿直岐貢良馬二匹、帝徵王仁、王仁博通經籍、是歲率冶工卓素吳服西素釀酒仁番等來朝、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帝使皇太子師之、
羅馬帝分屬州爲東西二部、
戴克里先帝主專制政治、抑元老威權、以爲疆土廣遠、非一人所能治、乃分爲東西二部、自治東部、廢羅馬府、居庇稚尼之尼哥墨地、擧將軍馬西密安攝政、治西部、居上義之米蘭、然自是朝儀莊嚴、貢租苛重、政務繁劇之弊生焉、
十七年丙午（紀元九百四十六年、晉武帝太康七年、西暦二百八十六年）百濟古爾王殂、子責稽王立、
二十一年庚戌（紀元九百五十年、晉惠帝永熙元年、西暦二百九十年）晉武帝崩、子衷立、是爲惠帝、
二十三年壬子（紀元九百五十二年、晉惠帝元康二年、西暦二百九十二年）高句麗西川王高藥盧殂、子相夫立、是爲烽上王、
羅馬又分爲四部、

戴克里先帝又擧君士但周及貂勒流、分治、君士但周去其婦赫勒拿、納馬西密安養女爲妻、得擧盧不列顛西班牙、貂勒流爲帝嗣子、封壹黎里馬基頓希臘、而馬西密安管義大利及亞弗利加、
二十九年戊午（紀元九百五十八年、晉惠帝元康八年、西暦二百九十八年）百濟責稽王被殺、子汾西王立、新羅王昔儒禮殂、助賁孫基臨立、
貊兵侵百濟、責稽王拒戰敗死、
三十一年庚申（紀元九百六十年、晉惠帝永康元年、西暦三百年）高句麗倉助利廢烽上王高相夫、立從子乙弗、是爲美川王、
初西川王時、王弟達賈伐肅愼有功、王封安國君、烽上王立、兇虐嫉其有威望、並其弟咄固殺之、時年穀不登、黎民失所、王不救恤、大修宮室、人民苦役流亡、群臣諫之不聽、於是國相倉助利廢之、王知不免、自經死、咄固子乙弗遁匿民間、助利迎立之、

三十五年甲子（紀元九百六十四年、晉惠帝永興元年、西暦三百零四年）晉大亂、匈奴劉淵稱漢王、
百濟汾西王被殺、仇首王二子比流王立、
漢樂浪太守遣刺客弑百濟汾西王、群臣迎仇首王二子比流王立之、
三十六年乙丑（紀元九百六十五年、晉惠帝永興二年、西暦三百零五年）羅馬以君士但周、貂勒流爲帝、
戴克里先帝去位、退隱達馬西、馬西密安亦辭、龍乃以君士但周貂勒流二人爲帝、
三十七年丙寅（紀元九百六十六年、晉惠帝光熙元年、西暦三百零六年）帝遣阿知使主等於晉求織縫工女、
羅馬帝君士但周崩、子君士但丁立、又立邈仙周爲帝、
君士但周在不列顛之紐育崩、先婦赫勒拿之子君士但丁共母被逐落魄東國、仕戴克里先帝、屢立武功、後君士但周召之爲父子如初、於是嗣立、謙柔有大略、治擧盧不列顛西班牙、征法郎哥種等克之、羅馬親衛將又奉馬西密安子邈仙周爲帝、

三十八年丁卯、紀元九百六十七年、晉懷帝永嘉元年、西曆三百零七年、晉惠帝崩、太弟熾立、是爲懷帝、
四十一年庚午、紀元九百七十年、晉懷帝永嘉四年、西曆三百十年、帝立菟道稚郎子爲太子、尋崩於明宮、
帝崩、稚郎子讓位於兄大鷦鷯尊、避之菟道、
新羅王昔基臨殂、奈解孫訖解立、
四十二年辛未、紀元九百七十一年、晉懷帝永嘉五年、西曆三百十一年、羅馬帝駕勒流崩、
駕勒流帝擧其友利西紐攝政治東部、
四十三年壬申、紀元九百七十二年、晉懷帝永嘉六年、西曆三百十二年、遜仙周帝與君士坦丁帝戰敗死、
遜仙周帝與君士坦丁帝不相善、君士坦丁帝進兵逼羅馬府、初遜仙周爲
政暴横、將士不服、聞君士坦丁來伐大悅、君士坦丁與遜仙周大戰於低伯
河邊、遜仙周敗走溺水死、
仁德帝元年癸酉、紀元九百七十三年、晉愍帝建興元年、西曆三百十三年、帝即位、
帝諱大鷦鷯尊、應神帝第四子也、菟道稚郎子相讓三年、稚郎子薨、帝乃即

位、遷都攝津國難波高津宮、
漢主劉聰虜晉帝、遂殺之、晉立秦王鄴、是爲愍帝、
羅馬帝君士坦丁發令許耶穌教、
君士坦丁帝滅遜仙周、併義大利、與利西紐結盟、初羅馬帝累世惡耶穌教
徒、屢逐殺之、君士坦周稍寬之、至帝始信奉之、在米蘭發令禁虐待教徒、許
其普傳道、教徒悅服、
五年丁丑、紀元九百七十七年、晉元帝建武元年、西曆三百十七年、漢劉曜陷長安、晉帝降、琅邪王睿即位於建
康、是爲元帝、
六年戊寅、紀元九百七十八年、晉元帝建武二年、西曆三百十八年、印度加奴侍國起、
先是漢時月氏族取拔克德里即大夏、其族渡信度河、建國於迦濕密、至王迦
膩色迦征服中央亞細亞及印度西北、甚強大、王深信佛教、建寺塔數處、集
比丘七百人、編經典注釋、曰第四次結集、高僧馬鳴唱大乘、王尊信之、其徒

龍樹益顯揚其法、其說廣自中亞傳於漢、所謂北方佛教也、王殂後、其國分
裂、印度摩喝陀國自古亦尊信佛教、而王統數易、至是加奴侍國起、併摩喝
陀及南印度、建具布多王朝、都瞿侍剌土、
十一年癸未、紀元九百八十三年、晉明帝太寧三年、西曆三百二十三年、晉元帝崩、太子紹立、是爲明帝、
君士坦丁帝統一羅馬、
初利西紐受駕勒流後、盡併小亞爲東帝、暴戾好殺、與君士坦丁帝有隙、君
士坦丁討利西紐大破之、利西紐割壹黎里馬基頓希臘請和、既而復構釁、
君士坦丁討之、大戰於亞得亞諾伯及加爾其頓、利西紐大敗、奔保尼哥墨
地、其妃君士坦施君士坦丁妹也、爲夫乞哀、君士坦丁特宥其死、後竟殺之、
於是羅馬疆域盡歸君士坦丁帝、
十三年乙酉、紀元九百八十五年、晉明帝太寧三年、西曆三百二十五年、羅馬帝開宗教會議、
及耶穌教漸行、異說又起、亞歷山德黎亞最盛、僧亞利約唱耶穌不均聖父

之說、僧正亞達拿修唱耶穌均聖父、即三位謂聖父聖子聖神一體之說、教義分爲二
派、互相主張、於是帝招衆僧於庇稚尼之乃斯、開會議、定信條、遂以亞利約
派爲異說斥之、以亞達拿修派爲宗門正義、曰加特力教、然帝亦不嚴禁亞
利約教、
十四年丙戌、紀元九百八十六年、晉成帝咸和元年、西曆三百二十六年、晉明帝崩、太子衍立、是爲成帝、
十八年庚寅、紀元九百九十年、晉成帝咸和五年、西曆三百三十年、石勒滅趙、漢改趙、自稱趙帝、
羅馬帝遷都比參修、曰君士坦丁堡、
君士坦丁帝既削平內亂、其疆土東至波斯、西距海、南盡亞弗利加北境、北
及不列顛、遷都於比參修、在普拉亞州、以控制東方、名曰新羅馬、又君士坦丁堡、
乃區劃全土爲四道、曰東國、曰壹黎里、曰義大利、曰高盧、又分十四州一百
十六郡、道置總督、州置太守、郡置郡守、設爵位以賞有功、更軍制、廢親衛軍、
置高官七員及顧問官、專掌軍機、不許官吏與兵事、分兵爲三、一守都府、一

守邊疆、但用莪特諸夷爲兵卒、羅馬衰亡之原、實基於此云、

十九年辛卯、(紀元九百九十一年、晉成帝咸和六年、西曆三百三十一年、) 高勾麗美川王高乙弗殂、子釗立、是爲故國原王、

二十五年丁酉、(紀元九百九十七年、晉成帝咸康三年、西曆三百三十七年、) 羅馬帝君士坦丁崩、三子分立、

君士坦丁帝在庇稚尼之尼哥墨地城崩、年六十六、先崩數月、受耶穌洗禮於教長歐西彪、大得教徒之心、帝有三子、長曰君士坦丁第二、次曰君士坦周第二、次曰君士坦斯、遺命使各爲帝、分領全土、君士坦丁第二領嵡盧及亞弗利加北部、君士坦周第二領東國、君士坦斯領壹黎里及義大利、

二十八年庚子、(紀元千年、晉成帝咸康六年、西曆三百四十年、) 君士坦丁第二與弟君士坦斯戰敗死、

三子互爭威權、君士坦丁第二欲得義大利、與君士坦斯大戰於亞基里敗死、君士坦斯盡併其地、

三十一年癸卯、(紀元千零零三年、晉康帝建元元年、西曆三百四十三年、) 晉成帝崩、弟瑯邪王岳立、是爲康帝、

高勾麗朝於燕、

高勾麗王復都丸都、先是慕容皝稱燕王、居龍城、發大兵親將伐高勾麗、大破之、囚王生母、載其父尸、毁丸都城而還、高勾麗王遣其弟稱臣入朝於燕、遷都平壤、

三十二年甲辰、(紀元千零零四年、晉康帝建元二年、西曆三百四十四年、) 百濟比流王殂、汾西王子契王立、

三十三年乙巳、(紀元千零零五年、晉穆帝永和元年、西曆三百四十五年、) 晉康帝崩、太子聃立、是爲穆帝、

三十四年丙午、(紀元千零零六年、晉穆帝永和二年、西曆三百四十六年、) 百濟契王殂、比流王子近肖古王立、

百濟自比流王時、飢饉荐至、民不聊生、至王無寧歲、

三十八年庚戌、(紀元千零十年、晉穆帝永和六年、西曆三百五十年、) 羅馬大將末寧丑謀叛、弑君士坦斯帝自立稱帝、

四十一年癸丑、(紀元千零十三年、晉穆帝永和九年、西曆三百五十三年、) 君士坦周第二誅末寧丑、

君士坦周第二起兵破末寧丑誅之、統一羅馬全土、

四十四年丙辰、(紀元千零十六年、晉穆帝永和十二年、西曆三百五十六年、) 新羅王昔訖解殂、金味鄒從子金奈勿立、

四十九年辛酉、(紀元千零二十一年、晉穆帝升平五年、西曆三百六十一年、) 羅馬帝君士坦周第二崩、入里安立、

入里安、君士坦周第二帝從兄也、爲嵡盧總督、破亞利曼種於士的利堡、又討法郎哥種有功、威名日盛、帝懼召還之、鎭兵推入里安稱帝於巴里、帝聞大怒、親征之、途病崩、君士坦周第二信耶穌教、發令禁異教、入里安帝幼修理學、信異教、欲絶耶穌教、更敷異教、於是有背教帝之目、

五十年壬戌、(紀元千零二十二年、晉哀帝隆和元年、西曆三百六十二年、) 晉穆帝崩、成帝子瑯邪王丕立、是爲哀帝、

五十一年癸亥、(紀元千零二十三年、晉哀帝興寧元年、西曆三百六十三年、) 羅馬帝入里安崩、約非安立、

初駕勒流帝討波斯、克之、以底格里士河爲界、波斯王颯卜爾第二英邁、拓地東方、入里安帝親將入亞細亞、與颯卜爾戰於底格里士河畔克之、會波斯人淸野以待、糧食不繼、而大軍自四面來圍、帝苦戰中流矢、乃班師、途崩、

諸將議立約非安爲帝、討波斯、略美索不達迷亞而和、

五十二年甲子、(紀元千零二十四年、晉哀帝興寧二年、西曆三百六十四年、) 羅馬帝約非安崩、瓦連的尼安立、以其弟瓦連斯爲東帝、羅馬始分爲東西、

約非安帝深信耶穌教、務爲寛大之政、在位僅七月、暴崩、諸將立瓦連的尼安爲帝、帝使其弟瓦連斯爲東帝、居君士坦丁府、治東部、而委太子伽拉知安以西部之政、

五十四年丙寅、(紀元千零二十六年、晉海西公太和元年、西曆三百六十六年、) 晉哀帝崩、弟瑯邪王奕立、

五十五年丁卯、(紀元千零二十七年、晉海西公太和二年、西曆三百六十七年、) 西羅馬帝瓦連的尼安崩、子伽拉知安立、

五十九年辛未、(紀元千零三十一年、晉簡文帝咸安元年、西曆三百七十一年、) 桓溫廢晉帝爲海西公、立元帝子會稽王昱、是爲簡文帝、

高勾麗故國原王高釗殂、子丘夫立、是爲小獸林王、

故國原王時、邊境多事、爭亂不息、始侵百濟、百濟王拒戰、故國原王中流矢殂、自是兩國結怨、

六十一年癸酉、紀元千零三十三年、晉孝武帝寧康元年、西曆三百七十三年、晉簡文帝崩、太子昌明立、是爲孝武帝、

六十三年乙亥、紀元千零三十五年、晉孝武帝寧康三年、西曆三百七十五年、百濟近肖古王殂、子近仇首王立、

西羅馬帝伽拉知安以庶弟瓦連的尼安第二執政、

匈奴侵歐羅巴洲、日耳曼諸族遷徙、

先是日耳曼種族在歐洲北境者、亞蘭在窩瓦河與敦河之間、東莪特在黑海北、西莪特在達西汪德羅在邦諾尼隋伯在巴威略、不爾艮在來因支流馬茵河邊、亞利曼在馬茵下流至亞爾伯山、法郎哥在來因下流兩岸、撒利法郎哥在來因河口、撒遜在易北來因兩河間、突林克在其東南、倫巴多在易北下流、非里斯在北海濱、皆無都邑、各占林麓爲部落、推其豪族爲酋長、集議決和戰、掌賞罰、宗教唯崇拜神祇、有天神雷神軍神、無祠宇偶像、當是

時、匈奴種族以遊牧爲業、好戰鬬事劫掠、漸西遷、渡窩瓦河、侵亞蘭族、亞蘭料難敵、合爲一、共擊東莪特降之、逼西莪特、西莪特懼、請東羅馬帝移多腦河南、居莫西亞、

六十六年戊寅、紀元千零三十八年、晉孝武帝太元三年、西曆三百七十八年、西莪特反、東羅馬帝瓦連斯伐之、敗崩、東羅馬所遣莪特鎭將等、驕傲貪冒、屢虐莪特人、莪特人憤恚、其酋長亞拉栗擧兵入寇、瓦連斯親率兵戰於亞得亞諾的敗績死之、莪特人搶攘都邑、進逼君士坦丁府、

六十七年己卯、紀元千零三十九年、晉孝武帝太元四年、西曆三百七十九年、東羅馬帝帖痾多削立、與西莪特和、瓦連斯帝崩、西羅馬帝伽拉知安推西班牙大將帖痾多削爲東帝、帖痾多削帝與莪特酋亞拉栗和、許其居莫西亞及答拉西、與錢幣爲盟邦、以充邊疆藩屛、

七十一年癸未、紀元千零四十三年、晉孝武帝太元八年、西曆三百八十三年、秦王符堅大擧伐晉、謝玄拒戰、大破之、

西羅馬帝伽拉知安崩、馬士摩爲西帝、

不列顚鎭兵反、擁馬士摩稱帝、伽拉知安帝討之、崩於陣、東帝帖痾多削許馬士摩爲西帝、約使瓦連的尼安第二治義大利、

七十二年甲申、紀元千零四十四年、晉孝武帝太元九年、西曆三百八十四年、百濟近仇首王殂、子枕流王立、

高勾麗小獸林王高丘夫殂、弟伊連立、是爲故國壤王、

七十三年乙酉、紀元千零四十五年、晉孝武帝太元十年、西曆三百八十五年、百濟枕流王殂、弟辰斯王立、

七十四年丙戌、紀元千零四十六年、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西曆三百八十六年、拓跋珪稱魏王、改元登國、都盛樂、

七十五年丁亥、紀元千零四十七年、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西曆三百八十七年、東羅馬帝殺馬士摩、

瓦連的尼安第二在義大利、馬士摩逐之、奔投東羅馬、帖痾多削帝怒、率瓦連的尼安討馬士摩、擒之、誅於亞基里、

八十年壬辰、紀元千零五十二年、晉孝武帝太元十七年、西曆三百九十二年、高勾麗故國壤王高伊連殂、子談德立、是爲廣開土王、百濟辰斯王殂、枕流王子阿花王立、

廣開土王親率水師、攻百濟諸城陷之、阿花王大徵軍馬將討之、民苦兵役、多奔新羅、故不果、

東羅馬帝禁異教、

帖痾多削帝初信異教、後歸耶穌教、篤信之、德沙利有反者、帝刑之、處斬者至七千人、米蘭教正安不羅以其慘刻、削帝教籍、後赦之、至是帝嚴禁異教祭祀、希臘阿林皮祭亦罷、

八十二年甲午、紀元千零五十四年、晉孝武帝太元十九年、西曆三百九十四年、帖痾多削帝併東西羅馬、

馬士摩死後、瓦連的尼安第二治西部、是歲法郎哥種入寇弑之、帖痾多削帝率兵破之於亞基里、遂併東西、歸其統轄、

八十三年乙未、紀元千零五十五年、晉孝武帝太元二十年、西曆三百九十五年、羅馬帝帖痾多削崩、羅馬復分東西、亞伽丟爲東帝、和挪流爲西帝、

帖痾多削帝修法度、整武備、有英主之稱、其崩、羅馬復分爲東西、太子亞伽

丟爲東帝、稱比麥修帝國、又希臘帝國、都君士坦丁府、弟和挪流爲西帝、都羅馬府、

西莪特酋亞拉栗東取壹黎里、

亞伽丟帝用磐盧人路非努執政、亞拉栗怒帝不遺金幣、與路非努結、起兵劫掠馬基頓壹黎里、遂侵希臘、入伯羅奔尼撒、西帝和挪流畀汪德羅人士知利果爲將、援東羅、圍亞拉栗於哥林多、破之、亞拉栗去還壹黎里、脅東帝封已爲東壹黎里侯、東帝知路非努專橫、誅之、

八十五年丁酉、紀元千零五十七年、晉安帝隆安元年、西曆三百九十七年、晉孝武帝被弒、太子德宗立、是爲安帝、

八十六年戊戌、紀元千零五十八年、晉安帝隆安二年、西曆三百九十八年、魏王拓跋珪稱帝、遷都平城、

履中帝元年庚子、紀元千零六十年、晉安帝隆安四年、西曆四百年、帝即位、

帝諱去來穗別、尊仁德帝長子也、仁德帝崩、即位、遷都大和國磐余稚櫻宮、

三年壬寅、紀元千零六十二年、晉安帝元興元年、西曆四百零二年、新羅王金奈勿殂、金閼智之裔孫金寶聖立、

亞拉栗侵西羅馬、西羅馬遷都拉威那、

西莪特酋亞拉栗侵義大利、破亞基里、渡保河、士知利果征叛黨在勒西亞、聞警馳歸、戰於波連西、勝敗未決、和挪流帝懼、避難於拉威那、遂都之、

四年癸卯、紀元千零六十三年、晉安帝元興二年、西曆四百零三年、士知利果破亞拉栗、

士知利果與亞拉栗戰於威羅那、破之、亞拉栗退還壹黎里、

六年乙巳、紀元千零六十五年、晉安帝義熙元年、西曆四百零五年、百濟阿花王殂、子直支王立、

西羅馬將士知利果殲東莪特兵、

東莪特酋長拉達咳率日耳曼諸種入寇西羅馬、士知利果拒戰大捷、斬拉達咳、殲其兵、

反正帝元年庚午、紀元千零六十六年、晉安帝義熙二年、西曆四百零六年、帝即位、

帝諱多遲比瑞齒別尊、履中帝同母弟也、履中帝崩、即位、遷都河內國丹比柴籬宮、

三年戊申、紀元千零六十八年、晉安帝義熙四年、西曆四百零八年、東羅馬帝亞伽丟殂、帖阿多削第二立、

西羅馬帝和挪流殺其將士知利果、亞拉栗又侵義大利、

士知利果功名顯赫、有嫉之者、譖諸和挪流帝、帝信其言、遽殺之、亞拉栗聞之、長驅入義大利、圍拉威那、帝以重寶金幣賂之、亞拉栗乃解圍去、

四年己酉、紀元千零六十九年、晉安帝義熙五年、西曆四百零九年、魏帝拓跋珪被殺、太子嗣立、是爲明元帝、

汪德羅、隋伯、亞蘭諸種侵西班牙、

初亞拉栗之寇也、士知利果召集磐盧、不列顚鎭兵、守義大利、日耳曼諸族乘釁、汪德羅、隋伯、亞蘭破法郎哥、渡來因河、過磐盧、侵入西班牙、而撒利法郎哥取磐盧北部、不爾艮略來因中流、窩牧及其西南、

五年庚戌、紀元千零七十年、晉安帝義熙六年、西曆四百四十年、亞拉栗陷羅馬府、尋死、

亞拉栗請和挪流帝、欲得義大利北部、以居莪特人、帝不聽、亞拉栗乃復起兵入羅馬、迫元老使羅馬市尹遏答爾稱帝、自進圍和挪流帝於拉威那、無幾與遏答爾有隙、廢之、陷羅馬府、縱兵虜掠數日、宮闕毀壞、府民死者數千人、亞拉栗又欲取西治里、航亞弗利加、南下至哥仙撒而死、莪特人掘蒲先多河底、葬之、以寶貨殉焉、立亞拉栗妹夫亞陶爾弗爲酋長、

允恭帝元年壬子、紀元千零七十二年、晉安帝義熙八年、西曆四百十二年、帝即位、

帝諱雄朝津間稚子宿禰尊、反正帝同母弟也、反正帝崩、即位、遷都大和國遠飛鳥宮、

二年癸丑、紀元千零七十三年、晉安帝義熙九年、西曆四百十三年、高勾麗廣開土王高談德殂、子臣璉立、是爲長壽王、

四年乙卯、紀元千零七十五年、晉安帝義熙十一年、西曆四百十五年、瓦利亞建西莪特王國、

西莪特酋亞陶爾弗與和挪流帝和、約討磐盧日耳曼族、以帝妹巴拉西賓爲質、遂娶之、既而和破、西羅馬將君士坦周擊破之、亞陶爾弗奔西班牙、被殺、莪特人立其弟瓦利亞、瓦利亞又與和挪流帝和、討汪德羅、亞蘭、隋伯諸

種有功、帝封以畧盧西南地及西班牙、瓦利亞稱西莪特國王、以都魯撒爲首府、隋伯巙有西班牙西北一部、

六年丁巳、紀元千零七十七年、晉安帝義熙十三年、西曆四百十七年、新羅王金實聖被弑、奈勿子訥祗立、

初奈勿與高句麗結好、以實聖爲質、及實聖爲王、怨之、欲殺奈勿子訥祗、訥祗知之、反弑實聖、自立稱麻立干、麻立干、盖橛表位之稱、猶王也、

八年己未、紀元千零七十九年、晉恭帝元熙元年、西曆四百十九年、劉裕弑晉安帝、立弟德文、是爲恭帝、

九年庚申、紀元千零八十年、宋武帝永初元年、西曆四百二十年、晉恭帝禪位於劉裕、是爲宋武帝、

百濟直支王殂、子久爾辛王立、

十二年癸亥、紀元千零八十三年、宋營陽王景平元年、西曆四百二十三年、宋武帝崩、子義符立、

西羅馬帝和挪流崩、瓦連的尼安第三立、

瓦連的尼安年甫六歲、其母和挪流帝妹布的西底輔之、

十三年甲子、紀元千零八十四年、宋文帝元嘉元年、西曆四百二十四年、徐羨之等廢宋帝爲營陽王、立其弟宜都

王義隆、是爲文帝、

魏明元帝崩、子燾立、是爲太武帝、

十六年丁卯、紀元千零八十七年、宋文帝元嘉四年、西曆四百二十七年、百濟久爾辛王殂、子毗有王立、

十八年己巳、紀元千零八十九年、宋文帝元嘉六年、西曆四百二十九年、汪德羅王陳息力建國於亞弗利加、

西莪特王瓦利亞威力漸張、汪德羅種南徙、其王陳息力遂率汪德羅亞蘭兩種、航渡亞弗利加、羅馬太守勃尼不修拒戰不利、陳息力建汪德羅王國於亞弗利加、亞蘭種離散遂滅、

二十八年己卯、紀元千零九十九年、宋文帝元嘉十六年、西曆四百三十九年、汪德羅王取加爾達額、

汪德羅王陳息力破羅馬軍、取加爾達額爲首府、振興海軍、遂略西治里、取撒丁哥爾塞牙諸島、執地中海利權、

三十年辛巳、紀元千百零一年、宋文帝元嘉十八年、西曆四百四十一年、匈奴過底辣侵東羅馬、

當是時、匈奴征服斯拉東莪特羯必的、羯必的、莪特一種、及來因以東日耳曼諸族、其彊土南自多腦河、北至波羅的海、東自亦的勒河、西至來因河、酋長過底辣勇悍有大志、欲併東西羅馬而有之、是歲渡多腦河、進侵東羅馬、帖泂多削第二帝大懼、贈金幣請和、過底辣許之班師、

三十二年癸未、紀元千百零三年、宋文帝元嘉二十年、西曆四百四十三年、西羅馬破不爾艮、

西羅馬宰相耶底亞率匈奴傭兵、討不爾艮種破之、不爾艮遷居羅尼河上流、亞利曼種代據近日耳曼地、略瑞西一部、

三十八年己丑、紀元千百零九年、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西曆四百四十九年、丟度安各羅撒遜三種入不列顚、

三種亦日耳曼族、寓居北海之濱、兵素强、而偪仄無立國地、自羅馬撤不列顚戍兵、不列顚人常爲北方比古的蘇格兩種所攻、孤弱不能自立、求援於三種、三種大喜、酋長弦實斯及其弟何爾撒悉衆渡海、擊走蘇格兩部、脅降不列顚人、分爲八部、曰根德、曰薩塞、曰維的、曰厄塞、曰威斯德諳厄利、曰味塞、曰帶拉、曰伯宜削、後併帶拉伯宜削、曰諾爾桑比利、世謂之七雄、政治不

列顚人爲其所壓迫、徙島西瓦勒、或畧盧小半島、改曰比利達尼、

三十九年庚寅、紀元千百十年、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西曆四百五十年、東羅馬帝帖泂多削第二崩、馬爾山立、

四十年辛卯、紀元千百十一年、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西曆四百五十一年、匈奴侵畧盧、耶底亞擊破之、

匈奴酋過底辣轉鋒西向、得西羅馬所逐帝妹和挪利西與之婚、請割土、帝不聽、過底辣怒、率東莪特、羯必的諸種、侵畧盧、羅馬大震、宰相耶底亞與西莪特不爾艮法郎哥諸種合兵、逆戰於加達羅尼平野、兩軍搏戰、死者十六萬、西莪特王帖泂多力第一亦死之、匈奴兵遂大敗、走渡來因河去、

四十一年壬辰、紀元千百十二年、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西曆四百五十二年、宗愛弑魏太武帝、立南安王余、尋殺之、源賀等立太武帝孫濬、是爲文成帝、誅宗愛、

匈奴侵義大利、

過底辣踰亞伯爾山、侵義大利、陷亞基里毀之、搶掠諸邑、進逼羅馬、耶底亞使僧正勒阿往說罷戰、約納歲幣二萬、過底辣去、亞基里市民避難、建威尼

斯市徙之、

四十二年癸巳、紀元千百十三年、宋文帝元嘉三十年、西曆四百四十三年、　遏底辣死、匈奴亂、

遏底辣死、二子爭立、匈奴大亂、於是諸種族嘗受匈奴羈絆者皆自立、羯必的創國於達西東莪特占邦諸尼斯拉、逐日耳曼至易北河畔、

安康帝元年甲午、紀元千百十四年、宋孝武帝孝建元年、西曆四百五十四年、　帝即位、

帝諱穴穗、眘允恭帝第三子也、允恭帝崩、即位、遷都大和國石上穴穗宮、

宋太子劭弑文帝、帝三子武陵王駿起兵誅劭、即位、是爲孝武帝、

二年乙未、紀元千百十五年、宋孝武帝孝建二年、西曆四百五十五年、　百濟毗有王殂、蓋鹵王餘慶立、

西羅馬帝瓦連的尼安第三被弑、伯多祿紐馬西摩立、汪德羅侵羅馬、殺之、亞威多立、

瓦連的尼安第三帝信讒殺耶底亞、議官馬西摩弑帝簒立、逼帝后歐多西納爲妃、歐多西怨之、竊求援於汪德羅、汪德羅王陳息力遙通好於匈奴酋遏

列顚人爲其所壓迫、徙島西瓦勒、或槃盧小半島、改曰比利達尼、

三十九年庚寅、紀元千百十年、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西曆四百五十年、　東羅馬帝帖痾多削第二崩、馬爾山立、

四十年辛卯、紀元千百十一年、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西曆四百五十一年、　匈奴侵槃盧、耶底亞擊破之、

匈奴酋遏底辣轉鋒西向、得西羅馬所逐帝妹和挪利西與之婚、請割土、帝不聽、遏底辣怒、率東莪特、羯必的諸種侵槃盧、羅馬大震、宰相耶底亞與西莪特、不爾艮、法郎哥諸種合兵、逆戰於加達羅尼平野、兩軍搏戰、死者十六萬、西莪特王帖痾多力第一亦死之、匈奴兵遂大敗、走渡來因河去、

四十一年壬辰、紀元千百十二年、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西曆四百五十二年、　宗愛弑魏太武帝、立南安王余、尋殺之、源賀等立太武帝孫濬、是爲文成帝、誅宗愛、

匈奴侵義大利、

遏底辣踰亞伯爾山、侵義大利、陷亞基里毀之、搶掠諸邑、進逼羅馬、耶底亞使僧正勒阿往說罷戰、約納歲幣二萬、遏底辣去、亞基里市民避難、建威尼

九年乙巳、紀元千百二十五年、宋明帝泰始元年、西曆四百六十五年、　宋孝武帝崩、太子子業立、尋被弑、文帝子湘東王彧立、是爲明帝、

魏文成帝立、太子弘立、是爲獻文帝、

十一年丁未、紀元千百二十七年、宋明帝泰始三年、西曆四百六十七年、　亞拿的繆爲西羅馬帝、尋被弑、

東羅馬帝里阿討匈奴克之、立希臘人亞拿的繆爲西羅馬帝、利西墨怒、攻殺之、

十五年辛亥、紀元千百三十一年、宋明帝泰始七年、西曆四百七十一年、　魏獻文帝禪位於太子宏、是爲孝文帝、

十六年壬子、紀元千百三十二年、宋明帝泰豫元年、西曆四百七十二年、　西羅馬帝阿里彪立、

阿里彪以議官代塞威路爲帝、誅利西墨、

十七年癸丑、紀元千百三十三年、宋蒼梧王元徽元年、西曆四百七十三年、　宋明帝崩、太子昱立、

格里色留代爲西羅馬帝、

十八年甲寅、紀元千百三十四年、宋蒼梧王元徽二年、西曆四百七十四年、　入詈尼波爲西羅馬帝、東羅馬帝里阿崩、息諾立、

東羅馬帝里阿廢格里色留、立入略尼波爲西羅馬帝、尋崩、子里阿第二立、又崩、息諾代立、

十九年乙卯、紀元千百三十五年、宋蒼梧王元徽三年、西曆四百七十五年、　高勾麗破百濟、殺其王蓋鹵、弟文周或作汶洲王立、

百濟與高勾麗仇怨不解、百濟蓋鹵王遣使於魏、乞出師伐高勾麗、魏不從、高勾麗長壽王密遣僧道琳於百濟、勸興土木、倉庾空虛、人民窮困、長壽王乘之、親將攻百濟、七日拔其城、獲蓋鹵王殺之、百濟遺臣屯聚倉下、立蓋鹵王弟文周爲王、遷都熊津、今韓國忠淸道忠州、

二十年丙辰、紀元千百三十六年、宋蒼梧王元徽四年、西曆四百七十六年、　羅慕路爲西羅馬帝、阿道塞廢之、自爲義大利王、西羅馬亡、

西羅馬邦諸尼將軍阿列士的廢入略尼波、立已子羅慕路與古士都路爲

帝、日耳曼傭兵都督阿道塞率希爾列及日耳曼兵入義大利、廢羅慕路自立、稱義大利王、都拉威那、東羅馬帝息諾亦許之、自羅馬府建、至此一千二百二十四年、西羅馬亡、

二十一年丁巳、紀元千百三十七年、宋順帝昇明元年、西曆四百七十七年、 蕭道成弑宋帝、追封爲蒼梧王、立明帝子安成王準、是爲順帝、

百濟文周王被弑、子三斤王立、

文周王時、其臣解仇擅權亂法、國王出獵、弑之、長子三斤立、命眞老誅解仇

汗德羅王陳息力殂、孫希爾得力立、

陳息力殂、國勢漸衰、

二十三年己未、紀元千百三十九年、齊高帝建元元年、西曆四百七十九年、 宋帝禪位於蕭道成、是爲齊高帝、

新羅王金慈悲殂、子炤智立、

百濟三斤王殂、毗有王孫末多 又作牟大 立、是爲東城王、

初、百濟蓋鹵王以其弟軍君 一作昆支 質於日本、生五子、及三斤殂、以軍君第二子末多幼年聰慧、帝命爲百濟王、以筑紫兵五百人護送、

清寧帝元年庚申、紀元千百四十年、齊高帝建元二年、西曆四百八十年、 帝即位、

帝諱白髮武廣國押稚日本根子、尊雄略帝第三子也、雄略帝崩、即位、遷都大和國磐余甕栗宮、

四年癸亥、紀元千百四十三年、齊武帝永明元年、西曆四百八十三年、 齊高帝崩、太子賾立、是爲武帝、

顯宗帝元年乙丑、紀元千百四十五年、齊武帝永明三年、西曆四百八十五年、 帝即位、

帝諱弘計王、履中帝孫市邊押磐皇子第二子也、清寧帝無子、養帝及其兄億計王爲子、及崩、帝即位、遷都河內國近飛島八釣宮

二年丙寅、紀元千百四十六年、齊武帝永明四年、西曆四百八十六年、 法蘭哥國起、

法蘭哥亦日耳曼種族、國語自主也、居磬盧北部、酋長法拉門。格羅的翁相嗣立、至子墨羅鈞擊却匈奴、威名始著、子孫相承、曰墨羅彬系、墨羅鈞孫哥羅味豪邁黠詐、善用兵、先是羅馬叛將耶地王據磬盧之賽孫、至子沙克琉是歲哥羅味發兵擊破之、沙克琉奔西莪特、莪特人捕送、王斬之、統轄法蘭哥全部、自立稱王、

仁賢帝元年戊辰、紀元千百四十八年、齊武帝永明六年、西曆四百八十八年、 帝即位、

帝諱億計王、顯宗帝同母兄也、顯宗帝崩、即位、遷都大和國石上廣高宮、

四年辛未、紀元千百五十一年、齊武帝永明九年、西曆四百九十一年、 高勾麗長壽王高臣連殂、孫羅雲立、是爲文咨明王、

東羅馬帝息諾被弑、亞拿達修立、

東羅馬后與其臣亞拿達修私、遂進鴆弑息諸帝、立亞拿達修、

六年癸酉、紀元千百五十三年、齊武帝永明十一年、西曆四百九十三年、 東莪特國起、

東莪特種在邦諾尼及阿道塞爲義大利王、其酋帖阿佗力請息諸帝征之、率兵入義大利、連戰三年克之、弑阿道塞、帖阿佗力以拉威那爲首都、又居

威羅那、稱東莪特王、併有義大利全部。壹黎里。邦諾尼。諾力。加勒西亞、仍帶羅馬公修爾倣西羅馬法制、務安其國、崇尚文藝、愛護前代名工製作、任用文官仍舊職、唯兵權委之莪特人、莪特素奉亞利約教、亦不禁義大利人奉加特力教、義大利人甲庶多路。蒲周等有賢聲、皆擢用之、有英明之稱、

七年甲戌、紀元千百五十四年、齊明帝建武元年、西曆四百九十四年、 齊武帝崩、太孫昭業立、高帝從子宣城王鸞弑昭業、立其弟昭文、又廢之自立、是爲明帝、

九年丙子、紀元千百五十六年、齊明帝建武三年、西曆四百九十六年、 魏改拓跋氏爲元氏、

法蘭哥取亞利曼、

法蘭哥王哥羅味討亞利曼、大戰於夙爾卑、破之、取其地、尋與其國民共歸耶穌教、受洗禮於黎牧僧正勒美、王蓋王妃哥羅知達、不爾艮王姪、夙奉耶穌教、故勸歸其教也、

武烈帝元年己卯、紀元千百五十九年、齊東昏侯永元元年、西曆四百九十九年、 帝即位、

帝諱小泊瀨稚鷦鷯尊、仁賢帝子、仁賢帝崩、即位、遷都大和國泊瀨列城宮、
齊明帝崩、太子寶卷立、
二年庚辰、紀元千百六十年、齊東昏侯永元二年、西曆五百年、 魏孝文帝崩、太子恪立、是爲宣武帝、
新羅王金炤智殂、奈勿曾孫智大路立、是爲智證王、定國號爲新羅、
炤智之時、高勾麗屢侵北邊、炤智與百濟合破之、又屢救百濟、然用心內治、
文物頗有可觀者、新羅始祖以來、或稱新羅、或稱斯盧、其王又稱居西干。次
次雄。尼師今。麻立干等、未有一定之名、至智大路立、始定稱新羅國王、更法
制、建州郡縣、及殂、用諡號、
法蘭哥破不爾艮、
法蘭哥王哥羅味妃之父爲不爾艮王咥特巴所害、王爲出兵、討不爾艮、破
之、以爲屬邦、使輸貢租、
三年辛巳、紀元千百六十一年、齊和帝中興元年、西曆五百零一年、 蕭衍起兵、廢齊帝爲東昏侯、立明帝子南康
王寶融、是爲和帝、
百濟東城王末多被弑、蓋鹵王子斯摩立、是爲武寧王、
末多無道、營樓閣、穿園池、百姓大苦不堪命、有諫者、閉宮門拒之、其臣苩加
遂弑之、斯摩、蓋鹵王子也、初軍君來日本、蓋鹵王以愛妾與之、有娠、到筑紫
各羅島生子、名曰島君、即斯摩、 送還百濟、至是立、討苩加誅之、
四年壬午、紀元千百六十二年、梁武帝天監元年、西曆五百零二年、 齊帝禪位於蕭衍、是爲梁武帝、
繼體帝元年丁亥、紀元千百六十七年、梁武帝天監六年、西曆五百零七年、 帝即位、
帝諱男大迹王、應神帝五世孫也、武烈帝崩、無嗣、大連大伴金村等迎帝即
位、遷都山城國筒城宮、又遷弟國、又遷大和國磐余玉穗宮、
法蘭哥破西戎特、
法蘭哥王哥羅味討西戎特、西戎特王亞拉栗第二拒之於舉盧之波亞疊、
大戰敗績、亞拉栗第二死之、法蘭哥取舉盧、東戎特王帖阿佗力援西戎特、

與哥羅味戰於亞勒斯克之西、戎特僅得保羅尼河沿岸、至比里牛山一帶
之地、帖阿佗力立其外孫亞拉栗第二之子阿美拉、爲西戎特王、併統治其
地、
四年庚寅、紀元千百七十年、梁武帝天監九年、西曆五百十年、 法蘭哥以巴里爲首都、更稱法蘭西、
哥羅味王以巴里定爲首都、東羅馬帝授以羅馬公、修爾初王之即位也、疆
域褊小、至此漸廣、大東至來因河、西距比里牛山、北臨英蘭海岔、南接義大
利、改舉盧曰法蘭西、法蘭西之稱始於此、國人奉尊號曰大王、
五年辛卯、紀元千百七十一年、梁武帝天監十年、西曆五百十一年、 法蘭西王哥羅味殂、國分爲四、
哥羅味王病殂、年四十五、王定憲法、凡立王必要男、不許立女、謂之撒利法
律、有四子、分領全國、長曰施爾特珀爾、治美的、次曰智爾利、治疴爾良、次曰
哥羅達爾、治巴里、次曰哥羅獨美、治賚孫、
七年癸巳、紀元千百七十三年、梁武帝天監十二年、西曆五百十三年、 新羅智證王金智大路殂、子原宗立、是爲
法興王、
十年丙申、紀元千百七十六年、梁武帝天監十五年、西曆五百十六年、 魏宣武帝崩、太子翊立、是爲孝明帝、
十二年戊戌、紀元千百七十八年、梁武帝天監十七年、西曆五百十八年、 東羅馬帝亞拿達修崩、入斯丁立、
亞拿達修時、內訌不已、帝震死、入斯丁起自賤族、爲將軍、國人推立爲帝、
十三年己亥、紀元千百七十九年、梁武帝天監十八年、西曆五百十九年、 高勾麗文咨明王高羅雲殂、子興安立、
是爲安藏王、
十七年癸卯、紀元千百八十三年、梁武帝普通四年、西曆五百二十三年、 百濟武寧王扶餘斯摩殂、子明穠立、是
爲聖王、
武寧王時、帝詔任那日本府、括出百濟民逃在任那者還之、又與任那以上
哆唎。下哆唎。娑陀。牟婁四縣、明穠立、遷都泗沘、改國號曰南扶餘、尋復之、
十九年乙巳、紀元千百八十五年、梁武帝普通六年、西曆五百二十五年、 東戎特王殺蒲周等、
東羅馬帝入斯丁大虐亞利約教徒、東戎特素奉其教、帖阿陀力王聞之大

怒疑議官亞比諾與帝通謀、收之下獄、蒲周深馬孤等坐之、又被殺、後深悔之、王無殘暴之行、唯此一舉頗爲德累、

二十年丙午、紀元千百八十六年、梁武帝普通七年、西暦五百二十六年、東莪特王帖阿陀力殂、

帖阿陀力王殂、太子亞答拉力尚幼、姊亞麻拉孫答攝政、莪特自是復分爲東西、西莪特建國西班牙、以多勒多爲首府、

二十一年丁未、紀元千百八十七年、梁武帝大通元年、西暦五百二十七年、東羅馬帝入斯丁崩、從子入斯底尼安立、

羅馬僧若尼斯推定基督降生歲、爲紀年之始、

二十二年戊申、紀元千百八十八年、梁武帝大通二年、西暦五百二十八年、筑紫國造磐井叛、討平之、

筑紫國造磐井叛、據火豐二國、與新羅通謀、以大連物部麤鹿火爲大將軍討之、磐井伏誅、

魏胡太后弑帝、立臨洮王寶暉子釗、爾朱榮弑太后及釗、立長樂王子攸、是爲孝莊帝、

二十四年庚戌、紀元千百九十年、梁武帝中大通二年、西暦五百三十年、魏帝誅爾朱榮、爾朱世隆叛、立長廣王曄、爾朱兆弑魏帝、

法蘭西旋爾特珀爾取突林克國、

二十五年辛亥、紀元千百九十一年、梁武帝中大通三年、西暦五百三十一年、爾朱世隆廢曄、立廣陵王恭、是爲節閔帝、高歡起兵立元朗爲帝、

高勾麗安藏王高興安殂、弟寶延立、是爲安原王、

二十六年壬子、紀元千百九十二年、梁武帝中大通四年、西暦五百三十二年、高歡廢魏帝恭及朗、立平陽王修、是爲孝武帝、

法蘭西哥羅獨美滅不爾艮國、

安閑帝元年甲寅、紀元千百九十四年、梁武帝中大通六年、西暦五百三十四年、帝卽位、

帝諱勾大兄廣國押武金日尊、繼體帝庶長子也、繼體帝傳位於帝、尋崩、遷都大和國勾金橋宮、

魏帝奔關中依宇文泰、高歡立淸河王亶子善見、是爲孝靜帝、魏分爲東西、泰弑西魏孝武帝、

東羅馬滅汪德羅國、

汪德羅自陳息力王殂、漸衰弱、東羅馬帝與王希爾得力和、國人不服、王從子其利麥廢王奪位、帝贈書救解、其利麥不聽、反辱使者、帝怒、命達西人別里撒流爲將、率步騎五萬、討汪德羅、別里撒流未到、其利麥弑希爾得力及其子、國人離畔、別里撒流一戰拔加爾達額、擒其利麥、盡取其地、汪德羅建國一百五年而亡、亞弗利加北境再屬羅馬、

東莪特王亞答拉力殂、從兄帖痾多別立、

亞答拉力王夭、亞麻拉孫答擧其從兄帖痾多別參政、未幾帖痾多別殺亞麻拉孫答自立、獨專威權、國人惡之、

二年乙卯、紀元千百九十五年、梁武帝大同元年、西暦五百三十五年、宇文泰立南陽王寶炬爲西魏主、是爲文帝、

東羅馬討東莪特、

入斯底尼安帝使別里撒流討東莪特、別里撒流將兵八千入義大利、略西治里、告以誅亂賊除苛政、國人響應、進攻羅馬府、取之、無敢抗者、不殺一人、

宣化帝元年丙辰、紀元千百九十六年、梁武帝大同二年、西暦五百三十六年、帝卽位、

帝諱武小廣國押盾尊、安閑帝同母帝也、安閑帝崩、卽位、遷都大和國檜隈廬入野宮、

東莪特人殺帖痾多別、立韋知蔴爲王、

欽明帝元年庚申、紀元千二百年、梁武帝大同六年、西暦五百四十年、帝卽位、

帝諱天國排開廣庭尊、繼體帝嫡子也、宣化帝崩、群臣胥議奉帝卽位、遷都大和國磯城島金刺宮、

新羅法興王金原宗殂、從子金彡麥宗立、是爲眞興王、
法興王用心內治、頒律令、定官制、始建年號、
東羅馬別里撒流討東戎特、克之、尋討波斯、
別里撒流攻我特首都拉威那、圍之、喜知菂王拒戰、敗績被擒、別里撒流檻送之於君士坦丁府、初波斯東與月氏戰、互有勝敗、及王居和多立、與東羅馬構難、別里撒流往征、克之、至王哥士傻第一約和、至是哥士傻遂與東戎特通、出兵陷安提阿、羅馬帝急召還別里撒流拒之、東戎特人秃知刺乘虛起兵、復取義大利、攻那不勒降之、自立爲王、
五年甲子、紀元千二百零四年、梁武帝大同十年、西曆五百四十四年、交阯李賁稱南越帝、
李賁龍興太平人也、有文武才、梁交州刺史蕭諮以刻暴失衆心、賁時監九德州、起兵、豪傑響應、諮奔廣州、賁據龍編、至是自立稱南越帝、建元、置百官、建國號曰萬春、

別里撒流復討義大利、
秃知刺陷羅馬府、東羅馬帝又使別里撒流伐之、進攻羅馬、秃知刺不支棄城遁、別里撒流入羅馬府鎭之、
六年乙丑、紀元千二百零五年、梁武帝大同十一年、西曆五百四十五年、高勾麗安原王高寶延殂、子平成立、是爲陽原王、
九年戊辰、紀元千二百零八年、梁武帝太清二年、西曆五百四十八年、南越李賁殂、趙光復稱王、
梁使陳覇先討李賁、賁敗走、保屈獠洞中、冒瘴病死、賁志在滅賊救民、不幸飮恨而沒、趙光復朱鳶縣人、從賁征伐有功、賁殂、乃稱王、都龍編、
十年己巳、紀元千二百零九年、梁武帝太清三年、西曆五百四十九年、秃知刺復羅馬府、
別里撒流在羅馬府、拮据戎事、不脫甲者五年、自知功高爲帝所忌、意不自安、請歸本國、帝許之、用讒者言、免爲庶人、秃知刺復羅馬府、
十一年庚午、紀元千二百十年、梁簡文帝大寶元年、西曆五百五十年、侯景反、梁武帝憂憤成疾而崩、太子綱立、是爲簡文帝、
東魏孝靜帝禪位於高洋、是爲齊文宣帝、
十三年壬申、紀元千二百十二年、梁元帝承聖元年、西曆五百五十二年、百濟王明穠遣使獻佛像及經論等、
侯景弑梁簡文帝、湘東王繹起兵、是爲元帝、王僧辨陳覇先等誅景、
西魏文帝崩、太子欽立、
百濟棄漢城、平壤新羅入居漢城、
東羅馬將拿爾塞破秃知刺、
入斯底尼安帝以親臣拿爾塞代別里撒流爲將、率大軍伐我特、兵甲精銳、糧食豐贍、進與秃知刺戰、秃知刺大敗、被創死、我特人立狄約爲王、
十四年癸酉、紀元千二百十三年、梁元帝承聖二年、西曆五百五十三年、東羅馬將拿爾塞破東我特、
拿爾塞陷羅馬府、縱兵劫掠、我特王狄約親將兵據維蘇威之險、連戰二月、狄約負重創死、殘兵盡降、

十五年甲戌、紀元千二百十四年、梁元帝承聖三年、西曆五百五十四年、宇文泰廢西魏帝、弑之、立其弟齊王廓、是爲恭帝、
西魏將于謹陷江陵、梁元帝降、謹弑之、立梁王詧、是爲宣帝、
新羅破百濟、殺其王明穠、子昌立、是爲威德王、
百濟聖王謀與新羅合兵討高勾麗、新羅王不從、反通高勾麗、百濟王怒攻新羅、大敗被殺、匹馬無返者、子昌立、
十六年乙亥、紀元千二百十五年、梁敬帝紹泰元年、西曆五百五十五年、梁陳覇先立元帝子晋安王方智、是爲敬帝、
東羅馬滅東我特、
狄約既殂、拿爾塞定義大利、入斯底尼安帝以拿爾塞爲總督、居拉威那鎭全土、東我特建國六十一年而亡、法蘭西得不羅溫薩地、又東略巴威略、
十八年丁丑、紀元千二百十七年、陳武帝永定元年、西曆五百五十七年、西魏恭帝禪位於宇文覺、是爲周孝愍

帝、宇文護尋廢之、立宇文毓、是爲明帝、
梁敬帝禪位於陳霸先、是爲陳武帝、
十九年戊寅、紀元千二百十八年、陳武帝永定二年、西曆五百五十八年、　法蘭西國哥羅達爾兄弟皆殂、哥羅達
爾統一全國、
二十年己卯、紀元千二百十九年、陳武帝永定三年、西曆五百五十九年、　高勾麗陽原王高平成殂、子陽成立、是
爲平原王、
斯拉族侵東羅馬、擊却之、
初斯拉族、爲亞挖爾族所逼、西徙占波蘭等地、又南向與布爾加利族、渡多
腦河、侵東羅馬、入斯底尼亞帝、又起別里撒流、邀擊於斯丹的諸伯、却之、帝
納亞挖爾族請、與多腦下流地、又與倫巴多、以邦諾尼地、
二十一年庚辰、紀元千二百二十年、陳文帝天嘉元年、西曆五百六十年、　陳武帝崩、從子臨川王蒨立、是爲文帝、
齊文宣帝崩、子殷立、高演廢之、自立、是爲孝昭帝、尋崩、弟湛立、是爲武成帝、

宇文護弑周明帝、立其弟邕、是爲武帝、
二十二年辛巳、紀元千二百二十一年、陳文帝天嘉二年、西曆五百六十一年、　法蘭西王哥羅達爾第一殂、四子復分
領其國、
哥羅達爾有四子、長曰施爾北栗第一、領賽孫、次曰西格伯爾、領墺地利、次
曰昂多蘭、領不爾艮、次曰加利伯爾、領美的、
二十六年乙酉、紀元千二百二十五年、陳文帝天嘉六年、西曆五百六十五年、　齊武成帝禪位於太子緯、
東羅馬帝入斯底尼亞第一崩、從子入斯丁第二立、
入斯底尼亞帝即位之初、慨然有恢復舊業之志、首禁亞利約派、及異敎、時
有競技之亂、紅白青綠黨派相爭、帝以青黨同宗敎、助之、後各黨相合、攻政
府、后帖阿多拉英明果決、勸帝擧別里撒流爲將、降青黨、擊綠黨、死者三萬
人、亂乃平、帝精吏治、以法曹翟利破尼爲總裁、議定四種法律、一曰改正舊
法纂輯歷代律法、二曰國法基論、論國法本理、三曰民法全書、四曰新定法
律、頒行國中、臣民稱便、後世以爲典範、又有自支那傳蠶桑者、尤適土性、義
大利蠶絲之利興焉、然內外多事、徵稅過重、民又苦之、帝崩、年八十二、別里
撒流亦以是年卒、別里撒流屢奏偉勳、帝疑有異志、國人多妬忌者、晩遂廢
錮之、帝後頗悔之、而終不能用、世論少之、帝時始有痘瘡、蔓衍國中、君士坦
丁府死者日一萬人、
二十八年丁亥、紀元千二百二十七年、陳臨海王光大元年、西曆五百六十七年、　陳文帝崩、太子伯宗立、
法蘭西美的王加利伯爾殂、
法蘭西分爲賽孫、墺地利、不爾艮三部、
二十九年戊子、紀元千二百二十八年、陳臨海王光大二年、西曆五百六十八年、　亞排那建倫巴多國於義大利、
倫巴多既徙邦諾尼、生齒繁滋、時翔必的族、據達西東羅馬帝、召還拿爾塞、
倫巴多王亞排那、與亞挖爾王合討翔必的、殺其王古涅蒙多、納其女綠扱
蒙的爲妃、以其地與亞挖爾、翔必的亡、是歲又與撒遜斯拉諸種合、侵義大

利、至低伯河、以巴非亞爲首府、建倫巴多王國、尋略近地、東羅馬屬地不過
威尼斯、拉威那、那不勒、羅馬府、加拉布利數邑、
突厥與東羅馬和、討波斯、
初波斯王哥士僂第一、與突厥合、破月氏、東略地至信度河、又西討阿剌伯、
逐亞庇西尼人、既而哥士僂與突厥沙鉢略可汗不和、是歲沙鉢略遣使東
羅馬通好、入斯丁帝亦遣使於其首府金山、與可汗約、夾擊波斯、援亞庇西
尼人、
三十年己丑、紀元千二百二十九年、陳宣帝大建元年、西曆五百六十九年、　陳安成王頊廢帝爲臨海王、自立、是爲
宣帝、
三十二年辛卯、紀元千二百三十一年、陳宣帝大建三年、西曆五百七十一年、　李佛子殺南越王趙光復、稱帝、
李佛子、前南越帝李賁族將也、居夷獠中、稱桃郎王、與趙光復和、後以詐術
襲取其國、光復敗、投海死、佛子稱帝、都烏鳶城、遷峯州

回敎祖摩哈麥生、
摩哈麥生於阿剌伯國默加父曰亞伯達母曰亞昧那爲奚深氏幼喪父母、
爲叔父亞彪達勒所養、
敏達帝元年壬辰、紀元千二百三十二年、陳宣帝大建四年、西曆五百七十二年、帝卽位、
帝諱渟中倉太珠敷尊欽明帝第二子也欽明帝崩卽位遷都大和國譯語
田幸玉宮、
二年癸巳、紀元千二百三十三年、陳宣帝大建五年、西曆五百七十三年、倫巴多王妃綠扱蒙的弑王亞排那、
亞排那王之殺羯必的王漆其頭骨爲飮器嘗張盛宴乘醉屬顱杯於綠扱
蒙的辭不聽强飮之綠扱蒙的深怨亞排那誓爲父報仇遂弑之、
五年丙申、紀元千二百三十六年、陳宣帝大建八年、西曆五百七十六年、新羅眞興王金彡麥宗殂子金輪立是爲
眞智王、
六年丁酉、紀元千二百三十七年、陳宣帝大建九年、西曆五百七十七年、周師伐齊齊帝禪位於太子恆被擒齊亡、

七年戊戌、紀元千二百三十八年、陳宣帝大建十年、西曆五百七十八年、周武帝崩太子贇立是爲宣帝、
東羅馬帝入斯丁第二崩將軍提庇留立、
八年己亥、紀元千二百三十九年、陳宣帝大建十一年、西曆五百七十九年、周宣帝禪位於太子闡是爲靜帝、
新羅眞智王金金輪殂兄伯淨立是爲眞平王、
十年辛丑、紀元千二百四十一年、陳宣帝大建十三年、西曆五百八十一年、周帝禪位於楊堅是爲隋文帝、
十一年壬寅、紀元千二百四十二年、陳宣帝大建十四年、西曆五百八十二年、東羅馬帝提庇留傳位於將軍毛裏修、
十二年癸卯、紀元千二百四十三年、陳長城公至德元年、西曆五百八十三年、陳宣帝崩太子叔寶立、
十四年乙巳、紀元千二百四十五年、陳長城公至德三年、西曆五百八十五年、西我特併隋伯、
西我特國併隋伯國先是皆奉亞利約派於是與日耳曼種族共奉加特力
敎、
用明帝元年丙午、紀元千二百四十六年、陳長城公至德四年、西曆五百八十六年、帝卽位、
帝諱橘豐日尊欽明帝第四子也敏達帝崩卽位遷都大和國池邊雙槻宮、

崇峻帝元年戊申、紀元千二百四十八年、陳長城公禎明二年、西曆五百八十八年、帝卽位、蘇我馬子殺物部守屋、
帝諱泊瀨部尊欽明帝第十二子也用明帝崩卽位遷都大和國倉梯柴垣
宮、當是時佛法漸行大臣蘇我馬子首崇信之大連物部守屋心不喜之用
明帝不豫詔欲歸佛守屋等諫之馬子贊成詔旨於是怨隙滋甚及帝崩馬
子與豐聰耳皇子等攻守屋殺之、
二年己酉、紀元千二百四十九年、隋文帝開皇九年、西曆五百八十九年、隋師伐陳陳帝就擒隋封爲長城公陳亡、
東羅馬帝伐波斯、
初波斯王哥士傻第一殂子何毛斯立大將巴覽廢何毛斯簒立何毛斯子
哥士傻第二避難君士坦丁府毛裏修帝善遇之至是發兵伐波斯誅巴覽、
使哥士傻襲王位和親復成、
三年庚戌、紀元千二百五十年、隋文帝開皇十年、西曆五百九十年、高勾麗平原王高陽成殂子元立是爲嬰陽
王、

僧格勒革力第一始稱羅馬法皇、
先是日耳曼諸種多奉加特力敎格勒革力爲羅馬大僧正嗣聖彼得法稱
法皇東羅馬帝及君士坦丁府敎會不許之而西北敎會悉爲法皇所統遣
徒弟於諸國以布其敎著西敎會史文辭高妙事理周到後人崇重之又設
學校病院敎育貧民世稱之敎父自是敎徒有道德者相襲世爲法皇威權
漸盛格勒革力遣徒弟奧格斯丁於不列顚弘敎法、
五年壬子、紀元千二百五十二年、隋文帝開皇十二年、西曆五百九十二年、帝暴崩、
蘇我馬子驕恣專權帝甚惡之多設兵仗於宮中謀誅之馬子大懼竊行弑
逆、
推古帝元年癸丑、紀元千二百五十三年、隋文帝開皇十三年、西曆五百九十三年、帝卽位、
帝諱豐御食炊屋姬尊用明帝同母妹也爲敏達帝后崇峻帝崩群臣勸進
卽位遷都大和國豐浦宮後遷於小墾田宮用明帝子豐聰耳皇子爲太子

議官傳令解總督之任、愷撒請率兵征巴爾的、又不許、令散遣從兵、若不聽命、擬以國讎、且命公修爾備之、民黨安多尼加西約等遁投愷撒、於是愷撒決然起兵、至路比孔河、河在義大利與盧界、舊制彊外將帥率兵濟河、不待元老命者、目爲反逆、愷撒臨河躑躅、如有所思、忽躍馬入水、揮劍大呼曰、骰子已投矣、衆從之、疾驅薄羅馬、全市震駭、綳標倉皇聚兵、不及、率公修爾元老等、走甲補亞、遂至不倫地修港、愷撒進拔孔非紐、圍不倫地修、綳標等奔地拉久（在臺撒里州）、愷撒還羅馬、務慰撫人民、處貴黨亦頗寬、尋使別將不盧多圍末西利、降之、自至西班牙、征綳標殘黨、平之、羅馬推愷撒爲總裁、在職十一日辭之、自爲公修爾、又遣將克利阿、定西治里、至亞弗利加、拔烏地加、努米底王俞拔黨綳標、拒戰、克利阿敗死、

五十年癸酉、（紀元六百十三年、漢元帝初元元年、西曆前四十八年、）漢宣帝崩、太子奭立、是爲元帝、

愷撒破綳標、綳標奔埃及被殺、

愷撒自將擊綳標、率軍至耶卑路、船舶多爲綳標艦隊所獲、逡巡不得進、尋其將瑪各安多尼所遣第二軍至、乃率全軍圍綳標於地拉久、屢破之、既而綳標使迦多施祿守地拉久、自督軍突愷撒軍、大破之、追至德沙利、愷撒軍二萬二千、綳標軍倍之、八月九日、大戰於法爾薩里、綳標先鋒皆以羅馬都入編制、顏皙白、愷撒先鋒皆爲鷙悍粗暴之徒、兩軍相近、綳標兵趦趄、愷撒乘勢大破之、降者二萬餘、綳標航走埃及、將上陸、埃及王獨列米使人殺之、愷撒率兵四千追之、至亞歷山德黎亞、埃及人示綳標首、愷撒睨而不視、曰、以斯蓋世之雄、亦至於此乎、歔欷久之、厚葬之、爲營殿堂、羅馬推愷撒、復爲總裁、兼五年間公修爾、終身議官、

五十一年甲戌、（紀元六百十四年、漢元帝初元二年、西曆前四十七年、）愷撒立埃及女王姑婁巴多拉、

愷撒在亞歷山德黎亞時、埃及王獨列米與其姊姑婁巴拉多爭立、王甫十歲、埃及人擁之、與羅馬戍兵合、圍愷撒於王宮、愷撒奮戰突圍得免、即令燒埃及軍艦、其火延及書庫所藏珍書祕錄、蕩盡無一存者、愷撒率援軍擊埃及軍於尼羅河邊、破之、王走溺水殂、愷撒乃立姑婁巴多拉爲王、置戍兵於亞歷山德黎亞、

愷撒定亞細亞、

時賁的里達提子哈拿色叛、略奔多小亞爾美亞伽怕多家、勢頗張、愷撒自埃及征之、擊破之於都拉、哈拿色走還破斯泊蘭、尋卒、愷撒每致書羅馬、唯書歇尼希底非支三語、謂我來會而勝也、大修亞細亞政務、還羅馬、釋施祿罪、優遇之、

五十二年乙亥、（紀元六百十五年、漢元帝初元三年、西曆前四十六年、）愷撒征亞弗利加、

綳標子塞士多與其黨墨的拉西比阿迦多拉比耶尼及努米底王俞拔據亞弗利加、愷撒督軍伐之、戰於答不斯、大破之、西比阿自殺、迦多走至烏地加、亦自殺、拉比耶尼與塞士多奔西班牙、愷撒割努米底半、稱亞弗利加、爲

州郡、半與毛里達尼王勃孤斯、凱旋羅馬、大賚軍士、賀戰捷、具食案二萬二千脚、以饗都人、羅馬延愷撒總裁任期、爲十年、

愷撒作入略安曆、

愷撒命曆家蘇西該尼改定曆法、用太陽曆、平年爲三百六十五日六時、每四年加一日、爲閏年、是歲增六十七日、謂之入略安曆、

五十三年丙子、（紀元六百十六年、漢元帝初元四年、西曆前四十五年、）愷撒征西班牙、

塞士多及其兄格紐士等在西班牙、愷撒伐之、戰於格爾都巴、敗績、又戰於其南、自臨陣頭、苦戰大破之、斬拉比耶尼格紐士等、屠三萬餘人、塞士多獨遁、

五十四年丁丑、（紀元六百十七年、漢元帝初元五年、西曆前四十四年、）愷撒爲羅馬終身總裁、

愷撒歸羅馬、元老等議奉尊號、終身任總裁、行皇帝事、愷撒統文武全權、顯要官職、皆帶之、以元老院爲諮詢府、自執最高法權、又與西班牙與盧人以

公民權拓地四方移羅馬貧民釐革州郡政事振興學術建修祠廟其功績赫々多可觀者

羅馬叛黨殺愷撒

愷撒雄心未已欲征巴爾的族綏東邊方修軍備時加西約不盧多狄申士不盧多都路留申別等元老嫉愷撒陰圖除之加西約等皆嘗受恩於愷撒者三月十五日開元老會議愷撒臨之有人告其謀者不聽入堂堂中列羅馬歷世豪傑像中有綳標像以大理石作之愷撒進至其前踞榻叛黨來聚請事申別先進攪其袍甲士加抽劍自後斫之愷撒怒叱曰奴輩亡狀叛黨齊進擊之愷撒奮鬪身被二十餘創不盧多急進斬之愷撒睨曰汝亦叛乎遂斃綳標像前年五十六愷撒器具將相闢地數千里開文化於歐洲創王業於羅馬功績超越前古又自幼從事學問兼有良史之才其所親撰戰鬪紀事及地誌紀行等簡而詳稱古今卓筆而死非其罪輿論惜之

瑪各安多尼爲羅馬公修爾

羅馬叛黨既殺愷撒以爲得復自主之權安多尼聞愷撒死不堪憤惋過市街說其功業以激動民心都人大咎叛黨將盡殺之於是元老議特赦叛黨遣不盧多於馬基頓加西約於西里亞狄申士於枲盧西亞爾比拿各爲太守擧安多尼及特拉伯勒爲公修爾安多尼稱愷撒遺志自握大權遣兵奪馬基頓自領之奪西里亞與特拉伯勒遣不盧多於克勒達島加西約於居勒拿伊加愷撒甥屋大維年十八有機智聞愷撒死至羅馬爲愷撒嗣元老與之結托屋大維寬大得衆心收愷撒宿將爲己用安多尼兵亦有歸之者

五十五年戊寅 紀元六百十八年漢元帝永光元年西曆前四十三年 安多尼伐狄申士

安多尼又欲得枲盧西亞爾比拿元老不聽乃使民會許之將逐狄申士卒兵圍之模知那 在上義 施祿在羅馬說衆使公修爾非爾周及漢薩爲將屋大維副之援狄申士敗安多尼而非爾周漢薩幷死之元老論安多尼罪爲國讐屋大維獨爲總督陽稱討安多尼而密與之通以覩望形勢狄申士追擊安多尼於枲盧多蘭斯亞爾比拿既而部下離叛爲安多尼所殺

瑪各安多尼屋大維列比鐸三雄執政

屋大維執兵權自爲公修爾會安多尼及枲盧拿盆年西太守列比鐸於保諾尼相與盟約將滅共和黨三分羅馬世稱曰後三雄政治迫議官收其政權廢叛黨特赦令發放逐令捕殺愷撒者罪之逐議員百三十人騎士二千餘沒其產施祿亦遭害

五十六年己卯 紀元六百十九年漢元帝永光二年西曆前四十二年 安多尼屋大維破不盧多加西約

不盧多加西約據馬基頓及西里亞連合擁衆抗拒羅馬安多尼屋大維航希臘伐之戰於笞拉西之非立比安多尼督右軍當加西約破之屋大維督左軍當不盧多被敗而加西約聞不盧多亦敗自殺不盧多獨當二軍二旬遂敗死安多尼赴亞細亞西里亞諸州課以苛稅召埃及女王姑婁巴多拉有姿色通爲伴至埃及

五十八年辛巳 紀元六百二十一年漢元帝永光四年西曆前四十年 三雄分羅馬

屋大維在義大利頒老兵以公田安多尼弟爾修爭之不聽安多尼至不倫地修內亂將再起和成中分羅馬安多尼取其東屋大維取其西而列比鐸取亞非利加

六十一年甲申 紀元六百二十四年漢元帝建昭二年西曆前三十七年 高朱蒙建高句麗國

高句麗卽古朝鮮地也其北有國曰扶餘扶餘王金蛙子儀表奇偉甫七歲自作弓矢射之發莫不中扶餘俗稱善射謂朱蒙因名之兄弟忌其材將殺之朱蒙恐禍走東南至卒本扶餘 今韓國平安道成川府 定都於沸流水上國號高句麗以高爲氏營城郭宮室攘靺鞨倂北沃沮

六十二年乙酉 紀元六百二十五年漢元帝建昭三年西曆前三十六年 屋大維滅塞士多

塞士多遁自西班牙至西治里據之整水師振威於海上屋大維遣其將布

撒拉斯取埃及、

阿馬命將諳路討埃及、埃及人久厭東羅馬之政、見回教兵來、無敢拒戰者、唯亞歷山德黎亞固守不下、攻圍數日始陷、大書庫亦罹火、撒拉斯人棨該羅爲首府、

皇極帝元年壬寅、（紀元千三百零二年、唐太宗貞觀十六年、西曆六百四十二年、）帝即位、

帝諱天豐財重日足姬尊、敏達帝曾孫女也、爲舒明帝后、舒明帝崩、即位、遷都大和國飛鳥板蓋宮、

高勾麗榮留王高建武被弑、從子臧立、是爲寶藏王、

榮留王遣使於唐結和、唐使陳大德來窺其虛實、還告之、太宗陰有取之之心、會泉蓋蘇文弑王立王弟大陽子臧、自爲莫離支、（官名也、）專執國政、

撒拉斯破波斯、

波斯王哥士傻第二殂、後無復英主、大吏割據州郡、政教廢壞、勢日衰、撒拉

斯人來侵、屢取敗衂、王葉得揭爾第三（伊嗣俟）遣使於唐乞救、太宗不應、至是撒拉斯人渡底格里士河、攻的西豐取之、王奔吐火羅、遂爲所殺、

東羅馬帝提庇留第三被弑、君士坦丁第二立、

三年甲辰、（紀元千三百零四年、唐太宗貞觀十八年、西曆六百四十四年、）撒拉斯阿馬被殺、阿多曼爲迦理布、

阿馬在麥地拿教院、爲波斯拜火教徒所刺而死、阿多曼代爲迦理布、

孝德帝大化元年乙巳、（紀元千三百零五年、唐太宗貞觀十九年、西曆六百四十五年、）帝即位、

帝諱天萬豐日尊、皇極帝母弟也、皇極帝讓位於帝、遷都難波長柄豐前宮、始建年號、

唐師伐高勾麗、取遼東、

唐帝責泉蓋蘇文弑君之罪、親將諸軍、令新羅百濟奚契丹等擊之、諸軍進渡遼水、陷蓋牟卑沙遼東白巖諸城、轉攻安市、（在今盛京蓋平縣）安市城將堅守不能拔、帝以遼東早寒班師、

大化二年丙午、（紀元千三百零六年、唐太宗貞觀二十年、西曆六百四十六年、）春宣改新詔、

詔罷前代所置屯倉田莊、定畿內國界、置國司郡司、造戶籍、制班田收授之法、行租庸調之法、

大化三年丁未、（紀元千三百零七年、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西曆六百四十七年、）新羅善德女王金德曼殂、從妹勝曼立、是爲眞德女王、

印度戒日王殂、

先是印度具布多朝爲西翅的族所攻滅、尋烏仗那國超日王起、稱謚柯羅摩阿佚多、討滅西翅的族、定印度大半、大興文學技藝、若天文物理醫數解剖之術最盛、又大乘高僧阿僧迦（無著）伐蘇槃度（天親）等亦出、及戒日王立、遷都加奴侍、振興祖業、平定五印度、至是殂、是時碩學名家輩出、而佛教全衰、異端紛起、

撒拉斯侵亞弗利加、

撒拉斯軍入亞弗利加、取其北境瀕海諸地、尋取羅得島

白雉元年庚戌、（紀元千三百十年、唐高宗永徽元年、西曆六百五十年、）唐太宗崩、太子治立、是爲高宗、

法蘭西王達額伯爾第二殂、哥羅味第二立、

白雉四年癸丑、（紀元千三百十三年、唐高宗永徽四年、西曆六百五十三年、）遣使於唐、

以小山上吉士長丹爲大使、遣於唐、明年與百濟新羅送使共歸、自是往來不絕、

支那始傳痘瘡、

白雉五年甲寅、（紀元千三百十四年、唐高宗永徽五年、西曆六百五十四年、）新羅眞德女王金勝曼殂、眞智王孫春秋立、是爲太宗武烈王、

眞平王以來、患高勾麗百濟侵陵、遣使於隋唐、屢乞救援、然內治修整、未嘗挫折、及武烈王國運益隆、

齊明帝元年乙卯、（紀元千三百十五年、唐高宗永徽六年、西曆六百五十五年、）帝再即位、

帝卽皇極帝、禪位孝德帝、號皇祖母尊、孝德帝崩、再踐祚、以中大兄皇子爲太子、遷都大和國飛鳥板蓋宮、後遷川原宮岡本宮、

二年丙辰、（紀元千三百十六年、唐高宗顯慶元年、西曆六百五十六年、）撒拉斯阿多曼被殺、亞利代爲迦理布、

初亞利娶摩哈麥女法知麻、當嗣立、摩哈麥後妻愛沙不可、亞利別唱一派、與愛沙戰克之、至是敎徒作亂、殺阿多曼、立亞利爲迦理布、同敎流傳、益廣盛行諸國、

法蘭西王哥羅味第二殂、哥羅達爾第三立、

四年戊午、（紀元千三百十八年、唐高宗顯慶三年、西曆六百五十八年、）伐蝦夷肅愼、

遣阿部比羅夫、率舟師伐蝦夷、降之、又伐肅愼、六年又伐破之、

六年庚申、（紀元千三百二十年、唐高宗顯慶五年、西曆六百六十年、）唐師伐百濟降之、

百濟與高勾麗結、屢侵新羅、新羅王求救於唐、唐以蘇定方爲總督、率水陸十萬、自萊州濟海、合新羅之衆、以伐之、百濟據熊津拒戰、擊破之、直趣都城、

（泗沘、今韓國忠淸道扶餘縣、）百濟傾國來戰、定方又破之、追入其郭、百濟王及太子隆等皆降、送俘京師、唐帝釋之、以其地置熊津五都督府、百濟宗室鬼室福信、據周留城、（在今全羅道全州西、）起兵、王子扶餘豐、質于日本、福信遣使乞救、且請迎立豐、

七年辛酉、（紀元千三百二十一年、唐高宗龍朔元年、西曆六百六十一年、）帝崩、太子稱制、

帝親帥舟師西征、崩於筑紫朝倉宮、太子中大兄稱制、送百濟王子扶餘豐還其國、

新羅武烈王金春秋殂、子法敏立、是爲文武王、

撒拉斯亞利被殺、摩亞維約爲迦理布、

亞利旣立、國人多疑阿多曼死出于亞利意、翁米亞族摩亞維約謀乘之、殺亞利而代立、據太馬士革、自稱迦理布、率敎徒與亞利戰、旣而有一黨起、默加殺亞利、摩亞維約乃立、定爲子孫世襲、謂之翁米亞系、遷都太馬士革、

八年壬戌、（紀元千三百二十二年、唐高宗龍朔二年、西曆六百六十二年、）唐以卑路斯爲波斯王、尋爲撒拉斯所滅、

唐遣使西域、分治州縣、以疾陵城爲波斯都督府、以波斯王葉得揭爾子卑路斯爲都督、至是襲爲波斯王、旣而撒拉斯人來擊破之、波斯亡、卑路斯子泥涅師、又藉唐力謀恢復、不成而死、

唐伐高勾麗及百濟、

唐帝旣破百濟、又遣蘇定方等伐高勾麗、定方圍平壤、久不下、會大雪、解圍而還、劉仁願劉仁軌等伐百濟、大破之於熊津之東、百濟王子扶餘豐還國、鬼室福信擁立爲王、旣而福信專權、與豐浸相猜忌、豐帥親信、襲殺福信、

九年癸亥、（紀元千三百二十三年、唐高宗龍朔三年、西曆六百六十三年、）唐滅百濟、

唐遣孫仁師等、與劉仁願劉仁軌等合伐百濟、日本遣前將軍上毛野稚子等、率兵救百濟、仁師仁願仁軌與新羅王法敏、同趣周留城、遇我兵於白江口、我軍不利、百濟王豐走高勾麗、餘衆皆降、百濟亡、自建國至是六百八十一年、我軍還自百濟、百濟臣民來投者衆、

天智帝元年戊辰、（紀元千三百二十八年、唐高宗總章元年、西曆六百六十八年、）帝卽位、

帝諱天命開別尊、一名中大兄、舒明帝嫡子、皇極帝所生也、帝至孝、殯先帝六年、至是登阼、遷都近江國大津宮、帝好學、能文明、習治體、設庠序、徵茂才、定五禮、興百度、擧藤原鎌足爲內大臣、

唐滅高勾麗、

先是高勾麗泉蓋蘇文卒、長子男生代爲莫離支、弟男建男產與之爭權、男生據國內城、降於唐、唐以李勣爲將、伐高勾麗、以男生爲鄕導、勣進拔扶餘大行諸城、麗人拒戰、勣破之、遂圍平壤、高勾麗王臧遣男產降、擒男建、送俘於京師、以其地爲九都督府、高勾麗自建國七百五年而亡、

二年己巳、（紀元千三百二十九年、唐高宗總章二年、西曆六百六十九年、）東羅馬帝君士坦丁第二崩、君士坦丁第三立、

三年庚午、（紀元千三百三十年、唐高宗咸亨元年、西曆六百七十年、）法蘭西王哥羅達爾第三殂、智爾利第三立、

四年辛未、(紀元千三百三十一年、唐高宗咸亨二年、西曆六百七十一年、)法蘭西王智爾利第三殂、施爾得力第二立、

弘文帝元年壬申、(紀元千三百三十二年、唐高宗咸亨三年、西曆六百七十二年、)帝卽位、大海人皇子起兵、帝崩、

帝諱大友、天智帝長子也、初天智帝以母弟大海人皇子爲儲貳、及病亟、屬以後事、大海人辭儲位、固請出家修道、天智帝許之、乃立帝爲太子、崩、太子卽位、大海人入吉野、既而有間言、大海人起兵於美濃、遣將村國男依等向近江、帝遣境部藥等拒之、皆敗績、男依等進至粟津、帝崩於山前、

撒拉斯人侵東羅馬、敗還、

撒拉斯迦理布摩亞維約出水陸軍、侵東羅馬、進圍君士坦丁城、城中有加利尼孤者、創作一火藥、名曰希臘火、盛諸壺中、以投敵船、火勢猛烈、入水不滅、燒撒拉斯兵艦殆盡、撒拉斯人大懼、乞和納歲貢而還、

天武帝元年癸酉、(紀元千三百三十三年、唐高宗咸亨四年、西曆六百七十三年、)帝卽位、

帝諱天渟中原瀛眞人尊、初稱大海人、天智帝母弟也、弘文帝崩、卽位、遷都大和國飛鳥淨見原宮、

三年乙亥、(紀元千三百三十五年、唐高宗上元二年、西曆六百七十五年、)唐師破新羅、

新羅王法敏納高勾麗叛衆、又據百濟故地、使人守之、唐帝怒、削其官爵、命劉仁軌伐之、仁軌大破新羅之衆於七重城、又使靺鞨浮海、略新羅南境、斬獲甚衆、仁軌引兵還、李謹行屯新羅之買肖城、三戰皆捷、新羅乃遣使入貢、且謝罪、唐赦之、復王官爵、

八年庚辰、(紀元千三百四十年、唐高宗永隆元年、西曆六百八十年、)撒拉斯摩亞維約殂、耶昔代爲迦理布、

九年辛巳、(紀元千三百四十一年、唐高宗開耀元年、西曆六百八十一年、)新羅文武王金法敏殂、子政明立、是爲神文王、

新羅當武烈文武二王之時、金庾信輔之、盡忠竭力、周旋於唐及麗濟之間、克成統一之業、芻童牧豎皆稱其功、

十二年甲申、(紀元千三百四十四年、唐武后光宅元年、西曆六百八十四年、)唐高宗崩、太子哲立、是爲中宗、尋太后武氏廢之、立豫王旦、太后稱制、是爲則天后、

十三年乙酉、(紀元千三百四十五年、唐武后垂拱元年、西曆六百八十五年、)東羅馬帝君士坦丁第三崩、入斯底尼安第二立、

持統帝元年丁亥、(紀元千三百四十七年、唐武后垂拱三年、西曆六百八十七年、)天武帝崩、皇后稱制、

帝諱高天原廣野姬尊、天智帝第二女也、爲天武帝后、天武帝立草壁皇子爲太子、疾劇、敕后及太子同決機務、崩、后臨朝稱制、

法蘭西希利士的比賓與王戰、克之、

希利士的比賓加魯令比賓孫也、襲職爲墺地利宰相、與施爾得力第二王不諧、與王戰於帖士多黎、大破之、斥賽孫宰相、自爲法蘭西全國宰相、威權歸其掌握、王唯擁虛器耳、

四年庚寅、(紀元千三百五十年、唐武后天授元年、西曆六百九十年、)帝卽位、

太子草壁皇子薨、帝乃卽位、後遷都大和國藤原宮、

唐武后改國號爲周、卽帝位、以旦爲嗣、

五年辛卯、(紀元千三百五十一年、周武后天授二年、西曆六百九十一年、)法蘭西王施爾得力第二殂、哥羅味第三立、

六年壬辰、(紀元千三百五十二年、周武后長壽元年、西曆六百九十二年、)新羅神文王金政明殂、長子理洪立、是爲孝昭王、

撒拉斯耶昔殂、亞伯拉曼代爲迦理布、

八年甲午、(紀元千三百五十四年、周武后延載元年、西曆六百九十四年、)亮周廢東羅馬帝入斯底尼安第二、自立、

入斯底尼安第二狠惡專事聚斂、欲以殺戮立威、人心携惑、怨謗載塗、帝聞之大怒、欲併殺法皇與都人、都人群起爲亂、大將亮周首襲帝宮、執帝截鼻舌、投之獄、自卽帝位、

九年乙未、(紀元千三百五十五年、周武后天册萬歲元年、西曆六百九十五年、)法蘭西王哥羅味第三殂、施爾特伯爾第三立、

文武帝元年丁酉、紀元千三百五十七年、周武后神功元年、西曆六百九十七年、帝即位、
帝諱珂瑠、天武帝之孫、草壁皇子之子也、受持統帝禪即位、
亞比西馬廢東羅馬帝亮周自立、
亮周執國命三年、將軍亞比西馬一名提庇留起兵叛、捕亮周截其鼻、錮諸道院、
四年庚子、紀元千三百六十年、周武后久視元年、西曆七百年、撒拉斯併亞弗利加、
迦理布亞伯拉曼擊滅群雄、統轄全國、遣將木穀討東羅馬屬地亞弗利加、
木穀擊而降之、毀加爾達額市、進踰亞太臘山、盡取之、其西界至壓瀾的洋、
大寶二年壬寅、紀元千三百六十二年、周武后長安二年、西曆七百零二年、遣使於唐、
以粟田眞人爲遣唐大使、赴唐、至長安見武后、眞人儀容閑麗、冠進賢冠、項
有華蘤四披、紫袍帛帶、唐廷稱其溫雅、
新羅孝昭王金理洪殂、弟隆基立、後改名興光、是爲聖德王、
慶雲元年甲辰、紀元千三百六十四年、周武后長安四年、西曆七百零四年、入斯底尼安第二復爲東羅馬帝、

入斯底尼安第二脫獄、奔布爾加里、布爾加里人援之、以兵一萬五千來攻、
破君士坦丁府、殺亮周及亞比西馬、入斯底尼安復帝位、
撒拉斯亞伯拉曼殂、瓦立第一代爲迦理布、
二年乙巳、紀元千三百六十五年、唐中宗神龍元年、西曆七百零五年、唐武后崩、中宗復位、
元明帝和銅元年戊申、紀元千三百六十八年、唐中宗景龍二年、西曆七百零八年、帝即位、
帝諱阿閉、天智帝第四女也、適草壁皇子、生文武元正二帝、文武帝崩、即位、
遷都於大和國平城宮、
和銅三年庚戌、紀元千三百七十年、唐睿宗景雲元年、西曆七百十年、唐韋后弑中宗、相王旦子隆基起兵、誅
韋后、立相王、是爲睿宗、
和銅四年辛亥、紀元千三百七十一年、唐睿宗景雲二年、西曆七百十一年、撒拉斯破西我特國、
撒拉斯既極亞弗利加西陲、更欲渡海略西班牙、西班牙爲西我特所據、西
我特自亞美拉王以後、數世至回剔牙、暴虐、大族魯得力廢之自立、貴族入
里奔叛、誘撒拉斯入侵、撒拉斯將沍立甫、濟日巴拉爾大海峽、討西班牙、與
魯得力大戰於安達羅之熱勒士、我特兵敗績、魯得力溺死於瓜達幾微河、
東羅馬帝入斯底尼安第二被弑、腓立比古吧爾提尼立、
入斯底尼安第二復位、暴戾如舊、國人弑之、希拉古流帝統絕、吧爾提尼代
立、
法蘭西王施爾特伯爾第三殂、達額伯爾第三立、
和銅五年壬子、紀元千三百七十二年、唐玄宗先天元年、西曆七百十二年、唐睿宗傳位於太子隆基、是爲玄宗、
和銅六年癸丑、紀元千三百七十三年、唐玄宗開元元年、西曆七百十三年、唐封大祚榮爲渤海王、
高勾麗既亡、其別種大祚榮與靺鞨破唐兵、據東牟山、築城居之、祚榮驍勇
善戰、高勾麗靺鞨人稍稍歸之、自稱振國、至是唐封爲渤海王、其地南接新
羅、東窮海、西至契丹、
東羅馬帝吧爾提尼被廢、亞拿達修第二立、

西我特國亡、亞斯都里國建、
撒拉斯將沍立甫破我特軍、盡取西班牙、其疆域自地中海至比利牛山、西
我特國亡、其王族伯拉日疴與其徒遁西班牙北境亞斯都里山、立基督教
國、曰亞斯都里、
和銅七年甲寅、紀元千三百七十四年、唐玄宗開元二年、西曆七百十四年、撒拉斯瓦立殂、沙立曼代爲迦理布、
初瓦立遣將克泰巴東征、擊平捕喝、撒麻里干、鏺汗、貨利習彌諸地、進踰葱
嶺、至疏勒、將侵唐地、又摩哈麥伊文加西摩向印度、入加奴侍與克泰巴兩
道將討唐、會瓦立殂、皆班師、自是回教傳於中亞及印度、
元正帝靈龜元年乙卯、紀元千三百七十五年、唐玄宗開元三年、西曆七百十五年、帝即位、
帝諱氷高、文武帝姊也、受元明帝禪即位、
法蘭西王達額伯爾第三殂、施爾比粟第二立、
前年希利士的比竇卒、子沙爾馬的爾爲塽地利侯、襲爲宰相、威權日熾、

靈龜二年丙辰、（紀元千三百七十六年、唐玄宗開元四年、西曆七百十六年、）東羅馬帝亞拿達修第二禪位於帖葋多削第三、
亞拿達修帝懲前代諸帝遭慘禍、遽遜位、
養老元年丁巳、（紀元千三百七十七年、唐玄宗開元五年、西曆七百十七年、）東羅馬帝帖葋多削第三辭位、勒阿第三立、
帖葋多削帝亦懼禍及身、辭之、國人推將軍勒阿第三爲帝、勒阿伊掃里人、出於寒微、屢立戰功、
撒拉斯沙立曼殂、阿馬第二代爲迦理布、
養老三年己未、（紀元千三百七十九年、唐玄宗開元七年、西曆七百十九年、）渤海高王大祚榮殂、子武藝立、是爲武王、
養老四年庚申、（紀元千三百八十年、唐玄宗開元八年、西曆七百二十年、）撒拉斯人侵東羅馬、敗績、
撒拉斯人合回教各國、以戰艦一千八百、陸兵十二萬、攻東羅馬、圍君士坦丁府、勢太急、勒阿第三帝奮鬪破之、自是國威復振、

撒拉斯阿馬第二被弑、耶昔第二代爲迦理布、
法蘭西王施爾比栗第二殂、知爾利第四立、
聖武帝神龜元年甲子、（紀元千三百八十四年、唐玄宗開元十二年、西曆七百二十四年、）帝即位、
帝文武帝子也、立爲太子、受元正帝禪即位、
神龜三年丙寅、（紀元千三百八十六年、唐玄宗開元十四年、西曆七百二十六年、）東羅馬帝禁偶像、
基督教徒禮拜偶像既久、及回教起、爭論紛紛、分爲二派、勒阿第三帝深惡偶像、以爲回教人侵略諸國、實由基督教徒拜偶像之惡風不已、將盡滅之、發令嚴禁禮拜、廢毀偶像、法皇格勒革理第二非之、以帝爲教敵、羅馬市民叛、與東羅馬軍鬪、投帝像於糞土中、殺嘗毀偶像者、
神龜五年戊辰、（紀元千三百八十八年、唐玄宗開元十六年、西曆七百二十八年、）渤海王遣使入朝、渤海始通、
法皇建羅馬國、
勒阿帝廢法皇、羅馬市民不肯奉、法皇格勒革理第二別建羅馬共和國、與法蘭西結、東羅馬遂失義大利大半、羅馬希臘二教分裂基於此、
天平四年壬申、（紀元千三百九十二年、唐玄宗開元二十年、西曆七百三十二年、）法蘭西大破撒拉斯人、
初非里斯人叛、法蘭西宰沙爾馬的爾擊之、不克、再擊之、大捷、取其地、至是撒拉斯耶昔第二遣將押達拉曼、引大軍自西班牙踰比利牛山、入法蘭西、取加崙河及羅尼河、兵鋒所向、勢如風雨、全國震動、沙爾親提精兵邀之、戰於都羅及波亞疊、大破之、押達拉曼遁歸、法蘭西盡復所失之地、回教人兵鋒大挫、無復進取之意、沙爾名聲益重、諸國稱之曰馬的爾、法語鐵椎也、尋擊撒遜人、破之、撒遜人約每歲貢獸畜以和、
天平九年丁丑、（紀元千三百九十七年、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西曆七百三十七年、）新羅聖德王金興光殂、子承慶立、是爲孝成王、
聖德王事唐最謹、唐與以浿江（今韓國大同江）以南地、改號王城國、尋復舊、

法蘭西王知爾利第四殂、沙爾馬的爾稱法蘭西公、仍兼宰相、
天平十年戊寅、（紀元千三百九十八年、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西曆七百三十八年、）渤海武王大武藝殂、子欽茂立、是爲文王、
天平十三年辛巳、（紀元千四百零一年、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西曆七百四十一年、）法蘭西王施爾比栗第三立、沙爾馬的爾卒、二子比賓、甲羅曼共爲宰相、
日耳曼習俗、民衆皆借地於人、服屬之、而地主甚少、及併羅盧、地主自取甚大、後割其地以與臣民、爲隸屬、親如君臣、沙爾馬的爾因之頒土地給臣民、使以負軍役之責、又收寺領以供其用、終爲封建之漸、
天平十四年壬午、（紀元千四百零二年、唐玄宗天寶元年、西曆七百四十二年、）新羅孝成王金承慶殂、弟憲英立、是爲景德王、
東羅馬帝勒阿第三崩、子君士坦丁第四哥布祿尼摩立、
君士坦丁第四繼遺志、惡偶像最甚、令國人呈誓書曰、今後有拜偶像者必

死、

撒拉斯耶昔第二殂、華里德代爲迦理布、

天平十五年癸未、（紀元千四百零三年、唐玄宗天寶二年、西曆七百四十三年、）撒拉斯華里德殂、耶昔第三代爲迦理布、

孝謙帝天平勝寶元年己丑、（紀元千四百零九年、唐玄宗天寶八年、西曆七百四十九年、）帝卽位、

帝諱阿倍、聖武帝女也、受禪卽位、

天平勝寶二年庚寅、（紀元千四百十年、唐玄宗天寶九年、西曆七百五十年、）撒拉斯耶昔第三殂、麥爾縮立、阿蒲羅拔廢之自立爲迦理布、

翁米亞系迦理布、自摩亞維約都大馬士革、殆九十年、怠惰縱逸、國人不服、法知麻系亞利派、與摩哈麥叔父亞巴士派、三黨各異服色、爭擾不絕、至是亞巴士派阿蒲羅拔與麥爾縮戰、廢之自立、是爲亞拔西忒系、翁米亞系亡、

天平勝寶三年辛卯、（紀元千四百十一年、唐玄宗天寶十年、西曆七百五十一年、）法蘭西宰北賓勒不列弗廢其王施爾比栗第三自立、

北賓甲羅曼生隙相爭、甲羅曼遂解政權、遁于道院、北賓獨專國權、國人推戴、不知復有王家、北賓欲廢王自立、遣使法皇薩加利曰、不能負荷政務之王、與掌握國權之宰、孰宜正位號、唯法皇裁之、法皇承其意、使北賓陞王位、北賓大會國人於賽孫、綿斯僧正蒲尼哈斯奉法蘭西王冕卽位、是爲加羅胤系、北賓身長不過四尺有半、膽力豪壯、膂力過人、世謂小王、廢王施爾比栗第三遷於諸曼的錮諸寺院、墨羅彬系自哥羅味第一至是凡二十世二百七十一年而亡、

天平勝寶六年甲午、（紀元千四百十四年、唐玄宗天寶十三年、西曆七百五十四年、）撒拉斯阿蒲羅拔殂、弟亞曼速代爲迦理布、

法蘭西破倫巴多、

倫巴多王亞斯多爾副乘羅馬之亂、取拉威那、進逼羅馬府、法皇士提反第

三親至法蘭西乞救、北賓與二子甲利曼、沙爾受其抹香、乃率兵入義大利、與倫巴多人戰破之、進圍其都城、亞斯多爾副與其侵地於法蘭西講和、北賓獻之法皇、自是法皇始得知政權、多領土地、

非里斯人殺僧正蒲尼哈斯、

蒲尼哈斯、安各羅撒遜人、自幼苦學、教育生徒、日耳曼雖稍向基督教、猶多野蠻異教之徒、法皇使至日耳曼化誘之、蒲尼哈斯巡東法蘭西、突林克黑西、非里斯等地、專務布教、進爲綿斯大僧正、年七十、入非里斯、爲異教之徒所殺、其後教師倣蒲尼哈斯之爲、會子弟授書法算術圖畫彫像諸技、獷悍之民、皆革面目、其裨補政化之功大矣、

天平勝寶七年乙未、（紀元千四百十五年、唐玄宗天寶十四年、西曆七百五十五年、）唐安祿山反、國大亂、

天下勝寶八年丙申、（紀元千四百十六年、唐肅宗至德元年、西曆七百五十六年、）唐玄宗出奔蜀、太子亨立、是爲肅宗、

押達爾拉曼建哥多瓦國、

撒拉斯亞曼速以詭計殺翁米亞系諸王孫、凡九十人、王子押達爾拉曼獨免、奔於西班牙、自爲迦理布、都哥多瓦、國號哥多瓦、伐亞斯都里國、伯拉日痾王三世孫佛奴伊降、改號曰亞維德、爲屬國、同教迦理布分爲東西、

淳仁帝天平寶字三年己亥、（紀元千四百十九年、唐肅宗乾元二年、西曆七百五十九年、）帝卽位、

帝諱大炊、天武帝孫、舍人親王子也、立爲太子、受孝謙帝禪卽位、

天平寶字六年壬寅、（紀元千四百二十二年、唐肅宗寶應元年、西曆七百六十二年、）撒拉斯亞曼速遷都縛達、

初阿蒲羅拔與唐兵戰於多羅斯、及縛達破之、至是亞曼速建縛達府於底格里士河邊、以爲首都、

天平寶字七年癸卯、（紀元千四百二十三年、唐代宗廣德元年、西曆七百六十三年、）唐肅宗崩、太子豫立、是爲代宗、

稱德帝天平神護元年乙巳、（紀元千四百二十五年、唐代宗永泰元年、西曆七百六十五年、）帝復阼、

稱德帝卽孝謙帝也、廢淳仁帝爲淡路公、重臨萬機、

新羅景德王金憲英殂、子乾運立、是爲惠恭王、

景德王用心民事、容納人言、置九州、定郡縣、改官號、制度一新、然叛賊時起、衰亂之兆稍萌、

神護景雲二年戊申、（紀元千四百二十八年、唐代宗大曆三年、西曆七百六十八年、）法蘭西王北賓殂、二子甲利曼。沙爾分治全國、

光仁帝寶龜元年庚戌、（紀元千四百三十年、唐代宗大曆五年、西曆七百七十年、）帝即位、

帝諱白壁、天智帝孫、施基皇子子也、稱德帝崩、群臣奉帝即位、

寶龜二年辛亥、（紀元千四百三十一年、唐代宗大曆六年、西曆七百七十一年、）沙爾統一法蘭西、

甲利曼、北賓長子也、是歲殂、沙爾獨領全國、沙爾又稱沙立曼、身長七尺、勇智絕倫、有文武才、

寶龜三年壬子、（紀元千四百三十二年、唐代宗大曆七年、西曆七百七十二年、）法蘭西破撒遜、

沙立曼即位之初、令日耳曼人盡歸基督教、蓋謂幷吞諸國之謀、莫若推尊基督、日耳曼諸族、唯撒遜人最強、分爲四部、墨守舊風、屢出兵抄掠法蘭西諸邑、於是沙立曼開五月野會於窩牧、議發兵擊撒遜、入西發里、拔耶勒堡、毀伊爾綿廟、破壞神像、撒遜降、

寶龜五年甲寅、（紀元千四百三十四年、唐代宗大曆九年、西曆七百七十四年、）撒拉斯亞曼速殂、子馬哈日代爲迦理布、

法蘭西滅倫巴多國、

甲利曼殂、其妃爲倫巴多王特西弌留女、沙立曼廢之、甲利曼諸子奔倫巴多、依特西弌留、請襲位於法皇、法皇亞的練第一不許、特西弌留怒、起兵侵羅馬、法皇乞援於沙立曼、沙立曼乃率軍踰壘伯爾拿嶺、入義大利、與倫巴多人累戰累勝、進圍其都城巴非亞、巴非亞人降、擒特西弌留、幽諸寺院、如羅馬府、與法皇尋舊盟、自稱義大利王、盡取倫巴多屬地北中兩義地、以南義一部歸東羅馬、倫巴多自建國至此二百二十年而亡、

寶龜六年乙卯、（紀元千四百三十五年、唐代宗大曆十年、西曆七百七十五年、）東羅馬帝君士坦丁第四崩、子勒阿第四立、

寶龜九年戊午、（紀元千四百三十八年、唐代宗大曆十三年、西曆七百七十八年、）法蘭西侵西班牙、

西班牙薩拉厄撒侯、請法蘭西討哥多瓦迦理布押達爾拉曼以救己、沙爾曼王自將兵入西班牙、略地至厄波羅河而還、抵倫塞士哈列溪間、其殿軍爲伽斯昆族所掩擊、大敗、沙立曼從子魯朗多有勇名、亦死之、先是沙立曼開五月野會於巴德奔、誓撒遜人聽命、撒遜人叛服不常、其將威的斤豪雄絕倫、常抗法蘭西、法蘭西擊破之、威的斤奔丁抹、至是聞西班牙之敗、又煽動國人、擧兵焚掠、

寶龜十年己未、（紀元千四百三十九年、唐代宗大曆十四年、西曆七百七十九年、）法蘭西破撒遜、

沙立曼王率東法蘭西亞利曼等兵伐撒遜、大戰於洛幾何都、破之、威的斤逃、撒遜人降、王乃設禮拜堂教院於諸邑、教化其民、

寶龜十一年庚申、（紀元千四百四十年、唐德宗建中元年、西曆七百八十年、）唐代宗崩、太子适立、是爲德宗、

新羅金良相弑惠恭王金乾運自立、是爲宣德王、

惠恭王時、叛者更起、國內騷擾、上大等金良相及伊湌金敬信擧兵討叛賊金志貞、遂弑王自立、良相奈勿九世孫、孝芳子也、以敬信爲上大等、

天應元年辛酉、（紀元千四百四十一年、唐德宗建中二年、西曆七百八十一年、）東羅馬帝勒阿第四崩、子君士坦丁第五立、

君士坦丁帝年甫十歲、其母伊連攝政專權、

桓武帝延曆元年壬戌、（紀元千四百四十二年、唐德宗建中三年、西曆七百八十二年、）帝即位、

帝諱山部、光仁帝長子也、受禪即位、

延曆四年乙丑、（紀元千四百四十五年、唐德宗貞元元年、西曆七百八十五年、）新羅宣德王金良相殂、金敬信立、是爲元聖王、

宣德王殂、無嗣、金敬信。奈勿十一世孫、孝謙子也、

法蘭西復破撒遜、

沙爾曼王編撒遜人爲兵伐斯拉兵卒作亂屠殺將校威的斤又起王大怒長驅入撒遜威的斤又逃不知所之乃窮治亂兵斬四千五百人撒遜人憤怨復叛沙爾曼王擊敗屠之威的斤遂率衆降附歸基督教

延曆五年丙寅、紀元千四百四十六年、唐德宗貞元二年、西曆七百八十六年、撒拉斯哈倫亞拉什爲迦理布、

先是縛達迦理布馬哈日殂子馬沙拉日立明年爲人所害哈倫亞拉伯立有雄略國勢漸强大殂哈倫亞拉什其孫也至是爲迦理布以文武才幹著名安輯國人止戰鬬整法度通貿易縛達當東西要路商業極其繁榮市街宏壯宮殿美麗又可蘭神學希臘羅馬印度文學皆事講習與測量哲學醫算天文分析工作詩歌諸學科設大學於諸市文物之盛冠絕東方疆域西自大西洋東至信度河南自波斯海北至裏海撒拉斯帝國之盛以此時爲最、

延曆六年丁卯、紀元千四百四十七年、唐德宗貞元三年、西曆七百八十七年、渤海文王大欽茂殂族弟元義立國人殺之孫華嶼立是爲成王、

欽茂遷都上京後徙東京華嶼復還上京、

延曆七年戊辰、紀元千四百四十八年、唐德宗貞元四年、西曆七百八十八年、東羅馬后弑其子君士坦丁第五帝自立、

后伊連爲人豪悍及君士坦丁第五帝長猶執政權母子怨隙寖深伊連使人侍帝左右陰告其行事帝惡行漸長國人離渙伊連遂執帝抉其眼弑之自立爲帝、

法蘭西取巴威略

巴威略公闥西魯倫巴多王特西忒留女壻也抗法蘭西倔强不下沙立曼王發兵擊之擒闥西魯還幽諸寺院遂併其地、

延曆十二年癸酉、紀元千四百五十三年、唐德宗貞元九年、西曆七百九十三年、東羅馬人廢伊連帝立尼塞佛路伊連帝聞法蘭西王沙立曼喪其妃謀身爲繼配以法蘭西合東羅馬以復古羅馬之盛希臘大族不欲戴法蘭西王結黨叛之立錢務總管尼塞佛路爲帝廢伊連放諸勒斯陂島遂死島中

萬國史綱目卷之三終

萬國史綱目卷之四

日本　重　野　安　繹　著

延暦十三年甲戌、紀元千四百五十四年、唐德宗貞元十年、西暦七百九十四年、遷都於山城國平安京、

先是諸帝每立遷徙其都、至平城京歷七代、區畫大備、營造精麗、至是規模宏大、市街整齊、宮殿門廡恢廓壯麗、以至明治、永爲帝都、

渤海威王大華璵、文王子嵩鄰立、是爲康王、

延暦十五年丙子、紀元千四百五十六年、唐德宗貞元十二年、西暦七百九十六年、法蘭西滅亞挖爾族、

沙立曼王討斯拉族、破微爾斯、微爾斯斯拉種族在波羅的海濱者也、獻金幣請和、乃又以太子比賓爲都督、入亞挖爾、討其助閼西魯之罪、破多腦河邊之營、進取兗斯河、至臘伯河、以其地爲法蘭西東部、亞挖爾族遂滅、

延暦十六年丁丑、紀元千四百五十七年、唐德宗貞元十三年、西暦七百九十七年、撤拉斯人侵小亞細亞、取伽怕多家及居伯羅、羅得二島、

延暦十八年己卯、紀元千四百五十九年、唐德宗貞元十五年、西暦七百九十九年、新羅元聖王金敬信殂、孫俊邕立、是爲昭聖王、

延暦十九年庚辰、紀元千四百六十年、唐德宗貞元十六年、西暦八百年、新羅昭聖王金俊邕殂、子重熙立、是爲哀莊王、

法蘭西王沙立曼爲西羅馬帝、

法皇利阿第三爲前法皇族所逐、奔詣巴德奔、沙立曼王營、乞救、王遣兵護送之、旋羅馬府、自至亞金、整北海艦隊、備諾爾曼族來寇、乃至義大利、捕作亂者、盡處寬典、詣聖彼得廟、法皇稱其功德、引教徒進、手執金冠加王頭、立爲西羅馬帝、法皇加冠之儀始于此、世稱沙立曼爲大帝、

延暦二十三年甲申、紀元千四百六十四年、唐德宗貞元二十年、西暦八百零四年、日本僧空海、最澄等入唐、

法蘭西滅撤遜、

自威的斤降、撒遜人勢衰、相率而降附、至是全部服從、棄舊敎、奉基督敎、沙立曼遷其民之半於法蘭西、以防後患、

延暦二十四年乙酉、紀元千四百六十五年、唐順宗永貞元年、西暦八百零五年、唐德宗崩、太子誦立、是爲順宗、

平城帝大同元年丙戌、紀元千四百六十六年、唐憲宗元和元年、西暦八百零六年、帝卽位、

帝諱安殿、桓武帝長子也、桓武帝崩、卽位、

唐順宗禪位於太子純、是爲憲宗、

大同四年己丑、紀元千四百六十九年、唐憲宗元和四年、西暦八百零九年、新羅金彥昇弑哀莊王金重熙、自立、是爲憲德王、

彥昇、照聖王弟也、王時飢饉荐臻、民不聊生、初宣德王殂、群臣欲立王族子周元、不果、至是周元子憲昌擧兵叛、擊平之、

渤海康王大嵩鄰殂、子堯瑜立、是爲定王、

撒拉斯哈倫亞拉什殂、子亞馬門代爲迦理布、

哈倫亞拉什殂、諸子爭位、內訌紛起、季子亞馬門逐兄自立、亂始定、亞馬門大起文學、建書院於各郡、招才藝智巧之士、勸奬學藝、而文弱奢侈之弊、漸源於此、

嵯峨帝弘仁元年庚寅、紀元千四百七十年、唐憲宗元和五年、西暦八百十年、帝卽位、

帝諱神野、平城帝同母弟也、受禪卽位、

法蘭西破諾爾曼、

諾爾曼族稱斯干的那維、又太尼、據丁抹、瑞典、諾威等地、悍猛好戰、屢侵瀕海諸國、其酋進至易北河、沙立曼帝長子甲利擊却之、帝又親征之、會其酋爲下所殺、乃與其嗣子和、易北河岸之地屬法蘭西、

弘仁二年辛卯、紀元千四百七十一年、唐憲宗元和六年、西暦八百十一年、東羅馬帝尼塞佛路戰死、密給爾第一立、

塞尼佛路帝爲政暴橫、國人離心、帝侵布爾加利、布爾加利王力屈請和、不聽、縱火抄掠王宮、布爾加利王怒、決死奮鬭、帝敗遁入林中、戰歿、密給爾第

一代立、

弘仁四年癸巳、（紀元千四百七十三年、唐憲宗元和八年、西曆八百十三年、）渤海定王大堯瑜殂、弟言義立、是爲僖王、

東羅馬帝密給爾第一遜位、勒阿第五立、

密給爾帝又與布爾加利人戰、將士不和、棄旗遁、帝大窘、讓位於將軍勒阿第五、避入道院、勒阿亞爾美尼人也、

弘仁五年甲午、（紀元千四百七十四年、唐憲宗元和九年、西曆八百十四年、）西羅馬帝沙立曼崩、子路易第一立、

沙立曼帝常在行間、未嘗定首都、唯愛亞金（在普魯西）及尹厄爾蹊、久駐其地、遂崩於亞金、年七十三、帝長於兵法、所征服十二國、大拓疆宇、西自厄波羅河。歷瀾的洋、東至易北河、臘伯河、南自低伯河、地中海、北至厓得爾河、帝用心民政、撰議員一千一百五十一人、春秋徵集、與之議定國憲民法、若獄訟審官、必撰高年練達者爲之、其宿志在大弘基督教、多設學校於國內、建招賢館於宮中、以聚四方英俊、如亞快那。安日爾。耶壽法諸人、最著於世、更興建築耕種諸術、親耕禁園、以勸農業、作倉庫於都邑、以便商販、又好學、長於書法、窮理諸學、及羅甸日耳曼語、皆極其蘊、自著諸書、大修兵政、自非疲癃殘疾、皆入兵籍、若撒拉斯哈倫亞拉什威振四鄰、亦與帝通好、帝有三子、長曰甲利、次曰比賓、二人勇剛不讓父、皆先卒、季子路易第一、魯的盆涅嗣立、

弘仁七年丙申、（紀元千四百七十六年、唐憲宗元和十一年、西曆八百十六年、）渤海僖王大言義殂、弟明忠立、是爲簡王、

弘仁八年丁酉、（紀元千四百七十七年、唐憲宗元和十二年、西曆八百十七年、）渤海簡王大明忠殂、從弟仁秀立、是爲宣王、

弘仁九年戊戌、（紀元千四百七十八年、唐憲宗元和十三年、西曆八百十八年、）西羅馬帝殺伯爾拿、

沙立曼帝遺詔、以太子比賓子伯爾拿爲義大利王、伯爾拿自謂嫡宗當嗣帝位、擧兵叛、路易帝擊擒之、抉其目殺之、帝後悔其慘酷、招教師責己罪、教師謂得好機、漸參政事、勢力日加、

弘仁十二年辛丑、（紀元千四百八十一年、唐穆宗長慶元年、西曆八百二十一年、）唐憲宗崩、太子恒立、是爲穆宗、

東羅馬帝勒阿第五被弑、密給爾第二哈爾巴立、

勒阿帝時、地震饑饉火災屢起、生民困苦、國力疲獘、帝嚴禁偶像、爲下所弑、國中無復問弑君之罪者、政令廢弛如此、密給爾第二立、與帖痾法路同聽政、

弘仁十四年癸卯、（紀元千四百八十三年、唐穆宗長慶三年、西曆八百二十三年、）撒拉斯人侵希臘、取克勒達島、

淳和帝天長元年甲辰、（紀元千四百八十四年、唐穆宗長慶四年、西曆八百二十四年、）帝即位、

帝諱大伴、嵯峨帝弟也、受禪即位、

天長二年乙巳、（紀元千四百八十五年、唐敬宗寶曆元年、西曆八百二十五年、）唐穆宗崩、太子湛立、是爲敬宗、

天長三年丙午、（紀元千四百八十六年、唐敬宗寶曆二年、西曆八百二十六年、）新羅憲德王金彥昇殂、弟景徽立、是爲興德王、

天長四年丁未、（紀元千四百八十七年、唐文宗太和元年、西曆八百二十七年、）唐劉克明等弑敬宗、弟江王昂立、是爲文宗、

撒拉斯人復侵希臘、取西治里島、

厄伯德建英吉利國、

安各羅撒遜人在不列顚、創建七國、如列國諸侯、時相攻伐、有厄伯德者、爲厄塞王、有智略、合七國爲一、號英吉利、自爲王、都倫敦、英吉利之稱、實創於此、

天長六年己酉、（紀元千四百八十九年、唐文宗太和三年、西曆八百二十九年、）東羅馬帝密給爾第二崩、帖痾法路立、

法蘭西內亂起、

路易帝柔懦、不能負荷大業、有四子、長曰魯達留、次曰比賓、次曰路易獨逸士、次曰沙爾吧爾、三子前后伊綿茄所生、后早薨、納亞利曼豪族入軾、生沙

爾帝初以魯達留爲嗣、封比賓于亞幾坦、路易獨逸士于巴威略及伯爾拿、遭殺、魯達留幷義大利王、既而帝欲割三子之地、以與沙爾、三子怒、擧兵反、

天長七年庚戌、（紀元千四百九十年、唐文宗太和四年、西曆八百三十年、）渤海宣王大仁秀殂、孫彝震立、

天長十年癸丑、（紀元千四百九十三年、唐文宗太和七年、西曆八百三十三年、）撒拉斯亞馬門殂、弟馬太生代爲迦理布、

馬太生以土耳其人五萬、爲親衞兵、衞兵漸擅威權、稱其職曰耶米亞溫拉、遏迦理布、裁斷百事、不異當時法蘭西宰相、衰運漸兆、

西羅馬帝路易被廢、尋復位、

魯達留等兵起、帝自帥諸軍征之、法皇格勒革理第四陰助三子、說禁軍離散、魯達留執帝、及入輭送賽孫寺院、使跪於懺悔臺上自謝罪、尋比賓與路易獨逸士說魯達留復父位、魯達留從之、

仁明帝承和元年甲寅、（紀元千四百九十四年、唐文宗太和八年、西曆八百三十四年、）帝卽位、

帝諱正良、嵯峨帝第二子也、受禪卽位、

承和三年丙辰、（紀元千四百九十六年、唐文宗開成元年、西曆八百三十六年、）新羅興德王金景徽殂、元聖王孫悌隆立、是爲僖康王、

興德王殂、元聖王孫均貞與從子悌隆爭立、金陽及均貞子祐徵等、奉均貞爲王、以族兵宿衞、悌隆黨金明等來圍之、陽突圍遁出、均貞遭害、明等乃立悌隆、

英吉利王厄伯德殂、子以惕無立、

撒拉斯遷都新地、

馬太生使馬隊十三萬人各運泥一甕、頃刻築成宮基、乃遷都焉、

承和五年戊午、（紀元千四百九十八年、唐文宗開成三年、西曆八百三十八年、）新羅金明弑僖康王金悌隆自立、是爲閔哀王、

金祐徵走至淸海鎭、（今全羅道莞島）依大使張保皐、金陽亦募兵至淸海鎭、謀擧事、

既而金明弑王自立、金明亦元聖王孫也、

西羅馬帝第二子比賓薨、路易獨逸士擧兵叛、

比賓薨、路易帝以其地頒與魯達留及沙爾、不及路易獨逸士、獨逸士大憤、擧兵叛、

蘇格蘭人取比古的、創築都伯林城、

蘇格蘭酋長健尼士第二擊比古的族、破之、自立爲王、子孫世襲、

承和六年己未、（紀元千四百九十九年、唐文宗開成四年、西曆八百三十九年、）新羅金陽等殺閔哀王金明、立金祐徵、是爲神武王、尋殂、子慶膺立、是爲文聖王、

金陽奉祐徵起兵於淸海鎭、張保皐以兵五千授其友鄭年助之、陽等至達伐丘、（在今慶尙道大丘郡）金明遣兵拒之、一戰敗績、陽等進擊明弑之、立祐徵爲王、尋殂、子慶膺立、

承和七年庚申、（紀元千五百年、唐文宗開成五年、西曆八百四十年、）西羅馬帝路易第一崩、

獨逸士擧兵、帝親將伐之、會病崩於來因河島中、

承和八年辛酉、（紀元千五百零一年、唐武宗會昌元年、西曆八百四十一年、）唐文宗崩、太弟瀍立、是爲武宗、

法蘭西獨逸士破魯達留、

及路易帝崩、長子魯達留欲併全國、獨逸士與弟沙爾合攻魯達留、大戰不爾良之方的納、死者十萬、魯達留大敗、

承和九年壬戌、（紀元千五百零二年、唐武宗會昌二年、西曆八百四十二年、）東羅馬帝帖河法路崩、子密給爾第三立、解偶像禁、

帖痾法路帝爲人勇武、孜孜勉勵、國中帖靜、密給爾尙幼、太后帖阿多拉攝政、開會議於君士坦丁府、令解拜像之禁、

承和十年癸亥、（紀元千五百零三年、唐武宗會昌三年、西曆八百四十三年、）法蘭西分爲法蘭西、日耳曼、義大利三國、

法蘭西三子互爭雄長、既而國人皆厭兵、望治、三子亦悔過、會於巴里之南

佛爾洞講和、分割領土、魯達留有義大利及法蘭西東北、仍稱帝、獨逸士有日耳曼來因易北兩河間之地、沙爾有法蘭西西部、及西班牙、於是法蘭西分爲義大利日耳曼法蘭西三國、

承和十二年乙丑、（紀元千五百零五年、唐武宗會昌五年、西曆八百四十五年、）諾爾曼人侵翰堡、

諾爾曼族屢侵三國、翰堡尤被抄掠、初帝置基督教僧正於翰堡、至是徙居不來梅、

承和十四年丁卯、（紀元千五百零七年、唐宣宗大中元年、西曆八百四十七年、）唐武宗崩、太叔忱立、是爲宣宗、

文德帝仁壽元年辛未、（紀元千五百十一年、唐宣宗大中五年、西曆八百五十一年、）帝卽位、

帝諱道康、仁明帝長子也、仁明帝崩、卽位、

齊衡二年乙亥、（紀元千五百十五年、唐宣宗大中九年、西曆八百五十五年、）西羅馬帝魯達留崩、子路易第二立、

天安元年丁丑、（紀元千五百十七年、唐宣宗大中十一年、西曆八百五十七年、）新羅文聖王金慶膺殂、神武王異母弟誼淸立、是爲憲安王、

英吉利王以愓無殂、子以愓保立、尋殂、子以愓伯立、

以愓無王時、大尼將拉那老德伯來寇舟膠海濱、英人擒而殺之、大尼人怒、大擧來侵、虜掠人民、奪地據之、建國於諾東白蘭之西、

天安二年戊寅、（紀元千五百十八年、唐宣宗大中十二年、西曆八百五十八年、）渤海王大彝震殂、子虔晃立、

淸和帝貞觀元年己卯、（紀元千五百十九年、唐宣宗大中十三年、西曆八百五十九年、）帝卽位、

帝諱惟仁、文德帝第四子也、文德帝崩、卽位、時年九歲、外祖太政大臣藤原良房攝行庶政、

貞觀二年庚辰、（紀元千五百二十年、唐懿宗咸通元年、西曆八百六十年、）唐宣宗崩、太子漼立、是爲懿宗、

貞觀三年辛巳、（紀元千五百二十一年、唐懿宗咸通二年、西曆八百六十一年、）新羅憲安王金誼淸殂、僖康王孫膺廉立、是爲景文王、

撒拉斯馬力華格被弑、麥司丁代爲迦理布、

先是迦理布馬太生殂、子哈倫昔華立、殂、弟馬力華格立、常惡羅馬人、令同民着皮帶以別之、至是爲其子所弑、國人立麥司丁爲迦理布、親衛兵專權、國勢日替、

貞觀四年壬午、（紀元千五百二十二年、唐懿宗咸通三年、西曆八百六十二年、）俄羅斯國起、

俄羅斯亦斯拉種族、其地古稱薩爾馬西亞、屬於匈奴、各部互相吞噬數百年、至西曆五百年間、諾弗哥羅基輔二邑、生齒滋息、頓爲富實、隣敵來侵不已、諾弗哥羅人相議、迎祿利哥爲酋長、祿利哥諾爾曼族魯西酋長也、初居瑞典、至是建國、略定四鄰、至子路力漸廓疆土、

貞觀八年丙戌、（紀元千五百二十六年、唐懿宗咸通七年、西曆八百六十六年、）英吉利王以愓伯殂、弟以愓勒立、

撒拉斯麥司丁被弑、馬達司代爲迦理布、

親衛兵不悅麥司丁、弑之、立馬達司、

貞觀九年丁亥、（紀元千五百二十七年、唐懿宗咸通八年、西曆八百六十七年、）東羅馬巴西流弑密給爾第三、帝簒立、

密給爾帝既長、荒淫無度、其臣巴西流弑帝自立、先是尼哥拉斯第一爲法皇、施法力於政界、頗張威嚴、希臘加特力敎不服、君士坦丁府僧正佛周等、別立一敎、排羅馬敎爲異敎、及亞的綀第二爲法皇、佛周等絕諸敎門、國中紛然、巴西流自知悖逆、欲得敎門懽心、以固已位、承法皇意、錮佛周於道院、擧益耶周爲僧正、巴西流馬基頓人也、是爲馬基頓系、

貞觀十一年己丑、（紀元千五百二十九年、唐懿宗咸通十年、西曆八百六十九年、）撒拉斯親衛兵弑馬達司、立馬太狄爲迦理布、

貞觀十二年庚寅、（紀元千五百三十年、唐懿宗咸通十一年、西曆八百七十年、）撒拉斯親衛兵又弑馬太狄、立馬太米德爲迦理布、

日耳曼法蘭西兩王、分領魯達留地、

西羅馬帝魯達留崩、二王子甲路爾及魯達留第二相踵薨、日耳曼王路易獨逸士與法蘭西王沙爾、會於馬爾仙、分領魯達留帝畬封法蘭西東北之

地、以馬斯河爲界、路易第二唯領義大利、仍稱帝號、
貞觀十四年壬辰、（紀元千五百三十二年、唐懿宗咸通十二年、西曆八百七十二年、）渤海王大虔晃殂、子玄錫立、
英吉利王以愓勒殂、子亞弗勒立、
以愓無王以下、皆柔懦、不能有爲、亞弗勒幼從父賽羅馬、途過巴里、觀其文物、大有所感、志學、讀書孜孜不懈、年二十二登王位、
貞觀十六年甲午、（紀元千五百三十四年、唐僖宗乾符元年、西曆八百七十四年、）唐懿宗崩、太子儇立、是爲僖宗、
貞觀十七年乙未、（紀元千五百三十五年、唐僖宗乾符二年、西曆八百七十五年、）新羅景文王金膺廉殂、子晸立、是爲憲康王、
文聖王以下、雖叛者屢起、皆誅之、國漸平康、君臣優游翫愒、嗜琴瑟詩賦、晏然自肆、外如隆盛、內實衰乏、
西羅馬帝路易第二崩、法蘭西王沙爾吧爾卽帝位、
沙爾帝併領義大利、

貞觀十八年丙申、（紀元千五百三十六年、唐僖宗乾符三年、西曆八百七十六年、）日耳曼王路易獨逸士殂、子甲列立、
獨逸士王頗有治國之材、會內憂外患荐至、國中騷動、靡有寧歲、及殂、分其國爲三、長子甲羅曼得巴威略、二子路易得撒遜、三子甲列得蘇亞維亞、法蘭西王沙爾欲得來因河邊之地、將兵來逼、三子連合、戰於安的拿巴、却之、尋甲羅曼路易並殂、甲列獨領全土、有肥王之號、
陽成帝元慶元年丁酉、（紀元千五百三十七年、唐僖宗乾符四年、西曆八百七十七年、）帝卽位、
帝諱貞明、淸和帝第一子也、受禪卽位、時年十歲、右大臣藤原基經攝政、
西羅馬帝兼法蘭西王沙爾崩、子路易斯丹麥列立、
元慶二年戊戌、（紀元千五百三十八年、唐僖宗乾符五年、西曆八百七十八年、）英吉利王大破大尼人、
亞弗勒王智略過人、方嗣位、大尼人來侵日甚、王親將兵拒之、八戰八勝、大尼人大擧來攻、其鋒彌銳、英人見之駭散、王潛遁、匿索美塞之華林斯島、大尼人攻的分之亞爾阿循城、城兵拒守、斫敵營奪其旗、豪族又擁衆據亞的內、王亦來、乃僞爲樂工、抱琴造敵營、奏伎侑酒、因得縱觀虛實、至是戰於以坦敦、大破之、大尼人引兵還本國、王釋降兵、居諾東北蘭及東英吉利、約守英國法、歸基督敎、大尼人多棄其敎、受洗禮者、
元慶三年己亥、（紀元千五百三十九年、唐僖宗乾符六年、西曆八百七十九年、）西羅馬帝兼法蘭西王路易斯丹麥列崩、國內大亂、
斯丹麥列帝崩、太子沙爾深不爾尙幼、豪族與諸公子相爭、不爾良人叛、國內大亂、
元慶五年辛丑、（紀元千五百四十一年、唐僖宗中和元年、西曆八百八十一年、）日耳曼王甲列爲西羅馬帝、
元慶八年甲辰、（紀元千五百四十四年、唐僖宗中和四年、西曆八百八十四年、）甲列帝統一法蘭西義大利、
國人推帝兼西發里王、遂併法蘭西義大利沙立曼大帝版圖、再歸統一、
光孝帝仁和元年乙巳、（紀元千五百四十五年、唐僖宗光啓元年、西曆八百八十五年、）帝卽位、

帝諱時康、仁明帝第三子也、陽成帝遜位、太政大臣藤原基經定策卽位、
仁和二年丙午、（紀元千五百四十六年、唐僖宗光啓二年、西曆八百八十六年、）新羅憲康王金晸殂、弟晃立、是爲定康王、
東羅馬帝巴西流崩、利阿希羅索非立、
巴西流帝銳意恢復、四隣强敵頗畏憚之、號稱英主、先是僧正益那周卒、佛周復爲僧正、仇視羅馬敎益甚、
仁和三年丁未、（紀元千五百四十七年、唐僖宗光啓三年、西曆八百八十七年、）新羅定康王金晃傳位於女弟曼、是爲眞聖女王、
眞聖女王卽位、恣行淫穢、倖幸得志、綱紀壞弛、盜賊蜂起、州郡不輸貢租、國用窮乏、新羅衰亂於是極矣、
日耳曼人廢西羅馬帝甲列、立亞爾諾弗爲日耳曼王、
甲列帝優柔怯懦、乏統御之才、會諾爾曼人侵法蘭西、圍巴里二年、巴里公

歐得擊破之、諾爾曼人解圍、而帝賄金講和、國人不服、遂廢帝、日耳曼人推其從子亞爾諾弗爲王、無幾帝崩、

宇多帝仁和四年戊申、（紀元千五百四十八年、唐僖宗文德元年、西曆八百八十八年、）帝卽位、

帝諱定省、光孝帝第七子也、光孝帝崩、卽位、

法蘭西立歐得爲王、

諸豪族推歐得爲法蘭西王、於是日耳曼法蘭西又分、

寬平元年己酉、（紀元千五百四十九年、唐昭宗龍紀元年、西曆八百八十九年、）唐僖宗崩、太弟傑立、是爲昭宗、

寬平三年辛亥、（紀元千五百五十一年、唐昭宗大順二年、西曆八百九十一年、）日耳曼破諾爾曼及斯拉、

諾爾曼及斯拉屢侵日耳曼、亞爾諾弗王擊諾爾曼於羅延、大破之、會匈牙利族越烏拉山、漸入歐洲、匈牙利、匈奴游牧民族也、王與其酋亞爾巴多盟、率其族伐斯拉、又大破之、斯拉納金請和、

寬平四年壬子、（紀元千五百五十二年、唐昭宗景福元年、西曆八百九十二年、）唐大亂、王建據成都、楊行密據廣陵、

新羅甄萱反、國號後百濟、

甄萱、尙州農家子也、志氣倜儻有智略、眞聖女王政亂、盜賊並起、萱潛嘯聚亡命、西南州縣響應、旬月得衆五千、襲取武珍州、（今韓國全羅道光州、）自立稱王、定都完山、（今全州、）號後百濟、

寬平五年癸丑、（紀元千五百五十三年、唐昭宗景福二年、西曆八百九十三年、）法蘭西立沙爾第三深不爾爲王、

歐得爲法蘭西王、有不服之者、更立沙爾太子沙爾深不爾爲王、法蘭西有二王、而威權猶歸歐得、

寬平八年丙辰、（紀元千五百五十六年、唐昭宗乾寧三年、西曆八百九十六年、）日耳曼王亞爾諾弗爲西羅馬帝、

亞爾諾弗王至義大利、法皇推爲西羅馬帝、

寬平九年丁巳、（紀元千五百五十七年、唐昭宗乾寧四年、西曆八百九十七年、）新羅眞聖女王金曼殂、憲康王庶子嶢立、是爲孝恭王、

醍醐帝昌泰元年戊午、（紀元千五百五十八年、唐昭宗光化元年、西曆八百九十八年、）帝卽位、

帝諱敦仁、宇多帝長子也、受禪卽位、時年十三、使大納言藤原時平權大納言菅原道眞參決政事、

法蘭西王歐得殂、

歐得勇武有才略、是時國中大族世襲爵土、擅修城地、名爲服王、實行君權、歐得欲矯其弊、未得果其志而殂、沙爾深不爾始得執政權、

昌泰二年己未、（紀元千五百五十九年、唐昭宗光化二年、西曆八百九十九年、）西羅馬帝兼日耳曼王亞爾諾弗崩、子路易第四立、

亞爾諾弗帝復入義大利、助布里漚侯擊斯波勒多侯、破之、會得病、崩於軍中、國人悼惜、子路易第四立、時年六歲、綿斯僧正發多輔政、

昌泰三年庚申、（紀元千五百六十年、唐昭宗光化三年、西曆九百年、）英吉利王亞弗勒殂、子義德華第一立、

亞弗勒王殂、年五十九、王性聰慧、儀觀甚偉、盡心軍國事、招致學士、建大學於諸處、刊成律書、頒行議會、新置海軍、勵航海術、遠極東北海、使人至印度

探偵風土、大開英國法律之源、海軍之基、始以五等爵封勳戚世襲罔替、欲興農工之業、人執必需之業、助之創製利器者賞之、又嗜學問、年三十八、學羅甸語、又厭教中多用羅馬方言、自著書用本國語、頒諸國中、漸除羅馬教士之習、英蘭教典皆用其語、人文蒸蒸進乎高明、稱爲賢明之主、國人稱頌至今不衰、

延喜元年辛酉、（紀元千五百六十一年、唐昭宗天復元年、西曆九百零一年、）新羅弓裔反、國號摩震、後更泰封、

新羅孝恭王立、疆域日蹙、國勢益不振、弓裔亦憲康王庶子也、祝髮爲僧、頗有膽氣、常怨爲王家所棄、欲乘衰亂以遂其志、初投北原（今韓國江原道原州）賊梁吉略地、後自稱將軍、勢甚盛、遂稱王、國號摩震、紀元設官、定都鐵圓、（今鐵原府、）

撒拉斯麥大非爲迦理布、（馬太來德以下爲迦理布者未詳）

延喜二年壬戌、（紀元千五百六十二年、唐昭宗天復二年、西曆九百零二年、）渤海王大玄錫殂、子諲譔立、是爲哀王、

延喜五年乙丑、（紀元千五百六十五年、唐昭宣帝天祐元年、西曆九百零五年、）唐朱全忠弑昭宗、立太子祚、是爲昭宣帝、

延喜七年丁卯、（紀元千五百六十七年、梁太祖開平元年、西曆九百零七年、）唐昭宣帝禪位於朱全忠、是爲梁太祖、

延喜十年庚午、（紀元千五百七十年、梁太祖開平四年、西曆九百十年、）匈牙利人破日耳曼師、

先是匈牙利人援日耳曼、遂留據邦諾尼、屢出掠日耳曼、過巴威略、佛郎哥尼、進侵突林克、撒遜、路易王率兵討之、大敗、請和、約輸歲貢、

延喜十一年辛未、（紀元千五百七十一年、梁太祖乾化元年、西曆九百十一年、）東羅馬帝利阿希羅索非崩、君士坦丁第九立、

日耳曼王路易第四殂、佛郎哥尼公根拉的第一立、

路易王幼稚、不能執政、撒遜、佛郎哥尼、巴威略、蘇亞維亞、魯達林弇五公、分治國中、成聯邦之形、及王殂、無子、衆推撒遜公阿多、以老辭、乃推佛郎哥尼公根拉的爲王、日耳曼加魯令系絕、

諾爾曼族始徙法蘭西、

諾爾曼酋路祿大擧侵法蘭西、法人望風而遁、路祿進取盧昂城據之、深不爾王割地與之、以其女妻之、自是稱其地曰諾曼的、路祿改奉基督教、更名羅伯、稱公、併領比利達尼、

延喜十二年壬申、（紀元千五百七十二年、梁太祖乾化二年、西曆九百十二年、）新羅孝恭王金嶢殂、朴景暉立、是爲神德王、

哥爾瓦王押達爾拉曼第三立、

押達爾拉曼第一殂、歷五世至王、國力甚强大、興海軍、扼戍於地中海、學術商業亦頗盛榮、稱回教第一賢主、先是亞維德國自佛奴伊王後數世、至亞豐蘇第三、亦務併呑、子加昔阿立、彊域至斗羅河、遷都離安、號離安國、其孫亞德奴第二、逐兄贊固自立、押達爾拉曼責其罪、討之、立贊固、與基督教人立約相助、

延喜十三年癸酉、（紀元千五百七十三年、梁均王乾化三年、西曆九百十三年、）梁郢王友珪弑太祖自立、均王友貞誅友珪而立、

延喜十五年乙亥、（紀元千五百七十五年、梁均王貞明元年、西曆九百十五年、）東羅馬帝君士坦丁第九崩、羅馬諾立、

延喜十六年丙子、（紀元千五百七十六年、梁均王貞明二年、西曆九百十六年、）契丹耶律阿保機稱帝、

延喜十七年丁丑、（紀元千五百七十七年、梁均王貞明三年、西曆九百十七年、）新羅神德王朴景暉殂、子昇英立、是爲景明王、

延喜十八年戊寅、（紀元千五百七十八年、梁均王貞明四年、西曆九百十八年、）新羅王建爲高麗王、是爲太祖神聖王、

王建金城太守隆長子、弓裔起兵、建及父隆歸之、弓裔兵馬漸强、土地益廣、恣行無道、建征伐諸州有功、畏禍韜晦、人心服從、於是諸將推建爲王、國號高麗、裔聞變大駭、走入山谷、爲民所殺、明年建定都松嶽、（今韓國京畿道開城府）營宮闕、立市廛、設官省、置衛軍、

日耳曼王根拉的第一殂、撒遜公顯理第一立、爲西羅馬帝兼德意志王、

根拉的王時、諸爾曼斯拉、匈牙利諸族、又屢來寇、法蘭西亦來侵取魯達林弇、初撒遜公威力最强、及根拉的立、政令不行於撒遜、顯理爲阿多嗣、常抗王、根拉的倦政、欲傳位於撒遜、病亟召弟耶弗爾伯、諭勿與爭、讓位顯理、是爲撒遜系、初法蘭哥之分裂也、路易獨逸士王、封內多日耳曼種、沙爾王封內多羅馬種、各從其性質、化成風俗、日耳曼學生、僧侶用羅馬語、而稱其國語曰德意志、（俗語之義）終呼其人亦曰德意志人、

撒拉斯人廢迦理布麥大非、

親衛兵屢廢麥大非、又屢立之、至是終廢之、

延長元年癸未、（紀元千五百八十三年、唐莊宗同光元年、西曆九百二十三年、）唐李存勗爲帝、是爲莊宗、討梁破之、

梁人殺其主友貞、梁亡、
法蘭西王沙爾第三深不爾被弑、羅德福立、
法蘭西人有不平王者、叛弑深不爾王、太子路易第四奔英吉利、國人立羅德福爲王、
延長二年甲申、紀元千五百八十四年、唐莊宗同光二年、西曆九百二十四年、 新羅景明王朴昇英殂、弟魏膺立、是爲景哀王、
德意志帝與匈牙利人和、
顯理帝卽位之初、直征亞利曼及巴威、略降之、匈牙利人兇暴、每侵寇食人肉、殺孩兒、德人甚怖、每戰輒敗、帝謂我之不勝、非力不足也、惟由防禦未得其術耳、欲權媾和、紓禍以謀後擧、乃約納歲幣、休戰九年、
延長三年乙酉、紀元千五百八十五年、唐莊宗同光三年、西曆九百二十五年、 德意志帝大築城壁、
顯理帝修舊城、築壁鑿湟、環都邑、營新城於墨色堡、且造連珠砦、以便防守、

遷居民於城內、儲穀實於倉廩、以備危急、編撒遜人爲騎兵、厚其俸、使常操練以熟進退擊刺之法、尋討法蘭西、復魯達林弃各處城壘、後多爲市府、
延長四年丙戌、紀元千五百八十六年、唐明宗天成元年、西曆九百二十六年、 唐郭從謙等叛、弑莊宗、太祖養子李嗣源立、是爲明宗、
契丹滅渤海、
阿保機有窺中國之志、患女眞渤海等在其後、攻渤海、拔其夫餘城、進圍忽汗城、在今吉林省 渤海王大諲譔戰敗、遂降、更名曰東丹國、命長子突欲鎭東丹、渤海自建國、凡二百十四年而亡、
延長五年丁亥、紀元千五百八十七年、唐明宗天成二年、西曆九百二十七年、 契丹帝耶律阿保機殂、次子德光立、是爲太宗、
後百濟破新羅、弑景哀王朴魏膺、立文聖王裔孫金傅、是爲敬順王、
後百濟甄萱遣使吳越及唐、受封爵、進襲新羅高鬱府、今韓國慶尙道永川郡 猝入王都、時新羅王出遊娛樂、聞兵至、倉卒走離宮、萱迫王自盡、立金傅爲王、盡取子女金寶而歸、
延長六年戊子、紀元千五百八十八年、唐明宗天成三年、西曆九百二十八年、 德意志帝破斯拉、又取波希米
顯理帝旣練兵、將試之、擊斯拉、破之、又擊波希米及大尼、取其地、築城於買先、置北撒遜部、
英吉利王義德華第一殂、子亞梯斯丹立、
義德華王有人君之度、嚴守法令、一秉至公、築城塞於諸處、以備寇賊、建大學於堪比日、
朱雀帝承平元年辛卯、紀元千五百九十一年、唐明宗長興二年、西曆九百三十一年、 帝卽位、
帝諱寬明、醍醐帝第十一子也、受禪卽位、
承平三年癸巳、紀元千五百九十三年、唐明宗長興四年、西曆九百三十三年、 撒拉斯人立開侯、爲迦理布、尋廢之、立阿剌狄、

承平四年甲午、紀元千五百九十四年、唐潞王淸泰元年、西曆九百三十四年、 唐明宗崩、子宋王從厚立、是爲閔帝、潞王從珂叛、弑從厚而自立、
德意志帝大破匈牙利人、
匈牙利人責歲幣、顯理帝不與、匈人怒、大擧侵撒遜、帝親將拒之、大戰於墨色堡、帝軍沙列河畔山上、出兵下擊、輒退、如此三日、匈人易之、至四日、帝率諸軍下衝匈軍、匈軍大敗、死傷無算、俘獲甚多、其犯兇惡者皆殺之、匈人始畏德國兵威、帝尋征丁抹、築邊城於厓得爾沙列兩河間、以備防禦、
承平五年乙未、紀元千五百九十五年、唐潞王淸泰二年、西曆九百三十五年、 高麗滅新羅、
新羅國弱勢孤、不能自立、請降於高麗、敬順王自至開京、高麗王建郊迎館之、妻以長女、封樂浪王、除新羅國、以爲慶州、新羅自赫居世建國、凡九百九十二年而亡、
承平六年丙申、紀元千五百九十六年、晉高祖天福元年、西曆九百三十六年、 唐石敬瑭反稱帝、是爲晉高祖、唐帝

從珂自殺、唐亡、

高麗滅後百濟、

甄萱之弒景哀王、高麗王建責其罪、親率兵與萱戰於公山、（在今韓國慶尚道慶山縣）敗績、萱屢侵高麗、王建又戰於古昌、（今安東府）大破萱、於是諸城降附、萱長子神劍幽萱於金山（今金山郡）佛寺自立、萱潛逃走高麗、王建待以厚禮、親討神劍、神劍降、後百濟亡、高麗始統一古高勾麗新羅百濟故地、

德意志帝顯理第一崩、次子阿多第一立、

顯理帝崩、撒遜公佛郎哥尼公推帝次子阿多為帝、阿多即位於亞金綿斯、僧正捧冠、魯達林弁公修宮殿、佛郎哥尼公辦食膳、蘇亞維亞公具飲酒、巴威略公掌儀仗、其儀之盛、為古所未聞、自是德意志帝即位、四公必掌其事、

法蘭西王羅德福殂、路易第四立、

羅德福王殂、國人議迎沙爾深不爾太子路易第四、道多列米於英吉利立

之、

承平七年丁酉、（紀元千五百九十七年、晉高祖天福二年、西曆九百三十七年、）德意志帝破匈牙利、

匈牙利人復來寇、阿多帝親將擊却之、匈人轉侵法蘭西、至羅亞爾河

天慶元年戊戌、（紀元千五百九十八年、晉高祖天福三年、西曆九百三十八年、）德意志內亂起、

阿多帝夙慕法蘭西帝沙立曼功名、欲使國中侯伯畏威聽命、侯伯多懷異、是歲、巴威略公諸子叛、擊定之、尋佛郎哥尼公耶弗爾伯乘釁起兵、其異母弟丹克馬應之、帝又擊之、丹克馬戰死、耶弗爾伯降、

天慶二年己亥、（紀元千五百九十九年、晉高祖天福四年、西曆九百三十九年、）德意志帝定內亂、

阿多帝弟顯理亦圖不軌、耶弗爾伯與魯達林弁公芰塞爾伯通謀復叛、帝討之、戰於安得拿、叛黨大敗、耶弗爾伯芰塞爾伯並戰歿、顯理奔於法蘭西、尋還乞赦、帝宥之、

天慶四年辛丑、（紀元千六百零一年、晉高祖天福六年、西曆九百四十一年、）撒拉斯阿剌狄殂、馬太几代為迦理布、

英吉利王亞梯斯丹殂、弟以德門第一立、

亞梯斯丹王屢誅叛亂、四方盡入版圖、威名日著、

天慶六年癸卯、（紀元千六百零三年、晉齊王天福八年、西曆九百四十三年、）晉高祖崩、子齊王重貴立、

天慶七年甲辰、（紀元千六百零四年、晉齊王開運元年、西曆九百四十四年、）高麗太祖神聖王王建殂、子武立、是為惠宗義恭王、

神聖王氣度雄深、寬厚有濟世之才、更州郡之號、欲勵臣子以節義、著政誡一卷、戒百僚書八篇、頒之中外、又著訓要十篇、其書多本佛旨、禁縱情慾、壞綱紀、永為龜鑑、

德意志帝分封諸公、

阿多帝患叛者數起、奪五公地、封弟顯理於巴威略、其子羅德福於蘇亞維亞、顯理克悔非改過、與其弟僧正弗覽共輔帝、又封女婿剛拉德於魯達林弁、後以為猶子、而帝自領佛郎哥尼、又置僧正奉邑於巴郎丁堡、買先等、使

大將熱魯護邊疆、

撒拉斯馬太几殂、麥司見非代為迦理布、

天慶九年丙午、（紀元千六百零六年、晉齊王開運三年、西曆九百四十六年、）高麗惠宗義恭王王武殂、弟堯立、是為定宗文明王、

德意志帝援法蘭西王、

法蘭西佛郎薩公武額為歐得王從子、執國命專橫、路易第四王不能御、德意志帝與路易武額共為戚族、憫路易王孱弱、親赴法蘭西討武額以援王、

別連伽第二自稱義大利王、

義大利自加魯令氏統絕、群雄割據爭雄、戰亂無息、弗里淝侯別連伽第一兵最強、振威國中、後為刺客所殺、其孫別連伽第二嗣立、攻略四隣、行令全國、自稱義大利王、

撒拉斯麥司見非被廢、馬日代為迦理布、

馬愛希廢麥司見菲推馬日爲迦理布自執國柄、

村上帝天曆元年丁未、紀元千六百零七年、漢高祖天福十二年、西曆九百四十七年、帝即位、

帝諱成明、朱雀帝同母弟也、受禪即位、

契丹侵晉、晉帝重貴降、晉亡、劉知遠起兵稱帝、是爲漢高祖、尋契丹帝耶律德光崩、阿保機嫡孫阮立、是爲世宗、改國號曰遼、

天曆二年戊申、紀元千六百零八年、漢高祖乾祐元年、西曆九百四十八年、英吉利王以德門第一被弑、弟以德勒立、

以德門王與蘇格蘭王馬爾幹約防大尼人、以守北境、以諸東北蘭與之、有盜入宮刺王弑之、

天曆三年己酉、紀元千六百零九年、漢隱帝乾祐二年、西曆九百四十九年、漢高祖崩、子承祐立、是爲隱帝、

天曆四年庚戌、紀元千六百十年、漢隱帝乾祐三年、西曆九百五十年、高麗定宗文明王王堯殂、弟昭立、是爲光宗大成王、

天曆五年辛亥、紀元千六百十一年、周太祖廣順元年、西曆九百五十一年、亂兵弑漢隱帝、郭威即位、是爲周太祖、

遼燕王述軋弑世宗自立、諸部殺之、立太宗子璟、是爲穆宗、

德意志帝征義大利、

義大利別連伽簒立、獨宿將魯達留不從、魯達留卒、別連伽盡取其地、欲國人服已、謀爲其子娶魯達留寡婦亞的來亞、的來不肯、別連伽捕之、錮於塔中、欲奪其志、有道士救之逃、乞救於阿多帝、帝乃自將大軍入義大利、抵巴菲亞、納亞的來立爲后、攻別連伽降之、平義大利全土、別連伽誓竭忠誠、因擧義大利封之、

天曆八年甲寅、紀元千六百十四年、周世宗顯德元年、西曆九百五十四年、周太祖崩、養子晉王榮立、是爲世宗、

法蘭西王路易第四道多列米殂、子魯達爾立、

武額子武額加顚多擅政、威權益横、

德意志帝復定内亂、

初帝之納亞的來也、蘇亞維亞公羅德福、魯達林弁公剛拉德並持不可、帝不聽、二人遂相謀起兵、會匈牙利人蜂起、侵掠德意志、轉向法蘭西、二人與之結、勢極猖獗、帝親討、遂破之、二人乞降、乃奪其國、赦其罪、復用之、賜魯達林弁於僧正弗覽、蘇亞維亞於不爾厄巴特、又與弟顯理共征巴威略、降之、

天曆九年乙卯、紀元千六百十五年、周世宗顯德二年、西曆九百五十五年、英吉利王以德勒傳位於子以特維、

以德勒時、格拉敦不黎僧正敦斯丹擅威權、欲行三事、曰教中規則稟命於羅馬法皇、曰教士抛世事、不娶妻、曰凡國政悉歸教會、事卒不行、

德意志帝大破匈牙利人、

匈牙利人復大擧來寇、阿多帝親邀之、八月十日、大戰於澳斯堡列幾之野、匈人排陣原上以待、帝分兵爲八隊、縱横盪擊、匈軍大敗、死者無算、匈軍六萬、生還者七人云、自是不復侵德國、是役、帝得全勝、而剛拉德戰死、其他失勇士亦衆、尋築邊塞於巴威略、以阿士得籚亞爲公領、即墺地利也、

天德元年丁巳、紀元千六百十七年、周世宗顯德四年、西曆九百五十七年、義大利復叛德意志、

義大利王別連伽第二復叛、起兵逼羅馬府、法皇與諸侯伯議、乞援於德意志帝、帝遣羅德福征之、羅德福率兵入義大利、獲別連伽、遂赦之、別連伽進毒、羅德福殺之、恃勢跋扈、

天德三年己未、紀元千六百十九年、周世宗顯德六年、西曆九百五十九年、東羅馬帝羅馬諾第一崩、羅馬諾第二立、

英吉利王以特維殂、弟以特加立、

以特維王納堂妹以奇法爲妃、教士以爲非禮、干得不力大僧正疴多與敦斯丹逼王逐妃、遂弑之、王憂憤殂、以特加年甫十三、敦斯丹攝政、勸王多設教院、以男女不婚嫁者居之、

德意志分魯達林弁爲上下二部、以充公領、

天德四年庚申、紀元千六百二十年、宋太祖建隆元年、西曆九百六十年、周世宗崩、子宗訓立、是爲恭帝、尋禪位於趙匡胤、是爲宋太祖、

應和元年辛酉、紀元千六百二十一年、宋太祖建隆二年、西曆九百六十一年、哥爾瓦王押達爾拉曼第三殂、

後子孫常爭宗教不已、國勢大衰、

應和二年壬戌、紀元千六百二十二年、宋太祖建隆三年、西曆九百六十二年、德意志帝再興西羅馬、號神聖羅馬帝、

羅馬法皇約翰第十二爲別連伽所逼、乞援於德意志帝、帝乃急率兵踰亞爾伯山、入義大利、攻米蘭、戴倫巴多王鐵冠、遂至羅馬、受羅馬帝冠於法皇、併德意志義大利羅馬、再興西羅馬、號神聖羅馬帝、自是德意志帝戴三國帝冠、必待法皇加之、帝攻別連伽於倫巴多、既而法皇厭受帝保護、謀密脫之、通款敵軍、帝大怒、還攻陷羅馬府、法皇遁走、帝會教徒、議廢約翰、立利阿第八爲法皇、約選立法皇必受帝命、

應和三年癸亥、紀元千六百二十三年、宋太祖乾德元年、西曆九百六十三年、東羅馬帝羅馬諾第二崩、尼塞佛路忽加斯立、

康保元年甲子、紀元千六百二十四年、宋太祖乾德二年、西曆九百六十四年、德意志帝定義大利、

阿多帝攻別連伽擒之、送盤山繫獄瘐死、羅馬人不喜利阿、逐之、約翰復入爲法皇、而檢行不修、教會選庇尼忒第五立之、帝再來羅馬、廢之、復利阿位、庇尼忒遂卒於翰堡、

康保二年乙丑、紀元千六百二十五年、宋太祖乾德三年、西曆九百六十五年、德意志破斯拉、

德意志大將熱魯鎭邊塞有年、置三鎭於易北河邊、管之、至是討斯拉人、破之、略地至阿得河、建東撒遜、又使波蘭公受其節制、無幾熱魯卒、波蘭亦斯拉種也、初汪得羅人居之、後入華西丟拉水源、驅逐土人、遂取其地、稱波蘭、

冷泉帝安和元年戊辰、紀元千六百二十八年、宋太祖開寶元年、西曆九百六十八年、帝即位、

帝諱憲平、村上帝第二子也、村上帝崩、即位、

安南丁部領稱帝、國號大瞿越、

安南久屬於唐、及唐亂、屬南漢、然羈縻耳、有十二酋、自相雄長、割據土宇、丁部領大黃華閭洞人公著子也、勇略蓋世、起兵一擧平十二酋、自立稱帝、國號大瞿越、都華閭、

俄羅斯后亞力高殂、

先是路力屢侵東羅馬、路力卒、子伊高立、別族有據基輔者、擊併之、遷都基輔、又討得利夫里、敗死、子斯非德斯剌夫立、母亞力高攝政、遂滅得利夫里、如東羅馬、受耶穌教而還、又征哥薩克、滅之、渡黑海、東征布爾加利克之、是歲亞力高卒、斯非德斯剌夫親政、

安和二年己巳、紀元千六百二十九年、宋太祖開寶二年、西曆九百六十九年、遼穆宗耶律璟被弑、弟賢立、是爲景宗、

東羅馬帝尼塞佛路忽加斯崩、約翰塞密色立、

撒拉斯人入寇尼塞佛路、帝與戰敗死、方是時、撒拉斯法知麻系巴勒士底納起於埃及、自稱迦理布、離於縛達、尋侵西里亞取之、

圓融帝天祿元年庚午、紀元千六百三十年、宋太祖開寶三年、西曆九百七十年、帝即位、

帝諱守平、冷泉帝同母弟也、受禪即位、

天祿三年壬申、紀元千六百三十二年、宋太祖開寶五年、西曆九百七十二年、撒拉斯馬日殂、太意代爲迦理布、

馬日攻土耳其人克之、又與東羅馬兵連戰十一年、殂、

俄羅斯公斯非德斯剌夫戰死、子耶羅巴立、

斯非德斯剌夫時、白基尼根人來侵國基輔、將軍白里齒救之得解、又討東羅馬、進攻阿得蘭、敗績班師、東羅馬又來伐、公請成還、抵納白河、布爾加利人來襲、遂遭害、耶羅巴即位、

天延元年癸酉、紀元千六百三十三年、宋太祖開寶六年、西曆九百七十三年、神聖羅馬帝阿多第一崩、子阿多第二立、

阿多帝、復征義大利、侵下義略甲補亞等、至是崩、年六十二、帝膽勇過人、度量寬厚、有屈服乞憐者、雖仇讎皆宥之、或使之霑恩、是以能靖禍亂、卒成偉功、阿多第二、卽亞的來所生、爲太子時、已爲德意志王、及父崩、登帝位、

天延三年乙亥、紀元千六百三十五年、宋太祖開寶八年、西曆九百七十五年、東羅馬帝約翰第一、塞密色崩、巴西流第二立、

約翰帝以勇武聞、逐撒拉斯人、復安提阿、進渡阿付臘底斯河、拔撒拉斯都邑、會俄羅斯人入西里亞、又擊破之、

貞元元年丙子、紀元千六百三十六年、宋太宗太平興國元年、西曆九百七十六年、宋太祖崩、弟晉王光義立、是爲太宗、

高麗光宗大成王王昭殂、子伷立、是爲景宗、

英吉利王以特加殂、子義德準第二立、

以特加王欲大振國威、造艨艟戰艦、布置諸港、以防大尼人、始擇公正廉明者十二人、爲聽訟副使、除猛獸之害、民安其生、然性好誇大、嗜酒漁色、嘗殺人奪其妻、那弗里達、納之、義德華第二、前妃子也、

天元元年戊寅、紀元千六百三十八年、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西曆九百七十八年、德意志帝侵法蘭西、

法蘭西王魯達留、侵德意志、襲亞金、阿多第二帝遁走、乃發兵與法王戰、復其侵地、魯達林、弃進入法國、圍巴里、無功還、

英吉利王義德華第二被弑、以惕勒第二立、

義德華王出獵、與後母耶弗里達宴飮、耶弗里達使人刺殺之、立己子以惕勒第二爲王、

天元三年庚辰、紀元千六百四十年、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西曆九百八十年、交阯帝丁部領崩、子璿立、黎桓廢之、自立稱帝、

丁部領崩、子璿年方六歲、黎桓攝政、桓愛州人、倜儻有大志、仕部領爲十道將軍、宋師來侵、衆推桓爲帝、遂廢璿自立、都華閭、

俄羅斯烏拉的米爾第一、弑王耶羅巴、自立、

得利弗里酉亞力、反耶羅巴王、親征之、亞力敗死、烏拉的米爾爲奴維格、奴酉懼奔法蘭西、假其兵侵基輔、王將白羅得內應、城遂陷、王奔奴得尼遇害、烏拉的米爾稱王、收白羅得斬之、

天元五年壬午、紀元千六百四十二年、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西曆九百八十二年、高麗景宗獻和王王伷殂、太祖孫治立、是爲成宗文懿王、

初光宗猜忌信讒、多殺勳臣宿將、景宗立、焚謗書、赦無辜、拔淹滯、減租調、中外大悅、及晩年耽逸豫、遠莊士、親小人、政敎大衰、成宗立、勵精爲治、定官制、置十二牧、設三省六曹七寺、求賢才、營學舍、獎勵文學、立宗廟、分十道、置十二軍、政治蔚然、太祖之業、至是始完、

德意志帝討義大利、敗績、

阿多第二帝學問過父、而智勇不及、年少氣銳、欲建奇功、初帝娶東羅馬帝羅馬諾第二女帖痾法尼爲妃、謂余旣與羅馬公主婚、宜領下義大利、於是率大軍入羅馬、進侵下義、希臘人乞援於撒拉斯人在亞弗利加者、合兵拒之、帝初破之、旣而戰於加拉不利之南、帝師敗績、僅以身免、

永觀元年癸未、紀元千六百四十三年、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西曆九百八十三年、遼景宗崩、子隆緖立、是爲聖宗、復國號曰契丹、

神聖羅馬帝阿多第二崩、子阿多第三立、

阿多第二帝崩於羅馬府、年二十八、子阿多第三立、甫三歲、太后帖痾法尼在德意志、祖后亞的來在義大利、共攝政、尋太后崩、祖后擧綿都大僧正維里日輔導焉、

華山帝寬和元年乙酉、紀元千六百四十五年、宋太宗雍熙二年、西曆九百八十五年、帝卽位、

帝諱師貞、冷泉帝長子也、受禪卽位、

一條帝永延元年丁亥、紀元千六百四十七年、宋太宗雍熙四年、西曆九百八十七年、帝卽位、

帝諱懷仁、圓融帝子也、華山帝遜位、帝卽位、

法蘭西王魯達留殂、子路易第五立、尋殂、武額加頗多立、
路易第五王柔惰、有懦王之稱、及殂、大族相議、推武額加頗多爲王、是爲加北珍系、法蘭西加魯令系絕、當是時、諸侯各擁土地抗王命、武額族最强、其他大者、曰諸曼的、曰不爾艮、（與德國不爾艮王國自別）曰亞幾坦、曰哥也納、曰加斯哥納、皆公爵也、曰發蘭德、曰賞巴尼、曰安如、皆侯爵也、其餘小國甚多、武額既廢王簒立、勵精圖治、國本未立、威望猶淺、諸侯輙與之抗敵、
永延二年戊子、（紀元千六百四十八年、宋太宗端拱元年、西曆九百八十八年、）俄羅斯王討東羅馬、始傳耶穌教、
烏拉的米爾王討東羅馬、東羅馬請和、王許之、娶巴西流第二帝妹安那、始傳耶穌教、初王事邪神、以人爲牲、至是希臘回回羅句猶太諸教士來布教、王會臣僚論諸教可否、遂奉希臘教、受洗禮、毀邪神像、令民盡從耶穌教、違者殺無赦、創設教會於基輔府、自是希臘文化播於斯拉、
長德二年丙申、（紀元千六百五十六年、宋太宗至道二年、西曆九百九十六年、）德意志帝爲神聖羅馬帝、

阿多第三帝年十六、至羅馬府、受神聖羅馬帝冠於法皇格勒革力第五、始親政、以僧正熱爾別及亞的伯爲師傅、尋亞的伯爲普魯士異教徒所害、
法蘭西王武額加頗多殂、長子羅伯立、
羅伯以剛明稱、深信耶穌教、與教士共誦經、
長德三年丁酉、（紀元千六百五十七年、宋太宗至道三年、西曆九百九十七年、）馬毛多始稱蘇爾丹、
初突厥（即土耳其）族入亞細亞中部、分爲數種、有亞伯特眞者、創建伽寺尼（又譯[illegible]）國於可辣山、（又呼羅珊波斯之地）族人馬毛多代立、深好學術、延招四方學士、文學大開、蠶食隣邦、遂併波斯、縛達迦理布授位、號曰蘇爾丹、猶言帝也、
長德四年戊戌、（紀元千六百五十八年、宋眞宗咸平元年、西曆九百九十八年、）宋太宗崩、太子恒立、是爲眞宗、
高麗成宗文懿王王治殂、景宗子誦立、是爲穆宗宣讓王、
穆宗卽位、母妃皇甫氏攝政、其外族金致陽與妃通、俄遷閤門通事、同秉國政、

長保元年己亥、（紀元千六百五十九年、宋眞宗咸平二年、西曆九百九十九年、）德意志帝征義大利、
義大利有格列仙修、欲復共和政、自稱公修爾、不奉德意志帝命、帝親將擊而虜之、斬其首示衆、遂殺法皇約翰第十六、立熱爾別爲法皇、號叙爾威士的第二、帝深愛義大利風土、欲定都羅馬、以爲德意志首府、班告兩國民、
長保二年庚子、（紀元千六百六十年、宋眞宗咸平三年、西曆一千年、）那瓦勒王賛固第三立、
西班牙自哥爾瓦王押達爾拉曼第三殂、其國分裂、豪族相排奪、基督教民乘虛蠶食其土、建加斯德辣、那瓦勒、亞拉岡諸國、加斯德辣舊屬亞西里亞爲侯領、那瓦勒亞拉岡爲法蘭哥侯邑、共自立、後那瓦勒王賛固第一、併亞拉岡、至是賛固第三立、
長保四年壬寅、（紀元千六百六十二年、宋眞宗咸平五年、西曆千零零二年、）神聖羅馬帝阿多第三崩、顯理第二立、
阿多第三帝將遷都至羅馬、羅馬人不憚、結柵塞道路、圍帝館、帝怒大會侯伯、將大擧討叛徒、會罹病而崩、年二十二、無子、衆議選巴威略公顯理第二卽位、顯理父顯理、爲阿多第一帝弟、顯理子、阿多第二帝時、謀反坐廢、失巴威略、及阿多第二崩、又圖簒位、衆議排之、後復封巴威略、有好爭公之稱、顯理第二立、國中覬覦者甚衆、諸豪族亦多黨之、帝屢出兵伐之、始得固位、

英吉利王殺太尼人、
太尼人屢侵英國、以惕勒王遺金以和者五、至銀五萬斤、皆徵於民、民咸怨之、太尼人來住英北地者、生齒日滋、王恐致後患、十一月下令、無男女、限一日盡殺之、
寬弘元年甲辰、（紀元千六百六十四年、宋眞宗景德元年、西曆千零零四年、）德意志帝征義大利、
義大利伊弗黎侯亞兌伊聞阿多第三帝崩、自立稱王、顯理帝自將伐之、亞兌伊軍敗、遁入道院謝罪、帝赦之、至巴非亞、加冠、兼義大利王、
寬弘二年乙巳、（紀元千六百六十五年、宋眞宗景德二年、西曆千零零五年、）交阯帝黎桓崩、太子龍鉞立、是爲中

宗、弟龍鋌弑之自立、
黎桓討占城、斬其酋、與宋師戰破之、崩後諸子爭立、龍鉞立、三日龍鋌弑之、
寬弘七年庚戌、紀元千六百七十年、宋眞宗大中祥符三年、西曆千零十年、 高麗康兆廢穆宗、立太祖孫詢、是爲
顯宗元文王、
皇甫太妃居中用事、並植親黨、時穆宗未有嗣、太祖諸孫皆亡、唯大良君詢
在耳、太妃忌之、逼爲僧、而欲立其私幸金致陽所生子、及王疾、爲謀益急、王
知之、使召詢、幷命都巡檢使康兆入衛、時中外洶洶、傳王已殂、兆乃擧兵欲
靖國難、既而聞王未殂、勢不可止、遣人迎詢卽位、遂廢穆宗、尋弑之、斬致陽
父子、流太妃及其黨、契丹聞之、問罪、顯宗使兆拒之、契丹破之、斬兆、進入京
城、王出走、及契丹班兵、得復還都、
交阯帝黎龍鋌崩、李公蘊自立爲帝、
龍鋌暴虐、人心離叛、及崩、衆推殿前指揮使李公蘊爲帝、公蘊北江古法州

人、寬慈仁恕、密察溫文、有雅量、唯昏正學、好異端、爲累耳、都昇龍城、尋遷大
羅、
寬弘八年辛亥、紀元千六百七十一年、宋眞宗大中祥符四年、西曆千零十一年、 馬毛多侵印度、
馬毛多屢侵印度、略本若、取特里、拉荷爾、木爾坦諸邑、弘其所奉莫斯廉敎、
自裏海至信度河之民皆奉之、故稱莫斯廉國、
三條帝長和元年壬子、紀元千六百七十二年、宋眞宗大中祥符五年、西曆千零十二年、 帝卽位、
帝諱居貞、冷泉帝第二子也、受一條帝禪卽位、
長和二年癸丑、紀元千六百七十三年、宋眞宗大中祥符六年、西曆千零十三年、 丁抹大破英吉利、
丁抹卽大尼也、地形從日耳曼北出、北西東三面皆海、與瑞典南境相對、古
時深不爾非內寨各種居之地、瘠食不足、沿海之民皆捕魚爲糧、因操舟學
泛海、漸劫掠爲海盜、悍猛好戰、屢寇不列顚及歐洲瀕海諸國、酋瑞尼立、瑞
典酋耶力克逐之、併其地、德國阿多第二帝嘗破之、定約使耶穌敎徒得入

其國布敎、及耶力克歿、瑞尼復位、兼王瑞典、那威、威名頗著、及英王虐殺丁
抹人、中有瑞尼妹、瑞尼聞之大怒、至是、率大軍航英國西濱、長驅而入、所過
焚掠、名城大都悉壞、英國戰士死傷略盡、百姓逃竄、以愓勒王奔法蘭西、依
諾曼的公羅伯、
長和三年甲寅、紀元千六百七十四年、宋眞宗大中祥符七年、西曆千零十四年、 德意志帝爲神聖羅馬帝、
義大利伊弗黎侯亞兌伊復叛、顯理帝親征至羅馬府、受神聖羅馬帝冠、亞
兌伊遂服從、爲尋卒、
丁抹王瑞尼殂、子駕奴特立、
瑞尼破英國、將奠居、適病而殂、英王以愓勒乃得還國復位、
長和四年乙卯、紀元千六百七十五年、宋眞宗大中祥符八年、西曆千零十五年、 俄羅斯王烏拉的米爾殂、長子斯非
德北立、
烏拉的米爾時、白基尼根人入寇、圍西利夫城、王救之敗績、後遂破白基尼

根人於皮利歌魯、國勢大振、分國封十二子、是歲、國中豪族所在崛起、不奉
王命、王子耶羅斯剌夫爲諾弗哥羅侯、據奴維格奴以叛、王往討之、殂于軍、
長子斯非德北卽位于基輔、
長和五年丙辰、紀元千六百七十六年、宋眞宗大中祥符九年、西曆千零十六年、 英吉利王以愓勒第二殂、子以德門
第二立、
以愓勒時、近海要衝、加賦造船、有能以巳船貨渡海貿易三次者、予以貴品、
民大悅、以德門以勇武聞、稱鐵脇、
後一條帝寬仁元年丁巳、紀元千六百七十七年、宋眞宗天禧元年、西曆千零十七年、 帝卽位、
帝諱敦成、一條帝第二子也、受三條帝禪卽位、
英吉利王以德門第二被弑、丁抹王取英吉利、
丁抹王駕奴特勇智絕世、兵勢益盛、發兵艦擊英吉利、以德門王逆戰、人心
離叛、大敗、失其地大半、駕奴特據北部、以德門保南部、以德門臣有叛應敵

者弑王駕奴特遂併其地自立爲王以以惕勒妃以瑪爲妃君臨英國是稱丁抹朝駕奴特治英國務以寬仁使英民從其舊俗無所變更一視太尼種與撒遜種不爲區別與議會商政教教中賦稅皆歸教會國中不得用異邦風俗異邦人居英不循國法者逐之國人悅服亡幾還丁抹與瑞典那威兩國戰破之併兩國盡入版圖再來英

寬仁二年戊午（紀元千六百七十八年宋眞宗天禧二年西曆千零十八年）東羅馬滅布爾加利

布爾加利本爲亞細亞民族後遷徙入歐洲東境獷悍奉異教棲止帳幕中以牧畜爲業其地爲東羅馬北隣屢侵東羅馬奔避失產者不知其幾萬人布爾加利勢威益張如甲修伯汪德羅威爾作句牙利皆爲其支族亦嘗爲其所驅逐於是東羅馬巴西流第二帝討之生虜一萬餘人盡抉其眼返國布爾加利王聞之悲痛慟哭以死遂滅之以其地爲郡當是時帝室奢侈尤甚接見他國使臣儀仗盛美裝飾恢麗使臣驚駭往往失容云

德意志帝破波蘭

顯理第二帝伐波蘭與其王薄爾斯拉戰破之薄爾斯拉割地請和許之帝建僧正法邑於盤山以隆教會

寬仁三年己未（紀元千六百七十九年宋眞宗天禧三年西曆千零十九年）俄羅斯王斯非德北被弑弟耶羅斯剌夫立

先是耶羅斯剌夫反兵犯基輔斯非德北王奔波蘭起兵又敗耶羅斯剌夫遂取基輔迎王復位波蘭王薄爾斯拉恃勢橫恣斯非德北懼其逼已潛殺之波蘭人怒入寇大掠而歸既而耶羅斯剌夫又叛犯基輔王出戰遭害耶羅斯剌夫卽位於基輔分國之半屬其弟末蘇得斯剌夫設學校定律例俄國版圖日大

治安三年癸亥（紀元千六百八十三年宋仁宗天聖元年西曆千零二十三年）宋眞宗崩太子禎立是爲仁宗

萬壽元年甲子（紀元千六百八十四年宋仁宗天聖二年西曆千零二十四年）神聖羅馬帝顯理第二崩剛拉德第二立

顯理第二帝崩年五十三帝性慈祥深信神道修禮拜堂及道院不惜費用世稱爲聖帝帝無子撒遜系絕帝位闕公侯等會議六日終選佛郎哥尼公剛拉德第二立之是爲撒利系

萬壽四年丁卯（紀元千六百八十七年宋仁宗天聖五年西曆千零二十七年）德意志帝爲神聖羅馬帝

剛拉德第二帝卽位巡行國中聽訟斷獄伸幽枉懲兇惡初顯理第二帝晚年率諾爾曼人伐下義希臘人克之至是帝又征義大利至米蘭兼稱義大利王巴非亞及拉威那抗之擊破之遂至羅馬受神聖羅馬帝冠丁抹兼英吉利王駕奴特及不爾艮王路德福第三陪列焉乃與石勒蘇益克之地於丁抹以厓得爾河爲界

長元元年戊辰（紀元千六百八十八年宋仁宗天聖六年西曆千零二十八年）東羅馬帝巴西流第二崩羅馬諾第三亞基祿立

巴西流帝崩後數世皆柔懦國勢復衰

長元二年己巳（紀元千六百八十九年宋仁宗天聖七年西曆千零二十九年）交阯太祖李公蘊殂子德政立是爲太宗

長元三年庚午（紀元千六百九十年宋仁宗天聖八年西曆千零三十年）莫斯廉蘇爾丹馬毛多殂馬蘇得爲蘇爾丹

長元四年辛未（紀元千六百九十一年宋仁宗天聖九年西曆千零三十一年）契丹聖宗耶律隆緒崩太子宗眞立是爲興宗

法蘭西王羅伯殂子顯利第一立

羅伯王殂年六十是時法皇威權太盛抑制諸國王公王嘗娶不爾艮王路德福妹白爾妲第四等堂姊妹也教門禁娶第七等以上親法皇格勒革理告王離婚王不肯法皇絕王於教門民聞之棄王去王大懼乃出白爾妲

哥爾瓦國亂

哥爾瓦王押達爾拉曼第四立、阿爾美的廢之篡立、哥爾瓦回教翁米亞系、
絕國人不服阿爾美的起兵唱亂、自是國中分裂亘久不靖、

德意志帝征波蘭、
先是波蘭王美耶丟斯拉率兵侵德意志虜一萬人送之波蘭、剛拉德帝在來因河聞之急赴救之不及、至是帝征波蘭破之、使放釋捕虜、且復其侵地、尋使美耶丟斯拉受德國節制、

長元五年壬申、（紀元千六百九十二年、宋仁宗明道元年、西曆千零三十二年、）高麗顯宗元文王王詢殂、子欽立、是爲德宗敬康王、

德意志帝併不爾艮國、
不爾艮又稱亞勒拉多王路德福欲傳國其子顯理、顯理夭、剛拉德帝常愛其土壤肥美、欲併之、路德福卒、法蘭西賞巴尼伯阿多取之、帝發兵擊阿多、遂奪之、不爾艮全土歸德國管轄、

長元七年甲戌、（紀元千六百九十四年、宋仁宗景祐元年、西曆千零三十四年、）東羅馬帝羅馬諾第三崩、密給爾第四立、

長元八年乙亥、（紀元千六百九十五年、宋仁宗景祐二年、西曆千零三十五年、）高麗德宗敬康王王欽殂、弟亨立、是爲靖宗容惠王、
德宗乘契丹內亂、修邊防、自鴨綠江海口、至靜邊（今韓國咸鏡道高原郡）和州（今永興府）以石築城、高厚各二十五尺、靖宗立、契丹責之、乃議和修聘如舊、

丁抹兼英吉利王駕奴特殂、長子哈羅德第一爲英吉利王、次子哈底駕奴特第二爲丁抹瑞典那威王、
駕奴特王殂年四十一、

那瓦勒兼加斯德辣王賛固第三殂、
那瓦勒王賛固併加斯德辣王之稱大王、及殂、三子分割其國、離安國波母米第三立、國衰弱、加斯德辣王匪地難多第一併之、於是西班牙有三基督教國、曰加斯德辣及離安、曰那瓦勒、曰亞拉岡、而又有巴爾塞羅內又稱加達魯尼亞爲獨立侯國、

土耳其王達路別克起、
及馬毛多殂、印度費沙拉據上印度自立爲王、復馬毛多所侵略之地、土耳其酋達路別克據撒馬爾干、率兵濟日洪河、破蘇爾丹馬蘇得取其地、縛達迦理布、乃授蘇爾丹、是爲色舒格家、

後朱雀帝長曆元年丁丑、（紀元千六百九十七年、宋仁宗景祐四年、西曆千零三十七年、）帝即位、
帝諱敦良、後一條帝同母弟也、後一條帝崩即位、

長曆二年戊寅、（紀元千六百九十八年、宋仁宗寶元元年、西曆千零三十八年、）德意志帝征義大利、
義大利又亂、剛拉德帝欲靖之、征義大利、以采邑地小者爲世襲、廢公爵封諾曼人雷奴爾布爲甲巴尼伯、

長曆三年己卯、（紀元千六百九十九年、宋仁宗寶元二年、西曆千零三十九年、）神聖羅馬帝剛拉德第二崩、子顯理第三立、

顯理第三號黑王、幼戴王冠於亞金兼巴威略、蘇亞維亞、佛郎哥尼三公、志氣俊邁、才略過人、欲大革制度、易置侯伯、以張帝室之威、又定教地規例、強教士遵行、巡視都鄙、普施專制之政、

英吉利王哈羅德殂、丁抹王哈底駕奴特第二兼英吉利王、

長久二年辛巳、（紀元千七百零一年、宋仁宗慶曆元年、西曆千零四十一年、）東羅馬帝密給爾第四崩、密給爾第五立、

長久三年壬午、（紀元千七百零二年、宋仁宗慶曆二年、西曆千零四十二年、）東羅馬帝密給爾第五崩、君士坦丁第九摩諾馬哥立、

英吉利王哈底駕奴特第二被弑、義德華第三立、
哈底爲英王、英人不服、爲其下所弑、以惕勒子義德華第三避難在諾曼的、英人逐丁抹人、迎立爲王、王恇怯、高的溫輔之爲政、於是丁抹朝亡、撒遜朝

復興、高的溫出自寒微、力戰有功、駕奴特王寵任之、遂列大臣、義德華殺助丁抹者、沒收其母以瑪之產、惡其再醮駕奴特也、以瑪以憂卒、

長久四年癸未、（紀元千七百零三年、宋仁宗慶曆三年、西曆千零四十三年、）土耳其取波斯、

土耳其王達路別克遣其將丹羅利必士攻波斯降之、

寬德元年甲申、（紀元千七百零四年、宋仁宗慶曆四年、西曆千零四十四年、）匈牙利屬德意志、

匈牙利有亂、其王彼的去位、顯理帝親征定亂、使彼的復位、匈牙利服屬德意志、

後冷泉帝永承元年丙戌、（紀元千七百零六年、宋仁宗慶曆六年、西曆千零四十六年、）帝卽位、

帝諱親仁、後朱雀帝長子也、受禪卽位、

德意志帝爲神聖羅馬帝、

當是時、羅馬法皇政教太濫、驕傲逞威、賣官網利、有三法皇爭權、顯理帝至羅馬、聚宗徒會議、廢三法皇、立德人僧正秋地熱爲法皇、號革利免第二、使之加神聖羅馬帝冠於已、定約非籍德帝力、不得定法皇位、自是後舉德人爲法皇及三代、

永承二年丁亥、（紀元千七百零七年、宋仁宗慶曆七年、西曆千零四十七年、）高麗靖宗容惠王王亨殂、顯宗三子徽立、是爲文宗仁孝王、

文宗用心政治、崇節儉、審刑獄、遣撫問使於諸道、按驗吏治得失、訪百姓疾苦、國富世平、

天喜二年甲午、（紀元千七百十四年、宋仁宗至和元年、西曆千零五十四年、）大越太宗李德政殂、子日尊立、是爲聖宗、

日尊立、始改國號稱大越、

東羅馬帝君士坦丁第九崩、帖苛多拉立、

俄羅斯王耶羅斯剌夫第一殂、子伊西斯剌夫立、

伊西斯剌夫立、兄弟相鬩、國分爲三、諾弗哥羅、基輔最大、互相攻伐不已、諾弗哥羅遂併基輔、

耶穌教分爲東西二派、

先是君士坦丁府僧正佛周立一教、排羅馬教、爲東羅馬帝巴西流第一所錮、後復登僧正位、仇視羅馬教益甚、至是密給爾該爾拉留爲僧正、繼佛周志、益排羅馬教、亞歷山德黎亞、耶路撒冷各地僧正盡助之、尊密給爾爲教門大首領、俄人亦多入其教者、自是君士坦丁教門離羅馬教自立、謂之希臘教、耶穌教分爲東西二派、

天喜三年乙未、（紀元千七百十五年、宋仁宗至和二年、西曆千零五十五年、）契丹興宗耶律宗眞崩、子洪基立、是爲道宗、

天喜四年丙申、（紀元千七百十六年、宋仁宗嘉祐元年、西曆千零五十六年、）神聖羅馬帝顯理第三崩、子顯理第四立、

顯理第三帝崩、年四十、帝姓嚴毅、深信神道、常從其式、自修苦行、衆庶皆愛戴之、而豪家大族畏且怨者亦衆、時教徒新創一約、自水曜日夕至月曜日晨、及祭日、止紛議爭鬪、謂之平和、法帝亦贊之、謀國家安寧、顯理第四年甫六歲、母后亞基尼攝政、

天喜五年丁酉、（紀元千七百十七年、宋仁宗嘉祐二年、西曆千零五十七年、）東羅馬帝帖苛多拉崩、密給爾第六立、崩、以撒工湼那立、

密給爾第六崩、馬基頓系絕、以撒立、是爲工湼那系、

康平二年己亥、（紀元千七百十九年、宋仁宗嘉祐四年、西曆千零五十九年、）東羅馬帝以撒工湼那崩、君士坦丁第十立、

康平三年庚子、（紀元千七百二十年、宋仁宗嘉祐五年、西曆千零六十年、）法蘭西王顯利第一殂、子腓立第一立、

顯利第一不爲國人所悅、大族勸王母公斯且智伐王、母子執兵相爭、侯伯皆黨王母、王大窘、求援諾曼的公羅伯、僅得保位、因賞羅伯功、割地與之、腓立第一年甫八歲、發蘭德侯巴多尹攝政、初加北珍系所轄、唯有壹里德佛

蘭薩及疴羅勒內二部、後馴服豪族、屬邑漸大、

康平四年辛丑、紀元千七百二十一年、宋仁宗嘉祐六年、西曆千零六十一年、撒拉斯與土耳其和、

撒拉斯囘教迦理布勢尤衰弱、自馬日殂、太意敦開豆相繼立、至開茵立、土耳其方起、西略攻縛達、路之開茵乃與土耳其王達路別克和、以女妻之、達路別克遂執撒拉斯政權、稱耶美亞溫拉、迦理布唯持教權耳、

康平五年壬寅、紀元千七百二十二年、宋仁宗嘉祐七年、西曆千零六十二年、源賴義定陸奧、

先是陸奧酋長安倍賴時叛、據六郡、貲產豐饒、據險守關、不輸貢租、源賴義爲將家世胄、任陸奧守、鎭守府將軍、討之、破賴時、賴時中流矢死、子貞任領其兵、崛強不服、賴義與淸原武則等擊之、數年、至是貞任敗死、弟宗任等降、陸奧平、

德意志帝爲僧漢那所誘出、

顯理第四帝幼冲、可倫大僧正漢那、以爲奇貨、設繆筵於來因河邊開塞爾

威爾、請帝母子、酒闌、漢那誘帝至河濱、誑乘舟去、至漢那家置之、母亞基尼悲痛、赴義大利、隱于道院、漢那擁帝擅權、

康平六年癸卯、紀元千七百二十三年、宋仁宗嘉祐八年、西曆千零六十三年、土耳其色舒格王達路別克殂、從子阿士蘭立、

康平七年甲辰、紀元千七百二十四年、宋英宗治平元年、西曆千零六十四年、宋仁宗崩、濮王子曙立、是爲英宗、

治曆元年乙巳、紀元千七百二十五年、宋英宗治平二年、西曆千零六十五年、德意志帝親政、

顯理第四帝在漢那家如幽囚、不來梅大僧正亞特伯潛奪帝赴撒遜、帝深信亞特伯、無言不聽、是歲帝年十六、始親政、在撒遜連年、供億太多、府藏匱竭、撒人厭苦、帝不以爲意、更設法度勒制之、亞特伯與撒人有隙、屢譖之、撒人怒、會于的利埔、推漢那爲長、迫帝黜亞特伯、帝不得已從之、

治曆二年丙午、紀元千七百二十六年、宋英宗治平三年、西曆千零六十六年、契丹復國號曰遼、

英吉利王義德華第三殂、維廉第一立、諾曼的朝起、

高的溫長子哈羅德第二有僭竊志、納女于義德華王、勢益貴顯、義德華無子、嘗以諾曼的公維廉爲中表、定爲已後、及王殂、以德門第二子以特加維廉爭之、而哈羅德既篡立、強國人誓奉已、諾曼的公維廉聰敏勇猛、練達兵事、麾下多壯士、見法皇亞歷山德第二、請取英、法皇許之、乃駕大戰艦至英國、哈羅德邀之、十月十五日、大戰於哈斯項斯山、英軍大敗、哈羅德中流矢卒、維廉卽英吉利王位、號勝王、撒遜朝亡、諾曼的朝起、撒遜朝、君位不必父子繼嗣、由公會集議、擇王族中賢者立之、誓不得薄待其民也、地方立保甲、自十家至百家、都鄙城邑守望相助、置法士佐有司聽訟、又令良民聽斷、若罪人欲申理、則聽之至朝審、則議會公擧大臣聰明正直者掌之、刑法歷代所定、杖流罰贖沒入諸條例畢具、殺人謀反強盜行劫殺無赦、訊鞫時、旁有誓士十二人聽之、如獄情可疑、而被告人聲寃、證左分明、卽釋之、建立刑法及一切通商拓地、皆請於王、而定於議會、議會惟民之富者得入、一歲三集、

有要事則不在此限、教會中教士尤貴重、操大權、享厚祿、大僧正侔于王子、僧正視極品貴人、教士視次品貴人、管教事外、兼參議政、得擧爲有司、唯犯罪就訊、則同庶民、

治曆四年戊申、紀元千七百二十八年、宋神宗熙寧元年、西曆千零六十八年、宋英宗崩、子頊立、是爲神宗、

英吉利王定全國、

維廉王率大軍、進向倫敦、英國貴族以的溫莫爾加等、立亞梯令爲王、以拒維廉、維廉次郊、遣兵圍攻亞梯令、及以特加等、奔蘇格蘭、維廉入倫敦、六閱月、從各部大人歸、巡視諸曼的、其兵在英者作亂、王還討之、叛將希里瓦棄砦、於壹來島自保、王親征之、壹來人血戰、死傷甚衆、希里瓦突圍出走、不知所終、後世稱其勇不衰、王既征服各地、擧諾人爲官、令民習諾語、編造版圖丁册、始減死罪律例、凡重罪止於縊死、又行封建制、頒國中田園於諸曼諸將、不給英人、亦不許英人爲首相、由是英國貴族寖衰、而諾人雖賤卒、亦有

驟致富貴者、

東羅馬帝君士坦丁第十崩、羅馬諾第四日痾熱尼立、

君士坦丁帝崩、其后歐多思亞攝政、憂土耳其人方强、欲得智勇人自配、謂莫如日痾熱尼、時日痾熱尼在獄、后嘗誓師父不再嫁、因陽爲有意於師父從子者、師父喜、使后廢守寡之誓、后乃出日痾熱尼於獄、與之婚、立爲帝、頗稱賢明、

後三條帝延久元年己酉、（紀元千七百二十九年、宋神宗熙寧二年、西曆千零六十九年、）帝即位、

帝諱尊仁、後朱雀帝第二子也、後冷泉帝崩、即位、

延久二年庚戌、（紀元千七百三十年、宋神宗熙寧三年、西曆千零七十年、）德國亂起、

初亞基尼后攝政、頒與蘇亞維亞於其女壻路德福、加林錮於突林克之伯德爾多、巴威略於撒遜伯阿多、顯理第四帝奪巴威略、與義大利方伯物爾弗第四、阿多大怒、會帝憤漢那專橫、斥之、使其不得言事、帝又禁錮撒遜公馬古那、撒遜人亦怒、阿多漢那友也、乃與撒遜合起兵叛、

延久三年辛亥、（紀元千七百三十一年、宋神宗熙寧四年、西曆千零七十一年、）土耳其人擒東羅馬帝日痾熱尼、密給爾第七立、

土耳其王阿士蘭率師伐東羅馬、日痾熱尼帝拒戰敗績、被擒、土耳其人剜其目、徵贖金、東羅馬出金十萬贖之、立密給爾第七爲帝、

延久四年壬子、（紀元千七百三十二年、宋神宗熙寧五年、西曆千零七十二年、）大越聖宗李日尊殂、子乾德立、是爲仁宗、

土耳其色舒格王阿士蘭殂、子馬勒沙立、

阿士蘭王遭害殂、子馬勒沙勇武有遠略、廓其疆域、建都伊斯巴罕、

白河帝延久五年癸丑、（紀元千七百三十三年、宋神宗熙寧六年、西曆千零七十三年、）帝即位、

帝諱貞仁、後三條帝長子也、受禪即位、一條帝以來政歸相門、朝憲稍弛、後三條帝剛健嚴明、不受牽制、勵精圖治、躬親機務、俗反淳素、規模大定、皇綱

再張、群下肅然、帝欲傳位居院決政、然去位未幾而崩、

德意志帝與諸侯伯和、

巴威略、撒遜等叛、帝待侯伯不以禮、侯伯皆有貳心、蘇亞維亞侯路德福、加林錮侯伯德爾多亦共助之、帝卒以溫言慰諭、與諸侯伯和、遽又背約、擧撒遜破之、

承保三年丙辰、（紀元千七百三十六年、宋神宗熙寧九年、西曆千零七十六年、）德意志帝與羅馬法皇爭、

是時格勒革力第七爲法皇、格勒革力本名黑得不朗、神識高邁、精通神理、憂教門多獘、教士習惡、慨然有救濟之志、歷仕五代法皇、多所畫策、法皇尼哥拉斯第二之時、議定教宰五十三人、付法皇以選擧權、以絕帝王及市民關涉、及躬爲法皇、首定教官不得娶妻、教職不得以金買之、及時君不得選擧教職之例、曰法皇之權、齊於日月、不唯有解世界紛糾之權、世界帝王侯伯不得不立法皇之下、及德意志亂、諸曼的伯羅伯介斯加及路德福、物爾弗、德爾多等通志法皇、顯理帝聞之怒、與諸僧正親善者會議於窩牧、欲黜格勒革力、格勒革力亦察德國貴族不服、遂絕帝於教門、使全國臣民解君臣之約、責議廢已者、悉絕之、於是德國侯伯會議、遂廢帝、

承曆元年丁巳、（紀元千七百三十七年、宋神宗熙寧十年、西曆千零七十七年、）德意志帝謝罪於法皇、

顯理帝俄失大權、謂非解法皇之忿、無以全生命、携皇后皇子赴義大利、法皇在多斯加納女公馬知爾達居城加諾撒、帝到此謝罪、徒跣立宮門風雪中三日、法皇見帝拜跪、直蹴其冠、示廢立由己之意、乃赦之、期議會允准、不許干預帝政、帝忿怒辭去、至澳古斯堡會議、得復位、時侯伯推蘇亞維亞侯路德福爲帝、帝還伐路德福、兵結不解、

承曆二年戊午、（紀元千七百三十八年、宋神宗元豐元年、西曆千零七十八年、）東羅馬帝密給爾第七崩、尼塞忽路爹敦立、

俄羅斯王伊西斯剌夫殂、弟維西伯立、

承曆四年庚申、紀元千七百四十年、宋神宗元豐三年、西曆千零八十年、德意志帝爲神聖羅馬帝、

顯理帝與路德福戰經年、兩軍死傷甚多、德國貴族教士等不服路德福、歸心於帝、是歲大戰於摩爾先堡、路德福被創而死、德國大半奉帝命、義大利侯伯等憤格勒革力驕傲、皆助帝、格勒革力再絕帝於教門、廢其位、帝不顧、率大軍入義大利、略羅馬、立革利免第三爲法皇、使加神聖羅馬帝冠、率義大利侯伯、圍格勒革力第七於天人堡、格勒革力力竭走諾曼、依羅伯介斯加、羅伯廢之、幽於撒勒摩、後五年死於幽所、臨終語人曰、吾愛正直惡暴戾、所以致禍也、

永保元年辛酉、紀元千七百四十一年、宋神宗元豐四年、西曆千零八十一年、東羅馬亞歷修工涅那廢尼塞福路自立、諾曼人擊破之、

亞歷修爲東羅馬將軍、廢尼塞福路、自立爲帝、會諾曼人入義大利、取希臘屬地、將進侵君士坦丁府、東羅馬倉庫空乏、兵卒不多、帝率兵至耶卑路、爲諾曼侯羅伯介斯加所敗、及羅伯還義大利、國中始安、

永保三年癸亥、紀元千七百四十三年、宋神宗元豐六年、西曆千零八十三年、高麗文宗仁孝王王徽殂、長子勳立、是爲順宗、宣惠王、尋殂、弟運立、是爲宣宗思孝王、

應德三年丙寅、紀元千七百四十六年、宋哲宗元祐元年、西曆千零八十六年、宋神宗崩、太子煦立、是爲哲宗、

堀河帝寬治元年丁卯、紀元千七百四十七年、宋哲宗元祐二年、西曆千零八十七年、帝卽位、

帝諱善仁、白河帝第二子也、受禪卽位、尊白河帝爲太上天皇、上皇聽政院中、

英吉利王維廉第一殂、二子維廉第二、路法斯立、

維廉第一王取英、法蘭西王腓立謂、諾曼的本爲法國土、則維廉實法國臣、無取他國爲已有之理、英國宜歸法國、有因生嫌隙、腓立王奪諾曼的一地、維廉王怒、興師伐之、每拔一城、卽命焚之、會病殂於軍中、年六十一、王有三子、長曰羅伯、次曰維廉路法斯、三曰顯理、顯理得父遺財、路法斯聞父歿、不奔喪、直渡海至英、遂立爲君、是爲維廉第二、號赤王、羅伯領諾曼的、

寬治二年戊辰、紀元千七百四十八年、宋哲宗元祐三年、西曆千零八十八年、德意志帝定撒遜、

路德福戰死、撒遜人猶敵帝、擁立盧森堡侯黑爾曼爲帝、帝伐之、黑爾曼恥爲諸族所侮、辭位、尋卒、撒遜約不失其權利而降、

寬治四年庚午、紀元千七百五十年、宋哲宗元祐五年、西曆千零九十年、德意志帝伐義大利、

先是義大利人廢法皇革利免第三、立維克多第三、尋卒、烏爾胖第二立、爲法皇、顯理帝率兵伐之、烏爾胖嗾帝太子剛拉德叛於德意志、烏拉胖勢力頗張、帝不能克之、與巴威略公物爾弗講和而還、將親征剛拉德、會剛拉德卒、則止、

寬治六年壬申、紀元千七百五十二年、宋哲宗元祐七年、西曆千零九十二年、土耳其色舒格王馬勒沙殂、諸子分其國、

馬勒沙取縛達、威振四方、其疆域西與東羅馬以道羅山爲界、東北至捕喝

撒馬爾干與跣勒接境、國中無事、頗得人心、商業旺盛、到處設寺院學校、波斯亦復隆興、及殂、諸子分領其國、爲波斯、給爾滿、西里亞、伊哥紐、而伊哥紐王索理曼爲蘇爾旦、以雄傑稱、兵力强盛、侵東羅馬、攻耶路撒冷、安提阿、取之、遂併小亞細亞全部、建都於尼塞亞、

寬治七年癸酉、紀元千七百五十三年、宋哲宗元祐八年、西曆千零九十三年、俄羅斯王維西伯殂、伊西斯剌夫子斯非阿德立、

嘉保二年乙亥、紀元千七百五十五年、宋哲宗紹聖二年、西曆千零九十五年、高麗宣宗思孝王王運殂、子昱立、是爲獻宗恭殤王、尋殂、宣宗弟顒立、是爲肅宗明孝王、

決十字軍議、

初東羅馬君士坦丁第一帝母赫勒拿、創建巴勒斯坦靈場、稱爲臕淨地、耶穌教徒以詣拜爲教門第一義、結伴行賽者日衆、其人不穿靴、被粗服、飮食止麪包與水、以表信敬之意、及回教人據耶路撒冷、頗加虐遇、而未太酷、及

埃及法知麻系取西里亞、始大虐賽者、遂至毀耶穌廟、崩墳墓、殺教徒、至土耳其陷耶路撒冷、夷民成群、亂入禮拜堂、大聲叫呼、毆擊教士、捽扯師父、又置守兵於府門、要行賽者、得金許入、教民萬里冒險、輙遇苛虐、窮乏饑餓、以至死者甚衆、時士耳其方熾、漸迫君士坦丁府、東羅馬帝亞歷修懼、遣使於諸國、請相助挫其暴威、以救教徒、會法蘭西國亞眠教士彼得行賽、亦受其凌虐、大憤、還謁法皇烏爾胖第二、告狀、烏爾胖乃納東羅馬帝言、飛檄於四方、且命彼得巡行歐洲諸國、諭己意於教徒、是歲烏爾胖大會宗徒於義大利之卑先撒、來者三萬人、再會於法蘭西之古勒門、欲以議決軍事、諸國君長教士貴族庶民來集如雲霞、法皇向衆歷陳土耳其人暴虐之狀、曰不從神軍、及阻礙神軍者、絕之教門、莫有所赦、衆踊躍連呼曰、是上帝之命也、感奮激昂、爭請効力、乃繡十字形於軍服左肩、以與異教軍士識別、因謂十字軍、

葡萄牙國起、

先是西班牙加斯德辣王匿地雖多第一殂、亞豊蘇第六立、爲人勇武、時法蘭西王羅伯孫顯利爲不爾艮伯、多戰功、亞豊蘇愛其勇、以女妻之、封以米虐河至斗羅河之地、顯利建國、號葡萄牙、

永長元年丙子、紀元千七百五十六年、宋哲宗紹聖三年、西暦千零九十六年、 十字軍起、

十字軍推彼得爲先鋒將、進向東方、兵凡八萬、彼得分其半、付友人瓦爾得、軍律不定、儲峙不備、沿途搶掠自贍、兩將未達君士坦丁府、屢與匈牙利人布爾加利人戰、失其大半、東羅馬帝深患其暴、爲具船舶、渡破士佛路海峽、進至庇稚尼、糧食不繼、疾疫大行、土耳其王索利曼乘虛襲擊破之、瓦爾得戰死、彼得率殘兵三千遁還君士坦丁、敗報達歐洲、諸國君長等益欲出大軍以勦滅異教徒、德意志國下魯爾連即魯連林侖 公補侖額弗黎又曰若弗力 爲之都督、其弟巴多尹及英王維廉第一子諾曼的侯羅伯、法蘭西王腓立第一弟威爾滿代侯武額、發蘭德侯羅伯、紫羅塞伯雷門、義大利諸曼侯羅伯介斯加長子答連的侯破希蒙、其從子丹克勒等、皆受選將其軍、兵凡三十萬、水陸並進、至君士坦丁府、誓亞歷修帝約、獻略地、借東羅馬船艦以渡海、唯雷門不與此誓、是爲十字軍第一役、

承德元年丁丑、紀元千七百五十七年、宋哲宗紹聖四年、西暦千零九十七年、 十字軍入亞細亞、

十字軍入亞細亞、攻土耳其首府尼塞亞、彼得亦來會、築壘於山上、圍之、土耳其王索理曼來救、遂大戰、土軍敗退、閱六月、尼塞亞城降、諸軍進破索理曼於多里勞、取伊哥紐、又進攻安提阿、巴多尹將別軍渡阿付臘底斯河、攻以得撒拔之、

承德二年戊寅、紀元千七百五十八年、宋哲宗元符元年、西暦千零九十八年、 十字軍取安提阿、

諸軍攻安提阿、安提阿瀕海大都府也、彌數月不能拔、六月、答連的侯破希蒙以計誘亞爾美尼人歸耶穌教者內應、遂陷之、十字軍入城、恣殘殺、城中民死者一萬人、破希蒙選騎士勇敢者守之、土耳其將哥勃伽以四十萬衆來圍、時城中糧食告乏、加以酷熱、時疫流行、諸軍氣沮、敵兵攻擊益急、城兵皆在死地、有一卒創造十字槍、稱神護槍、挺進豨突、諸軍倣之、奮勇斫敵陣、敵陣披靡、大破之、獲糧食器械無算、

康和元年己卯、紀元千七百五十九年、宋哲宗元符二年、西暦千零九十九年、 十字軍陷耶路撒冷、建耶路撒冷國、

十字軍久駐安提阿、六月進向耶路撒冷、先隊二萬五千人登燕毛高處、遙望耶路撒冷府、歡聲如湧、先是埃及迦理布逐土耳其人取之、以重兵守、十字軍攻圍月餘、屢戰屢敗、乃作一攻具、方形櫓三層、高於城壁三壘多爾中藏精兵、上設飛梯、四周以獸皮裹之、下施車輪、薄城架飛梯、既成、諸軍齊進攻城、撒拉斯人投木石發火箭以拒、七月十五日、又進攻、額弗黎下飛梯先登、諸軍從之、遂陷耶路撒冷、盡屠撒拉斯人、搶掠市中、殺人如麻、雖赤子不免、是役額弗黎勇冠諸軍、諸將議推額弗黎爲耶路撒冷王、額弗黎謙讓不

受、唯稱神陵守護、以總管事務、安提阿爲侯邑、以得撒爲伯邑、以屬之、埃及撒拉斯人又來侵、額弗黎逆擊破之、

康和二年庚辰、(紀元千七百六十年、宋哲宗元符三年、西曆千百年、)額弗黎殂、弟巴多尹立、始稱耶路撒冷王、

額弗黎殂、弟巴多尹在以得撒、讓之於其從子、至耶路撒冷、襲額弗黎後、始稱王、略亞格列的、里波利、白利多、西頓、士羅、皆爲屬邑、以耶路撒冷師父爲大僧正、選巴倫四人爲庶民長、巴倫者、下等貴族之爵也、

英吉利王維廉第二路法斯殂、弟顯理第一彪克勒爾立、

維廉第二王、性多欲、黷貨無厭、出獵、有人射王、中胸而死、年四十五、時顯理從獵、棄尸入城、至宮中、盡取珍寶財帛、頒賜將士、乘其兄羅伯不在、自登王位、稱顯理第一、自諸曼人王英、政敎一變、國中田產、多爲諸曼人所占、諸要職皆用其人、維廉父子、行虐於民、而巴倫及國人皆能制王、使其權有限、僧正與巴倫奈的(騎士也、)會議國政、凡賦稅出自僧正、或出自巴倫奈的、皆經議

會裁定、諸曼人爲虐屢、爲英人所殺、英人連坐者甚多、中更喪亂、民數遂減一百七十萬云、

康和三年辛巳、(紀元千七百六十一年、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西曆千百零一年、)宋哲宗崩、弟佶立、是爲徽宗、

遼道宗耶律洪基崩、嫡孫延禧立、號天祚、

長治元年甲申、(紀元千七百六十四年、宋徽宗崇寧三年、西曆千百零四年、)德國顯理四德意志帝、

顯理第四帝第二子顯理、起兵反帝、親將伐之、顯理單身出降、帝赦之、悉散遣其兵、顯理急襲之、執帝幽之、

嘉承元年丙戌、(紀元千七百六十六年、宋徽宗崇寧五年、西曆千百零六年、)高麗肅宗明孝王王顒殂、子俁立、是爲睿宗文孝王、

女眞本靺鞨遺種、居高麗東北境、及滿洲之地、服從高麗、遣使貢獻、或時侵邊疆、其酋盈歌、烏雅束最強、發騎兵來屯定州、(今韓國咸鏡道定平府)高麗擊之、敗績、睿宗立、遣尹瓘領兵討伐、大破之、乃畫地界、築城於英(在今咸鏡道吉州)福(今咸鏡道端州郡)雄(在今咸鏡道吉州)吉(同上)咸(今咸鏡道咸興府)諸州、及公嶮鎭、(今咸鏡道會寧府)又城宣州(今咸鏡道德源府)及通泰(在咸鏡道)平戎(同上)二鎭、曰北界九城、悉復高勾麗舊地、尋與女眞和、返其地、

廢神聖羅馬帝顯理第四、子顯理第五立、

顯理大會議於綿斯、從敎士之議、廢父帝顯理第四、自立、稱顯理第五、顯理第四逃居偏几尋崩、

英吉利王取諾曼的、

諾曼的侯羅伯、自十字軍還、率兵至英、索路而去、英王顯理第一、覘其虛、發兵取諾曼的、執羅伯、投於獄、後死於獄中、初顯理第一、自知其得國不正、蠲租赦罪、務從民心、及兵起、橫征暴歛、盡食前言、人謂之獅王、

鳥羽帝天仁元年戊子、(紀元千七百六十八年、宋徽宗大觀二年、西曆千百零八年、)帝卽位、

帝諱宗仁、堀河帝長子也、堀河帝崩、卽位、白河上皇仍聽政院中、

法蘭西王腓立第一殂、子路易第六立、

路易第六、稱肥王、時侯伯益強、侵陵王家、王所管不過三邑、北部有暴民、王籍其力、箝制侯伯、先是奴婢爲貴族所虐、使者二百餘年、王下令釋之、諸抗命者罰之、威權頗振、

天永二年辛卯、(紀元千七百七十一年、宋徽宗政和元年、西曆千百十一年、)德意志帝爲神聖羅馬帝、

顯理第五帝、以悖逆得位、民心不服、務收攬政權、東自波希米、西至魯達林弁、屢征討之、定其國境、又欲不借法皇力、而冠羅馬帝冠、以兵三萬赴羅馬、法皇巴斯迦第二力拒之、帝命士卒縛巴斯迦、及敎宰、羅馬人齊起來攻、帝擊破之、巴斯迦乃爲加神聖羅馬帝冠、帝又約復還立僧官權、還帝去、宗會議、以其出於强迫、不踐約、且絕帝於敎門、

永久二年甲午、(紀元千七百七十四年、宋徽宗政和四年、西曆千百十四年、)俄羅斯王斯非阿德殂、烏拉的米爾第二立、

永久三年乙未、(紀元千七百七十五年、宋徽宗政和五年、西曆千百十五年、)女眞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金、是爲

太祖、
阿骨打（改名旻）世祖劾里鉢二子、烏雅束弟也、烏雅束卒、嗣位、屢討遼克之、至是稱帝、建元國號金、

德意志亂起、
撒遜公魯達留及綿斯可倫大僧正等叛、德意志軍討之不利、撒遜軍勢大張、士陶弗公弗勒得力及弟剛拉德爲帝從子、援帝軍、力戰拒之、時多斯加納女公馬知爾達卒、乃到義大利奪其地、

元永元年戊戌、（紀元千七百七十八年、宋徽宗重和元年、西曆千百十八年、）宋通好於金、
東羅馬帝亞歷修第一工涅那崩、約翰工涅那立、
耶路撒冷王巴多尹第一殂、巴多尹第二立、
初義大利那不勒亞馬非商賈結社、建道場及病院於耶路撒冷、以惠行賽者、謂之義團、十字軍起、騎士欲與教士合力護行賽者、以滅異教徒、新結義團、及取耶路撒冷、額弗黎大賞義團、後改定義團法制、其首領曰大師長、施行法令、選擇社員者曰會長、更有教士幹事者、社員約翰功最多、故名之曰聖約翰義團、又病院義團用黑袍白章、是歲法蘭西騎士亦創義團、巴多尹第一予瑣羅門神殿遺地居之、因曰神殿義團、武額爲之長、用白袍赤章、德意志騎士所創曰德意志義團、又宙敦義團用白袍黑章、騎士其初起於日耳曼基督教國、漸行於歐洲諸國、凡欲爲騎士者、自七八歲時、就一騎士家爲侍童、學習武技、尊義俠、重禮節、敬婦人、而以保護宗教爲任、騎士相怒、則單身格鬪、以決勝負、一爲騎士者、大爲世人所尊、故人人好爲之、

保安三年壬寅、（紀元千七百八十二年、宋徽宗宣和四年、西曆千百二十二年、）德意志帝與法皇和、
顯理第五帝與法皇爭鬪數年、至是與法皇加力斯多第二會於窩牧講和、約曰、德國選擧僧正長老、帝或使臣必臨之、先授笏、次教會授指環及錫杖、義大利及不爾艮選擧、一遵寺法、寺邑則帝賜符節、以爲據、僧任俗吏、視同

帝臣、

保安四年癸卯、（紀元千七百八十三年、宋徽宗宣和五年、西曆千百二十三年、）金破遼、遼帝奔夏、金太祖完顏阿骨打崩、弟吳乞買（改名晟）立、是爲太宗、
高麗睿宗文孝王王俁殂、子楷立、是爲仁宗恭孝王、

崇德帝天治元年甲辰、（紀元千七百八十四年、宋徽宗宣和六年、西曆千百二十四年、）帝卽位、
帝諱顯仁、鳥羽帝長子也、受禪卽位、白河上皇仍聽政院中、
俄羅斯王烏拉的米爾第二殂、密給爾第一立、

天治二年乙巳、（紀元千七百八十五年、宋徽宗宣和七年、西曆千百二十五年、）金滅遼、擒遼天祚帝耶律延禧、
神聖羅馬帝顯理第五崩、撒遜公魯達留第二立、
顯理第五帝崩年四十五、無子、佛郎哥尼系絕、撒遜公魯達留藉教徒力入卽位、號魯達留第二、是爲撒遜系、蘇亞維亞公弗勒得力及弟剛拉德爲何軒士陶弗系望族也、據其國不奉命、魯達留帝欲奪其地、以女妻巴威略公顯理、又與撒遜援爲己黨、顯理爲物爾弗系、勇敢號傲公、自是兩黨啓釁爭鬪不已、剛拉德至義大利、由倫巴多人推薦、爲上義大利王、

大治元年丙午、（紀元千七百八十六年、宋欽宗靖康元年、西曆千百二十六年、）宋徽宗讓位於太子桓、是爲欽宗、
遼耶律大石稱帝於起兒漫、是爲西遼德宗、
耶律大石太祖八代孫也、通遼漢文字、善騎射、遼亡、率兵假道回鶻、征服西域諸國、至起兒漫卽帝位、遂建都於虎思斡耳朶、

大治二年丁未、（紀元千七百八十七年、宋高宗建炎元年、西曆千百二十七年、）金人侵宋、圍汴京、執宋帝及徽宗北去、康王構卽位於南京、是爲高宗、

大治三年戊申、（紀元千七百八十八年、宋高宗建炎二年、西曆千百二十八年、）大越仁宗李乾德崩、從子陽煥立、是爲神宗、

大治四年己酉、（紀元千七百八十九年、宋高宗建炎三年、西曆千百二十九年、）白河上皇崩、鳥羽上皇聽政院中、

天承元年辛亥、（紀元千七百九十一年、宋高宗紹興元年、西曆千百三十一年、）俄羅斯王密給爾第一殂、子耶羅巴

第二立、
耶路撒冷王巴多尹第二殂、法蘭西安如侯不爾根立、
長承元年壬子、紀元千七百九十二年、宋高宗紹興二年、西曆千百三十二年、德意志帝爲神聖羅馬帝、
先是法蘭西諾曼侯羅伯介斯加平南義西治里那不勒子破希蒙爲答連
的侯、從十字軍至魯熱爾第二稱王、時法皇伊諾森第二在位、魯熱爾立亞
那克勒第二爲法皇、以敵伊諾森、加來爾皓教士伯爾拿勸魯達留帝助伊
諾森、於是帝將兵入義大利、伊諾森爲加神聖羅馬帝冠、帝以馬知爾達舊
邑多斯加納爲法皇封邑、
保延元年乙卯、紀元千七百九十五年、宋高宗紹興五年、西曆千百三十五年、金太宗完顏吳乞買崩、從子合喇改名亶
立、是爲熙宗、
德意志帝與弗勒得力和、
魯達留帝與蘇亞維亞公弗勒得力戰數年、弗勒得力定約解兵、上義大利

王剛拉德亦去王位、德國始平、
英吉利王顯理第一殂、族士提反立、
顯理第一殂、年六十八、子曰維廉、女曰貎德、維廉娶法國安如侯女、親迎、舟
覆溺死、貎德適德帝顯理第五、寡而歸、顯理第一會國中貴族、議以貎德爲
嗣、及殂、貎德再納安如侯額弗黎爲夫、顯理第一妃妹有子曰士提反、素協
衆望、自立稱英吉利王、兼諸曼的公、以抗貎德、
保延三年丁巳、紀元千七百九十七年、宋高宗紹興七年、西曆千百三十七年、法蘭西王路易第六殂、子路易第七
立、
保延四年戊午、紀元千七百九十八年、宋高宗紹興八年、西曆千百三十八年、大越神宗李陽煥崩、子天祚立、是爲
英宗、
神聖羅馬帝魯達留第二崩、剛拉德第三立、
魯達留帝再率兵入義大利、討魯熱爾第二破之、魯熱爾奔西治里島、帝取
加拉不利、還崩於巴威略、年六十二、帝威振四隣、丁抹、波希米等皆受其節
制、泙爾侯亞伯勒得易北河左岸之地、進軍渡河、取巴郎丁堡、自是北邊亦
奉耶穌教、帝崩、諸侯推佛郎哥尼侯剛拉德第三爲帝、唯撒遜巴威略不與
會盟、
俄羅斯王耶羅巴第二殂、弟肥奇斯剌夫立、維西否奴第二廢之篡立、
自耶羅巴時、國[illegible]分崩、肥奇斯剌夫在位八日、同族諸侯維西否奴廢之篡
立、自是諸侯相併呑、爭欲得基輔爲王、
保延六年庚申、紀元千八百年、宋高宗紹興十年、西曆千百四十年、亞豐蘇第一稱葡萄牙王、
葡萄牙伯顯利卒、子亞豐蘇第一立、伐撒拉斯人破之、疆土漸廣、於是不奉
加斯德辣節度、自立稱葡萄牙王、先是亞拉岡國亦併加達魯尼亞、
德意志帝陷瓦因堡、
初剛拉德第三帝怒巴威略撒遜抗己、黜其公顯理、以撒遜與泙爾侯亞伯

勒、以巴威略與墺地利伯里泊德第四、於是士陶弗系物爾弗系爭鬪起、既
而顯理卒、子顯理嗣、年甫十歲、其母捉爾賴達與親族謀、欲立顯理以爲撒
遜公、叔父物爾弗第四又欲爲巴威略公、是歲帝攻物爾弗族所守瓦因堡
拔之、欲盡誅城中人、婦女涕泣請哀、帝釋之、使逃散、且許擔寶貨耐肩者去、
不赦男子、婦女憂之、各負其夫而出、無復擔貨者、帝大笑、遂併男子赦之、
永治元年辛酉、紀元千八百零一年、宋高宗紹興十一年、西曆千百四十一年、英吉利貎德擒其王士提反、
士提反王與貎德戰有年、國人困弊、貎德異母弟格羅斯特羅伯助貎德討
諾曼的、取其地、是歲貎德與王大戰於林固、破之、虜王投之獄、
近衛帝康治元年壬戌、紀元千八百零二年、宋高宗紹興十二年、西曆千百四十二年、帝即位、
帝諱體仁、鳥羽帝第八子也、受崇德帝禪即位、鳥羽上皇仍聽政院中、
德國士陶弗系與物爾弗系和、
墺地利伯里伯德第四卒、弟顯理約索美㖿嗣、約索美㖿與顯理傚公寡妃

捖爾賴達婚、以解兩家之憾、得巴威路、捖爾賴達子顯理爲撒遜公、得其地、

唯巴郎丁堡屬渾爾侯亞伯勒、

康治二年癸亥、（紀元千八百零三年、宋高宗紹興十三年、西曆千百四十三年、）東羅馬帝約翰工涅那崩、馬紐爾工涅那立、

英吉利王士提反復位、

士提反王妃貌德之姪也、陰與部曲謀、救夫出獄、起兵復與貌德戰、貌德大敗、乘大雪踏達迷斯河冰而遁、奔安如格羅斯特、爲敵兵所獲、士提反復王位、

耶路撒冷王不爾根殂、巴多尹第三立、

義大利國亂起、

義大利人新立共和政、開公議、每五十六人公擧一人爲伯理璽天德、頒律例、立制度、又有撒丁熱那瓦、佛稜斯、威尼斯諸王國列峙、羅馬爲法皇邑、貴族漸執政權、庶民不得伸其志、遂致紛亂、

久安二年丙寅、（紀元千八百零六年、宋高宗紹興十六年、西曆千百四十六年、）俄羅斯王維西否奴第二殂、伊西斯剌夫第二立、

久安三年丁卯、（紀元千八百零七年、宋高宗紹興十七年、西曆千百四十七年、）高麗仁宗恭孝王王楷殂、子晛立、是爲毅宗莊孝王、

仁宗時外祖李資謙用事肆橫、遂擧兵犯闕、拓俊京拒戰、誘囚之處流、王又信禍福之說、以僧妙淸爲師、遂據西京反、金富軾平之、

十字軍第二役起、

先是撒拉斯迦理布開茵殂、馬帖日立、殂、馬司太周及拉希德共被弑、馬太非立、土耳其族獨擅威權、其摩斯爾侯耶馬的仭、侵耶路撒冷略、以得撒耶穌教徒拒戰、復之、尋耶馬的仭長子努勒仭又陷之、毀市府、殺教徒、法蘭西加來爾皓大僧正伯爾拿素爲衆所推服、說法人及德人、再起十字軍、以擊耶馬的仭、法蘭西王路易第七嘗結怨貴族、擊殲之後悔之、欲立功教門以減罪、乃首納之、會教徒及諸臣議其方略、謂之巴力門立法議院、始于此、德意志帝剛拉德第三亦應之、率兵先發入小亞細亞、至多里勞水糧缺乏、且爲伊哥紐會所邀擊、大敗、退保尼塞亞、法蘭西路易王自海路繼進、上安提阿、一軍自陸路至基利家、又飢困、爲敵兵所掩擊、亦敗、剛拉德帝得病、轉途入君士坦丁府、

葡萄牙王取立士本、

亞豐蘇第一王討取立士本、十字軍由海路者亦助之、立士本在德人河右、港灣寬深、泊舟平穩、遂都之、

久安四年戊辰、（紀元千八百零八年、宋高宗紹興十八年、西曆千百四十八年、）十字軍無功還、

剛拉德帝與路易王議、自君士坦丁府由海路向巴勒斯坦、與法軍及耶路撒冷王巴多尹第三合攻太馬士革市、不利、兩軍乃引兵而還、

久安五年己巳、（紀元千八百零九年、宋高宗紹興十九年、西曆千百四十九年、）金完顏迪古（改名亮）弑熙宗簒立、

久安六年庚午、（紀元千八百十年、宋高宗紹興二十年、西曆千百五十年、）亞爾摩哈族入西班牙、

初撒拉斯人在亞弗利加北境者名曰摩爾、其族有摩拉帔的、西班牙加斯德辣之與屢破回教徒、回徒乞援於摩拉帔的、摩拉帔的酋約瑟福率兵入西班牙、破加斯德辣、回徒盡服從焉、歷阿里達士芬傳至伊舍、亞爾摩哈亦摩爾種族也、居亞弗利加摩洛哥、至是其酋愛母門又入西班牙討摩拉帔的族、伊舍與之戰敗死、愛母門奪其地、自立爲王、

仁平元年辛未、（紀元千八百十一年、宋高宗紹興二十一年、西曆千百五十一年、）西遼帝耶律夷列立、是爲仁宗、

先是西遼德宗耶律大石崩、子夷列幼、遺命皇后蕭氏稱制、號盛天皇后、至是夷列立、

仁平二年壬申、（紀元千八百十二年、宋高宗紹興二十二年、西曆千百五十二年、）德意志帝剛拉德第三崩、從子弗勒得力第一立、

剛拉德第三帝以其子弗勒得力幼冲、擧從子蘇亞維亞公弗勒得力第一爲嗣、弗勒得力第一鬚髯皆赤、人稱巴巴落撒、方言赤髯也、剛拉德帝崩、年六十、諸侯伯會於佛郎渡、推弗勒得力第一卽位、智勇絶倫、志氣剛邁、修法度、約束諸侯、使從政令、

仁平三年癸酉、紀元千八百十三年、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西曆千百五十三年、英吉利王士提反與安如侯顯理第二和、

法蘭西安如侯顯理第二爲貌德所生、年少多才、有民望、率兵渡英吉利、與士提反王隔達迷斯而相持、有調停者、乃會於溫折斯德、媾和、約曰、士提反當終身在位、不許子孫爲王、若死則當以顯理爲王、

久壽元年甲戌、紀元千八百十四年、宋高宗紹興二十四年、西曆千百五十四年、英吉利王士提反殂、顯理第二立、

士提反王殂、年五十、顯理第二出於維廉第一王、母系顯理第一王外孫也、是爲安如北藍太日奈系王、所領英國外、以諾曼的王嗣、併諾曼的比利達

尼以安如侯、併安如賣內後得波亞都哥也納加斯根尼、有法蘭西國大半之地、

俄羅斯王伊西斯剌夫第二殂、羅狄斯剌夫立、尋殂、伊西斯剌夫第三立、

德意志帝伐義大利、

義大利倫巴多諸國、建共和政、米蘭最富强、不奉帝命、弗勒得力第一常欲征服之、於是親率師入義大利、攻米蘭屬邑亞斯底朶多那等、拔之、至巴菲亞、戴倫巴多王冠、

久壽二年乙亥、紀元千八百十五年、宋高宗紹興二十五年、西曆千百五十五年、德意志帝爲神聖羅馬帝、

弗勒得力帝遂攻米蘭、撒遜公顯理剛勇號獅公、從征有功、帝至羅馬府、法皇亞的練第四爲加神聖羅馬帝冠、帝引兵還、

俄羅斯王伊西斯剌夫第三殂、伊高立、

羅狄斯剌夫伊西斯剌夫第三皆同族諸侯也、伊高爲摩奴麻古第四子、

後白河帝保元元年丙子、紀元千八百十六年、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西曆千百五十六年、帝卽位、崇德上皇擧兵敗、

帝諱雅仁、鳥羽帝第四子、崇德帝同母弟也、近衞帝崩、卽位、初崇德上皇讓位於近衞帝、非其志、及近衞帝崩、無嗣、上皇子重仁親王當承統、鳥羽上皇后藤原氏沮之、立後白河帝、上皇益不平、尋鳥羽上皇崩、崇德上皇遂擧兵、後白河帝遣源義朝平淸盛等討之、上皇軍敗、出降、徙之於讃岐國、謂之保元之亂、

德國物爾弗族復與士陶弗族戰、尋和、

物爾弗族撒遜獅公顯理復與士陶弗族墺地利侯顯理約索美咢爭巴威略相鬪、弗勒得力帝憂之、居間勸和、遂以巴威略予獅公、陞約索美咢封邑墺地利爲公國、

保元二年丁丑、紀元千八百十七年、宋高宗紹興二十七年、西曆千百五十七年、德意志帝征波蘭、大開國會、

弗勒得力帝起兵、渡阿得河、伐波蘭、其公蒲爾斯拉出降、後封其從子爲細

勒西亞侯、德人徙其地者日多、九月、大開國會於威爾斯堡、義大利丁抹英吉利東羅馬匈牙利不爾艮等數十國使者皆來與會、盟、明年、又開國會、以蒲爾斯拉爲波希米王、

俄羅斯王伊高殂、子安得羅立、

安得羅遷都於烏拉的米爾、伐奴維格奴破之、自餘侯國漸次削平、

保元三年戊寅、紀元千八百十八年、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西曆千百五十八年、德意志帝征服義大利

倫巴多米蘭等叛服無常、弗勒得力帝復率師伐之、倫巴多降、轉討米蘭城中食竭、亦降、乃開國會於倫加黎之野、卑仙撒使義大利人誓服從帝之主權、未幾、北義諸邑民作亂、會於米蘭、據古勒麻、攻之六月、乃降、進圍米蘭、閱二年陷之、命毀其市府、義大利盡平、

二條帝平治元年己卯、紀元千八百十九年、宋高宗紹興二十九年、西曆千百五十九年、帝卽位、源義朝作亂、尋伏誅、

帝諱守仁、後白河帝長子也、受禪卽位、後白河上皇聽政院中、源義朝、頼義曾孫、爲義長子也、驍武有勇略、平保元之亂有功、平淸盛與後白河帝親臣藤原通憲結、賞在義朝上、義朝內懷不平、權中納言藤原信頼亦與通憲相軋、遂共反、殺通憲、犯闕、淸盛與子重盛拒戰破之、執信頼斬之、義朝奔尾張、尋伏誅、謂之平治之亂、

羅馬法皇相爭、

法皇亞的練第四卒、羅馬敎會推亞勒山得第三爲法皇、亞勒山得嘗以持帝位則法皇所賜之說、爲德國宰相所駁、弗勒得力帝乃命維多利第四爲法皇、開宗會於巴非亞、決之、於是法皇分爲二派、互相角爭、亞勒山得賴倫巴多之力、抗帝、帝助維多利、逐之、亞勒山得遂奔法蘭西、

應保元年辛巳、（紀元千八百二十一年、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西暦千百六十一年、）金主侵宋、曹國公完顏烏祿（改名雍、）卽位於遼陽、是爲世宗、金主敗還、尋被弑、

應保二年壬午、（紀元千八百二十二年、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西暦千百六十二年、）耶路撒冷王巴多尹第三殂、亞馬力立、

長寬元年癸未、（紀元千八百二十三年、宋孝宗隆興元年、西暦千百六十三年、）宋高宗禪位於太子昚、是爲孝宗、

德意志帝三到義大利、

法皇維多利第四卒、弗勒得力帝親幸義大利、擧巴迦斯第三爲法皇、義大利人不服、逐巴迦斯、迎亞勒山得、復爲法皇、

長寬二年甲申、（紀元千八百二十四年、宋孝宗隆興二年、西暦千百六十四年、）西遼仁宗耶律夷列崩、妹普速完稱制、

仁宗崩、子幼、遺詔以妹普速完當國稱制、號承天太后、

英吉利王定敎憲、

顯理第二王欲抑制敎士之權、開會議於加拉連敦、定宗敎憲法十六章、凡任僧官及敎事、皆從王與衆民之議、不得乖背、

六條帝仁安元年丙戌、（紀元千八百二十六年、宋孝宗乾道二年、西暦千百六十六年、）帝卽位、

帝諱順仁、二條帝第二子也、受禪卽位、尋二條帝崩、後白河上皇仍聽政院中、

仁安二年丁亥、（紀元千八百二十七年、宋孝宗乾道三年、西暦千百六十七年、）以平淸盛爲太政大臣、

淸盛、忠盛子也、以武臣累進爲太政大臣、先是藤原氏世秉政柄數百年、至是、淸盛代專威權、擅橫漸甚、

德意志帝四征義大利、

弗勒得力帝又入義大利、復巴迦斯第三爲法皇、時倫巴多復叛、與諸邑連合、取米蘭、奉亞勒山得第三爲首領、築城於米蘭西南、名曰亞勒山得城、以扼亞爾伯山之險、帝將攻之、會瘧疫流行、部兵多死、帝乃引兵而還、

高倉帝嘉應元年己丑、（紀元千八百二十九年、宋孝宗乾道五年、西暦千百六十九年、）帝卽位、

帝諱憲仁、後白河帝第四子也、受六條帝禪卽位、後白河上皇仍聽政院中、

平淸盛辭太政大臣、剃髮、進其女德子爲中宮、勢焰益熾、

嘉應二年庚寅、（紀元千八百三十年、宋孝宗乾道六年、西暦千百七十年、）英吉利王殺多瑪北革、

多瑪北革、敎士也、進爲干得不力大僧正、及顯理王定敎憲、北革亦與衆俱署名、既而悔之、從法皇亞勒山得言、遂背其誓、固與王爭論、積年不息、王密遣人殺北革於神廟、國人皆咎王、勸法皇絕王於敎門、王不得已廢敎憲、徒行詣北革墓謝罪、法皇乃宥之、

承安元年辛卯、（紀元千八百三十一年、宋孝宗乾道七年、西暦千百七十一年、）高麗鄭仲夫廢毅宗、立弟晧、是爲明宗、光孝王、

毅宗荒淫奢侈、姦佞用事、大將軍鄭仲夫等作亂、廢王、放巨濟島、迎弟晧立之、

英吉利王征服愛爾蘭、

愛爾蘭在英吉利之西、別爲一島、古爲土蕃部落、後分爲數小國、各立酋相

爭、一酋乞援於英顯理王乃出兵援之遂攻略收服之始歸版圖、

土耳其薩拉丁取埃及

土耳其酋耶馬的伮子薩拉丁勇猛絕倫來寇埃及逐法知廉系迦理布取其地建國曰耶入庇的

承安三年癸巳、紀元千八百三十三年、宋孝宗乾道九年、西曆千百七十三年、耶路撒冷王亞馬力殂巴多尹第四立、

承安四年甲午、紀元千八百三十四年、宋孝宗淳熙元年、西曆千百七十四年、德意志帝五征義大利

弗勒得力帝將復南征先是撒遜公顯理與不來梅大僧正及渒爾侯亞勒伯買先侯阿多突林克侯路德微等生隙相爭弗勒得力帝憂之謀調停相和於是命顯理從軍顯理不肯帝乃發襲倫巴多圍亞勒山得城攻之堅不能拔、

英吉利王征服蘇格蘭

蘇格蘭在英國之北有比古的蘇各的二族據之屢侵不列顛後酋長健握士第二破比古的族自立爲王子孫世襲顯理王又攻之蘇格蘭王降聽命

耶入庇的王取西里亞

土耳其酋耶馬的伮長子努勒伮卒其弟耶入庇的王薩拉丁遂取西里亞併美索不達迷亞自稱蘇爾旦、

安元二年丙申、紀元千八百三十六年、宋孝宗淳熙三年、西曆千百七十六年、大越英宗李天祚崩子龍翰立是爲高宗、

德意志帝與倫巴多戰敗績

弗勒得力帝與倫巴多連合軍戰於里納那帝奮勇力戰以兵寡大敗乃與倫巴多和約休戰、

治承元年丁酉、紀元千八百三十七年、宋孝宗淳熙四年、西曆千百七十七年、德意志帝與倫巴多和、

弗勒得力帝久在義大利義大利亦厭兵請和亞勒山得主其事與帝會於

威尼斯修和好綿斯大僧正格利斯丁導亞勒山得至羅馬復爲法皇帝戴不爾艮王冠還德意志

俄羅斯王安得羅被弑弟維西否奴第三立

安得羅王謀廢封建諸侯聞之叛王爲其下所弑維西否奴第三立各國分爭王弗能制、

治承二年戊戌、紀元千八百三十八年、宋孝宗淳熙五年、西曆千百七十八年、西遼普速完被弑直魯古立

普速完以蕭朶魯不爲駙馬既而與朴古只沙里通殺朶魯不朶魯不父斡里剌以兵圍宮弑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立仁宗二子直魯古

治承四年庚子、紀元千八百四十年、宋孝宗淳熙七年、西曆千百八十年、源賴朝義仲等起兵

賴朝義朝第三子義仲義朝弟義賢子也見平氏專横日甚奉以仁王令旨賴朝起兵伊豆據相模鎌倉義仲起兵信濃

東羅馬帝馬紐爾公涅那崩亞歷修第二立

法蘭西王路易第七殂腓立第二奥古士都立

安德帝養和元年辛丑、紀元千八百四十一年、宋孝宗淳熙八年、西曆千百八十一年、帝卽位

帝諱言仁高倉帝第一子也受禪卽位高倉帝尋崩後白河上皇仍聽政院中平淸盛薨

德意志帝定撒遜

弗勒得力帝屢促撒遜公顯理從征卒不奉命帝論其罪處放流奪其封地顯理拒之稱兵抗帝帝乃親征顯理兵散面縛請哀帝宥之僅予二邑分撒遜以西發里爲可倫大僧正邑以不來梅爲其大僧正邑痾斯丁斯乖零亞爾敦堡諸伯爲帝直隸翰堡隸痾斯丁伯以東部撒遜封亞勒伯子伯拿多爲撒遜公以巴威略與威的爾巴克侯阿多顯理獅公與英吉利王顯理第二爲戚族終奔依之

壽永二年癸卯、紀元千八百四十三年、宋孝宗淳熙十年、西曆千百八十三年、帝西奔、

萬國史綱目 卷之四 五十六 勸學會

平氏遣將屢討源頼朝義仲、皆敗歸、義仲入京都、淸盛二子內大臣平宗盛奉帝西奔、據讚岐國屋島、

東羅馬帝亞歷修第二被弑、安多路伲固立、

安多路伲固亦爲公涅那系弑、亞歷修第二帝簒立、

德意多帝許倫巴多獨立、

弗勒得力帝與倫巴多諸市人、會於瑞西之官斯丹薩、約定條款、倫巴多連合州依舊存立、市尹及公修爾任其自選、但仍隷屬德國、

後鳥羽帝元曆元年甲辰、（紀元千八百四十四年、宋孝宗淳熙十一年、西曆千百八十四年、）帝卽位、源義仲反伏誅、

帝諱尊成、高倉帝第四子也、安德帝西奔、後白河上皇議立帝卽位、源義仲在京都、漸驕恣、上皇抑制之、義仲怒、遂擧兵反、上皇召源頼朝討之、頼朝遣弟範頼義經、率兵西上、與義仲戰於宇治、勢多、大敗之、義仲伏誅、尋敕頼朝討平氏、

耶路撒路王巴多尹第四殂、巴多尹第五立、

文治元年乙巳、（紀元千八百四十五年、宋孝宗淳熙十二年、西曆千百八十五年、）源義經等滅平氏、安德帝崩、

遣源義經等討平氏、義經屢破平氏、追至長門國壇浦、大敗之、虜平宗盛等、安德帝崩於海、

東羅馬伊撒安厄路殺安多路伲固簒立、

安多路伲固爲人庸暗、其將伊撒安厄路屢諫之、不聽、囚之、國人怒、執安多路伲固、立伊撒爲帝、號伊撒第二、遂弑安多路伲固、公涅那系亡、

葡萄牙王亞豐蘇第一殂、子贊固第一立、

文治二年丙午、（紀元千八百四十六年、宋孝宗淳熙十三年、西曆千百八十六年、）耶路撒冷王巴多尹第五殂、魯西南人額伊立、

文治三年丁未、（紀元千八百四十七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西曆千百八十七年、）耶入庇的王滅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王額伊立、國力衰槃、人心離渙、埃及耶入庇的王薩拉丁來侵、戰於亞格列之東、破額伊擒之、取亞格列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自建國八十八年而亡、

文治五年己酉、（紀元千八百四十九年、宋孝宗淳熙十六年、西曆千八百八十九年、）英吉利王顯理第二殂、子力查第一立、

顯理第二王有四子、曰顯理、曰力查、曰額弗黎、曰約翰、王晩年與后相惡、四子助母爭鬪不已、王憂憤卒、殂年五十七、王在位日久、典制一新、始設買亞爾衙門、管理民事、其官由民選、爲地方貴官、又始行交換銀券、後諸國倣之、顯理、額弗黎先卒、力查嗣立、力查年少氣銳、善用劍槊、時人號之獅心王、

十字軍第三役起、

初薩拉丁威力日大、逼耶路撒冷、法皇憂之、說歐洲諸國救之、諸國未發、德意多帝弗勒得力第一、弱冠從十字軍第二役、聞耶路撒冷亡、慨然與法蘭西王腓立、英吉利王力查謀、起第三次十字軍、陸路先發、歷匈牙利至東羅馬、次亞得亞諸伯以待衆、

建久元年庚戌、（紀元千八百五十年、宋光宗紹熙元年、西曆千百九十年、）宋孝宗讓位於太子惇、是爲光宗、

金世宗完顏雍崩、太孫璟立、是爲章宗、

神聖羅馬帝弗勒得力第一崩於陣、子顯理第六立、

弗勒得力帝率十字軍入小亞細亞、伊哥紐酋率兵三十萬逆戰、帝擊破之、略其地、赴基利家、到迦里加多那河、衆爭渡、移時、帝不堪久待、躍馬亂流、水勢迅急、人馬共溺、衆拯之不及、遂崩、年六十九、德軍膽落、還國者多、帝二子蘇亞維亞公弗勒得力率殘軍、歷安提阿、士羅等、進至亞格列、耶路撒冷故王額伊被囚在獄、弗勒得力救之、共圍亞格列、初帝長子顯理第六、旣爲德意志王、娶米蘭王女君斯坦智、君斯坦智爲諾曼王維廉第二叔母、而承其後、有那不勒西治里、帝臨發、命監國、使撒遜顯理獅公三年不許入國、顯理在英國、聞之、歸德國、顯理第六率師討之、旣而帝訃至、乃卽位、

英法軍向巴勒斯坦、

法蘭西王腓立第二與古士都自熱那亞、英吉利王力查第一自馬耳塞率海軍共發、至西治里島、義大利連合軍從之、遂向亞格列、

建久二年辛亥、紀元千八百五十一年、宋光宗紹熙二年、西曆千百九十一年、十字軍取亞格列、

英法二王海路向巴勒斯坦、法船先達、英船遭風漂泊至居伯羅島、攻取之、遂達巴勒斯坦、與德意志弗勒得力公及額伊合兵攻亞格列、弗勒得力公得病而卒、七月亞格列城降、英王功居多、與德國墺地利公里泊德不和、德人引兵而還、英王力查率孤軍直進圍耶路撒冷、

德意志帝為神聖羅馬帝、

顯理第六帝至羅馬、法皇謁勒士底那第三加神聖羅馬帝冠、時丹克勒乘間取那不勒稱王、帝以其地為君斯坦智后封邑、欲復之、進圍那不勒九旬不拔、疾疫盛行、帝乃引軍還德意志、

萬國史綱目卷之四終

萬國史綱目下編

目次

萬國史綱目卷之五

日本　重野安繹　著

建久三年壬子、紀元千八百五十二年、宋光宗紹熙三年、西曆千百九十二年、以源賴朝爲征夷大將軍、

先是賴朝請朝廷置守護地頭於諸國、以糾弭姦宄、詔敘正二位、授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賴朝辭之、尋爲總追捕使、至是拜征夷大將軍、兵馬之權悉歸焉、古征夷之職、建置不一、有事則命、事平則罷、自賴朝任之、父子世襲、歷足利氏至德川氏、凡爲武臣之首者、皆任之、常執政權、

英吉利王與薩拉丁和、十字軍第三役終、德意志帝執英王、

英吉利王力查第一、擊薩拉丁破之、亞斯革倫、遂講和約休戰、且使割亞格列瀕海一帶之地、許耶穌教徒禮拜之便、又使額伊讓耶路撒冷王位於賞巴尼公安利、以居伯羅島與額伊居之、乃就歸途、海上遇颶、船散、微服過維因墺公里泊德執之、送德意志顯理第六帝、幽之於窩牧、

建久四年癸丑、紀元千八百五十三年、宋光宗紹熙四年、西曆千百九十三年、埃及耶入庇的王薩拉丁第一殂、

建久五年甲寅、紀元千八百五十四年、宋光宗紹熙五年、西曆千百九十四年、德意志帝與顯理獅公和、釋英王、平義大利、

顯理第六帝屢討撒遜顯理獅公、互有勝敗、獅公與英吉利王力查有親、英人亦哀王之就囚、請出銀錢二十一萬贖王、既而帝叔剛拉德女與獅公子顯理婚、於是帝與獅公約和、釋英王力查在窩牧閱十三月、得還國、帝乃復征義大利、丹克勒既卒、那不勒西治里降、全義平定、選定安哥那、斯波勒多等市尹、

建久六年乙卯、紀元千八百五十五年、宋寧宗慶元元年、西曆千百九十五年、宋光宗讓位於太子擴、是爲寧宗、

東羅馬亞歷修安厄路廢伊撒安厄路帝自立、

伊撒暴戾驕奢、宮中費用甚多、民力不勝、其弟亞歷修廢之自立、亞歷修亦昏虐、幽伊撒於一室、僅給飲食、

建久八年丁巳、紀元千八百五十七年、宋寧宗慶元三年、西曆千百九十七年、神聖羅馬帝顯理第六崩、

顯理第六帝爲人聰明、英邁有雄略、然不免果敢勇斷之弊、帝之定下義、併之於德意志、欲以爲世襲帝國、義大利諸曼人不欲從之、僧官貴族多沮之者、議竟不行、又欲占略東羅馬、再起十字軍、併亞細亞諸州、壯圖未伸、崩於義大利之墨賽拿、年三十二、

建久九年戊午、紀元千八百五十八年、宋寧宗慶元四年、西曆千百九十八年、高麗崔忠獻廢明宗、立弟晫、是爲神宗、靖孝王、

明宗柔懦、初鄭仲夫用事、遣李義旼弑毅宗、慶大升誅仲夫、義旼又弄權、崔忠獻誅義旼、廢明宗、立神宗、威權日盛、王室益衰、

德意志斐立及阿多第四爭帝位、

顯理第六帝崩、子弗勒得力第二尚幼、侯伯推其叔父蘇亞維亞侯斐立爲帝、時法皇伊諾森第三欲張教權、舉撒遜顯理獅公二子阿多第四爲帝、於是士陶弗系、物爾弗系爭鬪復起、國內大亂、既而斐立帝大破阿多、阿多所治止一州耳、

土御門帝正治元年己未、紀元千八百五十九年、宋寧宗慶元五年、西曆千百九十九年、帝卽位、征夷大將軍源賴朝薨、

帝諱爲仁、後鳥羽帝第一子也、受禪卽位、征夷大將軍源賴朝薨、子賴家嗣、

英吉利王力查第一殂、弟約翰立、

力查王之遭囚於德意志也、其弟約翰有簒奪志、法蘭西王腓立助之、力查王歸憤之、逐約翰、屢討法蘭西、是歲復入法國、圍諸曼的城中弩殂、年四十三、王嘗設法、出兵時有田產者必從軍爲隊將、皆奈的族、日室伐烈、自是國中有喪亂、民不能訴寃於有司、則籍奈的自保、及王殂、約翰立、

建仁二年壬戌、紀元千八百六十二年、宋寧宗嘉泰二年、西曆千二百零二年、以源賴家爲征夷大將軍、

賴家、賴朝長子也、母平政子、北條時政女、政子命時政等十三人、參決政事、

十字軍第四役起、

自埃及耶入庇的王薩拉丁殂、諸子爭鬩、法皇伊諸森第三欲乘間討之、說法蘭西王腓立奥古士都及侯伯、復起十字軍、法國發蘭德伯巴多尹莽福伯薄尼哈斯等侯伯皆應之、發軍會於威尼斯共和國、說其執政段拓路使備舟楫、許其攻達馬西（在希臘西濱）之撒剌取之、會東羅馬前帝伊撒安厄路太子亞歷修來請假兵復仇、約贈數十萬金、使希臘敎合羅馬敎、法國侯伯聽之、

建仁三年癸亥、（紀元千八百六十三年、宋寧宗嘉泰三年、西曆千二百零三年、）北條時政廢賴家、弟實朝爲征夷大將軍、

賴家謀除北條氏、事洩、時政廢之、幽於伊豆、遂弑之、弟實朝立、拜征夷大將軍、時政及子義時等執權、

東羅馬帝亞歷修第三遜位、亞歷修第四立、

十字軍議中變、法蘭西侯伯率兵、自威尼斯航至東羅馬、攻君士坦丁府、亞歷修第三帝力不敵、棄都走、侯伯立伊撒太子亞歷修第四爲帝、

元久元年甲子、（紀元千八百六十四年、宋寧宗嘉泰四年、西曆千二百零四年、）東羅馬國亂、摩伯夙弗路弑亞歷修第四帝自立、十字軍殺之、建羅甸帝國、弟阿哆勒剌士加利建希臘帝國、十字軍第四役終、

亞歷修第四帝約十字軍以贈金合敎、既而背約、與十字軍構隙、國人又謂帝奉邪敎、群起攻帝、帝走依其族摩伯夙弗路、摩伯夙弗路弑帝簒立、十字軍以報帝仇爲名、攻君士坦丁府、縱兵焚掠、古來所有樓閣寶器爲歸一炬、法國侯伯推發蘭德伯巴多尹第一代東羅馬爲帝、號羅甸帝國、東羅馬族弟阿哆勒剌士加利建國於尼塞亞（在小亞細亞、）號希臘帝國、亞歷修工涅那建國於奔多（同上）沿岸、號達拉伯孫王國、雅典亞加亞諸邦屬法國諸侯、克勒達諸島屬威尼斯人、

英吉利王失法蘭西地、

約翰王既立、昏昧失德、法蘭西人欲擁立其從子比勒達尼公亞式爾、約翰王殺之、法蘭西王腓立召約翰王將鞫之、約翰不至、腓立乃收諾曼的、竟盡取英邑在法國者、唯以約翰母遺地付之、英王顯理第二所得地、至哥也納盡失之、故人目約翰爲失土王、

元久二年乙丑、（紀元千八百六十五年、宋寧宗開禧元年、西曆千二百零五年、）鎌倉北條時政罷、子義時執權、

高麗神宗靖孝王王晫殂、子韺立、是爲熙宗成孝王、

羅甸帝巴多尹第一崩、弟顯理立、

東羅馬人不服羅甸政府、通布爾加利人來侵、帝親將拒之於亞得亞諸伯、大敗戰死、弟顯理立、顯理善視東羅馬人、許之民權及自由奉敎、

建永元年丙寅、（紀元千八百六十六年、宋寧宗開禧二年、西曆千二百零六年、）蒙古奇渥溫鐵木眞稱成吉思汗、是爲元太祖、

奇渥溫鐵木眞、蒙古部人、深沈有大略、征服諸部、卽帝位於斡難河源、號成吉思汗、

承元二年戊辰、（紀元千八百六十八年、宋寧宗嘉定元年、西曆千二百零八年、）德意志帝斐立被弑、阿多第四立、

斐立帝將擊阿多第四、會威的爾巴克侯阿多有私怨、弑帝於盤山、國人始推阿多第四爲帝、

承元三年己巳、（紀元千八百六十九年、宋寧宗嘉定二年、西曆千二百零九年、）金章宗完顏璟崩、叔父衞王永濟立、

德意志帝爲神聖羅馬帝、

阿多第四立、以義大利之安哥斯、斯波勒多等之地、與伊諸森第三、爲法皇封地、伊諸森大喜、帝至羅馬府、爲加神聖羅馬帝冠、

順德帝建曆元年辛未、（紀元千八百七十一年、宋寧宗嘉定四年、西曆千二百十一年、）帝卽位、

帝諱守成、後鳥羽帝第三子也、受土御門帝禪卽位、

西遼亡、

蒙古成吉思汗滅乃蠻部、乃蠻酋屈出律奔西遼、依直魯古帝、至是直魯古

出獵、屈出律伏兵擒之、據其位、西遼自建國八十八年而亡、

大越惠宗李龍翰崩、子昖立、是爲惠宗、

葡萄牙王贊固第一殂、亞豐蘇第二立、

贊固及亞豐蘇第二不受法皇箝制、屢交兵保其主權、

建曆二年壬申、（紀元千八百七十二年、宋寧宗嘉定五年、西曆千二百十二年、）高麗崔忠獻廢熙宗、立明宗子祦、是爲康宗元孝王、

崔忠獻廢立由已、威壓內外、王濬明等謀爲王殺之、事敗、忠獻廢熙宗徙之江華島、迎明宗子祦立之、

羅馬法皇推弗勒得力第二爲德意志帝、

阿多第四帝發兵義大利、諾曼背約不以地與法皇、伊諾森第三怒絕之教門、與德意志士陶弗甞通、迎先帝顯理第六幼子弗勒得力第二立之、

少年十字軍起、尋散、

法皇勸誘十字軍、靡然成風、德意志法蘭西少年數千人結隊、欲向巴勒斯坦、法國峴道牧童士提反爲之首、分海陸兩路而進、由海路者、爲士耳其人所略賣、由陸路者、爲義大利人所殺、其餘皆逃散、

西班牙加斯德辣人破亞爾摩哈族、

亞爾摩哈族入西班牙、其酋愛母門卒、歷約瑟雅各至馬罕末德、屢與西班牙人戰、加斯德辣王亞豐蘇第八救亞拉岡、大破之、亞豐蘇第八殂、歷贊固第三至亞豐蘇第十、馬罕末德大擧來侵、基督教民推王爲盟主、與戰於亞拉甲及多羅撒、又大破之、回教人威勢頓衰、唯有加拉拿大、哥多瓦、塞維里之地耳、

建保元年癸酉、（紀元千八百七十三年、宋寧宗嘉定六年、西曆千二百十三年、）金胡沙虎弑帝、立昇王從嘉、是爲宣宗、

俄羅斯王維西否奴第三殂、子伊高第二立、

俄羅斯國勢日衰、波蘭入寇取基輔、

英吉利王謝罪法皇、

初干得不力大僧正闕、法皇命教士郎登任之、約翰王欲選別人、法皇大怒、布禁令於英國、絕王於教門、使法蘭西王腓立討英、約翰王大懼謝罪、誓每歲入貢、法皇赦之、

建保二年甲戌、（紀元千八百七十四年、宋寧宗嘉定七年、西曆千二百十四年、）高麗康宗元孝王王祦殂、子暾立、是爲高宗安孝王、

法蘭西王腓立大破英吉利王約翰、德意志帝阿多第四、

英王約翰欲復所失法地、起兵侵法蘭西、德意志帝阿多第四及法國西北荷蘭、發蘭德諸侯助之、法蘭西王腓立拒之、德意志弗勒得力助法國、邀戰於伯阜內、大破英德軍、阿多帝奔竄還邑、黨與盡散、勢威日絀、後五年崩於威的爾巴克、

建保三年乙亥、（紀元千八百七十五年、宋寧宗嘉定八年、西曆千二百十五年、）蒙古取金燕京、

德意志帝弗勒得力第二即位、

阿多第四既敗、弗勒得力第二帝即位於亞金、母君斯但智爲義人、帝生於西治里、因兼西治里王、英敏好學、務抑教權、

羅馬法皇置教法審司、

法皇伊諾森第三貴族子、少爲教宰、弱冠陞法皇位、欲繼格勒革力第七之遺志、奮教權以壓政權、務張勢力、法蘭西、英吉利、匈牙利、斯干的那維（即丁抹瑞典諾威）諸國、皆仰爲盟主、唯命之聽、於是開教會於羅馬、置教法審司、裁定諸務、法皇威權至此大成、

英吉利定憲法、

約翰王連年黷武、損國權、辱王室、國內貴族等不服、郎登既爲干得不力大僧正、與本不羅侯維廉謀、糾貴族及僧侶、六月大會於侖尼米之野、迫王裁

定憲法、大旨凡賦租課稅若徵金、必經高僧及貴族議決、王不依陪審官若法律、而不得懲罰人民、僧官選擧、一委僧侶世襲、其封邑、都市維持特權、商賈得自由交通等、凡六十條、謂之馬格那查達法、務保人民自主、實爲英民得自由之始、

建保四年丙子、紀元千八百七十六年、宋寧宗嘉定九年、西暦千二百十六年、羅甸帝顯理被弑、國亂、

顯理帝屢與布爾加利人戰破之、遂講和、是歲希臘敎徒鴆殺帝、帝無子、羅甸人議推匈牙利王安得烈爲帝、

英吉利王約翰殂、子顯理第三立、

約翰王請法皇伊諾森第三、禁馬格那查達法、法皇固不喜之、乃斥郎登及貴族數人、絕之敎門、於是貴族等又起兵、王率傭兵與之戰、貴族奉法蘭西王子路易第八爲王、會王殂、王師破路易軍、立顯理第三、年甫九歲、本不羅侯維廉攝政、與路易戰、又破之、路易與英人盟而歸、

建保五年丁丑、紀元千八百七十七年、宋寧宗嘉定十年、西暦千二百十七年、匈牙利起十字軍、不果、

法皇伊諾森令匈牙利王安得烈使起十字軍、赴巴勒斯坦、安得烈唯唯奉命、將自亞格列進、不果而還、

承久元年己卯、紀元千八百七十九年、宋寧宗嘉定十二年、西暦千二百十九年、征夷大將軍源實朝爲從子公曉所殺、北條義時迎藤原賴經爲鎌倉主帥、

公曉、賴家子也、以爲實朝殺其父、遂殺之、北條義時誅公曉、實朝無嗣、義時以攝政九條道家子賴經與賴朝有親、請後鳥羽上皇迎立之、

羅甸帝羅伯第一立、

羅甸騎士謀迎法蘭西王孫彼得立之、彼得、巴多尹第一妹夫也、先是希臘人密給爾工涅那建侯國於耶卑路子、帖疴多路取馬基頓、德沙利等地、彊域甚大、彼得抵木拉索、帖疴多路執殺之、羅甸人迎彼得子羅伯第一立之、

英吉利本不羅侯維廉卒、

維廉公淸忠直、善輔顯理王、與貴族和、弭戰、整紀綱、頒制法、及卒、休伯代之、亦有政聲、

十字軍侵埃及、

耶路撒冷禮拜者、別爲一隊、侵埃及、取大米達、尋又失之、

蒙古成吉思干西征、

成吉思干平女眞、征高麗、略夏、降畏吾、即回鶻、初花剌子摸亦回敎也、起於裏海之東、及西遼衰、取撒馬爾干、勢漸强大、成吉思干遣使諭之、花剌子摸殺使者、成吉思干怒、親率諸子西征、經畏吾、直至訛夷朶城、即西遼都虎思斡耳朶、屈出律與花剌子摸王摩哈麥拒戰、成吉思干擊破之、陷訛夷朶城、屈出律等遁走、

承久二年庚辰、紀元千八百八十年、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西暦千二百二十年、德意志帝爲神聖羅馬帝、

法皇伊諾森第三命弗勒得力帝使起十字軍、帝誓興師、且請以子顯理爲嗣、乃赴羅馬、法皇爲加神聖羅馬帝冠、

蒙古成吉思干取尋思干、即撒馬爾干、

成吉思干進攻尋思干城、克之、摩哈麥敗、西奔、成吉思干使子朮赤等追之、

仲恭帝承久三年辛巳、紀元千八百八十一年、宋寧宗嘉定十四年、西暦千二百二十一年、帝即位、北條義時遷三上皇、廢帝、立後堀河帝、

帝諱懷成、順德帝第三子也、受禪即位、北條氏擅權、後鳥羽上皇與順德上皇謀欲討之、潛集將士、義時聞之、發兵三道犯京都、官軍拒戰皆敗、義時遷後鳥羽上皇於隱岐、土御門上皇於土佐、順德上皇於佐渡、廢帝、立後堀河帝、帝諱茂仁、高倉帝孫也、

蒙古成吉思干破花剌子摸、

成吉思干拔卜哈兒、即不花剌、諸城、破鐵門關、渡阿母河、親追摩哈麥、子札剌丁奔印度、成吉思干駐師於鐵門關、朮赤等分追摩哈麥、摩哈麥逃於裏海島中、朮赤等乃攻花剌子摸、拔玉龍傑赤等、拖雷拔馬魯察葉可等、

後堀河帝貞應元年壬午、（紀元千八百八十二年、宋寧宗嘉定十五年、西曆千二百二十二年、）羅甸帝羅伯第一崩、約翰圖架立、

蒙古取徒思等、

蒙古皇子拖雷進攻徒思匿察兀兒等取之還與成吉思干師會、

貞應二年癸未、（紀元千八百八十三年、宋寧宗嘉定十六年、西曆千二百二十三年、）德意志破丁抹、

丁抹王瓦爾的馬第二乘德意志之亂取疴斯丁及墨林堡弗勒得力帝初立亂未定任其領之於是出兵攻之斯乖零伯顯理擒丁抹王檻送之於德意志帝命德意志義團長撒爾薩侯黑耳曼釋之約使贖金若干且返二地、

法蘭西王腓立第二奧古士都殂子路易第八立、

當是時列國屢起十字軍國帑空竭群情騷然腓立王獨修內政考制度撫人民務致富强王修巴里城壘厚七步通門十三架樓五百深溝廻環造石路於市街巍然爲一大都府殂年五十九初基督教徒在亞細亞者不遵羅馬及希臘教會別爲宗派亞爾美尼保羅派起蔓延小亞東羅馬帝禁之徒信徒於德沙利然猶有密奉之者漸傳播於義大利及法蘭西以法國朗給德之亞毘爲根據駁基督教徒失眞違制一以神典爲準則不拜偶像惡衣非食練磨身體其派曰亞毘然士從其教者漸多至廢格法皇之命法皇伊諾森第三深惡之命腓立王討之亞毘然士請援於亞毘侯魯熱爾第三紫羅塞伯雷門第六二人助之腓立王使蒙哈爾侯西門擊之兵結不解連年路易第八收紫羅塞邑代西門屢與雷門戰、

蒙古定西域入俄羅斯、

蒙古皇子朮赤等遂定西域初置達魯花赤（掌印官也）監治郡縣易前代國名以蒙古語別遣將速不台繞裏海西略設里汪谷兒只二國踰太和嶺侵欽察阿羅思（卽俄羅斯）破之大掠而還、

元仁元年甲申、（紀元千八百八十四年、宋寧宗嘉定十七年、西曆千二百二十四年、）金宣宗完顏珣崩太子守緒立是爲哀宗、

大越惠宗李昰有疾禪位次女佛金立是爲昭皇、

蒙古成吉思干班師、

成吉思干久駐尋思干西域大定乃班師、

嘉祿元年乙酉、（紀元千八百八十五年、宋理宗寶慶元年、西曆千二百二十五年、）北條泰時爲鎌倉執權、

泰時義時子也義時卒代之、

宋寧宗崩榮王子昀立是爲理宗、

大越昭皇李佛金禪位於陳煚是爲太宗、

陳煚天長漁家子也從叔陳守度爲李氏殿前指揮使煚八歲因得入侍昭皇見而悅之禪位於煚卽帝位以昭皇爲后父承居攝守度爲太師統國政、

嘉祿二年丙戌、（紀元千八百八十六年、宋理宗寶慶二年、西曆千二百二十六年、）德意志帝許義團征普魯西、

普魯西北臨波羅的海地多叢林古有北狄波路都西族服麻衣食馬肉崇拜日月勇猛善鬪屢與波蘭人戰克之至是弗勒得力帝許德意志義團請征服之普魯西始奉基督教漸趨開明、

法蘭西王路易第八殂路易第九立、

路易第九持躬謹愼智慮敏慧其母善蘭伽攝政有賢行善敎育諸子世稱王曰神聖王、

安貞元年丁亥、（紀元千八百八十七年、宋理宗寶慶三年、西曆千二百二十七年、）蒙古成吉思干奇渥溫鐵木眞崩、

成吉思干滅夏在薩里川六盤山行宮崩年六十六太子窩濶台在霍博四子拖雷監國、

羅甸帝約翰圖架讓位巴多尹第二、

巴多尹第二幼冲約翰仍輔政、

丁抹王破德意志軍、

丁抹王瓦爾的馬第二起兵侵德意志戰於疴斯丁撒遜公阿勒伯及疴斯

丁伯斯乖零伯不來梅大僧正等諸軍拒戰大敗、

安貞二年戊子、（紀元千八百八十八年、宋理宗紹定元年、西曆千二百二十八年、）十字軍第五役起明年終、

德意志弗勒得力帝初誓起十字軍於法皇伊諾森第三卒、和挪流第三爲法皇、帝因循不發、及格勒革力第九爲法皇督促太急會帝娶耶路撒冷王約翰女汝蘭達事乃決徵兵會於亞補里疫癘流行士卒多死四散約翰亦去事遂寢法皇怒絕帝於教門帝不得已出師海路至巴勒斯坦以帝得譴於法皇從軍者甚少唯德意志義團長撒爾薩侯黑耳曼以其徒屬焉會埃及內亂乃與其帝加默爾和約休戰十年自耶路撒冷至西頓一帶之地歸德意志統轄自兼耶路撒冷王而還、

寛喜元年己丑、（紀元千八百八十九年、宋理宗紹定二年、西曆千二百二十九年、）蒙古窩濶台立是爲太宗、

德意志帝征義大利、

弗勒得力帝在亞細亞法皇格勒革力遣其兵士奪德意志屬地在義大利者置兵守之帝還乃遣兵逐之盡復其地、

法蘭西王克亞毘、

路易第九王又討亞毘然士與紫羅塞侯雷門等戰雷門遂講和割其國東部與王亞毘架爾革孫等地皆爲王有、

寛喜二年庚寅、（紀元千八百九十年、宋理宗紹定三年、西曆千二百三十年、）德意志帝與法皇和、

法皇格勒革力第九勢不能抗遂與帝和釋其絕教門帝修義大利政設州會許市民與貴紳並列尋還德意志允窩收國會之議許貴族僧侶各行權於其封邑、

加斯德辣併離安、

先是離安分於加斯德辣獨立至是加斯德辣王匪地難多第三復併之自是不復分離、

寛喜三年辛卯、（紀元千八百九十一年、宋理宗紹定四年、西曆千二百三十一年、）羅句帝巴多尹第二崩約翰圖架復立、

四條帝天福元年癸巳、（紀元千八百九十三年、宋理宗紹定六年、西曆千二百三十三年、）帝卽位、

帝諱秀仁、後堀河帝子也受禪卽位、

文曆元年甲午、（紀元千八百九十四年、宋理宗端平元年、西曆千二百三十四年、）蒙古滅金、

蒙古攻金圍汴京金主奔河北汴京洛陽繼陷金主奔蔡州蒙古又圍之金哀宗完顏守緒傳位於族子承麟自經蔡州下承麟爲亂兵所殺金亡蒙古大城和林都之、

德意志討異教徒、

先是法皇格勒革力第九開公會於法蘭西之紫羅塞置審院譏察國人每一郡置教士及法官一人苟唱異教者盡殺之沒收財產有法郎士斯干教會專助法皇罰異教徒又有多米尼干教會係西班牙人多米尼孤所創其徒有德意志人根拉特者以剿滅異教爲己任反爲異教徒所殺於是別起

十字軍討非里斯斯德丁種族殲之、

嘉禎元年乙未、（紀元千八百九十五年、宋理宗端平二年、西曆千二百五十五年、）德意志太子顯理反討平之、

顯理之幼弗勒得力帝與法皇伊諾森第三約立爲羅馬帝故與法皇親格勒革力既與帝和心猶未能平誘顯理反於德意志帝遣兵討之執顯理送義大利幽之開國會於綿斯發條例以護國安始以德意志語書之以爲副本顯理後七年卒、

嘉禎三年丁酉、（紀元千八百九十七年、宋理宗嘉熙元年、西曆千二百三十七年、）德意志帝破倫巴多、

倫巴多人常黨物爾弗系動輒抗帝法皇又嗾之叛米蘭爲之首唱弗勒得力帝率兵親征義大利入耶舌利那及西治里回教徒助帝與倫巴多人戰於哥的腦化大破之帝欲追窮盡殲之米蘭力屈哀求請降帝乃赦之、

加斯德辣破西班牙回教徒、

加斯德辣王匪地難多第三屢討亞里摩哈族破之遂取哥多瓦塞維里回

教會約瑟福、阿密門、阿厘等、僅保加拉、拿多建王國、

蒙古入俄羅斯、

蒙古帝窩濶台命從子拔都、（朮赤子）率諸軍征西域、拔都進取康里、不里阿利、

欽察入俄羅斯、陷赫阿匽府、

曆仁元年戊戌、（紀元千八百九十八年、宋理宗嘉熙二年、西曆千二百三十八年、）蒙古破俄羅斯、殺其王伊高第二、立子耶羅斯剌夫第二、

當是時、俄羅斯日衰、拔都長驅侵入、拔莫斯科府、焚掠之、進陷烏拉的米爾府、執阿高第二王殺之、諸侯觀望不相援、皆降蒙古、拔都立阿高子耶羅斯剌夫第二為王、更向諾弗哥羅、以路險不果、

仁治元年庚子、（紀元千九百年、宋理宗嘉熙四年、西曆千二百四十年、）蒙古陷基輔、

拔都等轉途西南、攻基輔陷之、殺戮掠奪、莫所不至、

仁治二年辛丑、（紀元千九百零一年、宋理宗淳祐元年、西曆千二百四十一年、）德意志帝復征義大利、

法皇格勒革力第九怒弗勒得力帝討倫巴多、再絕帝於教門、帝與太子袁西阿共率軍入義大利、屢破法皇軍、袁西阿別與熱那亞水師戰、又大破之、帝封袁西阿為撒丁王、帝經略義大利全國、將奉其令、會聞蒙古西侵而還、

時騎士風習大壞、以劫掠為生、諸國苦之、假戰戲盛行、假戰戲者、人馬被重鎧爭勝、或結隊相演、往往負創而死、翰堡、盧卑格二邑民相謀、出金養兵士、以備暴掠、保護商業、謂之漢撒社、

蒙古太宗奇溫渥窩濶台崩、后乃馬眞氏稱制、拔都等侵波蘭、匈牙利、

拔都進侵波蘭、至細勒西之來呢都、細勒西侯顯理率宙敦騎士、邀於瓦爾斯達、兩軍奮戰太劇、蒙古軍遂大捷、然憚德人之勇、不敢深入、過摩拉維亞、會於別軍向匈牙利者、匈牙利王伯剌第四逃入海島中、拔都陷其都城伯息、屠諸市府、分一隊侵墺地利、歐洲諸國大震、羅馬法皇飛檄四方、將糾合十字軍以禦之、以與德意志帝有隙、少應之者、蒙古別將追匈牙利王、略斯加拉窩尼、哥羅瓦西亞、達爾馬西亞諸府、會蒙古帝訃至、拔都班師、

後嵯峨帝寬元元年癸卯、（紀元千九百零三年、宋理宗淳祐三年、西曆千二百四十三年、）帝即位、北條泰時卒、孫經時嗣、

帝諱邦仁、土御門帝第七子也、四條帝崩、即位、北條泰時卒、泰時在職十八年、政平訟理、衆庶樂業、子時氏早卒、孫經時襲為執權、

蒙古建欽察察哈台國、

初蒙古成吉思汗季年、封長子朮赤為欽察王、拔都班師、至窩瓦河邊、定都於薩來、建欽察國、（又金黨）統治俄羅斯及其東部諸國、自是俄羅斯全受蒙古羈絆、王統廢立、皆承其指授、諾弗哥落別建共和國、蒙古又封二子察哈台以途魯吉柯耳魯之地、曰察哈台國、都阿里麻里、（即伊寧）

寬元二年甲辰、（紀元千九百零四年、宋理宗淳祐四年、西曆千二百四十四年、）北條經時廢征夷大將軍藤原賴經、立其子賴嗣代之、

寬元三年乙巳、（紀元千九百零五年、宋理宗淳祐五年、西曆千二百四十五年、）羅馬法皇開里昂會議、

法皇格勒革力第九卒、揭勒士底那第四立、尋卒、羅馬人議推拉威那侯西倪巴低斯可為法皇、號伊諾森第四、奔里昂、開宗會、論弗勒得力帝罪、絕之教門、議更選立德意志帝、

寬元四年丙午、（紀元千九百零六年、宋理宗淳祐六年、西曆千二百四十六年、）蒙古太宗長子貴由立、是為定宗、

俄羅斯王耶羅斯剌夫第二殂、子亞歷山德納司該立、

法皇立顯理拉斯布為德意志帝、

法皇伊諾森第四選立突林克侯顯理拉斯布為德意志帝、弗勒得力帝子剛拉德擊之、敗績、

後深草帝寶治元年丁未、（紀元千九百零七年、宋理宗淳祐七年、西曆千二百四十七年、）帝即位、北條經時卒、弟時賴嗣、

帝諱久仁、後嵯峨帝第三子也、受禪即位、北條經時卒、弟時賴襲為執權、

德意志帝破顯理拉斯布侯伯、又立維廉爲帝、

弗勒得力帝討顯理拉斯布、戰於烏爾摩、大破之、帝怒伊諾森第四抗已殺之、放火敎院、搶掠禮拜堂、尋顯理拉斯布以病卒、帝分突林克東部屬買先、西部屬黑西、德意志侯伯叛帝者、又推荷蘭侯維廉爲帝、

寶治二年戊申、（紀元千九百零八年、宋理宗淳祐八年、西曆千二百四十八年）蒙古定宗奇渥溫貴由崩、后斡兀立海迷失氏稱制、

十字軍第六役起、

花剌子摸族爲蒙古所驅逐、西走依耶入庇的王薩法丁、王使擊耶路撒冷取之、基督敎徒愈窘、法蘭西王路易第九聞之、欲討埃及懲之、乃託政於母菩蘭伽、與弟亞爾隊侯羅伯、波亞多侯亞豐蘇、安如侯沙爾等、率兵航海至居伯羅島、

德意志帝征義大利敗績、

弗勒得力帝與維廉戰、勝敗未決、義大利威尼斯宰彼得叛帝、又親征、圍巴爾馬、會太子袁西阿戰於補羅義敗績、被擒入獄、帝解圍而退、

建長二年庚戌、（紀元千九百十年、宋理宗淳祐十年、西曆千二百五十年）神聖羅馬帝弗勒得力第二被弑、子剛拉德第四立、

弗勒得力帝國事屢跌、不得如意、及袁西阿就擒、憤惋不置、將大擧報仇、至亞補里、爲庶子佛棱斯侯曼弗勒所弑、崩年五十六、二子剛拉得第四立、袁西阿後數年瘐死於獄、

法蘭西王爲埃及所擒、尋被釋、

路易第九王欲先伐埃及、拔撒拉斯根據、擊大米達、陷之、進至改羅、埃及人遮後路、絕餽餉、糧草匱乏、全軍困弊、埃及人乘之來擊、王大敗、與其弟二人被虜、王請還大米達、出金幣以贖、會馬默路古人叛、埃及騷擾、馬默路古奴隷之義、本匈奴種族、撒拉斯人贖收之、編制護兵、有衆數萬、其長漸得兵權、至是叛耶入庇的王薩法丁、乃容法王請、法王還大米達於埃及、遺黃金七百萬、以得釋、法王不還本國、直抵巴勒斯坦、

建長三年辛亥、（紀元千九百十一年、宋理宗淳祐十一年、西曆千二百五十一年）蒙古奇渥溫蒙哥立、是爲憲宗、

蒙哥成吉思汗之孫、拖雷長子也、屢征西域、立奇功、至是卽位、

建長四年壬子、（紀元千九百十二年、宋理宗淳祐十二年、西曆千二百五十二年）北條時賴廢征夷大將軍藤原賴嗣、立宗尊親王代之、

宗尊親王、後嵯峨帝第二子也、

建長六年甲寅、（紀元千九百十四年、宋理宗寶祐二年、西曆千二百五十四年）法蘭西王還國、

路易第九王在巴勒斯坦、修築亞格列等堡砦數所、是歲母菩蘭伽卒、乃還法蘭西、

德意志帝剛拉德第四崩、

剛拉德帝立、以異母弟曼弗勒爲義大利總督、經略其地、又屢親征、自帝崩、

德意志分裂、十九年始定、

建長七年乙卯、（紀元千九百十五年、宋理宗寶祐三年、西曆千二百五十五年）羅甸帝約翰圖架崩、第阿多勒第二剌士加利立、

羅甸國勢微弱、用度窮乏、約翰以老成爲政、能防强敵、國賴無事、

康元元年丙辰、（紀元千九百十六年、宋理宗寶祐四年、西曆千二百五十六年）德意志帝維廉戰死、侯伯立理查及亞豐蘇第十、並爲帝、

當是時、德意志來因河沿岸及蘇亞維亞等地、盗賊群起、所在剽掠、商賈不行、闤門晝閉、綿斯窩牧兩市人憂之、與綿斯、多利爾、可倫大僧正及侯伯謀約相保護、曰來因同盟、加之諸侯各固其封域、威的爾巴克系據巴威略、物爾弗系據不倫瑞克、浡爾系據撒遜、巴郎丁堡、威丁系據買先、突林克、莫能統一、維廉帝亦不能逞志、討非里斯、戰歿、於是一部侯伯相謀、以英吉利哥奴瓦伯理查爲弗勒得力第二帝戚族、推選卽位於亞金、一部侯伯以西班

牙加斯德辣王亞豐蘇第十、爲何軒士陶弗系斐立帝孫、又立爲帝、而理查不過得來因沿岸一帶之地、亞豐蘇遙擁虛名耳、

正嘉二年戊午、（紀元千九百十八年、宋理宗寶祐六年、西曆千二百五十八年、）安南太宗陳煚傳位於太子晃、是爲聖宗、

蒙古取亞細亞西部、建伊蘭國、

蒙古憲宗立、命弟旭烈兀率大軍復略西域、先是撒拉斯縛達迦理布馬太非殂、歷馬司但周尼收太厚馬司但收數世、至馬司達生矜誇自尊、是歲旭烈兀攻縛達拔之、捕馬司達生斬之、撒拉斯國自都縛達至此六百二十年而亡、旭烈兀進取大馬士革、侵埃及、馬默路古人拒戰、乃北轉略亞爾美尼陷伊哥紐、定小亞細亞、憲宗以其地封旭烈兀、曰伊蘭國、定都低廉、

德意志曼弗勒爲西治里王、

剛拉德第四帝子剛拉辰甫二歲、叔父曼弗勒攝政在義大利、取那不勒西

治里、自立稱西治里王、

英吉利貴紳定法制、

顯理第三王性文弱、信用法蘭西教士彼得逐休伯、多招用法人、授以要職、又娶法國不倫瑞克侯女、助法國叛侯抗帝、且羅馬法皇權力甚重、故軍資貢賦繁多、屢召集國會、專事暴歛、貴紳等不平、遂擁兵據阿斯佛、迫王革國政、設執政二十四人、以貴紳任之、理民事讞獄訟、曰阿斯佛制法、

正元元年己未、（紀元千九百十九年、宋理宗開慶元年、西曆千二百五十九年、）羅甸帝第阿多勒第二剌士加利崩、

約翰剌士加利立、

英吉利與法蘭西和、

顯理第三王與路易第九王講和、法蘭西以哥也納地還英、

龜山帝文應元年庚申、（紀元千九百二十年、宋理宗景定元年、西曆千二百六十年、）帝即位

帝諱恒仁、後嵯峨帝第六子、後深草帝同母弟也、受禪即位、

蒙古憲宗奇渥溫蒙哥崩、弟忽必烈立、是爲世祖、

高麗高宗安孝王王㬚殂、子禃立、是爲元宗順孝王、

高宗時、崔忠獻擅權、忠獻卒、子瑀代之、避蒙古軍遷都江華島、瑀子沆亦專政、其子竩年少暗劣、金仁俊等誅之、王始復位、元宗立、仁俊又怙勢暴橫、

弘長元年辛酉、（紀元千九百二十一年、宋理宗景定二年、西曆千二百六十一年、）希臘帝滅羅甸、復君士坦丁府、

希臘帝密給爾巴勒阿洛古自尼塞亞大舉討羅甸、攻君士坦丁府、羅甸帝約翰出奔威尼斯、羅甸建國五十七年而亡、藩屬諸邦亦相繼而亡、希臘復得故東羅馬之地、

弘長三年癸亥、（紀元千九百二十三年、宋理宗景定四年、西曆千二百六十三年、）俄羅斯王亞歷山德納司該殂、弟耶羅斯剌夫第三立、

文永元年甲子、（紀元千九百二十四年、宋理宗景定五年、西曆千二百六十四年、）北條時賴卒、子時宗嗣、

時賴爲鎌倉執權、一遵泰時舊法、士庶歆然靡服、天下稱治、卒年三十七、時

宗尚幼、族北條政村攝執權事、

蒙古遷都燕京、

英吉利貴紳黨擒王、

自貴紳定法、君主專治變爲貴紳協議、顯理第三王不悅、上下爭論不相下、因請斷判於法蘭西王、王勸君臣相讓、無爭、兩黨不從、遂聚兵相鬪、蒙哈爾侯西門爲貴紳首領、戰于薩塞、大破王軍、擒王、

文永二年乙丑、（紀元千九百二十五年、宋度宗咸淳元年、西曆千二百六十五年、）宋理宗崩、榮王子禥立、是爲度宗、

英吉利義德華起兵誅西門、王復位、

西門執政、謀張國民勢力、發令貴紳僧侶外、各州選四人列國會、又自諸市擧議員二人、參與議事、上下二院蓋原於此、法皇勢力於是大衰、既而顯理第三王太子義德華第一起兵、與西門戰、大破之、西門敗死、王復位、仍遵約翰王舊章、行馬格那查達法、兩黨稍得協和、

文永三年丙寅、（紀元千九百二十六年、宋度宗咸淳二年、西曆千二百六十六年、）北條時宗廢征夷大將軍宗尊親王、立其子惟康親王代之、時宗爲執權、

西治里王曼弗勒戰死、沙爾代立、

法皇常嫉德意志占有義大利、密約與那不勒西治里二州於法蘭西王弟安如侯沙爾、沙爾乃誣曼弗勒、掩擊於白涅軒登、殺之、法皇格理門第四立沙爾爲西治里王、與以二州、

文永五年戊辰、（紀元千九百二十八年、宋度宗咸淳四年、西曆千二百六十八年、）德意志剛拉辰與沙爾戰、敗死、

沙爾爲西治里王、爲政苛酷、民皆苦之、剛拉辰年既長、聞之、欲乘隙復疆土、與其友巴敦侯希拉得弗勒得力、率兵入義大利、與沙爾戰於達利骨蘇、敗績、與希拉得共被擒、遭害於那不勒、於是何軒士陶弗系絕、德意志帝位移歸他族、

文永七年庚午、（紀元千九百三十年、宋度宗咸淳六年、西曆千二百七十年、）十字軍第七役起、法蘭西王路易第九殂、子腓立第三立、十字軍役終、

路易恥前敗於埃及、常有報復之志、與子腓立議、再起十字軍、航海入亞弗利加、攻突尼斯、時適炎暑、疫癘大行、兵士死者無算、土人積沙築堤以防、會大風沙塵蔽天、全軍迷眩、不能前、土人乘機掩擊、法軍大潰、王又染疫、遂殂、年五十八、諸將志氣大沮、子腓立從軍、卽王位、奉殯宮、引殘兵、還法蘭西、自十字軍初起至此一百七十二年、總息、歐洲人死亡者二百萬、東方耶穌敎徒勢威益微、路易王賢明、通治體、信神道、果於用兵、嚴於行法、世稱之曰敎師英雄法家合爲一人、又愛育人民、屢發使問民疾苦、使衆選擧法官、寃枉者得詣法廷控訴、是時侯邦各自鑄錢、貨賓濫惡、王更鑄新貨、平其斤量、行之、民賴其利、又設國會、使人民選擧議員、以抑諸侯、建貧院病院、以賑濟無告者、初諸國帝王屢起十字軍、竟不得達其志、然由是歐洲諸國民研思慮、博見聞、交際漸廣、貿易日盛、市府以供軍資、頗得權勢、脫諸侯敎會之羈絆、

漸爲自由之民、船舶益多、東西往來、以擴張商業、錦。帛。木綿。甘蔗。梅。桑等、北土所不產者、相傳移種、需用轉多、諸業從起、若義大利之威尼斯。熱那亞。比撒、最極繁榮、若佛稜斯、工業又興、學術文化又從暢達、地理、博物、數理、化學、至建築、畫學等、多所發明、若詩歌、漸造高妙、加之騎士義團起、保護宗敎、守衛疆土、於是武門制度又一變、故法皇及敎會權力亦以增進、

俄羅斯王耶羅斯剌夫殂、弟白色里第一立、

文永八年辛未、（紀元千九百三十一年、宋度宗咸淳七年、西曆千二百七十一年、）蒙古建國號曰元、

文永九年壬申、（紀元千九百三十二年、宋度宗咸淳八年、西曆千二百七十二年、）英吉利王顯理第三殂、子義德華第一立、

文永十年癸酉、（紀元千九百三十三年、宋度宗咸淳九年、西曆千二百七十三年、）德意志帝羅德福第一立、

德意志騷擾殆二十年、前年哥奴尼伯理查帝崩、於是綿斯。可倫。多利爾三大僧正、來因同盟及尼林堡侯、弗勒得力第三等相議、選哈布斯堡伯羅德福爲帝、羅德福初有瑞西等地、剛明有智略、國勢再興、謂之哈布斯堡系、弗勒得力第三、帝之從弟也、爲何軒索勒爾系、

後宇多帝建治元年乙亥、（紀元千九百三十五年、宋恭宗德祐元年、西曆千二百七十五年、）帝卽位、

帝諱世仁、龜山帝第二子也、受禪卽位、

宋度宗崩、子㬎立、是爲恭宗、元大擧入寇、

高麗元宗順孝王王禃殂、子昛立、是爲忠烈王、

元宗時、金仁俊、林衍相繼專政、衍死、子惟茂代之、蒙古諭使還舊京開城、惟茂不聽、洪文系等誅惟茂、復都開城、而蒙古專控制之、

建治二年丙子、（紀元千九百三十六年、宋端宗景炎元年、西曆千二百七十六年、）元執宋帝去、益王昰卽位於福州、是爲端宗、

德意志帝伐波希米、

初波希米王阿多加乘德意志亂、併墺地利、討匈牙利、取斯底爾馬克、又領

加林鈿、加拉因等地、其勢頗張、及羅德福帝即位、阿多加不服、議會議罪當放竄、帝欲乘其得罪而滅之、親將伐之、屢破其軍、阿多加降、帝使盡獻其地、獨存波希米、阿多加陽奉命、擁土如故、

建治三年丁丑、（紀元千九百三十七年、宋端宗景炎二年、西曆千二百七十七年、）俄羅斯王白色里第一殂、弟狄米得里第一立、

弘安元年戊寅、（紀元千九百三十八年、宋帝昺祥興元年、西曆千二百七十八年、）宋端宗崩於碙州、衛王昺立、

德意志帝克波希米、

羅德福帝再伐波希米、與阿多加戰於馬爾非斯、大破之、阿多加敗死、帝與其子宛塞爾和、付之波希米、後與默隣、欲據所得之地、以肇哈布斯堡氏之基、以墺地利、斯底爾、馬克、加拉因、封其二子亞爾伯勒及羅德福、以加林鈿與戚族地羅利伯綿發爾、帝又征蘇亞維亞與瓦敦堡、伯耶、弗爾化、戰克之、以太子羅德福為蘇亞維亞公、又討不爾艮、取法郎師官德地、以北三孫為首府、其他不羅溫薩、亞威農等、仍屬法蘭西、安如侯沙爾、

弘安二年己卯、（紀元千九百三十九年、宋帝昺祥興二年、西曆千二百七十九年、）元張弘範追宋帝、帝崩於厓山、宋亡、

安南聖宗陳晃讓位於太子昑、是為仁宗、

弘安四年辛巳、（紀元千九百四十一年、元世祖至元十八年、西曆千二百八十一年、）元大擧入寇、擊破之、

初元因高麗致書於日本、求通使、鎌倉執權北條時宗以其書辭無禮、奏朝廷却之、後雖屢遣使、皆却不受、元兵遂寇西陲、鎭西將士拒戰、元船遭風漂沒、元又使杜世忠等造長門、時宗致於鎌倉斬之、元既滅宋、欲乘勢併吞四方、置征東中書省於高麗、命高麗王修軍備、是歲命征東元帥忻都、洪茶丘等、率蒙漢及高麗軍四萬人、戰艦九百艘、別使范文虎率江南軍十餘萬、戰艦三千五百艘、來寇太宰府、時宗使宇都宮貞綱等禦之、會颶風大作、元艦覆沒、諸將爭遁去、我兵乘之掩擊、殺獲殆盡、元兵十餘萬、存者僅三人、高麗兵一萬、死者七千餘人、餘僅遁至高麗、元不復窺日本、

弘安五年壬午、（紀元千九百四十二年、元世祖至元十九年、西曆千二百八十二年、）希臘帝密給爾巴勒阿洛古崩、安多路促孤第一立、

西治里島人屠殺法蘭西人、

西治里王沙爾自克剛拉辰、驕横益甚、部下法蘭西人助其暴、西治里人憤恚、欲俟時報之、會巴勒摩市月曜日更生祭、有晚禱之事、市人成群詣賽、法人凌辱一女子、市人大怒、弗羅智達首唱激衆、殺法人、全島聞之、騷然蜂起、應巴勒摩、見法人、無男女少長、盡屠殺之、凡一萬餘人、謂之晚禱之變、沙爾遁走、法蘭西會西班牙亞拉岡王彼得第三、率兵入西治里、取之、兼稱西治里王、沙爾唯領那不勒、

弘安六年癸未、（紀元千九百四十三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年、西曆千二百八十三年、）英吉利王克瓦勒、

瓦勒在英國西境、山嶺重疊、不列顛族為安各羅撒遜種所逐、伏匿於此、常與英仇視、屢相侵寇、酋長留威林嘗助西門抗顯理第三王、及義德華王立、又不用命、王乃征之、留威林降、尋復叛、其弟大腓攻英軍、殺傷無算、反者四起、王怒、又親征之、留威林戰死、大腓竄於荒谷、見殺、餘衆悉降、瓦勒全土始屬英國、自是瓦勒為英國太子通稱、

弘安七年甲申、（紀元千九百四十四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西曆千二百八十四年、）北條時宗卒、子貞時代為鎌倉執權、

弘安八年乙酉、（紀元千九百四十五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西曆千二百八十五年、）元師侵安南、敗還、

元遣太子脫歡、元帥唆都等、托以假道征占城、侵安南、安南拒戰、敗績、安南帝與上皇奔清化、既而上相陳光啓等率諸路兵擊元軍、元軍大敗、脫歡等走、又大破唆都軍、獲唆都及李恆等、元兵潰去、帝還都、

法蘭西王腓立第三殂、子腓立第四立、

腓立第三聞西治里之亂、欲討之、未及發而殂、子腓立第四立、美姿儀、稱羅伯兒、法語美麗也、

伏見帝正應元年戊子、（紀元千九百四十八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西曆千二百八十八年、）帝卽位、

帝諱熙仁、後深草帝第二子也、受後宇多帝禪卽位、

正應二年己丑、（紀元千九百四十九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西曆千二百八十九年、）北條貞時廢征夷大將軍惟康親王、迎立後深草帝第六子久明親王爲鎌倉主帥、

德意志帝破賊塞、

德意志騎士多據砦堡肆盜劫者、羅德福帝欲立嚴法馭國人、自征突林克賊、擣其巢窟破之、捕渠魁二十九人處絞、帝威震於全國、諭諸侯解紛爭、遵奉帝命、

正應四年辛卯、（紀元千九百五十一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西曆千二百九十一年、）德意志帝羅德福第一崩、亞德弗立、

羅德福第一帝崩、年七十四、帝爲墺地利帝始祖、嗣後德意志諸帝多出帝系、國人不服帝長子墺地利侯亞爾伯勒綿斯大僧正熱爾哈議擧其親族

拿騷侯亞德弗爲帝、

埃及人取巴勒斯坦、

自法蘭西王路易第九撤兵去巴勒斯坦、埃及馬默路古人勢日强盛、遂攻取亞格列。士羅西頓等。於是天弗剌義團（卽神殿義團）約翰義團（一名病院義團）去徙居伯羅島、德意志義團（卽丢度尼義團）社長徙威尼斯、巴勒斯坦無耶穌敎民、

瑞西同盟始成、

瑞西在德意志之南、墺地利之西、法蘭西之東、義大利之北、萬山疊峙、歐洲大河多由此發源、山水淸奇、甲於歐土、西境有官斯丹薩大湖、尤爲幽勝、地產五穀藥材、居民大半以牧畜爲生、古屬羅馬、後爲不爾艮人所據、屬法蘭西、又屬德意志、本有三邑、曰瑞西、曰烏黎、曰翁德瓦丁、爲哈布斯堡伯所轄、而瑞西人常欲脫其抑制、及弗勒得力第二帝使烏黎及瑞西爲皇室直隸、後復爲哈布斯堡邑、至羅德福帝時、雖以烏黎爲直隸、不許瑞西、及帝崩、三邑人民相會、盟約協力保持疆土、遂成聯邦之基、

永仁元年癸巳、（紀元千九百五十三年、元世祖至元三十年、西曆千二百九十三年、）安南仁宗陳昑讓位太子烇、是爲英宗、

永仁二年甲午、（紀元千九百五十四年、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西曆千二百九十四年、）英吉利與法蘭西戰、尋和、

法蘭西王腓立第四欲伐亞拉岡、報晩禱之怨、將起兵、英吉利王義德華第一媾解之、腓立王常欲擴張王權抑制諸侯、取英邑在法國者哥也納、義德華王怒、發兵討法、發蘭德侯頟伊助英、蘇格蘭王巴略助法、既而和成、哥也納復歸英邑、會義德華王妃以利亞諾殂、腓立王以其妹嫁於義德華王、許發蘭德獨立、

俄羅斯王狄米得里第一殂、弟太一里立、

永仁三年乙未、（紀元千九百五十五年、元成宗元貞元年、西曆千二百九十五年、）元世祖崩、孫鐵穆耳立、是爲成宗、

馬哥波羅還自元、

當是時、東洋貿易益開、其途或由藥殺河通裏海黑海、或由底格里士河至縛達、又經亞剌伯若紅海達地中海若君士坦丁府。亞歷山德黎亞、尤爲重要市場、商賈輻湊、西人皆以東洋爲富地、往往有歷印度及中央亞細亞至支那者、馬哥波羅威尼斯人也、遙陵險阻至燕京、謁元世祖、世祖信用之、在元二十餘年、遍探東亞諸地、歸途航支那海、過麻剌甲海峽、達印度、沿海入波斯灣而歸、所著有世界奇觀之書、日本之名始傳於歐洲、以爲金寶充實之國、

希臘帝安多路侶孤第一崩、密給爾安多路侶孤第二立、

永仁六年戊戌、（紀元千九百五十八年、元成宗大德二年、西曆千二百九十八年、）德意志帝亞德弗戰沒、亞爾伯勒第一立、

初英法構釁、義德華王乞援於亞德弗帝、賂數萬金、帝受金不出師、時墺地利侯亞爾伯勒與其二子弗勒得力及提斯曼爭突林克、買先二地相惡構

兵、亞爾伯勒賁二地於帝乞援、帝散金募兵、與弗勒得力兄弟戰、大僧正慹爾哈會諸侯於綿斯議、帝貪英金開內亂之罪、欲廢之、以亞爾伯勒代之、於是帝又與亞爾伯勒有隙、大戰於熱爾跋、敗死、亞爾伯勒第一、即羅德福帝長子也、以哈布斯堡系、又即位、

英吉利王破蘇格蘭、

蘇格蘭自健尼士第二爲王、數世至亞歷山德第三卒、有女孫馬加勒義德華王約爲子婦、馬加勒早卒、健尼得系絕、蘇國豪族多覬覦王位者、約翰巴略及普魯斯二人、其族最强、義德華王召集蘇人於國會、以巴略爲蘇王、屬英國、既而英法之戰、巴略助法王、發兵破巴略於登巴、廢之、蘇國空王位數年、有維廉瓦拉斯者、頗雄傑、起兵破英軍於斯德零、逐之於蘇國境外、是歲王親征、破之於法爾幾克、

後伏見帝正安元年己亥、（紀元千九百五十九年、元成宗大德三年、西暦千二百九十九年、）帝即位、

帝諱胤仁、伏見帝第一子也、受禪即位、

阿斯曼建土耳其國、

蒙古征服西域、撒馬爾干之土耳其人遁走至伊哥紐、伏匿道羅山中、招聚同族、勢力漸張、其酋阿斯曼、又稱阿多曼、最豪雄、至是略庇稚尼之尼古米底據之、名其國曰阿多曼、即土耳其也、

後二條帝乾元元年壬寅、（紀元千九百六十二年、元成宗大德六年、西暦千三百零二年、）帝即位、

帝諱邦治、後宇多帝第一子也、受後伏見帝禪即位、

俄羅斯王太一里殂、伊高第三立、

嘉元元年癸卯、（紀元千九百六十三年、元成宗大德七年、西暦千三百零三年、）法蘭西王擒羅馬法皇、

腓立第四王以國用繁多、課稅於寺邑、法皇破尼哈斯第八素倨傲、與王爭權、下令敎徒、嚴禁不得法皇允可而納稅於國王、王乃又令國中不許輸出金銀兵器等於他國、法皇大怒、絕王於敎門、王不屈、法國民亦不奉之、德意志帝亞爾伯勒又助之、遂起兵襲法皇於亞拿尼、擒之、凌辱備至、尋釋之、法皇以爲大辱、歸羅馬、數日慙憤死、腓立王自選法皇、立波耳多大僧正白多蘭、號革理門第五、

嘉元三年乙巳、（紀元千九百六十五年、元成宗大德九年、西暦千三百零五年、）英吉利王破蘇格蘭維廉瓦拉斯、

維廉瓦拉斯尙倔强抗英、義德華王又擊擒之、檻送倫敦斬之、英人遇蘇人常奴隸視之、以嚴刻立威、蘇人皆怨、

欽察國王逐俄羅斯王伊高第三、立耶羅斯剌夫第三之子密給爾第三爲王、

德治元年丙午、（紀元千九百六十六年、元成宗大德十年、西暦千三百零六年、）蘇格蘭王羅伯普魯斯立、

蘇格蘭人相議立普魯斯子羅伯普魯斯爲王、發兵侵英、

德治二年丁未、（紀元千九百六十七年、元成宗大德十一年、西暦千三百零七年、）英吉利王義德華第一殂、子義德華第二立、

義德華第一王將發大軍征蘇、會病殂、子義德華第二立、奉遺命、載屍伐蘇、

王性庸暗、不戰而還、

德意志帝伐買先、敗績、

亞爾伯勒帝好專威權、欲益擴疆域、初亞德弗帝與荷蘭侯約翰第一爭巴拉班之地、失靈堡、約翰第一卒、亞威內侯約翰第二以同宗嗣領其地、帝圖取之、卒不果、尋與諸侯伯相惡、侯伯反討服之、欲得波希米突林克、以屬哈布斯堡系、與買先侯弗勒得力及提斯曼戰於盧加、敗績、

花園帝延慶元年戊申、（紀元千九百六十八年、元武宗至大元年、西暦千三百零八年、）帝即位、北條貞時廢征夷大將軍久明親王、立其子守邦親王爲鎌倉主帥、

帝諱富仁、伏見帝第三子也、後二條帝崩、即位、

元成宗崩、從子海山立、是爲武宗、

德意志帝亞爾伯勒第一被弒、顯理第七立、

亞爾伯勒帝弟羅德福爲蘇亞維亞公、其子約翰襲封、而帝奪之、約翰怨、會

瑞西叛、帝欲誅與亂者、約翰得間弑之、帝后耶里撒別與其女匈牙利王妃亞克尼謀、執約翰慘殺之、帝有子五人、弗勒得力提斯曼里伯德等、皆不得立、侯伯會議後嗣、多利爾大僧正擧其親族盧森堡伯顯理第七爲帝、

延慶二年己酉、紀元千九百六十九年、元武宗至大二年、西曆千三百零九年、高麗忠烈王王昛殂、子謜立、是爲忠宣王、

忠烈王事元尤謹、時哈丹來侵、王避之江都、乞師於元、破之、尋王讓位於子謜、後改璋、謜多改舊章、元成宗廢之、使王復位、謜至元宿衛、及王殂、還卽位、

法蘭西王徙法皇於亞威農、

革理門第五爲法皇、腓立第四王陰與之約、助己廢破尼哈斯、令班新令數條、羅馬人不服、革理門去抵法蘭西、居亞威農、自是一聽法蘭西王命、不復得振其威、

瑞西爲德意志帝邑、

德意志顯理第七帝革亞爾伯勒帝弊政、六月、以瑞西烏黎、翁德瓦丁三部皆爲帝邑、瑞西始脫哈布斯堡羈絆、按舊史曰、瑞西太守郤士勒假亞爾伯勒帝威、虐瑞西人、赵維廉惕爾不拜已、置林檎其子頭上、使惕爾射之、射中林檎、不傷其子、郤士勒見其持二矢、詰之、惕爾曰、若射有誤、則將射汝、郤士勒大恐、流之克斯拿格德、中途、惕爾脫走、射殺郤士勒、國人快之、頓生自主之心、千三百七年、瑞西人威兒尼、烏黙人瓦爾德、翁德瓦丁人亞爾那脫等、會於曾多利之谷間、盟協力以保自主、約戮德意志帝遣官吏、始自立、是後世傳奇家屢遺、不與當時事實合、故不取、

延慶三年庚戌、紀元千九百七十年、元武宗至大三年、西曆千三百十年、德意志帝取波希米、

顯理帝逐斥哈布斯堡系、取波希米、封其子約翰爲王、藉其貴紳之援、以固盧森堡系之基、

應長元年辛亥、紀元千九百七十一年、元武宗至大四年、西曆千三百十一年、北條貞時卒、子高時幼、族北條宗宣及熙時攝鎌倉執權事、

正和元年壬子、紀元千九百七十二年、元仁宗皇慶元年、西曆千三百十二年、元武宗崩、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立、是爲仁宗、

欽察王月祖伯立、

元世祖之滅金宋君臨支那也、欽察、察哈台、伊蘭三國皆分立、月祖伯朮赤九世孫也、欽察自拔都殂、弟別兒哥嗣、奉回教、大虐耶穌教徒、攻波蘭、陷加拉哥、抄掠四隣、金黨之名震於歐洲列國、通交、相互嫁娶、至脫脫汗、通使君士坦丁府、埃及、希臘、漸信耶穌教、子月祖伯立、豪邁有雄略、雖奉回教、亦護耶穌教、文人學士集於其朝、建築諸技多所發明、是爲欽察最盛時、

德意志帝爲神聖羅馬帝、

物爾弗族與岐白令族相戰於義大利、岐白令乞援於顯理帝、帝乃入義大利、略米蘭、倫巴多至巴菲亞、戴義大利王鐵冠、遂至羅馬府、戴神聖羅馬帝冠、

法蘭西王廢天弗剌義團、

法國封建制成、吏世其官、兵世其俸、有事則人以私儲從役、王府一無所費、而軍需常足、腓立第四王廢是制、文武百官軍國耗費皆取給於王帑、財用告乏、天弗剌義團日漸富强、動沮王命、王利其財、欲滅之、誣以背教祖奉異神、勸法皇革理門廢之、義團武士多處禁錮、或科重罪、大師長耶哥亦連坐被殺、王籍沒其財產、以充國費、法國無復義團、法皇權益微、時約翰義團亦自居伯羅島、徙羅得島、後又徙馬里他島、

正和二年癸丑、紀元千九百七十三年、元仁宗皇慶二年、西曆千三百十三年、神聖羅馬帝顯理第七崩、路易第四立、

顯理帝在義大利、將征物爾弗族所據佛稜斯、罹疾而崩、德意志侯伯會於佛郎渡議嗣、盧森堡黨推巴威略侯路易第四、立之、墺地利黨擁亞爾伯勒帝子弗勒得力、與之爭王位、

正和三年甲寅、紀元千九百七十四年、元仁宗延祐元年、西曆千三百十四年、高麗忠宣王王璋讓位於子燾、是爲忠肅王、

忠宣王爲世子時、久在元、與聞朝政、不欲居其國、遂讓位、抵元、居燕京、

安南英宗陳烇讓位於子奣、是爲明宗、

法蘭西王腓立第四殂、子路易第十立、

腓立王時、以姻戚故、得不爾艮地、王嘗修民會、每歲徵集、一月而散、自是民會益盛、上下權利並行不悖、後世賴之、路易王亦諭貴族、令奴隸以金贖身、得爲自由民、

英吉利王爲蘇格蘭所敗、

義德華第二王寵法蘭西人克弗斯敦、擢爲首輔、克弗斯敦恃寵驕傲、貴紳等怒、推顯理第三之孫蘭加斯得侯托馬爲首、逐克弗斯敦、王又召還之、貴紳等議選敎官中一人任參議、使王不得肆威、王怒、與克弗斯敦徵兵攻貴紳、王師敗績、貴紳殺克弗斯敦、會蘇格蘭王羅伯普魯斯逐英國守兵、王怒、自率兵伐蘇、戰於板諾克敗績、王奔登巴、與蘇人和、自是蘇國獨立、

正和四年乙卯、(紀元千九百七十五年、元仁宗延祐二年、西曆千三百十五年、) 瑞西人與墺地利人戰破之、瑞西聯

邦始立、

弗勒得力弟墺地利侯里伯德與其國中大族、助弗勒得力北部都邑及瑞西人助路易帝、里伯德率兵討瑞西、瑞西人心志固結、臨陣健鬪、據摩爾伽甸山之險拒戰、乘大霧要擊里伯德軍、大破之、墺地利失精銳千五百人云、於是瑞西聯邦始立、

正和五年丙辰、(紀元千九百七十六年、元仁宗延祐三年、西曆千三百十六年、) 北條高時爲鎌倉執權、

法蘭西王路易第十殂、弟腓立第五立、

後醍醐帝元應元年己未、(紀元千九百七十九年、元仁宗延祐六年、西曆千三百十九年、) 帝卽位、

帝諱尊治、後宇多帝第二子也、受花園帝禪卽位、

元應二年庚申、(紀元千九百八十年、元仁宗延祐七年、西曆千三百二十年、) 希臘帝密給爾安多路孤崩、安多路侶孤第二巴勒阿路古立、

俄羅斯王密給爾第三殂、子白色里第二立、

時立陶宛公國起於北方、勢頗强盛、俄羅斯受其控制、

元亨元年辛酉、(紀元千九百八十一年、元英宗至治元年、西曆千三百二十一年、) 元仁宗崩、子碩德八剌立、是爲英宗、

元亨二年壬戌、(紀元千九百八十二年、元英宗至治二年、西曆千三百二十二年、) 德意志帝擒弗勒得力、

弗勒得力與路易帝爭鬪連年、國內大亂、弗勒得力欲決勝敗於一戰、自率兵與帝大戰於繆兒、敗績被擒、

法蘭西王腓立第五殂、弟沙爾第四立、

元亨三年癸亥、(紀元千九百八十三年、元英宗至治三年、西曆千三百二十三年、) 元鐵失弑英宗、迎晉王也先孫鐵木兒立、是爲泰定帝、

正中二年乙丑、(紀元千九百八十五年、元泰定帝泰定二年、西曆千三百二十五年、) 俄羅斯王白色里第二殂、伊高第四復卽位、

德意志帝與弗勒得力和、

弗勒得力爲虜、乃與路易帝誓不繼承皇位、且諭其臣致地、帝赦之、里伯德

等不聽、猶擁兵抗帝、弗勒得力耻其言不行、再親就囚、帝感其義、厚遇之、使其同聽政、弗勒得力後六年卒、

嘉曆元年丙寅、(紀元千九百八十六年、元泰定帝泰定三年、西曆千三百二十六年、) 土耳其帝阿斯曼崩、子烏爾干立、

烏爾干攻略小亞至黑勒斯奔海峽、定都於白魯薩

葡萄牙王亞豐蘇第四立、

自亞豐蘇第二王子孫相承數世、至亞豐蘇第四、新得麥日拉島爲屬地、

嘉曆二年丁卯、(紀元千九百八十七年、元泰定帝泰定四年、西曆千三百二十七年、) 英吉利王妃弑王義德華第二、立子義德華第三、

義德華第二王又寵斯奔色、爲首輔、勢焰熏灼、國人惡之、蘭加斯得侯托馬與貴紳等謀逐斯奔色、遂與王結仇、王使人乘其不備掩擊之、斬托馬等數十人、王妃依薩伯拉、法蘭西王沙爾姊也、驕悍不喜於王、託言歸寧、至法國、與沙爾王謀、遂與邈的麥通、欲廢王簒其國、及還英國、首殺斯奔色父子、開

國會議廢王、國人惡王、無敢助之者、乃廢爲庶人、下獄、立其子義德華第三爲王、尋虐殺王於獄中、

嘉曆三年戊辰、紀元千九百八十八年、元文宗天曆元年、西曆千三百二十八年、元泰定帝崩、武宗長子和世㻋立、是爲明宗、尋遭弑、弟圖帖睦爾立、是爲文宗、

法蘭西王沙爾第四殂、腓立第六立、

沙爾第四王無子、路易第十王女曰約翰那、領拿瓦勒國、中貴族墨守撒利舊法、爲女子不得繼統、迎瓦羅斯侯沙爾子腓立第六立之、腓立第四王從子也、於是加北珍系正統絕、以旁系繼、謂瓦羅系、

俄羅斯王伊高第四殂、弟宜萬第一立、

元德元年己巳、紀元千九百八十九年、元文宗天曆二年、西曆千三百二十九年、安南明宗陳奣讓位於子旺、是爲憲宗、

元弘元年辛未、紀元千九百九十一年、元文宗至順二年、西曆千三百三十一年、鎌倉兵西上、帝幸笠置、楠木正成等起兵勤王、

北條氏在鎌倉、累世執權、至高時驕傲益甚、帝與皇子護良親王謀討之、事頗泄、高時遣將率兵至京都、謀廢立、帝聞之、潛出宮、自奈良至笠置山、北條氏遣兵犯行在、陷之、奉還京都、河內人楠木正成起兵勤王、築赤坂城據之、北條氏兵圍之、正成焚城逃、

高麗忠肅王王燾讓位於子禎、是爲忠惠王、

元弘二年壬申、光嚴帝正慶元年、紀元千九百九十二年、元文宗至順三年、西曆千三百三十二年、北條高時迎後伏見帝第一子量仁親王卽位、是爲光嚴帝、遷後醍醐帝於隱岐、

初後醍醐帝立量仁親王爲太子、及帝幸笠置、高時以花園上皇詔、立親王卽位、遷帝於隱岐、皇子公卿於諸國、楠木正成又起兵、徇河內和泉、破北條氏兵於攝津、

元文宗崩、明宗子懿璘質班立、是爲寧宗、尋崩、庶兄妥懽帖睦爾立、是爲順帝、

元廢高麗忠惠王王禎、使忠肅王復位、

忠惠王立、日事遊畋、元主使忠肅王復位、

元弘三年癸酉、紀元千九百九十三年、元順帝元統元年、西曆千三百三十三年、後醍醐帝幸伯耆、新田義貞攻破鎌倉、誅北條高時、帝還宮、光嚴帝遜位、

楠木正成據千早城、護良親王據吉野、北條高時遣將攻之、吉野陷、親王奔紀伊、後醍醐帝潛自隱岐航海至伯耆、名和長年衞護之、北條氏將足利尊氏歸順、破六波羅、在京都北條氏鎭之、復京都、上野人新田義貞擧義兵、攻破鎌倉、高時自殺、北條氏亡、車駕還宮、光嚴帝遜位、

英吉利王破蘇格蘭人、

義德華第三王立、中外大權由於母妃邈的麥侍左右、妃恐人夜襲、自掌門鑰、王遣人潛作地道入、執邈的麥、命議院議其罪、斬之、禁錮母妃、王威名頓顯、蘇格蘭屈於英、而不守約、王羅伯第一殂、幼子大腓普魯斯立、王親將討之、戰於哈利頓岡、結陣高處、四面環水、攻之、遂大勝、大腓走法蘭西、

建武元年甲戌、紀元千九百九十四年、元順帝元統二年、西曆千三百三十四年、以皇子成良親王爲征夷大將軍、出鎭鎌倉、足利直義輔之、

建武二年乙亥、紀元千九百九十五年、元順帝至元元年、西曆千三百三十五年、足利尊氏據鎌倉反、犯京都、

延元元年丙子、北朝光明帝建武三年、紀元千九百九十六年、元順帝至元二年、西曆千三百三十六年、足利尊氏立豐仁親王、是爲光明帝、後醍醐帝幸吉野、

新田義貞等討足利尊氏、破之、尊氏西走、無幾擁兵東上、楠木正成拒於兵庫、不利死之、義貞敗歸、後醍醐帝幸比叡山、尊氏入京、奉光嚴帝同母弟豐仁親王卽位、後醍醐帝走吉野、造行宮、自是皇統分爲南北二朝、

欽察王月祖伯殂、

自月祖伯殂、國勢漸衰、分爲加匽哥力米阿薩塔拉千月祖伯數部、而月祖伯最强、

延元三年戊寅、（北朝曆應元年、紀元千九百九十八年、元順帝至元四年、西曆千三百三十八年、）北朝以足利尊氏爲征夷大將軍、源顯家新田義貞等戰死、

德意志帝爲神聖羅馬帝、

先是路易帝與弗勒得力爭位、法皇約翰第二十二黨弗勒得力、絕帝於敎門、然法皇在亞威農、受法蘭西制馭、故帝以不爲意、親至羅馬、欲廢約翰、別選庇尼忒第三爲法皇、自爲羅馬帝、法皇及法蘭西王腓立阻之、至是帝會選侯等於來因河畔連斯、議曰、法皇不得有定帝位之權、凡中公選陞帝位者、不需法皇加冠、認爲正統皇帝、路易第四乃爲神聖羅馬帝、選侯者、有選立皇帝之權者也、

延元四年己卯、（北朝曆應二年、紀元千九百九十九年、元順帝至元五年、西曆千三百三十九年、）後醍醐帝崩於吉野、太子立、是爲後村上帝、

英法百年戰爭起、

法蘭西王腓立第四自加北珍旁系入嗣、英吉利王義德華第三以其母依薩伯拉法前王沙爾第四姊、爲法王正統外孫、當承王位、自稱法蘭西王、法人不聽、於是義德華起兵討法、自是兩國兵結不解、殆百餘年、世謂之百年戰爭、

後村上帝興國元年庚辰、（北朝曆應三年、紀元二千年、元順帝至元六年、西曆千三百四十年、）帝在吉野、

帝諱義良、後醍醐帝第八子也、嘗出鎭陸奧、源顯家輔之、後還吉野、立爲皇太子、至是卽位、

高麗忠肅王王燾殂、子忠惠王禎復位、

俄羅斯王宜萬第一殂、子色密恩立、

伊高第四王時、始都莫斯科、至宜萬第一、疆土漸廓、是爲彼得大帝之祖先、

英吉利破法蘭西於士來、

義德華王率舟師二百四十隻侵法、腓立王親率戰艦四百兵四萬、邀英軍於士來海、英艦乘風而進、會發蘭德人應英軍、襲法軍後、法軍大敗、失船隻二百三十、兵卒三萬餘、義德華王進入法地、腓立王堅壁不戰、英王糧盡而返、

興國二年辛巳、（北朝曆應四年、紀元二千零零一年、元順帝至正元年、西曆千三百四十一年、）安南憲宗陳旺崩、弟暭立、是爲裕宗、

希臘帝安多路偌孤第二巴勒阿路古崩、約翰第六巴勒阿路古立、干達哥西廢之簒立、

當是時、希臘風俗頹敗、國勢衰弱、連爲隣敵所蠶食、約翰第六立、水師提督干達哥西與土耳其人結、攻都城取之、稱約翰干達哥西、約翰第六奔羅馬、

興國六年乙酉、（北朝貞和元年、紀元二千零零五年、元順帝至正五年、西曆千三百四十五年、）元廢高麗忠惠王王禎、立子昕、是爲忠穆王、

忠惠王荒淫無道、親群小、斥忠良、元廢王、流於揭陽鎭、（支那廣東省潮州、）殂於途、

正平元年丙戌、（北朝貞和二年、紀元二千零零六年、元順帝至正六年、西曆千三百四十六年、）英吉利破法蘭西於格列西、

法蘭西王出兵取英邑哥也納、義德華王與太子義德華提兵來爭、太子爲人勇而溫、年十三學兵法、十五從軍、甲仗衣械皆黑、人呼曰黑太子、遂復哥也納、又戰於日耳義之格利西、時哥羅尼敎士斯瓦都創意製造火藥、是役英軍始用火砲、法軍大敗、波希米王約翰來援法軍、亦敗死、

正平二年丁亥、（北朝貞和三年、紀元二千零零七年、元順帝至正七年、西曆千三百四十七年、）神聖羅馬帝路易第四崩、甲列第四立、

路易第四帝務擴張皇室、與太子路易以巴郎丁堡、後太子娶地羅利及加林釧公主馬加勒達、因併領其地、法皇革理門第六及法蘭西王腓立不直之、共推波希米王約翰長子甲列第四爲帝、既而路易帝崩、年六十三、甲列爲顯理第七帝之孫、是爲盧森堡波希米系、

英吉利取加勒斯、

義德華王攻法蘭西之加勒斯城、堅不拔、築長圍環攻之、絕其糧道、城兵降、乃取其地、於是兩國講和、法國連年戰爭、賦歛苛急、國人窘窮、至此稍蘇、

英吉利執蘇格蘭王、

初義德華王破蘇格蘭王大䏏、立巴署子義德華代之、既而大䏏自法蘭西還、蘇人奉之侵英境、王又擊破之、及英法軍起、王使妃非里巴留守英國、於是非里巴起兵、與大䏏戰於紐加斯爾、大破之、擒大䏏送致倫敦、

希臘帝約翰干達哥西崩、子蠻奴利第二立、

蠻奴利時尼哥拉倫時革國政、自爲相專權、

正平三年戊子、（北朝貞和四年、紀元二千零八年、元順帝至正八年、西暦千三百四十八年、）北軍侵河內、楠木正行等拒戰死之、北朝光明帝禪位於光嚴帝子興仁親王、是爲崇光帝、

德意志帝創建大學、

甲列帝雖不長武事、得統御之術、富文學之才、少時遊學法蘭西巴里、通波

希米德意志希臘法蘭西義大利五國語、尤注意於其邑波希米、創建大學於巴拉加、製造專倣巴里、德意志有大學始於此、

正平四年己未、（北朝崇光帝貞和五年、紀元二千零九年、元順帝至正九年、西暦千三百四十九年、）高麗忠穆王王昕殂、弟眡立、是爲忠定王、

巴威略立群得爾爲德意志帝、尋崩、

巴威略公路易爲路易第四帝太子、及甲列帝立、黨派分爭、甲列帝煽巴郎丁堡叛於路易、巴威略黨又推斯瓦斯堡侯群得爾爲帝、以抗甲列帝、群得爾尋崩、蓋遭毒殺云、

歐洲黑死疫流行、

歐洲連年禍災頻仍、初患饑饉、尋地大震、死者甚衆、是歲黑死疫始起自德意志及全歐、蔓延猖獗、死者凡二千五百萬人、若英國倫敦、一日夜死者二百人、共計十萬人云、初羅馬滅猶太、猶太人散之四方、及土耳其取耶路撒冷、亦多遁去者、而歐洲各國有猶太人、以數十萬計、猶奉猶太舊教、與別族不相混、以其逆耶穌、故諸國惡之殊甚、至是人人昏迷、有爲說者曰、疫之起由猶太人投毒於井中、諸國民爭起逐猶太人、極其慘虐、又道士有唱異教、謂弗拉克朗曰、上帝罰人過惡、除悔過謝罪外、無可逭、於是入其教者、笞身流血、務執難堪之役、以爲謝譴、譁然群從、物價益昂、盜賊公行、

正平五年庚寅、（北朝觀應元年、紀元二千零十年、元順帝至正十年、西暦千三百五十年、）法蘭西王腓立第六殂、子約翰第二立、

俄羅斯王色密恩殂、弟宜萬第二立、

正平七年壬辰、（北朝後光嚴帝文和元年、紀元二千零十二年、元順帝至正十二年、西暦千三百五十二年、）帝復京都、徙北朝光嚴光明二上皇及崇光帝於大和、足利尊氏立崇光帝同母弟彌仁親王、是爲後光嚴帝、

元廢高麗忠定王王眡、立忠惠王弟顓、是爲恭愍王、

正平八年癸巳、（北朝文和二年、紀元二千零十三年、元順帝至正十三年、西暦千三百五十三年、）瑞西八州聯邦成、

自瑞西烏黎翁德瓦丁三州同盟成、近隣盧撒爾拿蘇黎世加拉利斯蘇克相共結盟、至是伯爾尼亦與會盟、建共和政、謂之古盟八州、

正平十年乙未、（北朝文和四年、紀元二千零十五年、元順帝至正十五年、西暦千三百五十五年、）帝在大和國賀名生、足利尊氏復京都、

元大亂、朱元璋起兵、

德意志帝爲神聖羅馬帝、

甲列第四帝至義大利、倫巴多諸市皆服從、乃抵羅馬府、戴神聖羅馬帝冠、直歸德意志、

希臘帝蠻奴利第二降於土耳其、約翰第六復位、

希臘倫時專政、與土耳其戰不克、割地輸金以請和、尋與之絕、乞援於義大利、既而土耳其殺倫時、蠻奴利帝降、於是約翰第一自羅馬還復帝位、

正平十一年丙申、北朝延文元年、紀元二千零十六年、元順帝至正十六年、西曆千三百五十六年 德意志帝發金詔、

德意志帝位系統錯雜、雄豪侯伯常相黨附紛擾不絕、至是甲列第四帝召集國會於尼林山及米的議定選侯七人、以選立皇帝、七人所議決、衆諸侯不得異議、七侯者一綿斯大僧正、爲日耳曼大師、二多利爾大僧正、爲不爾艮大師、三可倫大僧正、爲義大利大師、四波希米王、爲奉巵、五來因侯、爲大膳、六撒遜威典堡侯、爲司馬、七巴郞丁堡伯、爲侍從、選擧於佛郞渡、卽位於亞金、七侯必以男統世襲、不得割讓其封土、又設都市同盟、禁寄寓人加盟、製黃金匣中置璽、納其憲法、謂之金詔、

英吉利軍破法蘭西軍、虜其王、

英法和破、英黑太子義德華、率兵入法蘭西、略波耳多、紫羅塞、法王約翰第二大徵兵、逆戰於波亞疊之東、太子兵八千、軍律整肅、士卒精銳、法軍八萬餘、恃衆而驕、及戰法軍亂、英軍乘勢大破之、虜約翰王及其子腓立、公卿將

校甚衆、太子拉法王還倫敦、法王頭不戴冠、跨馬而行、如從者、人稱其賢、謂之良王、太子亦遇法王極恭謙、人又稱其不伐、法國以王子沙爾第五監國、

正平十三年戊戌、北朝延文三年、紀元二千零十八年、元順帝至正十八年、西曆千三百五十八年 北朝征夷大將軍足利尊氏薨、子義詮嗣、

法國巴里亂、尋平之、

巴里商社長馬色耳等、首唱作亂、與拿瓦勒王加耳羅斯通謀、欲立加耳羅斯爲法王、馬色耳爲人所殺、餘黨相繼而亡、又有號惹結者、誘農民蜂起、劫掠諸邑、擊平之、自是惹結爲法國賤民通稱、

俄羅斯王宜萬第二殂、子狄米得里第二立、

正平十五年庚子、北朝延文五年、紀元二千零二十年、元順帝至正二十年、西曆千三百六十年、 英吉利與法蘭西和、

義德華王再將兵討法蘭西、圍巴里一月無功、乃議和好、法國割波亞都、哥也納、加斯哥宜、加勒斯等地與英國、英王止法蘭西王稱、他邑盡付法國、約翰王約以大金贖其身、期償完、質王子路易、尋路易遁歸、約翰王再往倫敦、

英王封黑太子於法國南部、太子與其妃偕往、居哥也納之波耳多、

土耳其帝烏爾干崩、子慕辣第一立、

烏爾干始入歐洲、侵希臘帝國、取加里布利、奪他大尼里峽之險、子色力門功業甚偉、先卒、

正平十六年辛丑、北朝康安元年、紀元二千零二十一年、元順帝至正二十一年、西曆千三百六十一年、 漢撒社與丁抹戰、

初德意志商賈在外國者、結隣保共謀便宜、在局蘭島之維斯比、英吉利之倫敦者最早、建與本國諸市常通消息、以持商權、漢撒社之興、瀕北海及波羅的海諸港市皆與同盟、至八十餘邑、推盧卑咯市爲盟主、尋北德諸市、若可倫、馬得堡、伯林、北勒斯勞及荷蘭之安特堤等、亦和之、置支社於倫敦、維斯比及白耳義之不魯日、諸威之卑爾仁、俄羅斯之諸弗哥羅、瑞典之斯德哥爾摩等、日趨盛大、是歲丁抹王烏拉的米爾第四、侵局蘭略維斯比、漢撒

社聞之、使盧卑咯市尹約翰、率戰艦討之、約翰敗績、社議斬之、

正平十七年壬寅、北朝貞治元年、紀元二千零二十二年、元順帝至正二十二年、西曆千三百六十二年、 土耳其遷都亞得亞諾伯、

慕辣第一討希臘、取亞得亞諾伯、遂築堅城、遷都之、出兵蠶食四隣、土耳其人編軍、使耶穌教少年與同教徒爲伍、習練陣法、賜與甚渥、

正平十八年癸卯、北朝貞治二年、紀元二千零二十三年、元順帝至正二十三年、西曆千三百六十三年、 墺地利侯併地羅利、不爾艮公併發蘭德、

故路易第四帝太子路易妃馬加勒達、卒、墺地利侯里伯德、併地羅利領之、法蘭西約翰王子腓立、爲不爾艮公、娶發蘭德伯女、遂併領其地、是爲尼達蘭統治之基、

俄羅斯叛欽察、

狄米得里第二王始叛、盡驅逐欽察兵、勢漸張、

正平十九年甲辰、北朝貞治三年、紀元二千零二十四年、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西曆千三百六十四年、 法蘭西王約翰第二殂於

倫敦子沙爾第五立

正平二十一年丙午（北朝貞治五年、紀元二千零二十六年、元順帝至正二十六年、西曆千三百六十六年）英吉利太子援加斯德辣王

黑太子義德華在波耳多地近西班牙先是加斯德辣王亞豐蘇第十殂王好學精通詩史星曆諸學頗有賢聲時國人創鬪牛之戲贊固第四亞豐蘇第十一相繼立至北德洛爲人嚴酷人民不服其弟顯利叛自立法人來援顯利北德洛來波耳亞乞援於黑太子太子提兵三萬入西班牙大破顯利軍復北德洛王位

正平二十二年丁未（北朝貞治六年、紀元二千零二十七年、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西曆千三百六十七年）北朝征夷大將軍足利義詮薨子義滿嗣

正平二十三年戊申（北朝應安元年、紀元二千零二十八年、明太祖洪武元年、西曆千三百六十八年）朱元璋卽帝位建國號曰明都金陵伐元陷燕京元順帝北遁

德意志帝至義大利

甲列第四帝至亞威農勸法皇烏爾胖第五以還羅馬親至義大利迎之烏爾胖還羅馬及帝去復赴亞威農

長慶帝正平二十四年己酉（北朝應安二年、紀元二千零二十九年、明太祖洪武二年、西曆千三百六十九年）帝卽位

帝諱寬成後村上帝第一子也後村上帝崩卽位於行宮

安南裕宗陳暭崩楊日禮立

日禮優人楊姜子裕宗兄泰﨑王昱納其母以日禮爲己子裕宗無嗣太后迎日禮立之

建德元年庚戌（北朝應安三年、紀元二千零三十年、明太祖洪武三年、西曆千三百七十年）安南明宗第三子晪廢日禮立是爲藝宗

帖木兒爲察哈台帝

察哈台國至察哈台九世孫赤因帖木兒國亂月祖伯族獨格耳克襲取撒馬爾干僭卽汗位赤因族子帖木兒年二十四驍勇無比欲回復舊圖起兵與獨格耳克戰數年遂逐月祖伯族定藥殺烏滸二水間之地於是卽帝位於撒馬爾干

漢撒與丁抹和

漢撒社再起師討丁抹克之丁抹王烏拉的米爾第四出奔漢撒軍略哥卑納哈等諸市於是和成割海濱一帶地期十五年間與漢撒社

蘇格蘭王羅伯第二斯圭亞的立

蘇格蘭王大胖被囚在倫敦數年請出贖金以和得還國是歲殂國人立其妹子羅伯第二爲王是爲斯圭亞的系始得脫英國羈絆獨立

匈牙利併波蘭

初蒲爾斯拉取波蘭稱王傳十數世至加什密爾第三是歲加什密爾殂匈牙利王路易第一併波蘭王之

文中元年壬子（北朝後圓融帝應安五年、紀元二千零三十二年、明太祖洪武五年、西曆千三百七十二年）北朝後光嚴帝禪位於皇子緒仁親王是爲後圓融帝

安南藝宗陳暊讓位於弟曔是爲睿宗

後龜山帝文中三年甲寅（北朝應安七年、紀元二千零三十四年、明太祖洪武七年、西曆千三百七十四年）帝卽位

帝諱熙成後村上帝第二子也受長慶帝禪卽位於行宮

英吉利與法蘭西和

法蘭西王沙爾第五監國既久練達事情大得將士心卽位初破和議復與英國戰時加斯德辣王北德洛得英國黑太子援復位約厚賞英軍北德洛爲人狡詐託事遷延疾疫流行英軍大窘太子亦病遂歸英國北德洛弟顯利又乞援於法或北德洛殺之自爲王與法軍合連破英軍法將伯爾多蘭功最多至是講和約息兵二年英地在法國者除哥也納加勒斯外盡歸法國

天授元年乙卯、（北朝永和元年、紀元二千零三十五年、明太祖洪武八年、西曆千三百七十五年、）高麗恭愍王王顓被弑、辛禑立、

恭愍王在位旣久、悅僧遍照辨給、授以國政、遍照更名辛旽、驕傲日甚、知王漸忌之、竊謀弑王、事覺、王誅之、王無嗣、竊取旽子牟尼奴、稱爲已子、賜名禑、既而宦者崔萬生弑王、立禑、高麗常受元箝制、無寧日、及明興、又奉其正朔、

天授三年丁巳、（北朝永和三年、紀元二千零三十七年、明太祖洪武十年、西曆千三百七十七年、）安南睿宗陳曔討占城、敗死、子晛立、

英吉利王義德華第三殂、孫力查第二立、

初義德華第二王時、授民以大權、君欲罪巴倫、必問高門士、（議員也、）巴倫欲抗其君、亦必問高門士、法令制度出於王、必合教長亞爾巴倫及高門士議成之、否則不行、英民得參聞國政、自此始、亞爾即巴倫之大者、有田產徒屬甚多、其無產而有名望者、王召入巴力門、（議院也、）義德華第三在位日、開議會七十次、凡軍國大事、先諮之高門士、高門士上之公卿大臣、往時貴族議員概稱勞爾德、與高門士共聚一處、東西列、至王、勞爾德號上院、高門士號下院、上下兩院始分、得決歲費之豫算、奏國事之得失、巴力門始有權、王及黑太子好武、威名日熾、遠近頌之、會前年太子薨、年四十六、國人痛悼、王殂、年六十五、國人立黑太子之子力查第二爲王、年甫十一、

英國味格力弗唱異教、

約翰味格力弗、爲英吉利疴哥斯佛爾大學教頭、博極群書、以羅馬教爲悖正道、失眞理者、著書痛駁、加特力教爲邪說、欲矯僧侶驕富、正寺院弊風、始譯聖書以英文、門人信從、多貧民、悅其說者、

德意志蘇亞維亞同盟軍與瓦敦堡戰、

瓦敦堡伯耶弗爾化、豪悍好爭、蘇亞維亞市人不服、結同盟軍抗之、以烏爾摩爲盟主、是歲與耶弗爾化世子烏爾力戰於魯達林、弁破之、德意志帝許蘇亞維亞市獨立、

天授四年戊午、（北朝永和四年、紀元二千零三十八年、明太祖洪武十一年、西曆千三百七十八年、）神聖羅馬帝甲列第四崩、子袁設爾立、

甲列第四帝臨崩、分其地於三子、與波希米細勒西亞及盧森堡於袁設爾、巴郎丁堡於思其斯門、勒匿於約翰、崩年六十三、袁設爾嗣立爲帝、

天授六年庚申、（北朝康曆二年、紀元二千零四十年、明太祖洪武十三年、西曆千三百八十年、）帖木兒取可辣山、

伊蘭國自旭烈兀後數世、又衰亂、帖木兒漸蠶食四隣、乘勢入寇、攻花剌子模可辣山陷之、更遣一將伐俄羅斯、陷莫斯科、降之、

法蘭西王沙爾第五殂、子沙爾第六立、

沙爾第五王留心學術、雖在兵間、不輟講讀、始築書庫於巴里、置大自鳴鍾於公廨、嘗定立嗣之法、曰太子不盈十三歲、不得卽位、蓋防權臣專政之漸也、沙爾第六立、年甫十三、叔父安如侯路易、白爾里侯約翰、不爾良侯腓立、

疴爾良侯亞馬拿、共攝政、

羅馬亞威農各立法皇、

前年法皇格勒革力第十一自亞威農還羅馬、是歲卒、羅馬立烏爾腓第六爲法皇、亞威農亦立革利門第七、自是教派分爲二、

弘和元年辛酉、（北朝永德元年、紀元二千零四十一年、明太祖洪武十四年、西曆千三百八十一年、）英吉利內亂、尋平之、

英國軍需甚繁、誅求太急、國人苦之、有鐵工瓦的代勒根德、公役至其家索錢、見少女逼之、代勒怒、手殺公役、貧民快之、推代勒爲首、以擧事、約十萬人、敎士約翰包爾素主張味格力弗之說、衆延之爲謀主、進入倫敦、搶掠府庫、放繫囚、殺官吏、勢頗猖獗、力查王召代勒親諭之、代勒刧王、侍臣怒、刺殺之、叛者乃散、因捕包爾以下千五百人、處法、事平、

弘和二年壬戌、（北朝永德二年、紀元二千零四十二年、明太祖洪武十五年、西曆千三百八十二年、）匈牙利兼波蘭王路易第一

殂、子思其斯門立、

弘和三年癸亥、北朝後小松帝永德三年、紀元二千零四十三年、明太祖洪武十六年、西曆千三百八十三年、 北朝後圓融帝禪位於皇子幹仁親王、是爲後小松帝、

元中元年甲子、北朝至德元年、紀元二千零四十四年、同太祖洪武十七年、西曆千三百八十四年、 德意志帝及蘇亞維亞等盟、

先是來因同盟亦漸盛七十餘市相聯合、至是蘇亞維亞同盟與來因合、又與瑞西共和國通謀抗袁設爾帝、帝聞之大驚、與兩黨盟於海得爾堡、以定和輯之約、既而帝還波希米、和約又破、

元中二年乙丑、北朝至德二年、紀元二千零四十五年、明太祖洪武十八年、西曆千三百八十五年、 葡萄牙王約翰第一立、

自亞豐蘇第四至匪地難多殂、女皮阿得利立、與加斯德辣王約翰第一婚、約翰來爲葡王、葡王世系變爲閏統、初加斯德辣王顯利立、北德洛黨不服、逼使遜位、立北德洛之子、即約翰也、

元中三年丙寅、北朝至德三年、紀元二千零四十六年、明太祖洪武十九年、西曆千三百八十六年、 墺地利公里泊德討瑞西敗死、

里泊德復與瑞西共和國搆難、率南德豪族、進至亞爾疴之仙巴時、方八月溽暑、墺軍敗績、里泊德戰死、按傳云、瑞西軍將敗、督將亞爾那男堅絶倫、大呼奮進、兩腕擭數十槍、自洞胸而死、瑞西兵見之、勇氣百倍、遂破墺軍、事屬傳奇、似不可信、今不取、 時那不勒屬法蘭西之安如侯、明年里泊德次子里泊德又開釁於那不勒、討之又敗、

帖木兒滅伊蘭、

帖木兒復征伊蘭、侵波斯、遂陷其首府伊斯巴罕、縛達暑亞爾美尼若耳治至底格里士河、悉取其地、伊蘭亡、

波蘭王思其斯門殂、約熱盧立、

波蘭王女希維與立陶宛侯約熱盧婚、及思其斯門殂、約熱盧入爲波蘭王、稱烏拉日斯勞第二、是爲約熱盧系、立陶宛自是奉基督教、

元中五年戊辰、北朝嘉慶二年、紀元二千零四十八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西曆千三百八十八年、 高麗廢辛禑、立其子昌、尋廢之、

辛禑立、荒淫縱恣、李仁任等擅威福、及明建鐵嶺衛、禑納崔瑩說、遣李成桂等攻遼東、成桂以爲不可、禑不納、郭忠輔等遂廢禑、放於江華、成桂欲立王氏後、仁任等謀立禑子昌、禑密圖害成桂、成桂遷之江陵、廢昌放於江華、

安南胡季犛廢晛、立藝宗少子顒、是爲順宗、

元中六年己巳、北朝康應元年、紀元二千零四十九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西曆千三百八十九年、 高麗王王瑤立、是爲恭讓王、

李成桂等議立神宗七世孫瑤、誅辛禑及昌、

俄羅斯王狄米得里第二殂、子白色里第三立、

土耳其帝慕辣第一崩、子巴牙屑第一立、

巴牙屑略地西進、取塞爾維布爾加利、侵襍拉幾、徵其貢賦、

德意志帝會諸侯於耶熱爾、

都市同盟爭鬬未已、瓦敦堡伯耶弗爾化復與蘇亞維亞諸市戰、破之、而世

子烏爾力戰死、又巴爾都公魯布勒破來因同盟於窩牧、諸侯稍復勢力、於是袁設爾帝會侯伯於耶熱爾、約六年安靖、以都市多屬公邑、許其獨立、脫諸侯羈絆、然亦不免王室牽掣、

元中八年辛未、北朝明德二年、紀元二千零五十一年、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西曆千三百九十一年、 希臘帝約翰第一殂、馬紐爾第二巴勒阿路古立、

元中九年壬申、北朝明德三年、紀元二千零五十二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西曆千三百九十二年、 南北講和、後龜山帝入京都、授神器於後小松帝、

李成桂更名旦、 滅高麗、更國號曰朝鮮、是爲太祖康獻王、

高麗恭讓王柔懦、黨派互分、群臣相爭、李成桂威望日盛、文武大權皆在其手、裴克廉等遂廢王、放於原州、推成桂爲王、更國號曰朝鮮、都漢陽、高麗自建國、王氏三十二世、辛氏二世、凡四百五十六年而亡、

後小松帝應永元年甲戌、紀元二千零五十四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西曆千三百九十四年、 足利義滿罷征夷大將

軍子義持代之、

應永二年乙亥、紀元二千零五十五年、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西曆千三百九十五年、 帖木兒侵欽察、

先是帖木兒率兵侵欽察、與其月祖伯汗圖克達密西戰於烏拉山下之德波爾、大破之、是歲復侵欽察、沿窩瓦河西入俄羅斯、略莫斯科及亞速海濱、兵鋒所向、焚掠一空、圖克達密西遁至基輔、遂卒、欽察不復振、

應永三年丙子、紀元二千零五十六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西曆千三百九十六年、 土耳其帝破匈牙利王、

匈牙利勢漸强大、安如系路易王併波蘭王之、王殂、盧森堡系思棋士門率匈牙利及德意志法蘭西三國兵來討土耳其、巴牙屑帝逆擊於多腦河畔尼哥波里、大破之、更進伐希臘、攻其都城、威名震於四方、土人呼曰雷公、

應永四年丁丑、紀元二千零五十七年、明太祖洪武三十年、西曆千三百九十七年、 丁抹王馬加勒達併諾威瑞典、

瑞典諾威在歐羅巴極西北境、東南距波羅的海、西北距大西洋、北負氷海、中有連山脊起、瑞典在山東、諾威在山西、地極廣莫、而荒寒特甚、古爲野蕃部落、質性勇敢、漢時流入日耳曼界、錯處各國、唐時瑞典酋長耶力克招集部人、建造城邑、爲建國之始、當時諾威亦有酋長、與丁抹隔海相錯、初丁抹王烏拉的米爾第四殂、子阿爾布尚幼、姊馬加勒達攝政、馬加勒達爲諾威王海可第八妃、英邁有權略、及諾威王殂、併其他、時德意志墨林堡侯亞伯勒爲瑞典王、暴戾虐下、馬加勒達擊破之、其黨猶守斯德哥爾摩不下、至是三國貴族會於瑞典之加爾馬耳、議定約法、聯三國爲一、推馬加勒達爲王、馬加勒達振威北方、四隣屏息、

應永五年戊寅、紀元二千零五十八年、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西曆千三百九十八年、 安南順宗陳顒讓位於子𡸈、胡季犛尋弑順宗、

帖木兒取印度、

初花剌子摸王子札剌丁、爲蒙古所逐、奔入印度、取德列都之、歷三世、烏德太守阿老丁滅之、略古塞拉德、德干勢漸張、本若太守圖格拉克又滅之、定

都於德列、後徙圖格拉哈巴、至孫馬毛多又衰、孟加拉古塞拉德等皆分立、德干亦獨立、帖木兒既破欽察、南轉伐印度、濟信度河、陷德列、長驅至安額河、將征服五印度、適聞若耳治叛、土耳其强盛、班師、

應永六年己卯、紀元二千零五十九年、明惠帝建文元年、西曆千三百九十九年、 明太祖崩、孫允炆立、是爲惠帝、燕王棣反、

朝鮮太祖康獻王李旦讓位於次子曔、是爲定宗恭靖王、

希臘帝馬紐爾第二崩、約翰第二立、

英吉利廢力查第二王、立顯理第四、

力查第二王驕愚、初叔父蘭加斯得侯約翰攝政、約翰卒、王始親政、多暴橫、寵用僉人、國事日非、逐約翰子顯理於法蘭西、奪其地、是歲顯理還國、偕侶及國會議廢力查王、幽之、立顯理第四爲王、是爲蘭加斯得系、

應永七年庚辰、紀元二千零六十年、明惠帝建文二年、西曆千四百年、 安南胡季犛逼陳𡸈禪位、爲帝、國號大虞、

德意志廢袁設爾帝、立魯布勒、

袁設爾帝在波希米、苛酷疎放、紀綱不立、政治廢弛、選侯等議廢之、推巴爾都公魯布勒立爲帝、袁設爾唯領波希米、

應永八年辛巳、紀元二千零六十一年、明惠帝建文三年、西曆千四百零一年、 朝鮮定宗李曔殂、弟芳遠立、是爲太宗恭定王、

德意志帝伐義大利、敗還、

先是袁設爾帝封義大利人伽勒亞爲美蘭公、魯布勒帝伐之、爲其所敗而還、

應永九年壬午、紀元二千零六十二年、明惠帝建文四年、西曆千四百零二年、 明燕王棣陷金陵、惠帝崩、棣自立、是爲太宗、

大虞胡季犛讓位於子漢蒼、

帖木兒破土耳其擒巴牙屑帝、

帖木兒自印度歸長驅定若耳治之亂、至西里亞伐埃及取大馬士革等、時土耳其帝巴牙屑圍君士坦丁府、聞之率兵三十萬入小亞、帖木兒兵二十萬遇於諳俄利、惡戰數時、土軍大敗、巴牙屑帝被虜、帖木兒檻致於撒馬爾干、帝憤懣明年崩、帖木兒得小亞全土、而希臘守破斯佛路海峽、土耳其守黑勒斯奔海峽、遂不得至歐洲而還、

土耳其帝索利曼第一立、

巴牙屑帝有三子、長曰索利曼、次曰伯山、次曰馬何美德第一、索利曼嗣立、

應永十年癸未、紀元二千零六十三年、明太宗永樂元年、西曆千四百零三年、英吉利王破諾東北蘭、

先是顯理第四王本無得國之義、貴族往往不服、而國人悅之、貴族有謀弑王復立力查者、事洩、國人大怒、攻叛者、殺貴族五人、力查亦遭弑、尋諾東北蘭侯北爾思嘗以事怨王、擧兵入寇、王戰於是路斯伯利、大破之、北爾思戰死、

應永十二年乙酉、紀元二千零六十五年、明太宗永樂三年、西曆千四百零五年、察哈台帝帖木兒崩、

帖木兒將大擧伐明、復元室舊業、大修兵備、率二十餘萬而東征、渡藥殺水、罹病而崩、年七十一、帖木兒所得彊域、西自地中海東至葱嶺及安額河南自波斯海北及俄羅斯中部、一世雄圖無與可比、及崩、諸子相爭、國內分裂、

應永十四年丁亥、紀元二千零六十七年、明太宗永樂五年、西曆千四百零七年、明伐安南、擒胡季犛及漢蒼、藝宗次子陳顧卽位於日南、是爲簡定帝、

法蘭西不爾艮侯殺疴爾良侯、

沙爾第六王立、四叔攝政、安如侯路易先卒、不爾艮侯腓立亦卒、子約翰嗣、與叔父疴爾良侯亞馬拿爭權相鬩、約翰使刺客殺亞馬拿、於是兩統之爭起、

應永十六年己丑、紀元二千零六十九年、明太宗永樂七年、西曆千四百零九年、明伐安南、擒陳顧、陳季擴據乂安稱帝、

德意志開宗門會議於北撒、

羅馬法皇日格勒革力第十二、亞威農法皇日底尼忒第十三、於是德意志敎師等開宗門會議於北撒、謀統一寺院、不問二派正閏、兩存之、別擧亞力山大第五爲法皇、於是有三法皇、

應永十七年庚寅、紀元二千零七十年、明太宗永樂八年、西曆千四百十年、德意志帝魯布勒崩、

魯布勒帝崩、袁設爾帝弟巴威略侯思其斯門、娶匈牙利王路易女馬利、兼領巴郎丁堡、其姻族尼林堡侯弗勒得力第六力擧之、袁設爾帝亦望復位、然當選擧甲列第四帝從子摩拉維公約塞爲衆所推、

應永十八年辛卯、紀元二千零七十一年、明太宗永樂九年、西曆千四百十一年、德意志帝思其斯門立、

約塞未及正位而卒、侯伯再選、遂擧思其斯門爲帝、

應永十九年壬辰、紀元二千零七十二年、明太宗永樂十年、西曆千四百十二年、丁抹兼瑞典諾威王馬加勒達殂、

從子耶力克第九立、

耶力克爲波美拉尼侯、馬加勒達無子、以其爲從子、立爲嗣、

稱光帝應永二十年癸巳、紀元二千零七十三年、明太宗永樂十一年、西曆千四百十三年、帝卽位、

帝諱實仁、後小松帝第一子也、受禪卽位、

明破安南、陳季擴奔老撾、明兵進獲之、安南屬於明、

土耳其帝馬何美德第一立、

及索利曼帝立、二弟爭國相鬩、至是馬何美德遂得志、廢索利曼代立、馬何美德梟雄善用兵、乘帖木兒後嗣衰亂、畧小亞、回復舊業、又征服希臘半島、

英吉利王顯理第四殂、子顯理第五立、

顯理第五爲太子時、放肆豪蕩、深自韜晦、及卽位、改其行、英邁勇斷、求治甚急、

應永二十一年甲午、紀元二千零七十四年、明太宗永樂十二年、西曆千四百十四年、德意志帝開宗門會議於官斯

丹薩、

法皇亞力山大第五罷、約翰第二十三代之、三法皇之徒分黨相爭、思其斯門帝赴義大利、與約翰謀大開會議於瑞西之官斯丹薩、商議敎法義大利。德意志。英吉利。法蘭西。西班牙。僧正敎師及君長博士騎士等會者凡一千五百餘人、市中旅客及八萬人、會議條項、一曰鎭壓背敎之徒、二曰廢止宗敎之分派、三曰革新寺院之弊風、先議第一條、嚴禁味格力弗敎旨、

應永二十二年乙未、紀元二千零七十五年、明太宗永樂十三年、西曆千四百十五年、 宗門會議刑夫斯、

約翰夫斯波希米人也、嘗爲巴拉克大學敎長、主張味格力弗遺說、一意尊信敎書、以法皇赦衆生罪爲妄、德意志人在巴拉克大學者非其說者無慮五千人、相率徙買先大學、尋焚味格力弗及夫斯著書、絕夫斯於敎門、逐之、及官斯丹薩會議開、夫斯欲伸張其說、亦列議席、敎會責之、諭使改其說、夫斯自信不變、於是敎會議其罪、七月處之火刑、夫斯泰然就戮、其友希羅尼

摩亦以明年被處火刑、當時英國亦嚴禁其敎、法皇命剖味格力弗棺、焚尸投灰於溪水、强敎徒歸羅馬敎、見榜掠焚殺者甚衆、貴族阿德加斯亦被火刑、

英吉利王伐法蘭西克之、

法國不爾艮、痾爾良兩黨相爭不已、英王顯理第五欲乘機取之、揚言曰、法國君位宜屬於我、乃起師率戰艦一千五百士卒三萬、侵法蘭西、進圍哈弗旅城下之、軍中疾疫死者甚多、王繞出宋河口、時兵不盈萬、遭法軍於亞人可進戰大破之、斬王族七人、殺傷將卒無算、奏凱而歸、

德意志帝賞尼林堡侯、

思其斯門帝在官斯丹薩、賞尼林堡侯弗勒得力第六有勳功於帝及國家、與以巴郞丁堡及選帝權、其就封也、修飾儀式、頗極盛觀、弗勒得力爲何軒索爾連系、實普魯西王家之祖也、

應永二十四年丁酉、紀元二千零七十七年、明太宗永樂十五年、西曆千四百十七年、 宗門會議廢三法皇、以馬爾丁第五爲法皇、

敎會議第二條、廢法皇約翰第二十三、及亞威農法皇庇尼忒第三、羅馬法皇格勒革力第十二亦自辭職、革新黨唱先法皇選擧、宜改革寺院之議、山外黨駁之、遂選法皇、推馬爾丁、

應永二十五年戊戌、紀元二千零七十八年、明太宗永樂十六年、西曆千四百十八年、 朝鮮太宗李芳遠讓位於子祹、是爲世宗莊憲王、

安南黎利起兵於藍山、

黎利淸華州藍山人、見陳氏之季其主懦弱、知事不成、晦迹山林、潛心韜畧、延攬智謀之士、招集流離之民、至是起兵、連破明軍、

宗門會議散、

會議至是亘五年、衆論紛紛無所統一、僅抑味格力弗之說、廢法皇、歸于一

而已、若革正寺院、不得行其說、竟至解散、

應永二十六年己亥、紀元二千零七十九年、明太宗永樂十七年、西曆千四百十九年、 德意志夫斯黨亂起、

波希米人憤夫斯等罹慘刑、結黨奉夫斯遺敎、起兵於巴拉克、約翰知士加爲之魁首、會袁設爾廢帝崩、思其斯門帝兼波希米王、來巴拉克擧戴冠式、叛黨逼逐之於國外、

應永二十七年庚子、紀元二千零八十年、明太宗永樂十八年、西曆千四百二十年、 法蘭西及英吉利和、

法蘭西不爾艮侯約翰爲刺客所殺、子腓立嗣、立英王顯理第五、復起師入法蘭西、法國諸城望風降、全國歸英國、法王妃依薩伯拉固助不爾艮、勸腓立與英王結、法王沙爾第六遂請和於英、以王女加他隣嫁於英王、且盟曰、法王在、則英王攝政、法王卒、則英王有法國、於是英王與其妃共在巴里王年壯氣盛、奄有二國、民物富庶、聲色自娛、

葡萄牙新得馬德拉島、

西暦八百年間諸威爾拿德德創見愛撒蘭島後人呼曰氷洲九百年間又得哥里蘭構室居之當時未有巨艦而能航此地可謂奇矣東洋貿易自十字軍起頓致隆盛印度中亞物品轉入歐洲義大利人尤占其利及土耳其人蟠據希臘及小亞阻隔道路絶貿易之途於是歐人通印度不得不別求一路尋磁針之用始傳遠洋航海之便大開義大利舟工往往知有加拿列馬德拉亞索利諸島而未暇拓殖葡萄牙國瀕大西洋夙精航海之術約翰王子顯利最注意於此建天文地理學校於薩給勒斯專事講究用儀器測量日月出入及星躔度數至是漸進遠洋至伯爾多三達馬德拉諸島共在亞弗利加西北海中北緯三十度移民植葡萄及甘蔗等莫不繁茂

應永二十八年辛丑（紀元二千零八十一年明太宗永樂十九年西暦千四百二十一年）土耳其帝馬何美德第一崩子慕拉德第二立遷都白魯薩

應永二十九年壬寅（紀元二千零八十二年明太宗永樂二十年西暦千四百二十二年）法蘭西王沙爾第六殂子沙爾第七立英吉利王顯理第五殂子顯理第六立

沙爾第六王嘗察鹽商占贏利設法課税得金買地以爲私邑國會非之立約曰自非衆議許之不得一毫徴額外之税自是税法一定無復掊克之患然國内多難府庫空匱弊竇叢興殂年五十六英王顯理第五將入巴里爲法王途罹病殂年三十四法國立沙爾第七於波亞疊爲王王唯有儸爾河以南地耳餘盡爲英國所管英王顯理第六生甫九月即位叔父哥羅斯德公狠弗立攝政

夫斯黨破德意志帝軍

德意志帝遣兵征波希米夫斯黨逆擊破之帝親征又敗績自是叛黨四出抄掠近隣當時結車砦用銃砲戰鬭之法漸變

土耳其人圍君士坦丁府

土耳其遣其將甘蘭脱帥兵二十萬圍君士坦丁府

應永三十年癸卯（紀元二千零八十三年明太宗永樂二十一年西暦千四百二十三年）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持罷子義量代之

德意志帝封買先侯弗勒得力爲撒遜威典堡公

應永三十二年乙巳（紀元二千零八十五年明仁宗洪熙元年西暦千四百二十五年）足利義量薨義持再爲征夷大將軍

明太宗崩子高熾立是爲仁宗尋崩子瞻基立是爲宣宗

希臘帝馬紐爾第二崩約翰第七立與土耳其和

當時土耳其强大希臘僅保其首府君士坦丁近地耳及其遭圍帝請和約息兵十年

俄羅斯王白色里第三殂子白色里第四立

正長元年戊申（紀元二千零八十八年明宣宗宣德三年西暦千四百二十八年）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持薨

安南黎利稱帝國號大越都交都是爲太祖

不爾艮公排立併荷蘭諸地

當是時德意志東部波希米既有夫斯黨之亂而西部亦法國不爾艮公排立漸成獨立之勢是歲併荷蘭斯蘭德海腦德諸伯之地尋又取盧森堡若發蘭德之不魯日干的二市商工輻湊美術盛興四隣羨其繁榮

後花園帝永享元年己酉（紀元二千零八十九年明宣宗宣德四年西暦千四百二十九年）帝即位以足利義教爲征夷大將軍

帝諱彦仁崇光帝曾孫貞成親王子也稱光帝崩無嗣後小松上皇迎帝即位足利義持子義教爲征夷大將軍

英吉利圍疴爾良女士若安救之

英吉利復起兵伐法蘭西破之法王南遁英兵進圍疴爾良勢甚危急亡在旦夕有一處女曰若安亞爾格本併邑農家子心思英敏自幼崇神誦經見國家危難不堪憤怨誓効身奏功詣法將庖多利高陣説以神敕至西嫩謁

王、告恢復之意、國人聞之、皆謂上帝降此女、再造國家、若安跨白馬、右手握長劍、左手執神旗、提孤軍過敵陣、入痾爾良城、城中大喜、若安率諸軍襲英軍、累戰累捷、英兵望之而逃、閱九日圍全解、若安迎王於黎牧加王冠、屢與英軍戰破之、恢復諸州、

永享三年辛亥、紀元二千零九十一年、明宣宗宣德六年、西曆千四百三十一年、英吉利人擒殺若安、

英軍圍江比尼、若安又欲救之、馳至、衆寡不敵、法軍敗潰、若安殿而退、將入門、門扇閉、蓋鎮帥妬若安功、餌之敵人也、若安突重圍、爲不爾良兵所虜、送之英軍、英人以若安爲修妖術、付法教審院、若安毅然不屈、教士論其敗亂法教、就盧昂市、處以火刑、年二十九、後法王哀其死、賜爵其家、列貴族、建碑於痾爾良及盧昂、勒其功、世呼曰痾爾良少女、

永享五年癸丑、紀元二千零九十三年、明宣宗宣德八年、西曆千四百三十三年、葡萄牙王約翰第一殂、愛和德立、

巴悉會議、德意志帝及夫斯黨和、

夫斯黨勢極猖獗、思其斯門帝開教法會議於巴悉、謀和夫斯黨、主和者聽之、而其激黨猶不容之、

永享六年甲寅、紀元二千零九十四年、明宣宗宣德九年、西曆千四百三十四年、大越高祖黎利崩、子元龍立、是爲太宗、

波蘭王烏拉日斯勞第二約熱盧殂、子烏拉日斯勞第三立、

夫斯黨滅、

夫斯黨一半既和、思其斯門帝擊其激黨破之、黨魁戰死、餘衆皆降、亂始平、

永享七年乙卯、紀元二千零九十五年、明宣宗宣德十年、西曆千四百三十五年、法蘭西及不爾良和、

法蘭西王沙爾第七與不爾良公腓立會於亞爾拉約和、王自引殺約翰罪、爲出贖金、兩族爭鬪始息、

亞拉岡併那不勒、

那不勒始屬法蘭西安如系、至不羅溫薩伯路尼、以婚姻得魯達林弁而西班牙亞拉岡王亞豐蘇第五、遂併那不勒、於是亞拉岡疆域、自其本土西兼巴里亞列、撒丁、西治里諸島、至義大利南部、

永享八年丙辰、紀元二千零九十六年、明英宗正統元年、西曆千四百三十六年、明宣宗崩、太子祁鎮立、是爲英宗、

法蘭西復巴里、

不爾良公腓立助法王擊英軍破之、復巴里、

永享十年戊午、紀元二千零九十八年、明英宗正統三年、西曆千四百三十八年、德意志帝思其斯門崩、亞爾伯勒第二立、

亞爾伯勒爲墺地利公、屬哈弗斯堡系、爲思其斯門帝女婿、帝崩無子、侯伯議迎亞爾伯勒立之、兼王匈牙利。波希米、

葡萄牙王愛和德殂、子亞豐蘇第五立、

亞豐蘇年甫六歲、其母聽政、

羅馬希臘教會復合、

初羅馬希臘教會角立相軋數百年、至是法皇歐熱尼第四開會議於佛稜斯、併之、然猶有未全合者、

永享十一年己未、紀元二千零九十九年、明英宗正統四年、西曆千四百三十九年、丁抹廢其王耶力克第九、立克利斯多福、

耶力克暴虐、國人不服、瑞典諸威亦叛、廢馬加勒達所定加爾馬耳約法、黜耶力克、克利斯多福其從子也、嗣立、復兼王三國、遂以哥卑納給爲首都、

法蘭西創置常額兵、

先是法蘭西雇傭兵卒充役、傭兵往往爲盜、國民苦之、乃廢之、創編新軍十五隊、謂貴族常額兵、是爲歐洲常備軍之始、

永享十二年庚申、紀元二千一百年、明英宗正統五年、西曆千四百四十年、德意志帝亞爾伯勒第二崩、弗勒得力第三立、

弗勒得力以亞爾伯勒從弟、又爲墺地利公、亞爾伯勒暴崩、選侯等議立之、

波希米、匈牙利並不服、匈牙利推波蘭王烏拉日斯勞第三兼王之、立陶宛亦屬波蘭、

葡萄牙人始到幾內亞、

葡國王子顯理益伸張航路、發舟人南進大洋、洪濤洶湧、遶岬而行、到塞內加、遂達幾內亞、得黃金象牙等、塞內加幾內亞共在亞弗利加洲西部、地近赤道、酷熱多瘴癘、土脈肥饒、穀果皆宜、其土蕃面黑如墨染、混沌無知、祀草木禽獸爲神、法皇許葡國悉有其地、且約後有所得、皆取其地、

嘉吉元年辛酉、紀元二千百零一年、明英宗正統六年、西曆千四百四十一年、播磨守護赤松滿祐弑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教、義教子義勝誅滿祐、爲征夷大將軍、

嘉吉三年癸亥、紀元二千百零三年、明英宗正統八年、西曆千四百四十三年、征夷大將軍足利義勝薨、

大越太宗黎元龍崩、子邦基立、是爲仁宗、

文安元年甲子、紀元二千百零四年、明英宗正統九年、西曆千四百四十四年、匈牙利王烏拉日斯勞第三伐土耳其敗死、拉治士勞代立、

土耳其日益強大、將併希臘、法皇歐熱尼第四勸諸國伐土耳其、無應者、獨匈牙利兼波蘭王烏拉日斯勞以其國接隣土耳其、利害相關、起兵伐之、戰於巴爾拿敗績死之、匈牙利人迎德意志帝亞爾伯勒第二之子拉治士勞立之、猶幼、約翰洪約攝政、波蘭立加什密爾第四爲王、

德意志帝伐瑞西、

初官斯丹薩之會、衆議廢法皇約翰第二十三、弗勒得力爲墺地利公、助之使遁、思其斯門帝論弗勒得力罪、逐之、又命瑞西聯邦取墺屬地、及弗勒得力卽位、欲復故業、求法蘭西援、已沙爾第七王使其太子率兵到巴悉蘇黎世、亦叛瑞西黨帝、是歲法軍與瑞軍戰於聖耶哥伯、瑞軍大敗、死者一千六百人、法軍素無節制、乘勝劫掠、侵亞撒西、爲巴爾都侯所逐、遂與瑞西講和而去、帝亦不能有瑞西尺土、唯取亞撒西及蘇亞維亞名曰前墺、

文安二年乙丑、紀元二千百零五年、明英宗正統十年、西曆千四百四十五年、法蘭西及英吉利和、

法蘭西王沙爾第七及英吉利王顯理第六講和、法王以安如系出女馬加勒達嫁於英王、

文安五年戊辰、紀元二千百零八年、明英宗正統十三年、西曆千四百四十八年、丁抹兼瑞典諾威王克利斯多福殂、基利斯底安第一立、

希臘帝約翰第七崩、君士坦丁第十三立、

德意志帝抑敎法會議、

巴悉敎法會議威力頗盛、奪法皇權、與其歲入、法皇歐熱尼第四爭之、反被黜、弗勒得力帝用其顧問官義大利人耶尼亞叙爾煦計、開集議於維因、抑敎會之權、復法皇歲入、明年巴悉敎會始散、耶尼亞後爲法皇、稱擺亞第二、

寶德元年己巳、紀元二千百零九年、明英宗正統十四年、西曆千四百四十九年、以足利義敎次子義政爲征夷大將軍、

瓦剌也先侵明、明英宗親拒之於土木、師潰、也先擁英宗北去、

瓦剌蒙古部落也、在韃靼西、至其酋脫歡殺韃靼阿魯台、併其衆、子也先益強、至是侵明、

法蘭西復諾曼的、

法英和又破、法人屢戰破英軍、遂復諾曼的及哥也納等諸州、自是連年干戈不已、

寶德二年庚午、紀元二千百十年、明景帝景泰元年、西曆千四百五十年、明以英宗弟郕王祁鈺卽位、是爲景帝、英宗還自瓦剌、

朝鮮世宗李裪殂、子珦立、是爲文宗恭順王、

德意志印刷術始興、

綿斯人約翰各何伯爾厄始用銅板印刷諸書、自是其法大傳、

寶德三年辛未、紀元二千百十一年、明景帝景泰二年、西曆千四百五十一年、土耳其帝慕拉德第二崩、子馬何美

德第二立、

享德元年壬申、紀元二千百十二年、明景帝景泰三年、西曆千四百五十二年、朝鮮文宗李珦殂、子弘暐立、是爲端宗恭懿王、

德意志帝爲神聖羅馬帝、

法皇威力不行於德意志既久、若路易第四帝悍然謂帝位非關法皇加冠、其典久曠、至是弗勒得力帝至羅馬擧卽位大禮、爲神聖羅馬帝、

享德二年癸酉、紀元二千百十三年、明景帝景泰四年、西曆千四百五十三年、土耳其滅希臘帝國、

土耳其帝馬何美德第二常欲倂希臘、蹈戰書來圍君士坦丁府、時希臘既衰、戰士不過四千人、海軍僅有五百人、君士坦丁第十三帝親督諸軍奮鬪、破之、沈鐵鎖於海底以拒之、馬何美德帝乘夜修道路、敷木板、板上塗獸脂、列小舟八十隻、以滑車行之、希臘人見之大驚、土耳其軍薄城壘、發巨砲、君士坦丁帝拒戰數刻、衆寡不敵、城遂陷、帝死亂兵中、諸城望風而降、自君士坦丁大帝建都、歷東羅馬羅何希臘三帝國、凡一千二百三十年而亡、土耳其帝遷都君士坦丁府、改曰伊斯坦捕、毁希臘教禮拜堂、爲回教禮拜堂、

法蘭西破英吉利、盡復舊地、

法軍屢敗英軍、恢復諸地、至是又大破之於加斯的侖、英將大爾伯戰死、法國復其舊地、英國屬地在法國者、止加勒斯彈丸之地耳、於是百年戰爭始畢、

康正元年乙亥、紀元二千百十五年、明景帝景泰六年、西曆千四百五十五年、英吉利薔薇亂起、

英王顯理第六性柔懦、叔祖溫識特僧正波福的驕侈自肆、與攝政狠弗立爭權相惡、王妃馬加勒達強悍、制王如嬰兒、波福的黨薩佛得寵、常專威權、遂讒狠弗立殺之、狠弗立性行淑良、國人哀之、既而波福的卒、巴力門論薩佛罪、奪官逐之、薩佛走加勒斯、爲人所殺、妃本法國女、太妃加他隣亦法女、及法土盡失、國人皆歸咎焉、及薩佛敗、索美塞公專權、約克公力査義德華第三王曾孫岡比爾公力査子也、爲北藍大日奈傍系、約克系宜嗣王位、力査有文武才、國人往往歸心、王有心疾、巴力門推力査攝政、王妃與索美塞公力排之、自此權勢相軋、索美塞公與王黨遂起兵擊力査、力査亦聚兵拒之、兩軍戰於倫敦西北聖亞爾板、王軍大敗、索美塞公戰死、蘭加斯得系王黨以紅薔薇爲章、約克系力査黨以白薔薇爲章、因名曰薔薇之亂、

康正二年丙子、紀元二千百十六年、明景帝景泰七年、西曆千四百五十六年、朝鮮端宗李弘暐殂、世宗次子瑈立、是爲世祖惠莊王、

匈牙利破土耳其、

土耳其人侵匈牙利、匈牙利攝政達郎西瓦侯約翰洪約以智勇稱、逆戰大破之、取褫拉幾倂之、塞爾維亦獨立、

長祿元年丁丑、紀元二千百十七年、明英宗天順元年、西曆千四百五十七年、明景帝有疾、英宗復位、景帝尋崩、

長祿二年戊寅、紀元二千百十八年、明英宗天順二年、西曆千四百五十八年、匈牙利王抹西亞古爾維尼立、

匈牙利王拉治士勞殂、約翰洪約亦卒、洪約子抹西亞古爾維尼立爲王、波希米亦立厄疴克波日布辣爲王、德意志帝無奈之何、

長祿三年己卯、紀元二千百十九年、明英宗天順三年、西曆千四百五十九年、大越諒山王黎宜民弑仁宗黎邦基自立、

寬正元年庚辰、紀元二千百二十年、明英宗天順四年、西曆千四百六十年、大越廢黎宜民、立太宗第四子思誠、又名灝、是爲聖宗、尋誅宜民、

英吉利約克公力査戰死、

王黨及力査黨互有勝敗、力査與王黨戰於諸丹登、破之、又戰微幾希爾、力査大敗見殺、

石勒蘇益克疴斯丁屬丁抹、

初疴斯丁伯倂封石勒蘇益克及其系絕、兩地貴族相謀、推丁抹王基利斯底安爲主、

寬正二年辛巳、（紀元二千百二十一年、明英宗天順五年、西曆千四百六十一年、）法蘭西王沙爾第七殂、子路易第十一立、

英吉利王義德華第四立、

義德華王力查子也、少有膽畧、力查戰死、義德華在瓦勒聚兵、自將入倫敦、擊破王黨、顯理第六王敗走、義德華卽王位、蘭加斯得欲爲顯理復仇、戰於兜敦、義德華奮擊、顯理黨大敗、死者三萬六千人、

寬正三年壬午、（紀元二千百二十二年、明英宗天順六年、西曆千四百六十二年、）俄羅斯王白色里第四殂、子宜萬第三立、

寬正五年甲申、（紀元二千百二十四年、明英宗天順八年、西曆千四百六十四年、）英吉利王擒顯理第六、

義德華第四王復與蘭加斯得黨戰於比斯班、大破之、擒前王顯理第六、君位始定、義德華待顯理甚厚有禮、顯理妃馬加勒達奔法國、

後土御門帝寬正六年乙酉、（紀元二千百二十五年、明憲宗成化元年、西曆千四百六十五年、）帝卽位、

帝諱成仁、後花園帝第一子也、受禪卽位、

明英宗崩、子見深立、是爲憲宗、

文正元年丙戌、（紀元二千百二十六年、明憲宗成化二年、西曆千四百六十六年、）波蘭併西普魯西、

先是普魯西之地爲德意志義團所征服、爲利克大僧正封邑、其社長自威尼斯徙居哥尼斯堡、頗致隆盛、後漸衰替、與波蘭戰於丹年堡、敗績、國內豪族及諸市共通波蘭、會於突侖、約割西普魯西以屬波蘭、東普魯西仍隷義團、

應仁元年丁亥、（紀元二千百二十七年、明憲宗成化三年、西曆千四百六十七年、）細川勝元與山名持豊戰於京都、

將軍足利氏之初、以其宗臣爲管領參國政、及足利氏衰、管領勢漸張、及細川勝元爲管領、山名持豊爲但馬等四州守護、豪富冠當時、以事與勝元相惡、迭樹黨與、聚兵於京都、勝元居東、持豊居西、縱火交兵、互有勝敗、將軍不能制、是謂應仁之亂、

應仁二年戊子、（紀元二千百二十八年、明憲宗成化四年、西曆千四百六十八年、）朝鮮世祖惠莊王李瑈殂、子晄立、是爲睿宗襄悼王、

文明二年庚寅、（紀元二千百三十年、明憲宗成化六年、西曆千四百七十年、）朝鮮睿宗襄悼王李晄殂、世祖孫娎立、是爲成宗康靖王、

英吉利顯理第六逐義德華第四、復王位、

初瓦威克伯擁立義德華有功、既而叛之、奔法蘭西、與馬加勒達妃和、率兵還國、義德華王不爲備、爲其所逐、倉皇奔荷蘭、瓦威克伯乃迎顯理第六、復王位、

文明三年辛卯、（紀元二千百三十一年、明憲宗成化七年、西曆千四百七十一年、）大越滅占城、

占城在安南之南、古越裳氏地、自漢末自立稱王、尸耐人槃羅茶悅弒其主賁田而奪其國、傳弟茶全、爲人凶暴淫虐、人民怨叛、茶全求明援、入侵安南、大越王黎思誠親將征之、入占城、擒茶全殺之、遂併其國、

英吉利王義德華第四殺顯理第六、復位、

義德華籍不爾艮侯沙爾力、起兵入英、從之者如歸市、與瓦威克伯戰於倫敦北郊巴爾納、大破之、瓦威克伯敗死、又戰於就克伯利、再破之、擒顯理第六及妃馬加勒達等、蘭加斯得黨殆殲焉、唯族子顯理都鐸爾得脫、顯理第六竟死於獄、馬加勒達在獄五年、法皇憐而贖之得免、

文明五年癸巳、（紀元二千百三十三年、明憲宗成化九年、西曆千四百七十三年、）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政罷、子義尚代之、細川勝元。山名持豊並卒、應仁亂平、

文明六年甲午、（紀元二千百三十四年、明憲宗成化十年、西曆千四百七十四年、）加斯德辣女王伊撒伯拉立、

北德洛子約翰第一爲葡萄牙王、子孫相承、曰顯利第三、曰約翰第二、曰顯利第四、是歲顯利第四殂、其女伊撒伯拉立爲王、

文明七年乙未、（紀元二千百三十五年、明憲宗成化十一年、西曆千四百七十五年、）英吉利侵法蘭西、尋和、

法蘭西王路易第十一務欲抑法皇及諸侯之權、以張王威、侯伯不悅、比勒

達尼侯及羅勒內公等相約結公安同盟以抗王王以計散之王又賺不魯日市人叛不爾艮不爾艮公沙爾擊平之沙爾腓立子也有勇悍公之稱素謀合其屬邑及尼達蘭自立爲王乃與英王義德華第四結使先侵法國義德華王率兵入法尋講和於巴基尼結商業條約而還

文明八年丙申（紀元二千百三十六年明憲宗成化十二年西曆千四百七十六年）瑞西人破不爾艮

不爾艮公沙爾欲籍兵威廓疆土收亞撒西逐羅勒內公爾尼第二併其地又以大軍侵瑞西瑞西人以寡兵戰於給里孫及摩爾敦皆破之

文明九年丁酉（紀元二千百三十七年明憲宗成化十三年西曆千四百七十七年）不爾艮侯復與瑞西戰敗死

沙爾復大擧侵瑞西瑞西人逆擊戰於南史不爾艮軍大敗沙爾死之自是瑞西威名頓著弗里堡等諸府入盟者多法蘭西王路易聞沙爾死大喜收不爾艮以爲王邑會安如系又絶乃併不羅溫薩安如賣內諸地沙爾女馬利以其屬邑法郎師官德及尼達蘭嫁於德意志帝太子墺地利公馬西密

憐於是其地皆屬德意志尋發蘭德及羅勒內亦爲德意志所併

文明十年戊戌（紀元二千百三十八年明憲宗成化十四年西曆千四百七十八年）俄羅斯併諸弗哥羅

先是欽察國勢漸衰俄羅斯分爲數部莫斯科諸弗哥羅加匽哥力米等最大各建共和國宜萬第三王在莫斯科有雄略謀挽回國勢破欽察人於加匽征服諸侯伯漸復其土宇至是討諸弗哥羅滅之

文明十一年己亥（紀元二千百三十九年明憲宗成化十五年西曆千四百七十九年）加斯德辣與亞拉岡合

亞拉岡王亞豐蘇第五殂其庶子匪地難多第一加特力立兼王那瓦勒與加斯德辣女王伊撒伯拉婚合二國爲一

德意志討法蘭西敗之

墺地利公馬西密憐爲不爾艮出兵討法蘭西與路易王戰於介因伽伯大破之

德意志帝以丁抹王基利斯底安兼疴斯丁公

文明十二年庚子（紀元二千百四十年明憲宗成化十六年西曆千四百八十年）俄羅斯國獨立

俄羅斯王宜萬第三又與哥力米及波斯連和討欽察軍大破之始建獨立王國絶貢於欽察俄羅斯受蒙古羈絆二百四十三年始脫又討加匽降之略白耳摩維亞德加諸國大營都城恢張殿閣留心武事勸奬耕牧國人大悅上尊號曰大王

文明十三年辛丑（紀元二千百四十一年明憲宗成化十七年西曆千四百八十一年）土耳其帝馬何美德第二崩子巴牙背第二立

馬何美德第二尤梟雄征服波斯尼亞塞爾維阿爾巴尼木利耶（即古伯羅奔尼撒）等進攻威尼斯徵償金北侵福拉幾踰黑海略哥力米其幅員之廣幾比東羅馬築城於破斯佛路以衛首都晩年攻義大利南岸更謀大擧西侵罹疾崩

葡萄牙王亞豐蘇第五殂子約翰第二立

先是約翰第一王子顯利卒葡國航海之業稍衰及王卽位繼顯利遺志又興舟楫之利築城於幾內亞移民拓之

丁抹兼瑞典諸威王基利斯底安殂約翰立

基利斯底安時瑞典人不服擧蘇敦斯德爾爲執政王無奈之何約翰立政令公明三國復服與國人議復加爾馬耳約法

文明十五年癸卯（紀元二千百四十三年明憲宗成化十九年西曆千四百八十三年）法蘭西王路易第十一殂子沙爾第八立

前年路易王與墺地利公馬西密憐會於亞拉斯講和爲王子沙爾娶墺公女至是以病殂王爲人長詐謀奪侯伯之地增租稅之額然奮興學校法律醫術各異其科鴻儒碩學前後輩出又招職工於他國勸民養蠶紡績之業

英吉利王義德華第四殂子義德華第五立尋叔父力査第三弑之自立

義德華第五立年甫十二叔父哥羅斯德伯力査攝政陰圖不軌以殺戮立威執王及其弟力査投獄弑之自立稱力査第三

文明十七年乙巳、紀元二千百四十五年、明憲宗成化二十一年、西曆千四百八十五年 英吉利顯理都鐸爾殺力查第三代立、

蘭加斯得公約翰曾孫女馬加勒達嫁以特門生顯理都鐸爾、爲力的門伯、就克伯利之役遁奔法蘭西起兵還英英人惡力查悖虐群起從之顯理與力查戰於破士窩爾之野力查大敗墜馬死叢及下將士推顯理爲王顯理娶義德華第四之女依利薩伯爲妃於是約克蘭加斯德兩系合爲一謂都鐸爾系薔薇之亂三十年而始平

文明十八年丙午、紀元二千百四十六年、明憲宗成化二十二年、西曆千四百八十六年 葡萄牙人巴多羅謬太士始抵喜望峯、

當時歐人未有窮亞弗利加南端者或謂赤道直下炎熱如烘海水沸騰陸上萬物焦枯或曰海中妖怪成群不許旅客生還人人危疑不敢往探自王子顯利排其說葡人冒險之氣大伸約翰第二王命巴多羅謬太士率數隻

船南進凌巨濤數十日海水渺茫無復一物遮目舟子力屈罵太士強迫返船太士不得已從之會海潮迅激東走船順之而東遂達亞弗利加南端大喜觀大浪堆若丘山名其地曰大浪山葡王得報歡喜名曰喜望峯蓋謂副覓印度航路之望也

長享元年丁未、紀元二千百四十七年、明憲宗成化二十三年、西曆千四百八十七年 德意志設蘇亞維亞同盟

弗勒得力帝優柔不勉國政諸侯各相盤踞可倫大僧正與突鄉市巴郎丁堡侯亞爾伯勒與尼林堡巴爾都公弗勒特力與綿斯大僧正威典堡伯與巴敦侯互爭雄長四疆擾亂無寧日帝憂之是歲會侯伯都市武士等於蘇亞維亞共盟和平

長享二年戊申、紀元二千百四十八年、明孝宗弘治元年、西曆千四百八十八年 明憲宗崩太子祐樘立是爲孝宗

延德二年庚戌、紀元二千百五十年、明孝宗弘治三年、西曆千四百九十年 征夷大將軍足利義尚薨從弟義植爲征夷大將軍、

匈牙利王抹西亞古爾維尼殂、

抹西亞王賢能得民譽紀綱大張出兵四隣略摩拉維、細勒西亞、勒匿等遂與德意志帝啓釁攻陷維因府帝出奔及王殂得還都

萬國史綱目卷之五　終

萬國史綱目卷之六

日本　重野安繹　著

明應元年壬子、紀元二千百五十二年、明孝宗弘治五年、西曆千四百九十二年、加斯德辣滅摩爾國、建西班牙王國、

加斯德辣王匪地難多及以撒伯拉女王與摩爾國交兵十年、終陷其首府加拉拿太、盡取其地、更稱西班牙王國、摩爾自建國幾八百年而亡、初其俗兇暴、後駸々向化、文物可觀、舊府哥多瓦藏書六十萬卷、其他書庫七十所、國人好詩歌、賞音樂、建築巧妙、遺構至今尙存、加拉拿太亞罕薄拉宮、以太理石構成、彫刻鮮明、殿堂庭墀、設井噴水、以解熱氣、床下有窖、葬諸王云、

哥倫始檢出亞美利加洲、

亞美利加地分南北、中有細腰相連、北距北氷海、南近南氷海、長約三千七百里、東隔大西洋、與歐羅巴亞弗利加兩洲相望、西距大平洋、直對亞細亞洲東境、極西北一隅、與亞細亞極東北隅、隔一海峽、土人面紫色、短小、黑醜、曰鴨斯基毛、數千年前、南土蓋大開、故墟廢器、往往有存者、意有一大天變、人物一切蕩滅、後印度人自亞細亞遷徙、或韃靼人至其最北境、基利多法哥倫、義大利之熱那亞人也、夙事航海、嘗觀馬哥波羅所著書、知有日本國、至葡萄牙、見海圖及測器、悟地體囘轉之理、經印度至日本、向西航行之爲捷路、且西方必有一大陸、欲自試之、說葡王約翰第二、又奉書英王顯理第七、請之、皆不納、至西班牙、見王匪地難多及以撒伯拉、說之、王納其言、會得加拉拿太國、庫充積、乃資以舟舶糧糗器具貨財、且與將卒以防寇盜、珍寶以備交易、約若得新地、子孫世襲水師提督、任新地副王、爵列貴族、得歲入十一、八月三日、率一百二十人、駕船三隻、自巴路港發、西南進、九月六日、達加拿利島、更西行月餘、海潮堅凝、船不能進、舟人懼、迫哥倫返船、哥倫志意堅決、溫言慰勉、約三日、西進、十月十二日、漸見空中有鳥、遠有堤岸、用千里鏡而遠眺、乍見人烟、鼓棹前往、始得一島、卽巴哈麻群島中瓜那哈尼島也、

哥倫以爲天助、更名曰桑薩瓦多、猶言神聖救護、土人皆裸、膚如銅、以金環穿耳鼻、哥倫與之寶貨、土人大悅、更南得古巴海地二島、在加勒海灣中、古巴狹長、群島之最大者、海地在其東、哥倫更名義斯巴尼約拉、聖多明哥以爲抵印度、遂總稱之曰西印度、留三十人於其地、以明年三月、還西班牙、復命、王延見、大賞其功、以創見新地、哥倫之名、喧傳于世、西史自西羅馬亡至哥倫撿出新地、一千年間、稱曰中古、以下曰近古、

明應二年癸丑、紀元二千百五十三年、明孝宗弘治六年、西曆千四百九十三年、神聖羅馬帝弗勒得力第三崩、子馬西密憐第一立、

馬西密憐容美、行正、武勇絕倫、國人愛戴、自弗勒得力崩、神聖羅馬之號遂絕、

哥倫再至亞美利加、

亞歷山德第六爲法皇、五月、發令、畫一線於亞索列群島西方百度、分東西新地、屬西班牙葡萄牙二國、九月、西班牙王命哥倫載穀果之種、併携農師工匠、率一千五百人、駕十七船、自加的斯港發、西航、始得安的列斯及牙買加諸島、住其地、敎土人、人情益喜、後四年還、

明應三年甲寅、紀元二千百五十四年、明孝宗弘治七年、西曆千四百九十四年、管領細川政元廢足利義稙、以族子足利義澄爲征夷大將軍、

明應四年乙卯、紀元二千百五十五年、明孝宗弘治八年、西曆千四百九十五年、朝鮮成宗康靖王李娎殂、子㦕立、稱燕山君、

法蘭西王伐義大利、

初德意志以美蘭知州維蘇根的陞爲公爵、其卒後、傭兵將軍法郎丟斯士何爾撒爲美蘭公、及士何爾撒卒、亂起、士何爾撒系乞援於那不勒王匪地難多第一、維蘇根的系乞援於法王沙爾第八、那不勒自葡王亞豐蘇第五殂、與西治里分別爲一國、匪地難多以亞豐蘇庶子王之、法王沙爾謂那不

勒當屬安如系、率大軍入義大利、取美蘭、進侵那不勒、匪地難多不能敵、棄其首府奔西治里、法王自稱東羅馬帝兼耶路撒冷王、於是法皇亞歷山德第五、德意志帝馬西密憐與西班牙王匪地難多、英吉利王顯理第七、及義大利諸國會於威斯尼、訂盟連合、與法軍戰、法王棄那不勒還國、匪地難多再得復位、佛稜斯侯墨底西系彼得以通法王逐之、

德意志帝開國會於窩牧、

馬西密憐帝召集侯伯市人於窩牧開國會、議更正憲法、維持治平、置高等法院於佛郎渡、置上審官一人、陪審官十六人、選於侯伯掌之、其法公正、裨益國人甚大、又定直輸租稅法、不久廢之、先是國會不召市人、至是定爲選侯諸侯市人三部、帝臨閉會、公布成案、

葡萄牙王約翰第二殂、子以馬努利第一立、

明應六年丁巳、（紀元二千百五十七年、明孝宗弘治十年、西曆千四百九十七年、）英人加波的始抵新著大島、

新著大島在北亞美利加東北、英人加波的將由西北到印度、航行始得此島、加波的以明年卒、

明應七年戊午、（紀元二千百五十八年、明孝宗弘治十一年、西曆千四百九十八年、）大越聖宗黎思誠崩、子鏳立、是爲憲宗、

法蘭西王沙爾第八殂、路易第十二立、

沙爾王納比勒達尼侯女安、是歲在安薄亞城治兵、暴殂、年二十八、無子、狥爾良侯路易第十二入繼、路易沙爾第五王曾孫也、沙爾第五之二子路易封爲狥爾良侯、出於瓦羅系、娶美蘭公維蘇根的女、生沙爾、沙爾生路易、即王也、路易娶沙爾第八寡婦安爲妃、因併比勒達尼、法蘭西全土盡爲王有、

哥倫三至亞美利加、

哥倫又裝船八隻、載罪囚若干人、以發、志在開鑛山、益南行、得特尼答島、又進達南美大陸、即狥勒諾哥河口也、會疫癘流行、糧食匱缺、因還桑薩瓦多島、居數年、西班牙人多嫉哥倫功、有羅爾段者、聚其黨抗哥倫、哥倫不得已與之和、有譏於西班牙王者、曰哥倫在任地殘酷貪婪、大失人心、王遣其臣勃哈日拉審理其事、勃哈日拉亦惡哥倫、縛以鐵鎖、械送本國、既至、王諒其無他、待之如故、而遣阿溫度治新地、

葡人噶馬至印度、

當是時、航海之術、物理之學、日愈精覈、葡萄牙王以馬努利艤海舶四隻、遣華斯哥德噶馬至印度、噶馬遶喜望峰、始踰印度洋、遂達印度馬拉巴爾之駕爾各達港、其王見噶馬禮甚渥、回教人譖其有覬覦他國之志、王惑焉、噶馬聞之、解纜而還、噶馬在外二年、記其地理風土、謁王具陳、王大喜、賜物賞之、

明應八年己未、（紀元二千百五十九年、明孝宗弘治十二年、西曆千四百九十九年、）德意志帝伐瑞西不克、

馬西密憐帝欲復故土、大擧伐瑞西、瑞西人拒戰破之、巴勒沙佛塞諸州皆

入同盟、瑞西益盛、帝終聽其獨立、

義大利人亞美利孤至南美、

亞美利孤佛稜斯人、從西班牙人阿比達航海、檢出南美北岸之地、又從葡萄牙人至其地、亞美利孤用力地理、記風土、又製地圖、其功甚大、是以德意志人始名新洲、曰亞美利加、後終至遍用其稱、

明應九年庚申、（紀元二千百六十年、明孝宗弘治十三年、西曆千五百年、）法蘭西取美蘭、

初法王沙爾第八取那不勒、暴斂無度、終失其地、及路易第十二立、節國用、薄稅斂、國人悅服、稱曰國爺、路易謂我爲美蘭公外孫、宜併有之、乃親將伐美蘭、擒士何爾撒系美蘭公羅特維固慕勒、遂取其地、

葡人加福拉始取巴西、遂至印度、

自噶馬還、西班牙王欲開東洋貿易之志益銳、命其臣加福拉往印度、加福拉率船艦一隊以發、途遭颶風、漂蕩至南美之巴西、巴西西北東面大西洋地

勢平坦、間有山嶺紆盤、江河多而長、最大者曰亞馬孫、自西而東、門口似海、
加福拉見其土沃而曠、取爲屬地、移國人墾闢之、遂到印度、建商館於駕爾
各達及可陳、當是時、馬拉巴爾沿海有數小國、各立王相爭、囘教商賈與駕
爾各達王結謂葡人擅占貿易之利、襲擊葡人、加福拉與可陳及加那納王
約、擊破駕爾各達王、得其一地、以爲埔頭、

後柏原帝文龜元年辛酉、 紀元二千百六十一年、明孝宗弘治十四年、西曆千五百零一年、 帝即位、

帝諱勝仁、後土御門帝第一子也、後土御門帝崩、即位、

法蘭西西班牙取那不勒、

法蘭西王路易第十二與西班牙王匪地難多講和、伐那不勒、取之、共分其
地、

伊蘇麥兒建波斯王國、

波斯自帖木兒取之、遺其子沙魯哈據其地、及其衰、爲土耳其部人所奪、至

是伊蘇麥兒起、爲建爲王國、伊蘇麥兒出於撒拉斯種族、有西格索比者、與
帖木兒同時、有至德世人崇爲神人、伊蘇麥兒其後裔云、

文龜二年壬戌、 紀元二千百六十二年、明孝宗弘治十五年、西曆千五百零二年、 哥倫四航亞美利加、

哥倫又發船四隻、航亞美利加、檢出閔都拉斯海岸、後三年歸、途遭風浪、三
船皆壞、僅得達西班牙、

欽察國亡、

先是欽察分裂、僅存其餘喘、至是哥力米擊取之、欽察國亡、

永正元年甲子、 紀元二千百六十四年、明孝宗弘治十七年、西曆千五百零四年、 西班牙女王以撒伯拉殂、匪地難多
取那不勒、

女王以撒伯拉殂、其女約翰那當嗣、爲加斯德辣王、而嫁德意志皇太子
腓立、在墺地利、故匪地難多王又併治加斯德辣、初匪地難多及法王路易
分領那不勒、既而和破、西班牙將軍渾撒爾荷破法軍於加拉亞河畔、取那
不勒、法王卒絕意於南義、西班牙國勢漸强、與法爭覇、

永正二年乙丑、 紀元二千百六十五年、明孝宗弘治十八年、西曆千五百零五年、 大越憲宗黎鏳崩、子㵮立、是爲肅宗、
尋崩、庶兄濬立、是爲威穆帝、

俄羅斯王宜萬第三殂、子白色里第五立、

宜萬王遣兵征土味拿河畔土賊、遂踰烏拉山、侵畏吾兒地、西討波蘭、割其
東部、希臘帝國之亡、其學人僧徒多移住莫斯科者、文化漸開、王始用希臘
二頭鷲旗章、以表續帝國之意、後希臘教大行於俄國、王殂年六十八、

葡萄牙始置督臣於東印度、

葡萄牙王以馬弩利第一、以其臣亞爾墨太任東印度知州、使之督其貿易
拓殖之任、

永正三年丙寅、 紀元二千百六十六年、明武宗正德元年、西曆千五百零六年、 明孝宗崩、子厚照立、是爲武宗、

德意志太子腓立第一薨、

加斯德辣王女約翰那及其夫德意志太子腓立、共來西班牙、匪地難多王、
委腓立以加斯德辣政權、腓立尋薨、匪地難多仍又併之、約翰那居多勒多
城、幽愁喪心、後數十年薨、

哥倫卒於西班牙、

哥倫歸、會女王以撒伯拉殂、憂思致病、卒於西班牙之哈拉多里、年七十一、
遺命葬於海地島、以其嘗繫己之鐵鎖纒墓云、子熱耶路哥倫爲義斯巴尼
約拉 即海地 水師提督、兼知州、子孫世襲水師提督、

永正四年丁卯、 紀元二千百六十七年、明武宗正德二年、西曆千五百零七年、 朝鮮廢其君李㦕、爲燕山君、立弟懌、
是爲中宗恭徽王、

永正五年戊辰、 紀元二千百六十八年、明武宗正德三年、西曆千五百零八年、 足利義植率周防兵入京都、征夷大
將軍足利義澄奔近江、義植復爲將軍、

法皇入略斯第二及德意志帝、法蘭西王、西班牙王、侵威尼斯、

威尼斯南臨亞得亞海、併干地亞、（古克勒達島）居伯羅諸島、當航海互市之衝、建共和政、置執政統之、後設大小議官數百人、及執政權衰、置三審司十議官、富盛冠南土、侵略羅馬及那不勒、自印度航路開於西方、大失利權、入略斯第二爲法皇、精通兵法、謀復其疆土、與德意志帝馬西密憐第一、法蘭西王路易第十二、西班牙王匪地難多、盟於干伯勒、共侵威尼斯、威尼斯人知其難敵、返侵地以和、

永正六年己巳、（紀元二千百六十九年、明武宗正德四年、西曆千五百零九年、）大越威穆帝黎濬自殺、聖宗孫瀠立、是爲襄翼帝、

英吉利王顯理第七都鐸爾殂、次子顯理第八立、

顯理第七王以長女馬加勒達嫁於蘇格蘭王惹迷斯第四、人慮英將折而入蘇、王曰、强可兼弱、小不能并大、後百餘年、蘇之苗裔卒有英國、王殂、宮中府庫充實、有金一百八十萬磅、其取之也不以其道、盡棄舊章、更立新法、置官鬻爵、無所不爲、當是時國事益壞、王威日熾、民鑒於禍亂頻仍、苟安無事、巴力門兩院勢衰、盡服於王、

葡萄牙以亞伯勒基代亞爾墨太任東印度知州、

永正七年庚午、（紀元二千百七十年、明武宗正德五年、西曆千五百十年、）葡萄牙取臥亞、

葡萄牙人取印度臥亞築城、以爲首府、略東岸及錫蘭島、設埔頭建商館、

永正八年辛未、（紀元二千百七十一年、明武宗正德六年、西曆千五百十一年、）法皇及西班牙王。威尼斯人。與法蘭西人戰、

法皇入略斯第二既與威尼斯和、又論法人侵義大利之罪、欲修舊怨、與西班牙王匪地難多及威尼斯人盟、稱護聖彼得講筵、是謂神聖同盟、法蘭西王遣從子牙士頓爲將、率軍侵義大利、屢破法皇軍、

加匽侵俄羅斯、

加匽蒙古族、與哥力米人連兵、侵俄羅斯、攻莫斯科、斬獲甚衆、後與之行成、始退、

葡萄牙人取亞細亞東印度諸島、

東印度諸島星羅碁布、或斷或續、大者數百里、小者數十里、其種人名馬來、榛狉相仍、自爲部落、葡萄牙人取滿剌加、蘇門答臘、爪哇諸島、滿剌加在暹羅南端、本屬之、蘇門答臘又在其南大島也、中有大山綿亘、迤東窪下、林莽穢雜、迤西平坦、有大河縈帶、地產沙穀米、沙籐、胡椒、檳榔等、山產黃金銅鐵硫黃、木多椰子、獸多水馬狒狒熊虎、爪哇又曰噶羅巴、亦大島也、在蘇門答臘之東、當赤道之南、炎熱異常、而土田饒沃、產米穀白糖加非燕窩等、葡萄牙遂握印度海貿易之權、

永正九年壬申、（紀元二千百七十二年、明武宗正德七年、西曆千五百十二年、）法蘭西敗神聖同盟軍、

德意志帝馬西密憐第一及瑞西人、亦與法皇結、法蘭西將軍牙士頓與連合軍戰於拉威那、大破之、復以墨底西系爲佛稜斯侯、

土耳其帝巴牙屑第二被廢、子色林第一立、

色林與巴牙屑帝有隙、反、帝遣將討之、色林敗走、國人不服帝、廢之、立色林、

英吉利王侵法蘭西、

顯理第八王承先王之後、度支充溢、左右近臣有導以開邊拓地者、王乃圖遠略、興無名之師、亦入神聖同盟、與西班牙王匪地難多約、欲併法國、親率舟師萬人、往駐比利牛山下、與法軍相持、西兵不至、在野多疫、英軍知爲西王所紿、相率而歸、

德意志帝開國會於可倫、分國爲十道、

馬西密憐帝召集國會於可倫、議分劃全國爲十道、曰墺地利、曰巴威略、曰蘇西維亞、曰佛郎哥、曰上來因、併魯達林弇黑西等、曰下來因、併綿斯多利爾可倫、曰不爾艮、曰西發里、曰尼達蘭、併不倫瑞充靈堡、苛斯丁、壘林堡等、曰上撒遜、併撒遜、巴郎丁堡、波美拉尼等、若其波希米、并摩拉維、細勒西亞、

及普魯西社邑瑞西各爲一區、
西班牙人始至佛羅里達
佛羅里達在北美東南地形如拇指斜伸入海、西人般士底里安始至此地、
永正十年癸酉、（紀元二千百七十三年、明武宗正德八年、西暦千五百十三年、）神聖同盟軍破法蘭西取美蘭
神聖同盟軍、與法蘭西軍戰於諾華爾、瑞西兵破法軍、法軍退去、終失美蘭、法王及諸國和、誓不復出兵義大利、諸國議以馬西密憐士何爾撒爲美蘭公、領其地、
英吉利王復侵法蘭西又破蘇格蘭
顯理第八王、志在呑法、德意志帝誘之使起兵、乃攻加勒斯、僅克一二邑而還、其未攻法也、先以兵備北方、法王果誘蘇格蘭王來侵、英王所遣將大敗之於弗鹿田、蘇王惹迷斯第四見殺、死者甚衆、蘇格蘭立惹迷斯第五爲王、
丁抹兼瑞典、諾威王約翰殂、子基利斯底安第二立、

西班牙人巴爾波亞始望太平洋、
巴爾波亞航抵亞美利加中部達巴拿馬、登安達斯大山、西望見大洋茫渺無涯涘、卽太平洋也、巴爾波亞大喜、遙祝西班牙王、是爲西人知太平洋之始、
永正十一年甲戌、（紀元二千百七十四年、明武宗正德九年、西暦千五百十四年、）土耳其侵波斯
色林帝發兵討波斯、取其阿付臘底斯底格里士兩河間及西里亞等地、
永正十二年乙亥、（紀元二千百七十五年、明武宗正德十年、西暦千五百十五年、）法蘭西王路易第十二殂、法朗西士第一立、復米蘭
路易第十二王、寬厚愛民、任政於賢相、國人悅服、錢貨鑄王面以行、法朗西士亦沙爾第五王之後、疴爾良侯沙爾弟約翰封安惹爾侯、生沙爾、是爲王父、路易失米蘭、謀復之、齎志而殂、法朗西士勇武善用兵、與威尼斯人和、繼先志攻美蘭、與瑞西人戰於馬利南、大破之、美蘭公士何爾撒降、法蘭西復取美蘭
永正十三年丙子、（紀元二千百七十六年、明武宗正德十一年、西暦千五百十六年、）大越鄭惟𢠩弑其君黎瀠、立聖宗曾孫椅、是爲昭宗、
西班牙王匪地難多第二殂、孫甲列第一立、
匪地難多王設法檢覈教法、除耶蘇舊教外、悉禁絕之、設教法審司、驅逐猶太及摩里斯哥諸種、處異教徒於火刑、八千八百人、放逐者及千五百人、摩里斯哥者、摩爾族、奉耶穌教者也、事頗慘虐、爲王德累、甲列第一、卽德意志太子腓立子約安那所生也、嘗爲尼達蘭公、以匪地難多及以撒伯拉孫、併王加斯德辣、亞拉岡、加斯德辣叛、擊平之、君位益固、
葡萄牙人始通於明、
葡萄牙人進航於支那海、通於明、後數年、置商館於廣東、廈門及寧波等處、
永正十四年丁丑、（紀元二千百七十七年、明武宗正德十二年、西暦千五百十七年、）土耳其取埃及

初埃及馬默路古人、漸得兵權、系統數變、唯此族卽位、色林帝親征之、破虜數千人、虐殺之於改羅城外、取其地、鎭以二大將、以馬默路古兵爲戍卒、
路惕始唱新教、
初羅馬法皇握各國政教二權、專恣自好、多惡德、僧正教士亦皆無行、養兵掠地、與其所說不稱、於是往々有據古典主張異說、自稱得宗傳、抗法皇、謂之人道派、稱羅馬教謂神祕派、法皇設峻法懲之、其說卒不得行、法皇入畧斯第二、好營造、經始聖彼得寺、及勒阿第十嗣、爲法皇、欲得建營之資、鬻赦罪符、以集金幣、愚民皆謂可出金以贖罪過、甚至欲逞惡行、先買赦符、法皇貪婪無禁之、馬爾丁路惕撒遜之愛斯勒卞礦夫之子也、幼學於耶爾佛入澳古斯丁寺爲僧、後任威典堡教師、嘗遊羅馬、知其教師淺學不足與語、尋學神學博士、多米尼干僧的涉爾承法皇旨、至撒遜大賣赦符、取其所得金百一自給、路惕憤其無狀、痛論舊教積獘、作書九十五條、十月三十一日、揭

之威典堡敎院印刷公之於世、見者駭異、

永正十五年戊寅、紀元二千百七十八年、明武宗正德十三年、西曆千五百十八年、　瑞西人東盈黎亦唱新說、

瑞西蘇黎僧烏爾利東盈黎亦排法皇賣赦符、唱新敎、且慨瑞西人爲他國傭兵、謀矯正之、當時學人屬人道派者、欲行其道、法學者欲抑僧侶俗權、貧民亦欲因之得權利、及路惕唱新敎、群然贊和之、法皇遣使召路惕於澳古斯堡、勸改其說、路惕憑據古典、確守已見、却諭使解其惑、法皇怒欲捕之、撒遜侯弗勒得力救護得免、巴敦人非立麥蘭敦亦爲威典堡敎師、學問宏博、志氣英邁、最助路惕唱新敎、

永正十六年己卯、紀元二千百七十九年、明武宗正德十四年、西曆千五百十九年、　德意志帝馬西密憐第一崩、孫甲列第五立、兼西班牙王、

馬西密憐帝時、德意志風俗、漸去粗猛、歸溫厚、自火砲始開、至此其製漸密、兵制一變、帝崩、法蘭西王法朗西士望卽帝位、選侯等不聽、立撒遜侯弗勒得力、爲帝、辭不受、選侯以西班牙王甲列爲嫡孫、推選爲帝、甲列於德意志爲第五、於西班牙爲第一、於荷蘭爲第二、

西班牙人哥爾的略墨西哥、麥折倫始至南美、

墨西哥、北美之西南境也、東距大西洋、西距太平洋、地形漸南漸削、多火山、富銀鑛、古既建國、城邑宮殿皆備、肖物形而作字、有官職律例、有廢墟極大、千餘年前遺蹟、不知何代何名也、西班牙人熱利沙爾嘗到其地、是至古巴知州瓦拉厥士遣其將哥爾的、率西兵四百土兵二百騎十六帶銃十三口、弩三十二張往取之、無幾罷之、哥爾的鷙悍有膽略、不用命、駕船十隻發達墨西哥、置委拉古盧斯州、遣一船於西班牙、報狀於王、與達拉斯加拉種族盟、進至其首府、國王蒙的蘇馬厚遇之、迎入都城、王宮在其中、峻麗宏潔、哥爾的直擒蒙的蘇馬降之、瓦拉厥士怒其不奉已命、更遣那爾維士率兵討哥爾的、時有匪地難多麥折倫者、本葡萄牙人、去仕西班牙、聞巴爾波亞望太平洋之說、志在一周地球、裝船五隻、先抵巴西、

永正十七年庚辰、紀元二千百八十年、明武宗正德十五年、西曆千五百二十年、　土耳其帝色林第一崩、栞利曼第二立、

法蘭西王及英吉利王會於加勒斯、

德意志帝甲列之立、併德西兩國、版圖甚大、勢威日張、法蘭西王法朗西士不悅、將交兵、時英吉利顯理第八威權最盛、德意志及法蘭西各欲其援己、厚賂其寵臣烏爾西、烏爾西出身微賤、嘗爲敎士、勤敏善言論、顯理第八信之、驟遷其官、掌國政、列邦之君聞之、咸來致禮、然其爲人貪而不仁、好爲夸大、德意志帝新得位、有除授法皇之權、許烏爾西以爲法皇、烏爾西又納法王賂、持兩端、顯理第八將與法王會、而德帝忌之、偵知顯理將往、親迎之、以墨西哥所產金寶賂烏爾西、許必爲法皇、英國君臣墮其術中、至加勒斯與法王會、留半月、置酒高會、而實無所成、先是法朗西士恐歐洲各國强凌弱、大暴小、唱護小弱抑强大之說、名曰均勢法、自是交際之道日密、每有爭戰、結託抗捍者多、

瑞典叛丁抹、

丁抹王基利斯底安第二、性酷虐、瑞典叛、王擊破之、殺其議員九十四人於斯德哥摩、世謂之斯德哥摩蹀血、

麥折倫始達南美海峽、

麥折倫自巴西循南美東岸而南、寒甚、一船觸礁破壞、舟人怒使還船、麥折倫懇諭、舟人不肯、因誅其首唱者、進達極南、得一海峽、名曰麥折倫峽、過之西進、出大洋、茫々無際、轉西北航行三月餘、天氣淸淑、風波恬穩、因名之曰太平洋、

羅馬法皇絕路惕於敎門、

路惕指斥羅馬敎甚力、著一書曰、始疑彼敎中理、或有是處、既而見人之中

其毒者、牢不可破、知其所以陷溺人心者深也、讀聖經而益知彼敎之妄、彼身拜十字架、而不尊救主上帝子、正敎中以耶穌贖罪之理爲要、彼使人食祝福之餠、謂罪已全赦、正敎中必親事上帝、彼徒特古人聖骨、奉爲至寶、正敎中上帝施恩卽得救、彼以告解一事取賂於人、正敎中以聖書爲當行之法、彼惟以敎士遺言爲重、是故耶穌之正理大道、及聖神感人心之說、彼或視爲仇敵、曹不加察焉、因格爾斯達敎師約翰耶克告之法皇勒阿第二、法皇諭之路惕、取其諭書及羅馬敎律焚之威典堡城門外、法皇大怒、絶路惕於敎門、路惕又著書論僧侶必可服國家權力、國民敎會必可獨立、寺院必可減少、僧徒結婚必可允許、儀法不據聖經者必可廢止、

大永元年辛巳、紀元二千百八十一年、明武宗正德十六年、西曆千五百二十一年、六角高國逐足利義植、立義澄子義晴爲征夷大將軍、

德意志帝開公會於窩牧、

甲列帝開公會於窩牧、大議敎事、路惕臨場見帝、侃々說、據聖經以立正敎、不少屈、帝遂逐之、禁更革宗敎、撒遜侯弗勒得力救之、使居窊的堡、路惕乃專力翻譯、更羅甸語爲德意志語、始講新約書、瑞西束盈黎亦爲本國所斥、然其說傳播、蘇黎伯爾尼巴勒諸州信從之、他州奉舊敎者相結抗之、

德意志與法蘭西戰、

甲列帝求美蘭及不爾艮於法、法又求西班牙之拿瓦勒及那不勒、於是開釁、甲列帝親至義大利、與法軍戰、

麥折倫被殺於馬來島、

麥折倫經太平洋、會舟中乏食、水腐敗不可飮、乃至馬來群島、卽比律賓也、爲土蠻所殺、

哥爾的取墨西哥、

瓦拉厥士使那爾維士伐哥爾的、那爾維士短於將略、哥爾的擊破之、併其衆、會墨西哥人大起擊西軍、蒙的蘇馬王因在軍中中彈而卒、墨軍來襲、哥爾的敗走、墨人立蒙的蘇馬從子瓜的摩申爲王、拒西人、哥爾的還達拉斯加拉、聚兵復圍墨西哥府、遂陷之、擒殺瓜的摩申、乘勢悉取全土、西班牙王以哥爾的任墨西哥總督、名其地曰新西班牙、

葡萄牙王以馬努利第一殂、子約翰第三立、

以馬努利王能立法制、修庶政、疆土日闢、民生日富、

大永二年壬午、紀元二千百八十二年、明世宗嘉靖元年、西曆千五百二十二年、明武宗崩、憲宗次子厚熜立、是爲世宗、

大越莫登庸逐其君黎椅、立其弟椿、是爲恭帝、

德意志取美蘭、

甲列帝與法將牢多烈戰、逐之、遂取美蘭、以佛朗斯士何爾撒爲美蘭公、法國不爾奔知州沙爾叛、應於德意志、英人亦助德意志侵法蘭西、

路惕歸威典堡、

德意志帝之至義大利、新敎之徒得勢、氣焰益熾、路惕之徒甲爾斯達論涉急激、憤宗敎更革之禁、作亂於威典堡、路惕憂之、歸斥其說、切戒諭之、

西班牙船始一周地球而還、

麥折倫之遭殺、同船人遁、遶喜望峯而還西班牙、初船五隻、載一百三十六人、及還僅餘船一隻十八人、海客一周地球、是爲始、西人嘉其偉業、賞其船長加那西巴斯以顯爵、賜以印刻地球、鐫字曰爾始環我、

土耳其取羅得島、

索利曼帝遣兵攻羅得島、先是約翰義團自居伯羅島徙羅得島、據之、土耳其逐之、取全島、德意志帝命義團徙馬里他島、改稱馬里他義團、

大永三年癸未、紀元二千百八十三年、明世宗嘉靖二年、西曆千五百二十三年、丁抹亂、額斯達第一瓦撒爲瑞典王、弗勒得力第一爲丁抹王、

自斯德哥摩喋血之亂、斯干的挪同盟卒離、瑞典人奉故王族額斯達瓦撒舉兵、初瓦撒質於丁抹、易服逃回、英果不群、陰圖恢復、激國人起兵、躬爲上將、與丁兵累戰皆捷、遂廢加爾馬耳約、即王位、丁抹王基利斯底安暴虐益甚、貴族教士等舉兵叛王、與其后奔荷蘭、衆立王伯父石勒蘇益克公爲王、稱弗勒得力第一、併王諸威、

波斯王伊蘇麥兒殂、子達馬斯立、

大永四年甲申、紀元二千百八十四年、明世宗嘉靖三年、西曆千五百二十四年、德意志復與法蘭西戰、

法蘭西王遣其將薄尼威侵義大利、德意志軍與不爾奔人擊破之於塞西亞、法勇將伯亞兒死之、德軍進侵法國南部、法朗西士王不屈、直進畧美蘭、

法蘭西人拓北美加拿他、

加拿他在北美北疆、東西距海、初法蘭西漁人時至其地、是歲有入模斯甲爾惕者、溯桑羅稜索河、築一砦、淩冱寒、開其地、稱新佛蘭西、後更加拿他、

大永五年乙酉、紀元二千百八十五年、明世宗嘉靖四年、西曆千五百二十五年、德意志敗法蘭西、虜其王、

法朗西士王進圍巴非亞、德意志帝遣將北加辣與不爾奔人救巴非亞、聲勢甚盛、法王先士卒奮戰、馬傷而斃、遂爲擒、軍大潰、德意志檻致王於西班牙首府馬德力、

德意志改教黨起、擊平之、

先是騎士起於來因河畔、主張改教、求除封建義務、圍多利爾、德軍擊平之、尋農民起於蘇亞維亞佛郎哥、籍口改教、暴擧謀叛、路惕遺書制之、不用、又有再洗派、托馬閔塞爾爲其巨魁、傳檄四方、陳國政苛酷之狀、曰宜許人講新約書、宜使庶民選教長、宜寛徭役、減租稅、與叛民連起於突林克、勢頗猖獗、諸國君長發兵討之、敗之於佛朗哥之法森、擒閔塞爾誅之、餘黨就戮、叛民潰散、是歲路惕娶堡拉人加他隣爲妻、自餘教徒多倣之、

普魯西公國建、

巴郎丁堡公子亞爾伯勒、爲東普魯西公、統騎士屬波蘭、亦主改教、

大永六年丙戌、紀元二千百八十六年、明世宗嘉靖五年、西曆千五百二十六年、德意志與法蘭西和、法王還國、

法朗西士王在馬德力踰年、甲列帝虞法人新立君則不利於己、與王約和、王罷求美蘭那不勒、棄發蘭德亞多亞之地、割不爾艮與德國、又以王子爲質、帝乃釋王還國、

德意志帝開公會於斯卑爾、

初甲列帝封弟匪地難多爲墺地利公、及出征、委以哈布斯堡邑、革利免第七爲法皇、遣使說巴威略公及南德僧正等、誓以抑壓新教、於是新教徒亦同盟、撒遜侯約翰、黑西侯腓立等爲其領袖、北部諸侯概屬之、法王之歸、謂馬德力之約出於脅制、渝盟、與法皇及威尼斯、美蘭等通謀、將擧兵、帝憂之、欲先統一德國、乃開公會於斯卑爾、許信教暫任侯伯自由、改教派乃利此時務播新教、始建寺院、

土耳其侵匈牙利、王路易戰死、

土耳其帝索利曼率兵三十萬、進入匈牙利、陷別爾克辣、匈牙利兼波希米王路易、拒戰於沐哈克、大敗死之、墺地利公匪地難多娶路易妹安那、而路易妃爲馬西密憐帝女、故欲繼王位、匈牙利別推達郎西里瓦尼亞公約翰撒波里亞、分爲兩黨、互相仇視、出兵屢爭、

西班牙加波的始至拉布拉多、

拉布拉多在北美北疆西岸、如波的塞巴斯德、加波的子也、以西班牙王命、始檢出此地、

巴卑爾建印度莫臥兒朝、

帖木兒之崩後、印度及中央亞細亞分裂爲數小國、同部侵略之、巴卑爾帖木兒五世孫也、起於中亞、取撒馬耳干、可不里、南進入印度、破德列王於巴尼巴、併其地、遂即印度帝位、是謂莫臥兒朝、

後奈良帝大永七年丁亥（紀元二千百八十七年明世宗嘉靖六年西暦千五百二十七年）帝即位

帝諱知仁後柏原帝第一子也後柏原帝崩即位

大越莫登庸弑昭宗黎椅自立

莫登庸宜陽古齊人幼以漁爲業及長有勇力歴仕黎氏三朝位至大師安興王陰結朋黨内外協謀遂行簒弑

德意志陷羅馬

法皇革利免第七與法蘭西王結抗德意志甲列帝遣不爾奔侯沙爾率兵侵義大利無規律到處剽掠進攻羅馬一舉陷之沙爾戰死不爾奔兵不少沮遂屠府市邸館寺宇焚掠無遺法皇遁走仙人堡德兵圍之法將牢多烈攻那不勒不拔會甲列帝許熱那亞獨立叛法國且時疫流行牢多烈卒法軍乃引還佛稜斯又逐墨底西系建共和政

享祿二年己丑（紀元二千百八十九年明世宗嘉靖八年西暦千五百二十九年）德意志及法蘭西和於干伯勒

德法兵結不解甲列帝叔母墺地利馬加勒達及法朗西士王母撒歪路易西憂之共謀調停會於干伯勒講和法王遣二百萬金於德罷求義大利地德帝亦還不爾良及質子世號曰娘娘和議

土耳其圍維因府

匈牙利撒波里亞乞援於土耳其索利曼帝聽之以撒波里亞爲導率兵入墺地利圍其首府維因城兵勇戰不屈屢破土軍索利曼班軍劫掠州郡而去

德帝再開公會於斯卑爾新教始稱波羅特士敦

甲列帝意不是新教且謂教法分裂失國人一和而北部侯伯等多奉新教勢難可禁乃欲開公會討議是非再召集侯伯貴族等於斯卑爾帝弟匪地難多及舊教門派迎帝意意氣軒昂議決勵行竊牧告示新教諸市抵抗不敢少屈因稱新教曰波羅特士敦蓋抗議之義也路惕與瑞西束盈黎其説粗同唯以晩禱用酒食爲異黑西侯腓立欲合二説歸一招二人會於瑪爾堡議教旨十四條共合而至晩禱一事議竟不合而止

熱那亞建共和政

熱邦亞或屬美蘭或屬法國自羅馬之役全叛法國至是執政安特列鋂利亞制定憲法始建共和國併取哥耳塞牙島

享祿三年庚寅（紀元二千百九十年明世宗嘉靖九年西暦千五百三十年）大越莫登庸讓位子登瀛

德意志帝爲羅馬帝復開公會於澳古斯堡

法皇革利免第七窘窮竟與甲列帝和加羅馬帝冠兼義大利王是爲法皇加冠之終帝欲調和新舊二教復開公會於澳古斯堡帝親臨其儀甚盛新教徒使麥蘭敦提議信條極言舊教之非舊教徒辨駁甚力議決不得立新教由是調停不行

印度莫臥兒帝巴卑爾崩子武米恩立

巴卑爾征服北印度其疆域自中亞至孟加拉性嚴毅厚奉回教抑厭婆羅門教國内靜靖及崩分封二子武米恩治德列一子治可不里

格比爾尼始唱太陽系説

一千餘年前埃及獨列米唱地球説始畫經緯二線測之毎線分三百六十度人信奉之其功不少至是波蘭人尼古拉斯格比爾尼駁其説創唱太陽系屬之説天下耳目自是一新

享祿四年辛卯（紀元二千百九十一年明世宗嘉靖十年西暦千五百三十一年）新教徒結斯馬爾高同盟

澳古斯堡之會抑壓新教於是波羅特士敦派諸侯伯及都市會於斯馬爾高盟約保護新教以當舊教徒

瑞西兩黨戰起束盈黎死之

瑞西諸部鳥黎翁德瓦丁蘇克盧撒爾拿等奉舊教者欲滅新教兩黨相鬩戰於蓋百爾蘇黎人敗績鳥爾利束盈黎死之兩黨議和戢兵然束盈黎餘

黨猶信新教不改、

德帝建佛稜斯公國、

甲列帝立墨底西系亞歷山得爲佛稜斯公世襲、

法皇復還於亞威農、

法皇革利免第七復還居於法國亞威農、

天文元年壬辰、紀元二千百九十二年、明世宗嘉靖十一年、西曆千五百三十二年、德帝又開公會於尼林堡、

土耳其帝索利曼將再侵維因府甲列帝謀先緩内難又開公會於尼林堡廢澳古斯堡決議許新教徒以至次回宗教議會任其信奉宣布使之協力防外寇索利曼引軍還尋剳句牙利之達郎西里瓦尼亞及摩爾達維亞與土耳其以和、

西班牙取南美祕露、

祕露在南美西部臨太平洋安達斯山自西北來環國之西界山西浮沙浸

海斥鹵不毛山東横嶺錯出爲高原多產金銀其地自古建國風俗與墨西哥同有王曰印客系自稱太陽之裔其首府古斯各有日廟黃金飾之光彩斑爛西班牙人比撒羅家貧以養豚爲業性剛猛多欲聞南美有黃金國欲取之與友人亞馬哥羅共往觀之歸告德意志帝帝命比撒羅率兵往攻之亞馬哥羅副之比撒羅等懸軍深入抵其國都土人不識砲火懾伏不敢與爭擊擒其王亞答亞爾巴徵贖金數萬竟殺之取全國分爲數州西班牙以比撒羅爲總督後又使瓦爾的維亞進攻智利取其地

天文二年癸巳、紀元二千百九十三年、明世宗嘉靖十二年、西曆千五百三十三年、大越昭宗子黎寧立於哀牢稱帝是爲莊宗安南分爲南北、

俄羅斯王白色里第五殂子宜萬第四立、

宜萬甫三歲權臣攝政、

英吉利王廢其妃加他隣、

初顯理第七王迎西班牙王匪地難多女加他隣爲長子亞塔爾婦明年亞塔爾卒王使次子顯理第八納之稟之法皇法皇以爲可顯理第八既立大臣勸之納以樹外援王從之遂成嘉禮生女馬利加他隣妃年長多病王久與之疎波隣女安侍於宮中王悅之因欲廢妃諮之烏爾西加他隣德意志帝之姑也烏爾西屢爲帝所誑遷怒欲贊之而迎法王之妹以固兩國之好既而聞王意別有所屬故諫止之王又諮之法皇革利免第七欲使離異法皇恐德帝不悅依違不答後卒止之王怒褫烏爾西官逐之郊外烏爾西憂憤死時教士格蘭麥在厄塞王使諮之格蘭麥謂此事必諮歐洲諸教院長衆論協同事即諧矣王大悅召入使致書諸教長英國教士謂前納后事已非宜法及義大利教長納賂亦言非禮王憚法皇猶豫未決有格朗宅者本賈人貪而妄甘言媚王謂宜廢法皇之權而自主王信之以爲相脅衆以順王意遂廢加他隣仍爲故亞塔爾妻黜所生女馬利不得爲王女立安波隣爲妃成禮後六月生女名依利薩伯擧格蘭麥爲千得不力大僧正法皇聞

其不稟已命絶王教門、

丁抹兼諾威王弗勒得力殂國亂、

弗勒得力殂廢王基利斯底安第二起兵謀復位諸侯又爭立、

天文三年甲午、紀元二千百九十四年、明世宗嘉靖十三年、西曆千五百三十四年、德意志再洗黨亂起尋平之、

再洗派復起於閔士得來丁人約翰惹克孫爲之巨魁來歸者甚衆惹克孫自稱王宣言致死教會再洗派別唱一種異教與新舊兩教不同明年兩教侯伯擊拔閔士得擒惹克孫誅之亂平、

烏爾利復爲威典堡公、

威典堡公烏爾利奉路惕説嘗爲蘇亞維亞同盟所逐甲列帝命可倫僧正選其弟堺地利公匪地難多兼羅馬王即位於亞金又封威典堡公新教派撤遜侯弗勒得力等以其擁護舊教不服至是黑西侯腓立等相謀許匪地

難多敍羅馬王、使招還烏爾利、復其舊邑、帝不得已從之、威典堡。洪堡。安拿爾等諸市、入斯馬爾高同盟、勢力日盛、

英吉利王與羅馬法皇絕、

先是波羅特士敦教入英國、信從者甚衆、顯理第八王深惡之、思所以助法皇者、寄書巴威署公路易、以路惕力行邪教、請焚殺之、自作書極言羅馬教正理、法皇聞之大喜、稱王爲護法者、王又禁新約書至英、海關設兵嚴查搜、及法皇止廢加他隣王、大怒、用格朗空言、與法皇絕、自爲教主、禁英人納賦法皇、民間祈禱文有用法皇名者悉去之、惟稱羅馬教長、某捕羅馬教徒不服王爲教主者殺之、波羅特士敦教不肯從羅馬教者焚殺之、

天文四年乙未、（紀元二千百九十五年、明世宗嘉靖十四年、西曆千五百三十五年、）**德意志帝征突尼斯、**

西班牙之驅逐回族也、回族轉徙入亞弗利加、失業流離、擁胠餬口、海陸剽掠、習爲盜俗、奚拉仍巴巴六、撒逐突尼斯王摸黎篡立、略阿爾及痾爾等地、

服事土耳其、以奮威權、摸黎乞援於甲列帝、時土耳其帝索利曼方征波斯、取縛達、帝乘其虛、率兵三萬入亞弗利加、破奚拉仍、復摸黎位、釋放耶穌教徒爲奴在突尼斯者、

哥爾的取加利福尼、

哥爾的失甲列帝寵、解墨西哥知州之任、猶領兵馬之權、欲更求新地以償雄志、至加利福尼取之、

天文五年丙申、（紀元二千百九十六年、明世宗嘉靖十五年、西曆千五百三十六年、）**德意志復與法蘭西戰、**

米蘭公佛朗斯第二士何爾撒卒、無嗣、法王法朗西士欲得其地、甲列帝爭之、德法之戰復起、法王族撒歪侯沙爾第三叛法應帝、法朗西士率兵討撒歪及辟門等、帝欲救之、自入不羅溫薩、法人清野以守、德軍乏糧引還、土耳其帝索利曼援法國、迫葡牙利海路、又侵義大利、

英吉利王毀教院、又廢妃安波鄰、立然塞摩、

初英國教院多藏姦宄、且富財產、衆議改定教院章程、教士不肯、格朗空與顯理第八王謀毀之、以取其財、廢國中教院、凡一千三百餘所、籍沒其祿入、凡數百萬元、令其中最大者二十八所、各擧一人爲上院教長、以掌之、是春前妃加他鄰以憂卒、安波鄰喜、時王又屬意侍妾然塞摩、流言謂波鄰妃本微賤、嘗與人私、擧止輕卒、不勝爲妃、當黜、王執殺之、幷殺妃兄弟及勳戚四人、黜其所生女依利薩伯、與前妃所生女同、遂立然塞摩爲妃、國人始知波鄰之寃、

丁抹衆諸威王基利斯底安第三立、

基利斯底安第三弗勒得力子也、强族猶有抑制王權者、

天文六年丁酉、（紀元二千百九十七年、明世宗嘉靖十六年、西曆千五百三十七年、）**英吉利妃然塞摩卒、**

十月然塞摩擧一男而卒、男即義德華第六也、

天文七年戊戌、（紀元二千百九十八年、明世宗嘉靖十七年、西曆千五百三十八年、）**德意志及法蘭西和、**

德法戰未已、法皇保羅第三居間勸解、六月甲列帝及法朗西士王會於呢撒、約各守邦土、休兵十年、

英吉利王許讀聖書、

英國新舊二黨、各樹宗派、附從者衆、時相爭辨、王左右無定、以故互有勝負、而新教終有裨益、前此禁民毋得讀聖書、至此王令頒行聖書、國中盡得讀之、漸識正道、法皇保羅第三怒王自爲教主、偏檄歐洲、宣布其罪、曰顯理不得爲君、百姓毋許臣服、列邦宜與師致討、

天文八年己亥、（紀元二千百九十九年、明世宗嘉靖十八年、西曆千五百三十九年、）**德意志帝征干的、**

干的、發蘭德都市也、叛德國、甲列帝親征、過法蘭西、法王法朗西士饗之、待遇盡美、供帳頗盛、帝遂征服干的、奪其特權、

英吉利王定教制、

顯理第八王素奉羅馬教、乃與舊教主者新定教制六章、迫害新教、有不從

者、嚴逐之無所貸、新敎徒大不平、而舊敎徒亦有不喜王爲敎主者、

天文九年庚子、（紀元二千二百年、明世宗嘉靖十九年、西曆千五百四十年、）大越莫登瀛卒、子福海立、

耶修的社起於西班牙、

當是時、舊敎僧徒亦有唱改正敎法之說者、而法皇及其黨痛排之、西班牙人益那周羅玉拉等結耶修的社、謂波羅特士敎敎、不問其說是非、當務排之、使人不得改正敎法、其敎長稱將軍、倣軍隊編成會員、大護舊敎、遣人於諸國、以誘其民、隱然與新敎對壘、

英吉利王立格里維斯安爲妃、尋絕之、立諸佛格加他隣、

格朗空勢衰、知羅馬敎中深恨之、欲自結於王、勸王娶德國格里維斯侯女安爲妃、以樹內援、安新敎中人也、未幾王又寵諸佛格侯姪女加他隣、舊敎人深恨格朗空、欲去妃、幷逐格朗空、會安自願離異、巴力門會議許之、大歸、納加他隣爲妃、命諸佛格侯執格朗空殺之、

天文十年辛丑、（紀元二千二百零一年、明世宗嘉靖二十年、西曆千五百四十一年、）葡萄牙人始來日本、

葡萄牙人始至薩摩國、尋開坊津貿易、又至種子島、始傳火銃、

甲爾文又唱新敎於瑞西、

約翰甲爾文生法蘭西之比加爾的、深用心敎法、十八歲辭舊敎、遊學於𡵆爾良及波羅瓦、欲正舊說之謬、首唱其說於巴里、法朗西士王妹馬加勤達嫁拿瓦勒、深知之、然爲法人所逐、去居瑞西之巴勒、著書曰耶穌敎制、以述其意、後徙日內瓦、及士多拉堡、又歸日內瓦、爲敎學長、專唱新敎、且握政權、定寺院制度、諸國新敎徒亡命、多歸之、日內瓦終爲甲爾文派基礎之地、於是新敎有路慯、東盈黎、甲爾文三派、時德國亦開公會於雨山延、宗敎和議之期、

秘露知州比撒羅被殺、

比撒羅取秘露、置新都曰利馬、既而與其副亞馬哥羅有隙、擊殺之、至是亞馬哥羅諸子擊比撒羅兄弟殺之、

天文十一年壬寅、（紀元二千二百零二年、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西曆千五百五十二年、）德法戰爭復起、

亞弗利加巴巴六撒又起、勢甚猖獗、甲列帝欲征之、熱那亞統領安特列諫之、不聽、共征亞爾及不利、先是帝欲以美蘭與太子腓立、法王法朗西士憤之、聞帝軍敗、與土耳其帝索利曼及巴巴六撒約、三面來攻、時英王顯理第八與蘇格蘭王惹迷斯第五戰、克之、欲娶其女馬利、爲王子義德華妃、蘇王約以馬利爲法王子法朗西士第二妃、英王怒、竟與帝結、進侵法國、入賽孫、索利曼又襲德意志、後略匈牙利、墺地利、

英吉利王又殺其妃加他隣、

加他隣爲妃歲餘、有飛語云、其爲室女時、頗有醜行、窮詰根株、其狀畢露、王廢之、與一貴人妻有罪者、同日殺之、

德意志帝逐不倫瑞克窩軒、不得爾公顯理、

顯理爲斯馬爾高黨首長、甲列帝逐之、奪其國、新敎徒不服、

法朗西斯撒繆傳耶穌敎於印度、

葡萄牙人略印度、併傳耶穌敎、後各派僧侶漸至、是歲耶修的敎士法朗西斯撒繆赴臥亞、說耶穌敎、自是傳道甚盛、至其徒設嚴刑、使逼土人改舊敎、以臥亞爲寺邑、又結宗敎社、

天文十二年癸卯、（紀元二千二百零三年、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西曆千五百四十三年、）英吉利王立加他隣巴爾爲妃、

加他隣巴爾本烏義爾德敎長拉的麥妻、拉的麥卒、王納之、拉的麥固奉新敎、力拒異論、故妃亦奉之、羅馬敎徒屢欲害之、不果、終王世、王晚年荒於酒色、凡六易妃、國會豫議定以義德華第六爲嗣、若其無繼嗣、及姊馬利、依利薩伯、

天文十三年甲辰、（紀元二千二百零四年、明世宗嘉靖二十三年、西曆千五百四十四年、）德法和成、

法王法朗西士欲盡棄舊怨、以修和好、於是與甲列帝會於賽孫東北克列

比法王綏那不勒之望棄發蘭德亞多亞得撒歪辟門德帝與不爾良於法嫁帝女於法王第二子疴爾良公以封美蘭德法之戰始息明年疴爾良公卒美蘭終爲德帝子腓立封邑

天文十四年乙巳（紀元二千二百零五年明世宗嘉靖二十四年西曆千五百四十五年）朝鮮中宗恭徽王李懌殂子峼立是爲仁宗榮靖王未幾殂弟峘立是爲明宗恭顯王

德意志帝開宗教會議於多連多

甲列帝開宗教會議於地羅利之多連多新教徒不臨議定加特力教會條例數章概仍舊條

天文十五年丙午（紀元二千二百零六年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西曆千五百四十六年）足利義晴讓征夷大將軍於其子義輝

大越莫福海卒子福源立

路惕卒斯馬爾高戰爭起

路惕在其故鄉愛斯勒卞二月二十八日以病卒甲列帝與法和無後顧患因欲制國市之獨立法皇保羅第三又說帝以撲滅新教約給錢穀兵馬帝遂決意論斯馬爾高同盟首領撒遜侯約翰弗勒得力黑西侯腓立罪逐之於是斯馬爾高同盟起兵抗帝獨撒遜公毛里都脫黨應帝同盟軍進陣于多腦河弗勒得力腓立等爲澳古斯堡將軍雪爾的林所掣肘不能決戰曠日彌久侯伯等不和卒各引還毛里都略撒遜弗勒得力歸擊逐之復其地帝時征南德澳古斯堡士多拉堡威典堡諸市降之進向撒遜濟易北河

天文十六年丁未（紀元二千二百零七年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西曆千五百四十七年）德意志帝平斯馬爾高同盟軍

甲列帝與同盟軍大戰於慕爾堡破之擒弗勒得力腓立降囚之凱旋於威典堡巴郎丁選侯約亞彬第二居間和解以撒遜選侯及封邑與毛里都同盟軍亂平

英吉利王顯理第八殂子義德華第六立

顯理第八王傲慢殘刻晚年益猜忌屢恣殺戮唯變更教事抑法皇權王特發其端殂年五十七義德華僅十歲大臣十六人共輔政索美塞侯塞摩爲其長

法蘭西王法朗西士第一殂子顯利第二立

法朗西士王用心武事編民兵行之國中給金德意志瑞西兵卒自備號曰傭兵法國文書多用古羅甸語與平生言語不同至王時始用國語改定文法使人易通曉自是兵法律令諸學術大進始置印書房國人佛尼留測定天度洋里殂年五十四

哥爾的卒於西班牙

哥爾的在墨西哥不得志還西班牙國人不錄其功憂悶而卒年六十三

天文十七年戊申（紀元二千二百零八年明世宗嘉靖二十七年西曆千五百四十八年）德意志帝開公會於澳古斯堡

甲列帝開公會於澳古斯堡告法皇延德藍忒教法會議之期使波羅特士教教徒加之且以馬得堡爲斯馬爾高同盟根據命撒遜公毛里都使逐其市民

西班牙以祕露爲直轄

祕露總督比撒羅被殺西班牙乃以其地爲直轄當時南美屬西班牙者有墨西哥祕露新加拉那太後又得南美拉不拉多西印度諸島則隷古巴島總督西班牙人令土番奉加特力教又爲移民營寺院學校使信教法進禮義移植諸種草木以殖國益開掘金銀礦驟致殷富國中多金銀俗流驕侈人民遷居南美者歲不知其幾千萬本國農夫漸寡田園荒蕪不治戶口頓減國力衰繩得不償失葡國亦然

天文十八年己酉（紀元二千二百零九年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西曆千五百四十九年）教士佛郎西斯撒繆來日本

撒繆來薩摩鹿兒島移肥前平戶始傳耶穌教信從者多又至京都不得志還歷周防豐後大內大友氏等諸侯信之後二年歸臥亞又明年至支那而

卒、

大越莊宗黎寧崩、子暄立、是爲中宗、

天文十九年庚戌、紀元二千二百十年、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西曆千五百五十年、英吉利瓦威克伯代塞摩攝政、

塞摩雖握大權、無他才能、其弟有罪、朝廷議誅之、瓦威克伯圖得志、迫塞摩辭職、而自代之攝政、

天文二十年辛亥、紀元二千二百十一年、明世宗嘉靖三十年、西曆千五百五十一年、印度西爾汗逐莫臥兒帝自立、

莫臥兒帝武米恩立、印度王侯叛圖獨立、葡萄牙人在南印度者、給兵器援之、帝親征平之、時阿富汗人西爾汗起兵伐孟加拉、取之、帝討之敗走、西爾汗自立稱帝、立阿富汗朝、

南美智利人殺瓦爾的維亞、

瓦爾的維亞攻取智利、得其地、阿老干智利別部之最强者也、起兵擊殺瓦爾的維亞、西班牙以所得之地隷祕露、

天文二十一年壬子、紀元二千二百十二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西曆千五百五十二年、撒遜公毛里都叛、與法蘭西王討德意志帝破之、尋和、

弗勒得力及腓立之被囚、毛里都及約亞彬第二請釋之、甲列帝不聽、毛里都志在興新教、帝又沮之、由是大怒、與馬得堡市和、又與法王顯利第二結、遂起兵擊帝、破之、帝出奔、西班牙法王亦出兵、取魯達林弁寺邑美的多爾威爾敦三地、毛里都又要帝會於八掃講和、使許人民自由奉新教、延宗教會議之期、赦弗勒得力及腓立、然弗勒得力所有唯突林克及威馬爾等耳、

俄羅斯王取加匽、

宜萬第四王既親政、始置額兵、號曰射手、加匽蒙古族復謀叛、王自率師擊平之、取其地、毀城砦、

英吉利瓦威克伯殺塞摩、

瓦威克伯執政、執塞摩夫婦及其黨、誣以謀反、鍛鍊成獄、遂殺之、國人憐之、

瓦威克伯遷爲諸東北蘭伯、威權日盛、

天文二十二年癸丑、紀元二千二百十三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西曆千五百五十三年、英吉利王義德華第六殂、姊馬利加特力立、

義德華王爲人慈惠、深信新教、廢顯理第八所設律法六條、毀羅馬教中偶像神堂、印聖書頒行、使干得不力大僧正格蘭麥編祈禱書四十二條、新教大行、王體弱多病、諸東北蘭伯子娶顯理第八妹之女然格來、故請以然格來爲嗣於王、王許之、王殂年十六、諸東北蘭伯遂立然格來、國人不悅、義德華姊馬利聞之大怒、謀奪王位、號召四方、歸者甚衆、持兵器往赴者約三萬人、奉以爲王、然格來不欲與抗、遜位歸其家、馬利即位、此英國女主之始也、執諸東北蘭伯及其黨殺之、囚然格來幷其夫於獄、

英吉利人始由白海達俄羅斯、

初義德華王命倫敦商人威羅比等至北氷洋、探航路、欲通印度、商人發船

遠至北洋、遇氷船壞、威羅比等死焉、別船入白海、達俄羅斯北部、陸路至莫斯科、謁宜萬王而還、自是始與俄通商、俄國建亞干日海口、以泊商船、後有由此途欲通印度波斯及中亞者、航裏海不得達而止、

撒遜公毛里都卒、

毛里都怒巴郎丁堡侯亞爾弗勒不服八掃條約、率兵擊之、戰於亞諸威爾之波森、大破之、而身負重創、遂卒、

天文二十三年甲寅、紀元二千二百十四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三年、西曆千五百五十四年、英吉利王殺然格來、

馬利女王欲與德帝子腓立婚、腓立少馬利九歲、諸大臣交章諫止、國人亦陳不可、馬利不聽、於是國人宣言欲立馬利妹依利薩伯爲主、事覺、馬利盡誅反者凡四百人、然格來夫婦不與謀、亦欲殺之、然格來自書寃狀、見夫死、怡然就戮、年僅十七、馬利又錮依利薩伯於壘、遂納腓立爲夫、

俄羅斯取亞薩達拉干、哥薩克

宜萬第四王發兵、攻亞薩達拉干取之、尋渡頓河入哥薩克、服屬之哥薩克在黑海之北、悍勇善戰、馳騎如飛、俄人每用以破敵、稱爲勁旅、

弘治元年乙卯、(紀元二千二百十五年、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西曆千五百五十五年、) 德意志帝開教法和議於澳古斯堡、

甲列帝召諸侯伯及市府大族、會於澳古斯堡、革法憲和教徒、凡奉教不問新舊、任其自由、不得禁止、凡新舊兩派、同其權利、無所軒輊、但僧正座主改舊教奉新教者、奪其官職及寺邑、於是新教基礎始立、

英吉利王虐殺新教徒、

馬利王陰險狹隘、無人君度、信奉舊教、崇事法皇、廢義德華之律、復用顯理之刑、羅馬人聞之大喜、法皇使人入英國、始行焚殺異端新律、製焚具於教院中、立一廨爲訊問異端之所、捕波羅特士教人羅日等數人、詰以投誠法皇否、羅日等不肯、乃定擬焚刑盡殺之、明年干得不力大僧正格蘭麥亦遭

焚殺、馬利在位數年中、新教徒焚死者二百八十人、身在縲絏受慘毒者不知凡幾、人民心不服、馬利之初、暫從法皇者、至末年皆復歸新教、

莫臥兒帝武米恩復其國、尋崩、子亞格巴立、

武米恩帝奔波斯乞援軍、與子亞格巴定阿富汗、歸入印度、時西爾汗死、帝乘機進兵、遂滅阿富汗朝、復其位、尋崩、亞格巴立、

弘治二年丙辰、(紀元二千二百十六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西曆千五百五十六年、) 德意志帝甲列第五讓德國於弟匪地難多第一、西班牙於子腓立第二而老、

先是法王取美的甲列帝擊國之法、將介斯侯佛郎西斯堅守二年、屢破德軍、帝會於好塞勒講和休兵、帝歎歐洲全土不如已意、遂讓德意志帝位於弟墺地利公匪地難多、兼王波希米匈牙利、讓西班牙王位於子腓立、併領那不勒美蘭尼達蘭及法郎師官、德自往西班牙、隱棲愈斯的精舍、腓立在英國、心厭馬利、遂去爲西班牙王、

弘治三年丁巳、(紀元二千二百十七年、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西曆千五百五十七年、) 大越中宗黎暄崩、無嗣、立太祖兄黎除之玄孫維邦、是爲英宗、

西班牙英吉利與法蘭西戰、

法王顯利遣介斯侯佛郎西斯侵那不勒、西班牙王腓立怒其背好塞勒約、起兵入法、英兵援之、與法軍戰於桑斤珍、大破之、佛郎西斯聞報、還擊英軍、取加勒斯、加勒斯屬英國二百餘年、至是失之、

葡萄牙王約翰第三殂、子西巴司丁立、

西巴司丁僅三歲、太妃聽政、明年以大老司德爲巴西總督、禁土蕃食人、是時國勢漸弱、葡人在亞弗利加者日漸散冋、

正親町帝永祿元年戊午、(紀元二千二百十八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西曆千五百五十八年、) 帝即位、

帝諱方仁、後奈良帝第一子也、後奈良帝崩、即位、

德意志前帝甲列第五崩於西班牙、

甲列帝在西國、優游自適、唱神詩、營花園以終、

英吉利女王馬利加特力殂、妹依利薩伯立、

馬利本多病、聞失法地益劇、又不見答於腓立、常怏々、竟以病殂、年四十三、時妹依利薩伯猶有人防守之、巴力門會議言依利薩伯宜嗣爲君、國人聞之欣然相告、遂立之、

西班牙復與法蘭西戰、

西班牙王復遣以克門伯伐法蘭西、戰於格勒希林、破之、

永祿二年己未、(紀元二千二百十九年、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西曆千五百五十九年、) 法蘭西及西班牙和、

西人屢破法軍、法人力屈請和、會於甲寃干不勒西、行成、法國盡返侵地、惟有加勒斯、

法蘭西王顯利第二殂、子法朗西士第二立、

顯利王與群臣戲試劍、誤傷、遂殂、子法朗西士第二立、年甫十六、大妃佛稜

斯墨的西系加他隣攝政、

丁抹兼諾威王基利斯底安第三殂、子基利斯底安第四立、

英吉利王新布敎令、

依利薩伯王之立、法皇保羅第四沮之、既又許之、英人惡其反覆、法皇毎事不使英得自主、人懷不平、故與羅馬生隙、依利薩伯信任伯德福侯西錫爾居樞地、欲匡敎事之擾、首崇奉新敎、巴力門議以敎會之權歸王、王與法皇絕、復義德華第六之律、定敎律三十九條、其旨專主新敎、錯以舊敎儀式、名曰英吉利敎、然國中猶有數派、曰不勒斯比得敎士及長老群聚通議諸敎會事也、曰彪力單、循分履素不假外飾也、

永祿三年庚申、紀元二千二百二十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西暦千五百六十年、 法蘭西王法朗西士第二殂、弟沙爾第九立、

自顯利第二王、常扶德國新敎、而嚴禁國中新敎、然新敎勢益熾盛、不爾奔系拿瓦勒王安隊尼、其弟公得公路易、及水師提督谷利尼爲之首領、而介斯公佛郎西斯及羅勒內敎宰沙爾、固奉舊敎、佛郎西斯以戚姻勳勞勢威顯赫、政權歸其掌中、於是兩黨分裂、互爭雄長、太妃加他隣亦忌兩黨、與之不協、路易謀倒介斯族、與其黨盟於安倍斯、起兵擊介斯族、不爾奔族大敗、路易爲擒、尋法朗西士第二殂、弟沙爾第九立、甫十歲、加他隣又攝政、巴力門議貰路易死、加他隣從之、

英吉利及法蘭西蘇格蘭和、

蘇格蘭馬利斯丟亞的、其王惹迷斯第五之女、母介斯馬利、爲英王顯理第七曾孫、惹迷斯第五殂、立爲女王、英女王馬利加特力之殂、法王使馬利稱英吉利兼蘇格蘭王、既而依利薩伯立爲英王、深惡馬利、馬利嚮許嫁於法王法朗西士、及其立、如法國與之婚、母介斯馬利代掌國政、時蘇人約翰諾克士嘗詣日內瓦事甲爾文、歸國首唱新敎、信徒甚盛、法國亦多奉之、至民

破毀羅馬寺院偶像、介斯公佛郎西斯、馬利叔父也、專法國政、欲嗾馬利使與舊敎於英、其得爲英王、將發兵至蘇、攻新敎徒、英王依利薩伯使人與蘇之大臣奉新敎者約、陰爲之備、法人亦不欲勤兵於遠、因議和、同盟立約、以新敎爲國敎、曰不勒斯比得、而馬利心謀奪英王位如故、尋介斯馬利卒、其夫法王亦殂、馬利與其姑加他隣有隙、遂歸國、復爲蘇王、

瑞典王額斯達瓦撒殂、子耶利克第十四立、

瓦撒王改舊敎奉新敎、定王位爲世襲、傳男不傳女、削德國漢撒同盟之權、威惠並行、瑞國大治、

熱那亞統領安特列鐸利亞卒、

先是有非斯固者謀反、殺安特列從子、安特列鐸利亞出奔、熱那亞市將陷、會非斯固溺水死、安特列歸、復建國憲、至是卒、

永祿四年辛酉、紀元二千二百二十一年、明世宗嘉靖四十年、西暦千五百六十一年、 大越莫福源卒、子茂治立、

瑞典取耶斯多蘭、

瑞典王耶力克第十四與黎弗蘭孤爾蘭結、征波蘭、取耶斯多蘭、

永祿五年壬戌、紀元二千二百二十二年、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西暦千五百六十二年、 法蘭西新舊敎徒之戰起、

法國奉新敎者、曰呼格腦的、勢日盛、介斯公佛郎西斯惡之、會呼格腦的之徒行禮拜於賞巴尼之窆西、介斯族見之大忿、殺六十人、餘皆逐之、謂之窆西蹀血、新敎徒聞之、推公得公路易、水師提督谷利尼爲帥、齊起舉兵、拿瓦勒王安隊尼、初爲新黨、叛屬舊黨、與介斯公等擊呼格腦的之徒、戰於多爾破之、而介斯黨安隊尼及聖安多烈戰死、

始賣黑奴亞美利加、

西班牙葡萄牙闢地亞美利加、役使土人如牛馬、疲勞瀕死、土人漸稀、敎士拉士加撒憫之、謂西人曰、亞弗利加黑奴體格堅強、過於土人、亞弗利加南部皆土番、其人黑而蒙、英國船主與倫敦商人謀、至亞弗利加海濱、焚一市、

擄三百人駛至古巴賣與西葡二國以其値買牛皮珍珠甘蔗等物獲利甚多英王懼勒抑爲奴干天怒商人則詒曰亞弗利加人願往自是略賣不絕諸國多買以爲奴

永祿六年癸亥（紀元二千二百二十三年明世宗嘉靖四十二年西曆千五百六十三年）葡萄牙占瑪港

葡萄牙人既通於明置商館至是占領瑪港專營貿易於此瑪港屬廣東省香山縣即今香港之西澳也

永祿七年甲子（紀元二千二百二十四年明世宗嘉靖四十三年西曆千五百六十四年）德意志帝匪地難多第一崩子馬士密倂第二立

匪地難多帝爲政公平遇新舊敎徒無偏頗務和解之故兩徒皆敬愛之在位中得無軋轢之患但屢爲土耳其人所破失匈牙利地大半法皇擺亞斯第四亦嚴立規律禁儉人爲敎士及敎士廣占田宅僕從過度敎士僭恣之風漸止蓋由新敎彈擊無已致然也

甲爾文卒

甲爾文卒於日内瓦年五十八

永祿八年乙丑（紀元二千二百二十五年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西曆千五百六十五年）松永久秀弑征夷大將軍足利義輝

西班牙取比律賓群島又殖民佛羅里達

支那南洋數島碁布稱曰比律賓群島呂宋最大西班牙腓立第二王欲得東洋貿易之利遣其臣來見其土廣而腴潛謀襲奪更發巨艦載兵僞爲貨船詒番王遂取其地後六年建馬尼剌府爲埔頭又墾北美佛羅里達營聚落曰聖奧古斯丁

永祿九年丙寅（紀元二千二百二十六年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西曆千五百六十六年）土耳其攻德意志尋土耳其帝索利曼第二崩子色林第二立

索利曼帝桀驁用武征服亞剌伯波斯克亞弗利加爲屬國疆土跨地中海紅海大興海軍威名震世帝親將大擧侵德國圍寔劫多德將都利尼以寡兵堅守善戰帝不能拔尋罹疾崩於陣中子色林第二立德意志帝乃與之約和土兵引還先是色林兄巴牙肩叛投波斯波斯人送之色林色林殺之及其族尋又殺五弟

尼達蘭叛西班牙

尼達蘭本有十七州其國會特得徵兵課稅之權民概信新敎及西班西王腓立第二統之新置鎭臺以庶妹巴拉班公馬加勒達爲總督僧正格蘭希輔之禁新敎尤急南部本習舊敎無梗令者而北部夙崇新敎堅不肯改其豪族恐王設敎法審司以峻法繩之相會盟於不勒的凡三百人遺書巴拉班知州於不律悉請弛其禁不聽於是人民激抗破壞寺院偶像北部七州訂盟謀反阿蘭治侯維廉以克門伯羅慕拉等以爲不可欲鎭定之而勢既不可濟新舊兩徒相持不下

永祿十年丁卯（紀元二千二百二十七年明穆宗隆慶元年西曆千五百六十七年）明世宗崩子載垕立是爲穆宗

西班牙王以亞爾巴侯爲尼達蘭總督

腓立第二王命亞爾巴侯率兵二萬至尼達蘭代馬加勒達爲總督亞爾巴侯新置法院於不律悉執政嚴峻刑新敎人殆一萬八千世謂之鮮血法院

阿蘭治侯維蘭與其州人數千去居拿騷

蘇格蘭廢女王馬利斯丟亞的立其子惹迷斯第六

馬利荒淫納其從兄大尼理爲夫既而寵義大利人利舒大尼理怒殺利舒王憤與波體瓦謀又殺大尼理而與波體瓦私蘇人惡之群起逼王傳位於幼子惹迷斯第六甫一歲摩爾黎伯攝政

法蘭西介斯黨及不爾奔黨戰

介斯黨復與不爾奔黨戰於聖德尼斯介斯黨蒙摩稜西公死之

永祿十一年戊辰（紀元二千二百二十八年明穆宗隆慶二年西曆千五百六十八年）以義輝族子足利義榮爲征夷大

將軍、織田信長奉義輝弟義昭入京、義榮奔阿波、義昭代爲征夷大將軍、

織田信長世領尾張、倜儻有大志、勇武果斷、破駿河侯今川義元、獲之、尋滅齋藤氏、取美濃、初足利義輝遇害、弟義昭奔依近江佐々木氏、越前朝倉氏等、請興師討松永久秀、皆不果、聞信長壯武罕比、來依焉、信長乃大擧討佐々木義賢、破之、入京都、松永之黨大懼、扶義榮奔阿波、義榮尋卒、義昭爲大將軍、信長定京畿而歸、

朝鮮明宗恭顯王李峘殂、中宗孫昖立、是爲宣祖昭敬王、

阿蘭治侯維廉起兵、

亞爾巴侯治尼達蘭、倍苛酷、捕以克門伯、何倫伯等、棄市於不律悉、國人不堪、阿蘭治侯維廉在拿騷聞之、與其弟路易等謀、集德國傭兵、擧義、進入尼達蘭、討亞爾巴侯、戰於哥羅凝俺、破之、尋戰於非里薩、敗績、亞爾巴侯益逞暴威、課重稅於國中、國人憤怨、

英吉利王幽蘇格蘭馬利、

蘇格蘇人怒未釋、欲執馬利、馬利懼出奔、乘漁舟、昏過索爾外港、身衣急裝、塵垢蒙茸、從者十六人、泊岡比爾蘭海口登岸、事聞、依利薩伯王與大臣議、幽之於倫敦、

瑞典王耶力克第十四被廢、弟約翰第三立、

耶力克王弟約翰第三叛、廢王、逐之、篡立、

莫臥兒帝定五印度、

亞格巴爾帝英明有大略、併加不里、盡征服中北印度、築阿格拉城、遷都、定孟加拉、逐阿富汗人、又用兵於南印度、略之、遂平五印度、

永祿十二年己巳、紀元二千二百二十九年、明穆宗隆慶三年、西曆千五百六十九年、法蘭西介斯黨復與不爾奔黨戰、

介斯黨與不爾奔黨復戰於惹爾那、不爾奔黨敗績、公得公路易被虜、介斯黨銃殺之、先是每戰、呼格腦的徒皆敗、而介斯黨亦多戰死、介斯公佛郎西斯亦爲呼格腦的徒然得麥黎所殺、

佛稜斯公格西慕爲多斯加納大公、

墨底西系亞歷山得子格西慕嗣立、爲佛稜斯公、併熱那亞共和國、法皇擺亞斯第五封爲多斯加納大公、後德意志帝亦准之、

元龜元年庚午、紀元二千二百三十年、明穆宗隆慶四年、西曆千五百七十年、定葡萄牙互市場於長崎、

初葡人來肥前平戶互市、邑主松浦隆信惡僧徒橫暴、逐之、僧徒脅從商賈徙至大村貿易、至是定長崎爲互市場、僧徒布教甚熾、遂至占其地爲寺邑、

法蘭西與新教徒和、

那瓦勒王安隊尼戰死、子顯利嗣立、又爲呼格腦的首領、加特力徒主張私論、奪呼格腦的特權、立一法曰、今後棄加特力教入他教者、皆處死刑、呼格腦的徒大怒、又起爭鬪、大臣憂之、乃會於聖說蒙、定和約章程、除巴里及痾爾良、馬塞里、波耳多、多爾五府外、許新教徒自由奉教、又許羅捨勒、蒙德邦、

尼摩等處設兵備、呼格腦的徒始靖、

西班牙逐摩里斯哥族、

西班牙之滅回部、回民之未逃者、皆降附、爲編氓、曰摩里斯哥、歲久繁衍、逾數十萬戶、猶奉回教、匪地雖多、第一王强從基督教、至腓立第二王、以其族類殊異、終爲後患、欲與波羅特士敦徒、並驅逐之、置教法審司、發信教條令、使摩里斯哥族改其言語風俗、摩里斯哥不肯、擧兵叛、西軍擊之、與戰二年、勝敗未決、至是德意志帝甲列第五之庶子墺地利公倜約翰、率西軍大破之、驅逐踰海、摩里斯哥族皆破家携孥、轉徙入亞弗利加之阿爾及因、剽掠餬口、地中海從此多盜、而西班牙戶口驟減、

元龜二年辛未、紀元二千二百三十一年、明穆宗隆慶五年、西曆千五百七十一年、西班牙敗土耳其軍、

土耳其蠶食地中海沿岸、屢侵略威尼斯屬島、威尼斯力微不能抗、倜約翰公又爲西班牙海軍總督、兼率威尼斯及羅馬法皇水軍、與土耳其水師戰、

於勒頒多大破之、得遏土耳其西侵之勢、
元龜三年壬申、紀元二千二百三十二年、明穆宗隆慶六年、西曆千五百七十二年、尼達蘭維廉據不里耳、
阿蘭治侯維廉率尼達蘭同盟軍、陷米塞河口不里耳據之、諸州聞之多應
者、
法蘭西大虐殺新敎徒、
法王沙爾第九既長、大寵谷利尼、用其言、助尼達蘭同盟軍、又將遣兵於美
利堅、侵西班牙屬土、介斯公佛郞西斯卒、子顯利嗣立、太妃加他隣忌谷利
尼、與顯利謀、使刺客陰殺之、谷利尼傷不死、加他隣等又稱解新舊兩黨怨、
使那瓦勒王顯利納佛王妹馬加勒達、將以八月二十三日聖巴托羅繆祭
日婚、加他隣等謀以其夜殺谷利尼、既而欲大殲呼格腦的徒、欺法王以其
謀叛、王信之、命誅之、是夜加他隣等急發兵捕呼格腦的徒盡殺之、殆二千
人、介斯公顯利擊谷利尼殺之、數日間殺各地新敎徒者、及三萬人、謂之巴

里血婚、
新敎徒起兵於羅捨勒、法王弟顯利爲波蘭王、
呼格腦的徒大怒、加特力黨殘暴、起兵於羅捨勒、各處響應、沙爾第九王弟
安如公顯利攻羅捨勒、新敎徒善拒、不能下、初波蘭國自烏拉日斯勞第二
立、併立陶宛、彊土頗廣、殆自波羅的海達黑海、傳七八世、歷三百年、豪族稍
起、各有特權、是歲王思其士門殂、約熱盧系絕、豪族相議、爲選立國王、有欲
迎俄羅斯王宜萬第四者、議不諧、迎安如公顯利爲王、於是與呼格腦的徒
和收兵、
天正元年癸酉、紀元二千二百三十三年、明神宗萬曆元年、西曆千五百七十三年、織田信長幽足利義昭、
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昭忌織田信長武威日强、竊圖之、築城擧兵討信長、信
長入京都、一戰破之、義昭窘窮投降、信長放諸河內、尋滅淺井長政。朝倉義
景。佐々木義賢。三好義繼等、取近江。越前、定近畿諸國、

明穆宗崩、子翊鈞立、是爲神宗、
大越英宗黎維邦幸乂安、鄭松立其第五子維潭、是爲世宗、
鄭松爲左相、握兵威、權頗大、英宗信讒惶惑、夜出幸乂安、鄭松迎維潭立之、
自專政、
土耳其取居伯羅島、
居伯羅島本屬威尼斯、至是土耳其擧取之、
天正二年甲戌、紀元二千二百三十四年、明神宗萬曆二年、西曆千五百七十四年、織田信長任參議、歷進權大納言。內
大臣。右大臣、
信長併近畿十餘州、築城於近江安土遷之、遣其臣守護京都、兼理朝政、
法蘭西王沙爾第九殂、弟顯利第三立、
沙爾第九王殂、年二十五、弟波蘭王顯利聞之走歸、卽王位、是爲顯利第三、
波蘭選士提反巴多利爲王、

西班牙軍與尼達蘭軍戰、
亞爾巴公爲尼達蘭總督、不能戡定、前年自請辭職、腓立第二王擧湯路易
代之、路易與維廉戰於磨克破之、獲維廉二弟路易。顯利、進圍來丁數月不
能拔、
土耳其帝色林第二崩、子慕拉德第三立、
天正四年丙子、紀元二千二百三十六年、明神宗萬曆四年、西曆千五百七十六年、德意志帝馬士密憐第二崩、子羅德
福第二立、
馬士密憐帝處新舊兩敎最公平、兩徒無復異言、上下恬熙、故文學技術復
興、工藝生產大振、稱爲德國文藝中興、
法蘭西新舊兩黨講和、
初那瓦勒王顯利爲舊敎徒所迫、歸加特力敎、及顯利第三王立、復歸波羅
特士敦敎、乘王家之衰起兵、王庇之講和、與介斯黨約、巴里以外不論何地、

許奉新敎、又新敎徒得任諸官、議員半用其徒、

尼達蘭結干的條約、

尼達蘭總督湯路易卒、西班牙人欲乘勢滅諸部、抄略安尼爾蒙肆干的諸市不止、於是同盟諸州、會於干的結盟、約不問宗教人種如何、相連合、期脫西班牙羈絆、

天正五年丁丑、紀元二千二百三十七年、明神宗萬曆五年、西曆千五百七十七年、法蘭西內亂復起、

前年之約、大有利於呼格腦的徒、是以加特力派嫉其威力、遂立一敎會、曰神聖同盟、介斯公顯利爲其首領、西班牙王腓立第二陰助之、期滅呼格腦的徒、又欲廢法王、以介斯公代之、顯利第三王大懼、約自爲盟主、禁新敎禮拜、於是呼格腦的徒又起、王意忌神聖同盟勢力過大、故復與呼格腦的徒講和、許其寬容、神聖黨又怒、務抑裁之、呼格腦的徒迫王請實行前約、王不能制、兩黨交相擠不已、

西班牙以侗約翰爲尼達蘭總督、

腓立第二王舉墺地利公侗約翰爲尼達蘭總督、時同盟諸州不和、有機可乘、而約翰不能鎭壓之、與諸州和、圖其無事、

英吉利人德類克一周地球、

英吉利女王依利薩伯用心工作通商航海、始設保險局、時有砲船一百四十六隻、與國人約、有事則借商船以補之、奬勵其業、大開富彊之基、有船主弗羅比舌覓地航西北、遂至印度、又至黑孫峽北、又得一峽、名曰弗羅比舌峽、是歲船主佛朗西德類克發船、過南美麥折倫峽、入太平洋、遶喜望峰、占略西屬聖多明哥島、大獲貨物、以千五百八十年九月回、爲英人周行地球之始、英王幸其船宴飲、賞之與爵、

天正六年戊寅、紀元二千二百三十八年、明神宗萬曆六年、西曆千五百七十八年、西班牙以巴拉班侯亞力山得爲尼達蘭總督、

尼達蘭總督侗約翰公卒、西班牙王以巴拉班侯亞力山得代之、亞力山得有武幹、長政略、諭尼達蘭南部諸州、以復其政權任自由、南部諸州盡降、白耳義建國基於此、

葡萄牙王西巴司丁伐摩洛哥、戰死、叔父顯利立、

摩洛哥在亞弗利加西北端、土耳其席卷亞弗利加、獨摩洛哥以遼遠獲全、獨立爲回國、俗好擄掠、西巴司丁王誓欲滅之、親將討之、戰於亞爾加撒不利陣沒、王無子、葡人立以馬努利第三子顯利爲王、西巴司丁之死、其踪跡不明、僞冒其名者、至有四人、

天正七年己卯、紀元二千二百三十九年、明神宗萬曆七年、西曆千五百七十九年、尼達蘭結烏德勒支同盟、

尼達蘭南部既屬西班牙、北部七州、荷蘭、斯蘭德、烏德勒支、給爾德勒、苛威爾義塞、耳哥羅凝、加不律、悉會於烏德勒支、約共拒西軍、始樹獨立旗、荷蘭共和政治建於此、

天正八年庚辰、紀元二千二百四十年、明神宗萬曆八年、西曆千五百八十年、西班牙人始至平戶、

先是西班牙人到明、謀通商、葡人妨之不果、是歲始至我平戶、

西班牙王併葡萄牙、

葡萄牙王顯利年既耄、是歲殂、不爾艮王系絕、西班牙王腓立第二、母爲以馬努利王長女、而革拉多部長安多尼爲次子之子、巴拉安薩侯約翰妃爲季子之女、各爭立、安多尼先入據王位、腓立第二王使亞爾巴公亞爾伯列率兵逐之、兼王葡國、

莫臥兒帝遷都勒和、

亞格巴帝自阿格拉城遷勒和、勝兵六十萬、國力日彊、

俄羅斯東略西比利亞、

西比利亞、亞細亞洲北境也、西起烏拉嶺、東距日本海、其地廣遠、限以峻嶺崇山、別爲一區、其人種族各殊、戶口甚稀、宜萬第四王、嘗與格勒革理以加

麻河口地探礦於烏拉嶺、使哥薩克人以爾馬克助之、是歲以爾馬克率八百五十人踰烏拉嶺入西比利亞、進至烏彌河畔征服之、宜萬王遣僧徒布敎於其地

天正九年辛巳、紀元二千二百四十一年、明神宗萬曆九年、西曆千五百八十一年、葡萄牙人利瑪竇始到明

利瑪竇耶修的徒也、始來廣東宣敎、後自南京至北京、信徒漸多

荷蘭國獨立

尼達蘭北部七州、遂脫西班牙羈絆、爲獨立國、稱曰荷蘭、推阿蘭治侯維廉第一爲統領世襲其職

天正十年壬午、紀元二千二百四十二年、明神宗萬曆十年、西曆千五百八十二年、明智光秀叛弑織田信長、羽柴秀吉誅光秀

先是織田信長遣其將羽柴秀吉定山陰山陽、秀吉略播磨因幡等數國、至備中與毛利輝元相持乞援於信長、信長及其子信忠入京都、其將明智光

秀叛襲弑信長及信忠、秀吉還與光秀戰破誅之、立信忠子秀信爲嗣、秀吉尾張人、幼而穎悟、才智不群、及長豪邁有大略、仕信長屢有功、初稱木下氏後更羽柴氏

羅馬法皇格勒革力第十三改正曆法

西洋用太陽曆、創於羅馬主入略愷撒、以耶穌紀元前四十五年一月一日爲始、至是法皇格勒革力第十三、始覺曆法差十日、乃議改曆、以十月五日爲十五日、每百年末不置閏、每四百年末仍舊置閏、是爲格勒革力曆、又稱新曆、故以入略安曆、稱舊曆、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蘭西荷蘭諸國用新曆

天正十一年癸未、紀元二千二百四十三年、明神宗萬曆十一年、西曆千五百八十三年、滿洲太祖起兵於赫圖阿拉、討尼堪外蘭、襲圖倫城、走之

英吉利人始陸行至印度

初英人往購印度亞細亞土產、俱用威尼斯人、駕舟自亞歷山德黎亞紅海回、有倫敦商人齎英女王書至土耳其、結通商條約、立會舘、自募水手、不用威尼斯人、欲通亞細亞東方、又遣人齎英女王書、欲至蒙古、明挾錫大呢等物、陸行至亞剌伯縛達、下底格里西河、達波斯灣、歷印度中數地而回、於是地中海東方海口、皆設領事官駐其地、又於阿付臘的斯河口、置船往來

天正十二年甲申、紀元二千二百四十四年、明神宗萬曆十二年、西曆千五百八十四年、以羽柴秀吉爲權大納言

織田信長子信雄領尾張、信孝領美濃、爭權有釁、織田氏將柴田勝家領越前、助信孝、欲除信雄秀吉、秀吉擊破之、勝家自殺、信孝走死、秀吉乃有包擧宇內統括四海之志、大城攝津大阪、闔國之權、歸于秀吉、忌信雄、欲除之、使誘先發而來討之、德川家康援信雄、秀吉不得志、遂講和、家康三河人、深沉有度量、領三河遠江駿河甲斐信濃國、大兵精

大友義鎭、有馬義純、大村純忠等、遣使於羅馬

葡萄牙西班牙敎士來日本、布基督敎甚熾、自西國延及近畿、諸侯以下信從者衆、豐後侯大友義鎭尤信之、肥前有馬城主有馬義純、其叔父大村城主大村純忠亦篤信之、共遣使航海、經印度洋遶喜望峰、達葡萄牙、至馬德里府、謁西班牙王腓立第二、遂至羅馬、謁法皇格勒革力第十三、凡一紀而歸、純忠又遣其臣至呂宋、問西敎

德意志諸州始用新曆

俄羅斯王宜萬第四殂、子帖阿多爾第一立

宜萬王性嚴厲、以峻法治下、戮臣民數萬、群下畏而從之、亦有離叛者、殂年五十六

荷蘭統領阿蘭治王維廉被殺、子毛里都立

荷蘭威力日强、西班牙王腓立使刺客銃殺維廉於特弗多、子毛里都嗣、爲七州統領、年甫十七

英吉利人拉勒拓北亞美利加地、

英人拉勒覓地至北美、得一地、名曰勿爾治尼、還英、盛稱其地肥美、明年遂率七舟、載百八人、至其傍小島、居焉、曰羅挪克島、此爲英人殖民於北美之始、

天正十三年乙酉、（紀元二千二百四十五年、明神宗萬曆十三年、西曆千五百八十五年、）以羽柴秀吉爲內大臣、尋爲關白、遣兵定南海道、

法蘭西三顯利亂起、

顯利第三王之外、瓦羅系唯有弟亞靈孫公法朗西斯耳、及其卒、瓦羅系絕、那瓦勒王顯利當紹王位、神聖同盟謂那瓦勒王奉新教、不可嗣立、欲擧其叔父不爾奔侯加耳的爾沙爾傳王位、且謀停王所許呼格腦的徒之約、介斯公顯利亦懷覬覦、於是爭鬪又起、以王及那瓦勒王、介斯公共稱顯利、謂之三顯利之亂、

英吉利王援荷蘭、

巴拉班侯亞力山得攻安尼爾甚急、城將馬爾尼斯拒守十四月、力竭城陷、荷蘭人乞援於法王顯利、不肯、又乞於英、依利薩伯女王許之、遣其將雷識特侯率兵六千來援、屢與西軍戰、

英人代非斯航北海、

英國船主代非斯覓地航北海、抵哥里蘭與北美北境之間、得一海峽、名曰代非斯峽、

俄羅斯始建德波爾斯科府、

俄羅斯王使哥薩克兵益東進、入西比利亞、始建德波爾斯科府、與俄國本部、以烏拉嶺爲界、此地多金銀銅鐵礦、

天正十四年丙戌、（紀元二千二百四十六年、明神宗萬曆十四年、西曆千五百八十六年、）羽柴秀吉遷太政大臣、關白如故、新賜姓豐臣朝臣、

後陽成帝天正十五年丁亥、（紀元二千二百四十七年、明神宗萬曆十五年、西曆千五百八十七年、）帝卽位、關白秀吉伐島津義久、降之、定西海道、嚴禁基督教、

帝諱周仁、陽光院長子、正親町帝孫也、受正親町帝禪、卽位、豐臣秀吉定西海道、還到筑前國博多、基督教師在長崎者往謁焉、倨傲無禮、秀吉大怒、悉驅逐於海外、嚴禁宣教、沒收長崎耶蘇寺邑、惟許其通市如故、而其敎旣傳播、信徒猶衆、

英吉利王殺前蘇格蘭女王馬利、

馬利被囚十八年、西班牙王腓立第二與英法舊教徒、謀救馬利、殺英王、立之、有偵知者、告依利薩伯王、王捕與其謀者、誅之、命法司訊馬利、馬利聞有救者、實未與謀、法司擬以死、遂殺之於佛的林熱、臨刑神色不變、後人憐之、

思其士門第三爲波蘭王、

波蘭王士提反巴多利殂、瑞典王約翰第三太子思其士門第三選爲波蘭王、是爲瓦撒系、俄羅斯王帖阿多爾第一亦望之、與思其士門爭戰不已、

天正十六年戊子、（紀元二千二百四十八年、明神宗萬曆十六年、西曆千五百八十八年、）西班牙伐英吉利、敗績、

初西班牙王腓立第二欲與英吉利女王依利薩伯婚、女王不肯、旣而遣兵援荷蘭、擊西軍、又殺馬利、腓立王怒、大修戰備、將構兵於英、法皇錫克德斯第五亦申令各國、悉與英王爲仇、英王於國中聖保羅教堂咒詛法皇、命水師將佛朗西德勒克帥師往西國、至加的斯海口、擊毀西艦無數、於是西國水師發立士本、戰艦一百三十隻、大砲二千四百三十一事、火藥三十五萬斤、兵士一萬八千五十五人、水夫七千四百四十九人、舵手二千八百八人、教士審官等六十六人、軍容甚盛、號曰亞馬大譯言無敵艦隊也、使水師提督麥侍那悉德尼帥之、巴拉班侯亞力山得率水師三萬四千、自白耳義會、以討英、女王下令蒐軍實、國人踊躍赴戰、戰艦一百八十隻、戰士水手一萬七千四百七十二人、以厚亞忒爲帥、德勒克等屬焉、駐南方海口、陸營兵六

萬三千五百餘人、雷斯特侯爲將、駐達迷斯河口、以禦敵、兼護都城、七月九日開戰、西艦高大、棹運不便、英師船小砲利、大得乘便、誘引西艦、漸令深入、八月七日夜、使火船入水寨、明日大戰、自寅至酉、縱火焚西艦、西軍敗績、舟大壞、遁出北海、至疴哥尼島、遇颶風、不知水道、舟震盪四散、觸岸礁破壞、沈溺死者甚衆、及還西國、死病大半、亦無完舟、英王論功行賞、負傷者給歲恤、西國海軍頓衰、荷蘭人聞之、製一圓牌、銘上帝功曰、赫赫神風、解散西戎、

天正十七年己丑、紀元二千二百四十九年、明神宗萬曆十七年、西曆千五百八十九年、 法蘭西王顯利第三被弑、顯利第四立、

三顯利戰爭相繼、是歲太妃加他隣殂、巴里府人厭顯利第三王柔弱、欲廢之、其首謀者十六人、結會盟抗王、市人蜂起從之、府中騷擾、築壁於街頭相擊、王不能制、遁至波羅亞、開國會、謀討十六同盟、介斯公顯利及其弟加耳的爾路易、至波羅亞、王使刺客殺之、於是舊教徒亦反、推介斯公季弟馬也

那公沙爾爲首領、王奔至呼格腦的徒陣、投那瓦勒王顯利乞救、至聖克魯克勒門僧惹基潛懷異圖、弑之、瓦羅系絶、衆推那瓦勒王顯利爲王、是爲不爾奔系、不爾奔系爲加比珍系支派、路易第九王第七子魯伯兒克烈滿、世爲不爾奔侯、至安隊厄娶那瓦勒王女、遂併其地、國勢强大、其子卽顯利也、王素奉新教、貴紳奉舊教者不服、別立王叔父加耳的爾爲王、號沙爾第十、

波斯王亞巴士立、

先是王伊蘇麥兒殂、子達馬斯立、年甫十歲、在位日久、國內治安、殂、三子爭位、伊蘇麥兒第二立、盡滅其親族、尋殂、弟馬罕末得立、與土耳其戰、連二十年、貴族有怨王者、勸其子亞巴士叛、軍士爭棄王從之、至是立爲王、與土耳其和、

天正十八年庚寅、紀元二千二百五十年、明神宗萬曆十八年、西曆千五百九十年、 豐臣秀吉征北條氏政父子、定關東、移封德川家康、家康遷居江戶城、

法蘭西王及馬也那公戰於伊弗利、

舊教徒所立加耳的爾沙爾第十殂、其黨議後嗣、有推馬也那公沙爾者、有通西班牙王腓立第二者、腓立王娶顯利第三王妹依利撒伯生女、因欲立之爲法王、顯利第四王率兵討馬也那公沙爾、戰於伊弗利、破之、乘勝圍巴里、會巴拉班侯率西班牙兵來助沙爾、拒之、

荷蘭取北部諸邑、

荷蘭統領毛里都雄武過父、精通兵略、擊破西班牙軍、取北部諸邑、

天正十九年辛卯、紀元二千二百五十一年、明神宗萬曆十九年、西曆千五百九十一年、 關白豐臣秀吉罷、養子內大臣豐臣秀次爲關白、

文祿元年壬辰、紀元二千二百五十二年、明神宗萬曆二十年、西曆千五百九十二年、 豐臣秀吉伐朝鮮、

初足利氏與明通好、使舶往來、朝鮮亦屢來貢、及其衰、爭亂相踵、不遑外交、西陲不逞之徒、航海擾邊、明廷憂之、請禁遏之、秀吉令西國諸侯、嚴禁侵略、且欲通明、令琉球及朝鮮致意曰、明主修好則可矣、否則我欲假道於朝鮮

大擧伐明、明主不答、朝鮮亦不以爲意、於是秀吉命沿海諸國具戰艦峙糧芻、建行臺於肥前名護屋、朝鮮王李昖聞之、始懼修兵備、是歲秀吉親至名護屋、會諸侯之師、以加藤淸正小西行長爲先鋒、師凡十三萬七千九百人、水師九千二百人、以伐朝鮮、進入漢京、朝鮮王遁奔義州、乞援於明、明遣祖承訓、統兵三千來援、我兵據平壤擊殲之、承訓遁還、明又遣宋應昌爲帥、率李如松等兵數萬來援、

大越鄭松伐莫茂洽、擒斬之、莫氏亡、

瑞典王約翰第三殂、子波蘭王思其士門第三倂王瑞典、

文祿二年癸巳、紀元二千二百五十三年、明神宗萬曆二十一年、西曆千五百九十三年、 我師與明軍戰、

初明遣沈惟敬講和、小西行長在平壤與之約、期五十日待報、李如松等大兵渡鴨綠江、會降虜爲我耳目者、爲朝鮮所縛、以故行長不知明軍至、如松

諂曰、和議成矣、以諸軍急薄平壤、行長敗走、明軍追至碧蹄驛、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等迎擊大破之、如松僅以身免、明軍大沮、又使惟敬議和、我軍退守慶尚道數城、明主召還如松等、

文祿三年甲午、（紀元二千二百五十四年、明神宗萬曆二十二年、西曆千五百九十四年、）明遣使請和、

朝鮮王屢促明定和、明主命李宗誠爲正使、楊方亨爲副使、以沈惟敬爲導、皆發、

法蘭西王入巴里、

顯利第四王以國民多不悅新教、改奉舊教、巴里總督弗利撒伯沙爾開門迎降、王入巴里、神聖黨威力大挫、王又遣使羅馬、告以悔過、法皇赦之、馬也那侯沙爾亦降、於是全國服從、

文祿四年乙未、（紀元二千二百五十五年、明神宗萬曆二十三年、西曆千五百九十五年、）關白豐臣秀次有罪廢爲庶人、尋自殺、

土耳其帝慕拉德第三崩、馬何美德第三立、

慶長元年丙申、（紀元二千二百五十六年、明神宗萬曆二十四年、西曆千五百九十六年、）明使來、和議破、

明使入朝鮮、李宗誠紈袴子、日夜思歸、沈惟敬欲逐而代之、怵以和敗、宗誠遁去、明主以楊方亨爲正使、惟敬副之、朝鮮使從之、濟海、我軍留兵釜山而凱旋、明使造伏見謁秀吉、書辭齟齬、秀吉大怒、逐使者、下令復發兵、

英吉利伐西班牙、取加的斯港、

初雷識特侯破西班牙有功、女王大賞之、凱旋後卽卒、其族厄塞伯特弗留有才能、王厚賜尊寵之、厄塞伯議伐西班牙以復讐、王納其言、屢遣兵船侵立士本、遂取加的斯港、

荷蘭人始至印度諸島、

先是荷蘭人欲航北洋以達東洋、不果而還、至是船主好多曼發船、繞喜望峰至印度、遂達蘇門答剌。萬丹、萬丹卽瓜哇島也、在蘇門答剌之東、以火燄山爲屏障、左曰萬丹、右曰井裏紋、荷蘭人至此地、遂與印度諸島貿易、

慶長二年丁酉、（紀元二千二百五十七年、明神宗萬曆二十五年、西曆千五百九十七年、）豐臣秀吉再伐朝鮮、

秀吉以小早川秀秋爲大將、遣先鋒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等復入朝鮮、秀秋至釜山、列壘塞、聯舟艦、以爲根據之地、明復使沈惟敬議和、惟敬素反覆小人、罔明欺日本、使朝鮮受其弊、明及朝鮮人惡之、明將邢玠捕誅之、率軍入援朝鮮、我師進入全羅、破明將楊元、陷南原、明將楊鎬。麻貴等率軍圍蔚山、

荷蘭人始來肥前平戶、

慶長三年戊戌、（紀元二千二百五十八年、明神宗萬曆二十六年、西曆千五百九十八年、）我軍大破明軍於朝鮮、

蔚山圍急、秀秋等分道赴援、城將清正等內外合擊、明軍大潰、斬獲甚多、

前關白豐臣秀吉薨、朝鮮師還、

秀吉疾篤、子秀賴幼、託德川家康以後事、八月遂薨、年六十三、遺命遣淺野長政、石田三成赴名護屋、收我師、諸將與明軍相持、明兵益至、麻貴等復圍

蔚山、清正與立花宗茂夾擊大克之、島津義弘亦大破明將董一元於新寨、而秀吉之訃適至、諸將整軍還、

法蘭西王及西班牙王和、尋發南的告示、

法蘭西王顯利第四屢與西班牙戰、破之、西班牙王腓立第二懼、請和、乃盟於勿欣、西國盡還其侵地、定西法國界、尋大會諸侯伯等於南的、發告示、除巴里及大僧正等所在地外、許全國自由信教、及新舊兩教同權、新教徒在其市府備兵力、於是教法之爭暫息、

西班牙王腓立第二殂、子腓立第三立、

腓立第二王四娶、王妃初娶葡萄牙國王女馬利約、生長子侗加祿斯、次與英國女王馬利加特力婚、及王西國、娶法國王女依利撒伯、生一女、次娶德帝馬士密憐第二之女安那、加祿斯與王有隙、王囚之、遂卒於獄、及王殂、次子腓立第三立、

巴里果得奴弑俄羅斯王帖阿爾多第一自立、

帖阿爾多第一王納巴里果得奴之妹爲妃、巴里專政、國人紛爭、至是巴里遂弑王自立、是謂果得奴系、祿利克系絕、

慶長四年己亥、紀元二千二百五十九年、明神宗萬曆二十七年、西曆千五百九十九年、太泥始通好、

太泥國在馬來半島中、小國也、遣使來通好、

甲列第九爲瑞典王、

甲列、額斯達第一之少子、爲波蘭兼瑞典王思其士門叔父、嘗欲得瑞典、與思其士門爭位構兵、大臣亦有與之者、甲列遂王瑞典、號甲列第九、

慶長五年庚子、紀元二千二百六十年、明神宗萬曆二十八年、西曆千六百年、德川家康破石田三成於關原、是歲荷蘭人及英吉利人始來堺浦、

先是德川家康任內大臣、及秀吉薨、諸侯不和、各樹黨援、石田三成得寵秀吉用事、與諸宿將加藤淸正、福島正則等有隙、三成以家康威望甚重、將不利秀賴、謀除之、與備前侯宇喜多秀家、會津侯上杉景勝、安藝侯毛利輝元等結、景勝擧兵於會津、家康東征、三成與秀家及小西行長等起兵、扼美濃、輝元扶秀賴守大阪城、家康反旆西上、正則等以下諸將屬之、與三成等大戰於關原、破之、誅三成、行長等、處秀家流、輝元、景勝降、自是政權盡歸德川氏、是歲荷蘭及英吉利商船始至和泉國堺浦、家康致之相模國浦賀、毀其船、召荷蘭船長耶楊士於江戶、問以海外之事、欲大開通商之利、

大越世宗黎維潭崩、子維新立、是爲敬宗、

以鄭松爲平安王大尉端國公、阮潢反、據順化、號廣南、

英吉利立東印度會館於倫敦、

依利薩伯女王降手詔、立會館於倫敦、始遣五舟載貨至東印度貿易、船主蘭加斯得至蘇門荅臘、又至摩鹿加、立一埔頭於爪哇而回、大獲利、女王殂後、會館富厚繁盛、至今猶首推焉、

慶長六年辛丑、紀元二千二百六十一年、明神宗萬曆二十九年、西曆千六百零一年、安南阮潢贈書於德川家康通好、呂宋亦來、

英吉利女王殺厄塞伯、

英國大臣伯爾勒卒、厄塞伯當國、女王性剛愎、厄塞伯亦伉直不撓、時多牴牾、王怒之、伯每喜立事功、而無將才、阿爾蘭俗獷悍難馴、至是叛、乞援於西班牙、鴟張跋扈、伯請往征之、率二萬人、身爲大帥、逗撓不進、坐此得罪、伯忿、欲結黨爲亂、事洩伏誅、

慶長七年壬寅、紀元二千二百六十二年、明神宗萬曆三十年、西曆千六百零二年、荷蘭立東印度會館、

荷蘭人亦相議新立東印度會館、屢遣船艦至印度、抄掠西班牙及葡萄牙屬地及商船、遂取婆羅洲及其近島、築商館堡砦、以圖貿易之基、

慶長八年癸卯、紀元二千二百六十三年、明神宗萬曆三十一年、西曆千六百零三年、德川家康任征夷大將軍、進右大臣、豐臣秀賴爲內大臣、家康尋辭右大臣、秀賴爲右大臣、

柬埔塞始通好、

土耳其帝馬何美德第三崩、子阿米的第一立、

英吉利女王依利薩伯殂、蘇格蘭王惹迷斯第一兼爲英王、

女王依利薩伯殂、年七十一、在位四十五年、初主政教者、皆欲女王納夫生子、以固邦本、列邦王子等、俱願爲其夫、依利薩伯立志、終身不願有夫、恐牽制也、女王剛毅耐事、聰明察機、寬仁懷人、卽位以後、有賢相西錫爾、伯爾勒相繼輔之、躬禦外侮、剗平內難、稱爲至治、都鐸爾朝凡一百十八年、其始政敎悉由上出、顯理第七、第八自作聰明、紊亂法紀、增額外賦稅、强人從其令、然法律具在、律云、議不協於高門士、令不行於下、法非經高門士與上院共議、不得遂行、聽訟非得情實、不得置民於獄中、葉以後、士庶漸得各行其志、依利薩伯雖欲自擅、恐民叛、勉從之、令依律而行、通國民口三百萬、依利薩伯在位十二年、增一百萬、顯理第七時、倫敦都城戶口五六萬、迨顯理第八

時倫敦推歐洲第一都會、較今時僅十之一耳、依利薩伯時、荷蘭白耳義人多遷徙入英、民口驟增至十五萬、宮室嵯峨相望、而服食器具尙未如今之精潔也、此時文運旺盛、若法朗士倍根執歸納法、唱經驗論、爲哲學先驅、使後學愈知考索、維廉舌克斯畢爲戲曲大家、其所製奪造化之妙、役鬼神之工、才華意匠融和不戾、若依的門斯本色、亦爲詩賦正宗、女王用巴力門議、以蘇格蘭王惹迷斯第六爲嗣、惹迷斯父則大尼理、母則馬利及女王殂、都鐸爾系絕、惹迷斯入卽王位、年三十六、號惹迷斯第一、是爲斯丟亞的系、於是英蘭蘇格蘭合爲一、號大不列顚、

慶長十年乙巳、紀元二千二百六十五年、明神宗萬曆三十三年、西曆千六百零五年、與朝鮮和、返俘、德川家康辭職、子秀忠代爲征夷大將軍、

朝鮮苦明人來戍也、欲速成和、使孫文彧等來、對馬侯宗義智率詣京都、見德川家康、家康令諸道檢朝鮮俘返予、自後貢使致之江戶、家康辭職、子秀忠任征夷大將軍、爲內大臣、

莫臥兒帝亞格巴崩、子需般祗爾立、

回教入印度五百餘年、其徒建國者多、又有昔時王族之裔、常與回徒相爭、婆羅門教亦未全衰、亞格巴帝用心治術、使印度人與回教徒同權任用之、其信教任國人自由、與書葡萄牙王、招致基督教士、舊課稅於非回教者、帝除之、又分國爲十二省、節用尙儉、整理財政、法制軍備秩然可觀、在位五十一年、爲莫臥兒國極盛之時、世稱曰大帝、

俄羅斯王巴里被弑、帖阿多爾第二立、又被弑、狄米得里第三立、

巴里僭立、國人不服、帖阿多爾第二以波蘭師入討巴里、巴里兵敗、仰藥死、帖阿多爾卽位、宜萬第四之子狄米得里第三又弑帖阿多爾卽位、

英吉利王誅陰謀爆發者、

惹迷斯王入英境、衆見其擧止輕躁、言行鄙穢、不悅、王性怯、見人輒竄、出必重衣防人行刺、其在蘇國、大臣專政、既爲英主、則肆志、以爲人莫予違、王素信波羅特士敎、敎而以其母馬利奉加特力敎、舊敎人意其利於已、及卽位、待之苛酷、加特力人甚怨之、其徒羅伯克的斯畢等相謀、埋火藥三十六桶於上院下窟室中、置鐵石、上蓋柴草、作長引綫、供發火、待國會之期、欲爆發殺王及議員、王下令以十一月五日會議、叛黨以上院中亦有加特力人、思所以救之、克的斯畢心頗不然、欲併教人殺之、然同謀者大半告戚屬、事遂洩、執其黨縛格斯、送議院訊之、供吐鑿々、詞氣忼慨、並不株引他人、問何故欲多殺不辜、答曰、治危疾必用危方、乃收捕叛黨八十人下獄、大半自縊、至死不悔、克的斯畢爲收捕者所殺、於是國人深恨加特力人、

慶長十一年丙午、紀元二千二百六十六年、明神宗萬曆三十四年、西曆千六百零六年、占城暹羅始通好、

俄羅斯王狄米得里第三被弑、白色里第六立、

瑞士高倡亂、弑狄米得里王、僭立、稱白色里第六、狄米得里之遭弑也、事屬隱祕、人莫知其生死、自稱狄米得里者有三人、各起兵爭位、

荷蘭人檢出澳大利亞洲、

澳大利亞在亞細亞東南洋、幅員廣大、東方岡陵錯雜、陸連廣野、沙漠荒郊、粗草遍土、其間游牧良便、亦可播種、餘則沿海如一、至於腹內、惟見一片茫茫、低淤沙壤而已、海口甚多、河泊絕少、北中之地夏時燥熱、東南平和、土人寥落、最爲愚魯、面黑首蓬、體裸、食僅樹根、山菓巢木而居、荷蘭人東來、占領南洋諸島、展轉略地、遂抵此土、名曰澳大利亞、

慶長十二年丁未、紀元二千二百六十七年、明神宗萬曆三十五年、西曆千六百零七年、英吉利人建惹迷斯頓府、

英國船主紐波爾的至北美勿爾治尼亞、開府於河上、因國王名曰惹迷斯頓、河曰惹迷斯、當時遷者多粗暴少年、欲散回者數、土蕃屢來侵、受害殊甚、王遣其臣往理之、文武咸歸節制、自是英人趨之日衆、諸國遊民亦航海歸之、

慶長十三年戊申、紀元二千二百六十八年、明神宗萬曆三十六年、西曆千六百零八年、朝鮮宣祖昭敬王李昖殂、子琿立、

琿嘗爲日本所虜、得放還、至是卽位、

法蘭西王建給卑克府、

顯利第四王用意於海商殖民、屢奬勵之、墾闢北美加拿他之地、建府城曰給卑克、

慶長十四年己酉、紀元二千二百六十九年、明神宗萬曆三十七年、西曆千六百零九年、島津家久征服琉球、

琉球在薩摩之南、三十六島毘連紆蟠、永享中、將軍足利義敎賜之薩摩侯島津忠國、世來貢、當貴久時、國內多難、絕使聘、天正中、復來貢、自朝鮮之役作、秀吉責之不復通、家久欲復之、請德川家康、家康許之、家久遣僧責其來貢、國王尙寧不從命、家久遣將士征之、直逼其都城首里、一鼓拔城、擒尙寧而歸、家康以其地賜家久、尋釋尙寧、復其國、屬於島津氏、

有馬晴信擊殲瑪港船、

自葡萄牙人據瑪港、其來我邦貿易者、槪由瑪港、有馬晴信封邑肥前原城賈船漂到瑪港、葡人殺其船長、奪貨物、是歲瑪港船到長崎、殺我賈人者在舶中、晴信請擊之、家康聽之、晴信與長崎尹長谷川廣智謀、擊瑪船焚之、殲其人、尋瑪港人來謝罪、貿易如故、

荷蘭及英吉利人始通商、許貿易於平戶、

德意志新舊兩黨復起、

德帝羅德福第二惡新敎、會多瑙忽爾市民有妨加特力禮拜者、王怒命巴威略侯馬西密憐奪其市權、逐之、馬西密憐私有其地、於是新敎侯伯相盟抗帝、是名俞僴、推巴爾都選侯弗勒得力第四爲盟主、舊敎徒亦結同盟、是名利克、推馬西密憐爲盟主、時格力弗克黎弗侯約翰維廉卒、帝遣勒阿勃底維廉公理後事、巴郞丁堡侯約翰思其士門、及巴爾都紐堡侯窩弗剛維廉爭立、共藉俞僴之力、抗勒阿勃底、既窩弗剛更奉舊敎、屬利克黨、將用兵、哈弗斯堡族人以帝不能統御、相謀勸帝使讓匈牙利、默隣墺地利於弟抹的亞、抹的亞乃許其國新敎徒以自由信奉、帝亦恐失波希米、下宸翰許其民奉新敎、且貴紳武人府市皆建寺院、

西班牙及荷蘭和、

西班牙及荷蘭交兵數年、輸贏未決、兩國人皆厭兵、欲講和、議西班牙王腓立第三與荷蘭人約和好十二年、許其自立、

慶長十五年庚戌、紀元二千二百七十年、明神宗萬曆三十八年、西曆千六百十年、德川家康遣使於新西班牙、

新西班牙卽北美墨西哥也、其國商船遭風漂到我東海、家康命繕船、賜資糧遣歸、家康欲與海外交通、乃新造船、與其舶共往、明年還、

法蘭西王顯利第四被弒、子路易第十三立、

顯利第四王承爭亂之後、用意治國、法國封建侯伯、其邑蟠踞國中、王大發

府庫、施與列侯、諭旨納土、痾爾良、諾爾曼的二侯首納封邑、列侯倣之、王邑日廣、威權漸振、又大理財政、擧巴里人羅尼、施新政、羅尼殫心力、節財用、勸農桑、使國中家畜牛羊、具犂鋤、曰耕牧國之母也、王卽位之初、國債三億、歲入僅十五萬、不數年、府庫充溢、米麥狼戾、封羅尼爲蘇利公、王嘗有大志、常觀邦國分裂、民不聊生、曰王侯互爭國土、何益於天下、我將逐土耳其、俄羅斯於亞細亞、驅英吉利於海島、滅德意志、西班牙、廢荷蘭、義大利、打全歐爲共和國、設一大議會、決定政事、開四海一家之國體、與億兆人民休息於無事、於是乘德國內亂、圖進取之策、整兵將發、會爲舊敎徒拉威辣所剌殂、年五十八、初拉威辣欲誅異敎者、王不聽、遂及此、國人哀哭如喪父母、衆執拉威辣車裂之、子路易第十三立、甫九歲、母墨底西系瑪利攝政、寵義大利人根西僴、擧爲首相、黜蘇利公、國人不服、

俄羅斯人逐白色里第六、波蘭王烏拉日斯勞第四倂王之、

先是波蘭王思其士門第三殂、子烏拉日斯勞第四立、俄羅斯人與波蘭人謀、逐白色里第六、迎烏拉日斯勞致王位、而俄國大亂、烏拉日斯勞蓋在波蘭擁空名耳、

荷蘭開府於德拿

德拿東印度群島中小嶼也、在西里百及摩鹿加二島之北、其地天時和煦、園林極佳、初葡萄牙與西班牙爭群島、互相攻擊、至是荷蘭以兵逐兩國人、專擅其利、開府於德拿島、始以彼得保多爲東印度總督、尋彼得古溫代之、

慶長十六年辛亥、紀元二千二百七十一年、明神宗萬曆三十九年、西曆千六百十一年、瑞典王甲列第九殂、子額斯達第二亞多爾弗立、

亞多爾弗年十八、勇武用兵、繼先王志、欲恢弘疆土、擊俄羅斯、取其加勒里及茵日耳曼蘭州、

後水尾帝慶長十七年壬子、紀元二千二百七十二年、明神宗萬曆四十年、西曆千六百二十年、帝卽位、

帝諱政仁、後陽成帝第三子也、受禪卽位、

德川家康嚴禁基督教、

初豐臣秀吉禁基督教、而其徒猶潛伏諸州、文祿末、秀吉令捜捕教師在京都大阪者、盡逐之、執信徒二千餘人斬之、至是荷蘭人遺書家康、告唱彼教者抱覬覦志、家康又逐宣教者、申嚴禁令、當是時、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吉利安南柬埔塞占城暹羅等諸國來航者頗多、家康雖禁布教、許其貿易如故、贈書國王、引見船長、給以印券、我船舶亦堅牢、設三桅、施髹漆、可載數百人、頗精操舟、商賈乞印信於政府、航至海外貿易者亦多、有航到亞美利加者、明人鄭芝龍歸化、家康又召見之、推問外事、館之長崎、

德意志帝羅德福第二崩、弟抹的亞立、

帝好學、尤精天文、擧刻白爾任算博士、希斯拉作曆書、勒巴維講化學、國人始以金銀絲織錦、又製縫衣機器、然乏統御之才、晩年又爲抹的亞所迫、讓波希米、至是崩、年六十二、抹的亞嗣立、

慶長十八年癸丑、紀元二千二百七十三年、明神宗萬曆四十一年、西曆千六百十三年、安南端國公阮潢卒、子福源立、

波蘭兼俄羅斯王烏拉日斯勞第四殂、弟約翰第二加什密爾立、爲波蘭王、俄羅斯立密給爾帖阿多爾微都爲王、

時波蘭屢侵俄羅斯、俄國公族波日爾斯吉擧兵伐之、及烏拉日斯拉殂、與國人議、以祿利克系之後密給爾帖阿多爾微都屬最近、推立爲王、是爲落馬腦朝、遣使瑞典波蘭德意志諸國告之、

英吉利王女嫁德國來因部長弗勒得力第五、

英吉利王惹迷斯娶丁抹王女安爲妃、有二子一女、長曰顯理、次曰查爾斯、女曰以利沙伯、前年顯理卒、年十八、至是以利沙伯嫁德國來因部長弗勒得力第五、爲波羅特士敦教人、國人喜之、此今女帝得立之由也、是歲宰相西錫爾卒、前相西錫爾之子也、父素有大名、子亦繼之、能曲事昏君爲首輔、

逢君之惡、榮用日侈、强高門士令納賦於王、高門士不從、王怒責之、高門士曰、供國用則可、否則不能、王不得已、鬻賣官爵、自宰相以下、設有成例、又新立一爵、曰巴命、納在巴命世爵之次、値銀數千、西錫爾既卒、王寵庸人、繼爲首輔、權移臣下、

慶長十九年甲寅、紀元二千二百七十四年、明神宗萬曆四十二年、西曆千六百十四年、德川家康秀忠伐豐臣秀頼、尋和、

豐臣秀頼生母淺井氏稱淀君、視事、與德川氏不和、招客繕兵、家康聞之、與秀忠率兵數十萬西上、攻圍大坂城、豐臣氏請和、約其毀郭塡塹而聽之、

伊達政宗遣使於羅馬

仙臺侯伊達政宗亦有交通之志、請家康以基督教師爲導、遣其臣支倉常長歷呂宋、航太平洋、自北美達西班牙、謁腓立第三王、遂到羅馬、謁法皇保羅第三、問教法、察風俗、經七年而還、

法蘭西開國會、

路易第十三王既長、太妃及根西偏猶擅政權、諸侯不服、推公得公爲首、以抗王室、新敎徒亦叛首府、孤立、太妃等大懼、下令國中、使敎士貴族平民各選出議員、開國會、以圖調停、而意見不一而散、是爲革命前最終國會、

荷蘭始殖民於北美、曰新荷蘭、

荷蘭人覓新地、到北亞美利加、始開此土、移殖民人、名曰新荷蘭、尋義大利游民亦至、爲荷蘭傭、日致富庶、即今紐育州也、瑞典人亦闢其南地、曰新瑞典、無幾新荷蘭併之、即今紐日爾塞州也、

元和元年乙卯、紀元二千二百七十五年、明神宗萬曆四十三年、西曆千六百十五年、 德川家康復伐豐臣秀賴、滅之、

秀賴復聚兵、家康及秀忠再率師擊之、攻大坂城、秀賴淀君自殺、豐臣氏亡、

元和二年丙辰、紀元二千二百七十六年、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西曆千六百十六年、 前征夷大將軍德川家康薨、

滿洲太祖建元曰天命、

元和三年丁巳、紀元二千二百七十七年、明神宗萬曆四十五年、西曆千六百十七年、 土耳其帝阿米的第一崩、弟慕士

達巴第一立、

法蘭西王路易第十三親政、

路易第十三王漸知根西偏之姦黠、幽之、王嬖臣婁納使刺客殺之、王逐其母於波羅瓦、親庶政、而每爲婁納所左右、國人惡婁納、猶根西偏、

元和四年戊午、紀元二千二百七十八年、明神宗萬曆四十六年、西曆千六百十八年、 德意志三十年戰起、

德帝抹的亞無子、立弟法地難多爲嗣、法地難多初領士的爾馬克加林鉬格連等、至是爲波希米匈牙利王、固信舊敎耶修的派、新敎徒深讐視之、帝亦閉波希米州不勞惱寺院、悉毀巴拉克府寺院、新敎徒以爲背先帝勅旨、又變革州制、定置知州十人、其七人爲舊敎徒、於是新敎徒大憤、群起推都林伯抹的亞爲長、薄巴拉克城、捕所最怨知州馬知昵都士剌瓦達二人及祕書一人、投之城下、三人僅以身免、新敎徒議置執政三十人、裁決事務、逐耶修的徒、起兵、新敎兪偏黨、推曼斯希爾伯耶侖斯多爲將、細勒西亞勒匿諸州、遣撒遜侯約翰若耳治、率兵來援之、帝遣兵伐之、爲都林伯等所破、自是爭亂閱三十年、始息、因謂三十年戰、

英吉利王諭示禮拜日游宴、

惹迷斯王出榜諭示禮拜日儀注、大約是日拜經後、男女可任意嬉游、毬射宴飲無所不至、法與聖書不合、識者痛恨之、俗名之曰戲書、

元和五年己未、紀元二千二百七十九年、明神宗萬曆四十七年、西曆千六百十九年、 大越平安王鄭松弒其君黎維新子維祺立、是爲神宗、

德意志新敎軍侵維因、太弟法地難多出奔、尋抹的亞帝崩、法地難多第二立、新敎徒立弗勒得力第五爲帝、

都林伯抹的亞率新敎軍、侵墺地利首府維因、墺國新敎徒應之、脅太弟法地難多、太弟剛毅勇敢、率寡軍出奔、既而波希米之戰、新敎徒不利、都林伯引還、尋抹的亞帝崩、法地難多第二爲六選侯所推、即位於佛郎渡、波希米

新敎徒不服、更推巴爾都選侯弗勒得力第五爲帝、以抗法地難多帝、弗勒得力、即英王女壻、而兪偏黨之領袖也、都林伯又與匈牙利之七山侯伯多連伽勒爾約、再攻維因、會氣候冱寒、輜重空乏、德軍又侵匈牙利、乃退歸、

荷蘭取爪哇、建巴達維亞府、

荷蘭既擅南洋海權、討爪哇破之、取萬丹、建城邑、設市廛、曰巴達維亞、以爲首府、沿海一帶之地、並歸荷蘭、爪哇爲其所制、唯命是從、其地街衢方廣、貨物充牣、爲往來船舶必由之處、遂爲南洋第一都會、

元和六年庚申、紀元二千二百八十年、明光宗泰昌元年、西曆千六百二十年、 明神宗崩、子常洛立、是爲光宗、尋崩、子由校立、是爲熹宗、

德意志帝勦新敎徒、弗勒得力第五奔荷蘭、

巴威略公馬西密憐、舊敎徒之首魁也、助法地難多帝、征服墺國新敎諸族、

西班牙王腓立第三使其將士卑那辣援之侵入巴爾都侯邑撤遜選侯約翰若耳治素崇路惕教而與弗勒得力有隙故又助帝馬西密憐與將軍智爾利率利克軍與將軍武額兵合進入波希米軍勢大振初弗勒得力期英軍來援英王意以波希米乃德國屬地弗勒得力同於叛逆且其子與西班牙王女議婚故不援及德軍來迫弗勒得力使安拿爾侯基利斯底安督全軍拒之與智爾利等戰於白丘大敗弗勒得力及其妻經細勒西亞巴郎丁堡奔荷蘭依於叔父毛里都帝收弗勒得力封邑逐基利斯底安及約翰若耳治捕波希米新教徒首魁二十七人處死廢新教解兪佣黨逐之殆三萬家皆散之四方

英吉利人拓新英吉利於北美

初英國新教徒爲有司所迫移居荷蘭聞有新地搭英船美弗樓耳號遠往遷焉時勿爾吉尼亞地漸凋敝因來居北方名其所居之地曰伯來謀後漸

勤於生聚名曰新英吉利即今馬薩諸塞州也

萬國史綱目卷之六 終

萬國史綱目卷之七

日本　重野安繹著

元和七年辛酉、（紀元二千二百八十一年、明熹宗天啓元年、西曆千六百二十一年、）西班牙王腓立第三殂、子腓立第四立、

腓立第三王暗愚、嬖幸竊柄、國政日非、初西國逐摩里斯哥人於海外、既而其種族復蔓延、殆八十萬、其人富學識、饒家產、羅馬法皇虞其害、布敎勸王逐之、王信之、勒兵驅逐、摩里人渡海入亞弗利加、西國驟減人口、田野荒蕪、製造貿易漸微、

法蘭西瑪利妃專政、

初婁納逐太妃瑪利、執政專橫、國人怨之、瑪利乘間煽動人心、勒孫僧正黎塞留居間調停、觧怨結約、既而婁納卒、瑪利復執國權、

荷蘭取巴西、

葡萄牙人闢巴西、後屬西班牙、至是荷蘭與西印度會社、漸擴屬地、與西人戰、遂取巴西及古拉加病島、

元和八年壬戌、（紀元二千二百八十二年、明熹宗天啓二年、西曆千六百二十二年、）德意志將智爾利及新敎徒軍戰、

曼斯希爾侯耶侖斯多及巴丁多拉侯若耳治弗勒得力不倫瑞克侯弟基利斯底安、爲新敎徒、相結起兵、抗帝、帝使將軍智爾利征之、智爾利與西將士卑那辣合、略巴爾都、四月、耶侖斯多逆戰於威斯碌、破之、五月、若耳治弗勒得力又戰於殷扁、敗績、六月、智爾利進破基利斯底安於呵克斯、

元和九年癸亥、（紀元二千二百八十三年、明熹宗天啓三年、西曆千六百二十三年、）德川秀忠辭職、以子德川家光爲征夷大將軍、

大越安平公鄭松卒、子梉嗣、

智爾利破新敎徒軍、

德國將軍智爾利又與不倫瑞克之基利斯底安、戰於西發里、大破之、基利斯底安與耶侖斯多奔荷蘭、國中無復助新敎者、帝以巴威略公馬西密憐爲巴爾都選侯、

土耳其帝慕斯達哈第一被弑、從子慕拉德第四立、

慕斯達哈帝暴虐、爲其下所弑、帝兄阿米的子慕拉德第四立、

寛永元年甲子、（紀元二千二百八十四年、明熹宗天啓四年、西曆千六百二十四年、）朝鮮廢其君李琿、立宣祖孫李倧、是爲仁祖憲文王、

朝鮮人廢李琿、爲光海君、立宣祖五子元宗子倧、

法蘭西以黎塞留爲首相、

黎塞留始輔太妃瑪利、參贊政事、既而有隙、遂黜之、任首相、獨握政柄、黎塞留有智略、達治國之體、嘗在議院、論制諸侯挫寇敵張國威、言極切實、王知其可用、信之、繼顯理第四遺志、始派遣使臣、駐剳各國、增造船艦、以嚴武備、

荷蘭人據臺灣、

臺灣在明福建省東海中、巨島也、西有澎湖列島、明人始來住其地、海盜往往據之、先是荷蘭人到支那海、請通商、葡萄牙人恐奪其利、百方妨之、明吏亦諭使移商館於臺灣、至是築平安赤嵌二城、據之、以夾板船爲犄角、置酋長兵衛、土酋皆畏聽其約束、設市於鎭城外、與商賈交易、殺土人不服者、卒攘奪其土、

丁抹人拓北美紐惹西、

紐惹西北界紐育、東面海、丁抹人始寓其地、後有瑞典人墾其南隅、荷蘭人墾其東北、

寛永二年乙丑、（紀元二千二百八十五年、明熹宗天啓五年、西曆千六百二十五年、）日本人山田長政建功於暹羅、

暹羅北接明雲南省、東界安南、南臨大海、西南連馬來半島、西界緬甸、西曆一千三百五十一年、索模鐵的扶拉馬太保達第一、爲王、都猶地亞、在湄南河上游、子孫相承二十世、歷二百五十一年、是爲第一朝、一千六百三年、扶

拉約索恩丹代立是爲第二朝四隣來侵國多難山田長政日本駿河人通稱仁左衛門有大志見日本國新定以爲不足立功名慨然有航海之志客長崎會有商船赴交阯共駕抵臺灣轉入暹羅會有六崑之寇六崑暹羅西南小國也長政以策干王王授以兵拒之長政令其兵皆爲日本裝聲言日本遣兵來援與戰大克追擊至六崑國都王大喜封爲六崑王以女妻之任以國事威勢大振長政爲政尙威猛衆頗怨怒後六年王爲其下所廢扶拉約扶拉參代立是爲第三朝尋長政卒有女名因雄武有父風王於六崑太泥二國云同時有木谷久右衛門者和泉人亦到暹羅會阿瓦（即緬甸）來侵衆六萬日本人客暹羅者六七百人號曰日本街久右與長政俱率日本客擊阿瓦破之王賞功封附庸王以壽終子久右衛門襲封又播磨舟人有天竺德兵衛者乘船通商暹羅屢來往著暹羅紀行

丁抹王基利斯底安第四入德意志

丁抹王基利斯底安兼疴斯丁公爲下撒遜新教徒首領聞德國逐新教徒起兵入德國英法二國援之衆凡二十五萬人德意志帝擧瓦連士典爲大將拒之瓦連士典波希米人其家素屬新教而躬奉舊教嚴毅深沈有智謀自編軍隊得四萬以波希米歲入供軍費散私財以充犒賞大得士衆之心帝陞爲弗黎蘭公

英吉利王惹迷斯第一殂子査爾斯第一立

惹迷斯王博通諸學著書好用希伯來希臘及羅甸語人不能解朝廷雖政教紛爭而民勤其業商賈耕稼工作日起商船大小一千號人數盈萬公司船在印度甚夥王欲治蠶絲求桑於法蘭西移植數十萬本創造新聞紙始有馬車尋悟電氣之理作指南籍以便航海殂年五十九査爾斯惹迷斯次子性和緩儀表儼然與乃父異初議婚於西班牙王女國人不欲嬖人伯金恒自到西國謀之西人不禮忿歸力阻其事遂娶法蘭西王顯理第四之女亨略達爲妃及卽位伯金恒用事爲人僉壬身兼庶職貲產百萬不徒亂政且侵教權力張舊教妃亦奉舊教中懷嫉妬陰賊傲狠欲使英政如法當是時宗教黨派及政治主義交相背馳宗教分三種一日英吉利教卽以比斯哥巴宗一日不勒斯比得派一日彪力單派相持不下政治則斯壬亞的王系務主專制國會多貴共和而王以君位爲天授不肯屈法律然偏聽人言私疑不決詐術馭衆與人失信卒以此致亂

荷蘭統領毛里都卒弟弗勒得力維廉立

寛永三年丙寅（紀元二千二百八十六年明熹宗天啓六年西曆千六百二十六年）德意志破新教徒軍

曼斯希爾侯耶命斯多聚敗兵勢復振瓦連士典擊破之德騷追歷細勒西亞默隣至匈牙利耶命斯多走與七山侯迦勒爾合未幾病卒於達爾馬西亞先是不倫瑞克之基利斯底安亦卒德將智爾利又邀擊丁抹王基利斯底安第四於不倫瑞克之律的爾大破之丁兵死傷甚多

荷蘭復取巴西

先是荷蘭取巴西尋葡萄牙復之至是荷蘭將軍龍克復攻取之

寛永四年丁卯（紀元二千二百八十七年明熹宗天啓七年西曆千六百二十七年）滿洲太祖崩子太宗立改元天聰

太祖征服諸部都遼陽尋遷瀋陽太宗立伐朝鮮王李倧走還江華

波斯王亞巴士殂亞巴士第二立

亞巴士王寛大有君人之度能容異教用意開明架橋梁通水道開市場與學校設隊商館於各所首都伊斯巴罕最爲宏麗人文頗備卽位之初有英人來教戰法尋與土耳其戰連敗之復其故地又取葡人所轄東疆之地土宇日大東至信度河西至底格里西河通商各國始與英國約和惟於倫理頗酷有四子殺其長子抉三人目蓋波斯習俗暴戾使然王亦染之

德意志將瓦連士典破丁抹軍

德將智爾利破丁抹王與瓦連士典軍合略疴斯丁瓦連士典別率兵拔石

勒蘇益克入德蘭、逐墨林堡諸公、德帝以其地賜之、兼任波羅的海水師提督、瓦連士典乘勝攻波美拉尼公降之、進攻斯多拉巽港、

寬永五年戊辰、紀元二千二百八十八年、明莊烈帝崇禎元年、西曆千六百二十八年、 日本人濱田彌兵衛擒臺灣酋長、尋釋之歸、

荷蘭人據臺灣及澎湖島、日本長崎邑長末次茂房遣商船於外洋、歷澎湖蘭人脅奪其貨物、船人僅免而歸、茂房大怒、崎商濱田彌兵衛及弟小左衛門、剛勇有術數、以俠鳴、茂房常愛撫之、乃以狀告圖報復、兄弟諾、與小左子新藏及從者百人、商裝而發、到臺灣、蘭人來檢船中、槖載與旅商不異、酋長貪利、聞裝齋多、引見兄弟、彌兵等進伺隙、直執酋長、把刀擬胸、蘭衆莫敢動、彌兵責以掠奪事、酋長乞哀服從、約捕暴徒、贖貨物、以其幼子爲質、彌兵釋之虜幼子及蘭人數名而歸、明年、酋長捕暴徒以謝罪、茂房乃還俘虜、

明熹宗崩、弟由檢立、是爲莊烈帝、

莫臥兒帝儒般祇爾崩、子沙日罕立、

沙日罕盡殺大臣、復都德列

德國瓦連士典攻斯多拉巽城不克、

北德諸地盡服於瓦連士典、獨斯多拉巽城堅守不拔、漢撒諸市不給舟楫於德軍、瑞典又遣兵援之、瓦連士典肉薄攻之、失兵一萬餘、圍攻閱三月不能下、乃解圍而退、

法蘭西黎塞留下羅舌勒

呼格腦的徒奉新教、擁兵以羅舌勒爲根據、黎塞留惡之、屢發兵擊之、至是降之、禁其貯兵器、申明南的榜諭、許爲教徒、

英吉利王召集國會、改定憲法、

查爾斯王終欲納稅於己、大臣勸開議會、王從之、召集巴力門、及議、增一條律、加諸國憲、言稅法宜悉依巴力門定議、不得無故下人於獄、論頗持平、謂之畢的森阿非來的來的言人得自主、阿非語辭畢的森言求惠、意謂求人得自主之惠也、高門士悅而從之、王不得已而從、伯金恒專權、與法蘭西修怨、聞法人擊羅舌勒教徒、欲率兵助羅舌勒、到海口、將發艦、彪力單教徒法登以刀刺之中脅而死、王命執法登、法登疾伯金恒興兵構怨、公憤行刺、從容就刑、

寬永六年己巳、紀元二千二百八十九年、明莊烈帝崇禎二年、西曆千六百二十九年、 滿洲兵三道入明、攻燕京、流賊大起、

德意志帝及丁抹王和於盧卑咯、又發宗教復舊令、

法地難多帝恐丁抹瑞典二國合兵敵己、與丁抹王兼衍斯丁公基利斯底安第四講和、會於盧卑咯、盟曰、德意志盡還侵地於丁抹、丁抹決無與他連和以敵德國、帝又欲張舊教、發宗教復舊令曰、從八掃條約、新教諸侯所得寺邑、盡收還舊教徒、定爲大僧正法邑二所、僧正法邑十二所、澳古斯堡條

約所許者、得信教自由、其他分派一皆禁之、舊教利克黨及瓦連士典兵脅新教徒從之、

英吉利王解散國會、

查爾斯王固不喜新律、當頒律於國時、私改其意、仍踵前弊、伯金恒既死、斯德拉福伯多馬溫斡及大僧正勞德用事、二人始從民情、後附王意、輔之、巴力門固執前議、王乃解散之、爾後十一年不召集國會、專制獨裁、任意爲政、

明正帝寬永七年庚午、紀元二千二百九十年、明莊烈帝崇禎三年、西曆千六百三十年、 帝卽位、

帝諱興子、後水尾帝長女、母德川秀忠女也、受禪卽位、

瑞典王助新教伐德意志

德國大將瓦連士典多功、國人有嫉忌者、且以其部兵抄掠沿道、民皆苦之、巴威略侯馬西密憐及諸選侯等會於雨山相謀、勸帝黜之、以智爾利代之、當是時、瑞典王額斯達第二亞多爾弗勇智蓋世、國勢日隆、併芬蘭、茵日耳

曼蘭以斯多蘭、黎弗蘭以孤爾蘭爲附庸、欲得普魯西及波美拉尼、占波羅的海覇權、見德帝抑制新教、謂助新教以破德軍、割其地、且使戚族墨林堡諸公復位、法蘭西相黎塞留又勸之、約供給軍實、額斯達決意自率精兵一萬六千、踰海入波美拉尼、擊却德軍、泝阿得河以進兵、

英吉利創建波士頓府於北美馬薩諸塞州、

寛永八年辛未、紀元二千二百九十一年、明莊烈帝崇禎四年、西暦千六百三十一年、　瑞典王大與德軍戰、

德意志帝命大將智爾利邀擊額斯達王、王轉向墨林堡、智爾利退到易北河、圍馬得堡、額斯達進攻佛郎渡、拔之、與其戚族巴郎丁堡選侯若耳治維廉合、撒遜選侯約翰若耳治亦與之通、其他諸侯會於來比錫、相約中立不援彼此、五月、智爾利陷馬得堡、將軍發邊海功最多、德軍抄掠縱火、屠殺極其慘毒、智爾利不能制、額斯達來救、與智爾利戰於易北河下流、破之、渡河到威丁堡、智爾利轉攻撒遜、約翰若耳治懼、乞援額斯達、智爾利攻拔來比

錫、來比錫又曰不雷典堡、九月、瑞撒合軍攻之、智爾利所率爲利克黨及德軍、兩軍各四萬、大戰數刻、德軍初破撒軍、既而額斯達來援、大敗智爾利、撒軍進入波希米、十一月、陷巴拉克、額斯達過突林克、佛朗哥出來因略亞諾。佛郎渡達拉摩斯達等渡來因河、取綿斯建陣營、爲禦冬計、先是瓦連士典解職在波希米別墅、及德軍屢敗、帝遣使復起之、任大將軍、委以兵馬權、瓦連士典探知瑞撒兩軍漸有間、進入波希米、擊逐撒軍、

寛永九年壬申、紀元二千二百九十二年、明莊烈帝崇禎五年、西暦千六百三十二年、　德意志將智爾利戰死、尋瑞典額斯達第二亞多爾弗殂於陣、女基利斯的那立、

額斯達王進向巴威略、過尼林堡、擊智爾利、大戰於多腦河畔、智爾利負重創而卒、年七十三、額斯達到澳古斯堡、擊巴威略公馬西密憐、轉圍門占、馬西密憐乞援瓦連士典、瓦連士典向巴威略、額斯達據尼林堡、對持數旬、兩軍死者三萬人、額斯達決意突瓦連士典砦、不能拔、轉向多腦河、瓦連士典進攻撒遜、撒遜告急、額斯達與撒遜威馬爾侯伯那鐸合赴援、諜知瓦連士典命發邊海分兵繞西北、十一月、襲擊德軍、時瑞軍二十萬、德軍十八萬、大戰於魯先、發邊海率騎兵返戰死之、既而額斯達王親突敵軍、中丸而殂、瑞軍不屈、伯那鐸勇戰、卒破德軍、瓦連士典引兵還波希米、額斯達王既殂、伯那鐸及何侖巴尼耳等督兵、推瑞典宰相屋銑士智拿爲帥、猶抗德軍、共盟於海爾本、以瑞典爲德國新教盟主、瑞典立額斯達女基利斯的那爲王、時甫六歲、

法蘭西黎塞留大削貴族權、

法蘭西貴族威權過重、黎塞留務裁抑之、貴族不平、王弟疴爾良侯喀斯敦擁太妃瑪利、誘諸侯作亂、西班牙陰助之、黎塞留討破之、其黨蒙摩稜西公見殺、喀斯敦降、乃放之、逐太妃、自是貴族震恐、屏息受制、

寛永十年癸酉、紀元二千二百九十三年、明莊烈帝崇禎六年、西暦千六百三十三年、　瑞撒連合軍又與德軍戰、

威馬爾侯伯那鐸要屋銑士智拿、以盤山等法邑屬佛郎哥爲已封邑、進略上巴爾都、瓦連士典在巴拉克、檢其士卒有罪者加刑、更募徵以補之、進入細勒西亞、與撒遜巴郎丁堡軍戰、十月、破瑞軍於阿得河畔、侵巴郎丁堡、抄掠伯林近邑、略勒匿、十一月、伯那鐸又取巴威略之雨山、初瓦連士典惡利克及西班牙黨、於是潛與瑞典。法蘭西。撒遜約、圖以部兵獨立、與撒遜巴郎丁堡兩選侯應、一掃西黨、且欲同新舊教徒之權、以革新德國帝政、故不援巴威略、引還波希米、朝廷以爲有二心、嫌隙卒成、

寛永十一年甲戌、紀元二千二百九十四年、明莊烈帝崇禎七年、西暦千六百三十四年、　德意志帝殺瓦連士典、

法地難多帝以瓦連士典爲有覬覦心、奪其兵權、黜之、瓦連士典急解印、撒兵歸至耶褐爾、將與伯那鐸有所謀、二月、有人刺殺之、雖帝無意殺之、聞其信喜賞刺者、使太子法地難多代領其軍、太子與迦辣士率西班牙巴威略兵、與伯那鐸等戰於那林弁、破之、取其佛郎哥屬地、

英吉利舊教徒徙北美馬理蘭

馬理蘭在勿爾吉尼亞東北、初英女王馬利時、英人有來住者、因名馬理蘭、至是舊教徒頗有徙居者、

寬永十二年乙亥、（紀元二千二百九十五年、明莊烈帝崇禎八年、西曆千六百三十五年、）德意志帝與撒遜和、法蘭西。瑞典及德意志。西班牙開戰、

撒遜選侯約翰若耳治背海爾本同盟、與德帝講和、會盟於巴拉克、約撒遜世得勒匿封太子於馬得堡、德國與瑞典及其同盟戰、撒遜援之、從征波羅特士敦教寺邑、許四十年間仍舊、同盟侯伯間有與帝者、法蘭西黎塞留既平內亂、專意外征、與瑞典結、贈金幣於伯那鐸、以助新教為名、與德意志。西班牙開戰、伯那鐸以失佛郎哥、欲更得亞撒西、竭力抗德軍、

法蘭西創建學士會院、英吉利創設郵便法、

英吉利殖民北美干挰底吉、

干挰底吉在馬薩諸塞南、馬薩諸塞人始墾其地、多携牛、餌牛乳以攝生、英吉利移殖民人、名其港口曰紐倫敦、

寬永十三年丙子、（紀元二千二百九十六年、明莊烈帝崇禎九年、西曆千六百三十六年、）征夷府令禁航外國、

先是命長崎奉行禁輸入基督教書、嚴申教禁、而犯者不止、因懸賞告訴、至是禁民航通外國、且造大船、犯者處死、

滿洲建國號曰清、改元崇德、

安南端國公阮德源卒、子福朗嗣立、

瑞典將巴尼耳破德意志軍、

德意志撒遜既連合、瑞典軍連為德國所敗、退至東海濱、勢力大衰、至是瑞典將軍巴尼耳破德意志撒遜軍於巴郎丁堡之維多蘇禿、軍勢復振、

俄羅斯東略至痾哥德海、

俄羅斯使哥薩克兵連入西伯利、與土人日漸熟狎、盛誇俄之富強、其酋有至俄者、睹其國都壯麗、傾心歸向、各部競相傳播、咸貢方物為藩屬、西伯利西方諸部、不費兵力、皆為俄有、築堡塞於要地以控制之、烏彌河畔有多木斯科、也尼塞河畔有也尼塞斯科、禮納河畔有亞古德斯科、於是展轉東略、過土蠻遊牧地、遂達痾哥德海、

北美馬薩諸塞人拓羅底島、

羅底島在馬薩諸塞南、西界干挰底古、東南距大西洋、馬薩諸塞人羅查威廉為土人所逐、至此鳩衆開墾、遂成小部、港內有小島曰羅底島、因以為名、所居地曰波羅甸士、

荷蘭置鎮戍於巴西、

荷蘭命將軍約翰繆利斯鎮巴西、又開屬地於亞弗利加西岸、

寬永十四年丁丑、（紀元二千二百九十七年、明莊烈帝崇禎十年、西曆千六百三十七年、）基督教徒亂起、擊平之、

德川氏戡定天下、多諸侯除封者、大友氏。小西氏素信基督教、其臣失祿浮

浪流言惑衆、嘯聚信徒、據肥前原城作亂、德川家光使其將板倉重昌率西海諸侯伐之、賊勢猖獗、重昌戰沒、使松平信綱代督、明年攻圍陷之、亂平、

清伐朝鮮降之、

清兵伐朝鮮、平壤。漢京皆陷、朝鮮王李倧乞降、乃結約講和、是謂丁丑條約、

德意志帝法地難多第二崩、子法地難多第三立、

法地難多帝崩、年六十、帝時國人舍尼創造測日望遠鏡、葛生的測定水星過日、太子法地難多第三立、兼匈牙利王、

蘇格蘭叛英吉利、

英吉利王徵稅餉益急、增罰金、權商販、建高等法院及星廳、罰不用命者、復立一法曰船錢、初海口皆設兵以衛護濱海官府、勸民捐費、遂有兵船六十號、至是行其法於全國、視地大小捐銀多寡、號令非法、物議大興、寒敦者本為高門士、家居不肯納船錢、入朝爭訟、責其違憲法、司中多王私黨、終以寒

敦爲非、多馬溫斡翼王事有成、欲行其法於蘇格蘭。阿爾蘭王固信以比斯哥巴教、勞德又謀播其法於蘇格蘭、廢不勒斯比得教、蘇人不從、上書駁詰、王不聽、下其法、於是蘇人皆叛、誓立教約、名曰格維難德、爲民得自主之教、不用以比斯哥巴教、

寬永十五年戊寅、（紀元二千二百九十八年、明莊烈帝崇禎十一年、西曆千六百三十八年、）清兵伐明、入河北。山東、

土耳其侵波斯、取縛達、

威馬爾侯伯那鐸取亞撒西、

伯那鐸攻亞撒西、法蘭西遣兵援之、亞撒西卒陷、明年伯那鐸薨、法人併其部兵土地收之、

寬永十六年己卯、（紀元二千二百九十九年、明莊烈帝崇禎十二年、西曆千六百三十九年、）征夷府復嚴基督教禁、

自西海亂平、益嚴基督教禁、謂之邪教、撿外國人信其教者、有信徒逐之、時葡萄牙人居長崎、唱宗教、征夷府悉逐之、與其館於荷蘭人、

英吉利建摩打拉薩府於印度、移民於北美特爾華拉、

摩打拉薩在印度東南海濱、特爾華拉在馬理蘭東北、

寬永十七年庚辰、（紀元二千三百年、明莊烈帝崇禎十三年、西曆千六百四十年、）土耳其帝慕拉德第四崩、弟愛白拉興立、

英吉利開國會兩次、

查爾斯王欲討蘇格蘭、軍需無出、仍召巴力門、會議納餉、議會久廢、於是復開、王盛氣以臨曰、蘇人叛我、將討有罪、奈軍儲不給何、巴力門欲先議從前違憲諸事、王及大臣阻之、命散去、王不得已、強借民財、起一軍、進擊蘇國、蘇人已侵奪英地、至帶尼河、王之將士咸不欲鬪、前軍敗走、乃會於約克議和、十一月、再開國會、巴力門議、凡王所下不依法令者皆去之、高等法院。星廳。船錢。及王所自立商稅等並廢、每三年必開國會、且彈劾大臣不法、收多馬溫斡及勞德、以擅改國制、當叛逆例、絞多馬溫斡、幽勞德、後五年、勞德亦見殺、王以巴力門跋扈、欲殺其權、力不能制、

葡萄牙國復建、約翰第四立爲王、

西班牙助德意志、屢與法蘭西戰、府庫空竭、工商失業、國勢大衰、腓立王下令、賦兵餉於加達羅尼、加達羅尼人不奉命、自創民主政、起兵抗王、法人助之、西人又遇葡萄牙人苛虐、屢課重稅、葡人怒、逐西兵在立士本者、推不拉干薩公約翰第四爲王、葡人皆應之、葡國屬西班牙凡六十年、於是復得自立、

寬永十八年辛巳、（紀元二千三百零一年、明莊烈帝崇禎十四年、西曆千六百四十一年、）定長崎一港爲貿易埔頭、

征夷府下令、拒絕海外諸國來航、惟許荷蘭及明商舶貿易、罷薩摩之阿久根。筑前之博多。肥前之五島。平戶。大村五港、獨存長崎一港爲埔頭、使荷蘭甲比丹每來航入覲江戶、

明流賊李自成陷河南、張獻忠陷襄陽、

阿爾蘭叛英吉利、

查爾斯王與蘇格蘭和、以欲抑巴力門、急去倫敦、至蘇國、委身格維難德、親往教院、受其禮法、蘇人益不悅王、會阿爾蘭首府都伯林加特力人群起、假名王妃、虐殺波羅特士敦人、劫掠一空、死者四五萬人、王素右加特力、故疑王之指使、人皆咎之、

德意志及列國議和、

法地難多第三帝素欲和好、會前年巴郎丁堡選侯若耳治維廉卒、子弗勒得力維廉立、亦主中立、因與列國約開和議於翰堡、

寬永十九年壬午、（紀元二千三百零二年、明莊烈帝崇禎十五年、西曆千六百四十二年、）清伐明、降錦州、西藏始通使於清、

瑞典軍破德意志軍於來比錫、

瑞將巴尼耳以前年卒、子埵士典孫勇略過父、代領其軍、入撒遜、德將里伯

德維廉等拒之、大戰於來比錫、埵士典孫破之、進過波希米、至默隣、

法蘭西相黎塞留卒、

黎塞留爲相十八年、芟除强梗、戡定擾亂、厚外交、勵文化、宏謀偉略、爲當時所推服、後俄帝彼得游法國、上其墓、追慕英風、慨然掩泣曰、使斯人與孤同世而生、則雖割俄國之半與之不恪也、是歲太妃瑪利亦殂、

英吉利內亂起、

查爾斯王返自蘇格蘭、有勸王擅威福而去巴力門之權者、王乃以國會强梗者寒敦等五人爲謀叛、自臨議院將捕之、國會不肯聽、上議於王、兵勇悉聽巴力門指揮、王又不許、於是二黨對壘、日尋干戈、王去至約克、號召公徒、英蘭西北部及貴紳加特力以比斯哥巴教徒附王、倫敦及東南部百姓工賈不勒斯比得敎徒附巴力門、王徒蓄髮跨馬、衣服鮮麗、俗稱加法利、言恃勢矜善戰也、議院徒剪髮四垂、俗稱隆黑德、言圓顱也、十月、兩軍戰於愛智赫、王徒得克、而兩軍死者共約千五百人、

寬永二十年癸未、紀元二千三百零三年、明莊烈帝崇禎十六年、西曆千六百四十三年、 大越神宗黎維祺讓位太子維祐、是爲眞宗、

瑞典軍破丁抹軍、德意志軍破法蘭西軍、

丁抹王基利斯底安第四見瑞典軍勢復振、意不懌之、與德國結、起兵侵瑞典、埵士典孫在默隣、聞之急引兵還、經細勒西亞、撒遜、不倫瑞克、入丁抹、略荷斯丁、石勒斯益克、進侵入德蘭、時法國軍亦侵德意志、德帝使麥爾犀威爾多二將、率墺地利巴威略兵拒之、襲擊法軍於突林克、大破之、

法蘭西王路易第十三殂、子路易第十四立、

路易第十三王始終信任黎塞留、使之竭才用世、稱其知人善任、是時各府議士唱民權說、欲改制國憲、抗貴紳曰、以一家喩之、貴紳兄也、衆庶弟也、豈有威力壓抑衆庶之理乎、貴紳曰、貴紳猶主、衆庶猶奴隸、安可輕改成法、紊尊卑之分乎、囂然論爭不相下、自是國民不平、激徒交起、唱共和說、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亂、胚胎于此云、王時始設京報、造玻瑠鏡、魯熟始傳改造火漆之法、是歲多里色利造風雨表、王殂、子路易第十四立、甫五歲、太妃西班牙王腓立第三女安臨朝、義大利人馬撒倫攝政、馬撒倫師事黎塞留、深沈有智略、甚得名望、

西班牙軍侵法蘭西、法軍擊破之、

西班牙遣兵二萬五千、侵賞巴尼、圍羅克魯城、法國不爾奔太子公得親王、年甫二十歲、將兵二萬拒戰、破之、西兵潰走、斬獲無算、

英王軍破議院軍、

查爾斯王親率衆進逼倫敦、議院軍欲乞和、先是王妃亨略達往荷蘭、貸錢糧、造兵械、至是率軍士兵艦至、諫王勿與和、六月、寒敦與王軍戰、負重傷而卒、倫敦人懼、大築軍壘備禦、

俄羅斯人至黑龍江、

俄羅斯人東略至堪察可、其南行者泝勒拿水源、踰與安嶺、至黑龍江、

瑞典人拓北美賓西爾威尼、

賓西爾威尼在紐惹西之西、北界紐育、西北隅連伊爾蘯湖、瑞典人來闢其地、

後光明帝正保元年甲申、紀元二千三百零四年、明莊烈帝崇禎十七年、西曆千六百四十四年、 帝即位、

帝諱紹仁、後水尾帝第三子也、受明正帝禪即位、

明流賊李自成陷燕京、莊烈帝崩、淸太宗崩、子世祖立、改元順治、伐李自成、走之、入取燕京、遷都焉、

法蘭西及瑞典軍破德意志軍、

法蘭西將都連及公得親王督軍入德國、擊却巴威略兵、占略來因中流要地、據之、德將迦辣士率兵援丁抹、與瑞將埵士典孫給尼比斯麥、戰敗績、埵

士典孫追擊又破之馬得堡殲德軍迦辣士死之德國戰爭累歲大都名邑多殘破法地難多帝憂之欲弭兵謀和於法瑞

英議院軍大破王軍

查爾斯王在阿斯福召集未叛議員無所建明而散會蘇格蘭人與議院通遣兵援之議院軍將阿力弗格朗空有文武才選健兒教以戰陣部勒悉按兵法毋許抄掠威名大著與王軍戰於馬斯敦慕爾兩軍各二萬五千人格朗空大破王軍王妃出奔法蘭西

正保二年乙酉（紀元二千三百零五年清世祖順治二年西曆千六百四十五年）明立福王朱由崧都南京清兵攻陷之王就擒唐王朱聿鍵立於福州魯王朱以海監國於紹興

瑞典法蘭西侵德意志

瑞將拕士典孫與德軍戰於波希米之庸浩大破之進逼維因而阻多腦河退入波希米拕士典孫羅篤疾辭職威朗給代督其軍法將都連與德將麥爾犀威爾多二將戰於佛朗哥敗績尋督法蘭西黑西二軍破巴威略兵於那林弃之亞勒亥

丁抹及瑞典和

丁抹王與瑞典人講和蠲孫德峽海稅又割曷蘭等地與之

英國議院軍又破王軍

議院軍將肥爾法斯及格朗空與王軍戰於拿西庇王軍大敗死者五百人俘五千人軍資器械盡沒王走保阿斯福

俄羅斯王密給爾帖阿多爾微都殂子亞歷細斯立

帖阿多爾微都王與波蘭和約息兵十四年與瑞典盟各易侵地與各國人通商定稅則作經國書盡有西伯利地國勢勃興

正保三年丙戌（紀元二千三百零六年清世祖順治三年西曆千六百四十六年）清兵擒唐王永明王朱由榔立於肇慶魯王走入海島鄭成功據厦門

初泉州人鄭芝龍有膽智失父愛來日本娶婦生子森明亂歸據海島爲盜後與弟鴻逵等就撫唐王立封爲侯愛森材賜朱姓改名成功命提督禁旅以駙馬都尉體統行事芝龍乞師日本日本不報淸師下閩浙芝龍降成功不從糾兵據厦門擾閩浙

瑞典軍與法蘭西軍合

瑞將威朗給發波希米至西發里併給尼比斯麥部兵又與法將都連合兵進入巴威略

英吉利王走蘇格蘭軍

查爾斯王在阿斯福諸營壘在外者盡失議院軍圍之甚急王懼微服出城走蘇格蘭軍蘇軍錮之

丁抹王兼疴斯丁公基利斯底安第四殂弗勒得力第二立

正保四年丁亥（紀元二千三百零七年清世祖順治四年西曆千六百四十七年）瑞法二軍與巴威略公和

瑞將威朗給法將都連迫巴威略公馬西密憐使離德帝約息兵既而法國與西班牙構難召都連還威朗給亦歸波希米馬西密憐又與帝合

蘇格蘭人送英吉利王於巴力門

自英國議院與王生隙巴力門與蘇人合各設委員執政以不勒斯比得教代國教廢以比斯哥巴教庀力單黨派別自獨立曰因的本敦其首領爲格朗空激論欲急革政以巴力門中多不勒斯比得教人議禁巴力門干與軍事隊伍悉歸因的本敦手勢益張巴力門及蘇人不悅及王走蘇軍巴力門及蘇人謀欲與王和王拒絕於是蘇人送王於巴力門受賂金四十萬咸謂蘇人賣王云王長子查爾斯第二奔法蘭西依其母妃巴力門居王於野次使衛士守之巴力門中持兩端一爲不勒斯比得黨謀排斥獨立黨與王和王不容却與蘇人結一爲因的本敦黨爲以王及不勒斯比得黨背神意謀除之格朗空紿王召執之

荷蘭統領弗勒得力顯利卒子維廉第二立

那不勒亂尋平

自那不勒屬西班牙西國常遣官吏於那不勒西治里治之往往作威虐民那不勒副王湯鹿利我最虐民皆怨至是作亂攻湯鹿利我走之推漁人麻撒尼蘇爲首領據那不勒明年西國發兵攻拔之盡誅暴民亂平

慶安元年戊子（紀元二千三百八年清世祖順治五年西曆千六百四十八年）德意志及瑞典法蘭西和於西發里

瑞法二軍復攻巴威略給厄比斯麥爲先鋒略巴拉克大縱劫掠初德帝謀和於瑞法議不諧延至是歲十月帝與瑞法諸國君長會於西發里之閔士得行成瑞典得波美拉尼大部及威馬爾市等贖金五百萬達列爾法蘭西得魯達林弁之麥都都爾威爾敦三寺邑及亞撒西諸市許置衛戍於來因河右岸巴郎丁堡及巴威略撒遜黑西加塞爾墨林堡不倫瑞克諸侯國各得地有差德國政體總復戰爭前舊態增諸侯權力得結和戰盟約但不得

抗帝及德國巴威略仍爲選侯以巴爾都新爲選侯宗教則據八掃及澳古斯堡誓約得新舊兩教各自由信奉許荷蘭及瑞西連邦獨立自兵興至此三十年大亂始息爾來德國貿易之權皆歸他國英人通商尤盛他國兵入德國者甚多先是寓兵於農至是始置守兵國體大變

丁抹王弗勒得力第二殂弗勒得力第三立

英國獨立軍破蘇格蘭人

英國威爾士及東方一部有起兵勤王者肥爾法斯格朗宓等擊破之閱三月盡平之蘇格蘭人亦爲王來侵格朗宓逆戰於伯勒斯敦大破之追入蘇境不勒斯比得教人在議院謀迎王復辟獨立黨軍圍其第執數十人悉逐之以其黨五十餘人設議院謂之侖巴力門格朗宓命廢王爲庶人召至法廷訊之上院十六人阻之獨立黨怒曰國中事惟吾曹自主

法蘭西弗侖特亂起

自西發里和成其利於法國頗大而國計日窮徵賦日急國民怨望太妃及馬撒倫鋭意爲政貴紳亦不悅政府更課金幣議院論其違法太妃怒執議員於是國人憤激抗太妃及馬撒倫是謂弗侖特之亂猶言投石軍以人無鬪心類兒戲也巴里副教大長玻耳岡的及貴紳數人爲之長聲勢日盛是歲大水不登餓莩盈路賞巴厄諾曼的被災最甚哥斯古厄僧萬聖法羅創賑荒社傾產賑恤得存活者頗衆又募婦女育棄兒棄兒院創於此人呼曰聖僧

俄羅斯人始到白令海峽

俄羅斯人白令探尋西伯利東北知亞細亞與亞美利加中隔海峽數十里名曰白令海峽因跨海拓亞美利加之一隅獵野獸之皮以供販鬻

慶安二年己丑（紀元二千三百九年清世祖順治六年西曆千六百四十九年）大越眞宗黎維祐崩神宗復位廣南襄王阮福瀾殂子憲王福晉立

土耳其帝愛白拉興爲其下所弑子馬何美德第四立

英吉利殺其王查爾斯第一建共和政

獨立黨六十九人召查爾斯王於法院訊鞫之國人來觀者甚衆軍士有執兵以防亂者高門士不勒燥勵聲詰之曰國中戰亂流血曝屍職汝之由汝有罪令法司宣汝罪王論辨不許獨立黨有訊詰之權不勒燥不聽目王爲謀叛擬死刑蘇格蘭及荷蘭人等有欲救之者軍士大譁王從容就死劊手取頭掀之大呼曰反者頭也衆莫不震慴即下令曰王子及他人欲得王位者以謀反論不數日廢上院奪其權定共和政謂之高門宓軍國事不勒燥領之設軍士三萬人號爲精兵以張聲勢以不勒格提督水師阿爾蘭蘇格蘭二州人不服立查爾斯王長子在荷蘭者爲王號查爾斯第二高門宓以格朗宓爲阿爾蘭牧駐都伯林阿爾蘭地狹民貧士卒素無訓練過輒敗歷八月悉平而返

荷蘭統領維廉第二卒建共和政

維廉第二卒諸部議廢太守建共和政治推若安特威爲統領

慶安三年庚寅（紀元二千三百十年清世祖順治七年西暦千六百五十年）英國共和軍破蘇格蘭人

蘇格蘭人迎查爾斯第二將軍莽得羅斯助之共和黨又拜格朗空爲大將伐蘇國逼以丁堡與蘇人戰於敦巴大敗之蘇人死者四千人俘虜萬餘莽得羅斯亦遇害

俄羅斯取雅克薩

雅克薩在黑龍江畔俄羅斯人南下取之漸與清通

慶安四年辛卯（紀元二千三百十一年清世祖順治八年西暦千六百五十一年）征夷大將軍德川家光薨子家綱襲職

朝鮮仁祖憲文王李倧殂子淏立是爲孝宗宣文王

法蘭西王師與弗侖特黨戰

公得親王初助王師後叛爲弗侖特黨兵勢甚張都連初爲弗侖特黨後歸王爲大將與公得戰王師屢敗

英國共和軍破查爾斯第二頒海上條規於諸國

查爾斯第二至蘇格蘭誓曰余必助不勒斯比得敎言不由衷與厥父同蘇人設兵以衛之格朗空屯兵要害夏查爾斯第二巡視南方至英蘭之北境竊識特下令示民有君然觀望者多格朗空聞之笑其輕躁親提精兵返擊接戰移時王卒敗易服逃至海濱遇煤船載奔法蘭西遂投荷蘭於是阿爾蘭蘇格蘭及英本境俱奉高門空之令初荷蘭統領維廉第二娶查爾斯第一之女故國人惡高門空群歐英人之在荷蘭者聖約翰約翰耻之歸而謀伐荷蘭歐羅巴諸國及英人之商於四方者皆傭荷人之船約翰議立一法曰凡亞細亞亞弗利加亞美利加各土之貨必由英船載至不得用本土船隻唯歐洲貨物或用本處船隻議定頒其條規於諸國當是時英與荷之商

船水師爲天下最荷人怨此法不便釁隙卒開

承應元年壬辰（紀元二千三百十二年清世祖順治九年西暦千六百五十二年）荷蘭及英吉利戰

荷蘭將軍萬德朗率兵船十四隻至英境英水師提督不勒格以兵船二十隻迎戰敗之荷蘭以雷德爾代萬德朗率水師過英小海與英將愛斯果遇於伯來謀交戰互有勝敗不勒格又以兵船四十隻與萬德朗之兵船八十隻大戰於海上英師退荷人縛帚桅竿上誇稱必一掃海面也既而英軍大破荷軍得商船三十兵船十一殺二千人虜千五百人

承應二年癸巳（紀元二千三百十三年清世祖順治十年西暦千六百五十三年）法蘭西將都連破公得

都連將兵與公得親王大戰於巴里城外都連敗退公得進入巴里既而都連又戰破之公得奔西班牙西班牙王腓立第四授以將印使攻法國法西之戰復起

英國水師破荷蘭水師

英將猛格與荷將萬德朗戰未有勝負不勒格宵至復戰大破荷軍於英海口後一月往戰於荷蘭洋萬德朗奮鬪死之兵大潰荷人氣索喪失甚多懼不欲戰乃謀和

英國以格朗空爲保護主

格朗空當國權侔王者而辭其名初侖巴力門約及期而散既而悔之格朗空堅執前議侖巴力門抗格朗空不已格朗空乃率兵迫令散去更徵議員多因的本敦黨凡一百五十人謂之倍爾奔巴力門委以治民之權議會務革政敎貴紳及百姓咸怨不能行一法閲五月仍以治權還格朗空國人上尊號曰勞爾德不羅德達勞爾德主也帥也不羅德達保護也言保護英蘇阿及諸屬地者格朗空有文武才不爲驕慢有事則屹然能樹其權於是頒行條例謂已有行法之權議院唯相助爲理號令出於一人惟謀反殺人者不得私赦三年一會議惟有田廉者得選議員有故勒令散會者出五月外

方許復會立法過二十日者勿阻、

英人拓北美喀爾勒那、

喀爾勒那在勿爾吉尼之南、初英人洛拉領頓等來墾此土、因以國王之名名之曰查爾斯頓、後又有臘里者、亦來墾、告成之後、名曰喀爾勒那、

承應三年甲午、(紀元二千三百十四年、淸世祖順治十一年、西曆千六百五十四年、)瑞典女王基利斯的那讓位於從弟甲列第十額斯達、

基利斯的那女王卽位之初、頗留心政事、國人愛戴、四方學者多歸之、王性恬淡、耽學術、厭煩細、深信加特力教、聘法國碩學特加爾多爲師、有脫屣之念、遂讓位於從弟綏林波羅侯甲列第十、甲列額斯達第二亞多爾弗王妹子也、是爲綏林波羅系、基利斯的那去國、遊歷南歐、至羅馬入寺觀、後殂於其地、是歲屋銑士智拿亦卒、

荷蘭及英吉利和、

荷蘭請和、以誓書來曰、願奉英國條規於小海、又不得立查爾斯第一之女所生爲荷蘭主、英國聽之、

法國將都連又破公得、

法國議會論公得降敵之罪、擬以死刑、奪其官職田產、都連又與公得戰於騰格破之、

葡萄牙復取巴西、

先是荷蘭鎭將約翰繆利都罷、巴西人心動搖、葡萄牙人乘虛復取其地、而民心不服、葡人遂與荷人和、贈金四百萬古爾撒、以得巴西全土、益開阡陌、創見金礦、又獲沙金及鑽石於諸河、買亞弗利加黑奴使役之、

後西院帝明曆元年乙未、(紀元二千三百十五年、淸世祖順治十二年、西曆千六百五十五年、)帝卽位、

帝諱良仁、後水尾帝第六子也、後光明帝崩卽位、

英國取西班牙屬地牙買架島、

英國議員又有抗格朗空者、格朗空輒散其會、時有先王黨潛回國中思亂、查爾斯第二亦時至海濱、欲乘機入英、四方騷動、屢興義旗、格朗空隨時撲滅、當是時、英分數部、部各有將爲之鎭撫、不勒格督水師往地中海、誅捕海盜、約束堅明、士卒用命、格朗空厚寵遇之、威名震於列國、丁抹、瑞典通欵、及法蘭西西班牙構兵、各遣使來聘求援、格朗空以西國多加特力人疾之、西有屬地在南亞美利加、多金礦、格朗空以議院不和、國用不足、謀取之、命將軍邊發水師往西印度海、攻西國屬地、取牙買架島、牙買架在古巴島之南、溪澗縱橫、足資灌漑、土又膏腴、又獲西國商船在加的斯海口者、取其貨二百萬、

法蘭西分國爲三十二道、

瑞典王伐波蘭、

瑞典王甲列第十立、波蘭王約翰第二加什密爾以已爲瓦撒系、不聽之、甲

列王率兵入波蘭、攻黎弗蘭、累戰累勝、進陷洼消、加什密爾王奔細勒西亞、

俄羅斯始通於淸、

明應二年丙申、(紀元二千三百十六年、淸世祖順治十三年、西曆千六百五十六年、)瑞典王又破波蘭、

瑞典王甲列與巴郞丁堡侯弗勒得力維廉結會於哥尼斯堡、許以其取普魯西及益平、時波蘭人群起抗王、王與弗勒得力合、與波人戰於洼消三日、終平之、

葡萄牙王約翰第四殂、子亞豐蘇第六立、

明應三年丁酉、(紀元二千三百十七年、淸世祖順治十四年、西曆千六百五十七年、)明永明王封鄭成功爲延平郡王、

德意志帝法地難多第三崩、

法地難多第三帝時、墨佛留始作廻光鏡、格力作吸氣筩、抃分力著萬國公法、

英國水師提督不勒格卒、

不勒格征四方、連得利、遇疾返、抵國門而卒、喪禮隆厚、陵寢擬王者、

德意志俄羅斯丁抹伐瑞典

瑞典敗波蘭、勢甚張、德意志俄羅斯丁抹忌之、發兵救波蘭、巴郎丁堡侯亦與之合、與波蘭會於勿擧、又約得普魯西、瑞王退保普魯西、

萬治元年戊戌、紀元二千三百十八年、清世祖順治十五年、西曆千六百五十八年、明鄭成功乞援日本、不應、

德意志帝里泊德第一立、

里泊德第一、法地難多第三帝太子也、兼王波希米匈牙利二國、

莫臥兒帝沙日罕被弒、子阿倫格立、

沙日罕時、波斯來侵、奪堪達哈爾、而沙日罕南滅海德得德干大半、無幾、德干印度敎徒同盟起、曰馬剌他、勢漸强大、莫臥兒稍衰、帝有四子、季年相攻、三子敗死、一子阿倫格弒帝自立、

瑞典王伐丁抹

瑞典王甲列第十乘海峽結氷、急渡襲丁抹、略其地、丁人割地請和、既而和破、甲列期滅丁抹、又進圍首府哥卑納給、丁王弗勒得力第三堅守拒戰、荷蘭波蘭等聞之、遣兵救之、甲列解圍還、

英國取牘格、尋阿力弗格朗空卒、子力查格朗空代之、

牘格在法國北方海口、爲西班牙人所據、法相馬撒倫謀與英和、遣書於格朗空曰、英師取牘格、以歸於法、則英之嗣王及其黨在法境內者、爲英逐之、格朗空發精兵、攻西人、取牘格、義大利之辟門、地居山中、不與外人通、外人多從舊敎、辟門惟奉新敎、撒歪人攻之、焚其邑、邑人走保巖穴、格朗空聞之、遣吏往理其事、又使水師至地中海、備之、辟門人得返故土、奉新敎、格朗空功名赫然、威震鄰國、九月三日、俄病熱卒、年五十九、前一日、歐洲颶風大發、舟船漂沒、壞屋拔木、人以爲其生非偶然也、葬於味斯閔斯德、喪儀極隆、格朗空智略過人、正直仁慈、能服諸黨、執政動有擅制之擧、然能安人民、輝國威、足稱人傑、時有擅詩名者四人、甚頌美之、以爲古來王者所未嘗有、自那勃倫以前、起於匹夫而擅王權者、一人而已、衆奉其子力查、爲保護主、

萬治二年己亥、紀元二千三百十九年、清世祖順治十六年、西曆千六百五十九年、明遺民朱之瑜歸化、

之瑜號舜水、浙江餘姚人、擢恩貢生、累徵不就、明亂、謀得海外援兵、以擧義旗、往來日本及安南數次、是歲歸化、終不復還、水戶侯德川光圀聘爲賓師、寵待甚厚、鄭成功遺書勸學義、事不遂、行、天和二年四月沒、年八十三、同時有戴笠、字曼公、又耘野、杭州人、避亂來長崎、博學能詩、會同鄕僧隆琦、字隱元、東渡開山城國宇治萬福寺、笠從之、稱獨立、專掌書記、寬文十二年沒、年七十七、笠在明著永陵傳信錄、四庫全書提要著錄之、其名又見佩文齋書譜、顧亭林及靜志居詩話等、

明鄭成功陷鎭江、逼金陵、尋敗還、永明王奔緬甸、

緬甸在暹羅之西、與印度隣接、國王歷代相續、政由自主、

法蘭西及西班牙和、

法西戰爭不已、法相馬撒倫欲與西國和、遂及諸國、西班牙王亦屢敗、懼議和、乃會於比里牛斯、行成、法國得盧西隆亞多亞、法蘭德勒諸都邑、羅來內公雖與西國、許還其地、但行兵時、假道於法、自其首府米的至亞撒西、許公得親王還本國、復其田產官職、又娶西王腓立第四之女馬利的利士爲妃、約妃所生無求西王位、

英國力查格朗空辭職、高門空復建、

力查少無幹略、巴力門與軍將不和、力查料力不能制、當國八閱月、辭職、退居於野、將軍藍伯等手握兵權、專制朝政、前年退廢之高門士等、復入下院、將士夾輔之、仍號高門空、然王黨亦潛觀變、謀復查爾斯第二位、既而藍伯等與高門士生隙、大將猛格鑱蘇格蘭才而有聲、欲自立幟、故懷兩端、王黨往結之、猛格陰助查爾斯返國、

萬治三年庚子、紀元二千三百二十年、清世祖順治十七年、西曆千七百六十年、瑞典王甲列第十額斯達殂、子甲列第十一立、與波蘭丁抹和、

甲列第十一立、猶幼、國人思非戢干戈不能與國、首與波蘭會於阿里哈講和、約波蘭王約翰加什密爾無干涉瑞典王位、以黎弗蘭斯多蘭與瑞典、以孤爾蘭公隷波蘭、聽巴郎丁堡邑普魯西獨立、尋瑞典王與丁抹會於哥卑納給講和、丁抹割前和時所約斯干的那瓦半島南部屬瑞典、瑞典返所畧特倫丁等地、於是甲列第十一專用力內治、家給人足、瑞典以王時爲極盛、

英國廢高門乞、立查爾斯第二爲王、

猛格謀計甚祕、人莫能測、陽言助高門士、以敵諸將、高門士聞之、延入倫敦、將納不勒斯比得人於議院、嚮爲格朗乞所逐者也、以偪高門乞、高門乞畏而退、猛格散高門士、復召新者、陰與王黨謀納王、諸將大半逃竄、藍伯見執、於是廢高門乞、迎查爾斯第二於法國、立爲王、斯丟亞的朝復起、國人大悅、

王新立、封猛格爲侯、以格拉倫敦爲首相、王未入都時、下令盡赦前罪、惟巴力門所不容者勿赦、及即位、更令曰、前與弑君者、聽其自首投誠、限十四日、不自首者誅之、沒收財產、遂捕二十九人、處其十人極刑、又發格朗乞、不勒格等墓、棄其尸於野、人識其暴、巴力門議納賦于王、惟政權不由王自主、罷遣軍士、惟猛格之兵不撤、是爲軍有定額之始、王大與以比斯哥巴教、歲終以巴力門爲不勒斯比得人散之、舉以比斯哥巴人充之、下令共守其教、不從者黜之、昔日非不勒斯比得人助王、王及以比斯哥巴人不得返國、及得志而背之、

寬文元年辛丑、紀元二千三百二十一年、清世祖順治十八年、西曆千六百六十一年、清師征緬甸、緬人執永明王致於清、

鄭成功據臺灣、

鄭成功自金陵喪敗、地蹙軍孤、何斌者在臺灣與荷蘭酋長有隙、走廈門說成功言臺灣可取狀、成功大喜、率兵艦入鹿耳門、攻赤嵌城、荷酋堅守不下、成功使告曰、地歸我、珍寶諸物任汝載去、荷酋卒降、送之歸國、就居其城、改臺灣爲安平鎭、赤嵌城爲承天府、制法律、興學校、計丁庸、養老幼、臺人大安、

朝鮮孝宗宣文王李淏殂、子棩立、是爲顯宗昭休王、

法相馬撒倫卒、王路易第十四親政、

馬撒倫有大志、佐幼主平國難、抑貴族及議院、稱爲匡時之宰、得病卒、路易第十四王親政、王智勇過人、好功誇大、常言國家即我、不顧議院讜論、任意獨斷、然知人善任、馬撒倫卒、舉古耳比爾代之、古耳比爾絹商子、幼穎悟、好經濟實學、長理財、常謂富國在力農桑、開物產、使人人食力、不仰給於外國、首禁權臣奢侈、徵貴族稅、下令決陂澤、修道路、減地租、賤鹽價、禁穀種外出、廢水陸關稅、定山澤厲禁、改商律、審法典、招致四方工匠、教國民工業、買德意志瑞西獸畜、開牧場、不數年田野四開、物產殷阜、嘗製簿册、登記每歲出納奇羸、一覽可了、所謂簿記法是也、又舉羅窩亞督陸軍、羅窩亞更革兵制、

盛大軍備、名將都連最爲傑出、精通陣法、一變兵略、公得盧森弗爾等亞之、一時驍將、加知那、威亞爾、萬德摩輩出、又有窩萬機計百出、尤長築城學、其成於經營者三十三城、施修築者三百所、授攻擊方略者五十三囘云、

英王布新令、

查爾斯第二王即位、加冕、巴力門來會、王下令、蘇格蘭與英所定之法、盡焚之、誓曰、國中事無大小、不得與王抗拒、教長得列上院、重謀反之律、謫地方官、不棄蘇國之約者、立褫其職、不守王所立之教者、無許補授、格拉倫敦主其謀、大約減國人自主之例也、

俄羅斯建義爾古德府於西伯利、

義爾古德府南境抵外興安嶺、與喀爾喀蒙古接壤、地極廣大、有銀鉛礦、兼產皮貨、

寬文二年壬寅、紀元二千三百二十二年、清聖祖康熙元年、西曆千六百六十二年、清世祖崩、子聖祖立、

鄭成功卒於臺灣子經嗣立

成功病卒年三十九

英王賣騰格於法國

查爾斯王儀容可觀惟耽酒色縱欲敗度倫敦政廳有數處格朗空時規模整肅至王爲游宴之所禮法蕩然國賦不足於用乃遣使賣騰格於法王路易十四王欲其國土開拓毘連及白耳義境獲之大悅英人以失地爲辱不悅王

靈元帝寬文三年癸卯（紀元二千三百二十三年清聖祖康熙二年西暦千六百六十三年）帝即位

帝諱識仁後水尾帝第十五子也受後西院帝禪即位

大越神宗黎維祺崩子維禑立是爲玄宗

德意志開國會於雨山土耳其侵匈牙利

里泊德第一帝召集國會於雨山以爲常例定議員爲八選侯三十四僧正

六十諸侯五十一國市尋以漢那耳侯爲選侯列會員帝奉耶修的教以其徒多列議官因此宗教分黨派一爲加特力黨綿斯選侯爲之首一爲波羅特士敦黨撒遜選侯爲之首當是時法國豪奢之風傳播競相模倣若文學藝術稍衰土耳其帝馬何美德第四欲取達郎西尼達郎西尼又曰七山國匈牙利是歲使其將亞克麥各福利率大軍侵匈牙利略其地

英吉利取孟買

查爾斯第二王娶葡萄牙王女加他鄰奉加特力教國人惡王利其多財得屬地孟買在印度西界地形狹長沿山傍海其民勤於生計明初葡萄牙人初開一港建設埔頭至是英國得之

寬文四年甲辰（紀元二千三百二十四年清聖祖康熙三年西暦千六百六十四年）德意志破土耳其

德帝使將軍蒙的古古利逆戰土耳其戰於鄂達爾破之然匈牙利地土耳其占領其大半明年講和約休兵二十年

英吉利取北美新荷蘭改曰紐育

當是時荷蘭商賈徧海內貨物充牣幾與英埒英故嫉之將與荷蘭戰徵餉於巴力門命王弟約克公惹迷斯爲水師提督航北美至新荷蘭以兵力逐荷蘭人盡有其地改曰紐育自是兩國戰爭復起

法蘭西東印度商會立

寬文五年乙巳（紀元二千三百二十五年清聖祖康熙四年西暦千六百六十五年）英軍與荷蘭戰大破之

荷蘭將空塞那與英水師提督約克公惹迷斯戰於路易禿海上荷軍敗退空塞那死之六月英水師列三寨又與荷將屋伯丹戰大敗之奪兵艦十九隻屋伯丹船壞死八月兩國兵艦又遇於騰格荷將雷的爾引兵退英軍來襲擊破之火其商船百四十隻

英國大疫

是夏大暑倫敦疾疫大行死者相望王及諸貴人富豪皆避於郊外街衢行

者絕少病者狂奔或斃於路或投於河日暮車載死尸瘞一大坑疫氣轉盛至十二月始息死者十餘萬人

西班牙王腓立第四殂子甲列第二立

甲列第二年甫四歲母妃臨朝奸臣擅政國勢日衰

丁抹爲君主獨裁國

先是丁抹貴紳執政公民等不平與僧徒謀以弗勒得力第三王有功於國請建獨裁政治王下令王位不問男女以其系統世襲惟石勒斯益克荷斯丁二州以別有國會不與此例

波斯王亞巴士第二殂子沙立蠻立

亞巴士第二在位三十九年彊宇日闢歐洲各國皆遣使來聘

寬文六年丙午（紀元二千三百二十六年清聖祖康熙五年西暦千六百六十六年）英國倫敦大火

九月二日倫敦火衢路甚狹夾道延燒天旱河涸屋材皆燥風從東來吹煙

火入城火三日夜不熄煙燄蔽天灰塵飛灑百五十里凡街衢四百人戸一萬三千計値銀五千萬老幼避遁傷人不貲此災爲害一時究貽後日之利一切穢積焚蕩俄而營造無隙地都城氣象煥然復新

寛文七年丁未（紀元二千三百二十七年清聖祖康熙六年西曆千六百六十七年）法蘭西略西班牙屬州尼達蘭

西班牙王腓立第四之薨法蘭西王路易第十四以妃馬利的利士爲其長女背婚時之約據其國繼承法欲得西屬一地蓋法國繼承法初婚所生女對再婚所生男有先得之權也因告之西王甲列甲列未答法王命都連公得二將侵尼達蘭都連畧法蘭德勒公得取不爾艮伯邑法郞師官德

荷蘭水師擊英國尋和英國格亞伯亞老內閣成

荷蘭水師提督雷的爾擊英國進迦達迷斯河燒船廠英師來救荷軍退去尋會於不勒達與法荷二國講和英國首相格拉倫敦初與査爾斯王共患難至是有譖以謀反者王信追之格拉倫敦遁至法蘭西終身不歸王擧格

利福亞隣登伯金恒亞使力老得兜五人爲相國人呼曰格亞伯亞老內閣蓋隱密之義而偶與五人名字合五人陰險姦譎助王作虐

寛文八年戊申（紀元二千三百二十八年清聖祖康熙七年西曆千六百六十八年）法國及荷蘭和

法軍之侵尼達蘭荷蘭人威的有機略與英國及瑞典結二國亦惡法國兇暴戮力當之法王不得已撤兵盟於亞金講和返法郞師官德於西國得荷境雷塞爾等十二砦

寛文九年己酉（紀元二千三百二十九年清聖祖康熙八年西曆千六百六十九年）土耳其取干地島

干地地中海大島卽古克勒達也時屬威尼斯土耳其襲取之

寛文十年庚戌（紀元二千三百三十年清聖祖康熙九年西曆千六百七十年）英法密約成

英王査爾斯與荷蘭瑞典約拒法國既而王首携貳格利福等勸王與法國謀和王弟約克公惹迷斯本奉加特力敎其妻爲格拉倫敦女亦入加特力敎與王共圖興其敎乃與法王密相約曰英王爲加特力敎與法併力滅荷蘭之波羅特士敎徒英國有反者法國出援討之法王每歲遺英王銀八十萬格利福亞鄰登二人本加特力敎人也與聞其謀告伯金恒等三人不以敎事而三人亦受賂贊之

法蘭西復侵尼達蘭

法王路易固憤荷蘭阻其謀見其國勢日隆民貴自主又造檄文嘲謗法王王愈怒既與英國結又啗瑞典及德國可倫閔士得侯伯以利以求連和復發兵攻荷蘭與國羅來內羅來內公沙爾第四棄城遁

丁抹王弗勒得力第三殂基利斯底安第五立

寛文十二年壬子（紀元二千三百三十二年清聖祖康熙十一年西曆千六百七十二年）法蘭西大擧伐荷蘭

法王路易自提兵十萬及其將都連公得入荷蘭英軍亦助之連陷城砦擧給德蘭以下四州會荷蘭共和黨魁威的兄弟爲亂民所殺衆推阿蘭治公維廉第三爲總督以防之佛進逼安特堤維廉有雄畧能以寡敵衆決堤引

海汎濫四境以固守又遣人巴郞丁堡選侯弗勒得力維廉及德意志帝西班牙王乞援

英人建市街於北美喀爾勒那復名曰査爾斯頓

延寳元年癸丑（紀元二千三百三十三年清聖祖康熙十二年西曆千六百七十三年）淸將吳三桂反據雲南

大越玄宗黎維禑崩子維禬立是爲嘉宗

英法海軍攻荷蘭

英法海軍攻荷蘭濱海荷蘭水師雷的爾邀擊大破之

英國布檢誓令

英王貴加特力敎抑波羅特士敎衆不服議院迫王設一律凡任職者誓不奉加特力敎晩禱禮必從本國儀註違者黜之名曰得斯達律猶曰檢誓也約克伯惹迷斯爲水師提督聞令卽棄官去

波蘭破土耳其

先是波蘭王約翰第二加什密爾老、約翰索不斯幾統兵、土耳其屢侵彊至尼蘇德爾河、結堡據之、至是索不斯幾、率寡兵破之、殪敵四萬、歐人屢與異教徒戰、未曾有如此大捷云、

延寶二年甲寅、（紀元二千三百三十四年、清聖祖康熙十三年、西曆千六百七十四年、）清國西南大亂、

吳三桂陷湖南諸州、襄陽・桂林・三川皆應之、耿精忠反閩、孫延齡反廣西、王輔臣反陝西、據西涼、應三桂、漢中陷、臺灣鄭經亦發兵取泉・漳・潮・汀諸州、

德意志・巴郞丁堡援荷蘭、與法軍戰、

德帝里泊德第一發兵援荷蘭、巴郞丁堡侯弗勒得力維廉亦自來援、法將都連在亞撒西拒之、法王自略法郞師官德、公得進入尼達蘭、與阿蘭治維廉戰於塞拿普、互有勝敗、既而瑞典助法、攻陷巴郞丁堡之馬爾建、弗勒得力聞之、引兵急還、

英國及荷蘭和、

格亞伯亞老內閣勢大衰、格利福去位、王又逐伯金恒自餘三人、又辭職、阿斯波尼代爲首輔、

約翰索不斯幾爲波蘭王、

前王約翰第二加什密爾殂、衆推索不斯幾爲王、是爲約翰第三、

延寶三年乙卯、（紀元二千三百三十五年、清聖祖康熙十四年、西曆千六百七十五年、）清國蒙古種察哈爾等叛、尋平之、

陝西之亂漸熾、隴西陷、清遣將討之、王輔臣降、陝西平、尋尙之信反、據廣東、又蒙古察哈爾叛、擊平之、編爲八旗、青海厄魯特犯河西、尋降、

朝鮮顯宗昭休王李棩殂、子焞立、是爲肅宗顯義王、

巴郞丁堡侯破瑞典軍、

弗勒得力維廉還巴丁郞堡、六月、擊瑞典軍於溪爾伯林、大破之、巴軍將校亦有死者、七月、法將都連與德將蒙的古古里戰於巴敦、敗死、法軍渡來因河引退、尋復進入荷蘭、法國水師提督圭斯尼與荷蘭雷的爾大戰於海上、雷的爾敗死、

延寶四年丙辰、（紀元二千三百三十六年、清聖祖康熙十五年、西曆千六百七十六年、）清國移寧古塔將軍於吉林、

俄羅斯王亞歷細斯殂、子帖阿多爾立、

亞歷細斯、囘復小白二俄於波蘭、又專倣西歐文化、國勢日趨於開明、更定律例、纂續經國書、

英國創建觀象臺於綠林、

延寶五年丁巳、（紀元二千三百三十七年、清聖祖康熙十六年、西曆千六百七十七年、）清國江西亂略定、

前年耿精忠降、是歲尙之信・孫延齡相繼降、江南略定、又復泉・漳等州、鄭經入廈門、

大越嘉宗黎維禬崩、子維祫立、是爲熙宗、

延寶六年戊午、（紀元二千三百三十八年、清聖祖康熙十七年、西曆千六百七十八年、）清反將吳三桂死、

吳三桂稱帝、都衡州、尋死、孫世璠嗣、還滇、蒙古亂起、準噶爾噶爾丹取哈齊噶爾、定天山南路、

法蘭西及荷蘭和、

法蘭西・荷蘭兵結不解、遂會於尼美然、講和、荷蘭保其舊地、但守局外中立、西班牙與法國、以法郞師官德及荷境十二邑、德帝亦與地於法國、法國撤德境衞戍、羅來內復其公爵、但屬羈縻、於是始戢兵、荷蘭以維廉第三爲統領、

延寶七年己未、（紀元二千三百三十九年、清聖祖康熙十八年、西曆千六百七十九年、）巴郞丁堡侯及法蘭西和、

荷蘭・德意志與法和、巴郞丁堡侯弗勒得力維廉獨不欲和、以諸國既解兵、不得已與法蘭西・瑞典和、悉還其所嘗畧斯德丁・斯多拉巽等波美拉尼諸邑於瑞典、法王威力益熾、自稱大王、驕恣無度、

英國布護身令、

先是英王與法國約、三年不興兵革、當許我歲幣三百萬、首相阿斯波尼贊

之議院聞之怒是時議院有二黨曰多利主保守王黨也曰輝格主改進民黨也阿斯波尼在位七年攬權納賄力拒加特力輝格黨沙非伯烈排之代爲首相修法律名曰哈別斯高伯斯國語謂爾有身也百姓不許無故而入獄折獄者毋得逗滯國人大悅

延寶八年庚申 紀元二千三百四十年清聖祖康熙十九年西曆千六百八十年 清國悉復四川鄭經等還臺灣

法蘭西設復舊法院

法王尙抱蠶食之志起法院於麥都不里撒比三孫等檢覈近時和議所得之地使各地悉聽法國之命其不從者加以兵力

天和元年辛酉 紀元二千三百四十一年清聖祖康熙二十年西曆千六百八十一年 征夷大將軍德川家綱薨弟綱吉嗣任征夷大將軍

綱吉爲館林侯 上野 家綱薨無嗣入襲職

臺灣鄭經卒子克塽嗣清陷雲南吳世璠亡

法蘭西襲取斯多拉堡

天和二年壬戌 紀元二千三百四十二年清聖祖康熙二十一年西曆千六百八十二年 德意志及土耳其構兵

德帝里泊德第一欲使匈牙利人奉耶穌的教匈豪族不肯竊謀叛事泄帝執其徒處之嚴刑匈人大怒遂舉兵反以護家産爲名推多解黎伯爲將法王竊勸土耳其帝援之於是德帝復與土國構兵

俄羅斯王帖阿多爾殂弟宜萬彼得並立

亞歷細斯王娶貴紳女馬利生二男一女長卽帖阿多爾次曰宜萬女曰索希亞繼妃那答利生彼得帖阿多爾立焚廷臣譜牒令官人不論世族勸歐洲各國互相輯睦不幸早殂而宜萬孱弱近衛軍推宜萬彼得並爲王使其姊索希亞攝政近衛軍擢於貴族以護王左右者也

瑞典爲君主獨裁國

瑞典元老專權豪族等忌之推甲列第十一王請獨裁

法蘭西人拓北美魯西安納

魯西安納挾密士失必河土地廣漠氣候炎熱土地膏腴然多水患法人始拓之

天和三年癸亥 紀元二千三百四十三年清聖祖康熙二十二年西曆千六百八十三年 清伐臺灣鄭克塽降始置黑龍江將軍

土耳其大擧伐德意志波蘭王來救大破土軍

土耳其帝馬何美德第四命其大將摩斯達哈引大軍入德國長驅襲維因德帝奔林滋乞救波蘭維因受圍二閱月都人與兵一萬餘守之勢甚急魯達林拿公甲列第五督德意志波蘭二軍來救波蘭王約翰索不斯幾亦親將精兵一萬疾驅來援九月大戰維因城外之野波蘭王排陣土軍前傳令諸軍效死力土軍素畏王威名傳呼波蘭王至全軍動搖波軍與德軍乘勢奮擊奪土軍所據高阜俯瞰土將摩斯達哈營摩斯達哈大驚狼狽不知所

爲波軍疾擊土軍大敗摩斯達哈不能收餘兵潰圍而走王入土營露幕十二萬委棄地上馬匹駱駝兵械財寶盡爲波人有是役波王功名顯赫號爲千載不朽尋威尼斯亦與德國抗土耳其

英國刑輝格黨

初英王以弟約克公惹迷斯爲繼嗣惹迷斯專崇信加特力教多利黨尊國王系統助之輝格黨主重國教及人民權利及議會決惹迷斯勿許嗣位沙非伯烈欲立王庶子莽謀公而多利黨拒之既有流言謂沙非伯烈等圖不軌將伺王出劫之或告之於朝王捕其黨勞爾德拉色亞日農錫的宜等沙非伯烈及莽謀公奔荷蘭依維廉第二沙非伯烈俄死王終誅拉色錫的宜等然事屬莫須有後其寃始白

葡萄牙王弟比德祿第一逐王亞豐蘇第六自立

亞豐蘇第六昏惰失民望弟比德祿第一擧兵逐王自立以其妃馬利爲已

妃、

俄羅斯置將軍於清界雅克薩、

貞享元年甲子、紀元二千三百四十四年、清聖祖康熙二十三年、西曆千六百八十四年、法蘭西王及德意志帝會於雨山、

法蘭西王意氣驕傲、虎視眈眈、其慾無厭、自復舊法院之設、略西班牙屬邑尼達蘭諸市、尋取德國屬州盧森堡、及多里爾、又併羅來內、德帝以土耳其之難、兵勢委靡、不能制壓之、與王會於雨山、唯約休兵二十年、法盡得其侵地、

英國建北美費拉地費府、

初瑞典拓地於紐育之南、前年英國維廉賓據之、又買土番曠土、開拓為大部、以姓命其地曰賓西法尼阿、譯言賓之林野也、至是建府於特爾華拉河口、名曰費拉地費、維廉賓諭衆曰、經營屋舍、不可稠密、宜存田舍光景、每戶周圍設園庭、

貞享二年乙丑、紀元二千三百四十五年、清聖祖康熙二十四年、西曆千六百八十五年、清國伐俄國西伯利亞之雅克薩、又置臺灣府澎湖廳、

法蘭西王廢南的告示、

當是時、法國之盛、達其極、王務裝其尊嚴、宮殿庭砌、豪奢華麗、儀式禮典整肅嫻雅、且藝術精美、諸國驚嘆、衣冠儀容、競相摸倣、至以法語為其朝廷貴族慣用之語、王又奬貴族僧侶以爵位、買其歡心、施及宗教上、欲擅其威權、開宗教會議、制羅馬法皇之權、廢先王所令南的告示、專奉舊教、禁新教、勸子女以加特力教、誘導之、但許亞撒西奉波羅的士敦教、又禁新教徒徙外國、首相古耳比爾以害國政、阻之、議格不行、於是新教徒犯禁爭逃之英國荷蘭及巴郎丁堡者、殆五萬家、碩學巧匠、海軍士夫等居多、法國殖產航海之業、自是漸衰、

英吉利王查爾斯第二殂、弟惹迷斯第二立、

查爾斯第二王殂年五十六、王行儀不修、飲酒無度、濫用群小、大肆淫樂、國人化之、淫風汚俗之行、未有甚於王時、及殂、王弟及加特力教師經紀其喪、會葬者寥寥、國人不哀、弟約克公惹迷斯立、是為惹迷斯第二、告大臣曰、國中政教悉依舊章、國民大悅、既而至加特力教堂行齋禮、國人大疑、又命教士巡弘舊教、物情騷然、王庶弟莽謀公自荷蘭起兵、至英西南境、兵寡糧匱、英軍拒之、莽謀軍潰、為擒、王命殺之、以日非里為相、鞫叛黨、英人蘇人連坐死者數百人、極其慘毒、

貞享三年丙寅、紀元二千三百四十六年、清聖祖康熙二十五年、西曆千六百八十六年、俄羅斯復雅克薩、清國遺書於俄羅斯、

墺斯堡同盟成、抗於法王、

先是德國巴爾都選侯甲列卒無嗣、法王以其弟疴爾良公夫人為甲列妹、謀繼其家、以取其地、德帝與西班牙、瑞典、及撒遜、巴爾都等會於墺斯堡、盟

法王罪誓與之抗、

英人建加爾各答府於印度孟加拉、

東山帝貞享四年丁卯、紀元二千三百四十七年、清聖祖康熙二十六年、西曆千六百八十七年、帝即位、

帝諱朝仁、後西院帝第五子、受靈元帝禪即位、

安南廣南懿王阮福晉殂、子福溙立、是為毅王、

土耳其帝馬何美德第四被廢、弟索理曼第三立、

土耳其自維因之敗、兵威大衰、軍士謀叛、廢馬何美德帝、立弟索理曼第三、

德意志大破土耳其軍、

德國與巴郎丁堡合兵、屢伐土耳其、是歲魯逵林拿公甲列又擊土軍於摩哈克、大破之、復匈牙利地大半、伯堡府國會議、以匈牙利世襲王位委德國哈弗斯堡氏男統、

元祿元年戊辰、紀元二千三百四十八年、清聖祖康熙二十八年、西曆千六百八十八年、荷蘭統領維廉入英國、英王奔法

蘭西、

英王惹迷斯右加特利敎、更正檢誓令、新發認敎令、凡國中習敎者、各從其便、例不加罰、於是舊敎徒大得其利、波羅特士敦敎會不服、僧正七人上書言、必收回詔令、凡敎事非巴力門所定、不宜擅易也、王怒、以其格命囚之、國中譁然、有敎之者、即釋去、初惹迷斯王長女馬利、嫁於荷蘭統領維廉第三、爲查爾斯第一之孫、國人期其入承王統、以免舊敎抑壓、至是王妃生男、國人失望、妃素奉舊敎、恐不堪其虐、飛語誣以非王子、輝格黨與多利黨相謀、使人招維廉來救濟時艱、維廉從之、召集兵船、而英王猶未知、法人聞之告王、王恇擾失措、乃厚待僧正、欲召巴力門、改其失政、維廉既達英之西南境托爾卑、率師登岸、出示言、凡吾之來、所以爲民興利除害、將立巴力門、議修敎中善後事、使新敎徒得自由、進入倫敦、王親軍莫敢捍禦者、遠近歸者甚衆、貴紳將士、爭先迎謁、王懼、棄其軍、與妃及新生子、走至法蘭西、百姓知王

之遁、國中大騷、凡所仇恨者、悉被執辱、有加特力敎徒、先遁日非里、身易舟人服、匿於酒肆、爲人所獲、衆詈且笑、拳石交下、擁至營壘、遘惡疾死、

巴郎丁堡大選侯兼普魯西公弗勒得力維廉薨、是爲普魯西王國第一祖、子弗勒得力第三立、

弗勒得力維廉豪邁有大志、長於韜略、節衣嗇食、常著青色古弊外套、長自頷下至脚半、飾以銅扣、手携大杖、散步街衢、後帑藏豐盈、欲乘德國衰亂、脫其羈靮、親率兵交戰、大拓疆宇、

元祿二年己巳、（紀元二千三百四十九年、淸聖祖康熙二十八年、西曆千六百八十九年、）淸國與俄羅斯盟於尼布楚斯科、以額爾古納河爲境界、建銅標、

荷蘭維廉第三立、爲英王、兼荷蘭統領、妃馬利並立、

英國議院推維廉第三與妃馬利並立爲英王、約以權利條例曰、馬利若無子而殁、則王冕宜傳故王之子安、安馬利之妹也、又曰、王自擅權棄律、非國之典、百姓有言、得達於王、國家無事、勿設兵額、英國百姓得以自主也、巴力門得常議國政、維廉皆從之、初查爾斯第二之立、巴力門歲輸金一百二十萬于王、王自奉而百官祿入亦厚、惹迷斯增至二百萬金、至是議仍納于一百二十萬金、半給王家官俸、半備國用、凡兵船火藥器械所需、一切悉歸下院核實、王不悅、謂巴力門之非誠服也、遂散會、先是故王惹迷斯假軍械火藥錢糧於法、潛歸愛蘭、愛蘭人信加特力敎、喜故王來、軍士漸聚、

維因大同盟成、法蘭西侵掠德意志、

法王驕恣益甚、會有可倫大僧正選擧之事、王欲排巴威畧公子、以斯多拉堡僧正代之、又遣軍於愛蘭、援惹迷斯、於是諸國激昂、英王維廉及撒歪侯維多爾亞馬丢士等、會于維因、入德國同盟、而維廉以內亂未能親出、遣其將若耳治以督軍、法王用陸軍卿羅窩亞之謀、進犯德國、焚掠斯卑爾窩牧亞撒西等巴爾都一帶之地、發墳墓、奪貨物、殘暴狼藉、極其慘毒、度不能取

其地、而恐敵人據有、故及此云、

俄羅斯王彼得幽其姊索希亞、

俄羅斯王姊索希亞攝政、忌彼得英明、欲廢而已代之、事泄、彼得掩擊其黨、廢索希亞、幽諸寺院、自是雖與宜萬並立、威權獨歸彼得、彼得天資英特、幼就瑞西人列福多學修西歐國語學藝、最長兵略、常以軍事爲戲、嘗編一隊、使列福多訓練之、是爲後年常備近衛兵之濫觴、列福多嘗自瑞西遊諸國、習法蘭西荷蘭語、在二國任軍職、後從丁抹使臣至莫斯科、爲祕書官、尋爲將官、彼得信用之、

元祿三年庚午、（紀元二千三百五十年、淸聖祖康熙二十九年、西曆千六百九十年、）淸移黑龍江將軍於墨爾根、

英王破惹迷斯、

惹迷斯在愛蘭、六月、英王維廉親征、惹迷斯拒之、戰於薄以恩河畔、惹迷斯大敗、又奔法蘭西、

元祿四年辛未、紀元二千三百五十一年、清聖祖康熙三十年、西曆千六百九十一年、土耳古帝索理曼第二崩、弟阿斯曼第二立、

英人全得北美馬薩諸塞州灣、

馬塞諸塞州西界紐育、南距大西洋、瀕海地勢平迤、氣候溫和、包擁港灣、至是英人全得其地、建府曰波士頓、

元祿五年壬申、紀元二千三百五十二年、清聖祖康熙三十一年、西曆千六百九十二年、俄羅斯王彼得遣使於淸國、

德意志帝以漢那耳侯爲選侯、班在第九、

英國海軍破法國海軍、

英荷二國以亞蒙得路塞二將、率海軍擊法蘭西、五月、法國水師提督都爾非逆戰於拉合海角、大敗、

元祿六年癸酉、紀元二千三百五十三年、清聖祖康熙三十二年、西曆千六百九十三年、安南廣南毅王阮福泰殂、子福聚立、是爲明王、

英吉利王維廉與法國戰、

先是英國多事、維廉遣其將若耳治擊法國、法將盧森弗爾拒戰於弗流路破之、於是維廉親率兵至法國督戰、與盧森弗爾戰於斯丁基建於蘭田、皆敗績、然維廉倔强支持、德國巴敦公路易親王亦當捍禦之任、指揮得宜、使法國不得恣意、

元祿七年甲戌、紀元二千三百五十四年、清聖祖康熙三十三年、西曆千六百九十四年、英女王馬利殂、

馬利患痘殂、女王才識超倫、持身整肅、法度森然、好賙老病、及殂、國人哀之、

波斯王沙立蠻殂、佛森立、

沙立蠻耽酒色、權勢下移、國運漸衰、病篤、遺命立子亞巴士美爾薩、親族廢之、立佛森、佛森爲人慈惠、人稱爲善王、

元祿八年乙亥、紀元二千三百五十五年、清聖祖康熙三十四年、西曆千六百九十五年、土耳其帝阿斯曼第二崩、弟慕斯達哈第二立、

元祿九年丙子、紀元二千三百五十六年、清聖祖康熙三十五年、西曆千六百九十六年、準噶爾噶爾丹叛於淸國、淸帝親征、大破之、

俄羅斯王宜萬殂、彼得獨爲王、擊土耳其、取阿速、

宜萬暗弱、徒擁空位耳、至是彼得獨王、大欲革國制、首擧其師列福多及蘇格蘭人戈登、內外事悉與二人諮議、彼得謂國無良港、則不能開互市興工業、因俄國瀕白海、沍寒荒凉、水路迂遠、難以通商、欲拓地西南、達波羅的海及黑海、嘗遊海濱、見英國船壞委沙洲、羡其精巧、欲摸倣之、汎招德意志等諸國工匠、聚之頓河、多造船艦、於是開釁土耳其、擊阿速取之、遣近衛軍移住之、黑海之路始通、

北古取緬甸、

緬甸在暹羅之西北、與印度隣接、其俗剽悍多詐、國王歷代相纘、政由自主、官不世祿、爲緬甸、阿臘、干北古三國、各相爭奪、西曆一千六百年、緬甸克北古、是歲北古藉荷蘭兵、攻緬甸、抵其首府阿瓦、禽王底布里、緬甸全土爲北古有、

元祿十年丁丑、紀元二千三百五十七年、清聖祖康熙三十六年、西曆千六百九十七年、淸帝平準噶爾、

法蘭西及德意志、英吉利、和於力斯維、

當是時、法國兵艦凡二百三十隻、陸軍凡四十五萬人、兵勢甚振、而戰鬪連年、國用罄竭、諸州皆勸弭兵、同盟諸國亦知法王倔强不可壓服、法王先與撒歪和、盡返侵地、於是與諸國會於力斯維講和、法國還侵地於德國、但亞撒西斯多拉堡仍屬法國、巴爾都邑歸之羅來內公、又許維廉第三爲英王、悉還其侵地、自兵起至是九年、始弭兵、

波蘭王約翰第三索不斯幾殂、撒遜選侯奥古士都第二兼爲波蘭王、

瑞典王甲列第十一殂、子甲列第十二立、

甲列第十二王卽位、年甫十五、

撒歪大破土耳其軍、

撒歪公歐熱尼親王、爲德意志同盟與土耳其帝慕斯達哈第二戰于尖達、歐熱尼奮戰大破之、土耳其失兵三萬、兵鋒挫折、

俄羅斯王彼得親遊學諸國、

初彼得欲益採外國之長、以革兵制、益其國、擇貴紳少年子弟、赴義大利荷蘭諸國、傳習造船航海之術、貴族及近衛軍不喜之、欲作亂弑王立太子亞歷細斯、使索希亞攝政、謀泄、彼得緝捕其巨魁處刑、餘皆赦之、內難乃平、於是親微服首遊荷蘭、至撒坦造船局、爲木匠、與諸工人雜作求工錢、尋至安特堤、講地理法律政治諸學、

元祿十一年戊寅、紀元二千三百五十八年、清聖祖康熙三十七年、西曆千六百九十八年、俄羅斯王彼得還自外國、定其內亂、

彼得王自荷蘭航海至英國、入海軍武庫、修器械學、或與政客交、究政治文物、又歸安特堤、聘荷英人數十、先送本國、親過普魯西至維因、將如義大利、會俄國近衛軍復作亂、欲立索希亞爲君、彼得聞之、馳歸、將軍戈登既破亂兵、死者三百人、餘皆降、彼得乃幽索希亞、盡捕叛黨二千人戮之、餘皆流於西伯利、謂其后歐德克撒與叛謀、禁錮寺院、后太子亞歷細斯母、實不知之也、於是盡廢近衛軍、大釐革兵制、一倣荷英諸邦訓練之、又擴張海軍、多造戰艦、欲國俗一變、改其服制、擬匈牙利、除敎徒及亞細亞人外、悉剃其髭、與工場務耕種、開諸鑛、多建學校、以廣敎育、選俊秀子弟、遣諸國講習學術、外人懷才藝者、聞之爭趍俄國自効、尋分全國爲十二州、禁貴族與政、廢敎門師父自管敎法、俄國之强大、實自彼得始也、

元祿十二年己卯、紀元二千三百五十九年、清聖祖康熙三十八年、西曆千六百九十九年、淸國黑龍江將軍、自墨爾根移鎭齊齊哈爾、

土耳其及德意志同盟諸國、和於加祿威都、

土其耳屢敗、力屈請和、與德意志同盟諸國、會於加祿威都、還匈牙利全州七山於德國、與木利耶古伯羅奔尼撒卽希臘地也、於威尼斯、割亞速於俄羅斯、土耳其唯得達西瓦尼、

俄國宰相列福多卒、

列福多能輔彼得、翼贊大業、至是卒、彼得葬以王禮、以綿西果夫代之、綿西果夫有材能、起自走卒、累進至宰輔、人皆服彼得能用人、

丁抹始用新曆、

元祿十三年庚辰、紀元二千三百六十年、清聖祖康熙三十九年、西曆千七百年、歐洲北地戰起、瑞典王破丁抹及俄羅斯、

瑞典王甲列第十二年猶弱冠、俄羅斯王彼得欲拓國達波羅的海、得一要港、撒遜侯兼波蘭王與古士都第二、納瑞典叛將潑古爾、聽其言、欲併黎弗蘭、丁抹王弗勒得力第四、與甲列王義兄荷斯丁額多布公有隙、皆侮甲列、合從欲各獲其利、遂起兵、丁抹王先侵荷斯丁屬州石勒蘇益克、甲列王聞之、急航海直襲丁抹之日倫薄首府哥卑納給、八月要弗勒得力結和約曰、丁抹毋侵荷斯丁、且與賠償、爾後不敢敵瑞典、會撒遜兵入黎弗蘭圍利牙、俄羅斯王親入茵日耳曼蘭、圍拿爾瓦、十月甲列率兵八千還擊俄軍、兵鋒甚銳、俄軍不能支敗退、甲列年少氣銳、憤撒遜之橫、棄俄王不追、直向波蘭、諸將交諫不聽、

西班牙王甲列第二殂、

甲列第二王無嗣、法王路易第十四爲西班牙王腓立第三長女之子、而其妃則腓立第四之長女也、德帝里泊德第一爲腓立第三少女之子、而其后則腓立第四之少女也、巴威略侯馬西密憐以馬努利之妃爲甲列第二之妹、皆有繼承之權、英王維廉第三聞之恐、謂一國得之、則勢失偏重、害其和平、於是法王推其太子之二子安如侯腓立、德帝推其二子上公甲列、列國

議欲分西國及其屬地與之法德巴三子、甲列王不聽、定巴威略侯太子約瑟匪地難多爲嗣、與西國會匪地難多卒、甲列王遺命立安如侯腓立爲嗣、蓋出法王計也、

元祿十四年辛巳、（紀元二千三百六十一年、清聖祖康熙四十年、西曆千七百零一年、）瑞典王侵波蘭、

瑞典王甲列第十二擊撒遜軍於利牙、進入立陶宛、

西班牙王腓立第五立、德法戰起、

安如侯腓立入西班牙、即王位、稱腓立第五、據加斯德辣、是爲不爾奔系、法王與巴威略侯以西班牙下土及其弟可倫侯結、以爲巳黨、撒歪公亦與之、德帝不聽腓立爲王、與英荷二國和、尋與巴郎丁堡侯弗勒得力第三、葡萄牙王比德祿第二連合、稱大同盟、撒歪太子歐熱尼爲德國將軍、先侵義大利、破法將里智拿於加爾比維勒雷、於西鴉里蓋德帝初意在得荷蘭義大利之西班牙屬地也、

巴郎丁堡侯弗勒得力第三爲普魯西王、號弗勒得力第一、

德帝許弗勒得力第三立爲普魯西王、加冠於哥寧堡、號弗勒得力第一、是爲普魯西王國之始、王有才幹、極儉嗇、累巨萬金、即位初有兵二萬四千、發憤爲雄飛之計、妃索希亞有賢行、勸王設學校會社於國中、又建大學於哈爾勒、

元祿十五年壬午、（紀元二千三百六十二年、清聖祖康熙四十一年、西曆千七百零二年、）英吉利王兼荷蘭統領維廉第三殂、惹迷斯第二之女安立、

前年英國議院定繼承令、曰踐王位者、當必爲新教徒、維廉王後、王妃馬利妹安承之、傳之漢那耳系、會前王惹迷斯第二殂於法國、法王以其子義德華爲惹迷斯第三、英人聞之怒、維廉王好獵、三月出獵、墜馬傷胸、病熱八日而殂、年五十二、王孜孜圖治、欲其民豐富、能安輯百姓、許教徒自主、君臨英國、兼任荷蘭統領、行共和政、而英國巴力門議、常與王不協、卒不能遂其志、論者惜之、大將馬爾伯羅嘗起兵北方、反王妃馬利、擊擒之、及王病篤、赦而用之、馬爾伯羅有文武才、世稱王之得人、亦可稱英主矣、安即位、輝格黨執政、馬爾伯羅爲之領袖、當是時、英國海軍旺盛、有兵艦二百七十二隻、文學亦極盛、運天文哲學醫術詩賦各有碩匠、維廉哈爾非約翰密爾敦及紐敦等稱巨擘、

瑞典王破波蘭、

甲列王入立陶宛、波蘭共和國群起抗之、王進圍首府洼消、奥古士都出奔、洼消降、又擊撒遜波蘭軍於基里騷、破之、

元祿十六年癸未、（紀元二千三百六十三年、清聖祖康熙四十二年、西曆千七百零三年、）瑞典王廢波蘭王奥古士都、

甲列王又破撒遜波蘭軍於波多斯、各國有勸和者、王不聽、使波蘭廢其王奥古士都、

俄羅斯王建聖彼得堡、

瑞典王深入波蘭、彼得王乘其虛、攻略芬蘭、併波羅的海之地、創都城於尼瓦河口、遷之、名曰聖彼得堡、其地偪近海港、卑濕寒冷、彼得不以爲意、勞力費財、通海運、便運輸、築砲臺、設工廠、收寺鐘及銅器、鑄大小砲、以備攻守、屹爲壯麗大都、尋取拿爾瓦、

土耳其帝慕斯達哈第二爲叛兵所弑、弟阿斯曼第三立、尋崩、亞格默德第三立、

英德軍破法國及巴威略兵、

巴威略侯馬西密憐以馬努利親將其兵、侵地羅利、德軍逆擊破之、英將馬爾伯羅進入荷蘭南部、擊破法兵、連陷諸邑、巴敦侯路易與德軍次來因河、撒歪亦叛法國、與德國盟、

寶永元年甲申、（紀元二千三百六十四年、清聖祖康熙四十三年、西曆千七百零四年、）瑞典王以士達尼斯老歷山斯幾爲波蘭王、

甲列王廢奧古士都、立士達尼斯老爲波蘭王、士達尼斯老波蘭豪族也、以早降甲列王、爲其所立、國人不服、

英德軍又破法巴二國兵、英軍取日巴拉大、

英將馬爾伯羅與德將歐熱尼合軍、進於多腦河畔、擊法巴二軍於忽克斯達於不達亥、大破之、德國上公甲列率舟師抵葡萄牙、英荷二國水師攻西班牙之日巴拉大、取之、

寶永二年乙酉、紀元二千三百六十五年、清聖祖康熙四十四年、西曆千七百零五年、 德意志帝里泊德第一崩、子約瑟第一立、

里泊德第一崩、年六十六、

寶永三年丙戌、紀元二千三百六十六年、清聖祖康熙四十五年、西曆千七百零六年、 大越熹宗黎維祫崩、子黎某立、是爲裕宗、

葡萄牙王比德祿第二殂、子約翰第五立、

瑞典王進入撒遜及奧古士都和、

甲列王率兵濟阿得河、破撒遜將修連不爾克、連略諸城、經細勒西亞進入撒遜、奧古士都力竭請和、會於亞答蘭斯達的、約奧古士都棄其位、聽士達尼斯老爲波蘭王、與俄國絕檻、致潑古爾於瑞國、瑞造兵多營於撒遜給其支糧、甲列王得潑古爾處以極刑、

德意志甲列公陷馬德里、英德軍又破法軍、

上公甲列率德葡英荷軍攻西都馬德里陷之、腓立王出奔、甲列入即王位、稱甲列第三、無幾腓立復襲馬德里取之、英將馬爾伯羅破法將維勒雷於拉美爾里、斬首一萬三千、獲軍旗八十旒、及軍資器械甚夥、德將歐熱尼又破法軍、普將里泊德助之、逐法軍出義大利境外、

寶永四年丁亥、紀元二千三百六十七年、清聖祖康熙四十六年、西曆千七百零七年、 莫臥兒帝阿倫格崩、步哈德立、

阿倫格帝滅北乍不爾等諸國、大廓疆土、而馬剌他勢益強大、帝又虐遇印度教徒、焚滅國中寺院、使國人強奉回教、於是教徒叛亂踵起、國勢大衰、

英吉利併蘇格蘭、

英國及蘇格蘭合併國會、約不更蘇國法律及國教、但愛蘭嚴禁舊教、

寶永五年戊子、紀元二千三百六十八年、清聖祖康熙四十七年、西曆千七百零八年、 瑞典王侵俄國、圍波耳多瓦、

甲列王自撒遜還、擊俄軍於波蘭、進入俄境、俄國守備甚嚴、築要砦於東海沿岸、清野壞道、礙舊都莫斯科通路、哥薩克提督馬熱巴僞降、給甲列王誘渡河過曠野、圍波耳多瓦、其地在俄國中央、運路梗塞、糧食不繼、加以寒威甚嚴、兵士凍餒、

英德軍屢破法軍、法王請和、尋破、

馬爾伯羅歐熱尼二將又與法將文德米及不爾良公、戰於烏德拿爾得、大破之、於是法國請和、德意志同盟軍欲使法王許甲列上公爲西班牙王、要砦在荷蘭國界者盡委之荷蘭、還法國所侵地於德國、境界一依西發里條約、又聽英王安在位、法王悉聽之、既而同盟軍又使法軍逐西王腓立還法國、法王大怒、和議遂破、

寶永六年己丑、紀元二千三百六十九年、清聖祖康熙四十八年、西曆千七百零九年、 征夷大將軍德川綱吉薨、養子家宣嗣、任征夷大將軍、

綱吉無嗣、養兄甲府中納言德川綱重子綱豐爲嗣、改名家宣、至是襲職、

俄羅斯王大破瑞典王、瑞典王走土耳其、

瑞典王侵俄羅斯、法蘭西政府遣書勸和、不聽、曰我必至莫斯科與彼得盟、彼得聞之笑曰、彼欲行亞歷山德之事、如世無太流士何、甲列王兵凡八萬、圍波耳多瓦、不能拔、彼得王聞警率精兵七萬、急馳至波耳多瓦、分軍爲三、親將中軍、綿西果夫與波爾張左右翼赴瑞軍、奮戰經三時、遂大破瑞軍、瑞軍死傷九千餘、被擒或降者一萬六千餘、甲列僅以身免、不得還路、引殘兵遁走土耳其、

撒遜侯與古士都復波蘭

瑞典王之敗、撒遜侯與古士都丁抹王弗勒得力復連合擧兵、與古士都攻波蘭、逐士達尼斯老、復爲波蘭王、

英德軍復破法軍、

英將馬爾伯羅、德將歐熱尼合軍圍蒙斯、法將維拉爾率兵救之、與二將戰於馬布剌結、維拉爾敗績、蒙斯陷、於是法王再議和、欲借同盟軍之兵以伐其孫西班牙王腓立、同盟軍又不聽、和亦不成、

中御門帝寶永七年庚寅、[紀元二千三百七十年、清聖祖康熙四十九年、西曆千七百十年、] 帝卽位、

帝諱慶仁、東山帝第六皇子也、東山帝崩、卽位、

英國多利黨代輝格黨執政、

女王安初悅馬爾伯羅之妻、一切政教、俱從其言、馬爾之妻、恃才而傲、王不能堪、馬爾之妻薦女士馬善、王又悅之、馬善多利黨也、勸王漸奪輝格人之權、輝格黨宰輔等見事不可爲、皆乞休去、乃擧多利黨人執政、薄林薄格代爲宰相、

俄王略瑞典之地、

俄王彼得乘勢大擧侵瑞典、瑞人累戰不利、俄王略黎弗蘭、耶士多蘭、茵日耳曼蘭、加勒里、芬蘭等地、德意志聯邦欲其遠禍、唱局外中立、石勒蘇益克等亦傚之、

正德元年辛卯、[紀元二千三百七十一年、清聖祖康熙五十年、西曆千七百十一年、] 德意志帝約瑟第一崩、弟甲列第六立、

先是甲列在西班牙、復攻馬德里、拔之、法將文德米襲擊破之、甲列棄馬德里走、及兄約瑟帝崩、甲列還國承帝位、至是大勢一變、

土耳其圍俄羅斯王於布魯特、尋和、

瑞典王甲列第十二在土耳其、勸土耳其帝伐俄羅斯、會俄王彼得略瑞典、甲列聞之大憤、切說土耳其帝、土耳其帝亞格馱德第二乃應甲列王請、率兵擊俄國、彼得渡河逆戰、至布魯特、土耳其圍之數匝、窘甚、不知計所出、妃加他隣與諸將謀、以重寶賂土軍乞和、土帝聽之、俄國還亞速於土國、且許開瑞王歸國之途、

正德二年壬辰、[紀元二千三百七十二年、清聖祖康熙五十一年、西曆千七百十二年、] 英國罷其大將馬爾伯羅、

馬爾伯羅爲輝格黨、及輝格黨失勢、英王召還、罷其官、大臣等誣以軍中貪橫之狀、馬爾伯羅產素豐、及爲大將、未有定俸、軍士固服之、聞有讒言、大譁爭之、馬爾伯羅夫妻避禍他國、迄女王之死不還、

法軍破德軍、

英國代馬爾伯羅以阿爾門、與德將歐熱尼不和、歐熱尼與法將維拉爾戰於得年、敗績、

丁抹侵瑞典、

丁抹王弗勒得力第四亦擊痾斯丁、取其石勒蘇益克、尋侵瑞典、略不來梅威爾敦、

正德三年癸巳、[紀元二千三百七十三年、清聖祖康熙五十二年、西曆千七百十三年、] 征夷大將軍德川家宣薨、子家繼嗣、爲征夷大將軍、

各國及法蘭西會於烏特立講和、

英國密與法國議和、四月、各國亦會於烏特立、議和定約、許英國王奉波羅特士敦教、約法西二國永不合同、立腓立爲西班牙王、法國割北美屬地新著大島、新蘇格蘭及黑孫灣等、西國割日巴拉大及地中海米諾架島與英國、且約英商掠賣黑奴於西屬美利堅、荷蘭得西屬尼達蘭、付法國境界城砦於澳地利、撒歪得西屬西治里島、爲王國、普魯西亦得尼達蘭來因地方、與阿蘭治於法國、各國聽稱其王號、葡萄牙攟南美巴西之地、德帝得尼達蘭一部、及義大利之米蘭、那不勒、撒丁爲澳地利屬州、德意志聯邦仍舊界、

丁抹波蘭又侵瑞典、

丁抹王賣其所獲不來梅威爾敦二地於漢那耳、約助征瑞之役、進入瑞典、瑞將斯丁勃克拒戰破之、焚亞爾多納、既而斯丁勃克爲俄軍所破被擒、丁抹波蘭二軍侵波美拉尼、普魯西略斯德丁、

普魯西王弗勒得力第一殂、子弗勒得力維廉第一立、

維廉第一性嚴厲、勤儉尚武、訓練兵卒、養成將士、使安拿爾德騷伯里泊德督之、號令嚴明、紀律整肅、當時地猶雖小、兵卒既有八萬三千、後世勇武震世、實基於此、

正德四年甲午、（紀元二千三百七十四年、清聖祖康熙五十三年、西曆千七百十四年、）德意志及法蘭西和、

德帝獨不可烏特立之盟、仍與聯邦侵法境、其將歐熱尼以輜重不給敗還、法將維拉爾進侵德地、連陷數城、於是帝議和、及法國會於拉斯達及巴敦、約欵一依烏特立所定、且復巴威略可倫二侯位、與其故地、蓋二侯以黨法國黜之也、而德帝猶不聽腓立爲西王、

瑞典王歸其國、

甲列第十二王久在土耳其、屢勸其擊俄國、土人厭之、促其歸國、王怒殺土兵、土人急襲王擒之、移幽亞得安近邑、王窺守者怠脫走、經匈牙利德意志、間關崎嶇、僅達斯的拉巽、航海始得歸瑞國、

英吉利女王安殂、若爾治第一立、

女王有傳位義弟惹迷斯義德華之意、多利黨中又多不悅繼統之議者、然國制不得加特力黨踐王位、故不果、女王殂年四十九、女王資質凡庸、不稱民望、嘗納丁抹王子若耳治爲夫、亦庸才也、生子十三人、皆先歿、國會議迎漢那耳選侯若爾治路易爲王、若爾治祖母則惹迷斯第一王之女也、以其屬最親、且奉新教、得立、號若爾治第一、年已五十五、是爲漢那耳系、

土耳其擊威尼斯、

土耳其人背加爾祿威都之盟、發兵擊威尼斯屬木利耶取之、威尼斯人保各府、各府希臘之西群嶋之一也、

正德五年乙未、（紀元二千三百七十五年、清聖祖康熙五十四年、西曆千七百十五年、）蘇格蘭人反、英王擊平之、

若爾治王之立、馬爾伯羅歸國、復爲大將、英國人有仍思惹迷斯之裔者、流言惹迷斯義德華將入爲英王、法王助之、百姓宜勤王、於是反者遂起、馬爾伯首叛蘇格蘭北方、聚者萬人、惹迷斯至蘇、其人恇怯無能、從之者失望、英王遣兵擊之、衆潰散、惹迷斯走西班牙、

普俄丁等諸國連兵伐瑞典、

甲列第十二王既歸國、丁抹王弗勒得力第四、撒遜侯奧古士都第二、俄羅斯王彼得等連兵擊瑞典、普魯西王弗勒得力維廉第一、漢那耳侯兼英吉利王若爾治第一、亦起兵攻波美拉尼、併斯的拉巽取之、

法蘭西王路易第十四殂、曾孫路易第十五立、

路易第十四王初親庶政、勵精圖治、有賢相輔之、國勢隆興、尋用兵諸國、統御七十二年、爭戰不絕、誅求苛急、國力挫折、先是王妃馬利的列士殂、王納優人士甲倫寡婦大幸之、以其棄新敎從羅馬敎、故擧殊典、封侯爵夫人、嬖寵傾後宮、内謁盛行、至威權震諸國、又極奢侈、然亦汲々務興文化、開大學、敎國人圖書音律百科學術、又建一校、不問内外國人、許其入學、馬撒倫藏書數萬卷、開館許士民縱觀、文學日興、若摩犁兒稱歡曲鼻祖、其摸風俗寫人物、躍々欲出、若泉氏以寓言、若薄亞羅以諷刺、別出手眼、至哲學有巴斯加爾、貌勒爾等、巴斯加爾又精數學、貌勒爾唱思想自由、其他若伯耳厄兒、勿那倫、薄沙等、各見其長、至繪畫彫鏤工學、彬々輩出、巴里市街點燈、亦始此時、夜明如晝、奸盜潛迹、王晚悔其瀆武、臨殂遺言曰、我壯好戰、老苦無成、汝曹莫復倣我所爲、以損家國幸福、殂年七十八、太子道欣路易及孫不爾良公皆先卒、道欣之孫路易第十五立、甫五歲、路易第十四之從子裀爾良

公腓立攝政、

享保元年丙申、紀元二千三百七十六年、清聖祖康熙五十五年、西曆千七百十六年、征夷大將軍德川家繼薨、無嗣、支族紀伊侯德川吉宗入嗣、爲征夷大將軍、

瑞典及俄羅斯和、

瑞典四面受敵、力竭智困、乃用宰相咢爾都計、與彼得盟講和、

土耳其侵墺地利、敗績、

土耳其又侵墺地利、德將歐熱尼率軍拒之、破土軍於彼得瓦拉廷、

俄羅斯王游諸州、

彼得王既與瑞典和、乃拉其妃加他隣、再歷遊荷蘭丁抹法蘭西三國、祖其政教、抵荷蘭、過前所寓之舍、會相識、置酒叙舊、抵法、法王饗禮甚渥、會有飛報、告太子亞歷細斯出走、彼得乃歸、

享保二年丁酉、紀元二千三百七十七年、清聖祖康熙五十六年、西曆千七百十七年、德意志又破土耳其、

德將歐熱尼又拒土耳其軍、破之白爾加拉多土人震懾、

俄羅斯發兵土耳其斯坦、

土耳其斯坦、卽中央亞細亞也、其地初爲莫臥爾所征服、後國內分裂、西南之地、波斯蠶食之、既而分立爲浩罕。布哈爾。基瓦三汗國、彼得王聞布哈爾地方多沙金、發兵自裏海及西伯利進、土人拒之、不得志而還、

華連哈的創造寒暖計、

享保三年戊戌、紀元二千三百七十八年、清聖祖康熙五十七年、西曆千七百十八年、印度馬剌他海特拉巴烏德等獨立、

先是莫臥爾帝步哈德崩、子哈達立、伯羅士弑之自立、阿布達又殺之、步哈德孫馬罕末德立、皆庸器、不能鎭國亂、馬剌他海特拉巴烏德諸酋皆獨立、各據其疆土、

瑞典王甲列第十二戰死於諾威、

甲列王與俄國和、無復後顧之患、乃欲略諾威之地、親率兵擊之、寒甚、士卒凍餒、王不爲意、進圍弗勒得力哈爾、臨軍督戰、中流丸而殂、或云瑞國貴族等厭王暴戾、害之、

德意志帝及土耳其和於巴撒洛微都、

德軍屢破土軍、土人懼、會於巴撒洛微都約和、割別甲及塞爾維亞一部、爲墺地利屬地、與威尼斯以達爾馬西亞、土耳其獨取木利耶、

法英德荷四國同盟、以抗西班牙、

西班牙王腓立第五妃生二子而卒、尋娶巴馬侯女依利撒伯爲繼室、亦擧一子、依利撒伯謂先妃子當繼王位、因欲得一侯國以立己子、與首輔亞伯路尼謀、欲復烏特立和議所失西國屬地、先略撒丁、尋侵西治里、與英國水師戰於地中海、敗績、於是德意志帝及法蘭西王英吉利王荷蘭統領等議因烏特立和約、以抗西班牙、

俄羅斯王廢其太子亞歷細斯、

初彼得王太子亞歷細斯與父不諧、潛出宮走德國、依甲列帝、帝太子妃之兄也、彼得王知之、遺書於帝詰責之、帝乃送還太子、王遂廢太子、尋開訟庭、論亞歷細斯罪當死、明日亞歷細斯暴卒獄中、

享保四年己亥、紀元二千三百七十九年、清聖祖康熙五十八年、西曆千七百十九年、俄羅斯遣使於清國、

俄國與清國境界錯互、遊牧土人彼此轉移、動致紛擾、於是彼得欲與清國結通商條約、遣使於北京、定恰克圖爲兩國市場、

瑞典女王烏爾立立、

甲列第十二王殂、其族有王從子荷斯丁額多布公甲列弗勒得力與妹烏爾立、瑞國貴族等議立烏爾立爲王、迎黑西加塞耳侯弗勒得力爲夫攝政、而貴族等立法限制王權、先是甲列使其宰臣咢爾都與俄王議和、事咢爾都有治國之才、專典內政、而不爲貴族所悅、至是貴族等論其損國權、處以

死刑、

享保五年庚子、紀元二千三百八十年、清聖祖康熙五十九年、西暦千七百二十年、法英德荷四國、及西班牙和、撒歪公爲撒丁王、

四國同盟成、西班牙妃依利撒伯首輔亞伯路尼不悅、擁惹迷斯義德華起水師侵英國、至比斯加灣、颶風大作、船盡壞、西班牙王乃逐亞伯路尼、與四國會於倫敦講和、西國棄撒丁、西治里、德帝許不爾奔系爲西王、撒歪公維多爾以馬努利以西治里歸墺國屬邦、代得撒丁、更稱撒丁王、亞伯路尼走至羅馬後卒於其地、惹迷斯亦至羅馬、

瑞典及普魯西丁抹漢那耳波蘭和、

瑞典貴族等議與俄羅斯絕、與普魯西諸國會於斯德哥爾摩及弗勒得力堡講和、漢那耳得不來梅威爾敦、與金百萬元於瑞國、普魯西得斯德丁及波美拉尼半部、獲倫烏斯敦諸島、與三百萬元、丁抹返所侵略瑞國之地、得

六十萬元、又使廢巽關稅、要痾斯丁額多布公收其石勒蘇益克撒遜侯奥古士都又爲波蘭王、約休兵、

享保六年辛丑、紀元二千三百八十一年、清聖祖康熙六十年、西暦千七百二十一年、瑞典復與俄國和、

俄國惡瑞人背約、發兵擊之、瑞典不能支、遂請和、割犂弗蘭、耶士多蘭、茵日耳曼蘭、加勒里、及其屬島與俄國、俄國返芬蘭於瑞國、且與金二百萬元、至是北地之亂始平、

英國以瓦爾薄爲首相、

當是時、輝格黨又執政、擧瓦爾薄爲首相、瓦爾薄務謀全歐和平、能抑斯丟亞的氏覬覦王位之謀、君臣相安、國中無事、若爾治王常在漢那耳、視英國猶別國、老將馬爾伯羅亦以明年卒、

享保七年壬寅、紀元二千三百八十二年、清聖祖康熙六十一年、西暦千七百二十二年、朝鮮肅宗顯義王李焞殂、子昀立、是爲景宗德文王、

俄羅斯王彼得第一稱帝、

俄國得瑞典數州、疆土廓大、威力日隆、於是彼得自稱帝、公告各國、發布典範、且選定嗣主、一依帝權世號曰大帝、

阿富汗人馬毛多廢波斯王佛森自立、

馬毛多阿富汗酋長、起兵擊波斯、國伊斯巴罕、迫王佛森讓位、遂併波斯、

享保八年癸卯、紀元二千三百八十三年、清世宗雍正元年、西暦千七百二十三年、清聖祖崩、子世宗立、

法國攝政痾爾良公腓立卒、

腓立奢侈荒淫無度、全國靡然成風、時承爭亂之餘、民力疲弊、國債山積、蘇格蘭人有約翰拉烏者、多心計、腓立擧任度支、拉烏首設銀行、造紙票、收商賈金、又設北美密士失必會社、銀行愈得氣勢、國民爭出貯金、博奇利、紙票價日騰貴、至有出一萬金買五百金紙票者、拉烏爲得策、益製紙票、及腓立卒、教官丟倍代爲首相、既而金貨不給、兌換稍滯、國民疑懼、託金者爭以紙

票索金、拉烏策無所出、遁至威尼斯、窮死、商賈失業流離四方、奸民或致富、卒不能減國債、然拉烏流毒當時、而後業銀行者、槪祖其法、

享保九年甲辰、紀元二千三百八十四年、清世宗雍正二年、西暦千七百二十四年、俄國侵波斯、

彼得帝託名征盜、與土耳其結、侵略波斯、取裏海南部、達入斯丹、義蘭、馬散地蘭、阿斯達拉巴等地、

西班牙王腓立第五禪位子路易、尋復位、

腓立第五王禪位于太子路易、無幾路易殂、王仍復位、

享保十年乙巳、紀元二千三百八十五年、清世宗雍正三年、西暦千七百二十五年、安南廣南明王阮福聚殂、子福周立、是爲寧王、

波斯王馬毛多殂、安西里夫立、

馬毛多王病殂、安西里夫代爲王、

俄羅斯帝彼得第一崩、后加他隣立、

一月彼得帝崩年五十四帝勵精圖治欲務廣風化然性忍強苛急督勵率出於強迫故每一令出致國內抵抗至用嚴罰遂能內興文藝外廓疆宇以致今日之盛亦足稱曠世英主矣及崩從帝所制典範后加他隣嗣立加他隣馬林堡人本貧家女美而多機智帝擊馬林堡俘之立爲后常參機務助彼得多所匡救及即位綿西果夫爲首相輔政

德意志帝定繼承法規

甲列第六帝無嗣唯有女曰馬利剔理薩帝恐崩後墺地利哈弗斯堡系屬地分裂造繼承法規曰墺國屬州不得分割若無嗣子帝位當及帝諸女或繼統中長者若前系便絕當立帝兄約瑟第一之女及其繼統欲使諸國從此約先說西班牙與之盟英法普三國會盟以抗之既而普國脫盟與德國而荷蘭瑞典丁抹與英法盟先是東洋貿易益熾英國建東印度會社於孟買尋移之於蘇辣與莫臥爾國生釁交兵孟加拉亦爲其酋所逼退保加爾

各答廝打拉薩又爲土人所襲擊勢頗窘急乃務略取土地以張勢力法國亦建本地治里據之又建商德爾那哥耳府於孟加拉專主貿遷而德帝又謀振海權興東印度會社於阿斯典得英法荷人等恐其不利己詰之德國帝內有繼承之虞外恐失各國歡心遂廢東洋會社英荷諸國乃許帝定繼承法

享保十一年丙午（紀元二千三百八十六年、清世宗雍正四年、西曆千七百二十六年）朝鮮景宗德文王李昀殂弟昑立是爲英宗至行王

法國以傅留利爲首相

首相丟倍卒舉傅留利爲相傅留利務息財用專以國家爲己任有宰臣之體

享保十二年丁未（紀元二千三百八十七年、清世宗雍正五年、西曆千七百二十七年）英吉利王若爾治第一殂子若爾治第二立

若爾治第二王頗有才略但不解英語遇事言語甚簡又不在英國殂於漢那耳年六十七若爾治第二亦生長德國年已四十五剛愎頗類先王惟瓦爾薄仍輔之執政國賴無事

俄羅斯女帝加他隣第一崩亞歷細斯子彼得第二立

加他隣第一崩年四十三前太子亞歷細斯子彼得第二立年甫十二綿西果夫攝政尋爲人所譖謫於西伯利後二年卒自是歲俄國宣教師常駐清國北京

享保十五年庚戌（紀元二千三百九十年、清世宗雍正八年、西曆千七百三十年）波斯王那的爾沙立

先是波斯屢與阿富汗相攻王安西里夫殂達馬司伯爲王那的爾沙本盜渠爲人桀驁達馬司伯用爲大將倚以集事而賞不酬勞那的爾沙遂反弑達馬司伯自立號曰古利汗阿富汗土人叛擊平之

土耳其帝亞格默德讓位從子馬何美德第五

亞格默德屢與波斯戰敗績失其地京城亂乃讓位於兄子馬何美德第五

丁抹王弗勒得力第四殂基利斯的安第六立

俄羅斯帝彼得第二崩彼得大帝兄宜萬之女安那宜萬立

彼得第二帝患痘崩彼得大帝兄宜萬之女安那宜萬嗣立大臣閔呢克掌軍事阿士的曼掌外務共輔之而帝之寵臣巴倫漸用事

熱那亞共和國亂起

熱那亞共和國在上義大利介于撒歪墺地利法蘭西之間能保獨立哥塞牙元爲其屬島至是島民作亂熱那亞政府征之不能平

享保十六年辛亥（紀元二千三百九十一年、清世宗雍正九年、西曆千七百三十一年）大越裕宗黎某崩子昏德公立

瑞典國始用新曆

是歲瑞典亦設東印度會社尋爲諸國所妨而罷

享保十八年癸丑（紀元二千三百九十三年、清世宗雍正十一年、西曆千七百三十三年）大越昏德公被廢黎維祥立是

爲順宗、

撒遜王兼波蘭王奧古士都第二殂、子奧古士都第三立、繼承亂起、

先是法人欲爲其王路易第十五娶西班牙王女、招之王宮鞠養、既而離婚、迎故波蘭王士達尼斯老歷山斯幾之女爲妃、及奧古士都第二殂、波蘭貴族恃法國之援、復選士達尼斯老爲王、德帝甲列第六不悅、與俄國帝安那宜萬結、擧奧古士都第二之子撒遜選侯奧古士都第三爲波蘭王、法蘭西西班牙撒丁諸王皆怒、連合起兵、侵墺屬義太利略那不勒美蘭西治里、英荷二國亦怒帝關波蘭事、不敢來援、俄兵亦不至、德軍連敗、老將歐熱尼既耄、無復昔時之勇、唯魯達林拿公佛朗士士提反獨能拒之於來因河上流、互有勝敗、

英人始拓北美若耳治州、

若耳治州在南喀爾勒那之西、南界佛勒里他、押羅拉既俺大山在北境、東北有卸番亞河等、先是英人有臘里者、來墾喀爾勒那、西曆一千七百二十九年、分喀爾勒那爲南北、北部乃臘里所墾也、至是有英人百餘人居此、建城於卸番亞河畔、貧民漸就來耕、取英王名曰若耳治州、至是北美十三州始立、

櫻町帝元文元年丙辰、（紀元二千三百九十六年、清高宗乾隆元年、西曆千七百三十六年、）帝卽位、

帝諱昭仁、中御門帝皇子、受禪卽位、

清世宗崩、子高宗立、

大越順宗黎維祥崩、黎維禕立、是爲懿宗、

德意志帝與俄國伐土耳其、敗績、

甲列第六帝與俄國連和、遣其將塞汧都爾弗伐土耳其、敗績、

西發里伯的阿德第一稱哥塞牙王、

熱那亞屬島哥塞牙亂、德國西發里伯利之人據哥塞牙、自稱王、號的阿德第一、

元文二年丁巳、（紀元二千三百九十七年、清高宗乾隆二年、西曆千七百三十七年、）俄羅斯相巴倫爲孤爾蘭公、

巴倫勢日強大、卒黜閔呢克阿士的曼兩伯、獨擅政權、安那女帝諭波蘭王奧古士都第三、封巴倫爲孤爾蘭公、

元文三年戊午、（紀元二千三百九十八年、清高宗乾隆三年、西曆千七百三十八年、）安南廣南王阮福周殂、子武王福璵立、

德意志帝、及法蘭西諸國盟于維因、

波蘭繼承戰爭之起、法蘭西西班牙等屢破德軍、略魯達林拿、於是講和之議起、是歲始會於維因約和、士達尼斯老歷山斯幾棄波蘭王位、付撒遜王奧古士都第三、得魯達林拿及拔爾兩公邑、而約其卒後爲法國所管、魯達林拿公佛朗士士提反以前年義大利之多斯加納公墨底西系絕、全得其地、墺地利以那不勒西治里爲西國附庸、但不得併西國王邑、而墺國得巴爾馬及畢仙撒、

波斯王侵阿富汗及印度、

波斯王那的爾沙發兵侵阿富汗、併其地、會莫臥兒國殺其使臣、乘勢入印度、攻特里大肆殺掠、收贖金十六億餘而去、

元文四年己未、（紀元二千三百九十九年、清高宗乾隆四年、西曆千七百三十九年、）德意志俄羅斯及土耳其和、

德俄連合伐土耳其、俄將閔呢克有功、然不能得志、遂會於伯爾格拉多謀和、德國返其侵地塞爾維亞伯爾格拉多等於土人、俄國亦保亞速而已、俄國尋又與波斯和、返義蘭等地、

元文五年庚申、（紀元二千四百年、清高宗乾隆五年、西曆千七百四十年、）普魯西王弗勒得力維廉第一殂、子弗勒得力第二立、

弗勒得力第二卽王位、年二十八、初父王勤儉尚武、更革制度、培養國本、弗勒得力第二少長於法國宮女之手、嗜文藝音樂、特於吹笛見長、父王不懌、

將娶英王若爾治第二之女、議中止、弗勒得力亦怏怏、遂生隙、與陸軍中尉甲的謀、將出奔於英國、事露被執、父王怒投之獄、戮甲的於其面前、將處弗勒得力於死、大臣諫止、父王怒解赦其罪、自是弗勒得力悔悟勵行、專講兵事、功名之心甚銳、父王封以來因斯堡、娶不倫瑞克公之女、博聘四方學者、問難不怠、特與法國碩儒維耳的爾親善、即位嚴毅方正、躬行節儉、以富國強兵爲主、務通商、勸耕種、振興學術技藝、

德意志帝甲列第六崩、女馬利剔理薩嗣立、

甲列第六帝崩、依嘗所定繼承法規、立女馬利剔理薩爲帝、兼波希米匈牙利二國王、及墺地利大公、與多斯加納大公佛朗士士提反婚、共執國政、當是時、諸國多非繼承法規者、巴威略侯甲列亞爾伯勒既不署名、以其系出於匪地難多第一帝公主、稱有繼承之權、西班牙王腓立第五撒遜侯奧古士都第三、亦謂己爲哈弗斯堡系、皆覬覦墺國、普魯西王弗勒得力第二稱有當得細勒西亞之權、告帝謂、若許所請、則出金幣兵卒、援帝護繼承法規、帝不聽、乃發兵侵細勒西亞取戔告、

俄羅斯女帝安那宜萬崩、宜萬第六立、

安那女帝崩無子、立帝女兄之孫宜萬第六爲帝、宜萬方周歲、將軍閔呢克復執政、黜首相巴倫謫之西伯利、推宜萬母不倫瑞克侯夫人安那攝政、

寬保元年辛酉、（紀元二千四百零一年、清高宗乾隆六年、西暦千七百四十一年、）大越懿宗黎維禕崩、黎維禑立、是爲獻宗、

普魯西取細勒西亞、

普將西物林勇略超衆、破墺軍於莫爾微都、遂取細勒西亞定之、

法蘭西西班牙援巴威略侵波希米、

法蘭西西班牙與巴威略侯結、發兵援之、尋撒遜普魯西亦與之合、法將別伊里督巴軍侵墺國入波希米、一擧拔其首府巴拉克、巴威略侯甲列亞爾伯勒稱波希米王、

俄羅斯廢宜萬第六立依利薩伯女帝、

大臣閔呢克等政多苛暴、國人不服、廢宜萬帝、逐閔呢克等於西伯利、擁依利薩伯立之、召還巴倫輔政、依利薩伯彼得大帝之季女也、

寬保二年壬戌、（紀元二千四百零二年、清高宗乾隆七年、西暦千七百四十二年、）德國巴威略侯甲列亞爾伯勒稱帝、

巴威略得法西諸國之援、兵勢甚熾、甲列亞爾伯勒侯爲衆所推、稱帝於佛郎渡、號甲列第七、定都門占、

墺地利軍破巴威略、與普魯西和、

女帝馬利剔理薩四面受敵、計無所出、親赴匈牙利、召國會於其首府伯堡、說以順逆、豪族等感動、爲編二軍、一軍直攻巴威略、破門占、一軍圍法軍於巴拉克、女帝見普國勢力强大、知其敵之不利、與普國會於北勒斯勞講和、割細勒西亞及額刺與之、法軍在波希米者聞之引退、

英國首相瓦爾薄罷、

瓦爾薄在相位二十餘年、素有相度、律身廉勤、商工咸興、民人樂業、至是罷、王授以伯爵、亦陰左右王、後三年卒、

寬保三年癸亥、（紀元二千四百零三年、清高宗乾隆八年、西暦千七百四十三年、）墺地利英吉利軍大破法蘭西巴威略軍、

先是女帝請援於英、英王若爾治第二親率英吉利漢那耳黑西諸軍來援、與法軍戰於德丁安、大破之、墺軍又破之於巴威略、逐之、甲列第七出奔於佛郎渡、

法國首相傅留利卒、

自傅留利卒、內謁得勢、苞苴公行、王室陵夷、

俄羅斯及瑞典和、

俄羅斯屢侵瑞典、攻芬蘭取之、瑞典議會謀和、請曰、王若無子、則瑞典王位

當聽命於俄國於是會於阿保俄國還芬蘭於瑞

延享元年甲子、紀元二千四百零四年清高宗乾隆九年西曆千七百四十四年 普魯西復侵墺地利

女帝馬利剔理薩以其國勢漸振欲復細勒西亞與英國及撒遜撒丁諸國盟普王弗勒得力聞之與法王路易第十二及甲列第七結復開戰端親將兵八萬破撒遜侵波希米陷其首府巴拉克會法軍與巴威略軍攻門占不來援墺軍亦竭力拒之普王以孤軍深入退軍於細勒西亞

波斯王古利汗那的爾沙爲其下所弑從子安特里立阿富汗復建國

那的爾沙王爲政殘虐國人皆怨爲其麾下所弑從子安特里嗣會阿富汗有亞美里沙者起兵叛波斯復立阿富汗國尋侵印度略克什米爾古闕賓本若及信度取之又侵波斯奪其大半破馬剌多兵

延享二年乙丑、紀元二千四百零五年清高宗乾隆十年西曆千四百四十五年 征夷大將軍德川吉宗讓職其子家重、

巴威略侯甲列第七卒子馬西密隣約瑟嗣

甲列第七自稱帝屢挫躓卒殂子馬西密隣約瑟嗣立勢漸屈與墺人和約嗣後不復覬覦帝位且許贊佛朗士士提反繼承帝位

法蘭西普魯西屢破英墺連合軍

法軍推撒遜世子毛里都爲總督與英墺軍戰於方的納大破之毛里都撒遜王奥古士都第二之子也普王弗勒得力又與墺將魯達林拿侯甲列戰於細勒西亞之好軒弗黎破之又破之於波希米之孛里

多斯加納大公佛朗士士提反爲德意志帝

德國選侯等推馬利剔理薩女帝之夫多斯加納大公佛朗士士提反爲帝號佛朗士斯第一是爲魯達林拿多斯加納系

墺地利及普魯西和

普軍復大破撒遜軍於是十二月墺普議和會於德勒斯達約以細勒西亞全與普魯西普王亦許佛朗士斯第一爲德帝撒遜與普國以金百萬元

延享三年丙寅、紀元二千四百零六年清高宗乾隆十一年西曆千七百四十六年 英國破前王之孫查爾斯義德華

惹迷斯義德華老而未死其子曰查爾斯義德華年二十五狀貌雄偉志氣非常常志恢復密通于蘇格蘭前年自法蘭西潛至蘇國從者七人山民聞之喜曰此吾君之子也相率歸之號稱義兵弗事劫掠義德華進入內地建纛於山嶺上奉其父爲主九月攻壹丁堡拔之進向倫敦英軍逆戰破之義德華遁北方瓦的岡比蘭英王率師追之是歲王大破義德華於蘇國之客羅丁義德華遁入山洞王下令贖之不獲義德華奔法蘭西

法軍破墺軍

英國內亂其兵在荷蘭者皆引還法將毛里都知墺荷單弱與墺兵戰於勞浩大破之墺屬州在尼達蘭者除盧森堡林堡外皆下

西班牙王腓立第五殂子匪地難多第六立

丁抹王基利斯底安第六殂子弗勒得力第五立

桃園帝延享四年丁卯、紀元二千四百零七年清高宗乾隆十二年西曆千七百四十七年 帝即位

帝諱遐仁櫻町帝第一皇子受禪卽位

寬延元年戊辰、紀元二千四百零八年清高宗乾隆十三年西曆千七百四十八年 墺地利諸國及法蘭西人和

墺地利女王馬利剔理薩密與俄羅斯女帝依利薩伯結俄國遣兵來援到來因河畔於是法王會於亞金約和墺法二國互還其侵地疆界盡仍舊但割墺國屬地巴馬畢仙撒等與西班牙王幼子腓立二所共上義之地也又以細勒西亞付普魯西認許墺國繼承法規使漢那耳家得德國諸州及英國繼承之權

波斯王弟弑王安特里自立尋被殺六葛卽位

法國略印度

法國印度本地治里總督德普烈頗有才幹承王旨經略印度侵英屬廠打

拉薩取加爾那的、及亞仝和成還之、

寬延二年己巳、（紀元二千四百零九年、清高宗乾隆十四年、西曆千七百四十九年、）大越始與法蘭西結通商條約、

先是法蘭西商船時來安南、占城人劫之、法人隱忍不抗、漸親暱之、至是乞大越主、始結通商條約、是爲法國窺安南之始、

莫臥兒帝馬罕末德崩、美亞立、

寬延三年庚午、（紀元二千四百十年、清高宗乾隆十五年、西曆千七百五十年、）葡萄牙王約翰第五殂、約瑟第一馬努利立、

寶曆元年辛未、（紀元二千四百十一年、清高宗乾隆十六年、西曆千七百五十一年、）瑞典女王烏爾立殂、亞托福弗勒得力立、

烏爾立女王殂、無嗣、荷斯丁額多布侯亞托福弗勒得力入嗣、亞托福爲威丁堡新系、至是分立、當是時、瑞國貴族議官等、分爲兩黨、一曰高帽黨、傾意法國、一曰短帽黨、通志俄國、國會紛擾、民計大窮、

印度馬剌多侵莫臥兒、

馬剌多勢日強大、分爲埔拿那哥不爾二部、埔拿卽孟買、那哥不爾卽比拉爾也、埔拿自馬爾窪向本若、那哥不爾自苛黎薩向孟加拉、以侵莫臥兒、莫臥兒衰弊、徒擁帝號耳、

英法戰於印度、

法將德普烈、嘗期擴法國屬地於印度、乘海特拉巴王與亞爾額多副王相爭、助其一方以圖利己、英人在麻打拉薩者、又助一方與之抗、於是英法之兵交於印度、

萬國史綱目卷之七　終

萬國史綱目卷之八

日本　重野安繹著

寶曆二年壬申、紀元二千四百十二年、淸高宗乾隆十七年、西曆千七百五十二年、英國始用新曆、

先是英國所用之曆以三月二十五日春分日爲歲首、而民間往往用新曆、九月國會議更曆法、改三日爲十五日、使時月合於各邦所用、於是歐洲用舊曆者惟俄羅斯一國而已、

寶曆四年甲戌、紀元二千四百十四年、淸高宗乾隆十九年、西曆千七百五十四年、安南廣南王阮福𤨭建柴棍府、

阮福𤨭封其族某于柴棍、某討柬埔塞破之、

莫臥兒帝亞美被廢、亞倫格第二立、

亞美被廢、起兵攻亞倫格、兵多疫死、遂退、

土耳其帝馬何美德第五崩、弟阿斯曼第三立、

是歲埃及皎羅城地大震、死者三萬人、明年摩洛哥大震、死者一萬二千人、

寶曆五年乙亥、紀元二千四百十五年、淸高宗乾隆二十年、西曆千七百五十五年、葡萄牙首府立士本大震、

先是葡王馬努利用大臣本巴爾侯西巴斯丁約瑟侯、嘗以大使駐劄英墺諸國、及執政、弘新教、務抑貴族及耶修的敎之權、釐革舊制、圖富强其國、是歲十一月大震、立士本府盡壞、死者殆三萬人、本巴爾侯銳意再造、未幾復其舊觀、

英國與法國戰於北美及各地、

英法兩國屬地在北美者、疆界犬牙、每相爭擾、英國遣其將伯拉度、率兵艦數十隻兵士數千人至美國、會各州官于紐育之阿爾巴尼、議戰、伯拉度剛愎自用、親突法軍、深入陷伏、被重創而死、兵士死傷者大半、當是時、美國人若耳治華盛頓從軍、苦戰救之、華盛頓勿爾吉尼亞州人、年十一喪父、母馬利賢明、敎以義方、華盛頓少有大志、資兼文武、雄烈過人、法國及土人屢寇抄南境、華盛頓募鄕勇禦之、所向克捷、及是役功最多、英將沒其功不錄、華盛頓遂謝病、歸杜門不出、

寶曆六年丙子、紀元二千四百十六年、淸高宗乾隆二十一年、西曆千七百五十六年、安南柴棍侯某卒、子某嗣立、又擊柬埔塞取其大半、

印度孟加拉酋略英屬加爾各答、

先是孟加拉勢漸張、其酋索拉沙道拉略加爾各答、虐殺英人、英國東印度會社長格來弗在摩打拉薩、聞之、疾驅至加爾各答、逐索拉沙道拉、復之、尋英法開釁、格來弗進侵法屬商德爾那哥耳、以索拉沙道拉援法國、更推密爾爲酋長、

普魯西王復侵德意志、是謂七年戰爭、

墺國女王馬利剔理薩擧高尼都侯爲首相、高尼都侯嘗爲大使、駐劄巴里、豪邁敏捷、尤熟交好、旣與俄和、又誘法英、撒遜同盟、將以抗普國、旣而英國與法國爭北美之地、生隙、與普國護漢諾耳、八月、普王弗勒得力第二乘墺法未備、親將兵六萬七千、進侵撒遜、一擧拔德勒斯達、圍撒軍於畢爾拿、十月、又大破墺軍於羅石足、撒軍一萬八千降、

寶曆七年丁丑、紀元二千四百十七年、淸高宗乾隆二十二年、西曆千七百五十七年、英國以加爾各答爲租界、

英國格來弗擊索拉沙道拉於伯拉西、大破之、索拉沙道拉敗死、格來弗使孟加拉酋密爾、以加爾各答爲英國租界、

普魯西王大與墺法軍戰、

德國宣言以普魯西爲國敵、與俄國約分割普國、法國又加盟、瑞典亦以普國不返波美拉尼、與墺合、而德國聯邦漢諾耳、黑西、不倫瑞克、額達等、與普結、普王率四國軍侵波希米、五月六日、與魯達林拏公甲列及墺將伯魯溫戰於巴拉克、大破之、普驍將西物林死之、普王圍巴拉克、墺將達雲來救、王逆擊之、六月十八日、戰於哥爾林、敗績、王退還、七月、英王若爾治第二遣其二子岡比蘭公、援普軍、與法將德士多勒戰於哈斯丁陌、破之、俄國亦發兵

破普軍九月、岡比蘭公與法將黎西留會於哥羅的塞文、議和、約法國收漢
諾耳、法國又遣其將騷比斯、率德國連合軍援撒遜、十一月五日、普王將兵
二萬二千邀之、遇於羅斯巴、法墺軍凡四萬三千、普將舍托力都驍勇、率騎
兵突之、大破二國軍、當是時、不倫瑞克公匪地難多新爲都督、以當法兵、十
一月廿二日、魯達林拿公甲列與墺將達雲攻北勒斯勞、拔之、十二月五日、
普王率兵三萬四千、急馳救之、擊墺軍八萬五千於盧典、大破之、復北勒斯
勞、北勒斯勞、細勒西亞府城也、

土耳其帝阿斯曼第三崩、從兄慕斯達哈第三立、

英國以維廉比的爲首相、

寶曆八年戊寅、紀元二千四百十八年、清高宗乾隆二十三年、西曆千七百五十八年、英國以格來弗爲孟加拉太守、

普魯西王及俄羅斯戰、破之、

弗勒得力王進至默憐園、阿里木會俄羅斯王命其將黑爾摩、率兵十萬渡

阿得河、侵巴郎丁堡、進至波美拉尼、弗勒得力還救、與黑爾摩戰于索倫杜
弗、破之、普將舍托力都功最多、不倫瑞克公匪地難多亦破法軍至易北河、
法軍渡來因河引退、墺將達雲進至勒匿園匿士、普王弟顯理將孤軍獨當
之、普王欲援之、轉向細勒西亞、達雲要之於途、戰于忽棊爾克、普軍敗績、而
猶保撒遜細勒西亞、遂觧匿士園、

寶曆九年己卯、紀元二千四百十九年、清高宗乾隆二十四年、西曆千七百五十九年、莫臥兒帝亞倫格第二被弒、西令
第二立、

莫臥兒宰相沙哈布弒其君亞倫格第二、立西令第二、

英人破法人於印度、

格來弗追莫臥兒以孟加拉爲英國屬州、法人侵摩打拉薩、格來弗擊破之、
又略荷蘭屬地陳斯拉海德拉巴、王庭大懾、

西班牙王匪地難多第六殂、弟甲列第三立、

匪地難多王專務和好、休養生息、當英法相攻、中立不敢出兵助彼此、

普魯西王復及墺法俄軍戰、

不倫瑞克公匪地難多襲墺將貎魯克利公、法軍來援、匪地難多不利、貎魯
克利與法將岡達多合、匪地難多又與二將戰于民敦、破之、俄軍破普將威
德爾於索知浩、與墺將牢敦合、普王委達雲於顯理、親率輕兵逆戰二軍於
阿得河邊佛郎渡之古業爾鐸、破之、既而兵疲、俄軍乘之、王師敗績、墺軍遂
入撒遜、陷德勒斯達、

英軍破法國海軍、又陷其北美屬州給卑克、

英國使水師提督苞斯高溫、擊法國海軍、破之于拉各斯、好格又破之于基
伯倫、法國軍艦幾盡、初法人闢北美加拿他、使其將鎭之、建首府曰給卑克、
及英人拓其南地、法人屢嗾土蕃爭鬪、或火英屬村落、俘居民、英國築城堡
以禦法人、後使水師泝桑羅稜索河侵之、遇颶船壞、英人大沮、法人勢日張、

遂取伯里敦島、據路易堡、至是、英相比的舉烏爾弗爲將、擊加拿他、烏爾弗
攻伯里敦島克之、進至給卑克、法人築城於巖壁上、嚴置戍兵、烏爾弗誓不
能拔決不生還、黑夜冒險先登、法將瞞德鑒出禦、中飛丸死、烏爾弗亦負傷
倒、部兵擁至後營、烏爾弗聞法軍敗、大喜曰、我死無憾、遂瞑、未幾城陷、

葡萄牙逐耶修的教徒、

耶修的教徒結義團於南美之巴拉圭、不納貢於葡國、本巴爾侯欲拔其根、
謀與巴拉圭於西國、議格不行、耶修的教徒恨之、於是有人銃擊葡王、本巴
爾侯大搜、以爲貴族陰謀、執亞卑路達福拉二侯殺之、謂耶修的教人與其
謀、嚴禁其教、逐之於國外、

寶曆十年庚辰、紀元二千四百二十年、清高宗乾隆二十五年、西曆千七百六十年、緬甸復興、皿底臘疑勃老爲王、

初北古滅緬甸、未幾、緬人招集士兵、恢復阿瓦、盡收舊地、更立王、出師滅北
古及山巴、領爲王、北古復叛、擊平之、山巴領殂、弟皿底臘疑勃老立、勢日强

大、

波斯人仮特廢王六葛自立、

仮特作亂、破京城、遂廢六葛、即王位、與各國通商、

普魯西王破墺軍、

墺將牢敦擊破普軍、普王圍德勒斯達、不得志還、與牢敦戰於里克尼足克之會、墺俄二軍進圍伯林燬之、普王大驚還救、二軍解圍去、普王引兵向撒遜、與墺將達雲戰于突爾皐、達雲據高皐、普將侍典率一隊攻之、達雲被傷、全軍潰敗、退保德勒斯達、

英國取北美法屬加拿他、英王若爾治第二殂、孫若爾治第三立、

英軍入加拿他、逐法人、盡取其地、加拿他大半平坦、溪河錯雜、有大河、曰桑羅稜索、又有伊爾羞休侖等大湖、地氣嚴寒、西偏林木鬱轕、其利最大、十月、英王若爾治第二殂、年七十八、孫若爾治第三立、若爾治第三、若爾治第二

子弗勒得力之長子也、即位時二十五、當若爾治第二時、君位世傳之法始定、國勢隆盛、列國畏之、而取民者亦多、國債增二倍、定嫁娶之制、禁不論時地、不稟父母之命、納賄成親、學術工藝亦勃興、哈力孫修正時辰表、可以測經度、航行大洋、獻於朝、巴力門酬以二萬金、塞耳韓斯倫家有博物院、古器書籍甚多、英廷出貲購之、英國大博物院創於此、斯米敦建塔于以的斯敦海中磐石上、頂置燈以標識舟楫往來、燈臺之制創于此、又始製毛毦知鎔鋼法、究淡氣、知諸物質有熱、

寶曆十一年辛巳、（紀元二千四百二十一年、清高宗乾隆二十六年、西曆千七百六十一年、）征夷大將軍德川家重讓職於子家治、家重尋薨、

英國取印度法屬本地治里、

法國自海軍之敗、法人在印度者失勢、援英將格來弗發兵攻本地治里、取之、

普魯西王與墺俄二軍相持、

墺軍進至撒遜、與俄軍合、衆共十三萬、普王兵僅五萬、亦多新募兵、未經操練、軍於莽泄維足、與墺將牢敦及俄軍對持、二軍亦相猜忌、遂分二道、墺軍攻蘇外多尼足、俄軍攻谷爾山、拔之、普王將救、北勒斯勞移陣近之、王弟顯理守撒遜、當達雲不倫瑞克公匪地難多亦鎮國境、普王久於戰爭、府庫乏竭、英國常遺軍資、至若爾治第二殂、英國絕其供給、王大窮困、至自期戰死、

寶曆十二年壬午、（紀元二千四百二十二年、清高宗乾隆二十七年、西曆千七百六十二年、）俄羅斯女帝依利薩伯崩、從子彼得第三立、尋其后加他隣第二廢之自立、

依利薩伯帝釐革制度、畫一國體、重罪者減死流之西伯利、令開礦捕貂、臨殂遺命、以其姊安那之子疴斯丁額多布侯彼得第三爲嗣、彼得即位、素服普魯西王弗勒得力第二智勇、乃與王議和、盡返侵地、遣兵援普、倣普國練兵之法、軍民教徒等不服、其后加他隣暴戾放逸、有姦夫、與帝不協、乘民怨

望、欲奪帝位、密與侯伯等謀起兵、七月、廢帝、遂弑之自立、

普軍破墺軍、

俄帝加他隣立、召還普國援軍、而不敢助他國、中立傍觀、普王發兵擊墺將達雲破之、尋王弟顯理又破墺軍於弗來堡、

英國首相比的罷、彪的代之、與法國和、

法蘭西及西班牙約並護義大利之那不勒巴爾馬、期攻守相倚、比的以其背約、將問罪於西班牙、議不行、乃罷相、彪的代爲首相、與法國假講和於方丁伯留、法軍在德國者皆罷歸、

後櫻町帝寶曆十三年癸未、（紀元二千四百二十三年、清高宗乾隆二十八年、西曆千七百六十三年、）帝即位、

帝諱智子、櫻町帝第一女也、桃園帝崩、即位、

英國及法國和於巴里、

先是英國怒法西相盟、出兵西印度、取法國所管馬的尼度密尼加多巴哉

三紛森諸島、又取西國所管古巴之哈瓦那、呂宋之馬尼剌諸處、法西皆懼、二月會於巴里講和、法國割北美之加拿他及桑羅稜索灣內一帶之地與英國、以密士失必河爲魯西安約界、加以西印度之加拉那太、亞弗利加塞內加爾河畔之地、英國與法國以亞弗利加之哥勒、東印度本地治里等之地、西國割北美之佛羅里達及密士失必河以東之地與英國、得魯西安約於法國、英國亦返古巴島諸地、於是英國全執印度諸洋海上之權、西國威權不得復振、

普魯西及墺地利和於武伯爾捉堡、

普國與墺國爭戰亙七年、諸國援兩國者頗厭兵、普王又欲息民、墺人亦聽他國勸解、遂會于武伯爾捉堡講和、疆土總仍西曆千七百四十二年比勒斯勞及千七百四十五年德勒斯達和議之舊、普王許選墺女王子約瑟於羅馬王、墺國及撒遜疆界各如舊、兵爭全息、

撒遜侯兼波蘭王與古士都第三殂、子弗勒得力基利斯底安立、尋殂、

英國以格侖非爾爲首相、

彪的爲相、衆不悅、遂罷、格侖非爾代之、爲政同於比的、

明和元年甲申、紀元二千四百二十四年、清高宗乾隆二十九年、西曆一千七百六十四年、英人排倫一周地球、檢出數島於南洋、

波蘭王士達尼斯老第二波尼陶士克立、

波蘭王基利斯底安殂、唯有一子、俄帝加他隣與普王弗勒得力第二謀、率軍入波蘭、擧其嬖臣士達尼斯老爲王、別以列孛寧爲使臣、駐札洼消、監國政、

明和二年乙酉、紀元二千四百二十五年、清高宗乾隆三十年、西曆千七百六十五年、安南廣南武王阮福璵殂、阮福順立、是爲惠王、

德意志帝佛朗士斯第一崩、子約瑟第二立、

約瑟立、太后墺女王馬利別理薩攝政、帝不能自專、佛朗士斯臨崩、以多斯加納邑與第二子里泊德、

英國得東印度收稅權、

英將格來弗擧密爾爲孟加拉酋長、密爾叛、格來弗擊破之、密爾遁走、依莫臥兒帝及烏德酋長、英軍進擊烏德、取之、至是講和、返其地、割一部與莫臥兒、代以孟加拉、巴哈爾及疴黎薩收稅權、

明和三年丙戌、紀元二千四百二十六年、清高宗乾隆三十一年、西曆千七百六十六年、丁抹王弗勒得力第五殂、子基利斯底安第七立、

明和四年丁亥、紀元二千四百二十七年、清高宗乾隆三十二年、西曆千七百六十七年、暹羅爲緬甸所滅、尋復興、

暹羅自扶拉約扶拉爹爲王、傳四世、爲兇徒所弑、第三世之子復位、傳九世、至是緬甸王皿底臘疑勃老强盛、擊阿臘干併之、遂取暹羅、暹羅第三朝一百三十八年而亡、尋淸人鄭昭起兵伐緬甸、逐之、回復國都、衆推爲暹羅王、定都盤谷、盤谷在湄南河濱、河水深濶、容洋船出入、

英國印度太守格來弗歸國、

格來弗又與海特拉巴結約、取其北西爾加之地、至是得病歸英國、

西班牙逐耶修的教徒、

前年波希米及丁抹逐耶修的教徒、是歲西班牙、熱那亞、威尼斯又逐之、

明和五年戊子、紀元二千四百二十八年、清高宗乾隆三十三年、西曆千七百六十八年、波蘭亂起、土耳其助拔爾黨、與俄羅斯開戰、

波蘭王士達尼斯老優柔乏勇決之氣、俄國使臣列孛寧攬其國政、擧民族直西田多用之、又申明國憲、使希臘、波羅特士敦教徒與加特力教徒得同一權利、謂之利伯路希多、於是波國教徒波牢斯克加拉新斯克爲首長、結義會於拔爾、藉法國之助、將廢王、悉逐俄人在國中者、土耳其亦爲法國所勸誘、告俄國以開戰、既而俄兵與普兵合擊拔爾黨、破之、陷拔爾加拉哥

明和七年庚寅、紀元二千四百三十年、清高宗乾隆三十五年、西曆千七百七十年、俄軍大敗土國海軍於斯士舸、

土耳其帝起兵攻俄羅斯、將帥不得其人、屢失利、失摩達維、禨拉幾諸城、俄將亞歷修阿爾樓率海軍至希臘、嗾木利耶叛土國、土帝遣軍伐木利耶、克之、屠戮甚慘、會俄國海軍與土國艦隊遇於斯士舸、土軍投捷斯麥灣、俄將越欣士敦麗英人攻之、英將達爹爾縱火土艦、土軍大敗、船艦悉燬、

英吉利取澳太利亞、

英國甲必丹約翰古克長航海之術、欲在南半球窺測水星過日、至答斐底島、遂自公會島抵新西蘭地、有山高揷霄漢、終年積雪如銀、雪水消融、分流而下、可以灌漑、古克環行四周、始知其爲島、初荷蘭人創得澳太利亞、至其西濱、名曰安德拉、旋爲法蘭西人所奪、尋棄去、至是古克抵其東岸、雜樹荒草、灌莽無垠、鳥獸形狀與別土異、得査客孫爲悉德尼及巴拉馬大之海口、自是其地歸英國控制、

後桃園帝明和八年辛卯、紀元二千四百三十一年、清高宗乾隆三十六年、西曆千七百七十一年、帝即位、

帝諱英仁、桃園帝第一子也、受後櫻町帝禪即位、

瑞典王亞托福弗勒得力殂、子額斯達第三立、

自甲列第十二王以來、瑞典王生本國者、實始於額斯達第三、

俄軍陷土國屬邑哥利米、

哥利米在黑海北岸半島之地也、

安永元年壬辰、紀元二千四百三十二年、清高宗乾隆三十七年、西曆千七百七十二年、英國以瓦倫哈斯丁士爲印度太守、

哈斯丁士代格來弗爲印度太守、改修孟加拉等政法、使英人權利益至鞏固、又奪格來弗所與莫臥兒帝之地、賣之烏德酋長、

瑞典王革國政、

額斯達第三王智勇過人、勵精圖治、欲革國政、會基利斯底安堡民作亂、王以爲口實、諭護國軍使援己、王自執兵馬之權、措置政務、黜陟百官、奪議官權、以貴族僧侶市人農夫立國會、待王垂問、方始議事、惟與他國構兵一事、屬國會之權、王召貴族面諭之、皆唯唯奉命、

俄墺普三國分波蘭之地、

俄軍屢破土軍、兵勢大振、當是時、波蘭大亂、擁兵相戰、普人恐俄人乘勢取其地、普王之弟顯理勸德意志帝約瑟第二與俄軍共臨波蘭、分其地、二國從之、各發大兵入其國、迫議會強分其地、於是俄人得玉那河東之地、即立陶宛東部、普人得德意志社嘗所割與波蘭西普之地、紀元一千四百六十六年、普國東西相聯、墺人得東加里細及羅多迷里、

古克再至南太平洋、

古克自墺太利亞還、有人說更駛向南、可抵南洲、古克欲檢其實、再行經南太平洋、達南緯七十一度十五分、爲氷所阻、覓得數小島、後三年還、

丁抹國內亂、

基利斯底安第七王、娶英王若爾治第三之妹加羅林貎德爲妃、初王爲太子、至德國、主安拿爾醫士斯多連史家、因爲侍講、既得貎德妃寵、任爲宰相、授伯爵、王柔懦、斯多連史銳意欲除舊弊、革國政、頗招群怨、於是王母入略馬利謀黜斯多連史、廢貎德、衆議處斯多連史及其黨於死、放貎德於塞列、

安永二年癸巳、紀元二千四百三十三年、清高宗乾隆三十八年、西曆千七百七十三年、北美始叛於英國、

初英法戰起、英國費用浩繁、國債積至一億八千萬磅、議院稱有課稅於美國屬民之權、課輸入稅、明年又發印紙條例、凡國內貨物、盡貼印紙、美國人大怒、勿爾吉尼亞人巴的力克顯理首唱曰、我輩不得列議院、既無發言之權、豈有納稅之理、尋馬薩諸塞州人發議、選九州議員二十八人、會於紐育、主張自由權利、送書英王及議院、共拒收稅吏、英廷亦有老比的及揤爾克等、駁議院之說、於是停印紙條例、然議院又課諭入稅於茶紙硝子及染料、

且遣軍隊鎭壓之、美國議會堅拒課稅、又不肯給養軍士、英國所置各州太守欲散議會以抑壓之、而騷擾益甚、乃唯收茶稅、而英國議院頑不省之、猶稱有課稅之權、至是美國人民不服、誓不用英茶、拒其入港、竊招法蘭西及荷蘭商船、仰其供給、是年英國數船至波士頓港、波士頓人爲土蕃裝、乘夜入船、取其所搭載茶葉、悉投於海、英國政府聞之、鎖波士頓港、除食品及燃料外、嚴禁出入、遣將官於馬薩諸塞州任太守、律以軍政、奪其自治權、

安永三年甲午、（紀元二千四百三十四年、清高宗乾隆三十九年、西暦千七百七十四年、）安南廣南王與暹羅和、

初鄭昭爲暹羅王、前朝王子二人、一奔柬埔塞、一奔安南河僊州、投法蘭西敎士、河僊守莫氏素與暹羅相惡、乃責敎士、執暹羅王子、鄭昭託言求王子、犯柬埔塞及河僊、柬埔塞先王奔在暹羅、常欲復其國、與昭共來攻河僊、陷之、虜莫氏戚族、進略昭篤及南旺等、廣南王阮福順聞之、起兵爲二道、一由樂嘉、一取水路、大敗暹羅軍、入柴棍府、至是莫氏請廣南王與鄭昭和、昭乃

還莫氏俘、

英國哈斯丁士爲印度總督、

英國以瓦連哈斯丁士始任印度總督、

法蘭西王路易第十五殂、孫路易第十六立、

路易第十五王晚年、高等法院議論紛興、遂停國會、王病痘殂、年六十五、路易第十六立、王資性篤實、而文弱乏剛果之氣、娶墺女王馬利剔理薩之女馬利安兌尼爲妃、即位之初、復興國會、首擧玊爾浩爲相、

俄羅斯及土耳其和、

俄軍圍土軍於順剌、順剌爲土國北門鎖鑰、土軍屢失利、於是請和於俄、俄國割哥利米一部取之、許近傍韃靼種族自主、使兵船得往來黑海、又使土國還摩達維襪拉幾侵地於其侯、俄國置公使於君士坦丁府、保護侯國、是時俄國哥薩克隊將有波牙胄者、稱奉彼得第三帝遺命、誘農民作亂、加他隣帝遣將米塞爾孫擊之、波牙胄破之、進軍莫斯科、官軍圍之、殺傷甚多、明年其黨擒波牙胄處斬、亂平、

北美諸州開大陸會議、

北美十二州議員盡集於費拉地費府、議獻書英王、請班師、示近隣人民訴其情理、又明言各州立法在會議特權、拒絕英國通商、以待事成、是謂大陸會議、十二州者、馬薩諸塞、紐罕什爾、紐育、干捏底吉、紐折爾西、賓西洼尼亞、馬理蘭、特爾拉華、勿爾吉尼亞、南北喀爾勒那、羅德島也、明年若耳治州亦加之、爲十三州、費拉地費府在賓西洼尼亞州、

安永四年乙未、（紀元二千四百三十五年、清高宗乾隆四十年、西暦千七百七十五年、）安南阮文岳叛、稱交阯王、

先是廣南武王殺其長子、西山酋長阮文岳與二弟文惠文慮、稱爲王長子復仇、共起兵、文惠驍勇能戰、文慮富於財、勢威特盛、進取平定州、據之、廣南施政暴虐、民心離叛、東京鄭氏亦來侵、陷順化府、王阮福順逃竄南邊、二姪

福晉政福映亦奔、文岳抑留晉政、以女妻之、是年王糾平順慶和二州兵、又募土兵、水陸凡二萬、以擊諸賊、文岳聞之僞請降、王軍信之弛備、文岳遣文惠急來襲、王軍大敗、文岳遂自立、稱交阯王、建元光統、（後更泰德、）以文惠爲龍驤大將軍、

北美獨立戰爭起、以華盛頓爲總督、

英國軍隊據波士頓府、馬薩諸塞州糾市民爲兵抗之、英軍欲脅其武庫、遂戰於勒星頓之野、美將布勒蘇格將兵一千、據本希爾之阜、英軍水陸齊攻、美人保險屢挫英軍、而衆寡不敵、死傷甚多、布勒蘇格遂退、美人又開大陸會議於費拉地費、推若耳治華盛頓爲總督、始樹獨立旗、遣密使於歐洲各國乞援、華盛頓編制軍隊、至波士頓、與英軍對峙、使門德坷墨黎窺加拿他、

安永五年丙申、（紀元二千四百三十六年、清高宗乾隆四十一年、西暦千七百七十六年、）北美各州宣言獨立、

華盛頓攻波士頓府四晝夜、遣其將托馬士奪府城之南鐸玊蘇德之險、英

軍大驚、遂棄波士頓潰走、七月四日、各州議員再會於費拉地費、宣言各州獨立、永不奉英國法制、聲英王虐民之罪十六條、布告各國、是日國人會者萬數、鳴鐸歡呼、聲聞數十里、會美將格黎尼守羅底島、有病、彪的南代之、英國募德國黑西漢諾耳不倫瑞克傭兵、凡三萬餘、三道來攻、彪的南敗走、失羅底島、英軍進攻紐育、華盛頓兵寡糧乏、棄紐育、涉特爾拉華河而退、

安永六年丁酉、紀元二千四百三十七年、淸高宗乾隆四十二年、西曆千七百七十七年、朝鮮英宗至行王李昑殂、孫祘立、是爲正宗文成王、

英宗賢明好學、尙儉禁奢、勸農桑、減租稅、尤留意刑獄、除酷法、在位五十二年、歲八十三殂、第二子愃爲世子先卒、以其二子祘爲嗣、

葡萄牙王約瑟第一殂、女馬利立、

馬努利王首用本巴爾侯、興學校、勸農工、治績大擧、王殂後、侯得罪去位、事白、後六年卒、

美利堅合衆國立、

華盛頓欲一戰以振士氣、分爲三隊、與英將閣龍華理斯戰於突連登、破之、又破之於波林斯頓、英將波烏襲費拉地費、華盛頓遇於茶鐸波、脫與戰不利、英軍遂取費拉地費府、會英將布爾額尼率大軍、自加拿他來侵撒拉德額、美國守將士達克逆戰大破之、擒布爾額尼、當是時、法國貴族剌華葉波蘭人哥修士孤、德國人加爾布等來美國、其他法國人等來援義軍者甚多、軍氣復振、於是各州復開會議、十三州同盟、建號曰美利堅合衆國、以十三星及紅白十三線爲旗章、以表十三州、

安永七年戊戌、紀元二千四百三十八年、淸高宗乾隆四十三年、西曆千七百七十八年、安南廣南惠王阮福順被殺、姪阮福晉政立、尋自殺、

西山賊將阮文慮好佛法、自率僧徒、侵下交阯、襲取嘉定州、惠王福順流離之餘、無復援軍、獨莫氏助之、入柴棍府、姪福晉政自賊營遁歸、衆勸王讓位、會賊將阮文惠率大軍來侵、諸將大懼逃走、唯莫氏守樂嘉、果茂二府、王爲賊所執被殺、福晉政卽位於樂嘉、賊攻圍六月陷之、執福晉政、恐土人不服、陽厚待之、而陰虐之、福晉政自縊殂、

普魯西與德意志爭巴威略、尋和、

前年巴威略選侯馬西密憐約瑟卒、巴爾都選侯甲列帖阿多爾以威的爾巴系近族、當併巴威略、德帝援引墺國併有巴威略舊例、是歲一月、會於維因、約得巴威略、尋帖阿多爾卒、無子、巴爾都二橋公甲列當繼嗣、普魯西王弗勒得力第二忌帝擴土地、嗾甲列使破其約、而自率兵入波希米、撒遜選侯亦助之、然弗勒得力及墺國太后馬利剔理薩、旣老無復前日意氣、明年、會於貼仙、議和、墺國得下巴威略之地、許普國以併數地、

法蘭西許美利堅獨立、

美利堅合衆國擧法蘭克林、使法蘭西、請同盟、法國許其獨立、與之結約、遣

大將路賞彪率水軍援之、法蘭克林波士頓人、以刷工長文藝、嘗創造避雷針、後爲驛遞總監、至是任美國大使、駐剳法國、威爾塞列、英軍自費拉地費至紐育、華盛頓尾擊、戰於蒙毛都、會美將黎、叛附英、華盛頓堅持不挫、英人乘夜拔陣、攻若耳治、美將林根與法軍禦戰大敗、是時美國雖得法國援軍資缺耗、貨幣壅遏、頗極困弊、

安永八年己亥、紀元二千四百三十九年、淸高宗乾隆四十四年、西曆千七百七十九年、安南廣南王阮福映立、

福晉政王之被虜、弟阮福映奔依法國教士、及賊軍退、福映募兵、多應之者、勢稍振、復下交阯大半、衆乃推福映卽位、改元嘉隆、

英人古克被殺於布哇島、

自澳大利亞迤東迤北、抵南北亞美利加之西界、謂之太平洋群島、散布、謂之全布哇島、又三維斯群島、布哇最大、山水秀淑、前年古克始到此土、人待之甚厚、蕃俗啖人肉、以人祭神、巨盜竊發害人、至是竊古克艇去、古克怒將

虜酋長土人群起揮兵刺古克殺之古克操舟之能各國傳稱云

法西海軍與英海軍戰

法國既援美國與英爲敵英國海軍與法國大戰於烏蘇散德是年西班牙王甲列第三亦許美國獨立與法合開戰於英

光格帝安永九年庚子（紀元二千四百四十年清高宗乾隆四十五年西暦千七百八十年）帝即位

帝諱兼仁東山帝曾孫閑院宮典仁親王第六子後桃園帝養爲子後桃園帝崩即位

德意志太后馬利剔理薩崩約瑟第二帝始親政

馬利后久當國政專主平和遠謀深慮漸期革政至是崩年六十四約瑟帝親政帝銳意急於更革首欲奪僧俗特權廢州郡自治收攬權威於政府使全國制度風俗盡歸畫一諭諸教徒使隨意奉教禁交通於羅馬法皇擺亞斯第六至維因諫之不聽後八年間凡廢寺院七百所

英軍敗西國海軍

西班牙水師提督朗牙剌率水軍至三紛森海角英將羅的尼逆擊大敗之

俄羅斯宣言兵備中立條約

北美戰爭之起英國恣搜索各國船舶俄羅斯帝首唱兵備中立條約欲以保護商船一曰中立國船舶得通航各處港灣及交戰國沿岸二曰除禁品外得中立國船舶登載敵國貨物三曰封鎖港灣必須備具艦隊其無之者失封鎖之效是年丁抹瑞典贊之尋普魯西墺地利葡萄牙西班牙法蘭西皆與會盟

天明元年辛丑（紀元二千四百四十一年清高宗乾隆四十六年西暦千七百八十一年）波斯王佷特弟參達盜立安利馬拉德誅之代立

法西合軍取英屬米諾架島

英國特海軍精銳不省兵備中立條例跋扈於海上每占其利至是法蘭西人格利侖率法西二軍攻地中海英屬米諾架島取之將進攻牙賣架島英將羅的尼擊破之時荷蘭亦欲贊同兵備中立英國惡其通商美國遂開戰多掠其商船於是禍亂延及亞弗利加東西印度各國屬地極其騷擾

英將閣龍華理斯降於美國

閣龍華理斯驍勇善戰屢破美軍以兵七千鎮約克墩十月華盛頓與法將剌華葉合軍凡一萬二千攻約克墩閣龍華理斯敗績力竭遂率全軍降

天明二年壬寅（紀元二千四百四十二年清高宗乾隆四十七年西暦千七百八十二年）暹羅王法馬臘查扶拉達約德富立

暹羅王鄭昭殘暴好殺安南人適在暹羅者多被害莫氏亦自殺昭遣二弟達約德富等討柬埔塞時柬埔塞屬廣南阮氏遣兵逆戰會暹羅人怨昭廢錮之達約德富聞之急歸討亂人自即王位是爲今王家祖尋與廣南和

法西合軍攻英屬地日巴拉大

法將格利侖又率法西海軍圍日巴拉大攻之英將衣略的拒守不能拔

天明三年癸卯（紀元二千四百四十三年清高宗乾隆四十八年西暦千七百八十三年）波斯王安利馬拉德殂喬法嗣立

英國許美國獨立

英將閣龍華理斯降於美國英軍大挫會比的（老比的勞爾德琛他密子）爲首相捌爾克等當國忠禍亂不弭勸英王議和議院亦有悔者於是與美人法人會於威爾塞列聽美利堅合衆國獨立屬威斯頓達多里於合衆國同密士失必河通航之權與法國以西印度之多巴莪亞弗利加之塞內加爾河邊地與西國以米諾架及北美之佛羅里達多華盛頓辭總督解兵柄飄然歸田里剌華葉等將士從之

俄羅斯取哥利米

加他隣帝寵格勒革理波忝均波忝均本爲騎兵有戰功遂擧爲相帝久懷驅逐土耳其於歐洲以外再興希臘帝國還都君士坦丁府之志於是與波

忝均謀廢哥利米酋長、遂取其地、卽檮里達部也、

天明四年甲辰、紀元二千四百四十四年、淸高宗乾隆四十九年、西曆千七百八十四年、英國印度總督哈斯丁士與賣索和、

哈斯丁士爲總督、孟買與捕拿構難、哈斯丁士遣兵援孟買、取古塞拉德、無幾還之、代以數小地、初賣索王非德爾阿厘有大志、起兵抗英、併四隣、與海特拉巴馬剌他結、將侵摩打拉薩、哈斯丁士以計阻之、遂講和、英國首相比的發東印度條例、使東印度商社以政兵二事隸總督、

丁抹王基利斯底安第七殂、子弗勒得力第六立、

弗勒得力第六王幼、普魯西王弗勒得力第二攝丁抹政、

英國與荷蘭和、

英國又與荷蘭和、盡返其侵地、

印度馬剌他滅莫臥爾、

先是莫臥爾帝西令第二與英人戰敗績、割地請和、至馬剌他人來侵、帝請援于英、英兵未至、馬剌他人虜王抉其目、取德列、莫臥爾亡、

天明五年乙巳、紀元二千四百四十五年、淸高宗乾隆五十年、西曆千七百八十五年、德意志諸州同盟抗德意志帝、

約瑟帝又欲得巴威略全州、以擴墺國屬邑、强巴爾都二橋公甲列、欲墺屬荷蘭之地、除盧森堡外、建爲不爾艮王國、以代之、俄國慫慂之、甲列不聽、請援於普王弗勒得力第二、七月、弗勒得力與撒遜漢諾耳訂盟抗帝、尋不倫瑞克綿都黑西加塞爾巴敦墨林堡安拿爾宊林克諸邦亦與之、

美利堅合衆國始遣公使於英國、

合衆國以約翰阿丹士爲公使、遣英國、定通商條約、英王待以賓禮、

天明六年丙午、紀元二千四百四十六年、淸高宗乾隆五十一年、西曆千七百八十六年、安南賊阮文惠陷交都、大越獻宗黎維禑崩、孫維祁立、

初大越相鄭森肆政、森有二子、長曰棟、嫡子也、曰榦、庶出也、森愛榦廢棟、森卒、棟廢榦爲相、西山賊阮文惠聞內訌、率兵北進、陷交都、鄭棟自殺、其族咸多遇害、鄭氏遂亡、文惠猶奉王維禑、無幾王崩、在位四十六年、改元景興、諡獻宗、孫維祁立、改元昭統、文惠還順化府、

普魯西王弗勒得力第二殂、從子弗勒得力維廉第二立、

弗勒得力第二王豪邁俊爽、國勢勃興、當王時、普國疆域凡一千四百七十萬方里、人口六百萬、世稱大王、殂年七十五、

英國以格倫痾利爲印度總督、

英國召還哈斯丁士、議其在印度政令不正之罪、以格倫痾利代之、格倫痾利始收司法權、又定孟加拉租稅、後數年、哈斯丁士事白被釋、前年賣索王非德爾阿厘死、子的布薩普英邁勇武、繼父志起兵、法國密與賣索約、送兵於海特爾巴等、以敵英國、

天明七年丁未、紀元二千四百四十七年、淸高宗乾隆五十二年、西曆千七百八十七年、征夷大將軍德川家治薨、養子家齊襲職、

德川家治無子、養族德川治濟長子家齊爲子、至是襲職、舉松平定信爲首輔、

土耳其與俄羅斯開戰、

俄帝加他隣幸南部、與德帝約瑟會見、約分割土耳其、建給爾孫西巴土多卜府、臨黑海、築武庫砲臺、又煽土國屬地斯拉族、以高加索之若爾治爲保護國、若爾治東距裏海、在高加索山南、土耳其憤其脅迫、遂宣開戰、

美利堅合衆國制定憲法、

合衆國既立、然大陸會議未足統一各州、戰後國計罄乏、亦不能得租稅、於是共謀建中央政府、鞏固國體、各州議員復會於費拉地費、商議移時、新制定憲法、凡合衆國以聯邦結合、每州各定自由憲法、設政府議會、凡中央政府以國會及大統領統之、國會各州舉元老及人民公選者任之、大統領由

各州會公選任之、一任四年、凡諸政國會議決之、大統領從國會議決、任執行之責、

英國建悉德尼府於澳大利亞、

英國創建悉德尼府於澳大利亞東境海口、英人得澳洲、利其土地之廣堅意墾闢、先流徙罪人爲屯田計、貧民願往謀食者亦聽之、漸成拓殖之基、

天明八年戊申、紀元二千四百四十八年、淸高宗乾隆五十三年、西曆千七百八十八年、安南阮文岳滅大越黎氏、自立稱交阯帝、法國軍艦來援廣南、

大越交都擾亂、阮文惠來鎭、自稱東京王、逐大越帝黎維祁、維祁走入淸境、黎氏亡、阮文岳自稱大帝、治平定州、統中交阯、以文惠統上交阯、以文慮爲東定王、統下交阯、廣南王阮福映孤立窮蹙、法國僧正勸請援於法國、自到威爾塞列、結盟約、法國發印度本治治里水軍來援、廣南軍氣大振、

波斯王喬法被弑、瑟德馬拉立、喬法子六達夫安里討瑟德馬拉、擒之代立、

西班牙王甲列第三殂、子甲列第四立、

甲列第三任首相亞爾達、頗有政績、

俄羅斯軍敗土耳其軍、

俄相波忝均兼哥利米都督、率兵擊土耳其軍、大破之、取和克撒科、

瑞典伐俄羅斯、

瑞典王額斯達第三、耻先王弗勒得力失地於俄國、欲復之、於是與土連和、使弟蘇得曼蘭侯、甲列將海軍伐芬蘭、

寬政元年己酉、紀元二千四百四十九年、淸高宗乾隆五十四年、西曆千七百八十九年、土耳其帝慕斯達哈第三崩、色林第三立、

法蘭西革命亂起、

初法國內政紛亂、資財空匱、國債利子至歲出三分之一、更募債補充、路易第十六王擧丟爾浩欲更租稅、一刷積弊、貴紳僧徒恐失其特權、迫王黜之、然以北美戰爭餘累、急於得軍資、乃擧瑞西日內瓦銀行主業結爾、掌會計、業結爾詳記出入、以欲起新債、又與僧徒不協罷之、尋用葛朗、葛朗實莫展一籌、勸王大會縉紳、將掃貴紳僧徒輕賦免稅之獘、貴紳等聞之大怒、復黜葛朗、於是衆促王召集國會、王再用業結爾、納其言、定制選貴紳二百八十五人、僧徒三百八人、平民六百二十一人、五月召國會於威爾塞列、平民等謂、今采輿論、當混三族會於一院、貴紳等謂當承昔時國會、分三院議之、平民等不肯、六月、遂會於擲毬院、非囘復人民權利以制定憲法、誓不敢解散、是謂國民會議、又云永久會議、貴紳米拉伯及剌華葉等亦與之、米拉伯尤雄辨激論、以抗政府、貴紳僧侶見其不利於己、往往多入其黨者、時巴里府民將結社以與聲援於國會、以伯利爲長、又欲防王軍、編兵伍、稱護國軍、用三色旗、適王罷業結爾、又有流言曰、王以威力解散國民會議、府民大激、七月群起毀巴士的獄、獄在巴里中、設黑道地窖、置各種刑具、歷代王逞淫威、人受慘禍、視爲大阱、故暴民乘此機破之、王聞之、自至巴里慰諭、以伯利爲知事、以剌華葉任護國軍總督、復業結爾職、以鎭撫之、而各處暴民倣之、往往破毀城砦、貴紳豪富大懼、逃入他國、若王弟亞多阿伯出奔德國、轉至瑞西、八月、貴紳議員棄其特權、議會宣言天賦人權自由平等之旨、會物價騰貴、賤民貧困、聞王有復舊之議、俄起騷擾、婦女尤衆、闌入威爾塞列王宮、强擁王還巴里、剌華葉率護國軍纔鎭定之、而國民會議亦移巴里、自是米拉伯最盡力膺革政之任、一新制度、與地方以自治權、更司法制、廢評議官、設陪審官、廢貴紳僧徒特權、課稅任官、總通三族爲一、沒收寺邑、以補充財源、於是民心少安、各國亦賞贊之、

美利堅合衆國擧華盛頓爲大統領、

合衆國開第一國會於紐育、推選華盛頓爲大統領、約翰阿丹士爲副統領、初將卒有欲立國王者、華盛頓曰、得國而傳子孫、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擇有

德者爲之至是國會遣使迎華盛頓華盛頓不得已從之時承爭亂之後民力彫弊干戈輒動華盛頓區畫得宜美國富庶之基始立

寛政二年庚戌（紀元二千四百五十年清高宗乾隆五十五年西暦千七百九十年）德意志帝約瑟第二崩弟里泊德第二立

約瑟帝晩年墺國屬地荷蘭及匈牙利不服帝之革政南部白耳義亦謀自立帝不能平之病悸崩年五十里泊德帝立平白耳義之亂復其古制

俄軍復敗土軍瑞典軍敗俄軍

俄將蘇瓦樓與德將約西亞合軍復擊土軍破之俄海軍又圍瑞典王於芬蘭灣王擊破之既而瑞俄會於瓦勒拉講和並無所增損而止

法蘭西王裁可新法

國民會議制定憲法廢舊州郡新從山川名稱分爲八十三州以統郡郷定議員數爲七百四十五名在職二年選擧法則各人以公權推選擧人選擧

人又擧議員更裁判法與陪審制停貴紳世襲寺社不關教育看病等者悉廢之律僧徒以市制其教長等由選擧任之皆抑制王權王不得已可之而僧徒不服誓從新法者僅三分之一於是又有既誓未誓二派

寛政三年辛亥（紀元二千四百五十一年清高宗乾隆五十六年西暦千七百九十一年）清國與俄國結通商條約於恰克圖

德意志及土耳其和

先是英國首相比的謀與普魯西荷蘭同盟援土耳其議未諧德軍略塞爾維亞俄軍取比薩拉比亞及約瑟帝崩里泊德帝立命班師遂與土國講和

法蘭西建立法議院

先是政黨起於各處在雅各伯寺者曰雅各伯社羅伯卑爾爲之長又有一社段敦馬剌得暴倫黑敝爾等爲之長又有一派自雅各伯分曰斐蘭的社剌華葉伯利爲之長前二社詭激立共和政斐蘭的社穩和主立憲政米拉伯亦取穩和說欲維持王位以建立憲政王亦屬望未能果其志四月病卒業結爾亦惡激徒放縱去巴里歸郷里嚮適在他國者往往謀回復各國未應唯瑞典王額斯達第三許之於是法王與瑞國公使在巴里者潛遁赴美的欲借德國援兵以鎭壓激徒而更定憲法途至瓦棱尼爲追兵所執送還巴里激徒以王爲結託他國廢之護國軍剌華葉等救護得復位王遂批准羅伯卑爾等所定憲法十月召集新選議員是謂立法議會立憲說竟廢立法議會列右者爲斐蘭的黨其勢甚微列左者有二黨一曰平原派首爲及倫的黨係及倫的州波耳多選出議員威爾及奧不利索等爲之魁主漸進共和一曰山岳派爲雅各伯社及一社羅伯卑爾段敦等爲之魁主急激共和勢力甚盛山岳派尤爲貧民所賴

美利堅合衆國置政府於哥倫米

哥倫米在馬理蘭州內港西尾勿爾吉尼亞州之西北地跨兩州華盛頓爲

大統領置中央政府於此前年法蘭克林卒

寛政四年壬子（紀元二千四百五十二年清高宗乾隆五十七年西暦千七百九十二年）清國征廓爾喀始駐兵於西藏英國始遣公使於清國

廓爾喀本名厄泊爾在東印度北疆北連西藏

俄羅斯及土耳其和

德國兵既還加他隣聞英普等有援土國之謀度其不敵與土國會於若西講和得和克撒科及地尼泊河邊之地

德意志帝里泊德第二崩子佛朗士斯第二立

法國亡命者多奔德意志請討亂民前年里泊德帝及普魯西王弗勒得力維廉第二會於比爾呢都約二國協力戡法國擾亂理波蘭紛爭二月帝崩年四十六子佛朗士斯第二立又與普國尋前盟

瑞典王額斯達第三被弑子額斯達第四立

額斯達第三王晩年倣法國風俗多事奢侈頗失人心且與俄國構兵國用窮竭貴紳皆怨是年三月爲前士官安幾爾士多漏所弑子額斯達第四立尚幼叔父率的馬尼侯攝政

法蘭西廢王路易第十六建共和政與德普連合軍戰

法國斐蘭的黨刺華葉等執政初欲行立憲政激黨不從刺華葉等去職王擧及倫的黨杜馬利耶等執政杜馬利耶等聞德普同盟迫王宣戰於德國德普連合軍以不倫瑞克公甲列匪地難多爲將率兵八萬入法國法軍屢敗於是山岳黨煽動細民聲言王招致外軍之罪曰宜廢王八月與馬耳塞暴民共唱歌曲進入王宮王蒼黃走至立法議院請救議會遂廢王併家族囚於故坦布爾祉遺址激黨勢力日熾懼貴紳僧徒私通他國見勤王及立憲派議稍涉異論者捕投諸獄巴里市尹及司法卿段敦嗾細民盡殺之延及各地被虐殺者甚衆刺華葉出奔墺兵執之送於阿里木九月召集議會

謂國民協議及倫的黨與山岳黨相對廿二日遂廢王室建共和政治時連合軍進拔瓦爾敦杜馬利耶扼險拒戰不倫瑞克公不得進次瓦爾美尋自盧森堡渡來因河而退法軍乘勝取斯卑爾綿斯佛郞渡等杜馬利耶又破德軍於熱麥陌拔不律悉略墺屬邑白耳義既而普軍復佛郞渡

寛政五年癸丑（起元二千四百五十三年清高宗乾隆五十八年西暦千七百九十三年）俄國送我漂民來松前乞互市

英國印度總督格倫荷利辭職約翰賞爾代之

法蘭西激黨弑其王路易第十六

國民協議審問路易第十六王陰與敵國通虐巴里市民等事王據理徐辨馬勒沙伯德色士等爲王辨晰甚力一月十六日問決可否議員七百二十一人中三百六十一人賛成死刑三百六十人説禁錮或追放等以一票之差遂決死刑二十一日弑王於市王從容就死年三十九國人寃之

英吉利荷蘭西班牙連合德意志

當是時英國入見法國革命往往有唱改革國會之議者愛蘭亦反欲藉法國聲援以起事首相比的欲誅法國激黨以清其源乃與荷西二國論法國妄革國政及弑君悖逆之罪不許建共和政府激黨怒宣戰於三國三國亦連合德意志聯邦俄羅斯葡萄牙義大利撒丁諸國皆同盟法邑溫的亦有起兵唱勤王者擁法王子道欣被拘者立稱路易第十七連合軍進逼法境德軍將哥堡公約西亞擊破杜馬利耶杜馬利耶爲及倫的黨素不悦山岳黨所爲至是與荷爾良公葉加立得之世子路易腓立共降德軍德軍復取不律悉進圍綿斯英兵又占土侖其勢甚張

法蘭西置公安局及革命審司

初及倫的黨執政沒收貴紳亡命者財産以供軍資大募壯丁徴發私有武器以務防禦見山岳黨勢力日大動事暴横常不相容及杜馬利耶降私通德國藉以壓暴民事頗泄山岳黨大怒開國民協議設保安局以段敦爲其

長尋羅伯卑爾代之又設革命審司欲捕反共和説者刑之市尹唆細民迫國民協議使禁錮及倫的黨三十二人放逐其餘於是政權全歸山岳黨議決第二憲法極其苛酷羅伯卑爾命保安局員驅苟堪執兵器者悉當敵軍掠富豪家財以供其給養又遣委員各州使雅各伯派貧民結革命社其不利於已者不問老幼婦女禁囚虐殺之若波耳多南的里昂最被慘禍遂弑王妃馬利安兌尼延及及倫的黨荷爾良公葉加立得腓立亦遭害時有伯比爾者新制共和暦以共和國建設日（九月二十二日）爲歳首悉改月名（若第一月酒月第二月霧月）斥基督教唱道理教毀寺院偶像廢信神禱祠

法蘭西共和軍敗勤王軍

連合軍圍綿斯三月遂陷之不倫瑞克公又破法軍勤王黨及及倫的殘黨起兵各地及倫的黨少女沙錄的哥爾底惡雅各伯黨逞暴虐刺其長馬刺殺之然激黨無畏懼色召敗軍諸將斬之擧將軍甲爾諸爲總督降甲波耳

多馬耳塞諸市、略里昂、又擊破溫的擒路易第十七繫獄、里昂之陷、共和軍待之殘酷、土命聞之嬰城死守、英兵助之、共和將朮渾美耶力攻遂陷之、府民與英兵共遁、是役那勃倫保那巴的尤有功、那勃倫哥塞牙島人也、父加爾路保那巴的、母馬利列日亞、其第二子、以西曆千七百六十九年、生於島之亞若西府、前年島屬法國、故爲法國人、幼岐嶷超衆、十歲入兵校、歷任中尉大尉、是年進大佐、年二十五、才氣卓越、神識朗悟、有大志、以土命功任少將、屬雅各伯黨、與羅伯卑爾兄弟親善、後又疏之、

俄羅斯普魯西復分波蘭、

波蘭爲俄國所侵壓、日削弱、志士慨之、敎長加拉新斯克波托其二人乘俄德二國與土耳其開戰、假普人援、改定憲法、（西曆千七百九十一年）一曰改選擧王國爲世襲王國、立撒遜選侯爲士達尼斯老王後嗣、二曰廢利伯路希多舊律、與司法權於國王及樞密院、附立法權於兩院國會、三曰使人奉敎自由、不問

市人農民、得陞敘貴族、然有奉俄國者、別爲一黨、脅利吉波多基爲其長、以恢復自由政體爲名、引俄兵來侵、王從子約瑟波尼陶士克侯、與志士哥修士孤拒戰不利、普兵亦以鎭壓亂民爲口實、入略但澤、於是波王士達尼斯老、爲俄普二國所迫、廢新憲法、開國會於哥羅多諾、決割地之議、俄國得立陶宛殘部、及維里納波多里、普國得但澤等地、稱爲南普、俄人貪心未饜、更結條約、俄軍入波蘭、任其自由、波蘭開戰、必從俄國指令、結條約於他國、必經俄國批准、

美利堅合衆國再推華盛頓爲大統領、

華盛頓任期既滿、國會再選、復擧爲大統領、

寬政六年甲寅、（紀元二千四百五十四年、淸高宗乾隆五十九年、西曆千七百九十四年、）波斯國安葛馬罕末德自立、

安葛馬罕末德起兵、擒王六達夫安里殺之、自立爲王、曰開闔爾朝、建都於丁蘭、在北境之平原、

法蘭西羅伯卑爾殺里蔽爾段敦等、尋羅伯卑爾亦被殺、

山岳黨既滅及倫的黨、其黨又分爲三、一爲極端共和派、黑蔽爾、古羅斯黨也、與細民相結、專事猖狂、一爲穩和派、段敦、得慕倫黨也、悔前日之暴、欲安輯人民、一爲羅伯卑爾黨、三黨相軋、互謀陷擠、黑蔽爾黨欲煽細民作亂、羅伯卑爾等與段敦等謀、捕黑蔽爾、古羅斯等、悉殺之、段敦等詰其虐殺過激、羅伯卑爾忌之、又殺段敦、得慕倫等、於是羅伯卑爾又廢道理敎、捕伯比爾等殺之、使國民協議、唱有神主義、已爲祭主、擧行儀式、羅伯卑爾獨擅威權、最極兇暴、路易第十六王妹依利薩伯、其他名士罹慘禍者甚多、遂爲國民協議所劾、與其徒桑妃斯古敦等二十一人處斬、其黨七十一人亦被刑、國民協議廢革命審司、解放囚人、自前年至是歲六月、羅虐殺者殆八萬餘人、擧國戰慄、因謂之恐怖時代、

俄普二國軍敗波蘭軍、

波蘭哥修士孤智勇過人、嘗助美利堅獨立、常慨其國衰弱、有恢復之志、至是擧義兵、國人響應、俄帝遣將率兵入洼消、波軍擊殲其大半、既而普軍亦進破哥修士孤、拔加拉哥維亞、圍洼消、俄軍取馬索維亞、哥修士孤衆寡不敵、與俄將法爾遷戰大敗就擒、俄將蘇瓦樓遂陷波羅咯、洼消人懼、開城請和、後四年、俄國釋哥修士孤、

寬政七年乙卯、（紀元二千四百五十五年、淸高宗乾隆六十年、西曆千七百九十五年、）俄德普三國分波蘭、波蘭國亡、

波蘭既降、俄帝加他鄰迫波蘭王士達尼斯老遜位、三國各分其地、普魯西得洼消近旁地、改稱新東普、峨告一部地爲新細勒西亞、廣二千七百德方里、人口二百五十萬、德意志得加里細亞、廣二千百德方里、人口四百萬、屬墺地利、俄羅斯盡得其餘地、廣八千五百德方里、人口六百萬、波蘭國亡、俄國又併孤爾蘭、

法蘭西併荷蘭與普魯西和、

法將必設格律自卒伍起爲大將、略白耳義、進入荷蘭、荷蘭分黨爭論、不能拒戰、有內應者、法軍直入安特堤、荷蘭統領維廉第五挈家眷奔英國、法人遂併之、稱巴達維亞合衆國、法軍益振、連合軍議論紛紛不一、普魯西內治不修、財政紊亂、又與墺地利生隙、引軍渡來因河而退、墺將哥堡公約西亞與法將壬爾坦戰於普魯路敗績、亦解職退、於是普國與撒遜漢諸耳黑西加塞爾諸邦、共會法國於巴悉講和、約曰、法國占領來因左岸、普國屬地、且確定北德諸國中立、而法國密許普國沒收德國寺邑、以代來因左岸地、法國又使西班牙結和約、略西印度之聖多明哥一部、還他侵地、

法蘭西建監督政治、

國民協議漸復勢力、及倫的殘黨亦得復歸、再設護國軍、解散雅各伯黨、乃會於巴里、新定憲法、選於國會、擧五人爲監督官、建政府、委以行法司法兵馬之權、擧二百五十人爲元老院、五百人爲下院、委以立法權、議員三分之

二、必擧於國民協議、禁人民集會恣議政治、有巴里市民屬勤王派者、以選擧制限爲不可、擁護國軍作亂、將襲議院、時那勃倫坐羅伯卑爾黨廢居、用巴剌議擧、以爲將擊之、那勃倫率兵六千拒戰、連發大砲、斃數百人、暴徒駭散、亂得戡定、

英國海軍取加弗勒及錫蘭、

當是時、英國海軍獨握覇權、加弗勒在亞弗利加南土、東面印度海、壤土腴厚、叢林茂密、西南接加不一稱岌朴、卽喜望峯也、時序溫和、卉木繁盛、往時葡萄牙人始識其地、後荷蘭人踵至、立埔頭、徙國人耕之、爲屬地、是歲英國水師將加勒格加拉基耶彬士敦等、逐荷蘭取之、錫蘭在南印度東南海中、大島也、山川靈秀、花木繁綺、風景足怡、亦葡國拓之、爲荷蘭所奪、其都城曰可倫破、英將士的哇拉尼約攻而取之、全島遂爲英有、

寛政八年丙辰、（紀元二千四百五十六年、淸仁宗嘉慶元年、西曆千七百九十六年、）淸高宗禪位太子、是爲仁宗、

葡萄牙女王馬利殂、子約翰第六立、

法軍定溫的及比勒達尼、

前年路易第十七在獄瘐死、溫的人憤怒、再起兵、路易第十六王弟不羅溫薩侯遁在白耳義、聞之自立、稱路易第十八、法國亡命徒與英兵至比勒達尼應之、至是法將佛塞擊破之、兩地悉定、

法蘭西軍伐德意志敗績、

法蘭西巴剌柳伯爾甲爾諾都爾紐耳盧波五人執政、既而都爾紐耳罷、巴爾的勒美代之、與衆議員三監督有隙、三監督結那勃倫、陰假其力、那勃倫聲望漸顯、至是用甲爾諾議、宣戰於墺地利、大將摩羅自上來因、壬爾但自下來因、那勃倫自義大利、三道並進、約破墺軍、會維因二軍渡來因河入南德、其鋒甚銳、略巴敦威典堡巴威略、德帝佛朗士斯第二之弟墺地利大公甲列率軍拒之、與壬爾但戰於烏都堡、大破之、壬爾但引兵遁、解其職、甲列

轉擊摩羅、摩羅渡來因上流而退、

那勃倫入義大利、

那勃倫別督一軍、自尼斯沿海而進、破墺將薄勒烏於美兒西、又破撒丁（即辟門）軍於蒙多維逼、撒丁王維克多以馬努利約和、割撒歪尼斯爲法國共和部、置法軍於辟門諸砦、墺軍退守羅地之亞達橋、列砲直射、法軍殆敗、那勃倫親執國旗、勵衆簇進、墺軍潰散、薄勒烏退保曼土亞、那勃倫進入美蘭、略倫巴多、於是義大利諸邦、那不勒王匪地難多第四、羅馬法皇擺亞斯第六、巴爾馬摩德拿兩侯、爭獻金幣珍寶請和、那勃倫攻曼土亞、墺將威爾塞來援、擊破之、德帝又遣將亞爾維率兵六萬來援、至亞哥拉、那勃倫聞警來擊、亞爾維御軍有法、法軍稍亂、那勃倫執旗突進、薄河橋、彈丸雨注、那勃倫失足澤中、衆來救僅免、明日力戰、遂克之、

俄羅斯女帝加他隣第二崩、子保羅第一立、

加他隣帝輝威於外、革政於內、增立都府、許其自主、興學校、纂新律、修道路、置銀舖、大開通商航海之業、其性兇悍、然亦爲出群之主、晚年欲嫁其孫女於瑞典王額斯達第四、以爲與國、瑞法不得娶希臘教女、故辭之、又欲略南方、出兵波斯、不克、怏怏不樂、病崩、年六十七、

寬政九年丁巳、(紀元二千四百五十七年、清仁宗嘉慶二年、西曆千七百九十七年、)波斯王安葛馬罕末德遭害、兄子福德阿厘立、

那勃倫與德意志和、定義大利、

那勃倫與墺將亞爾維戰於利威里、破之、曼土亞城糧盡、威爾塞以其兵二萬降、那勃倫東越亞爾伯山、向維因、使摩羅、佛塞二將渡來因河而進、墺公甲列將據都城決戰、時威尼斯人起抗法軍、地羅利、波希米亦發壯丁援墺國、那勃倫慮腹背受敵、與德帝權定和約而還、再入上義、擊威尼斯、略其地、併美蘭、摩德拿及所略法皇邑、爲西撒賓共和國、改熱那亞共和國、爲里求利共和國、皆屬法國保護、初法國波巴爾侯有功、羅伯卑爾寃殺之、其子歐善來謁那勃倫、其母如色欣有才姿、因納爲妻、至是迎之、共居米蘭、引見諸國使者、儼如王者、那勃倫用兵、常出新意、不拘舊套、故所向克捷、此役大戰十四、小戰五十六、破五大軍、降敵兵十萬、獲砲銃凡二千五百門、金銀寶貨不貲、而一切軍費、皆課新附各州、尋還巴里、逐勤王派爲議員者、黜監督官甲爾諾、巴爾的勒美、以巳將俄西魯代執政權、

法蘭西及德意志和於千波法米阿、

十月、法人及德人會於千波法米阿、定和約、德國以墺邑白耳義與法國、得威尼斯、義士的里亞、達爾馬西亞、承認西撒賓共和國、法國又取威尼斯屬地以阿尼群島及來因河左岸地、十二月、更開大會於拉斯達、謀德國保安、

普魯西王弗勒得力維廉第二殂、子弗勒得力維廉第三立、

維廉第二、王淫逸無度、沈湎於酒、國勢少衰、

美利堅合衆國大統領華盛頓解職、約翰阿丹士代之、

華盛頓再任期滿解職、國會擧約翰阿丹士爲大統領、

寬政十年戊午、(紀元二千四百五十八年、清仁宗嘉慶三年、西曆千七百九十八年、)法軍定羅馬、瑞西、

法國遣其將伯爾智入羅馬、捕法皇擺亞斯第六、放於瓦稜薩、以羅馬爲共和國、明年、法皇寂於謫地、瑞西共和爲治殆五百餘年、地無鳴吠之擾、西土人皆羨之、至是隣壤紛擾、人心恟恟、法軍乘之進入、併呑諸部、爲赫爾勿裴共和國、改建十九小部、以日內瓦屬法國、初法國倣瑞西政體、而瑞西亦被其禍、

那勃倫取埃及、

英國固與法國爲敵、嚴修守備、那勃倫謂英國富彊、賴於印度財源、若取埃及絕交通、勢不能抗我也、乃聲言伐英、急轉向埃及、兵凡三萬五千、軍艦二十隻、那勃倫爲總督、伯爾智、古勒伯副之、五月、發土侖港、先取馬里他島、逐聖約翰義團留戍兵、七月、到埃及、攻亞歷山德黎亞、三日陷之、埃及有馬默路古兵、强悍善騎戰、那勃倫大破之金字塔下、進取改羅、遣其將泥塞率一隊泝尼羅河、略上埃、

英將納爾森敗法海軍於亞布格、

亞布格灣在尼羅河口、那勃倫入埃及、駐其軍艦於此、英國水師提督納爾森追躡法軍、見艦隊在此、八月一日襲擊之、兩軍奮戰、英軍大勝、獲法艦九隻、火其二、餘多損傷、存者僅二三隻、海陸路絕、那勃倫不以爲意、駐改羅、改革政體、懷柔人民、府民有作亂者、討平之、

英國以維勒斯利爲印度總督、

寬政十一年己未、(紀元二千四百五十九年、清仁宗嘉慶四年、西曆千七百九十九年、)安南廣南王阮福映復順化府、

先是廣南王率其水軍及法國援軍、攻歸仁港、破阮文惠軍、文惠大怒、將一戰以報之、無幾文惠卒、子弘瑞立、王軍取平順、衙莊二州、賊軍日蹙、弘瑞廢

阮文岳殺阮文慮王進陷歸仁、遂復取順化州、弘瑞走入東京、

英國滅印度賣索

初賣索得法國援、屢與英兵戰、哈倫痾斯破之、削其地、至是維勒斯利代爲總督、遣其將哈理及大非庇爾攻其首府西令加巴登陷之、的布薩普戰死、賣索亡、英人及馬剌他人分其地、

那勃倫伐土耳其

土耳其帝以法國取其屬地埃及、宣戰、那勃倫亦欲滅土耳其、自陸路進攻墺國、率兵入西里亞、攻約巴城拔之、誘殺其降卒、至亞給勒、英將悉德尼助城兵堅守、那勃倫不能下、會軍中疫起、乃引軍還埃及、土軍追擊至亞布格、那勃倫逆擊大破之、

俄羅斯德意志英吉利葡萄牙土耳其那不勒同盟、軍及法蘭西軍戰、

墺地利將抹克使那不勒兵侵羅馬、法軍逆戰大破之、那不勒王匪地難多

第四奔西治里之巴勒摩、法軍取那不勒、爲巴的諾比共和國、又擊撒丁王甲列以馬努利、棄其首府都靈、奔撒丁島、法國遣其將如伯爾治都靈、又逐多斯加納大公、併其地、當是時、俄帝保羅第一、惡自由主義、務抑壓民論、又馬里他義團請帝爲社長、見法國所爲深忌之、將伐之、英相比的乘其機、勸諸國使合從、起兵分爲三路、一路英國約克公督之向荷蘭、一路墺地利大公甲列督之向德瑞二國、一路俄將蘇瓦樓、墺將墨拉斯等督之向義大利。土耳其法國亦編六軍當之、一軍菩倫將之出荷蘭、一軍伯那鐸多將之出來因中流、一軍丟爾但將之出來因上流、一軍抹西那將之出瑞西、一軍塞勒爾將之出上義、一軍馬克德那將之出那不勒、三月丟爾但與甲列大公戰於斯篤加弗、敗績、渡來因河而退、解其職、伯那鐸多亦引兵退、其部兵共隸抹西那、四月塞勒爾亦敗績、將軍摩羅代之、蘇瓦樓墨拉斯共戰於甲撒那大破之、於是西撒賓共和國亡、六月抹西那在蘇黎比、又爲甲列大公所敗、馬克德那去那不勒向上義、合從軍復匪地難多第四王位、巴的諾比共和國亡、蘇瓦樓逆戰馬克德那於多勒比破之、取曼土亞、法國監督官聞其軍屢敗、遣如伯爾率一軍赴援上義、八月、如伯爾至諾皮與蘇瓦樓。墨拉斯軍遇、激戰數時、亦敗績、蘇瓦樓乃委上義於墺軍、踰亞爾伯山、欲與俄將哥撒浩軍合、至則哥撒浩爲抹西那所破既去、蘇瓦樓苦戰去瑞西而還俄國、義大利諸部之戰、合從軍皆捷、而約克公軍欲滅巴達維亞共和國向荷蘭、十月、法將菩倫以大軍來戰、約克公敗績降之、既而菩倫使釋之還國、俄羅斯又與土耳其結、遣海軍略以阿尼諸島、建以阿尼共和國、俄土二國保護之、

法蘭西建執政統治、以那勃倫爲首班執政、

那勃倫在埃及聞法軍連敗、留古勒伯鎮埃及、得軍艦二隻還法國、都市翕然迎之、那勃倫乃家居謝絕兵事、日會學士論文藝、蓋將託文事以傾黨人

之心也、各黨爭欲引以爲援、那勃倫密與監督官施葉斯及弟下院議長魯賞等謀、廢監督官、解散議院、新定憲法、置首班執政一人、二人副之、執行政治、元老院定員六十人、立法院分二部、甲部爲代議院、定員百人、討論執政所定法律、不得議決、乙部爲立法局、定員三百人、議決法律、不得討論、是法名雖自由共和、實近君主獨裁、下議全國可者三百萬人、否者千五百人、於是那勃倫以衆選爲首班執政、甘巴塞勒伯倫二人副之、以施葉斯班元老首座、那勃倫既總大政、大革制度、以地方廳吏爲政府直隸、整理財務、充實軍備、威望日隆、夐勝前代國王、

愛蘭叛英國、擊平之、

英人奉波羅特士敎、而愛蘭人奉加特力、愛蘭議員係新敎推薦、不由公選、是以動生紛爭、及法國建共和政、愛人結黨、欲藉法人力以得自由、其衆殆五十餘萬、英國糾之、捕黨魁、餘衆據城叛、至是英將勒克率兵擊平之、法人

來助叛黨者亦降、

美利堅合衆國前大統領若耳治華盛頓卒、

華盛頓學問淵邃知慮周密在軍八年奏偉勳建自主國在職亦八年專開文教不尙武功全國大治既辭職歸郷里優游自適常與民同樂是年十二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七擧國無不哀悼

寛政十二年庚申 紀元二千四百六十年清仁宗嘉慶五年西暦千八百年 那勃倫伐德意志義大利

法蘭西分二軍那勃倫自將一軍入義大利摩羅將一軍入德意志時墺將墨拉斯敗法將抹西那長驅入尼斯抹西那據熱那亞死守會糧食匱乏城中餓死者甚多不得已委城於墺軍引退既而那勃倫率兵六萬迂路冒夜踰亞爾伯山之嶮入上義攻陷美蘭復建西撒賓共和國墨拉斯退保亞歷山德六月那勃倫進至馬連戎墨拉斯以兵四萬逆擊奮戰數時法軍將潰那勃倫見機督兵進戰法將德塞中丸斃遂大破墺軍墨拉斯棄十二城遁

去法將菩倫亦率兵入那不勒義大利服屬如故摩羅一軍入德意志進軍門占十二月與墺大公約翰戰於好軒林甸大破之那勃倫還巴里勤王黨有謀埋火藥於地中殺之者那勃倫與夫人將觀劇場彈丸爆發車幾碎那勃倫急緝捕其黨處流放雅各伯黨等亦坐之被逐者百三十人

葡萄牙女王馬利讓位於子約翰第六

馬利王有疾子約翰第六立

美利堅合衆國稱哥倫米府城曰華盛頓

享和元年辛酉 紀元二千四百六十一年清仁宗嘉慶六年西暦千八百零一年 朝鮮正宗文成王李祘殂子玜立是爲純祖淵德王

正宗承英宗後勸農賑飢多錄用忠臣子孫亦好學命金致仁編大典通編然擧洪國榮爲大將掌禁旅威權歸之世道之弊由此起鮮語握政權者謂之世道

英國併愛蘭首相比的罷

英人既平愛蘭之亂乃併國會於英蘭許其民有商權與英人齊若爾治第三王常虐舊教徒首相比的勸其緩之王及議會拒之比的乃辭職

德意志與法蘭西和於留尼非列

德軍屢敗始有弭兵之意二月墺地利及德意志聯邦與法人會於留尼非列約和第一依千波法米阿和議墺國割地於法國第二以多斯加納大公邑與巴爾馬第三德帝及聯邦割與來因左岸地於法國而聯邦取償德國內第四聽建巴達維亞赫爾忽萋西撒賓里求利共和國於是德國失地千百五十西方里人口三百五十萬法國以多斯加納爲附庸更稱耶多路利王國又與那不勒結佛稜斯條約杜絕英土二國貿易西班牙又與北美之魯西安納於法國

俄羅斯帝保羅第一被弑子亞勒山得第一立

先是保羅帝不平英墺二國那勃倫許其取馬里他島誘使脫合從同盟帝乃主張兵備中立條約與瑞典丁抹普魯西約北方會盟以抗英國又與那勃倫謀伐印度使哥薩克兵入中央亞細亞別軍自裏海入波斯至是爲兇徒所弑而崩年四十七南征之師遂罷子亞勒山得第一立年二十四老將蘇瓦樓亦以前年卒年七十二

英國海軍破丁抹又略埃及

英國海軍强盛前年擊取馬里他島及北方會盟成水師提督約爾森率海軍擊丁抹戰於哥卑納給大敗之奪其軍艦丁抹屈服於是北方會盟散先是法將古勒伯鎭埃及恃勇殘酷爲亞剌伯人所刺死墨諾代爲總督英將亞伯格命皮攻亞布格港大破之進取改羅亞歷山德黎亞降而亞伯格命皮負創死於是墨諾與英軍和以英艦送還法兵以埃及復歸土耳其統轄

美利堅合衆國大統領約翰阿丹士辭職多馬遮費遜代之

享和二年壬戌、紀元二千四百六十二年、清仁宗嘉慶七年、西曆千八百零二年、安南廣南王阮福映稱越南王、

福映與阮弘瑞戰、大破之、入東京、虜弘瑞及諸族臣僚、斬之順化、自西山賊起殆三十年、至是悉平、福映自稱越南王、用嘉隆紀元、都順化、改東京爲河內省、清帝詔封越南國王、

英國略印度、

英將毛仁敦代維勒斯利爲印度總督、欲得莫臥爾之地、先脅烏德副王割地與海特拉巴、約禁與他國親好、服屬亞拉加等南方小國、又擊馬剌他破之、侵略其地、以削法國勢力、

俄羅斯取若爾治、

若爾治本屬波斯、俄帝遣兵擊取之、

法國復舊敎、及英國和於亞眠、

前年羅馬立攞亞斯第七爲法皇、那勃倫與之和、再與加力特敎、三月、與英

人會於亞眠講和、約英國還侵地於法國及其與國、還馬里他島於聖約翰義團、法國聽建以阿尼七島共和國、

法國使那勃倫終身任執政、

法國干戈既戢、創設勳章式、有勳勞及創意藝術器械者、與牌以勸奬之、國人皆思舊時君主政治、八月、元老院議使那勃倫終身任執政、投票得三百五十萬、那勃倫乃大革憲法、擴張元老院之威力、抑制代議院及立法部權勢、使各州爲聯邦、置知州及議院以治之、自兼義大利共和國大統領、以以爾巴島及辟門屬法國、於是政績粲然、威權日隆、

享和三年癸亥、紀元二千四百六十三年、清仁宗嘉慶八年、西曆千八百零三年、英人取印度德列、

英人與馬剌他人戰克之、遂取德列、

德意志開國會於雨山、

德帝割地於法國、則不得不與償地於聯邦、於是大削寺邑、廢多利爾、可倫二寺邑、僅存綿斯、僧正爲選侯總裁、與之綿斯及雨山、又減市府四十八所、中僅存盧卑各、翰堡、不來梅、三市所謂漢撒市也、佛郎渡、澳古斯堡、尼林堡六市、義大利之多斯加納、摩德拿、德意志之巴威略、巴敦、威典堡、普魯西、荷爾敦堡、漢諾耳等諸邦、得償地頗多、又以黑西加塞耳、巴敦、威典堡、撒爾斯堡四邦新爲選侯、時諸侯各欲得其利、爭迎那勃倫意、

法國復與英國戰、

那勃倫復以瑞西聯邦屬法國保護、英國既與法國和、而不返馬里他、且求法兵去巴達維亞即荷蘭、赫爾勿斐即瑞西、共和國、還辟門於義國、那勃倫大怒、發兵伐漢諾耳取之、法將善倫在荷蘭、英國亦遣海軍劫其營、

美利堅合衆國買魯西安納、又伐亞弗利加、

魯西安納在密士失必河西、南距海、西北有小山、東南平坦、地氣炎熱、土膏腴、初法國人墾闢、西班牙奪之、留尼非列之和、西班牙與之法國、至是合衆

國以銀千五百萬圓買之、亞弗利加西北部摩洛哥、阿爾及、突尼斯、的黎波里、總曰巴巴黎、以劫掠爲業、合衆國船爲的黎波里人所掠、略賣人民、美人大怒、命將軍伯列督兵艦伐之、的黎波里王釋放俘虜謝罪、

文化元年甲子、紀元二千四百六十四年、清仁宗嘉慶九年、西曆千八百零四年、俄國送我漂民來長崎、

初寬政五年、陸奥國仙臺船客左平等漂流、始一周地球、至俄國彼得堡、至是俄帝遣其臣勒薩諾德送到長崎、且請通商、不聽、

那勃倫保那巴的爲法蘭西帝、

那勃倫以四方無虞、民就其業、定法律二千三百條頒布之、名曰那勃倫成典、時有勤王黨及雅各伯餘黨、嫉那勃倫名望日隆、陰謀除之、事覺、必設格律下獄自殺、若耳治加道達見捕處斬、摩羅奔米利堅、不爾奔公得支族安格安公在巴敦、那勃倫誣其與謀叛、逮捕銃殺之、於是元老院代議院共議廢共和政治、爲世君政治、推那勃倫爲帝、問之國民、投票者三百五十萬餘、

五月十八日、那勃倫卽帝位、十二月二日、行戴冠式、招法皇擺亞斯第七於巴里、加冠、新設貴族制、廣封姻戚、置百官、擢勳舊十八人、爲陸軍總督、一變舊儀、盛飾宮殿、燦爛奪目、都人謳歌舞踏、以裝太平、

英國再以維廉比的爲首相、

聖多明哥酉狄沙利尼稱海地帝、

海地島在南北亞美利加灣中、屬西班牙、巴悉之和、割與法國、法人買亞弗利加黑奴力作、待之殘酷、黑奴怨之、群起作亂、殺法人殆殲、其都市聖多明哥酉狄沙利尼尤雄健、遂自立稱海地帝、

文化二年乙丑（紀元二千四百六十五年、清仁宗嘉慶十年、西曆千八百零五年）法蘭西帝兼義大利王、

那勃倫帝廢義大利共和政治、自兼義大利王、以猶子歐善波巴爾爲副王、

併里求利共和國（卽熱那亞）於法國、

英俄德瑞四國合從、與法西戰、

法國併義大利、疆土益大、英相比的與俄帝亞勒山得謀平均權力、又與德意志帝佛朗士斯第二、瑞典王額斯達第四結、以抗法帝、法帝先衆未合、遣諸將太伯蘇耳羅安奈等、向來因、自率法西二國軍二十萬、至多腦河上流、法將伯那鐸多略普國地、自漢諾耳來會、德意志聯邦巴威略、威典堡、巴敦、黑西拿騷等、望風來附、墺將抹克拒戰、連敗、保烏爾謨、法帝圍之、抹克力竭、以兵二萬五千降、

英將納爾森敗法西海軍於答拉哈牙岬、

那勃倫帝命法將弗里奴西、將格拉非那、率兩國兵艦、佯爲航西印度以誘英艦、英水師提督納爾森、率兵艦數十隻追之、法艦轉向英國、納爾森逆戰、法艦入加的斯港、納爾森以大艦二十九隻圍之、法西兵艦亦有四十餘隻、十月廿一日、出港大戰於答拉哈牙岬、西國西南海角也、納爾森船上大樹一旗、其意期諸將士各勤本分事也、大敗法艦、獲弗黑奴、納爾森立甲板上、指揮、有飛丸洞胸而死、年四十八、英軍遂大捷、奪法艦二十四隻、火一隻、英國厚葬納爾森、賞其功、列其弟於貴族、

法帝大敗俄德二帝、尋德帝與法帝和、

法軍進入維因、時墺地利大公甲列在義國、擊破法將抹西那、聞之引還、會俄帝以其將幾地曾爲先鋒、親率大軍來援、與德帝合、十二月、與法帝遇於默隣之澳斯的、法軍蘇耳羅安將左右翼、伯那鐸多將中軍、美羅將騎兵、那勃倫帝將親衛兵爲遊軍、兩軍接戰、砲烟蔽天、俄軍將亂、俄德二帝親出督戰、勢不能支、遂大潰、俄帝收散卒北遁、德帝氣沮、獨與法帝議和、會匈牙利之伯堡、定約數條、第一、法國取辟門、巴爾馬、畢丁撒、第二、德帝以威尼斯付義大利、許那勃倫爲王、第三、以地羅利、澳古斯堡等數市、與巴威略、第四、割上澳地、與威典堡及巴敦、第五、許巴威略、威典堡侯稱王、第六、以撒爾斯堡等屬墺國、撒爾斯堡侯取償地於巴威略、

米利堅合衆國再擧遮費遜爲大統領、

文化三年丙寅（紀元二千四百六十六年、清仁宗嘉慶十一年、西曆千八百零六年）英國首相維廉比的卒、

比的年二十五、襲父職任首相、在職十八年、內阜商業、外挫勁敵、盡心國事、以擴屬地、材幹之卓、可謂克家矣、一月卒、年四十七、格命非代爲首相、

法帝大封其戚族、

那勃倫帝責那不勒王匪地難多第四黨英俄、廢之、封帝兄約瑟爲那不勒王、唯西治里以英軍控制海上、得獨存、匪地難多奔巴勒摩、帝又廢巴達維亞共和國、封其弟路易保那巴的爲荷蘭國王、封妹壻慕拉爲伯爾尼大公、

法帝建來因同盟、

那勃倫帝又以德意志聯邦巴威略、威典堡二王、巴敦、黑西達拉摩斯達、伯爾尼三大公、拿騷公以下十四州、爲來因同盟國、尼林堡屬巴威略、其他小邦皆附屬同盟、置精兵六萬三千、爲常備軍、自稱保護王、掌其政令、聯邦中

唯墺地利、普魯西、不倫瑞克、黑西不入此盟、

德意志帝佛朗士斯第二稱墺地利帝佛朗士斯第一、

那勃倫帝逼德意志帝脫其冕旒去其位號改稱墺地利帝佛朗士斯第一、

德意志帝爲聯邦盟主稱神聖羅馬帝殆一千年至是遂絶、

法帝伐普魯西大敗之、

初普魯西王弗勒得力維廉第三將與列國合從用其宰臣言與法國和約與來因右岸地於法國得漢諾耳見法帝建來因同盟蠶食疆土其欲無厭心大不平既而法帝與英相牧克議和許英國復漢諾耳於是大怒向法帝宣戰當是時普國數年不用干戈上下偷安兵農分離將校皆襲舊式士卒久缺訓練其與國唯有撒遜威馬爾及俄國耳徒恃大軍謂法國易與以不倫瑞克老公爲總督進軍突林克那勃倫帝聞之率兵十萬進入普境擊其前軍破之普國親王路易匪地難多死之十月帝親向撒遜之耶拿當普將

何軒婁黑法將太伯向奥威斯達當普王及不倫瑞克公既接戰法軍縱橫奮擊普軍皆大敗死亡二萬餘人法將伯那鐸多又破普軍於哈勒帝進入伯林普王自額林奔哥尼斯堡盆百田斯德丁馬得堡等諸砦皆降唯加拉堡固守不下法軍合巴威略威典堡軍侵細勒西亞煽波蘭人蜂起撒遜侯弗勒得力奥古士都稱王列來因同盟漢諾耳漢撒諸市皆爲法有

法帝發大陸條例、

英相牧克以是歲卒英法和破那勃倫帝在伯林欲困英國發令大陸諸國毋許各國商人與英往來貿易違者有罰沒收英國貨物停止英國文書舖遞傳令諸國使傳往來繁費不貲英商笑之陰爲貿易如故凡貨物潛運僻處以達通都帝知之給券爲限弊滋甚其券轉賣有得四萬金者英亦下令不許內外人往法通商各國商業爲之頓衰

文化四年丁卯、紀元二千四百六十七年、清仁宗嘉慶十二年、西曆千八百零七年、俄羅斯人擾我擇捉

自俄使乞互市不聽漸出沒北海前年來樺太島置戍人是歲又來擇捉擾其土人擇捉在我蝦夷東北大島也政府命東北諸侯發兵備之遣人巡察蝦夷

法軍及普俄二軍戰於埃羅

法軍陷北勒斯勞細勒西亞諸城皆降普將勒斯德及俄將便寧克合軍與法軍戰於北勒二月復戰於埃羅普軍擊破法將太伯右翼交綏普王遷居墨麥

英國禁掠賣黑人

英國議院決議禁掠賣黑人爲奴之事明年爲始無許賣奴船至屬地又欲寬加特力教禁王不聽罷首相格侖非以薄的蘭代之伯西伐佐之

英國以閔多爲印度總督

先是俄國伐波斯取是日爾至是益南進閔多遣使波斯及阿富汗約同盟

禦之

土耳其帝色林第三被廢慕斯達哈第四立

色林帝有勇略遣師與俄國戰至是君斯坦丁府兵叛廢帝立慕斯達哈爲帝慕斯達哈聞征俄師還弒色林帝

法帝及普俄軍戰於弗黎蘭尋和

法軍進陷但澤普俄合軍拒戰於弗黎蘭二軍大敗俄兵死傷三萬法兵亦半之哥尼斯堡至墨麥一帶之地皆歸於法國於是二國請成七月那勃倫帝與俄帝普王會於的里西講和二國許納瑟爲那不勒王路易爲荷蘭王別併黑西加塞耳不倫瑞克漢諾耳建西發里國以那勃倫帝季弟耶羅美保那巴的爲王置首府於加塞耳戍兵於漢諾耳及建來因同盟俄國又以那勃倫帝調停與土國和而密約英國瑞典若不肯和議俄國援法國普國割來因易北兩河間地與法國割達額州與撒遜還但澤市等地於波蘭建

注消侯國使撒遜王兼之置法國戍兵於但澤普國諸港禁英船出入通商、普兵以四萬二千爲定額不得增加法國還所侵略地於普國得償金一億二千法普國失其疆土之半給法戍兵十五萬之糧法國又割東普一部與俄國使許法國取以阿尼諸島那勃倫帝威名壓全歐乃凱旋巴里盛起土木修道路繕橋梁飾宮室衢鎔所獲大砲造一大銅柱開博覽館列所獲於義大利德意志之名器珍寶壯麗冠於天下、

英軍敗丁抹、

那勃倫帝既克普魯西欲使丁抹致其兵艦英國遣勞爾德加帖加及水師將干別爾議以兵艦歸己丁人不聽乃擊哥卑納給大敗之燔其外郛擄其兵船軍械運入達迷斯河列邦以爲不義丁王弗勒得力第六遂與法合俄國亦宣戰於英、

法帝取葡萄牙王約翰第六奔巴西、

葡王約翰第六固與英結及大陸條例發王不聽那勃倫帝不許不拉干薩系爲葡王遣其將如諾率兵假道西班牙以攻葡葡王棄國偕其眷屬出奔巴西巴西爲其屬邦建都於里的熱內盧居之如諾取葡國、

美利堅人福爾頓始造汽船、

先是西曆千七百六十八年（我明和五年、清乾隆三十三年、）英人惹迷斯瓦的始製蒸汽機關、後用火輪器汲礦水織布帛又有由此創意汽船者而未收其效至是北美賓西洼尼阿人羅伯福爾頓創造汽船泛之活得遜河快捷如箭衆便之後千八百十八年始發汽船於紐育橫大西洋達英國里味池港千八百三十八年自英國海口至紐育以後英美間定期交通自是各國爭仿其式汽船之利遍於寰區、

倭海阿州入合衆國同盟、

倭海阿在賓西洼尼阿之西北距伊爾薤湖

文化五年戊辰（紀元二千四百六十八年、淸仁宗嘉慶十三年、西曆千八百零八年、）西班牙王甲列第四讓位於子匪地難多第七法帝廢之以兄約瑟爲西班牙王慕拉爲那不勒王、半島戰起、

西班牙王甲列第四寵衰隊公衰隊內虐人民外媚法帝國民憤慨作亂王讓位子匪地難多第七會那勃倫帝欲乘勢併西班牙託名守西國海岸以備英兵遣兵十萬入西國要西王父子會於巴雲迫使去位以兄那不勒王約瑟爲西班牙王伯爾尼大公慕拉爲那不勒王又併亞斯都里西人怒其陵虐全國起兵敵法人請援於英英軍至葡國敗法將如諾於申多拉降之偕其兵一萬二千搭英艦送還法國那勃倫帝乃會諸王侯於越夫多使誓服屬別與俄帝約備墺國以除後顧之患親率兵二十五萬進入馬德里西軍拒戰皆敗比利牛半島之戰起、

丁抹王弗勒得力第六殂子弗勒得力第七立、

土耳其帝慕斯達哈第四被廢弟馬毛多第二立、

及征俄師還討慕斯達哈第四帝廢之立其弟馬毛多第二、

英人取瑪港、

葡萄牙嘗據瑪港至是英人取之、

普魯西罷首相緬蘇且、

普王弗勒得力維廉第三爲法帝所蹂躪復讐之念甚切擧賢臣緬蘇且男男名甲列顯利弗勒得力拿騷人歷西發里議長普國度支大臣至是任首相更革制度廢世臣隣保諸令商賈得自由營業成自治制度之基又修軍備建國民皆兵之議擢材勇之士那勃倫在馬德里忌之諭普王黜之王不得已從之擧巴甸伯代之亦繼其志緬蘇且往墺國後客俄國、

文化六年己巳（紀元二千四百六十九年、淸仁宗嘉慶十四年、西曆千八百零九年、）英軍與法軍戰於葡國、

西將巴剌佛斯獨守薩拉厄撒拒戰法軍攻圍二月巴剌佛斯力屈致城去、

英國遣大將約翰摩爾至葡國與西人合過葡界至薩拉芒加西人不至爲

法軍所圍、退至北海濱、遭風雪、糧盡、士卒多死、至哥倫那、法將蘇爾的來攻、約翰摩爾擊却之、亦負重創死、士卒還英、法軍據葡北方、

瑞典王額斯達第四、讓位於伯父甲列第十三、

額斯達第四王、褊狹、深惡法國革命、與英國結、開戰於俄、俄軍敗之、入芬蘭、國中武人譟變、迫王讓位於伯父蘇力美尼侯甲列第十三、與俄人和、割芬蘭與之、

法帝與墺國戰、大敗之、尋和、

墺帝佛朗士斯第一、見西兵抗法、新募兵、檄德國聯邦、乘那勃倫帝在西國、遣甲列大公將一軍向巴威略、約翰大公將別軍入義大利、族匪地難多擊洼消、那勃倫帝聞之、命蘇爾的鎮西國、急還巴里、率巴威略威典堡兵、邀甲列大公、連戰五日、敗之於拉底斯奔、耶克繆爾兩山、進濟多腦河、再陷維因、墺帝遁、比他帝妹馬利、爲法軍所虜、那帝至多腦左岸、墺帝更募兵、附甲列、

與法將抹西那、戰於亞斯伯侖、激戰兩日、大敗法軍、法將羅安以下八將或死或傷、那帝濟多腦河而退、會義國副王歐善、破約翰軍於上義、追至匈牙利之拉伯、與法軍守維因者合、那帝復發兵十七萬、乘風雨、敗甲列於華格蘭、甲列退入默隣、墺帝窘窮請和、會於維因之松不侖、割撒爾斯堡、屬巴威略、西加里細屬洼消公邑、東加里細與俄國、以義士的里亞、達爾馬西亞與法國、那帝以其地爲壹爾黎聯邦、墺國又從大陸條例、絕交於英、唯地羅利以波布爾爲帥、孤立抗法、那帝怒、遣兵數萬攻之、波布爾力屈就擒、明年遭銃殺、人惜其才武、地羅利遂屬義國、普將西爾、亦率騎兵六百、去伯林、傳檄煽動德國人民、將抗法軍、聞那帝大捷、壯圖大沮、戰死於斯的拉巽、殘兵被擒、檻送巴里、不倫瑞克老公爵、督普軍、軍敗、那帝謫之、痾德撒尋卒、至是不倫瑞克公、弗勒得力維廉、編黑隊、過北德、至威悉河口、航海抵英國、那帝賞其勇烈、

法帝併羅馬、

羅馬法皇擺亞斯第七、與英國結、拒大陸條例、那勃倫帝發兵圍羅馬、併其寺邑及都市於法國、法皇絕帝於教門、帝怒、執法皇、幽於撒何那、法皇不屈、帝責徵金、法皇窮困、僅仰信徒供給、後三年、帝與法皇誓於風丁不留釋之、

英軍敗法軍於西國、

法將蘇爾的屢敗西葡軍、英王遣大將窊勒斯力、率師入葡國、窊勒斯力智勇多術、蘇爾的墮其計、去痾波爾多奔還、七月、窊勒斯力進入西國、與西王約瑟、戰於達拉那拉、大敗之、法軍潰去、英王封窊勒斯力爲窊林登侯、任比利牛半島英軍總督、

米利堅合衆國舉惹迷斯馬底遜爲大統領、

德人然米林克創設電信、

然米林克始用電氣以通信、問試之於德國門占

文化七年庚午、紀元二千四百七十年、清仁宗嘉慶十五年、西曆八百十年、

克什米爾王日曼沙取阿富汗、

克什米爾在北印度古罽賓國也、東北雪山環抱、與後藏西徼毘連、西界阿富汗、都城建於拉維河岸、曰勞爾、王日曼沙雄武、伐阿富汗、大敗之、拔其首府喀布爾及堪達哈爾、遂取之、亞富汗王奔印度、

法帝廢其后如色欣、立馬利路易薩、

如色欣波巴爾后、賢明好仁惠、多規諫、帝以其無子廢置之馬米遜、歲給二百萬法、稱后如故、后前夫子歐善屢樹軍功、帝特寵任、四月、納墺帝妹馬利路易薩爲后、行婚之夜、火起傷人衆、以爲不祥、馬利有姿色、亦貞順、然識量不及如色欣、人譏帝失內助、明年、馬利后生一子、那帝封爲羅馬王、

路易保那巴的去荷蘭王位、法國併荷蘭、

路易爲荷蘭王、其民以大陸條例絕通商、破資產、王不忍觀、辭位去國、那帝遂以荷蘭併法國、又割瑞西及威典堡西發里二王國之大部、及伯爾尼大

公邑、漢撒市等、皆併之、法國版圖占歐洲大半、
法帝以伯那鐸多爲瑞典王嗣、
法將伯那鐸多在丁抹、法帝使瑞典王甲列十三養爲後嗣、伯那鐸多大得
瑞人懽心、攝行庶政、前王額斯達第四奔英國、
西班牙人開加的斯會議、
西人不服法人、屢擧兵銳意謀恢復、法帝遣大軍鎭壓之、法將非格德陷安
達盧西、唯加的斯堅守不下、建政府於塞維思、尋徙加的斯、至是召集議員、
開會議、限制王權、草案憲法、謂之哥爾的法、英將穵勒斯力守葡國海岸都
列斯山城、
英人取新嘉坡、
支那南洋、自暹羅東南出地形如股、其南端爲新嘉坡、（舊名息力）本番部地、當南
洋小西洋之衝、英人取之、爲諸海國之中市、後東西之貨畢萃、爲南洋西畔

第一埔頭、
中美南美諸國獨立、
中美南美久屬西班牙、西人苛虐貪汙、禁與別國通、防開明智識、自美法革
命、土人皆知主張自由、墨西哥人米蘭達始起兵、加拉架爲西人所討滅、至
是委內瑞辣人起兵、西門破里瓦爾智勇過人、數破西軍、逐守將、自立爲共
和國、起民會、
文化八年辛未、（紀元二千四百七十一年、清仁宗嘉慶十六年、西曆千八百十一年、）埃及人殺馬默路古人、
初法軍侵埃及、埃及將墨非麥多阿厘功尤多、土耳其封爲副王、惡馬默路
古人、屠殺之、凡一萬六千人、逐其黨于努比阿、遂執國權、
英軍復敗法軍於西國、
法帝遣將抹西那鎭葡國、抹西那宿將有名、深入險地、退至西境、英軍追之、
英將格拉罕敗法將非格德於巴羅薩山、穵勒斯力敗抹西那於武恩多奴

祿伯勒斯福、敗蘇爾的於亞波以拉山、伯勒斯福功第一、
英人取瓜哇島、
瓜哇島本屬荷蘭、那勃倫帝併荷蘭、島爲法有、前年英人以水師逼瓜哇、荷
蘭堅守不下、逾年復往、以大砲環攻、荷蘭遁去、英人取之、除荷國苛法、商旅
便之、
俄國敗土耳其、
俄國復與土耳其開釁、發兵伐之、陷摩爾達維、比薩拉比亞、進渡多腦河、侵
略市邑、
文化九年壬申、（紀元二千四百七十二年、清仁宗嘉慶十七年、西曆千八百十二年、）法帝那勃倫伐俄國敗績、
那勃倫帝欲嚴絕英國、燒其在法國貨物、下令諸國確守大陸條例、且忌俄
國擴疆土於土國、而俄帝亞勒山得恐注消再與、怒那帝貶戚族威典堡王
爲公、且欲益廣交通、不利大陸條例、開港與英國通商、於是那帝欲征服俄

國、稱覇全歐、傳檄與國徵兵、俄帝聞之、與土國和、還其侵地、又與英國結、瑞
典世子伯那鐸多乘機脫法國羈絆、與俄帝約取諸威、六月、那帝合諸國軍
凡五十五萬三千、墺軍爲右翼、西華滑山將之、普軍爲左翼、約克將之、法將
馬格那督之、那帝自將二十二萬、至尼緬河、俄帝以巴谷黎得多利總督諸
軍、魯斯多波森說俄帝曰、法人遠來、利在速戰、不如小戰數合、誘入內地、撤
民屋、匿糧食、淸野以待其勞、帝從之、法軍入俄境、道路險惡、糧食匱乏、那帝
不以爲意、進至斯摩稜斯科、八月、陷之、俄帝罷巴谷黎、以幾地曾代之、督兵
十三萬、邀法軍、九月、大戰於莫斯科河畔勃羅底諾、兩軍死傷無算、幾地曾
整陣而退、入莫斯科、令府民棄城避去、那帝追躡、亦至莫斯科、全市闃寂、僅
遺老廢、那帝以宮殿爲行營、軍到者九萬五千、大肆搶掠、至夜休舍、夜半火
起、烈風颷發、烟燄漲天、廣廈通衢、延燒殆盡、法軍無復糧草可掠、露臥凍餒、
那帝不得已請和、俄人遷延不答、十月十九日、那帝班師、俄將幾地曾率軍

尾之時天寒大雪、法軍饑寒、僵死相踵、俄軍縱哥薩克騎兵追擊、數敗法軍、法將奈奮勇殿戰、僅達斯摩稜斯科、那帝賞奈戰功曰、勇中最勇者矣、十一月、那帝以奈歐善二將爲殿、至伯勒底那河、俄將以兵二萬五千追擊、二將以兵八千五百掩護渡河、法將非格德亦擊却俄軍、而死傷極多、積尸如山、兵氣沮喪、全軍潰散、十二月四日、至西莫尼、那帝聞巴里府民叛、委軍美羅、晝夜潛行、由洼消過德勒斯達、十八日歸巴里、是役法軍戰死十二萬五千、凍死十三萬三千、爲俘者十九萬三千、失車馬砲銃不可枚舉、普將約克以其軍與俄軍合、

英軍入西都馬德里、

英將空勒斯力伐西國法軍、攻修達羅的哥拔之、又克巴大若、大敗法將馬爾忙於薩拉芒加、遂進攻馬德里、西王約瑟棄城走、遂取馬德里、

英人殺首相斯賓沙伯西伐、

伯西伐在議院、爲約翰伯林罕所殺、伯林罕素與俄人貿易、喪其貲本、求償於首相、首相不聽、挾私仇殺之、英以力弗波爾代爲首相、

美利堅合衆國與英軍戰、

自大陸條例行、大害美國商業、美人欲到英者、法船襲擊之、欲赴大陸諸國者、英船掠奪之、美人大憤、亦布鎖港令、後有英國水手逃乘美船者、英國派人探查美船、擅捕逃脫者、美人亦被其累、至是美國議會決計用兵、擊英屬加拿太、兵連不解、

文化十年癸酉、（紀元二千四百七十三年、淸仁宗嘉慶十八年、西曆千八百十三年、）俄普連合軍與法軍戰、

那勒倫帝敗歸、歐人皆思脫羈絆、普魯西王弗勒得力維廉第三在北勒斯勞、發令諭軍民、編義勇軍團、擧國民爲兵、衆爭赴之、哥尼斯堡東普州會議、編豫備後備軍三萬五千、乃與俄帝亞勒山得第一同盟、宣戰於法、法兵在伯林及翰堡者皆去、俄將特甸波爾率哥薩克兵入翰堡、墨林堡公以下來因同盟多解散、法將太伯守德勒斯達、亦引去、俄將威多根蘇且普將伯路折據之、撒遜王獨屬法國、奔巴拉克、法軍猶守馬得堡、斯德丁、額林、我告但澤等、不來梅民聞之蜂起、法將瑄覃擊平之、那勃倫帝再徵兵、莫斯科之役、精銃殆盡、而法人猶謂因天時、人思雪辱、丁壯爭應募、兵勢復振、五月、那帝率兵十二萬、渡來因河、催同盟軍、過突林克、至呂前、（一名羅峨先、）俄普軍八萬五千襲擊之、鏖戰數時、兩軍死傷頗多、法軍遂克之、俄普軍自德勒斯達退保勒匿、那帝入德勒斯達、撒遜王來會、又戰泡前、法軍又勝、俄普軍退於細勒西亞、法將太伯取翰堡、乃約休戰六十日、英國與俄普約應援、當是時、俄普軍數敗、望墺國來援、墺帝佛朗士斯與那帝爲姻戚、首相墨的爾呢等會於巴拉克、謀調停、那帝不聽、八月、墺遂與俄普同盟、會瑞典世子伯那鐸多至波拉美亞、於是編爲三軍、墺將西華潛山督波希米軍、威多根蘇且等諸將屬之、墺帝俄帝普王皆在此軍、普將伯路折督細勒西亞軍、約克等諸將屬之、

伯那鐸多督北軍、彪牢等諸將屬之、英國出軍資助之、那帝自率大軍、先擊伯路折破之、留馬格那當之、自拒西華潛山於德勒斯達、法將歐善與太伯合將襲伯林、與北軍遇於鄂羅比連、北軍將彪牢擊破之、太伯與漢諾耳墨林堡漢撒等連合軍戰、還守翰堡、馬格那率兵八萬、向細勒西亞、至曷巴弗河畔、伯路折督俄普兵逆戰、大敗之、那帝在德勒斯達、波希米軍攻之、帝戰於郭外、大破之、法宿將摩羅嚮奔在美國、俄帝招參軍事、是役中丸而卒、年五十一、法將瑄覃率兵一萬、將遮其歸路、墺將阿斯的曼戰於孤圖破之、虜瑄覃及其衆、法將奈別率兵七萬、亦將襲伯林、北將彪牢又擊破之、連合軍勢復盛、

英軍敗西班牙王約瑟、

英將空勒斯力既敗法軍、西國議會奉爲大都督、議廢教法審院、空勒斯力進渡伊伯路河、擊西王約瑟及法將如爾但於微多略、破之、獲軍資器械無

算盡逐法人、長驅至比利牛山、

俄普連合軍及法帝大戰於來比錫、

那勃倫帝至泡前、將襲伯路折軍、伯路折避去、帝乃轉向波希米軍、不能進、再擊伯路折軍、伯路折設奇計、轉途渡易北河、攻威典堡、其將約克奮戰破之、先是瑞將伯那鐸多觀望不進、至是亦渡易北河、與普軍合、十月、巴威略脫來因同盟、與墺國結、那帝恐連合軍斷法國通路、去德勒斯達、集兵來比錫、凡十六萬、連合軍薄之、十六日、那帝襲擊西華潛山軍於來比錫之南方、雌雄未決、伯路折擊法軍於其北方、破之、十七日、那帝議和不諧、及晚、三國帝王所率波希米軍、北軍、細勒西亞軍、及俄將便寧先所督軍皆集、凡二十五萬五千、昧爽攻來比錫、那帝奔馳指揮、激戰亘九時、撒遜威典堡兵叛、橫衝法軍、法軍大潰、連合軍陷來比錫、虜撒遜王、那帝失兵六萬、至易斯的河、橋壞、溺死者甚多、波蘭王姪從在軍、亦死、那帝收殘兵、與約克軍戰、至巴腦、

巴威略兵與墺兵遮路、帝死鬪而過、自綿斯渡來因河、歸巴里、於是威典堡、黑西達拉摩斯達、巴敦、來因同盟皆應連合軍、法兵所戍德勒斯達、斯德丁、盧卑喀、但澤、額林等、望風皆陷、西發里王耶羅美奔法國、佛郞渡、伯爾尼、二太公國皆亡、荷蘭亦起兵逐法國官吏、彪牢率北軍一隊入援之、唯太伯守翰堡、其他莪告、馬得堡、綿斯等、猶樹法幟、初綳蘇且在俄國、意在統一德國政治、周旋俄普間、至舉大事、設德意志中央政府、以蘇且爲總裁、將整理聯邦、與墺國首相墨的爾呢議不諧、未能行其志而止、

連合軍與法國議和不成、

俄普連合軍會於佛郞渡、議和、欲以亞爾伯山及來因河爲法國境界、那勃倫帝不聽、連合軍決議伐法、是歲俄國老將幾地曾卒、年六十九、

墨西哥國獨立、

墨西哥諸部叛西班牙、公告獨立、

文化十一年甲戌 紀元二千四百七十四年、清仁宗嘉慶十九年、西曆千八百十四年、 連合軍入法國、

墺將西華潛山督波希米本軍、自巴悉渡來因河、普將伯路折督細勒西亞軍、自曼䟤高伯進、本軍向不爾艮、細軍自魯達林弅向賞巴尼、那勃倫帝使后馬利守巴里、親率兵十餘萬擊伯路折軍、伯路折退、與本軍別部威典堡親王合、要擊那帝、破之、帝渡痾卑河而退、連合軍以輜重不繼、分二道、本軍直向塞納河、細軍自馬爾內河向巴里、那帝諜知之、以一軍控本軍、自率餘兵當細軍、連破俄將撒根、普將約克及伯路折、轉向本軍、破俄將威多根蘇且於南士、又破威典堡親王、却之、連合軍退會於痾卑河邊、於是與法人會於塞納河畔沙地龍、議和、欲使法國境界如千七百九十二年時、帝不聽、議復破、連合軍又分、西華潛山率本軍擊法將歐善馬格那、敗之、伯路折至馬爾內河、與彪牢等所督北軍合、三月、那帝與伯路折、約克、彪牢等戰於拉昂、敗績、轉向本軍、戰於亞失斯、又敗、

英軍敗法軍、西班牙王匪地難多第七復位、

英將空勒斯力進入法境、取波耳多、敗法將蘇爾的於痾帖斯、於都魯斯、復西班牙王匪地難多第七位、王再興教法審院、

連合軍入巴里、法國廢那勃倫波那巴的帝、立路易第十八爲王、

那勃倫帝欲出敵背、拔營向魯達林弅、俄帝及諸宿將察其出詭計、長驅逼巴里、擊破法將馬爾忙等、馬爾忙等退入巴里、馬利后出奔波羅、連合軍進陷蒙的馬爾多、俄帝、普王等入巴里、馬爾忙等約降、法國元老院議、宣言那勃倫僭位、那帝聞巴里急、兼程赴援、府既陷、欲以帳下五萬衆會戰、諸將諫止之、帝駐芬佃伯留、辭帝位、連合軍議、封以爾巴、公給歲俸二百萬法、前后如色欣給百萬法、以義大利之巴爾馬、畢仙撒等爲馬利后及世子湯沐邑、仍稱帝后號、五月、那勃倫乘英艦至以爾巴、以爾巴在羅馬西、小島也、連合軍迎不爾奔系路易第十六王弟爲王、是爲路易第十八、

法國及連合諸國結和約於巴里

路易第十八王立、制定憲法、設置上下議院、與俄墺普英諸國帝王等會於巴里、結和約、法國境界仍西曆千七百九十二年舊定之、許荷蘭。德意志。義大利聯邦。及瑞西獨立、英國還其侵地、但多巴莪。及馬里他島等屬英、連合軍不求其軍費賠償、和成、俄帝亞勒山得第一、普王弗勒得力維廉第三、拉其功臣伯路折等、至倫敦、與英王若爾治第三會、英人歡迎待之甚渥、伯路折有功不矜、人賞其度量、西王匪地難多第七、還馬德里、撒丁王甲列以馬努利亦還其舊都、都靈、法皇擺亞斯第七還羅馬、復耶修的教、

瑞典併諾威、

先是瑞典世子伯那鐸多、怨丁抹人援法、與連合軍分率北軍、侵丁國之荷斯丁、逼丁人會於幾爾、使割讓諾威、併之瑞典、

各國開大會議於維因、

九月、墺俄二帝、普王、及德國聯邦公侯、各國使臣等、大會於維因、議定列國疆土、墺相墨的爾昵、英將空勒斯力、法相達里藍等皆會、定五大强國席次、以法語字母、墺居首、法英普俄次之、西葡及瑞典使臣參之、及議波蘭事、列國議不合、各固執其意、將開戰端、遷延至明年、

英軍伐美利堅合衆國、入華盛頓、尋和、

美軍屢侵加拿太、英將羅士、率精兵五千、泝波多麥河、長驅逼華盛頓府、府民倉猝四走、大統領以下亦遁、英兵入府、鹵掠火公廨、美民聞急來救、乘夜攻英營、殺其一將、英別將亦率兵上陸、美人襲擊走之、築保障堅守、英軍數敗、乃會於近的講和、

蘇格蘭人司提反孫創造汽車、

先是英國礦山布鐵軌通車、至是蘇人司提反孫創造汽機、以行車、後至千八百三十年、始自里波池港至曼識特、通汽車、以輸旅客貨物、自是諸國倣之者衆、是歲倫敦始用瓦斯燈、

文化十二年乙亥、（紀元二千四百七十五年、清仁宗嘉慶二十年、西曆千八百十五年、）那勃倫復爲法蘭西帝、

路易第十八王、爲連合軍所擁立、貴族歸國者、欲復其權力、多不服王所爲、那勃倫在以爾巴島、英氣不少屈、常圖再擧、有法人陰通聲息者、聞王失民望、率兵一千五百發島、三月一日、達干尼、國人開城響應、路易王大驚、遣大將奈拒之於美命、奈以部兵降那勃倫、鼓行北進、路易王奔白耳義之干的、二十日、那勃倫入巴里、直御王宮、復帝位、開民兵會議、定憲法、補則王黨煽動國民、無應者、

連合軍復伐巴里、敗那勃倫、

列國帝王等在維因會議未決、聞那勃倫復入巴里、大驚、各棄意見、再約連合、聲那勃倫違約之罪、發兵、普將伯路折督普軍、英將空勒斯力督英。德二軍、會於白耳義、以拒那勃倫、那不勒王慕拉起兵應那勃倫、墺帝遣兵破之、

慕拉奔法國、乃復以匪地難多爲那不勒王、六月、那勃倫募兵得二十餘萬、亦聲各國禁妻子往來、以爾巴及奪己族封、絶已歲俸等罪、進向白耳義、破普前軍於聖伯爾河、追北薄伯路折軍、戰於利格尼、伯路折竭力善拒、激戰移時、遂敗退於瓦蒲爾、法將奈又與空勒斯力戰於加得蒲利、英兵得勝、而不倫瑞克公弗勒得力維廉戰死、那勃倫使其將格爾西率兵三萬二千向普軍、自率兵七萬二千餘、當空勒斯力、空勒斯力率英兵二萬四千、荷蘭兵一萬三千、漢諾耳、不倫瑞克。拿騷兵三萬、陣於瓦得路、十五日、那勃倫縱左右翼戰、空勒斯力爲方陣、那勃倫令步騎馳突、陣堅不可破、法將奈率遊軍破不倫瑞克陣、全軍作氣奮鬪、英軍將敗、伯路折以普軍四萬來援、橫擊法軍、那勃倫期格爾西來助不及、法軍大潰、那勃倫拊膺大息曰、吾事已矣、馳歸巴里、法軍死者四萬、英軍一萬五千、普軍七千、

連合軍入巴里、謫那勃倫於三厄勒那島、

那勃倫還巴里民心沮喪將讓位太子請和連合軍既進入巴里墺俄二帝普王及路易第十八王皆來那勃倫乘間遁至魯蘇荷爾港將走北美以英哨船警海不果乃致書英相請投英國英水師提督黑孫拘之連合軍議流三厄勒那島使英艦護送之三厄勒那島在大西洋海中與亞弗利加南土星阜巴西亞相近地氣溫平屬英國慕拉奈等皆被殺慕拉年四十五奈年四十七

列國大會定維因條約

法國既定於是維因大會議定條約八條第一墺國得美蘭及于波法米阿和約所定威斯尼(倫巴多威斯尼王國)壹黎利(壹黎利達馬西阿王國)撒爾斯堡東加里細且取地羅利於巴威略普國得注消大公邑一部(波桑及但澤)西發里波美拉尼等割來因左岸一地於巴威略東弗黎蘭於漢諾耳波蘭地於俄國償以上來因大公邑與撒遜之半第二併荷蘭共和國及墺屬白耳義建尼特蘭王國舉阿蘭治

公維廉第一爲王第三停德意志帝國以三十九邦及四市稱德義志聯邦推墺國爲盟主大事則會議於佛郎渡但墺普二國地前屬德帝國者與盟第四俄國得注消大半稱之波蘭王國以栽告爲共和國俄墺普三國保護之第五英國得馬里他希爾狗蘭及喜望峯等殖民地保護以阿尼共和國又使歐洲諸國禁賣買奴隸第六瑞典得諾威但存其國法丁抹得普邑勞英堡第七瑞西加日內瓦瓦來斯牛沙德三邦爲二十二聯邦第八復西班牙撒丁熱那亞多斯加納摩特拿各王國法皇亦復舊位

俄帝及墺帝普王結神聖同盟再議和於巴里

俄帝及墺帝普王誓奉基督之教措置百事同教之民親睦相助謂之神聖同盟歐洲諸國槪與此盟獨英人以其意在抑壓自由不肯與土耳其亦不加盟再會於巴里使法國割撒歪與撒丁國割數地於荷蘭及普國置各國衛戍於東北十七砦五年使法國給其費用又償軍資七億法還那帝所掠珍器於其主全歐戰亂二十餘年至是庶民少靖

文化十三年丙子(紀元二千四百七十六年、淸仁宗嘉慶二十一年、西曆千八百十六年)英人伐尼泊爾

尼泊爾卽廓爾喀也與英人在印度者交訌英將狗克達羅尼率兵侵之陷其首府加德滿都國王乞降許之

英人伐亞弗利加

巴巴黎諸部爲盜侵掠人口英地中海水師提督以斯謀率兵艦往征突尼斯的黎波里二部納欵阿爾及負固不服乃擊克之降其酋釋歐人三千人而還

那不勒王併西治里稱那不勒兼西治里王國

初西治里島民得英國保護從其憲法那不勒王匪地難多第一併之稱那不勒兼西治里王國毀英國憲法於是義大利人憤慨結黨欲起民主政號加破那利(譯燒炭黨)

法國政黨爭起

法國有自由黨其和黨那勃倫黨貴族等又會於隊爾倫北部結王政黨王弟亞隊斯侯沙爾攝政爲之長故最有勢力國會欲復貴族數十舊時特權務抑壓自由要王誅共和黨及那勃倫黨至是王用首相德加塞言解散國會改選擧法自由黨得稍伸其志

因底阿州入美利堅合衆國同盟

因底阿州西北距密執安湖東界倭海阿州

仁孝帝文化十四年丁丑(紀元二千四百七十七年、淸仁宗嘉慶二十二年、西曆千八百十七年)帝卽位

帝諱惠仁光格帝第四子受禪卽位

英人滅印度馬剌他

馬剌他漸衰英人擊滅之那哥不爾在德干之東北素以盜劫爲俗飛騎四出剽掠四鄰至是亦降於英

美利堅合衆國擧惹迷斯瞞羅爲大統領、密士失必州入同盟、

密士失必州在密士失必河口、故以爲州名、

文政元年戊寅、（紀元二千四百七十八年、淸仁宗嘉慶二十三年、西暦千八百十八年、）法國遣使越南、

法國擾亂、二國之交中絕、至是路易第十八王遣其將於越南、謀修舊好、越南王使法將駐順化、迎勞之、而不欲言盟約之事、答辭頗不得要領、

英國敗布哈爾本若、併克什米爾、

英國伐布哈爾、大破之、布哈爾割地乞和、布哈爾在中央亞細亞東南、連克什米爾南界阿富汗、於是印度全土大凡歸英國商會管轄、僅餘西北數部、尙未服也、時克什米爾王日曼沙卒、本若酋長擧併之、

瑞典王甲列第十三殂、甲列第十四立、

甲列第十三殂、養子伯那鐸多立、稱甲列第十四、

列國會議於亞金、

墺俄普英四國會於亞金、允法國請、撤駐法戍兵、四國又密約、法國亂起、列國直鎭撫之、

定德國聯邦憲法、

議定巴威略、威典堡、巴敦等立憲政體、尋及聯邦諸州、

伊理奈士州入美利堅合衆國同盟、

伊理奈士州在因地阿州西、初與因地阿爲一部、法國所墾、後英國奪之、分爲伊理奈士州、

文政二年己卯、（紀元二千四百七十九年、淸仁宗嘉慶二十四年、西暦千八百十九年、）德國聯邦會議於加爾斯巴多、

自那勃倫亂定、德國聯邦上下意嚮分爲二、王侯等務主壓制、庶民欲大開議會、專得自主、俄帝普王等亦抑民權、會俄國大臣谷彪爲學士散鐸所殺、德人聞之、多懷異者、墺國首相墨的爾昵固惡自由主義、會聯邦十州大臣於加爾斯巴多、首唱抑制民論、尤惡學生論事過激、議檢閱書籍新誌、禁生

徒體操、監督大學等事、尋聯邦會議於佛郎渡可決之、置檢閱院於綿斯、於是民心益激、

阿拉巴麻州入美利堅合衆國同盟、

阿拉巴麻州在若耳治州西、其地半屬若耳治、半屬佛羅里達、後分爲一州、

南美哥倫比國建、

新加拉那、大加拉架、基多三部叛西班牙、逐其守臣、併三部爲哥倫比共和國、推西門波里瓦爾爲大統領、

布哇女王甲彪瑪那第一卒、甲彪瑪那第二立、

先是布哇疾疫、土人多滅、北美教士欲救之、到其地設學校、務化導、甲彪瑪那信之、居民漸進開化、多入耶蘇教者、自立爲王國、

英人巴利至哥里蘭、

英國人欲探北疆、船主巴利循巴芬灣而西、過蘭加斯德爾澳、至倫敦偏西百十三度四十六分、覓墨爾非爾等處、至哥里蘭、始知與北美非連續之地、是歲王又遣法藍格林探北美北濱、自黑孫灣行經曠野、濟數大湖、輕舟至下哥比明河、達北氷洋、東至回回角乃還、

文政三年庚辰、（紀元二千四百八十年、淸仁宗嘉慶二十五年、西暦千八百二十年、）越南王阮福映殂、子福晈立、

福映少歷艱難、遂成中興之業、在位四十一年殂、第二子福晈立、改元明命、

英吉利王若爾治第三殂、子若爾治第四立、

若爾治第三王無他技能、而能量材器使、正躬率物、國人敬而愛之、年老目盲、兼有心疾、太子若爾治第四攝政、在位六十年、歲八十二殂、王之時、士人學問精詣、多所發明、天文士黑爾舌測得新行星、名於拉納士、（千七百八十一年、）又作大遠鏡、測前所未見天空列宿、（千七百八十九年、）醫士日納爾創種痘法、（千七百九十六年、）其他論物貨之學者曰伯利斯力、曰加文的使、作中外史記者曰羅伯森、曰吉本、作詩歌者曰哥德斯米、曰撈爾納斯、曰荀伯、曰加拉比、能刻鏤者曰倍根、曰

那斯日弗拉斯曼能繪畫者日來納德斯日老米尼日空斯德著書述國政商賈貿易事者日亞丹斯密又有厚亞德者修明囹圄之法使罪人不至瘐死（千七百七十三年至九十年）有沙爾比革拉客森維伯福斯等力拯黑奴來克斯始許禮拜日入塾以教貧不能讀書者民間風俗頓美若爾治第四立妃不倫瑞克加羅林無寵去適他國聞王立歸求爲后王議罪離異之是月根德公義德華亦暴病卒卽維多利女帝之父也

西班牙亂起

匪地難多第七王復立首廢哥爾的法抑壓言論奉敎自由又恣施苛刑下主張議會者五萬一千人於獄及南美諸國叛國債益多經用匱竭命征討而兵艦壞損不能給俸銀於陸軍兵士皆怨蓼將黎璗首唱復哥爾的法軍士喜從之基祿伽以其兵應之國中叛亂蜂起進入都城迫王廢敎法審院復憲法許自由刻書王不得已從之

葡萄牙亂起

葡王奔巴西英國遣其將伯勒士福統治之葡人欲脫其羈束聞西國亂起亦相謀起兵權建政府新草憲法伯勒士福不能制走歸英國

義大利亂起

加破那利黨亦聞西班牙之報擧兵於那不勒之諸拉西治里撒丁辟門等諸邑應之頒布西國憲法迫王允可之

列國會議於多羅波

義國亂起墺俄普英法五國會議於多羅波墺相墨的爾昵欲以兵力鎭壓之俄英法三國不可之議遂止

美利堅合衆國禁賣買奴隸緬州入同盟

緬州在合衆國極東北隅英人始闢之與馬薩諸塞合後分爲一州合衆國令禁賣買奴隸而北部與南部爭論是非遂釀後日內訌之源

文政四年辛巳（紀元二千四百八十一年清宣宗道光元年西曆千八百二十一年）淸仁宗崩子宣宗立

墺軍定義大利叛徒撒丁王維多利以馬努利第一立

墺相墨的爾昵說俄帝以與普國共鎭叛徒又開會議於賴巴克論義大利各國王發大軍入那不勒擊加破那利黨滅之輔其王匪地難多第一破毁憲法解散國會復擅制政治撒丁王不能服其叛徒讓位其弟以馬努利第一叛徒頒布西國憲法攝政査爾斯從之開國會旣而墺軍又來擊破之亂遂平

那勃倫保那巴的卒於三厄勒那島

那勃倫在三厄勒那島六年意氣自如與二三親信馳馬遊獵遣悶常使刺加塞蒙士侖二人記其戰蹟後爲英人所陵侮鬱鬱成病不復服醫藥五月五日暴風雨飛石折樹是日暝然長逝年五十二那勃倫聰明英敏才長治國政無大小親自剖決知人善任吏胥賤卒有言可用輒從之自處淡泊不

爲虛飾在軍無驕傲之風待諸將極公平上下感恩故軍麾所指電發風靡唯喜大伐功佳兵不艾遂至衰弊家國身終流竄而使後人欽慕風采稱揚偉蹟可謂曠世之雄也

希臘獨立戰爭起

希臘服屬土耳其殆四百年苦其苛虐常思復興結友誼會謂之希的里亞俄帝陰助之至是俄將伊布士朗知起兵於摩爾達維進入禳拉幾俄國援兵不至爲土軍所擊敗奔墺國尋木利耶人起兵權建政府以抗土軍全國響應伊布士朗知後七年卒於維因年四十六

美利堅合衆國再擧瞞羅爲大統領西班牙與佛羅里達於合衆國密蘇理州入同盟

佛羅里達屬西國西軍嘗劫美國貨船美國起兵責之西國知曲在已與佛羅里達償之西人皆他徙惟留漁戶農夫密蘇理州東與伊理奈土隔密士

失必河爲界、

南美秘露及智利國等建、

初西班牙屬部多叛、祕魯亦欲叛、而畏西國兵多、猶豫不決、至是與智利合兵、逐西國守吏、遂自立、推擇長官理事、拉巴拉他在智利東、亦逐守吏、建聯邦、然法制不立、有合一共和二黨、爭鬪不已、

英人巴利再至氷疆、

巴利再至窮北氷雪之地、二閱冬、測黑孫灣東北、後二年、三至、壞其一舟、王下令止覓地事、後復探撿北極、抵北緯八十二度四十二分、著北極探撿史、西曆千八百二十七年

文政五年壬午、紀元二千四百八十二年、清宣宗道光二年、西曆千八百二十二年、柬埔塞叛越南、擊平之、

柬埔塞眞臘故都也、越南取之、州民怨租稅增加、作亂、越南將黎文悅擊平之、

英人始與暹羅通、

墨西哥國建、

墨西哥諸部又叛西班牙、宣告獨立、推大將奧古斯丁伊多毘特爲帝、明年廢之、建共和政、推威多利亞爲大統領、遂殺伊多毘特、

葡萄牙王約翰第六還國、巴西國立倜伯多祿第一爲帝、

葡萄牙王約翰第六在巴西、聞本國內亂、還、許國人新定憲法、葡王之去巴西、怒葡人占商權、別立一國、改政體爲君主世襲、立葡王太子倜伯多祿爲帝、置立法議法二院、以加特力敎爲國敎、亦許奉新敎及他敎、

文政六年癸未、紀元二千四百八十三年、清宣宗道光三年、西曆千八百二十三年、法軍平西國叛徒、

西班牙敎士等不喜革政、與王黨起兵伐黎門軍、戰於馬德里、敗走、王乞援於法國、墺相墨的爾呢會列國於威羅那、議征討西國叛徒、遂使法國安格廉公率兵進入馬德里、與叛兵戰、破之、攻加的斯、降之、叛黨被擒斬者數千人、黎門處死、基祿伽出奔、廢新定憲法、使悉復舊制、西國敎士等擅威福、民生益困、

中央亞美利加共和國建、

南北亞美利加中間狹長之地、墨西哥之東、有得撒、東南有危地馬拉、共屬墨西哥、亦自立爲共和國、各推官司理事、初南美諸國之叛西國、歐洲神聖同盟國欲鎭壓之、英國首相加濘獨不聽、首聽其獨立、結通商條約、至是始置領事官於諸國、合衆國大統領瞞羅亦謂歐洲諸國干涉美洲、猶敵合衆國、公言諸國不許新拓殖美國、

痧病始行歐洲、

痧病起於波斯、蔓延於俄國高加索部、始入歐洲、

文政七年甲申、紀元二千四百八十四年、清宣宗道光四年、西曆千八百二十四年、英人伐緬甸、

英人將占孟加拉灣、以印度兵一萬攻緬甸、緬人慣戰鬪、蔑視英人、遂爲其所敗、英軍進取郎昆、郎昆緬甸南部也、

土耳其伐希臘、

自希臘起兵、土耳其人遇希人甚酷虐、殺於士但丁亞得安等殆二萬人、若斯河西島最罹慘禍、希人愈激、其將阿底修米奧利等連破土國、加那利敗土國軍艦、殺兵三千人、初威羅那會議認希人爲叛徒、獨英國以爲義兵、若英人倍侖美人保等自來投軍、倍侖至盡痒病沒、其他德人有作詩以勵士氣、捐財以助軍資者、於是土國乞援於埃及副王墨非麥德阿厘、阿厘遣其子伊伯拉欣率兵一萬六千來援、

法蘭西王路易第十八殂、弟沙爾第十立、

路易第十八王殂、年六十八、王時王黨擅權、自由黨不平、馬裝匠盧維爾殺亞隊斯侯子伯爾里於劇場、王黨怒誅盧維爾、深惡國人主張民權、王殂、季弟亞隊斯侯沙爾卽位、益張君權、是歲那勃倫前后如色欣前夫之子歐善

亦卒、

撒丁王維多利以馬努利第一殂、

英人法藍格林再巡美洲北疆、

法藍格林再涉險阻、自馬更些河向西海濱、東至哥比明河而還、

文政八年乙酉、紀元二千四百八十五年、淸宣宗道光五年、西曆千八百二十五年、英軍敗緬甸、緬甸尋和、

先是緬甸取亞桑、亞桑在孟加拉東北、本土夷部落也、至是英將利查斯取亞桑、聲言直攻阿瓦、長驅而進、阿瓦緬甸首府也、緬王大懼乞和、明年和成、緬甸割阿臘干。徹地密二郡爲英埔頭、棄亞桑、償兵費、

那不勒兼西治里王匪地難多第一殂、子佛郎西士第一立、

俄羅斯帝亞勒山得第一崩、弟尼哥拉士第一立、

亞勒山得帝寬宏有大度、留心政事、除宿弊、敦隣好、拓土數千里、增人口千五百萬、但晚年專制、招國人反抗、有結黨謀覆政府弑帝者、帝憂慮得病崩、

年四十三、弟孔士坦丁當嗣立而辭之、次弟尼哥拉士第一立、逐虛無黨於西伯利、

美利堅合衆國擧金思阿丹士爲大統領、

瞞羅在職八年、錄革命之役有功者、給歲俸、與英國約、使美國漁夫得捕魚於英海、又穿溝渠、通道路、國內安寧、任滿辭職、金思阿丹士、約翰阿丹士之子也、明年約翰阿丹士卒、年九十二、遮費遜亦卒、年八十四、

玻利非亞國建、

玻利非亞在祕魯之東南、東北界巴西、本與祕魯爲一國、俗名高祕魯、而呼祕魯爲下祕魯、分立稱玻利非亞、建共和政、

文政九年丙戌、紀元二千四百八十六年、淸宣宗道光六年、西曆千八百二十六年、俄羅斯開戰於波斯、

先是俄人屢蹂躪亞爾美尼亞、波斯割地講和、後復爲俄人所侵、失三州、出償金、約不泛船於裏海、至是俄人欲擁立波斯王福德阿厘子亞巴士美爾薩干與內政、俄使驕傲侮蔑波人、波人怒殺之、俄帝使其將巴基微隻率軍伐之、

葡萄牙王約翰第六殂、女孫馬利達格羅利立、

初約翰第六王次子侗米加勒與王妃加洛達及僧徒謀起兵、與王師戰、破之、將捕王及政黨異己者、王逃匿英艦、英國公使援之、鎭定亂兵、幽加洛達於寺院、米加勒奔墺國、至是王殂、年五十九、國人立王長子伯多祿女馬利達格羅利、即位甫七歲、

文政十年丁亥、紀元二千四百八十七年、淸宣宗道光七年、西曆千八百二十七年、征夷大將軍德川家齊兼任太政大臣、

源氏足利氏以來、職在將軍兼任太政大臣者、家齊一人而已、

土耳其廢親衛兵、

馬毛多第二帝英明剛果、常慕英法文化、廢古來兵制、招法普將校、訓練士卒、奮有親衛兵頗肆威力、鬨令相集者二萬餘人、放火君士坦丁府、以抗之、帝命擊之、遂廢其隊、民大悅、帝又改制衣服、一洗舊習、先設學校、制法律、聚各國書籍、使人講習、

英法俄三國海軍大敗土埃海軍、

埃及將伊伯拉欣率軍入希臘、抄掠木利耶、與土將辣西合圍密索朗、英相若耳治加甯哀希臘人久受屈辱、及法俄二國公使會於倫敦、議分立希臘爲土耳其屬國、土人不聽、八月、加甯卒、年五十八、加甯爲相、除重稅、理亂緒、頗顯治績、哥德力代相、於是三國決議、遣英國水師提督哥德林登率三國軍艦伐土耳其埃及軍、十月、戰於希臘之那法林灣、大敗之、土兵死者六千餘人、船艦殆盡、伊伯拉欣等引還、

文政十一年戊子、紀元二千四百八十八年、淸宣宗道光八年、西曆千八百二十八年、葡萄牙侗米加勒第一僭王位、

米加勒在墺國、墺相墨的爾昵噱之歸國、米加勒利其幼主、還攝政事、尋與

叛徒結纂立稱王遂廢哥爾的法

俄國與波斯和開戰於土耳其

俄將巴基微隻伐波斯陷是日綏先是俄國以希臘爲同教責土國虐殺其教徒又求撤摩爾達維襪拉幾戍兵土國不答頗修守備時英國以空林登侯空勒斯力爲首相空勒斯力不欲干涉於是俄國與波斯講和割其北部獨宣戰於土國遣將軍地比都率兵略多腦河邊地法將瑁孫又逐埃及人在希臘者

南美烏拉乖共和國建

烏拉乖東界巴西南距大西洋南方山阜紆蟠北方平原坦濶物産極豐本爲拉巴拉他地後爲巴西所奪名曰昔斯巴拉的那遂叛巴西自立爲共和國分九部

文政十二年己丑 紀元二千四百八十九年清宣宗道光九年西曆千八百二十九年 俄軍敗土耳其尋和

俄將地比都踰巴幹山攻亞得安陷之將迫君士坦丁府巴基微隻自亞細亞進陷耶路撒冷於是列國使臣會於亞得安講和俄國得多腦河口諸島黑海東岸要砦及高加索山南亞巴西部多腦侯國摩拉達維襪拉幾各置太守屬俄國保護土國聽希臘建世襲王國朝貢於土

英國除加特力教禁

首相空勒斯力爲多利黨欲除虐待加特力教人之令巴力門集議遂除舊禁使加特力教徒得爲議員及官吏

美利堅合衆國舉亞得烈査克遜爲大統領

是歲合衆國始布鐵路通汽車

墨西哥亂尋平

墨西哥人廢大統領威多利亞立歌德拉撒未幾廢之以基爾列羅代之數月又廢之銃殺至是皮斯骨門爲大統領時有二黨一欲立聯合政體一欲立合一政體爭權相軋合一黨魁三達安那得志爲大統領

天保元年庚寅 紀元二千四百九十年清宣宗道光十年西曆千八百三十年 希臘再建國

英法俄三國復會於倫敦許希臘獨立希人始得脫土人覊絆建共和政治以加波侍斯多利伯功最多推爲大統領

英吉利王若爾治第四殂弟維廉第四立

若爾治第四王嘗删正刑律一百三十章爲五章減重作輕立巡防公署於倫敦蘇格蘭愛蘭諸所宵小屛息商民頼之又架鐵橋於瓦勒之密乃河橋長千六百尺高一百尺英尺鑿大路於達迷斯河底殂年六十八弟約克公當嗣立先卒次弟格拉林斯公維廉第四立

法國取亞爾及

回族占略亞弗利加北濱以亞爾及爲根據剽掠行旅截劫商船數百年來爲地中海大患至是酋長爭互市傷法國領事官法國乃決意掃蕩命將蒲

爾蒙率兵三萬七千伐之破其都城定瀕海之地回族逃遁沙野出沒無常叛服不一

法蘭西廢王沙爾第十立路易腓立第一

沙爾第十王擧王政黨以波利尼爲首相與僧徒以特權使掌教法益抑制人民於是國人不服波利尼欲假伐亞爾及之餘威以擴君權而以議會多自由黨人圖折其勢力七月王發法令三章一曰選擧違法宜散遣二曰改造選擧法三曰不得自由刻書日報及著書須先閲定於是巴里府民群起抗之軍士亦有與之者與王將馬爾忙兵戰三日破之逐王政黨權執府政以刺華葉爲國民軍司令官廢沙爾王樹三色旗於王宮世謂之七月革命王奔英國又徙墺國後七年殂於句牙利年八十二府民欲直建共和政兩院議員以立憲政爲可八月議迎痾爾良公路易腓立第一爲王是爲不爾奔痾爾良系修正憲法鞏固民權廢僧徒特權

尼達蘭亂起、

及法國革命之報達、諸邦懷不平者爭起、初尼達蘭王國、倂荷蘭白耳義、而荷蘭奉新敎、重商賈、白耳義奉舊敎、尙工藝、言語風俗各異、故往往相牴觸、尼達蘭王維廉第一、欲滅舊敎、常威壓白人、八月、白人憤怨群起於不律悉府下、騷然、貴紳等欲鎭撫之、請別建政府及議會、王不聽、專欲以兵力壓之、使次子弗勒得力親王、率兵討亂徒、白人益怒、全國擧兵應之、擊破荷軍、弗勒得力去不律悉、荷將沙西獨守安厄爾、十一月、白人創立議會、推蘇爾得哥基爾爲首領、權設政府、宣言獨立、德意志聯邦不倫瑞克撒遜黑西等民、亦起兵抗政府、政府遣兵鎭之、會議逐不倫瑞克公甲、列於國外、使其弟維廉執政、撒遜黑西二國改定憲法、

波蘭亂起、

初維因會議建波蘭王國、俄帝亞勒山得自稱波蘭王、制定憲法、設上下兩院、置審官、比獨立國、備兵三萬五千、使弟孔士但丁監之、而波人常有囘復之志、及尼哥拉士帝立、制壓益甚、波人聞法國革命、十一月、洼消民驟起兵、襲孔士坦丁館、逐俄軍於境外、權建政府、推古祿微基爲總裁、國人本欲獨立、而古祿微基等貴紳不欲抗俄國、請帝別建政府、帝不聽、目爲叛民、波人決意選右族、新建國會、

塞爾維亞獨立、

先是塞爾維亞叛土耳其、俄人援之、兵結不解、至是土帝許其自立、使受俄保護、納貢租於已、

那不勒衆西治里王佛郞西士第一殂、匪地難多第二立、

南美哥倫比國、分爲新加拉那、大委內瑞辣、厄瓜多爾三國、

是歲、哥倫比大統領西門波里瓦爾卒、復分爲三共和國、加拉架稱委內瑞辣、基多稱厄瓜多爾、各置大統領、

天保二年辛卯、紀元二千四百九十一年、淸宣宗道光十一年、西曆千八百三十一年、

法蘭西遣使越南、越南不納、

法國欲尋前盟、遣敎士任公使、率軍艦齎國書、至順化府、越南王拒不納、又不受其書、且布攘除耶穌敎徒之令、黎文悅諫乃止、

白耳義建國、王理伯德第一立、

英法墺普四國會議於倫敦、許白耳義國獨立、白耳義國會議建立憲君主政、迎撒遜哥堡侯理伯德第一爲王、王娶英國公主塞爾羅先卒、以法蘭西王路易腓立女路易斯爲妃、

俄軍破波蘭、波蘭亡、

波蘭國會宣言獨立、停俄帝兼王、俄帝遣將地比都率兵伐之、波將拉地維爾拒戰於戈拉浩、波軍奮鬪、數破俄軍、然衆寡不敵、遂敗退保波羅咯、俄將爲三軍來攻、波將士基涅吉拒戰、互有勝敗、立陶宛波錇里民亦擧兵應波蘭、地比都與波軍戰於阿多祿連駕、大破之、會疹疫起、地比都卒、俄帝以巴

基微隻代之、波人議論爲二派、獨立黨迫政府、執講和黨虐殺之、擧古路微基爲大統領、古路微基責其輕擧、捕獨立黨戮之、人心不和、巴基微隻乘之攻洼消、破其郛、古路微基料力不敵、遂降、俄人捕其倡義者、流西伯利、移五千戶於高加索、使巴基微隻管轄波蘭、解除軍隊、編爲郡縣、使奉俄國言語國敎、

義大利亂起、尋平之、

巴爾馬摩德拿二國、又逐其君、權建政府、法皇屬州亦叛應之、稱義大利合衆國、假定憲法、諸國本期法國援之、而法王不顧、墺帝遣兵擊平之、

瑞西亂起、

自瑞西聯邦再造、貴族執政、與人民異其權利、弗里堡伯爾尼亞爾疴蘇黎等數部不服、欲廢貴族爲民主政、瑞西國爲逋逃藪、諸國唱自由者來助、使聯邦會議更革憲法、

撒丁王維多利以馬努利第一殂甲列亞伯多立

巴西帝侗伯多祿第二立

葡萄牙王侗米加勒僭立爲政暴虐國人多怨巴西帝侗伯多祿第一聞之欲定葡國讓巴西帝位於幼子年甫五歲稱侗伯多祿第二

埃及副王叛土耳其

埃及副王墨非麥德阿厘大興海陸軍凡百制度摸倣歐人國勢漸盛擧兵叛土耳其遣其子伊伯拉欣率兵略西里亞進侵土耳其土軍拒戰不克

天保三年壬辰 紀元二千四百九十二年清宣宗道光十二年西曆千八百三十二年 希臘立阿多第一爲王

希臘大統領加波侍斯多利大失民望希人殺之英法俄國相議迎巴威略王子阿多第一立爲王明年定都雅典

英國改議員選擧法

初議院議更選擧議員之法首相空勒斯力堅持不聽及格勒亞爲相輝格

黨復盛至是選擧新法始行謂之理縛米法理縛米言整齊之也名爲變法其實未增議員人數惟人地小大多寡分派均匀而已凡選擧議員皆民間中戶在野者出租金五十以上在府者租十金以上並得預推始下此法物情嘵嘵幾激變而民有疾苦得以上聞事權亦有所責成不致紊亂其後歐洲四方變故頻仍而英獨寧謐實頼立法之善

天保四年癸巳 紀元二千四百九十三年清宣宗道光十三年西曆千八百三十三年 土耳其及埃及和

埃及軍勢甚張逼君士坦丁府俄國乘之發兵稱援土國英法二國恐俄國專橫勸土帝及埃及講和以西里亞屬埃及俄國乃與土國密盟攻守相倚

西班牙王匪地難多第七殂女以沙伯拉第二立

初西王腓立第五依法國撒利法不許女子爲王匪地難多第七廢之王殂女以沙伯拉第二立甫三歲母馬利基利底那聽政匪地難多第七王弟湯加祿羅斯爲專制黨所擁起兵叛舊敎徒皆助之拏瓦勒加達羅尼亞拉岡加斯德辣諸州大亂加祿羅斯將蘇馬拉加勒頗屢擊王師破之

德意志聯邦設關稅同盟

普王弗勒得力維廉第三用其大臣馬西議欲許各國人民搬運貨物於彼此域內者不納關稅於是與聯邦議行其法括關稅全額准其國人口分給之名曰關稅同盟巴威略威典堡巴敦兩黑西撒遜及諸小邦皆與其盟

英國禁販鬻奴隸釋放黑奴

英國用斯丹黎議禁英及屬地販鬻奴隸釋放黑奴七十萬人議院給値於其主凡金二千萬惟年少者恐習藝未成議俟七年後始釋屬地議不合稍減其年數云

美利堅合衆國再擧査克遜爲大統領

天保五年甲午 紀元二千四百九十四年清宣宗道光十四年西曆千八百三十四年 朝鮮純祖淵德王李玜殂孫奐立是爲憲宗體健王

純祖晩年使世子旲攝政旲先卒純祖殂年四十五立旲子奐甫八歲太妃金氏聽政追尊旲曰翼宗

波斯王福德阿厘殂孫馬罕未德美爾立

福德阿厘有子六十人爭立英俄二國助其孫馬罕未德美爾立之

葡萄牙侗伯多祿逐侗米加勒尋伯多祿卒

侗伯多祿還葡萄牙英法二國以米加勒爲簒奪者與西人葡人盟於立士本助伯多祿擊米加勒逐之內亂始平伯多祿在巴西稱第一在葡國稱第四尋卒年三十七女王馬利達格羅利親政英法又援西班牙女王擊湯加祿羅斯

英國更恤貧法

先是上戶出貲恤貧徒累富家而國中每多乞人傭工惰於食力議院議令富民納恤貧税置委員酌定以節浮費尫弱者入病院强壯者入工場貧者

毋許行乞十二月比爾爲首相舊例地方有司惟上戶得選擧中下戶不預以故地方官往往虐下乃令國中官缺上中下戶通行推擇尋設戶口册籍具書百姓生卒婚産年月事得核實

天保六年乙未（紀元二千四百九十五年清宣宗道光十五年西曆千八百三十五年）墺地利帝佛朗士斯第一崩子斐地難多第一立

法蘭西人非士基謀弑王不遂

六月路易腓立王將閱兵過巴里市有非士基者謀弑王與其黨二人設機砲待王至發之飛丸如霰大臣死者十二人重傷者四十人將軍摩爾的亦死王僅得免

天保七年丙申（紀元二千四百九十六年清宣宗道光十六年西曆千八百三十六年）法國路易那勃倫謀反敗

是歲智爾爲首相十月路易那勃倫謀叛路易那勃倫那勃倫第一弟荷蘭王路易之第二子也深沈有智略學兵法於都孚常欲奪王位在斯多拉堡謀擧兵事覺就捕被流於亞美利加明年脫歸

阿干薩州入美利堅合衆國同盟

阿干薩在魯西安納之北東距密士失必河本與密蘇蘢爲一後分立

天保八年丁酉（紀元二千四百九十七年清宣宗道光十七年西曆千八百三十七年）征夷大將軍德川家齊讓職子家慶

波斯伐希辣

希辣在波斯與阿富汗之間頗爲要害其酋兪士富汗陽屬波斯竊謀自立俄人嗾波斯王馬罕末德美爾伐之英國使臣藹湼爾諫其妄侵隣招怨王不聽遂發兵圍希辣

英吉利王維廉第四殂從女亞勒山得那維多利立

維廉第四王在位七年未嘗構兵外國殂年七十二維多利根德公義德華之女也根德公前卒維廉王無子以爲其從女養爲嗣卽位時年十八是爲先王維廉第一（諾曼的朝 侯爵王）之後初漢諾耳系依撒利法不得立女爲王維廉第四王廢之而漢諾耳奉舊法立王弟岡北蘭公耶倫斯多奧古斯都爲王自是漢諾耳與英國分

美利堅合衆國擧芒檁倫爲大統領密執安州入同盟

密執安州三面包湖南界倭海阿因底阿二州本屬英國至是歸合衆國

天保九年戊戌（紀元二千四百九十八年清宣宗道光十八年西曆千八百三十八年）英人伐波斯及阿富汗

英使怒波斯王不從已言伐希辣發孟買兵援希辣擊波斯軍破之波斯王解希辣圍而去英人素欲干預阿富汗內政會攝政脫斯摩哈麥的通使俄國廢其君蘇沙簒位自立英總督屋蘭遣使勸和會俄使在喀布爾以故摩哈麥的不納屋蘭傳檄隣邦助蘇沙討摩哈麥的明年取濟斯尼遂據希辣又侵俾路芝陷其首府尋取亞剌伯之亞丁紅海口小島也

天保十年己亥（紀元二千四百九十九年清宣宗道光十九年西曆千八百三十九年）荷蘭與白耳義和許其獨立

荷將沙西守安厄爾法王路易遣將熱拉爾率兵援白耳義圍之攻戰一年陷之荷人皆失守荷王維廉第一猶欲兵力滅之而國用窮竭乃與白人會於倫敦講和許其自立定疆界盧森堡林堡分屬兩國荷蘭版圖遂蹙但海外屬地仍舊

西班牙湯加祿羅斯奔法蘭西

西將世巴的魯率英法援軍與湯加祿羅斯戰破之加祿羅斯將蘇馬拉加勒顚負創而死加祿羅斯奔法國

土耳其帝馬毛多第二崩子亞伯達墨地立

丁抹王弗勒得力第六殂子基利斯底安第八立

天保十一年庚子（紀元二千五百年清宣宗道光二十年西曆千八百四十年）英軍犯淸國

英人販鴉片煙獲利巨萬淸廷知其害禁之而國人嗜之益甚乃命兩廣總督林則徐嚴禁之盡收英商所蓄燒之執英國領事官於是英國遺水師提

督耶兒利荷德率兵一萬五千、封廣東河口、陷舟山島上海等、進入白河口、
是春、英女王與撒遜哥堡親王亞伯多婚、
英軍克阿富汗、
英軍陷阿富汗首府喀布爾、僭王脫斯摩哈麥的降、送之於加爾各答、復蘇
沙位、置戍兵於喀布爾、監察國政、
普魯西王弗勒得力維廉第三殂、子弗勒得力維廉第四立、
維廉第三王、爲那勃倫所窘、然志氣不挫、志士設一社、名德風會、巴倫脫等
又作詩歌、鼓舞敵愾之氣、人心大振、遂敗那勃倫、復故宇、興學校、訓童蒙、令
工藝者入肆、俊秀者入學、普國教育之盛、實始於王、殂年七十一、
法國路易那勃倫再起兵、又敗、
路易那勃倫歸自美國、在補羅義再起兵、又敗被執、法國議罪、處禁錮終身、
繫罕之軍壘、

英俄墺普四國伐埃及、敗之、
土耳其深憤埃及跋扈、英國外務大臣巴瑪士敦與土國結商業條約、埃及
不從、土帝怒起兵伐埃及、大敗、於是英法墺普四國、恐俄國依攻守同盟、託
援土國併之、會於倫敦、議使埃及屬土國、俄使亦來會、而法國獨右埃及主
張其獨立、議不合、首相智爾築巴里外邪頗修戰備、埃及副王墨非麥德阿
厘亦賴法援、不服四國之議、四國遂起兵、取西里亞之倍路的、英水師提督
那比爾拔西頓、時法相智爾罷岐、造代之、固主平和、不遣援軍、埃及軍大敗、
以伯拉欣等退歸埃及、
荷蘭王維廉第一讓位子維廉第二、
後四年、維廉第一殂於伯林、年七十二、
法國還葬那勃倫柩、
法王路易腓立、遣其三子約翰維爾親王於厄勒那島、迎那勃倫第一靈柩、
以皇帝之禮葬巴里之諳利寺院、王率文武百官臨葬、國中男女無不哀悼、
天保十二年辛丑、紀元二千五百零一年、清宣宗道光二十一年、西曆千八百四十一年、英軍復犯清國、
英軍入白河、清廷命直隸總督琦善議和、英軍還廣東、既知其欺罔、復攻取
厦門、寧波、侵乍浦、吳淞、據上海、
越南王阮福晈殂、子福綿立、
福晈王屢殺法國宣教師、暹羅擁柬埔塞王子來寇、越南承亂離之餘、不能
克之、遣使法國請援、法國不納、王殂年五十一、子福綿立、改元紹治、
埃及再屬土耳其、
埃及軍連爲四國軍所敗、阿厘大懼、請和約、還西里亞、再爲土屬國、世襲副
王、納貢一百六十二萬圓、然其實不受土人羈縻也、
西班牙內亂、
太妃馬利基利那爲國人所要、再與哥爾的法世巴的魯特功專恣、太妃憤

之、去往法國、世巴的魯藉英人力攝政、釐革政體、修道開溝、以謀利便、然經
費繁多、國人不悅、分黨相爭、太妃黨作亂於邦百路那、侵王宮、謀逐女王、不
遂、
美利堅合衆國學哈里遜爲大統領、尋卒、學台列代之、
天保十三年壬寅、紀元二千五百零二年、清宣宗道光二十二年、西曆千八百四十二年、清國與英國和、
英軍溯楊子江、取鎭江府、侵南京、清廷命欽差大臣耆英、與英國勃丁治爾
會於南京、議和、償英國軍費、開互市於廣州、厦門、福州、甯波、上海五處、置領
事官、割香港與英國、尋各國結通商條約、如英國、
英國伐阿富汗、
英國以維廉海馬拿克甸鎭哈布爾、阿富汗人常懷報復之志、前年襲其營
殺之、文武官弁多遭害、英將耶欣士敦議和求退、率軍士四千餘、雜從七千
餘而返、阿人背約、襲於格爾鐸客索耳山隘、悉殺之、圍英將塞爾於耶拉拉

巴英國聞之大怒、遣耶連薄羅督大軍伐之、取企伯巴斯塞爾突圍破阿軍、進陷濟斯尼、復取喀布爾、

天保十四年癸卯、紀元二千五百零三年、淸宣宗道光二十三年、西曆千八百四十三年、英人取信地、遂侵俾路芝、本若信地在印度西南隅、印度河由此入海、英將那比爾擊取之、又破俾路芝人於海特拉巴之脫拔、英將高弗進入本若、殺塞哥酋長思爾新於勞爾、

弘化元年甲辰、紀元二千五百零四年、淸宣宗道光二十四年、西曆千八百四十四年、瑞典兼諾威王甲列第十四伯那鐸多殂、子阿斯加第一立、伯那鐸多少壯爲法將、及爲王、盡心政事、通道路、開溝渠、興學校、定法律、大奏治功、又厚給故王家、使無窮乏之患、殂年八十一、

西班牙亂、尋平、西國民權黨復作亂於馬拉牙、太妃黨那爾淮士迫世巴的魯解職自代之、迎太妃於法國、共執政、那爾淮士理財政、修兵制、廢哥爾的法、逐民權黨、亂稍平、

弘化二年乙巳、紀元二千五百零五年、淸宣宗道光二十五年、西曆千八百四十五年、美利堅合衆國擧薄克爲大統領、得撒及佛羅里達入同盟、與墨西哥戰、得撒又名費勒多尼、在墨西哥東、田土平腴、本附墨西哥、後叛自立、遂入合衆國同盟、墨西哥大統領三達安那心大不平、明年遂構兵、合衆國將迭羅及斯格多等擊敗之、佛羅里達前年合衆國得之於西國、招集流徙、生衆漸繁、亦爲同盟、尋與英約、割落機山西之地得之、

弘化三年丙午、紀元二千五百零六年、淸宣宗道光二十六年、西曆千八百四十六年、英國及塞哥和、英將哈黎斯密帖率兵伐塞哥、破其兵於亞里瓦及所伯朗、塞哥人懼、會於翁力色、請和、償軍費、英人駐兵一萬戍之、

孝明帝弘化四年丁未、紀元二千五百零七年、淸宣宗道光二十七年、西曆千八百四十七年、帝卽位、帝諱統仁、仁孝帝第四子、仁孝帝崩、卽位、

法國平阿爾及、先是阿爾及推亞伯得加忒爲帥、擧兵叛、法國遣伯日奥擊擒之、檻送土侖港、阿爾及平、後六年法帝那勃侖釋加忒、放還小亞細亞、

嘉永元年戊申、紀元二千五百零八年、淸宣宗道光二十八年、西曆千八百四十八年、越南王阮福綿殂、子弘任一名時立、阮福綿虐待法國敎士、擊法軍艦、大敗、死者千餘人、王大怒、盡殺法人在國者、弘任其長子也、

波斯王馬罕末德美爾被廢、拿斯勒丁立、波斯大亂、哥刺森人叛、軍士潰散、美爾王被廢、拿斯勒丁立、

丁抹王基利斯底安第八殂、子弗勒得力第七立、

法蘭西革命亂起、法國舊有王政黨、共和黨及那勃倫黨、互相軋轢、及岐造爲相、專事抑壓、時水旱相仍、下民愁苦、桑西門等唱人民同等之說、欲混四海爲一大勞力世界、以廢政府律法等、謂之社會黨、與共和黨相結、中立者又欲改選擧法、以矯議會之弊、政府及議院不聽、二月、二黨張大會、欲呈書政府、政府下令禁府民集會、府民激昂作亂、政府欲以兵力鎭之、遂巷戰、王師敗走、叛民進逼王宮、路易腓立王惶怯、率家人出奔英國、叛民推剌馬丁爲首領、權設政府、立共和政治、是謂二月革命、

墺地利亂起、法國革命亂起、延及歐洲諸國、爭唱自由之說、墺國首相墨的爾呢久居權要、務事抑制、三月、維因學生群起擧事、府民應之、迫政府逐墨的爾呢、匿地難多、第一帝約立新法、亂民不服、府下再噪、要帝開國會、帝出奔印斯不盧、墨的爾呢奔英國、學生與府民號保安委員、占據維因、

普魯西亂起、尋平之、伯林市民迫弗勒得力維廉第四王、請改定憲法、王許以統一聯邦、有暴民

弄干戈者命衛兵鎭定之召集民會於伯林

德意志聯邦亂起

巴敦人集於曼該請開國會於政府黑結爾斯多流弗等唱亂政府遣兵鎭之門占市人亦迫巴威略王路多匪第一讓位於子馬西密憐第二尋威典堡黑西達拉摩斯達拿騷等皆應之政府開準備國會於佛郎渡議憲法大綱又集各邦代議士於佛郎渡開立憲議會推伽傑侖爲議長停聯邦議會權建中央政府舉墺國太公約翰爲總裁約翰里泊德第二帝之子年六十六既老憊不能控御聯邦

義大利亂起

美蘭威尼斯二州人亦舉兵與墺兵戰於威羅那逐之撒丁王甲列亞伯多出兵援之摩德拿巴爾馬等皆應之墺國總督刺底都科用兵有法大得士心與撒丁軍戰於戈多大敗之轉攻倫巴多諸邑降之遂復美蘭初羅馬法皇擺亞斯第九更革國政概主自由將開義大利聯邦議會僧徒及守舊黨不服作亂殺其相蘇細法皇遁奔介達那不勒人不服匪地難多第二王所定憲法作亂王擊平之西治里島人亦起兵叛謀獨立

瑞西建共和政治

瑞西有新舊二教徒舊教七州與新教諸州戰於瓦來斯又戰於靈撒拿新教將兆何爾擊破之國中耶修的教徒逼去貴族之權頓滅於是矯正舊政施行新教更聯邦爲共和政治公選正副統領任期一年下有官長七人設上下議院兵備郵政貨幣等皆歸統一

匈牙利叛墺國墺國復維因

匈牙利族欲別建政府請之墺帝帝聽之匈牙利以巴查尼伯爲總理格蘇的爲度支大臣開國會於伯息然哥羅瓦西亞七山及斯拉族等怒爲匈牙利族下請同政權帝又聽之以耶拉基克爲太守入哥羅尼瓦西亞匈牙利

人拒戰却之斯拉族又據巴拉克叛維因亂民應之帝遷都松不倫亂民侵之殺陸軍卿拉陶爾帝出走阿里木命大將殷治士伽辣擊之殷治士伽辣攻破斯拉族平之與耶拉基克共攻維因復之遂散佛郎渡議會捕其渠魁誅之移國會於默隣

石勒蘇益克痾斯丁叛丁抹

石勒蘇益克痾斯丁二州本日耳曼族也自爲別部維因之盟屬丁抹及弗勒得力第七王立二州人欲獨立入德意志聯邦王編入石勒蘇益克州於丁國於是二州遂舉兵以抗丁王出師伐之普國及德意志聯邦援二州破丁兵於石勒蘇益克進入德蘭英俄二國居間勸和乃約休戰權建政府於二州

墺地利帝匪地難多第一讓位從子佛朗士斯約瑟第一

匈牙利不許帝之禪讓敢抗新帝乃遣殷治士伽辣率墺兵伐匈牙利格蘇的率匈人避之得伯新

法蘭西以路易那勃倫爲大統領

初社會黨多細民工丁首領羅兒蘭設工場於巴里聚工民操作以鎭一時工民恃功放縱徒爲游民會集之場政府知其無益鎖之游民結徒群起暴行市街法將加淮拿率兵擊之殺傷一萬人放逐其他亂稍平富豪及僧徒忌社會黨之說謀所以鎭之迫政府公選推路易那勃倫爲大統領那勃倫務去偏私國人歸心

墨西哥及合衆國和威士干遜入合衆國同盟

美軍連破墨軍入其首府墨人懼割新墨西哥武達加里佛爾尼三州講和威士干遜州在蘇必力湖之南本因底阿土蕃所居後美人遷居漸成聚落北曰威士干遜南曰衣痾華

埃及副王伊伯拉欣立尋卒賽立

墨非麥德阿厘年老、以子伊伯拉欣爲副王、伊伯拉欣尋卒、年五十九、阿厘亦以明年卒、年八十一、

嘉永二年己酉、（紀元二千五百零九年、清宣宗道光二十九年、西曆千八百四十九年、）朝鮮憲宗體健王李奐殂、正宗曾孫昪立、是爲哲宗熙倫王、

憲宗殂年二十三、無子、太妃金氏（純祖妃）迎正宗曾孫昪（金溪君纘三子）立之、垂簾聽政、以金汶根女爲王妃、萬機皆決汶根、金氏權傾內外、

英人滅本若、

塞哥人復叛、殺英國守吏、英將高弗擊破之於西良瓦拉及古熱拉的、英師甚銳、塞人不能軍、其酋率衆降、英國以本若爲屬地、於是印度無復抗英者、

荷蘭王維廉第二殂、子維廉第三立、

墺軍定義大利及匈牙利、

墺將剌底都科復伐撒丁、戰於那哈拉、大敗之、撒丁王甲列亞伯多讓位於子維多利以馬努利第二、避至葡國、尋殂、年五十、墺軍進略弗勒塞、撒丁請和、許之、又圍威斯尼下之、倫巴多威斯尼復歸墺國管轄、先是墺將殷治士伽辣入匈牙利之伯息、波希米人匈芬斯科率匈軍來侵、殷治士伽辣逆戰於加頗那、破之、圍哥摩倫、既而波人便爲匈軍總督、敗墺軍於七山、匈將額耳桀解哥摩倫圍、匈軍復振、墺帝召還殷治士伽辣、發布憲法、廢匈牙利舊制、匈牙利國會亦宣言廢哈布斯堡魯達林弇系、即帝位、別建政府於伯息、推格蘇的爲總裁、於是墺帝會俄帝於洼消、乞援、俄帝遣巴基微隻率兵八萬赴援、與墺將海腦來伐匈牙利、徙政府於士額丁、格蘇的辭職、以額耳桀爲上將、額耳桀以其軍二萬五千降俄軍、匈軍望風皆降、獨加拉普加堅守哥摩倫不下、及力竭棄城去、格蘇的、匈芬斯科等奔土耳其、其他爲捕虜者、海腦殺之、頗極殘虐、墺帝廢匈牙利憲法、以七山哥羅瓦西亞爲別部、

德意志聯邦制定憲法、尋及丁抹戰、

佛郎渡議會制定憲法、議員等唱再立德意志帝、置上下二院國會、而有二黨、一曰大德黨、推墺地利帝、一曰小德黨、謀推普國爲主盟、說皆不行、各邦議員多散、德勒斯達及巴威略、巴敦共和黨作亂、普國親王維廉率聯邦軍擊平之、尋置太守於石勒蘇益克、痾斯丁二州、破丁國海軍、巴威略、撒遜二軍陷丟伯爾城、普將又率二州兵破丁軍、而英法俄三國屢勸其戢兵、德普軍有懈志、二州兵又爲丁軍所破、七月約休戰、退兵、聯邦以普墺二國爲主盟、罷太公約翰職、以何軒索勒爾之挨深認及昔廝認侯邑併普國、

法軍援羅馬、那不勒平西治里、

法皇擺亞斯第九逃走、義人馬士尼、嘎利巴底等謀以羅馬爲共和政治、多斯加納亦逐其公里泊德第二、建共和政、與羅馬結、法國大統領路易那勃倫遣將烏地諾等援法皇、擊破撒軍、陷羅馬、共和黨降、法皇再執政權、法人遣兵護衛、多斯加納公亦還佛稜斯、那不勒王遣兵伐西治里、取加他尼巴

勒摩、降、遂平叛徒、

美利堅合衆國大統領薄克卒、迭羅代之、

嘉永三年庚戌、（紀元二千五百十年、清宣宗道光三十年、西曆千八百五十年、）清國洪秀全等亂起、

俄國建尼哥拉斯克、

俄國屢遣人探檢黑龍江、遂開尼哥拉斯克於其江口、

普國開會議於益白田及伯林、

普王弗勒得力維廉第四與議院約、修正憲法、以立法權歸國王及兩院、王夙謀排除墺國、新建德國聯邦、自爲主盟、首相拉特維都及立憲君主黨翼贊之、王與漢諾耳、撒遜二王同盟、二十八小邦亦與盟、開會議於益白田、決新建聯邦、尋開諸侯會議於伯林、但漢諾耳、撒遜二王棄盟、黑西選侯以異意見不與、

墺國開會議於佛郎渡

墺國不肯普國所爲又開會議於佛郎渡召集聯邦議員普國及同盟諸侯不應將動干戈黑西選侯弗勒得力維廉戒嚴國中然黑西有司及法院不服選侯去國至威爾黑撲巴墺帝乃會於巴威略威典堡二王又與俄帝及普國太子甲列會於洼消謀協和使黑西從墺國及巴威略同盟普軍侵黑西而去

石勒蘇益克疴斯丁與丁抹戰墺國及普國盟於阿里木

德國聯邦兵既退而石勒蘇益克疴斯丁二州猶倔強抗丁丁軍戰於以杜斯的破之遂陷石勒蘇益克二州軍又戰於弗勒得力斯達敗績死傷甚衆既而普國議變苟安黨得勢拉特維都龍巒雕飛代之與墺相斯瓦棧別耳會於阿里木從墺國要約以二州付丁國復黑西侯主權

美利堅合衆國大統領迭羅卒斐謨代之

嘉永四年辛亥（紀元二千五百十一年清文宗咸豐元年西暦千八百五十一年）清宣宗崩子文宗立

德意志聯邦開會議於德勒斯達

開聯邦會議於德勒斯達普國停新邦同盟復聯邦舊制俄帝助墺國使之爲主盟然墺國內政紊亂僧徒及俗吏妄弄威福財貨匱乏教育衰微

法蘭西大統領路易那勃倫爲任期十年

那勃倫欲抑社會黨制其言論又更選擧法社會黨益不平巴里市有暴擧者擊平之乃捕渠魁數十人繫獄解散議會威望日加下命全國更行選擧以大統領爲任期十年

嘉永五年壬子（紀元二千五百十二年清文宗咸豐二年西暦千八百五十二年）英軍敗緬甸

英商至緬甸之郎昆緬人虐之印度總督達哈實發兵擊敗之緬甸割馬爾達般郎昆巴森波羅美北古等地請和於是環孟加拉灣悉屬英國緬王遷都于紅營

石勒蘇益克疴斯丁屬丁抹

英法俄墺普五國及瑞典人會於倫敦議決丁抹王位繼承以孫得堡侯子基利斯底安爲嗣石勒蘇益克疴斯丁二州各建公邑屬丁抹

路易那勃倫爲法蘭西帝稱那勃倫第三

那勃倫新制憲法置元老院立法部更開議會大起木工收攬人心元老院議更共和政治爲世襲帝國再行選擧衆推那勃倫爲法蘭西帝稱那勃倫第三

英國空林登公空勒斯力卒

空勒斯力有大勳勞卒年八十四官給費葬聖保羅寺人民追慕不已會葬者殆百萬人

蒙的尼國及杜蘭斯哇國獨立

蒙的尼在波斯尼亞之南西臨亞得亞海屬土耳其至是獨立俄國許之杜蘭斯哇在亞弗利加東部有番王統攝獨立稱南亞弗利加共和國英人許之

嘉永六年癸丑（紀元二千五百十三年清文宗咸豐三年西暦千八百五十三年）美利堅合衆國及俄國遣使來乞通商征夷大將軍德川家慶薨子家定襲職

合衆國大統領斐謨遣水師提督彼理來浦賀（相模國）乞通商日本唯許明淸及荷蘭通商於長崎絕他國交通殆二百年至是彼理陳條理求和親俄國亦遣水師提督布恬廷來長崎乞通商

土國開戰於俄國哥里米戰起

俄帝尼哥拉士第一久欲奉彼得大帝遺圖併土耳其遺綿士果夫於土請護耶路撒冷聖地且轄希臘敎人在土國者土人拒絕之俄帝發兵八萬占摩拉達維及襪拉幾以要盟土國與墺帝普王會於阿里木約二國中立會英法軍艦經他大尼里海峽至彼斯波爾海峽視察形勢於是土國宣戰於俄國遣將阿馬爾巴沙率兵二萬五千渡多腦河擊俄將高茶阜於疴的昵

匪敗之、小亞之西諸比爲土之水寨、俄人以兵艦擊破之、英法墺普四國會於維因、謀調停、俄國不聽、四國約伐俄、以援土、謂之哥里米戰爭、

葡萄牙女王馬利達格羅利殂、子伯多祿第二立、

馬利嘗與盧丁堡侯婚、侯早卒、再與撒遜哥堡侯匪地難多婚、病殂、子伯多祿第二立、年十六、

美利堅合衆國擧辟爾斯爲大統領、

安政元年甲寅、（紀元二千五百十四年、淸文宗咸豐四年、西曆千八百五十四年、）英國使來、假結通商條約於美英俄三國、

美使彼理復來申前請、英國亦遣水師提督士達林格來乞通商、於是假結條約於美英俄三國、以日章爲船艦徽號、以長崎下田（伊豆國）箱館（蝦夷）爲貿易港、

暹羅結通商條約於英法美三國、

先是各國商船至暹羅通交、前年與英國結通商條約、至是法國及北美合衆國結條約、如英各置領事官、

英法二軍與俄國大戰於哥里米、

英法二國宣戰於俄國、發兵數萬、軍艦數十隻、攻俄之海口阿得塞、壞其壘、焚火藥庫、俄將巴基微隻爲多腦侯邑總督、圍西里斯的未克、英法艦隊集於加利、墺普二國以俄國占多腦侯邑爲違法、責之、俄帝命退師、墺國遣軍戍其地、英法別軍抵波羅的海、將直衝俄都、見其天險不敢逼、攻保馬孫城拔之、法將山大諾英將拉格蘭督二國軍、屯黑海之法爾那、九月率兵五萬及土軍六千至哥里米西岸歐巴多利、攻亞爾馬河上之壘、俄軍扼險拒之、二國軍奮戰破之、吧剌加拉瓦降、法將山大諾羅痧病卒、乾喇畢代督其軍、十月圍西巴士多卜、俄將綿士果夫守之、用篤多勒便計、築堡砦、嚴兵備、沈大艦於港口、阻敵艦出入、險要無比、二國軍攻之不能拔、十一月五日、俄軍六萬攻英軍於應格曼、英以八千人拒戰破之、法軍六千繞道擊俄、俄軍大敗、死傷者一萬八千人、是冬天寒、黑海多颶風、兵船覆溺、糧食重載俱沒於海、軍士飢凍死者甚多、英法墺入會盟於維因、墺國發大兵壓俄境、普國猶守中立、

西班牙世巴的魯復爲首相、

西班牙首相那爾淮士卒、敎士麥利那謀弒、女王傷之、國中亂起、世巴的魯爲之魁、至是入爲首相、賣敎士田園以贍國用、明年湯加祿羅斯卒於墺國、年六十六、

安政二年乙卯、（紀元二千五百十五年、淸文宗咸豐五年、西曆千八百五十五年、）與荷蘭假結通商條約、

撒丁發兵援土國、

各國公使與俄人會於維因、謀息兵、議不合而罷、撒丁王維多利以馬努利、素唱民權、疾俄帝擅制、用首相加弗爾之言、遣將拉馬摩拉、率兵一萬五千

援土國、會諸國軍於哥里米、

俄羅斯帝尼哥拉士第一崩、子亞勒山得第二立、

尼哥拉士帝感時疾、力病閱親軍、及聞敗報、憤懣、病益劇、遂崩、年六十、子亞勒山得第二立、銳意用兵、

英法土三國軍攻亞速海諸城、

俄軍襲土軍於歐巴多利、土將阿馬爾巴沙擊却之、五月、英法土三國軍攻給爾陟城及耶尼加列城、拔之、進入亞速海、擊俄國兵艦、壞其二百五十隻、獲大砲糧食、攻答侃羅弗、壞其城府、略馬略甫、剿士幾基典及白爾壞士基斯非堡等、燬其城壘、焚器械糧食、

英法撒土軍陷西巴士多卜、

俄國以高茶皐代綿士果夫守西巴士多卜、當是時、英法撒土四國軍凡二十五萬、四面砲擊、俄軍勇拒、殺傷相當、六月、英將拉格蘭中砲死、申福孫代

領其衆、法將祕里節亦爲總督、八月、高茶阜攻捷爾那牙營、法撒軍擊却之、俄人死傷五六千、軍氣大沮、九月八日、諸國軍合擊西巴士多卜、法軍砲戰三日、陷馬拉各弗砲臺、英軍亦破列壇砲壘、十一日、俄軍大潰、乘浮梁自城北遁、諸軍取西巴士多卜、獲大砲四千、鉛丸十萬、俄人死傷無算、爲爾來未有之血戰、十月、攻地尼伯河口金本三砦降之、俄人自燒疴茶各弗砦而遁、土將阿馬爾巴沙濟印畧爾河襲俄營破之、是役、英壘去海口數里、負重往返、疲於奔命、英人比爾創議令工匠往築汽車路、軍士便之、其飛報軍情、用吸鐵機、自哥里米越黑海底五百餘里、次第通報、迅速卽至、

俄軍陷加爾士、

俄別軍攻土國屬地小亞細亞、圍亞爾美尼亞之加爾士城、土軍防戰、連破俄軍、俄軍死傷甚衆、十一月、城中糧盡、遂降、

墨西哥亂、

墨西哥政綱紊亂、北部各州兇徒橫行、分爲五黨、大統領三達安那出奔外國、

安政三年丙辰、（紀元二千五百十六年、清文宗咸豐六年、西曆千八百五十六年、）英法墺普撒土人及俄人會於巴里講和、

英法議大出師一戰決勝、墺人勸俄人議和、俄國師勞財匱、乃從之、三月、各國大臣會於巴里約和、俄國割比薩拉比亞一部棄土國、希臘敎徒及多腦侯邑保護之權、還加爾士於土國、開黑海、許俄土二國商船出入、但不許泛軍艦設武庫、英法諸國毀壞西巴士多卜城堡、還其地於俄、不許復修繕、英法等師去俄境凱旋、

安政四年丁巳、（紀元二千五百十七年、清文宗咸豐七年、西曆千八百五十七年、）英法二軍犯清國、

廣東總督捕英國水夫、辱其旗章、英國香港總督約翰薄林責之、總督不省、法人亦受清人侮辱恚之、與英將塞模爾合兵攻廣東、清人燒英館及諸國商館、於是二國遣兵攻廣東陷之、清人請和、

英國伐波斯、尋和、印度大亂、

波斯背英親俄、襲希辣、取之、英國印度總督發兵伐之、取加拉克島、擊伯西爾港降之、至是又破之於古沙、取摩罕拉及亞瓦士、法帝那勃倫居間勸和、許希辣自主、阿富汗亦得自立、脫斯摩哈麥的再卽王位、既而印度叙跛兵、（土軍謂之叙跛兵）在孟加拉之白罕布爾者作亂、安額河旁諸部應之、皆帶新式銃器、進至德列、立莫臥兒帝裔虍色、因爲印度帝、年八十餘、叙跛人殘忍、見英人不問兒女皆屠殺之、據岡坡爾、英將巴弗洛卒小隊三戰拔之、前年英國廢烏德王亞蘭、併其地、至是又起兵來侵、英將勞稜索守盧各腦、拒戰、尋尹吉利代之、巴弗洛破烏德兵、進陷德列、既而盧各腦不能守、烏德兵取之、巴弗洛卒於亞侖巴、

美利堅合衆國擧薄加南爲大統領、

安政五年戊午、（紀元二千五百十八年、清文宗咸豐八年、西曆千八百五十八年、）征夷大將軍德川家定薨、養子家茂襲職、假結通商條約於法國、

家定無子、養族紀伊侯德川慶福爲嗣、改名家茂、與各國約、以江戸大坂神奈川兵庫新潟爲貿易場、

英法軍犯清國、入白河、尋和、

英法二國遣使臣越兒丁格羅、率艦隊至白河、清人砲擊之、二國軍進奪砲臺、陷天津、清人請和、許各國人往來國內、敎士宣布耶穌敎、置公使於北京、

英國以印度爲直隸、

英將哥林幹布伯率軍攻盧各腦、拔之、呼格羅斯取加爾比及伽瓦里、疴亂民始平、莫臥爾朝亡、英國廢東印度商會、以印度全國爲政府直隸、置印度事務宰相、專任總鎭及鎭臺、總民政以懷土人、造鐵路、架電線、殖諸物產、歲入大增、

南美哥倫比共和國、改稱加拉那大聯合國、

安政六年己未、紀元二千五百十九年清文宗咸豐九年西曆千八百五十九年 清國擊英法軍、

英國命越爾丁弟伯黎兪士爲公使、與法國公使格羅、將入北京、英國水師提督波伯法國水師提督德黎浩、率兵艦從之、入白河、清人砲擊之、英艦壞、死傷甚多、兩公使遂歸上海、

法軍伐越南取柴棍、

先是越南王阮弘任屢殺法國耶穌徒、西班牙僧亦被殺、法帝那勃倫第三發軍艦伐越南、敗之、取柴棍府據之、

撒丁法蘭西及墺國戰尋和、

撒丁王維多利以馬努利第二、用加弗爾爲相、建立憲政治、殖產業、弘教化、志在統一義大利、墺國屬地在義者、皆厭墺政、通謀加弗爾、欲得强援、密見法帝約驅逐墺人、以尼斯撒歪與法、自取北部義大利、且以王女嫁法帝從弟布倫士那勃倫、又與普國結、撒人嘎利巴底編義勇軍、亦與之合、盛修軍備、墺國知其計、遣將及顙率兵渡地西那河、向辟門、法帝自督軍來援、與墺軍戰於蒙的伯羅及巴勒多羅、破之、嘎利巴底亦進入倫巴多、及顙引軍退、多斯加納摩德拿皆逐其君、羅馬亦叛法皇、應撒丁、法帝與其將乾喇畢麥馬韓等、擊墺軍於馬然達、大破之、與撒王俱入美蘭、美蘭人歡呼迎之、墺帝佛朗斯士約瑟亦親督大軍來與法撒軍、遇於索希利那、大戰敗績、退保四角堡、法帝虞普國在後煽動、來因急與墺帝會於非拉弗朗加、講和、遂會於瑞西之蘇黎、定約、墺國割除威尼斯外倫巴多地與法國、法國更與之撒丁、又還羅馬諸邑於法皇、以爲盟主、建義大利聯邦、多斯加納摩德拿各復其君、義大利諸國皆失望、加弗爾大怒去職、是歲墺國前相墨的爾呢卒於維因、年八十六、

那不勒兼西治里王匪地難多第二殂、子佛朗士斯第二立、

匪地難多王暴戾、國人不堪命、憤怨思亂、殂年五十、

瑞典兼諾威王阿斯加第一殂、子甲列第十五立、

阿斯加王盡心國事、歐洲各國擾亂、而唯瑞典寧謐、殂年六十、

阿里額州入美利堅合衆國同盟、

阿里額在落機大山西北、界英吉利屬地、西距大平洋、地界遼邈、

萬延元年庚申、紀元二千五百二十年清文宗咸豐十年西曆千八百六十年 始遣使於美利堅合衆國、

征夷府遣其使臣於合衆國、交換條約於華盛頓府、

英法軍復犯清國、陷北京、

英法二國怨清國渝盟、英將格蘭德與法將門兜肸率兵、從使臣越爾丁格羅至清國、泝白河、破天津、遂入北京、清國講和、償軍費、開天津爲互市場、

法國與撒丁分地、

撒丁王以馬努利復加弗爾職、法帝欲建義大利王國、以布倫士那勃倫爲王、既而知其不行、與撒王約、以多斯加納巴爾馬摩德拿三侯邑及法皇邑一部屬撒丁、以尼斯撒歪屬法國、

那不勒亂起、

撒丁之克墺國、馬士尼嘎利巴底等請直征那不勒、撒王不許、西治里島民怨那不勒王作亂、嘎利巴底乘之、率寡兵抵西治里之馬沙拉島、民應之者數千、巴勒摩墨西拿皆降、全島服從、乃假撒王命、自稱總督、渡海入那不勒、進薄都城、那不勒王佛朗斯士第二奔甲補亞、嘎利巴底將攻羅馬、撒相加弗爾恐其擅功、勸以馬努利王親征、擊羅馬軍於加的爾非達多、破之、取法皇邑、進入那不勒、與嘎利巴底合、佛朗斯士王退保介達、

西班牙及摩洛哥和、

西國阿勳尼任首相、前年伐摩洛哥、戰於加斯底勒如不利、至是大戰拔帖聚安、摩洛哥王懼、納軍費請和、阿勳尼負其功、欲列大國班、各國不聽、後三

年阿勒尼辭職、

文久元年辛酉（紀元二千五百二十一年、清文宗咸豐十一年、西暦千八百六十一年、）征夷府遣使於歐洲各國、

普魯西王弗勒得力維廉第四殂、弟維廉第一立、

先是弗勒得力維廉王有疾、使弟維廉攝政、至是殂、年六十五、維廉第一立、擧阿多芃比斯麥爲首相、比斯麥少學於漢諾耳之可宁延大學、任聯邦州會議員、後擧佛郞渡聯邦議員、又爲俄國及法國大使、剛毅果斷、善通列國形勢、

撒丁王維多利以馬努利第二爲義大利王、

撒丁軍與嘎利巴底圍介達、佛朗斯士王力竭遂降、撒丁王維多利以馬努利第二稱義大利王、除威尼斯羅馬外、義國全土悉歸統一、分爲六十八州、開國會於都靈、建立憲政、首相加弗爾專執自由主義、是歲卒、年五十、

土耳其帝亞伯達墨日德崩、弟亞伯達亞西士立、

土耳其人虐殺基督敎民於西里亞等、殆十萬人、英法二國悔其助土人、與歐洲諸國議約助基督敎民、前年尼哥拉士第一立爲蒙的尼侯、

美利堅合衆國擧亞伯拉罕林根爲大統領、南北戰起、

合衆國拓地爲三十三州、而南北地形自異、人情物產不同、常相齟視、䦧䨄羅禁賣買奴隷、志士論其悖天理、欲悉釋放之、北部共和黨唱釋放奴隷中央集權、南部民政黨唱使用奴隷各州分權及自由貿易、及林根爲大統領、尤主張廢奴、南喀爾勒那州不服、先背同盟、至是密士失必、弗羅里達、阿拉巴麻、若耳治、魯西安納五州應之、別爲同盟、稱美利堅聯邦、擧遮費爾遜大威爲大統領、尋得撒勿爾吉尼亞、阿干薩、典尼西、北喀爾勒那五州亦與之、以勿爾吉尼亞之里治門爲首府、距華盛頓府五十五里、林根大修軍備、卒開戰端、北軍將馬蕊亞德孫守沙列士敦之散的、南軍將法拉伽多來攻拔之、進戰於溥爾侖、北軍敗績、

摩爾達維、襪拉幾合稱羅馬尼侯國、

葡萄牙王伯多祿第五殂、弟路易第一立、

英法西三國軍伐墨西哥、

墨西哥屢易大統領、内訌不止、沿海諸州擅定海關税、迫外人奪貨財、及蘇亞勒士爲大統領、藉兵力專事擅制、凌轢外人尤甚、英法西三國大怒、會於倫敦、約遠征墨西哥問罪、攻陷委拉古盧斯城等、蘇亞勒士大懼、請和約償軍費、英西二國聽之班師、法帝素欲建一帝國於墨、不肯撤兵、

文久二年壬戌（紀元二千五百二十二年、清穆宗同治元年、西暦千八百六十二年、）淸文宗崩、子穆宗立、

越南及法國和、

法國取柴棍、開港與各國貿易、府市殷盛、越南遣大將阮知方攻之、法軍拒戰、西班牙人亦援之、越南軍屢敗、士氣沮喪、王阮弘任乃割邊和、嘉定、定祥三州、開三港、償軍費二千萬法、以請和、法國遂占下交阯、即柬埔寨之地也、

義大利軍破叛徒、

嘎利巴底憤法軍猶戍羅馬、謀集徒逐之、義大利王止之不聽、遂擧兵將襲羅馬、王遣兵遏之、遇於亞斯布羅蒙、遂開戰、嘎利巴底負創就擒、王思其功釋之、

美利堅合衆國北軍及南軍戰、

北軍將格蘭多陷典尼西之鐸尼爾孫、進攻必巴爾格、蘭丁格互有勝敗、初北軍水師破南喀爾勒那之羅雅城、南軍被船艦以甲鐵、載巨砲、進入罕布頓羅鐸港、轟碎北艦、北軍亦造一甲鐵艦、縱横奮戰、南軍大敗、甲鐵之利稱於宇内、北軍水師又拔新葪連斯、大將馬古爾蘭率波多麥兵圍里治門、南軍遣兵援之、破北軍、進薄華盛頓府、大統領林根募兵戰於溥爾侖、敗績、又戰於安地單、破南軍、南將黎略弗得力堡據之、北軍攻之不利、

希臘廢其王阿多第一、

國人作亂、王發兵討之、國人不服、遂廢王、開公民會、權建政府、王還巴威略、

文久三年癸亥、紀元二千五百二十三年、濟穆宗同治二年、西曆千八百六十三年、朝鮮哲宗熙倫王李昪殂、興宣君昰應第二子熙立、是爲今帝、

阿富汗王脫斯摩哈麥的殂、子西耳阿厘立、

波斯人謀出兵取希辣、摩哈麥的借英軍拒之、殂於希辣、子西耳阿厘立、

埃及副王賽卒、

希臘王若耳治第一立、

希臘人欲迎英女王維多利第二子亞弗勒爲王、俄人不悅、亞弗勒辭不受、乃迎丁抹王基利斯底安子維廉立之、稱若耳治第一、初以阿尼諸島起兵叛英、英人擊降之、至是棄之、諸島復屬希臘、希臘政教風俗彬彬復興、

波蘭叛俄羅斯、

波蘭人懷恢復之心不已、前年俄帝以其弟孔士但斯爲波蘭總督、欲徵波

人充兵、注消少年執兵器自備、俄人襲擊殺之、於是義勇軍起、全國應之、以蘭岐微底爲總督、擊俄軍破之、尋敗就捕、波人自建政府、募兵敵俄、既而波將列勒物加晁斯基等皆敗、至明年亂始平、

米利堅合衆國大統領林根布奴隸釋放令、

林根堅持奴隸釋放之論、於是布令於各州、更募兵以當南軍、南將黎敗北軍於盞塞羅維爾、乘勢而進、北將墨多與南軍戰於賓西洼尼亞之揭地堡、大破之、格蘭多又攻維克斯城、降之、北軍大振、

墺帝開佛郎渡會議、

先是墺帝佛朗士斯約瑟排貴族僧徒之議、發布憲法、欲畫一全國、召集國會、匈牙利不肯出議員、波希米斯拉族亦欲獨立別開州會、遂停憲法、當是時、普王維廉第一用比斯麥、擴張軍備、務爲德國聯邦主盟、以下院議員不從散之、墺帝亦開議會於佛郎渡、謀新建聯邦自爲主盟、普國拒絕不會、議遂不行、自是墺普之隙漸成、

丁抹王弗勒得力第七殂、基利斯底安第九立、

弗勒得力第七王殂、年五十五、無子、孫得堡侯子基利斯底安第九、從倫敦盟約千八百五十二年爲嗣、卽王位、澳斯丁堡侯子弗勒得力第八稱石勒蘇益克、疴斯丁公、哥卑納給人使基利斯底安王施行憲法、以石勒蘇益克隸丁抹、於是德國聯邦物議囂然、言二州宜屬聯邦、墺普二國言宜從倫敦盟約、德國議會納其言、遣漢諾耳撒遜二州兵、進入疴斯丁勞英堡、以弗勒得力第八爲疴斯丁公、

法軍敗墨西哥、

先是墨國大統領蘇亞勒士背約不納償金、且求其仇人在法軍者、法帝益發兵、遣將福蕾攻彪不拉、數月拔之、進入其首府墨西哥、蘇亞勒士遠逭北地、

元治元年甲子、紀元二千五百二十四年、濟穆宗同治三年、西曆千八百六十四年、淸國賊首洪秀全自殺、亂平、

墺普二軍及丁抹戰、尋和、

墺普二國請丁抹撤其憲法、丁人不聽、於是二國發軍、入取石勒蘇益克、漢諾耳撒遜軍占疴斯丁、墺軍擊丁軍於疴弗爾西、破之、丁軍退據丟伯爾要砦、普將弗勒得力甲列親王督兵攻陷之、甲列親王、普王第二弟之長子也、丁軍又退保亞爾鮮島、連合軍入入德蘭、水師又略諸島、英國遣使勸和、墺普人與丁人會於倫敦、議不諧、事再敗、甲列親王督師破亞爾鮮島、逐丁軍於非俄尼亞島、基利斯底安第九王力屈請和、會於維因、丁國棄石勒蘇益克、疴斯丁、墺普二國置共治政府於石勒斯益克、使漢諾耳撒遜班師、

匪地難多馬西密憐第一爲墨西哥帝、

法軍取墨西哥府、召貴紳會議、迎墺帝佛郎士斯約瑟弟馬西密憐立爲帝、頗得人望、

美利堅北部再擧林根爲大統領、敗南軍、

南北戰方酣、法帝那勃倫勸和不聽、大統領林根期滿、北部再擧之、以格蘭多爲總督、將一軍與南將黎戰破之、進至里治門、攻彼得堡、南軍別將逼華盛頓、格蘭多遣舍利但擊破之、沙滿別將一軍、冒險進入若耳治州之亞的達蘭、敗南將扈德、取卸番亞港、

歐洲建赤十字社、

初瑞西日內瓦人安理丟南、慨索希利那之役多殺傷、謀庇護戰時負傷疾病者、辛苦經營、創設一社、曰赤十字社、歐洲各國奬其仁慈、共與其會、定規約於瑞西、

慶應元年乙丑、紀元二千五百二十五年、清穆宗同治四年、西曆千八百六十五年、美利堅南北亂平、盗殺大統領林根、亞得烈潤遜爲大統領、

北將沙滿進拔南喀爾勒那之查爾斯頓及北喀爾勒那之維民頓、至剌里、

其將干比、維爾孫徇海濱、與水師提督達捷爾、水陸相應、連陷南部諸城、南將黎堅守里治門、彼得堡、格蘭多與沙滿合軍、四月激戰拔之、南部副統領得比出城走、黎以勿爾吉尼亞軍降、潤士頓降於沙滿、大統領遮費爾遜大威就擒、南北亂始平、林根賀勝戰、觀劇場、爲南部刺客所殺、年五十七、衆擧副統領潤遜爲大統領、更正憲法、禁使用奴隸、

白耳義王理泊德第一殂、子理泊德第二立、

理泊德第一王殂、年七十六、子理伯德第二立、白耳義久絶戰警、人民繁庶、以工農爲業、製作巧妙、唯自由教徒與加特力教徒、持論互異、不能歸一、

慶應二年丙寅、紀元二千五百二十六年、清穆宗同治五年、西曆千八百六十六年、征夷大將軍德川家茂薨、族德川慶喜襲職、

慶喜水戶侯德川齊昭第七子、承一橋侯後、家茂薨無子、入嗣宗家、任征夷大將軍、

普魯西及墺地利戰尋和、

墺普二國人會於加斯達因、定約、墺國管疴斯丁、遣伽伯連斯鎭之、普國管石勒蘇益克、遣蠻雕飛鎭之、普國又監基里耍港及軍道、郵信電機等、墺國得二百五十萬達列、以勞英堡屬普國、德國聯邦不是此約、議以二州歸澳斯丁堡侯、立弗勒得力第八爲公、墺帝許之、普王以小邦聯結爲不利、不納之、二國遂修戰備、巴威略、威典堡、撒遜、漢諾耳、巴敦、兩黑西與墺國、自餘小邦與普國、普國又與義大利結約夾擊墺國、墺將伯涅特克督波希米默陊軍二十四萬、陣於阿里木、是爲北軍、以當普國、太公亞伯的督威尼斯軍、是爲南軍、以備義國、普國第一軍、弗勒得力甲列親王督兵九萬三千、陣於勒匯、第二軍、太子弗勒得力維廉督細勒西亞軍十一萬五千、第三軍、將軍匪瓦多將易比軍四萬六千在撒遜、將軍密爾伯將二萬四千守伯林、別軍福堅士田將馬因軍在閔田、普王親爲總督、將軍毛奇參謀議、六月、墺將伽伯

連斯召集國會於疴斯丁、普國以爲背約、蠻雕飛率兵擊疴斯丁、墺軍退入漢諾耳、普國新定聯邦憲法、自爲主盟、斥墺國於同盟、使福堅士田擊漢諾耳、蠻雕飛擊巴爾堡、培耶爾擊黑西虜、黑西選侯送之斯德丁、匪瓦多進入撒遜、取之、撒遜王走波希米、甲列親王乘墺人不備、踰險入波希米、連破墺軍、與匪瓦多軍會於基停、普將布利士與漢諾耳軍戰不利、蠻雕飛、培耶爾來援、破漢軍、降之、漢諾耳王走墺國、福堅士田破巴威略甲列軍、又破黑西世子亞勒山、得取佛郎渡及達拉摩斯達、進追巴威略兵、拔威典堡、墺國南軍將亞伯的與義王以馬努利戰於哥斯突、撒敗之、而聞北軍不利、分兵北還、七月、普王軍於基停、墺將伯涅特克等以兵二十一萬守古里母丘、兩軍戰於沙都華、普軍入林陷淖、斃者無算、匪瓦多將右翼拒戰甚力、普太子率第二軍來援、擊墺軍左翼、敗之、遂奪古里母丘、墺軍大敗、退保阿里木、墺軍爲虜二萬、失大幟十一旒、大砲百七十四座、墺帝請和、普王不聽、進略巴拉

克逼維因移陣於尼哥爾斯堡、墺帝又請休戰五日、許之、時墺國水師提督鐵格答破義國水師將黑爾撒那於力撒、壞其戰艦、既而法帝居中勸和、八月會於巴拉克、約和、墺國許普王自建聯邦、墺國離同盟、石勒蘇益克荷斯丁二州一任普國處理、償軍費二千萬達列、割威尼斯於義國、於是二州及漢諾耳、黑西拿騷、佛郎渡盡屬普國、尋與巴威略等諸州和、分聯邦南北二部、北以普爲長、南以巴威略爲長、約南部以攻守相倚、普國疆域大廣、法帝素欲得來因左岸地、故百方周旋、以成此和、及請其地、普國斥之、明年、北部開國會於伯林、委普王以兵馬之權、

今上帝慶應三年丁卯、（紀元二千五百二十七年、清穆宗同治六年、西曆千八百六十七年、）帝即位、廢征夷府、王政復古、

帝諱睦仁、孝明帝第二子也、孝明帝崩、即位、自源賴朝以來、武臣掌政權殆六百年、至是征夷大將軍德川慶喜還政權於朝廷、王政復古、廢將軍及攝政關白諸職、

墺地利帝兼匈牙利王、

墺帝戰敗、威名頓衰、欲和輯人心、許匈牙利與哥羅瓦西亞七山合、別建政府、設國會、自至伯息府戴匈牙利王冠、以墺地利帝兼之、二國漸得和協、

盧森堡爲中立國、

初盧森堡太公邑、屬荷蘭、普兵戍之、法帝欲以金購其地、且請撤普兵、英俄墺普諸國、以其地雖爲小邦、接壤普法荷國、形勢所關甚巨、與法及義白荷諸國會於倫敦、約六强國共保其地、不得他國攻侮、普國撤其戍兵、

義國義勇軍伐羅馬大敗、

嘎利巴底欲恢復羅馬、率義勇軍伐之、義國政府陰助之、法帝以爲違約、遣軍援法皇、大敗義勇軍、擒嘎利巴底、流之加布勒拉島、置兵戍羅馬、

墨西哥弑其帝馬西密憐、

美利堅南北亂既平、政府請法帝撤其軍在墨西哥者、帝度不能遂其望、令班師、墨西哥共和黨復起、攻馬西密憐帝圍給勒達羅、帝孤立無援、遂陷、墨將斯哥伯托擒帝、蘇亞勒士復爲大統領、建共和政、銃殺帝、帝年三十六、

明治元年戊辰、（紀元二千五百二十八年、清穆宗同治七年、西曆千八百六十八年、）定一世一元制、

暹羅王古命格倫第一立、

古命格倫英敏、勉國事、設學校、聘美人教育王族、又多聘歐美人、摸擬風俗、

西班牙內亂、

西國人復唱自由、群起逐女王依薩伯拉第二、女王奔法國、哥爾的黨會於馬德里、不顧共和黨異論、定君政憲法、推大將布廉假攝國政、

明治二年己巳、（紀元二千五百二十九年、清穆宗同治八年、西曆千八百六十九年、）遷都東京、

蘇士運河成、

埃及東北有陸地一線、與亞細亞洲相連、曰蘇士、東西航路至此阻遏、法人法地難多勒色布、欲截斷地峽、鑿運河以通船艦、創一大會、募金於歐洲各

國、以西曆千八百五十五年興工、至是成、紅海與地中海通、海運甚便、十一月、舉開航式、法帝及后歐色尼、墺帝諸國貴紳等皆會、其儀極盛、

美利堅合衆國舉格蘭多爲大統領、

明治三年庚午、（紀元二千五百三十年、清穆宗同治九年、西曆千八百七十年、）普魯西及法蘭西戰、大敗之、法帝那勃倫第三降於普軍、

法帝那勃倫第三威望少衰、共和黨動起紛議、又欲得來因左岸及盧森堡之地、皆爲普國所礙、漸積憤悶、會西班牙無主、國人迎何軒索勒倫公子里泊德爲王、普王疏族也、法人聞之、謂普西相合、大不利於我、法帝命駐普公使邊尼德體見普王於奄士行宮、請諭公子勿行、毋傷普法輯睦、普王曰、西人選擇爲君、由其自主、我既未能許其受、又焉能命其退、既而公子辭事中輟、法帝更要普王禁王族爲西王、致書任過、使邊尼德體又言之於王、再三瀆請、王不聽、曰、今後勿復見汝、法使束裝返國、法相加拉文以爲辱其國、勸

帝宣戰於普、七月發兵、大將麥馬韓督第一軍、至斯多拉堡、巴彥督第二軍、至麥都、別軍相次自沙龍至南士、兵凡三十二萬餘、以莅普境、法帝自陣麥都、以統諸軍、太子路易那勃倫從之、普國第一軍、大將士顛密士將兵六萬、陣谷隣、第二軍、親王弗勒得力甲列將兵十三萬、陣綿斯、第三軍、太子弗勒得力維廉督巴威略、威典堡、巴敦諸軍十三萬、陣曼跮、普王維廉第一自爲元帥、軍師毛奇參謀議、八月、法軍攻沙北勒、普軍寡少敗走、普太子率第三軍攻威申堡、大敗法軍、法將都異戰死、進略機士堡、法將麥馬韓欲扼險拒敵、據瓦士之隘、太子進攻、又大破之、巴威略軍戰尤力、麥馬韓墜塹負傷、遂棄亞撒西、走南士、法軍死傷無算、普第一軍先鋒將高斌又攻沙北勒、與第二軍支隊合、奪士皐沙連丘、破法將富魯實陷之、普軍三捷、攻守異勢、法軍退守摩思厘河、法帝使巴彥守麥都、退據沙龍、普太子使大將窩得率一軍圍斯多拉堡及亞撒西諸城、自率第三軍進至南士、士顛密士率第一軍向

麥都、甲列親王率第二軍至潘談、毛辰謀集法軍於麥都而圍之、以絕巴里通路、第一軍破法軍於哥林比、第二軍又破之威安維耳、普王親督兵二十萬、與法軍十五萬戰於加厘威律之野、殺傷甚多、巴彥屢欲至瓦頓、爲普軍所截、仍守麥都、普王命甲列親王圍之、太子自南士向沙龍、分第二軍編第四軍、撒遜王子亞泊德將之、合於第三軍、向巴里、法帝在沙龍大募新軍、麥馬韓收集殘軍、與帝合、將進援麥都、普軍聞之、轉追法軍、及於窕士河畔、與麥馬韓戰於保問、大敗之、法帝及麥馬韓不得進、濟窕士河、退保師丹、師丹北與白耳義接、負山控河、普軍圍之、普王率首相軍師等亦至、陣當沙利、麥馬韓大戰城外、負重創、雲芬代統其師、九月一日、普軍三面圍攻、激戰數時、巴威略兵焚城西南巴思厘村、擊退法軍、將砲擊城中、法帝使持白旛請降、翌曉、法帝至營見比斯麥議和、立獻城約、凡四欵、一師丹城中軍士盡俘至德國拘係、二大小將佐概聽自便、但既釋後不得復敵普、三一切軍資概歸

於普、四法王當駐於德國、約成、法帝來與普王見、王遇帝優厚、遂送致加塞耳之威林校城、法軍降者將官三十九人、士官二千三百餘人、兵卒八萬三千、悉送致德國、囚之各地、獲野砲四百十九門、

法蘭西建共和政治、

師丹降服之報達於巴里、法國大臣集議於朝、建民主共和政、選舉大將德祿蘇攝位、統軍治理政刑、儒理發孚主外部、監必得主內部、其他大臣盡行更易、后歐色尼出奔於英國、太子路易那勃倫已先自軍中遁英、先是遣水師於東海及北海、至是皆召還、

普軍圍巴里、

普王率第三第四二軍、兵凡二十萬、齊發向巴里、險隘之地留軍屯守、扼要之城分兵圍攻、普王次華厘亞、法臣發孚來會比斯麥議和、以不肯割地議不諧、遂逼巴里、第四軍攻東北、第三軍攻西南、普王建營於威爾塞列、巴里

環以堅壁深溝、設砲墩十六所、花剌連在西、山打利在北、最爲險要、城中兵士三十萬、守衛甚嚴、

義大利取羅馬、

法軍之戍羅馬者、聞本國之敗、皆撤去、義大利王維多利以馬努利乘之、以克復故都爲名、率兵入羅馬、法皇擺亞斯第九大懼、不敢抗拒、義王遂併其地、遷都羅馬、法皇失政權、徒擁位號耳、自格勒革力第一始稱法皇、（西曆五百九十年）至是百八十九代也、

普國陷士魯及斯多座堡、

普將墨林堡太公弗勒得力佛朗士率別軍圍士魯城、開砲轟攻、法國守將降、普軍既得此城、汽車道通、餉糈軍實運往法京、便速無碍、又於亞撒西、羅來內二州、設立驛館、以通郵遞、斯多拉堡、亞撒西首府也、城瀕來因河、垣堞崇嚴、防範完固、普將窩得率巴敦軍攻之、法將余烈堅守善拒、戰亘數旬、普

軍圍城益急、奮勇競進、余烈知不能守、遂降、窩得留兵保守、進向不爾良、

普軍取痾爾良、

巴里被圍、屢出兵戰、每爲普軍所擊退、外援不通、擬遷都於多亞、監必得乘氣球逸出巴里、至多亞權建政府、爲總裁、募兵編魯華河上軍及北軍、欲以救巴里、撒丁人嘎利巴底見法之屢敗、慷慨來助、督和士克河上軍、痾爾良王子亦守城、普將丹率巴威略軍來、破魯華兵於亞旬尼、進攻痾爾良陷之、法將雕哥律自巴里突圍出、攻普軍、其鋒銳甚、普軍結方陣以禦之、法軍遂敗走、尋復出、攻李波節、破普軍、復其地、李波節爲必爭之地、普軍返戰、退法軍、復據之、

西班牙王亞馬特痾第一立、

西班牙君位久虛、國人遂請義大利王第二子亞斯達公爲王、號亞馬特痾第一、普俄墺三國俱許之、

麥都降於普軍、

麥都屬羅來內部、東界德意志、北界白耳義、法將巴彥扼險防守、普將甲列親王及蠻雕飛等圍之既久、法將堅拉白。卑臣等、欲出重圍、屢擊普軍、不能克、至是兵疲糧匱、遂降、所俘大帥巴彥。堅拉白。利希父三人、將軍六十六人、統兵官六千人、軍士十七萬三千、野砲六百門、壘砲九百門、其他軍餉一百六十萬磅也、麥都之陷、法軍大沮、蠻雕飛進向北軍、甲列親王南當魯華軍、

法人智爾議和不果、

先是智爾出巴里、歷說英俄墺義諸國、請調停議和、以法國不肯割地、普國不聽、至是巴里亂民脅德祿蘇等、智爾乃至普營、見比斯麥、請息兵以開國會議和、且給巴里糈糧、比斯麥許息兵二十五日、取巴里外壘以入糧、智爾持不可、議卒無成、

法軍及普軍大戰於痾爾良、

普將丹在痾爾良城、十一月、法將巴刺顛與阿厘兒督魯華兵十萬來攻、丹出戰於哥兒廝、所率巴威略兵僅一萬二千而已、衆寡不敵、敗走亞旬尼、法軍遂復痾爾良、丹至多利、與墨林堡公軍合、逆擊法軍破之、又進破之薩雕紐父、法軍迂路欲由寬丹布以援巴里、會甲列親王率大軍來、戰於標刺魯蘭、敗之、法軍退入痾爾良、又破之城外、遂復克痾爾良、巴刺顛走瓦華、法將山時率魯華軍一隊、將復痾爾良、猝與墨林堡公軍遇於標賤士、奮戰大敗、退保雲耽監、必得等議、由多亞遷波耳多爲新都、

普軍取亞眠城、

普軍陷瓦頓、法人以北軍守亞眠城、法京北境也、普將蠻雕飛統師攻之、兩軍戰酣、普之砲隊雄猛、其來益多、遂拔亞眠、進圍魯現、城中糧竭、亦降、巴里援絕、士氣喪沮、雕哥律率兵七萬、潛師出巴里、渡蠻河、襲布禮。珊碧尼、破普軍取之、普軍繼至、夾擊破法軍、復克二邑、法將飛合督北軍六萬、與蠻雕飛戰於亞眠城東北、又敗退、

明治四年辛未、（紀元二千五百三十一年、清穆宗同治十年、西曆千八百七十一年、）遣右大臣岩倉具視使歐美各國、

普軍取里蠻、

普國甲列親王督軍西進、擊法將山時於雲耽、破之、乘勝驅之入里蠻、用砲環攻、遂下其城、此役大戰六日、卒敗法軍、虜二萬二千人、山時所統魯華軍潰亡幾盡、

普王維廉第一稱德意志帝、

普王自攻法以來、屢奏大捷、威名遠播、功德日隆、巴威略王路多非第二爲南德諸邦之長、先上書勸進、南北二十六邦皆連署奉以尊號、聯盟一體、請王總統、普王遂於威爾塞列法王宮、稱德意志帝、列邦王公王子首相軍師文武大員、分侍左右、擧行大典、那勃倫第一廢德意志帝、至是再興、

普軍取聖堅田、

聖堅田在法國北境亞眠之東、普軍前已取之、旋爲法人克復、普人因調重兵圍之、法將飛合屯劄於城外、以爲城中犄角、普將高斌據高阜施巨砲攻敗之、法軍知不可守、棄城奔甘布利、普軍再取聖堅田城據之、

普軍敗法軍於俾路佛、

普將窩得圍俾路佛、義將嘎利巴底與其長子及壻堅奧思、率別軍屢破普軍、將出東路以扼普軍歸路、窩得據地仁以相持、既而法將褒巴哥率魯華及里昂軍十五萬來、普軍僅四萬三千人、窩得退次威蘇兒、遂陣於華兒葛、棣尖飛陣於布厘威厘、哥魯摩陣於門卑厘押、相聯絡以遮護俾路佛軍、褒巴哥來攻、見普軍陣勢難撼、遂退、普軍乘之砲攻槍擊、大敗法軍、褒巴哥將走里昂、窩得使別將圍俾路佛、自追法軍、普將蠻雕飛亦至、與窩得合、攻嘎利巴底於棣桑、又破之、蠻雕飛渡都河、逐法軍、俾路佛與瑞西毗連、法兵勢迫無可逃、乃入瑞西境釋械降服者凡八萬人、褒巴奇欲自殺、將士止之、遂移駐他所、俾路佛守將段飛開城降、

巴里降於普軍約和、

普軍自去冬列巨砲於巴里城外、轟擊砲墩、殆無虚日、法將德祿蘇自率兵十萬突出、大戰於城外、略普營二三、普軍猛靜以待之、遂大敗法軍、德祿蘇引還、是爲交兵以來最後之戰、法兵受大創、不敢復出、德祿蘇托疾杜門不出、大將雲奈代統其衆、監必得攝理事權、城中困迫、目不忍覩、外部大臣發孚來普營、見比斯麥、請以巴里爲質、息兵二十一日、選人開國會議和、普相許之、約款始成、凡四條、一巴里內外砲墩悉納於普、二城中軍士悉爲俘、鎗砲甲仗盡行繳出、唯民兵一萬二千守衛巴里、三須捐二萬法以供軍需、四息兵二十一日、期間法國開國會於波耳多、以決和戰、監必得獨梗其議辭職去、普軍入守砲墩、波耳多國會議立和約、推智爾爲總理大臣、至威爾塞列普營約和、法國割除俾路佛外亞撒西及羅來內二邦與普國、償軍費五十億法、限期三年、若賠欵未楚、普軍占領法境、和成、普軍去法國、凱旋伯林、尋會於佛郎渡、確定和約、自是德意志統一聯邦、得嚴彊於西隣、無復侵掠之虞、

萬國史綱目卷之八　終

跋萬國史綱目後

史稱綱目始於紫陽綱倣春秋目倣左氏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其旨嚴矣董野太史仿紫陽之體以編萬國史羅五千年之逸事採三十國之遺文年經事緯譬若拾萬顆明珠以一線貫之令讀是史者不必身涉其域而列國之治革治亂俾一目而瞭然蓋其載筆較紫陽尤難是為史家之變體實為史家之叔體也余近刊五大洲輿圖并

撰萬國志略附刊圖後竊謂用差同而才學識實媿不逮遠甚殆將焚硯爰跋數語以誌景仰云尔

歲次壬寅三月

吟香岍國華撰并書

明治三十五年七月二十日印刷
明治三十五年七月廿三日發行

不許複製

著作者　重野安繹

發行者　東京市京橋區銀坐二丁目十一番地　勸學會

代表者　右同所　岸田吟香

印刷者　東京市日本橋區樂研堀町三十三番地　仁科衛

印刷所　右同所　厚信舍

發行所　東京市京橋區銀坐二丁目十一番地　勸學會

萬國史綱目下編　奥附　勸學會

賣捌所

清國上海　樂善堂

東京市京橋區銀坐二丁目十一番地　樂善堂

東京市日本橋區本石町十軒店六番地　阪上半七

東京市神田區裏神保町九番地　合資會社冨山房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五輯

外紀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138
SS号=14664138